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儒明

(上)

著義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儒明

(上)

著義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十二册每  
册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  
二册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明儒學案總目

第一冊

凡例

自序 鄭序 莫序

師說

卷一

崇仁學案一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康齋先生語

卷二

崇仁學案二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居業錄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明儒學案 總目

115-63

鄭孔明先生仇

胡鳳儀先生九韶

卷三

崇仁學案三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體仁說

復余子積論性書

論學書

侍郎余訥齋先生祐

卷四

崇仁學案四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樸

夏東巖文集

讀白沙與東白論學詩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卷五

白沙學案一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論學書

語錄

題跋

著撰

孝廉李大厓先生承箕

文集

卷六

白沙學案二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文集

諫議賀醫閻先生欽

言行錄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奉白沙書

明儒學案 總目

讀石翁詩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配白沙語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謝天錫先生祐

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 第二冊

### 卷七

河東學案一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讀書錄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凝齋筆語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同知薛思菴先生敬之

思菴野錄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卷八

河東學案二

文簡呂涇野先生枏

呂涇野先生語錄

司務呂槐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鄂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楊天游集

卷九

三原學案全

鑰毅王介菴先生恕

石渠意見

康億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論學

漫錄

論文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卷十

姚江學案一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許半圭先生璋

王黃繼先生文翰

語錄

傳習錄

卷十一

浙中王門學案一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文集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堯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會語

論學書

卷十二

第三册

明儒學案 總目

浙中王門學案二

郎中王龍谿先生幾

語錄

論學書

調息法

卷十三

浙中王門學案三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說理會編

尙書黃久菴先生綰

卷十四

浙中王門學案四

布衣董羅石先生澐

日省錄

求心錄

碧里疑存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與萬鹿園論學書

答林子仁書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論學書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友聲編

蘭遊錄語

卷十五

浙中王門學案五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鹿園語要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明儒學案 總目

論學書

文集

待讀張陽和先生元竹

不二齋論學書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卷十六

江右王門學案一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東廓論學書

東廓語錄

穎泉先生

聚所先生

四山論學

思成求正草

卷十七

江右王門學案二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南野論學書

貞襄翁雙江先生豹

雙江論學書

困辨錄

## 第四冊

### 卷十八

江右王門學案三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論學書

### 卷十九

江右王門學案四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論學要語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劉師泉易蘊

明儒學案 總目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附劉印山 王柳川

三五先生洞語

晚程記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宏綱

洛村語錄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善山語錄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明水論學書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水洲先生集

江右王門學案五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論學書

語錄

卷二十一

江右王門學案六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定宇語錄

論學書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蒙山論學語

徵君劉瀘瀘先生元卿

劉調父論學語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萬思默約語

第五册

明儒學案 總目



卷三十二

江右王門學案七

臬長胡蘆山先生直

胡子衡齊

理問

虛實

天人

心性

體用

循序

格物

博辨

明中

徵孔

續問

申言

困學記

與唐仁卿書

又

卷二十三

江右王門學案八

忠介鄒南阜先生元標

會語

講義

文集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匡湖會語

蘭舟雜述

卷二十四

江右王門學案九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陽明先生從祀或問

明儒學案 總目

明儒學案 總目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鄧潛谷雜著

論儒釋書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章本清論學語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卷二十五

南中王門學案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衡

周靜菴論學語

明經朱近齋得之

語錄

尤西川紀聞

恭節周訥谿先生怡

尤西川紀聞

四對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薛方山紀述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薛畏齋文集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查毅齋先生集

卷二十六

南中王門學案二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荆山論學語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桃溪劄記

卷二十七

南中王門學案三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明儒學案 總目

存齋論學語

中丞楊幼般先生豫孫

西堂日記

## 第六册

### 卷二十八

楚中王門學案全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桃岡日錄

孝廉冀間齋先生元亨

### 卷二十九

北方王門學案全

文簡穆元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宏山先生後覺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我疆論學語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顯

擬學小記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論學書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晉菴論性臆言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卷三十

粵閩王門學案全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語錄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卷三十一

止修學案全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論學書

大學約言

明儒學案 總目

道性善編

知本同參

卷三十二

泰州學案一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心齋語錄

處士王東崖先生巖

樵夫朱恕 陶匠韓樂吾

田夫夏叟附

東崖語錄

布政徐波石先生樾

波石語錄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王一菴先生語錄

誠意問答

銓部林東城先生春

林東城集

卷三十三

秦州學案二

文肅趙先生大洲

天洲雜錄

第七冊

卷三十四

秦州學案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近溪語錄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楊復所證學編

卷三十五

秦州學案四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天臺論學語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明儒學案 總目



耿楚侗論學語

文端焦澹園先生竝

蕉澹園論學語

管友人問釋氏

尙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潘雪松開然堂日錄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心學宗

桐川語錄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何克齋講學

通解論學書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祝子小言

卷三十六

泰州學案五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證學錄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石簣論學語

太學劉沖倩先生攄

證記

卷三十七

甘泉學案一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湛甘泉心性圖說附圖

求放心篇

甘泉論學書

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

語錄

第八册

卷三十八

明儒學案 總目

甘泉學案二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巾石論學語

侍郎何吉陽先生選

吉陽論學語

卷三十九

甘泉學案三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覺山理學聞言

論學書

卷四十

甘泉學案四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禮元剩語

三一測

真談

景行館論

雜書

一卷語錄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端居寢語

卷四十一

甘泉學案五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原學

論學書

與胡廬山先生論心性書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辨學錄

疑思錄

語錄

論學書

明儒學案 總目

明儒學案 總目

善利圖說

卷四十二

甘泉學案六

文選唐昭熹先生伯元

醉經堂集解

論學書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集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順渠先生文錄

次陽明詠良知

卷四十三

諸儒學案上一

文方正學先生孝孺

雜誠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造化經繪圖

考古續戒書

## 第九册

### 卷四十四

諸儒學案上二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語錄

### 卷四十五

諸儒學案上三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海涵萬象錄

經書補註

文毅羅一峰先生倫

要語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遺事

明儒學案 總目

語要

原學

郎中莊定山先生景

語要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楨

語要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卷四十六

諸儒學案上四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心學圖

答書

布政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語要

省身法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南山素言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潛心語錄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一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困知記

論學書

讀佛書辨

卷四十八

諸儒學案中二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濯舊

詩

明儒學案 總目



明儒學案 總目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士翼

松牕寤言

卷四十九

諸儒學案中三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儒學管見

語錄

陰陽管見

陰陽管見後語

陰陽管見辨

第十冊

卷五十

諸儒學案中四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雅述

慎言

橫渠理氣辯

性辯

答薛君采論性書

卷五十一

諸儒學案中五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論學書

論說

東廓語錄

卷五十二

諸儒學案中六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語要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論學書

明儒學案 總目

明儒學案 總目

草堂學則

右存養之要

右威儀動作之節

雜言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讀書劄記

答人書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辨學

卷五十三

諸儒學案下一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谷平日錄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文敏粹言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約言

遺書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太極釋義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語錄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卷五十四

諸儒學案下二

盧冠巖先生宁忠

獻子講存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坤吟語

別錄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論學語

明儒學案 總目

臺長曹貞予先生于汴

書

曹門學則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堂

## 第十一册

卷五十五

諸儒學案下三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知言

四書攝提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江廬獨講

卷五十六

諸儒學案下四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榕壇問業

卷五十七

諸儒學案下五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語錄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天命解

證心

應事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與金正希書

虔中偶言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歲寒集

卷五十八

東林學案一

明儒學案 總目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小心齋劄記

商語

論學書

當下釋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語

劄記

說類

辨

論學書

雜著

講義

會語

卷五十九

東林學案二

御史錢啟新先生一本

電語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困思抄

言性圖

文鈔

## 第十二册

卷六十

東林學案三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小辨齋劄記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史玉池論學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劉靜之緒言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耿庭懷論學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卷六十一

學東林學案四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懷謝軒講義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霞舟隨筆

郎中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學言

卷六十二

蕺山學案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語錄

體認親切法

會語

易筮語

來學問答

三原

證學雜解

諸說

讀易圖說

聖學喫緊三關

大學雜辨

論語學案

# 凡例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狹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掇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闡釋。其說雖繁。總是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蒼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鈎元。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

間程子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凡倚門榜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卽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義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尙容陸續訪求。卽義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元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探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 自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質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毋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閔之市。可哀也。夫義幼遭家難。先師菽山先生視義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翼翼。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鄆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義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義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豈可不爲發明。仲昇歛義。敍其節要。義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尙有成局之未化也。義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憍懂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所在。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樛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西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爲好學者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

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壬申七月，一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下寓書，言北地隱士賈若水者，手錄是書而歎曰：此明室數百年學脈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逝，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黃宗羲序。

## 鄭序

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三教既興。孰能存其一去其二。並爲儒而不相容。隘矣。孔子大  
中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以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嘗欲無言且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  
賢而下。概莫之及。後儒質有純駁。學有淺深。異同錯出。宋惟周子。渾融罕露圭角。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  
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精確處不可掩沒。梨洲黃子。臚爲學案。而並錄之後之觀者。毋  
師己意。毋主先入。虛心體察。孰純孰駁。孰淺孰深。自呈自露。惟以有裨於爲己之學。而合乎天地之所以  
爲大。其於道也。斯得之矣。康熙辛未。鄴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嗣後。故城賈氏一刻。雜以臆見。失  
黃子著書本意。今續完萬氏之未刻。乾隆己未夏五。慈谿後學鄭性謹序。

# 莫序

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歧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功分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爲近。伊川橫渠之篤實。與曾思爲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爲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天台澠池。惟翰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愧游夏之徒。專尙修不尙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類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卽心是理。卽知是行。卽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菴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卽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蕺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空矣。黃黎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鈞玄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爲啓明。蕺山爲後勁。凡宗姚江與關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祕。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是書清河賈氏刻本。行世已久。但原本首康齋。賈本改而首敬軒。原本王門學案。賈本皆改爲相傳學案。與萬五河原刻不同。似非先生本旨。予家舊有鈔本。謹據萬氏原刻。重加訂正。以復其初。并校亥豕之訛。壽諸梨棗。竊謂學貴真。修實



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末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真。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可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洛關閩。以尋源洙泗。庶不負先生提倡之苦心也。夫時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朔旦。會稽後學莫晉頓首謹書於教忠堂。

# 師說

## 方正學孝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啟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旣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竝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犬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撰。反而求之。吾心卽心是極。卽心之動靜。是陰陽。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微。而

不元。學愈精而不稊。雖謂先生爲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譜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卽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晉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澠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爲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

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其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吊。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常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人之心精者。至於學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泰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真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堅訓。小泉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卽是。故先生亦止言學聖。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撻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謝公鐸鳴謂。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者也。求之不可得。則尙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警效也。而歎噓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

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與至剛至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予之所好者也。此可謂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 蔡虛齋清

先生開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廉號玉夫。丁幾字。

###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駑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述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

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卽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入道一心。卽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卽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嘖緊處。皆不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啟。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敗後學躡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觀云。

## 鄒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槩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窺曰。先生之教。卒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迺諸此。

王龍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竝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必有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并無善可爲。止餘真空性地。以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五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難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併。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知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



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未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卽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之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卽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卽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卽是心之性乎？心卽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卽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個合氣之理，又有個離氣之理，既有個離心之性，又有個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爲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言之，可爲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爲釋。先生不免操因咽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

節。幾用卻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卽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眞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爲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 呂涇野楫

愚按關學世所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當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尙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忬

愚按二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紹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鄒進士遣戍貴陽。其爲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鄉羅文懿爲筆硯友。其後文懿爲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

如青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爲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爲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爲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爲宗旨。可爲衛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立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況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土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纒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爲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考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斑。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喫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正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曾。俟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

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地。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異。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爲學，肆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塵。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說格物，肝江說明德，劍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許敬菴學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皆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 明儒學案

## 卷一

###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敝所得。不關聘君。當爲別派。於戲。椎輪爲大輅之始。增冰爲積水所成。徵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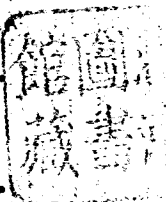
鄭敬齋先生伉

胡風儀先生九韶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訥齋先生祐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朴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崇仁學案一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溥。先生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爲扳轅藤。故初名夢祥。八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永樂己丑覲親於京師。金鑾從洗馬楊文定溥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子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爲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婁諒確實。楊傑純雅。周文勇邁。兩中被箠笞。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飯。餽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鎌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爲。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爲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譽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爲草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

士。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召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東府邱園。臣實內愧。力疾謝命。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閑。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謗。議遽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羣聚而笑之。或以爲言者。文達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祿之終身。願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道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闔閭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真有途轍可循。臨川章袞謂其日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顧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大古之槩。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勅書以伊傅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則伊傅亦豈初命爲相。卽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况於先生乎。此陳建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耳。

而薛方山憲章錄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褫冠蓬首。短衣束裾。跪訟府庭。張庭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備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宮諫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撫守張瓚。瓚因人因先生拒而不見。瓚知京貴有惡。先生者尹直之流。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瓚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卽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等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瓚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愠色。亦心諒非弟意。相好如初。瓚以此得內貴心。張廷祥元祜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跋石亭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充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况於先生。先生所爲。堅辭諭德之命。意蓋若將挽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

吳康齋先生語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墜。可不懼哉。○食後坐東牕。四體舒泰。神氣清明。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懈。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



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攘。成私意也。○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忍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旨哉言也。○文公先生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歎何修而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先生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暮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小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者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卽不清。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明日書以自勉。○南軒讀孟子甚樂。浩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間寂。天地自闕。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月。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忿爲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爲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遂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

少動於中。尋卽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三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覆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大虛。七情不可有所放。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家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近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力除閑氣。固守清貧。○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不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益以鄙詐。而無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怠慢。而何以力於行乎。歲月如流。豈勝痛悼如何。○數日家務相因。憂親不置。書程間斷。胸次鄙吝。甚可愧恥。竊思聖賢吉凶禍福。一聽於天。必不少動於中。吾之所以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爲者。惠迪而已。吉凶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哉。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爲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嗟乎。吾安得而臻茲也。勉旃。毋忽。○屢有逆境。皆順而處。○枕上思在京時。晝夜讀書不間。而精神無恙。後十餘年。疾病相因。少能如昔。精進不勝。痛悼。然無如之何。兼貧乏無藥調護。只得放寬懷抱。毋使剛氣得撓。愛養精神。以圖少長。噫。世之年壯氣盛者。豈少。不過悠悠度日。誠可惜哉。○一事少含容。則一事差。常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

事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爲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格之反覆。失愈遠矣。○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志。○晁公武謂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嗟乎。先哲苦心如此。吾輩將何如哉。○一日以事暴怒。卽止。數日事不順。未免胸臆時生磊塊。然此氣稟之偏。學問之疵。頓無亦難。只得漸次消磨之。終日無疾言。邊色。豈朝夕之力邪。勉之無忘。○枕上思近來心中閑思甚少。亦一進也。○寢起讀書。柳陰及東窗。皆有妙趣。晚二次事逆。雖動於中。隨卽消釋。怒意未形。逐漸如此。措磨則善矣。○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枕上默誦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雖未受命。却爲萬世帝王師。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應。則宜知無德者之應矣。何修而可厚吾德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燈下讀中庸書此不肖。恆服有效之藥也。○緩步途間。省察四端。身心自然約束。此又靜時敬也。○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安多矣。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未易能也。又曰。貧而樂。未易及也。然古人恐未必如吾輩之貧。夜讀子思子素位不願乎外。及游呂之言。微有得。游氏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通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誠吾百世之師也。又曰。要當篤信之而已。從今安

敢不篤信之也。○以事難處。夜與九韶論到極處。須是力消閑氣。純乎道德可也。倘常情一動。則去道遠矣。○枕上熟思出處進退。惟學聖賢爲無弊。若夫窮通得喪。付之天命可也。然此心必半毫無愧。自處必盡其分。方可歸之於天。欲大書何者。謂聖賢何者。謂小人。以自警。○自今須純然粹然。卑以自牧。和順道德。方可庶幾。嗟乎。人生苟得至此。雖寒餓死。刑戮死。何害爲大丈夫哉。苟不能然。雖極富貴。極壽考。不免爲小人。可不思以自處乎。○凡事誠有所不堪。君子處之。無所不可以。此知君子之難能也。胡生諫及人生立世。難作好人。僕深味之。嗟夫。見人之善惡。無不反諸己可也。○途間與九韶談及立身處世。向時自分。不敢希及中庸。數日熟思。須是以中庸自任。方可無忝所生。只是難能。然不可畏難而苟安。直下承當可也。○讀罷思債負難還。生理蹇澀。未免起計較之心。徐覺計較之心起。則爲學之志不能專一矣。平生經營。今日不過如此。況血氣日衰。一日若再苟且因循。則學何由向上。此生將何堪。於是大書隨分讀書。於壁以自警。窮通得喪。死生憂樂。一聽於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於中可也。○倦臥夢寐中。時時警恐。爲過時不能學也。○近晚在鄰倉借穀。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重。此生將何如也。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不必計較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極難。不敢不勉。貧賤能樂。則富貴不淫矣。貧賤富貴。樂與不淫。宜常加警束。古今幾人臻斯境也。○早枕思處世不活。須以天地之量爲量。聖人之德爲德。方得恰好。嗟夫。安得同志共勉此事。○早枕思當以天地聖人爲之準則。因悟子思作中庸論其極致。亦舉天地之道。以聖人配之。蓋如此也。嗟夫。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此古昔英豪所以孜孜翼翼終身也。○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慎獨乎。董子云。人之所

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噫。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凡事須斷以義。計較利害便非。○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克治穢暴。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懷。○熟思平生歷試。不堪回首。問閱舊業。深恨學不向前。身心荒怠。可憂可愧。今日所當爲者。夙興盥櫛。家廟禮畢。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汨。夜倦而寢。此外非所當計。窮通壽夭。自有命焉。宜篤信之。○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應事後。卽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數日養得精神差好。須節節接續去。莫令間斷。○精白一心對越神明。○苟一毫。不盡其道。卽是自絕於天。○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涵養本原工夫。日用間大得。○夜觀晦菴文集。累夜乏油。貧婦燒薪爲光。誦讀甚好。爲諸生授孟子卒章。不勝感激。臨寢猶諷詠。明道先生行狀。久之頑鈍之資。爲之惕然興起。○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早枕痛悔。剛惡。偶得二句。豈伊人之難化。信吾德之不競。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蓋平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泥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過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枕上思晦菴文集及中庸。皆反諸身心。性情頗有意味。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夫乖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有進耳。今日續之云。欲進乎此。舍持敬窮理之功。則吾不知其方矣。蓋日來甚覺此三節工夫之切。而於文集中玩此話頭。益覺忘味也。○七月初五日。臨鍾帖。明窗淨几。意思甚佳。平生但親筆硯。及聖賢圖籍。則不知貧賤患難之在身也。○人之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生。必至於怨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貧困

中事。事人雖則如此。然不可不勉。一邊處困。一邊進學。○凡百皆當責己。○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一於書。未免心中不寧。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然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惟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早起親筆硯。心下清涼之甚。忘却一身如是之窘也。康節云。雖貧無害日高眠。○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澹。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昨日於文集。中又得處困之方。夜枕細思。不從這裏過。真也。做人不得。增益其所不能。豈虛語哉。○日來甚悟中字之好。只是工夫難也。然不可不勉。康節詩云。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乎。○處困之時。所得爲者。言忠信。行篤敬而已。○寄身於從容無競之境。遊心於平澹不撓之鄉。日以聖賢嘉言善行沃潤之。則庶幾其有進乎。○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男兒須挺然生世間。○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深以爲幸。雖貧窶太甚。亦得隨分耳。夫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先儒云。道理平鋪。在信乎斯言也。急不得。慢不得。平鋪之云。豈不是如此。近來時時見得如此。是以此心較之。往年亦稍稍向定。但眼痛廢書一年餘。爲可歎耳。○處大事者。須深沈詳察。○看言行錄。龜山論東坡云。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大有所省。然志不能帥氣。工夫間斷。甚矣聖賢之難能也。○累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真得聖人之傳也。何也。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溫乎其夫子之言也。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涵養此心。不爲事物所勝。甚切日用工夫。○看朱子六十

後長進不多之語。恍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閑遊門外而歸。程子云。和樂只是心中無事。誠哉是言也。近來身心稍靜。又似進一步。○近日多四五更夢醒。痛省身心精察物理。○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先哲云。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也。○學易稍有進。但恨精力減。而歲月無多矣。卽得隨分用工。以畢餘齡焉耳。○讀奏議一篇。令人悚然。噫。清議不可犯也。○今日思得隨遇而安之理。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豈以老大之故而厭於事也。○累日思平生架空過了時日。○與學者話久。大概勉以栽培自己根本。一毫利心不可萌也。○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動靜語默。無非自己工夫。○看漚田晚歸。大雨中途。雨止月白。衣服皆濕。貧賤之分當然也。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事往往急便壞了。○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看史數日。愈覺收斂爲至要。○人生須自重。○閑臥新齋。西日明窗。意思好道理平鋪在。著些意不得。○彼以慳吝狡僞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七十二歲。方知此味。信乎希賢之不易也。○夜靜臥閣上。深悟靜虛動直之旨。但動時工夫。尤不易云。程子云。五倫多少。不盡分處。至哉言也。○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午後看陸宣公集及遺書。易一親聖賢之言。則心便一。但得此身相安頃刻不可離也。○憇亭子看收菜。臥久見靜中意思。此涵養工夫也。○夜臥閑思。朱子云。閑散不是真樂。因悟程子云。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

小成快活乃真樂也。○無時無處不是工夫。○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於事厭倦。皆是無誠。○雖萬變之紛紜。而應之各有定理。

卷二

崇仁學案二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爲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游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婁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爲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鍾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洞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尙需稍進。先生嚴毅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別精密。沒齒不亂。父病。嘗蠶以驗其深淺。兄出。則迎候於門。有疾。則躬調藥飲。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不從流俗。卜兆爲里人所阮。不得已訟之。墨衰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爲農。至先生而窶甚。朝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歷乙丑。從祀孔廟。先生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曰。君學之所至。今雖淺深。予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今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今必日躋乎遠。大痛壽命之弗永。今若深。



造而未艾。此定案也。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爲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卽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議白沙爲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生近於狷。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真。又謂是空心。死其心。制其心。此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真見。其心死之。而後活。制之。而後靈。所謂真空。卽妙有也。爾近理而大亂真者。皆不在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枯之反覆。萌蘖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體。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爲性。作用見性。其所得不生不滅者。卽其至變者也。層層掃除。不留一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卽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真妄雜焉。釋氏既以至變爲體。自不得不隨流鼓盪。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爲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既真。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真。只得形似。所以遏之而愈。張其焰也。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復。且先行屯田。賓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爲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爲子。增減以受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居業錄

靜中有物。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更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所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篤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養。孟子說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故程子說主敬。○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慎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廣大高明。充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即純王之政。○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氣之發用處。即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爲理。○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若著些計較。便是私吝心。卽流於霸矣。○道理到貫通處。處事自有要。有要不遺力矣。凡事必有理。初則一事一理。窮理多則會於一。一則所操愈約。制事之時。必能挈其總領。而理其條目。中其機會。而無悔吝。○儒者養得一個道理。釋老只養得一個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背理。○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也。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卽事物上窮究。○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

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遏絕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程子曰。事有善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一。齊物之情也。愚謂陰陽動靜之理。交感錯綜而萬殊出焉。此則理之自然。物之不能違者。故云然在人而言。則善者是天理。惡者是氣稟。物欲豈可不省察。與氣稟中惡物同乎。○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卻。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爲即已發之際。默識其未發之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意味。故古人於靜時。只下個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個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爲主。悉屏思慮。以爲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

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卽靜時敬也。若無個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非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當然處卽是天理。○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個心。光明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著一個光明底心。則只了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割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爲道無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爲。是反說了有此氣。則有此理。理乃氣之所爲。○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婁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卻肯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個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個致知工夫。○陳公甫亦窺見些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釋氏心亦不放。只內裏無主。○所以爲是心者。理也。所以

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卽安。心存處理卽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捉住一個死法。○釋氏說心。只說著一個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個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須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著便應。若心馳於外。亦物耳。何能具衆理應萬事乎。○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此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個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個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個理來看。○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心只是一個心。所謂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當然。故無事。此有中未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真。虛淨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難。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釋氏誤認情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

者就以神識爲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己。○張子以太和爲道體，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爲道體，誤矣。○上蔡記明道語言，旣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爲旣得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爲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尙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過，則入於黃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理，則不見其清高廣大，乃爲正學。○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也。○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爲虛無中卽氣也。○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心存。

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王道之外。無坦途。仁義之外。無功利。○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情便昏曠也。○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主時爲近。○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卽釋氏見性之說。他妄想出一個不生不滅底物事在天地間。是我之真性。謂他人不能見。不能覺。我能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物我一理。但有偏正清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死。始必有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之。則生生不窮。人與物皆然。○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個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

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真。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理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真。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真。是以生爲不真矣。問佛氏說真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某未敢以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冰未凝之時。是水。既釋。又只是此元初水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其本歟。○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天地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少欠。今天下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蒼倒在這裏。○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爲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人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無用於外也。○其心肅然。則天理即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心箴最害事。心箴者。敬未至也。○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



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一是誠。主一是敬。○存養雖非行之事。亦屬乎行。此乃未行之行。用力於未形也。○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來。人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來。○才昏惰。義理自喪。○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真空無物。此理具在何處。○人莊敬。體卽立。大本卽在。不然。則昏亂無本。○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割斷了。不得不詐。向日李鑑深不認他是謊。吾曰。君非要謊。是不奈謊何。○學知爲己。亦不愁你不戰戰兢兢。○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蠅蚋之蟲。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言道理只有這個極元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個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造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今人學不會到貫通處。卻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

爲無適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與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

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嘗求師於四方。夷然不屑曰。率舉子學。非身心學也。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也。聰明性緊。一日康齋治地。召先生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先生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爲之。不責僮僕。遂爲康齋入室。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峯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峯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康齋若不聞。先生語兩人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使後世以康齋爲小人。二兄爲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兩人之議。遂息。景泰癸酉。舉於鄉。退而讀書十餘年。始上春官。至杭復返。明年天順甲申。再上登乙榜。分教成都。尋告歸。以著書造就。後學爲事。所著日錄四十卷。詞朴理純。不苟悅人。三禮訂訛四十卷。以周禮皆天子之禮。爲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爲家禮。以禮記爲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後。取繫辭傳。附易後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黜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爲居

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爲居敬要旨。康齋之門最著者。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警者。亦唯石齋與先生爲最。謂兩人皆是儒者。陷入異教。去謂先生。陸子不窮理。他卻肯窮理。石齋不讀書。他卻勤讀書。但其窮理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耳。先生之書散逸。不可見觀。此數言。則非僅蹈襲師門者也。又言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蓋搬木之人。固不可謂之知道。搬木得法。便是合乎義理。不可謂之非道。但行不著。習不察耳。先生之言。未嘗非也。先生靜久而明。杭州之返。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閩果災。舉子多焚死者。靈山崩曰。其應在我矣。急召子弟永訣。命門人蔡登查周程子卒之日。曰。元公純公皆暑月卒。予何憾。時宏治辛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門人私謚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性其女嫁爲寧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繫。遺文散失。而宗先生者。絀於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深相契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爲發端也。子忱字誠善。號冰溪。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僧舍不能容。其弟子有架木爲巢而讀書者。

### 謝西山先生復

謝復字一陽。別號西山。祁門人也。謁康齋於小陂。師事之。閱三歲而復返。從事於踐履。葉畏齋問知曰。行陳寒谷間。行曰。知未達。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邑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勵己。宏治乙丑卒。

### 鄭孔明先生伉

鄭侂字孔明。常山之象湖人。不屑志於科舉。往見康齋。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驗於身心。久之。若有見焉。始歸而讀書。一切折衷於朱子。痛惡佛老。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楓山東白皆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一時之人傑也。

胡鳳儀先生九詔

胡九詔字鳳儀。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盍粥三廚。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凡康齋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淬磨還有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生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墮志矣。成化初卒。

卷三

崇仁學案三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魏校字子才。別號莊渠。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不爲守備。奄人劉瑾所屈。召爲兵部郎。移疾歸。嘉靖初。起廣東提學副使。丁憂。補江西兵備。改河南提學。七年。陞太常寺少卿。轉

大理明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尋致仕。先生私淑於胡敬齋。其宗旨爲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是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所謂天根。卽是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敬齋言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口訣也。第敬齋工夫。分乎動靜。先生貫串。總是一個。不離本末。作兩段事。則加密矣。聶雙江歸寂之旨。當是發端於先生者也。先生言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心則虛靈而能主宰。理也。氣也。心也。歧而爲三。不知天地間祇有一氣。其升降往來。卽理也。人得之以爲心。亦氣也。氣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必秋。必冬哉。草木之榮枯。寒暑之運行。地理之剛柔。象緯之順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氣之自爲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間氣之有過不及。亦是理之當然。無過不及。使不成氣矣。氣既能主宰而靈。則理亦有靈矣。若先生之言。氣之善惡。無與於理。理從而善之。惡之。理不特死物。且閒物矣。其在於人。此虛靈者。氣也。虛靈中之主宰。卽理也。善固理矣。卽過不及而爲惡。亦是欲動情勝。此理未嘗不在其間。故曰。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以明氣之不能離於理也。先生疑象山爲禪。其後始知爲坦然大道。則於師門之教。又一轉矣。先生提學廣東時。過曹溪。焚大鑿之衣。椎碎其鉢。曰。無使惑後人也。諡恭簡。

### 體仁說

天地太和。元氣氤氳。盈滿宇內。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駸駸發生。天地萬物。血脈相貫。充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

祥雲也。○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溫厚之氣，充鬱薰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生靜，何以成吾仁。○涵養可以熟仁，若天資和順，不足於剛毅，可更於義上用功否。曰：陽之收斂處，便是仁，陰之斷制處，便是義。靜中一念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遏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都消鑠盡了，須重接續起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根芽，此便是精義工夫也。○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今之持敬者，不免添一個心來，治此心，卻是別尋主宰，春氣融融，萬物發生，急迫何緣，生物把捉太緊，血氣亦自不得舒暢，天理其能流行乎。○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疎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個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而治。○古人蘊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於外，何由厚積而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僞。學須涵養本原。○天地渾渾一大氣，萬物分形，其間實無二體，譬若百果，繫繫總是大樹生氣貫徹，又如魚在水中，內外皆水也，人乃自以私意間隔，豈復能與天地萬物合一乎。○持敬易間斷，常如有上帝臨之，可乎。曰：上帝何時而不鑒臨，奚待想像也。日月照臨，如目斯視，風霆流行，如息相响，今吾一呼一吸，未嘗不與大化通也，是故一念善，上帝必知之，一念不善，上帝必知之，天命有善無惡，故善則順天，惡則逆天，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惡，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爲有靈也。○天地氣化，初極渾厚，開盛則文明，久之漸以澆薄，盛極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故大林放問禮之本質，是從裏面漸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極盛，聖人欲人常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

面令深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卻是作僞也。道體浩浩無窮，人被氣質限住，罕能視其純全。若只據已見持養將去，終是狹隘孤單，難得展拓，須大著心胸，廣求義理，盡合天下聰明，爲我聰明。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量之。○理者氣之主宰，理非別有一物，在氣爲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處，便是理之發用。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通宇宙全體，渾是一理，充塞流行，隨氣發用。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千變萬化不同。人見用有許多，遂疑體亦有許多，不知只是一理所爲。隨在而異名耳。本體更無餘二也。○純粹至善者理也。氣有弗善，理亦末如之何。斯乃氣強而理弱乎。曰否。理該得如此，而不能自如此，其能如此，皆氣爲之也。氣能如此，而不能盡如此，滯於有迹，運復不齊故也。○夫理冲漠無朕，無者不可分裂，所以一也。渾淪惟一，一者不可二雜，所以純也。氣有形不可分，愈分則愈雜。美惡分，若有萬不齊矣。○理氣合則一，遠則二。春氣氤氳，盡乎其和，此天地之仁也。秋氣晶明，肅乎其清，此天地之義也。何處分別，是理是氣。春宜溫厚而弗溫厚，秋宜嚴凝而弗嚴凝，此非理該如此，乃是氣過不及。弗能如此，孟子曰：配義與道，此是理該如此，而氣能如此，所謂合則一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而違仁，判爲兩物，弗復合一，所謂遠則二也。○或問孝之根原，莫是一體而分，該得孝否。曰：此只是當然不容已處。曰：豈天命自然乎。曰：怎得便會自然如此。天地生生，只是一團好氣聚處，便生人。具此生理，各有一團好意思，在心。父母吾身，所由以生也。故惻怛慈愛，於此發得尤懇切。其本在是也。○禮主敬，讓其心，矜然如有畏，退然如弗勝，然後儀文斯稱。今之矜嚴好禮者，但知自尊自重，直行己意而已。此乃客氣所使，非復禮之本然矣。○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工夫只在主一，但

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個主宰，卻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閒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絕，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聖賢冲然無欲，學者當自不見可欲始，一念動，以人欲根勘何從而來，照見衆欲，性中元無，俱從軀壳上起，穢我靈臺，衆欲不行，天理自見。○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來？曰：此只是出於氣質，性本善，然不能自善，其發爲善皆氣質之良知良能也。氣質能爲善，而不能盡善，性卽太極，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氣運純駁不齊，故氣稟合下，便有清濁厚薄，濁則遮蔽不通，薄則承載不起，便生出不善來，性惟本善，故除卻氣質不善，使純是善性，惟不能自善，故變化氣質以歸於善，然後能充其良知良能也。○人性元善，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曰：善自常在不滅，只因氣質反了這善，便生出惡，善之本體，不得自如，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或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其性渾然至善，感於物而動，氣得用事，故其情有善有不善，曰：如是則體用二原矣。性善情亦善，靜時性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被物欲污染，不善之萌芽纔發，存養於靜默，消其不善之根，省察於動，纔覺不善之萌芽，便與鋤治積習久之，本體渾然是善，發用處亦粹然無惡矣。○一理散爲萬事，常存此心，則全體渾然，在此而又隨事精察力行之，則其用燦然，各有著落。○虛靈主宰是之謂心，其理氣之妙，合與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之渣滓滯而爲形，其精英爲神，虛通靈爽能妙，是理爲主，氣得其統攝，理亦因是光明不蔽，變化無方矣。○或窮孝之節目，曰：俱從根源處來，只如昏定晨省，人子晝常侍親，而夜各就寢，父母弗安置，豈能自安？旣寢而興，便思問候父母安否，皆出於吾心，至愛



自不容已。曰如是只須就根本上用功。曰這卻是分本末作兩段事。天理合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正爲私意蔽隔。常培根原。又就節目上窮究到根源處去。其不如此者。而求其當如此者。則私意不得蔽隔。天理常流通矣。○人各私其私。天地間結成一大塊私意。人君完養厥德。盎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求天下體憐相與。舉先王仁政行之。悉破羣私。合爲天下大公。○天子當常以上帝之心爲心。興一善念。上帝用休而吉祥集焉。興一惡念。上帝震怒而災沴生焉。感應昭昭也。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卻是舉一大者來壓人君。蓋未迪知帝命也。人君當明乾坤易簡之理。天下之賢才。豈能人人而知之邪。君惟論一相。相簡大寮。俾各自置其屬。人得舉其所知。而效之於上。則無遺賢。所謂乾以易知也。天下之政。豈能事事而親之邪。君恭己於上。委任於相。相分任於百司。而責其成功。上好要而百事詳。所謂坤以簡能也。

### 復余子積論性書

竊觀尊兄前後論性。不啻數十萬言。然其大意。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固不可指氣爲性。亦不可專指理爲性。氣雖分散萬殊。理常渾全。同是一個人物之性。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爲一。做成許多般來。在在人物固有偏全。而在性亦自有善有惡。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在人又豈有惡邪。愚意謂尊兄論性之誤。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真耳。理在天地間。本非別有一物。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從何來。即天地所賦之理。亦非別有一物。各就他分上合當恁地便是。尊兄謂理常渾全。氣纔有許多分別出來。若如愚見。則理氣元不相離。理渾全只是二個氣。亦渾全本只一個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許多。混沌之時。理氣同是一個。及至開闢。一氣大分之則爲陰陽。小分之則爲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則

爲健。在陰則爲順。以至爲四德爲五常。亦復如是。二五錯綜。又分而爲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理雖分別。有許多究竟言之。只是分上該得如此。故曰理一而分殊。嘗自其分殊者而觀之。健不可以爲順。順亦不可以爲健。四德五帝。以至萬物之理。各不能相通。此理疑若滯於方所矣。不知各在他分上。都是該得如此。大固無餘。小亦無欠。故能隨在具足。隨處克滿。更無空闕之處。若合而不可分。同而不復異。則是渾淪的死局。必也常混沌而後可耳。天地者。陰陽五行之統體也。故許多道理。靜則冲漠渾淪。體悉完具。動則流行發見。用各不同。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蓋天地之氣。其渣滓爲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爲一理。飛者於空。潛者於冰。川蟲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爲榮瘁。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塞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卽此一些子。亦便是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間氣所出。畢竟是渣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能無渣滓。這個性便被他蔽隔了。各隨其所得渣滓之多寡。以爲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畢竟性無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渣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渣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古聖賢論性。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卽理也。告子而下。荀楊韓諸人。皆錯認氣質爲性。翻騰出許多議論來。轉加鶻突。今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則恐昧於形而上下之別。夫子曰。一陽一陰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皆在氣上。直指此理而言。正以理氣雖不相離。然亦不會相雜。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

性合理氣而成。則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雜。理在天地間。元不曾與氣雜。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更願於此加察。然此亦非出於尊兄。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分作兩截說了。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只當以理言。不可遽謂之性。氣質之理。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業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天道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費了多少分疏。六經言性。始於成湯。伊尹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忒煞分明矣。伊尹習與性成。諷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又曰。自成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說。然皆以天道人道對言。可見二性字。元自不同也。先儒只因性相近也一句。費了多少言語分疏。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說。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諸聖。若謂夫子性相

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前數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卻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道性善。只爲見得分明。故說得來直截。但不曾說破性是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孟子只說人性之善。卻不曾說人有不善。是被氣稟蔽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說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說變化氣質。與克治底功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說破氣質。蓋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則未免失之太快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著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爲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稟純厚清明。略無些渣滓。但渾是一團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曾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自大賢以下。纔被些氣稟與物慾夾雜。便生出惡來。惡乃氣稟物慾所爲。自與吾性無與。故雖蔽固之深。依然有時發見。但不能當下識取。又被氣稟物慾汨沒了他。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真實。一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來窮去。便都成空矣。天生吾人。合下付這道理。散見於日用事物。而總具於吾心。必先常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窮究其理而力行之。根本既立。則中間節目雖多。皆可次第而舉。若不於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正恐茫無下手處。此心不存。一身已無個主宰。更探討甚道理。縱使探討得來。亦自無處可安頓。故有童而習之。皓首而無成者。古人知行只是一事。方其求知之始。正欲以爲力行之資。及其既知。則遂行之而不敢緩。今

讀聖賢書，正宜反求諸身，體貼道理去做。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 論學書

存養省察工夫，固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會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孔門唯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腳不住。○今之士大夫，得一階半級，則以爲喜，失一階半級，則以爲憂，譬如鳥在籠中，縱令底下直飛至頂上，許大世界，終無出日。○伊川言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固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人一日間，喜怒哀樂，不知發了多少，其中節也常少，不中節也常多，雖無所喜怒哀樂時，而喜怒哀樂之根，已自先伏於其間。歲莫一友過我，見某凝塵滿室，泊然處之，歎曰：吾所居必洒掃涓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則與乾坤清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啓扉以漏月光，至味爽恆覺天地萬物，清氣自遠而屆，此心與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蕪穢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於神爽未必有助也。○某居家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友人曰：人心須完密，一事不可放過，學而不事事，則疎漏處必多，應事時必缺陷了道理。吾見清高虛靜之士，久之未有不墮落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喜靜厭動，正如有陰無陽，不成化矣。某聞言聳然。○人心通竅於舌，是以能言，多言之人，此心奔迸外出，未嘗有動意，故其蓄聚恆淺，應用易疎，但與其箝制於外，不若收斂於中，驗之放去收轉之間，而心之存亡攸繫，當自有著力處。○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

備。而春生常爲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心乃我身主宰。從天下至此。已是盡頭處。而心卻發出兩路。善惡歧焉。誠意是管歸一路也。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致知是要推明破暗也。心與物交。若心做得主。以我度物。則暗者可通。若舍己逐物。物反做主。明者可塞。故工夫起頭。只在先立乎其大者。○李獻吉晚而與某論學。自悔見道不明。曰。昔吾汨於詞章。今而厭矣。靜中悅有見。意味迥然不同。則從而錄之。某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纔割記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某因與之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沈。切忌漏洩。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個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兀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絕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愚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個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欲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過。○喜怒哀樂未發。性本空也。發而皆中節。其應亦未嘗不空。聖人體用一原也。世人不無潛伏。故有前塵妄動。故有緣影。是故不可無戒懼之心。釋氏厭人欲之幻。并與天性不可解於心者。而欲滅之。將乍見孺子入井。怵惕真心。與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妄心。同謂塵影。則與聖賢之學霄壤矣。○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响沫我。得無爲賤丈夫乎。○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畜。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若專內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仍是支離也。○近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機。至易至簡。說者自生煩難。陽明蓋有激者也。故翻禪學公案。推佛而附於儒。被他說得太快。易變動。

人今爲其學者。大抵高擡此心。不在本位。而於義利大界限。反多依違。○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但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欲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爲主。○陳元誠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爲吾懼。○元誠論靜云。一念不生。既不執持。又不蒙昧。三件犯著一件。便不是。○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內爲主。則茫無下手處。知內爲主。而不知道無中邊。則隘。故曰此心學之全功也。○天文左右前皆動也。惟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故曰天根之學。本易艮背之旨。○五峯之學。不務涵養本原。只要執發見一端。便張皇作用。故有急迫助長之病。○心之神明。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無乎不在而有在也。靜則氣母歸根。動則神機發見。故疑其在彼。而不知實在於心。雖有在也。而無迹也。○人心立極。雖有間斷處。亦好接頭。否則終日向學。不免散而無統也。○近與一人論理氣。因問之曰。人當哀痛時。滿體如割。涕淚交流。此惻隱之心也。當羞愧時。面爲發赤。汗流被體。此羞惡之心也。今且分別誰是理。誰是氣耶。其人唯唯曰。未也。哀痛羞愧。固有發不中節時。亦復涕汗流出。豈亦理之爲耶。其人不能自解。某曰。理非別有一物。只就氣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卻無爲其能如此處。皆氣爲之也。然氣運不齊。有不能盡如此處。理氣合一。則理卽是氣。氣卽是理。脗乎不分。孟子所謂配也。氣與理遠。則判而二矣。夫子所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謂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皆此意也。今試就吾心日用間體驗。有時分明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卽是理。只好說善底一邊。那惡一邊。便說不去矣。○大成樂譜。但以一聲協一字。今譜古詩。須有散聲。方合天然之妙。向見陳元誠歌古詩。散聲多少。皆出天然。安排不得。必須譜出來。然後人可學耳。○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

行。但氣質尙粗，鍛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爲抑揚之詞，反使人疑。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個，否則間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工夫。研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著精彩也。○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旣爲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已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汎濫於外也。正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爲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爲一己之善，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之。

侍郎余劬齋先生祐

余祐字子積，別號劬齋，鄱陽人。年十九，往師胡敬齋。敬齋以女妻之。登宏治己未進士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忤逆瑾落職。瑾誅，起知福州。晉山東副使，兵備徐州。以沒入中官貨，逮詔獄。謫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改元，起河南按察使，調廣西。兩遷至雲南左布政。以太僕卿召轉吏部右侍郎，未離滇而卒。戊子歲也。年六十四。先生之學，墨守敬齋，在獄中著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時文成朱子晚年定論初出，以朱子到底歸於存養，先生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加存齋記所言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求，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職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



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工夫。謂之晚年哉。愚按此辨正先生之得統於師門處。居業錄云。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是即文公少年之見也。又云。操存涵養。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混雜。是即文公動靜交致其力。方得渾全。而以單提涵養者爲不全也。雖然。動靜者時也。吾心之體。不著於時者也。分工夫爲兩節。則靜不能該動。動不能攝靜。豈得爲無弊哉。其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關性。卽理也之言。蓋分理是理。氣是氣。截然爲二。并朱子之意而失之。有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整菴非之曰。不謂理氣交相爲賜如此。

## 卷四

### 崇仁學案四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樸

夏尙樸。字敦夫。別號東巖。永豐人。從學於婁一齋諒。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歷部屬。守惠州。山東提學道。至南京。太僕少卿。逆瑾擅政。遂歸。王文成贈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先生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先生傳主敬之學。謂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莊渠歎爲至言。然而瞿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爲主。吾儒收斂精神。要照管許多道理。不是徒收斂也。信如茲言。則總然提起。亦未必便是天理。無乃自背其說乎。蓋先注認心與理爲二。謂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陽明點出心卽理也。一言何怪不

視爲河漢乎。

夏東巖文集

卓然豎起此心，便有天旋地轉氣象。○學者涵養此心，須如魚之游泳於水始得。○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君子之心，纖惡不容，如人眼中著不得一些塵埃。○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尋常讀與點一章，只說胸次脫灑，是堯舜氣象。近讀二典三謨，方知兢兢業業，是堯舜氣象。嘗以此語雙門，詹困夫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復齋有詩，便如曾點象，堯舜怕有餘風入老莊，乃知先輩聰明，亦嘗看到此。○朱子云，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近觀擊壤集，堯夫之樂比之曾點，尤勞攘。程子云，敬則自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方是孔顏樂處。○道理是箇甜的事物，朱子訓蒙詩云，行處心安思處得，餘甘嘗溢齒牙中，非譬喻也。○不問此心靜與不靜，只問此心敬與不敬，敬則心自靜矣。譬如桶箍纔放下，便分散了。○白沙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此與東坡要與伊川打破敬字意思一般。蓋東坡學佛，而白沙之學近禪，故云爾。然嘗觀之程子云，會得底，活潑潑地，不會得底，只是弄精神。又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曷嘗過於嚴乎。至於發用處，天理人欲，間不容髮，省察克治，不容少緩。看二典三謨，君臣互相戒勅，視三代爲尤嚴，其亦可惡乎。○李延平云，人欲旦晝之間，不至格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此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吾儒之學，靜中須有物，譬如果核，雖未萌芽，然其中自有一點。

生意釋老所謂靜特虛無寂滅而已。如枯木死灰。安有物乎。○敬則不是裝點外事。乃是吾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而者。尋常驗之。敬則心便安。纔放下。則此心便不安矣。所謂敬者。只如俗說常打起精采是也。○理與氣合。是浩然之氣。纔與理違。是客氣。○義由中出。猶快刀利斧劈將去。使事事合宜。是集義。若務矯飾狗外。即是義襲。襲猶襲襲之襲。○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主靜之靜。不與動時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爲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直須使此心澹然無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爲耶。程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與通書之言相表裏。○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以濟人利物爲心。則與天地之心相契。宜其受福於天也。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語類解敦厚以崇禮云。人有敦厚而不崇禮者。亦有禮文周密而不敦厚者。故敦厚又要崇禮。此解勝集註。由是推之。此一節。當各自爲一義。不必分屬存心致知。蓋有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者。亦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者。故尊德性又要道問學。如柳下惠可謂致廣大矣。而精微或未盡。伯夷可謂極高明矣。稽之中庸或未合。又集註以尊德性爲存心。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爲致知。以極道體之細恐亦未然。竊謂二者皆有大小。如涵養本原是大。謹於一言一行處是小。窮究道理大本大原處是大。一草一木亦必窮究是小。嘗以此質之魏子才。子才以爲然。○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若有分毫私裏面便壞了。如何得生意發達於外。巧言令色。不必十分裝飾。但有一毫取悅於人意思。即是巧令。知此而

謹之。卽是爲仁之方。故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人不知而有一毫不平之意。卽是渣滓未淨。化如何爲成德。一齋嘗有詩云。爲學要人知。做甚養之須厚積。須多君子一心。如止水。不教些子動微波。○學者須先識此理。譬之五穀。不知其種。得不誤認稗種爲五穀耶。雖極力培壅。止成稗種耳。近世儒者有用盡平生之力。卒流入異學而不自知者。正坐未識其理耳。○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爲主。曰精神一霍便散了。楊慈湖論學。只是心之精神。謂之聖一句。此其所以近禪。朱子云。收斂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如此說方無病。○吾儒曰喚醒釋氏。亦曰喚醒吾儒。喚醒此心。要照管許多道理。釋氏則空喚醒在。○精一執中。就事上說。尋常遇事有不恰處。羣疑竝興。旣欲如此。又欲如彼。當是時也。盡把私意開著了。不知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故必精以察之。使二者界限分明。又須一以守之。使不爲私欲所奪。如此便是允執厥中。蓋過與不及。皆是人心。惟道心方是中。○堯之學以欽爲主。以執中爲用。此萬古心學之源也。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曰。欽曰中。曰敬。皆本於堯而發之。且精一執中之外。又欲考古稽衆。視堯加詳焉。蓋必如此。然後道理浹洽。庶幾中可得。以執矣。近世論學。直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謂誦習講說爲支離。率意徑行。指凡發於粗心浮氣者。皆爲良知之本。然其說蔓延已爲天下害。揆厥所由。蓋由白沙之說倡之耳。執中從事上說。故以爲用。○夫道若大路然。豈難哉。數語。令人有下手處。蓋日用間事。親如此。事長如此。言如此。行如此。待人接物如此。各有各箇路數。真如大路然。只是人遇事時。胡亂打過了。若每事肯入思慮。則心中自有一箇當然之則。何事外求。故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假使曹交在門。教之不過如此。集註乃謂教之孝弟。不

容受業於門未然。此段又與取起於吾心之良知者同。何其言之出入耶。○所謂求放心者。非是以心捉心之謂。蓋此心發於義理者。卽是真心。便當推行。若發不以正。與雖正發不以時。及泛泛思慮。方是放心。要就那放時。卽提轉來。使無事。伊川曰。心本善。流而爲惡。乃放也。此語視諸儒爲最精。緣流便是惡。○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無有寧息時節。所謂朋從爾思也。朋類也。試就思慮思量。如何思到此。逆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所以要長存長覺。纔覺得便斷了。○近來諸公。議論太高。稽其所就。多不滿意。如楓山先生爲人。只一味純誠。比之他人。省了多少氣力。已是風動海內。乃知忠信驕泰得失之言。爲有味。○若貪富貴。厭貧賤。未論得與不得。卽此貪之厭之之心。已自與仁離了。如何做得下面存養細密工夫。所以以無欲爲要。○心要有所用。日用間都安在義理上。卽是心存。豈俟終日瞑目。跌坐漠然。無所用心。然後爲存耶。○嘗疑腔子不是神明之舍。猶世俗所謂睡當之睡。指理而言。謂此心要常在理中。稍與理遠。卽出睡當外矣。然如此說。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便說不去。不若照舊說爲善。蓋心猶戶樞。戶樞稍出臼外。便推移不動。此心若出軀殼之外。不在神明之舍。則凡應事接物。無所主矣。○耳之聰。止於數百步外。目之明。止於數十里外。惟心之思。則入於無間。雖千萬里之外。與數千萬年之上。一舉念卽在於此。卽此是神。○象山之學。雖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嘗不道問學。但其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與聖賢不同。程子論仁。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蓋言識在所行之先。必先識其理。然後有下手處。象山謂能收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更無待於擴充。仁義禮智。本體自廣大。原不待於擴充。所謂擴充者。豈肯接續之使不息耳。此與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

謂氣者當之。雖能堅持力制。至於不動心之速。適足爲心害也。朱子曰。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以聖賢之心。觀聖賢之書。象山所引諸書。多是驅率聖賢之言。以就已意。多非聖賢立言之意。如謂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用力最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卻易。其與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不同。豈直文義之差而已哉。○予昔有志於學。而不知操心之要。未免過於把捉。常覺有一物梗在胸臆。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在南監時。一日過東華門牆下。有買古書者。予偶檢得四家語。內有黃蘗對裴休云。當下卽是動念。則非站立之頃。遂覺胸中。如有石頭磕然而下。無復累墜。乃知禪學誠有動人處。於後看程子書。說得下手。十分明白痛快。但在人能領略耳。故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聖賢之訓。明白懇切。無不欲人通曉。白沙之詩。好爲隱奧之語。至其論學處。藏形匿影。不可致詰。而甘泉之註。曲爲回互。類若商度隱語。然又多非白沙之意。詩自漢魏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皆有典則。至白沙自出機軸。好爲跌宕新奇之語。使人不可追逐。蓋本之莊定山。定山本之劉靜修。規模意氣。絕相類。詩學爲之大變。獨古選和陶諸作近之。○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又云。寡之又寡。寡之而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與克己復禮意同。今不提此心。做主。就視聽言動。上下工夫。漸漸求造。寡欲虛靜之地。直欲瞑目趺坐。置此心於無物之處。則私根何由以去。本體何由以虛乎。程子云。坐忘卻是坐馳。朱子云。要閒越不閒。要靜越不靜。又云。如讀書以求義理。應事接物以求當理。卽所求者便是吾心。何事塊然獨坐。而後爲存耶。非洞見心體之妙。安能及此。○先師一齋家居。以正風俗爲己任。凡鄰里搬戲迎神及划船之類。必加曉諭禁戒。每每以此得罪於人。有所不恤。○世人只知有利語及仁義。必將譏

笑以爲迂闊，殊不知利中卽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自無不利，譬之甜的事物，喫過則酸，苦的事物，喫過方甜，如人家長尙利，惹得一家莫不尙利，由是父子兄弟交相攘奪，相鬪相刃，必至傾覆而後已，若家長尙義，惹得一家莫不尙義，由是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友其弟，弟恭其兄，莫說到門祚如何，只據眼前家庭之間，已自有一段春和景象，何利如之。○湛然虛明者，心之本體，本無存亡出入之可言，其有存亡出入者，特在操持敬肆之間耳。○好問好察，而必用其中，誦詩讀書，而必論其世，則合天下古今之聰明，以爲聰明，其知大矣。近時諸公論學，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議程朱格物博文之論爲支離，其何以開學人之知，見擴吾心良，知良能之本，然此乃入門竅，於此旣差，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讀白沙與東白論學詩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

愚謂六經載道之文，聖賢傳授心法在焉，而謂糟粕非真傳何耶。

渺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累而成者，孔子志學以至從心，孟子善信以至聖神，朱子曰：予學蓋由銖累寸積得之，又云：予六十一歲，方理會得，若去年死也，枉了，今謂不由積累而成，得非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耶。

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絨藏極淵泉。

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至天下之達道也，道之體用，不過如此，可謂明白，今乃說元說妙，反滋學者

之疑從何處下手耶。

我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語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

司馬溫公呂與叔張天祺輩。患思慮紛擾。皆無如之何。誠如公論。至於程朱寧有此病。程子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此皆任其天然了。無一毫將迎安排之病。心學之妙。至此無餘蘊矣。戒慎恐懼敬也。敬有甚形影。只是此心存主處。纔提起。心便安。纔放下。心便無安頓處。是乃人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若不知此。而以裝點外事。矜持太過爲敬。則爲此心之病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此是無聲無臭處。中庸從天命說起。都說盡了。方說到此。所以程子云。下學而上達。乃學之要。今論學不說下學之功。遽及上達之妙。宜其流入異學。而不自知也。此詩清新華妙。見者爭誦之。而不知其有悖於道。予不得以不辨。

章楓山謂予曰。白沙應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焉。白沙云。我無以教人。但令學者看與點一章。予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於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時人多流於異學。故以此救之。今人溺於利祿之學深矣。必知此章。然後有進步處耳。予聞其言。恍若有悟。浴沂亭。



記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關性卽理也之言。重恐得罪於程朱。得罪於敬齋。不敢不以復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之精爽以爲心。心之爲物。虛靈洞徹。有理存焉。是之謂性。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也。故朱子謂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理。心是盛藏該載敷施發用底。渾然在中。雖是一理。然各有界分。不是備侗之物。故隨感而應。各有條理。程子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者。此也。孟子言人性本善。而所以不善者。由人心陷溺於物欲而然。缺卻氣質一邊也。故啓荀楊韓子紛紛之論。至程張朱子方發明一箇氣質出來。此理無餘蘊矣。蓋言人性是理。本無不善。而所以有善不善者。氣質之偏耳。非專由陷溺而然也。其曰天地之性者。直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理而言。孟子之言是也。氣稟之性。乃是合理與氣而言。荀楊韓子之言是也。程朱之言。明白洞達。既不足服執事之心。則子才純甫之言。宜其不見取於執事也。又況區區之言哉。然嘗思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日用之間。種種發見。莫非此性之用。今且莫問性是理是氣。是理與氣兼。但就發處認得是理卽行。不是理處卽止。務求克去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俟他日功深力到。豁然有見處。然後看是理耶。是氣耶。是理與氣兼耶。當不待辯而自明矣。答余子積奇。

此道廣大精微。不可以急迫之心求之。須是認得路頭端的。而從容涵泳於其間。漸有渙泊處耳。復魏子才。

人心本虛靈。靜處難思議。及其有思時。卻屬動邊事。賢如司馬公。徹夜苦不寐。殷勤念一中。與念佛何異。不知此上頭。著不得一字。勿忘勿助間。妙在心獨契。澄澈似波停。融液如春至。莫作禪樣看。卽此是夜氣。

諦觀日用間道理平鋪是坦如大路然各各有界至不必費安排。只要去私意。泛泛思慮萌。覺得無根蒂。將心去覓心。便覺添累墜。討論要精詳。淘汰極純粹。如此用工夫。庶幾體用備。君歸在旦夕。不得長相聚。試誦口頭禪。君宜體會去。○劉士鳳夜苦不寐。予恐其把捉太過。賦此贈之。

近世論學者。徒見先正如溫公及呂與叔。張天祺。皆無奈此心何。偶於禪門得些話頭。悟得此心。有不待操而自存的道理。遂謂至元至妙。千了萬當。以此爲道。則禪家所謂當下即是。動念則非。所謂放四大。莫把捉。寂寞性中隨飲啄。所謂汝暫息心。善惡都莫思量。皆足以爲道。殊不知不難於一本。而難於萬殊。日用之間。千頭萬緒。用各不同。苟非涵養此心。而剔刮道理出來。使之洞然無疑。則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而不自知矣。其何以得大中至正之矩哉。學者於此。正須痛下工夫。主敬窮理。交修竝進。而積之以歲月之久。庶幾漸有溥泊處耳。不然。決入異教無疑也。與趙元默論學。元默白沙門人。

花者華也。氣之精華也。天地之氣。日循根幹。而升到枝頭去。不得了。氣之精華。遂結爲蓓蕾。久則包畜不住。忽然迸開。光明燦爛如此。人能涵養義理。澆灌此心。優柔厭飮。而有得焉。則其發之言論。措之行事。自有不容已者。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是也。中庸云。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又云。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觀此。尤信程子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或謂。一草一木。不必窮究。恐未之深思耳。

要識靜中須有物。卻從動處反而觀。湛然一氣虛明地。安得工夫入語言。

潘潤字德夫。號玉齋。信之永豐人。師事婁一齋。一齋嚴毅英邁。慨然以師道自任。嘗謂先生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先生謹佩其教。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李空同督學江右。以人才爲問。諸生僉舉先生。空同致禮欲見之。時先生居憂。以衰服拜於門外。終不肯見。空同歎其知禮。焚香靜坐。時以所得者發爲吟詠。終成都教諭。

卷五

白沙學案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喫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爲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之學同矣。羅一峯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高風所激遠矣。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尙書湛甘泉先生若水別見

舉人李大崖先生承箕

通政張東所先生詔

諫議賀醫閻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處士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通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白沙學案一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所謂天民者。慨然曰。爲人必當如此。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一人謂之曰。八音中惟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入國子監讀書。

已至崇仁。受學於康齋先生。歸則絕意科舉。築陽春臺。靜坐其中。不出闕外者數年。尋遭家難。成化二年。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先生之作。驚曰。卽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羅一峯章楓山莊定山賀醫閭。皆恨相見之晚。醫閭且稟學焉。歸而門人益進。十八年。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言國以仁賢爲寶。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老林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開大臣尼之。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而歸。有言其出處與康齋異者。先生曰。先師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某以聽選監生。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自後屢薦不起。宏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疾革。知縣左某以醫來。門人進曰。疾不可爲也。先生曰。須盡朋友之情。飲一匙而遣之。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遠之則爲會點。近之則爲堯夫。此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與文成不作。則濂洛之精蘊。同之者固推見其至。隱異之者亦疏通其流別。未能如今日也。或者謂其近禪。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爲之末。有動察而無靜存。一及人生而靜以上。便鄰於外氏。此庸人之論。不足辨也。羅文莊言近世道學之昌。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彼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其病在此。緣文莊終身認心性爲二。遂謂先生明心而不見性。此文莊之失。不關先生也。先生自序爲學云。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

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溱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之久。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張東所。敝先生爲學。云自見聘君歸後。靜坐一室。雖家人罕見。其面數年未之有得。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蓋主靜而見大矣。由斯致力。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入細。其於禪學不同如此。尹直瑣綴錄。謂先生初至京。潛作十詩頌太監梁方。方言於上。乃得授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輜蓋。列架開道。無復故態。邱文莊探入憲廟實錄。可謂遺穢青史。憲章錄。則謂探之實錄者。張東白也。按東白問學之書。以義理須到融液。操存須到灑落爲言。又令其門人餽遺先生。深相敬慕。寄詩疑其迹禪。則有之。以烏有之事。闖入史編。理之所無也。文莊深刻。喜進而惡退。一見之於定山。再見之於先生。與尹直相去不遠矣。蓋歷十三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諡文恭。

論學書

復趙提學。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體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事推之。教事

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卻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略也。謂姑略去。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己。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旣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照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承諭有爲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僞者。僕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迹之。近似者言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僕。亦非僕所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輒涉於僕。其責取證於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年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於僞者。又

非此類歟。

復林太守。僕於送行之文。間嘗一二爲之。而不以施於當道者。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繼。守此戒來三十餘年。苟不自量。勇於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辭以拒之。

與順德吳明府。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復張東白。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大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曉曉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與羅一峯。聖賢處事。毫無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多差卻。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著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爲未盡。○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強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枝節。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取怨之道也。○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



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在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著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症之藥。○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禪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答張汝弼。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祕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就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成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

與林君。學勞攘則無由見道。故觀書博識。不如靜坐。

與林緝熙。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會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澈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與賀克恭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箇希慕之心。卻恐未稍。未易湊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箇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與謝元吉 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則有礙。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體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靜。便自開大。

與何時矩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關。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嗚呼。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如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自慵侗。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爲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

與張廷實 時矩語道而遺事。乘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乘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

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

詩直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脈絡緩急浮沈。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大安排也。詩論文。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更無別法也。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至處耳。

古之作者。意鄭重而文不煩。語曲折而理自到。

先子長寄定山先生詩。可是率爾定山。豈可輒寄以詩耶。

復李世卿。君子以道交者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已不遵道而好與人交。惡在其能交也。

與崔楫。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與李德孚。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簡。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簡著。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拂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祇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己既無。

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昔者羅先生勸僕賣文以自活，當時甚卑其說，據今時勢如此，亦且不免食言。因恐欲紓自前之急，而此貨此時，則未有可售者，不知何如可耳。

與湛民澤 承示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木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爲奇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某久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倘今日之岡可途，老脚一登，祝融峯不復下矣。是將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三年之喪，在人之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便卑關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不得，泰然也耶？○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轅，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恆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況自古不能無毀，盛德者猶不免焉。

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者，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修，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

### 語錄

三代以降，聖賢乏人，邪說並興，道始爲之不明。七情交熾，人欲橫流，道始爲之不行。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羣書，不害爲未學。道不行，雖普濟羣生，一匡天下，不害爲私意。爲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夫道無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故當隨動靜以施其功也。○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治心之學，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愈認道理不出，又不可太漫漫，則流於汎濫而無所歸。○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大抵學者之病，助長爲多，晦翁此詩，其求藥者歟。

### 題跋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衷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

次王半山韻跋 作詩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來，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

贈彭惠安別言。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不累於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題采芳園記後。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細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

著撰

仁術論。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爲，聖道至無意，比其形於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者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於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

安土敦乎仁論。寓於此，樂於此，身於此，聚精會神於此，而不容或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觀秦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夫泰通也，泰然後安者，通於此然後安於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念即興也。九三曰：艱貞，无咎，則君子於是時愈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於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

無後論。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

存則惑，惑則僞。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僞之間而足矣。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爲之也。一誠所爲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既有此物，必有此誠。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誠而爲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哉。作俑之人，旣惑而喪其誠矣，夫旣無其誠，而何以有後耶。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言得。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

禽獸說：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道學傳序：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

贈容一之序：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果處，旣非尋常意料所及，而予素褻鈍，胡能追攀逸駕，仰視九霄之上，何其茫茫。生方銳意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子。又安知足履平地，結果爲何如也。

贈張廷實序：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

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綬，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城隍廟記 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者，非以其權與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或水旱相仍，疫癘間作，民日洶洶，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不窮矣。夫天下未有不類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鬼道顯人道晦，古今有識所憂也。

雲潭記 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歎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旣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氣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雲，下注爲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孝廉李大崖先生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號大崖，楚之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其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聞白沙之學而慕之，宏治戊申入南海而師焉。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見聞承當也。久之而先生有所悟，入歸樂釣臺於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進。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先生往見者四，而白沙相憶之詩，去歲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不曾開，山中莫謂無人笑，不是真情懶。



放懷。又衡岳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音。真有相視而莫逆者。蓋先生胸懷灑落。自少之可更無過之。乙丑二月卒。年五十四。唐伯元謂其晚節大敗。不知何指。當俟細考。

文集

詩雅頌各得其所。而樂之本正。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而詩之教明。孔子之志。其見於是乎。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詠性情。而不累於性情者乎。先生不著書。嘗曰。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語也。故其詩曰。他年得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

卷六

白沙學案二

通政張東所先生翹

張翹字廷實。號東所。南海人。白沙弟子。登成化甲辰進士第。養病歸。六年不出。部檄起之。授戶部主事。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參議。又辭。一謁孝陵而歸。卒年六十。白沙以廷實之學。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綬。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觀此則

先生之所得深矣。白沙論道至精微處極似禪。其所以異者在握其樞機。端其銜綬而已。禪則并此而無之也。奈何論者不察。同類竝觀之乎。

文集

儒有真僞。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真聖賢而演至道。所謂言之純。莫有尙焉者矣。繼此若濂洛諸書。有純者。有近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世誠不可一日而缺也。至於聖絕言溷。著述家起。類多春秋吳楚之君。僭稱王者耳。齊桓晉文。假名義以濟其私者耳。匪徒言之駁乎。無足取也。其濼蕪大道。晦蝕性天。莫甚焉。非蕩之以江海。驅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東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救僞偽之弊。而長養夫真風也。其恆言曰。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汲乎著述。亦獨何哉。雖然。無言二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於斯道思過半矣。然則六經四書亦刺語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往往勸先生以著述爲事。而以缺著述爲先生少之者。蓋未之思耳。今則詩集出焉。而人輒以詩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輒以文求之。自非具九方臯之目。而能得神駿於騶黃牝牡之外者。或寡矣。詡誠懼夫後修者復溺於無言以爲道也。因摭先生文集中語。做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爲十類。而散入之。其間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業之著。修爲持治之方。經綸幹運之機。靡不燦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庶觀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焉。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真故也。是可以佐聖經而補賢傳矣。白沙遺言纂要序。

昔呂原明嘗稱正叔取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又云說得亦大難而以爲二程學遠過衆人在此夫知之真則守之固不真而固冥行而已矣夢說而已矣吾恐其所謂介者非安排則執滯抑何以得乎無思無爲之體執乎日往月來之機通乎陽舒陰慘之變化神之心而妙之手以圓成夫精微廣大之道也哉介石記

予少從先君宦遊臨川沿塘植柳偃仰披拂於朝煙暮雨之間千態萬狀可數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隨風力強弱而變化可數十丈鶯燕之歌吟魚蝦之潛躍雲霞之出沒不可具狀則境與心得既塊然莫知其樂之所以稍長讀昔人柳塘春水漫及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則心與句得又茫然不知其妙之所寓近歲養病之餘專靜久之理與心會不必境之在目情與神融不必詩之出口所謂至樂與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柳塘記

子思所謂至誠無息卽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學者則當終日乾乾也至於心無所住亦指其本體譬如大江東下沛然莫之能禦小小溪流便有停止纒停止便是死水便生臭腐矣今以其本體人人皆具不以聖豐而愚齋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程子以爲聖人可學而至也學者不可以不勉也范書格物真陰陽不住之說正孔子博文之意欲其博求不一之善以爲守約之地也其意旨各有攸在復乾亨

士之所守義利毫末之辨以至生死趨舍之大實在志定而守確堅之一字不可少也至於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若堅守不出之心以爲恆斯孔子所謂果哉也其可乎復曹梧舟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鄙魯與。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子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向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閒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齋咨繼之以涕洟。其向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申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譜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遠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如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白沙先生壽表。

諫議賀醫閻先生欽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閻，世爲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少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爲學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謂此時遊樂是爲樂憂，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尋卽告病歸。白沙在太學，先生聞其爲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從而稟學，遂澹然於富貴。故天下議白沙率人於僞，牽連而不仕，則以先生爲證。搆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推之家庭里閭間，冠婚喪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詐誘殺爲陣獲者，見先生卽吐實，白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先生往諭之，衆卽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誠感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先生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返面，而白沙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守如昨，似猶未以凍解冰釋許之。蓋先生之於白沙，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與。

言行錄

門人於衢路失儀，先生曰：爲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尙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處尙如此，則隱微可知矣。○門人有居喪而外父死，或曰：禮三年之喪不弔。先生曰：惡是何可已。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言不易三年之服。○善惡雖小，須辨別如睹黑白。○教諸女十二條。曰：安詳恭謹，曰：承祭祀以嚴，曰：奉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禮，曰：待娣姒以和，曰：教子女以正，曰：撫婢僕以恩，曰：接親戚以敬，曰：聽善言以

喜曰戒邪妄以誠。曰務紡織以勤。曰用財物以儉。○有來學者言學些人事也好。先生曰此言便不是矣。人之所學唯在人事。舍人事更何所學。○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此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惟無私意間隔之。則流行矣。爲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若趨向專在得失。即是小人而已矣。○古之政事學問一貫事耳。今人學自學。政自政。判而爲二。故所學徒誦說而已。未嘗施之政事。政事則私意小智而已。未嘗本之學問也。故欲政事之善。須本之學問。○白沙後有書來謂其前時講學之言可盡焚之。意有自不滿者。聖人之法細密而不粗率。如人賢否一見之便不言我已知其爲人。必須仔細試驗考察之。今人一見便謂已得其實。真俗語所謂假老郎也。○爲學之要在乎主靜。以爲應事建功之本。○讀書相求大義。不必纏繞於瑣碎傳註之間。○驕惰之心一生卽自壞矣。○有一世之俗有一方之俗有一州一邑之俗有一鄉之俗有一家之俗。爲士者欲移易之。固當自一家始。○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世教不明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於粗淺。一則入於虛無。○有以私囑者。先生正理喻之。因謂門人曰渠以私意干我。我卻以正道勸之。渠是拖人下水。我卻是救人上岸。○世風不善。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拗。方能去惡爲善。○靜無資於動。動有資於靜。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靜物。便皆自足。不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靜者多自給。而動者多求取。故人之寡欲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營營者

必多貪求也。○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說甚道理。○今之讀書者。只是不信。故一無所得。○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天地間本一大中正之道。惟太過不及。遂流於惡。如喪葬之禮。自有中制。若墨氏之薄。後世之侈。皆流於惡者也。故程子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鄒智字汝愚。號立齋。四川合州人。弱冠領解首。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孝宗登極。王恕爲吏部尙書。先生與麻城李文祥。壽州湯鼐。以風期相許。是冬值星變。先生上言。皆是大臣不職。奄宦弄權所致。請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不報。又明年。鼐勸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語以疏。且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勸中官。中官避匿。尋有旨。安直皆免。先生與文祥。鼐日夜歌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劉吉雖在。不足忌也。吉陰使門客私人魏璋伺之。會壽州知州劉概寓書於鼐。言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遂勸鼐。概及先生。俱下詔獄。先生供詞。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畜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不判案。獲免。謫廣東石城。東目至官。卽從白沙問學。順德令吳廷舉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篋之泣受。辛亥十月卒。年二十六。廷舉治其喪。方伯劉大夏至邑。不迎。大夏賢之。初王三原至京。先生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請對。面陳時政之失。上許更張。然後受職。又謂湯鼐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也。請修復故事。今

日第一著也。二公善其言而不能用，識者憾之。

奉白沙書

克修書來，問東溟幾萬里，江門未盈尺，妄以道冲而用之，不盈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耶，不然則作者爲郢書解者爲燕說矣。京師事智自知之，但先生所處是陳太邱、柳士師以上規模，晚生小子脚根未定，不敢援以爲例耳。然亦當善處之，計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陳同父書云：顏魯子以納甲推其命，正得震之九四，先生所推與之合耶？果若此爻，其於朱子何所當耶？幸教。

讀石翁詩

乾坤誰執仲尼權，硬敢刪從己酉年。大笠蔽天牛背穩，不妨相過戊申前。某錄石翁詩止得己酉年所作。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福之甯田人。年十八，卽有志聖賢之學，謂顏之克己、曾之日省、學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宏治丙辰進士第，奉使廣東，受業白沙之門。白沙語以爲學主靜，退而與張東所論難，作靜思錄。授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幕，受凍幾殆。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朴陋，蹙躄一牝馬而自係，風紀之重，所過無不目而畏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匡床敝席，不辦一帷，身自操作，治畦汲水，太守閱其勞，遣二力助之。閱三日往自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送之還，日坐斗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其土直耳。吏部以其清苦，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言：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貧，而臣亦得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



貧尙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未酬涓滴。且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尙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母卒。亦卒。年五十八。白沙謂周平生履歷之難。與己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先生爲諸生時。韓洪洞問莆人物於林俊。俊曰。從吾。從吾者彭韶字也。又問曰。時周洪洞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俊曰。與時周語。沈疴頓去。其爲時所信如此。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成化乙酉舉人。己丑會試入京。見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契。從歸江門。築室深山。往來問學者二十年。白沙稱其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蓋自李大厓而外。無有過之者。嘗言所謂問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閒也。甲辰復出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歷兗州嚴州府學教授。國子博士。襄府左長史。致仕。年八十一卒。初先生依白沙。不欲仕。晚以貧就平湖。踰十年。官滿來歸。母氏無恙。再如京師。將求近地養親。未及。陳情。遂轉兗州。於是奏請改地。家宰不許。未及一年。而母氏卒。白沙責其因升斗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決。遂貽此悔。胸中不皎潔磊落也。又言定山爲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然則平湖之出。亦白沙之所不許。況兗州乎。其許之也太過。故其責之也甚切耳。

記白沙語

先生初築陽春臺。日坐其中。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且曰。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曾論明道論學數語精要。前儒謂其太廣難入。嘆曰。誰家繡出鴛鴦譜。

不把金針度與人。○先生教人，始初必令靜坐，以養其善端。嘗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爲人耳。斯理識得爲己者，信之，詩文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境，勿助勿忘，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舉成化甲午科，遊白沙之門。白沙示以自得之學，謂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先生深契之。張東所因先生以見白沙，有問東所何如，白沙曰：余知庸，庸知翺，年五十以荆門州同入仕。涖任五日，不能屈曲，卽解官杜門，不入城郭。督學王宏欲見之，不可得。同門謝祐卒而貧，先生葬之，病革，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真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闖關。張東所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常輸糴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上官爲禮？仍拱手如前，令怒，笞五下，竟無言而出。白沙詩：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又兩手，竟受縣官笞。所由作也。父沒，庶母出嫁，誣先生奪其產。縣令鞠之，先生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徐察其誣，乃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爲戶牖。白沙與之倡和，謂其具眼。嘗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江邊落釣蓑。白沙曰：後二十年，恐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悉見之圖畫，人爭酬之。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山讀書，二十年不入城。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

生偶出山，則遠近圍視，以爲奇物。卒無子，葬於西樵山側。鄉人祭社，以先生配。先生性不鑿，相傳不慧之事，亦容或有之。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人，然實非愚。霍韜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翮守而不失。

### 謝天錫先生祐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築室葵山之下，并日而食，糲不掩脛。名利之事，纖毫不能入也。嘗寄甘泉詩云：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真元處。卒後附祀於白沙。按先生之詩，未免竟是禪學。與白沙有毫釐之差。

### 何時振先上廷矩

何廷矩字時振，番禺人。爲郡諸生，及師白沙，卽棄舉子業。學使胡榮挽之秋試，必不可。白沙詩云：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言我所憂，下述君所趨。開箴讀三四，亦足破煩污。丈夫立萬仞，肯受辱尺拘。不見些桑人，丐食能歡娛。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車。出處固有閒，誰能別賢愚。鄙夫患得失，較計於其初。高天與深淵，懸絕徒嗟吁。

###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豫之番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歙縣令，徵爲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嶺表鄧德昌，白沙弟子也，以其學授傅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懼然嚮學之意，自此始。其

後交於近溪。天臺在歙。又與錢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留都六載。時譚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其學以知恥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欣助。若夫扶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天臺曰。史惺堂苦行修持人也。天臺以御史督學南畿。先生過之。卒然面質曰。子將何先。天臺曰。方今爲此官者。優等多與賢書。便稱良矣。先生厲聲曰。不圖子亦爲此陋語也。子不思如何正人心。挽士習。以稱此官耶。拂衣而起。天臺有年家子。宜酬而留之。先生曰。此便是腳根站不定。朝廷名器。是爾作面皮物耶。天臺行部。值母諱。日供帳。過華先生。過見之。勃然辭去。謂天臺曰。富貴果能移人。兄家風素朴。舍中所見。居然改觀矣。其直諒如此。天臺又曰。平生得三益友。皆良藥也。胡廬山爲正氣散。羅近溪爲越鞠丸。史惺堂爲排毒散。先生在汝寧。與諸生論學。諸生或謁歸。請益。卽輟案牘對之。刺刺不休。談畢。珍重曰。慎無弁髦吾言也。激發屬吏。言辭慷慨。遂平令。故有貪名聞之流涕。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養父。先生躬拜其廬。民俗爲之一變。其守延平七日憂去。而盡革從前無名之費。若先生者。不徒講之口耳矣。

# 明儒學案

## 卷七

### 河東學案

河東之學，悃悃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譏，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爲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吏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薰

同知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涇野先生柎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鄂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河東學案一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而生，膚理如水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自幼書史過目成誦，父貞爲滎陽教諭，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魏純字希文，山東高郵人，范俟考，俾先生與之遊處，講習濂洛諸書，嘆曰：「此間學正路也。」因盡棄其舊學，父移教鄆陵，先生補鄆陵諸生。中河南永樂庚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宣德初授監察御史，三楊欲讖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曰：「職司彈事，豈敢私調公卿。」三楊嗟歎焉。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劄記。正統改元，出爲山東提學僉事，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爲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以先生對，召爲大理寺正卿，三楊欲先生詣振謝，不可，又令李文達傳語，先生曰：「德遠亦爲是言。」

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某所不能爲也。已遇振於東關。百官皆跪。先生長揖不拜。振大恨之。會有獄夫病死。妾欲出嫁。妻弗聽。妾遂謂夫之死。妻有力焉。先生發其醜。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勅爲故出。先生廷折文。文言囚不服訊。繫獄論死。先生讀易不輟。覆奏將決。振有老僕者。山西人也。泣於竈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鄉人也。具言其平生狀。振惘然立。傳旨戍邊。尋放還家。景泰初。起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不得。火有粟者之廬。王文坐以謀叛。先生抗疏辯之。文謂人曰。此老輻強。猶昔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以原官召入英廟。復辟。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于忠肅王宮保就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閣臣入議。先生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無言。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未肅。先生疑立不入。上知之。卽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惡石亨專。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退朝。謂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謂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譏漏言。禍從此始矣。未幾諸公皆下詔獄。上以先生學行老成。甚重之。一日。奏對。誤稱學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道之時。遂乞致仕。臨行。岳季方請教。先生曰。英氣太露。最害事。後季方敗。憶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居家八年。從學者甚衆。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六。留詩有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先生以復性爲宗。濂洛爲鵠。所著讀書錄。大概爲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然多重複。雜出。未經刪削。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其謂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不可易矣。又言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日

光飛鳥喻之。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義竊謂理爲氣之理。無氣則無理。若無飛鳥而有日光。亦可無日光而有飛鳥。不可爲喻。蓋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爲方來之氣。亦不以已往之理爲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先生謂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喻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義竊謂仁人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爲理者。由於昏也。若反其清明之體。卽是理矣。心清而見。則猶三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領安得起而質之乎。崔後渠言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爭不得。卽以此事而去。尤爲光明俊偉。正統四年。南安知府林竿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爲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於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先生出處大節。豈後學所敢輕議。而盡美不能盡善。所云連得間矣。成化初。諡文清。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讀書錄

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卽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流。○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亦無太極。○人心有一息之意。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



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易傳曰：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如人之一動一靜，皆變易也，而動靜之合乎理者，卽道也。○所以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爲，而理則一定而不易，所謂恆也。○少欲覺身輕。○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爲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凡聖賢之書所載者，皆道理之名也，至於天地萬物所具者，皆道理之實也。書之所謂某道某理，猶人之某名某姓也，有是人之姓名，則必實有是人，有是道理之名，則必有是道理之實。學者當會於言意之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蓋欲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其妙難以語人。○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卽性也。佛氏之學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蓋性卽理，而天卽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

之理無不貫。苟不知性知天。則一理不通。而心卽有礙。又何以極其廣大無窮之量乎。是以知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行此理。○無欲非道人道。自無欲始。○舉目而物存。物存而道在。所謂形而下形而上是也。○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太極一團中虛無物。蓋有此理而實無形也。○常沉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少言沉默最妙。○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無欲則所行自簡。○敬則中虛無物。○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短長。○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事已往。不追最妙。○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心常主靜。物來應之。○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在處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如陰陽五行流行發生萬物費也。而其所以化生之機。不可見者。隱也。○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自今當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俯仰天地無窮。知斯道之大覺。四海之小矣。○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氣至微至妙。中生出來。以至於成形而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不可見。而五則因發見者。可默識也。○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

夫子之所謂一。卽統體之太極也。夫子所謂貫。卽各具之太極也。○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志動氣。多爲理氣動志。多爲欲。○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糅之渣滓也。○天之氣。一著地之氣。卽成形。如雪霜雨露天氣也。得地氣卽成形矣。○纔敬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不勝則小矣。○知止所包者廣。就身言之。如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之止聰。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類。皆是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弟之止恭之類。皆是蓋止者。止於事物當然之則。卽至善之所在。知止則靜安。慮得相次而見矣。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猶迷方之人。搖搖而莫知所之也。○知止則動靜各當乎理。○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並興。○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爲二事。爲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騫出入。莫知所止也。○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

而熟者化矣。○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心細密則見道心粗則行不著習不察。○學不進率由於因循。○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不識理名難識理須知識理本無名。○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心一放卽悠悠蕩蕩無所歸著。○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靜靜便是氣豈可說理先而氣後也。○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自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咸失失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朱子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理既無形安得有盡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心存則因器以識道。○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反是。○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

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可見。○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細看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是。使之展葉開花結實者。卽其心也。○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卽是渣滓消融未盡。○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物無內外也。○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外無非真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無間也。○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移也。○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此理真實無妄。如天地日月風雲雨露草木昆蟲陰陽五行萬物萬事。皆有常形。定則亘古今而不易。若非實理爲之主。則歲改而月不同矣。○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理明則心定。○順理都無一事。○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知言者。書無不通。理無不明之謂。○學至於約。則有得矣。○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心有毫髮所繫。卽不得其平。○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人只爲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踐形者是也。○仁是嫩物。譬如草木嫩。則生老則枯。○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大而人倫。

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立得脚定。却須寬和以處之。○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禮處。便是復禮。○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四方上下。往來古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爲學不實。無可據之地。人於實之一字。常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心虛能涵萬理。○繼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陽也。成之者性。人物稟受一定而不易。陰也。○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真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循理卽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順理心安。身亦安矣。○事來則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閑事。卽於義理日昧矣。○凡涉於有爲者。皆氣。其無爲者。道體也。○心常存。卽默識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心苟不存。茫無所識。其所識者。不過萬物形體而已。○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蓋纔有理。卽有象。初非懸空之理。與象分而爲二也。○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於淺。○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在一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動靜各止於理。而不知有人我也。○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爲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爲一理。○孟子之知言。卽大學之物格。知至也。○孟子之知性。卽大學之物格。盡心。

卽知至也。○道無處不在。故當無處不謹。○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爲。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不責人卽心無疑。冰焦火之累。○天地間理無縫隙。實不可分。○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仁爲善之長。禮義智皆善也。性命一理也。有善而無惡也。明矣。○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卽性也。○雜慮少則漸近道。○心每有妄發。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亦無安泊處。此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爲本。○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洛陽人。年十九舉。正統甲子鄉試。明年授昌黎訓導。母喪廬墓。詔旌於門。聞薛文清講學。往從之遊。補開州訓導。遂以所受於文清者。授其弟子。人多化之。李文達薦爲國子學正。轉監丞。干謁不行。謫徽州府經歷。尋復南京國子助教監丞。超陞御史。提督畿內學政。勵士以原本之學。講明太極圖說。通書。使文清之學不失其傳者。先生之力也。成化丙申卒。所著有自信集。或問。先生與白良輔於文清。文

清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觀先生所立。雖未知所得深淺。亦不負文清之所戒矣。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張鼎字大器。陝之咸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知太原府。晉山西參政。仍署府事。轉河南按察使。宏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入爲戶部右侍郎。乙卯卒於家。年六十五。先生少從父之任蒲州。得及薛文清之門。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踰越。文清歿後。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較正。凡數年始得成書。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段堅字可久。號容思。蘭州人也。年十四。爲諸生。見陳繼山明倫堂上銘。羣居慎口。獨坐防心。慨然有學聖之志。於是動作不苟。正統甲子。領鄉薦。己巳。英宗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自齊魯以至吳越。尋訪學問之人。得閩馮錫白良輔。以泝文清之旨。踰年而歸。學益有得。登景泰甲戌進士第。歸而讀書。越五年。出知福山縣。以絃誦變其風俗。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六載而治行鬱然。可觀。李文達薦之。擢知萊州府。以憂去。補南陽府。建志學書院。與人士講習濂洛之書。其童蒙則授以小學家禮。祀烈女。進巫尼。凡風教之事。無不盡心。八年而後歸。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理。卽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贊者。在此。其形於自得者。詩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烟外。兩三聲。先生雖未嘗及文清之門。而郡人陳祥贊之曰。文清之統。惟



公是廩，則固私淑而有得者也。

###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張傑字立夫，號默齋，陝之鳳翔人。正統辛酉鄉薦，授趙城訓導。以講學爲事，文清過趙城，先生以所得質之。文清爲之證明，由是其學益深。丁外艱，服闋，遂以養母不出。母喪畢，爲責躬詩曰：「年紀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無復有仕進意，其工夫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的。用五經教授，名重一時。當道聘攝固城學事，先生以鄉黨從遊，頗衆，不能遠及他方。辭之，段容思贈詩：「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先生答詩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有勸先生著書者，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成化壬辰十月卒，年五十二。

###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戶部主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孝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學不易得，誠如聖諭。」正德初，致仕，已巳，起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服除，改南戶部侍郎，召入吏部時，冢宰爲陸完，喜權術，先生諷之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未幾，完果敗。辛酉，陞南戶部尚書，宸濠反，武宗南巡，勤勞王事，疽發背卒。先生書法端勁，少未爲人知，里人有爲府史者，嘗以其書置府中，知府段堅偶見而奇之，史對曰：「里中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人物，遂收之門下，故先生之學，本之段氏。」

### 凝齋筆語

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六虛位。自子至巳也。六龍六陽爻。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時而成。自十一月一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陽生。則畫一剛於二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畫。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愚嘗以爲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乾初九。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掣而出之。如蛇龍屬也。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攜謙行之謙也。鳴謙。首之謙也。○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矣。○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而治矣。奉身而隱也。○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冥息。○噬嗑。震下離上。豕曰雷。雷合而章。始以雷。雷爲一物。謂雷即雷之光也。及觀歷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亡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熒。故曰雷電合而章。○君子得輿。小人剝廬。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爲得輿。上九之陽不動。衆陰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爲剝廬。上九亦變而爲陰。羣陰失庇也。五陰如輿。

一陽如履。○大過。象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哉。○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者。太極之蘊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爲王卿士時也。○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也。匪怒應載色。伊教應載笑。○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北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境。尙遠在河外也。○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爲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鬯尊陽也。在阼。儀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爲主也。縣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爲主也。○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以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千家傳。○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觀左氏石碯之言。新聞舊作親間舊。此可見矣。○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爲一成。尙非大成。九成皆畢。然後謂之大成。○孟子之學。明在於事親事長。而幽極於知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爲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者。幽明二致。首尾衡決。世儒方且尊以爲聖哲。豈知道之論乎。○顏氏家訓曰。夫遙大之物。豈可幾量。日爲陽精。月爲陰精。稱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

爲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同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遠。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堂辨曰：考之六經，惟春秋書隕石於宋，不言星墜爲石也。旣以星爲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皆氣之精，而麗於天體，如火光不能搏執，其隕而爲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卽石也，有隕未至地，而光氣遂散者，亦不爲石也。

布衣周小泉先生菴

周菴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徙居秦州。年二十，聽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蘭州戍卒，聞段容思講學，時往聽之。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之坐講。容思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於是篤信力行，以程朱自任。又受學於安邑李景泰、景泰者，景泰丙子舉人，授清水教諭。文清之門人也。恭順侯吳瑾總兵於陝，聘爲子師。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役某，則某軍士也，召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則某師也，召之豈敢往哉。瑾遂親送二子於其家。先生始納贄焉。蕭藩樂人鄭安鄭寧，皆乞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人如此。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訪之不遇，留時而去。小泉泉水隔煙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白雲封鑠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先生以父遊江南，久之不返，追尋江湖間，至揚子而溺。天下莫不悲之。門人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敬之自有傳。爵字錫之，以操存爲學，仕至保安州判。

同知薛思庵先生敬之

薛敬之字顯思號思庵。陝之渭南人。生而姿容秀美。左膊有文字。黑入膚內。五歲卽喜讀書。居止不同流俗。鄉人以道學呼之。成化丙戌。貢入太學。時白沙亦在太學。一時相與並稱。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不三四歲。積粟四萬餘石。年饑。民免流亡。連而歸者三百餘家。南山有虎患。做昌黎之鱸魚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蕭家寨平地暴水湧出。幾至沉陷。亦爲文祭告。水卽下。波聲如雷鳴。奏課爲天下第一。陞華府同知。居二年。致仕。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周小泉學。常鷄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至則跪以請教。故謂其弟子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以爲師。陝州陳雲達。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吾以爲友。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先生之論。特詳於理氣。其言未有無氣質之性是矣。而云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氣中靈底便是心。則又歧理氣而二之也。氣未有不靈者。氣之行處皆是心。不僅腔子內始是心也。卽腔子內亦未始不是氣耳。

思庵野錄

心乘氣以管攝萬物。而自爲氣之主。猶天地乘氣以生養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隨氣而爲浮沈出入者。是心也。人皆是氣。氣中靈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心本是箇虛靈。明透底物事。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欲。便卻昏蔽了。連本體亦是昧塞。如何能照管得物。○學者始學。切須要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裏面去。○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分曉。○天地間凡有盛衰強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強弱之異。先

儒謂至誠貫金石則理足以馭氣矣。○德無箇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發生條達千枝萬柯都是那根上出來便是小德。○接事多自能令氣觸動心敬則不能爲之累否則鮮不爲之累。○心之存則海水之不波不存則沙苑之揚灰。○仁則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仁觀諸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箇正當底心心外無餘事。○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標貼出箇心之體用來程子因而就說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包括這兩句。○有朋自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鳶魚也便見得理氣說得面前活動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模樣。○天地無萬物非天地也人心無萬事非人心也天地無物而自不能不物物人心無事而自不能不事事。○今天下只是一箇名利關住扎了壅住多少俊才可勝歎哉氣化然也。○氣化人事不可歧而二之須相參而究之然後可以知天道消息世道隆替。○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柔因方類物羣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見變化此聖人原易之張本以示人故曰易與天地準。○太極圖雖說理亦不曾離了氣先儒解太極二字最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卻是說了氣恁看理氣何曾斷隔了。○雨暘燠寒風之有無見得天無心處風雷變化氣使然也。○天本無心以人爲心聖人本無心以天處心其未至於聖人者可不盡希天之學乎何謂希天曰自敬始。○凡所作爲動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篤篤則心定外物不能奪雖有所爲亦不能動在天之風霜雨露者陰陽之質在地之草木水石者剛柔之質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義之質陰陽一剛柔也剛柔一仁義也陰陽氣也離那質不得剛柔質

也。離那氣不得。仁義性也。離那氣質不得。未有無氣之質。未有無質之氣。亦未有無氣質之性。偶觀杏實。會得一本萬殊道理。當時種得只是一本。如今結了百千萬箇。不亦殊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有甚時了期。就見得天命不已。氣象出來。○古來用智莫過大禹。觀治水一事。只把一江一河。便分割天地。○堯舜之世。以德相尙。故無讖緯術數之可言。漢唐以下。僞學日滋。故有讖緯術數之事。○古人之論處家。有曰。義有曰忍。蓋忍字無涯涘。義字有正救。獨用忍不得。獨用義亦不得。上下名分。不得不用義。出入日用。不得不用忍。義與忍相濟。而後處家之道備矣。○孔門優游涵泳。只是調護個德性。好。凡問政問仁問止問禮與行。不過令氣質不走作。掘得活水出來。○夜氣與浩然之氣不同。彼以全體言。此以生息言。但浩然章主於氣。牛山章主於性。學者互相考之。有以知性氣之不相離也。○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個禮樂自然。

郡丞李介庵先生錦

李錦字在中。號介庵。陝之咸寧人。受學於周小泉。天順壬午舉於鄉。入太學。司成邢讓深器之。讓坐事下獄。先生率六館之士伏闕訟寃。由是名動京師。以主敬窮理爲學。故然諾辭受之間。皆不敢苟。居憂時。巡撫余肅敏請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肅敏聞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椀。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爲利也。郡大夫賻米。以狀無俸字辭之。成化甲辰。謁選松江府同知。後二年卒。年五十一。

卷八

河東學案二

文簡呂涇野先生紳

呂紳字仲木號涇野陝之高陵人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逆瑾以鄉人致賀卻之瑾不說已請上還宮中御親筵親政事益不爲瑾所容遂引去瑾敗起原官上疏勸學危言以動之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逐日臨朝二還處宮寢三躬親大祀四日朝兩宮五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六撤回鎮守中官皆武宗之荒政不聽復引去世廟卽位起原官甲申以修省自勅語涉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不以遷客自解攝守事與利除害若嗜欲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移宗人府經歷陞南考功郎中尙寶司卿南太常寺少卿入爲國子祭酒轉南禮部右侍郎公卿調孝陵衣緋先生曰望墓生哀不宜吉服遂易素上將視顯陵累疏諫止霍文敏與夏貴溪有隙文敏爲南宗伯數短貴溪於先生先生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謗也文敏疑其黨貴溪已而先生入賀貴溪亦暴文敏之短先生曰霍君性少偏故天下才公爲相當爲天下惜才貴溪亦疑其黨文敏會奉先殿災九卿自陳貴溪遂准先生致仕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賜諡文簡先生師事薛思菴所至講學未第時卽與崔仲冕講學寶邛寺正德末家居築東郭別墅以會四方學者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鎮守廖奄張甚其使者過高陵必誠之曰呂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嘗道上黨隱士仇欄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問先生講自悟其非會妄取人物追還主者先生因爲詩云豈有仁人能過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請其文爲式國中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及



先知而後行。皆是儒生所習聞。而先生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卽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過耳。大概工夫。下手明白。無從躲閃也。先生議良知。以爲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今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夫因人變化者。言從入之工夫也。良知是言本體。本體無人不同。豈得而變化耶。非惟不知陽明。并不知聖人矣。

呂涇野先生語錄

問長江之上。大海之濱。風波之險可畏也。至於風平浪息。漁人出沒其間。鷗鳥飛鳴其中。若相狎而玩者。何也。水忘機也。漁人鷗鳥亦忘機也。若乃吾人之宅心。宜者平且易焉已矣。而反有不可測者。則其爲風波之險莫大焉。此莊生所謂險於山川者也是。故機心忘而後可以進德矣。曰。只看如何平易。平易一差。恐靡然矣。○問靜時體認天理易。動時體認天理難。故君子存靜之體認者。以達乎動之泛應者。則靜亦定。動亦定。其爲成德執禦焉。曰。動時體認天理。猶有持循處。靜卻甚難。能於靜。則於動沛然矣。○光祖曰。物之遇雨。或生或長。其效甚速。人遇教而不與者何也。先生曰。只是中心未實。如五穀之種。或蠹或渴。難乎其爲苗矣。○問交友居家處世。不能皆得善人。甚難處。先生曰。此須有憐憫之心。方好。能憐憫。便會區處。如妻妾之怨。兄弟之不肖。不可謂他不是也。此仁知合一之道。○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故用人以治人者。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道通曰。果然。治天下只看所輕重。○問身甚弱。若有作盜賊的力量。改而爲聖人。方易。先生曰。作聖人不是用這等力量。見得善處肯行。便是力量。溺於流俗物欲者。乃弱也。○先生問學者。往求權貴門下。乃曰。人但伺

候權倖之門。便是喪其所守。是以教人自甘貧做正。立定脚根自不移。○問惠友接人。先生曰。須要寬綽些。不可拘拘守秀才規矩。見大人君子。進退升降。然諾語默皆學。○先生曰。陳白沙徵到京。吏部尙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省官同。請對坐。卽坐無辭。此儘樸實有所養。羅一峯訪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退。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之原憲也。而又有此乎。○先生曰。昔者聞有一僉事求見王憲菴公云。西來一件爲黃河。二件爲華山。三件爲見先生。王公云。若做官不好。縱見此三者。亦不濟事。這般高不受人詔。○大器問動靜不失其時。曰。正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汝今且只於語默作止處驗也。○黃惟因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先生曰。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儘禪定也。有僧曰。汝習靜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物。粉白黛綠。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工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應德問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先生曰。只是處靜之時。觀字屬知屬動。只是心上覺得。然其前只好做戒。慎恐懼工夫。就可觀也。○南昌裘汝中問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豈不是聞見。豈不是德性。然則張子何以言不格於見聞。曰。吾之知本是良的。然被私欲迷蔽了。必賴見聞開拓師友夾持而後可。雖生知如伏羲。亦必仰觀俯察。汝中曰。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乃是知之次也。是以聖人將德性之知。不肯自居。止謙爲第二等工夫。曰。聖人且做第二等工夫。吾輩工夫。只做第二等的也。罷殊不知德性與聞見相通。原無許多等第也。○許象先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今日只求自己一個樂耳。大器曰。然求之

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盡除去，則自然心廣體胖，然所謂累處者，不必皆是聲色貨利粗惡的，只於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可見。○有一名公曰：近日對某講學者，惟少某人耳。先生笑曰：程子說韓持國曰：公當求人，到教人來求公邪？若曰：這道講須下人去講，不然有道者他肯來尋公講耶？又曰：某尸位未嘗建得事業，先生曰：不然，賢人君子在位，不必拘拘如何是建功創業，但一言一動，皆根道理，在位則僚屬取法，在下則軍民畏服，又使天下之人，知某處有某公在，卒然有急可恃，有何不可？其人曰：若是不可不慎矣。○有一相當國，其弟過陝西，與對山曰：某回京與家兄說薦舉起用，對山笑曰：某豈是在某人手裏取功名的人？先生曰：此亦可謂慷慨之士，或曰：但欠中道耳。曰：士但有此氣象，亦是脫俗，怎能勾便中庸也。○先生見林穎氣象從容，指謂大器曰：人動靜從容，言語安詳，不惟天理合當如此，且起觀者敬愛，就是學問也。學者不可無此氣象，但須要先有諸中矣。○時耀問收放心在何處，先生曰：須於放的處去收，則不遠而復矣。○先生謂諸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講學甚高遠，某與諸生相約，從下學做起，要隨處見道理，事父母這道理，待兄弟妻子這道理，待奴僕這道理，可以質鬼神，可以對日月，可以開來學，皆是切實處做來。大器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曰：然。○問爲學，曰：只要正己。孔子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若求人知，路頭就狹了。天從那處去尋，只在得人，得人就是得天。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學者未省，曰：本之一心，驗之一身，施之宗族，推之鄉黨，然後達之政事，無往不可。凡事要仁有餘而義不足，則人無不得者。○韶問講良知者如何，先生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如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

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隨人之資質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之儒者，誨人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問致良知，先生曰：陽明本孟子良知之說，提掇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后，必先知而後行，不可一偏。傳說曰：非知之艱，聖賢亦未嘗卽以知爲行也。縱使周子教人曰：靜曰誠，程子教人曰：敬，張子以禮教人，諸賢之言非不善也。但亦各執其一端，且如言靜，則人性偏於靜者，須必求一個道理曰：誠曰：敬，固學之要，但未至於誠敬，尤當有入手處。如夫子魯論之首，便只曰：學而時習，言學則皆在其中矣。○論格物致知，世之儒者辨論莫太高遠乎？先生謂若事事物物皆要窮盡，何時可了？故謂只一坐立之間，便可格物，何也？蓋坐時須要格坐之理，如尸是也。立時須要格立之理，如齋是也。凡類此者皆是如是，則知可致而意可誠矣。又曰：先就身心所到事物所致格者，久便自熟，或以格爲度量亦是。○先生謂諸生曰：學者只隱顯窮通，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焉，閑居獨處之時，又一人焉，對富貴又一人，第貧賤又一人，眼底交遊，所不變者，惟何粹夫乎？○詔因辭謝久，卷公與講論陽明之學，公謂朱子之道學，豈後學所敢輕議，但試舉一二言之。其性質亦是太褊。昔唐仲友爲台州太守，陳同父同知台州，二人各競才能，甚不相協。時仲友爲其母與弟婦同居官舍，晦翁爲浙東提舉，出按台州，陳同父遂誣仲友以帷薄不修之事。晦翁未察，遂劾仲友，王淮爲之奏辨，晦翁又劾王淮。後仲友亦以帷薄不修之事，誣論晦翁，互相訐奏，豈不是太褊乎？詔聞此言，歸而問於先生，先生曰：評奏事信有之，但仲友雖負才名，終是小人，安得以此誣毀朱子，是非毀譽，初豈足憑，久之便是明白。朱先生劾仲友事，見台寓錄。仲友誣朱先生事，見仲友文集。

可知其是私也。同父此時尙未及第，未嘗同知台州。雖翁仲友相託，未嘗以權濬相理。此段無一實者。先生曰：今世學者，開口便說一貫，不知所謂一貫者，是行上說，是言上說。學到一貫地位多少工夫，今又只說明心，謂可以照得天下之事，宇宙內事，固與吾心相通，使不一理會於心，何由致知。所謂不理會而知者，卽所謂明心見性也。非禪而何。○黃惟用曰：學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先生曰：才說道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不免自私。這元是自家合做的。又曰：學到自家合做處，則別人做第一等事，雖拜而讓之可也。○學者到怠惰放肆，總是不仁。仁則自是不息。○詩人於周公從步履上看，便見得周公之聖，故曰赤鳥几几。凡人內不足者，或有譏謗之言，步履必至錯亂，不能安詳。如謝安折屐，豈能強制得住。故古人只求諸己，在己者定。外邊許大得失禍福，皆不足動我。是故烈風雷雨弗迷。先生曰：予癸未，在會試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常，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問危微精一如何。曰：心一也。有人道之別者，就其發處言之，耳危微皆是不好的字，面何謂危。此心發在形氣上，便蕩情鑿性，喪身亡家，無所不至。故曰危何謂微。徒守此義理之心，不能擴充，不發於四處，不見於事業，但隱然於念慮之間，未甚顯明。故曰微。惟精是察，二者之間，不使混雜。惟一是形氣之所用者，皆從道而出，合爲一片。○本秦問夜氣。曰：有夜氣，有旦氣，有晝氣。晝氣之後有夜氣，夜氣之後爲旦氣。旦氣不措於晝氣，則充長矣。孟子此言氣字，卽有性字。蓋性字何處尋，只在氣上求。但有本體與役於氣之別耳。非謂性自性，氣自氣也。彼惻隱是性發出來的。

情也能惻隱便是氣做出來使無是氣則無是惻隱矣。先儒喻氣猶舟也。性猶人也。氣載乎性。猶舟之載乎人。則分性氣爲二矣。試看人於今。何性不從氣發出來。○永年間配義與道。先生曰。言此氣是搭合著道義說。不然則見富貴也動。見貧賤也動而餒矣。○問近讀大禹謨得甚意思。且不要說堯舜是一個至聖的帝王。我是一個書生。學他不得。只這不虞無告。不廢困窮。日用甚切。如今人地步稍高者。遇一人地步稍低者。便不禮他。雖有善亦不取他。卽是虞無告。廢困窮。○皋陶說九德。皆就氣質行事上說。至商周始有禮義性命之名。宋人則專言性命。謂之道學。指行事爲粗迹。不知何也。○何廷仁言陽明子以良知教人。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渾淪的說話。若聖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概以此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或因人學術有偏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法。詔後世。則曰格物致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或問朱子以誠意正心告君。如何。曰。雖是正道。亦未盡善。人君生長深宮。一下手就教他做這樣工夫。他如何做得。我言如何能入得。須是或從他偏處一說。或從他明處一說。或從他好處一說。然後以此告之。則其言可入。若一次聘來也。執定此言。二次三次聘來也。執定此言。如何教此言能入得。告君須要有一個活法。如孟子不拒入君之好色好貨便是。○問慎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欲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已所獨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即便克去。若從此漸漸積累。至於極處。自能勃然上進。雖博厚高明。皆是此積。○問存心之說。曰。人於凡事。皆當存一個心。如事父母兄長。不待言矣。雖處卑幼。則存處卑幼之心。處朋友。則存處朋友之心。至於外邊處主人。亦當

存處主人之心。以至奴僕亦要存一點心處之。皆不可忽略。只如此便可下學上達。○易之理只是變易以生物。故君子變易以生民。○東郭子曰。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就如篤恭而天下平之篤。先生曰。這卻不是。聖人言學字有專以知言者。有兼知行言者。如學而時習之之學字。則兼言之。若博學之對篤行之而言。分明只是知。如何是行。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亦如是。此篤恭之篤。如云到博厚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類。若篤行之篤。卽篤志努力之類。如何相比得。夫博學分明是格物致知的工夫。如何是行。○東郭子曰。大抵聖人言一學字。則皆是行。不是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及之亦是行。如日月至焉。至字便是一般。守之是守其及之者。常不失也。如孔門子路之徒。是知及之者。如顏子三月不違。則是仁能守之者。先生曰。知及之。分明只是知。仁守之。纔是行。如何將知及亦爲行乎。予之所未曉也。○東郭子曰。程子謂大學乃孔氏之遺書。謂之遺書。正謂其言相似也。然聖人未嘗言之。若以格物爲窮理。則與聖言不相似。何以謂之遺書。先生曰。謂之遺書者。指理而言。非謂其言相似也。且曰。聖人未嘗言之。甚害事。某也。愚只將格物作窮理。先從知止致知起。夫知止致知首言之。而曰未嘗言之何也。○東郭子曰。我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肯信。後來自家將論孟學庸之言。各相比擬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曰。君初不信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擬過方信。此卻喚做甚麼。莫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把柄。然後纔把捉得住。不然。鮮不倒了的。故找手不定。便撒罷。立脚不定。便那移。○先生曰。學者必有定守。然後不好的事不能來就我。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卽我也。

○邦儒問近日朋友講及大學。每欲貫誠意於格物之前。蓋謂以誠意去格物。自無有不得其理者。如何。先生曰。格致誠正。雖是一時一串的工夫。其間自有這須節次。且如佛子寂滅。老子清靜。切切然。惟恐做那仙佛不誠。其意可爲誠矣。然大差至於如此。正爲無格致之功故也。但格致之時。固不可不著實去做。格致之後。誠意一段工夫。亦是不可缺也。○呂潛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得去。須要積久工夫。纔得就。且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己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望病根盡去。卻難也。○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汝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亦可做得。學者但於己身有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纔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於有心了。故司馬溫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之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裏起。○先生曰。鄭東郭云。聖賢教人。只在行上。如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便繼之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並不說知上去。予謂亦須知得何者是人欲。不然。戒恐懼個甚麼。蓋知皆爲行。不知則不能行也。○康恕問戒慎恐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否。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睹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此便屬動了。如大易閑邪存其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個。便分不得。○章詔問格物。先生曰。這個物。正如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



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於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蓋無一處非物。其功無一時可止息得的。聶旂曰。某夜睡來。有所想像。念頭便覺萌動。此處亦有物可格否。先生曰。怎麼無物可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亦皆是格物。章詔因曰。先生格物之說。切要是大有功於聖門。先生曰。也難如此說。但這等說來。覺明白些。且汝輩好去下手做工夫矣。○先生曰。聖賢每每說性命來。諸生看還是一個。是兩個。章詔曰。自天賦與爲命。自人稟受於性。先生曰。此正是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般。子思說自天命便謂之性。還只是一個。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還未盡善。天與人以陰陽五行之氣。理便在裏面了。說個亦字不得。陳德文因問。夫子說性相近處。是兼氣質說否。先生曰。說兼亦不是。卻是兩個了。夫子此語。與子思元是一般。夫子說性元來是善的本相近。但後來加著習染。便遠了。子思說性元是從命上來的。須臾離了便不是。但子思是恐人不識性的來歷。故原之於初。夫子因人墮於習染了。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詔問。修道之教如何。先生曰。修是修爲的意思。戒懼慎獨。便是修道之功。教卽自明誠謂之教一般。聖人爲法於天下。學者取法於聖人。皆是橫渠不云糟粕煨燼。無非教也。他把這極粗處。都看做天地教人的意思。此理殊可觀。○問戒懼慎獨。分作存天理。遏人欲。兩件看。恐還不是。先生曰。此只是一個工夫。如易閑邪。則誠自存。但獨處卻廣著。不但未與事物接應時。是獨。雖是應時接物時。也有獨處。人怎麼便知。惟是自家知得。這裏工夫。卻要上緊做。今日諸生聚講一般。我說得有不合處。心下有未安。或只是隱忍過去。朋友中有說得不是處。或亦是隱忍過去。這等也不是慎獨。先生語意猶未畢。何堅遽問。喜怒哀樂前氣象如何。先生曰。只此便不是慎獨了。我

纔說未曾了。未審汝解得否。若我就口答應。亦只是空說。此等處須是要打點過。未嘗不是惻獨的工夫。豈由是澄思久之。先生始曰。若說喜怒哀樂前個氣象。便不是。須是先用過戒懼的工夫。然後見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若平日不會用過工夫來。怎麼便見得這中的氣象。問孟子說個仁義禮智。子思但言喜怒哀樂。謂何。先生曰。人之喜怒哀樂。即是天之二氣五行。亦只是從天命之性上來的。但仁義禮智。隱於無形。而喜怒哀樂。顯於有象。且切緊。好下手做工夫耳。學者誠能養得此中了。卽當喜時。體察這喜心。不使或流。怒時。體察這怒心。不使或暴。哀樂亦然。則工夫無一毫滲漏。而發無不中節。仁義禮智。亦自在是矣。叔節又問。顏子到得發皆中節地位否。先生曰。觀他怒。便不遷。樂。便不改。卻是做過工夫來的。○昭云。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做兩樣看了。須是卽事卽學。卽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因問汝於人事上。亦能發得出來否。詔曰。來見的。亦未免有些俗人。先生曰。遇著俗人。便卽事卽物。把俗言語。譬曉得他來。亦未嘗不可。如舜在深山河濱。皆俗人也。詔顧語象先曰。吾輩今日安得有這樣度量。○先生語學者曰。近日做甚工夫來。曰。只是做得個矜持的工夫。於道卻未有得處。先生曰。矜持亦未嘗不好。這便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但恐這個心。未免或有時間歇耳。曰。然有間歇的心。只是忘了。先生曰。還是不知。如知得身上寒。必定要討一件衣穿。知得腹中饑。必定要討一盂飯吃。使知得這道。如饑寒之於衣食一般。不到就罷了。恁地看來。學問思辨的工夫。須是要在戒慎恐懼之前。方能別白的天理。便做將去。是人欲。卽便斬斷。然後能不間歇了。故某常說聖門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緊的。雖欲不先。不可得矣。○吳佑問人心下多

是好名如何。先生曰：好名亦不妨，但不知你心下好甚麼名來。若心下思覈，只是個養民的名，契只是個教民的名，怎麼便能千萬世不泯。把這個名之所以然上求，則得之未嘗不善。若只是空空慕個名，不肯下手去做，卻連名也無了。○何廷仁來見，問宣之在京一年，亦可謂有志者。先生曰：宣之甘得貧，受得苦，七月間，其僕病且危，宣之獨處一室，躬執爨，自勢筋骨，未嘗見其有愠色，可以爲難矣。廷仁對曰：孔明淵明，非無才也，而草廬田園之苦，顏子非無才也，而簞瓢陋巷之窮，看來君子之學，惟重乎內而已。先生曰：然古人做工夫，從飲食衣服上做起，故顏子之不改其樂，孔明淵明之所以獨處，皆其志有所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耳。某常云：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微，犯分不顧，都只是恥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最要見得，則能守得。○惟時問先生嘗論尹彥明、朱元晦不同者，何。先生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若朱子大抵嚴毅處多，至於諫君，則不離格致誠正人，或問之，則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如此等說話，人皆望而畏之，何以見信於上耶。因論後世諫議多不見信於人，君者亦未免峻厲起之也。願問朱子與二程何如。先生曰：明道爲人，盎然陽春之可掬，故雖安石輩亦聞其言而歎服。至於正叔，則啟人僞學之議，未必無嚴厲之過耳。頃之歎曰：凡與人言，貴春溫而賤秋殺。春溫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自無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畏之而必惡，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先生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換做一個聖賢的肢骸，方是孝順。故今置身於禮樂規矩之中者，是不負父母生身之意也。○問格物之格，有說是格式之格，謂致吾之良知在格物，格字不要替他添出窮究字樣來，如何。

先生曰：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觀察求取，卽是窮極之義。格武之格，恐不是孔子立言之意。○楷問：求仁之要在放心上求否？先生曰：放心各人分上都不同，或放心於貨利，或放心於飲食，或放心於衣服，或放心於宮室，或放心於勢位，其放有不同，人各隨其放處收斂之，便是爲仁。先生曰：諸君求仁，須要見得天地萬物皆與我同一氣，一草一木不得其所，此心亦不安始得。須看伊尹謂一夫不獲，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是甚麼樣心？王言曰：此氣象亦難。今日於父母兄弟間，或能盡得，若見外人如何得有是心？曰：只是此心用不熟。工夫只在積累。如今在旅次處，得主入停當，惟恐傷了主人，接朋友務盡恭敬，惟恐傷了朋友，處家不消說，隨時皆存此心。數年後自覺得有天地萬物爲一體氣象。○先生曰：人能反己，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負人爲心，則舉足皆荆棘也。○問：無事時心清有事時心卻不清，曰：此是心作主不定，故厭事也。如事不得已，亦要理會。○教汝輩學禮，猶隄防之於水，若無禮以隄防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問：堯舞氣象，曰：求這氣象不在高遠，便就汝一言一動處求之，則滿目皆此氣象矣。○子貢言夫子之聖又多能也，則以多能爲聖之外，夫子乃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不是多，皆性分中事，則多能又不在聖之外矣。斯可見灑掃應對精義入神無二也。○問：修辭立誠，曰：如所說的言語見得都是實理，所當行不爲勢所撓，不爲物所累，斷然言之，就是立誠處。如行不得的言之，卽是僞也。○諸生有言及氣運如何，外邊人事如何者，曰：此都是怨天尤人的心術，但自家修爲，成得個片段，若見用則百姓受些福，假使不用，與鄉黨朋友論些學術，化得幾人，都是事業，正所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何必有官做，然後有事業。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呂潛字時見，號愧軒，陝之涇陽人。師事呂涇野。一言一動，咸以爲法。舉嘉靖丙午鄉書。卒業成均。時朝紳有講會，先生於其間稱眉目焉。母病革，欲識其婦面，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三年喪畢，然後就室。父應祥，禮科都給事中，既卒而封事不存。先生走闕下，錄其原稿，請銘於馬文莊。與郭蒙泉講學谷口洞中。從學者甚衆。涇野之傳，海內推之。薦授國子監學正。舉行涇野祭酒時學約，調工部司務。萬曆戊寅卒。年六十二。

張石谷先生節

張節字介夫，號石谷，涇陽人。初從湛甘泉遊，繼受學於涇野。涇野贈詩，稱其守道不回。嘗語學者，先儒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縱事事求合於道，終難淡泊不成片段矣。萬曆壬午年八十卒。

李正立先生挺

李挺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諸生。從涇野學，孤直不隨時俯仰。嘗自誦云：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往馬谿田所講學，死於監，人皆惜之。

郡守郭蒙泉先生鄂

郭鄂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嘉靖戊午舉於鄉。選獲嘉教諭。轉國子助教。陞戶部主事。出守馬湖。年八十八。先生與呂愧軒同學。愧軒之父，其師也。辛酉計偕。因呂師會葬，遂不行。有古師弟之風。其學以持敬爲主。自少至老，一步不敢屑越。嘗有詩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

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議遠乾坤闊。心空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

舉人楊天游生先應詔

楊應詔號天游。閩之建安人。嘉靖辛卯舉於鄉。卒業南雍。時甘泉涇野諸公皆講學。先生獨契涇野。出其門下。歸作道宗堂於華陽山中。祀濂溪。以及涇野。動止必焚香稟命。當世講學者無不與往復。而於心齋龍溪爲陽明之學者。皆有微訾。先生之學以寡欲正心爲主。本不愧天爲歸。一切指虛玄遠之言。皆所不喜。然其言多自誇大。而雌黃過場。亦非有道氣象。如工夫卽本體。此言本自無弊。乃謂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刮磨此鏡者也。若工夫卽本體。謂刮磨之物卽鏡可乎。此言似是而非。夫鏡也。刮磨之物也。二物也。故不可以刮磨之物卽鏡。若工夫本體同是一心。非有二物。如欲歧而二之。則是有二心矣。其說之不通也。

楊天游集

聖人之所以能全其本體者。不過能無欲耳。吾人不能如聖人之無欲。只當自寡欲入。欲不猥。聲色貨利。竄白而已。凡一種便安忻羨自私自利心。皆是欲。將此斬斷。方爲寡欲。則漸可進於無欲。聖人亦豈絕人。逃世始稱無欲哉。聖人所欲在理。上用事有欲與無欲同。雖其有涉於向慕。有涉於承當。所欲處無一非天理。天機之流行矣。○吾人之學不在求事物之侵擾。我不擾。我只在處事物道理。能盡不能盡。是故居處時。則不免有居處時之侵擾。然吾只在恭上做工夫。卽其侵擾亦天機之流行矣。執事不免有執事之侵擾。與人不免在與人之侵擾。吾只在敬上做工夫。卽其侵擾亦無非天機之流行矣。從古聖

賢處世處常處變。其誰不自侵擾中來。若惡其浸擾而生厭息。便非舉也。○朱陸之所可辨所可議者。其言也。朱陸之不可辨不可議者。其人也。道之存於人。不貴於言久矣。苟不以人論學。而以言論學。不以人求朱陸。而以言語求朱陸。則今之紛紛無怪其然。今之學者。出處無朱陸三揖一辭之耿拔。取予無朱陸烈石斷金之果決。義利不分。聲色不辨。無朱陸青天白日之光明。而所爲黯闔垢濁。自以爲心傳乎孔孟。而胸次則鬼魅。尤蠅營狗苟。入儀秦申商之奸窳。而反嘖嘖於朱陸之短長。可悲也夫。○平生矻矻苦力於學。固以收放心爲事也。然思索義理。有未會心處。或至忘寢忘食。當食當寢。亦不知所食何物。所寢何地。此皆過用其心而不覺。至於詩文尤甚。吾之心已放於詩文。思索上去矣。平生負性氣。每觸時艱。不覺感歎不樂。對友朋嘖嘖大言。此皆出於一時感憤意氣之私。吾之心已放於世變意氣上去矣。○今之學者。不能實意以集義爲事。乃於懸空去做一個勿忘勿助。不能實意致中和。戒懼乎不覩。不聞。乃欲懸空去看一個未發氣象。不能實意學孔顏之學。乃欲懸空去尋孔顏之樂處。外面求討個滋味快樂來受用。何異卻行而求前者乎。茲所謂舛也。○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故此心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磨刮此鏡者也。謂工夫卽本體。謂磨刮之物卽鏡。可乎。鏡光明不能不爲塵垢所照。人心光明不能不爲物欲所雜。謂克治物欲。還吾心之光明。則可謂克治工夫。卽吾心之本體。則不可謂刮磨塵垢。按吾鏡之光明。則可謂磨刮工夫。卽吾鏡之本體。則不可何也。工夫有積累之漸。本體無積累之漸。工夫有純駁偏全不同。本體無偏全無純駁也。○龍溪曰。學者只要悟。余謂不解辯吾道禪說是非。不算作真悟。龍溪曰。學者只要個真種子。方得。余謂不能透得聲色貨利兩關。不算作真種子。○今世學者。病於不能學顏子之學。而

先欲學曾點之狂，自其入門下手處便差，不解克己復禮，便欲天下歸仁，不解事親從兄，便欲手舞足蹈，不解造端夫婦，便欲說鸞飛魚躍，不解衣錦尚絅，便欲無聲無臭，不解下學上達，便自謂知我者其天認，一番輕率放逸爲天機，取其宴安盤樂者爲真趣，豈不舛哉！故余嘗謂學者惟在日用平實倫紀處根求，不在玄虛誇大門戶處尋討，惟在動心忍性苦楚中著力，不在擺脫矜肆灑落處鋪張。○靜坐者或流於禪定，操存者或誤於調息，主敬者或妄以爲惺惺，格物窮理者或自溺於圓覺存心養性者或陷於明心見性。

卷九

三原學案

關學大概食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厚，而又加之學問者也。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 三原學案全

#### 端毅王介菴先生恕

王恕字忠貫號介菴晚又號石渠陝之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而先生志在經濟出爲左評事遷左寺副擢知揚州府歲饑請賑不待報而發粟民免溝壑超拜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爲左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出剽略於是特設治院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領之累平寇亂又平湖廣劉千觔石和尚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母憂歸起復巡撫河南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起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改南京戶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而中人錢能橫甚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私通安南爲奸利先生遣人道執景景迫投井死盡發能貪暴諸狀上遂撤能還安置南京進右都御史召掌留臺遷南京兵部尙書參贊守備尋以部銜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與利除害三吳自設巡撫以來獨周忱與先生耳中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收市圖籍珍玩張皇聲勢先生列其罪狀敬下錦衣獄臣論死二年而復還參贊錢能夤緣爲守備與先生共事先生坦然不念前事能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敬事而已加太子少保林見素以劾妖僧繼曉下獄先生救之得出先生益發舒言天下事天子不能無留意因批落太子少保以尙書致仕孝宗卽位召用爲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上釋奠文廟先生請用太宰加幣從之先生重禮風義之士故一時後進在朝者如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鼎主事李文祥十餘人皆陳旣喜事以先生爲宗主先生侍經筵見上困於酷暑請暫輟講鼎卽言天子方向學奈何阻其進

恕請非是。先生惶恐待罪，謂諸臣責臣是也。然諸臣求治太急，見朝廷待臣太重，故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優詔答之，已而竊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示以疏，已留中。竊大言疏不出，且併劾中官。中官避匿，亡何安直皆免。竊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尙在，不足忌也。於是吉使門客徐鵬、魏璋伺竊。竊家壽州，知州劉概與書，嘗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竊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勅之。竊概皆下詔獄。都御史馬文升故爲竊所劾，欲以妖言坐之。先生力救，事始得解。凡中官侍人恩澤過當者，先生輒爲裁止。雖上已許，必固執也。邱濬以禮部尙書故班先生下，及直文淵閣，先生自以前輩，仍序尙書之次。濬意弗善也，每有論奏，陰抑之。且使其私人太醫院判劉文泰、許先生所刻傳文，詳列不報之章，爲彰先帝之拒諫。先生言臣傳所載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盡無追其主使之入，乃下文泰錦衣獄，則果邱濬所使也。上以先生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文泰出而先生絀矣。遂乞骸骨歸。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汝構王公於我相公，儉人也。何弔爲。聞者快之。先生家居編集歷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又取經書傳註有所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以己意推之，名曰石渠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未敢自以爲是也。蓋年八十四而著意見八十六爲拾遺，八十八爲補缺，其耄而好學如此。先生之學大抵推之事爲之際，以得其心安者，故隨地可以自見。至於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九十歲，天子遣行人存問，又三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

戒慎恐懼二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有天理卽無人欲。有人欲卽無天理。如何前一段是天理之本然。後一段是遏人欲於將萌。○中和節。中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如何自戒懼而約之。止能致中。自謹獨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和獨能育萬物。恐非子思之意。○鬼神章。鬼神之爲德。鬼神蓋言應祀之鬼神。爲德如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盛無以加矣。以其無形也。故視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爲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神。竈有竈神。木主爲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言非實有也。集註以發見昭著釋如在。恐非是。○食無求飽章。無求飽求安者。志在敏事慎言也。就有道而正者。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蓋古之學者。皆以言行爲學也。○動容貌章。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顏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倍。若以斯爲自然。未安。○興於詩章。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讀之可以興其好善惡惡之心。故曰興於詩。禮以謹節。文曲禮經。禮人能知之。則敬慎威儀。言動無失。可以立於鄉。立於朝。故曰立於禮。樂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於燕享。則賓主情洽。不特此也。事無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樂。○顏淵喟然章。高堅前後言己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集註謂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若然。則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非道歟。○毀譽章。今斯之民。卽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情也。○或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

意見以爲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時，人稠地狹，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或七十畝，使彼此均，一卽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苟欲均之，必須年年助勸分授，經畫疆界，若然，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明年又不知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作，蠶墾田必瘠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盡心章。人能竭盡其心思而窮究之，則能知其性之理，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與下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相同，集註言知性乃能盡心，不無顛倒。○春秋。春秋者，孔子因左邱明所作魯史而修之也。何爲以左氏爲傳，而以公羊穀梁並行，謂之三傳乎？今觀公穀傳，不過發明孔子筆削褒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爲之說。此左氏不可爲傳一也。孔子言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觀此則知左邱明生乎孔子之前，而爲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應生乎後者爲之經，而生乎前者爲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爲傳二也。○中和。天下之事，處之得中則成，不得中則不成，故中爲天下處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爲天下行事之達道。○道不遠人章。己之能知能行人，亦能之，己之不能人亦不能，是己之道曷嘗遠於人哉？人之行道不能推己度物，而以人之難知難行之事治人，則是不近人情，而遠人以爲道也。○誠者自成章。誠實也，人之心無不實，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無不行也。註以誠與道對言，以人與物爲二事，非也。○物之終始之物猶事也。人之誠實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終，不誠實者，則雖有所爲，始勤終怠，所以成不得事，故曰不誠無物。○饑渴章。人能不以饑渴貧賤

動其心。則大本立而過人遠矣。其他小事末節。雖不及人。不爲憂矣。○進德修業。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誠也。修辭立其誠。謂出諸口者亦無不誠也。忠信非德也。所以進德者。忠信也。修辭立誠。非業也。所以居業者。修辭立其誠也。知至至之。知德之所至。而進以至之。故可與幾也。知終終之。知業之所終。而修以終之。故可以存義也。以知行言之。知至知終。似知也。至之終之。似行也。傳謂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不能無疑。○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五福在人。若無禮樂法度。則強凌弱。衆暴寡。富吞貧。放僻邪侈。自陷於罪。豈能安享五福。惟人君建極有禮樂刑政。是以天下之人。不犯於有司。得以安享五福。則是人君收斂敷布以與之也。○無隱章。夫子之適陳。蔡衡諸國。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同行。動靜云爲。衆所共見。其間曷嘗有所隱乎。○深則厲。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當止而不可涉也。○志至氣次。志之所至之處。氣卽隨之而至。如帥所至之處。卒徒亦隨之而至也。○王者師節。貢助徹。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後來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爲法。是三代教養之法。爲後來王者之師也。○言性章。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不知已然之跡。有善有惡。順理而善者。爲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曰古者以利爲本。○孟子末章。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孟子之意。以爲孔門弟子。克肖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既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知自任也。

康億王平川先生承裕

王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家宰之季子也。宏治癸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吏掌科。逆瑾恨其遠己。又疏進

君子退小人益恨之。罰粟輸邊，以外艱去。瑾誅起，原官。歷太僕少卿、正卿、南太常卿。宸濠反，發留都之爲內應者，嘉靖初遷戶部右侍郎，晉南戶部尚書，致仕。林居十年，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諡康僖。十四五時從莆田蕭某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某如此，豈以某爲不足教耶？」端毅曰：「是卽教也。」真汝師矣。登第後，侍端毅歸，講學於宏道書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爲之一變。馮少墟以爲先生之學皆本之家庭者也。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陝之三原人。爲孝廉時，遊太學，與呂涇、野雀、後渠交，相切劘，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父母連喪，不與會試者兩科。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如此？」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時以大學衍義爲問，先生對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氏所衍漢唐宋之事，非大學本旨也。真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工夫。宋儒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問者之意，故欲填首甲而降之。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值武廟將南巡，與黃伯固等伏闕極諫，杖於廷。未幾送嫡母還鄉，乃設教於武安王祠。潘臬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嫡母喪畢，起員外郎，議大禮復杖於廷。尋轉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先生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丁亥，陞南通政。過河池驛，見其丞貌類黃伯固，問之，乃其弟叔開也。時伯固已死，先生泫然泣下，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見先生面，爲」

過河池見叔開。戊子引疾歸。辛卯起光祿卿。蒞事未幾。又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而光祿。至卽引年致仕。隱於商山書院。又十年而卒。嘉靖乙卯十二月也。年八十二。先生師事王康僖。又得涇野後渠以爲之友。墨守主敬窮理之傳。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於進退之間。後渠稱其愛道甚於愛官。真不虛也。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陝之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考功主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袖私帑視之。先生奪去。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都御史爲之遜謝。調文選京師。地震。上疏論時政。缺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宸濠將謀反。遣內監飯僧於天竺寺。聚者數千人。先生防其不測。立散遣之。又以儀賓進貢。假道衢州。先生不可。曰。貢使自當沿江而下。奚俟假道。於是襲浙之計。窮尋爲鎮守。中官誣奏。逮繫奪官。世宗卽位。起山東參議。乞休。甲申大同兵變。起山西左參政。分守大同。先生單車入城。人心始安。巡撫蔡天祐至代州。先生戎服謁之。天祐驚曰。公何爲如此。曰。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今大同但知有某。某降禮從事者。使人知巡撫之不可輕也。朝廷復遣胡瓚以總督出師。時首惡業已正法。而瓚再索不已。先生止之。不聽。城中復變。久之乃定。先生亦致仕去。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修撰。其秋主試順天。以錄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寺丞。再疏歸。尋起山東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簽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又出巡撫山西。再致仕。甲辰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丁未掌留堂。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歸七年。乙卯地震而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諡恭簡。門人白璧

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爲奇節一行涵養宏深持守堅定則又一薛敬軒也羲按先生著述其大者爲志樂一書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傳其術者爲楊椒山手製十二律管吹之而其聲合今不可得其詳然聲氣之元在黃鐘之長短空圍而又不能無疑者先生依律呂新書註中算法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爲實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以徑求積自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二絲六忽加入開方不盡之數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爲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爲圓積八百一十分蓋蔡季通以管長九十爲九十分故以面積九分乘管長得八百一十分其實用九無用十之理凡度長短之言十者皆分九爲十以便算也今三吳程路尙以九計可知矣則黃鐘長九寸者八十一分以面積九分乘之黃鐘之積七百二十九分也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陝之富平人幼貧苦挾册躬耕爲兄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進士第官行人考選御史母憂廬墓畢補原官辛丑上封事謂今日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罔翊國公郭勛爲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之民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視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等非死卽斥所損國體不小疏入上大怒逮繫鎮撫司拷掠備至糧鎖晝夜血肉淋漓死者數矣而先生氣定故得再甦主事周天佑御史浦欽俱以救先生箠死獄中於是防守益嚴上日使人偵先生一言



一動皆籍記。偵者苦於不得言，以情告先生，使多爲善言。先生曰：有意而言，便是欺也。部郎錢緒山劉晴川，給事周訥谿，先後以事下獄，相與講學不輟。緒山先釋，先生願有以爲別。緒山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與晴川訥谿讀書賦詩，如是者五年。所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乙巳八月，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三人，而三人者猶取道落水舟中講學，踰臨清而別。會上造箕臺，太宰熊浹驟諫，上怒罷浹，復逮三人。時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就道，在獄又三年。丁未十一月，高元殿災，上恍惚聞火中有呼三人姓名者。次日釋歸，歸二年而卒。己酉十月九日也。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寺少卿，諡忠介。初韓恭簡講學，先生輩來往拜其門，恭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已叩其學，詔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剛大之氣，百折不回，人與椒山並稱，謂之韓門二楊。

### 論學

天命謂性，天人一理也。率性謂道，動以天也。修道謂教，求合乎天也。戒懼慎獨，自修之功，至於中與和也。中和，性命本然之則也。能致之則動以天矣。故其效至於天地，萬物育。○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言當戒懼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當謹獨之意。應酬是有睹有聞，不睹不聞，是無所應酬之際也。如出門使民，是有所應酬，則有睹有聞，或問程子未出門使民時當何如，曰：此儼若思時也。儼若思，卽是戒慎恐懼之意。爲功夫，尙未說到極至處，故又提慎獨二字，使人雖在暗室屋漏之中，一念發動之際，凜然畏懼，不可少怠，不敢少息，則天理常存，私意不萌，純一不已，而合乎天矣。○中和，心之本體也。未發之中，萬物皆備，故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大經大法所在，而不可違，故爲天下之達道。怒與哀中節，皆謂

之和。○致中和。止至善之云也。天地之位。我位之也。萬物之育。我育之也。○君子之中庸。中庸。人理之常也。小人反中庸。豈人理哉。時中者。默識其理。而妙宰物之權也。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豈時中之道哉。小人則率意妄爲而已。○天下之道。至中庸而極。理得其會。同義至於入神。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民鮮能之矣。○董常問文中子。聖人有憂乎。言天下皆憂。吾何獨不憂。又謂樂天知命。吾何憂。何必如此說。聖人固未易及。然常人一念之發。得其本心。則與聖人之心無以異。但聖人純一不已。衆人則或存或亡而已。憂樂皆人情之常。而本於性也。豈聖人獨有樂而無憂乎。若曰樂天知命。吾何憂。不成。父母病。聖人亦樂天知命而不憂乎。豈人理也哉。

漫錄

夜初靜坐。少檢點日間言行。因司馬溫公論盡心行己之要。自不妄言。始不妄言。所言必皆當理。非心未定。主豈能至此。如輕躁鄙背。及事務瑣屑。無益身心。而信口談論者。皆妄言也。因書以自戒。○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稱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所作好事。乃吾分所當爲。雖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爲美。纔以爲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無伐善無施勞。此聖賢切己之學也。○與人論事。辭氣欠平。乃客氣也。所論之事。雖當於理。卽此客氣之動。便已流於惡矣。可不戒哉。書以自警。○久處獄中。粗鄙忿戾。略無貶損。粗鄙忿戾。乃剛惡也。負以終身而不能變。真可哀也。因思橫渠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乃惕然警省。儼然愧恥。今日患難。安知非皇天玉我進修之地乎。不知省愆思咎。而有怨尤之心。是背天也。背天之罪。可不畏哉。○予繫此四十一月矣。邇者日在側覘。予動作。有甚厚予攜壺酌以仲間者。

後一人來，甚橫逆，予臥於舊門板上，障之以席。其人皆扯毀之，謂予罪人，不宜如此。又往往發其厚予者，使人知之，曰：某日某皆潛獻其處者，蓋令其得罪以見己薄之爲是。有蘇喬二人，皆厚予者，乃忿忿不平，揚罵曰：是固無傷也，予非私交化外人，雖得罪亦何憾？○予與劉子煥吾、周子順之同飯後，因論人才各有所宜，予謂二公自度，宜何責任？劉子曰：吾爲孟公綽可。周子曰：今日府州外任，勉強幾分。予曰：滕薛大夫，聖人固不許公綽。在春秋時，欲盡其職，亦非易事。觀於子產相鄭，可見然則孟公綽亦不可輕看。○一人因狂病，迷謬入朝，立御座上，捕下法司擬重獄成未決，其母詣登聞鼓稱冤，順之在吏科時，直受鼓狀，遇此事未爲准理。順之因問予使公遇此事當何如處之？予曰：當論其狂病誤犯，不可加罪，但罪守門者失於防禦，則可矣。劉子曰：當封進鼓狀，使朝廷知其以病迷，下法司從未減可也。順之曰：此固皆是，但如此爲之，必得罪。以此小事得罪，吾不欲也。劉子謂論人無罪不當殺，恐非小事。予曰：此皆論利害，未說到義理處。若論義理，則當爲卽爲當止卽止，豈計得罪？順之以爲然。○好議論人長短，亦學者之大病也。若真有爲己之心，便惟日不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學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長，取爲己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辯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道心人心，只是與不是求之一念發動的，不是則爲人心，道心極難體認，擴充戒謹恐懼之功，少有間斷，則蔽鋼泯滅，而存焉者寡矣。故曰：惟微人心一動，卽在凶險路上行矣。喪德滅身亡國敗家，由於此。故曰：惟危，所謂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人心之危，真可畏哉。○易謂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

享其惟君子乎。予久處困難。亦時以此自慰。但罪惡深重。爲世道之損者甚大。仰愧於天。俯作於人。襟懷滯礙。鬱抑不安之時常多。○心靜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昭著而不能察矣。况於幾乎。幾者動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也。所謂先見亦察吾動之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卽萌於此矣。所動者不是凶卽萌於此矣。意向少離於道。則步履反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故學者以慎獨爲貴。○予稟賦粗鄙。動輒乖謬。夜間靜坐。思此身過惡。真不自堪。真難自容。可謂虛負此生矣。年踰五十。血氣漸衰。老景將至。始自知過。則已晚矣。可勝歎哉。尙幸殘生未泯。欲自克勵。求免於惡終耳。書以自警。○顏孟二大賢。雖氣象不同。而學則未始有異。顏子之學。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孟子之集義。養氣。擴充四端。求放心。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亦顏子克己復禮之學也。○天下萬變。真妄二字。可以盡之。偏蔽者妄也。本體則真也。學所以去偏弊之妄。全本體之真。全則道本性。性純乎天。立人之道。始無愧矣。天地亘古亘今。但有此一箇大道理。則亘古亘今之聖賢。不容更有兩樣學問也。○見獄中或有警擾。呼左右問何事。久而思之。此動心也。身居此地。須要置生死於度外。刀鋸臨之。從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爲學用功處。因思劉元城。鼾睡。是何等胸懷。可謂毅然大丈夫矣。○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卽覺襟懷開洒。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爲。見得義理。必直前爲之。不爲利害所怵。不爲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卻齊王之召。剛毅氣象。今可想見。真可爲獨立不懼者。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別。卽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過。且不可爲。小惡放過。且可爲之。日漸月磨。墮落俗坑。必至變

剛爲柔。剋方爲圓。大善或亦不爲。大惡或亦爲之。因循苟且。可賤可恥。卒以惡終而不知矣。此由辨之不早。持之不固也。書以自戒。○涇野呂先生過某府。太守待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於樓下。太守令止之。曰。當微誦。恐損傷。旣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饑。又戒之曰。當爲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過順德府。太守餞於門外。餞所近府養濟院。先生以饌食一桌。令二吏送院中。謂太守曰。以公佳饌。與無告者共之。願公體我此心。以惠恤鰥寡可也。訥溪周子述以告予。予爲歎息者久之。古人以離羣索居爲深戒。子貢問爲仁。孔子告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使志道君子常得與先生相親焉。獲觀德容。聞至論。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嗚呼。仁人君子之言。其利溥哉。○智者自以爲不足。愚者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以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爲有餘。必無孜孜求進之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入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書之以自勵焉。○平生所爲得失相半。求欲穿過而不可得。幽囚旣久。靜中頗覺省悟。始有向學之心。然殘損餘息。血氣漸減。策勵不前。虛生人世。與草木同腐矣。可媿哉。○早起散步園階。日升東隅。晴空萬里。鳶鳥交飛。不覺襟懷開洒。萬慮皆空。因思曾皙沂水氣象。亦是如此。癸卯歲季冬十三日書。○古人律已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律已甚恕。其責人甚嚴。孜孜爲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學。

夫子答顏淵爲仁之功。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居高位。有高位。的視聽言動。居下位。有下位的視聽言動。處患難。有患難的視聽言動。臨死時。有臨死的視聽言動。道無不在。○予與劉周二公倚圍牆北向坐。一人解於北牆下。相去甚近。二公訝之。曰。何不少避。予曰。此鄭瞞人。旋於宋朝之意。蓋謂我無所聞也。○因置

一輒奠食碗置之未安之處。此心不已。必欲已安然後已。將一個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個無脩工之舟。漂蕩於風波之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是何道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輒之敬慎也。○六月初八日夜初寢。夢一男子長身少鬚。鬚間白。呼爵相拜曰。子王陽明也。數談論。未嘗自言其所學。語未畢。忽警寤。予矍然曰。是何先聖先賢來此以教我乎。或慷慨殺身於此地。如劉忠愍之類者。相與邂逅於夢寐乎。明早當焚香拜謝之。俄而屋脊墜一小輒塊於臥傍。木板上聲震屋中。守者驚起。初九日早晨記。○初九日夜夢一廟中。塑伏羲像。所服甚古。雜以洪荒草服。一人講易十三卦制器尙象之義於廟間之。乃程先生也。聽有儒士二人。予入獄中。四十一月。夢關義勇武王與予遇者三。亦有無言時。亦有數相語時。○連日天雨。獄中木板皆濕。予體弱少食。因思小兒在外。父子五年不能相見。衣食不能相顧。時張道全伍天儔二生。皆在外候予。與小兒同處。數日消息未聞。爲之戚戚。又思素患難。行乎患難。事至於此。皆天命也。當安之。陳少陽歐陽徹二公。未嘗傳贊爲臣。以言語自任而殺其身。况予論思之職。敢不盡臣子一日之心乎。盡此心以求自慊。則或死或生。豈可逆料。予居此四年。選者候予。有言日必錄。予頗聞之。每見未嘗一言相答。有以予不言回報者。必答之。有以其言作予言以回報者。又以不似答之。於是選者窮矣。多以情相告。求予言。以免其咎。且曰。事關於忠義者。願得數語。予應之曰。吾奏章數千言。字字是忠義。句句是忠義。乃以爲非所常言。而深罪之。今若以忠義騰口舌於爾輩之前。是吾羞也。一選者求予有言。情甚切。至予應之曰。予出於無心者。公記去。則予心無愧。若出於有心。是故爲巧語。轉移天聽。以苟免罪難也。予實羞爲。况一有此心。是卽機變之智巧。舉平生而盡棄之。天必誅絕。使卽死於此。其人慘。

然曰公之心如此予再不復求公言矣。○又一邇者告予曰今日好言語上之矣。問之乃太甲篇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又繼之曰我乃自作孽者故罪至於此予應之曰吾爲言官天下事皆所當言住時一疏上爲朝廷下爲蒼生宗廟社稷萬萬年深長之慮豈自作孽者其人默然。○晴川劉公陞工部將之任冢宰羅整菴翁家居劉公辭行整菴贈之以詩旣劉公下獄與予誦之予與緒山錢子皆依韻和之後人傳其詩於整菴處近一士夫來京整菴公語相告曰向日得詩和答以具但欠推敲未可寄去予曰此非欠推敲也元老大臣家食十年未嘗以書簡通權貴乃以一詩交罪人可乎此老可以爲法甲辰年六月十二日記。○癸卯年二月內馬主政拯以事下獄馬十九歲發解廣東二十舉進士任工部主政器度識見人未易及告予曰聞近士夫言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堯舜文王而已堯在位百年萬邦時雍治極當亂之時而子丹朱又不肖堯乃尋一個舜將天下分付與他愈至於治舜在位五十年四方風動亦治極當亂之時其子商均亦不肖舜乃尋一個禹將天下分付與他亦愈至於治文王深仁厚澤延周家之基業至八百年堯舜文王以天自處氣運興衰不在於天而在我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其本事何大哉秦皇剪除六國焚棄詩書掃滅先王之迹而惟任一己之私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漢武承文景之富庶若委任賢俊取法先王則禮樂可興顧以多欲亂政窮兵黷武至於海內虛耗幾致顛覆非有昭宣繼之則漢之天下未可知也若二君之所爲適足覆宗絕祀而已烏在其所謂有本事哉且使人主不法堯舜文王而法秦皇漢武是啓其殺伐之心而欲以亂天下也其所言謬妄亦甚矣馬出獄數月以病卒予甚

悼之。○閒步園中井上日色慘淡光景寂寥。下視井水湛然清澈。因思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爲之感然。○大人以治安之時爲危亂。小人以危亂之時爲治安。皆此人也。有大人之向慕。有小人之向慕。有大人之識度。有小人之識度。有大人之作用。有小人之作用。此天地生物之不齊。教化之施固有要。而以宇宙間事爲己責者。不可不慎也。己巳年九月五日燈下書。

論文

文章以理爲主。以氣爲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爲主。辭氣充盛渾厚。不覺軟弱。是以氣爲輔。須胸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充養之。而此則舉筆造語。皆是胸中流出。其吐辭立論。愈出愈新。而無窮也。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騰匯洩蓄。流轉渾厚。波瀾汪洋。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光燄發揚。照耀灼灼。如日月中天。深谷窮巖之幽。花石草木之微。青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輝。觸之而成色也。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王之士。字欲立。號秦關。陝之藍田人。嘉靖戊午舉於鄉。旣而屏棄帖括。潛心理學。作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床糲食。尙友千古。以爲藍田風俗之美。由於呂氏。今其鄉約具在。乃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灑掃應對。冠婚喪祭。一潤澤其條件。行之惟謹。美俗復興。又謂天下之學術不一。非親證之。不能得其大同。於是赴都門講會。與諸老先生相問難。上闕里謁先師廟。墓低回久之。南行入江右。見章本清鄧潛谷楊止菴。浮浙水而下。至吳興。問許敬菴。學者聞先生至。亦多從之。萬曆庚寅卒於家。年



六十三。祭酒趙用賢疏薦，詔授國子博士。除目下而先生不及見矣。

卷十

姚江學案

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矣。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巳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僞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爲一說邪？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機，則良知已落後著，非不慮之自然，故鄒定宇以爲權論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惡念耳，兩句只只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

動卽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無是無非而不容已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爲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反致彼以無害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教人在致和上著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下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義說而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

浙中十九人

江右二十七人

南中九人

楚中二人

北方七人

粵閩二人

姚江學案一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餘姚人也。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先生攝

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夢神人送兒自雲中至。因命名爲雲。五歲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可惜道破。始改今名。豪邁不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始返。十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宏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逆瑾矯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遣人跡而加害。先生託投水脫去。得至龍場。瑾誅。知廬陵縣。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時虔閩不靖。兵部尙書王瓊特舉先生。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遂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洲頭諸寇。己卯六月。奉敕勸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而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遇於樵舍。三戰俘濠。武宗率師親征。羣小張忠許泰欲縱濠鄱湖。待武宗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集浙江三司。以濠付太監張永。張永者爲武宗親信。羣小之所憚也。命兼江西巡撫。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冢。宰憂。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先生幼夢謁馬伏波廟。題詩於壁。至是。道出祠下。恍如夢中。時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人周積侍病。問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

更無未發。良知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卽得本心。更無假借。淡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爲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爲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卽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言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工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間。所謂絕異。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縱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暗。相去不遠。點出心之所以爲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覩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宏道乎。若理在事物。則是道能宏人矣。告子之外義。豈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何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廷。

許半圭先生璋

許璋字半圭。越之上虞人。純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白袍草履。挾一衾而出。欲訪白沙於嶺南。王司與送之詩云。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至楚見白沙之門人李承箕。留大巖山中者三時。質疑問難。大巖語之以靜坐觀心。曰。拘拘陳編。曰。居敬窮理者。予不然。嚶嚶虛跡。曰。榜花隨柳者。予不然。罔象無形。求長生不死之根者。予不然。先生亦不至嶺南。而返陽明。養病洞中。惟先生與司與數人相對。危坐忘言。冥契陽明。自江右歸越。每訪先生。菜羹麥飯。信宿不厭。先生歿。陽明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先生於天文地理。壬遁孫吳之術。靡不究心。正德中。嘗指乾象謂陽明曰。帝星今在楚矣。已而世宗起於興邸。其占之奇中如此。

王黃鑿先生文轄

王文轄字司輿。號黃鑿。子越之山陰人。七歲時。拾遺金一緡。坐待失者歸之。既長。多病。遂習靜隱居。勵志力行。鄉人咸樂親之。讀書多自得。不牽章句。嘗曰。朱子註說。多不得經意。聞者怪之。惟陽明與之友。莫逆也。陽明將之南嶺。先生語其門人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問其故。曰。吾觸之不動矣。其後先生歿。陽明方講良知之學。時多勸之者。歎曰。安得起王司輿於九原乎。

語錄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答徐成之。○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不消磨刮。若

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能見也。此學困勉之所由異。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向時未見得。向裏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答黃宗賢。原忠。已見後方知難。正爲此。鏡子時時不廢拂拭。在儒釋之辨。明道尙泛調停。至先牛始一刀。驟斷。○僕近時與友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廣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與黃宗賢。誠無爲。便是心髓入微處。良知卽從此發。發者。故謂之立天下之大本。看來。良知猶是第二義也。○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與王純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

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個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先生恢復心體。一齊俱了。真大有功於聖門。與孟子性善之說同。○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矣。答王某。先生既言格致卽中庸明善之功。不離學問思辨行則與朱子之說何異。乃又云格其物之不正以歸於正。則未免自相顛倒。未知孰是。○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幾導引。因事啓沃。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則爲力易而收效溥。○使在我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尙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猶是泥於舊聞。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與陸元靜。○數年切嗟。只得立志辨義理。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卻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義利二字。是學問大關鍵。亦卽是儒釋分途處。○經一厥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著力。一真一切真。與薛尚謙識得第一義。卽遷善改過。皆第一義。○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爲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返觀內省。爲求之於

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試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答羅整庵。整庵有答先生書云。前三物爲物。三後三物爲物。一自相矛盾。要之物一也。而不能不散。而爲兩散。而爲萬。先生之言。自是八面玲瓏。○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心者。其亦可謂窮理乎。與夏敦夫。洙泗淵源。原是如此。得曾子發明。更是樸實頭地。曾子就誠處指點。先生就明處指點。一而已矣。○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也。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答倫彥式。與定性齋相爲表裏。○且



以所見者實體諸心，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答方叔賢。○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與陸元靜。良知之智，實自惻隱之仁來。○妄心者，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也。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則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存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然欲爲此者，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

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景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不同。○病瘡之人。瘡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未發。而遂忘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瘡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君子之所謂敬畏。非有所恐懼憂患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樂。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樂矣。是樂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爲樂之累耶。最足發明宋儒主敬之說。與舒國用○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則是一個。更何思慮得。天理原是寂然不動。原是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如此方與不思善惡之說迥異。答周道通○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只得如此說。若

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先生之見已到八九分，但云性卽是氣，氣卽是性，則合更有商量在。○謹獨卽是致良知，與黃勉之。○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個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如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著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無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個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所謂頭腦是良知二字。○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物理，雖散乎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

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甯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幾。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以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者。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

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通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良知之說。只說得個卽心卽理。卽知卽行。更無別法。○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說缺。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一部禮經。皆如此看。○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自慕於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古今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砒砒美玉。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仁之不肖。蓋亦常陷溺於其間者。幾年。俛俛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勞心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刷。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

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底極乎。只一僞字。是神奸攸伏處。以先生之善變也。經如許鍛鍊。而渣滓未盡。猶然大費力如此。○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答季明德。○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的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答歐陽崇一。○學者往往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不須更說勿助。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瀆水下來。而乃專去添柴放火。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先破裂矣。所謂時時去集義者。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當下便有用功實地。答聶文蔚。致良知。只是存天理之本然。○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來只是一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與馬子華。此是先天的派明道處。○凡人言

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與宗賢○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孟之言也。惡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惡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又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物。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則遂議其支離。不如此。乃後世學者之弊。當時晦庵之自爲。亦豈至是乎。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獨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乃擯放廢斥。若砥礪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豈可

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答徐成之。○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安福諸同志，簡易真切是良知二字，斂手法。

傳習錄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反。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徐愛記。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印合處，奚必晚年定論。○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曰：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自去求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自去求清的道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便是如此。至善本在吾心，類先生恢復。○愛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



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個心去惡。愛曰。古人分知行爲兩。亦是要人見得分曉。一行工夫。做知一行工夫。做行。則工夫始有下落。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仁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知。又說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便不解思惟省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今若知得宗旨。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又立個心去惡。此是先生洞見心體處。既不是。又立個心去好。惡。則決不是。起個意去好。惡。可知。因知意不可以起滅言也。○愛問格物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以心之所發言。意之所在言。物則心有未發之時。卻如何格物。卽請以前好惡之說參之。○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常人不能無私意。

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禮。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既云至善是心之本體。又云知是心之本體。蓋知只是知善知惡。知善知惡正是心之至善處。既謂之良知。決然私意障礙不得。常人亦與聖人同。○問博約。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理的工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此類始皆落落難合。久之不覺手舞足蹈。愚按曰。仁爲先生入室弟子。所記語錄。其言去人欲存天理者不一而足。又曰。至善是心之本體。然未嘗離事物。又曰。卽盡乎天理之極處。則先生心宗教法。居然只是宋儒矩矱。但先生提得頭腦清楚耳。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

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陸澄記。○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被此樹遮覆。下被此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是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滋養得此根。○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人須在事上磨鍊。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先生又說個克己。卽存理去欲之別名。○問上達工夫。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嘗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與其力哉。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理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工夫。○問甯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甯靜時。亦只是氣甯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欲存理。動時念念去欲存理。不管甯靜不甯靜。若靠著甯靜。不惟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甯靜。以甯靜爲主。未必能循理。○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唐謂間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

及便是私。○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天理私欲終不自見。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纔能到。今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開講何益。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以前氣象。何如。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只爲本無前後際故也。先生頗主程子說。○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何等氣象。曰。如明鏡全體瑩徹。無纖塵點染。曰。當其已發。或著在好色好利好名上。方見偏倚。若未發時。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平日美色名利之心。原未嘗無。病根不除。則暫時潛伏。偏倚仍在。須是平日私心蕩除潔淨。廓然純乎天理。方可謂中。○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此是先生定論。先生他日每言意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云云。余竊轉一語曰。意不在於事親時。是恁物。先生又曰。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云云。先生既以良知二字。冒天下之道。安得有正修工夫。只因將意字看作

已發故工夫不盡。又要正心。又要修身。滋是已發。心是未發。身又是已發。先生每譏宋儒支離而窮蹈之。千載而下。每欲起先生於九原。質之而無從也。○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問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自有漸。惟其有漸。所以必有發端處。惟有發端處。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於木。其始抽芽。便是生意發端處。然後有幹有枝葉。父子兄弟之愛。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如木之有幹有枝葉也。墨氏將父子兄弟與途人一例。便沒了發端處。安能生生。安能謂之仁。只此便可勘佛氏之學。○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情欲之私不染。似無私心。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成就他一個私己的心。○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猶鍊金而求其足色耳。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做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而乃妄希分兩。錫鉛銅鐵。雜然投之。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及其梢末。無復有金矣。薛侃曰。○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看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曰。然則無善無惡。

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上。便一切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此之謂不動於氣。曰草旣非惡。是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者意見。草若有礙。理亦宜去矣。曰如此又是作惡作好。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著一分意思。卽是不曾好惡一般。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先生之言。自是端的。與天全證道之說迥異。○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醒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非大本達道也。○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何如。曰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心非無動靜可言。必不得已。可說動可以見體。靜可以見用。○梁日平問主一。曰一者天理。主一是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逐物。無事時便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於此用功。便是端木澄源。便是立誠。若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工夫。便支離。旣戒懼卽是知已。曰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之念。無時可忽。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曠。便已流入惡念。戒懼不是念。可謂是思。思只在思誠。思是心之本

官思而動於欲爲念，故念當除，而思不可除。後人專喜言無思，至於念則以爲是心之妙用，不可除，是倒  
置了他，只要除理障耳。○蔡希淵問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先生從舊  
本誠意反在格物之前矣。曰：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工夫。只在格致，若以誠意  
爲主，去用格致工夫，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  
蕩蕩都無著落處，須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身心上來，終沒根源。且既須敬字，緣何孔門倒將最要緊的  
落了，直待千餘年後人添補，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此學問大頭腦，於此不察，真是千里之謬。  
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總是一般。先生  
疏大學惟此段最端的無病，明德只是個誠意，若意字看得分曉，不必說正心，更有工夫矣。○九川問  
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覺內外打不成一片。曰：  
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講學時專一，卽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  
貫，何須更起念頭，須在事上磨鍊，工夫得力，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何須更起念頭，是聖學入微真消息。他日卽曰實無無念時，只是要正念，如講論時，便起不得在內照管  
的念，則講論時不知又可起得個事親的意否。○問近來工夫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處。曰：只是致知。  
曰：如何致知。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你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  
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便是致知的實功。先生每以念字與意字合  
說，恐念與意終有別。○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

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埋沒。此是獨體正當處。被先生一口打併出。○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曰。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因指天以示之曰。如面前所見是昭昭之天。四外所見亦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牆壁遮蔽。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牆壁。總是一個天矣。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黃直記。○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隨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此是先生漸教頓不廢漸。○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令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做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如此說知行合一。真是絲絲見血。先生之學真切。乃爾。後人何曾會得。○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得知。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得知。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



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說名物象數也。括出天理二字。先生之學，自是勺水不漏。○問儒者夜氣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卻一般。此時何所分別？曰：動靜只是一個。那夜氣空空靜靜，天理在中，即是應事接物的心。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天理。便是夜氣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是莫掩矣。天理二字，是儒門得分家處。釋氏空之，雖靜時也，做不得主。○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佛氏不著相，其實著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著相，便須逃避。吾儒有個父了，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先生於佛氏一言而內外夾攻，更無剩義。○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但一種科目意思索引而來，何以免此？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且如讀書時，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又舉天理二字，如此方真是讀書。亦便是真格物處。朱子以讀書爲格物窮理之要，與先生語不無差別。○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曾用功夫，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模樣，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只要常常做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毀譽榮辱，久久自然有得力處。○言立志曰：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

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錢謙洪記。○吾昔居滌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語端的。良知發而常斂。便是獨體真消息。若一向在發用處求良知。便入情識窠臼去。然先生指點人處。都在發用上說。只要人知是知非上。轉個爲善去惡路頭。正是良工苦心也。○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是辨三教異同。大頭腦處。可見惟吾儒方擔得虛無二字起。二氏不與也。○問釋氏亦務養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工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作幻相。與世間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世間豈有離事之心。佛氏一差。故百差。今謂佛氏心不差。而事差。便是調停之說。○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

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告子只要此心不動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只爲性體原是萬物一源。故如人參。溫能補人。便是遇父子而知親。大黃苦能瀉火。便是遇君臣而知義。如何無良知。又如人參能退邪火。便是遇君臣而知義。大黃能順陰氣。便是遇父子而知親。○問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曰。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顛沛患難之際。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這條理。便謂之信。既是自然的條理。則不如此。便自勉然的。更何條理。所以佛氏一切胡亂。只得粉碎虛空。歸之儻侗。○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獨知原是如此。○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大徹大悟。環又爲先生轉一語曰。先生言致良知以格物。便是先天而天帶。

遠先生言格物以致其良知便是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人生一時。離不得七情。七情即良知之魄。若謂良知在七情之外。則七情又從何處來。○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箇其流必歸於文過。直須向前一步。○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良知無過不及。知得過不及的。是良知。○慈湖不爲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見上了。○門人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願意思。在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纔做得個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掠言也。讀此方知先生晚年真面目。我輩如何容易打過關捩子也。然向後正大有事在。所謂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者。此正是吾良知心知處。○有言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掃應對。曰。洒掃應對就是物。童子良知只到此。只教去洒掃應對。便是致他這一點良知。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地良知處。故雖遨嬉。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我這裏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問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云心即理。曰。在物爲理。在

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是也。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卽理。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慕悅其所爲。要求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於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卽理。要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取於義。便是王道之真。○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性初時。善原是一的。但剛者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者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自相遠了。黃以方記。此是先生道性善處。○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論學。德洪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無善惡。但人有習於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是復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盡。本體亦明淨了。汝中之見。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旣而曰。已後講學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

物。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王畿天泉證道記。先生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若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來。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起。無乃語語斷流絕港乎。怪哉。四無之論。先生當於何處作答。卻又有上根下根之說。謂教上根人。只在心上用功夫。下根人。只在意上用功夫。又豈大學八目一貫之旨。又曰其次且教在意念上。著實用爲善去惡功夫。久之心體自明。蒙謂纔著念時。便非本體。人若只在念起念滅上用功夫。一世合不上本體。所謂南轅而北轍也。先生解大學於意字原看不清楚。所以於四條自處。未免架屋疊床。至此及門之士。一再尋之。益失本色矣。先生他日有言曰。心意知物。只是一事。此是定論。既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蒙因爲龍谿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

卷十一

浙中王門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

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積水耳。然一時之盛。吾越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若山陰范璣。字廷潤。號栗齋。初師王司與許半圭。其後卒業於陽明。博考羣經。恍然有悟。以爲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不以關懷。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敘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測也。餘姚管州字子行。號石屏。官兵部司務。每當入直。諷詠抑揚。司馬怪之。邊警至。司馬章皇。石屏曰。古人度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賢路。司馬謾爲好語。謝之。以京察歸大洲。有宿四祖山詩。四子堂堂特地來。謂蔡白石沈古林龍溪石屏也。范引年號半野。講學於青田。從遊者頗衆。夏醇字惟初。號復吾。以鄉舉。卒官思明府同知。魏莊渠主天根天機之說。復吾曰。指其辭爲天根。動爲天機。則可。若以靜養天根。動察天機。是歧動靜而二之。非所以語性也。柴鳳字後愚。主教天真書院。衢嚴之士多從之。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歷官右副都御史。以傳習錄爲規範。董天真之役。聞人銓字邦正。號北江。與緒山定文錄。刻之行世。卽以寒宗而論。黃驥字德良。尤西川紀其言陽明事。黃文煥號吳南。開州學正。陽明使其子受業。有東閣私抄。記其所聞。黃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欽州守。黃元釜。號丁山。黃夔。字子韶。號後川。皆篤實光明。墨守師說。以此推之。當時好修一世澤沒者。可勝道哉。

###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堯

###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黃久庵先生綰

布衣董蘿石先生灑附子毅

主事陸元靜先生澄

司寇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大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忞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浙中王門學案一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正德三年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歸而省親。明年五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一。緒山傳云：兵部及告疾歸，皆非。先生爲海日公之壻，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卽北面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鄧元錫皇明書云：自龍場歸，受學非。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者在疑信之間，先生爲之騎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曰：曰仁，吾之顏淵也。先生嘗遊衡山，夢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異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之慟。先生雖死，陽明每在講席，未嘗不念之。醉答之頃，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歎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問斯言乎？乃率諸弟子之其墓所，酌酒而告之。先生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陽明自居夷以後，其教再變。南中之時，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先生記傳習初卷，皆是南中所聞。其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之提，不始於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爲宗旨耳。是故陽明之學，先生爲得其真。聶雙江云：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編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蓋未嘗不太息於先

生云。

文集

吾師之教謂人之心有體有用。猶之水木有根源。有枝葉流派。學則如培澆澆。故木水在培澆。其根澆。疏其源。根盛源深。則枝流自然茂且長。故學莫要於收放心。涵養省察。克治是也。卽培澆其根源也。讀書玩理。皆所以澆疏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學者先須辨此。卽是辨義利之分。既能知所決擇。則在立志堅定。以趨之而已。答鄒思抑。○學者大患在於好名。今之稱好名者。類舉富貴誇耀。以爲言。抑末矣。凡其意有爲而爲。雖其跡在孝弟忠信禮義。猶其好名也。猶其私也。古之學者。其立心之始。卽務去此。而以全吾性命之理爲心。當其無事。以勿忘勿助而養吾公平正大之體。勿先事落此谿徑。故謂之存養。及其感應而察識。其有無。故謂之省察。察知其有此而務決去之。勿苦其難。故謂之克治。專事乎此。而不以息心間之。故謂之不息。去之盡而純。故謂之天德。推之純而達。故謂之王道。送甘欽來。○夫人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諸彼。則伎心生焉。伎心好勝之類也。凡天下計較忌妒驕淫。狠傲攘奪暴戾之惡。皆從之矣。吾之私。得以藉諸彼。則求心生焉。求心好屈之類也。凡天下阿比諂佞。柔懦燕溺。污辱咒詛之惡。皆從之矣。二私交於中。則我所以爲應感之地者。非公平正大之體矣。以此之機。而應物之感。其有能乎宜否也。宜齊序。○古人謂未知學。須求有個用力處。既用力。須求有個得力處。今以康齋之勇。殷勤辛苦。不替七十年。然未見其大成。則疑其於得力處有未至。白沙之風。使人有吾與點也之意。然未流涉曠。則疑其於用力處有缺。夫有體斯有用。

有終必有始。將以康齋之踐履爲體爲始耶。將以白沙之造詣爲用爲終耶。是體用始終歧爲二也。世固有謂某有體無用。有用無體者。僕竊不然。必求二公之所以蔽者而會歸之。此正關要所係。必透此方有下手處也。答王承吉。○巖形方外高幾百丈。內石骨空虛圓洞徹天地。端若立飯。二洞門。自東門入。初見西露微光。若觀月自牖生。行漸入。光漸長。至門內。限光半當上弦。循至正中。光乃圓。月在望。西出門。光微以隱。若月自望至晦。巖以月名。本此濂溪自幼日遊其間。因悟太極之理。月巖記。○予始學於先生。惟循跡而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違。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旣乃恍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爲大惡。則以爲如是終身可見矣。而坦坦然適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與憂復作也。通世之痼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欲以爲姑毋攻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孰知二者之賊。素奪其宮。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絕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免以虛見。且自誣也。贈薛尚謙。

###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竟

####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正德丁卯。徐橫山蔡我齋朱白浦三先生。舉於鄉。別文成而北。文成言徐曰。仁之溫恭。蔡希淵之深潛。朱守中之明敏。皆予所不逮。蓋三先生皆以丁卯來學。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癸酉。三先生從文成遊四明山。我齋自永樂寺返。白浦自如溪返。橫山則同入雪竇。春風沂水之樂。真一時之盛事也。橫山爲弟

子之首。遂以兩先生次之。蔡宗堯字希淵。號我齋。山陰之白洋人。鄉書十年而取進士。留爲庶吉士。不可以教授奉母。孤介不爲當道所喜。輒棄去。文成以爲歸計良是。而傷於急迫。再過二三月。托病行。則形迹泯然。獨爲君子。而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之心也。已教授蕭田。復不爲當道所喜。文成戒之曰。區區往謫龍場。橫逆之加日至。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磨之地。其時乃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希淵省克精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移教南康。入爲太學。助教南考功。陞西川督學僉事。林見素謂先生中有餘養。祇見外者之輕。故能壁立千仞。朱節字守中。號白浦。亦白洋人。舉進士。官御史。以天下爲己任。文成謂之曰。德業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聘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巡按山東。流賊之亂。勤事而卒。贈光祿少卿。先生嘗言平生於愛衆親仁二語得力。然親仁必從愛衆得來。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錢得洪字洪甫。號緒山。浙之餘姚人。玉文成平濠歸越。先生與同邑范引年。管州鄭寅。柴鳳。徐珣。吳仁。數十人。會於中天閣。同稟學焉。明年舉於鄉。時四方之士來學於越者甚衆。先生與龍溪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文成。一時稱爲教授師。嘉靖五年。舉於南宮。不廷試而歸。文成征思田。先生與龍溪居守越中書院。七年。奔文成之喪。至於貴溪。問喪服。邵竹峯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禮也。先生曰。吾夫子沒於道路。無主喪者。弟子不可以無服。然某也有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矣。築室於場。以終心制。十一年。始赴廷試。出爲蘇學教授。丁內艱。服闋。補國子監丞。尋陞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署陝西司事。上夜遊西山。召武定侯郭助不至。給事中高時勅之下。助錦衣獄。轉送刑部。助驕恣不法。舉朝恨之。皆欲坐以

不軌。先生據法以違勅十罪論死。再上不報。舉朝以上之不報。因按輕也。劾先生不明律法。上以先生爲故入。故不報。遂因劾下先生於獄。蓋上之寵勛未衰。特因事稍折之。與廷臣之意故相左也。先生身嬰三木。與侍御楊斛山都督趙白樓講易不輟。勛死始得出獄。九廟成。詔復冠帶。穆宗朝。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萬歷初。復進階一級。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與地皆有講舍。先生與龍溪迭捧珠盤。年七十。作頤閒疏告四方。始不出遊。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九。陽明致良知之學。發於晚年。其初以靜坐澄心訓學者。學者多有喜靜惡動之弊。知本流行。故提掇未免過重。然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謹獨即是致良知。則亦未嘗不以收斂爲主也。故鄒東廓之戒懼。羅念庵之主靜。此固陽明之真傳也。先生與龍溪親炙陽明最久。習聞其過重之言。龍溪謂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先生謂未發竟從何處覓。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是兩先生之良知俱以見在知覺而言。於聖賢疑聚處。盡與掃除。在師門之旨。不能無毫釐之差。龍溪從見在悟其變動不居之體。先生只於事物上實心磨鍊。故先生之徹悟。不如龍溪。龍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龍溪竟入於禪。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龍溪懸崖撒手。非師門宗旨所可繫縛。先生則把纜放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耳。念庵曰。緒山之學。數變其始也。有見於爲善去惡者。以爲致良知也。已而曰。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爲有而爲之。而又去之。已又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滑也。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卽吾所知以爲善者而行之。以爲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爲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得爲也。又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夫子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

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吾者常一矣。按先生之無動。卽茲湖之不起意也。不起意。非未發乎。然則謂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者。非先生之末後語矣。

會語

天地間只此靈竅。在造化統體而言。謂之鬼神。在人身而言。謂之良知。惟是靈竅至微不可見。至著不可掩。使此心精凝純固。常如對越神明之時。則真機活潑。上下昭格。何可掩得。若一念厭斲。卽恍惚散漫矣。○戒懼卽是良知。覺得多此戒懼。只是工夫生。久則本體工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思慮是人心生機。無一息可停。但此心主宰常定。思慮所發。自有條理。造化只是主宰常定。故四時日月往來自不紛亂。○充塞天地間。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虛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時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與萬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此知運行萬古。有定體。故曰太極。原無聲臭可卽。故曰無極。太極之運無迹。而陰陽之行有漸。故自一生二。二生四。生八。以至庶物露生。極其萬而無窮焉。是順其往而數之。故曰數往者順。自萬物推本太極。以至於無極。逆其所從來而知之。故曰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蓋示人以無聲無臭之源也。○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與孟子言性善亦不甚遠。告子只先見定一個性體。元來不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白我白。隨手應去。不失其宜。便了。於吾性體。澹然無所關涉。自謂既不失內。又不失外。已是聖門全體之學。殊不知先著性體之見。將心與言氣。分作三路。遂成內外二截。微顯兩用。而於一切感應。俱入無情。非徒無益。反鑿其原矣。孟子工夫。不論心之動不動。念念精義。使動必以義。無歉於心。自然俯仰無虧。充塞無間。是之謂浩然之氣。告

子見性在內，一切無動於外，取效若速，是以見爲主，終非不動之根。孟子集義之久，而後行無不得，取效若遲，乃直從原不動處用功，不求不動，而自無不動矣。○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便功利嗜好，技能聞見，一切意必固我，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卻至善本體，始不得止，須將此等習心，一切放下，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聖人於紛紛交錯之中，而指其不動之真體，良知是也，是知也，雖萬感紛紜，而是非不昧，雖衆欲交錯，而清明在躬，至變而無方，至神而無迹者，良知之體也。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住，其有住則卽爲太虛之礙矣。人心感應，無時不有，而無一時之住，其有住則卽爲虛靈之障矣。故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一著於有心，卽不得其正矣。故正心之功不在他求，只在誠意之中，體當本體明徹，止於至善而已矣。○除卻好惡，更有甚心體，除卻元亨利貞，更於何處覓太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此時刻良心未泯，然其端甚微，故謂之幾希。今人認平旦之氣，只認虛明光景，所以無用功處，認得時，種種皆實際矣。○春夏秋冬，在天道者，無一刻停，喜怒哀樂，在人心者，亦無一時息，千感萬應，莫知端倪，此體寂然，未嘗染著於物，雖曰發而實無所發也，所以旣謂之中，又謂之和，實非有兩截事。致中和工夫，全在慎獨，所謂隱微顯見，已是指出中和本體，故慎獨卽是致中和。○只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情，便是徇人忘己。○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不動，不是了，聖賢只是正己而物自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尋物來照。○問戒懼之功，不能無有事無事之分，自知得良知，是一個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真性流形，莫非自然，稍一起意，卽如太虛中忽作

雲翳。此不起意之教。不爲不盡。但質美者習累未深。一與指示全體廓然。習累既深之人。不指誠意實功。而一切禁其起意。是又使人以意見承也。久假不歸。卽認意見作本體。欲根竊發。復以意見蓋之。終日兀兀守此虛見。而於人情物理。常若有二。將流行活潑之真機。反養成一種不恰不俐之心也。慈湖欲人領悟太速。遂將洗心正心。懲忿窒慾等語。俱謂非聖人之言。是特以宗廟百官爲到家之人。指說而不知在道之人。尙涉程途也。○去惡必窮。其根爲善不居。其有格物之則也。然非究極本體止於至善之學也。善惡之機。縱其生滅相尋。於無窮。是藏其根而惡其萌蘖之生。濁其源而辨其末流之清也。是以知善知惡爲知之極。而不知良知之體。本無善惡也。有爲有去之爲功。而不知究極本體。施功於無爲。乃真功也。正念無念。正念之念。本體常寂。纔涉私邪。憧憧紛擾矣。○問胸中擾擾。必猛加澄定。方得漸清。曰。此是見上轉有事時。此知著在事上。事過。此知又著在虛上。動靜二見。不得成片。若透得此心。徹底無欲。雖終日應酬百務。本體上如何加得一毫事。了卽休。一過無迹。本體上又何減得一毫。○問致知存乎心悟。曰。靈通妙覺。不離於人倫事物之中。在人實體。而得之耳。是之爲心悟。世之學者。謂斯道神奇祕密。藏機隱竅。使人渺茫恍惚。無入頭處。固非真性之悟。若一聞良知。遂影響承受。不思極深研幾。以究透真體。是又得爲心悟乎。○良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睹不聞而入。但纔說不睹不聞。卽著不睹不聞之見矣。今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使是是非非。無容毫髮欺蔽。○致知之功。在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除卻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耳。○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自失卻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羣妄自消。○先師在越。甘泉官留都。移書辨正良知天理同異。先師不答。曰。此



須合併數月。無意中因事指發。必有沛然融釋處耳。若恃筆札。徒起爭端。先師起征思田。沒於南安。終不得對語。以究大同之旨。此亦千古遺恨也。予於戊申年冬。乞先君墓銘。往見公於增城。公曰。良知不由學慮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今遊先生之門者。皆曰。良知無事學慮。任其意智而爲之。其知已入不良。莫之覺矣。猶可謂之良知乎。所謂致知者。推極本然之知。功至密也。今遊先生門者。乃云。只依良知。無非至道。而致之之功。全不言及。至有縱情恣肆。尙自信爲良知者。立教本旨。果如是乎。予起而謝曰。公之教是也。公請予言。予曰。公勿助勿忘之訓。可謂苦心。曰。云何苦心。曰。道體自然。無容強索。今欲矜持操執以求。必得則本體之上。無容有加。加此一念。病於助矣。然欲全體放下。若見自然。久之則又疑於忘焉。今之工夫。旣不助。又不忘。常見此體。參前倚衡。活潑呈露。此正天然自得之機也。蓋欲揭此體以示人。誠難著辭。故曰。苦心。公乃瞿然顧予曰。吾子相別十年。猶如常聚一堂。予又曰。昔先師別公詩。有無欲見真體。忘助當非功之句。當時疑之。助可言功。忘亦可言功乎。及求見此體不得。注目所視。傾耳所聽。心心相持。不勝束縛。或時少舒。反覺視明聽聰。中無罣礙。乃疑忘可以得道。及久之。散漫無歸。漸淪於不知矣。是助固非功。忘亦未可爲功也。無欲真體。乃見。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活潑潑地。非真無欲。何以臻此。公慨然謂諸友曰。我輩朋友。誰肯究心。及此。蔣道林。示時習講義。公曰。後世學問。不在性情上求。終身勞苦。不知所學何事。比如作一詩。只見性情。不見詩。是爲好詩。作一文字。只見性情。不見文字。是爲好文字。若不是性情上學。疲神瘁思。終身無得。安得悅樂。又安得無愠。○人只有一道心。天命流行。不動纖毫聲臭。是之爲微。纔動聲臭。便雜以人矣。然其中有多少不安處。故曰。危。人要爲惡。只可言自欺。良知本來無惡。○學者工

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或可苟同於俗否。或可欺人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昔者吾師之立教也。揭誠意爲大學之要。指致知格物爲誠意之功。門弟子聞言之下。皆得入門用力之地。用功勤者。究極此知之體。使天則流行。纖翳無作。千感萬應。而真體常寂。此誠意之極功。故誠意之功。自初學用之。卽得入手。自聖人用之。精詣無盡。吾師旣沒。吾黨病學者。善惡之機。生滅不已。乃於本體提揭過重。聞者遂謂誠意不足以盡道。必先有悟。而意自不生。格物非所以言功。必先歸寂。而物自化。遂相與虛憶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則之常。執禮以求寂。而無有乎圓神活潑之機。希高凌節。影響謬戾。而吾師平易切實之旨。雍而弗宣。師云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是止至善也者。未嘗離誠意而得也。言止則不必言寂。而寂在其中。言至善則不必言悟。而悟在其中。然皆必本於誠意焉。何也。蓋心無體。心上不可以言功也。應感起物。而好惡形焉。於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誠意之功極。則體自寂。而應自順。初學以至成德。徹始徹終。無二功也。是故不事誠意而求寂與悟。是不入門而思見宗廟百官也。知寂與悟而不示人以誠意之功。是欲人見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皆非融釋於道者也。○至純而無雜者。性之本體也。兢兢恐恐有事勿忘者。復性之功也。有事勿忘而不見真體之活潑焉。強制之勞也。恍見本體。而不加有事之功焉。虛狂之見也。故有事非功也。性之不容自己也。活潑非見也。性之不加一物也。○心之本體。純粹無雜。至善也。良知者。至善之著察也。良知卽至善也。心無體。以知爲體。無知卽無心也。知無體。以感應之是非爲體。無是非。卽無知也。意也者。以言乎其感應也。物也者。以言乎其感應之事也。而知則主

宰乎事物是非之則也。意有動靜。此知之體。不因意之動靜有明暗也。物有去來。此知之體。不因物之去來爲有無也。性體流行。自然無息。通晝夜之道而知也。心之神明。本無方體。欲放則放。欲止則止。放可能也。止亦可能也。然皆非本體之自然也。何也。意見使之也。君子之學。必事於無欲。無欲則不必言止。而心不動。○毋求諸已放之心。求諸心之未放焉爾已。夫心之體。性也。性不可離。又烏得而放也。放之云者。馳於物焉已爾。

論學書

良知天理。原非二義。以心之靈虛昭察而言。謂之知。以心之文理條析而言。謂之理。靈虛昭察。無事學慮。自然而然。故謂之良。文理條析。無事學慮。自然而然。故謂之天然。曰靈虛昭察。則所謂昭察者。卽文理條析之謂也。靈虛昭察之中。而條理不著。固非所以爲良知。而靈虛昭察之中。復求所謂條理。則亦非所謂天理矣。今日良知不用天理。則知爲空知。是疑以虛玄空寂視良知。而又似以襲取外索爲天理矣。恐非兩家立言之旨也。上甘泉。○久菴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初若未以爲然。細自磨勘。始知自懼。日來論本體處。說得十分清脫。及徵之行事。疎略處甚多。此便是學問落空處。譬之草木。生意在中。發在枝幹上。是自可見。覆王龍溪。○人生與世情相感。如魚遊於水。隨處逼塞。更無空隙處。波蕩亦從自心起。此心無所牽累。雖日與人情事變相接。真如自在。順應無滯。更無波蕩可動。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若此心不免留戀物情。雖兀坐虛齋。不露風線。而百念自來熬煎。無容逃避。今之學者。纔遇事來。便苦攪擾。便思靜處。及到靜處。胸中攪擾猶昔。此正不思動與不動。只在自心。不在事上。揀擇致知格物工夫。只須於事上識取。

本心可見。心事非二。內外兩忘。非離卻事物。又有學問可言也。答傅少崖。○吾心本與民物同體。此是位育之根。除卻應酬。更無本體。失卻本體。便非應酬。苟於應酬之中。隨事隨地。不失此體。眼前大地。何處非黃金。若厭卻應酬。必欲去覓山中。養成一個枯寂。恐以黃金反混作頑鐵矣。龍溪。○龍溪之見。伶俐直截。泥工夫於生滅者。聞其言。自當省發。但渠於見上。覺有著處。開口論說。千轉百折。不出己意。便覺於人言。尚有漏落耳。執事之著。多在過思。過思則想像亦足以蔽道。與季彭山。○親蹈生死真境。身世盡空。獨留一念。焚魂耿耿。中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爲我設此法象。示我以本來真性。不容絲髮掛帶。平時一種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爲不足害道。由今觀之一塵。可以矐目。一指可以障天。誠可懼也。噫。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吾不知增益者何物。滅削則已盡矣。獄中寄龍溪。○夫鏡物也。故斑垢駁雜得積於上。而可以先加磨去之功。吾心良知。虛靈也。虛靈非物也。非物。則斑垢駁雜停於吾心何所。則磨之之功。又於何所乎。今所指吾心之斑垢駁雜者。非氣拘物蔽而言乎。既曰氣拘曰物蔽。則吾心之斑垢駁雜。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後有也。既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後有。而今之致知也。則將於未涉人情事物之感之前。而先加致之功。則夫所謂致之之功者。又將何所施耶。答聶雙江。○人爲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矣。又爲無善無惡之說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聰之不可先有乎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

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也。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皆知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耶？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赤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觀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於乍見之後，已汨入於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乍見之初心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於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是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爲先有乎善者立言也。因時設法，不得已之辭焉耳。復楊斛山○龍溪學日平實，每於毀譽繁冗中，益見奮惕弟向與意見不同，雖承老師遺命，相取爲益，終與入處異路。未見能渾接一體，歸來屢經多故，不肯始能純信本心。龍溪亦於事上肯自磨滌，自此正相當，能不出露頭面，以道自任，而毀譽之言，亦從此入。舊習未化，時出時入，容或有之。然其大頭放倒如羣情所疑，非真信，此心千古不二。其誰與辨之？與強淨峯○格物之學，實良知見在功夫。先儒所謂過去未來，徒放心耳。見在功夫，時行時止，時默時語，念念精明，毫釐不放。此卽行著習察實地格物之功也。於此體當切實，著衣喫飯，卽是盡心至命之功。與陳兩湖○先師曰：無善無惡心之體，雙江卽謂良知本無善惡，未發寂然之體也。養此則物自格矣。今隨其感物之際，而後加格物之功，是迷其體以索用，濁其源以澄流。功夫已落第二義，論則善矣，殊不知未發寂然之體，未嘗離家國天下之感，而別有一物在其中也。卽家國天下之感之中，而未發寂然者在焉耳。此格物爲致知之實功，通寂感體用而無間，盡性

之學也。復周羅山○人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此先師之言，爲註中庸者說也。註中庸者謂未發之中，人皆有之。至發時而後有不中節，曰此未知未發之中也。未發之中，譬若鏡體之明，豈有鏡體既明，而又有照物不當者乎？此言未爲不確，然實未嘗使學者先求未發之中而養之也。未發之中，竟從何處覓耶？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久之則養成一種枯寂之病，認虛景爲實，得擬知見爲性，真誠可慨也。故學者初入手時，良知不能無間，善惡念頭雜發難制，或防之於未發之前，或制之於臨發之際，或悔改於既發之後，皆實功也。由是而入微，雖聖人之知幾，亦只此工夫。復何吉陽○覺卽是善，不覺卽是利，雞鳴而醒，目卽見物，耳卽聽物，心思卽思物，無人不然，但主宰不精，恍忽因應，若有若無，故遇觸卽動物，過卽留，雖已覺興，猶爲夢畫，見性之人，真機明察，一醒卽覺，少過不及，覺早反誦，明透之人，無醒無覺，天則自著，故耳目聰明，心思睿知，於遇無觸於物無滯，善利之辨，此爲未知學者分辨界頭，良知既得，又何擬議於想像之間乎？與寧國諸友○古人以無欲言微道心者，無欲之心也，研幾之功，只一無欲，而真體自著，更不於念上作有無之見也。答念善○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答念善○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師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投水石於烈焰之中，一時解化，纖滓不留，此亦千古之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韻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答念善。

# 明儒學案

## 卷十二

### 浙中王門學案二

#### 郡中王龍谿先生畿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谿，浙之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嘉靖癸未下第，歸而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爲子榮也。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會試，時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豈吾與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徧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日親。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嚴灘而別。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試，聞之，奔喪至廣信，斬衰以畢葬事。而後心喪壬辰，始廷對，授南京職方主事，尋以病歸。起原官，稍遷至武選郎中。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制，僞學小人黨同妄薦，謫賢外任。先生亦再疏乞休，予告歸。年當考察，南考功，辭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遂填察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爲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曆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天泉證道紀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之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爲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

善無惡相與質之陽明。陽明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爲善去惡工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歸於四無。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唯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體旣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工夫旣妄。安得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之耳。然先生他日答吳悟齋云：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此其說已不能歸一矣。以四無論之。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日從心上立根。是可以無事乎。意矣。而意上立根者。爲中下人而設。將大學有此兩樣工夫。歟。抑祇爲中下人立教乎。先生謂良知原是無中生有。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當下現成。不假功夫。修證而後得。致良知原爲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荆川謂先生篤於自信。不爲行迹之防。包荒爲大。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議先生者。不一而足。夫良知旣爲知覺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功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不得不近於禪。流行卽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依爲權法。是不得不近於老。雖云真性流行。自見天則。而於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



往而在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谿，以爲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濶，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

語錄

今人講學以神明爲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爲極麁，人面前不肯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意見益極，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生機了不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淨盡，乃見定力。○朋友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功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功夫便覺散緩，此是分內外。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雖終日變化云爲，莫非本體之周流矣。以上冲元會紀。○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梅執甫問答。○致良知只是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如明鏡當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雜揚明語。○有所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復陽堂會語。○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從意生，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世情嗜欲自無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簡省力。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雜，致知功夫轉覺繁難。顏子先天之學也，原憲後天之學也。○古者教人，只言寡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於欲，便與靜坐一般。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卻見在

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乾元用九。是和而不倡之義。吾人之學。切忌起爐作竈。惟知和而不倡。應機而動。故曰乃見天則。有凶有咎。皆起於倡。以上三山語。○良知宗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儒子而惻隱。見噍躠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擄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卽得之。之因。所得卽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務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也已。○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謂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須知涓流卽是滄海。拳石卽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不由積累而成者也。○立志不真。故用功未竟。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爲本來生生真命脈。此志旣真。功夫方有商量處。斗山會語。○先師講學山中。一人資性警敏。先生漫然視

之屢問而不答。一人不顧非毀。見惡於鄉黨。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某疑而問焉。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棄。使不開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爲惡不可復悛矣。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一時狂心銷退不下。今既知悔。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辨。此待兩人所以異也。休寧會語。念菴謂世間無有見成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虛見附和之輩。未爲不可。若必以見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證。而後可得。則未免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松原晤語。○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觶。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卻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聾且瞶者。幾希。宛陵會語。○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卽是安排。○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此也。一念之微。只在慎獨。○人心只有是非。是非不出好惡兩端。忿與慾只好惡上略過些子。其幾甚微。慾忿窒慾。復其是非之本心。是合本體的功夫。○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

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古人說凝命凝道。真機透露卽是疑。若真心透露。未有個疑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之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致良知是從生機入手。乃是見性之學。不落禪定。○問閒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從真機上用功。自無此病。○常念天下無非省多少。忿戾。○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是曲成之學。○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真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立心要虛。惟虛集道。常使胸中豁豁無些子積滯。方是學。張子太和篇。尙未免認氣爲道。若以清虛一大爲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問應物了卽一返照。何如。曰。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卽照。何更索照。○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然往來。不失常度。便是存之之法。水西會語。○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灑。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武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灑之機。非有加也。答汪南明。○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爲要。一者無欲也。則靜虛動直。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一念空寂。而未嘗靜也。答吳中淮。○良知是天然之靈機。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爲。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豐城答問。○劉獬泉曰。人之生。有性有命。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出頭。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運化。常知不落念。所以立體也。常運不成念。所以致用也。二者不可相離。必兼修而後可爲學。先生

曰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卽是主宰。卽是流行。故致知功夫。只有一處用。若說要出頭運化。要不落念。不成念。如此分疏。卽是二用。二卽支離。到底不能歸一。○知者心之本體。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本明。不須假借。隨感而應。莫非自然。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遜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易簡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於外。動於榮辱。則以毀譽爲是非。揚於利害。則以得失爲是非。攙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難。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

答林退齋。○耿楚侗曰。陽明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脈。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個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脈。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不得不嚴爲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義。非義則仁無由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脈。晉梁而下。佛老之教。淫於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爲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脈。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心理分爲兩事。故陽明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於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脈。皆是因時立教。先生曰。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卽是仁。知之斷制處。卽是義。知之節文處。卽是禮。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著。尤爲簡易。○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渺。莫不皆然。如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

功自不容已矣。○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妄動。便是著靜。均之爲不得所養。以上東遊會講。○當下本體。如空中鳥跡。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識他。於此得個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著纖毫力中。大著力處也。○近溪之學。已得其大轉機。亦卽自謂無所滯矣。然尙未離見在。雖云全體放下。亦從見上承當過。若到毀譽利害真境相逼。尙未免有動。他卻將動處。亦把作真性籠罩過去。認做煩惱。卽菩提。與吾儒盡精微。時時緝熙。功夫尙隔一塵。○良知一點虛明。便是作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爲旦晷枯亡。便是致知。蓋聖學原是無中生有。顏子從裏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假如不忍。殼棘。忱惕。入井。不屑。嘔蹴。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不忍。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忱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窺孔孟宗傳之旨矣。○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褻。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忿。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卻。皆。慾也。慾。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慾。心。忿。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曰。古。人。之。學。一。頭。二。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

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種種培壅灌溉。修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爲存心。以道問學爲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爲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誤之也。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功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此精神助益之也。以上龍華會紀。○耿楚侗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於密。是曰月窟。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卽是天根。歸原處卽是月窟。纔攬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先生曰。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良知凝聚處。謂之月窟。一姤一復。如環無端。○有問近溪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拘囚於鬼窟中乎。問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問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情反於性。謂之還丹。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真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強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人立教權法。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補小學一段功夫。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談。籠統承當。無入悟之機。答楚侗。此可見二溪

學問不同，近深入於禪，龍溪則兼乎者，皆有調息法。○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功夫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喪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真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疏也。世同心冊。○良知二字，是徹上做下語。良知是知非，良知無是非，知是非，卽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卽所謂悟也。○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爲，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卽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於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雲門問答。○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泠然自善，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答徐存齋。○尹洞山舉陽明語：莊渠心常動之說。先生曰：然，莊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荆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卽活動之義，非以時言。因問心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問天根與卽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卽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卽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公分



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南遊會紀。○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個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工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即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個知。已自盡了。孟子說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先師因後儒分爲兩事。不得已說個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真切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卽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功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人心虛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礙。斯謂之存。以上華陽會講。○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所感應之迹。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感應迹上循其天則之自然。而後物得其理。是之謂格物。非卽以物爲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者因感而有。意之所用爲物。意到動處。意流於欲。故須在應迹上用。寡欲工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是之謂格物。非卽以物爲欲也。物從意生。意正則物正。意邪則物邪。認物爲理。則爲太過。訓物爲欲。則爲不及。皆非格物之原旨。斗山會講。○鄧定字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爲知。失其本矣。又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曰。向承教議。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尙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

密窺吾兄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疎漏。若是見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方爲自信也。定字曰：先生之意，但欲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卽此便是真種子。而習氣所牽，未免落在第二義。龍甫會得。○良知之主宰，卽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卽所謂氣。其機不出於一念之微。易測○吾儒之學，與禪學俗學，只在過與不及之間。彼視世界爲虛妄，等生死爲電泡，自成自住，自壞自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萬變輪迴，歸之太虛，漠然不以動心。佛氏之超脫也，牢籠世界，桎梏生死，以身徇物，悼往悲來，戚戚然若無所容。世俗之芥蒂也。修慝省愆，有懼心而無盛容，固不以數之成虧自委，亦不以物之得喪自傷。內見者大而外化者齊，平壤坦坦，不爲境遷。吾道之中行也。○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尙有不能盡信處。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自認。○昔有人論學，謂須希天。一士人從旁謂曰：諸公未須高論，且須希土。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矣。願且希土，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開之惕然。

諸儒所得，不無淺深。初學不可輕議，且從他得力處，效法修習，以求其所未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庸慎獨無動靜，諸說關係大節目，不得不與指破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損德。○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著，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此是易簡直截根源。水西別旨

○良知靈明原是無物不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話頭。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脫灑，而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或借二氏作話頭，而不知於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卽爲養之之法，所以不免於有二學。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只此知是本體，只此知是功夫，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良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爲良知之障。江別言○宏正問京師倡爲詞章之學，李何擅其宗，先師更相倡和，旣而棄去，社中人相與惜之。先師笑曰：使學如韓柳，不過爲文人辭，如李杜，不過爲詩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非第一等德業乎？就論立言，亦須一一從圓明竅中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傍人門戶，比量揣擬，皆小技也。曾舜徵別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纔有起時，便爲鬼神覬破，非退藏密機，日逐應感，只默默理會，當下一念，凝然灑然，無起無不起，時時覲面相呈，時時全體放下一切，稱譏逆順，不入於心，直心以動，自見天則，萬屈萬沒，誰謂？○問白沙與師門同異，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乃景象也。緣世人精神撒潑，向外馳求，欲返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爲安身立命根基，所謂權法也。若致知宗旨，不論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徹底鍊習，以歸於玄誓之真金爲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嘗有入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靜中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鍊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搖蕩愈凝寂，始爲徹悟。寬川別語○從真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迹，尙是典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還隔幾重公案。示丁惟寅○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爲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

月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萬思默間見孺子入井，愓惕惻隱，則必狂奔盡氣運謀設法以拯救之，分明已起思慮，安得謂之未起？曰若不轉念，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纔有一毫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卽爲轉念，方是起了。○凡處至親骨肉之間，輕重緩急，自有天則，一毫不容加減，纔著意處便是固必之私，不是真性流行，真性流行始見天則。○良知知是非其實無是非，無者萬有之基，冥權密運，與天同遊，若是非分別太過，純白受傷，非所以畜德也。先師遺墨。○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卽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須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卽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性命各一說。○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人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愓惕羞惡之形，乃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脈也。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安。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安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勉。致知難易解。○念有二義，今心爲念，是爲見在心，所謂正念也。二心爲念，是爲將迎心，所爲邪念也。正與邪，本體之明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念之所感謂之物，物非外也。心爲見在之心，則念爲見在之念，知爲見在之知，而物爲見在之物，見在則無將迎而一矣。念堂說。○人之所以爲人，神與氣而已矣。神爲氣之主宰，氣爲神之流行，神爲性，氣爲命。良知者神氣之與，性命之靈樞也。良知致則神氣交而性命全，其機不外於一念之微。吳同泰說。○乍見孺子入井，愓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於欲之真心，所爲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於此不用致知之功，以時保此心，徒認見成虛見，而謂卽與堯舜相對幾於

自欺矣。薛念菴。

論學書

良知無分於已發未發。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纔認定些子。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之地。不可以分內外者也。若謂功夫只是致知。而格物無功夫。其流之弊。便至於絕物。便是二氏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於逐物。便是支離之學。○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方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功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良知真體。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過是妄生。本無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著。便落支離矣。答蕘雙江。○格物是致知下手實地。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同上。○丈云。今之論心者。嘗以龍而不以鏡。惟水亦然。按水鏡之喻。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制之道。其中和性情。本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此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貴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大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是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真警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豈可以先後論哉。○慈湖不起意。未爲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

輪成德業。意根於心。心不離念。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酬酢。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有欲。而妄動。便爲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無意無必。非慈湖所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卻主腦。莽蕩無據。自以爲無意無必。而不足。以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答彭山龍鏡書。○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於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若謂有未發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答萬履善。○陽和謂予曰。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爲詭。口周孔而行商賈。是之爲僞。懲詭與僞之過。獨學自信。冥行無聞。是之爲蔽。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爲躬行。是之爲畫。與潘水簾。○當萬欲騰沸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答茅治癩。○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卽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卻主宰。若曰。吾惟於此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爲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纔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且道孩提精神。曾有著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會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乃忘於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舍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功夫。則格物在於致知矣。答念菴。○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尙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盡處。欲徵學者不用功。

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亦矯枉之過也。同上。○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卽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爲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矣。○良知是知，非原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義，非以爲從無，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於懵懵懂懂也。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卽是無往無來。若謂有個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答耿楚侗。○近溪解離塵俗，覺得澄湛安閒，不爲好惡馳逐，卻將此體涵泳，夷猶率爲準則，依據此，非但認虛見爲實際，縱使實見，亦只二乘沉空守寂之學，纔遇些子差別，境界便經綸宰割，不下與馮韓韓川。○真見本體之真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己，莫不得其不容自己之生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勉強操勵，自信以爲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底只成義襲之學，奢矣。○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轉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文公分致知格物爲先知，誠意正心爲後行，故有遊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於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卽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爲全經也。同上。○我朝理學開端，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與顏冲宇。○良知卽是獨知，獨知卽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是無所知識，本是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慎獨便是功夫，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卻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萬欲紛紜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此便是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在，故謂慎獨工夫，影響揣摩，不能掃蕩欲根，則可謂獨知有欲，則不可謂獨知卽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

必用天理爲若二物則不可。答洪覺山。○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答王鯉湖。○矯情鑿物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真性流行。與荆川。○意見攙入用事。眼前自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時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答譚二華。○所謂必有事者。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炯然。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間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忘。方是不爲境所轉。與趙麟陽。○吾人立於天地之間。須令我處人不可望人處。我與周順之。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粗。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冲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爲假息。後爲真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爲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爲有意。調爲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元機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浙中王門學案三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越之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甯府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關，遏其入閩之路。御史以科場事劾之，入闕。先生曰：是之爲不知務，不應召。拜御史。御史馬明衡、朱瀚、爭昭聖皇太后孝宗后壽節，不宜殺於輿國。太后下獄，先生救之，謫揭陽主簿。稍遷知弋陽、桂萼入相，道弋陽，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寢奪爵。轉蘇州同知。陞南京禮部郎中。時鄒東廓官主客，相聚講學。東廓被黜，連及先生，謫判辰州。尋同知吉安。陞長沙知府。鋤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少師王司與名文獻。其後師事陽明先生之學，貴主宰而惡自然，以爲理者陽之主宰，乾道也。氣者陰之流行，坤道也。流行則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內，則動靜皆失其則矣。其議論大抵以此爲指歸。夫大化只此一氣，氣之升爲陽，氣之降爲陰。以至於屈伸往來，生死鬼神，皆無二氣。故陰陽皆氣也。其升而必降，降而必升，雖有參差過不及之殊，而終必歸一，是卽理也。今以理屬之陽，氣屬之陰，將可言一理一氣之爲道乎？先生於理氣，非明睿所照，從考索而得者言之，終是鴛突。第其時同門諸君子，單以流行爲本體，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歸於畫一者，無所事。此則先生主宰一言，其關係學術非輕也。故先生最著者，爲龍惕一書。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理自內出，鏡之照自外來，無所裁制，一歸自然。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常以此爲先哉？龍溪云：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矣。東廓云：警惕變化，自然變化，其旨無所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

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先生終自信其說。不爲所動。先生憫學者之空疏。祇以講說爲事。故苦力窮經。罷官以後。載書寓居禪寺。迨晝夜寒暑無間者二十餘年。而又窮九邊。考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源涉淮泗。歷齊魯。登泰山。踰江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爲致君有用之學。所著有易學四同。詩說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說理會編。讀禮疑圖。孔孟圖譜。廟制考義。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總百二十卷。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朱邵分爲義皇之易。文周之易。孔子之易。先生正之是也。但辭變象占一切不言。則過矣。至大傳則以爲秦漢而下學者之言。祖歐陽氏之說也。春秋私考。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推破不遺餘力。詩說解頤。不免盛於子貢之僞傳。如以定之方中。爲魯風。謂春秋書城。楚丘不言城衛。以內詞書之。蓋魯自城也。故詩之秉心塞淵。駮牝三千。與駟篇恰合。由是以三傳小序。皆不足信。善法用四十八策。虛二以爲陰陽之母。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旣以大傳非孔子之言。故不難改。四十有九。爲四十八耳。此皆先生信心好異之過也。間有疑先生長沙之政及居家著禮書。將以迎合時相。則張陽和辨之矣。

說理會編

理氣只於陽中陰陰中陽。從微至著。自有歸無者見之。先儒謂陰陽者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又曰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則似陰陽之中。自有一理也。殊不知理者陽之主宰。氣者陰之包含。時乎陽也。主宰彰焉。然必得陰以包含於內。而後氣不散。時乎陰也。包含密焉。然必得陽以主宰於中。而後理

不昏。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道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卽乾知大始之知，正謂主宰。晝之知，主宰之應於外也。雖當紛擾，而一真自如。夜之知，主宰之藏乎內也。雖入杳冥，而一警卽覺。此唯陰陽合德者能之。知主宰之爲知，則知乾剛之爲理矣。知理則知陽，知陽則知陰矣。○自然者，順理之名也。理非惕者，何以能順。舍惕而言順，則隨氣所動耳。故惕者，自然之主宰也。夫坤自然者也，然以承乾爲德，則主乎坤者，乾也。命自然者也。命曰天命，則天爲命主矣。道自然者也。道曰率，性則性爲道主矣。和自然者也。和曰中節，則中爲和主矣。苟無主焉，則命也，道也，和也，皆過其則，烏得謂之順哉。故聖人言學，不貴自然而貴於謹獨。正恐懼一入自然，則易流於欲耳。○自然者，流行之勢也。流行之勢，屬於氣者也。勢以漸而重，重則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語自然者，必以理爲主宰可也。○謂天非虛不可，然就以虛言天，則恐著虛亦倚於氣，而其動也爲氣化。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雷，鳥獸蟲魚之類，有隨其所重，而莫節其過者矣。蓋虛貴有主，有主之虛，誠存於中，是爲健德。健則虛明感應，因物曲成，無有不得其所者。是物之順也。夫誠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主於形而上者，則氣統於性矣。苟無此誠，其德不健，則爲著空之虛，物無所主，任其往來而已。形於上者，墮於形而下者，則性命於氣矣。人之性與天地之性一也。故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若草木，皆惟健故能順也。若夫日蝕星流，山崩川竭，歲歉年凶，胎卵殞，氣之不順，是健德不爲主也。天之性豈有不健哉。爲氣所乘，則雖天之夫，亦有時而可憾耳。故所惡於虛者，謂其體之非健也。○性不可見，因生而可見。仁義禮智本無名，因見而有名。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性之本體無聲無臭，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又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謂感物而動，生意滋萌。

有惻隱之心可見而其名為仁矣。有羞惡之心可見而其名為義矣。仁義者，卽性而生，相繼不絕，善端之不能自己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自其成善之本而言則性矣。故曰：成之者性也。○聖門所謂道者，自人率性而言，以剛健而主宰乎氣化者也。故其發也，至精不離，謂之中節。若不就主宰上說道，則浮沈升降，自去自來，乃氣之動耳。犬牛與人，全無所異。佛老之學，於義不精，隨氣所動，惟任自然而不知其非者矣。聖人以龍言心而不言鏡，蓋心如明鏡之說，本於釋氏。照自外來，無所裁制者也。而龍則乾乾不息之誠，理自內出，變化在心者也。予力主此說，而同輩尙多未然。然此理發於孔子居敬而行簡是也。敬則惕然有警，乾道也。簡則自然無爲，坤道也。苟任自然而不以敬爲主，則志不帥氣而隨氣自動，雖無所爲，不亦太簡乎？孟子又分別甚明，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此卽言鏡之義也。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此卽言龍之義也。告子仁內義外之說，正由不知此耳。○聖人之道，不於用上求自然，而於體上做工夫。故雖至聖，猶孜孜矻矻以自勉。此工夫也。工夫只在不覩不聞上做，不覩不聞，蓋人所知處最微之處也。微則不爲聞見所牽，而反復入身。其入身者，卽其本體之知也。故知爲獨知，獨知處知謹，則天理中存無有障礙，流行之勢，自然阻遏不住。故自然者，道之著於顯處以言用也。然非本於微，則所謂顯者，乃在聞見，而物失其則矣。不可以言道。凡言道而主於自然者，以天道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觀之，似亦由中流出，不假人爲。然謂之中，則卽是勉，謂之得，則卽是思。而謹獨工夫在自然中，所謂知微之顯者，卽此是矣。舍謹獨而言自然，則自然者，氣化也。必有忽於細微而愆於理義之正者，其入於佛老無疑矣。○操則存，存其心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養其性也。存養二字本於此。夫心是仁義植

根之處。而性則仁義。所以能生生之理也。理根於心。心存則性得所養。而生生之機不息。故養性工夫。惟在存心。心爲物牽。不能自覺。是不操也。然後謂之不存。自覺則物來能察。一察即是操。操者提醒此心。卽是慎獨。豈有所著意操持哉。一操心卽存矣。故省察之外無存養。而省察之功卽是立大本也。在易之頤。以養爲義。其卦震上艮下動而止也。心動於欲則不止。止則不動於欲。所謂存也。養道盡於此矣。○聖人之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爲隱微。而已之見顯。莫過於此。故獨爲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若閑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卻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留將就。卽爲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掩不善而著其善。雖點簡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遇有愆。亦屬作僞。皆爲自蔽其知也。故欺人不見之知。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處。不可以爲獨知。然則獨知者。其源頭不雜之知乎。源頭不雜之知。心之官。虛靈而常覺者也。雜則著物。雖知亦倚於一偏。是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也。○予嘗載酒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濱。時黃石龍輩亦與焉。因論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義。先師舉手中筯示予曰。見否。對曰。見。旣而隱筯棹下。又問曰。見否。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予私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常睹常聞也。終不解。其後思而得之。蓋不睹中有常睹。故能戒慎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此天命之於穆不已也。故當應而應。不因聲色而後起念。不當應而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此心體所以爲得正而不爲聞見所牽也。○謹於獨知卽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卽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獨知之外無行矣。工夫何等簡易耶。○良知良能本一體也。先師嘗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發端而言。則以明覺之幾爲主。故曰。

知者行之始，自致極而言，則以流行之勢為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若以知行分先後，而知爲行始，行爲知終，則所知者卽是行，所行者卽是知也。○道之顯者謂之文，條理分明，脈絡通貫，無過不及之美名也。禮卽天理之節文也，苟非嘉會合禮，則妄行無第，烏得爲文。故自本體而言，則以達德行達道，誠而明也。自工夫而言，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而誠也。本體工夫，初無二事。蓋道之所顯者用也，而工夫則歸於本體。○明明德工夫，要於格物，此是實踐處。蓋外物而言德，則德入於虛矣。第其所謂物者，與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同。蓋吾心所見之實理也。先師謂心之感應謂之物是也。心未感時，物皆已往，一有感焉，則物在我矣。物之所感，但見其象，往過來續，不滯於心，則物謂之理。滯而成形，則爲一物，不可以理名矣。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器則形而下之名也。故物與理之分，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成形之後，卽爲外物，而吾心之所感者，亦不過順應乎此而已。正不當爲其所滯也。知此，則物不違則而謂之格矣。○過是天理中流出，順勢自然，無撓節處。勢重則偏勝，卽爲黨矣。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然人之良知，必能自覺，覺處著一毫將就，卽自欺而爲惡矣。過之發端處，萬然莫能遏，卽是仁之根也。於過處觀之，可以知仁。欲人察識過，是仁之流而不中節者也。知其流而不中節，則仁卽此而在矣。○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大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然復覺，以爲受侮於陰，將目振焉。故與之戰，主於戰者陽也。故以龍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當陰陽有定位之時。天玄地黃，今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故曰：其血玄黃。○良心在人，無有死時。此天命之本體。聖人作易，開之以吉凶，悔吝，使人自復其本心而已矣。爲善則吉，吉者心之安處也。爲惡則凶，凶者心之不安處也。自凶而趨吉，則悔。悔者心有所

悟而必欲改也。自吉而向凶則吝吝者。心有所差而不欲爲也。此皆天命自動而不待於外求者。此心一覺。豈復蹈禍幾耶。

尙書黃久庵先生緒

黃綰字叔賢。號久庵。台之黃巖人。以祖蔭入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同張瓊桂萼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疏乞休。尙書席書纂修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以遲緩不行。間住遷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曰。作何工夫。對曰。初有志。功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無疑。先生真吾師也。尙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旣沒。桂萼齟齬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德。搆之金陵。銷其外侮。先生立良止爲學的。謂中涉世故。初見不誠。非理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旣不差而任諸己。則憤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機穿之交。作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溲泊。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良止。其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爲伏羲彖辭。爲文王易。爻辭爲周公易。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孔子易。以大象傳爲大

象辭爲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周易之輻爲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以闔戶之坤先開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藏之次序詩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立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僖也亦降之爲歷國春秋則痛掃諸儒義例之鑿一以聖經明文爲據禮經則以身事世爲三重凡言身者以身爲類容貌之類凡言事者以事爲類冠屨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爲類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此皆師心自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先天諸圖卽是伏羲手筆與三聖並列爲經無乃以草竊者爲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于宋之程秦之秦之取左氏季札觀樂爲證而爲左氏所云風有采藝采蘋則又非之是豈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卽繼之以十三國而後雅頌今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程秦之所不敢也識餘錄言先生比羅一峯以傾遠菴高忠憲家譜言居鄉豪橫此因其附從張桂而起後人紛紛之議耳

卷十四

浙中王門學案卷四

布衣董蘿石先生澤

董澤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聞江湖間嘉靖甲申年六十八遊會稽聞陽明講學



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語，連日夜。先生喟然歎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以爲此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虛此生已。因何秦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豈有弟子之年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贄焉。其平日詩社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海耳。吾從吾之好，自號從吾丙戌歲盡雨雪，先生襆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齋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知先生辨之否也。

董穀字碩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大吏不合而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舊說，故於吾言不無牴牾，不妨多問，爲汝解惑。先生因筆其所聞者，爲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陽明之意。其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之心體，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氣質之不美，性實爲之全體，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祇與抑人生而靜以上，是一性靜以後，又是一性乎？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響，俱無之意，思而已。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恍惚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失也。學者讀先生之書，以爲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陽明之爲禪學乎？

日省錄董巖石

凡事多著一分意思不得，多著一分意思，便涉於私矣。○濼嘗從先師往天柱峯，一家樓閣，高明，花竹清

麗先生悅之。異日曾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約。既而幡然曰：我愛則彼亦愛之，有貪心而無恕心矣。再四自克，行過朱華嶺四五里，始得淨盡。先生言去欲之難如此。○今人只是說性，故有異同之論。若見性更無異同之可言。

求心錄

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卽是任理。○千病萬痛，從妄想生。故善學者常念此心在無物處。○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致知。○恭默思道，凡思道者則自然恭默，非恭默以思道也。若一時不在道，則此心放逸而恭默之容無矣。○但要去邪念，不必去思，思皆吾心之變化也。正如風雨露雷種種各別，皆是太虛。太虛非此則亦無體，此雖可見，然實無作爲，亦何從而見之也。○但有一毫厭人之心，卽謂之不敬。稍有此心，則人先厭我矣。○但依得良知禮法自在其中矣。○心無所希名之曰道。○見性是性。○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其黃金，滿世間皆藥物也。○心無體也，綱常倫理，形質氣用，與心爲體，舍萬象無太虛，舍萬事無心矣。分之則爲物，合之則爲心。見物便見心，離物見心亦是見鬼。此良背行庭之義也。○費處卽是隱，不作體用看。○五星聚奎，濂洛大儒斯出。五星聚室，陽明道行。

碧里疑存

震澤語錄范元長曰：此只是道體無窮。先生曰：道體有多少般，在人如何見，須是涵泳，方有自得。陳齊之有時云：閑花落蕊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暫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所謂道體卽是仁也。

仁只是一團生生之意。而其要本於慎獨。慎獨而還其無聲無臭之天。則萬物一體。而純亦不已矣。至此則潔淨精微。而黏帶不生。杳無朕兆。而宛然可見。聖人非見水。乃自見其心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觸處相應。雖遇盤石。亦不舍晝夜矣。豈必川哉。○事之所以前知者。蓋前後時耳。而理無前後。萬古而上。千世而下。同一瞬耳。惟因人之有念。則念之所在。遂隔生死。而理之通達無間者。始味矣。故不起念。便能前知。下此一等。則由數而得數。與理通一無二。但以數推。則有所倚。故不如至誠。至誠之道。如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而其聲固未嘗無也。故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然既涉於知。則未免係念。故用便近於知。不知不知之愈也。○胡太常秀夫。因閱大成樂。始悟金聲玉振。非如註之所云也。蓋樂按一聲。八音並作。齊起齊止。不容斷續。然必始編鐘。而末編磬。合八聲而成一聲。故金石二音相去。但有毫釐之間。既要翁如。又要純如。又要傲如。釋如。又必自金以漸而至石。所以爲難。條理云者。既循序。又和美。且分明也。蓋樂作一聲。必主一字。如大哉宣聖之類。大字要如此條理。哉字亦要如此條理。字字相連。如貫珠。不許生澁。而間斷。謂之釋如。若先擊鐘。後擊磬。特磬。何難之有。况鐘鍾。特磬。古無是器。而樂之起止。乃是祝致也。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陸澄字原靜。又字清伯。湖之歸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議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上言臣以經術淺短。雷同妄和。質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臣不敢自昧本心。謹發露前愆。以聽天誅。詔復原官。明倫大典成。上見先生前疏。惡其反覆。遂斥不用。先生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語之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恐懼。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有議文成之學者。先生條爲六

辨欲上奏。文成聞而止之。傳習錄。自曰仁發端。其次卽爲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沒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不淺。執父喪。哀毀失明。徐學謨以先生復官一疏。不勝希用之念。曲逢時好。此亦責之太深矣。大抵世儒之論。過以天下爲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陽明所謂心卽理也。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先生初錮於世論。已而理明障落。不敢終執前議也。陽明知永嘉之爲小人。不當言責。故不涉論。爲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亦自信其心而已。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湖之長興人。宏治乙丑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桃源洞寇亂。掠樂平。令以去。先生單身叩賊壘。出令賊亦解去。入爲錦衣衛經歷。出僉廣東嶺東道事。討平汀漳寇。海寇榔桂寇。半歲間三捷。宸濠亂定。移江西副使。分巡南昌。撫循瘡痍。招集流亡。皆善。後事宜。歷苑馬寺卿。山東右參政。按察使。右布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奔母喪。不候。家居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那鑑孤豚。困獸不可急。會邊兩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出師。布政徐波石死焉。嘉靖庚戌。陞刑部尙書。先生以例繁引之者得意。爲出入。命郎官吳維岳。陸穩定爲永例。在曹中薦拔于麟元美。由是知名天下。分宜在政府。同年生不敢雁行。先生以耆舊自處。分宜不悅。以原官出南京。癸丑致仕。又十二年卒。年八十三。先生

好讀書。九流百家皆識其首尾。而尤精於算學。今所傳測圓海鏡。弧矢算術。授時歷撮要。皆其所著也。少受業於陽明。陽明歿。先生見傳習錄。錄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作傳習錄疑。龍溪致知議略。亦摘其可疑者辨之。大抵謂良知者性之所發也。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念念去惡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知之非難。而行之爲難。今日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爲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先生之言。以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爲準的。然陽明點出知善知惡。原不從發處言。第明知善知惡爲自然之本體。故又曰良知爲未發之中。若向發時認取。則善惡雜糅。終是不能清楚。卽件件瞞不過照心。亦是克伐怨欲不行也。知之而後行之。方爲合一。其視知行終判兩樣。皆非師門之旨也。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爲姦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敵議。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召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以進。壬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齋醮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戍名。先生言名無罪。

出爲福建參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則其屬意亦至矣。

與萬鹿園論學書

學問思辨。卽是尊德性下手工夫。非與篤行爲兩段事。如今人真有志於學。便須實履其事。中間行而未安。思而未通者。不得不用學問思辨之功。學問懇切處。是之謂篤行耳。故必知行合一。然後爲真學。學而真者。知行必合一。並進之說。決無益於行。亦非所以爲知也。故吾輩但於立志真僞處省察。學問懈怠時。鞭策卽無不合。不必區區於講說爲也。來論以僕爲格物者。意未有非意。而格物者。分意與物爲兩事。僕未嘗有此見也。蓋大學綱領雖有三。而人已只一物。初非有彼此也。條目雖有八。而工夫只一事。初非有先後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者。其本體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其工夫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處乃善惡所萌。獨知之地。故惟誠意爲實下手工夫。意之本體無不知。故格致卽是誠意。無事於聞見也。意之所用無非物。故致知在格物。不落於虛無也。此其大本大原。聖人復起。有所不能易者。若曰格物便有格物。致知便有致知。不容以混言。不惟分析支離。破碎聖賢渾融之旨。亦焉能有如此學問。而能有得乎。如曰孝曰弟曰慈。乃父子兄弟所接之理。其念動於父子兄弟爲意。孩提之愛親敬長爲良知。知之所向爲物。有物必有則。不過其則之爲格物。不遏其知之爲致知。父必慈。子必孝。兄必友。弟必恭。之爲誠意。達之天下無不然之爲仁義爲性。蓋人未聞道之先。百姓日用而不知。又何工夫之有一有求學之意。卽善善惡惡。自能知之。不待外求。爲善去惡。亦在不自欺耳。此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何等簡易。何等直截。今顧

欲外此而求之，煩難獨何歟。

答林子仁書名春心齋弟子也

來諭謂此心之中無欲即靜。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所言甚善。尙有不得不論者。蓋無欲即靜。與周子圖說內自註無欲故靜之說亦略相似。其謂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亦謂心中有主，不爲事物所勝云耳。然嘗聞之程子曰：爲學不可不知用力處。既學不可不知得力處。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正不在得力，而在於知所以用力，不在無欲，而在寡欲耳。學必寡欲而後無欲，知用力而後知得力。此其工夫漸次，有不可躡而進者。若執事所言，恐不免失之太早。僕之所謂主靜者，正在寡欲。正在求所以用力處，亦不過求之於心，體之於心，驗之於心。蓋心爲事勝，與物交戰，皆欲爲之累。僕之所謂主靜者，正以尋欲所從生之根而拔去之。如逐賊者，必求賊所潛入之處而驅逐之也。是故善學者，莫善於求靜。能求靜，然後氣得休息，而良知發見。凡其思慮之煩雜，私欲之隱蔽，自能覺察，自能拔去。是故無欲者，本然之體也。寡欲者，學問之要也。求靜者，寡欲之方也。戒懼者，求靜之功也。知用力而後得力處，可得而言，無欲真體常存常見矣。

中丞張浮峰先生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峰，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分宜入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又請罷遣中官織造，遷工科都給事中，諫世廟元修不視朝，一時稱爲敢諫。出爲江西參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奉旨回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

先生登文成之門，以戒懼爲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辨之士，至於真切純篤，無如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皆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非學也。揭坐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關正學書院，與東廓念庵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留緒山爲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入也。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年楊名下詒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通書，守者以聞，上大怒，誤逮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承認，入獄，黜爲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宮，侍臣所進青詞，爭爲媚悅，獨先生寓意諷諫，上不悅也。會推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爲謗，訕落職歸。三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萬歷間贈禮部尚書，諡文恭。先生初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真心爲學之要，雖所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也。

論學書

來教謂木有根，則枝葉花實不假外求。人有志，則本體不虧。萬法具足，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謂擇善固執，乃明覺之自然，而與時偕行，實大公順應之妙用，亦未嘗不是。但學問未真切者聞之，未免有遺落。



工夫之病。蓋自然明覺。則良知也。擇善固執。謂之致其良知則可也。與時偕行。固大公順應之妙用。然非精義入神。未足以與此也。○天下事。過則有害。兩澤非不善也。過多則滂。其爲害也。與旱同。今有意爲善。而任心自是者。皆兩澤之滂者也。故易曰。尚於中行。爲善君子之常也。而有意而自是。則必淪於惡矣。是好名之私累之也。○此心不真。辨說雖明。畢竟何益。自雞鳴而起。以至饗晦。冥息無非真心。則無非實功。一話一言。一步一趨。皆受用處。不然。日談孔孟。辨精毫釐。終不免爲務外。爲人之規爾。○大抵學問。只是一真。天之生人。其理本真。有不真者。人雜之耳。今只全真。以反其初。日用間。視聽言動。都如穿衣喫飯。要飽。要援。真心略無文飾。但求是當。纔不是。說影。纔不是。弄精。纔不是。聞見。乃爲解悟合一。若信得此過。卽是致知。卽是慎獨。卽是求放心。不然。雖六經四書之言。而非聖人之真心。亦不免於說影拜精矣。○竊謂險夷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己不當。人必當之。孰非己也。是故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之。故曰。無入而不自得。苟微有介焉。非自得也。

####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婺之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比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左遷江西參議。陞陝西提學副使。江蘇參政。坐失囚。降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寧轉漕儲參政。廣東按察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分之一。召入爲太常寺卿。兩載而回籍。萬曆辛亥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爲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謂君子以復性爲學。則必求其所以爲性。而性困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就其性之所近。故無學不證。諸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

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蓋其時學者。執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縱橫於氣質。以爲學。先生以孔氏爲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耿楚侗與先生談數日。曰。先生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與氏願學孔子。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狂簡行無轍迹。故云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斯而已。楚侗信心之士。其學與先生不合。謂先生爲孟子。譏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諧之曰。兄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在江省糧署。方治文移。恍忽聞有唱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日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肯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鋪鍾如是。此皆先生初學時事。其後漸歸平實。此等機鋒。不復弄矣。

友聲編

生人相與。各有耳目心思。則可以言語相通。意氣感召。若鬼神無形無聲。言語意氣。俱用不著。惟是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感通。卽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通鬼神。則於有生之類。感之如運掌耳。○問存順歿事。寧與不寧何別哉。曰。余知聖人之下學上達。俯仰無愧怍。爾身有生死。道有去來耶。而又安能索之茫茫乎。若曰寧與不寧。靡有分別。將錦衣肉食。榮樂已足。何取於茅茨土墼。蔬水曲肱也。曰。善不善者。與化徂矣。善惡不同。徂有二耶。曰。辟之放言。口舌之欲耳。恣聲色耳目之欲耳。一放一恣。口舌耳目以爲愉快。此中裡杌也。口舌耳目有成有壞。此中裡杌可磨滅乎。○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

聖之心。人未能純其心。故師心不免於偏雜。聖人先得其心之同然。故盡心必證之聖人。○至善者。吾人本心之分量也。原無欠缺。不假安排。心思之必至善。猶目之必明。耳之必聰。日月之必照臨。江河之必流行也。○人之精神。自能用世。自可出世。作止語默。日與天下相交接。此所以用也。而作止語默。一率其本然之知能。高不參以意見。而求異。卑不入以貪慾。而徇人。終日廓然。終身順應。能之則爲善。而務遷之。未能則爲過。而務改之。久久成熟。純乎率性之道。所以用世而實出世也。

鄒瀘水云。公以求仁爲宗旨。以學爲實功。以孔氏爲正鵠。而謂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第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爲學。而應務酬酢之煩。又不遑一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爲適。爲固。起念不化。將何以正之。曰。君子以復性爲學。故必以學爲修證。而步趨孔子者。亦非無所事事之時。作何所學。應務酬酢之際。又一一證所學。但惟日用尋常。不分寂感。務遜志時敏。其間以會降衷之極。久之將厥修。乃來道積於厥躬。蓋實際也。子貢多學而識。正坐一一以求證。子夏之徒。流而爲莊周。其學焉。而就其性之所近。未範圍於聖人故也。○髮膚骨節。知識運動。是人所爲生也。而髮膚骨節。知識運動之表。有所炯然而常存。淵然而愈出。廓然而無際者。是人所以生也。統言之曰道。要言之曰仁。以身任之曰志。此外此而富貴則爲外物。功名則屬影事。蓋於毛髮骨節。知識運動者爲相親。而於炯然淵然廓然者無所與。於毛髮骨節。知識運動相親者。有盡者也。可朽也。於髮膚骨節。知識運動無所與者。無盡者也。不可朽也。可朽者非三才之精。而不可朽者。實與天地合其德也。

### 蘭遊錄語

學無多歧。只要還他本等。如人之爲人。以有耳目聰明也。聰是天聰。明是天明。於聰明之外。更加損不得分毫。高者欲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然安能脫離聲色。卑者或溺於淫聲邪色。流蕩忘返。皆失其本聰。本明。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爲合其本然。乃見天則。禮者天則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如執定不信生死。既則中庸何以言至誠無息。將此理生人方有。未生既化之後。俱息耶。抑高明博厚。悠久無疆之理。異於天地耶。○吾道一以貫之。若但理會念慮。而不能流貫於容色詞氣。畢竟是工夫滯塞之病。○學者多喜談存本體。曰此體充塞宇宙。如何在方寸中執得。此須常學常思。吾輩尋常間。直須將千古聖人精神。都來體會過。堯舜是如何。文周孔孟是如何。以下儒者是如何。此非較量人物。正是要印正從違。若只在一處摸索測度。如何叫做學問思辨。○問先生既不非生死之說。何不專主之。而曰性曰學何也。曰率性五常。學求復性。大公至正之道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何不該焉。專言生死。生寄死歸。自私可矣。○淺深原無兩起。卽如父子君臣夫婦之倫。合內合外之道。此日用尋常。何等淺近。然此理不涉人爲。天則自在。故謂之淵淵其淵。於此得力。方是下學上達。悟者悟此密者密此。有無之間。原有本然。執之反滯。是謂知識之害。○囁囁言自得也。必尊德樂義。斯可以自得。德義有何名象。卽吾輩此時行坐謙讓。必要相安。精神和適不滯。是卽所謂德義也。德義己所自有也。得己者得其心也。○造化生草木鳥獸。都一定不可移易。人則耳目口鼻。生來只是一樣。更不分別。希聖希賢。由人自願。可見造化待人甚厚。人可不思仰承天意耶。○問生死之說。曰辟如朋友在此。若不著實。切磋別後。便有餘憾。存順沒寧。亦復如是。○問何謂之天下之大本。曰適從外來。見街頭孩子被母痛管。孩子叫苦欲絕。已而母去。孩子牽母裙隨之而歸。終不

忍舍。是非天下之大本乎。○問匹夫修道。名不出於閭里。何以使一世法則。曰卽如吾輩在舟中。一事合道。千萬世行者。決不能出此範圍。一言合道。千萬世言者。決不能舍此法度。苟不如此。其行必難寡悔。其言必難寡尤。此之謂世法世則。○學者不消說性體如是如是。只當說盡性之功如何。如禹治水。何曾講水清水濁。水寒水溫。只是道之入於海耳。若但說水如何。縱令辨淄澠。分三峽。畢竟於治水之事。分毫無與。○人之爲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乍弄機智。漸習漸熟。遂流於惡而不自知。○問學問安得無間斷。先生曰。學有變者。有不變者。如諸公在齋閣靜坐。是一段光景。此時會講。是一段光景。明且趨朝。又是一段光景。朝罷入部寺治事。又是一段光景。此其變者也。然能靜坐能講。能趨朝能治事。卻是不變者。吾儕於此。正須體會於其變者。體會得徹。則應用不滯。於其不變者。體會得徹。則主宰常寧。二者交參。吾心體無間。學問亦無間。○自無始概之人生。百年如一息。自萬有計之人。於其中爲一塵。然此一息二塵。在自己分上。蓋其大無外。其久無窮也。學者於此。可無周公之仰思。大禹之情陰耶。○孔門之求仁。卽堯舜之中。大學之至善。而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故專求性。或涉於虛圓。而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仁者性之靈。而心之真。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上形下。會爲一原。凝於冲漠無朕。而生意盎然。洋溢宇宙。以此言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真體湛然。迥出塵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故孔子專言仁。傳之無弊。○問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曰自孩提至壯老。其不同者。才識之遠近。經歷之生熟耳。若其天然自有之心。安所不同。在孩提爲不學不慮。在大人爲存神過化。如干霄之木。仍是萌芽時。生意原未曾改換。此古學也。古人從赤子所固有者。學去。故從微至著。由誠而形。自可欲。

至於大而化之。總不失其固有之心。後人從赤子所未有者。學去故氣。力日充。見聞日廣。知識日繁。而固有之心。愈久愈失。其真不爲庸人。則爲小人已矣。○與友人坐夜分。先生曰。羣動旣息。天籟自鳴。嗚非外也。聽非內也。天人一也。二此不已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其庶幾乎。○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氣則天下國家墜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所以扶元氣也。即使舉世皆亂。大丈夫能自任以綱常之重。卽一人赤手可扶元氣。○立志旣真。貴在發腳不差。發腳一差。終罔走路。徒自罷苦。終不能至。問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閉眼路。○人性之虛而且靈者。無如心與耳目。目之所視。不離世間色。然其視之本明。不染於色。耳之所聽。不離世間聲。然其聽之本聰。不雜於聲。心之所思。不離世間事。然其思之本覺。不溷於事。學人誠能深心體究。豁然見耳目心思之大原。而達聰明睿知之天德。則終日視不爲色。轉卽出此色塵世界。終日聽不爲聲。轉卽出此聲塵世界。終日思不爲事。轉卽出此法塵世界。雖曰戴天履地。友人羣物。已超然天地民物之外。如此出世。豈不簡易。未達此者。縱拚身世。走至非非想處。亦是生死中人。

卷十五

浙中王門學案五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古。不失儒生本分。寇守天敍。勉以寧靜。

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教場坐營漕運參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議有三。一三路轉運以備不虞。置倉高輝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中都運船。兌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輸於高輝。由衛河以達於京。松江通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買。宜以南京各總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以留海運舊路。於是并漕河而爲三。一本折通融。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致一石。及其支給。一石不過易銀三錢。在外折色。每石七錢。若京師米貴。則散本色米賤。則散折色。一石而當二石。是寓常平之法於漕運之中。一原立法初意。天下運船萬艘。每艘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輟集京師。苟其不廢操練。不缺甲仗。是京營之外。歲有勤王師十萬。彈壓邊陲。其他利弊。纖悉萬全。舉行而效之一時者。人共奇之。其大者卒莫之能行也。倭寇之亂。先生身親陷陣。肩中流矢。其所籌畫。亦多掣肘。故忠憤至死不忘。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荊州。而究竟於禪學。其時東南講會甚盛。先生不喜干與。以爲此輩未曾發心爲道。不過依傍門戶。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此何益。譬礪石之齒。頑鐵縱使少有漸磨。自家所損亦多矣。先生嘗言聖賢切要工夫。莫先於格物。蓋吾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爲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爲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龍溪謂古人格物之說。是干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真修。離格物則知無從

而致矣。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實先生之論格物。最爲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卽白沙之養出端倪也。宋儒所謂未發氣象。亦卽是此。龍溪之倫物感應。又豈能舍此而別有工夫。第兩家之言物不同。龍溪指物爲實。先生指物爲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物。本體之物。又何嘗離物哉。然兩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真空也。龍溪離物無知者。妙有也。與宋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差別。學者又當有辨矣。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湧。先生唯唯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卻萬鹿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卻大洲。何言大洲降卻鹿園也。咸南元與先生遇。戲曰。鹿園名爲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先生曰。南元名爲宗儒。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一默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鹿園語要

聖學工夫。只在格物。所謂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凡不於自己心性上透徹得者。皆不可以言格。到得頓悟見性。則徹底明盡。不爲一切情景所轉。如鏡照物。鏡無留物。如鳥飛空。空無鳥跡。日用感應。純乎誠一。莫非性天流行。無擬議。無將迎。融識歸真。反情還性。全體皆仁矣。○嘉靖庚寅。先生及心齋東廓南野玉溪。會講於金陵雞鳴寺。先生出病懷詩相質。其二曰。三十始志學。德立待何時。往者既有悔。寧當復怠茲。由仕莫非學。開心未信斯。悅惡一何殊。此旨嘗在思。豈不貴格物。窮至乃真知。馳求外吾心。癡在竟何爲。微吾魯中叟。萬世將誰師。心齋和詩曰。人生貴知學。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萬古不易茲。鳶魚昭上下。聖聖本乎斯。安焉率此性。無爲亦在思。我師誨吾儕。曰性卽良知。宋代有真儒。通書或問之。曷爲天下善。



曰惟聖者師。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爲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久歷藩臬，及河運艱滯，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線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爲官所阻而罷。萬歷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不息之體，卽孔門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釋之分，謂佛氏專於內，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內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獨見其真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論學書

象山之學，誠有未瑩者。坐在切磋涵養，未能非其所指，心體有病，要之吾人所以貫三才參天地通古今爲不息者，止此一事。一悟百通，一了百當，非復有纖毫可以加增，粧綴者。然琢磨非頓養，盛具積有嚼鐵之志，乃能有立。今以好徑之心，則取其直截以攻擊之心，則指其未瑩，而近來則又於象山所言上更加一味見成，而聖人皆師心隨手拈來盡是矣。與江少聲。

文集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卽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祕之，以爲奇。俗學卽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

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踊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以廟，哀與欽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玄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真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爲心，予惡乎哀欽之無從也。象山集序。○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在天爲不已之命，而在人爲不息之體。孔門之所謂仁者，先生之所謂知也。自程淳公之沒，而聖人之學不傳，沉酣傳註，留心名物，從其求於外者，以爲領略貫解，而一實萬分主靜立極之義微矣。夫天下莫大於心，心無對者也。博厚高明配於天地，而彌綸參贊際於六合，雖堯舜之治與夫湯武之烈，皆心之照也。從事於心者，愈斂而愈不足，從事於言者，愈贅而愈有餘。不足者日益，而有餘者日損。聖愚上下之歧端在於是。此先生所以冒忌負謗，不恤其身而爭之於幾絕之餘，而當時之士亦遂授其本有，皆能脫髯解繫，翕然從先生於驟聞之日者也。爭之不明而有言，言之稍聚而爲錄，今不據其錄而求其所以爲學也，乃復事於言，是不

得已者。反以誤後人而貽之爭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願其始。亦嘗詞章而博物矣。展轉抵觸。多方討究。粧綴於平時者。辨藝華藻。似復可恃。至於變故當前。流離生死。無復出路。旁視莫倚。而向之有餘者。茫然不可得力。於是知不息之體。炯然在中。悟則實談。則虛譬之。孤舟顛沛於衝風駭浪之中。帆檣莫放。旋纜無容。然後視柁力之強弱。以爲存亡。葉盡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強立不返矣。故余嘗謂先生。僅悟於百死一生之日。然後能咽餘甘。而臻實際。取而用之。己本不貳。而物亦莫能違。事功文詞。固其照中之隙光也。先生之所以得者。豈盡於是耶。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卽聖。爲虛無濳蕩之論。不可窮詰。內以馳其玄翼之見。而外以述其踐履之失。於先生所道切近之處。未嘗加功。則於先生所指精微之地。終非實見。投之事則窒。施之用則敗。蓋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爾。而今襲先生之語以求入。卽句句不爽。猶之無當於心。而况不能無失乎。心不息。則萬古如一日。心不息。則萬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於幾絕。吾人不能緣是承之於已明。而方且較同異。雖黃以爲長。此予之所以謂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無憂也。夫從事於心敏。而猶有不及。則於言有所不暇。從事於心精。而後知所失。則於言有所不敢。默識深思。承擔負荷。此余與二三子今之所承先生之後者也。刻傳習錄序。

###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牮

張元牮字子蓋。別號陽和。越之山陰人。父天復。行太僕卿。幼讀朱子格致補傳曰。無乃倒言之乎。當云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太僕就逮於滇。先生侍之以往。太僕釋歸。先生入京。頌冤事解。又歸慰太僕於家。一歲之中。往來凡三萬餘里。年踰三十。而髮白。

種種。其至性如此。辛未。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尋丁外艱。萬歷己卯。教習內書堂。先生謂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賢不肖。爲國治亂所係。因取中鑒錄。諄諄誨之。江陵病。舉朝奔走醮事。先生以門生未嘗往也。壬午。皇嗣誕生。齋詔至楚。丁內艱。丁亥。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明年三月卒。官年五十一。先生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龍溪談本體。而諱言工夫。識得本體。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嘗闢龍溪。欲渾儒釋而一之。以良知二字爲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者也。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以爲良知。善必真好。惡必真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爲格物。則其認良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卽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簣。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卽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成之學。而究竟不出於朱子矣。

不二齋論學書

動靜者。時也。無動無靜。常翁而不張。常聚而不散者。心也。夫心無動靜。而存心之功。未有不自靜中得之者。初學之士。未能於靜中得其把柄。遂欲以憧憧擾擾之私。而妄意於動靜合一之妙。譬之駕無柁之舟。以浮江漢。犯波濤。其不至覆且溺者鮮矣。寄強洪陽。○吾兄謂摹擬古人之言行。庶幾可進於忘物。以此爲下學。而上達。竊謂摹擬古人之言行。一一而求其合。所謂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曷若摹擬於吾一心之爲易。且簡乎。萬事萬物皆起於心。心無事而貫天下之事。心無物而貫天下之物。此一貫之旨也。故不

離於事物言行之間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學上達。無二事也。若以摹擬爲下學。忘物爲上達。是二之矣。○人知覺禽獸亦有知覺。人之知覺命於理。禽獸之知覺命於氣。今但以知覺言。良知曰良。知不分善惡。不將混人性物性而無別耶。夫所謂良者。自然而然。純粹至善者也。參之以人爲蔽之。以私欲。則可以言知而不得謂之良知矣。謂良知有善無惡。則可謂良知。無善無惡。則不可。致知之功。全在察其善惡之端。方是實學。今人於種種妄念。俱認爲良知。則不分善惡之言。誤之也。以下寄馮粹川。○有不善。未嘗不知。良知也。知之未嘗不行。致良知也。知行合一。以成其德。其顏子之學乎。○周子曰。幾善惡。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善必真好。惡必真惡。研幾之學也。吾兄論幾。則曰善惡是非未落對待。而以念上用功爲幾。淺非第一義。竊謂未然。所謂獨者。還是善念初動之時。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非無可對待之謂也。無對待。則不可以言幾矣。人心之欲。固以先事預防。禁於未發。爲不犯手工。夫然。豈易言哉。此心卽是天理。方其未動。本無人欲。纔一萌動。則有天理。便有人欲。此危微之訓。堯舜所爲惓惓也。○人心少有無念之時。方其未萌。著一防字。卽屬思善一邊。是亦念矣。克念作聖。只在一念之間。不分有事無事。此念常存。正是動靜合一之學。恐無淺深先後之可言也。○幾一而已矣。自聖人言。則爲神化之幾。自吾人言。則爲善惡之幾。其實非有二也。作聖之功。則必由粗以入精。由可知以進於不可知。而知幾之學畢矣。○意者。心之所發。心本無意也。動而後敬。言而後信。此心之本體。有時而息矣。不動而敬。敬以心也。不言而信。信以心也。此心之中。無非敬信。未發已發。純乎天理矣。○釋氏以心爲槁木死灰。而盡外聞見。吾儒亦從而宗之。是以吾心爲有內也。心無內外。無隱顯。無寂感。不見不聞。此心也。獨見獨聞。此

心也。共見共聞。此心也。目之視也。可得而見也。謂視非心也。可乎。耳之聽也。可得而聞也。謂聽非心也。可乎。天之高也。地之廣也。鳶飛魚躍於其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孰非心也。而謂其偏於空虛。可乎。○楊復所談本體而諱言功夫。以爲識得本體。便是功夫。某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識得本體。方可用功。夫明道言識得本體。以誠敬存之。是也。寄羅近溪。○仁之爲物。未易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者。皆求仁之功而已。其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指仁體矣。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生。以天地之心爲心。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今。無內外。無始終。謂之無生而實生。謂之有生而實未嘗生。渾然廓然。凝然炯然。仁之體儻若是乎。以下寄查毅齋。○近世談學者。但知良知本來具足。本來圓通。窺見影響。便以爲把柄在手。而不復知有戒慎恐懼之功。以嗜欲爲天機。以情識爲智慧。自以爲寂然不動。而妄動愈多。自以爲廓然無我。而有我愈固。名檢蕩然。陽明之良知。果若是乎。一念之動。其正與否。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卽此是獨。卽此是良知。於此格之。卽是慎獨。卽是致良知。物與知無二體。格與致無二功也。但於意念之間。時時省克。自然欲盡。理還。來教以則訓。格謂物。物皆有定。則一循其則而不違。是爲格物也。知體無窮。物則有定。若然。是將以知不足恃。而取則於物矣。是將舍吾心之天則。又索之於外矣。是將歧知與物而二之矣。請就兄之言。而反覆之。知則無窮。物之體亦無窮。何也。凡物之理。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若云有定。不爲子莫之執。中乎。物則有定。知之則亦有定。何也。帝降之衷。天然自有不爽毫髮。若曰無窮。則將舍規而爲圓。舍矩而爲方乎。與許敬菴。○兄嘗問。相天下當用何術。對曰。無私。兄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道。必加意於知人。知

人有法，必令人舉一人，嚴運坐之法，而後舉，必得人，人無遺舉，天下可理矣。弟曰：固也。獨不曰取人以身乎？自古才相智相，代不乏人，往往徇私而敗，故無私而後能知人，辟之鑑，常空，衡常平，妍媸輕重，自不患其或爽。且人舉一人之法，自昔亦常行之，而卒不能得人，何也？其人君子也，則所舉必多君子，雖舉百十人，亦何不可？其人小人也，則所舉必多小人，雖舉一人，亦安可聽耶？兄又嘗問聖學之要，對曰：在心。兄曰：心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聖。弟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聖賢，何曾於心外加得一毫？答呂新吾曰：立人達人，畢竟是仁發用處，仁自有體，就如喜怒哀樂是心之發用處，心自有體也。答孟我疆曰：近時之弊，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而不言修，僕獨持議，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曰理以頓悟，而必曰事以漸修，蓋謂救時之意。答周海門曰：心外無道，言心而曰易偏易恣者，即非心也。道外無心，言道而不本於心者，即非道也。夫惟析心與道而爲二，是故舍我喜怒哀樂本然之情性，而求之於難窮之物，理舍我事親敬長本然之知能，而索之於無常之事變，考之愈勤，講之愈徹，而以之應感酬酢，漠然愈不相關，此則學術之過也。與毛文學曰：竊疑世儒口口說悟，乃其作用處殊，是未悟者，悟與修分兩途，終未能解。龍溪曰：狂者志大而行不掩，乃是直心而動，無所掩飾，無所窩藏，時時有過可改，此是入聖真路頭。世人總說修持，終有掩飾窩藏意思，在此去聖學路徑何啻千里。定宇曰：所貴乎不掩藏者，爲其覺而能改也，非爲其冥然不顧而執之以爲是也。秋遊記曰：予謂定宇曰：昨所言天地都不做得，無駭人之聽耶？定宇笑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予曰：子真出世之學，非予所及也。然嘗謂此體真無而實有，天不得

不生。地不得不成。辟如木之有根而發爲枝葉花實。自不容已。天地亦何心哉。佛氏以大地山河爲幻妄。此自迷者言之耳。苟自悟者觀之。一切幻相皆是眞如。而况於天地乎。定宇曰。學在識眞。不假斷妄。子言得之矣。同上。○常思父母生我之時。光光淨淨。只有此性命。一切身外物。眞如水上漚。奈何拋我之本來。而汲汲營營於身外。暫生暫滅之浮漚乎。志學錄下皆同。○吾邑蕭靜菴曰。目力有餘。則當徧讀六經。以窺聖賢之心事。足力有餘。則當縱遊五嶽。以觀天地之形骸。若夫蒔一花卉。畜一奇玩。雖力有餘。弗爲也。○有壁立萬仞之節概。乃可以語光風霽月之襟懷。○善樹木者。芟其枝葉。則其本盛矣。善爲學者。斂其英華。則其神凝矣。○眼前一草一木。皆欣欣向榮。一禽一鳥。皆嚶嚶自得。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以禍福得喪付之天。以贊毀予奪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責之己。豈不至易至簡乎。○顏子當仰鑽瞻忽時。只是於本體上想像追尋。終不可得。後來得夫子之教。卻於博文約禮用功夫。功夫既到。而後本體卓爾。如有可見。始悟向者想像追尋之爲非也。○日之長短有時矣。然意有所營。若促之而短。事無所繫。若引之而長。心之無時如此。身之所處有方矣。然神之所至。忽而九天。意之所注。忽而萬里。心之無方如此。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胡瀚字川甫。號今山。餘姚人。支湖鐸從子也。自幼承家學。動必以禮。年十八。從陽明先生遊。論及致良知之學。反覆終日。則躍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陽明授以傳習錄博約說。日歸而思之。益有省。支湖召而語之曰。孺子知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爲主。瀚唯唯。於是日從事於求心。悟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卽性也。其有內外動靜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圖以自課。就質於陽明。陽



明面進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篤行。繩檢甚密。陽明沒。諸弟子紛紛互講良知之學。其最盛者。山陰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劉君亮。永豐聶文蔚。四家各有疏說。駁駁立爲門戶。於是海內議者羣起。先生曰。先師標致良知三字。於支離汨沒之後。指點聖真。真所謂真骨血也。吾黨慧者論證悟。深者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窮主宰。流行俱得其說之一偏。且夫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君亮之分別太支。汝中無善無惡之悟。心若無善。知安得良。故言無善。不如至善。天泉證道。其說不無附會。汝止以自然爲宗。季明德又矯之以龍惕。龍惕所以爲自然也。龍惕而不恰於自然。則爲拘束。自然而不本於龍惕。則爲放曠。良知本無寂感。卽感卽寂。卽寂卽感。不可分別。文蔚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似又偏向無處立腳矣。宋儒學尙分別。故勤註疏。明儒學尙渾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厭訓詁支離。而必標宗旨以爲的。其弊不減於訓詁也。者天下之公道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何必別標宗旨哉。先生之學。則以求心爲宗。所註心箴圖。列而爲五。曰心圖。指本體也。曰存曰死曰出入曰放心。各有箴。而功以存心爲主。晚年造詣益深。每提本朝儒者曰。文清之行。粹然師表。求其卓然之見。一貫之唯。似隔曾顏一級。文成明睿。學幾上達。若夫勸不踰矩。循循善誘。猶非孔氏之家法。白沙煞有會點之趣。而行徑稍涉於孤高。敬齋慎密。似有子夏規模。而道業未臻於光大。孟子願學孔子。而於顏閔猶曰。姑舍吾於四先生亦云。以恩貢就華亭訓導。陞崇明教諭。歸家三十年。築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

## 卷十六

江右王門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峰、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也。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 孫德涵 德溥 德沐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處士劉兩峰先生文敏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宏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樂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瀘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臯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江右王門學案一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宦於南都。羅文莊欽順見而奇之。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憂。宸濠反。從文成建義。嘉靖改元。起用。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毀淫祠。建復初書院。講學。擢南京主客郎中。任滿告歸。起南考功。尋還翰林。司經局洗馬。上聖廟。九廟。世宗猶以議禮前疏弗悅也。下禮部參勘而止。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京國子祭酒。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獨言君臣交儆之義。遂落職。閒住。四十一年卒。年七十二。隆慶元年。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初見文成於虔臺。求表父墓。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曰。夕談學。先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兩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卽慎獨也。遂稱弟子。又見文成於越。留月餘。既別。而文成念之。曰。以能問於不能。謙之近之矣。又自廣德至越。文成歎其不以遷謫爲意。先生曰。一官應迹。優人。隨遇爲故事耳。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允克何如。先生欣然。始悟平日之恭讓。不免於玩世也。先生之學。得力於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者也。吾性體行於日用倫物之中。不分動靜。不舍晝夜。無有停機。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蓋一忘戒懼。則障蔽而壅塞矣。但令無往非戒懼之流行。卽是性體之流行矣。離卻戒慎恐懼。無從覓性。離卻性。亦無從覓日用倫物也。故其言道器無二性。在氣質皆是此意。其時雙江從寂處體處用工夫。以感應用處爲効驗。先生言其倚於內。是裂心體而二之也。彭山惡自然而標警覺。先

生言其滯而不化。非行所無事也。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爲宗子也。夫流行之爲性體。釋氏亦能見之。第其捍禦外物。是非善惡。一歸之空。以無礙我之流行。蓋有得於渾然一片者。而日用倫物之間。條理脈絡。不能分明矣。麓而不精。此學者所當論也。先生青原贈處。記陽明赴兩廣。錢王二子各言所學。緒山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龍溪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陽明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此與龍溪天泉證道記同一事。而言之不同如此。鼓山先師嘗疑陽明天泉之言與平時不同。平時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今觀先生所記。而四有之論。仍是以至善無惡爲心。卽四有四句。亦是緒山之言。非陽明立以爲教法也。今據天泉所記。以無善無惡議陽明者。盍亦有考於先生之記乎。子善。孫德涵。德溥。德泳。善字某。號穎泉。嘉靖丙辰進士。由比部郎。藩臬使。歷官至太常寺卿。

德涵字汝海。號聚所。隆慶辛未進士。從祀議起。上疏極言文成應祀。授刑部主事。江陵當國。方嚴學禁。而先生求友愈急。傅慎所劉畏所先後詆江陵。皆先生之邑人。遂疑先生爲一黨。以河南僉事出之。御史承江陵意。疏論鐫秩而歸。未幾卒。年五十六。先生受學於耿天臺。鄉舉後。卒業太學。天臺謂公子寒士。一望而知。居之移氣若此。獨汝海不可辨其爲何人。問學於耿楚侗。楚侗不答。先生憤然曰。吾獨不能自參。而向人求乎。反閉一室。攻苦至忘寢食。形軀減削。出而與楊道南焦弱侯討論。久之。一旦鬻然忽若天厲。

洞徹本真。象山所謂此理已顯也。然穎泉論學於文莊之教無所走作。入妙通玄。都成幻障。而先生以悟爲入門。於家學又一轉手矣。

德溥字汝光。號四山。舉進士。官至太子洗馬。所解春秋。逢掖之士多宗之。更拚闢宴居。覃思名理。著爲易會。自敘非四聖之易。而霄壤自然之易。又非霄壤之易。而心之易。其於易道多所發明。先生浸浸向用。忽而中廢。其京師邸寓。爲霍文炳之故居。文炳奄人。張誠之奴也。以罪籍沒。有埋金在屋。先生之家人發之。不以聞官。事覺。罪坐先生。革職追贓。門生爲之贖金。以償。穎泉素嚴聞之。怒甚。先生不敢歸者久之。德泳號瀘水。萬歷丙戌。進士。授行人。轉雲南道御史。壬辰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公疏請皇長子豫。教上。怒革獻可爲民。先生救獻可。亦遂革職。累疏薦不起。先生旣承家學。守致良知之宗。而於格物則別有深悟。論者謂淮南之格物。出陽明之上。以先生之言較之。則淮南未爲定論也。

東廓論學書

向來起滅之意。尙是就事上體認。非本體流行。吾心本體。精明靈覺。浩浩乎日月之常照。淵淵乎江河之常流。其有所障礙。有所滯礙。掃而決之。復見本體。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常明之體耳。與君亮伯光。○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神靈覺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尙友也。前言往行。以畜德也。皆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

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博文格物。卽戒懼擴充一個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復夏毅夫。○越中之論。誠有過高者。忘言絕意之辨。向亦駭之。及臥病江上。獲從緒山龍溪切磋。漸以平實。其明透警發處。受教甚多。夫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致良知之條目也。若以懲忿之功爲第二義。則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已百己千者。皆爲剩語矣。源泉混混。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所無事。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乎海也。苟認定懲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答孫雙江。○明德之明。人人完足。遇親而孝。遇長而弟。遇君而忠。遇夫婦而別。遇朋友而信。無往非明德之流行。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學問之道。無他也。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矣。○與鮑復之。○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利害。○答甘泉。○良知精明處。自有天然一定之則。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真是鳶飛魚躍。天機活潑。初無妨礙。初無揀擇。所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糠粃迷目。天地爲之易位矣。○答周順之。○果能實見敬字面目。則卽是性分。卽是禮文。又何偏內偏外之患乎。若歧性分禮文而二之。則已不識敬。何以語聖學之中正乎。○與方時勉。○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故道千乘之國。直以敬事爲綱領。信也者。敬之不息者也。非敬之外。復有信也。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卽敬之流行於政者也。先儒謂未及爲政。得無以修己安百姓爲二乎。○與胡鹿崖。○遷善改過。卽致良知之條目也。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爲物欲所障。

蔽。則卽此是善。更何所遷。卽此非過。更無所改。一有障蔽。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其謂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非本體之流行耳。答徐子弼。○是非逆順境界。猶時有礙。乃知聲臭未泯。還是形而下學問。薛中離語。○自其精明之無障。謂之智。及其精明之無間斷。謂之仁守。答徐波石。○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戒懼之流行。方是須臾不離。與呂涇野。○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正毫釐千里之幾。從良知精明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太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救衛。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論濁清。○有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填硃模者。一點一直。不能一毫加損。○小人之起私意。昏迷放逸。作奸作惡。至於穿窬剽劫。何往非心。特非心之本體耳。水之過類在山。至於滔天襄陵。何往非水。然非水之本體矣。戒懼以不失其本體。禹之所以行水也。隄而遏之。與聽其壅橫而不決不排。二者胥失之矣。答曾宏之。○世俗通病。只認得個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個無技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與洪峻之。○近有友人相語曰。君子處世。只顧得是非。不須更顧利害。僕答之曰。天下真利害。便是天下真是非。卽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安得爲害。而墮肉乞飽。壙上悶斷。安得爲利。若論世情利害。亦自有世情是非矣。與師泉。○吾輩病痛。尙是對景時放過。故辨究精博。終受用不得。須如象山所云。關津路口。一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不離之學。與周順之。○云商量家事。分居則有我。合同則留情。自是對景增減。又安能與千聖同堂。王霸並位。誠然誠然。至以貨色名利。比諸霧靄魍魎。則有所未穩。形色天性。初非嗜慾。惟聖踐形。只是大公順應之。無往非日月。無往非郊野。鸞鳳若



一有增減。則妻子家事。猶爲霧靄魑魅。心體之損益。其能免乎。凡人與聖人對景。一也。無增減是本體。有增減是病症。今日亦無別法去病症。以復本體而已矣。與同泉○兩峰有數條相問。大意主於收視斂聽。一塵不擾。一波不興。爲未發之時。當此不擾不興。意尙未動。吾儒謂之存存。存存則意發。卽誠。僕答之曰。收視是誰收。斂聽是誰斂。卽是戒懼工課。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脈。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融不測之神。神果何在。不睹不聞。無形與聲。而昭昭靈靈。體物不遺。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第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體當天心。自得無極之真。與雙江○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瞞昧不得。而無形與聲。不可睹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礙。此學不受世態點污。不賴博聞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著。便涉聲臭。與郭平泉○世之論者。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於敏。果若而言。則敏劣於魯矣。古人學術。須到氣質脫化處。方是歸根復命。億則屢中。是不免挨傍氣習。猶有倚著。而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豈魯者所能了。故嘗謂曾子能脫化得魯。故卒傳其宗。子貢不能脫化得敏。故終止於器。與劉兩江○指其明體之大公。而無偏也。命之曰中。指其明體之順應。而無所乖也。命之曰和一。物而二稱。世之以中和二致者。是靜存動省之說。誤之也。以性上不可添戒懼者。是猖狂而蹈大方之說。誤之也。登高仰之○近來講學。多是意興。於戒懼實功。全不著力。便以爲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浮泛。全無歸根立命處。閒有肯用戒懼之功者。止是點簡於事。爲照管於念慮。不會從不覩不聞上入徹。與余柳溪○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而字在其中。稱字而名在其中。故中和有二稱。而慎獨無二功。今執事毅然自信。從寂處體處用工夫。而以感應運用處。皆敏

勤無所用其力。環起而議之。無一言當意者。竊恐有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於未發之中。得無已有倚乎。倚於感則爲逐外。倚於寂則爲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於本性均也。○來教謂良知是。人生一個真種子。本無是非。可否相對。而言是非。可否相對。此知之屬氣者。不知精明真純。無非無否。處將不屬氣否。答雙江。○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卻見在工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疎。此心無安頓處。佛家謂之胡孫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閑功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睿睿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工程。毫釐千里。答灑致昭。○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矣。膏原贈成。○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修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胸中。一有所不安。自戒自懼。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只是一矩。

東廓語錄

問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吾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爭事整飾。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性字從心。從生。這心之生理。精明真純。是發育峻極的根。本戒慎恐懼。養此生理。從君臣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出。無須臾虧損。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古人發

育峻極。只在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簡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中和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業不肯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筥。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問諸生平旦之氣。奚若。曰。覺得清明。覺得無好惡。曰。清明者心也。而無好惡。則有心而無意。清明者知也。而無好惡。則有知而無物。二三子試思之。果有無意之心。無物之知乎。曰。平旦之氣。湛然虛明。杲日當空。一物不留。曰。一物不留。卻是萬物畢照。一物不留。是常寂之體。萬物畢照。是常感之用。○濂溪主靜之靜。不對動而言。恐人誤認。故自註無欲。此靜字。是指人生而靜真體。常主宰綱維萬化者。在天機名之曰無聲無臭。故揭無極二字。在聖學名之曰不睹不聞。故揭無欲二字。天心無言。而元亨利貞無停機。故百物生。聖心無欲。而仁義中正無停機。故萬物成。知太極本無極。則識天道之妙。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識聖學之全。○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血脈各異。戒懼於事。識事而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懼。不睹不聞。常規常矩。常虛常靈。則沖漠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爲。一以貫之。是爲全生全歸。仁孝之極。○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規矩誠立。千方萬圓。自運用無窮。平天下之要。不外絜矩。直至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曾子比邱氏疎略欠缺。○問格致。曰。心不離意。知不離物。如今卻分知爲內物。爲外。知爲寂。物爲感。故動靜有二時。體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體。是以有事爲點簡。而良知卻藏伏病痛。有超脫事爲。而自謂良知盡徹。均之爲害道。○徐少初謂真性超脫之幾。須從無極太極悟入。曰。某近始悟得此意。然只

在二氣五行流運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滾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先師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書前。了此便是下學上達之旨。○問博約曰。聖門之學。只從日用人倫庶物。兢兢理會自家真性。常令精明流行。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三百。彌綸六合。便是博文。從流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退藏於密。便是約禮。故亦臨亦保。昭事上帝。不怨不尤。知其天。初無二塗轍。○問不覩不聞曰。汝信得良知否。曰。良知精明。真是瞶昧不得。曰。精明有形乎。曰。無形。曰。有聲乎。曰。無聲。曰。無形與聲。便是不覩不聞。瞶昧不得。便是莫見莫顯。問戒懼曰。諸君試驗心體。是放縱的。是不放縱的。若是放縱的。添個戒懼。卻是加了一物。若是不放縱的。則戒懼是復還本體。年來一種高妙。開口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精蘊。卻怕戒懼拘束。如流落三家村裏。爭描畫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自家受用。無絲毫干涉。○有苦閑思雜念者。詰之曰。汝自思閑。卻惡閑思。汝自念雜。卻惡雜念。譬諸汝自醉酒。卻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工夫去浮思。○錢緒山論意見之弊。謂良知本體。著以意見。猶規矩上著以方圓。方圓不可得。而規矩先裂矣。曰。此病猶是認得良知籠了。良知精明。肫肫皜皜。不粘帶一物意。卽良知之運行。見卽良知之發越。若倚於意。便爲意障。倚於見。便爲見障。如秤天平者。手勢稍重。便是弊端。○王泉石云。古人開物成務。實用須講求得定。庶當局時不失著。曰。某常看棋譜。局局皆奇。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緣下了二三十年棋。不曾遇得一局棋譜。不如專心致志。勿思鴻鵠。勿援弓矢。盡自家精神。隨機應變。方是權度。在我運用不窮。○龍溪曰。不落意見。不涉言詮。如何曰。何謂意見。曰。隱隱見得自家本體。

而日用濶泊不得是本體與我終爲二物。曰：何謂言詮？曰：凡問答時言語有起頭處，未稍有結束處，中間有說不了處，皆是言詮所縛。曰：融此二證如何？曰：這方是肺腑肺腑實際。○程門所云善惡皆天理，只過不及處便是惡。正欲學者察見天則不容一毫加損，雖一毫終不免踰矩，此正研幾脈絡。○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論語言悅樂不愠，舍自家性情更無用功處。○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無往不潔淨，此中粘滯無往不粘滯。○問道器之別，曰：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觀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觀可聞體物不遺指爲器，非二物也。今人卻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便是裂了宗旨。喜怒哀樂卽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觀聞指爲中，就其發而中節燦然可觀聞指爲和。今人卻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爲和，如何得合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是槁木死灰。○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卻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時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其善發良知之神乎。

穎泉先生

學者真有必求爲聖人之心，則卽此必求一念，是作聖之基也。○和靖謂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此最得濂洛一脈。○學莫要於識

仁。仁人心也。吾人天與之初，純是一團天理。後來種種嗜慾，種種思慮，雜而壞之。須是默坐澄心，久久體認，方能自見頭面。子曰：默而識之，識是識何物，謂之默。則不靠聞見，不倚知識，不藉講論，不涉想像，方是孔門宗旨。方能不厭不倦，是故必識此體，而後操存涵養始有著落。○學莫切於敦行，仁豈是一個虛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知事外無仁，仁體時時流貫，則日用之間，大而人倫，不敢以不察，小而庶物，不敢以不明。人何嘗一息離卻倫物，則安可一息離卻體仁之功。一息離，便非仁，便不可以語人矣。顏子視聽言動，一毫不雜，以非禮正是時時敦行，時時善事吾心。○先儒謂學成於靜，此因人馳於紛擾，而欲其收斂之意。若究其極，則所謂不視不聞，主靜之靜，乃吾心之真本，不對動而言也。卽周子所謂一程子所謂定時有動靜，而心無動靜，乃真靜也。若時而靜存，時而動察，乃後儒分析之說。細玩子在川上章，可自見矣。○孔子謂苟志於仁，無惡也。若非有此真志，則終日縈縈，皆是私意。安可以言過。○李卓吾倡爲異說，破除名行。楚人從者甚衆，風習爲之一變。劉元卿問於先生曰：何近日從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誰不欲爲聖賢，願無奈聖賢礙手耳。今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善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夫子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爲鮮，蓋真能見過，則卽能見吾原無過處，真能自訟，則常如對讞獄吏，句句必求以自勝矣。但人情物理不遠於吾身，苟能反身求之，又何齟齬因循之多。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我無間，其順物之來，而毋以逆應之，則物與道不隨我而當者乎。○格致之功，乃曾子發明一貫之傳。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原於吾之一心。此處停妥，不致參差，卽是大公之體。以此隨事應之，無所增損起滅，卽是順應之流行矣。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莫非以此貫之。○所論應事接物，惟求本心安妥，便行否。

雖違衆勿恤。學能常常如是。本心時時用事。久之可造於誠。世有真實見羨者。吾因之以加勉。有以迂闊見誚者。吾不因之而稍改。何也。學所以求自信而已。非爲人也。然所謂本心安妥。更亦當有辨真無私心。真無世界心。乃爲本心。從此安妥。乃爲真安妥。不然。恐夾帶世情。夾帶習見。未可以語本心安妥也。○夫爲吾一身之主。爲天地萬物之主。孰有外於心。所以握其主。以主天地萬物。孰有過於存心。非我公反身體貼。安能言之親切。若此。第存心莫先於識心。識心莫先於靜。所謂心固。不出乎腔子裏。然退藏於密者。此也。彌滿於六合者。亦此也。所謂識固。始於反觀默認。然淨掃其塵念。而自識其靈明之體可也。識此靈明之呈露。而不極深研窮。以得其全體不可也。所謂存固。始於靜時凝結。然屋漏此操存之功也。友君子亦此操存之功也。所謂靜亦有二。有以時言者。則動亦定。靜亦定之動。靜是也。有以體言者。則不對動說。寂以宰感。翕聚以宰發散。無時不凝結。亦無時不融釋。所謂無欲謂靜。卽程門之定也。若曰有嗜靜處。則能必其無厭動處耶。若曰常在裏面。停停當當。則方其在外時。又何者在裏面耶。心者天下至神至靈者也。存心者握其至神至靈。以應天下之感者也。苟認定吾靈明之相。而未盡吾真體之全。卽不能免在內在外之疑。苟分存心與應務爲二時。卽不能免靜時凝結。動時費力之疑。願公不以其所已得爲極至。而深識此心之全體。盡得存心之全功。則自有渙然冰釋處矣。○學不明諸心。則行爲支明不見諸行。則明爲虛。明者明其所行也。行者行其所明也。故欲明吾孝德。非超悟乎孝之理已也。真竭吾之所以事父者。而後孝之德以明。欲明弟德。非超悟乎弟之理已也。真盡吾之所以事兄者。而後弟之德以明。舜爲古今大聖。亦唯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舍人倫。庶物無所用其明察矣。若本吾之真心。以陳說經史。卽此陳說。

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逐物。本吾之真心。以習禮講小學。卽此講習。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末藝。然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義耳。果超果神者。誰與。若能神解超識。則自不離日用常行矣。故下學上達。原非二時。分之卽不可語達。卽不可以語學。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作與語。固爲行。止與默亦爲行人。一日何時可離行耶。行本重。然實不在明之外也。○所謂將來學問。只須慎獨。不須防檢。而旣往愆尤。習心未退。當何以處之。夫吾之獨處。純然至一。無可對待。識得此獨。而時時慎之。又何愆尤能入。習心可發耶。但吾輩習心有二。有未能截斷其根。而目前暫卻者。此病尙在獨處。獨處受病。又何慎之可言。有旣與之截斷。而舊日熟境。不覺窮發者。於此處覺悟。卽爲之掃蕩。爲之廓清。亦莫非慎之之功。譬之醫家。急治其標。亦所以調攝元氣。譬之治水。雖加疏鑿決排。亦莫非順水之性。見獵有喜心。正見程子用功密處。非習心之不去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此正是困勉之功。安可以爲著意。但在本體上用。雖困且苦。亦不可以言防檢。今世之防檢者。亦有熟時。不可以其熟時爲得操存之要。何如何如。程門慎獨之旨。發於川上。正是不舍晝夜之幾。非禮勿視聽言動。時時在禮上用。力卽慎獨也。時時是禮。時時無非禮。安論境界。試淺言之。雖嚮晦寢息。吾心亦炯然不昧。吾耳目身口。亦不能離。亦安有無視聽言動之時。雖在夢中。有呼卽醒。何嘗俱入於滅。易所謂寂者。指吾心之本體不動者言也。非指閒靜之時也。工夫只是一個。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在知處。討分曉。不在境上。生分別。○承示元城之學。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程子數年。始去一矜字。何其難。子曰。欲仁而仁至。又何其易。切問也。夫仁何物也。心也。心安在乎。吾一時無心。不可以爲人。則心在吾。與生俱生者也。求吾之與生俱生者。安可



以時日限。試自驗之。吾一念真切。惟求復吾之真體。則此欲仁一念。已渾然仁體矣。何有於妄。何處覺矜。無妄無矜。非仁體而何。至於力行之熟。消融之盡。則不能不假以歲月耳。今高明既信我夫子欲仁仁至之語。則卽此處求之足矣。不必更於古人身上生疑。斯善求仁矣。

### 聚所先生

今人只說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爲人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懵懵。如醉如夢。便是大惡了。天地生我爲人。豈徒昏昏天地間。與蟲蟻並活已耶。○諸生夜侍劉思徵。問曰。堯舜之心。至今在。其說如何。先生曰。汝知得堯舜是聖人否。曰。知之。曰。卽此便是堯舜之心。在時李肖岑大行在坐。謂諸生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孰不曉得父母當孝。兄弟當弟。這點心。卽盜贖亦是有的。但人都是爲氣欲蔽了。不能依著這心行去。先生謂諸生曰。汝信得及否。諸生對曰。信得。先生曰。這個心。是人人都有。是人人人都做得。堯舜的世人。卻以堯舜的心。去做盜贖的事。圖小小利欲。是猶以千金之璧。而易壺殮也。可惜。○李如翼述前年至楚侗先生家。與其弟楚倅同寢九日。數叩之不語。及將行時。楚倅乃問曰。論語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汝平日如何解。如翼對以爲我今日不遠千里。特來究證。亦可謂如之何如之何矣。子全無一言相教耶。楚倅曰。汝到不去。如之何如之何。又教我如之何。先生甚歎其妙。凡至會者。輒以此語之一友云者。行得路正。他如之何如之何。便好若路不正。就是如之何如之何也。無用。先生笑曰。只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若曰如之何如之何。路道自不會差了一友呈其見解之。先生曰。得解不中用。只是要如之何如之何。就是。○問自立自達曰。自立是卓然自立於天地間。再無些倚靠人。推倒他不得。如

太山之立於天地間。任他風雷。俱不能動。這方是自立。既自立了。便能自達。再不假些幫助。停滯他不得。如黃河之決。一瀉千里。任是甚麼。不能沮他。這言是自達。若如今人靠著聞見的。聞見不及處。便被牠推倒了。沮滯了。小兒行路。須是倚牆靠壁。若是大人。須是自行。凡工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然志不是。凡志。須是必爲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爲聖人之志。亦不是立志。若是必爲聖人之志。則凡行得一件好事。做得一上好工夫。也不把他算數。○一友言已教姪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異於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他於聲色上便自輕。不待我勸。昔孟子於齊王好樂而曰。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於好勇。則曰。請好大勇。曰。好貨。就曰。好貨也好。只要如公劉之好貨。曰。好色。曰。好色也好。只要如太王之好色。今人若聽見說好貨好色。便就說得好貨色甚不好了。更轉他不得。今人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話。其實不知孟子。○先生謂康曰。爲學只要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康曰。近來亦信得及。只是無長進。曰。試言信處。何如。康曰。只一念善處。便是堯舜。曰。如此卻是信不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卻有許多時。不是堯舜了。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以是堯舜。曰。只曉得不善處。非堯舜而何。○先生問康曰。近日用功。何如。康曰。靜存曰。如何。靜存。康曰。時時想著個天理。曰。此是人理。不是天理。天理天然自有之理。容一毫思想不得。所以陽明先生說良知。是不慮而知的。易曰。何思何慮。顏淵曰。如有所立卓爾。說如有。非真有一件物在前。本無方體。如何可以方體。求得到是。如今不會讀書人。有人指點與他。他肯做。還易得。緣他只有一个欲障。讀書的人。又添了一个理障。更難擺脫。你只靜坐。把念頭一齊放下。如青天一般。絕無一點雲霧作障。方有會悟處。若一心想個天理。便受他纏縛。非惟無益。

而反害之。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你今想個天理，反添了這個人心，自家常是不安的。若是道心，無聲無臭，容意想測度不得，容意想測度又不微了。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怒而無有作惡，喜而無有作好，所謂情順萬事而無心，心普萬物而無心，無動無靜，方是工夫的當處。譬之鏡然，本體光明，妍來妍照，媸來媸照，鏡裏原是空的，沒有妍媸。你今如此就謂之作好，康曰：如此莫落空否？曰：不要怕空，果能空得，自然有會悟處。康曰：如此恐流於佛學也。曰：空亦不同，有一等閒人的空，他這空，是昏昏懵懵，胸中全沒主宰，纔遇事來，便被推倒，如醉如夢，虛度一生。有異教家的空，是有心去做空，事物之來，都是礙他空的一切，置此心於空虛無用之地。有吾儒之空，如太虛一般，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色象貌，俱在太虛中發用流行，千變萬化，主宰常定，都礙他不得的。卽無卽有，卽虛卽實，不與二者相似。康曰：康初亦從空上用功，只緣不識空有三等之異，多了這個意見，便添一個理障。今已省得此意，當下卻空不來，曰：這等工夫，原急不得。今日減得些，明日又減得些，漸漸減得去，自有私意淨盡，心如太虛日子，忙不得如此。又是助長，又是前病復發了。○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爲善，方是卽平常無善念時，無惡念時，恐也算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旣無惡念，便是善念，更又何善念，卻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念善，是良知，知此念惡，亦是良知，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良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卻是你志氣昏惰了。古人言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先

生謂康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信得及否。康對曰。康今說信得。只是口裏信得。不是心裏信得。緣未思量一番。未敢便謂信得。先生曰。倒不要思量。大抵世學之病。都是揣摩影響。如猜拳一般。聖門若顏子。便是開拳。見子個數分明。且汝今要回。須要討個分明。半明半暗。不濟得事。康默自省。有覺。因對曰。只因老師之間。未實體認得。便在這裏痛。恐便是惻隱之心。愧其不知。恐便是羞惡之心。心中肅然。恐便是恭敬之心。心中辨決。有無當否。恐便是是非之心。卽此一問。四端盡露。真如人之有四體一般。但平日未之察耳。先生喜曰。這便是信得及了。康又曰。四端總是一端。全在是非之心上。惻隱知其爲惻隱。羞惡知其爲羞惡。恭敬知其爲恭敬。若沒是非之心。何由認得。亦何由信得。此便是良知。擴而充之。則致矣。先生曰。會得時。止說惻隱亦可。說羞惡亦可。說恭敬亦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所見。便不是道。百姓之愚。沒有這見。卻常用著他。只不知是道。所以夫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中是無所依著。庸是平常的道理。故孟子言孝。未嘗以割股廬墓底。卻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言弟。則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今人要去做忠臣的。只依著在忠上。便不中了。爲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自聖人看來。他還是索隱行怪。縱後世有述。聖人必不肯爲。往年有一友問心齋先生云。如何是無思而無不通。先生呼其僕。卽應命之取茶。卽捧茶至。其友復問先生曰。才此僕未嘗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應。這便是無思無不通。是友曰。如此則滿天下都是聖人了。先生曰。卽是日用而不知。有時懶困著了。或作詐不應。便不是此時的心。陽明先生一日與門人講。大公順應。不悟。忽同門人遊田間。見耕者之妻送飯。其夫受之。食畢與之持去。先生曰。這便是大公順應。門人疑之。先生曰。他卽是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惱起來。便失道。

心體所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是個真聖人。真正大公順應。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底。○一友謂知人最難。先生劈畫一仁字。且曰。這個仁難知。須是知得這個仁。才知得那個人。是友駭問。先生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友悚然。○有問仁體最大。近已識得此體。但靜時與動時不同。似不能不息。曰。爾所見者妄也。所謂仁者非仁也。似此懸想。乃背於聖門默識之旨。雖勞苦終身。不能穀一日不息。夫識仁者。識吾身本有之仁。故曰仁者人也。今爾所見。是仁自仁。而人自人。想時方有不想。即無。靜時方明。纔動即昏。豈有仁而可離者哉。豈有可離而謂之仁哉。故不假想像。而自見者仁也。必矣。想像而後見者非仁矣。不待安排布置而自定者仁也。必俟安排布置而後定者非仁矣。無所爲而爲者仁也。有所爲而爲者非仁矣。不知爲不知者仁也。強不知以爲知者非仁矣。與吾身不能離者仁也。可合可離非仁矣。不妨職業而可爲者仁也。必棄職業而後可爲者非仁矣。時時不可息者仁也。有一刻可息非仁矣。處處皆可體者仁也。有一處不可體者非仁矣。人皆可能者仁矣。有一人不可能者非仁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一日不識仁。便是一日之不仁。一時不識仁。便是一時之不仁。不仁則非人矣。仁則不外於人矣。而仁者毋求其有相之物。惟反求其無相者而識之。斯可矣。○先生曰。言思忠事思敬。只此便是學。一友曰。還要本體。曰。又有甚麼本體。忠敬便是本體。若無忠敬。本體在何處。見得吾輩學問。只要緊切。空空說個本體。有何用。所以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更有甚麼。人人有個不爲不欲的人。只要尋究自家。那件是不爲不欲的。不爲不欲他便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人只行些好事。而不思索其理。則習矣。而不察。終是昏昏懵懵。全無一毫自

得意思。做成一個冥行的人。人只思索其理。而不著實去行。懸空思索。終是無有真見。不過窺得些影響。做成一個妄想的人。所以知行要合一。○看人太俗。是學者病痛。○問如何是本心。曰。卽此便是。又問如何存養。日常如此便是。○有疑於當下。便是之說者。乃舉孟子之擴充爲問。先生曰。千年萬年。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個萬個。常如此際。有何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失。孟子所謂擴充。卽子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加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實踐非他。解悟是已。解悟非他。實踐是已。外解悟無實踐。外實踐無解悟。外解悟言實踐者。知識也。外實踐言解悟者。亦知識也。均非帝之則。均非戒慎之旨。

四山論學

今世覓解脫者。宗自然語及問學。輒曰。此爲法縛耳。願不識人世種種規矩範圍。有欲離之而不能安者。此從何來。愚以爲離卻戒慎恐懼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慕歸根者。守空寂語及倫物。輒曰。此謂義襲耳。願不識吾人能視能聽。能歎能感者。又是何物。愚以爲離卻喜怒哀樂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取自成者。務獨學語及經世。輒曰。此逐情緣耳。願不識吾人視一民之傷。一物之毀。惻然必有動乎中。此又執使之者。愚以爲離卻天地萬物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

思成求正草 瀟水

君子之於人也。虛心而照。平情而應。使其可容者自容。不可容者自不能容。不以察與焉而已。若作意以含容爲量。則恐打入世情隊裏。膠結不解。吾將不爲君子所容矣。○天地鬼神。遇事警畏。然恐在禍福利

害上著脚。終涉疎淺。古人亦臨亦保。若淵若冰。不論有事無事。一是恂慄。本來作主。○古人以天地合德爲志。故直從本體。亦臨亦保。不使一毫自私用智。沾蒂掛根。今人以世情調適爲志。故止從事爲安排布置。終不能於不覩不聞上開眼立身。總之一達而上下分途。○君子只憑最初一念。自中天則若就中又起一念。搬弄伎倆。卽無破綻。終與大道不符。○今世學者登壇坫。但曰默識曰信。曰聞曰參。以爲不了義。諱夫參之爲言。從二氏而後有。不必言也。願爲識爲信爲聞。就而質之。究竟不過參之之義。吾以爲總於人情世變。毫無著落。此等論且放下。須近裏著。已求之中庸。以未發之中言性。而必冠之以喜怒哀樂。孟子言性善。而必發於惻隱羞惡四端。則知曰性曰情。雖各立名。而無分段。故知莫見莫顯。亦無非不覩。不聞而慎獨之功。卽從戒懼抽出言之。蓋未有獨處致慎。而不爲戒慎恐懼者。此聖學所以爲實也。陽明洞見此旨。特提致知。而又恐人以意識爲知。又點出一良字。蓋以性爲統理。而知則其靈明發端處。從良覓知。則知不離根。從致完良。則功不後時。此正慎獨關鍵。吾人但當依此用工。喜怒哀樂歸於中節。而不任已。惻隱四端一任初心。而不轉念。則一鍼一血。入聖更復何疑。○公以求仁爲宗旨。而云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第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爲學。而應務酬酢之繁。又不遺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爲適爲固。起念不化。此將何以正之。與徐魯源。

## 卷十七

### 江右王門學案二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甫冠舉鄉試從學王文成於虔臺不赴春官者二科文成呼爲小秀才登嘉靖二年進士第知六安州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編修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尙寶司卿轉太僕寺少卿尋出爲南京鴻臚寺卿丁父憂服除起原官疏乞終養不許遷南京太常寺卿尋召爲太常卿掌祭酒事陞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母卒廬墓服未闋召拜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直無逸殿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先生立朝大節在國本尤偉是時上諱忌儲貳之事蓋中妖人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故自莊敬太子旣薨不欲舉行册立二子竝封爲王先生起宗伯卽以爲言不報會詔二王婚於外府先生言昔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孝宗以兄婚弟諸王始皆出府今事與太祖同宜如初制行之上不可命二王出居外府先生又言會典醜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其所適從上不悅曰旣云王禮自有典制可遵如若所言則何不竟行册立也先生卽具册立東宮儀注以上上大怒三王行禮訖無軒輊穆宗之母康妃死先生上喪禮儀注一依成化中紀淑妃故事紀淑妃者孝宗之母也上亦不以爲然以諸妃禮葬之先生據禮守儀不奪於上之喜怒如此宗藩典禮一裁以義又其小小者爾先生以講學爲事當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間京師豐濟宮之會先生與徐少湖聶雙江程松溪爲主盟學徒雲集至千人其盛爲數百年所未有羅整菴不契良知之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今言吾心之良知卽是天理亦是以知覺爲性矣先生申之曰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



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整菴難人之知識。不容有三。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先生申之曰。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也。整菴難誤認良知爲天理。則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先生申之曰。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離卻天地人物。亦無所謂良知矣。然先生之所謂良知。以知是非之獨知爲據。其體無時不發。非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所謂未發者。蓋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是已。發未發。與費隱微顯通爲一義。當時同門之言良知者。雖有淺深詳略之不同。而緒山龍溪東廓洛村。明水。皆守已發未發。非有二候。致和卽所以致中。獨聶雙江以歸寂爲宗。工夫在於致中。而和卽應之。故同門環起難端。雙江往復良苦。後遇念菴。則雙江不自傷其孤另矣。蓋致良知宗旨。陽明發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然觀傳習錄云。吾昔居滌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

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其大意亦可見矣。後來學者。只知在事上磨鍊。勢不得不以知識爲良知。陰流密陷於義襲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喜靜厭動。蓋不從良知用功。只在動靜上用功。而又只在動上用功於陽明所言分明倒卻一邊矣。雙江與先生議論雖未歸一。雙江之歸寂。何嘗枯槁。先生之格物。不墮支離。發明陽明宗旨。始無遺憾。兩不相妨也。

南野論學書

靜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中。中非靜也。動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和。和非動也。蓋良知妙用有常。而本體不息。不息故常動。有常故常靜。常動常靜。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答陳盤溪。○來教若只說致和而不說勿忘勿助。則恐學者只在動處用功。夫知忘助者。良知也。勿忘助者。致良知也。夫用功卽用也。用卽動也。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澄然無際。亦莫非動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外動而別有靜也。○古人之學。只在善利之間。後來學者。不知分善利於其心。而計較揣量於形迹文爲之麓。紛紛擾擾。泛而無歸。故宋儒主靜之論。使人反求而得其本心。今既知得良知。更不須論動靜矣。夫知者心之神明。知是知非。而不可欺者也。君子恆知其是非。而不自欺。致知也。故無感自虛。有感自直。所謂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也。是之謂靜。若有意於靜。其流將有是內非外。喜靜厭擾。如橫渠所謂累於外物者矣。○見聞知識。真妄錯雜者。誤認以爲良知。而疑其有所未盡。不知吾心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本體。非見聞知識之可混。而見聞知識。莫非妙用。非有真妄之可言。而真妄是非輕重厚薄。莫不有自然之知也。○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子而厭然。亦不可不謂之良。

知。雖常人恕己則昏者。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人者施之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卽此一念。可以不異於聖人。答劉道夫。○來教謂動中求靜。順應不擾。殆有見於動中之靜。求不擾於應酬之中。而未究夫無動無靜之良知也。夫良知無動無靜。故時動時靜。而不倚於動靜。君子之學。循其良知。故雖疲形餓體而非勞也。精思熟慮而非煩也。問察辨說而非聒也。清靜虛澹而非寂也。何往而不心逸。何往而不日休。故學貴循其良知。而動靜兩忘。然後爲得。答周陸田。○記中反覆於心性之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又舉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此言亦以知覺爲性者。某常聞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者也。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辨楚菴困知說。○謂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三性。源頭支流。非有二水。先儒所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良字之義。正孟子性善之旨。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

性時便有知覺運動。性非知則無以爲體。知非良則無以見性。性本善非由外鑠。故知本良不待安排。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猶之曰不待安排者其良心。擴而充之以達之天下。則仁義不可勝用。楞伽之真識。宜不得比而同之矣。○謂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則道理全是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有本然之則矣。某竊意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所謂良知也。天然自有之則也。視聽而不以私意蔽其聰明。是謂致良知於耳目之間。父子而不以私意奪其慈孝。是謂致良知於父子之間。是乃循其天然之則。所謂格物致知也。舍此則無所據。而不免於安排布置。遠人以爲道矣。○意與知有辨。意者心之意念。良知者心之明覺。意有妄意。有私意。有意見。所謂幾善惡者也。良知不覩不聞。莫見莫顯。純粹無疵。所謂誠無爲者也。學者但從意念認取。未免善惡混淆。浸淫失真。誠知所謂良知。而致知毋自欺。而求自慊。則真妄公私昭昭不昧。何至於誤認意見。任意所適也哉。答徐少齊。○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爲二。不能合一矣。答問。○格致誠正。卽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卽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卻只守得個虛靜。習得個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懸地隔。○良知乃本心之真誠惻怛。人爲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真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而無有虧欠耳。孟子言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真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下。念念真誠惻怛。卽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良知。卽不是致知矣。答胡仰賢。○理一分殊。渾融之中。燦然者在親疎內外。皆具於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有親疎內外之分。卽本體之條理。天理之流行。吾心實未嘗

有親疎內外之分也。苟分別彼此，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而其分之殊者，皆非其本然之分矣。答王克齊  
○兄謂近時學者，往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認氣習爲本性，不肯說致知功夫。故生弊端。鄙  
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靠實可據者。  
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  
其知不然，卻恐其以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歧而二之，不得入門內也。知好善惡惡，  
亦是徹上徹下語。循其本體之謂善，背其本體之謂惡。故好善惡惡，亦只是本體工夫。本體流行，只是好  
善惡惡。答陳明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緒言，譬之吳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  
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遊戲，粧飾老態，語笑步趨，色色近似，去之益  
遠。答馬問菴。○覺則無病可去，患在於不覺耳。常覺則常無病，常存無病之心，是真能常以去病之心爲  
心者矣。答高公敏。○中離慙忿望慙爲第二義，亦是爲志未徹底，徒用力於忿慙者而發。人心無聲無臭，  
一旦不可得而見，豈有二義三義也。○來教謂人心自靜自明，自能變化，自有條理，原非可商量者。不待  
著一毫力，又謂百姓日用，不起一念，不作一善，何嘗鶻突無道理來。又謂今世爲學，用功者苟非得見真  
體，要皆助長，必不得已，不如萬緣放下，隨緣順應。又謂人志苟真，必不至爲惡，不勞過爲猜防，皆日新之  
語。答王士官。○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即是工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緣得定靜安固，便將見前酬  
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寄雙江。○大抵學不必過求精微，但籠重私意，斷除不淨，真心未得透  
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根脚，可剗定得。安望其有成也。寄橫溪弟。

○好惡與人相近。言差惡是非之知。不容泯滅。後世舍獨知而求之虛明湛一。卻恐茫然無著落矣。答朱芝山。○自謂寬裕溫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強剛毅焉。知非躁妄激作。忿戾近齋莊。瑣細近密察。矯似正流。似和。毫釐不辨。離真逾遠。然非實致其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明辨之。皆放純之。○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若認知識爲良知。正是籠着了。未見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爲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爲。方知得誠意。來書啓教甚明。知此卽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爲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唯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爲病。答陳明水。○人心生意。流行而變化無方。所謂意也。忽焉而紛紜者。意之動。忽焉而專一者。意之靜。靜非無意。而動非始有。蓋紛紜專一。相形而互異。所謂易也。寂然者。言其體之不動於欲。感通者。言其用之不礙於私。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非時寂時感。而有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蓋雖諸念悉泯。而就業中存。卽懼意也。卽發也。雖憂患不作。而安靜自如。卽樂意也。卽發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猶之曰視聽之未發。謂之聰明。聰明豈與視聽爲對。而各一其時乎。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是常有意而常無意也。常有意者。變化無方。而流行不息。故無始。常無意者。流行變化。而未嘗遲留重滯。故無所答。王堉贊。○夫人神發爲知。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物也者。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也。視聽喜怒之類。有禮有非禮。有中節有不中節。苟密察其心之不可

欺者則莫不自知之。故知也者，事物之則，有條有理，無過不及者也。物出於知，知在於物，故致知之功，亦惟在於格物而已。夫隱顯動靜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之異耳。故中也，和也，中節也，其名則三，其實一。獨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獨知感應之節，爲天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真靜隱微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其至費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是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戾，故謂之中節之和。非離乎動用顯見，別有真靜隱微之體，不可以知是非言者也。程子謂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涵喜怒哀樂在其中。答蘇季明之間，謂知卽是已發，已發但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又謂既有知覺，卻是動，怎生言靜者？蓋爲季明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二之矣。故反其詞以詰之，使驗諸其心，未有絕無知覺之時，則無時不發，無時不發，則安得有所謂未發之前，而已發又不可謂之中。則中之爲道，與所謂未發者，斷可識矣。又安得前乎未發，而求其所謂中者也？既而季明自悟其旨，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程子始是其說，而猶未深然之，恐其端倪微差，而毫釐之間，猶未免於二之也。嘗雙江○來教云：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必虛而後靈，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無事則虛，虛則明。此是周程正法眼藏，何容以所知所覺混能知能覺耶？夫知覺一而已，欲動而知覺始失其虛靈，虛靈有時失，而知覺未嘗無，似不可混而一。然未有無知覺之虛靈，苟不虛不靈，亦未足以言覺，故不可歧而二。然此亦爲後儒有此四字而爲之分疏云爾。若求其實，則知之一字足矣，不必言虛與靈，而虛靈在其中，虛之一字足矣，不必言靈言知而靈與知在其中，蓋心惟一知，知惟一念，一念之知，徹首徹尾，常動常靜，本無內外，本無彼此。○來教以能知覺爲良，則格物自是功效，以所知覺爲良，是宜以格物爲工夫，恐未然也。夫知以事

爲體。事以知爲則。事不能皆循其知。則知不能皆極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知。然後爲全功。後世以格物爲功者。既入於揣摩義襲。而不知有致知之物。以致知爲功者。又近於圓覺真空。而不知有格物之知。去道愈遠矣。○夫心知覺運動而已。事者知覺之運動。照者運動之知覺。無內外動靜。而渾然一體者也。答王新甫。○夫身必有心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事。若有無事之時。則亦當有無心無意無知之時耶。身心意知物。未始須臾無。則格致誠正之功。亦不可須臾離。又焉有未感之前。又焉有還須用功之疑耶。答陳履庵。○格物致知。後世學者以知識爲知。以凡有聲色象貌於天地間者爲物。失卻大學本旨。先師謂知是獨知。致知是不欺其獨知。物是身心上意之所用之事。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萬物皆備於我是也。格物是就視聽喜怒諸事。慎其獨知而格之。循其本然之則。以自慊其知。答馮守。○立心之始。不見有時之順逆。事之煩簡。地之險易。人之難處。易處。惟見吾心是非善惡。從之如不及。去之如探湯者。方爲格物。苟分別種種順逆難易。如彼如此。則既有所擇取。而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矣。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則雖有時主宰不亂。精神凝定。猶不足謂之格物。何者。從其好惡順逆之心也。而況遇逆。且難支吾。畏意興沮撓。尙何格物之可言乎。答沈思真。○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爲是。而今覺其非。有己以爲是。而因人覺其爲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究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已內外之分也。○道塞乎天地之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神凝而成形。神發而爲知。知感動而萬事出焉。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而知又萬事之取正焉者。故曰有物有則。知也者。神之所爲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爲言動爲喜怒。



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亦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

答項臨東○源委與體用稍異謂源者委所從出可也謂非委則無以見源源豈待委而後見乎蓋源與委猶二也若夫知之感應變化則體之用感應變化之知則用之體猶水之流流之水水外無流流外無水非若源之委委之源源外無委委外無源首尾相資而非體用無間者也。答雙江○無一刻無性則無一刻無情無一刻非發雖思慮不作閒靜虛融俗語謂之自在則亦樂之發也閒靜虛融不得爲未發則又焉有未發者在閒靜虛融之先乎故未發言其體已發言其用其實一知也○人心常知而知之一動一靜莫非應感雜念不作閒靜虛融者知之靜蓋感於靜境而靜應也思慮變化紛紜交錯者知之動蓋感於動境而動應也動則五官俱用是爲動之物靜則五官俱不用是爲靜之物動靜皆物也閒靜虛融五官不用而此知精明不欺不減於紛紜交錯之時也紛紜交錯五官並用而此知精明不欺無加於閒靜虛融之時也動靜皆知也○良知本虛致知卽是致虛真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若有見於虛而求之恐或離卻事物安排一個虛的本體以爲良知本來如是事事物物皆從此中流出習久得效反成障礙。答賀龍岡○凡兩念相牽卽是自欺根

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答鄭元健。○性無不善。故良知無不中正。學者能依著見成。良知卽無過中。失正。苟過中失正。卽是不曾依著見成。良知若謂依著見成。良知而未免過中失正。是人性本不中正矣。有是理乎。答董兆時。○良知固能知古今事變。然非必知古今事變。而後謂之良知。生而知之者。非能生而知古今事變者也。生而無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然則學知困知。亦惟去其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良知誠不蔽於私。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良知。苟有私意之蔽。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私意。體用一原者也。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清乾沒一萬八千金。以補逋賦。修水利。興學校。識徐存齋於諸生中。召入爲御史。劾奏大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爲蘇州知府。丁內外艱。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修關練卒。先事以待敵。至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副使。爲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旣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踰年得出。嘉靖三十九年。京師戒嚴。存齋爲宗伯。因薦先生。召爲巡撫。薊州右僉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仇鸞請調宣大兵入衛。先生不可。而止。尋陞尙書。累以邊功。加至太子少傅。東南倭亂。趙文華請視師。朱龍禱請差田賦開市。舶輔臣嚴嵩主之。先生皆以爲不可。降俸二級。遂以老疾致仕。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年七十七。隆慶元年。贈少保。諡貞襄。陽明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閩。過武林。欲渡江。見之人言力阻。先生不聽。及見而大悅。曰。君子所爲。

衆人固不識也。猶疑接人太濫。上書言之。陽明答曰。吾之講學。非以斬人之信己也。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先生爲之惕然。陽明征思田。先生問勿忘勿助之功。陽明答書。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鍋而爨也。陽明既沒。先生時官蘇州。曰。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爲證。刻兩書於石。以識之。先生之學。獄中閱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乃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是時同門爲良知之學者。以爲未發即在已發之中。蓋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卻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用上。其疑先生之說者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日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日工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無不在。今日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略事爲。類於禪悟也。王龍溪黃洛村陳明水鄒東廓劉雨峯各致難端。先生一一申之。唯羅念庵深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真是禪。露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兩峯晚乃信之。曰。雙江之言是也。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靜也。已發動也。發上用功。固爲徇動。未發用功。亦爲徇靜。皆陷於一偏。而中庸以大本歸之。未發者。蓋心體即天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唯靜爲能存之。此濂溪以主靜立人極。龜山門下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相傳口訣也。先生所以自別於非禪者。謂歸寂以通天下之感。不似釋氏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則是看釋氏尙未透。夫釋氏以作用

爲性。其所惡言者體也。其曰父母未生前。曰先天。曰主中。皆指此流行者而言。但此流行不著於事爲。知覺者也。其曰後天。曰大用現前。曰賓。則指流行中之事爲知覺也。其實體當處皆在動一邊。故曰無所往而生其心。正與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所謂靜也。寂也。儒者存養之力。歸於此處。始不同夫釋氏耳。若區區以感應有無別之。彼釋氏又何嘗廢感應耶。陽明自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厭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羣起而難之哉。徐學謨識餘錄言楊忠愍劾嚴嵩假冒邊功。下部查覆。世蕃自草覆稿送部。先生卽依稿具題。按讞小編。先生勸嵩自辭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誣。不辨而自明矣。

雙江論學書

謂心無定體。其於心體疑失之遠矣。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此定體也。與歐陽南野○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應者爲心。而遂求心於外也。故學者求道。自其求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原泉者。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所謂原泉者。故濬原者。濬此江淮河漢。所從出之原。非江淮河漢爲原而濬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枝葉花實所從出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爲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卽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

日月於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本原之地。要不外乎不睹不聞之寂體也。不睹不聞之寂體。若因感應變化而後有。卽感應變化而致之是也。實則所以主宰乎感應變化。而感應變化。乃吾寂體之標末耳。相尋於吾者無窮。而吾不能一其無窮者。而貞之於一。則吾寂然之體。不幾於憧憧矣乎。寂體不勝其憧憧。而後忿則奪矣。欲則流矣。善日以泯。過日以長。卽使懲之窒之。遷之改之。已不免義襲於外。其於涵養本原之功。疑若無與也。○所貴乎本體之知。吾之動無不善也。動有不善。而後知之已落二義矣。○以獨爲知。以知爲知覺。遂使聖人洗心密藏一段反本工夫。潛引而襲之於外。繼使良知念念精明。亦只於發處理會得一個善惡而去取之。其於未發之中。純粹至善之體。更無歸復之期。○心無定體之說。謂心不在內也。百體皆心也。萬感皆心也。亦嘗以是說而求之。譬之追風逐電。瞬息萬變。茫然無所措手。徒以亂吾之衷也。○體得未發氣象。便是翫取本來面目。敬以持之。常存而不失。到此地位。一些子習氣。意見著不得。胸次灑然。可以概見。又何待遇事窮理而後然耶。卽反覆推究。亦只推究乎此心之存否。○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爲常。不復知過。答許玉林。○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卽明德也。致者充滿其虛靈之本體。江漢濯之。秋陽暴之。致知卽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格物者致知之功用。物各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思何慮。後天而奉天時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類是也。此予之說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乃是先師爲下學反正之漸。故爲是不得已之詞。所謂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言。非本體有所不正也。不善體者。往往賺入襲取竄白。無故爲伯者立一赤幟。此予之所憂也。答九子益。○夫無時不寂。無時不感者。心之體也。感惟其時。而主之

以寂者學問之功也。故謂寂感有二時者非也。謂工夫無分於寂感而不知歸寂以主夫感者。又豈得爲是哉。答東廓。○疑子說者。大略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日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日工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仁體事而無不在。今日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略事爲。類於禪悟也。夫禪之異於儒者。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今日歸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該天下之動。又何嫌於禪哉。○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如目之視也。耳之聽也。鼻臭口喫。心之思慮營欲也。雖禁之而不發。不可得也。乃謂發處亦自有功。將助而使之發乎。抑懼其發之過。禁而使之不發也。且將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發而中節乎。夫節者心之則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惟養之豫者能之。豈能使之發而中乎。使之發而中者。宋人助長之故智也。後世所謂隨事精察。而不知其密陷於憧憧卜度之私。禁之而使不發者。是又逆其生生之機。助而使之發者。長慾恣情。蹈於水火焚溺而不顧。又其下者也。○良知二字。始於孟子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真純湛一。由仁義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亦以其心之真純湛一。卽赤子也。然則致良知者。將於其愛與敬而致之乎。抑求其真純湛一之體而致之也。若以虛靈本體而言之。純粹至善。原無惡對。若於念慮事爲之著。於所謂善惡者。而用吾之知。縱使知之。其與義襲何異。故致知者。必充滿其虛靈本體之量。以立天下之大本。使之發無不良。是謂貴顯徹內外而一之也。○虛明者。鑑之體也。照則虛明之發也。知覺猶之照也。卽知覺而求寂體。其與卽照而求虛明者。何以異。盡觀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乎。明覺自然。一念不起。誠寂矣。然謂之爲寂體。則未也。今不求寂體於孩提夜氣之先。而謂卽愛敬好惡而寂之。則寂矣。然乎不然。

乎。蓋孩提之愛敬純一未發爲之也。平旦之好惡夜氣之虛明爲之也。寄王龍溪○達夫早年之學病在於求脫化融釋之太速也。夫脫化融釋原非工夫字眼。乃工夫熟後境界也。而速於求之。故遂爲蕪湖之說所入。以見在爲具足。以知覺爲良知。以不起意爲工夫。樂超頓而鄙艱苦。崇虛見而略實功。自謂撒手懸崖。徧地黃金。而於六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玩弄精魂。謂爲自得。如是者十年矣。至於盤錯顛沛則茫然無據。不能不動朱公之哭也。已而恍然自悟。考之詩書。乃知學有本原。心主乎內。寂以通感也。止以發慮也。無所不在。而所以存之養之者。止其所而不動也。動其影也。照也。發也。發有動靜。而寂無動靜也。於是一以洗心退藏爲主。虛寂未發爲要。刊落究竟。日見天精。不屬視聞。此其近時歸根復命。煞喫辛苦處。亦庶幾乎知微知彰之學。乃其自性自度。非不肯有所裨益也。○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篇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寄劉雨峯○良知非大學之明德乎。明德足矣。何又言乎至善。至善者言乎心之體也。知止者。止於是也。知止於是。而後能定靜安慮。慮非格物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故致知便是知止。今必曰格物是致知之功。則能慮亦可謂知止之功乎。答黃洛村○試以諸公之所以疑於僕者請之。有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其曰未發。特指其不動者言之。誠如所論。則發而中節一句。無乃贅乎。大本達道。又當何所分屬乎。不曰道之未發。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又一說也。蓋情之中節者爲道。道無未發。又曰無時無喜怒哀樂。安得有未發之時。此與無時無感之語相類。然則夜氣之所息。指何者爲息乎。且晝之所爲。非指喜怒哀樂之發者言之乎。虛寂二字。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以立感應之體。非以寂與感對而言之也。今日寂本無歸。卽感是

寂是爲真寂。夫寂性也。感情也。若曰性本無歸。卽情是性。乃爲真性。恐不免語病也。性具於心。心主乎內。良其止。止其所也。於止。知其所止。是謂天下同歸。而曰寂本無歸。性本無歸。將由外鑠我。其能免於逐物而襲取乎。或又曰性體本寂。不應又加一寂字。反爲寂體之累。此告子勿求之見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夫子固欲以此困人乎。同上。○子思以後。無人識中字。隨事隨時。討求是當。謂是爲中而執之。何啻千里。明道云。不覩不聞。便是未發之中。不聞曰隱。不覩曰微。隱微曰獨。獨也者。天地之根。人之命也。學問只有此處。人生只有這件。故曰天下之大本也。慎獨便是致中。中立而和生焉。天下之能事畢矣。乃曰求之於慎獨之前。是誠失之荒唐也。答應容齋。○誠意章。註其入門下手。全在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十字。夫使好好色。惡惡臭。亦須實用其力。而其中亦有欺之可禁。則爲不謬。世願有見好色而不好。而好之不真者乎。有聞惡臭而不惡。而惡之不真者乎。絕無一毫人力。動以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無爲。又曰誠者自然而然。稍涉人爲。便是作好作惡。一有所作。便是自欺。其去自慊遠矣。故誠意之功。全在致知。致知云者。充極吾虛靈本體之知。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是謂先天之畫。未發之中。一毫人力不得與。一毫人力不與。是意而無意也。今不養善根。而求好色之好。不拔惡根。而求惡臭之惡。可謂苟且徇外而爲人也。而可謂之誠乎。意者隨感出現。因應變遷。萬起萬滅。其端無窮。乃欲一一制之。以人力去其欺。而反其慊。是使初學之士。終身不復見定靜安慮境界。勞而無功。祇自疲以速化耳。答緒山。○感上求寂。和上求中。事上求止。萬上求一。只因格物之誤。蔓延至此。答鄒四果。○思慮營欲。心之變化。然無物以主之。皆能累心。惟主靜則氣定。氣定則澄然無事。此便是未發本然。非一蹴可至。須存優游。不管紛擾與否。常覺



此中定靜積久當有效。答戴伯常。○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是未發之中。○氣有盛衰。而靈無老少。隨盛衰爲昏明者。不學而局於氣也。○心豈有出入。出入無時者。放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動而不失其本然之靜。心之正也。○自世之學者。不求潛其萬物一體之原。使之肫肫淵淵。生意流通。乃懸空杜撰。儻侗籠罩之說。謂是爲學問。大頭腦。究其至。與墨子兼愛。鄉愿媚世。又隔幾重公案。○所貴乎良知者。豈以其無所不知。而謂之良哉。亦以其知之至誠惻怛。莫非天理之著見者。而後謂之良也。答董明建。

### 困辨錄

辨中。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視聞何有哉。○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卽和也。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致其中而已矣。又曰中焉止矣。○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尤明白直指。○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修德之功也。○性體本自戒懼。才頹惰。便失性體。○或問未發之中。爲靜乎。蓋靜而常主乎動也。戒慎恐懼爲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之主腦。卻是靜根。○感應神化。才涉思議。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意。其云未發之中。何啻千里。○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有動靜語默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者。常主乎靜。○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爲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則內外齋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

也。或至厭棄事物，賺入別樣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近世學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爲禪學，主敬爲迂學，哀哉。○問情順萬事而無情，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疑滯留礙云爾。若枯忍無情，斯逆矣。謂順應可乎。

辨易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在，是卽純坤不爲無陽之象。星家以五行絕處便是胎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矣。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一陽而動，乃平坦之好惡，太羹之酒，淡而和也。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中迸出火焰，非坤之靜翕歸藏，役而養之，則不食之果，可復種而生哉。知復之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故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人力，一毫不與也。○一念之微，炯然在中，百體從令，小而辨也。○止於至善，寂然不動，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井養而不窮也。○易以道義配陰陽，故凡言吉凶悔吝，皆主理欲存亡，淑慝消長處爲言。世之所云禍福，亦不外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曾子之震也。履莫大於生死之際，起而易，實曰：吾得正而斃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謂不失其所主之常，不喪匕鬯也。

辨心 寡欲之學，不善體貼，將與克伐怨欲不同病。知意必固我，聲臭親聞，皆是欲，而後可以識寡欲之學。○一毫矜持把捉，便是逆天。○自得者，得其本體而自慊也。工夫不合本體，非助則忘，忘助皆非道。

○集猶斂集也。退藏於密。以敦萬化之原。由是感而遂通。沛然莫之能禦。猶草木之有生意也。故曰生則惡可已矣。襲而取之者。義自外至也。集義所生者。義由中出也。自三代而下。渾是一個助的學問。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與其得助農。不若得惰農。惰則苗不長。而生意猶存。若助則機心生。而道心忘矣。○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才離本體。便是遠復。不遠云者。猶云不離乎此也。其曰不善。恐於本體尚有未融化處。而不免有矜持意。未嘗不知明鏡纖塵。未嘗復行洪爐點雪。少有凝滯。而融化不速。便已屬行。

辨素。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於己者也。位之所值。雖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不同。然不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不以貧賤處貧賤。而素乎貧賤。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如一。則無入而不自得。得者得其素也。佛氏云。悟人在處一般。又云。隨所住處常安樂。頗得此意。

辨過。才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夫子。只要改過。鄉愿只要無過。機械變詐之巧。蓋其機心過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恥。其究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廉恥之色。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無所用其恥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之而爲人之心。生生不已。故感於父子。則爲慈孝。感於昆弟。則爲友恭。故凡修道。一涉於營欲謀爲。而不出於生生自然之機者。皆不可以言仁。不可以言仁。則襲也。襲而取之。則身與道二。不可以言合也。

辨仁。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曰適。先有個必無所主之心。曰莫。無所主而無所不主。無所不主。而先無所主。曰義。不見所欲惡。而寂然不動者中也。欲惡不欺其本心者忠也。非中也。然於中爲近欲惡之發。不

待推而自然中節者和也。推欲惡以公於人者恕也。非和也。然於和爲近。忠恕是學者求復其本體一段切近工夫。

辨神 心之生生不已者易也。卽神也。未發之中太極也。未發無動靜。而主乎動靜者未發也。非此則心之生道或幾乎息。而何動靜之有哉。有動靜兩儀。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有四端。而後有健順動止。入陷麗說之八德。德有動有靜也。故健順動止而不失乎本然之則者。吉以之生。蓋得其本體發而中節也。入陷麗說。靜而反累於動者。凶以之生。蓋失其本體發而不中也。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舉而措之天下。而大業生焉。

辨誠 子莫執中。蓋欲擇爲我兼愛之中而執之。故不合於權耳。不知中無定體。惟權是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權也者。吾心天然自有之則。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然後能發無不中。變易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則以中而賊道者何限。自堯舜之學不明。往往以中涉事爲若將隨事隨處。精察而固執之。以求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意思慮營欲著不得。是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臨事而擇已不勝其憧憧。非惟日不足。顧其端無窮。膠凝固滯。停開廢棄。中亦襲也。況未必中乎。○問閒思雜慮。祛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不生。驟突衝決。反爲本體之累。故欲去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本體復得一分。客慮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清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效於旦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是王門相傳指訣。先師以世之學者。

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爲儒者所深恥。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擱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良知自知致而養之。不待學慮。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愛親敬長。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爲良知。著在枝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伯學裏改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卽道心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養這個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爲良知。無故爲霸學。張一赤幟。與邊見外。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問隨處體認天理何如。曰。此甘泉揭以教人之旨。甘泉得之羅豫章。豫章曰。爲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天理。則人欲便自退聽。由此持守。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又云。學者之病。在於無凍解冰釋處。雖用力持守。不過苟免形顯過尤。無足道也。究其旨意。全在「天理」二字。所謂見天理者。非聞見之見。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而世之揣摩測度。依傍假借。謂體認而反害之者多矣。天理是「本體」自然流行。如「平旦」之好惡。孩提之愛敬。孺子入井之怵惕惻隱。不假些子幫助。學者體認到此。方是動以天動。以天方可見天理。方是人欲退聽。凍解冰釋處也。此等學問。非實見得未發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問今之學者何如。曰。今世之學。其上焉者。則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識障」。講求義理。模倣古人行事之迹。多聞見博學。動有所引證。是障雖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入。均之爲「知識障」也。三家之學。不足以言豫。責之以變易從道。皆不免有路狹因窮。

之患。蓋義理隨事變以適用。非講求所能備。事變因時勢而順應。非格式所能擬。義理事變。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處。非一人所能周。故曰障。然尙是儒者家法。可以維持世教。而無所謂敗常亂俗也。此外又有氣節文章二家。氣節多得之天性。可以勵世磨鈍。廉頑立懦。文章又有古文時文。亦是學者二魔。魔則病心障。是障於道。故先儒常曰。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以其意氣之盛。以有爲於世者多矣。彼詞令之美。聞見之博。議論之肆。節概之高。自其外而觀之。誠有以過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持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人望。而無一瑕之可疵者。千百中未見一二可數也。

# 明儒學案

## 卷十八

### 江右王門學案三

####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別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按察副使。先生自幼端重，年五歲，夢通衢市人擾擾，大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耳。覺而以告其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壘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之爲人，卽有志於聖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外舅大僕會直，聞報喜曰：幸吾壻建此大事。先生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丁父艱，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繼丁內艱，居後喪，復如前喪。十八年，召拜左春坊左贊善，踰年至京，上常不御朝。十二月，先生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皆黜爲民。三十七年，嚴相嵩起，唐順之爲兵部主事，次及先生。先生以畢志林壑，報之順之強之同出。先生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有公爲之，何必自我。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一。隆慶改元，贈光祿少卿，諡文恭。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幼聞陽明講學，虔臺心卽向慕。比傳習錄出，讀之至忘寢食。同里谷平李中傳玉齋楊珠之學，先生師之，得其根柢，而聶雙江以歸寂之說，號於同志。唯先生獨心契之。是時陽明門下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

依此行之。卽是致知。先生謂良知者。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不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旣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不可也。故非經枯稿寂寞之後。一切退聽。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雙江所言。真是禪窟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關石蓮洞居之。默坐半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王龍溪恐其專守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訪之於松原。問曰。近日行持。比前何似。先生曰。往年尙多斷續。近來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卽感應處。便自順適。卽如均賦一事。從六年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常敢厭倦。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卽是靜定工夫。非紐定默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著靜處也。龍溪嗟嘆而退。先生於陽明之學。始而慕之。已見其門下承領本體太易。亦遂疑之。及至工夫純熟。而陽明進學次第。洞然無間。天下學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真。其嘖嘖以師說鼓動天下者。反不與焉。先生旣定陽明年譜。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存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歎焉。於門人乎。何有譜中改稱門人。緒山龍溪證之也。先生以濂溪無欲故靜之旨。爲聖學的傳。有言辭受取。與爲小事者。先生謂此言最害事。請告歸。過儀真。一病幾殆。同年項甌東。念其貧困。有富人坐死。行賄萬金。待先生一言。先生辭之而去。已念富人罪不當死。囑恤刑生之。不令其知也。先世田宅。盡推以與庶弟。別架數楹。僅蔽風雨。尋爲水漂沒。假



寓田家。撫院馬森以其故所卻餽。先後數千金。復致之立室。先生不受。其門下構正學堂以居之。將卒。問疾者入室。視如懸罄。曰：何至一貧如此！先生曰：貧固自好。故於龍溪諸子會講。近城市勞官府。則痛切相規。謂借開來之說。以責後車傳食之報。爲賄賂公行廉恥道喪者助之瀾也。先生靜坐之外。經年出游。求師問友。不擇方內方外。一節之長。必虛心咨請。如病者之待醫。士大夫體貌規格。黜棄殆盡。獨往獨來。累饑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詭訐之加。漠然無所芥帶。或疑其不絕二氏。先生嘗閱楞嚴。得返聞之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見者驚其神采。先生自省曰：誤入禪定矣。其功遂輟。登衡嶽絕頂。遇僧楚石。以外丹授之。先生曰：吾無所事此也。黃陂山人方與時。自負得息心訣。謂學聖者亦須靜中悅見端倪。始得。先生與龍溪偕至黃陂。習靜。龍溪先返。先生獨留夜坐。工夫愈密。自謂已入深山更深處。家書休遣。雁來過。蓋先生無處非學地。無人非學侶。同牀各夢。豈二氏所能連染哉。耿天臺謂先生爲與時所欺。憤悔疽發。還家而夫人又殂。由是益恨與時。今觀其夜坐諸詩。皆得之黃陂者。一時之所證入。固非與時所可窺見。又何至以妻子一訣。自動其心乎。可謂不知先生者矣。鄧定宇曰：陽明必爲聖學無疑。然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菴。此定論也。

### 論學書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者。自明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如此而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著爲之。便是欲。便非本體。明白亦昏。周徧亦狹。是非亦錯。此非有大相懸隔。只落安排與不安排耳。孟子曰：勿忘勿助。助固欲速。忘豈無所用其心哉。必有所牽矣。故耳目口鼻四肢之

欲。欲也。有安排者。亦欲也。畢竟安排起於有己。故欲只是一原。夫子所謂閑邪者。其謂是乎。○今之學者。以本體未復。必須博學以充之。然後無蔽似周備矣。只恐捉摸想像。牽己而從之。豈虛中安止之道。豈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乎。譬之鑑然。去塵則明自復。未聞有定妍媸之形。以補照之不及者也。故以是非之靈明爲把柄。而不以所知之廣狹爲是非。但求不失生意。如草木之區別。不必於同。或者以爲得聖賢之正脈也。○古人之所謂至者。非今之所謂不間斷者也。今之不間斷者。欲常記憶此事。常不遺忘而已。若古人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是以知識推測想像。模倣爲間斷。蓋與今所云者。大有異矣。○全無伎倆。始見真才。○所謂良知者。至無而至。有無容假借。無事幫補。無可等待。自足焉者也。來書謂無感而常樂。此是良知本體。卽是戒懼。卽非放逸。卽非蔽塞。不然。便不應自知其樂若此矣。應而未嘗動本體。以其順應也。不得於心而有思者。亦本體也。以其澄然運用而不容己者也。從而憧憧者。非本體也。以其動於外物者也。終夜以思而未嘗涉於人爲安排。未嘗雜以智識推測。庸何傷乎。但恐安排推測之不免。故須從事於學耳。學也者。學其出於良知。而無所動焉者也。窮理者。窮此者也。自然條理。故曰天理。卽所謂良知也。安排推測。非天理矣。○眞信得至善在我。不假外求。卽時時刻刻。物物種種。見在不勞一毫安排布置。所謂無邪。原是不相粘著。不勞絕遣。所謂敬原。自不二不雜。齋莊中正。既不費力支持。卽亦不見有歇脚時矣。何爲不能時時習乎。○千古聖賢工夫。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卽是本心。本心自完。不勞照管。覓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守良知失良知。知靜非靜。知動非動。一切拚下直任本心。則色色種種。平鋪見在。但不起卽無病。原無作又何賴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

心。天道流行。豈容人力。撐持幫補。有尋求便屬知識。已非所謂帝則矣。○離却意象。即無內外。忘內外。本心得矣。答陳豹谷。○以爲良知之外。尚有所謂義理者在。是猶未免於幫補湊合之病。其於自信。不亦遠乎。見聞不與。獨任真誠。矢死以終。更無外想。自非豪傑。其孰能任此。與林墩山。○良知有規矩而無樣式。有分曉而無意見。有主宰而無執著。有變化而無遷就。有渾厚而無鶻突。見好色自好。聞惡臭自惡。不思不勉。發自中節。天下達道。不外是矣。與夏太守。○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大小。以此當天來事看。卽堯舜事業。亦自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卽一介不取。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答戚南元。○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若此間有承當不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攙和不可回互姑容。任其暫時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誅責處。平日却只是陪奉一種清閑自在。終非有根之樹。冒雪披風。棘柯折矣。與王有剛。○大抵工夫未下手。卽不知自己何病。又事未對境。卽病亦未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爲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任己。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割去。譬之浮腫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浮腫之標。未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吾之所回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答王四石。○千古病痛。在入處防閑。到既入後。濯洗縱放。終非根論。周子無欲。程子定性。皆率指此。置身千仞。則坎蛙穴螺爭競。豈特不足以當吾一視。著脚泥淖。得片瓦拳石。皆性命視之。此根論大抵象也。到此識見既別。却犯手入場。皆吾游刃。老叟與羣兒調戲。終不成憂其攪溷吾心。但防閑入處。非有高睨宇宙。狠斷俗情。未可容易承當也。答尹洞山。○此中更不論如何。只血氣肯由心志。稍定貼已。

是有頭緒。不然是心逐氣走。非氣從心定也。與玉有訓。○欲之有無。獨知之地。隨發隨覺。顧未有主靜之功以察之耳。誠察之。固有不待乎外者。而凡考古證今。親師取友。皆所以爲寡欲之事。不然。今之博文者有矣。其不救於私妄之恣肆者何歟。故嘗以爲欲希聖。必自無欲始。求無欲。必自靜始。答高白坪。○某所嘗著力者。以無欲爲主。辨欲之有無。以當下此心。微微覺處爲主。此覺處甚微。非志切與氣定。卽不自見。答李二守。○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覩不聞者。亦是欲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卽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道與打點世情。彌逢人意乎。卽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謂虛過日月者哉。又況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卽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著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覩。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覩不聞。卽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覩。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卽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炯然中有。亦卽吾之一事。此處不令他意攙和。卽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足慮哉。答劉月川。○識仁篇却在識得仁體上。提得極重。下云與物同體。則是己私分毫攙和不得。己私不入。方爲識得仁體。如此却只是誠敬守之中庸者。是此仁體。現在平實不容加損。非調停其間而謂之中也。急追求之。總成私意。調停其間。亦難依據。惟有己私不入。始於天命之性。方能覩體。蓋不入己私。處處皆屬天然之則故也。然此私意不入。何緣直與分解。何緣不少干涉。何緣斷絕。何緣泯忘。既非意識氣可能承當。亦非言說便得通曉。此是吾人生死路頭。非別有巧法。日漸月靡。令彼消退。可以幾及也。答

強浮榮。○欲根不斷。常在世情上立脚。未是脫離得盡。如此根器。縱十分斂實。亦只是有此意思。非歸根也。與謝子真。○來教云。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卽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兄之精義。盡在於此。夫謂知覺卽主宰。主宰卽又淵寂。則是能淵寂。亦卽能主宰。能主宰。亦卽自能知覺矣。又何患於內外之二哉。今之不能主宰者。果知覺紛擾故耶。亦執著淵寂耶。其不淵寂者。非以知覺紛擾故耶。其果識淵寂者。可復容執著耶。自弟受病言之。全在知覺。則所以求其病者。舍淵寂無消除法矣。夫本體與工夫固當合一。原頭與見在終難盡同。弟平日持原頭本體之見解。遂一任知覺之流行。而於見在工夫之持行。不識淵寂之歸宿。是以終身轉換。卒無所成。兄謂弟落在著到管帶。弟實有之。在弟之意。以爲但恐未識淵寂耳。若真識得。愈加著到。愈無執著。愈加照管。愈無掛帶。旣曰原無一物矣。又何患執著之有無。可忘而忘。不待存而存。此是入悟語。然識得此處。卽屬平常。不識得此處。卽是弄玩精魄。夫無可忘而忘。以其未嘗有存也。不待存而存。以其未嘗有忘也。無存無忘。此乃淵寂之極。正莊子橫心所念。無非利害之境。然彼則自不念利害。始自有次第矣。夫工夫與至極處。未可並論。何也。操存舍亡。夫子固已言之。非吾輩可以頃刻嘗試。遂自謂已得也。今之解良知者。曰。知無不良者也。欲致良知。卽不可少有加於良知之外。此其爲說。亦何嘗不爲精義。但不知幾微倏忽之際。便落見解。知果無不良矣。有不良者。果孰爲之。人品不齊。工力不等。未可盡以解縛語增他人之縱肆也。乃知致良知之致字。是先聖喫緊爲人語。致上見得分明。卽格物之義自具。固不必紛紜於章句字面之脂合。對證傳授。言說之祖述發揮。而動多口也。來教云。良知之體本虛。而萬物皆備。物是良知凝聚融結出來的。可謂真實的當矣。如此則良知

愈致其凝聚融結愈備。良知愈虛。知覺愈精。此非合內外乎。既合內外。則凡能致虛者。其必能格物。而自不落內外見解。兄之勤懇諄復者。自可以相忘於無言矣。答王龍溪。○靜中易收攝。動處便不然。此已是離本著境。更無別故。只是未有專心一意耳。與王以參。○白沙致虛之說。乃千古獨見。致知續啓。體用不遺。今或有誤認猖狂。以爲廣大。又喜動作。名爲心體。情欲縱恣。意見橫行。後生小子。敢爲高論。蔑視宋儒。妄自居擬。竊慮貽禍斯世不小也。與吳棟山。○來教云。學問大要在自識本心。庶工夫有下落。此言誠是也。雖然。本心果易識哉。來教云。心無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著力者。感也。而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不肖驗之於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是也。感無定機。時動時靜是也。心體唯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見聞指。然其凝聚純一。淵然精深者。亦唯於著己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也。是謂天下之至誠動應。惟其有時也。故雖出思發知。莫不爲感。然其或作或息。或行或止。或語或默。或視或瞑。萬有不齊。而機難豫定。固未始有常也。是謂天下之至神。惟至誠者。乃可以語至神。此中庸通篇意也。來教云。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不肖驗之於心。又皆有可言者。自其後念之未生。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前有寂可也。自其今念之已行。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中有寂可也。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始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此中與和情與性所由以名也。來教云。學至於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既曰動。則不可以言靜。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不肖驗之於心。又有大不然者。當吾心之動機。在倏忽。有與無俱未形也。斯時也。若何致力。以爲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感無停機。是

又以心爲動體。不見所謂靜矣。夫感無停機。機無停運。頃刻之間。前機方微。後機將著。牽連不斷。微著相尋。不爲乍起乍滅矣。乎是正所謂相左者也。竊詳周易與周子之旨。亦與來教稍異。易贊知幾爲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深先之。朱子曰。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是精深者非寂然者乎。周子言幾。必先以誠。故其言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幾。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應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幾。故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爲也。惟誠則精而明矣。蓋言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顯而實微。雖見而實隱。又近於無。以其有無不形。故謂之幾。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卽惡焉耳。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遂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今之議者。咸曰。寂然矣。無爲矣。又何戒懼之有。將以工夫皆屬於動。無所謂靜者。不知無欲故靜。周子立極之功也。誠則無事。果確無難。周子思誠之功也。背非見止。非爲爲不止者。周子立靜之功也。假使知幾之說。如來教所云。是乃聖門第一關頭。何止略示其意於易之文。而周子亦不諄諄以告人耶。子思之傳中庸。使其工夫。如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慎乎其初。可覩。恐懼乎其初。可聞。何乃以不覩。不聞爲言。如今之謎語乎。惟其於不覩。不聞而戒懼焉。則是所持者。至微至隱。故凡念之動。皆能入微。而不至於有形。凡思之用。皆可通微。而不至於憧憧。如此。乃謂之知幾。如此。乃可以語神。亦謂之先幾之學。此其把柄。端可識矣。今以戒懼疑於屬動。既失子思之本旨。又因戒懼而疑吾心無寂。則并大易周子之旨而滅之。推原其故。大抵誤認良知爲累耳。今爲良知之說者曰。知是知非。不可欺瞞者。良知也。常令此知炯炯不昧。便是致吾心之良知。雖然。此言

似矣。而實有辨也。夫孟子所言良知，指不學不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感也，而所以爲良者，非感也。傳習錄有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陽明之本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簸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陽明公復出，不能不矯前言而易之，以他辭也。洛村嘗問獨知時有念否，公答以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無念之時。蓋指用工而言，亦卽所謂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轉之謂也。今之學者，誤相援引，便指一切凡心俱謂是念，實以遂其放縱恣肆之習，執事所見雖高，然大要心屬感，似與此輩微覺相類，自未聞良知之說以前，諸公之學頗多得力，自良知之說盛行，今二十餘年矣，後之得力較先進似或不勇，此豈無故耶？嘗味明水○果能收斂翕聚，惟嬰兒保護，自能孩笑，自能飲食，自能行走，豈容一毫人力安排？試於臨民時驗之，稍停詳安貼，言動喜怒，自是不差，稍周章忽略，便有可悔，從前爲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誤却欠却培養一段工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悅見得又被龍溪諸君一句轉了，總爲自家用功不深，內虛易搖也。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言時時有是心也。未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然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易動故也。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却在常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旦時，此聖賢苦心語也。陽明拈出良知，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良知二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



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至又易致字爲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本常發榮必速稿。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況於人乎。是故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廓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廓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鶴突半生也。眞擴養得。便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有驗。但不是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橫撐直駕。終是費力。時時培此。却是最密地也。與尹道與。○朱子以不觀不聞屬靜。爲未動念時。以獨屬動。爲初動念時。故動靜交修。兄以不觀不聞之時。專屬念頭方動。又比朱子失却一邊。不知所謂達之面目。發於政事。猶爲不觀不聞時耶。否耶。豈無念時。遂無所謂戒慎恐懼耶。豈聖賢皆時時動念耶。答項顯東。○寂然者一矣。無先後中外矣。然對感而言。寂其先也。以發而言。寂在中也。○思固聖功之本。而周子以無思爲言。是所以爲思誠也。思而無思。是謂研幾。○常令此心寂然無爲。便是戒懼。其所不觀不聞。言戒懼在本體上。便覺隔越。○中庸以慎獨爲要誠也。神也。幾也。獨也。一也。慎獨皆舉之矣。然須體周子分言之意。○常知幾。卽是致知。卽是存義。到成熟處。便是知止。得所止。則知至矣。○感無常。寂有常。寂其主也。周之靜。程之定。皆是物也。其曰靜虛動直。曰靜定動定。以時言也。時有動靜。寂無分於動靜。境有內外。寂無分於內外。然世之言無內外無動靜者。多逐外而遺內。喜動而厭靜矣。是以析言之。○夫體能發用。用不離體。所謂體用一源也。今夫舟車。譬則體也。往來於水陸。則其用也。欲泥一源之語。而惡學者之主寂。是猶舍車舟而適江湖與康莊也。烏乎可。○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乍見入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

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枵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私，不枵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豈先生之本旨也。○未感之前，寂未嘗增，非因無念無知而後有寂也。既感之後，寂未嘗減，非因有念有知而遂無寂也。此虛靈不昧之體，所謂至善、善惡對待者，不足以名之。知者，觸於感者也。念者，妙於應者也。知與念有斷續，而此寂無斷續，所謂感有萬殊，而寂者惟一，是也。答郭平川。○今之言良知者，惡聞靜之一言，以爲良知該動靜，合內外，主於靜焉，偏矣。此恐執言而未盡其意也。夫良知該動靜，合內外，其體統也。吾之主靜，所以致之。蓋言學也。學必有所由而入，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苟入矣，雖謂良知本靜亦可也。雖謂致知爲慎動亦可也。吾不能復無極之真者，孰爲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有欲而後有動，動於欲而後有學。學者學其未動焉者也。學其未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答董楚中。○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脈絡，其自註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替代。

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恃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狼狽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異也。答門人。○靠絲毫不得。纔靠一言一念。却是規矩外。惟有識得規矩時。時游息其中。所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識規矩不定。便有幫湊。便易和換。與玉有訓。○二氏亦以靜入。至所語靜。却是迥異。答李石麓。○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卽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愾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卽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盡然矣乎。是故感於親而爲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爲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爲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卽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虛寂而能貫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若二氏者。有見於己。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其身焉耳。諸儒關二氏矣。猥瑣於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於體統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

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願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奧未窺。積聚未復。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譏。則亦何以服三氏之心哉。與蔣道林。○此學日入密處。紛紜鞿轄中。自得泰然。不煩照應。不煩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惡聞。却是極用力全體不相污染。乃有此景。如無爲寇之念。縱百念縱橫。斷不須照應。始無此念。明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意正如此。○以身在天。地間負荷。卽一切俗情。自難染污。寄尹道與。○來書責弟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二字。而以爲良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更無事。除此別無格物。言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卽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爲外道。恐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寄王龍溪。○來書吾心全體大用發見流行。雖昏塞之極。而自有昭明不泯之端。此卽陽明先生所謂良知。今時學者。指愚夫愚婦與聖人同處。乃其相傳妙訣也。曰忠如卽以此爲本來端倪乎。是無容細微察識矣。若謂此中別有本來端倪。須察識而後稍見。則所謂全體大用發見流行。又何如哉。且惻隱之端。須是逢赤子入井見之。平旦之氣。須於好惡與人相近見之。以此推端倪。似未有舍感物而言端倪者。如靜坐則清明和適。執事則精明安肅。居家則和柔愉婉。以此端倪。而隨處得之。不知與來書所謂拿此一物看守在此。不令走作者。又何以異。察識既不可緩。隨處又當理會。不知所謂靜息處。玩其清明和適之體。則日用自有依據。孰先孰後。爲一爲二乎。此處更無歇後語。更無訓釋語。始是真能明諸心。始是不落虛見。答萬曰忠。○靜中隱然有物。此卽是心體不昧處。此處常作主宰。是一生不了。雜念一切放下。是干休千處。得感動時變換。是把捉太緊。故有厭動之病。一屬操持。卽入把捉。此處正好調停。求其至常。未可

畏其難操持，并動靜皆作疑也。合并不來，只是未久。如服藥人，藥力未至，不須疑病淺深。○發與未發，傳習錄云：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此兩句，精細可破紛紜之論。知寒覺煖，聖人與人一也。而知覺處，有千頭萬緒不同。未發所由辨也。故陽明先生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蓋中庸未發，在慎獨後言。知學而後有未發之中，謂其能知未發之體而存之也。言先後固不得。言是一是二，亦不得。○目之明爲體，視爲用。視處別有明在，否明與視何所斷際。若逐外爲用，亦體非其體矣。○心神物也，動物也。攝之固難，疑之尤難。象山立大之論，於凝聚處，煞有地步。以上俱答萬曰忠。○內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祕密語。凡照應掃除，皆屬內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靜極，何以入悟。答李石麓。○默默自修，真見時刻有不較手處。時刻有不知人處。時刻只在自心內尋究。虛靜根柢安頓，不至出入。即有好商量矣。答王著久。○不肖三四年間，曾以主靜一言爲談良知者告，以爲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而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陽明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第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遠，豈止躡等而已哉。然聞之者，惟恐失其師傳之語，而不究竟其師之入手何在。往往辨詰易生，徒增愴惜。寄謝高泉。○良知二字，乃陽明先生一生經驗而後得之，使發於心者，一與所知不應。卽非其本旨矣。當時遷就初學，令易入，不免指見在發用，以爲左券。至於自得，固未可以草草承認。而因仍其說者，類借口實，使人猖狂自恣，則失之又遠。寄張須野。○至寶不宜輕弄，此丹家語也。然於此件頗

相類。千古聖賢只有收斂保聚法。不肯輕弄。以至於死。故曰兢兢業業。過了一生。寄王龍溪。○執事只欲主張良知常發。便於聖賢幾多凝聚處。盡與掃除解脫。夫心固常發。亦常不發。二者可倒一邊立說否。至謂未發之中。竟從何處覓。則立言亦太易矣。與錢緒山。○旁午之中。吾御之者。輾轉紛紜。而爲事物所勝。此卽懂懂之思也。從容閒雅而在事物之上。此卽寂然之漸也。由懂懂而應之。必或至於錯繆。由寂然而應之。必自盡其條理。此卽能寂與不能之驗。由一日而百年可知也。一日之間。無動無靜。皆由從容閒雅。進而至於澄然無事。未嘗有厭事之念。卽此乃身心安著處。安著於此。不患明之不足於照矣。漸入細微。久而成熟。卽爲自得。明道不言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夫必有事者。言乎心之常止。於是勿忘助者。言乎常止之無所增損。未嘗致纖毫之力者。言乎從容閒雅。又若未常有所事事。如此而後可以積久成熟。而入細微。蓋爲學之較率也。與徐大巡。○心感事而爲物感之之中。須委曲盡道。乃是格物。理固在心。亦卽在事事不外心。理不外事。無二致也。近時執心卽理一句。學者多至率意任情。而於仔細曲盡處。略不照管。既非所以致知。却與在格物一句正相反。但後儒認理爲格式見套。以至支離。若知事無內外。心無內外。理無內外。卽格式見套。又皆在乎中。非全格去舊物。乃爲精微也。答劉汝周。○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還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算。則微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與龐雲阜。○劉獅泉素持元虛。卽今肯向裏著。已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寄聶雙江。○易言洗心。非爲有染著。易言藏密。非爲有

滲漏。除却洗心藏密。更無工夫。十分發揮。乃是十分緊固。方是堯舜兢兢業過一生處。答唐一菴。○無所存而自不忘一句。說得太早。此最是毒藥。諸君一向用此爲妙劑。如何自求不得。不見超身。何也。執之則生機拂。一句甚是。但容易爲人開手。且喫苦過甚。無妨操則存舍則亡。孔子亦且云云。操豈可已乎。愈操愈熟。斷不成便放開手。千古未有開手。聖人懸崖撒手。莊子有此言。吾儒方妄以自解。不知莊子所指何也。今有人到懸崖上撒手者乎。何獨在平時說撒手事。惟有時時收斂。務求不負此良知。庶幾樸實。頭不落陷阱耳。與謝維世。○來諭知至誠正之外。非別有格。心意識之外。非別有物。天性之外。非別有知。格致誠正是一時事。所謂不落言詮。故能出此言也。與友人。○龍溪之學。久知其詳。不俟今日。然其謂工夫。又卻是無工夫可用。故謂之以良知致良知。如道家先天制後天之意。其說實出陽明口授。大抵本之佛氏。翻傳燈諸書。其旨洞然。直是與吾儒兢兢業業。必有事一段。絕不相蒙。分明二人。屬兩家風氣。言陽明龍溪各爲一家。今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持此應世。安得不至蕩肆乎。與聶雙江。○往年喜書象山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一段。龍溪在旁。輒欲更書他語。心頗疑之。每觀六經言學。必先兢兢業業。戒懼乃知必有事焉。自是孔門家法。與謝高泉。○來諭凡應酬未盡。是良知本然條理。故於精神足時。太涉周旋。似有所加。到困憊後。便生厭心。似有所損。此已說到良知本然條理。不可加。不可損。但須於尋常言動處。識得此條理。方時時有辨別。又須於尋常中。調習得熟。方處處有工夫。豈特遇人有厭心。爲有加損。卽閒中快活處。亦皆有之。故精神如常。卽應酬是格物。精神當養。卽少事是格物。此是一事。不是兩事。答曾月塘。○寧息處。非可以人力爲。精明處。亦不可以人力爲。不可以人力爲。而

後工夫至密而可久。與王塘南謂良知與物無對。故謂之獨誠是也。獨知之明。良知固不泯矣。卜度擬議。果皆良知矣乎。中庸言獨而註增獨知二字。言良知者。因喜附之。或非子思意也。來諭謂獨指天命之性。言得之矣。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也。微者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而後人以念頭初動當之。遠矣。知此則幾前爲二氏。幾後爲五伯。而研幾者。爲動靜不偏。周子幾善惡之言。言惟幾。故別善惡能知幾。非一念之善可能盡。吉之先見。蓋至善也。常以至善爲主。是天命自主。常能慎獨。常依中庸。常服膺此一善。是謂先幾。如是而有失。有過。其復而改。方不甚遠。若使兩物對待。去彼就此。豈所謂齋明。豈所謂擇善固執者乎。此宋儒傳述失宗云然。象山先立乎大。固不若是。勞擾也。與詹毅齋。○自私二字。斷得二氏盡絕聖賢之道。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致命遂志。殺身成仁。寧作此等見識。與凌洋山。○此學靜中覺觀。體用事極難。大約只於自心欺瞞不得處。當提醒作主。久久精明。便有別白處。若只將日用間應酬知解處。便謂是心體。此卻作主不定。有差。自救不來。何也。只尋得差不得處。始有見耳。與周學驗。○大學絜矩。原從知止說來。卻不是無所本。能知止。方定靜安。然後善感善慮。便能絜矩。故中無所倚。自然與物同體。自是絜矩。若只論絜矩。不問此心若何。卽涉於陪奉媚世。牽己從人矣。與劉仁山。○儒釋之辨。只吾儒言中與仁處。便自不同。堯舜之中。孔門之仁。言雖不同。一則指無所倚。一則指渾然與物同體。無二物也。中無所倚。釋之無住。若近之。至於兢業允執。茫不相似。渾然同物。與其覺海圓澄。又大相遠。不探其端緒。舉言句之脗合。以爲歸失。其宗矣。中無所倚。自然與物同體。得此氣象。守而弗失。乃吾儒終日行持處。延平於喜怒哀樂。未發以前。觀其氣象。蓋使人反求者也。良知二字。一經



指點便易摸索。但不知與所謂無倚。所謂同體處。當下氣象若何。故往往易至冒認。非謂良知之外。復有中與仁也。○止處該括動靜。總攝內外。此止卽萬物各得其所。若見物方絜。已屬支離。止則無倚。與物同體。便自能絜。今世與物酬應。漠不相關。固不足以與此。有持萬物一體之說者。則又牽已從之。終日沉湎於世情。依阿附會。以爲同體。不知本體淪喪。更無收攝安頓處。纔拈靜定字面。卽若傷我。不知無一物方能物物。吾心已化於物。安能運物哉。此處絲毫倒一邊不得。以上俱與劉仁中。○兄嘗謂弟落意見。此真實語。凡見中有此用處。不應總屬意見。苟未逼真。慈湖之無意。亦意見也。若有向往。不妨其致力之勤。到脫然處。又當別論。力未至而先爲解脫。不已過憂乎。答王龍溪。○除此真心作用。更無才力智巧。答胡正甫。○莊子所謂外者不入。內者不出。吾儒知止地位。正與相等。卽此不入不出處。便是定。卽定處。便是吾人心體本然。便是性命所在。守此一意不散。漸進於純熟。萬物無足以撓之。入聖賢域中矣。與王少參。○執著乃用工生疏所致。到純熟自當輕省。不可便生厭心。此處一有憎厭疑貳。便是邪魔作祟。絕不可放過也。答劉可賢。○此心皎然無掩蔽時。便與聖人不甚異。於此不涉絲毫搖兀。亦無改變。亦無執著。亦無忽略。此便是學。只時時有保護處。不傷皎然處。將容體自正。言語自謹。嗜慾自節。善自行惡自止。好名好貨。各色自覺澹。以此看書。以此處友。精神自聚不散渙矣。答劉可賢。○終日紛紛。不覺勞頓。緣動神而後有勞。神氣不動。卽動應與靜中無有異境。此中虛而無物故也。○自處與處人未動絲毫意。便自無事。稍涉動意。未有不應者。便是與物爲敵。與王養明。○卽處事中。便是學。此間稍有作惡處。便是過。稍有執泥處。便是過。所謂養心也。在此擴知也。在此。此處工夫愈密。知覺愈精。而不受變於物。此之謂格物之學。若

自家執泥作惡尙不覺。是謂不知痛癢。便是幹極好事。亦是有己之私。到得此心不作惡執泥。明鏡止水。相似。發又中節。便是巽以出之。此間磨煉得去。是謂時習。與劉可賢。○虛實寂感內外原是一件。言其無有不是。故謂之實。言其無少夾雜。故謂之虛。言其隨事能應。故謂之感。言其隨處無有。故謂之寂。以此自了。故謂之內。以此俱了。故謂之外。真無有分別者。但謂虛寂本體。常止不動。卻要善看。不然。說本體。說止。說不動。便能作梗。便不真虛寂矣。答杜道升。○處處從小利害克治。便是克己實事。便是處生死成敗之根。亦不論有事無事。此處放過。更無是處。於克治知費力與濁亂。此是生熟安勉分限。不安分限。將下手實際。便欲並成德時論。此涉於比擬太過。不知工夫純熟。只在常明少昏。漸漸求進。到得成片段。卻與一念一事。是非不同。却是得先幾也。答曾子野。○靜中如何便計功效。只管久久見得此心有逐物時。有不逐物時。卻認不逐物時。心爲本日間動作。皆依不逐物之心照應。一逐物便當收回。愈久漸漸成熟。如此工夫。不知用多少日子。方有定貼處。如何一兩日坐後。就要他定貼動作不差。豈有此理。陽明先生叫人依良知。不是依眼前知解的良知。是此心瞞不過處。即所謂不逐物之心也。靜中識認他。漸漸有可尋求耳。答羅牛。○來書未見有憤發改過之意。只是欲人相信。不得開口。答王龍溪。○終日眼前俱是假人。無一分真實意。自我待之。終日俱是真人。無一分作偽意。如此便是有進步。寄劉小衡。○凡習心混得去。皆緣日間大順適。未有操持。如舵工相似。終日有舵。便不至眩睡。到得習熟。即身即舵。無有兩件。凡人學問真處。決定有操持。收束漸至。其中未有受用。見成者。答歐陽文朝。○自覺得力。只管做去。微覺有病。又須轉手。此件工夫。如引小兒。隨時遷就。執著不得。與杜道升。○只是絲毫放過不得。時時與物無對。便是收

效功也。與胡正甫。○孔門博文約禮之教。無非卽人身心。納之規矩。固非爲元遠也。夫不誘之以規矩。而爲元遠之務。是猶閉之門而談天衢。不可得也。與劉見川。○冬游記嘉靖己亥。○王鯉湖問慎獨之旨。但令善意必行。惡意必阻。如何。王龍溪曰。如此卻是大不慎矣。古人所言慎者。正指微處不放過說。正是汙染不上。正是常得不欺。如好好色。惡惡臭。始得。若善惡二念交起。此是做主不得。縱去得。已非全勝之道。○王道思曰。念頭斷去不得。止是一任他過。便要如何斬除。恐更多事。此吾小歇腳法也。此宗門放蕩之語。後來羅進溪輩多習之。以爲解縛之祕法。○龍溪謂念菴曰。汝學不脫知見。未逼襲。若逼真來。輪刀上陣。措手不迭。直心直意。人人皆得見之。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來問如何是真爲性命。龍溪曰。拚得性命。是爲性命。又問龍溪曰。爲性命不真。總是拚世界不下。如今說著爲善。不是真善。卻是要好心腸。隨人口脂。毀譽得失之關不破。若是真打破。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真爲性命。真爲性命時時刻刻。只有這裏著到。何暇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把柄在我。橫斜曲直。好醜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歎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爲得失。所謂毀譽。不知毀譽個甚。便說打破。已是可歎矣。惡名埋沒一段。亦是宗門語。不管是非好醜。顛倒做去。以爲見性。究竟成一無忌憚小人耳。若流俗惡名。豈能埋沒得人。又何嘗出頭不得。故舉世非之而不顧。爲流俗言也。苟其決裂。名教真有惡名。可以埋沒者。則已入於禽獸。亦何性命之有。○王心齋論正己物正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己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又論仁之於父子曰。瞽瞍未化。舜是一樣命。瞽

賤既化舜是一樣命。可見性能易命。○龍溪書曰：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半生倚靠。見在種種行持點檢，只在世情上尋得一件極好事業來做，終是看人口眼。若是超出世情漢子，必須從渾沌裏立定根基，將一種要好心腸，洗滌乾淨，枝葉愈枯，靈根愈固。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方是大生。故學問須識真性，獨往獨來，使真性常顯，始能不落陪奉。夏遊記戊申○王龍溪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卻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爲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發於耳爲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之根，未可以靜時論也。○予問龍溪曰：凡去私欲，須於發根處破除，始得。私欲之起，必有由來，皆緣自己原有貪好，原有計算。此處漫過，一時潔淨，不過潛伏，且恐陰爲之培植矣。錢緒山曰：此等工夫零碎，但依良知運用，安事破除。龍溪曰：不然，此搗巢搜賊之法，勿謂盡無益也。稽山之旨，與前冬遊紀王道思所云同一法門。○龍溪之言曰：先師提掇良知，乃道心之微。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隨事隨物，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格物。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蓋良知原是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或以良知未盡妙義，於良知上攪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吾人致知工夫，不得力第一意見爲害，意見是良知之賊。卜度成悟，明體宛然，便認以爲良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徹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幫補，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若認意見以爲實際，本來靈覺生機，封閉愈固，不得出頭。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然質之陽明先生所言，或未盡合。先生嘗曰：良知者，天命之性，心之本體，自然昭明靈覺者也。是謂良知，卽天性。

矣。中庸言性。所指在於不覩不聞。蓋以君子之學。惟於其所不覩不聞者。而戒慎恐懼耳。舍不覩不聞之外。無所用其戒慎恐懼也。夫不覩不聞。可謂隱而未形。微而未著矣。然吾之發見於外者。卽此未形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吾之彰顯於外者。卽此未著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由是言之。謂良知之體至虛可也。謂其本虛而形實亦可也。今日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豈所謂不覩不聞有所待而後實乎。先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是以良知爲至善矣。大學之言至善。其功在於能止。蓋以吾心之體。固有至善。而有知之後。得止爲難。知而常止。非天良之止。其所孰能與於此。故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止至善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爲己有。有諸己而後謂之有得。先之以定靜安者。物之所由以格止之始也。後之以慮者。知之所以爲至止之終也。故謂致知以求其止可也。謂物則生於定靜亦可也。今日曰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豈定靜反由慮而相生乎。先生又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豈非以良知之發爲未泯之善端。未發之中。當因學而後致。蓋必常靜常定。然後可謂之中。則凡致知者。亦必卽其所未泯而益充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爲誠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爲聖人之極則也。今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云云。夫利欲之盤固。遏之猶恐弗止。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爲心體。以血氣之浮揚。斂之猶恐弗定。而欲任其意之所行。以爲工夫。畏難而安者。取便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住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不息之真。既未盡亡。先入之言。又有可據。日晷日甚。日移日遠。將無有以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矯飾者乎。而其滅裂恣肆者。又從而譁張簧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於蕩

然而無歸。則其陷溺之淺深。吾不知於俗學何如也。先生又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未嘗以物爲知之體也。而緒山乃曰。知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爲體。無人情事物之感應。則無知矣。夫人情事物之感應。則無知矣。夫人情事物之感應。之於知。猶色之於視。聲之於聽也。謂視不離色。固有視於無形者。而曰色卽爲視之體。無色則無視也可乎。謂聽不離聲。固有聽於無聲者。而曰聲卽爲聽之體。無聲則無聽也可乎。

甲寅夏遊記○龍溪因前記有所異同。請面命予曰。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爲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漏。卽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依此行之。卽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卽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動之妄也。主靜以復之道。斯凝而不流矣。神發爲知。良知者。靜而明也。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復矣。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爲充達長養之地。而後定靜安慮由此以出。必於家國天下。感無不正。而未嘗爲物所動。乃可謂之格物。蓋處無弗當。而後知無弗明。此致知所以必在於格物。物格而後爲知至也。故致知者。致其靜無而動有者也。知苟致矣。雖一念之微。皆真實也。苟爲勿致。隨出隨泯。終不免於虛蕩而無歸。是致與不致之間。虛與實之辨也。謂之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將無言之大深乎。卽格物以致其知矣。收攝之功。終始無間。則吾心之流行。照察自與。

初學意見萬萬不侔。謂之曰意見。是良知之賊。誠是也。既而曰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不已言之太易乎。龍溪曰。近日覺何如。曰。一二年來。與前又別。當時之爲收攝。保聚。偏矣。蓋識吾心之本然者。猶未盡也。以爲寂在感先。感由寂發。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於執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於指感有時。彼此既分。動靜爲二。此乃二氏之所深。非以爲邊見者。我堅信而固執之。其流之弊。必至重於爲我。疏於應物。蓋久而後疑之。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故也。絕感之寂。寂非真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以其本寂故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人之知動作之爲感矣。不知靜與動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嘗隨境異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於酬酢萬變。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乎通微。是乃所謂幾也。故酬酢萬變。而於寂者未嘗有礙。非不礙也。吾有所主故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臭俱泯。而於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故也。苟有所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於此。灼然不移。卽謂之守寂可也。謂之妙感亦可也。卽謂之主靜可也。謂之慎動亦可也。此豈言說之可定哉。是何也。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斂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使於真寂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靜。無有出入。不與世界物事相對待。不倚自己。知見作主宰。不著道理名目。生證解。不藉言語發揮。添精神。則收攝保

聚之功自有準則。明道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固其準則也。龍溪笑曰：夏游記豈盡非是？只三轉語處，手勢太重，便覺抑揚太過。兄已見破到此，弟復何言？○劉師泉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也。二者不可相離。蓋知常止而念常微，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極探而得之。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師泉曰：不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煅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道之期矣。龍溪曰：謂見在良知便是聖人體段，誠不可。然指一隙之光以爲決非照臨四表之光，亦所不可。譬之今日之日，非本不光，卻爲雲氣掩蔽，以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予曰：聖賢只是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會別將一心換卻此心。師泉欲創業，不享見在，豈是懸空做得？只時時收攝保聚，使精神歸一便是。但不可直任見在以爲止足耳。○謂龍溪曰：陽明先生之學，其爲聖學無疑矣。惜也，速亡未至究竟，是門下之責也。然爲門下者有二：有往來未密，煅煉未久而許可。太早者，至於今或守師說以淑人，或就已見以成學，此非有負於先生。乃先生負斯人也。公等諸人，其與往來甚密，其受煅煉最久，其得證問最明。今年已過矣，猶不能究竟此學以求先生之所未至，卻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生矣。

緒山在陽明先生之門，號稱篤實而能用其力者。自余十六七年來，凡六七見而緒山之學亦且數變。其



始也。有見於爲善去惡者，以爲致良知也。已而曰未矣。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爲有而爲之。而又去之。後十年，會於京師，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淆也。無善而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卽吾所知以爲善者而行之，以爲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爲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爲，亦非吾之所當聞也。今年相見於青原，則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蓋先生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我者常一，在我者常一，則吾之力易易矣。贈錢精山。○王子之言曰：始吾以致知爲然也，而不知有遺於物，乃吾今而後知格物之爲致知也。始之言知，亦曰格物云爾。及而察之，以爲物生於知，吾但知知而已，而何有於物。夫非知無物，非物無知，乃吾始之言知，則猶廓廓爾，而渾渾爾。若有厭於芸芸爾者，則猶未見物與知之爲一也。此一知也。於物有格有不格，則是吾之知亦有至有不至焉。雖然，王子後此，又安知不以今之所言爲未至也乎。物之有未格也，而求足於知焉，有所不足，是故爲之可以已者，卽不得謂之精，精不可已。以此心之幾希，易失而難窮故也。贈王龍溪。○雙江先生繫詔獄，經年而後釋，方其繫也，身不離接摺，視不踰垣戶，塊然守其素，以獨居久之。諸子羣聖之言，涉於目者，不慮而得，參之於身，動而有信。慨曰：嗟乎，不履斯境，疑安得盡忘乎。於是著錄曰：困辨以明寢感之故，歸質之友人，友人或然，或否，或正以師傳曰：陽明子所謂良知，不類往歲癸卯。洪先與洛村黃君聞先生言，必主於寢心，亦疑之後四年丁未，而先生逮送之境上，含涕與訣。先生曰：噫，吾自勝之，無苦君輩也。其容慘然，其氣夷然，其心澗然，而素自是乃益知先生，遂爲辨曰：先生於師傳如何，吾未之知，請言吾所試。昔者聞良知之學悅之，以

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吾惟卽所感以求其自然之則。其亦庶乎有據矣。已而察之。執感以爲心。卽不免於爲感所役。吾之心無時可息。則於是非者。亦將有時而猜也。又嘗凝精而待之。以虛無計其爲感與否也。吾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似亦不可得而欺。因自省曰。昔之役者。其遂於已發。而今之息者。其近於未發矣乎。蓋自良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發也。自知之所以能良者。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以主之於中。而或至於不良。乃其發而不知返也。吾於暫息。且有所試矣。而況有爲之主者耶。夫至動莫如心。聖人猶且危之。苟無所主。隨感而發。譬之御馬。銜勒去手。求斯須馳驟之中度。豈可得哉。道心之言微。性之言定。無欲之言靜。致虛之言立。本未發之言寂一也。而何疑於先生。先生聞之曰。斯言知我哉。錄有之。良知者。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固吾師所傳也。問之友人。或然或否。洪先曰。吾學也。困辨弗明。弗可以措。彼而梓之。告於知言者。困辨錄序。○余讀鸞江聶君困辨錄。始而灑然無所疑。已而恍然有所會。久而津津然不能舍。於是附以己見。梓之以傳。而或者謂曰。言何易也。自陽明先生爲良知之說。天下議之爲禪。曉曉然至於今未已也。夫良知合寂感內外而言之者。猶曰。此遺物也。厭事理之討論者也。今而曰。吾內守寂者也。其感於外者。皆非吾之所能與。其不滋爲可異歟。夫分寂感者。二其心者也。分內外者。析其形者也。心譬則形之目者也。目不能不發。而爲視。視不能不發。而爲萬物。雖物以爲視。雖視以爲目。其果有可指乎。吾懼曉曉然於聶君者。又未已也。余應之曰。言固未可齊也。孔子不云乎。曰。吾道一以貫之。當是時。未能以其一者示之人也。而曾子乃曰。是忠恕也。今之言與忠恕者。同耶。異耶。彼以得之心者。應之。而世儒之言。從而分曰。孰爲一之體。孰爲一之用。而後忠恕者始明。嗚呼。使曾子若然。其尙能聞言而唯。

乎夫聶君亦各以其得之心者爲言。固未暇爲良知釋也。子以心譬目。有問於子曰。寂感於目。奚譬。必曰。視者感也。物之不留者寂也。無有分也。嗚呼。似矣而未盡也。子謂目之所以能視。而不容翳者何哉。夫天地之化。有生有息。要之於稔者其本也。良知之感。有動有靜。要之致虛者其本也。本不虛則知不能良知其發也。其未發則良也。事物者其應理者其則也。應而不失其則。惟致虛者能之。故致虛者乃所以致知也。知盡其天然之則。於事事物物而理窮。理窮則性盡。命至而奚有於內外。雖然。知所先後。而後近道。此學之序也。故無樂乎其專內也。所以求當於外者。非是則無以先也。無樂乎其守寂也。所以求神其感者。非是則無以先也。彼禪固賊道也。而其內之寂者。固皆離事物以爲言。彼視所謂理者。何啻於其目之眚也。而豈患其相入哉。故言有相徇而非也者。乃其無與當之謂也。言有相反而是也者。乃其喻所指之謂也。子徒畏人之嘵嘵矣。而獨不懼夫己之膠膠者乎。今世言聰明才辨。見聞強敏。孰與聶君所謂表然才大夫也。其持世儒之學。以見先生友之也。非師之也。而卒俛首以聽。今又盡知其故。兢兢焉自守一言。以觸世之所諱。其爲逐聲與塊也夫。且吾亦嘗聞而陋之。以其爲僂也。及逮而送之境。無戚言憐色。以亂其常。蓋未幾而是錄作。其曰困辨。是遇困而益辨。非辨於困者也。而余爲之言者。亦若辨焉何哉。蓋余困而後能知。又信於未言故也。因辨錄後序。○困辨錄者。聶雙江公拘幽所書。其下附語。余往年手所箋也。同年貴溪原山江君懋桓。獲而讀之。取其契於心者。抄以自隨。已而作令新寧。將刻以授諸生。問訣於余。余惟白沙主靜之言出。而人以禪諍。至於陽明諍益甚。以致良知之與主靜無殊旨也。而人之言良知者。乃復以主靜諍。其言曰。良知者。人人自能知覺。本無分於動靜。獨以靜言。是病心也。自夫指知覺爲良知。而

以靜病心。於是總總然。但知卽百姓之日用。以證聖人之精微。而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不獨二先生之學脈日荒。卽使禪者聞之。亦且咄嗜而失笑。不亦遠乎。夫言有攸當。不知言。無以學也。良知猶言良心。主靜者求以致之。收攝斂聚。自戒懼以入精微。彼徒知覺焉者。雜真妄而出之者也。主靜則不遂於妄。學之功也。何言乎其雜真妄也。譬之於水。良知源泉也。知覺其流也。流不能不雜於物。故須靜以澄汰之。與出於源泉者。其旨不能以不殊。此雙江公所爲辨也。雖然。余始手箋是錄。以爲字字句句無一弗當於心。自今觀之。亦稍有辨矣。公之言曰。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心果有內外乎。又曰。未發非體也。於未發之時。而見吾之寂體。未發非時也。寂無體不可見也。見之謂仁。見之謂道之鮮也。余懼見寂之非寂也。是故自其發而不出位者言之。謂之寂。自其常寂而通微者言之。謂之發。蓋原其能戒懼而無思。爲非實有可指。得以示之人也。故收攝斂聚。可以言靜。而不可謂爲寂然之體。喜怒哀樂。可以言時。而不可謂無未發之中。何也。心無時亦無體。執見而後有可指也。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言固不盡意也。坤之震劓之復。得之於言外。以證吾之學焉。可也。必也時而靜時而動。截然內外。如卦爻然。果聖人意哉。余不見公者四年。不知今之進退復何如也。江君早年亦嘗以禪靜學已而入象山。得之靜坐。旁探博證。遂深有契於公。新寧故新會也。白沙之鄉也。豈無傳其遺言者乎。如有言主靜而異於公者。幸反覆之。不有益於我。必有益於人。是良知也。讀困辨錄抄序。○其與聶公友也。聞其所語。此心寂感之機。歸寂之要。十餘年來。未嘗輕一諾焉。一日忽自省曰。公之言是也。○兩學六十序。○致良知者。致吾心之虛靜而寂焉。以出吾之是非。非逐感應以求其是非。使人擾擾外馳而無所於歸。以爲學也。

夫知其發也。知而良。則其未發。所謂虛靜而寂焉者也。吾能虛靜而寂。雖言不及感亦可也。雙江七十序。○善學者。竭力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默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詮。而發之弗瑩。必俟明師面臨私授。而後信久遠也。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龍溪子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予不答。已而腹餓索食。龍溪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予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饜饕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慎溪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稿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良知未嘗增損也。予曰。吾人常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法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可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龍溪子曰。如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良知辨。○白沙先生之學。以自然爲宗。至其得要。則隨動隨靜。終日照應。而不離彼。致白沙詩。○濂溪曰。誠則無事。又曰。誠無爲。終之以良。則曰良非爲也。爲不止矣。夫自堯舜相傳。精一之祕。莫不由兢業以得之。孔門格致戒慎。其功若不一而足也。今曰無事無爲。不已悖乎。曰不然。無欲者。至近而遠。至約而盡。至易而甚難者也。明道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夫有所向者。欲也。所以必向是者。有以爲之主也。夫意之所向。隨感易動。日用動靜。何往非意。於此辨別。使意無所向。自感自應。則心體泰然。他無干涉。靜虛動直。其於用力不已。切乎。是無事者。乃所謂必有事。

而無爲者。乃其至剛者也。敗惡責。○物者知之感也。知者意之靈也。知感於物而後有意。意者心之動也。心者身之主也。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感而正曰格。靈而虛曰致。動以天曰誠。居其所曰正。中有主曰修。無無物之知。無無知之意。無無意之心。無無心之身。無無身之家。國之天下。靈而感之以正。曰知止。感而以正。天下國家舉之矣。故曰至善。虛靈能感則意定。動以天則心靜。中有主則安。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則慮無不當。大人之事畢矣。大學解。○告子能信其心者也。彼見心能主乎內外。故其意曰。心能知言者也。凡言之來。以心接之而已。其有不得於言。必其所不必知。而不可因言以動乎心。心能帥氣者也。凡氣之用。以心御之而已。其有不得於心。必其所不當發。而不可役心以從乎氣。不因言以動心。則外無所入。不役心以從氣。則內無所牽。外無所入者。心離乎境也。內無所牽者。氣合乎心也。惟其以離境爲心。故常主心之無事者。以爲正。惟其以無事爲正。故不能順氣之生長者。以有爲。常主於心之無事。以爲正。故不免於內正其心。不能順氣之生長。以有爲。故不免於外助其長。其與孟子之學。真毫釐之辨耳。○告子以無所事爲心之正。故孟子曰。我則必有事。而不正心。告子忘外一切作用。皆自安頓。是爲助其生長。故孟子曰。我則勿忘而亦勿助其長。孟子解。

落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竅然不類。○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著。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俾至也。卻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以上別周少魯語。○此心倏忽不可執著。卻又凝定不染一物。○向人說得。伸寫得出。解得去。謂之有才。則可於學問絲毫無與也。學問之道。須於衆人場中。易鶴突著。條理

分明一絲不亂。此非平日有涵養鎮靜之功。小大不疑。安能及此。以上別沈萬川語。○天降大任一節。於此卻有深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爲聖學。自時態料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不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耳。而世人往往折節於隕穫。諧俗於圓熟。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言其收斂謂之存養。言其辨別謂之省察。言其決擇謂之克治。省察者言其明。克治者言其決。決則愈明。而後存養之功純。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動亦定。靜亦定。小大無敢慢。始終條理。可以希聖矣。○言白沙詩云。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於千休之中而持一念。正出萬死於一生者也。今言休而不提一念。便涉茫蕩。必不能休。言念而未能千休。便涉支離。亦非真念。苟不知念。則亦無所謂能修者。能念不期休。而自休矣。○初及第。謁魏莊渠先生。先生曰。達夫有志。必不以第爲榮。默坐終日。絕口不言利達事。予心爲之悚然。承當此言。煞不容易。蓋不榮進取。卽忘名位。忘名位。卽忘世界。能忘世界。始是千古真正英雄。○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謂研幾。真能不雜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幾爲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爲累。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爲體者。與物爲體。本無體也。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嘗發也。靜坐而清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爲體。常寂常虛。可卷可舒。全體廓如。以上皆示萬日忠。○知無不足之理。則凡不盡分者。皆吾安於肆欲而不竭才者也。吾人日用之間。戒懼稍縱。卽

言動作止之微皆遠天常而賊人道。可不省歟。示王有訓。○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己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習處。軟熟滑溜。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工夫。方是立命。日札。○終日營營與外物交。以我應之。未始見其非我也。久而見化於物。故舍事無心。舍物無身。暫爾瞑目。傍徨無根。有如處於寂莫之鄉。曠葬之野。不與物對。我乃卓然。○天地之間。萬生萬死。天地不爲欣戚。以其在天地。未嘗有增。未嘗有損也。生死不增於我。我何欣戚。故聖人冥之。○麗吾形者是物。非我。擾吾思者是事。非我。釋吾累者是理。非我。斂吾散者是學。非我。置理學不講。離事物不爲。我將何在。知我在者。古今不能限。智愚不能別。高之不爲顯。卑之不爲汙。故常泰然無懼。以上皆廢語。○王敬所訪余石蓮洞中。各請所得。敬所曰。吾有見於不息之真體。天地之化生。日月之運行。不能外是體也。而況於人乎。吾觀於暮春。萬物熙熙。以繁以滋。而莫知爲之。其殆庶幾乎。明道得之名爲識仁。識仁者。識此不息者也。吾時而言。吾時而作。止進退無所庸力也。其有主之者乎。余曰。可聞者言也。所從出此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豈惟人不得聞。己亦不得而聞之。非至靜爲之主乎。然而必云歸靜者何也。今之言者。心與言馳。馳則離其主矣。離其主。則逐乎所引之物。吾雖言矣。而靜何有所從出者。存於其中。受命如響。如是而言。如是而默。語默殊。而吾未嘗有二主也。從而推之作。止進退。常變晝夜。吾未嘗有二主。靜矣。斯可以言歸矣。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之有得也。敬所曰。是卽吾之所謂不息者。而非以對待之靜言之也。既靜。○真明之體。常爲主宰。雖流行不息。而未嘗有所作爲。如石之介。內外敵應。兩不相與。寂之至也。贈周洞巖。○



自來聖賢論學。未嘗有不犯做手一言。未有學而不由做者。惟佛家則立躋聖位。此龍溪極誤人處。○陽明公門下爭知字如敬師諱。不容人談破。○吾儒不言息。只不暴氣息自在其中。○以一推行於事物。物不撓入些子知識。便是由仁義行。纔於事物上求之。便是知識。便是行仁義。○察識端倪。以致夫擴充之功。謂識本體後。方好用功。不是發處。纔有工夫用也。○孔門之學。教人卽實事求之。俟其自得。後世分內分外。分心分事。自宋以來。便覺與孔門稍不類。以上讀雙江教知瞞時。○雜念漸少。卽感應處。便自順適。松原歸曙。○忘意於此。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太欺。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耻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陰托之命。而特以終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說之餘。而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可惡可耻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奉行。覺其缺漏。則補以一說。欲其宛轉。則加以衆證。先儒論說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恤。搔爬能識。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鴆。而自以爲神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然同聲應之。不謂其相遠也。嗚呼。以是爲學。雖日有聞。時有習。明師臨之。良友輔之。猶恐成其私也。況於日之所聞。時之所習。出入於世俗之內。而又無明師良友之益。其能免於前病乎。夫所安者在此。則惟恐人。或我窺所蒙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旣堅。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藏伏。於是毀譽得失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釁而起。乃餘症標見。所謂已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而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真。而貪竊於古人唾棄之穢。至樂不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爲欣戚。大寶不惜。而

冀時之取予以爲歉盈。如失路人之忘歸。如喪家子之丐食。流離奔逐。至死不休。孟子之所謂哀哉。別寮督學時於正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傷損不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爲發強剛毅。纏粘處。自以爲文理密察。加意陪奉。卻謂恭敬。明白依阿。卻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鶻突到了。雖自稱爲學。而於自身。邊不相干。卻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亦何益哉。○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老兄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爲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嘗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生死。拋卻名位。此數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憂。老兄吾爲此懼一言。似可削解矣。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願老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妥。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如是。尙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答何善山。○尋常作工夫。便欲講求得無弊。此欲速之心。磨礪方有光輝。如今安得盡是。○只用分別善惡工夫。安有許多牽絆。爲言語分疏。○旣知培本。便是扶疏之勢。卽爲知止。一向愁東愁西。何故詩註。○未發之中。思之位也。存乎情發之中。而不與情俱發者也。俱發則出其位矣。常止其位。而思以通之。故吾未嘗無作止語。默往來進退。是靜爲之主也。非吾主乎靜也。主靜堂記。

卷十九

江右王門學案四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劉文敏字宜充號兩峯吉之安福人自幼樸實不知世有機械事年二十三與師泉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每至夜分不能就寢謂師泉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已讀傳習錄而好之反躬實踐唯覺動靜未融曰此非師承不可乃入越而稟學焉自此一以致良知爲鵠操存克治瞬息不少懈毋談高遠而行遺卑近及門之士不戒而孚道存目擊外艱旣除不應科目華亭爲學使以貢士徵之不起雙江主於歸寂同門辨說動盈卷軸而先生言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事若云未發不足兼已發致中之外別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而加損焉以學而能以慮而知者也又言事上用功雖愈於事上講求道理均之無益於得也涵養本原愈精愈一愈精始是心事合一又言默坐澄心反觀內照庶幾外好日少知慧日著生理亦生生不已所謂集義也又言吾心之體本止本寂參之以意念飾之以道理侑之以聞見遂以感通爲心之體而不知吾心雖千酬萬應紛紜變化之無已而其體本自常止常寂彼以靜病云者似涉靜景非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之體之靜也凡此所言與雙江相視莫逆故人謂雙江得先生而不傷孤另者非虛言也然先生謂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其於師門之旨未必盡同於雙江蓋雙江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先生則以喜怒哀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

性也。年八十猶陟三峯之顛，靜坐百餘日。謂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謨、賀涇曰：「知本體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爲宗，汝輩念哉！與後學言，卽塗轍不一，慎勿違吾宗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三。張子曰：「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先生所謂知體本虛，虛乃生生，將無同乎蓋老氏之虛墮於斷滅，其生氣也如空谷之聲、橐籥之風，虛與氣爲二也。先生之虛乃常止之眞明，卽所謂良知也。其常止之體卽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卽是流行，爲物不二者也。故言虛同而爲虛實異，依然張子之學也。

論學要語

學力歸一，則卓爾之地方有可幾。○先生謂學者看致字太輕，故多不得力。聖賢千言萬語，皆從致字上發揮工夫條理，非能於良知之體增益毫末也。生學困勉，皆致字工夫等級，非良知少有異焉者也。○格致非判然兩事，蓋事事物物殊塗百慮，初不外於吾心之良知。故萬物皆備於我，若以物爲外，是析心與理爲二，將以何者爲備於我乎？是故致吾心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而莫非順帝之則，是之謂物格知致。○有物有則，則者天然自有之中也。隨感而通，天則流行，纖毫智力無所安排，則良知益著，益察，虛靈洞達，竭盡而無遺矣。○心意知物，卽不觀不聞之體，格致誠正，卽不觀不聞之功。了此便達天德，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與佛老異。蓋吾儒齊治均平，勳塞宇宙，而格致誠正無所加也。雖窮約終身，一行未見，而心意知物無所損也。故佛老之無思議，無善惡，超入精微者，吾儒皆足以貫之，而格致誠正便了。齊治均平者，佛老未之逮也。○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

非常止也。生而不遂，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無住無放，常感常寂。纖毫人力不與焉，是謂天然。自有之則，故生生之謂易。而仁敬慈孝信之皆止者，聖德也。順乎其性者也。○聖學不離於言行，而亦豈著於言行，不外於事物，而亦豈泥於事物，以爲學。故曰性無內外，學無內外。○性命之不易者爲體，體之滯者爲用，融化廓寂，無所倚著，至一而不可少間焉者也。○用因萬事萬物而顯真體，非因萬事萬物而有，是故體物而不可遺，體事而無不在。日與斯世酬酢，變通不窮，而吾之真體未嘗起滅加損也。雖無起滅加損，而天下之道無不原於此。知此者謂之知性，知性則吾無始，功利氣習日昭晰而無所藏伏。學者謂之學道，學道則吾無始，功利氣習日融化而未嘗復行。如此方是戒慎恐懼樸實工夫，所謂動靜無間，體用一原，庶乎會通之矣。○自信本心，而一切經綸宰制由之，此聖學也。幹好事衆皆悅之，求之此心，茫然不知所在，此鄉愿之徒。孔子之所惡也。○吾心之體，本止本寂，參之以意念，飾之以道理，侑之以聞見，遂以感通爲心之體，而不知吾心雖千酬萬應，紛紜變化之無已，而其體本自常止常寂。故言行之著，若可視聞而謹之，信之，則不覩不聞也。故有餘不足必知之，知之必不敢不勉，不敢盡，而其不敢不然者，亦不覩不聞也。○人之心，天之一也。俯仰兩間，左右民物，其感應之形著，因時順變，以行其典禮者，雖千變萬化，不可窮詰，孰非吾心之一之所運耶。○不識萬化之根源，則自淪於機巧習染之中。一切天下事，作千樣萬樣看，故精神眩惑，終身勞苦。○屢省穿衣喫飯，猶有許多未中節處。此聖人於庸言庸行，一毫不敢自恕。○學以靜入，亦以靜病云者，似涉靜景，而非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之體之靜也。蓋吾心之體，本不可須臾離，無人我遠近古今，於此透悟，便可與天地同量。堯舜爲徒，所謂曲肱飲水，金革百萬樂在其

中飯糗茹草有天下而不與此皆性體之自然未嘗致纖毫之力乃天下之至靜也是故烟雲泉石案牘瑣屑外境雖異而吾良知之運無更局乃可謂夫焉有所倚也○學者無必爲聖人之志故染逐隨時變態自爲障礙猛省洗滌直從志上著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工夫則染處漸消逐時漸寡渣滓渾化則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安有許多分別疑慮○學術同異皆起於意根未離尙落氣質故意必固我皆所以害我若中涵太虛順吾自然之條理則易簡理得時措適宜往聖精神心術皆潛孚而默會之○究事之利害而不求心之安否是以禍亂至於相尋惟中流砥柱動必求諸心以復天地萬物一體之量一切世情不使得以隱伏則義精獨慎天下之能事畢矣○遷善改過之功無時可已若謂吾性一見病症自去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此則玩光景逐影響欲速助長之爲害也須力究而精辨之始可○透利害生死關方是學之得力處若風吹草動便生疑惑學在何處用○知命者士人之素節吾未見隨分自靜者而困乏不能存也吾未見廣於干求工於貪取者而有知足之時也○大丈夫進可以仕退可以藏常綽綽有餘裕則此身常大常貴而天下之物不足以尙之不然則物大我小小大之相形而攻取怨尤之念多矣○友朋中有志者不少而不能大成者只緣世情窠臼難超脫耳須是吾心自作主宰一切利害榮辱不能淆吾見而奪吾守方是希聖之志始有大成之望也○人心本自太和其不和者狹隘頽墮乖戾煩惱以爲之梗除卻此病則本心冲澹和粹之體復矣以之養生何有○遇事不放過固好然須先有一定之志而後隨事隨時省察其是此志與否則步步皆實地處處皆實事乃真不放過也○欲富貴而惡貧賤吾獨無是情哉吾性不與物作對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欲惡不與存焉○心卽所謂把

柄也。生化不測。皆把柄中自然之條理。一以貫之。成性存而道義出也。○聖人養民教民。無一事不至。非爲人也。自盡其心。自滿其量。不忍小視其身也。○凡器不可互用。局於形也。人爲萬物之主。心爲萬物之靈。常存此心。性靈日著。則萬物之命。自我立矣。其處一身之吉凶。悔吝何有。○本然者良知也。於此兢業存存。乃所謂致良知也。良知能開天下之物。能成天下之務。所謂莫顯莫見也。致知之功。能一動靜。有事無事。一以貫之。則一時雖未成章。夫固成章之漸也。一時雖未凝然不動。夫固凝然不動之基也。蓋學問頭腦。既當自將日新不已。舍此而別趨路徑。皆安排意必也。○事上用功。雖愈於事上講求道理。均之無益於得也。涵養本原。愈精愈一。愈一愈精。始是心事合一。○千事萬事。只是一事。故古人精神不妄用。惟在志上磨礪。○隨分自竭其力。當下具足。當下受用。過去未來。何益於思。徒得罪於天爾。○上天之載。以無聲無臭爲至。君子之學。以不覩不聞爲功。知體常虛。則真明常止。千念萬念。總是無念。生生化化。自協天則。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知無起滅。物無去來。雖擬言議動。同歸於成。變化復其不覩聞之體。○天地萬物。生於虛。而虛亦非出於天地萬物之外。○耳目口鼻。皆以虛爲用。況心爲統攝衆形之本。宰制萬靈之根。而可壅之以私乎。○古人從心體點檢。故事事詣其極。今人從支派處照管。雖時有暗合。終不得力。此人才風俗之異於古也。○吾道無絕續。歷千萬世如一日。但人自不著不察耳。○精神不可閒用。須常理會。本分事。本分事。雖一物不染。卻萬物畢備。○意根風波。一塵蔽天。豪傑之士。往往爲其所誤。故學在於致虛。以澄其源。○當急遽時。能不急遽。當怠緩時。能不急緩。當震驚失措時。能不震驚失措。方是回天易命之學。○喜怒哀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性也。○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

事若云未發不足以兼已發而致中之外別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而加損焉。所謂以學而能以慮而知無忌憚以亂天之定命也。先師云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能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功利之習淪肌浹髓苟非鞭辟近裏之學常見無動之過則一時感發之明不足以勝隱微深痼之蔽。故雖高明率喜頓悟而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元妙而鄙淺近肆然無忌而猶以爲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爲第三義不知自家身心尙蕩然無所歸也。○引佛老之言以證其說借修煉之術以秘其養皆非卓然以聖爲歸者也。聖學一正百正一了百了不落影響不靠幫助通變宜民真性自然流貫百聖兢兢業業好古敏求精神命脈惟在一處用幾微少忽卽屬異端可不謹乎。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劉邦采字君亮號師泉吉之安福人初爲邑諸生卽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借兩峯入越謁陽明稱弟子陽明契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既穎敏而行復峻拔丁外艱蔬水廬墓服闋不復應試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趙淵下教屬邑迫之上道先生入見淵未離席卽卻立不前淵亟起迎之先生以棘闈故事諸生必免冠袒裼而入失待士禮不願入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簡察揭榜先生得中式已授壽寧教諭陸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年八十六卒陽明亡後學者承襲口脛浸失其真以揣摩爲妙悟縱恣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先生愆然憂之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



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二者不可相雜。常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極深而得之。龍溪間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先生曰。不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懋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煅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道之期矣。龍溪曰。以一隙之光。謂非照臨四表之光。不可今日之日。非本不光。雲氣掩之耳。以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念菴曰。聖賢只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須別將一心換卻此心。師泉欲創業不享見在。豈是懸空做得。亦只是時時收攝。此見在者。使之疑一耳。先生著爲易蘊。無非此意。所謂性命兼修立體之功。卽宋儒之涵養致用之功。卽宋儒之省察。涵養卽是致中。省察卽是致和。立本致用。特異其名耳。然工夫終是兩用。兩用則支離。未免有顧彼失此之病。非純一之學也。總緣認理氣爲二造化。只有一氣流行。流行之不失其則者。卽爲主宰。非有一物以主宰。未流行然。流行無可用功體。當其不失則者而已矣。乃先生之言。心意知物。較四有四無之說。最爲詭當。謂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象著之物。其凝滯也。念慮之意。其流澌也。動靜之心。其游塵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往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知。則知致矣。夫心無體。意無欲。知無動物。無往。則皆是有善無惡矣。劉念臺夫子欲於龍溪之四無易一字。心是有善無惡之心。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何其相符合也。念菴言師泉素持元虛。卽今肯向裏著。已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雙江言師泉力大而說辨。排闥之

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櫻其鋒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視平時何如答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第形如槁木耳遂卒先生之得力如此

劉師泉易蘊

夫學何爲者也悟性命。知天地之化育者也。往來交錯。庶物露生。寂者無失其一也。冲廓無爲。淵穆其容。蹟者無失其精也。惟悟也。故能成天地之大。惟修也。故能體天地之塞。悟實者非修。性陽而弗馭也。修達者非悟。命陰而弗望也。性隱於命。精儲於魄。是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濬諸命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伏諸性也。原始反終。知之至也。○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精粕也。象著之物。其疑滷也。念慮之意。其流漸也。動靜之心。其游塵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知。則知致矣。身心意知物者。工夫所用之條理。格致誠正修者。條理所用之工夫。知所先後者。始條理也。天序也。忘其所有事者。昏。索其所無事者。紛。昏不勝紛者。雜。紛不勝昏者。塞。紛猶夢也。昏猶醉也。醒醉遺夢者。惺惺也。瞬有存息有養。前無迎。後無將。何病乎塞。何憂乎雜。○德非潛不光。心非澹不體。識恆斂曰潛。欲恆釋曰澹。澹以平感。物而動之情。潛以立人生而靜之本。是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潛且澹者。與○己者。命之所稟。禮者性之所具。人之生也。性一而命殊。故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虞仲之放。伯夷之隘。柳下之不恭。子貢之達。子路之勇。原憲之狷。曾點之狂。子張之堂堂。皆己也。雖痛克之。猶恐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惟堯舜爲能舍。非竭才力不能克。是故能見無動之過。通乎微矣。能淨無垢之塵。可與

幾矣。草昧之險，無動之過也。野馬之運，無垢之塵也。故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神武而不殺也。夫依然氣質之性之論。○能心忘，則心謙。勝心忘，則心平。侈心忘，則心淡。躁心忘，則心泰。嫉心忘，則心和。謙以受益，平以稱施，淡以發智，泰以明威，和以通知，成性存存，九德咸事。○心之爲體也，虛其爲用也。實義質禮行遜，出信成致，其實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致其虛也。虛以通天下之志，實以成天下之務。虛實相生，則德不孤。是故常無我以觀其體，心普萬物而無心也。常無欲以觀其用，情順萬事而無情也。○見元而不影響者，鮮矣。務博而不支，離者鮮矣。見過以致元，元而質也。務約以致博，博而寂也。高明效天，博厚法地，宏心澄意之學也。○感應而無起滅，太虛之流行，優優生化之學也。著察而落感應，照心之爲用，撞撞往來之私也。優優則時止時行，議擬以成變，改過遷善，同歸於不識，不知而已。○伯玉不以昭昭申節，冥冥墮行，感應之著察者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著察之感應者也。念念謹念，其知也。遷念一念，其知也。凝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主宰流行，明照俱至，猶之赤日常空，照四方而不落萬象矣。曰：明道之獵心復萌，何也？曰：斯固顏子之學，過而不成念者也。未嘗嬰明體而起知端，曰：然則曾子之易簣，得於童子之執燭，非嬰明體而起端乎？曰：猶之日月雲翳空照一也。蓋良知流行變通，有定徙而無典常。曾子之以虛受人，又非過焉改焉者可論也。曰：其謂得正而斃焉，何也？曰：正無定體，唯意所安，是故學莫踰於致知。訣莫要於知止。○多聞不畜聞，無聞也多見不宿見，無見也。獨聞者塞，獨見者執，小成而已矣。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也。○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九疇不敘，是無天下國家也。修容以立人道，慎思以達天德，敘疇以順帝則，君子理此三者，故全也。○建極在君，修極在公卿，遵極在

守令徵極在庶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庶民徵矣。省刑平稅，敬老慈幼，守令遵矣。尊賢任能，勤度宣化，公卿修矣。敬天動民，禮鼓樂和，皇極建矣。惟皇作極，惟帝時克。一哉！王心協哉。衆志元氣充塞，太和保合，人感天應。雨暘時若，寒暑不浸，治之極也。○問常著察而感應者，本體也不起不滅，隨感應而著察者，念也。憧憧往來，此蓋有主宰與無主宰之別。曰固然矣。此有說焉。感應從心，不從意。聖人之事也。未至於聖，則亦不可無誠意之功。至論主宰，有從乎意見者，有從乎義理者。有從乎義理而未得乎本體發育之學者，從乎意見者，有適有莫執乎己。從乎義理者，知適知莫成乎己。從乎本體者，無適無莫達乎己。執乎己者，病物成乎己者，公物達乎己者，仁物。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則物格，而與天地萬物流通矣。故爲仁是故主宰著察者求仁也。夫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謂此也。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附劉印山 王柳川

劉陽字一舒，號三五，安福縣人。少受業於彭石屋劉梅源。見陽明語錄而好之，遂如虔問學。泊舟野水，風雪清苦，不以爲惡。陽明見之，顧謂諸生曰：此生清福人也。於是語先生，苟不能甘，至貧至賤，不可以爲聖人。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礪山知縣。邑多盜，治以沉命之法，盜爲衰止。旋示以禮教，變其風俗。入拜福建道御史。世宗改建萬壽宮爲永禱仙宮，百官表賀。御史以先生爲首，先生曰：此當諫，不當賀。在廷以危言動之，卒不可。中官持章奏至，故事南面立，各衙門北面受之。受畢，復如前對揖。先生以爲北面者重章奏，非重中官也。章奏脫手，安得復如前哉？改揖爲東向，無以難也。相嵩欲親之，先生竟引疾歸。徐文貞當國，陪推光祿寺少卿，不起。築雲霞洞於三峯，與士子談學。兩峯過之，蕭然如在世外。先生曰：境寂我寂，已落一

層。兩峯曰：此微骨語也。自東廓沒，江右學者皆以先生爲歸。東至岱宗，南至祝融，夜半登山頂而觀日焉。殘冰剩雪，拄杖鏗爾，陽明所謂清福者，懸記之矣。先生於師門之旨，身體精研，曰：中知之不倚於覩聞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致知焉盡矣。由先生言之，則陽明之學，仍是不異於宋儒也。故先生之傳兩峯也，謂宋學門戶，謹守繩墨，兩峯有之。其一時講席之盛，皆非先生所深契。嘗謂師泉曰：海內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足爲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未一人見。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劉秉監字遵教，號印山，三五同邑人也。父宣，工部尙書。先生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歷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遷大名兵備副使。以忤巨奄逮繫詔獄，得不死，謫判詔州。量移貳潮州，知臨安府。未至而卒。河南之俗，感鬼多淫祠，先生爲文諭之曰：災祥在德，淫鬼焉能禍福。於是毀境內淫祠以千數。已而就逮，寓書其僚長曰：淫祠傷害民俗，風教者之責。監以禍行，奸人惑衆，必爲報應之說，非明府力持，鮮不動搖。其守正不撓如此。事兄甚謹，俸入不私於室。先生初學於甘泉，而尤篤志於陽明。講學之會，匹馬奚童，往來山谷之間，儉約如寒素。母夫人勞之曰：兒孝且弟，何必講學。先生對曰：人見其外，未見其內。將求吾真，不敢不學。歿時年未五十。劉三五評之曰：先輩有言，名節一變而至道。印山早勵名節，烈烈不挫，至臨死生靡惑，宜其變而至道無難也。

王釗字子懋，號柳川，安成人。始受學梅源東廓，既學於文成，嘗爲諸生。棄之，栖栖於山巔水涯，寂寞之鄉，以求所謂身心性命。蓋三十年未嘗不一日動懸於心，善不善之在友朋，無異於己。逆耳之言，時施於廣

座人但見其惻怛不以爲怨。皆曰：今之講學不空談者，柳川也。時有康南村者，性耿介，善善惡惡，與人不諱。嘗酌古禮爲圖，撫善行爲規。歲時拄杖造諸大家之門，家家倒屣以迎。先生視南村如一人。南村貧，先生亦貧，敝衣糲食終其身，非矯也。

三五先生洞語

清明在躬，知之至也。養知莫善於寡欲。○有生之變，有死之變，人知死之變，而不知生之變也。魂遊變也。孰主張是？孔子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學者不察，率因其質以滋長，而自易其惡之功。蓋寡善學者不易其惡不已也。○衆人囿於數，君子治則防亂，亂則修易，以知來有變易之道。聽其自完自裂，一歸之數已哉。○天下有難處之事乎？利害之計也。難道義之從也。無難義不甘於食粟，則有死餒而已矣。天下之不利，害計者寡矣。故戚戚者多。○君子以歲月爲貴，譬如爲山，德日崇也。苟爲罔修，奚貴焉？況積過者耶。○惟待其身者小，故可苟。惟自任者不重，故逸。○古人求治於身後，人求治於天下，休天下而不煩求身者也。擾天下而不恤，求之天下者也是。故執周官而不能執好惡之矩者，不可以治天下。○水之激，失水之真矣。情之激，失情之真矣。君子之情不激也，故不激其言。○不善之聞，懲創之益少，而潛損者多。故言人不善，自損也。又聽者損。○動有掩護，非德之宜。好名者也，故好名者心勞。○獨行君子出於實心，而於聖人之誠有辨焉。孝弟通神明，而於聖人之察倫有辨焉。○志於開來者，不足以盡性命。志於性命者，足以開來。○賢哉！未信者之自信也。雖聖人弗之信，而信其自知者焉。其自知不惑，其自求不小。○德者得也，無得於己而言之恥也。無得於己而言之不信乎人矣。○惟虛故神，惟敬乃虛。○知幾而後能知言知。

己之言而後能知人之言。○動出於至誠惻怛爲王道。勸責之我爲大人之業。○知者心之神明也。知善知不善。知好善知惡不善。知必爲善。知必不爲不善。是至善也。是人之明德也。天之明命也。故曰良致言學也。致者力而後天者全。曰明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舉致之謂也。五常百行。明焉察焉。神明充周。是謂能致其知。古聖人莫如堯。贊曰欽明。非知之至而何中。知之不倚於視聞者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故曰致知焉盡矣。○獨知之明。大明懸象。照臨天下者似之。蓋觀於晉。人有失則者。明入於地矣。有邪僻之見者。入左腹矣。蓋觀於明夷。○著焉察焉。無或遺焉者。聖人之無不知。踐焉履焉。無不勝焉者。聖人之無不能。洽聞亦知多藝亦能。聞於其大者矣。○至健者知之健。至順者知之順。唯健也不可險之。而知險唯順也不可阻之。而知阻。人心惟危。險阻之謂也。健順精一之至也。君子蓋無時而不懼夫危也。○置我身於人人之中。而非之是之惡之愛之奪之予之者。夫然後可與無我。○物不可厭。厭物者不能格物。

晚程記

齒髮衰不可返已。志氣衰。奚有不可返者哉。曰三牲曰祖割。無關志氣。日孜孜斃而後已。善自養老者乎。○剛健中正。純粹精無一毫髮歉。而後無一毫髮非乾體。○境寂我寂。已落一層。○閱時事而傷神。徐自察之。嫉之也。非矜之也。矜之仁。嫉之偏。○潛谷鄧子儒釋之辨。數千言。諸友有求其說者。予謂之曰。只格物致知。日以身辨之矣。○海內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足爲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者。未一人見。○

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致知。知之未嘗復行。是格物。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劉曉字伯光號梅源安福人鄉舉爲新寧令見陽明於南京遂稟受焉陽明贈詩設道六經皆註腳還誰一語悟真機歸集同志爲惜陰會吉安之多學者先生爲之五丁也先生下語無有枝葉嘗誦少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歎曰可惜枉費心力不當云學不聖人死不休耶學者舉質鬼神無疑先生曰人可欺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真僞不可欺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劉魁字煥吾號晴川秦和人由鄉舉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鈞州七年貳潮州六年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皆爲要務詔徙雷壇禁中先生上疏請緩雷殿工作以成廟建足邊備上怒杖四十入獄創甚百戶戴經藥之得不死與楊斛山周訥溪講學不輟自壬寅至乙巳凡四年秋八月上齋醮神降於箕爲先生三人頌冤釋之未抵家而復逮十月還獄又二年丁未十一月五日夜高元殿火上恍忽聞火中呼先生三人名氏赦還家先生受學於陽明卒業東廓以氣節著名而陶融於學問李脈泉言在鈞州與先生同僚二年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鄉人飲酒令之唱曲先生歌詩抑揚可聽門人尤熙問爲學之要曰在立誠每舉陽明遺事以淑門人言陽明轉人輕快一友與人訟來問是非陽明曰待汝數日後心平氣和當爲汝說後數日其人曰弟子此時心平氣和願賜教陽明曰既是心平氣和了又教甚麼朋友在書院投壺陽明過之呼曰休離了根問陽明言動氣象先生曰只是常人黃德良說陽明學問初亦未成片段因



從遊者衆，夾持起，歇不得，所以成就如此。有舉似先生者，曰：「也是如此，朋友之益甚大。」

### 主事黃洛村先生宏綱

黃宏綱字正之，號洛村，江西零縣人。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陽明於虔臺。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先生列於高第，陽明歸越，先生不離者四五年。陽明卒，居守其家。又三年，嘉靖二十三年，始任爲汀州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時塞上多故，將校下獄者，吏率刻深以逢上意。先生按法不輕上下，以故不爲人所喜，遂請致仕，歸與東廓雙江念菴講學。流連旬月，士子有所請質，先生不遽發言，瞻視注聽，待其意盡，詞畢，徐以一二言中其數，會莫不融然。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其生平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蓋望而知其爲有道者也。陽明之良知，原卽周子誠一無僞之本體。然其與學者言，多在發用上。要人從知是知非處，轉個路頭，此方便法門也。而及門之承其說者，遂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先生曰：「以意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於是而知陽明有善有惡之意，知善知惡之知，皆非定本意。既有善有惡，則知不得不逐於善惡，只在念起念滅上工夫。一世合不上本體矣。四句教法，先生所不用也。雙江歸寂，先生曰：「寂與感不可一例觀也。有得其本體者，有失其本體者，自得其本體之寂者言之，雖存之彌久，涵之極深，而淵微之精未嘗無也。自得其本體之感者言之，雖紛然而至，沓然而來，而應用之妙未嘗有也。未嘗有，則感也寂在其中矣。未嘗無，則寂也感在其中矣。不觀不聞其體也，戒慎恐懼其功也，皆合寂感而言之者也。按雙江之寂，卽先生之所謂本體。」

也。知主靜非動靜之靜。則歸寂非寂感之寂矣。然其間正自有說。自來儒者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其實性情二字無處可容分析。性之於情。猶理之於氣。非情亦何從見性。故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於未發言喜怒哀樂。是明明言未發有情矣。奈何分析性情。則求性者必求之未發。此歸寂之宗所由立也。一時同門與雙江辨者。皆從已發見未發。亦仍是析情於發。析性於未發。其情性不能歸一同也。

洛村語錄

自先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說。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以意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治病之藥。利在去病。苟無病。臭腐神奇。同爲元氣。本領既是知覺。意念莫非良知。更無二本。○喜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與否。但子思子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曾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未發非時。則體道之功。似不專於歸寂而已也。故子思子曰。致中和。蓋合寂感以爲功者也。○或疑慈湖之學。只道一光明境界而已。稍涉用力。則爲著意。恐未盡慈湖精於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謂不起意者。其用力處也。絕四記中云云。慈湖之用力。精且密矣。明道云。必有專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善用其力者。固若是。慈湖千言萬語。只從至靈至明。廣大聖知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來。使人於此。有省不患其無用力處。不患不能善用其力矣。徒見其喋喋於此也。遂謂其未嘗用力焉。恐未盡慈湖意也。○存主之明。何嘗離照。流行之照。何嘗離明。是則天然良知。無體用先後內外深淺精麁上下。一以貫之者也。○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哀諸物。舍此更別

無著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於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心身。無能離天下國家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爲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於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存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爲二矣。○往歲讀先師書。有感而未通處。卽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感所從來。或是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感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上發出。非從聞見知識輪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謂謝子曰。太古無爲。中古無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將與子由至德而觀至道。由無私而遊無爲乎。謝子曰。古道遼矣。孰從而觀之。孰從而遊之。曰。子不見耳目口鼻視聽言臭乎。今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猶古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吾何疑焉。則吾心之於是。非誠僞。無古今之殊也。吾又何疑焉。日往而月來。寒往而暑來。今之日月寒暑。猶古之日月寒暑也。則又何爽焉。吾心至德。吾心至道。吾心無私。吾心無爲。而奚觀乎。而奚遊乎。苟有志於希古者。反而求之。吾心將無往而非古也已。○先師之學。雖頓悟於居常之日。而歷艱備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諸事履。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有遷官而較遠近勞逸者。曰。不然。責望於人者。謂之遠。求盡於己者。謂之近。較計於遠近者。謂之勞。相忘於遠近之外者。謂之逸。苟有以盡吾心。遠近勞逸。吾何擇焉。吾惟盡吾之心而已矣。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初名秦江西零縣人舉嘉靖元年鄉試至二十年始謁選知新會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幸在其鄉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釋菜於祠而後視事遷南京工部主事滿考致仕三十年卒年六十六初聞陽明講學慨然曰吾恨不得爲白沙弟子今又可失之耶往見陽明於南康當是時學人聚會南贛而陽明師旅旁午希臨講席先生卽與中離藥湖諸子接引來學先生心誠氣和不厭縷觀由是學者益親已從陽明至越先生接引越中一如南贛陽明歿後與同志會於南都諸生往來者恆數百人故一時爲之語曰浙有錢玉江有何黃指緒山龍溪洛村與先生也先生論學務爲平實使學者有所持循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本體又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先生曰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卽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卽有所悟矣知無定守卽有定主矣其言不爲過高如此故聞談學稍涉玄遠輒搖手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南都一時之論謂工夫只在心上用纒涉意便已落第二義故爲善去惡工夫非師門最上乘之教也先生曰師稱無善無惡者指心之應感無迹過而不留天然至善之體也心之應感謂之意有善有惡物而不化著於有矣故曰意之動若以心爲無以意爲有是分心意爲二見雖用以求體非合內外之道矣乃作格物說以示來學使之

爲善去惡實地用功。斯之謂致良知也。細詳先生之言。蓋難四無而伸四有也。謂無善無惡。是應感無迹。則心體非無善無惡明矣。謂著於有爲意之動。則有善有惡。是意之病也。若心既無善無惡。此意知物之善惡從何而來。不相貫通。意既雜於善惡。雖極力爲善去惡。源頭終不清楚。故龍溪得以四無之說。勝蓋心意知物。俱無善惡。第心上用功一切俱了。爲善去惡。無所事事矣。佛家之立躋聖位是也。由先生言之。心既至善。意本澄然。無動意之靈。即是知意之照。即是物。爲善去惡。固是意上工夫也。然則陽明之四有。豈爲下根人說教哉。

### 善山語錄

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是堯舜不必惟精。孔子不必徒義改過矣。吾故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覺。不識本心二者皆病。○有意固謂之意見。而必欲求爲無意。是亦不可謂非意見也。是故論學不必太高。但須識本領耳。苟識本領。雖曰用意。自無留情。苟不識本領。雖曰欲無意。只是影響。○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卽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卽有所悟矣。豈真無所得耶。知無定守。卽有定主矣。豈真無定守耶。○後世儒者。不能至於聖人。其毫釐之差。只不信此。使果真知。卽刻一了百當。自是了得終身。見在此心。合下圓成。合下具足。更有何意可起。何理可思。苟有所思慮。蓋不過殊塗同歸。一致百慮而已。○有欲絕感以

求靜者曰非也。君子亦惟致其良知而已矣。知至則視無不明，聽無不聰，言無不中，動無不敬。是知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故謂之動耳。絕感之心非靜也。無欲故謂之靜耳。苟有欲焉，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酬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動而無欲，故動而無動；而無動也，自定靜而無欲，故靜而無靜。而其靜也常精，動定靜定，庶矣。○所諭個中擬議，差毫髮，就裏光明障幾重。肯信良知無適莫，何須事後費磨礪。卽此知直造先天，夫本來面目，豈特無容擬議。雖光明亦何所有。誠知本體無容用其力，則凡從前著意尋求，要皆敲門瓦礫耳。門開則瓦礫誠無所施。雖太虛中何物不有，門戶瓦礫，色色具列，而不能染於太虛。思而無思，擬議而無擬議。道本如是耳。是故戒慎恐懼，格物致知，雖爲衆人設法，在聖人惟精亦不廢。孔子嘗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又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以上達不離下學，中得之，則磨礪改過，正見聖人潔淨精微。○天下之事，原無善惡。學者不可揀擇去取，只要自審主意。若主意是個真心，隨所處皆是矣。若主意是個私心，縱揀好事爲之，卻皆非矣。譬如戲謔是不好事，但本根是個與人爲善之心，雖說幾句笑話，動人機括，自揣也是真心。但本根是個好名之心，則雖孝親敬長，溫清定省，自揣還是欺心。○此學是日用尋常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習之則悅，順之則裕，真天下之至樂也。今之同志負高明之志者，嘉虛玄之說，厲敦確之行，著樂繩墨之趨，意各有所用，而不能忘所見。此君子之道，所以爲鮮。○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如或動於客氣，格於物欲，覺得胸中勞耗錯亂，天地卽已翻覆。親而父子兄弟，近而童僕，遠而天下之人，皆見得不好。至於山川草木，雞犬椅桌，若無相干也，自不好。天下雖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少卽平其心，易其氣，良知精察，無有私意，便覺

與天地相似矣。不惟父子兄弟童僕自無不好。而天下之人亦無不好。以至雞犬椅桌山川草木亦無不好。真見萬物皆有春意。至於中間有不得其所者。自惻然相關。必思慮之而後安。故盡天下之性。只是自盡其性。位育之理油然。○天地萬物與吾原同一體。知吾與天地萬物既同一體。則知人情物理。要皆良知之用也。故除卻人情物理。則良知無從可致矣。是知人情物理。雖曰常感。要之感而順應者。皆爲應迹。實則感而無感。良知無欲。雖曰常寂。要之原無聲臭者。恆神應無方。實則寂而無寂。此致知所以在於格物。而格物乃所以實致其良知也。明道以窮理盡性至命。一下便了。於此可見。○象山云。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可見聖賢不貴無病。而貴知病。不貴無過。而貴改過。今之學者。乃不慮知病。即改卻。只慮有病。豈知今之學者。要皆半路修行者也。習染既深。焉能無病。況有病何傷。過而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來不染。而工夫亦爲精一實學耳。○今日論學。只當辨良知本領。果與慎獨工夫同與不同。不當論其行事標末。律之古人出處。異與不異。使其本領既同。而行事或過。自可速改。而進誠明之域。使其本領已失。而操履無過。雖賢如諸葛韓范。明道尙惜其不著不察。而有未聞道之歎。○謂近來勉強體究。凡動私意。一覺便欲放下。如此豈不是切實工夫。但說得似易。恐放下甚難。若私意已嘗掛根。雖欲放下。卻不能矣。須有好仁無以尙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潔淨精微之學。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也。母夢吞星而娠。年十九。爲李空同所知。正德甲戌進士。請告三年。授太常博士。武宗欲南巡。先生與舒芬夏良勝萬潮連疏諫。止午門荷校五日。杖五十。除名。世宗卽位。起原官。

進禮部員外郎郎中。以主客裁革妄費。羣小恨之。張桂與鉛山有隙。誣先生以貢玉餽宏。使通事胡士紳訟之。下詔獄。榜掠。謫鎮海衛。已遇恩。詔復官。致仕。周流講學名山。如台宕羅浮九華匡廬無不至也。晚而失聽。書札論學不休。一時講學諸公。謂明水辨駁甚嚴。令人無躲避處。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卒。年六十九。先生自請告入虔師陽明。卽自焚其著書。後凡再見。竟所未聞。陽明歿。往拜其墓。復經理其家。先生自敘謂自服先師致知之訓。中間凡三起意見。三易工夫。而莫得其宗。始從念慮上長善消惡。以視求之於事物者。要矣。久之。自謂淪注支流。輪迴善惡。復從無善無惡處。認取本性。以爲不落念慮。直悟本體矣。旣已復覺其空倚見悟。未化渣滓。復就中恆致廓清之功。使善惡俱化。無一毫將迎。意必之翳。若見全體。炯然炳於幾先。千思百慮皆從此出。卽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纔是無善無惡實功。從大本上致知。乃是知幾之學。自謂此是聖門絕四正派。應悟入先師致知宗旨矣。及後入越。就正龍溪。始覺見悟成象。恍然自失。歸而求之。畢見差謬。卽將誠意看作效驗。與格物分作兩截。反若欲誠其意者在先。正其心與師訓聖經矛盾倒亂。應酬知解。兩不湊泊。始自愧心汗背。盡掃平日一種精思妙解之見。從獨知幾微處。嚴謹緝熙工夫。纔得實落於應感處。若得個真幾。卽遷善改過。俱入精微。方見得良知體物而不可遺。格物是致知之實。日用之間。都是此體。充塞貫通。無有間礙。致字工夫。儘無窮盡。卽無善無惡非虛也。遷善改過非麗也。始信致知二字。卽此立本。卽此達用。卽此川流。卽此敦化。卽此成務。卽此入神。更無本末精麗內外先後之間。證之古本序中。句句脗合。而今而後。庶幾可以弗畔矣。按陽明以致良知爲宗旨。門人漸失其傳。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故工夫只在致知上。甚之而輕浮淺露。待其善惡之形而爲克治之事。已不



勝其艱難糝矣。故雙江念菴以歸寂救之。自是延平一路上人。先生則合寂感爲一。寂在感中。即感之本體。感在寂中。即寂之妙用。陽明所謂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其義一也。故其謂雙江曰。吾人胸次廣大。蕩蕩淵淵。十年之前。卻爲蟄龍屈雙二蟲在中作祟。久欲竊效砭箴。愧非國手。今賴吾丈精采仙方。密鍊丹餌。將使凡胎盡化。二蟲不知所之矣。是先生與偏力於致知者。大相逕庭。顧念菴錄其墓。猶云良知卽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於酬酢之跡。而不於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是未契先生之宗旨也。

#### 明水論學書

古之學者爲己。天下之事盡矣。堯舜之治天下。亦盡其性充其君道而已。何嘗有人己先後於其間哉。後儒不知性情之學。始有爲國爲民。不爲身謀以爲公者。此賢豪之士所以自別於流俗。而其運動設施。不合於中道。不可語天德王道也。與菴雙江。○便安氣習。往往認作自然。要識勉強亦是天命。用功修治。莫非勉強人力。然皆天命自然合如此者。以下與董光明。○近年體驗此學。始得真機。腳跟下方是實地步。有不容自己者。從前見悟轉換。自謂超脫。而於此真體。若存若亡。則知凡倚知解者。其擔閣支吾。虛度不少矣。○日用應酬。信手從心。未嘗加意。間亦有稍經思慮區畫者。自以爲良知變化原合如此。然皆不免祇悔。及反觀之。信有未盡未當處。豈所謂認得良知不真耶。與王龍溪下皆同。○夫逐事省克。而不灼見本體流行之自然。則雖飭身勵行。不足以言天德固矣。然遂以窒慾懲忿爲下乘。遷善改過爲妄萌。使初學之士。驟窺影響者。皆欲言下了當。自立無過之境。乃徒安其偏質。便其故習。而自以爲率性從心。卻使

良知之精微緊切。知是知非。所藉以明而誠之者。反蔑視不足輕重。而遂非長過。蕩然忘返。其流弊豈但如舊時支離之習哉。○本體至善。不敢以善念爲善也。若以善念爲善。則惡念起時。善固滅矣。惡在其爲至善。天命不已者耶。○戒懼兢惕工夫。卽是天機不息之誠。非因此爲入道復性之功也。○不當以知覺爲良知固矣。然乃良知之發用。不容有二。先師云。除卻見聞。無知可致。況知覺乎。故知覺廢。則良知或幾乎息矣。近諸公只說本體自然流行。不容人力。似若超悟真性。恐實未見性也。緣私意一萌。卽本體已蔽蝕阻滯。無復流行光照之本然也。故必決去之。而後其流行照臨之體。得以充達。此良知之所以必致。而後德明身修也。○心齋晚年所著。多欲自出機軸。殊失先師宗旨。豈亦微有門戶在耶。慨惟先師患難困衡之餘。磨礪此志。真得千聖之祕。發明良知之學。而流傳未遠。諸賢各以意見攙和其間。精一之義。無由睹矣。○先師所以趨入聖域。實得於大學之書。而有功於天下後世。在於古本之復。雖直揭良知之宗。而指其實下手處。在於格物。古本序中及傳習錄。所載詳矣。豈有入門下手處。猶略而未言。直待心齋言之耶。惟其已有成訓。以物知意。身心爲一事。格致誠正。修爲一工。故作聖乃有實地可據。而又別立說以爲教。苟非門戶之私。則亦未免意見之殊耳。○誠意之學。卻在意上。用不得工夫。直須良知全體洞徹。普照旁燭。無纖毫翳障。卽百慮萬幾皆從此出。方是知幾其神。乃所謂誠其意也。若俟意之不善。倚一念之覺。卽已非誠意。落第二義矣。卻似正心。別是上面一層工夫。故竊謂炳於幾先。方是誠意之學。先師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若謂誠意之功。則非矣。格物卻是誠意之功。故曰。致知在格物。夫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物雖意之所在。然不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一物矣。夫然後本體擴然。與天地同體。卽意

無不誠矣。○象山人情事變上用工。是於事變間尊其德性也。性無外也。事外無道也。動而無動者也。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是磨鍊於妄念閒思之間。體貼天理出來。性無內也。道外無事也。靜而無靜者也。是謂同歸一致。○夫收視返聽。於中有個出頭。此對精神浮動務外逐末者言。良爲對病之藥。然於大道卻恐有妨。正爲不識心體故耳。心無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著力者。俱謂之感。其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故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夫學至於研幾神矣。然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既謂之動。則不可言靜矣。感斯動矣。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學聖者。舍是無所致力。過此以往。則失幾。不可以言聖學矣。○心本寂而恆感者也。寂在感中。卽感之本體。若復於感中求寂。辟之謂騎驢覓驢。非謂無寂也。感在寂中。卽寂之妙用。若復於感前求寂。辟之謂畫蛇添足。非謂未感時也。易以寂感爲神。非感則寂不可得而見矣。○念菴謂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嘗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先生言念已形而寂然者。未嘗不存。豈感前復有寂乎。雙江雖在寂上用工。然寂感不分時。則寂亦感也。念菴則分時。與雙江之意又微異矣。夫寂卽未發之中。卽良知。卽是至善。先儒謂未發二字。費多少分疏。竟不明白。只爲認有未發時故耳。惟周子洞見心體。直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去卻大本一邊。彼豈不知未發之中者哉。正恐認作兩截。故合一言之。慮至深也。而晦翁復以己意釋之。則周子之意荒矣。有友人問川曰。涵養於未發之前。是致中工夫。川答曰。此處下不得前字。喜怒哀樂如春夏秋冬。有前乎未發之中。是太和元氣亦有未發爲四序之時者乎。只緣今人看籠了。喜怒哀樂。故添許多意見耳。先師云。良知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致之便是天下之達

道則行天下之達道。乃實致良知也。實致良知，乃立大本也。非立大本後，乃推而爲達道也。○近時學者，不知心意知物是一件格致誠正是一功，以心應物，卽心物爲二矣。心者意之體，意者心之動也。知者意之靈，物者意之實也。知意爲心而不知物之爲知，則致知之功卽無下落，故未免欲先澄其心以爲應物之則，所以似精專而實支離也。○兄不知以何者爲感？若以流動爲感，則寂感異象，微波卽蕩，感皆爲寂。累固不待楮之反覆，而後失其湛然虛明之體矣。若以鑑物爲感，則終日鑑固無傷於止也。止與鑑未始相離，亦不得言有止而不鑑時也。若患體之不止，故鑑之不明，亦當卽鑑時定之，不當離鑑以求止也。何者？其本體恆鑑，不可得而離也。○吾丈近年宗旨，謂不當以知覺爲良知，卻不知將發用知覺，竟作何觀？若本體自然之明覺卽良知也。若夫私智小慧，緣情流轉，是乃聲聞緣入，憶度成性，卽非本體之靈覺矣。故知覺二字，義涵虛實，顧所指用何如。如曰正知正覺，卽屬實作體觀，恆知恆覺，卽屬虛作用觀。然恆知卽正知，無倚處，恆覺卽正覺，無障處，無生發，無間離也。非別有一段光照，從此脫胎著於境物也。奈何其欲貳之耶？今夫聲有起滅，而聞性無起滅也。色有明暗，而見性無明暗。見聞性卽知覺性也。若離知覺於本體，是從聲色有無處認見聞，知覺有起滅，反失卻恆見恆聞之本體矣。馬轟雙江下同○昔晦翁以戒懼爲涵養本原，爲未發爲致中，以謹獨爲察識端倪，爲已發爲致和兼修交養，似若精密，而強析動靜作兩項工夫，不歸精一。今吾丈以察識端倪爲第二義，獨取其涵養本原之說，已無支離之弊，但吾丈又將戒懼發用，另作一層在後面看。若從此發生流出者，則所謂毫釐之差，爾夫不睹不聞之獨，卽莫見莫顯，乃本體自然之明覺發而未發動而無動者也。以爲未發之中可也。旣曰戒懼曰恐懼，於是乎致力用

功矣。而猶謂之未感未發。其可乎哉。夫屈伸翕闔。互爲其根。復奮潛飛。後先異候。欲其恆復而終潛。與並行而同出。卽永劫不可得。其與主靜藏密。感應流行。無時可息者。不可同象而例觀。亦較然明矣。弟觀至顯於至微。公言由微以之顯。所見在毫釐之隔耳。○物者意之實也。知者物之則也。故只在發見幾微處。用功致謹焉。卽是達用。卽是立本。若欲涵養本原。停當而後待其發。而中節。此延平以來相沿之學。雖若精微。恐非孔門宗旨矣。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南昌新建人。嘉靖癸未進士。知松陽縣。入爲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十年。召王瓊爲冢宰。南京御史馬敷等劾之。下詔獄。先生疏救。亦下獄。拷訊尋復職。明年。彗見東方。先生以爲應。在張孚敬。孚敬疏辯。先生受杖於殿廷。死而復蘇。孚敬亦自陳致仕。彗果滅。越月。改汪鋈爲吏部尙書。先生又劾之。又明年。副都御史王應鵬上疏失書職名下獄。先生以爲細故。當原。又下獄。拷訊。先生累遭廷杖。膚盡而骨不續。言之愈激。上訝其不死。收之輒赦。或且遷官。不欲其去。永嘉復位。始以京察罷。先生居鄉。情味真至。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退輒稱其說以教家人。其偶然者。流爲方語。而深切者。垂爲法言。曰。魏水洲云。不可易也。疾痛則問藥。旱潦則問棹。先生因而付之。各舉所願。閭里頓化。爭訟亦息。人有夜夢先生者。明旦得嘉客。生兒者。夢先生過其家。則里中相賀以爲瑞。稻初登。果未落。家有老人不敢嘗。必

以奉先生。其爲鄉里所親敬如此。先生兄弟皆於陽明撫豫時受學。故以致良知自明而誠。知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情。自相應照。能使天回象君。父易慮。士大夫永思。至愚夫孺子亦徵於寤寐。何者。不慮之知。達之天下。智愚疎戚。萬有不同。孰無良焉。此所以不戒而孚也。歿之日。詔其子孫曰。子平生仗忠信。皇天鑒不得已之言。后土憐欲速朽之骨。陵谷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誌。隆慶改元。晉大常少卿致仕。萬歷乙亥卒。年八十有四。弟良政良器。

良政字師伊。燕居無惰容。嘗曰。學問頭腦。旣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精。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舉鄉試第一。尋卒。水洲言吾夢中見師伊。輒流汗浹背。其方嚴如此。良器字師顏。號藥湖。洪都從學之後。隨陽明至越。時龍溪爲諸生。落魄不羈。每見方巾中衣往來講學者。竊罵之。居與陽明鄰。不見也。先生多方誘之。一日。先生與同門友投壺雅歌。龍溪過而見之。曰。腐儒亦爲是耶。先生答曰。吾等爲學。未嘗擔板。汝自不知耳。龍溪於是稍相暱。就己而有味乎。其言遂北面。陽明緒山臨事多滯。則戒之曰。心何不灑脫。龍溪工夫懶散。則戒之曰。心何不嚴慄。其不爲姑息如此。嘗與龍溪同行。遇雨。先生手蓋。龍溪不得已。亦手蓋。而有忤容。顧先生自如。乃始惕然。陽明有內喪。先生龍溪司庫。不厭煩縟。陽明曰。三子可謂執事敬矣。歸主白鹿洞。生徒數百人。皆知宗玉門之學。疽發背。醫欲割去腐肉。不可。卒年四十二。先生云。理無定在。心之所安。卽是理。孝無定法。親之所安。卽是孝。龍溪與先生最稱莫逆。然龍溪之玄遠。不如先生之淺近也。

道無動靜。性無內外。故言動亦定。靜亦定。又曰。未感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近論多於觸處。動念處。體認良知。不於一定處下著。故不免支離之病。答鄒東原。○先師謂良知存乎心悟。悟由心得。信非講求得來。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神疑知自致耳。要得神疑。須絕外誘。固非頑空打坐。亦非歌舞講求。要自有悟處。答羅念菴。○操與致自是有辨。致是全功。操特始事。致可包操。而操未可以言致。復會中諸子。○己所不欲。吾心之知也。勿施於人。致吾心之良知也。誠勿施於人。則己所不欲之物格矣。所惡於下。吾心之矩也。毋以事上絜吾心之矩也。誠毋以事上焉。則吾心所惡於下之矩絜矣。示諸生下同。○或問未發之中如何。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聖人之學。莫大於無我。性之本體無我也。楷形體而生私欲。作聰明而生私智。於是始有我爾。去二者之累。無我之體復矣。○君子有諸己。則得失不足易也。故得之自是。不得自是。小人無諸己。惟見於得失而已矣。故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君子以誠身爲貴。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爲然。由其爲固有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得而有之耶。○良知之教。不待學。故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以三者皆一端之發見。而未見乎全。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問良知天理異同。曰。知之良處。卽是天理。昧其知。失其良。則爲人欲。蓋自明覺而言謂之知。自條理而言謂之理。非二也。○由仁義行。卽根心生色。睟面盎背之意。行仁義非不是。由此心也。終是知得爲好。必如此做方好。乃第二義。便不是從中生。故曰義外。○人本得天地之生意。自能生。但被習心遮蔽。故不能生。但去其蔽。則本體自然呈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自然流出。乃其生意也。

卷二十

江右學王門案五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吉之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歷員外郎禮部郎中出僉彰南兵巡道事改川南道陞尙寶司少卿歷大僕光祿隆慶辛未出爲陝西參政乞致仕萬歷辛卯詔起貴州參政尋陞南京鴻臚卿太常卿皆不赴新銜致仕乙巳十月八日卒年八十四先生弱冠師事同邑劉兩峯刻意爲學仕而求質於四方之言學者未之或怠終不敢自以爲得五十罷官屏絕外務反躬密體如是三年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生生真機無有停息不從念慮起滅學從收斂而入方能入微故以透性爲宗研幾爲要陽明沒後致良知一語學者不深究其旨多以情識承當見諸行事殊不得力雙江念菴舉未發以救其弊中流一壺王學賴以不墜先生謂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言良知者未有如此諦當先生嘗究心禪學故於彌近理而亂真之處剖判得出夏樸齋問無善無惡心之體於義云何先生曰是也曰與性善之旨同乎曰無善乃至善亦無弗同也樸齋不以爲然先生亦不然樸齋後先生看大乘止觀謂性空如鏡妍來妍見蠹來蠹見因省曰然則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乎此說大害道乃知孟子性善之說終是穩當向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從何處說來吾人應事處人如此則安



不如此則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之。不但無善無惡之說。卽所謂性中只有個性而已。何嘗有仁義來。此說亦不穩。又言佛家欲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正邪說淫辭。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卽使天地混沌。人物消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真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蓋佛氏以氣爲幻。不得不以理爲妄。世儒分理氣爲二。而求理於氣之先。遂墮佛氏障中。非先生豈能辨其毫釐耶。高忠憲曰。塘南之學。八十年磨勘至此。可謂洞徹心境者矣。

### 論學書

所論去念守心。念不可去。心不可守。真念本無念也。何去之有。真心本無相也。何守之有。惟寂而常照。卽是本體。卽是工夫。原無許多歧路。費講說也。答王水鄉。○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末世學者。往往以墮於形氣之靈識爲知。此聖學之所以晦也。答朱易菴。○靜中欲根起滅。不斷者是志之不立也。凡人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如人好聲色者。當其治豔奪心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如人畏死亡者。當其刀鋸逼體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日久。本心真機。盡汨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立教。欲人於初下手時。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坐中。默認自心。真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人情事變中。而不捨。與靜坐一體無二。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也。豈謂終身滅倫絕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靜。以爲究竟哉。答周守南。○吾輩

學不加進。正爲不識真宰。是以雖曰爲學。然未免依傍道理。只在世俗眼目上。做得個無大破綻之人。而止耳。答鄧穎泉。○所舉佛家以默照爲非。而謂廣類屠兒立地成佛等語。此皆近世友朋。自不肯痛下苦功。真修實證。乞人殘羹剩汁。以自活者也。彼禪家語。蓋亦有爲而發。彼見有等專內趨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得已發此言以救弊耳。今以紛紛擾擾嗜慾之心。全不用功。卻不許其靜坐。卽欲以現在嗜慾之心立地成佛。且稱塵勞爲如來種。以文飾之。此等毒藥。陷人於死。○學無多說。若真有志者。但自覺此中勞壞。不得不靜坐以體察之。便須靜坐。或自覺人倫事物上欠實修。不得不於動中著力。便須事上練習。此處原無定方。答賀汝任。○所云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廢一。要之居敬二字。盡之矣。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處而言。卽謂之窮理。非有二事也。縱使考索古今。討論經史。亦是居敬中之一條件耳。敬無所不該。敬外更無餘事也。認得居敬窮理只是一件。則工夫更無歇手。若認作二事。便有換手。便有斷續。非致一道也。答郭以濟。○弟昔年自探本窮源起手。誠不無執戀枯寂。然執之之極。真機自生。所謂與萬物同體者。亦自盎然出之。有不容已者。非學有轉換。殆如臘盡陽回。不自知其然也。兄之學本從與物同體入手。此中最宜精研。若未能入微。則亦不無儻侗漫過。隨情流轉之病。與庸兌囑。○此心湛然至虛。廓然無物。是心之本體。原如是也。常能如是。卽謂之敬。陽明所謂合得本體是工夫也。若以心起敬。則心是一物。敬又是一物。反似於心體上添此一項贅疣。是有所恐懼而不得其正。非敬也。答郭以濟。○所論欲根盤結。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竟不能滅。性也。使欲果有根。則是欲亦原於天性。人力豈能克去之哉。答錢啓新。○吾輩無一

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爲主。時時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既能時時刻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爲習氣所奪。蓋凡可觀聞者。皆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籠者也。學貴能疑。但點點滴滴。只在心體上用力。則其疑亦只在一處疑。一處疑者。疑之極。必自豁然矣。若只泛然測度道理。則其疑未免離根離根之疑。愈疑而愈增多歧之惑矣。○舍發而別求未發。恐無是理。既曰戒慎恐懼。非發而何。但今人將發字看得籠了。故以澄然無念時爲未發。不知澄然無念。正是發也。○未發之中。固是性。然天下無性外之物。則視聽言動百行萬事皆性矣。皆中矣。若謂中只是性。性無過不及。則此性反爲枯寂之物。只可謂之偏。不可謂之中也。如佛老自謂悟性而遺棄倫理。正是不知性。○澄然無念。是謂一念。非無念也。乃念之至微至微者也。此正所謂生生之真幾。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幾更無一息之停。正所謂發也。若至於念頭斷續轉換不一。則又是發之標末矣。譬之澄潭之水也。非不流也。乃流之至平至細者也。若至於急灘迅波。則又是流之奔放者矣。然則所謂未發者安在。此尤難言矣。澄潭之水固發也。山下源泉亦發也。水之性乃未發也。離水而求水性曰支。卽水以爲性曰混。以水與性爲二物曰歧。惟時時冥念。研精入微。固道之所存也。皆同上。○事之體強名曰心。心之用強名曰事。其實只是一件。無內外彼此之分也。故未有有心而無事者。未有有事而無心者。故曰必有事焉。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故充塞宇宙皆心也。皆事也。物也。吾心之大。包羅天地。貫徹古今。故但言盡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學者誤認區區之心。渺焉在胸膈之內。而紛紛之事。雜焉在形骸之外。故逐外專內。兩不相入。終不足以入道矣。答郭壘池。○一陰一陽。自其著者而言之。則寂感理欲皆是也。自其微者而言之。則一息之呼吸。一念之起伏。以至於浮

塵野馬之眇忽皆是也。豈哉然爲奇爲偶。莫若兩物之相爲對待者哉。識得此理。則知一陰一陽。卽所謂其爲物不貳也。舍陰陽之外。而世之欲超陰陽。離奇偶以求性者。其舛誤可知矣。晉錢啓新○生幾者。天地萬物之所從出。不屬有無。不分體用。此幾以前。更無未發。此幾以後。更無已發。若謂生幾以前。更有無生之本體。便落二見。陽明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知者。意之體。非意之外有知也。物者。意之用。非意之外有物也。但舉意之一字。則寂成體。用悉具矣。意非念慮起滅之謂也。是生幾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獨卽意之入微。非有二也。意本生生。惟造化之機。不克則不能生。故學貴從收斂入。收斂卽爲慎獨。此凝道之樞要也。孟子言不學不慮。乃指孩提愛敬而言。今人以孩提愛敬。便屬後天。而擴充四端。皆爲下乘。只欲人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爲不學不慮之體。此正邪說淫辭。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卽使天地混沌。人物消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真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通乎此則知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與賀汝定○宇宙萬古不息。只此生生之理。無體用可分。無聲臭可卽。亦非可以強探力索而得之。故後學往往到此。無可捉摸處。便謂此理只是空寂。原無生幾。而以念頭動轉爲生機。謂是第二義。遂使體用爲二。空有頓分。本末不貫。而孔門求仁真脈。遂不明於天下矣。同上○來諭識得生本自然。火然泉達。安用人爲。但鄙意真識生幾者。則必兢兢業業。所謂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方爲實學。今人亦有自謂能識生幾者。往往玩弄光景。以爲了悟。則涉於無忌憚矣。晉王夢峯○禪家之學。與孔門正脈。絕不相侔。今人謂孔釋之見性本同。但其作用始異。非也。心跡猶形影。影分曲直。則形

之敬正可知。孔門真見盈天地間。只一生生之理。是之謂性。學者默識而敬存之。則親親仁民愛物自不容已。何也。此性原是生生。由本之末。萬古生生。孰能遏之。故明物察倫。非強爲也。以盡性也。釋氏以空寂爲性。以生生爲幻妄。則自其萌芽處。便已斬斷。安得不棄君親離事物哉。故釋氏之異於孔子。正以其原初見性。便入偏枯。惟其本原處。所見毫釐有差。是以至於作用大相背馳。遂成千里之謬也。寄汝定。○此心之生理。本無聲臭而非枯槁。實爲天地萬物所從出之原。所謂性也。生理之呈露。脈脈不息。亦本無聲臭。所謂意也。凡有聲臭。可視聞。皆形氣也。形氣云者。非血肉筮質之謂。凡一切光景閃爍變換。不常滯礙不化者。皆可視聞。卽形氣也。形氣無時無之。不可著。亦不可厭也。不著不厭。亦無能不著不厭之體。若外不著不厭。而內更有能不著不厭之體。則此體亦屬聲臭。亦爲形氣矣。於此有契。則終日無分動靜。皆真性用事。不隨境轉。而習氣自銷。亦不見有真性之可執。不言收斂。自得其自然之真收斂矣。同上。○善由性生。惡自外染。程子所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猶言清固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耳。然水之本性。豈有濁乎。其流之濁。乃染於外物耳。答郭墨池。○夫本心常生者也。自其生而言。卽謂之事。故心無一刻不生。卽無一刻無事。事卽本心。故視聽言動。子臣弟友辭受取予。皆心也。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學者終日乾乾。只是默識此心之生理而已。時時默識。內不落空。外不逐物。一了百了。無有零碎本領之分也。答周時雍。○心之官則思。中常惺惺。卽思也。思卽窮理之謂也。此思乃極深研幾之思。是謂近思。是謂不出位。非馳神外索之思。答曾肖伯。○此理至大而至約。惟虛而生三字。盡之。其虛也。包六合以無外。而無虛之相也。其生也。徹萬古以不息。而無生之迹。只此謂之本心。時時刻刻。還他本來。卽謂之學。與歐

克敬。○太虛之中萬古一息綿綿不絕。原無應感與不應感之分。識得此理。雖瞑目獨坐。亦應感也。時時應感。卽時時是動也。常動卽常靜也。一切有相。卽是無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無相也。真性本無杳冥。時時呈露。卽有相也。相於無相。了不可得。言思路絕。強名之曰本心。同上。○有謂靜中不可著操字。則孔子所謂操則存者。果妄語乎。彼蓋不知操者。非以此操彼之謂也。此心兢兢業業。卽是心之本體。卽是操也。惟操卽是本體。純一不雜。卽是靜也。非以蕩然無所用心爲靜也。何思何慮。言思慮一出於正。所謂心之官則思。思睿而作聖。非妄想雜念之思慮也。豈可以不操。冒認爲何思何慮乎。答曾得卿。○白手起家。勿在他人腳跟下湊泊。答郭以濟。○性之一字。本不容言。無可致力。知覺意念。總是性之呈露。皆命也。性者。先天之理。知屬發竅。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也。此知在體用之間。若知前求體則著空。知後求用則逐物。知前更無未發。知後更無已發。合下一齊俱了。更無二功。故曰獨。獨者無對也。無對則一。故曰不貳。意者知之默運。非與之對立而爲二也。是故性不假修。只可云悟。命則性之呈露。不無習氣。隱伏其中。此則有可修矣。修命者。盡性之功。答蕭勿菴。○性命雖云不二。而亦不容混稱。蓋自其真常不變之理而言曰性。自其默運不息之機而言曰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正恐人於命外求性。則離體用而二之。故特發此一言。若執此語。遂謂性命果無分辨。則言性便剩一命字。言命便剩一止字。而盡性至命等語皆贅矣。故曰性命雖不二。而亦不容混稱也。盡性者。完我本來真常不變之體。至命者。極我純一不息之用。而造化在我。神變無方。此神聖之極致也。答鄒子尹。○知生知死者。非謂硬作主張。固守靈識。以俟去路不迷之謂也。蓋直透真性。本非生死。乃爲真解脫耳。答王養癸。○學不知止。則意必不能誠。何

謂知止。蓋意心身國家天下總爲一物也。而有本末焉。何謂本。意之所從出者是也。意之所從出者性也。是至善也。知止於至善之性。則意心身國家天下。一以貫之矣。是謂物格而知至。何謂物格者。通徹之謂也。答楊晉山。○時習者。時時知至善爲本而止之。約情以復性云耳。大學止至善。卽中庸慎獨之功。無二事也。舍此更有何學。答王敬所。○朱子格物之說。本於程子。程子以窮至物理爲格物。性卽理也。性無內外。理無內外。卽我之知識念慮。與天地日月山河草木鳥獸皆物也。皆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理外之物。故窮此理至於物。物皆一理之貫徹。則充塞宇宙。綿亙古今。總之一理而已矣。此之謂窮理盡性之學。與陽明致良知之旨又何異乎。蓋自此理之昭明而言。謂之良知。良知非情識之謂。卽程門所謂理也。性也。良知貫徹於天地萬物。不可以內外言也。通乎此。則朱子之格物非遂外。而陽明之良知非專內明矣。但朱子之說。欲人究徹彌宇宙。亙古今之一理。在初學遽難下手。教以姑從讀書而入。卽事察理以漸而融會之。後學不悟。遂不免尋枝摘葉。零碎支離。則是徒逐物而不達理。其失程朱之本旨遠矣。陽明以學爲求諸心而救正之。大有功於後學。而後學復以心爲在內。物爲在外。且謂理只在心。不在物。殊不知心無內外。物無內外。徒執內而遺外。又失陽明之本旨也。○意不可以動靜言也。動靜者。念也。非意也。意者生生之密機。有性則常生而爲意。有意則漸著而爲念。未有性而不意者。性而不意則爲頑空。亦未有意而不念者。意而不念則爲滯機。答楊晉山。○虞廷曰。中。孔門曰。獨。春陵曰。幾。程門主一。白沙端倪。會稽良知。總無二理。雖立言似別。皆直指本心真面目。不沉空。不滯有。此是千古正學。寄錢啓新。○易曰。乾知大始。此知卽天之明命。是謂性體。非以此知彼之謂也。易曰。坤作成物。此作卽明命之流形。是謂性之用。非

造作強爲之謂也。故知者體行者用。善學者常完此大始之知。卽所謂明得盡。便與天地同體。故卽知便是行。卽體便是用。是之謂知行一體用一也。○夫以此知彼。是卽測度。則謂之空知。若乾知大始之知。卽是本性。卽是實事。不可以空知言也。以此想彼。如射覆然。則謂之懸想。若默而識之。卽是自性自識。覘體無二。不可以懸想言也。答與修默。○靜中涵養。勿思前慮後。但澄然若忘。常如游於洪濛未判之初。此樂當自得之。則真機躍如。其進自不能已矣。答劉心選。○性本不二。探奇逐物。總屬二見。若未免見有妙性。超於物外。猶爲法塵影事。學者果能透到水窮山盡。最上之上。更無去處。然後肯信。當下小心翼翼。動不踰矩。便爲究竟耳。寄劉公舉。○釋氏所以與吾儒異者。以其最初志願在於出世。卽與吾儒之志在明明德於天下者。分途轍矣。故悟性之說似同。而最初向往之志願實異。最初之志願既異。則悟處因之不同。悟處不同。則用自別。答唐疑菴。○聖學失傳。自紫陽以後。爲學者往往守定一個天理。在方寸之間。以爲功夫。於聖門無聲無臭之旨。不相契。故陽明特揭無善無惡。正恐落一善字。便覺涉於形象。提出心體。令人知本心善亦著不得也。第宗其說者。致有流弊。不若無聲無臭字義。直截穩當。答吳安。○本性真覺。原無靈明一點之相。此性遍滿十方。貫徹古今。蓋覺本無覺。孔子之無知。文王之不識。不知乃真知也。若有一點靈明不化。卽是識神。放下識神。則渾然先天境界。非思議所及也。答鄒子予。○文者禮之散殊。如視聽言動。子臣弟友。一切應酬皆是也。以其散殊。故曰博禮者文之根底。如孔子言所以行之者一。是也。以其至一。故曰約。學者時時修實行。謂之博文。事事協天。則謂之約禮。卽事是理而非滯迹。卽理是事而非落空。此博約合一之學也。答周宗漢。○性本不容言。若強而言之。則虞廷曰。道心惟微。孔子曰。未發之中。



曰所以行之者一曰形而上曰不視聞周子曰無極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所謂密也無思爲也總之一性之別名也學者真能透悟此性則橫說豎說只是此理一切文字語言俱屬描畫不必執泥若執言之不一而遂疑性有多名則如不識其人而執其姓氏名諱別號以辯同異則愈遠矣性之體本廣大高明性之自精微中庸若復疑只以透性爲宗恐落空流於佛老而以尋枝逐節爲實學以爲如此乃可自別於二氏不知二氏之異處到透性後自能辨之今未透性而強以猜想立說終是隔靴爬癢有何干涉反使自己真性不明到頭只做得個講說道理過了一生安得謂之聞道也答與修默○以性體本寂萬古不變然非頑空故密運而常生惟幾明知發不學以反其本則情馳而性蔽矣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答唐凝菴○心體本寂念者心之用也真識心體則時時常寂非假人力其體本如是也此本常寂雖欲擾之而不可得念之應感自然中節而心體之寂自若也心體之寂萬古不變此正所謂未發之中舍此則學不歸根未免逐末將涉於憧憧往來於道遠矣答陸仰學○大抵佛家主於出世故一悟便了更不言慎獨吾儒主於經世學問正在人倫事物中實修故喫緊於慎獨但獨處一慎則人倫事物無不中節矣何也以獨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出無入有之樞機莫要於此也若只云見性不言慎獨恐後學略見性體而非真悟者便謂性中無人倫事物一切離有而趨無則體用分而事理判甚至行檢不修反云與性無干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善學者亦非一途有徹悟本性而慎獨卽在其中者有精研慎獨而悟性卽在其中者總之於此理洞然真透既非截然執爲二見亦非混然備侗無別此在自得者默契而已答郭存甫

語錄

性不容言。知者，性之靈也。知非識，察照了分別之謂也。是性之虛圓瑩徹清通淨妙，不落有無，能爲天地萬物之根。彌六合，亘萬古，而炳然獨存者也。性不可得而分合增減，知亦不可得而分合增減也。而聖凡與禽獸草木異者，惟在明與蔽耳。是故學莫大於致知。以下皆三益軒會語。○識察照了分別者，意與形之靈也。亦性之末流也。性靈之真知，非動作計慮以知，故無生滅。意與形之靈，必動作計慮以緣外境，則有生滅。性靈之真知，無欲、意與形之靈，則有欲矣。今人以識察照了分別爲性靈之真知，是以奴爲主也。○道心體也，故無改易人心用也，故有去來。孔子所謂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是指人心而言。若道心爲萬古天地人物之根，豈有存亡出入之可言。○問情識思慮可去乎。曰：悟心體者，則情識思慮皆其運行之用，何可去也。且此心廓然，充塞宇宙，只此一心，更無餘事，亦不見有情識思慮之可言。如水常流而無波，如日常照而無翳，性情體用皆爲剩語。○千聖語學皆指中道不落二邊，如言中言仁言知言獨言誠是也。若言寂，則必言感而後全，言無則必言有而後備，以其涉於偏也。○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云爲，酬酢萬事，皆太虛變化也。非以內心而應外事也。若誤認以內心應外事，則心事相對成敵，而牽引枯亡之害乘之矣。○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斯爲欲矣。善學者深達自性，無欲之體本無一物，如太虛然，浮雲往來，太虛固不受也。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矣。○問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動也。而曰有不動者，豈其不與四時偕行，不隨百物以生乎。曰：非然也。所謂不動者，非塊然一物出於四時百物之外也。能行四時而不可以寒暑代謝言，能生百物而不可以榮瘁枯落言，故曰不動也。○問知

一也。今謂心體之知與情識之知不同。何也。曰。心體之知。譬則石中之火也。擊而出之爲焚燎。則爲情識矣。心體之知。譬則銅中之明也。磨而出之爲鑑照。則爲情識矣。致知者。致其心體之知。非情識之謂也。○心體之知。非作意而覺以爲知。亦非頑空而無知也。是謂天德之良知。致者。極也。還其本然而無虧欠之謂。○情識卽意也。意安從生。從本心虛明中生也。故誠意在致知。知者。意之體也。若又以情識爲知。則誠意竟爲無體之學。而聖門盡性之脈絕也。○問。陽明以知善知惡爲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爲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者也。○問。致知焉盡矣。何必格物。曰。知無體不可執也。物者。知之顯達也。舍物。則何以達。此知之用。如望水之流。非所以盡水之性也。故致知必在格物。○陽明以意之所爲物。此義最精。蓋一念未萌。則萬境俱寂。念之所涉。境則隨生。且如念不注於目前。則雖泰山觀面。而不視念。苟注於世外。則雖蓬壺遙隔。而成象矣。故意之所在。爲物。此物非內非外。是本心之影也。○盈天地間皆物也。何以格之。惟以意之所在爲物。則格物之性。非逐物。亦非離物也。至博而至約矣。○意在於空鏡。則空鏡亦物也。知此。則知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太極者。性也。先天也。動而生陽。以下卽屬氣。後天也。性能生氣。而性非在氣外。然不悟性。則無以融化形氣之渣滓。故必悟先天以修後天。是以謂聖學。○朱子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之氣。仁義禮智爲形而上之理。以此開佛氏。既未可爲定論。羅整菴遂援此以開良知之說。不知所謂良知者。正指仁義禮智之知。而非知覺運動之知。是性靈而非情識也。故良知卽是天理。原無二也。○見其大則心泰。必真悟此心之彌六合而無邊際。貫萬古而無始終。然後謂之見大也。既見大。且無生死之可言。又何順逆窮通之足介意乎。○斷續可以言念。不可以言意。生機可以言

意不可以言心。虛明可以言心。不可以言性。至於性則不容言矣。○人自有生以來。一向逐外。今欲其不著於境。不著於念。不著於生生之根。而直透其性。彼將茫然無所倚靠。大以落空爲懼也。不知此無倚靠處。乃是萬古穩坐之道場。大安樂之鄉也。○致良知一語。惜陽明發此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先生沒後。學者大率以情識爲良知。是以見諸行事。殊不得力。羅念菴乃舉未發以究其弊。然似未免於頭上安頭。夫所謂良知者。卽本心不慮之真明。原自寂然。不屬分別者也。此外豈更有未發耶。○問知行之辨。曰。本心之真明卽知也。本心之真明貫徹於念慮事爲。無少昏蔽卽行也。知者體行者用。非可離爲二也。○問情識旣非良知。而孟子所言孩提之愛敬。見入井之怵惕。平旦之好惡。嚙蹴之不受。不屑。皆指情上言之。何也。曰。性不容言。姑卽情以驗性。猶如卽煙以驗火。卽苗以驗種。後學不達此旨。遂認定愛敬。怵惕。惕好惡等。以爲真性在是。則未免執情而障性矣。○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同體。以破戒爲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爲孔顏樂地。以虛見爲超悟。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哉。○淪於陰。則漸滯於形質矣。反於陽。則漸近於超化矣。真陽出現。則積陰自消。此變化氣質之道也。○吾心廓然之體曰乾。生生之用曰神。○夫乾靜專動直。吾心之知體寂然。一也。故曰靜專。知發而爲照。有直達而無委曲。故曰動直。夫坤靜翕動闢。吾心之意根凝然定也。故曰靜翕。意發爲念。則翕張而成變化。故曰動闢。○知包羅宇宙。以統體言。故曰大意。裁成萬務。以應用言。故曰廣。○問知發爲照。則屬意矣。然則乾之動直。卽屬坤矣。曰不然。知之照無分別者也。意則有分別者也。安得以照爲意。○告子但知本性無善惡。無修證。一切任其自然而已。纔涉修爲。便目爲義外而拒之。落在偏空一邊。

孟子洞悟中道，原無內外。其與告子言，皆就用上一邊幫補說，以救告子之所不足。○問：「事上磨鍊如何？」曰：「當知所磨鍊者何物。若只要世情上行，得通融周匝，則去道遠矣。」○無欲即未發之謂，發便是欲。○「傳習錄」言：「心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爲體。此語未善。夫事者，心之影也。心固無聲臭，而事則心之變化。豈有實體也？如水與波，然謂水無體，以波爲體，其可乎？爲此語者，蓋欲破執心之失，而不知復起執事之病。」○未發之中，性也。有謂必收斂，凝聚以歸未發之體者，恐未然。夫未發之性，不容擬議，不容湊泊，可以默會而不可以強執者也。在情識則可收斂，可凝聚。若本性無可措手，何以施收斂凝聚之功，收斂凝聚以爲未發，恐未免執見爲障，其去未發也益遠。○問：「研幾之說？」曰：「周子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爲幾。蓋本心常生常寂，不可以有無言。強而名之曰幾，幾者微也。言其無聲臭而非斷滅也。今人以念頭初起爲幾，未免落第二義，非聖門之所謂幾矣。」○問：「有謂性無可致力，惟於念上操存，事上修飭，則性自在，曰：『悟性矣。』而操存於念，修飭於事，可矣。性之未悟，而徒念與事之致力，所謂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陽明之學，悟性以御氣者也。白沙之學，養氣以契性者也。此二先生所從入之辨。」○後儒誤以情識爲心體，於情識上安排布置，欲求其安定純淨而竟不能也。假使能之，亦不過守一意見，執一光景，強作主張，以爲有所得矣。而終非此心本色。到底不能廓微疑情，而朗然大醒也。○復言至曰：「閉關夫一陽潛萌於至靜之中，吾心真幾本來如是，不分時刻皆至也。瑞華刺語。」○未發之性，以爲有乎，則非色相，以爲無乎，則非頑空，不墮有無二邊，故直名之曰中。以下潛思剴記。○大學言：「知止，蓋未發之性。萬古常止也。常止則能生天地萬物，故止爲天地萬物之本。故大學以知止知本釋格致之義。」○乾用九，見羣龍無首，坤用六，利

永貞蓋乾元者性也。首出庶物者也。然首不可見。若見有首則非矣。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坤者乾之用也。坤必從乾。貞者收斂歸根以從乎乾也。故曰利永貞。○氣者性之用也。性無生滅。故常一氣有屈伸。故常二。然氣在性中。雖有屈伸。亦不可以生滅言。故盡性則至命矣。學者深達此。則無疑於生死之說。○性無爲者也。性之用爲神。神密。密常生。謂之意。意者一也。以其靈。謂之識。以其動。謂之念。意識念。名三。而實一。總謂之神也。神貴。凝收斂歸根以凝神也。神凝之極於穆不已。而一於性。則潛見飛躍無方無迹。是謂聖不可知。○致知主悟。誠意主修。能知止。則悟於性也。微矣。能慎獨。則修於意也。微矣。○學未徹性者。則內執心。外執境。兩俱礙矣。於性微者。心境雙忘。廓然無際。○乾元爲天地萬物之資始。故曰首出。能潛見。惕躍飛立。而不涉於迹。莫測其變化。云爲之所以然。故曰無首。若有首可觀。則亦一物而已。安能時乘六龍乎。○或謂性無可致力。必也攝用以歸體乎。余謂是固有然者矣。是中庸所謂其次致曲。程子所謂其次則莊敬持養之說也。若中庸所謂盡性。程子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者。則又當別論。孟子謂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夫曰天與我。則乾元之性。我固有之。學者真志密詣。久之能默契而深信。實見其大本在我。原是具足。不假外求。則一切瞬息作止。日可見之行。由原泉而盈科放海。卽所以致力處也。非別以性爲一物。執捉把持。而後謂之致力也。○性之生而後有氣。有形。則直悟其性足矣。何必後天之修乎。曰非然也。夫微古今。彌宇宙。皆後天也。先天無體。舍後天亦無所謂先天矣。故必修於後天。正所以完先天之性也。以下病筆。○性無爲。而後天有修。然則性爲兀然無用之物乎。曰非然也。性無體。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通乎此。則謂一塵一毛皆先天可也。一切皆性。性之外豈更有天地萬物。

哉。○性貴悟。而後天貴修。然則二者當並致其力乎。曰。非然也。是分性相。判有無。歧隱顯。自作二見。非知道者也。善學者。自生身立命之初。逆溯於天地一氣之始。窮之至於無。可措心處。庶其有悟矣。則信一切皆性。戒慎於一瞬一息。以極於經綸事業。皆盡性之實學也。故全修是性。全性是修。豈有二者並致力之說。所謂修者。非念念而隄防之事。事而安排之之謂也。蓋性本寂然。充塞宇宙。渾然至善者也。性之用爲神。神動而不知返。於是乎有惡矣。善學者。息息歸寂。以還我至善之本性。是之謂真修。○或曰。性本寂也。故一悟便了。若曰歸寂。是以此合彼。終爲二之。曰。非然也。夫性生萬物。則物物皆性。物物歸寂。卽是自性自寂。何二之有。○昔人有背觸皆非之說。蓋謂遺一切而執性者是觸也。如臣子之觸犯君父也。徇一切而遺性者是背也。如臣子之叛棄君父也。○念念歸根。謂之格物。念念外馳。謂之逐物。○宇宙此生理。以其萬古不息。謂之命。以其爲天地人性所從出。謂之性。以其不可以有無言。謂之中。以其純粹精至。極而不可名狀。謂之至善。以其無對。謂之獨。以其不二。謂之一。以其天則自然。非假人力。謂之天理。以其生生。謂之易。以其爲天地人物之胚胎。如果核之含生。謂之仁。以下仰慈肅見。○異學喜談父母未生前。以爲言思路絕。殊不知萬古此生理。充塞宇宙。徹乎表裏。始終豈離一切。別有未生前。可容駐脚。若云卽於一切中。要悟未生前。乃爲見性。亦未免落空。有二見。非致一不二之學也。○天地之生。無不貫。故草木鳥獸一塵一毛。莫不受氣而呈形。聖人之生理。無不貫。故人倫庶物。一瞬一息。莫不中節而盡分。是以聖門教人大閑不踰。細行必謹。非矯飾也。實以全吾生理。是盡性之極功也。故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生理浩乎無窮。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端倪執。不可以邊際窺。彼以一念初萌。爲生理。殊未然。○聖學主於

求仁而仁體最難識。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實事上懇側以盡其分。當其真切孝弟時，此心油然而藹然，不能自己，則仁體卽此可默會矣。○中庸言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孟子言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到此境界，安有生、死之可言？夫無生、死可言，非斷滅之謂也。不斷滅，非精魂留住之謂也。亦非泛論此理常存，而於人無與之謂也。惟深造者自知之。○屈伸往來之理，備於易。屈伸往來，非兩物，以其能屈伸往來者本一也。一而能屈伸往來，故謂之易。能屈伸往來而不息，易之所爲不毀也。是謂生生之易。知易則知生死之說。○由真修而悟者，實際也。由見解而悟者，影響也。此誠僞之辨也。以下靜攝窟言。○性廓然無際，生幾者性之呈露處也。性無可致力，善學者惟研幾。研幾者，非於念頭萌動，辨別邪正之謂也。此幾生而無生，至微不至密，非有非無，惟綿綿若存，退藏於密，庶其近之矣。○問人之死也，形卽朽滅，神亦飄散，故舜、瞽同歸於必朽，所僅存者，惟留善惡之名於後世耳。子曰：「不然。」又問君子之修身力學，義當然也，非爲生、死而爲也。倘爲生、死而爲善，則是有所爲而爲矣。子曰：「不然。」夫學以全生，全歸爲準的，旣云全歸，安得謂與形而俱朽乎？全歸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之所以悠久而無疆也。孰謂舜、瞽之同朽乎？以全歸爲學，安得謂有爲而爲乎？曰：「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悠久無疆，特言其理耳。豈真有精神靈爽長存而不泯乎？是反爲沉滯不化之物矣。」子曰：「理果有乎？有卽沉滯矣。理果無乎？無卽斷滅矣。沉滯則非德，非明，非至誠也。斷滅則無合，無悠久也。此等見解，一切透過，乃可以語知生之學。」朝聞

臆說

自本性之中涵生理曰仁，自本性之中涵靈通曰知。此仁知皆無聲臭，故曰性之德也。若側隱是非乃仁。



知之端倪發用於外者。是情也。所謂性之用也。後儒以愛言仁。以照言知。遂執此以爲學。是徒認情之流行。而不達性之蘊奧矣。以下仁知說。

孔門以求仁爲宗。而姚江特揭致知。蓋當其時。皆以博聞廣見求知於外爲學。故先生以其根於性而本良者救之。觀其言曰。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既云未發之中。仁知豈有二哉。今末學往往以分別照了爲良知。固昧其本矣。○或謂只將一念之愛擴而充之。至於無不愛。便是仁。不必深探性體之仁。此與執知善知惡爲良知。而不深探性體之知者。無異。噫。性學之晦久矣。○未發之中。仁知渾成。不可視聞。本無愛之可言。而能發之爲無不愛。本無照之可言。而能發之爲無不照。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古人有所謂不朽者。夫身外之物固必朽。文章勳業名譽皆必朽也。精氣體魄靈識亦必朽也。然則不朽者何事。非深於道者孰能知之。唐曙台案書。○寂然不動者誠。感而遂通者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此是描寫本心最親切處。夫心一也。寂其體。感其用。幾者體用不二之端倪也。當知幾前無別體。幾後無別用。只幾之一字盡之。希聖者終日乾乾。惟研幾爲要矣。○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格物致知者。識得此體也。誠意者。以誠敬存之也。格物存乎悟。誠意存乎修。大學之要盡於此矣。以下有經大學略義。○問大學但言至善。未嘗指其爲性。但言獨。未嘗描寫其爲動而未形。但言慎。未嘗極示其爲潛藏收斂。今何所徵。而知其然乎。曰。吾徵於中庸。而知其然矣。中庸首揭天命之性。而謂未發爲天下之大本。篇中言明善擇善。正指性之至善爲本之說也。其言獨。曰。不睹聞隱微。而卽曰莫見莫顯。正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其描寫獨之面目。可謂親切矣。旣言戒慎恐懼。而未章詳言尙綱聞然。由微自以入德。潛伏於人所不見。敬信

於不動不言篤恭於不顯不大於聲色之末而歸極於無聲臭之至正潛藏收斂研幾入微之旨也大學舉其略中庸言其詳也賈遠謂大學爲經中庸爲緯皆出於子思之筆其信然哉○問性本自止非假人力而後止也學惟一悟便了何必慎獨曰性先天也獨幾一萌便屬後天後天不能無習氣之隱伏習氣不盡終爲性之障故必慎之至於習氣銷盡而後爲悟之實際故真修乃所以成其悟亦非二事也○性貴悟而已無可措心處纔一拈動卽屬染污矣獨爲性之用藏用則形氣不用事以復其初所謂陰必從陽坤必東北喪朋而後有慶後天而奉天時也

卷二十一

江右王門學案六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南昌新建人隆慶辛未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歷官編修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南京祭酒至吏部侍郎入仕二十餘年受俸僅六年以國本兩主公疏先生澄神內照洞徹性靈與龍溪言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陽和謂所言駭世人之聽先生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此是不向如來行處行手段而先生記中刪此數語亦慮其太露宗風乎謂陽明知是知非爲良知特是權論夫知是知非不落於是非者也發而有是有非吾從而知之謂之照無是非澄然在中而不可不謂之知是知非則是知之體也猶之好好色惡惡臭好惡之體何嘗落於色臭哉在陽明

實非權論。後來學者多在用處求。辨之於有是有非之中。多不得力。先生墮其義。不可謂非藥石也。先生私淑陽明之門人龍溪陽和其最也。

定字語錄

夫學之爲心性也靜。所以攝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手足爲持行。安往而不存焉。惡在其必靜也。故古之聖賢於惻隱而驗其端。於知能而觀其良。要以直參其體而已。○吾人耳目口鼻。雖是個人。還有個生意貫洽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天地間皆易。卽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卽落。一爻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著。卽是過處。○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內。如眼能視。耳能聽。手足能持行。這是甚麼。就有個天性。在聖人之踐形。全得這個視聽言動。以理自然。聲爲律。身爲度。耳成個耳目。成個目。手足成個手足。賢智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內。是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用之則行。大行其道也。舍之則藏。退藏於密也。夫子在魯國。一用便幹出許。大行事出來。顏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身。將生平所學。盡是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個聖人。卽求他言語文字之籠了。不可得。何曾識得此中之深深。此是聖人最妙處。○人之真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有是不能泯滅處。○制方以矩。至極方處。就是巧。制圓以規。至極圓處。亦是巧。方圓之上。更復可加。就非規矩。○學問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上來。○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間。人呼我應。人施我答。遇渴卽飲。遇饑卽食。便是。若於此中起半點思維計較。

牽強裝飾。卽謂之罔。○人之氣不要他用事。凡從性上發出的便中和。從氣上起的便乖戾。○居家處事。有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真。有一毫求人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不占而已。占非是卜筮擬議。在我吉凶亦在我。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舉動言語進退。不妨慢些。○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老子曰。恍惚有物。窈冥有精。卽今如我身中。所謂物與精者何也。蓋管求之。庶幾有似。而近見則又異矣。以爲有聚則有散也。有生則有滅也。有天地則有混沌也。故不欲別凡聖。不欲揀是非。不欲忻寂。不欲厭動。常自笑曰。吾無聚胡散。吾無生胡死。吾無天地胡混沌。然則此愈難矣。○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我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長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徇外之心。爲人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此心之原。不墮方體。不落計較。儻然而往。倏然而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心者。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以異之。胡爲而能喜。胡爲而能怒。其思也。於何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斂。人皆曰。莫爲而爲。莫致而至。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豈誠無以主張是也。

論學書

古之哲人。置心一處。然率以數十年而解其難也。如是。藉以生滅之心。猥希妙悟。誰誑乎。吳安節。○非

悟無念。則未知今念之多危。非見天心。則未知物則之有自。源清而後流潔。心寂而後感神。與許敬菴○陽明先生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權論耳。夫良知何是非。知者其照也。今不直指人。月與鏡而使觀其光。愈求愈遠矣。且及其是非並出而後致。是大不致也。秋遊記○直心而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不然。猶藏也。我輩擇地而蹈。詎不自謂躬行。予嘗度之。猶然在譽毀之間。假饒一規一矩。曾何當於本心。

###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廬州推官。召爲戶科給事中。歷吏兵二科。不爲分宜所喜。出任四川副使。分巡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蓮教。平鳳土官。皆有功績。丁憂歸。萬曆甲戌。起湖廣參政。不赴。以學未大明。非息機忘世。無以深造。遂乞休。癸卯年八十三卒。少讀書。西塔。植劉兩峯在焉。卽師事之。間以其說語塘南。塘南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祖。敖宗濂。王時松。劉爾松。十有七人。共學兩峯之間。螺川人士始知有學。先生倡之也。歸田後。爲會青原。與塘南相印。正慨然士習之卑陋。時舉江門名節。藩離之語以振作之。凡來及門者。先生曰。學非一家之私也。有塘南在。賢輩盡往師之。其忘人我如此。

### 蒙山論學語

答友人書曰。人之生而來也。不曾帶得性命來。其死而往也。不曾帶得性命去。以性命本無去來也。乾性坤命之理。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悟性修命之學。還復其性命之本然。通天地萬物爲一貫者也。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苦心哉。聖言正以明乾坤無可毀之理。此理萬古常然。一瞬息未嘗不然。有去來則有動搖。有增損。有方所。惡得謂之一體。惡得謂之一貫。予故曰。性命本

無去來也。始借譬之。明月之夜。兩人分路而行。一人往南。月隨之而南。一人往北。月隨之而北。自一人以至於萬人。自南北二路歧。以至千萬路歧。皆然。謂月不隨人去來。衆人疑之。謂月隨人去來。智者笑之。然則月未嘗隨人去來也。斷可知矣。雖然。懸象之月。其體魄可指而見。蓋形也。而非形形者。性命則形形者。惟形形者。而後能形天下之形。天地萬物孰爲之始。咸資始於乾元。乾元性也。天地萬物孰爲之生。咸資生於坤元。坤元命也。天地萬物由性命而生。猶之人子由父母而生。不得不謂之一體也。惟一體故稱一貫。惟一貫故無去來。後儒誤認錯解。以爲人生時全帶一副當性命來。人死時全帶一副當性命去。如此而後爲之備。道全美略無虧欠。此言近理而易信。不知其割裂支離。其悖一貫之旨遠矣。乾惕齋警語曰。夫人一心之應感。一身之勤動。其事殊矣。其在五倫上用心則一也。於此盡道便是聖賢。胚胎於此造業便是輪迴種子。於此一切置之不問。便是釋氏作用。所以吾徒與釋氏。決分兩路。決難合并。釋氏之言與吾儒相近者。間一借證。以相發明。使人易曉。亦自無妨。必欲一一效其所爲。則舛矣。又曰。天地網緼。卽理卽氣。卽氣卽理。萬物化醇。一物也。人在天地網緼之中。如魚在水中。不可須臾離也。魚不能離水。而未嘗知水。人不能須臾離道。而未嘗知道。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明道之責歸君子。聖遠言湮。各得其性之近。莫知所取衷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又曰。苦修後悟。方是真悟。了悟後修。方是真修。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名徹悟。亦名真修。悟修並舉。譬則學與思。缺一不可。而思最易混見。故孔子謂思無益。其教人曰。慎思。子夏亦曰。切問近思。又曰。此學尋求到四面迫塞。無路可行。方漸漸有真實路頭。出此路。須是自己尋出。不是自己尋出的。譬如圖畫上看山川。照他路逕行不

得又曰學莫大於變化氣質而變化必本於乾道故曰乾道變化又曰知來者逆謂以乾道變化其氣而逆修之聖賢變化其氣質之偏長學者變化其氣質之偏蔽一本之乾道也既未濟兩言伐鬼方教學者變化其不美之質當如此一爲氣質護短包藏禍心誤己誤人終身無出頭之日又曰此理非常目在之不能悟非常目在之不能守象山先生云人精神逐外到死也勞攘精神逐外不逐外只在阿堵中辨之修德者以此自辨取友者以此辨人又曰死心二字是學問斬關將身死易心死難自古慷慨殺身者身死矣心未可知也故曰身死易心死難天嘗以死心機會教人而人未易受一切危境危病及遭際人偷之變異常拂逆皆教人心死也甚哉天心之仁也世人福薄故未易受龍場驛萬死一生陽明先生福氣大故能受死盡世情心洞見萬物一體本原然後靜坐工夫可安而久久則用功愈密心量愈無窮際無終始見得一體愈親切有味此心與此理漸漸有溱泊時也一或不見己過一或執見解爲實際精神便外照象山所謂到死也勞攘者假饒屏絕萬事趺坐深山積以歲年何益乎又曰復見天地之心以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心之外無天地也這個天地之心便是學問大頭腦便是萬物一體大本原只因不復故不能見故曰復見天地之心又曰復而後有無妄學問未見頭腦時舉心動用無非妄也

徵君劉瀘瀘先生元卿

劉元卿字調父號瀘瀘吉之安福人鄉舉不仕徵爲禮部主事有明江右之徵聘者吳康齋鄧潛谷章本清及先生爲四君子初先生遊青原聞之輿人曰青原詩書之地也笙歌徹夜自兩鄒公子來此風遂絕兩公子者汝梅汝光也先生契其言兩鄒與之談學遂有憤悱之志歸而考索於先儒語錄未之有得也

乃稟學劉三五以科舉妨學萬歷甲戌不第遂謝公車遊學於蘭溪徐魯源黃安耿天臺開天臺生生不容己之旨欣然自信曰孟子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先生惡釋氏卽平生所最信服者天臺塘南亦不輕相附和故言天地之間無往非神神凝則生雖形質藐然而其所以生者已具神盡則死雖形體如故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統體之神則萬古長存原不斷滅各具之殘魂舊魄竟歸烏有此卽張橫渠冰溫聚散之說移而論之統體之神與各具之神一而已矣舍各具之外無所謂統體也其生生不息自一本而萬殊者豈有聚散之可言夫苟了當其生生不息之原自然與乾元合體醉生夢死卽其生時神已不存況死而能不散乎故佛氏之必有輪迴與儒者之賢愚同盡皆不可言於天人之際者也

劉調父論學語

曰必明於行之原乃知所以修行若逐事簡點無事則離所謂可離非道也故行也者行乎其所不容不行則無往而非修行矣趙純父曰卽今擁爐向火亦修行乎劉大治曰向火能不放心卽是學問調父曰卽好色能不放心亦是學問乎劉任之曰恐是不著察調父曰只今孰不著察抑曾見有人置足爐中者乎周思極曰心體至大至妙當向火自向火常應對自應對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舜之用中顏之擇乎中庸孔子之祖述憲章只是能全盡此向火之心體耳不放心者放失也不失此心體之全也著察者猶默識也默識此心體之全而存之也曰不放心者豈能於無思無爲上加得一毫今之所謂不放心所謂著察皆有所造作於心之內矣復禮會讀○夫耳目口鼻形也而所以主夫耳目口鼻者性也



或謂落形氣之性。尙屬後天。必求所謂未生以前者而完之。夫曰未生矣。則安用完之。而又安所致力。以是不得不托之想像。想像則終非實見。雖有呈露。勢必難恆。用功愈密。入穴愈深。夫耳之欲聲。目之欲色。無生之真機也。然而視非禮之色。聽非禮之聲。則其中若有不自安者。亦無生之真機也。故君子之治性。惟於吾心之所安者。而必滿其量焉。則凡欲聲欲色之欲。無非真機之流動。又焉往而不得性哉。天地有盡。此性無窮。彼外生生而求無生面目者。轉瞬之際。已不可持。能不朽乎。與王中石。○知味心也。遇飲食則知味。遇父知孝。遇兄知悌。遇孺子入井知怵惕。窮天徹地。無非此知體充塞。故曰致知焉。盡矣。存心者能盡其心體之量者也。盡其心體之量。則知乃光大無遠不燭。與章斗津。○聖人本吾不容己之真心。撫世酬物。以事處事。何其空也。天地有盡。此不容己之心實無有盡。何其不磨也。與趙純父。○近溪羅先生會講。有僧在座。近溪問之曰。儒者言心性。言念言意言虛言才。紛若繭絲。諸微細惑。試一一爲我破除。僧久之謂近溪曰。我今見近溪。喚作近溪矣。不知夫人作何稱謂。曰稱相公。曰父母云何。曰稱行。曰爲諸生時。廣文云何。曰稱字。僧大聲向近溪云。汝乃有許多名色。近溪恍然下拜。邱汝止述之。調父曰。夫紛紛名號。由人所稱。信矣。然令夫人喚先生名。家公稱先生號。先生能安之耶。以斯知三千三百。探之則漠然而無達之。則森然而有強。有所無。命之曰鑿。強無其所有。命之曰滅。鑿與滅皆不可以爲道。論名理。○夫欲有二。有不容不然而欲。有心所沉溺之欲。自不容不然而言。無論欲明德之欲。不可去。卽聲色臭味之欲。何可一日無何也。皆天也。自心所沉溺而言。無論聲色臭味之欲。不可不去。卽行仁義之欲。亦不可一日有何也。皆障天者也。去欲卽○去欲特學中之一事耳。譬如人君統六官治四海。孰非其事。而

專以捕盜爲役。一追胥之能耳。何國之能爲。曰。如子之說。則心無事矣。曰。心自有事。尋事持心。障心實大。如目之爲用。本無所不覩。若注視棘猴。將迷天地。凝神吳馬。或失與薪。舍去欲去念等事。則宇宙內事。無非事矣。同上。○耿先生謂學有三關。始見卽心卽道。方有入頭。又見卽事卽心。方有進步。又要分別大人之事與小人之事。方有成就。我安福彬彬多談學者。或從性體造作以爲明。或從格式修簡以爲行。或從聞見知解以爲得。則於卽心卽道已遠。又何論第二三關也。復禮會語序。○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見天而不見人。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見人而不見天。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則天與人互見其半。惟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則知天知人。一以貫之。同上。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之東溪人。父虞愷。刑部侍郎。受業於陽明先生。登進士第。歷禮部郎官。出爲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跡韜光。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先生而傳。先生自敍爲學云。弱冠卽知收拾此心。甚苦思難強息。一意靜坐。稍覺此中恰好。有個自歇處。如猿猴得宿。漸可柔馴。頗爲自喜。一日讀易石蓮洞。至艮思不出位。悅有契證。請於念菴師。師甚肯之。入仕後。交遊頗廣。聞見議論遂雜。力淺心浮。漸爲搖眩。商度於動靜寂感之間。參訂於空覺有無之辨。上下沉掉。擬議安排。幾二十年。時有解悟。見謂宏深。反之自心。終苦起滅。未有寧帖處。心源未淨。一切皆浮。幸得還山。益復杜門靜攝。默識自心。久之。一種浮妄熱鬧習心。忽爾銷落。覺此中有個正思。惟隱隱御吾形氣。若思若無思。洞徹淵澄。廓然邊際。復與常念不同。日用動靜。初不相離。自是精神歸併在此。漸覺氣靜神恬。耳目各歸其所。頗有天清地寧。

沖然太和氣象。化生機皆在我。真如遊子還故鄉。草樹風烟皆爲佳境矣。先生深於易。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心體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離爻象。自來說易者。程傳而外。未之或先也。蓋深見乾元至善之體。融結爲孩提之愛敬。若先生始可謂之知性矣。

### 萬思默約語

人於事上應得去。是才未必是學。須應酬語默聲色形氣之外。於自心有個見處。時時同此凝攝。常若無事。然一切事從此應付。一一合節。始是學。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爲天地萬物萬事之主。雖無物未嘗一息不與物應酬。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但其感處常寂。至無而有。甚微甚深。不可測度。必極潛極退讓。庶其可見。衆人心常浮動。隨物祇在事上安泊。舍事如胡孫失樹。無時寧息。以事實心蔽塞天竅。何由得見此體。是以雜念紛紛。全無歸泊。心源不淨。一切皆浮。雖向好。亦是意氣意見。總屬才質耳。與真正性命。生幾感通。流行了無相干。安得爲學。○自人生而靜以上。至日用見前。渾成一片。無分天人。○坤者乾之用。不坤則非乾。故用九貴無首。坤初惡堅冰。夫資生之後。形分神發。類誘知開。陽亢陰凝。隨才各異。不能皆順。乾爲用。於是必有保合太和之功。蓋坤在人是意。意動處必有物。物必有類。朋類相引。意便有著重處。便是陰凝。是堅冰。亦是有首。失卻乾陽本色。所謂先迷失道也。所以聖人於意動微處。謹履霜之漸。收斂精神。時時退藏。齋戒。務以一陽爲主。消蝕意中一點陰凝習氣。喪類從乾。使合中和。所謂後順得常也。到德不孤。不疑所行。方是黃裳元吉。○堯舜兢業。文王小心。孔子一切有所不敢。不如此則非乾。乾所謂以誠敬存之也。故學者先須識得乾元本體。方有頭腦。蓋坤以乾元爲主。元是生理。須時時有

天地變化草木蕃意思。以此意自存。始不失乾元大始氣象。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夫不習卽不學。不慮是自然的。如耳聰目明。手持足行。孩提啼笑愛敬。何嘗習來。自與天地變化同其妙用。若待一一習得。能做幾多事業。動手便滯。只區區形局中一物而已。故說敬必如明道所謂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方是合本體工夫。不似後儒拘滯於形局也。○誠意工夫只好惡不自欺。其知耳要不自欺。其知依舊在知上討分曉。故曰必慎其獨。獨是知體。靈然不昧處。雖絕無聲臭。然是非一些瞞他不得。自寂然自照。不與物對。故謂之獨。須此處奉爲嚴君。一好一惡。皆敬依着他。方是慎。○或謂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就用說知止。就是心止處。說似有不同。曰體用原是一心。物我皆同此止。未有心止。物不得所止。亦未有物得所止。心不止者。如處事一有不當。則人情不安。是物失所止。自心亦便有悔吝不安處。是吾心亦失所止。須一一停當合天則。人已俱安。各得所止。方謂之止。非謂我一人能獨止也。此正是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卽所謂知止也。故知止致知是一個工夫。○平天下平字最妙。深味之。令人當下怡然。有與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冷。萬古常寂。學者須見此氣象。格致誠正與修齊治。皆行所無事。不作頭僻。不落方所。人人孝弟慈。便人人定靜安。浪靜風平。廓然無事。總一個至善境界。所謂安止也。何等太平。蓋古之帝王起。手皆是平的意思。故結果還他一個天下平。後世不然。多屬意氣意見。有作功能。自己心浪未平。安能使人。心太平。古人平約氣象。未夢見在。○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知之不知之知。是所知。因感而有。用之發也。是知之知。是能知。不因感有。常知而常無知。體之微也。此體是古今天地人物之靈根。於穆中一點。必不能自己之命脈。夫子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全是發明此件。聖門

學者。惟顏子在能知上用功。終日如愚。直要盡徹心源透根安立。其餘多在所知上用力。子貢所謂文章可聞。皆是所知。惟性與天道不可聞者。始是知體。顏子資高。其初以爲事物不必留心。便要徑約直從形而上處。究竟鑽瞻忽。無有入處。故夫子教他須一一從事物上理會。由博文方有依據。事物透徹。方是形而上者。顏子竭才做去。久之豁然。覺得何處有高堅前後。渾然只當然自己一個心。視聽言動。處處顯露。不加減分毫。無上下。無前後。故曰。如有立卓爾。但顏子博約。與後儒說者不同。博便是博那約的。如處事必討自心一個分寸。如讀書必本自心一個是非。如聖賢格言至論。一一消歸自心。一切種種散見處。皆見得從自心條理中出。久之覺得只是自己一個心。凡不遷不貳。不遠復。皆在此一處分曉。又何等約。故自博而約。語有次第。博卽是約。理無先後。同一時事。若後儒所云博是從外面討。分明作兩截做。精神耗蝕。何由得卓爾。○孔子一段生活意思。惟顏子得之最深。故於言而悅。在陋巷而樂。卻以如愚守之。其餘則多執滯。若非曾點說此段光景。孔子之意。幾於莫傳。以三子照看。便見點意活。三子意滯。於此反照自身。便知自己精神。是處一切不應執著。識此便是識仁。蓋生活是仁體。○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不是推深說。正要見性命之實。在人尋常喜怒哀樂中。其未發。就是那能喜怒哀樂的。常自然在也。明其至近至易也。聖人位育功化。皆從平常自在中來。無爲而成。不須造作。所以謂之淡而不厭。謂之中庸。○日間常令恬澹虛閒之意多。便漸次見未發氣象。○費而隱。正對索隱說。言隱不必索。就在面前用的。便是日日用著他。卻又無些聲臭。可覩聞得。故曰。費而隱也。若費外有隱。則須待索。語大語小。夫婦齋魚。何處不是費。更有何空閒處可藏隱而待索耶。○性天皆心也。只盡心便知性。知天。只存心便養性。事天。其實

只一存字。但存不容易。須死生判斷始得。故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自我立。一切自做主宰。方是存的工夫。常存便是盡。故天壽不貳。乃存心工夫極緊切真實耳。存久自明。性天在我。非存外更有一個知天養性立命之功也。孩提愛敬。世儒看作形生以後最初一竅發念最好處。卻小看了。乾坤只是一箇生理。一個太和元氣。故愛敬是乾坤骨髓。生人的命脈。從這些子結聚方成人。故生來便會愛敬。不是生後始發此竅也。不然。既非學慮。此念愛敬的。從何處交割得來。孟子深於易。從資始處看透這消息。故斷以性善。若人深體此意。則天地日月風雷山川鳥獸草木。皆是此竅。無物不是孩提。無時不是孩提。形色天性。渾然平鋪。故曰無他。達之天下也。○日間嘗驗心有所可。又隱然若有以爲不可者。有所不可。又隱然若有以爲可者。依之則吉。不則凶。悔吝。是常若有一物。居無事而默默在中。爲酬應之主人。僞都一毫移易。他不得。所謂未發之中。道心惟微是也。人豈有二心。只精則一。不精則二。一則微。二則危矣。前有所可。有所不可。是多生習氣。逐物慣習之心。謂之人心。胸中若有二物。交媾相似。故危。後隱然以爲不可。又以爲可。是天則自然。謂之道心。萬事皆從此出。而胸中常平淡靜深。無有一事。故微。要之。人心是客感。客形耳。總只是修道心。故用工全在惟精。所謂精者。非精察之精。乃精專之精也。闡然收斂。屏浮僞雜。駁之累氣。潛神凝胸。中漸一一則微。常微常顯。是謂允執厥中。○所謂一念義圖者。如處一事。斂念注思。是坤思而得之。泰然行去。是復。或遇事念中太銳。便挫斂。是坤。少間意氣和平。做去。是復。懲忿窒慾。皆然。若能常自退藏。則總是一個乾元。自卷自舒。自尊自直。先天在我。○心急操之。則二。有馳者。有操之者。蓋渾而存之。則一。是謂立誠。有道者神常勝形。形雖稿。自有一種在形骸之外。油然襲人。愈久愈有味。蓋得之涵養之。

素也。○學問養到氣下虛平。見前便覺宇宙間廓然無一絲間隔。無一毫事受用不可言說。○日間涵養此心。嘗有沖然悅愉和適。不著物象之意。始是自得。所謂元吉者。元是一團生生之意。若常是這意流行。無處不吉。易以知險。簡以知阻。不是要知險阻。是當險阻處。一味易簡之理應之。自不見險阻耳。蓋聖人隨處總一個乾元世界。六十四卦皆要見此意。○心體無量廣大。不是一人一個心。三才萬物。亘古亘今。總在裏許存得。便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謂立人極。○詩稱文王之德。必曰和敬。和是敬之自然處。敬便和也。所謂自然。亦非由勉。心念雖紛雜。天生有個恰好好處。尋到恰好好處。自然一便是敬。明道所謂勿忘勿助。中間正當處也。故存是合他自然恰好處。非能強存。若強存。祇益紛擾。卽勉到至處。亦是以敬直內。○或曰。先生恆言存心以下。然歟。曰。然。惡其牽於物而浮以強。故下之。則下近乎潛矣。又言以息。然歟。曰。然。惡其作於爲而稽以亡。故息之。息則幾乎止矣。曰。抑之而愈。亢息之而愈。馳。奈何。曰。抑之愈。亢爲以有。下下之。不知心體之自下也。乾所以爲潛也。息之愈。馳爲以有。息息之。不知心體之本息也。書所以稱止也。潛則藏乎淵。止則幾乎寂。淵寂者。天地之靈根。學易之歸趣也。然則兩者不一乎。曰。否。息而後能下也。是存之之妙旨也。一旦不可得。而況不一乎。嗟夫。浮陽之亢。緣慮之馳。吾人習心流注久矣。世方倚以立事。而孰能息之。孰能下之。○存久自明。何待窮索。窮索是意路名言。與性命之理無干。蓋明處卽存處。非存外別有理可明。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總自這裏來。常存得便都在裏許。志氣清明。漸自顯露。○思不出位。思是能止。位是所止。云不出。是常行而常止也。然思是活物。位有何形。總天則自然耳。親切體此。無如儼若思三字。蓋思則非無儼。若則非有。有無之間。神明之位。昭然心目。○息止也。生也。纔息便生。平日兩

露潤澤萬物，功德遍天下，倏忽之間，從何處生來，妙不可測。知道者默成而已。周程後儒者少知此理，向有作思惟處，理會功業，終有方局，爲不從廣生大生中來也。○予官祠部，與寮友至一寺中，友問篤恭天下平，意旨予未答時，一僧端坐誦經，誦畢起，問訊就坐，閒靜無一言，目平視，不瞬時，又兩官人提熱柄者，偕來，意氣甚盛，以語挑問之，不答，稍頃，各默然，又頃，則皆有斂衽消歇意，予留坐終日，則皆茫然自失，予因與友人言，此便是篤恭天下平之理，只思反己不深，不造至處耳，今人不說此理，要以聲色動人，卽動亦淺，然此理自周程後未有深信者，使此僧當時答問往復，這意思便都浮散了，安能感人。○心火也，性本躁動，夙生又不知費多少薪樵，蘊積之故，光明外鑠，附物蔓延，思慮煩而神氣竭，如膏窮燼滅，其生幾何，古之善養心者，必求一掬清淨定水，旦夕澆浸之，庶轉濁溥爲清涼，化強陽爲和粹，故大學定靜中，庸淵泉，孟子平旦之息，大易艮背之旨，洗心之密，皆先此爲務，潤身潤家，國天下一自此流出，不然，卽見高論徹，終屬意氣，是熱鬧欲機，人已間恐增薪樵耳，但此水別有一竅發自天源，洞無涯涘，未可意取，必闡然君子晦迹，韜光，抑氣沉心，庶其冥會，則天源濬發，一點靈光，孕育大淵之中，清和渾合，默收中和位育之效，於眉睫間，肺腑浩浩淵淵，造化在我，蓋是資始以上，生涯不作，雲雨流行以後，活計也。○忠恕盡乾坤之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是心體，凡事只如這個心做去，便是恕，明道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語最徹，其餘都說籠了。○予學以收放心爲主，每少有馳散，便攝歸正念，不令遠去，久之於心源一竅，漸有窺測，惟自覺反身默識，一路滋味，頗長耳。○欲立欲達，人有同情，惟一向爲己，則爲私，積之則是天地閉，賢人隱，若能就將此欲譬諸人人，不必更別起念，只本念上不



動絲毫。當下人已渾然分顧各足。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也。然此在一念微處轉移毫忽。便有誠僞王霸之辨。故學貴研幾。○誠無爲幾。則有善惡。何者。凡動便涉於爲。爲便易逐於有。逐有則雖善亦僞。多流於惡。故學問全要研幾。研者磨研之。謂研磨其逐有而旋的。務到極深極微處。常還他動而未形者。有無之間的。本色。則無動非神。故曰誠神幾。曰聖人。○大學知是寂物是感。意卻是幾。故必先誠意。夫天地人總是個動幾。自有天地。此幾無一息不動。一息不動。則乾坤毀。自有此人。此意無一息不生。不生則人心死。但只要識得動而常寂之妙體耳。非動外有寂。卽動是寂。能動處不涉於爲。所動處不滯於迹。便是真寂。○易所謂位是安頓自己身子處。身子安頓停當。事事停當。故曰位正當。又曰以剛中皆安其身。而後動之意。若自身安頓不停當。事事不當。故曰位不當。可見士君子處天下國家。無論窮達。先要安頓此身。○或曰亂臣賊子已往。安知懼。曰。此拘儒之見也。萬古此君臣。萬古此人心。則亦萬古此一點懼心。夫子視萬古如一息。只別得這點懼心。昭然在天地間。便自君臣上下。各自悚懼。各安其分。各盡其職。今亦猶古。古亦猶今。有何已往。有何現在。未來。此皆世儒小見。在形骸世界上分別。與論遷固之史何異。

# 明儒學案

## 卷二十二

### 江右王門學案七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比部主事，出爲湖廣僉事，領湖北道，晉四川參議，尋以副使督其學政，請告歸，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參政廣東，按察使疏乞終養，起福建按察使，萬曆乙酉五月卒。官年六十九。先生少駘蕩，好攻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卽語以道藝之辨。先生疾惡甚嚴，文莊曰：人孰不好惡人，胡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不得其本心，則好惡反爲所累，一切忿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慙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教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蜀以後，先生之淺深，文恭不及見矣。先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墮落形骸，則不能備萬物矣。不能備萬物，而徒向萬物求理，與我了無干涉，故曰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先生謂吾心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

匪是則黜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故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循乎道也。此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先生之旨，既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不遠，其言與釋氏異者，釋氏雖知天地萬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學止於明心，明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於有。只在盡心與不盡心之分，義則以爲不然。釋氏正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爲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爲心者，不見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爲空，則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矣。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

胡子衡齋

理問

既曰在物爲理，又曰處物爲義，謂義非理也可乎？既曰在物爲理，又曰性卽理也，謂性爲在物可乎？○理之說，曷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也。然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燮理陰陽。釋者曰：燮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黃中通理。言至正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曰：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爲在物何哉？

虛實

世儒以萬理爲實，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君臣父子皆然，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惟求理於心，

則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有於父子君臣哉。胡子曰。夫萬物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卽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卽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於物。則萬物奚與於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心惟誠。則共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僞。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烏視父子君臣之爲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夢夢然也。烏視天地萬物之爲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世儒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覆瞿焉。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爲實。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究竟矣。

天人

程叔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天敝天秩天命。天討天工。天官。咸自天定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也。聖人本之。故其求諸物理者。將求出於天者。以爲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彼釋氏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視三界山河大地。不足爲有。無非本心者之誤歟。胡子曰。當皇降之衷。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聖人本天。舍人心。又孰爲本哉。非心之外。別有天也。苟一私意。奸於其間。雖自悍夫行之。必有愆。然而不中。慊。雖自愚夫當之。必有咈。然而不中。甘。彼悍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心天者。爲之也。審如叔子之言。則天之生物。莫不有理。而人心獨無理乎。凡本心者。卽有釋氏之失。則此心固爲人之大累乎。所謂皇極帝則。明命天理。皆當剝心剔性。別有一物。以索諸棼棼芸芸。而後爲得也。孟子謂仁義禮智根心。愛親敬長爲良知。皆非也。夫苟不能自信其心。爲天。索諸棼棼芸芸以求之。吾見其駸積磔裂。膠固紛披。不勝推測。不勝安排。窮搜愈精。比擬愈似。而天

者愈離。吾未見其能本也。

心性

曰。先儒以爲心者。止於知覺。而知覺所具之理爲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覺虛而理實。心虛而性實。心性雖不可離。尤不可混。曰。以知覺爲心。以實理爲性。固可謂之不混矣。然以理爲在物。則性亦當爲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於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爲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性也。一以爲在物。一以爲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居半焉已矣。又可通乎。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明光三者異號。則可謂爲異物。則不可也。謂心性情三者異文。則可謂爲異體。則不可也。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假令捧土揭木。儼若人形。而告之曰。是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塊如也。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舍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仁義禮智。非有物焉。以分貯於中也。則覺爲之宰也。亦非有物焉。以分布於外也。則覺爲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卽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卽理。非性之外有理也。然則所覺者。卽能覺者爲之也。苟無能覺者。則是捧土揭木而已爾。亦烏有夫所覺者哉。曰。先儒又言。覺於理則爲道。心覺於欲則爲人心。以覺語性。安知其不覺於欲。而爲人心歟。曰。若是。烏足以言覺。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癢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癢。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卽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

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爲多欲爲人心。當其爲多欲爲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爲痿痺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爲覺於欲者。非也。曰釋氏以作用爲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爲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夫覺性者。儒釋一理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由分也。

體用

曰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有用而無體者也。今子辨理以察。而語性以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歟。曰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爲用。語用則截然曰是不可爲體。語物語理。必應體用而成四片。不知文義愈析。論辨愈執。而道愈不明矣。

循序

曰古之小學。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者也。今子嚶嚶然。惟心性之務。先靈覺之獨切。無乃紊先後之序乎。曰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爲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爲序也。種樹必先植其根。治水必先濬其源。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世儒反以先本爲非。必欲窮索物理。而豫求於未終。是不爲紊也哉。自天子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若以理爲在物。從物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不能通於庶人。又奚足以言理。

格物

曰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初學猝難了也曰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恆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即格物而致知之功不雜施矣其下文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更不添一物字則格物之爲知本明矣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諸己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言之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求其端用力孜孜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非謂窮索也窮理者即極夫天理之謂也誠極夫天理則人欲滅矣

博辨

問博文約禮曰文者學之事也至不一者故稱博莫非文也而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天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是故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

明中

語其藏則渾渾淵淵空空一者不得不一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井井斤斤擘擘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不理一也奚虞分之不殊哉又豈先析之爲殊後合之爲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爲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心之燦燦者也以其至一理至不一者也非謂漫漶而靡所區分之爲物也

徵孔

儒者必曰先知後行。夫子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爲先行，四十不惑，則爲後知。其與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爲過早，而在孔子爲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

續問

氣有陰陽五行，糅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爲形，而性宅焉。性者，卽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而統於心，故言心卽言性，猶言水卽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汨於泥淖，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汨於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是性，氣質是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奚在。人之初死，其氣猶存，而生奚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贅也。亦舛也。○合吾之本心，卽爲無私，卽爲合天。○問龍溪有直達性真，惡名埋沒，一世弗恤之語，然否。曰：君子復其性，真固不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真，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真體也。君子卽有不得已，蒙世之大誥，固皆付之無意，而天下後世亦未嘗不終諒其心精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問學以聚之，曰聚卽凝聚之謂，非巖積而聚之之謂也。○問獨知，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於時保之者是也。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門人問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命爲宗，以存神過化爲功。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程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爲應跡，言



過化也。今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請下之，曰以仁爲宗，以覺爲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爲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爲驗，以無聲無臭爲至。曰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爲宗，以獨知爲體，以戒懼不昧爲功，以恭敬爲曰履，以無欲達於靈明爲至。曰若是則敢請事矣。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滯也。

中言

蓋嘗觀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帝天爲之宰焉者，是命也。卽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爲之宰焉者，是性也。卽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者是也。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乎人之知覺，本通於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者，本未爲非，亦未爲私也。覺卽理也。然至於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失其本知本覺，而本知本覺之體固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爲之也。○思未起而覺不昧，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生平忿慾於名諸病，反觀尙未盡瘳，所以然者，只是依違在形骸上取滋味，而不信有不依形之天味也。向世界上爭勝負，而不信有不著世之天勝也。

困學記

予童顏質任，嘗聞先府君論學，而不知從事。年十七，遊學邑城，讀書學舍，遂致貽蕩，喜放。是歲臘，先府君

卒愈自放。然慕奇名，好談孔文舉、郭元振、李太白、蘇子瞻、文信國之爲人。如文學太白、夢寐見之。酷嗜詞章。時傳李何詩文，輒自倣效。又多恣慾躁動，不知檢管。著格物論，駁陽明先生之說。年十九，與歐陽文朝同硯席。最契。時或覺非，忽自奮爲學。要文朝諱昌，號野南崖生。南野先生族孫，共爲之。勉修一二月，不知方。遂仍墮舊習。嘉靖壬寅，年二十六，方買居白鶴觀下。適歐陽南野先生諱德，字崇一，號南野，任至禮部尙書。諱文莊，爲陽明先生高弟子。自鄉出邑，城會友講學。傾城士友往會，而予獨否。旣數日，文朝則語予曰：汝獨不可行造訪禮耶？予乃隨文朝往訪先生於普覺寺。先生一見，輒呼予舊字，曰：宜舉來何晚？又問齒。對若干。先生曰：以汝齒當坐某人下。予時見先生辭禮簡，當不爲時態。遂歸心焉。先生因講惟仁者能好人，一章。言惟仁者有生生之心，故見人有善，若己有之，而未嘗有作好之意。故能好人。見人有惡，若瘼厥躬，而未嘗有作惡之意。故能惡人。今之人作好作惡，則多爲好惡累。未可謂能好惡也。予素有疾惡之病，聞其言，憮然若爲予設者。已乃走拜先生家。從遊海智寺月餘。自憂好放之習，何能入道。一日，先生語以立志。曰：明明德於天下，是吾人立志處。而其功在致吾之良知。又曰：唯志真，則吾良知自無蔽虧。語若有契。一日，先生歌文公欸乃聲中萬古心之句。予一時豁然。若覺平日習氣可除。始定嚮往真意。次年癸卯春，爲小試之迫。此意雖未寢，而志則馳矣。秋舉於鄉。歸見先生，又北行赴辭。而先生屬望殷甚。予亦頗承當。及甲辰會試，下第。歸途與同侶者撓亂，旣歸，雖復見先生，然屢與屢仆。第其中耿耿有不甘自己之念。乙巳秋，丁祖母承重憂。丙午，復同文朝及羅曰表讀書龍洲。名鵬，癸卯同鄉舉。因與康東沔公倡和諱恕，字求仁，縣令。自遣而嚮學功愈弛。至丁未，爲先祖母卜兆致訟。適先生起少宗伯。予送至省城，旣歸。

復畢訟事。自覺學無力。因悔時日之過。大病在好詞章。又多忿慾。三者交刺於胸中。雖時有戰勝。不能持久。此予志不立之罪。無可言也。時年已三十一矣。

丁未冬。予忽有飄然遐舉離世之興。及就友人王有訓語。名託號未獲。一號石壁病農。有訓曰。遐舉不如力學。因偕予往訪羅念菴先生。諱洪先。字達夫。吉水人。官贊善。謚文恭。居石蓮洞。既一月。日聞先生語。感發乃北面稟學焉。先生初不甚喜。良知亦不盡倍。陽明先生之學。訓吾黨專在主靜。無欲。予雖未甚契然。日承無欲之訓。熟矣。其精神日履。因是知嚴取與之義。戊申春。予遊韶。太守陳公諱大論。南甯人。仕至太守。闢明經書院。延教六邑諸俊。又先延鄉縉紳鄧鈍峯居書院中。爲侶。諱魯。樂昌人。官學正。陳公嘗從陽明先生學。後專意元門。予少病肺。咳血怔忡。夜多不寐。則就拜陳公學元。未有入。鈍峯始爲魏莊渠公諱校。官至祭酒。崑山人。弟子亦遊南野先生門。後專意禪宗。予亦就鈍峯問禪。鈍峯曰。汝病乃火症。當以禪治。每日見予。與諸生講業畢。則要共坐。或踞床。或席地。常坐夜分。少就寢。雞鳴復坐。其功以休心無雜念爲主。其究在見性。予以奔馳之久。初坐至一二月。寐寤間見諸異相。鈍峯曰。是二氏家所謂魔境者也。汝平日忿慾利名種種念慮。變爲茲相。易所爲遊魂爲變是也。汝勿異。功久當自息。四五月果漸息。至六月遂寂然。一日。心忽開悟。自無雜念。洞見天地萬物皆吾心體。喟然歎曰。予乃知天地萬物非外也。自是事至亦不甚起念。似稍能順應。四體咸鬯。泰而十餘年之火症嚮愈。夜間能寐。予心竊喜。以告鈍峯。鈍峯曰。子之性露矣。久之。雖寐猶覺。凡寐時聞人一語一步。皆了了。鈍峯曰。是乃通晝夜之漸也。子勉進之。可以出死生矣。予乃問出死生何謂也。鈍峯言不出死生。則前病猶在。予因是從鈍峯究出死生之旨。若日有

所悟。又偕遊曹溪。瞻六祖塔。感異夢。遂又有忘世意。至秋。越錢緒山公至詔。陳公延留書院中。名德洪鉅。燒人陽明先生弟子。予甚喜。請益。然見錢公以憂制未大祥。遽遠遊。又乘青幃。張皂蓋。前呼導。予心私計。曰。予雖學出世事。亦未敢謂然也。亡何冬盡。予方圖歸。因起念。遂失初悟。忽若痞悶。雖極尋釋。宿見意象。俱似。而真體昏塞。甚不自得。述其故。質於錢公。錢公發明頗詳。迄不當予意。一日。同諸君遊九成臺。坐地方欠身起。忽復悟。天地萬物。果非在外。印諸子思。上下察。孟子萬物皆備。程明道渾然與物同體。陸子宇宙。卽是吾心。靡不合旨。觀前所見。灑然徹矣。因自審曰。吾幸減宿障。從此了事。又何可更纏世網。從事殘。蠹。致汨吾真耶。旣歸。見先君方待吉淺土。卜葬不果。此中不自安。又家人輩不善事老母。致有不懌意。於衷。亦常怏怏無以遣。已隱隱有儒釋旨歸之辨。而猶未決也。己酉家居。因結邑中會思健。諱於乾。號月齋。羅東之諱潮。俱序生。蕭天寵名隆。伯吏員。官縣丞。及王有訓。歐文朝爲會。頗有興發。至冬。予赴會試。與王武陽諱素。有剛叔教諭。同舟。昕夕唯論學。方浮彭蠡。值風濤夜作。不能泊岸。舟顛幾覆數矣。同舟人士皆號達旦。予獨命酒痛飲。浩歌熟寢。天明風稍定。始醒。同侶有訾予不情者。予自若也。庚戌落第後。舍南翁先生宅。一日。以舟顛熟寢事請正。先生曰。此固甚難。然謂仁體未也。予曰。仁體當何如。曰。臨危不動心。而又能措畫救援。乃仁體也。予雖聆服。然未釋其旨。仲夏李石鹿公名春芳。字子實。與化人。官元輔。延予過其家。訓諸子。因盡聞王心齋公之學。諱良。字汝止。安豐場人。陽明先生高弟。誠一時傑出。獨其徒傳失真。往往放達自恣。與化士以是不信學。久之。熟于履。乃偕來問學。立會。冬杪。予歸自儀真。發舟三日。皆遇劇盜。以風猛得脫。同舟亦有泣者。予獨計寇入。則當倒囊輸他。無虞也。以是亦不爲動。辛亥。予挈家歸義和。

滄洲故居。獨學寡侶。力有少弛。又明年壬子。館虔。舊習大作。幾自墮。至冬。同歐陽曰。稽赴會試。諱。稽慶。轉。乾江。南野先生。仲子。官工部主事。時曰。稽延思健。赴京訓諸子。亦在舟。雖日常切琢。而予放未。癸丑。落第。初擬就選學職。至期。悔止。友人周仲含名賢宜。號洞巖。萬安人。官至右布政使。及思健曰。稽成勸。予選。而思健至。拍案作色。奮曰。子母老不及時。祿養非孝。子勉從。謁選。得教。旬容。既至。方業舉。日課諸士。文。而自以出世之學。難語人。又負高氣。處上下多窒。每自疚。已乃疑曰。豈吾昔所悟者有未盡耶。時甲寅。二月。聞南野先生訃。已爲位痛哭。因念師資。既遠。學業無就。始自悔。數年弛放。自負生平。又負師門。爲痛恨。尋因作博文約禮題。遂舍而思曰。孔顏授受。莫此爲切。故必出此。乃爲聖人之學。而非此。必非聖人之學者也。於是反覆而思之。平心而求之。不敢徇近儒。亦不敢參己見。久之。於先儒終不能強合。其疑有四。於近儒亦不能盡合。其疑有三。蓋先儒以窮理訓博文。其說要推極吾心之知。窮至事物之理。予所最不能無疑者。以先儒語理專在物而不在人。蓋理莫大乎五常之性。曰仁義禮智信是也。今以理爲在物而窮之。此則五常之性。亦在物不在人矣。是人皆爲虛器。無一理之相屬。恐必不然。此一疑也。先儒訓復禮之禮曰。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不知此天理。仍在物耶。抑在身耶。如其在身。則是先窮在物之理。後復在身之理。是果有二理矣。恐亦不然。此二疑也。大學之道。貴知本。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今語大學。則反後身心。而先物理。竊恐聖門格物之旨。易傳窮理之義。不如此。且此學通天子庶人。若必欲窮盡物理。吾恐天子一日二日萬幾。庶人耕田鑿井。皆有所不暇。故孔子又曰。周其所察。聖人病諸。孔子恆教弟子先孝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聞先教人以窮盡物理者也。此三疑也。先儒所謂窮理。則專以多聞多見爲

事以讀書爲功。然孔子則嘗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今乃獨舉其次者語顏子。而其所語曾子子貢一貫之旨。顏子不得與焉。何其厚。曾子子貢而薄顏子也。恐亦不然。况其對哀公並不言顏子聞見之多。讀書之富。唯獨稱曰不遷怒。不貳過。以此爲好學之實而已。則顏子之所學者可知。而博文亦必有在矣。此四疑也。凡此四疑。予未敢一徇人己。但反諸心。誠有不能解者。至若近儒訓致吾心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此雖孔會復生。無以易也。但訓在格物。曰物者意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其正。則似與正心之義。微有相涉。惟達者用功。知所歸一。若初學未達者用之。恐不免增繳繞之病。此一疑也。嘗觀先儒言事事物物皆有至當不易之理。先儒豈敢讓哉。彼見學者多太過不及之弊。故必求至當天則所在。是欲爲堯舜之中。箕子之極。文王之則。孔子之矩。曾子之至善。子思之中庸。程伯子之停停當當者是也。是其所疑者。未可非。但不知此至當。此中此則此極。此矩此至善。中庸此停停當當者。固出於心而通於物也。非物有之也。出於心者。一致而百慮。亦非必能應一物而膠定一則也。此先儒之未達也。今近儒懲而過之。第云致其良知而未言良知之有天。則以故承學之士。惟求良知之變化圓通。不可爲典要者。而不復知有至當中極。則矩至善中庸停停當當之所歸。一切太過不及。皆抹殺而不顧。以致出處取予。多不中節。一種猖狂自恣。妨人病物。視先儒質行。反有不逮。可見近儒之訓。亦不能無弊。竊意顏子之約禮者。必約諸此心之天。則而非止變化圓融已耳。此二疑也。近儒又曰文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者文之存於中者也。予則以文不專在外。禮不專在中。專以文在外。則舍吾心又焉有天地萬物。專以禮在中。則舍天地萬物。又焉有吾心。是文與禮。均不可內外言也。今之語良知者。皆不免涉於重內輕外。其言亦專在內。不知夫

予言禮而不言理者。正恐人專求之內耳。是近儒之訓。亦似於孔顏宗旨未悉。此三疑也。予既有是疑。因日夜嘿求孔顏宗旨。旣若有明。蓋夫子因顏子求之高。堅前後不免探索測度。而無所歸著。不知日用應酬卽文也。文至不一者也。而學之事在焉。故博之以文。俾知日用應酬可見之行者。皆所學之事。而不必探索於高深。日用應酬準諸吾心之天。則者禮也。禮至一者也。而學之功在焉。故約之以禮。俾知日用應酬必準諸吾心之天。則而不可損益者。乃爲學之功。而不必測度於渺茫。是無往非文。則無往非禮。無地可間而未可以內外言也。無往非博。則無往非約。無時可息。而未可以先後言也。夫子教之如此。故顏子學之亦無地可間。無時可息。無有內外先後。其爲功非不欲罷。不可得而罷也。已而旣竭吾才。所立卓爾。此天則者。昭然常存。不復有探索測度之勞。至是顏子之學。始有歸著。則凡學孔顏者。舍此必非正脈。予又悟克己復禮章。卽博文約禮之實。何則。夫子教顏子從事於視聽言動。卽博文也。勿非禮視聽言動。卽約禮也。視聽言動不在禮之外。勿非禮不在視聽言動之後。是可見先儒言內外先後者。固非而近儒涉於重內輕外者。亦未盡。乃若出世之學。一切在內。則尤非也。繇是用功似不落空。日用應酬似稍得其理。處上下亦似稍安。浸悟南野先生所論仁體之旨。始嘗出赴南都會友。與何吉陽諱遷。德安人。官至刑部侍郎。譚二華名綸。宜黃人。今大司馬。二公遊。又因唐荆川公諱嗣之。武進人。官都御史。念菴先生執友。枉顧衙舍。遂偕晤趙大洲公。名貞吉。內江人。官至大學士。時見諸公論學。似於博學之旨。多有異同。予雖未敢辨難。然因是自信者多矣。又二年丙辰。予登第。始得盡友海內諸學士。相與劇切商訂。要不能外此天則。而迄不可以內外先後言之。得此則顏氏之卓爾在我矣。苟非此而謂之孔門正脈。恐俱北指而南轅。

也。異時歸以質諸念菴先生。先生初恐予求諸意象。則詰之曰。今滿眼是事。則滿眼是天。則可乎。予未敢悉也。又數歲。王戊予在楚。先生則移書示曰。吾於執事博約之說。洞然無疑。斯學其有興乎。已而再歸。再請質於先生。先生曰。所貴足目俱耳。蓋恐予墮日長足短之弊也。予既自蜀乞休。三年復起。督楚學。遷西粵。又東粵。二十年間。倏忽老矣。尙自慚未有真復。豈亦終墮足短之弊也。與於今萬歷癸酉。復乞休爲養。益懼悠悠。以爲古今莫予困也。予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則果何時耶。遂記以自飭。

與唐仁卿書

去冬承寄白沙先生文編。因思足下素不喜言心學。今一旦取白沙文表章之。豈非學漸歸源。不欲以一善名。其志力不大且遠哉。不穀昔嘗相期至再三之讀者。固知有今日也。甚慰甚賀。第令其間不共相究。竟則徒負平日。蓋先此有覩見是編者。謂此書題評。雖揚白沙。其實抑陽明。卽語不干處。必宛轉詆及陽明。近於文致。不穀不肯信已。而將來編讀之。良如云。近儒疑先生引進後學。頗不倦倦。嘗適觀陽明語。意並無是說。不知足下何從得之。夫陽明不語及白沙。亦猶白沙不語及薛敬軒。此在二先生自知之。而吾輩未臻其地。未可代爲之說。又代爲之爭勝負。則鑿矣。歷觀其評中。似不免爲白沙立赤幟。恐亦非白沙之心也。古人之學。皆求以復性。非欲以習聞虛見立言相雄長。故必從自身磨練。虛心參究。由壯逮老。不知用多少功力。實有諸己。然後敢自信以號於人。是之謂言行相顧。而道可明。若周子則從無欲以入。明道則從識仁以入。既成有得。而後出之。孟子亦在不動心以後。乃筆之書。白沙先生一坐碧玉樓十二年。久之有得。始主張致虛立本之學。一毫不徇於聞見。彼豈讓而云哉。陽明先生抱命世之才。挺致身之



節亦可以自樹矣。然不肯已。亦其天性嚮道故也。過嶽麓時。謁紫陽祠。賦詩景仰。豈有意於異同。及至龍場。困動。忍刮磨已。乃豁然悟道。原本不在外物。而在吾心。始與紫陽傳註稍異。及居滌陽。多教學者。靜坐。要在存天理去人欲。至虔臺始提致良知一體爲訓。其意以大學致知。乃致吾良知。非窮索諸物也。良知者。乃吾性靈之出於天也。有天然之條理焉。是卽明德。卽天理。蓋其學三變而教亦三變。則其平日良工心苦。可從知矣。亦豈謾而云哉。不穀輩非私陽明也。亦嘗平心較之矣。曾聞陽明居龍場時。歷試諸艱。惟死生心未了。遂製石棺臥以自鍊。旣歸。遭謗。則以其語置諸中庸中和章。並觀以克化之。今之學者。非不有美行也。其處困亨毀譽之間。有是乎。不穀有一族祖。歸者每歸。語陽明事。頗悉。今不暇細。但言渠童時赴塾學。見軍門與從至。咸奔避。軍門卽令吏呼無奔。教俱叉手旁立。有酒徒唱於市肆。則貸其撲令。教從讀者習歌詩。卒爲善士。又有啞子叩之。則書字爲訓。亦令有省。今之學者。非不有美政也。其都尊位。能勤勤於童子於市人於啞子。有是乎。夜分方與諸士講論。少入噓噓間。卽遣將出征。已行復出。氣色如常。坐者不知其發兵也。方督征濠也。日坐中堂。開門延士友講學。無異平時。有言伍公焚鬚小卻。暫如側席。遣牌取伍首座中惴惴。而先生略不見顏色。後聞濠就擒。詢實給賞。還坐。徐曰。聞濠已擒。當不僞。第傷死者多爾。已而武皇遣威武大將軍牌追取濠。先生不肯出迎。且曰。此父母亂命。忍從與乎。其後江彬等讒以大逆事。叵測。先生特爲老親加念。其他迄不動心。異時又與張忠輩爭席。卒不爲屈。未嘗一動氣。臨終。家人問後事。不答。門人周積問遺言。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今之學者。平居非不侃侃。其臨艱大之境。處非常之變。每不動心。有是乎。若非真能致其良知。而有萬物一體之實者。未易臻也。先師羅文恭

至晚年始歎服先生雖未聖而其學聖學也。然則陽明不爲充實光輝之大賢矣乎。獨當時桂文襄以私憾謗之。又有以紫陽異同且不襲後儒硬格。故致多口。迄無證據。識者冤之。昔在大舜尙有臣父之讖。伊尹亦有要君之誚。李太白詆孟子之欲爲佐命。大聖賢則有大謗議。蓋自古已然矣。足下豈亦緣是遂詆之耶。抑未以身體而參究之故耶。夫吾黨虛心求道。則雖一畸士未忍以無影相加。而況於大賢乎。恐明眼者不議陽明而反議議者也。編中云。良知醒而蕩。夫醒則無蕩。蕩則非醒。謂醒而蕩。恐未見良知真面目也。又詆其張皇一體吾人分也。觀今學者。只見爾我藩籬。一語不合。輒起戈矛。幾曾有真見一體。而肯張皇於人者哉。斯語豈無亦自左耶。雖然。足下今之高明者也。昔不喜心學。今表章之。安知異日不并契陽明。將如文恭之晚年篤信耶。近百年內海內得此學表。表裨於世者不鮮。屢當權好。亦惟知此學者能自屹立。今居然可數矣。其間雖有靜言庸遠者。此在孔門程門亦有之。於斯學何貶焉。不穀辱公提攜。斯道如疇昔。小有過誤。相咎不言。今關學術不小。曷忍嘿嘿。固知希聖者舍己從人。又安知不如往昔不假言而自易耶。且知足下必從事致虛立本。是日新得。仍冀指示。益隆久要。豈謂唐突耶。

又

前論白沙文編。噉答想未達。復承石經大學刻本之寄。讀刻後考辯諸篇。知足下論議勤矣。緝觀之。嘻其甚矣。僕本欲忘言。猶不忍於坐視。聊復言其概。夫考辯諸作。類以經語剪綴。頓挫鼓舞。見於筆端。其大略曰。修身爲本。格物爲知本。曰崇禮。曰謹獨。若亦可以不畔矣。及竟其終篇。釋其旨歸。則與孔子孟子之學。一何其霄淵相絕也。夫大學修身爲本。格物爲知本。足下雖能言之。然止求之動作威儀之間。則皆未而

已矣。夫修身者，非修其血肉之軀，亦非血肉能自修也。故正心誠意致知，乃所以修動作威儀之身而立家國天下之本也。格物者，正在於知此本而不泛求於末也。今足下必欲截去正心誠意致知以言修身，抹殺定靜安慮而飭末節，則是以血肉修血肉而卒何以爲之修哉？譬之瞽者，以暮夜行於歧路，鮮有不顛蹶而迷繆者。是足下未始知修身，亦未始知本也。孟氏所謂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正謂此耳。將謂足下真能從事大學可乎？禮也者，雖修身之事，然禮有本有文，此合內外之道。蓋孔子言之也。今足下言禮，乃專在於動作威儀之間，凡涉威儀，則諄切而不已，一及心性，則裁削而不錄，獨詳其文而重違其本，乃不知無本不可以成文。姑不他言，卽孔子論孝曰：不敬何以別乎？曰：色難。豈非有吾心之敬，而後有能養之文，不敬則近獸畜，有吾心之愛，而後有媵婉之文，不愛則爲貌敬。若足下所言，似但取於獸畜貌敬，而不顧中心敬愛何如也。此可爲孝，亦可爲禮乎？易繫言美在其中，而後能暢於四肢。孟氏言所性根心，而後能睥面盎背。今足下但知詳於威儀，而不知威儀從出者，由美在其中，所性根心也。大學言恂慄威儀，蓋由恂慄而後有威儀，威儀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足下又曰：言語必信，容貌必莊，論必准諸古者，不論所得淺深，而皆謂之誠。若是則後世之不侵然諾，與夫色莊象恭之徒，皆可爲誠矣。又如王莽厚履高冠，色厲言方，恭儉下士，曲有禮意，及其居位，一令一政，皆准諸虞典周禮，據其文，未可謂非古也。其如心之不古何哉？此亦可爲誠耶？況今昔之語心學者，以僕所事所與，言語曷嘗不信，容貌曷嘗不莊，動止曷嘗不准諸古，且見其中美外暢，根心生色，優優乎有道氣象，曷嘗不可畏可象，而足下必欲以無禮坐誣之，僕誠不知足下之所謂禮也。記曰：君子擗節退讓，以明禮。傳曰：讓者禮之實。今豈以

攘臂作色詆訶他人者。遂爲禮耶。慎獨者。慎其獨知。朱子固言之矣。惟出於獨知。始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嚴。始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幾。夫是以不得不慎也。今足下必以獨處訓之。吾恐獨處之時。雖或能禁伏。籠跡。然此中之憧憧。朋從。且有健於詛盟。慘於劍鏖者矣。足下又不知何以用其功也。蓋足下惟恐其近於心。不知慎之字義。從心從真。非心則又誰獨而誰慎耶。未又言聖人諱言心。甚哉。始言之敢也。夫堯舜始言道心。此不暇論。至伊尹言一哉。王心。周公言殫厥心。書又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曰。乃心罔不在王室。曰。不二心之臣。孔子則明指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皆非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語心。若是詳也。而足下獨謂之諱言。是固謂有稽乎。無稽乎。於聖言爲侮乎。非侮乎。且曾孟語心。亦不暇論。卽論語一書。其言悅樂言。主忠信。言仁言敬。恕言內省不疚。言忠信篤敬。參前倚衡。疇非心乎。聖人之語心。恐非足下一手能盡掩也。又謂聖人不語心。不得已言思。思果非心乎。此猶知人之數二五。而不知二五卽十也。約禮之約。本對博而言。乃不謂之要約。而謂之約束。先立其大本。對小體而言。乃不謂之立心。而謂之強立。則欲必異於孔孟也。是皆有稽乎。無稽乎。於聖人爲侮乎。非侮乎。又以求放心。立其大。見大心。泰。內重外輕。皆非下學者事。天下學子。十五入大學。凡皆責之以明德親民正心誠意致知之事。豈有既登仕籍。臨民久矣。而猶謂不當求放心。立大者。聖門有是訓乎。且今不教學者。以見大重內。則當教之以見小重外可乎。此皆僕未之前聞也。竊詳足下著書旨歸。專在尊稱韓愈。闢於諸儒之上。故首序中屢屢見之。夫韓之文詞氣節。及其功在潮。非不偉也。至其言道。以爲孟軻揚雄之道。又以臧孫辰與孟子並稱。及登華嶽。則震悼呼號。若嬰兒狀。淹潮陽。則疏請封禪。甘爲相如。良由未有心性存養之功。故致然耳。安得謂之知。

道賈逵以獻頌爲郎。附會圖讖。遂致貴顯。徐幹爲魏曹氏賓客。名在七子之列。二子尤不可以言道。足下悅其外。便其文。以爲是亦足儒矣。則其視存養自得。掘井及泉者。豈不迂而笑之。且拒之矣。乃不知飾土偶獵馬捶者。正中足下之說。足下亦何樂以是導天下而禍之也。且夫古今學者。不出於心性。而獨逞其意見。如荀卿好言禮。乃非及子思孟子。詆子張子夏爲飲食賤儒。況其他乎。近時舒梓溪賢士也。亦疑白沙之學。將爲王莽爲馮道。以今觀之。白沙果可以是疑乎。皆意見過也。聞足下近上常路書。極贊陽明。加以醜詆。又詆先師羅文恭。以爲難於新學。是皆可忍乎。僕不能不自疚心。以曩日精誠不足。回足下之左轅故也。雖然。猶幸人心之良知。雖萬世不可殄滅。子思孟子之道。終不以荀氏貶。至白沙陽明。乃蒙聖天子昭察。如日月之明。豈非天定。終能勝人也哉。矧天下學者。其日見之行存養自得者不鮮。而在足下。既負高明。自不當操戈以阻善。自當虛己求相益爲常也。僕不難於默然。心實不忍。一恃疇昔之誼。一恐真阻天下之善。故不辭多言。亦自旣厥心爾。程子有言。若不能存養。終是說話。今望足下姑自養積。而後章。審而後發。有言逆心。必求諸道。僕自是言不再。

卷二十三

江右王門學案八

忠介鄭南阜先生元標

鄭元標字爾瞻。別號南阜。豫之吉水人。萬歷丁丑進士。其年十月。江陵奪情。先生言伏讀聖諭。朕學尙未

成志尙未定。先生而去。墮其前功。夫帝王以仁義爲學。繼述爲志。居正道之功利。則學非其學。忘親非孝。則志非其志。皇上而學之志之。其流害有不可勝言者。亦幸而皇上之學未成。志未定。猶可得儒者而救其未然也。懷疏入長安門。值吳趙艾沈以論奪情受杖。先生視其杖畢。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接。曰。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所論乎。先生曰。此告假本也。始收之。有旨杖八十。戍貴州都勻衛。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中上陳五事。培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術。飭撫臣。又劾禮部尙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尙書張士佩。罷之。學謨者首輔申時行之兒女姻也。既非時行所堪。而是時黨論方興。謂趙定宇吳復菴號召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與公卿大臣爲難。大臣與言官相論訐不已。先生尤其所忌。故因災異封事。降南京刑部照磨。乙酉三月。錄建言諸臣。以爲南京兵部主事。轉吏部。歷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光宗起爲大理卿。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羣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爲戒。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偬之際。卽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生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嘖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嚶嚶。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旣罷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箒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

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壘。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詰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勛勩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歧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有旨慰留。給事郭允厚言侍郎陳大道請恤。張居正元標不悅。修舊怨也。先生言當居正之敗。維時露章者何止數百。其間不無望風匿影之徒。臣有疏云。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十餘年。與朽骨爲仇乎。虛名浮譽。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教臣。望臣如村樵里媪。睚眦必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郭興治又言元標無是非之心。先生言興治蓋爲馮三元傳言發也。三元初起。官見臣。臣語之曰。往事再勿提起。渠曰。是非卻要說明。臣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整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爲愈。蓋熊廷弼所少者。惟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無。但皇上初登寶位。纔二年所。如尙書如侍郎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纍纍葭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老成守法。議獄緩死之意。非過也。是非從側隱中流出。是爲真心之是非。卽方從哲滿朝以酖毒爲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是非不必太分明之一證也。再疏乞歸。始允。未幾卒。逆奄追削爲民。奪誥命。烈皇御極。贈太子太保。諡忠介。先生自序爲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矚。自以爲覺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略有所入。而流於狂路。賴文潔鄧公來南提醒。不敢放浪。閱三年。決

計歸山十餘年失之繆悠。又十餘年過於調停。不無以神識爲家舍。視先覺尙遠。淨几明牕。水落根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既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已。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工夫。以不起意空空爲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卽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卽推剛爲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 會語

以情識與人混者。情識散時。如湯沃雪。以性真與世游者。性天融後。如漆因膠。以下皆龍華密語。○五倫是眞性命。詞氣是眞涵養。交接是眞心髓。家庭是眞政事。父母就是天地。赤子就是聖賢。奴僕就是朋友。寢室就是明堂。平旦可見唐虞。村市可觀三代。愚民可行古禮。貧窮可認眞心。疲癯皆我同胞。四海皆我族類。魚鳥皆我天機。要荒皆我種姓。○問爲之不厭。曰。知爾之厭。則知夫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跡上學。所以厭。聖人從天地生機處學。生機自生生不已。安得厭。○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修身。不嚴修身。媚世者也。○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耽開舉業。不知學問。明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傭。二曰講學人多迂闊。無才不知眞。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眞從假中出。彼既假矣。我棄其眞。是因噎廢食也。○問儒佛同異。曰。且理會儒家極致處。佛家同異。不用我告汝。不然隨人口下說同說異。



何益。○問如何得分明。曰：要胸中分明，愈不分明，須知昏昏亦是分明，不可任清明一邊。昭昭是天，冥冥是天。○馬上最好用功，不可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逐。○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躲閃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諧俗相似。中間不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人。○說清者，便不清。言躬行者，未必躬行。言知性命，便未知性命。終日說一，便是不一。終日說合，便是不合。但有心求，求不著，便著。○人只說要收斂，須自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究竟忙迫。○橫逆之來，愚者以爲遭辱，智者以爲拜賜。毀言之集，不肯以爲罪。府賢者以爲福地，小人相處，矜己者以爲荆棘，取人者以爲砥礪。○目無青白，則目明；耳無邪正，則耳聰。心無愛憎，則心正；置身天地間，平鋪鋪，不見崖異，方是爲己之學。○學者好說嚴毅方正，予思與造物者游，春風習習，猶恐物之與我拂也。苟未有嚴毅方正之實，而徒襲其跡，徒是與人隔絕。○未知學人，卻要知學；既知學人，卻要不知有學。未修行人，卻要修行；既修行人，卻要不知有修。予見世之稍學修者，曉曉自別於人，其病與不知學修者，有甚差別。○予別無得力處，覺得本分二字親切。做本分人，說本分話，行本分事，本分外不得加減毫末。識得本分，更有何事。○道無揀擇，學無精粗。○下學便是上達，非是下學了纔上達。若下學後上達，是作兩層事了。○學問原是家常茶飯，濃醲不得，有一毫濃醲，與學爭遠。○孟我疆問如何是道，心人心曰：不由人力，純乎自然者，道心也。由思勉而得者，人心也。以下燕臺會記。○我疆問孔子云：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故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子思發之爲不覩，不聞，陽明又云：若覩聞一於理，卽不覩不聞也。其言不同如此。曰：孔子懼人看得太寬，指隱處與人看，陽明恐人看得甚細，指



見在境界說天下歸仁越遠越不著身。太僕會記○有因持志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入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入者如白沙詩云。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肯原會記○問誠意之功。須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若待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矣。果若此。則慎獨之功。從何下手。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無敵真慎獨也。人所不知。己所獨知。多流入識神去。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愚謂既云未動。誠將何下手。莫若易誠而識之。卽識仁之謂。未發前觀何氣象。意思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此爲老學者言。初學者既發後。肯致力亦佳。問仁會錄○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問生死。曰。子死乎。曰。未死。曰。何未死。曰。胸中耳目聰明。色色如赤子時。曰。子知生矣。知生則知死。不必問我。○問知天命。曰。日間問子以時義。子必曰。知。問子以家宅鄉里事。子必曰。知。知之所在。卽命。卽陰陽五行之數。亦天命。說到知徹地。少一件不得。○名世不係名位。每一代必有司此道之柄者。卽名世也。○求放心者。使人知心之可求也。心要放者。使人知無心之可守也。卑者認著形色一邊。高者認著天性一邊。誰知形色卽是天性。天性不外形色。卽仁者人也。宗旨○子歸山十五年。只信得感應二字。○問復卦。曰。有人於此。所爲不善。開心告語之。渠泫然泣下。卽刻來復矣。○問居德則忌。曰。卽如今講學先生。不自知與愚夫愚婦同體。只要居德。所以取忌。○有學可循。是曰洗心。無心可洗。是曰藏密。○除知無獨。除自知無慎獨。○真正入手時。時觀不覩。不聞是甚物。識得此物。真戒慎。不必言矣。○問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知四十以後。尙可爲善否。曰。八十尙可。况四十乎。此俱從軀殼上起念。○問

邇日學者始學。先要個存守。是未擇中庸而先服膺。未明善而先固執。證之博學審問之說無當也。曰學貴存守。但存守之方不一。故問辨以擇之。蓋學而後有問。學即存守也。不學何問之有。如行者遇歧路。即問問了。又行原非二事。若謂不待存守而先擇。則先未出門而空談路徑也。鷲洲會記。○止原無處所。止無可止。則知止矣。仁文會記。○問心如何爲盡。曰盡者水窮山盡之謂。人心原是大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矣。○萬古學脈。人人所公共的。漁樵耕牧。均是覺世之人。卽童子之一酌酒處。俱是學之所在。若曰我是道。而人非道。則喪天地之元氣也。○新安王文軫戴仲曰。丁西南都參訪祝師。認心不真。無可撈摸。坐間日影正照。祝問指曰。爾認此日影爲真日。不知彼陰暗處也是真日。因此有省。曰。爾道認心不真。無可撈摸。不知無可撈摸處便是真心。○問吾人學問。不勾手者。正以有所把捉。有好工夫做故也。有把捉時。便有不把捉時。有好工夫時。便有不好工夫時。曰。此可與透身貼體做工夫者商量。若是此學茫茫蕩蕩。且與說把捉做工夫不妨。○問不孝有五章。曰。看來個個犯此。予輩不莊敬嚴肅。卽是惰其四肢。予四十以後。出入不經我母之手。非貨財私妻子乎。飲食起居。任從自便。非從耳目之欲乎。不受人言。卽是鬪狠體貼在身。時時是不孝。○天地萬物。皆生於無而歸於無。一切蠢動含靈之物。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其體本空。我輩學問。切不可向形器上布置。一時妍好。終屬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浮雲而作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吾惟信其空空之體。而不爲變幻所轉。是以天地在手。萬化生身。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在。纔說克治防簡。便云紐捏造作。日用穿衣喫飯。卽同聖人妙用。我竊以爲不然。夫聖凡之別也。豈止千里。○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何證得學問。只是不起意。便是一體。便是渾然。

所以乍見非有爲而爲也。

講義

人若眞仁直心而言爲德言。根心而發爲生色。不然強排道理。遮飾有德。皆巧言也。危冠危服。一面笑容。皆令色也。彼方自負道統。自認涵養。不知去仁。何啻千山萬水。到不如鄉里樸實老農老圃。可與之入道。巧言令色。○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非性之故物乎。溫故。○近世學者以知是知非爲良知。夫是非熾然。且從流於情識。而不自覺。惡在其爲良知誨汝知之。○仕學一道。隱顯一心。孝友卽是政事。若曰居位別有有政事。托辭以答。或人則視政事。孝弟爲兩事矣。子奚不爲政。○學道之士。在世途極是不便。向道不篤的。易生退轉。若眞信千古而得一知者。猶比肩也。何孤立之有。不能自立。東挨西靠。口嘴上討得個好字。眼前容易過。誤卻平生事業矣。德不孤。○伯夷是清。伊尹是任。柳下惠是和。還有個器在汝器也。○學不見體。動輒落顯微二邊。文章性天。○學者若不從大光明。藏磨勘。露出精彩。羣居終日。雖說若何爲心。若何爲性。若何爲孔門之旨。若何爲宋儒之旨。是言不及義也。終日依倚名節之跡。彷彿義理之事。是好行小慧也。羣居終日。○吾輩在此一堂講學。所親就者大人。不虛心受益。卽是狎大人。所講究者聖言。不虛心體貼。卽是侮聖言。記得少年時。在青原一友。將四書諸論。互相比擬。一先正答曰。總只是非禮之言。畏天命。○鄉愿一副精神。只在媚世。東也好。西也好。全在毀譽。是非之中。聖人精神。不顧東。不顧西。惟安我心之本然。超出毀譽是非利害之外。哪屬。○德本明也。人只爭一個覺耳。須知人人具有至善。只是不止。一止而至善在是。曰。何以止。無意必固我是已。學不知止。

漫言修身。如農夫運石爲糞。力愈勤而愈遠矣。大學○學者一向說明德。說親民。說止至善。說格物。千言萬語。旁引曲譬。那個是宋儒說。那個是明儒說。縱說得伶俐。與自家身心無干。一到知止。則水盡山窮。無復可言。說如此方謂之致知。方謂之格物。此謂之本知止。○離已發求未發。卽孔子復生不能子且觀中節之和。卽知未發之中。離和無中。離達道無大本。中和。○何以謂之索隱。今講學者外倫理日用說心性。入牛毛者是已。何以謂之行怪。今服堯服冠伊川冠之類。索隱行怪。○一字卽吾道一以貫之一。聖人說道理零碎了。恐人從零碎處尋道理。說天德也。說到一來。說王道也。說到一來。正如地之行龍到緊關處。一束精神。便不散亂。所以行之者一。○善與人同。不是將善去同人。亦不是將人善來同我。人人本有個個圓成。魚游於水。鳥翔於淵。無一物能間之也。善與人同。○赤子之心。真心也。見著父母。一團親愛。見著兄弟。一團歡欣。何曾費些擬議思慮。何曾費些商量。大人只是不失這個真心。便是聖學。不明。愁赤子之心空虛。把間見填實。厭赤子之心真率。把禮文遮飾。儒者以爲希聖要務。不知議論日繁。去真心日遠。無怪乎大人不多見也。象山云。縱不識一字。終是還他堂堂大人。赤子之心。

文集

從心所欲不踰矩。世儒謂從者縱也。縱其心無之非是。此近世流弊。竊謂矩方也。從心所欲圓也。圓不離方。欲不離矩。○心神物也。豈能使之不動。要知動亦不動耳。寂感體用。原未有不合。一欲求合一。便生分別。去合一之旨愈遠。○吾輩動輒以天下國家自任。貧子說金。其誰信之。古人云。了得吾身。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身未了。縱了得天地萬物。亦只是五霸路上人物。自今以往。直當徹髓做去。有一毫病痛。必自

照自磨如拔眼前之釘。時時刻刻始無媿心。○吾輩無論出處。各各有事。肯沉埋仕途。便沉埋不肯沉埋。卽在十八重幽暗中。亦自驤首青霄。世豈有銅得人人自無志耳。○夫道以爲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未嘗有也。以爲無。出往游衍。莫非帝則。未嘗無也。有無不可以定論者。道之妙也。知道者言有。亦可言無。亦不可不知道者言無。著空言有滯跡。○道心爲主者。世情日淡。世情日淡。而後能以宰世。不爲世所推移。識情爲主者。世情日濃。世情日濃。且不能善其身。又安能善天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夫所謂一者。必有所指。莊嚴以爲敬者。涉於安排。存想以爲敬者。流於意識。不安排而莊。不意識而存。此非透所謂一者。不能一者。無一處不到。而不可以方所求。無一息不運。而不可以斷續言。知一則知敬。知敬則知聖學矣。○舜爲法天下。自天下起念。可傳後世。自後世起念。如今又只在自家一身一家起念。較是非毀譽。限在一鄉。則結果亦在一鄉。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羅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之安福人。萬歷丙戌進士。辛卯九月。吳門爲首輔。新安山陰具揭。請立太子。列吳門姓氏於首。上怒甚。吳門言不與聞。特以閣中故事列名耳。時先生以禮科給事中守科。得本上疏糾之。遂謫歸。先生學於徐魯源。林下與南臯講學。南臯謂先生敏而善入。衆人所卻步。踳爾四顧者。先生提刀直入。衆人經數年始入者。先生先闢其奧。然觀其所得。破除默照。以爲一念既滯。五官俱墮。於江右先正之脈。又一轉矣。野史言吳門歿。其子求南臯立傳。南臯爲之作傳。先生大怒。欲具揭告海內。南臯囑申氏弗刻。乃止。按吳門墓表。見刻南臯存真集。野史之非。可勿辨矣。

匡湖會語

心非專在內俯仰今古無非是心。性非專是心。耳目口鼻無非是性。故知心量之無外。則存心者不必專收於內。知性體之無二。則盡性者不必苦求於心。一念迷卽爲放。而心非自內出也。一念覺則爲收。而心非自外來也。當其視心卽在目。心量如是。眼量亦如是。迷則皆迷。悟則皆悟。不必舍視而別求心也。當其聽心卽在耳。心量如是。迷則皆迷。悟則皆悟。不必舍聽而別求心也。語默動靜。周旋屈伸。一切與心相印。元氣充周於天地。靈光徧照於宇宙。必拘守一塊肉。乃爲存心哉。○旣曰氣質卽不是性。旣云性便不墮氣質。不識天命之性。只管在氣質上修治。所以變化不得。○性之身之。是千古兩派學脈。一則視聽言動不離乎性。一則視聽言動不離乎身。堯舜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性之學也。堯舜固是自然。湯武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敬勝怠。以義勝欲。所謂修身道立。履準蹈繩。此身之學也。堯舜固是自然。卽當其憂嗟咨歎。兢業勞苦。亦從性之來。湯武固是勉然。卽當其動罔不臧。身安用利。亦從身之發。故學者初入門時。劈空從性命上參求。竟是性之學。起手從身心上操存。終竟是身之學。○問夫子言仁。何不直指仁體。而必曰復禮。何也。曰乾之元亨利貞。卽我性之仁。義禮智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蓋乾元資始。統天蕩蕩難名。至於亨常巽離之交。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枝葉華蓋。蒼翠丹綠。雜然並陳。所謂萬物皆相見也。卽此相見者。而資始統天之元。灼然宇宙。悟此而復禮歸仁。不待贅辭矣。故繫傳曰顯諸仁。○仁之渾然全體。難於思求。而其條理則有可覺悟。故復禮卽歸仁。仁一而已矣。在目爲視。在耳爲聽。發於聲爲言。運於身爲動。此仁之條理所爲禮也。舍禮之外無仁。舍視聽言動之外無禮。故一日之間。



能於視聽言動忽然覺悟而仁之全體呈露矣。問何以見天下歸仁。曰：人但看得仁大，看得視聽言動小，不知仁體隨在具足。卽視而仁之體全在視，卽聽而仁之體全在聽。言動亦然。姑以視明之。今人在室見一室，在堂見一堂，在野見四境。仰視而見高天之無窮，俯視而見大地之無盡。見親則愛，見長則敬，見幼則慈，見入井之孺子則惻隱，見覺鐘之牛則不忍，孰非與吾之視爲一體者。卽此一覺而天下歸仁，不待轉盼矣。五官之貌言視聽思也，五倫之親義序別信也，人皆生而具之，日而用之，所謂故也。時時加之體認，從此體認，從此覺悟，事親知人可以知天，聰明聖智達乎天德，是爲溫故而知新。

蘭舟雜述劉調父記

習俗移人，非求友不能變。一家有一家氣習，非友一鄉之善士，必不能超一家之習。推之一國，天下皆然。至於友天下盡矣。然一朝又有一朝之氣習，非尙友千古不可以脫一世之習。此孟子所以超脫於戰國氣習之外也。○吾輩無論友千古友四方，此身自房中出到廳上，便覺超然，自廳上出到門外，又覺超然。○孔子去魯，不以女樂而以燔肉，其一段肫肫之仁，淵深而不淺露，容畜而不迫隘，不倚於意見，不倚於名節，全是天德用事。人則不免於有所倚矣。○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人，各有所處之地，所謂土也。惟不安其所處之地，則一室之內，不勝異意。我旣嫌人人亦嫌我，如之何能安乎仁而相親愛乎。若安土者見處處皆好人，人皆好，是以能無不愛，無不愛是謂敦厚以居仁。○仁本與萬物同體，只爲人自生分別，所以小了。古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其心量原自如此。今處中國，只爭個江西，江西又爭個吉安，吉安又爭個安福，安福又爭個某鄉，某鄉又爭個某里，某里又爭個某姓，某姓又爭個某房，某房又爭個某

祖父位下。某祖父位下。又只爲我一人。終生營營。不出一身一家之內。此豈不是自小乎。故善學者愈充之則愈大。不善學者愈分之則愈小。

## 卷二十四

### 江右王門學案九

####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之永豐人。由進士知吳縣。入爲御史。劾仇鸞擁兵居肘腋無人臣禮。復劾分宜之黨胡宗憲阮鶚。遷大理丞。分宜中之。出備兵霸州。移福建。大計歸。以薦補四川僉事。遷副使。視福建學政。陞參政。入爲太僕大理卿。巡撫南直隸。僉都御史。建表忠祠。祀遜國忠臣。表宋忠臣楊邦義墓。卒年六十五。先生從學於聶貞襄。聞良知之旨。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一。因著或問以解時人之惑。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切者也。

#### 陽明先生從祀或問

或有問於予曰。古今學術。自堯舜至於孔孟。原是一個。後之談學者。何其紛紛也。予答之曰。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謂理者。非自外至也。易繫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爲生理也。此謂生理。卽謂之性。故性字從心。從生。程子曰。心如穀種。又曰。心生道也。人之心自有此個生理。故其真誠惻怛之意。流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萬事萬物之間。親親疎疎。厚厚薄薄。自然各有

條理不俟安排。非由外鑠。是所謂天命之性。真實無妄者也。自堯舜以來。其聖君賢相名儒哲士。相與講求而力行者。亦只完得此心生理而已。此學術之原也。○或曰。人之心只有此個生理。則學術亦無多說。何至紛紛籍籍。各立異論。何也。予曰。子何以爲異也。曰。精一執中。說者以爲三聖人相與授受。萬世心學之原至矣。成湯文武周公以後。又曰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曰熙。曰緝。曰敬。止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門之學。專務求仁。孟子又專言集義。曾子子思述孔子之意。作大學中庸。聖門體用一原之學。發明始盡。至宋儒朱子。乃本程子而疑大學古本缺釋格物致知。於是發明其說。不遺餘力。說者謂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其說已三百餘年。至陽明先生始反其說。初則言知行合一。旣則專言致良知。以爲朱子格物之說。不免求理於物。措心於外。此其說然歟。否歟。子答之曰。上古之時。人含淳樸。上下涵浸於斯道而不自知。伏羲氏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當時未有文字。學者無從論說。至堯舜禹三大聖人。更相授受。學始大明。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此心本體純一不雜。是謂道心。卽所謂中也。若動之以人。則爲人心矣。非中也。微者言乎心之微妙也。危則殆矣。精者察乎此心之不一而一於道心也。一者一乎此心之精。而勿奪於人心也。如此則能允執厥中。天命可保矣。此傳心之祖也。以禮制心者。言此心只有此個天理。禮卽天理之謂也。故制心者。惟不欺此心之天理。則心之體全矣。以義制事者。言天下之事。莫非吾心流行之用。制事者。惟順吾心之條理。裁制而不以己私與焉。則心之用行矣。此體用合一之說也。若謂禮屬心。義屬事。是心與事二矣。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說者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審如此說。是理與義果爲二物乎。心外無理。心

外無義。心外無物。自我心之條理精察而言謂之理。自吾心之泛應曲當而言謂之義。其實一也。熙緝敬止者。言心本體自光明緝熙。則常存此光明也。敬止者。言此心無動無靜。無內無外。常一於天理而能止也。文王緝熙光明。使此心之本體常敬。而得所止。故曰純亦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此之謂也。敬以直內者。言心之體本直。但能常主於敬。則內常直矣。義以方外者。言心之神明。自能裁制萬事萬物。但能常依於義。則外常方矣。敬者義之主宰。在內而言謂之敬。義者敬之裁制。在外而言謂之義。惟其敬義致一。內外無間。則德曰大而不習。無不利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嗟乎堯舜禹湯聖君也。文王周公聖臣也。古之君臣相與講究此學。先後一揆。其力量所到。特有性反之不同耳。若相傳學脈。則千古一理。萬聖一心。不可得而異也。時至春秋。聖君賢相不作。人心陷溺。功利橫流。孔子以匹夫生於其時。力欲挽回之。故與羣弟子相與講明正學。惓惓焉惟以求仁爲至。夫仁人心也。卽心之生理也。其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解之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手足痿痺卽爲不仁。此仁體之說也。當時在門之徒。如子賜由求。最稱高等。然或膠擾於事功。冒入於聞見。孔子皆不許其爲仁。惟顏子請事。竭才直悟本體。故孔子贊易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知行合一之功。孔門求仁宗旨。孟子集義之說。因告子以仁爲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以義爲外。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故孟子專言集義。義者心之宜。天理之公也。言集義。則此心天理充滿。而仁體全矣。大抵古人立言。莫非因病立方。隨機生悟。如言敬義。或止言敬。言忠恕。或止言恕。孔子答顏子問仁。專在復禮。至答仲弓。又言敬。敬要之莫非所以求仁也。至於大學之書。乃孔門傳授心法。析之則條目有八。合之則工夫

一致。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個生理，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其發動而言謂之意，自其靈覺而言謂之知，自其著見而言謂之物，故心主於身，發於意，統於知，察於物，卽是一時，原無等待，卽是一事，原無彼此。此大學本旨也。家國天下，莫非格物也。格致誠正，莫非修身也。其實一也。朱子旣以致知格物專爲窮理，而正心誠意工夫，又條分縷析，且謂窮理工夫與誠正工夫各有次第，又爲之說以補其傳。其言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又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吾之一心。說者謂其一分一合之間，不免析心與理而二之。當時象山陸氏嘗與反覆辨論，謂其求理於物，梏心於外，非知行合一之旨。兩家門人各持勝心，遂以陸學主於尊德性，而疑其近於禪寂。朱學專於道問學，而疑其涉於支離。三百年間，未有定論。至我朝敬齋薛氏白沙陳氏起，而知行合一之說，稍稍復明。我世宗皇帝始以陸氏從祀孔庭，甚大惠也。正德嘉靖間，陽明先生起，而與海內大夫學士講尋知行合一之旨。其後因悟大學中庸二書，乃孔門傳心要法。故論大學，謂其本末兼該，體用一致，格物非先致知，非後格致，誠正非有兩功，修齊平治非有兩事。論中庸，則謂中和原是一個，不親不聞卽是本體，戒慎恐懼卽是工夫。慎獨云者，卽所謂獨知也。慎吾獨知，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固不可分。養靜慎動爲兩事也。學者初聞其說，莫不詫異，旣而反之，吾心驗之躬行，考之孔孟，旣又參之濂溪明道之說，無不脗合。蓋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心外無理，理卽是心，理外無事，事卽是理。若謂致知格物爲窮理工夫，誠意正心又有一段工夫，則是心體有許多等級，日用工夫有許多次第。堯舜孔孟先後相傳之學，果如是乎？至於致良知一語，又是先生平日苦心懇到，恍然特悟，自謂得千

古聖人不傳之秘。然參互考訂。又卻是學庸中相傳要語。非是懸空杜撰。自開一門戶。自生一意見。而欲爲是以立異也。後來儒者不知精思反求。徒取乎在物爲理之一語。至析心與理而二之。又謂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知。如此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與此心義理爲兩物矣。此陽明先生所以力爲之辨。而其學脈宗旨。與時之論者。委若冰炭黑白。此又不可強爲之說也。○或曰。陽明先生言知行合一。其說詳矣。其在六經。亦有不甚同處。不可不辨。傅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知在先行在後。易繫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知屬乾。行屬坤。中庸言未發已發。亦屬先後。生知學知。安行利行。亦有等級。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如此說。皆可例推。今陽明先生卻云。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之精察明覺處。卽是知。如此是知行滾作一個。更無已發未發先後次第。與古先哲賢。亦是有間。又如程子以格物爲窮理。易繫亦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陽明言格致誠正。原是一事。而極言格物窮理之說。似爲支離。其說可得聞歟。子曰。自天地生物以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靈者。卽吾心之昭明靈覺。炯然不昧者也。人自孩提以來。卽能知愛知敬。夫知愛知敬。卽良知也。知愛而愛。知敬而敬。卽良能也。此謂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也。極而至於參天貳地。經世宰物。以至通古今。達事變。亦莫不是循吾良知。充吾良能。非外此知能而別有一路徑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此知行合一之原也。傅說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者。言人主一日之間。萬幾叢集。多少紛奪。多少牽引。非真能以天地萬物爲心。以敬天勤民爲事。則怠樂易生。生機易喪。非不知賢士大夫之當親。邪佞寵倖之當遠。而有不能親不能遠者。欲奪之也。故爲人主者。惟在親賢講學。養成此心。知而必行。不爲

邪佞搖惑不爲寵倖牽引。乃爲知而能行。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傳說所以惓惓於高宗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天地之氣原是一個。乾以一氣而知。大始有始。則終可知。故曰易。坤以一氣而作成物。能成則始可見。故曰簡。若天地之氣各自爲用。則感應不通。二氣錯雜。造化或幾乎息矣。人心之生理。即乾坤之生理也。率吾良知。則無所不知。故曰易。則易知。率吾良能。則無所不能。故曰簡。則易從。知者知乎此也。能者能乎此也。實一理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又知行合一之旨也。中庸未發已發云者。言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未應不是。先故體。即是。用已應不是。後。故用即是體。後來儒者。正是此處看得不透。卻去未發上做守。寂工夫。到應事時。又去做慎動工夫。卻是自入支離窳臼。明道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周子恐人誤認中和作先後看。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孟子指親親敬長爲達之天下。卽達道之說也。親親敬長。良知也。達之天下。良能也。又何嘗有先後。李延平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夫未發氣象。卽孟子夜氣之說。若未發之中。原無氣象可言。譬之鏡然。置之廣室大衆之中。無所不照。未嘗有動也。收之一匣之內。照固自在。未嘗有寂也。陽明先生。政恐人於此處未透。故其答門人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其言發明殆盡矣。生知安行。學知利行等語。乃就人品。

學問力量上看。譬之行路者。或一日能百里。能六七十里。能三四十里。其力量所到。雖有不同。然同此一路。非外此路。而別有所知也。同此一行。非外此行。而別有所行也。但就知而言。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不同。就行而言。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不同。故曰。及其知之。與其成功一也。又何嘗截然謂知與行爲兩事哉。大學本末始終先後等語。極爲分曉。蓋此心本體。卽至善之謂。至善者。心之止處。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學問工夫。必先知吾至善所在。看得分曉。則生意流行。曲暢旁通。定靜安慮。自然全備。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亦是此意。先儒所謂知止爲始。能得爲終。言一致也。從生天生地。生人以來。只是一個生理。由本達末。由根達枝。亦只是此個生理。先儒謂明德爲本。親民爲末。本卽體也。末卽用也。民者對己而言。此身無無對之時。亦無無用之體。體常用也。民常親也。明德者。心之體也。親民者。明德之用也。如明明德。以事父則孝之德。明明德。以事君則忠之德。明此本末之說。一以貫之。陽明先生辨之已詳。若夫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二句。其義最精。夫率性之道。徹天徹地。徹古徹今。原無先後。聖人全體此心。通乎晝夜。察乎天地。亦無先後可言。吾人心體。與聖人何嘗有異。惟落氣質以後。則清濁厚薄。迥然不同。氣稟既殊。意見自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則質質焉。日用不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大學一書。發明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所謂至善者。卽本然之良知。而明德親民之極則也。是良知也。至虛至靈。無古今。無聖愚一也。故意念所動。有善有不善。有過有不及。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吾人但當循吾本然之良知。而察乎天理人欲之際。使吾明德親民之學。皆從真性流出。真妄錯雜。不至混淆。知此而後。可以近道。道卽率性之道也。苟或不知真性一脈。而或入於空虛。或流於支離。如二氏五伯。其失



於道也遠矣。中庸所謂知遠知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意正如此。孔門作大學。而歸結在於知所先後一語。雖爲學者入首而言。然知之一字。則千古以來學脈。惟在於此。此致良知之傳。陽明先生所以喫緊言之。故曰。乃若致知。則存於心。悟致知焉。盡矣。若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之謂也。理也。性也。命也。一也。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窮字。非言考索。即窮盡吾心。天理之窮。故窮仁之理。則仁之性盡矣。窮義之理。則義之性盡矣。性天之命也。窮理盡性。則至命也。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且格物窮理之說。自程朱以至今日。學者孰不尊而信之。今朱子或問。具在。試取其說而論之。如云。大學之道。先致知而後誠意。夫心之所發爲意。意之所在爲物。今日先致知而後誠意。則所知者果何物耶。物果在於意之外耶。又曰。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夫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聖人之事也。豈誠意工夫。又在循理之後耶。又云。學莫先於正心誠意。欲誠意正心。必先致知格物。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也。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又曰。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而有悟處。如窮孝之理。當求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窮一理。久則自然貫通。此伊川先生窮理格物之說也。今試反之吾心。考之堯舜精一之旨。與此同乎異乎。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即天理也。學者所以學乎此心也。如讀書窮理。講論古今。豈是不由意念所發。輒去讀書。講明古今之理。如事親從兄。豈是不由意念所發。輒去窮究事親從兄之理。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不知舍意念。則何從應接。何從處得。

當否。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窮一理，而不知所學工夫，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原是一個。若必待盡窮事物之理，而後加誠正工夫，恐古人未有此一路學脈。且人每日之間，自雞鳴起來，便將何理去窮，何物去格。又如一日事變萬狀，今日從二十以後，能取科第入仕途，便要應接上下，躬理民社，一日之間，豈暇云格物窮理。方纔加誠正一段工夫，又豈是二十年以前，便將理窮得盡，物格得到，便能做得好官幹得好事。只如此，便覺有未通處。若陽明先生論大學古本，則謂身心意知物，一事也。格致誠正修一工夫也。何也。身之主宰爲心，故修身在於正心。心之發動爲意，故正心在於誠意。意之所發，有善有不善，而此心靈明，是是非非，昭然不昧，故誠意在於致知。知之所在，則謂之物。物者其事也。格正也。至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致知矣。故致知在於格物。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夫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故言物則知有所察，意有所用，心有所主，是不可以先後彼此分也。大學一書，直將本體工夫，一下說盡。一失俱失，一得俱得。先生大學或問一篇，發明殆盡。而世之論者，猶或疑信相半。未肯一洗舊聞，力求本心，以至今議論紛然不一，以愚測之，彼但謂致良知工夫，未免專求於內，將古人讀書窮理禮樂名物古今事變，都不講求。此全非先生本旨。夫學有體有要，不先於體要，而欲從事於學，謬矣。譬之讀書窮理，何嘗不是。如我意在於讀書，則講習討論，莫非致知。莫非格物。吾意在於事親，則溫清定省，服勞奉養，莫非致知。莫非格物。故物格則知至，知至則意誠。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修。此孔門一以貫之學也。晦翁晚年定論，亦悔其向來所著，亦有未到，且深以誤己誤人爲罪。其答門人諸書可考也。至於伊川門人，亦疑格物之說，非程子定論。具載大學或問中，是其說在當時已未免異同之議。非至今日始

相牴牾也。○或曰：知行合一之說，則既開教矣。先生又專提出致良知三字，以爲千古不傳之祕，何也？予答之曰：此先生悟後語也。大學既言格致誠正，中庸又專言慎獨，獨卽所謂獨知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意蓋如此。孔門之學，專論求仁，然當時學者各有從入，惟顏子在孔門力求本心，直悟全體，故易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致良知一語，蓋孔門傳心要訣也。何也？良知者，吾人是非之本心也，致其是非之心，則善惡真妄，如辨黑白，希聖希天，別無路徑。孔子云：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慎獨，皆不外此。此致良知之學。先生所以喫緊語人，自以爲學聖要訣，意固如此。吾輩當深思之。○或曰：陽明之學，既是聖門正脈，不知卽可語聖人否？予答之曰：昔人有問程子云：孟子是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先生早歲以詩文氣節自負，既有志此學，乃盡棄前業，確然以聖人爲必可至，然猶未免沿襲於宋儒之理語，浸淫於二氏之虛寂，龍場之謫，困心衡慮，力求本心，然後真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箇靈靈明明，圓圓滿滿，徹古今，通晝夜，無內外，無動靜，常虛常寂，常感常應，不出獨知真體，故後來只提出致良知三字，開悟學者，竊謂先生所論學脈，直與程子所謂已到至處，非過也。○或曰：予謂我朝理學，薛陳王三公開之，然其學脈，果皆同歟？予答之曰：三子者，皆有志於聖人者也，然薛學雖祖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而躬行實踐，動準古人，故其居身立朝，皆有法度，但真性一脈，尙涉測度，若論其人品，蓋司馬君實之流也。白沙之學，得於自悟，日用工夫，已見性體，但其力量氣魄，尙欠開拓，蓋其學祖於濂溪，而所造近於康節也。若夫陽明之學，從仁體處開發發生機，而良知一語，直造無前，其氣魄力量，似孟子，其斬截似陸象山，其學

問脈絡。蓋直接濂溪明道也。雖然。今之論者。語薛氏則合口同詞。語陳王則議論未一。信乎學術之難明也。○或曰。陽明之學。吾子以爲得孔門正脈是矣。然在當時。其譽而議者不少。至於剿擒逆濂。其功誠大矣。然至今尙憎多口。此何故也。子答之曰。從古以來。忌功妒成。豈止今日。江西之功。先生不願覆宗滅族。爲國家當此大事。而論者猶不能無忌心。范陽之變。元宗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義應者。當時非顏魯公兄弟起。則唐社稷危矣。宸濂蓄謀積慮。藉口內詔。左右親信。皆其心腹。其後乘輿親征。江彬諸人。欲挾爲變。先生深機曲算。內戡凶倖。外防賊黨。日夜如對勁敵。蓋先生苦心費力。不難於逆濂之擒。而難於調護乘輿之輕出也。其後逆濂伏誅。乘輿還京。此其功勞。誰則知之。當其時。內閣銜先生歸功本兵。遂扼其賞。一時同事諸臣。多加黜削。卽桂公生長江西。猶橫異議。近來好事之徒。又生一種異論。至以金帛子女議公。此又不足置辨。先生平日輕富貴。一死生。方其疏劾逆瑾。備受箠楚。間關流離。幾陷不測。彼其死生之不足動。又何金玉子女之云乎哉。甚矣人之好爲異論。而不反視於事理之有無也。善乎刑書鄭公之言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時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快耳。今人咸謂公異端如陸子靜之流。嗟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思孟劣於雄況矣。今公所論。敝古本大學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常見之。嗟乎。使鄭公而愚人。則可。鄭公而非愚人。則豈非後世之定論哉。○或曰。近聞該部止擬薛文清公從祀。王陳二公。姑俟論定。何也。子答之曰。當時任部事者。不能素知此學。又安能知先生孔子大聖也。其在當時。羣而議者。奚啻叔孫武叔輩。孟子英氣。下視千古。當時猶不免傳食之疑。我

明理學尚多有人。如三公者。則固傑然者也。乃欲進薛而遲於王陳。其於二公。又何損益。陸象山在當時。皆議其爲禪。而我世宗朝。又從而表章之。愚謂二公之祀。舉不足論。所可惜者。好議者之不樂我國家有此盛舉也。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黃在川學。喜觀經史。人以爲不利舉業。在川曰。譬之象龍。隨其所嗜。豈必膏梁耶。年十七。卽能行社倉法。以惠其鄉人。聞羅近溪講學。從之遊。繼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遂欲棄舉子業。大母不許。舉嘉靖乙卯鄉試。志在養母。不赴計偕。就學於鄒東廓。劉三五。得其旨要。居家著述。成五經釋函史。數爲常路薦舉。萬曆壬辰。授翰林待詔。府縣敦趣。就道明年。辭墓將行。以七月十四日卒於墓所。年六十六。時心宗盛行。謂學唯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先生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每日晨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先生之辨儒釋。自以爲發先儒之所未發。然不過謂本同而末異。先儒言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又曰。釋氏談道。非不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先生之意。不能出此。但先儒言簡。先生言繁耳。

鄧潛谷雜著

近世心宗盛行。說者無慮歸於禪。乘公祖獨揭天命本然純粹。至善爲宗。異於諸法空相。以格物日可見之行。以有物有則爲不過物之旨。異於空諸所有。此公祖深造獨得之旨。而元錫竊自附於見知者也。今

改而曰蕩清物欲竊以爲物不可須臾離。誠者物之終始。內而意心身知。外而家國天下。無非物者。各有其則。九思九容三省四勿。皆日用格物之實功。誠致行之物。欲自不得行乎其中。此四科六藝五禮六樂之所以教也。復計敬養。○曲禮稱敖不可長。欲不可縱。敖欲即物。不可長不可縱。即物之則。不長敖縱欲。即不過乎物。則去欲固格物中之一事。同上。○心之著於物也。神爲之也。心之神上炎而外明。猶火狀得膏而明。得薰而香。得臭腐而羶。故火無體。著物以爲體。心無形。著物以爲形。而其端莫大於好惡。物感於外。好惡形於內。不能內反。則其爲好惡也。作而平康之體微。故聖門之學。止於存誠。精於研幾。幾者神之精。而明微而幽者也。非逆以知來。反以退藏。未之或知也。孔門之論性。曰至善。論幾。曰動之微。言好惡不作。則無不康也。無不平也。神凝而定。知止而藏。又何感應之爲累矣。夫浮由氣作。妄緣見生者也。氣之善者十之五。見之善者十之三。神爲氣揚。知隨見流。譬諸觀火。乎目熒熒而心化矣。故神不浮則氣歸其宅。見不執則知反其虛。古人所以日兢兢於克己。舍己擇中。用中而不能自己也。報萬思默。○古學平易簡實。不離日用。誠明二字。實其樞紐。近裏著己。時時從獨覺處。著察俾與古人洞無間隔。寄玉案關書。○承諭學不分內外寂感。渾然天則。此極則語。第云默自檢點。內多遷移。雖吾丈檢身若不及之誠。而以真性未悟。真功未精爲疑。是猶惑於近學。謂一悟皆真。亦狃於故學。爲功深始得耶。又云過此一關。想有平康之路。似猶懸臆。竊意平康之體。卽所謂無內外寂感。渾然天則。近在目前。不可得離者。而人心之危。無時無鄉。卽在上聖。猶之人也。則心猶之人。何能無遷移過則矣乎。惟在上聖。精一之功。一息匪懈。而所爲學者。又精之一之。無一息離乎平康正直之體。故內外寂感。渾然一天。纔有流轉。自知自克。此古人所以死

而後已者也。一息離者肆矣。安肆日偷。於平康之則遠矣。則平康實際固非可一悟皆真。平康本體又豈緣功深而得耶。寄王秦閣書。○昔東廓先生以先公墓表詣陽明公。而虔州夜雪。渙然仁體。以爲世儒宗。今我公以先公墓石詣敬菴公祖。而茗溪暑雨。淪浹深至。當必有相親一笑者。嘗張親屏書。○高公學南太學時。二先生說盛行。增城官南太宰。稱湛氏學矣。公往造業投刺。見闈者擲筆抵掌歎。蓋敬之也。問焉。指尺牘曰。是赫驪所請。請書地。直累千金者也。公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高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公造焉。於彈碁時得其人。慧而多機。退歎曰。郎多機而慧。名良知弊安所極哉。亦竟謝不復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於奉常邸學焉。王稚川行狀。○常存戒慎恐懼。則心體自明。勿任意必固我。則物宜自順。問知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強。而以無自欺爲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爲格物。尤吾所未發。立本深矣。二條同上。○餘姚之論。信本心之知已過。故增城以爲空。知增城言勿忘勿助之間。卽爲天理。故餘姚以爲虛見。然餘姚言致知未嘗遺問思辨行。傳之者過。遂以爲空。察卽爲外馳。有循持卽爲行仁義。則痛闢之以爲蔽陷虛蕩。妨教而病道。

論儒釋書

辱諭反覆於儒釋異同之辨。開示覺悟。厚幸厚幸。自釋氏之說興。而辨之者嚴。且千數百年於此矣。則聖學不明之過也。聖學之不明者。由於不擇而不精。彼其爲道宏闊勝大。其爲言深精敏妙。其爲實日用平等。其爲虛交融徧徹。其爲心十方三界。其爲教宏濟普度。漢拾其直。晉揚其瀾。入唐來。遂大發其竅。與世

之爲儒學者。高未嘗扣其闕。與卑未嘗涉其藩籬。其甚者。又陽攻其名。而陰攘其實。宜拒之者堅。而其爲惑滋不可解也。是故昌黎韓子。推吾道於仁義。而斥其教以爲不耕不蠶不父不君。有衛道功矣。考亭朱子。則謂以籠而角精。以外而角內。固無以大厭其心也。至其卓然自信於精一不惑者。代不數人。而約之數端。有以爲主於經世。主於出世。而判之以公私者矣。有以爲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虛。而判之以虛實者矣。有以爲釋氏本心。吾儒本天。而判之以本天本心者矣。有以爲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而誣之以妄幻者矣。有以爲厭生死惡輪迴。而求所謂脫離。棄人倫遺事物。而求明其所謂心者矣。是舉其精者內者。以剖析摘示。俾人不迷於所向。而深於其道者。亦卒未能以終厭其心也。夫聖人之學。惟至於盡性至命。天下國家者。皆吾性命之物。修齊治平者。皆吾盡性至命中之事也。不求以經世。而經世之業成焉。以爲主於經世。則有意矣。佛氏之學。唯主於了性明心。十方三世者。皆其妙覺性中之物。慈悲普度者。皆其了性命中之事也。無三界可出。而出世之教行焉。以爲主於出世。則誣矣。吾儒理無不實。而無方無體。易實言之。無聲無臭。詩實言之。則實者曷嘗不虛。釋氏理無不虛。而撥柴運水。普見真如。坐臥行住。悉爲平等。則虛者曷嘗不實。釋氏之所謂心。指夫性命之理。妙明真常。生化自然。圓融遍體者言之。卽所謂天之命也。直異名耳。而直斥以本心。不無辭矣。夫其爲妙明真常之心也。則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皆變化出入於其間。故以爲如夢如幻。如泡如影。而其真而常者。固其常住而不滅者也。豈其執幻有之心。以起滅天地。執幻相之相。以塵芥六合也乎。其生死輪迴之說。則爲世人執著於情識。沉迷於嗜欲。頃刻之中。生東滅西。變現出沒。大可憐憫。欲使其悟夫性命之本。無生死無輪迴者。而



拔濟之爲迷人設也。其棄人倫遺事物之迹。則爲世人執著於情識。沉迷於嗜欲。相攻相取。膠不可解。故羣其徒而聚之。令其出家。以深明夫無生之本。而上報四恩。下濟三塗。如儒者之聚徒入山耳。爲未悟人設也。至於枯寂守空。排物逆機。彼教中以爲支辟。見玄見妙。靈怪恍惚。彼教中以爲邪魔。而儒者一舉而委之於佛。彼方慈憫悲仰。宏濟普度。而吾徒斥之以自私自利。彼方心佛中間泯然不立。而吾徒斥之以是內非外。卽其一不究其二。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彼有啞然笑耳。又何能大厭其心乎。乃其毫釐千里之辨。則有端矣。蓋道合三才而一之者也。其體盡於陰陽而無體。故謂之易。其用盡於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其燦然有理謂之理。其粹然至善謂之性。其沛然流行謂之命。無聲無臭矣。而體物不遺。不見不聞矣。而莫見莫顯。是中庸之所以爲體。異教者欲以自異焉而不可得也。聖人者知是道之盡於心。是心若是其微也。知此而精之之謂精。守此而固之之謂一。達此於五品五常百官萬務之交也。之謂明。倫之謂察。物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矣。而未始無典常之可揆。成文定象。精義利用矣。而未始有方體之可執。故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者。道之體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增。是以能立天下之大本。有物有則。有典有禮。道之用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減。是以能行天下之達道。立大本。行達道。是以能盡天地人物之性。而與之參。易象其理。詩書禮樂春秋致其用。猶之天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四時百物自行。自生也。故窮神知化。而適足以開物成務。廣大悉備。而不遺於周旋曲折。幾微神明。而不出於彝常。物則五至三無。而不外於聲詩禮樂。上智者克復於一日。夕死於朝聞。而未始無密修之功。中下者終始於典學。恆修於困勉。而未始無貫通之漸。同仁一視。而篤近以舉遠。汎愛兼容。而尊賢以尙功。夫是以範圍不過。曲

成不遺。以故能建三極之大中。釋氏之於此體。其見甚親。其悟甚超。脫敏妙矣。然見其無聲臭矣。而舉其體物不遺者。一之於無物。見其無視聞矣。而舉其生化自然者。一之於無生。既無物矣。而物之終不可得無者。以非有非無而一之於幻妄。既無生矣。而生之終不可得盡者。以爲不盡無盡而一之於滅度。明幻之爲幻。而十方三界。億由旬劫者。此無生之法界也。明生之無生。而胎卵濕化十二種生者。此無生之心量也。宏濟普度者。此謂之濟也。平等日用者。此之謂平也。圓覺昭融。此之爲覺也。雖其極則至於粟粒之藏真界。乾屎橛之爲真人。噓氣舉手。瞬目揚眉。近於吾道之中庸。而吾學之道中庸者。終未嘗以庸其虛。雖其授受至於拈花一笑。棒喝交馳。擬議俱泯。心行路絕。近於聖門之一唯。而吾學之盡精微者。終未嘗以嬰其心。雖其行願至於信住迴向。層次階級。近於聖門之積累。而聖門之詩書禮樂經緯萬古者。終未嘗一或循其方。雖其功德至於六度萬行。普濟萬靈。近於聖門之博愛。而聖門之九經三重範圍曲成者。終未嘗一以研諸慮。蓋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悟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空諸所實。欲空諸有。而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不能不歸諸幻也。欲空諸所實。而明物察則。惇典庸禮者。不能不歸諸虛也。故其道虛闊勝大。而不能不外於倫理。其言精深敏妙。而不能開物以成務。文中子曰。其人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行於中國則泥。誠使地殷中土。人集靈聖。神迹怪異。理絕人區。威證明顯。事出天表。信如其書之言。然後其教可得而行也。今居中國之地。而欲行西方之教。以之行己。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然且行之斯泥矣。以之處物。則久習同於初學。毀禁等於持戒。衆生齋於一子。普濟極於含靈。必外於斯世而生。而後其說可通也。處斯世斯生。而欲以其說通之斯泥也。以之理則。則施舍盛

而耕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否混。而舉錯命討之防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教作。烏往而不泥哉。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所以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乃欲信從其教而揚詡之。亦爲誕且惑矣。況吾之修身格致。以研精而不離明體誠正。以守一而不遠行。願懲忿窒慾。以去損而非有所減。遷善改過。以致益而非有所增。愛惡不與以己。而何有憎愛。視聽一閑。而何有淨染。精義至於入神。理障亡矣。利用所以崇德。事障絕矣。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通於神化。則舉其精且至者。不旁給他借而足。又何必從其教之爲快哉。僕少而局方。壯未聞道。達者病其小廉。曠者誚其曲謹。約者病其汎涉。乃中心恆患其有惑志也。其於釋宗何啻千里。而欲抽關鍵於眇微。析異同於疑似。祇見其不知量也。然爲是縷縷者。念非執事。無以一發其狂言。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幼而穎悟。張本山出趨庭。孔鯉曾從。詩禮之傳句。卽對大學會參。獨得明親之旨。十三歲。見鄉人負債縲紲者。惻然爲之代償。與萬思默同舉業。已而同問學。有問先生近日談經。不似前日之煩者。先生曰。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構洗堂於東湖。聚徒講學。聘主白鹿洞書院。甲午。廬陵會講。有問學以何爲宗。曰。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爲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歸併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如主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爲所宗耶。又問會友如何得方。曰。將我這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

中煅煉其習氣，銷鎔其勝心，何等得力。入青原山，王塘南曰：禪宗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朝聞夕死，周子原始反終，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阜曰：今之學者不能超脫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豈能如孔子之毋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絕之矣。御史吳安節疏薦少宰楊止庵奏授順天儒學訓導，萬歷戊申年八十二卒。所著圖書編百二十七卷。先生論止修則近於李見羅，論歸寂則近於聶雙江，而其最諱當者無如辨氣質之非性，離氣質又不可覓性，則與叢山先師之言若合符節矣。

章本清論學語

象山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甚喜吾心得同聖人，而作聖之功亦易爲力，於是舉日用之功，惟從心所欲，旣而覺師心之非也，始悟孔子之從心所欲，有矩在焉。始悟象山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指盡心之聖人而言之也。今吾未識真心，何敢遽同乎往聖，往聖諄諄教人，辨危微存亡之機，求明此理之同然者，以自盡焉耳，然而未易辨也。心之廣大，舉六合而無所不包，虎豹豺狼莫非生意，而慈悲普度，雖摩頂放踵，在所必爲，皆心之廣大也。心之精微，析萬殊而無所不入，垢穢瓦礫莫非妙道，而探索隱僻，雖鈎懸鏤塵，剖析虛空，皆心之精微也。心之神明，千變萬化而無所不用，縱橫翕張，莫非圓機，而與世推移，雖神通妙解，倏忽流轉，皆心之靈變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焦火凝冰，變幻靡定，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噉蹴，枵亡之後，本心未泯，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未喪之前，或指點於旣喪之後，克念罔念，聖狂攸

分。無非欲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爲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爲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嗇。獸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卽與聖人同也。孔子之簡牘。不可尙者。以濯暴之而後有此也。乃遽以衆人見在之習心。未嘗暴濯者。強同之立躋聖位。非吾所知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是下民之恆性。卽上帝之降衷。孟子謂形色天性也。是氣質卽天性也。孔子有物有則。卽形色天性之謂。性固合有無隱顯內外精麤而一之者也。後儒乃謂有氣質之性。夫人不能離氣質以有生。性不能外氣質以別賦也。謂氣卽性。性卽氣。渾然無別。固不可謂氣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氣。不免裂性與氣而二之。何怪其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自二其性哉。天地化生。游氣紛擾。參差萬殊。故人之所稟。清濁厚薄。亦因以異。是不齊者。氣質也。非氣質之性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強弱之不同。性則一也。能擴而充之。氣質不能拘矣。陽明子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於器也。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是氣質也。性也。分言之可也。兼言之可也。謂氣質天性可也。謂氣質之性則非矣。謂人當養性以變化其氣質可也。謂變化氣質之性以存天地義理之性則非矣。○問止之云者。歸寂之謂乎。曰。於穆之體。運而不息。天之止也。宥密之衷。應而無方。人之止也。寂而未嘗不感。感而未嘗不寂。顯密渾淪。淵浩無際。故易以動靜不失。其時發明止之義也。何可專以寂言耶。曰。以至善爲歸宿。果有方體可指歟。曰。人性本善。至動而神。至感而寂。虛融恢廓。本無內外顯微之間。而一有方所。非至善也。雖至善。乃天理之渾融。不可名狀。而性善隨人。偷以散見。不待安排。隨其萬感萬應。各當天則。而一真凝然。無聚散。無隱顯。自爾安所止。

也。曰知一也。既云知止。又云知本何也。曰知爲此身之神靈。身爲此神之宅舍。是良知具足於身中。惟本諸身以求之。則根之著土。自爾生意條達。故止卽此身之止於善。本卽此善之本諸身。止外無本。本外無止。一以貫之耳。○萬物皆備於我。今之談者。必曰萬物之理皆備我之性。致知格物。必曰致吾心之知窮。在物之理。不識聖賢著述。何爲客一理字。必待後人增之。而後能明其說也。易謂乾陽物。坤陰物。中庸不誠無物。亦將加一理字。而後明乎理一分殊。言各有攸當也。自物之本末言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之分殊何如也。自事之終始言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事之分殊何如也。然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而統之爲一物。合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統之爲一事。而事之先惟在格物。事物之理一爲何如也。且大學之道探本窮源。惟在格物。而身爲物本。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聖賢垂訓。何其詳切簡明。一至此哉。諒哉物一而已矣。無而未嘗無。有而未嘗有一。實而萬殊。萬分而一本。故一言以盡天地之道。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復以自知。復小而辨於物。合而觀之。知果一乎。否也。物果一乎。否也。知之與物一乎。否也。真信其體之一。則用自不容以不一。皆不待辨而自明矣。○天命之於穆不已也。人性之淵淵浩浩。不視不聞也。欲從而形容之。是欲描畫虛空。而虛空何色象乎。雖然。虛空不可描畫矣。而虛空萬物之有無。不可以形容。其近似乎。彼由太虛有天之名。則太虛卽天也。雷風雨雪亦莫非天也。雷風之未動。雨雪之未零。寂然杳然。一太虛而已矣。時乎雷之震。風之噓。雨之潤。雪之寒。陰陽各以其時。不其冲然太和矣乎。自雷風雨雪之藏。諸寂謂之爲太虛也。太虛本合乎太和之氣。謂其本無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及其有也。由太虛而出。非自太虛之外來也。自雷風雨雪之動。以時謂之爲太和也。太和卽

寓於太虛之中。謂其始有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方其無也。未嘗不太和。特不可以太和名也。是太虛之中。本自有太和者在。而太和之外。未嘗別有太虛者存。太虛太和。名有不同。天則一而已矣。太虛太和。亦一而已矣。可見喜怒哀樂。一人性之雷風雨雪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人之太虛乎。發皆中節。非人之太和乎。太虛之中。朕兆莫窺。而無一不包。無一非天。未發之中。冲漠無朕。而何一不備。何一非性乎。故未發非無也。特不可以有言也。雖由己之所獨知也。然默而識之。無形之可視。無聲之可聞。亦廓然太虛而已矣。及一有所感。遇可喜而喜。遇可怒而怒。遇可哀而哀。遇可樂而樂。發雖在我。而一無所與。記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則是發非有也。特不可以無言也。盎然太和而已矣。是發與未發。皆自喜怒哀樂言。雖謂未發卽性之未發。發卽性之發焉。亦可也。若舍此而別求未發之體。則惑矣。○言性之故。如故吾故人。故物故事。皆因其舊所有者言之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鑿我也。我固有之也。是以故言性也。而故者。以利爲本。何也。無乃性之故也。乍見入井之怵惕。睨視之類。泚而惻隱。卽故之利也。無乃性之故也。乞人不受嗟。蹴妻妾相泣中庭。而羞惡。卽故之利也。孩提知能。不待學慮。乃其性之故。莫不知愛敬。其親長。卽其故之利也。雖枯亡之後。而夜氣之好惡相近。亦莫非其故之利也。惟其故之利。所以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善才亦善。故之所以利也。歟。是利之云者。自然而然。不容一毫矯強。作爲於其間耳。順情而動。則利。強性而動。則不利。而鑿矣。雖然。戕賊杞柳。搏激乎水。其爲鑿易知也。至於性無善無不善。不有似於故之利乎。彼以無爲宗。并情才知能。悉以爲流行。發用而掃除之。是其鑿也更甚。夫不慮而知。非無知也。不學而能。非無能也。無欲其所不欲。如無欲害人。

之類是也。并欲立欲達而無之可乎。無爲其所不爲。如無爲穿窬之類是也。并見義而不爲焉可乎。行所無事。特無事智巧以作爲之云耳。并必有事焉而無之可乎。○指點本體。仁卽是心。指點工夫。義卽是路。一事合宜卽此心之運用也。一時合宜卽此心之流行也。然則事事合宜。非卽事事心在而爲仁之體事。不遺乎。時時合宜。非卽時時心在而爲仁之與時偕行乎。○道之得名。謂共由之路也。南之粵北之燕。莫不各有蕩平坦夷之途。而聖人仁義之途。皆實地也。在賢智者可俯而就。在愚不肖者可企而及。愛親敬長。日用不知。而盡性至命。聖人豈能舍此而他由哉。此教之所以近道之所以一也。若二氏旣以虛寂認心性。因以虛寂爲妙道。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周遍法界。直欲縱步太虛。顛超三界。如之何。可同日語也。嘗觀諸天時物。皆在其包涵遍覆中也。然萬物異類矣。並育不相害。四時異候矣。並行不相背。孰主張是。易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宜乎有知。莫天若也。然天命本於穆也。天載無聲臭也。天之知。終莫之窺焉。人獨異於天乎。故知一也。在耳爲聰。在目爲明。在心爲思。爲睿智也。聲未接於耳。聰與聲俱寂也。然聲五聲者。聰也。雖旣竭耳力。隨其音響。悉聽容之不淆焉。似乎聰有定在矣。卽此以反聽之。聰則畢竟無可執也。苟自以爲聰。執之以辨天下之聲。則先以自塞其聰。何以達四聰乎。色未交於目。明與色俱泯也。然見五色者。明也。雖旣竭目力。隨其形貌。悉詳視之不紊焉。似乎明之有定方矣。卽此以反觀之。明則畢竟無可象也。苟自以爲明。執之以察天下之色。則先已自蔽其明。何以明四目乎。思慮未萌。睿智與事物而俱斂矣。然神通萬變者。思之容也。雖竭心思。隨其事物以酬酢之。而盡入幾微。似乎睿智有所定矣。卽此以自反焉。容則畢竟無可窺也。若自以爲容。執之以盡天下



之變則先已自窒其思何以無思無不通乎。○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此心。人之所以爲人亦惟學存此心而已。心寂而感者也。感有萬端而寂貞於一。是心之所以爲心。又惟寂而已。○學箴四條。一曰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庸經綸立本知化育。此是聖人全學。庶幾學有歸宿。一曰虞庭危微精一孔子操存舍亡。此是心學正傳。庶幾學有入路。一曰顏子欲罷不能。曾子死而後已。此是爲學真機。庶幾不廢半途。一曰明道每思彝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象山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工夫。此是爲學實地。庶幾不入異端。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馮應京字大可號慕岡盱眙人也。萬曆壬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兵部稅監。陳奉播惡楚中。朝議恐地方激變。移先生僉事鎮武漢黃三郡。先生下車約束邑令於學宮曰。邑故無鑷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緡。豈天降地出乎。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邑令以無鑷移稅監。稅監雖怒而無以難也。卽走郎襄以避先生。辛丑孟春三司宴稅監。陳奉兵舉炮思洩怒於先生。百姓聚而噪之。奉黨鈎其聚者殺傷百餘人。先生因疏奉不法九大罪。奉亦疏阻撓國課。惡語相加。詔遂逮先生下鎮撫司獄。三楚之民叩闕鳴冤。哭聲震地。上不爲省。先生在獄四年。與同事司李何棟如華珏講學不輟。甲辰始出。卒於家。先生師事鄒南阜。其拘幽書草皆從憂患之際。言其得力棟如字子極。號天玉官至太僕寺卿。亦講學於廣陵。則先生之傳也。

卷二十五

南中王門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咸南元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於後。其無語錄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元。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薦龍谿失貴。溪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州南元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爲歸安令。讀論學緒書。始契於心。遂通書受學。爲會於安定書院。論學者千聖之學。不外於心。惟格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在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卽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啼公案。南元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爲害不淺。龍谿爲之愧謝。南元談學。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辰進士。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其軍。因束修爲弟子。擢爲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鏞。大學士張孚敬。下詔獄。會審。鏞執筆。南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減戍赦歸。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州人。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緒山與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卽曉曉然空持金鍼。欲以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亦阻之矣。後官山東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爲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廣西副使。學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是。不執於見。卽曰虛。不染於欲。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沈龍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

參議師事受軒。受軒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畿。盡往從之。於是古林又師南野龍谿。在閩建養正書院。在靳黃建崇正書院。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胸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南左參政。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以龍谿主之。式祕圖楊珂之間。非俗吏也。蕭彥號念渠。戶部侍郎。諡定肅。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幹字以寧。號拙齋。仕至陝西布政使。師緒山。龍谿。水西講會之盛。蕭氏之力也。戚袞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谿。龍谿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虛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外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通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辨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爲志。聞識不可以爲知。格式不可以爲守。志益定。業益精。其及人益廣也。張榮字士儀。號本靜。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卽能了了。夜聞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曰：便當爲之。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爲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山。龍谿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功。以萬物一體爲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貴州參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寧人。廣州府同知。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

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爲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樸。以爲率真者。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姚汝循字敘卿。號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知州。近溪嘗論明德之學。鳳麓舉曰。說云。德猶鑑也。匪磨弗昏。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聞之。遂有省。浸浸悟入。有妄子以陽明爲詬病。鳳麓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殷邁字時訓。號秋溟。留守衛人。歷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遊。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慾編。姜寶字廷善。丹陽人。歷官南禮部尙書。受業荆川之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督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南中王門學案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會

黃省會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解通爾雅爲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巖參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母老遂罷南宮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贄爲弟子時四方從學者衆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卽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浹重襟謂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廬理過恆視坎途門人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題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谿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抵轅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哂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然文體竟自成一未嘗承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探之問道錄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爲未發之中本體澄然而無人僞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僞爲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卽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未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爲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周銜字道通，號靜菴，常之宜與人。正德庚午舉，授萬安訓導，知應城縣。以耳疾改邵武教授。陞唐府紀善，進長史而卒。年四十七。陽明講道於處，先生往受業，繼又從於甘泉，謂湛師之體認天理，卽王師之致良知也。與蔣道林集師說爲新泉問辨錄，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斂衽推讓。呂涇野、鄒東廓咸稱其有純雅氣象。當時王湛二家門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長，先生獨疏通其旨，故先生死而甘泉歎曰：道通真心體受以求實益，其異於死守門戶以相營而不悟者遠矣。

### 周靜菴論學語

仔心爲爲學之要，知恥爲入道之機。○學以成身而已，其要只在慎獨。博約知行，皆慎獨工夫內事目也。○凡學須先有知識，然後力行以至之，則幾矣。○講學須腳踏實地，敬義夾持，此爲己規模大略。夫君子之學，終日終身，只此一事，蓋理不外乎一中，卽吾中正之心是已。無事時，戒慎照管吾中正之心，而常存有事時，亦只戒慎。凡事循吾中正之心，而不雜，是謂敬義夾持。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學者知不可須臾離，又何患腳踏不實乎。○日用工夫，亦是立志，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今於無朋友相講之時，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接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更多也。○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墜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墜於無，方得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

纔不會差。○事上磨鍊。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疑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正學不明已久。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若其人果能立志決意。要如此學。已自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

明經朱近齋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直隸靖江人。貢爲江西新城丞。邑人稱之。從學於陽明。所著有參玄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其語尤西川云。格物之見。雖多自得。未免尙爲聞見所格。雖脫聞見於童習。尙滯聞見於聞學之後。此篤信先師之故也。不若盡滌舊聞。空洞其中。聽其自融而覺。如此得者。尤爲真實。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途徑堂室。萬世昭然。卽此可以觀其得矣。

語錄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董實夫問心卽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是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卽理者。以其充塞氤氳謂之氣。以其派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無所倚著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隕然。其氣之最旄者。歟。稍精則爲日月星宿風雨。

山川又稍精則爲雷電鬼怪草木花蘂。又精而爲鳥獸魚龜昆蟲之屬。至精而爲人。至靈至明而爲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爲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爲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精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爲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本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哀。時此真樂也。○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乎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未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留者光陰也。不能暫留甚爲可惜。學不講。自失爲人之機。誠爲可恥。自甘無恥。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惟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旁。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



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於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內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參同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煨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是在是○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粧綴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銅意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動情勝不能從也○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

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爲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爲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思無爲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以敬爲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漸流於支離。故先師明問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爲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便可見戊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衆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安。卽不忍爲人。無善可爲。只不可爲惡。有心爲善。善亦惡也。

### 尤西川紀聞

近齋說陽明始教人存天理去人欲。他日謂門人曰。何謂天理。門人請問。曰。心之良知是也。他日又曰。何謂良知。門人請問。曰。是非之心是也。○近齋言陽明云。諸友皆數千里外來。人皆謂我有益於朋友。我自覺我取朋友之益爲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講聚。所以此中日覺精明。若一二日無朋友。志氣便覺自滿。便覺怠墮之習復生。近齋說陽明逢人便與講學。門人疑之。歎曰。我如今譬如一個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喫與不喫。都讓他一讓。當有喫者。○近齋說陽明在南都時。有私怨陽明者。誣奏極其醜詆。始見顏怒。旋自省曰。此不得放過。掩卷自反。俟其心平氣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久之。真如飄風浮靄。略無芥蒂。自後雖有大毀謗。大利害。皆不爲動。嘗告學者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

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無入而非學也。○近齋說陽明不自用。善用人人有一分才也。用了再不錯。故所向成功。○近齋曰。昔侍先師。十友自言覺工夫不濟。無奈人欲間斷。天理何師。曰。若如汝言。工夫儘好了。如何說不濟。我只怕你是天理間斷。人欲耳。其友茫然。○近齋解格物之格。與陽明大指不殊。而字說稍異。予問。會就正否。近齋歎曰。此終天之恨也。○近齋曰。精斲一理。精上用功。他日舉似。則曰。本無精斲。○近齋曰。三年前悟知止爲徹底爲聖功之準。近六月中病臥。忽覺前輩言。過不及與中。皆是汗漫之言。必須知分之所在。然後可以考其過不及與中之所在。爲其分之所當爲中。也。無爲也。不當爲而爲者。便是過。便是有爲。至於當爲而不爲。便是不及。便是有爲。

恭節周訥谿先生怡

周怡字順之。號訥谿。宣州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愈甚。杖闕下繫錦衣衛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斛山劉晴川三人。未彌月。上爲箕神造臺。汰宰熊浹極言不可。上怒罷浹。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內殿災。上於火光中。恍惚聞神語。令釋三人者。於是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常少卿。所上封事。刺及內侍。出爲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復入爲太常。隆慶三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四。蚤歲師事東廓龍谿。於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印證。不喜爲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於道者也。

尤西川紀聞

訥谿說陽明一日早起看天。欲有事。卽自覺曰。人方望雨。我乃欲天晴耶。其自省如此。○訥谿說東廓講

學京師。一士人誚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東廓曰。如子所言。固亦有之。然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不服堯之服。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愧服。○訥谿謂司訓邵西林曰。子憤士之不率教。乎。譬諸津濟。遊人喧渡。則長年三老。艤舟受直。擇可而載。若野岸舟橫。客行不顧。則招招舟子。豈容自己。凡教倦。卽是學厭。○西川問學曰。信心。○思不出位。是不過其則。○西川有所疑。億曰。莫猜度。○士有改行者。西川謂初念未真。曰。不然。惟聖罔念作狂。君子小人。何常之有。○當此世界。若無二。三子。未免孤立無徒。

#### 因對

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楯。日有數人監之。喟然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臥坐有楯。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而始知檢也。

####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其鑒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先生爲考功時。竄龍谿於察典。論者以爲逢迎貴溪。其實龍谿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谿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願導源於此。豈可殞哉。

#### 薛方山紀述

古之學者。知卽爲行事。卽爲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爲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物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爲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陰陽之氣。凝者爲石。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硜窒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附會無不至矣。○時之汙隆。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授之故典。○薛文清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此崔後渠夢中所得之言。○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嘉靖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劾方士邵元節。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歷寧波通判。保定同知。四川贛州僉事。副使。以忤相嵩。拾遺免。先生篤信象山陽明之學。其言格物。卽所以致

知慎獨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己。無暴卽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學之所以易簡也。先生曰。古今學術至於陽明漸爾昭融。天不假年不能使此公縷析條分以破訓誥之惑。用是學者雖略知領悟而入之無從。區區不自量妄意欲補其缺。會集所聞總成一書名曰心學淵源。冀傳之來世以俟知者。竊按陽明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去其事親之不正者以歸於正。事親之物格而後事親之知至。先生之格物以感物爲格。不能感物是知之不致。陽明以正訓格。先生以感訓格。均爲有病。何不以他經證之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毋自欺良知也。好惡物也。好惡至於自慊則致之至於物矣。不忍堂下之牛。良知也。舉斯心而加諸彼則致之至於物矣。蓋至於物則此知纔非石火電光。所謂達之天下也。此正致之之法。與擴充同一義耳。格當訓之爲至。與神之格思同。二先生言正言感。反覺多此一轉。所致者既是良知。又何患乎不正不感乎。

薛畏齋文集

陸子之學在先立其大。朱子之學在居敬窮理。學者若能存先立其大之心而務朱子之功。則所謂居敬者。居之心也。所謂窮理者。窮之心也。則朱陸合一矣。○論道者須精且詳。精則理透。詳則意完。如惟精惟一之語。更建中建極一貫性善。數聖賢發明而理始徹。豈非精耶。又本之以六經輔之以四子。而意始完。然則精與詳。信乎不可缺一也。若孟氏以後。歷千年而有象山有陽明。可爲精矣。而享年不永。不獲有所著述。以示後人。雖欲詳不可得也。至於朱子字字而議。句句而論。可謂詳矣。然改易大學。而以格物爲窮

物之理。集義爲事。事求合於義。則與義襲而取者何以異耶。循此而求之。雖欲精亦不可得也。○致知格物之說。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有明善誠身之論。所謂明善。卽致知也。所謂誠身。卽誠意也。雖不言感物。然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乃其驗處。卽格物也。至子思傳之孟子。則述師傳而推言之。而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則格物之爲感物。彰彰明矣。夫不能感物者。必其知有未致。致有未盡也。故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反之者。致之也。此之謂致知在格物。○釋氏之說。心使人離垢。明心。其意未嘗不善也。然不知心。卽是理。理不離事。而過用其意。至欲遠離事物以求心。則其勢必至於反性情。滅人倫。爲一切襲取之法。認其所謂漠然無情者爲心。至於中庸精微之妙。茫無所知。而誤以幻天地。絕人道者爲事。知者所宜原其意以通之。而約其過甚者以歸於中。亦歸斯受之之意也。○或問存心致知有分乎。曰致知乃所以存心也。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查鐸字子警。號毅齋。寧國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入爲刑科。給事中。爲新鄭所不喜。參議山西。劾歸。復起分守河東。有妖似獮。言人禍福。癸惑一方。先生下教逐之。妖輒遁去。轉廣西副使。致政歸。先生受業於龍溪緒山。墨守致良知宗旨。故陽明之言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先生言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其義一也。然意有未盡。蓋良知卽是乾知。物卽是坤作成物之物。天之生意。乃其知也。此生意遍滿兩間。然不著土。則空無所寄。亦如野馬。網緼。旋吹旋散。故必乾坤合德。然後能四時行。百物生。所以曰

坤作成物，人稟大始之氣。此良知也。苟不凝之於物，只在想像恍惚之中，但謂之弄精魂而已。此致知之必在格物，而後能有諸於己也。先生亦言乾知即良知之真體，坤作即良知之實用。然良知必從格物而後成體，彼石火電光，豈可執以爲體乎。

查毅齋先生集

學問須要歸根，與天地相似。天地之化，雖流行不息，然其凝寂者，未嘗不在。故天之斗柄，地之潮汐，四時之節候，萬物之榮悴，分毫不差。試於定盤鍼驗之理論，和風麗日，迅雷烈風之時，子午之向，未嘗少差。此可見天地之寂體，此體人人俱足。雖酬酢萬變，而其寂然者常存。所謂主靜立人極也。無窮事業，皆從這些子中流出。此學所以須從混沌立根也。○人心之體，只是寂感陽也。剛也。仁也。皆感之體也。陰也。柔也。義也。皆寂之體也。此機原從混沌中來，無前無後，無內無外，無精無筭，能悟此意，則即寂感存，即感寂存。功夫本體，當下俱是。○吾人一身，不是塊然一物，通身莫非靈氣，自身之所主謂之心，自心之所發謂之意，自意之明覺謂之知，自知之應感謂之物，其實總是一身分疏指出。○或謂天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索，講求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真心之所發也。真心所在，當考索者，自會考索，當講求者，自會講求，皆所不廢。若當考索而不考索，當講求而不講求，便非良知。○格物者，循其良知之發，擴充之以極。其至內之念慮覺識，外之視聽言動，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不使有一毫之虧蔽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就月將，自有不容已者。○良知與知識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識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惡者也。如石中有火，擊石火出，神觸神應，一



毫人力不得與焉。卽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知識則火從石中出，後延燒燎原，此二者之辨也。○文成在時，親往其門者，先生曰：「只一知字，尙無下落，至於致字，且休說起。此致字，卽孟子擴而充之充字。此充字，不是充之於天下，乃由一偏而充之於全體，須一偏之動處，深造究竟，廓然全體，火然泉達，皆指此幾之不息處。」○問：「情識與良知，既別，陽明先生以知善知惡是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爲情實，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也。情識者未必不從知來，既離其根，而善惡自混，其去知也遠矣。」○學者有守一念之明以爲功者，此常惺惺法也。靜時得力，動卽茫蕩，爲其有內外之分也。不知此靈原無內外，原無動靜，乃吾人之真體。卽道心之微也。既見此體，則天地萬物自不爲礙。惟此一靈，獨往獨來，一切感物，惟以此靈應之，色色俱是見在全無倚傍。○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出，見此中色色俱有帝則，不待安排，不俟學慮。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戒懼原是本體覺悟，而不戒懼，則所悟者猶是虛見，戒懼而非覺悟，則戒懼者猶是強制。○吾人本來真體，原無分於寂感，惟真體在我，則無感時雖寂然不動，自是心意盎然，卽寂而感在也。有感時，雖應務紛紜，自是條理安妥，卽感而寂在也。若只是寂感上調停，則有事時易落於俗，無事時易落於空矣。○乾知卽良知之真體，坤作卽良知之實用。○龍德不可爲首，如寒暑往來，循環無端，將以寒爲首乎？暑爲首乎？故三統迭建，子丑寅皆可爲首，正見其無首處。本義言陽剛不可爲物先，非也。○天命之性，能生萬有不與萬有作對，故謂之獨。卽此心之靈是也。此心之靈，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謂之獨知。只是此靈作主，不忘有事之謂。知慎獨卽是良知時時不忘有事，不爲氣習所蔽，卽是致良知。○太極

生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卽在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卽在萬物之中。不是別有一物懸虛在於某處。則吾心之良知可知矣。吾人日用應感。雖千變萬化。此心之明體。不爲情遷。不爲境易。此虛寂之體。原不出應感之中。雙江念菴提出歸寂之說。性體本寂。又何事歸。未免頭上安頭矣。○易謂極深研幾。不是幾前更有深處。只是吾人從發後。認幾爲氣習所隔。見得幾淺。故須極深。深只是銷去習氣。則真體自露。靈機自顯。今人認幾從發後看。又從念頭初動處看。皆非慎獨真脈。○大學知止。此止字卽易所謂止其所也。止豈有定所。至善卽吾人天命之性。此知字非言語可接。非思索可得。是自心自證。此心從天命來。原是止的。雖千變萬化。吾之性體終不能遷動。但吾人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若時時刻刻從良知作主。久之始信性體原是不動。○夫神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萬神一神也。惟得形而附其實。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則形亦神之所生也。世人不知此心原是神明不測。種種從形上起念。故神反爲形役。不得靈透。惟認得此神。時時委順於神。不有我攙其間。則神自靈透。不昧。自圓動不拘。其出之自我者爲神功。及之天地人物處爲神化。皆神之所爲。非我也。○譬之石中有火。擊石火出。人但見擊出之火。不知火原蘊於石中。擊出之火有起滅。石中之火無起滅。若是擊出之火。猶是真體。間不容髮。今人多從延燒燎原處認火。雖亦是火。離根遠矣。故元神識神。雖是一個。但有體用之別耳。○蒙諭凡有習氣。皆是意見未忘。誠是。但意見固不可有。至於默識本來。時時保任。則不可無此體。從無始以來。不與諸有作對。雖不離日用應感。實與應感無與。此中原無格式。何所依做。原無好醜。何所揀擇。卽有習氣。亦從此而銷。雖知尙屬意見。舍此無可用力。但不令住於所見而已。○吾人日用應感。莫

非天則但精神消散每多忽漫然其存其散此心之靈未嘗不覺貴在因其所覺而凝聚之此心之覺處即謂之復纒覺即知凝聚不至流散即謂之娠○人心之靈皎如白日天理人欲毫不容掩雖爲氣習所蔽纒一反求即得本心如浮雲翳日貞明之體終不可易此知體也在致知而已致知者自念慮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此知之貫徹即謂之格物○吾人患在分心與事爲二見若視心是事視事是心凡事之委曲調停正是心之盡處稍分二見即起厭煩心矣○人之言慎獨者多自善惡既分之後善求必爲惡求必去功夫已晚得力稍難須自善惡未分之前虛體上保住此體原不離應感自有炯然不昧處此即所謂良知也○仙家所謂結胎豈真有形亦只精神凝聚即謂之聖胎○功夫全在未發之中上用性原在於穆吾心之主宰亦是常靜無一念之起性原是不已吾心之流行亦是常應無一息之間此心空空洞洞原不著事然此意綿綿密密常若有事如此久久習熟舊染氣習漸忘真性漸露自然獨見本來面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各有天地各各有萬物即如庶人以一家爲天地以一家之人爲萬物若庶人性情不中不和喜怒哀樂發得過當即一家天翻地覆人皆不安此即是不位育推而一邑至天下又可知矣○易謂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也此即周子主靜之意吾人日用只知順去不知逆返故多離根若良知作得主宰時時用不離體此用逆之學即主靜意也

卷二十六

南中王門學案二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也嘉靖乙丑會試第一授武選主事丁內艱起補稽勳調考功以校對實錄改翰林編修不欲與羅峯爲緣告歸羅峯恨之用吏部原職致仕皇太子立選宮僚起爲春坊司諫上常不御朝先生與念菴浚谷請於元日皇太子出文華殿百官朝見上太怒奪職爲民東南倭亂先生痛憤時艱指畫方略於當事當事以知兵薦之起南部車駕主事未上改北部職方員外先生至京即陞本司郎中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以爲禦島寇當在海外鯨背機宜豈可懸斷華屋之下身泛大洋以習海路敗賊於崇明沙陘太僕寺少卿右通政未上翟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先生方勦三沙賊江北告急方以三沙付總兵盧鏜而擊賊於江北敗賊姚家蕩又敗廟灣幾不能軍先生復向三沙賊遁至江北先生急督兵過江蹙之賊漸平會淮揚大禔賑饑民數十萬行部至秦州卒於舟中庚申四月一日也年五十四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已有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學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召龜山徵士處士也論者尙且原之況於先生乎初喜空同詩文篇篇成誦下筆卽刻畫之王道思見而歎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襲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涌出無意爲文而文自至較之道思尙是有意欲爲好文者也其著述之大者爲五編儒編左編右編文編稗編是也先生之學得之龍谿者爲多故言於龍谿只少一拜以天機爲宗以無欲爲工夫謂此心天機活物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惟順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握而自運矣成湯周公坐以

待旦。高宗恭默三年。孔子不食不寢。不知肉味。凡求之枯寂之中。如是艱苦者。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絕。是天機流行。不得不如此著力也。先生之辨儒釋。言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澹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故儒佛分途。只在天機之順逆耳。夫所謂天機者。卽心體之流行不息者是也。佛氏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嘗不順。逆與流行。正是相反。旣已流行。則不逆可知。佛氏以喜怒哀樂。天地萬物。皆是空中起滅。不礙吾流行。何所用銷。但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而無萬殊。懷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而行。脈絡分明。一本而萬殊。先河後海之水也。其順固未嘗不同也。或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佛氏未嘗不萬殊。然佛氏心體事爲。每分兩截。禪律殊門。不相和會。威儀細行。與本體了不相干。不可以此比而同之也。崇禎初。謚謫文。

荆山論學語

近來談學。謂認得本體。一起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識見而已。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與張士真。○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搖動。而後可謂之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苦拘束。然人知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任情佚宕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與陳兩湖。○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

心裏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爲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洒脫。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洒脫。在辨之而已。兄以爲洒脫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洒脫。非二致也。與蔡子木○近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舍，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渾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卻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卻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爲有物，則何覩何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持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舍，如養珠抱卵，不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道者，絕歎其難也。與王道思○嘗驗得此心，天機活物，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與之感，只是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爲感也。所以爲寂也。天機卽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立命在人人，只立此天之所命而已。白沙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於感，非真感矣。○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此真心也。非妄心之謂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強把捉矣。其向本無知，欲知其向，則強猜度矣。無時卽此心之時，無向卽此心之向，無定體者，卽此心定體也。答雙江○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答張甬川○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

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爲靜。則真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兄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臥以待心志之定。卽此便有欣羨。畔授在矣。請且無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輾轉往來不窮之中。試觀此心如何。其應酬輾轉與閉關獨臥時。還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爲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兄更於此著力一番。有得無疑。不惜見教也。答呂沃州。○近會一二方外人。見其用心甚專。用工最苦。慨然有歎於吾道之衰。蓋禪家必欲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必欲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兩者皆假不得。惟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故爲其道者。皆可假托。溷眼。自誤誤人。竊意當時聖賢用心專。而用工苦者。豈獨百倍方外人之修鍊而已。必有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者。而世人乃欲安坐而得之。以其世間功名富貴之習心。而高談性命之學。不亦遠乎。與念菴。○當時篡弑之人。必有自見己之爲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爲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卽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卽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於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爲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奸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以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也。答姪孫。○慈湖之學。以無意爲宗。竊以學者能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相盪於太虛。不惟不足爲太虛之障。而其往來相盪。乃卽太虛之本體也。何病於

意而欲掃除之。苟未悟本心，則其無意者，乃卽所以爲意也。心本活物，在人默自體認處，何如不然，則得力處卽受病處矣。答南野。○世間伎倆，世間好事，不可挂在胸中，學之滲漏多，正兜攪多耳。昔人所以絕利一原，不如是，則不足以收斂精神而疑聚此道也。答胡青岸。○近來學者病痛，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玄妙之語，文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鬪機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爲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默然無說，坐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回真實，力行一路，乃是一貼救急良方。答張士宜。○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開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於聞見聲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覩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卽在於覩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中庸輯略序。○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爲。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一毫人力參乎其間也。學者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卽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有患此心之無著，而每存一中字以著之者矣。不知心本無著，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



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掉。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紛擾也。明道語略序。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唐鶴徵字元卿。號凝菴。荆川之子也。隆慶辛未進士。選禮部主事。與江陵不合。中以浮躁。江陵敗。起歷工部郎。遷尙寶司丞。陞光祿寺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歸起南京。太常與司馬孫月峯定妖人劉天緒之變。謝病歸。萬曆己未年八十二卒。先生始尙意氣。繼之以園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道術。其道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無不究極。而繼乃歸之莊生逍遙齊物。又繼乃歸之湖南之求仁濂溪之尋樂。而後恍然悟乾元所爲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萬生生不已之理。真太和奧窔也。物欲不排而自調。世情不除而自盡。聰明才伎之昭灼。旁蹊曲徑之奔馳。不收攝而瑩然無有矣。語其甥孫文介曰。人到生死不亂。方是得手。居常當歸併精神一路。毋令漏洩。先生言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性。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此數言者。從來言心性者所不及也。乃先生又曰。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爲聖爲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則此言尙有未瑩蓋。此氣雖有條理。而其往來屈伸。不能無過。

不及。聖賢得其中氣。常人所受。或得其過。或得其不及。以至萬有不齊。先生既言性是氣之極有條理處。過與不及。便非條理矣。故人受此過不及之氣。但可謂之氣質。不可謂之性。若以之爲性。則只言氣是性。足矣。不必言氣之極有條理處是性也。無乃自墮其說乎。然則常人有氣質而無性乎。蓋氣之往來屈伸。雖有過不及。而終歸於條理者。則是氣中之主宰。故雨暘寒燠。恆者暫而時者常也。惟此氣中一點主宰。不可埋沒。所以常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其權歸之學矣。

桃溪劄記

鶴徵避暑於桃溪。偶校先君子所纂諸儒語要。寄吳侍御叔行。入梓時。有觸發處。隨時記之。以請於同志。幸有以正之也。

乾元所生三子。曰天曰人曰地。人何以先於地也。地坤道也。承天時行。不得先天也。故後則得主。先則迷矣。人卻可先可後者。故曰御天。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世人皆謂天能生人。不知生人者。卻是統天之乾元耳。人生於乾元。天地亦生於乾元。故並稱之曰三才。○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後又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何也。人與天並生於乾元。乾元每生一物。必以全體付之。天得一個乾元。人也得一個乾元。其所得於乾元。絕無大小厚薄之差殊。中庸後面言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天與文王。毫髮不差。特在天名之曰不已。在文名之曰純耳。非其本來之同。文王之純。安能同天之不已哉。然惟天則萬古不變。而人不皆文也。人不皆文。且以爲天非人之所可及矣。故告之曰。在天爲命。在人則謂之性。其實一也。故曰天命之謂

性。欲知人之性。非知天之命。不能知性之大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示人以盡性之則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時時看此樣子也。孟子亦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斯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生生不已。皆此也。乾元也。太極也。太和也。皆氣之別名也。自其分陰分陽。千變萬化。條理精詳。卒不可亂。故謂之理。非氣外別有理也。自其條理之不可亂。若有宰之者。故謂之帝。生之爲天。則謂之命。以乾坤之所由不毀言也。生之爲人。則謂之性。以吾心含此生機言也。天率是命而運。則謂之天道。人率是性而行。則謂之人道。借道路之道以名之也。人以爲斯理。斯道。斯性。斯命。極天下之至靈。非氣之所能爲。不知舍氣。則無有此靈矣。試觀人死而氣散。尚有靈否。○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古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觀製字之義。則知之矣。心中之生。則性也。蓋完完全全。是一個乾元。托體於此。故此方寸之虛實。與太虛同體。故凡太虛之所包涵。吾心無不備焉。是心之靈。卽性也。詩書言心不言性。言性不言心。非偏也。舉心而性在其中。舉性而心在其中矣。蓋舍心。則性無所於宅。舍性。則心安得而靈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始兼舉而言之。實謂知得心中所藏之性。而盡之。乃所以盡心也。非知性。則心又何所盡耶。其不可分言益明矣。試觀人病痰迷。心竅則神不守舍。亦一驗也。○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知乾元之生生。皆此氣。而後可言性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

爲聖爲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凡可以學而矯之者。其氣皆未甚偏。至於下愚不移。斯偏之極矣。全以其困而終不能學也。孔子謂之相近。亦自中人言之耳。上智下愚不與也。然要之下愚而下。則爲禽獸。爲草木。乾元生生之機。則無不在也。他不能同。好生惡死之心同也。蓋以乾元之氣無非生也。○乾之象曰。各正性命。九五之文言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則所謂各正矣。然則雖聖人在上。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亦豈能使禽獸草木之靈同於人。亦豈能使下愚之同於上。智哉。則已不害其爲各正矣。○世儒爭言萬物一體。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化育。不明其所以然。終是人自人物。自物自物。天地自天地。自我自我。勉強湊合。豈能由中而無閒。須知我之性全體是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無不是這性。人物之性。有一毫不盡。天地之化育。有一毫不參贊不來。即是吾性之纖毫欠缺矣。則知盡人物贊化育之不容已矣。○人見中庸。遽言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似是盡己性。外別有盡人物之性。而盡人物之性。外仍有參贊之功。不知盡人物之性。乃所以自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卽所以參贊化育。蓋緣吾人除卻生人生物。別無己性。天地除卻生人生物。別無化育。故至誠盡得人物之性。方是自盡其性。卽是贊化育矣。○何謂盡人性。盡物性。俾各不失其生機而已。故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聖人於盡人物之性。以自盡其性。未嘗時刻放過。然子貢說起博施濟衆。聖人卻又推開了。曰。堯舜其猶病諸。蓋聖人能必得己。所可盡處。而不能必得時位之不可必。博施濟衆。非有加於欲立欲達之外也。必須得時得位。乃可爲之。合下只有一個立人達人之心而已。○惟易標出一個乾元來。統天。見天之生生有個本來。其餘經書只說到天地之化育而已。蓋自有天地。

而乾元不可見矣。然學者不見乾元，總是無頭學問。○孔子舍贊易之外，教人更不從乾元說起。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及諸門弟子，猶不能解，直欲無言。孔子總是善誘說來，只是孔子的與學者絕無用處。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其教也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翼之，皆所以使之自得耳。爲學爲教，舍自得別無入路。欲自得，舍悟別無得路。孔子之無言，乃所以深言之也。晦菴先生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不知其用字不同耳。伊尹之先覺後覺，則覺卽悟也。聖門之生知學知困知，則知卽悟也。卽後儒之所謂察識，亦悟也。豈可以用字不同而論其有無哉。○聖人到保合太和，全是一個乾元矣。蓋天下之物，和則生，乖戾則不生。此無疑也。乾元之生生，亦只此一團太和之氣而已。人人有此太和之氣，特以乖戾失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其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然則中節卽是和，與人同卽是中和。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所謂與人同，所謂中節也。然則求復其太和之氣，豈在遠哉。亦自其與人相近者察之而已。○自古聖人論學，唯曰：心曰性曰命，並未有言氣者。至孟子始有養氣之說，真見得盈天地只有一氣。其所謂理所謂性所謂神，總之是此氣之最清處，清便虛，便明，便靈，便覺。只是養得氣清，虛明靈覺，種種皆具矣。然所謂養者，又非如養生家之養也。以直養之而已，必有事焉。所謂養也，正忘助皆暴也。害也。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所謂直也。然非可漫然得養也。須要識得，然後養得。其識法，則平旦之氣是也。蓋氣原載此虛明靈覺而來，養之所以使氣與虛明靈覺仍舊混然爲一，不失其本來而已。○盈天地間只有此氣，則吾之氣卽天地萬物之氣也。吾之性卽天地之命，萬物之性也。所以天地自天地，我自自我，物自物。

者我自以乖戾塞其流通之機耳。以直養則未發。即是中。已發即是和。吾之氣吾之性。仍與天地萬物爲一矣。故曰塞乎天地之間。故曰保合太和。吾之氣吾之性。至與天地萬物爲一。此所謂純亦不已。尙何仙佛之足言。○仁生機也。已者形骸。卽耳目口鼻四肢也。禮則物之則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則人之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何莫非此生機而生我者。卽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何以不相流通。必待於克己復禮也。人惟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之失其則。斯有所間隔。非特人我天地不相流通。雖其一身生機。亦不貫徹矣。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苟能非禮勿視。目得其則矣。非禮勿聽。耳得其則矣。非禮勿言。口得其則矣。非禮勿動。四肢得其則矣。各得其則。則吾一身無往非生機之所貫徹。其有不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者乎。生機與天地萬物相流通。則天地萬物皆吾之所生生者矣。故曰天下歸仁。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則歸仁之驗也。○致知致曲之致。卽孟子所謂擴而充之矣。然必知皆擴而充之。不知則所擴充者是何物。故致知在得止之後。致曲在明善之後。皆先有所知而後致也。知卽明德也。此知豈曰人所本無哉。情識用事而真知晦矣。卽有真知發見於其間。無由識矣。故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非悟非自得。何由知哉。然徒曰致良知而未識所謂良知者何狀。幾何不認賊作子也。○東萊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則陽明先生之致良知。前人旣言之矣。特格物之說。真如聚訟。萬世不決何歟。亦未深求之經文耳。論格物之相左。無如晦菴陽明二先生。然其論明德之本明。卒不可以異也。私欲之蔽而失其明。故大人思以明其明。亦不可以異也。則格物者明明德之首務。亦明明德之實功也。陽明以心意知爲物而格之。則心意知不可謂物也。晦菴謂事事物物而

格之。則是昧其德性之真知。而求之聞見之知也。涑水有格去物欲之說。不知物非欲也。近世泰州謂物。物有本末之物。則但知身爲本。天下國家爲末之說。皆可謂之格物。皆可謂之明明德乎。必不然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則凡言物。必有五官矣。則節格也。格字之義。以格式之。訓爲正格式。非則而何。要知物失其則。則物物皆明德之蔽。物得其則。則物物皆明德之用。既灼見其所。謂明德而欲致之。以全其明。非物物得則。何以致之。孔子告顏子之爲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格物之功也。視聽言動。悉無非禮。則五官各就其明矣。明德尙何弗明哉。此所謂物格而知至也。中庸或生而知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性也。生而知安而行。是率性之謂道也。學而知困而知。求知此性而率之也。舍率性之外。別無道。舍知在之外。別無學。學知困知者。較之生知。只是多費一倍工夫。於未知之先耳。及既知之後。與生知各具足矣。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世謂生知不待學。故朱夫子於凡聖人。好古敏求。好學發憤。皆以爲謙己誇人。非也。知而弗行。猶勿知也。卽曰安行。在聖人自視。未嘗不曰望道未見。未嘗不曰學如不及。卽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亦學也。蓋行處卽是學處。特視利與勉強者。能出於自然耳。不可謂非學也。○遵道而行。卽是君子深造之以道。不至於自得。卽所謂半途而廢也。然自得亦難言矣。深造以道。可以力爲。自得不可以力爲也。卽有明師。亦惟爲勞來匡直。輔翼以使之而已。不能必之也。有言下卽得者。有俟之數年而得者。有終身不得者。有無心於感觸而得者。有有心於參求而得者。有有心無心俱不得者。及其得之也。師不能必其時。必其事。己亦不能必其時。必其事也。學者須是辨。必得之志。則無不得者矣。○盈天地之間。只有一氣。惟橫渠先生知之。故其言。

曰太和所謂道。又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願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宋人惟以聖人之好學爲謙。已誨人。遂謂生知無學。後來宗門更生出一種議論。謂一悟便一了。百當從此使人。未少有見。輒以自足。儒爲狂。禪爲狂禪。不知自凡民視之。可使由不可使知。行似易而知難。自聖人視之。則知猶易而行之。未有能盡者也。故曰堯舜其猶病諸。蓋斯道之大。雖極於無外。而中則甚密。無纖毫滲漏。倘有滲漏。則是有虛而不滿之處。不足以爲大矣。故中庸曰。優優乎大哉。言其充足之爲大也。非學之密其功與之俱無滲漏。何以完吾之大乎。聖人之勉焉。曰有孳孳。死而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皆此意也。學其有止息乎。此子貢請息。而孔子告之以死也。○孟子旣曰持其志。又曰無暴其氣。似掃性宗之學。旣曰勿忘。又曰弗助。長似掃命宗之學。孟子時。佛法未入中國。已豫爲塞其竅矣。至於勿助。長人皆謂卽是義襲。然孟子之自解曰。助之長者。揠苗者也。揠苗者。斷其根者。夫義襲誠有害。然何至斷根。憬然悟。幡然改。則根本自在矣。獨以爲揠苗爲喻者。自老氏御氣之說。以至玄門之煉氣。皆是也。蓋惟是則將氣矯揉。造作盡失本來。雖有人與說破直養之道。念頭到處。依然走過熟路矣。奚復能直養哉。此所以爲斷根也。○管登之嘗分別學有透得乾元者。有只透得坤元者。此千古儒者所不能道語。亦千古儒者所不可不知語。透得坤元。只見得盡人物之性。是人當爲之事。猶似替人了事。惟透得乾元。纔知盡人物之性。是人不容不爲之事。直見了自己事。○少時讀孟子告齊宣好貨好色之說。以爲聖賢教人。點鐵成金手段。及今思之。乃知是單刀直入。不著絲毫處。與孔子欲立欲達。只換得一個名目。蓋舉得個與百姓同之一念。便是民之所好好之矣。○學莫嚴於似是之辨。故中庸聖經之下。首別君



子小人之中庸。孟子七篇之將終，極稱鄉愿之亂德，則夫孔子誅少正卯之行僻而堅等語，猶是可非可刺，未足爲似也。直至非之無非，刺之無刺，則其似處，真有不以言語名狀分別者焉。得不感世誣民也。故孔子於老子謂之曰猶，孟子於鄉愿謂之曰似，皆春秋一字之斧鉞也。然真實自爲之人，反之吾心，自有炯然不可昧者。○古稱異端者，非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異也。端卽吾之四端耳。蓋吾之四端，非可分而爲道者也。其出本於一源，其道實相爲用，見之未審，執其一曰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矣，則非惟其三者缺焉，而莫知卽其所見之一，亦非吾之所謂一矣。焉得不謂之異乎。楊氏之始，豈不自以爲仁，卒至無父而賊仁，莫大焉。惟其不知吾之四端不可分而爲道也，至於無忌憚之小人，則與君子均，窺其全矣。惟窺其全，則以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無復顧忌。天地惟吾所上下，民物惟吾所顛倒，而不得以拘曲之見繩之。卒之與君子分背而馳，遂有君子小人之別。正由不知莫見，莫顯之後，有慎獨之功也。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聖學之真脈也。○大學取於正心，孟子曰：勿正心，何也。正謂養氣則已，正其源矣。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非自誠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誠之也是正心者，好惡之正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與人相近，則好惡幾於正矣。氣得其養，則無時非平旦之氣，無時非好惡之正矣。尙何有正心之功也。此所謂正其源也。苟氣之失養，而徒欲正心，則以心操心，反滋勞擾，心安可得而正哉。○余訓慎獨之獨，爲不與萬法爲侶，至尊無對，非世儒所謂獨知之地。或曰：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說，亦不可廢。余因反復思惟，乃知終不然也。傳者引曾子十目十手之云，則旣喫緊，破此見矣。小人正謂念之初發，人不及知，可爲揜飾，故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

揜之。不知其念發時。已是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君子已見其肺肝矣。藉令一念之發。好善不如好好色。惡不如惡惡臭。則十目十手亦已指視。即欲挽回。必不可得。且既欲挽回。則視之。小人之著善。相去幾何。反之此心。亦必不慊。故所稱獨者。必是萬感未至。一靈炯然。在大學即明德之明。在中庸正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於此加慎。乃可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節耳。於此而不慎念之發。如弩箭既已離弦。其中不中之機。安得復由乎我也。○一切喜怒哀樂。俱是此生機作用。除卻喜怒哀樂。別無見生機處。○一切喜怒哀樂。正是我位天地育萬物的本子。故曰大本。大學以好惡貫孝弟慈。故以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語證之。中庸以喜怒哀樂貫子臣弟友。故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證。○中庸一書。統論性體。大無不包。其實際處。全是細無不滿。所以成其大。大無不包。天命之謂性。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也。既已知得時。工夫卻在細無不滿處做。故云君子之道。費而隱。自夫婦之與知與能。以至天地鬼神。至繁至賾。莫非吾性體中。一毫滲漏不得者。蓋凡爲乾元之所資始。則莫非吾性之所兼該。其大非是空大。實實填滿。無有纖微空隙。方是真大。故既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觀優優蓋充足。而且自餘。其大斯無一毫虧欠耳。不然。少有虧欠處。便是大體不全矣。始知學人見地。尙有到處行。願真難得滿。聖賢一生。兢兢業業。履薄臨深。皆只爲此。彼謂一悟便一了百當。真聖門中第一罪業也。○孔子語學。曰約禮曰復禮。禮是何物。即易所謂天則。詩所言物則也。蓋禮之所由名。正謂事事物物皆有一個恰好至當處。秩然有序。而不可亂處。所謂則也。恰好至當之處。便是天理。人心之至。天理。人心之至處。安得不約復。此

安得非仁。○善解博文約禮之說。無如孟子。其言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添卻詳說二字。便有歸約之路矣。何者。說之不詳。則一物自有一物。一事自有一事。判然各不相通。惟詳究其至當恰好處。豈復有二乎哉。世謂博即是約。理無後先。恐未究竟。○中庸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正是獨處。正是未發。故曰。人所不見。若省之念發時。則十目所視矣。安得尙言不見也。知微之微。正是莫顯乎微之微。猶非獨體。蓋惟其知微之不可揜。故於微之先求無惡耳。○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先生謂。即是鳶飛魚躍氣象。又云。會得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魄。白沙先生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潑。計襍孟子一口打併出來。千古以爲直道上。乘妙語細釋之。猶在活潑潑地。潔淨淨窠臼。未是孟子血脈乾元體段也。○平旦之氣。一念未起。何以好惡與人相近。正所以指明獨體也。惟是一念未著好惡。明德之明。炯然暫露。乃是大學知體。中庸性體。能好能惡。能哀樂。能喜怒哀之本。於此得正。所以好惡與人近。○人身之氣。未嘗不與天通。只爲人之喜怒哀樂。不能中節。則乖戾而不和。遂與太和之氣有間。隔果如孟子所謂直養。於本分止。不加一分。不減一分。則一身之氣。卽元始生生之氣。萬物且由我而各正性命。天地且由我而參贊矣。氣至於此。死生猶晝夜一闔一闢而已。

卷二十七

南中王門學案三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甫周歲，女奴墮之智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之任，道墮括蒼嶺，衣絀於樹，得不死。登嘉靖癸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張羅峯欲去孔子王號，變像設爲木主，爭之不得，黜爲延平推官。移浙江提學僉事，晉副使。視學江西，諸生文有顏苦孔之卓語，先生加以橫筆，生自此出。楊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卽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登第，未嘗學問，謹謝教矣。聞者服其虛懷。召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講。居憂，除服起國子祭酒，擢禮部侍郎。改吏部，久之，以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廬撰青詞。京師戒嚴，召對頗枝柱，分宜口上多用其言，分宜恨之。中於上，先生贊玄恭謹，上怒亦漸解。加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滿考，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少傅。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宜請幸南城。南城者，英宗失國時所居，上不悅。先生主建萬壽宮，令其子瑤閱視，當於上意。進少師，分宜之勢頗絀。亡何而敗，進階建極殿，自分宜敗後，先生秉國成，內以揣摩人主之隱，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益有所發舒。天下亦頗安之，而與同官新鄭不相能。世宗崩，先生悉反其疵政，而以未命行之四方，感動爲之泣下。新鄭以爲帝骨肉未寒，臣子何忍倍之。衆中面折之，在朝皆不直新鄭。新鄭遂罷。穆宗初政，舉動稍不當人，心者先生皆爲之。杜漸宮奴不得伸其志，皆不悅。而江陵亦意思先生，以宮奴爲內主而去。先生去而新鄭復相，修報復，欲曲殺之，使其門人蔡春臺、國爵爲蘇松副使，批其室家。三子皆在縲，納先生乃上書新鄭，辭甚苦。新鄭亦心動，未幾新鄭罷。三子皆復官。天子使行人存問先生，年八十矣。明年卒，贈太師，諡文貞。聶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爲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

丑甲寅爲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爲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南京來。復推先生爲主盟。仍爲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先生之去分宜。誠有功於天下。然純以機巧用事。敬齋曰。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故無論先生田連阡陌。鄉論雖黃。卽其立朝大節。觀之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也。諸儒徒以其主張講學許之。知道此是回護門面之見也。

存齋論學語

親親仁民愛物是天理自然。非聖人強爲之差等。只如人身雖無尺寸之膚不愛。然卻於頭目腹心重。於手足皮毛爪齒漸漸輕。遇有急卻濡手足。焦毛髮以衛腹心頭目。故此是自然之理。然又不可因此就說人原不愛手足毛髮。故親親仁民愛物總言之。又只是一個仁愛也。○人須自做得主起。方不爲物所奪。今人富便驕。貧便諂。只爲自做主不起。○程子云。既思卽是已發。故戒謹恐懼。人都說是靜。不知此乃是動處也。知此則知所用力矣。○爲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放倒下去。便自睡著。此非有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既立。纔可加培溉。百凡問學。都是培溉底事。若根不立。卽培溉無處施耳。○凡爲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非笑。直至冒刑辟而爲之。此其故何哉。只爲於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爲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也。○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一舉念便是放也。人之虛靈。應感無方。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己上著力。世

儒乃欲深居默坐。自謂主靜乎。○今人見上官甚敬。雖匍匐泥雨中。不以爲辱。及事父兄。卻反有意。情不甘之意。利欲薰心故也。○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及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若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克己二字。此醒酒方也。○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近有以知配天屬氣。行配地屬質。分而爲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凡地之久載而不陷。發行而不窮者。孰非氣之所爲乎。○默識是主。本講學是工夫。今人親師友。觀書冊等。是講學事。然非於心上切實理會。而泛然從事。口耳。必不能有所得。亦不能不忘。故孔子直指用功。主本處言之。非欲其兀然高坐以求冥契也。○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許多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物。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在上在下也。○有言學只力行。不必談說性命道德者。譬如登萬仞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處。非可瞑目求前也。除性命道德。行個甚麼。○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個理。但對父則曰孝。對君則曰忠。其用殊耳。故學先治心。苟能治心。則所謂忠孝時措。而宜矣。○人言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然謂之蹊徑。則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遠。迷之愈深。或至於榛莽荆棘之間。而漸入窮山空谷之內。去國遠矣。況能有至乎。故學須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大學絮矩。只是一個仁心。蓋仁則於人無不愛。上下前後左右。皆欲使不失所。故能推己以及之。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學者須豫養此心始得。

中丞楊幼般先生豫孫

楊豫孫字幼般。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考功主事。轉禮部員外郎中。出爲福建監軍副使。移督湖廣學政。陞河南參政。入爲太僕寺少卿。改太常。華亭當國。引先生自輔。凡海內人物。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者。無不輻輳其門。先生謝之。不得力。求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先生以知識卽性。習爲善者固此知識。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剛柔氣也。卽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習也。其剛柔則性也。或以爲氣卽性也。偏於剛。偏於柔。則是氣之過不及也。其無過不及之處。方是性。所謂中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而往而必返。其中體未嘗不在。如天之亢陽過矣。然而必返於陰。天之恆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或何造化乎。人性雖偏於剛柔。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其偏柔之處。未嘗忘剛。卽是中體。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則聖賢單言氣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留之爲疑惑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總坐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語。由是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而苟揚之說紛紛起廢矣。

西堂日記

古詩云。百年三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童兒戲豫。暗撤十年。稍亦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棘闈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夫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爲儒。就今觀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人登第。大概三四十歲。人方有一

二知向學者。古之學者。先學而仕。故兩得之。今之學者。既仕方學。故兩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肯勵朝開夕死之志。學到五六十歲。亦必稍別於流輩。奈何志之不立。恁地悠悠耶。○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纔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義。知天便知仁。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則未必有仁也。人之愛父母也。以其爲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故曰事天如事親。知得一本。則虞舜曾參。原無天人之別。訂頑正欲發此。又被解得分析。今人說孝。曷嘗知有本來。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也。去親愛父母。豈有徹上徹下之道。便做得成時。祇到得薛包王祥。更無進步。所謂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仁孝者。莫辨於此。○古初生民。大較與天相近。堯非親。桀非疎。人之不能分天。猶魚之不能離水也。故動必本天。言必稱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後人卻只往道上求。便覺與天稍隔一塵。沒世并道字不識。支離叢雜。日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謂禮樂爲顯。鬼神爲幽。肝肺爲內。耳目爲外。几席爲近。燕貂爲遠。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人之一身。卽理也。深愛己者。須先識己。識得在己。何暇奉人。今人爲不善。欲害人爲穿窬。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鄉黨之間。故爲人而冒爲之。其爲善者。不伎不求。亦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故亦爲人而強爲之。是善固爲人。而不善亦爲人也。孟子曰。人役。莊子曰。諛人。此輩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景。有何聲采。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祇爲世情束縛。不能理頭反己。理會性分。只是揀題選事。供奉他人耳目。竟與自家無干。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性無善不善。所謂人生而靜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張子曰。性未成則善惡徇。



是也。其有善者是繼之者也。所謂元者善之長。無對者也。性體空洞。何嘗有孝弟來。孝弟者善之有微而易見者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知善也。非知孝也。有知則有善。無知則無善也。是習之初也。由是而稍長。未有妻子而慕父母。是習於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慕妻子以慰父母。是習於不善以喪其善也。其習爲善者。固此知識。其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知識卽性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民可使由之。順帝之則也。不可使知之。不識不知也。民用智則不能由聖人以人治人。用智則鑿矣。夫久安之難起之易。聖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知爲明之也。○古之學者。必有宗。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孔子既沒。此時當立宗。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正此意也。時年長莫如子貢。學醇莫如曾子。然子貢又獨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亞子貢而學亦大醇。故門人多宗焉。使曾子稍能推之。則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陳孔子之業。則微言豈易絕哉。惟失此舉。其後子夏居魏。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漫無統一。闕里散後。諸賢再無麗澤之資。西河之人。疑子夏爲夫子。而荀況莊周。吳起田子方之徒。皆學於孔子。而自爲偏見。惟其無以就正之耳。漢時五經師傳最盛。有數百年之宗。彼經術耳。且以有宗而傳。我孔氏之道德。再傳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觀有若言行如魯論檀弓所載者。最爲近道。其論夫子出類處。比之宰我子貢。以聞見品題者。自別故家。語有古道之目。左傳有稷門之望。其沒也。魯悼公弔之。魯論一書。出其門人所記。爲萬世準繩。後世只爲四科無名。又被史記說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義。記者之詞。不達其意。遂與伊川象山有異同之說。不得列於十哲。今躋子張而誦。有若於東。庶反居原憲南容之下。豈禮也哉。必有能正之者。周公不之魯。次子世爲周公於畿內。共和是也。周之周召世爲三

公猶魯之三桓世爲卿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非謂文公且也。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喪。其妻哭之哀。母以爲子之好內也。而責之。子之好內。以訓其生則可也。若夫沒而哭禮也。蓋穆伯之喪。穆姜以有禮稱。然而皆枝葉也。居夫之喪。而往來於季康子之家。嘵嘵辨論。忘己之失。而撓婦之得。檀弓國語。皆喜稱之。豈草蟲卷耳之義。相君孟姜之節。爲非禮乎。且曰朝哭穆伯。後哭文伯。以爲有不夜哭之禮。夫寡婦不夜哭。以男子之殯。必於正寢。夜行不便。故輟以待旦。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古者哀至則哭。何朝暮之有。枝葉如此。本根之撥。可窺矣。○鄉飲酒爲賓興而舉。雖曰鄉飲。實王朝之禮也。故其樂歌。先王事後家事。始歌四牡。皇皇者華。鹿鳴。臣道也。次南陔。白華。華黍。子道也。次間魚麗。由庚。嘉魚。崇邱。南山。由儀。自臣道而推之。治國之事也。次合。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芣。自子道而推之。齊家之事也。至於鄉射。則州長所以演其鄉子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關雎以下而已。蓋臣子之簋仕。必有先公後私之心。然後有事。可做此聖人之意也。○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嘗有水。水流相禪。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見江河之多水。而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負舟充查。蕃魚長龍。爲世之需。池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留之。水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生之謂性。性卽氣也。言氣則不必言性。伊川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二性也。剛柔氣也。卽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皆性也。試以不善者言之。剛之惡。必爲強梁。而不爲陰。柔之惡。必爲陰。而不敢爲強梁。陰者習也。其不能互爲者。以其根於性也。使其人一旦幡然焉。則剛者必爲爽。而不敢爲縝密。柔者必爲縝密。而不能爲爽。固是亦性矣。故曰善惡皆天理也。○三代而上。體統正。論議明。不惟君子有所用。雖小人亦有用。性非

瓦礫雖小人亦有寸長可用。上有主張之者，則亦掩庇其醜，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醫巫，皆出義農。豈其自爲之算五行，嘗百草哉？亦衆人之能也。後世則不然，不惟君子無以展布，雖小人亦無以展布。彼小人者，雖無恁大見識，就其所蘊，亦必平生之志，欲有立於天下，但稅政之朝，踐徑不一，內以彌縫，婦寺之間，外以揣摩，人主之隱，精神心術，竭盡於此，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幾時能展布宿心之一二人？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爲志無不行，不知幾時行得一事。蓋其精力機巧，能使祿山攝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陽之命。然其心方內蠱君慾，外抗楊劍，晝夜之力，窮於踐徑，何嘗得少用其才？嗚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聖人其孰能之？○人畜羊豕豺虎，善惡至明矣。其所謂善惡，抑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己也而愛之，豺虎以其害於己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擇也。天之賦物，惟有生理，騶虞之不殺，豺虎之食人，總是率性。於人有何恩怨？但鳥獸不可與同羣，爲人計者，惟遠之而已。周公驅猛獸，程子放蠹，皆不殺之。此處須理會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爲人爲羊豕爲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則何以爲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豈惟愛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殺，聖人不戒殺。此處難著愛憎字。或曰：人之食鳥獸也，亦大之噬小，與余曰：大豈能噬小，鼠之食肉，鳥之啄牛，蠅蚋之食人，豈盡噬小哉？此理相循無端，人不能泥，泥則無易矣。○方長不折，非止愛物，只是養仁，不獨賢者有此心也。今人見折花，搖盞，便自不忍，及斬刈，合抱，就以爲當然了，無顧惜，其不忍之心，沒於見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 明儒學案

## 卷二十八

### 楚中王門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一派。自秦州流入。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尙少。道林開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同遊得山詩。王文明應奎。胡瑯鳴玉。劉獻德。重楊約。介誠。何鳳韶。汝諧。唐演。汝澗。龍起。霄正之。尙可放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惡可較哉。

金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闡齋先生元亨

### 楚中王門學案全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少而端嚴。盛暑未嘗袒裼。不信形家術。母歿。自擇高爽之地以葬。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授戶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爲四川僉事。與利除害。若嗜欲。有道士以妖術禁人。先生召之。術不復驗。寘之於法。陞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三所。曰正學。曰文明。擇士之秀出者。養之於中。而示以趨向。使不汨沒於流俗。龍場有陽明祠。置祭田以永其香火。湖廣清浪五衛諸生鄉試。去省險遠。多

不能達。乃增貴州解額。使之附試。尋告病歸。御史以擅離職守劾之。削籍。後奉恩例冠帶。閑住。先生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雲集。遠方來者。卽以精舍學田廩之。先生危坐其中。絃歌不輟。惟家祭始一入城。間或出遊。則所至迎請開講。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卒。年七十七。屬續時作詩曰。吾儒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先生初無所師授。與冀關齋考索於書本之間。先生謂大學知止。當是識仁體。開齋躍然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陽明在龍場見先生之詩而稱之。先生遂與關齋師事焉。已應貢入京師。師事甘泉。及甘泉在南雍。及其門者甚衆。則令先生分教之。先生棄官歸。甘泉遊南嶽。先生從之。彌月。後四年入廣東省。甘泉又八年。甘泉再遊南嶽。先生又從之。是故先生之學得於甘泉者爲多也。先生初看論語與定性西銘。領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三十二三時病肺。至道林寺靜坐。久之。并怕死與念母之心俱斷。一日忽覺洞然宇宙渾屬一身。乃信明道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始知向來領會。元是思索去。默識尙遠。向來靜坐。雖有湛然時節。亦只是光景。先生自此一悟於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以爲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自無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只就自心體認。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此氣充塞無絲毫空缺。一寒一暑。風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此生生變化。如何分得人我。又曰。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團太和。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智的是性。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

性。孟子卻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功夫到得勿忘勿助。卽便是此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是於此處見得。又曰二五之精。卽是理。無極之真。原是氣。無極之流行變易。便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神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先生既從一動一靜之間。握此頭腦。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者。聖賢戒慎恐懼。正是於此精一用處。卽是體和處。卽是未發之中。夫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於有無謂之神。先生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有起則有滅。縱極力體當。只在分殊邊事。非先生約歸理一之旨也。先生之論理氣心性。可謂獨得其要。而工夫下手反遠之何也。

桃岡日錄

人除卻血肉。只有這一片精靈喚做心。一動一靜之間。正是這精靈元氣本體。故心也者。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不當於心外更求知得此心者。又是何物。○只須在天命上立根。久則氣質自會融化。天命上立根。時時約氣質歸於一動一靜之間。卽氣質便是剛中柔中。無聲無臭幾矣。若只就氣質上強治。何時得他融化。○心亦是氣。虛靈知覺。乃氣之至精者耳。心纔喜。容色便喜。纔怒。容色便怒。此便見心與氣質通在。未嘗二也。○浩然之氣。與夜氣平旦之氣同。乃指精靈之心而言。○智崇是心體高明處。禮卑

是應用中庸處。智崇是理一處透徹。禮卑是分殊處停當。如釋氏見得本來是空，亦是智崇。卻外人偷日用，何處得禮卑。古今賢者，非無人偷日用處，用功有個禮卑。卻於大本處未能見得，便不是智崇。合智禮乃是性之中正處。中正乃可言天地合德，要之聖學與釋氏智原不同。釋氏只要見一個空，聖人卻是於空處見萬物一體，自身與萬物一例。所以此心便無所不貫。人偷日用，何處容增減一毫。故萬物一體之學，卽智崇便已。天下歸仁，卽禮卑，便是智之流行處，非有二也。○聖賢之學，全在好惡取舍上用力。隨所好惡取舍，此心皆不失其正，便是存養。○盈天地間有形之物，皆同此氣。此性生生之機，無物不可見。子思獨舉鳶魚以生生之機，卽其飛躍尤易見也。只順這生生之機，日用百爲，無非天聰明用事。○明道語游楊二子曰：且靜坐三字，極有斟酌。蓋謂初學之心，平日未嘗收拾，譬如震盪之水，未有寧時。不教他默坐，何緣認得此心。元來清淨湛一，能爲萬化根本。認出來時，自家已信得了。方好教他就動處調習，非是教人屏日用離事物做工夫，乃是爲初學開方便法門也。○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須是戒慎恐懼，知戒慎恐懼，防非窒慾，保守得這赤子時，愛親敬長一點真切的心，長在便自會生聰明睿智。日漸純熟，便自會由善信而美大，美大而聖神，充到萬物一體之極。如堯舜光被四表，亦只是元初愛親敬長真切的心，非有別心。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投之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不可不要傷害著他。須是十分愛護這根苗，便自會生榦生枝生葉生花實。及長到參天蔽日，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生意。曰：赤子之心，卽可云未發之中否。曰：未發之中，便已是寂然不動。赤子如何說得寂然不動，須是不失赤子之心，則便是未發之中。曰：工夫全在不失，上否。曰：不失卽是知戒慎恐懼。

時時在幾上覺。不然緣何會上達。曰朱傳似謂不失了此心。然後能擴充。以至於大。如何。曰擴充二字。本出孟子。只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擴充四端。便是致曲。便是慎獨。孔孟之學。至易至簡。○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須要善着。蓋其意謂剛柔合德者。乃天命之性。偏剛偏柔之性。乃其形而後有者也。善反之。則剛中柔中之性存焉。其曰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乃其言欠瑩處。故不可不善看也。後之儒者。但泥其立言之失。而不究其本旨。一誤百和。遂以爲真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若然。則氣質者。果非大和之用。而天命者。果超然於二氣五行之外乎。○凡看聖賢論學論義理處。須是優柔厭飲久之。乃能忽然覺悟。到忽然覺悟。卻全不假思索安排矣。強探力索。卽是邪思。何緣有見。惟用而不用。乃是正思也。○虛無寂滅。與權謀伯術。皆是墮在一邊。知有夜不知有晝。知有晝不知有夜。聖人從中道上行。故終日有事。實無一事。終日有爲。實未嘗爲。情順萬事而無情。此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忠恕是體用合一的心。聖人言心。皆是合體用處。皆要學者於幾上認心。卽用卽體。○心是人之神氣之精靈。知覺者也。命之曰心。本取主宰之義。心之活潑潑處是性。故性字從心。從生。指生生之心而言者也。○博文約禮。不是兩段工夫。總於念纔起動。而未形處。惟精惟一。則二者一齊俱致矣。禮是心之本體。文是感通燦然處。此物元是純粹至善。大學云。止至善。其實只在人止之耳。失其止。便如純陽之氣變而爲陰了。此便是惡。故周子揭無欲二字。爲聖功之要。非收拾此心。到得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處。不得言無欲。非無欲。卻何從見得性善。○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個太和。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如臯陶論九德。孔子所言。柴參師由。偏處自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知的是性。



慙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性。孟子卻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工夫到得勿忘勿助之間。即便。是此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於此處見得。苟韓諸子不知性。正由不知此一段學問工夫。如今只須用功。不須想像他如何。工夫到得真默處。卽識之矣。蓋氣一分殊。卽分殊約歸動靜之間。便是本體先儒卻以善惡不齊爲氣質性。是理無不善。是氣質外別尋理矣。○言忠信。便該了靈明。言靈明。豈能該得忠信。今人喜說靈明。把忠信只當死殺格子。忠信是甚麼。譬之水無絲毫泥滓。十分澄澈。便喚做忠信。世間伶俐的人。卻將泥滓的水。一切認作靈明。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稷自无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謂之命。謂之道。謂之誠。謂之太極。總是一個神理。只就自心體認。便見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問所當然。所以然之說如何。曰。只一個心。千事萬事。總皆變化。又何顯何微。只形色便是天性。○心無時不動。獨正是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是也。聖賢戒慎恐懼。正是於此處精一。此處精一卽用處。就是體和處。就是未發之中。○六經竝不會空空說聖人之心。如何樣子。都在事上見他。心上面着然。下面塊然。中間萬象森然。我此身卻在空處立著。這空處是甚麼。都是氣充塞在無絲毫空缺。這個便是天。更向何處說天。知眼前這空是天。便知極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渾是一個空。一個天。無中邊無遠近。亦便知眼前一簾一幕。風雨露雷。我此身耳目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一個空。生生變化。世人隔形骸。分爾汝。隔

藩牆分比鄰。見得時。便是剖破藩籬。卽大家已登堯舜孔子禹臯顏孟路上行矣。何由見得收攝此心。到獸處。卽是天聰明。便照破矣。故曰盡其心。則知性知天。○磨礱細一番。乃見得一番。前日不認得是過處。今日卻認得是過。○見得理一。又須理會分殊。不獨理會分殊。非聖門之旨。見得理一。一言亦恐未盡。學者若真實默識得此體。只要存更無事。一片廣大的心。自然做出無限精微。○四時行。百物生。萬古是。如此。這便是於穆不已。卽萬物觀之。發生一番。便又收斂。收斂一番。便又發生。何曾一暫止息。這於穆不已。是甚麼。是元氣如此。故元氣者天之神理。先儒謂陰陽是氣。所以然者是理。陰陽形而下。太極形而上。謂有氣別有理。二之矣。○問何以五性感動。遂有善惡。曰。人生而靜以上。純粹至善。觀四時行百物生。豈容更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便已非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理本體。便隨所稟。剛柔不齊。分數發出來。所以有慈祥巽順。懦弱無斷。邪佞嚴毅。正固猛隘。強梁許多不同。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然神理本體。元只是無而已。善學者約其情。以復於中。則剛柔之氣。皆變而復於中。聰明睿知。中正仁義。出矣。○無欲卽是盡心。盡心是謂心無虧欠。心無虧欠。方說得心在二五之精。卽是理無極之真。元是氣無極之真。流行變易。便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成男。坤道成。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矣。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此圖書言不盡言之深意。○有問主靜者。寂。恐落空者。曰。似賢輩。且落空亦不妨。○戒慎恐懼之念。時時不息。不待言行事見。而後有謂之前定。定卽誠也。○戒慎恐懼。乃是定時一點真念。所謂主宰者便是。

孝廉冀開齋先生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號開齋。楚之武陵人。陽明誦龍場先生與蔣道林往師焉。從之廬陵。踰年而歸。正德十一年，湖廣鄉試，有司以格物致知發策。先生不從朱註，以所聞於陽明者爲對。主司奇而錄之。陽明在贛，先生又從之。主教濂溪書院。宸濂致書問學。陽明使先生往答之。濂談玉籍之略。先生味昧。第與之論學而已。濂拊掌謂人曰：人癡一，至是耶！一日講西銘。先生反復陳君臣之義。本於一體。以動濂。濂大詫之。先生從容復理前語。濂曰：此生大有膽氣。遂遣歸。濂敗，忌陽明者欲借先生以陷之。逮至京師，榜掠不服。科道交章頌冤。出獄五日而卒。在獄與諸囚講說，使囚能忘其苦。先生嘗謂道林曰：贛中諸子，頗能靜坐。苟無見於仁體，稿坐何益。觀其不挫志於艱危，信所言之非虛也。癸未，南宮發策，以心學爲譏。餘姚有徐珊者，亦陽明之門人，不對而出。先生之對與徐珊之不對，一時兩高之。而珊爲辰州同知，侵餉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人。羞稱之。所謂蓋棺論定者非耶。

卷二十九

北方王門學案

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穆元菴既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爲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異，不必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卽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

文簡穆元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宏山先生後覺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北方王門學案全

文簡穆元菴先生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號元菴山東堂邑人宏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除簡討爲劉瑾所惡調南京禮部主事瑾敗復官歷司業侍講春坊庶子學士太常寺卿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簡陽明主試山東取先生爲第一初習古文詞已而潛心理學其論學云古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願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耶又云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又云性中無分別想何佛何老臨卒時有到此方爲了事人之僞蓋先生學陽明而流於禪未嘗經師門之煨煉故陽明集中未有問答乃黃秦泉遂謂雖陽明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非薄宋儒旣寃先生而陽明豈非薄宋儒者且寃陽明矣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也

教諭張宏山先生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號宏山，山東茌平人。仕終華陰教諭。蚤歲受業於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王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近溪、穎、泉、官、東郡爲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大先生。開水西講席之盛，就而證其所學。萬曆戊寅七月卒，年七十六。其論學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曰：良卽是知，知卽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懲懲，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堆山填壑，愈難愈遠。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山東茌平人。隆慶辛未進士，知昌黎縣。歷大理評事，職方郎中，致仕。起刑部主事，尙寶寺丞，少卿而卒。年六十五。先生少授毛詩，至桑間濮上，不肯竟讀，聞邑人張宏山講學，卽往從之。因尙書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鄒聚所周，訥溪官其地，相與印證，所至惟發明良知，改定明儒經翼，去其駁雜者。時唐仁卿不喜心學，先生謂顧涇陽曰：仁卿何如人也？涇陽曰：君子也。先生曰：彼排陽明，惡得爲君子？涇陽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先生終不以爲然？許敬菴嘗訪先生，益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茅舍倍之，敬菴謂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先生大指以心體本自澄徹，有意克己，便生翳障，蓋真如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宏山謂良卽是知，知卽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師門之宗傳固如是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說，不煩

造作。動念卽乖。夫良知固未有不現成者。而現成之體。極是難認。此明道所以先識仁也。先生之論。加於識仁之後。則可。若未識仁。則克己之功。誠不可已。但克己卽是識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仁體絲毫不清楚。便是不善。原憲之克伐怨欲。有名件可指。卽是出柙之虎兇。安可相提而論哉。

### 我疆論學語

心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內爲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時。地道曾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曾有一刻無事時。一刻無事。是槁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入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渣滓。尙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以小儒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誤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何日是清淨寧一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就多積者言耳。若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卽來則逐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曾子之學。一貫之學也。此曾子作大學之宗旨也。故析而言之曰修身也。正心也。誠意也。致知也。格物也。若名目之不同。合而言之則一也。何也。自身之神明謂之心。自心之發動謂之意。自意之靈覺謂之知。自知之感應謂之物。心意識知物。總而言之。一身也。正者。正其身之心也。誠者。誠其心之意也。致者。致其意之知也。格者。格其知之物也。

格致誠正。總而言之。修身也。道無二致。一時俱到。學無二功。一了百當。一貫之道也。○道有本門。路無多歧。會道以心。不泥文字間。性原有本。利原無根。端本澄源。則萬派千流。一清徹底矣。又何塵垢之染乎。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照

尤時照字季美。號西川。河南洛陽人。舉嘉靖壬午鄉試。歷元氏。章邱。學諭。國子學正。戶部主事。終養歸。歸三十餘年。萬曆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先生因讀傳習錄。始信聖人可學而至。然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師事劉晴川。晴川言事下獄。先生時書所疑。從獄中質之。又從朱近齋。周訥溪。黃德良。名。考。究陽明之言行。雖尋常聲效。亦必籍記。先生以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只於發動處用功。故功夫卽是本體。不當求其起處。濂溪之無極。而太極。亦是求其起處。爲談學之弊。堯舜之執中。只是存心。明道之識仁。猶云擇術。以白沙靜中端倪。爲異學。此與胡敬齋所言。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及晦翁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工夫。一也。靜中養出端倪。亦是方便法門。所以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總是存養名目。先生旣掃養出端倪。則不得不就察識端倪一略。此是晦翁晚年自悔。缺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者也。安可據此。以爲學的。先生言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爲非此說固非。然亦由當時學者。以情識爲良知。失卻陽明之旨。蓋言情識上。還有一層耳。若知良知爲未發之中。決不如此下語矣。

擬學小記

經疑 人情多在過動邊。此過。則彼不及。格物。只是節其過。節其過。則無馳逐。始合天則。故能止良知。本體。止乃見。○義理無窮。行一程見一程。非可以預期前定也。故但言致良知。天命者。本然之真。是之謂性。

無所使之無所受之。○前輩以不睹不聞爲道體。是不睹不聞爲道。而睹聞非道矣。下文何以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耶。竊詳此兩句。蒙上道字來。則所睹所聞者道也。戒慎不睹。欲其常睹。恐懼不聞。欲其常聞。俱是常存此心之意。獨字卽道字。慎字卽常睹常聞。道無隱見。無顯微。天地間只有此。故曰獨。莫非此。故曰獨。○凡物對立。則相形爲有二也。道一而已。卽隱無有見乎隱。顯卽微無有顯乎微。見顯隱微。物相有然道一而已。故謂之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旣云未發。豈惟無偏倚。卽不偏不倚。亦無可見。指其近似。但可言其在中而已。故中和之中。亦只是裏許之意。○道理只是一個。未發無形。不可名狀。多於下字影出之。如人以魄載魂。可指可明者魄也。所以多重下一字。忠心也。忠無可指。可指者信。與恕事與行也。皆就發用處說。○喜怒哀樂本體元是中和的。○莫非天也。冬至祀天。祀生物之天也。夏至祭地。祀成物之天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莫非天也。不言后土。非省文。○視吾以觀吾。由察吾安人。欲無所匿矣。以待人。便是逆詐億不信。○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卽一之萬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也。○執中之云。猶言存心也。堯之命契以教比屋之民。猶之與舜禹諸臣。都俞吁咈於廟堂者也。無二道也。後世學者。遂以存心爲常語。而以執中爲祕傳。豈心外有法。抑心有二法耶。○集義之集。從佳從木。說文鳥止木上曰集。心之所宜曰義。集義云者。謂集在義上。猶言卽乎人心之安也。君子之學。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卽乎此心之安而已。○擴充是去障礙。以復本體。不是外面增益來。○春秋不立傳者。凡春秋所書之事。皆當時人所共知。但傳說不同。隱微之地。爲姦雄所欺耳。夫子直筆姦雄之真蹟實情。而破其曲說。使天下曉然知是非所在。



而不可欺。而姦雄之計有所不能行。故亂臣賊子聞之而懼。○唐虞三代不知斷過多少事。或善或惡。可懲可勸。若必事事爲之立傳。何止汗牛充棟。聖人之意。正不在此。故曰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虛。春秋之作。何以異是。是非既明。亦隨過隨化。聖人之心固太虛也。○道理只是一個。諸子論學。謂之求精。則可謂別有一種道理。則不可。聖人之學。較之諸子。只是精一。亦非別有一道也。○道理不當說起處。若說起處。從何處起。便生意見。○一氣流行。成功者退。曰互根。是二本也。○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於發動處。用功未發動。自無可見。自無著力處。○天地萬物皆道之發見。此道不論人物。各有各分。覺卽爲主。則千變萬化。皆由我出。○道無方體。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爲色。學者各以聞見所及立論。而道實非方體可拘也。○聖人言工夫。不言道體。工夫卽道體也。隨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證。若別求道體。是意見也。○位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我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真我也。分殊卽理一。學者泛應未能曲當。未得理之一耳。○學術差處。只爲認方便爲究竟。○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細處。性分上欠真切。只因心有所逐。○意有所便。卽是利昏。情亦是利意所便也。○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人雖至愚。亦能自覺。不是。只不能改。遂日流於汗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賦稟。○萬物津液與河海潮汐。是一氣。萬物精光與日月星辰。是一象。象卽氣之象。氣卽象之氣。非有二也。潮汐隨日月。皆一氣之動也。不當分陰陽看。○學問是陶冶造化之功。若在陰陽五行上立脚。是隨物化也。○君子處盛衰之際。獨有守禮安命。是職分當爲。舍是而他求。皆無益妄作也。○格訓通解多。陽明格物。其說有二。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只要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

故曰格者正也。又曰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則事事  
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物格也。前說似專指一念，後說則並  
舉事物。若相反者，然性無內外，而心外無物。二說只一說也。愚妄意格訓則物指好惡，吾心自有天則學  
問由心，心只有好惡耳。頗本陽明前說，近齋乃訓格爲通，專以通物情爲指，謂物我異形，其可以相通而  
無間者情也。頗本陽明後說，然得其理必通其情，而通其情乃得其理。二說亦一說也。但曰正曰則，取裁  
於我，曰通則物各付物，取裁於我，意見易生。物各付物，天則乃見，且理若虛懸，情爲實地，能通物情，斯盡  
物理。而曰正曰則，曰至兼舉之矣。○好惡情也，好惡所在則物也，好之惡之事也。學本性情通物我，故於  
好惡所在用工，而其要則在體悉物我，好惡之情，蓋物我一體，人情不通，吾心不安，且如子不之父之情，  
子心安乎？子職盡乎？是以必物格而後知乃至也。○則字雖曰天則，然易流於意見，通則物各付物，意見  
自無所容，蓋才著意見，卽爲意見所蔽，便於人情不通，便非天則。天則須通，乃可驗，故通字是工夫。○物  
字只指吾心好惡說，是從天下國家根究到一念發端處。○雖師友之言，亦只是培植灌溉我，我亦不以  
此爲家當。○質疑學問起頭，便是落腳，只有意無意之間耳。卽今見在工夫，生死有以異乎？豈別有一  
著，必俟另說透也。○致知知止二義，只爭毫釐，以止爲功，則必謙虛抑畏，其氣下，以致爲功，則或自任自  
是其氣揚。雖曰同遊於善，而其歸遠也，只在意念向背之間。若知知止，則致卽止矣。○天理人情本非有  
二，但天理無可捉摸，須於人情驗之，故不若只就人情爲言。雖愚夫愚婦亦可易曉，究其極至，聖人天地  
有不能盡也。○日用常行間檢點，卽心所安行之不必一一古格也，其古格亦是當時卽心之所安之精

柏耳。○道理在平易處。不是古人聰明過後人。是後人從聰明邊差了。只此心真切。則不中不遠。○此志興起時。自覺不愧古人。更無節次。及怠惰。卽是世俗沿襲舊說。非講說則不明。若吾心要求是當。則講說卽是躬行。非外講說。別有躬行也。若果洞然無疑。則不言亦是講說。倘未洞然而廢講說。是鶻突也。○道理只在日用常行間。百姓日用。但不知不自作主宰耳。○問如何入門。曰。只此發問。便是入門。○心體把持不定。亦是吾輩通患。只要主意不移。定要如此。譬之行路。雖有傾跌起倒。但以必至爲心。則由我也。○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此處用工。○凡應酬面前。只一事無兩事。況萬乎。聖人得一故曲當。常人逐萬故紛錯。起於自私用智。○做工夫的卽是本體。○一向謂儒釋大同。老師却說。只爭毫釐。愚意不爭毫釐也。年來偶見無生要議。談空甚劇。忽悟云。無情毫釐爭處在此。○苟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則所以愛其身者。不容不至。而義理不可勝用矣。○心地須常教舒暢。歡說若拘。迫鬱惱必有私意隱伏。○人物自得處。俱是遊。如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是性之本體遊。而非此。卻是放失。私意憂惱。不爲樂事。○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此言自靜中端倪之說。啓之夫良知無始終。無內外。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此異學也。○陽明雖夙成其言。以江西以後爲定。○程子須先識仁之言。猶云先須擇術云耳。後人遂謂先須靜坐。識見本體。然後以誠敬存之。若次第然。失程子之意矣。○舍見在乍見。皆有之幾。而另去默坐。以俟端倪。此異學也。改過之人。不遮護。欣然受規。才有遮護。便不著底。○著龜無言。聖人開之。若非一體。何以相契。是故探蹟者探吾心之蹟。索隱者索吾心之隱。鉤吾心之深。致吾心之遠。審乎善惡之幾。謹於念慮之微而已。○著龜知吉凶。吉凶本善惡。謂吉凶在彼。善惡亦在彼乎。趨吉避凶。只爲善去惡而

已。○人情本然只是相親相愛。如忠君孝親敬兄友弟。刑家睦鄰。恤孤賑窮。是上愛下。下愛上。不得已而去惡。只爲保全善類。莫非仁也。若世人惡人。全是勝心。是亦不仁而已矣。○喪禮哭踊有數。主於節哀。爲賢者設也。人之忘哀。必有分心處。以致哀爲推極。非制禮之本意。○彼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固爲粗淺。而謂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者。亦爲無情。○謂春生秋成。則可謂春生秋殺。不可殺機。自是戾氣。非性中。所宜有。○葬埋之禮。起於其類有泚。則禍福之說。疑其爲無泚者設。猶佛氏之怖令。蓋權教也。彼之怖令。雖若近誣。猶能懼人於善。而此之權教。茫無理據。乃至陷入於惡。○解舜之深山野人者。曰身與野人同。心與野人異也。噫。使舜之心。果與野人異也。曷足以爲舜也。蓋野人之心。質實。舜心亦質實。無以異也。○王雲野云。陽明曾說譬如這一碗飯。他人未曾喫。白沙是曾喫來。只是不曾喫了。以下紀聞。○許函谷與陽明在同年中。最厚。別久。再會。函谷舉舊學相證。陽明不言。但微笑曰。吾輩此時。只說自家話。還翻那舊本子作甚。人常言。聖人憂天下。憂後世。故生許多假意。懸空料想。無病呻吟。君子思不出位。只是照管眼下。卽天下後世一齊皆在。○凡有所相。皆道之發見。學者能修自己職分。則萬物皆備於我。無極太極。只是此心。此真道之起處。不必求之深幽元遠也。○物各合其天則。乃止。不合天則。心自不安。不安不止。只因逐物。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人。由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稽勳。文選郎中。萬歷二十年。給事中張棟。以國本外譎。會兵科缺。都給事中先生推棟補之。上怒。譎先生雜職。西川旣傳晴川之學。先生因往師之。

凡所言發動處用功及集義卽乎心之所安。皆師說也。在都下與孟我疆相砥礪。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無弗同者。時人稱爲二孟。張陽和作二孟歌記之。罷官家居中丞張仁軒餽之亦不受。書問都絕宦其地者欲踪跡之而不得也。

論學書

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卽浩然之氣。浩然者感而遂通。不學不慮。真心之所溢而流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是故愛親敬長達之天下。怵惕惻隱保乎四海。愚不肖夫婦之與知與能。察乎天地者以此。君子居室言行之加民見遠。動乎天地者以此。其功在於必有事。其幾在於集義。集義者卽乎心之所安。不學不慮。感而遂通者也。時時卽心所安。是謂時時集義。時時集義。是謂時時有事。時時有事。是謂時時浩然。時時浩然是謂時時爲天地立心。是謂時時塞天地。緣天地間本如是。其廣大亦本如是。其易簡或者知氣塞天地而不求諸心。而不本之集義。心非真心。氣非浩然。欲希天地我塞難矣。心之發動處用工夫。只是照管不著。還是心之不定。○要將講說亦只是口頭語。又不能躬行。意欲不用講說。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楊東明號晉菴。河南虞城人。萬歷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歷禮科給事中。掌吏垣。降陝西照磨。起太常少卿。光祿寺卿。通政使。刑部侍郎。乞休回籍。天啓甲子卒。年七十七。先生所與問辨者。鄒南臯。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疆。耿天臺。張陽和。楊復所諸人。故能得陽明之肯綮。家居凡有民間利病。無不身任。嘗曰。身有顯

晦道無窮遠。遠覺窮則獨善其身之言有所未盡。其學之要領。在論氣質之外無性。謂盈宇宙間只是渾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先生此言。可謂一洗理氣爲二之謬矣。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糅。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爲性。其雜糅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往暑來。寒必於冬。暑必於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爲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爲理也。然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寒。夏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雜糅。偏勝。即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恆性。豈可以雜糅偏勝者當之。雜糅偏勝。不恆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質卽性也。第氣質之本然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釐之辨。而孟子之言性善。爲不可易也。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東林多以此爲議論。先生云。陽明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猶孔子之言無知。無知豈有病乎。此真得陽明之肯綮也。

晉菴論性臆言

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蓋氣猶水火。而理則其寒熱之性。氣猶薑桂。而理則其辛辣之性。渾是一物。毫無分別。所稱與生俱生。與形俱形。猶非至常歸一之論也。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人之所以爲聖爲賢者。此也。非理。

陸於清氣之內也。得氣濁者。理自昏暗。人之所以爲愚不肖者此也。非理殺於濁氣之內也。此理氣斷非二物也。正惟是稟氣以生也。於是。有氣質之性。凡所稱人心。惟危也。人生有欲也。幾善惡也。惡亦是性也。皆從氣邊言也。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卽所以爲理也。故又命之曰義理之性。凡所稱帝降之衷也。民秉之彝也。繼善成性也。道心惟微也。皆指理邊言也。蓋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夫一邊言氣。一邊言理。氣與理豈分道而馳哉。蓋氣者理之質也。理者氣之靈也。譬猶銅鏡生明。有時言銅。有時言明。不得不兩稱之也。然銅生乎明。明本乎銅。孰能分而爲二哉。人性之天較如此。如曰專言理。義之性。則有善無惡。專言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是人有二性矣。非至當之論也。○氣質之性四字。宋儒此論。適得吾性之真體。非但補前輩之所未發也。蓋盈天地間皆氣質也。卽天地亦氣質也。五行亦陰陽也。陰陽亦太極也。太極固亦氣也。特未落於質耳。然則何以爲義理之性。曰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然二者名雖並立。而體有專主。今謂義理之性出於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於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於醋。則可。謂醋出於酸。則不可。謂醋與酸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且氣質可以姓名也。謂其能爲義理。氣質而不能爲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字出於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恐宋儒亦不得而知也。○王陽明先生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史玉池作性善說。闢之。余乃遺玉池書曰。某往亦有是疑。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說。蓋指心體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

未起固無所謂惡亦何所謂善哉。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善惡。譬如鑒本至明而未臨於照。有何妍媸。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非言性之體也。今謂其說與告子同。將無錯會其旨歟。

問孟子道性善。是專言義理之性乎。曰：世儒都是此見解。蓋曰：專言義理。則有善無惡。兼言氣質。則有善有惡。是義理至善。而氣質有不善也。夫氣質二五之所凝成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二五原非不善之物也。何以生不善之氣質哉。惟是既云二五。則錯綜分布。自有偏勝雜糅之病。於是氣質有不純然善者矣。雖不純然善。而太極本體自在。故見孺子入井而惻隱。遇噉蹴之食而不屑。氣質清純者固如此。氣質薄濁者未必不如此。此人性所以爲皆善也。孟子道性善。就是道這個性。從古聖賢論性。就只此一個。如曰厥有恆性。繼善成性。天命謂性。皆是這個性。孟子云：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則又明指氣質爲性。蓋性爲氣質所成。而氣質外無性。則安得外氣質以言性也。自宋儒分爲氣質義理兩途。而性之義始晦。豈惟不知人無二性。而一物分爲兩物。於所謂義理氣質者。亦何嘗窺其面目哉。故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蓋氣質卽義理。不必更言義理也。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氣質可也。蓋氣質卽義理。不可專自爲氣質也。學者悟此。則不惑於氣質義理兩說矣。○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爲至善。如眼之明。鑑之明。明卽善也。無一善而萬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感動而爲善者。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則生。無感則無。無乃適得至善之本體。若有一善。則爲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體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爲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



心之體者。性主其靜。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今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說不去矣。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之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爲文。卽知求聖賢之學。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及知紹興府。文成方倡道東南。四方負笈來學者。至於寺觀。不容先生。故文成分房所取士也。觀摩之久。因悟人心自有聖賢。奚必他求。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先生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數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文成曰。昔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開稽山書院。身親講習。而文成之門人益進。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而執政者方惡文成之學。因文成以及先生也。先生致書文成。惟以不得聞道爲恨。無一語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文成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家居構澗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僭數子。教學此相將。

卷三十

粵閩王門學案

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今之著者。唯薛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弱冠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陽明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卽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自家上疏。請追崇興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越兼武英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諡文襄。薛尙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離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尙賢說之。遂稟學焉。後官國子助教。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遊。卒業於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爲文哀之。皇明書言誌墓非也。楊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爲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己意所得。反印可之。何鳴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竭才曷由見卓爾。竭才二字。希顏之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日孚。南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齎死詔獄。日孚愴敬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宏治乙丑進士。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爲御史。陽明在東

部因陳世傑請受學聞其說以爲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朝朔已病人勸其緩學曰夕死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莘以外無著者馬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聰死甯濠之亂子莘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爲古文陽明曰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爲非禮下獄削籍歸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今周謙齋先生坦

粵閩王門學案全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疏乞歸養從學王文成於贛四年而後歸十六年授行人丁母憂服闋入京聞文成訃會同南野諸子爲位而哭使山東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尋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議改孔廟從祀先生請增祀象山白沙允祀象山莊敬太子薨嗣位久虛先生私草一疏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已示其同年太常卿彭澤澤傾險人也時張孚敬夏言交惡澤方附孚敬欲借此以中言卽袖其疏私於孚敬曰儲事上所諱言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爲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先錄其稿進之於上白言與侃之謀如此姑勿發以待其疏入澤於是語先生曰張少

傳見公疏甚喜。可亟上。先生遂上。上大怒。逮至午門。會官鞫其主使。先生不服。澤微詞諷之。使連染於言。先生瞑目視澤曰。汝謂張少傅有意余言。趣我上之。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鉞黨孚敬。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鉞。遂罷訊。上復命武定侯郭勛。助大學士翟鑾。司禮監官及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重鞫。先生曰。以皇上之明。猶爲彭澤所欺。況愚昧如侃者乎。上乃出孚敬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冒嫉。著致仕。去澤遣戍。先生納贖爲民。行至潞河。遇聖壽節。參議項喬行禮舟中。有報喬者曰。小舟有服民服而具香案行禮者。不知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然。先生歸田。從遊者百餘人。十五年。遠遊江浙。會念庵於青原書院。已入羅浮。講學於永福寺。二十四年。始還家。門人記所聞曰。研幾錄。周海門。聖學宗傳云。先生釋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先生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按先生釋歸。在十年。陽明之卒。在七年。安得歸而復見之也。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虛。先生一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爲理在天地萬物。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爲己有。陽明以理在乎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循此一心。卽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萬物。而循之。是道能宏人。非人能宏道也。釋氏之所謂心。以無心爲心。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也。譬之於水。釋氏爲橫流之水。吾儒爲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水也。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錄。因先生去花間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蓋言靜爲無善無惡。不言理爲無善無惡。理卽是善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證道記。

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卽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靜。若心體無善無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嘗但指其靜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言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旣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旣釋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於學問之事。豈容與之辨乎。

語錄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離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卻去閑理會何益。○文王於羑獄庶慎罔敢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爲仗節死義之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道本家常茶飯。無甚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肯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卽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自目前進去。非別有神通。可啟慕者。世人好怪。忽近就遠。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孟子只說是心足。以王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白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玄渺。不外彝倫日用。卽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

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要知此理。人人可爲。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剛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一得永得。○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氣和。以忿生。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爲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爲天。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能有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寡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問古聖彙出。後來成仙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子申一貫之旨。一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尙謂且學貫。未可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爲繁艱。皆委心不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既不得其門而入。

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燦之。奈何有成。若佛以見性。仙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以易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蘊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也。○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聲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真體。若至寶埋地。誰知拾之間。爲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體。無涯限。若著個良知。亦是障。○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以自戾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爲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大游問治世。以何爲要緊。曰。只有這件要緊。世人事事要緊。只爲這件不要緊。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爲法。○王道卽是天德。卽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其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爲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

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無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子思戒慎恐懼工夫。聖人只道個敬。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個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爲一。無內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卽緝熙。但顧諟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內照。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所向有物。卽爲物縛。所存。有善。卽爲善累。○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卽是誠。卽是忠。信卽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上尋學舍之便。昏憤無用力處。○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爲主。旣栽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不讀時體貼充養。尤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爲主。心爲奴隸。做精務博。反爲心害。釋卷則茫然。均爲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後儒紛紛理氣之辨。爲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以心安心。卽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客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冉有說夫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問學須博求。



乃能有見曰。見個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開開垣壁。徹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爲未開未徹耳。舍此而言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聖賢之學。○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爲和一。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形影爲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着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簣。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殫鯨爲是則任鯨爲非。非過乎。○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是故捧檄而喜。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紂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閔天。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爲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揜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矣。以簞瓢學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罔常在。利罔常行。尊周非義乎。以其爲己則霸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爲而

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願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爲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乎。○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覺焉。去欲則勤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靜。無非具也。以言乎動。無非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爲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愍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慶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執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烏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戾易傳。孔子述古者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說。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禪。而必以勿虛爲學。則精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勿清矣。藩籬格忒。

足以掣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辨？曰：仙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漠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勿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勿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周坦號謙齋，羅浮人也。仕爲縣令，自幼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中離，出遊湖湘，維揚新泉，天真天關，以親講席。衰老，猶與徐魯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霾之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於下，爲復；內陽外陰，爲泰；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於泰則曰內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也。惟復則無妄，而剛來主於內矣。此內健之爲泰也。又云：不可於無喜怒哀樂，覺無聲無臭，只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臭所在。又云：瞑目靜坐，此可暫爲之心體，原是活潑流行。若長習，瞑坐局守空寂，則心體日就枯槁，非聖人之心學也。又云：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至謂靜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識得靜中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著。若謂靜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止修學案

見羅從學於鄒東廓。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而別立宗旨。不得不別爲一案。今講止修之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

止修學案全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南京兵部尙書諡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雲南按察使。金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蠻攻蠻之法。遣使入蠻。莫誘令合孟養襲迤西。殺緬之心。膺大朗長。緬酋遂攻迤西。孟養告急。先生命將士犄角之。土司大破緬於遮浪之上。叩闕謝恩。貢象二。以功陞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先生與諸生講學。諸生因形家言。請改參將公署爲書院。遷公署於舊學。許之事已定。參將米萬春始至。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卒爲亂。先生方視事。擁入逼之。守備王鳴鶴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爺。我殺汝。乃得免。事聞。先生闕住。而萬春視事如故。明年萬歷戊子。雲南巡按蘇瓊逢政府之意。劾先生破緬之役。攘冒蠻功。首級多僞。有旨逮問。上必欲殺之。刑部初擬徒。再擬戍。皆不聽。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刑部郎中高從禮曰。明主可以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蠻敗緬。不無開地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天子視奏。頗爲色動。長繫十餘年。發戍閩中。遂終於林下。先生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

之學已稍變其說。謂致知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體也。已變爲性覺之說。久之喟然曰。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也。於是拈止修兩字。以爲得孔曾之真傳。止修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上。此至善也。發之而爲惻隱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動之物。都向已發邊去。以此爲致。則且遠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也。然天命之真。卽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卽所謂身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過一點簡提。斯修之工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鋪。四者何病。何所容修。苟病其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身爲本。而修身之法。倒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倒歸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爲本之本。合而爲一。終覺齟齬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覓性。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仁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卽中也。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卽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爲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性體乎。猶非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以言性也。止修兩掣。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面。若單以知止爲宗。則攝知歸止。與鼎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鄰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爲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以知止。其實先生之學。以止爲存養。修爲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皇耳。許敬菴

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卻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分割爲己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喫緊沈著豈可平鋪放任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有言先生出獄成閩仍用督府威儀敬菴撫閩城外迎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豈待罪之體先生艷然曰迂闊蓋先生以師道自任不因患難而改不知者謂其不忘開府門面則失之矣

### 論學書

百步激於寸括燕粵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旨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嘗以爲合下的工夫卽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上徐存齋○捉定修身爲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歸自己既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時切簡照提撕管歸於則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啓卜度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耽延歲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著者正坐此病也答弟孟乾○精神兩字去

本體尙隔一層。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謂非孔子之語。今人動欲辨體。只爲一向以知爲體。故概以游揚活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也。嘗朱汝欽。○掣出修身爲本。齊家不作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答丁重甫。○大率一到發靈後。終日終夜。只是向外馳走。聞聲隨聲。見色隨色。卽無聲色在前。亦只一味思前付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性一步。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二步。反是。嘗李汝潛。○六經無口訣。每謂只有良其背一句。其實卽是知止。但大學說止善似止無定方。易說良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爲頑然不動之物。如宋儒之說。未足以盡良背之妙。因而指曰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免不了落於虛玄之見。予嘗看剝復兩卦。同爲五陰一陽。但陽在內能爲主。則陰無不從陽者。故爲復。陽在外不能爲主。則陰無不消陽者。故爲剝。知陰陽內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識剝復消長之機。而良背之理可求。良背者非專向後。只是一箇復。暫復爲復。常復爲良。晦翁云。自有人生來。此心常發。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良其背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內外兩忘。渾然執中氣象。此良背所以爲千聖祕密也。知止執中。蓋是一脈相傳。故程伯子以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容未感時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心薄萬物而無心矣。常止矣。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自然發皆中節。眞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人豈有三心。人知之。知其無三心。而虞廷授受。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別。須知有三者。心無三性。有三者用。無三性者。體此堯之命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危微者。以言乎其幾也。道心人心者。以言乎其辨也。惟精者何。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者何。正有慮於道

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常一常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湯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民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當之。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大學直將心意知物列在目中。歸本修身。歸止至善。意亦如此。獨所云道心人心者。似正審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爲而用正。爲其有不正而正之也。意何爲而用誠。爲其有不誠而誠之也。知物皆然。正而誠者。卽所謂道心也。不正不誠者。卽所謂人心也。但虞廷之所言者。略而大學之所列者。詳。頭面稍不同。致讀者未解耳。執字昭然。與止不異。蓋皆不是。影響卜度轉換遷移之法。魯陳汝修。○知卽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同用也。○陽明以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真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會之矩要。今致知二字。雖並列於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爲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卽致知。於用亦有未協。必欲略知本而揭致知。五尺童子。知其不可。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宗。曾氏所以獨得其宗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學。三省則修之。矩矱一貫則止之。淵源世之學致知者。既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致則一。失在於習陽明之熟。而不覺其信之深。於孔會反入之淺也。答董聲山。○三十年前。曾見一先輩。謂乾知卽良知。不覺失笑。乾主始物。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賢之解不謬。就令作知字看。亦如知府知州之類。謂乾知此事。卽乾管此事也。豈得截斷。乾知謂天壤間。信有乾知與良知作證。印乎。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截之。何以解之。此



眞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究事理之實。且不察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杜撰無端。可爲滋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既無。良知亦無有乎。曰。非然也。知一也。不可以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爲無爲判矣。則善不善之所由別。情固性之用。知亦心之發也。鄙所謂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之入井。知可矜憐。分別也。故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若以良知爲體。又曰。良知卽是天之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又將安所屬乎。若云。知卽是本。大學只合說知。知又安得說知本。若云。知卽是善。大學只合說知止。又安得說止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說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以謂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則不能修乎身也。豈可強心之用爲體。抑天之命爲知。困知記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日月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似朴。其理卻是大率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作對者。卽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畢竟愛行於親而敬行於長也。有分別卽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爲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宗。竅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如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與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不良。而亦無貴於良知矣乎。恐於理不盡也。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云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

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漫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於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別上求討。是欲以求不慮之名。而先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以知爲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體也。仁守者。當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蓋指能擇者爲知。而能守者爲仁也。不可便執爲實體也。智譬則巧。亦同此類。若必執智爲體。則所謂聖與仁者。又將安所屬乎。譬之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子言知性矣。又言知天矣。若脫卻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爲體。遺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爲體。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之爲駿也乎。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爲體。蓋知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爲宗。蓋知本亦不可爲宗也。惓惓善誘。一篇經文。定萬古立命之宗。總千聖淵源之的。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並列於八目之中。特揭修身。不復及心意知也。此豈無謂而然。無所見而爲是說乎。此其中真有千聖不傳之祕。而非豪傑之士。必欲纒往聖開來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乎斯義也。○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伊川先生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爲心體之見。晦菴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卽性可乎。仁爲生理。生理卽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名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爲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人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占有以公私辨儒釋者。有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清。卒未若本心本

天之論爲覆海翻蒼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專以知覺運動言性。謂之不會知性。此固章句士所熟聞而熟講者。乃獨於學問之際。欲悉掃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徇釋學之宗。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上。只是道得一個善字。就於發用之際。覘其善之條理於側隱也。而名其仁於羞惡也。而名其義於辭讓也。而名其禮於是非也。而名其智亦總之只是一個善而已。未嘗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仁無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準此。後儒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無善無惡者爲心之體乎。今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個白字。不可云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焉。本無汗也。只合道得一個清字。不可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知動後有之。告子學問非淺。只爲他見性一差。遂至以義爲外。何以明之。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爲性。正後儒之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關之。在後儒則宗之。在釋氏則謂之異端。在後儒則宗爲教本。唯鄙之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又玩而不信也。公者何。卽所云諸所論著者。無一而非聖學之真功。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會之心。要吾輩善學先儒者。有志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真功可也。而必併其所提揭者。不諒其救弊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據以爲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齋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心齋不易也。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雙江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雙江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廢陽明先生學聖之真功。則友朋間宜羣訾而議之矣。苟未廢學聖之真功。而獨議其所提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已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旨。

乎。而修身爲本。則非鄙人所獨倡也。常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貧子說金。入誰肯信。僕今日之謂也。僕少。有識知。亦何者。而非陽明先生之教之也。念在學問之際。不爲其私。所謂學公學公言之而已矣。求之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慎恐懼。要歸不視。不聞。昭昭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卻昭昭靈靈。亦無別可用以入止地之法門矣。攝知歸止。原是不不得已。而形容之語。易詞言之。卽是個攝靈歸空。攝情歸性也。但不可如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悟不得。則兩者俱成病痛。答朱鳴洪。○知常止。自能慮。不必更添覺字。本常立卽是敬。不必更添敬字。答顧維新。○本末始終括盡吉凶趨避之理。三百八十四爻。其所判吉凶趨避。有一不是。此知所先後者乎。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了本末始終之序。則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通是一個止法。此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者。吉先從本立宗。不至流到末上。只一到末上。卽神聖工巧。亦無有善著矣。答友。○一步躡身。卽走向玉皇上帝邊去。亦非是。蓋以我對上帝。則上帝亦未也。答徐清甫。○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爲主意。修爲工夫。原非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修詞。順理成章。而可以了卻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答李汝潛。○丁巳秋。侍東廓老師於清原會上時。講不善非才之罪。廓翁命某某曰。世間事。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此所以可諉罪於才。若夫爲子而不孝。爲臣而

不忠是所謂爲不善也。豈亦可云才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以不善之罪。誘之於才乎。○靈之體雖本虛。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發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故任靈則必至從質。從質則其流必至滅天。除卻返本還源。歸性攝知。別無可收拾之處。○學問之講。只在辨宗之難。宗在致知。則雖說知本。說知止。一切以知爲體。宗在知本。則雖用致知。用格物。一切以止爲歸。○主致知。是直以有睹聞者爲本體矣。以有睹聞者爲體。而欲希不親聞之用。恐本體工夫未易合一也。答。

有天地以來。此氣當運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晦翁此言。僕竊以爲至到之語。未有孤坐兀兀。寂然如枯木倚寒巖。無一生發者也。書云。惟天生民。無主乃亂。彼言雖爲命世者發。吾徒學問之方。豈不如是。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知得止。則不論動靜閑忙。自然常有事幹。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矣。○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余二十年前。卽不信之矣。故有致知者。致其知體之說。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者也。非知體也。辛酉之歲。又覺其非復爲性覺之說。今思之。總是鼠邊穴中。未離窠臼。陽明先生曰。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寂然不動。廓然而大公的本體。儘力推向體邊。其實良知畢竟是用。豈可移易。大率救敵補偏。陽明先生蓋是不得已。而爲說。已大有功於當世矣。今亦何煩更論。只學者入頭本領處。不得不當下討明白耳。問復書存翁有云。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蓋在致知。則以知爲體。在知本。則以知爲用。以致知爲宗。則所喫緊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爲宗。則所喫緊者。又當明本矣。肯信此學。直截從止上求。竅本地歸宗。無端更疊牀上之牀。架屋下之屋。則所云籠內之光。籠外之光。知覺之知。德性之知。與夫或以獨知爲良知。或以

獨之一字爲良知總屬閑談俱可暫停高閣倘猶未信斯言則烟波萬頃滅沒由君附贅懸疣疑團正結真令千佛禁口七聖皆迷豈予未學區區立語斯須所能判決舊答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訓解今之支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夫支離於訓解昔賢猶且憂之而况支離於心體乎此語真可爲痛傷者也儒者之論學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事事歸空事事歸實蓋直從立教開宗合下見性處便實直說到無聲無臭不覩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故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說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旣均則作善作惡亦等蓋總之非吾性之固有也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則以其只就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爲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入之作用亦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微稍分而道心人心截然若兩敵者乎卽此而觀則知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者也答徐清甫○纔說知本便將本涉虛玄纔說知止便爾止歸空寂纔說修身爲本卻又不免守局拘方狗生執有此學所以悟之難也答李思忠○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鄙人誠有是說亦因學不明本者故將格物懸空講之無有事實有不得已而爲之言其實合家國天下通爲一身自是萬物皆備固無煩於解說在家修之家在國修之國在天下修之天下亦自是一物當幾何所容其擬議云然者若有似於言之近工描畫支離亦恐漸遠本實落舊見解此鄙人所以不甚道也只實實落落與他掣出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修之卽所云格致誠正者一切並是實事實功豈不痛快簡易心無不正不必更動正的手脚有不正焉而修之卽

止之矣。意無不誠，不必更動誠的手脚。有不誠焉而修之，卽止之矣。知無不致，不必更動致的手脚。有不致焉而修之，卽止之矣。物無不格，不必更動格的手脚。有不格焉而修之，卽止之矣。是皆所謂格物也。致知也。然齊家也。齊其固有之家。治國也。治其固有之國。平天下也。平其固有之天下。非因齊治均平之事。至而後有是家國天下也。此吾所以謂之體。則萬物皆備也。然當其齊家也。不可二之國矣。當其治國也。不可二之天下矣。雖均平齊治之事。交至於吾前。而吾所以應之者。其當幾之際。畢竟只是一物而已。雖誠正格致之用。屢遷變動。不居若甚。無有典要。而究其當幾之際。吾所以格之者。亦畢竟只是此物而已。此吾所以謂之用。則一物當幾也。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可謂理不然乎。○癸亥前曾因讀易。偶有觸於本末始終之序。於時空學未明。知止之法。亦所未悟。只以易語強自支撐。謂安其身而後動。其身未安。寧可不動。易其心而後語。其心未易。寧可不語。彷彿十年來。乃近止地。止地稍固。作用處乃漸見輕省也。大率同一格物。以知本之旨用之。則一切皆已分事。以應務之心用之。則一切盡人分事。○聖人之知。要從止出。故必定靜安。而後貴其能慮。後世之學。先從慮上下手。知上无拓。此實本末始終之辨。○予學三十年矣。自省已躬。絕無有悟。願從予學者。學予之不悟可也。切不可虛誇作慕。大希高之想也。○答友人。○誰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走。則爲衆人之任情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爲君子之立極定命。○由仁義而行者。卽是本天路徑。由仁義而襲者。卽是本心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決不可以駐脚本天而動。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慮後事。而知不可云良矣。○須思命脈。只是一箇善訣。竅只是一個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說歸修身爲本。必要揭出修身爲本。必悟此而後止。真有入竅。

善真有諦當。乃不爲墮於邊見也。不然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豈不玄妙。少失分毫。便落捕風鑿塵。弄影舞像之中。依舊是辨體的家風也。答董尊山。○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發語也。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道贊語。而遺其實體者也。故談至善而專指爲無聲無臭者。亦猶是也。○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應之。善自存其中。以致知爲主腦者。是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宿者也。恐至命一脈。遂截然斷路。不復有歸復之期矣。答董尊山。○先儒謂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地萬物者。亦是喫緊爲人之意。要在善看。不然。天地萬物果撓己者。乎。等待己立。乃了天地萬物。乎。忘本。逐末者。狗人者也。誠不可爲知本。知有己。不知有人。了己者。自了者也。亦不得謂之知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說仁者之體。非說仁者之造。認得是體。卽所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認得爲造。己未立。何暇立人。己未達。何時達人。卽所謂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名曰求仁去仁遠矣。知本兩字。卽是求仁。但稍換卻頭面。故不但知本者不可狗人。卽求仁者亦決無有狗人之理。摩頂放踵。病此兆矣。不但求仁者不可守株。卽知本者亦決無有守株之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弊有由矣。答詹世輯。○有疑止修兩挈爲多了頭面者。不知全經總是發明止於至善。婉婉轉轉。直說到修身爲本。乃爲大歸。結實下手。此吾所以專揭修身爲本。其實正是實做止於至善。故曰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答蔣崇父。○一個念頭稍涉虛玄。便流意見。一句話頭稍欠填實。便托空言己之自進。工夫由此固疎。人之親視察安。卽便分誠僞矣。答董尊山。○雷陽一夕透體通融。獨來獨往。得無挂礙。答蔣少崧。○自悟徹知本。後學得湊手。乃知從前說者。作者。大抵僞也。說本體固恍恍惚惚。認似作真。說工



夫亦恍恍惚惚將無作有或認靜邊有者透不到動處或認見地明者合不到身上夫率皆是意可揣得口可說得而實在落手做不得也此其所以爲僞也答從弟孟育○有友主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兄既主靈明必令無時不明無事不靈末論爪生髮長筋脈搖搖爲兄不明兄純孝人也卽兄母死初哀一段果祇激於一慟而不容自己乎將主以靈明而必爲之加減劑量使之適協乎若不照則是靈有不保若必照則恐孝有未至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是兄用情反恆人之情之不若矣其友爲之蹙然請質予曰兄毋訝亦毋驚此蓋孔聖人之所不能與以知者也而兄必欲與之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之學其友曰然則將奈何予曰顏淵死子哭之慟矣孔子全然不知因人喚醒恰好回頭照出自中之則乃曰有慟乎非夫人之慟而誰爲惟不識知乃能順則若必識知去則遠矣其友爲之豁然乃盡棄從前之學答蔣三臯○孔子以知止入門而後之儒者卻先格物不知止不知則身心尚無歸宿而所謂格物者安得不病於支離本不悟則意緒尙不免於二三而所謂致知者安得不流爲意見與張洪陽○止此則自虛然卻不肯揭虛爲本修此則自寂然卻不可執寂爲宗答涂清甫○學之以修身爲本也尙矣復以爲必先知本者豈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乎曰非然也蓋必知本而後有以知家國天下之舉非身外物也知均平齊治之舉非修外事也知本者知修身爲本也非知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也答李汝潛○知本一脈當官尤爲日著之效只一點念頭上向監司處迎擋下向百姓上猜防自謂之用明卽所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矣與本風光毫髮不相蒙涉端拱垂裳豈無照智只其所注宿者不於人必於己耳答劉良弼

# 大學約言

大學首節何謂也。以揭言學之大綱也。蓋三者備而後學之道全也。而卽倒歸於知止。謂定靜安慮之必自於知止。何謂也。以申言止之爲要也。繼之曰。物有本末云云者。何謂也。以教人知止之法也。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物如何止。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事如何止。蓋物雖有萬矣。本末分焉。事雖有萬矣。始終判焉。知本始在所當先。卽當下可討歸宿。直於攘攘紛紛之中。示以歸宿至止之竅。故曰是教人以知止之法也。古之欲明明德至修身爲本。何謂也。蓋詳數事物各分先後。而本歸於修身也。本在此。止在此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曰其本亂至未之有也。蓋決言之也。結歸知本。若曰知修身爲本。斯知本矣。知修身爲本。斯知至矣。○至善其體。而明德其用也。止至善其歸宿。而明親其流行也。定而後能靜。非靜生於定也。靜而後能安。非安生於靜也。要以見必自知止始也。舊有語定靜安總止。但漸入佳境耳。最得立言之意。非止則如人之未有家。非止則如種之未得地。而慮烏從出乎。○止爲主意。修爲工夫。○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卽是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卽是佛老虛玄之學。故身卽本也。卽始也。卽所當先者也。知修身爲本。卽知本也。知止也。知所當先者也。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毫熒惑不及其他。浩然一身。通乎天地萬物。直與上下同流。而通體渾然。一至善矣。故止於至善者。命脈也。修身爲本者。歸宿也。家此齊焉。國此治焉。天下此平焉。所謂篤恭而平。垂衣而理。無爲而治者。用此道也。知本義。善一也。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故止一也。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應感言者。君臣父子朋友之交。所謂止之應感者也。故仁敬孝慈信。所謂善之流行者也。

歸宿不明而直於應感之上討止。猶主宰不悟而直於流行之際看善也。正將得乎。聽訟云云。則正所謂止之歸宿者也。止有歸宿。隨其身之所接。於爲君也而止仁。於爲臣也而止敬。於爲子也而止孝。於爲父也而止慈。於與國入交也而止信。則無適而非止也。舊答某人書謂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意同。未必非中。只恐非允執厥中之消息也。○至善兩字。蓋孔子摹性本色。就虞淵底揭出。示人。猶恐杳杳冥冥。無可據以循入。故又就經事字物中。分別本末。始終先後。指定修身爲本。使人當地有可歸宿。故止於至善者。命脈也。修身爲本者。訣竅也。知本乎身。卽知止乎善。○僭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所歸宿者是也。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先。卽陽明天啓聰明。亦祇以致知爲與大學之旨意歸宿。果在知乎止。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止之主意。不以知爲歸宿也。決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蓋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至善兩字。原是直挈性命之宗。止於至善者。如根之必歸土。如水之必澆源。極則者。何嘗不是善。是就流行言也。極致者。何嘗不是善。是以造詣言也。落根有地。而後可以取勘於流行。造詣有基。而後可以要歸於極。則今之學者。大率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復。圖爲造端。而不知有歸宿之根源者也。學先知止。蓋斬關第一義也。○每謂修身爲本之學。允執厥中之學也。非知本固不可以執中。而非厥中。允執亦未可以言知本也。左之非。右之非。右前之非。前後之非。後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乃成位其中。天下之大本立矣。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止於中耳。常止卽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止不得者。只是不知本。知修身爲本。斯止矣。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止不得。

者病在本也。友朋中有苦知本難者。予曰。本卽至善。有何形聲。故聖人只以修身爲本。不肯懸空說本。正恐世人遺落尋常。揣之不可測。知之地。以致虛糜。意解。就誤光陰。只揭出修身爲本。使人實止實修。止得深一分。則本之見處透一分。止得深兩分。則本之見處深兩分。定則本有立而不搖。靜則本體虛而能固。安則本境融而常寂。只是一個止的做手。隨止淺深。本地風光。自漸見佳境也。切不可懸空撈摸。作空頭想也。故本不知。又是病在止也。此予所謂交互法也。其實知本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總是一事。有何交互之有。但因病立方。不得不如此提撕。令人有做手耳。換作法。不換主腦。且不因藥發病也。○齊家不是攪攪家。蓋在家身家卽是修之事矣。治國不是攪攪國。蓋在國身國卽是修之事矣。平天下不是攪攪天下。蓋在天下身天下卽是修之事矣。故家國天下者。分量也。齊治均平者。事緒也。余嘗云。家國天下者。修身地頭也。此所以天子與庶人一也。說到性分上。所以學無等差。說到性分上。如何分得物我。真所謂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矣。無二本也。○或問致知格物。學問之功。莫要於此也。獨無傳者。何與。曰。知非他也。卽意之分別者是也。物非他也。卽知之感觸者是也。除卻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矣。除卻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矣。故格致無傳者。一部之全書。卽所以傳格致也。如傳誠意。卽意物也。而所以誠之者。卽知也。傳正心。卽心物也。而所以正之者。卽知也。傳修身。卽身物也。而所以修之者。卽知也。傳齊家。傳治國。平天下。則家國天下者。物也。而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卽知也。則格致奚庸傳哉。曰。然則所以格之致之者。何如以用其力耶。曰。此不考於經者之過也。如戒自欺。求自慊。慎其獨。必其意之所發。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無有不誠。而所以格誠意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身

之有所忿懣四者。所以使心之失其正者此也。心不在焉。所以使身之失其修者此也。而所以格修正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之其所而辟焉。身之所以不修者此也。家之所以不齊者此也。而必由其好惡之正。而所以格修齊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正其身以刑家。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而所以格齊治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絜矩以同好惡。而所以格治平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故曰不考於經者之過也。格致義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易言之矣。故的然本末始終之序。而學者不悟也。只於此而不知所先後。卽步步離根到處無可着脚。直以其身為萬物之役。如馬牛然。聽其驅策而馳走矣。故就一事一物言。固自有個本末終始總事物言。又只有個本末終始。下條備舉事物各分先後。斷以修身爲本。正爲此也。悟得此真如走盤之珠到處圓成。無有定體亦無定方。而本常在我。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卽悟不徹。只捉定修身爲本。如立表建極相似。亦自隨事隨物。就此取衷。而本常保其不亂。○未嘗不是逐事逐件著功。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束此身。俾無敗缺。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一副當精神。使其返本還元。無有滲漏。此其所以爲盡性之學。○修身爲本。只有一個本。隨身所接無非未著。延平曰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畢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運轉樞機。皆是於我。離身之外無別有本。雖天地君親師亦未也。○問致知兩字。不但陽明挈之有宗。諸儒無不以爲學之始事。先生獨以爲必先知止者何也。曰至小經綸也。須定個主意。豈有歸宿茫然可望集事之理。運斤者操柄。測景者取中。若無知止這一步。真所謂無主意的文章。誠正格致將一切渙而無統矣。更有一說。心有不正。故用正之功。意有不誠。故用誠之功。知有不致。物有不格。故用致之格之功。令此一時耳。試反觀覺心尙有。

不正否。曰：無有意有不誠否。曰：無有知有不致。物有不格否。曰：此中抵對，歷歷分明，亦似無有不致不格。如此，則學問工夫一時間便爲空缺矣。問者躍然有悟，曰：允若先生之言，復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必有以信身外之無有家國天下也，而後本體一必有以信修外之無有格致誠正也，而後工夫一本體一則精神不至外有滲漏。工夫一則意念不復他有馳求而知止矣。

### 道性善編

孟子說個入井，又說個孺子入井，又說個乍見入井，蓋入井者事之最可矜憐者也。孺子於人最無冤親者也，而又得於乍見，是又最不容於打點者也。不知不覺發出怵惕惻隱，苦口苦心，只要形容一個順字，蓋不順則外面的便有打點裝飾，不與裏面的相爲印證矣。此正所謂以故言性也，以利爲本也。以見非如此不容打點，則情之所發，便未必能順，豈可便道情善，故信得性而後學有歸宿。若以爲道情善，直於情上歸宗，則有惻隱者亦容有不惻隱者矣，有羞惡者亦容有不羞惡者矣，善不善雜出，教人如何駐脚。○性有定體，故言性者無不是體，情意知能有定用，故言情意知能者無不是用。惟心爲不然，以心統性情者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指體而言者，孰爲之體，性其體也。指用而言者，孰爲之用，情意知能其用也。虞廷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豈有二心，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孔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心豈有出入，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所謂指體而言者也，而用在其中矣。他章之言仁，必以屬性，惟此章之言仁，直以屬心，求放心人

只漫說畢竟向何方求。前念不管後念。後念不續前念。陽明先生爲轉一語甚好。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矣。亦是見得爲之不可爲方所也。求之無可爲依據也。惟仁可求。惟仁可求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不就一上認取。何處歸宗。○性者生之理也。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所以生者。非知性者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兩儀外別有太極。固不可。指兩儀而卽謂之曰太極。亦未可。故中庸只說隱微。只說未發。只說不可視聞。大率顯見視聞。皆所謂發也。正告子之所謂生者也。凡有知覺運動者。孰非生乎。若未本其生之由。而惟據其迹之所可見。則知禮知義者。固知覺也。而知食知色。亦知覺也。以至於知有食色。而不知有禮義。亦知覺也。同一知覺。同一運動。可云何者非生。生既是同。可云何者非性。噫。孟子之不以生之謂性。則知孟子之以利求故。而必本其善之所自來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認定了性善。故情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認定了情善。故才無不善。只怕人信不得性善。無地歸宗。故又以知能之良者表之。知能之良者。則正所謂情之可以爲善者也。才之無有不善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孰爲之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又孰爲之也。故曰親親仁也。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仁。孩提之童。如何知愛親。敬長義也。卽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義。孩提之童。如何知敬長。達之二字。義尤明白。只是一個順。所謂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是也。然充者。非是尋取既往之忱。惕惻隱來充。達者。不是尋取孩提之愛敬來達。信其性之本善。而知所歸宗。達其性之本善。而知能之用。莫非良矣。

視聽言動四字。雖若有形之實跡。而勿之一字。則實動而未形之真心也。故體認得真。視聽言動之非禮。卽在不覩不聞中。而勿之一念。卽戒慎恐懼之心也。此下皆與古疑問。未發之前。以理言之。則爲有。以象言之。則爲無。所云看者。亦於其中而默探其理之何似耳。豈真以象求哉。吾嘗於靜中。以一眞惺惺者。而默與之會。久之。若見其中之盎然。而無所間隔者焉。若見其中之肅然。而無所偏倚者焉。又若見其中之特然。而無所依隨者焉。又若見其中之整然。而無所遮蔽者焉。卽其盎然者。看作寬裕溫柔之氣象可乎。卽其肅然者。看作齋莊中正之氣象可乎。卽其特然者。看作發強剛毅之氣象可乎。卽其整然者。看作文理密察之氣象可乎。此亦心靈與性真默會。若見其似則然耳。而豈實有氣象之可見耶。○本一也。爲君在君。爲臣在臣。爲父在父。爲子在子。與國人交。在交國人。若是其無定方也。然爲君爲臣。此身爲父爲子。此身與國人交。此身實非有二身也。何嘗無定分乎。故善一也。君曰止仁。臣曰止敬。子曰止孝。父曰止慈。與國人交。曰止信。若是其無定名也。然仁孝吾身之善。敬慈吾身之善。信亦吾身之善。實非有他善也。何嘗無定體乎。所以歸本之學。隨所處而地異。地異而修同。隨所遇而時異。時異而止同。雖日錯綜於人倫事物之交。亦日歸宿於根本命脈之處。歸宿處雖妙。入無聲無臭之微。錯綜處實曲盡至蹟。至動之變。可見修法原非粗迹。不待兼止言而後知。止法原非空寂。不待兼修言而後知。此經世之實學。而盡性至命之正宗也。

問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知也。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致良知也。如何不以致良知爲是。曰擴充之說。原從性根上擴充。若見入井而有惻隱之心。孟子所謂仁之端倪。張子所謂天理發見。自



然之苗裔，必欲從端倪上，苗裔上擴充，充不去矣。曰：何爲充不去？曰：事物之感於我者，何常而善端之發見於感應者，非一乍見，孺子入井，勃然惻隱良矣，是心之發，石火電光一過，卽化，豈復留滯記憶以爲後來張本耶？繼此而有王公高軒之過，蓋敬之心生矣，當是時，非可哀也，豈容復擴充惻隱以待此大賓耶？已而王公以嘽蹶之食加我，羞惡之心生矣，當是時，亦非可哀也，豈容復充擴惻隱以應此可羞之感耶？藉令見矇瞽，吾哀其不成人，見孤獨，吾哀其無告，雖與入井之哀同一機括，畢竟是隨感而見，前念後念，不相照應，豈嘗思曰：吾前日哀入井矣，今當擴充入井之哀，以哀此輩耶？必擴充入井之哀，而後能哀後來之可哀，勞甚矣，狹亦甚矣，性體發用，不如是矣。此下皆崇聞錄四端之發，固自有性根在也。吾養吾性，隨在皆至善之流行矣。曰：然則性何如而養乎？曰：孟子道性善，指天命之體言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從何處下手，只用得一個養字，卽止至善之止字，卽成性存存之存字是也。養而無害，順性而動，達之天下，見可哀而惻隱，見可恥而羞惡，見長上而恭敬，見賢否而是是非非，毫髮不爽，所謂從性上發慮，無往非不慮之良知矣。良知上豈容更加擴充，加擴充便是慮而後知，知非良矣。○天地人物原是一個主腦生來，原是一體而分，故曰：天地人物皆己也。人己如何分析得是，故立不獨立，與人俱立，達不獨達，與人皆達，視人猶己，視己猶人，渾然一個仁體。程子所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是也。若曰：己立已達後，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未立，何暇立人，吾未達，何暇達人，卽此便是自私自利，隔藩籬而分爾我，與天地萬物間隔，不相關接矣，便不仁矣，所謂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是也。○默識正識認之識，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義備矣，又必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本無賓，本無祭，如見如承者，何事子

張問行。夫子告之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其可行矣。又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無行。忠信篤敬。亦何有此。正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止於至善之脈絡也。學問有這一步。纔入微。纔知本。纔上達天德。陽明先生見山中一老叟。自云。做言忠信行篤敬工夫三十九年。此其人亦可尚矣。只此默識一步。未之知耳。○問致中和致字。曰。天命之性。不可觀聞。此喜怒哀樂之所以爲根者也。本自未發。渾然至善。故謂之中。君子於此乎戒慎恐懼。工夫都從性根上用。是曰致中。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順性而動。其流行恰當。主腦適相脗合。而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君子亦順性之自然。率之而已矣。率之則道在矣。是曰致和。致字須如此看。若從念上與事爲上去。致恐去天命之性尚遠。○心者性之發。靈是活物。是用神帝王用之以保民。桀紂用之以縱欲。宿儒用之以博聞強記。舉子用之以弄巧趨新。儀秦用之縱橫捭闔。仙家用之呼吸長生。佛氏用之灰心槁性。農工醫卜各有所用。大學教人收攝此心。歸止至善。亦臨亦保。如見如承。直用他歸根復命。庶源潔而流自清。根深而葉自茂。德無不明。民無不親。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復性之宗。

泉翁云。物至而後義生。義生而後知有所措。夫知有所措而後格之。則未履其物。不必豫格之也。與吾師所格。只當機之物頗合。此下皆井天萃測。俗儒求知於外者也。文成求知於內者也。學不同而所主在知則同也。見羅先生之學。攝知歸止。故其言曰。用知以入止。則所云知者。原是止之用神。主知以求致。則所云致者。恐非善之歸宿。是以止自淺而入深。則有定靜安慮之異修。由內而及外。則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分。○意爲心之運用。則統之於心。尙未發之於情緒。山謂知爲意之體者。亦謂意爲已發。故不得不

以知爲體所以未安。○唐仁卿信石經大學謂。置知止能得於格物之前。似乎先深而後淺。殆不知聖學之止。爲入窳修爲工夫也。謂儒者學善思辨之功。無所容於入目之內。殆不知止惟一法。修有多方。萬物皆備。格其當機之旨也。謂物有本末一條。次致知在格物之下。以釋格物。殆不知此條教人以知止之法。是混止而爲修也。○近代之流弊。既專於知覺上用功。而不知以知歸止。仁卿之矯偏。又專於法象上安命。而不知以止求修。○此學未嘗不貴虛。未嘗不貴寂。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體。未嘗不致知。未嘗不格物。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功。○知本不言內外。自是內外合一之體。知止不言動靜。自有動靜合一之妙。談止修之法。爲異說之防。莫過於此。○善一而已。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緝熙敬止。所謂善之主宰。止之歸宿。而仁敬孝慈信。則善之流行止之應感者也。道有旨歸。原不向逐事精察。學有要領。只在一處歸宗。此孔門之止修博約。正一貫之真傳也。此下皆日新盡瀾聖人常止。賢人知止。果在一點靈光。着力乎。抑在未發之中。下手乎。戒懼必於不睹不聞。天載自然。無聲無臭。皆不可以知名也。故曰聖人無知。○大學專教知止。而修之工夫。不過一點檢提。擻使之常歸於止耳。○自古聖賢。常見自己不足。常知自己不足。時時刻刻。用省身克己工夫。故聖如孔子。且以不善不改爲憂。無大過自歎。此豈謙詞。眞見得渾身皆性命之流行。通體皆至善之充周也。歸宗處。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斷然修身爲本。修而止於至善。踐形乃所以盡性。形神俱妙。莫備於此。止到穩時。渾身皆善。又何心術人品之足言。修到極處。通體皆仁。又奚久暫窮通之足慮。○一止一修。卽一約一博。互用而不偏。

人性上。雖不容添一物。然一墮形骸。便不若天之行。所無事。故堯曰。執中。孔曰。擇善固執。子思慎獨。孟子

直養無害。周子主靜立極，皆就太虛中默默保任，謂其有會不着相，謂其無會不落空。眞宰天地人物之根源，世儒云一着工夫便乖本體，大抵認性命一物無有理窮無理性盡無性理性俱盡。方至於命某則謂性命雖無聲臭，而其顯於喜怒哀樂人倫日用，實有自然之條理，從條理處究極源委，到得色色完滿，無有缺欠，則性命卽此貫串工夫，實與本體合，而豈一切掃除也乎？此下皆敬學錄吳與陸典以典著。

王塘南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識其性之本體。學問千頭萬緒，亦自求復其性之本體。斯言甚確，但性非情識之謂，喜怒哀樂隨感隨發，而此體凝然不動。曰中曰未發，聖賢指點甚微，其工夫亦從微處默默體認。故塘翁云：本性以之情云，必從無思無爲而入。云學者奈何役於陰陽五行，而不會太極之原，既會太極，何患無陰陽五行之用，深於理解矣。乃問畢竟是理如何窮，性如何悟。先生曰：只須從末上去求本，從用上去尋體，豈恐人求之杳杳冥冥，故爲此切實之詞，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卽不可求乎。某謂不容說者，其體之無聲無臭，而無聲無臭，正吾人所當理會，故論明德親民，必歸宗止善，蓋至善其體，明德其用，止至善其歸宿，明親其流行，如濂溪旣云定之以中正仁義，又云主靜立人極，夫中正仁義，有何不了，而必申之主靜，豈非靜體未窺，則所云仁義中正者，終在情識上揀別，而非眞性命用事乎。

○旣云靜久能自悟，又云窮理斯悟，不一靜不足盡理，必假探索乎。曰靜未嘗不盡理，特恐認得不眞耳。果知天性本靜，而時時收拾精神，管束於此，則本根旣植，條理自生，不必屑屑焉考之經傳，而念頭動處，概與經傳合，卽時取經傳發吾知見，而經傳所言總與吾心印，此之謂一得萬畢。此之謂齋戒神明，而非別有一段窮索工夫，與主靜作對也。卽如程子所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亦須問所養所學者何物。

則養卽是學。敬卽是知。用工卽是進步。不然則敬之爲言。僅空空兀坐。而知之爲說。須物物討求。未學支離。從此起矣。○論心者。不根極於心所自來。則欲與理雜。不培養於心所自來。則退欲與存理。勤苦而難成。心所自來者性也。性所自來者天也。天性在人。不離於喜怒哀樂。而實不着於喜怒哀樂。渾然不覩。不聞之體。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何道何人。何微何危。自靜者不能不感。感者不能不動。於是有欲之名焉。則所性自然之用也。心也。非卽爲私欲也。顧有從性而出者。有不從性而出者。從性而出曰道心。卽蔽鋼之極。而終有不可泯滅者在。故曰微。不從性而出曰人心。卽禁制之密。而常有逐物而流者在。故曰危。此危微間。不可爲歸宿地也。舍此善而求正心。心未有能正者也。其正也。不必從事於矯。就性之無偏倚處。卽正也。舍養性而求盡心。心未有能盡者也。其盡也。不必從事於擴。就性之無虧欠處。卽盡也。當知感物動念之時。兩者似乎相對。而反之天性本然之體。豈惟無人。卽所謂道者。亦渾淪而不可窺。豈惟不危。卽所謂微者。亦渺茫而不可執。是誠生天地人物之大原。爲入聖之真竅也。

格致誠正。豈無事實。齊治均平。豈無規爲。唯一切以修身爲本。則規畫注厝。一有不當。喜怒哀樂。一不中節。卽當責本地上。欠清楚。非可隨事補苴。抵塞罅漏已也。此下皆明宗錄人處世中。只有自己脚下這一片地。光光淨淨。可稱坦途。離此一步。不免荆棘。便是險境。故已分上謂之素。謂之易。人分上謂之外。謂之險。○身是善體。無動無靜。而無不修。卽無動無靜。而無非止。倘若懸空說一止。其墮於空虛。與馳於汗漫等耳。○易之窮理。是盡性工夫。必其所窮者爲此性也。書之惟精。是惟一工夫。必其所精者爲此一也。博文是約禮工夫。必其求禮於文者也。道學問。是尊德性工夫。必其以德性爲學者也。不然。主意不先定。一

切工夫隨之而轉。必執曰：修處無非止也。則義襲者亦謂之率性矣。○大學從本立宗，一切格致，只從裏面究竟，而愈入愈微。後儒從知立宗，一有知覺，便向外邊探討，而轉致轉離。止善之學，性學也。反本則與性漸近，離本則去性漸遠。所以知本爲知之至也。人心既喪，曷爲有平旦之氣乎？則仁義之本有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性矣。氣之清明，曷爲必於平旦乎？則日夜之息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養矣。○復之爲言，往而返也。譬之人各有家，迷復者往而不返，喪其家者也。頻復者日月一至，暫回家者也不遠之復。則一向住在家中，偶出門去，便即回來，未嘗移徙。故曰不遷，未有別處。故曰不貳。以此見顏子之學，常止之學也。○鳶之飛，魚之躍，便是率性不可復問。何以飛躍曰率性，飛者自飛，不知其所以飛；躍者自躍，不知其所以躍。可見者物不可見者性也。不但鳶魚爾也。此之謂不覩不聞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見此者謂之見性，慎此者謂之慎獨。先生云：以我觀書，在在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茫然，即讀書一端觀之，而謂學不歸本可乎？謂本不於身可乎？

後儒將止至善做明明德親民到極處，屬末一段事。審爾則顏曾並未出仕親民，止至善終無分矣。此下皆證學記。至善兩字形容不得，說虛字亦近之。然聖人只說至善，不說虛，正爲至善是虛而實的。又是實而虛的。言善則虛在其中，言虛則兼不得實也。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如云可說，卽是情，不是性矣。旣不可說，故透性只是止。○今日學人所以難入門者，只爲宋儒將居敬窮理分作兩事，分作兩時。先要窮物理，講得處處明了，方來言行，與孔子之教，真是天淵。若真正入聖門頭，便將平時習氣，虛知虛見，許多妄想，各樣才智伎倆，盡數掃蕩，一絲不掛，內不着念，外不着相，四方上

下。一切俱無倚靠。當時自有滋味可見。由此併精直入。更不回頭。再不用東愁西愁。東想西想。卽外邊事物。雖或不能盡知。然大本已立。將來自有通貫時節。○吾儒盡性。卽是超生死。生死氣也。非性也。性也者。命也。不因生而生。不因死而死。原與太虛同體。儒學入門。卽知止。知止卽知性。知性而盡性。達天德矣。超而上之矣。○人自有身以來。百骸九竅。五臟六腑。七情六欲。皆生死之根。富貴貧賤患難聲色貨利。是非毀譽。作止語嘿。進退行藏。辭受取與。皆生死之境。若逐境留情。迷真滯有。便是在生死的緣業。若順事無情。攝末歸本。一而不二。凝而不流。卽是出生死的法門。蓋真性本寂。聲臭俱無。更有何物受彼生死。○聖學身心本無分別形色。卽是天性。不可謂身乾淨不是心乾淨。心乾淨不是身乾淨。孔子皜皜肫肫。全在仕止久速上見。○今人但在天下國家上理會自身。卻在一邊。○打疊靜坐。取靜爲行。可以言靜境。未可以言靜體。人生而靜之靜。直言靜體。故止地可依。不對動靜之靜而言。

近來談止修之學者。有重止者。則略言修。遂搆荒唐入禪之誚。有重修者。則輕言止。至騰切實近裏之聲。其實於透底一着。不能無失。夫止修非二體。論歸宿工夫。不得不判分兩擊。究血脈消息。卻自渾合不離。未有不止而能修。亦未有不修而能止者。第止之歸宿。直本修身透體歸根。畢竟不落流行之用。而誠正格致。則有若網之在綱者。是則直下真消息也。吾儕止未得力。畢竟修的工夫。還用得較多。且重然究竟。徹底一著。總屬止的隄防。此下皆舉行錢。只反身一步。便是歸根復命。便有寂感之妙。只離本一步。便跟著心意知物走。便逐在家國天下。去精神分散。往而無歸。無復有善著矣。○只歸到己分上。便是惠迪。便吉。一走向人分上。便是從逆。便凶。幾微之差。霄壤相判。○只落了心意知物。便有後天流行之用。便是可

觀可聞有聲有臭的。恁是刻苦下工。存理遏欲。畢竟是用上著脚。去先天真體遠矣。故聖人之學。直從止竅入徹。後儒之工。只向修法下手。以此而欲上達聖人心傳。不得其門而入者也。○性情才三字。孟子特地括出三個眼目。一屬情與才。便有利有不利。教人只從利上認取性體。告子生之謂性。分明是指才爲性。到才上看性。性安得有全善者乎。

問初學纔要止。又覺當修纔去修。又便不止。未知下手處。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止不是止。曰是止。曰卽此是修不是修。曰是修。曰然則何時何地。不是下手處。雖然。夫子先說個復禮。以顏子之聰明。不得不復問。子一點出視聽言動四字。始信是下手妙訣矣。此下皆天中習錄視聽言動形而下者。孰主宰是孰隆施。便是形而上者。豈是懸空另有個形上的道理。唯形上卽在形下之中。故曰修身爲本。性學也。○物雖紛紜。豈不各有個天然的本末。事雖雜冗。莫不各有自然的始終。人惟臨局當機。莫知所先。則精神無處湊泊。譬之奕然。畫東指西。茫無下手。只緣認不得那一著該先耳。夫只認定一個本始。當先而先之。則當下便自歸止。此固未嘗不用知。然卻不在知上落脚。故曰攝知歸止。○本體粹然。何所可戒。而亦何以可求。故其功在止。止卽戒慎恐懼之謂。○心是把捉不得的活物。必須止得住。方可言存養。蓋形生神發後。這靈明只向外走。就是睡著時。他也還在夢裏走滾。故這靈明上無可做手。但要識得這靈明從何處發竅。便從那發處去止。

故者以利爲本。所謂故之利者。卽惻隱四端之心也。容有不惻隱之心矣。而豈有不仁義禮智之性哉。此心性之辨也。此下皆時習錄修身爲本之宗。須實以身體勘。以身體勘。必查來歷源頭。何如做手訣竅。何



如將來受用何如。以來歷源頭言之。將人生而靜以上者爲始乎。人生而靜以下者爲始乎。心意知爲人生而靜以上者乎。蓋人生而靜以下者乎。則止至善之爲入門第一義也。決矣。以做手訣法言之。至善杳冥。欲止而無據。而經世之人。日以其心意知與天下國家相構。又頃刻不能止者。非從事物上稱量本末。始終討出修身爲本。至善於何握著。而止於何入窅乎。則做手訣法之莫有妙於修身爲本也。信矣。以將來受用言之。離本立宗。離止發慮者之能爲天地萬物宗主乎。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之能爲天地萬物宗主乎。則其受用之莫有可大也。信矣。然則此學信乎。其可以定千世不易之宗也。

卷三十二

秦州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秦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秦州龍溪。而漸失其傳。秦州龍溪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秦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竊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之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秦州之國朝叢記。秦州蓋因當時爰書節略之。豈可爲信義考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顏鈞字山

農吉安人也。嘗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泰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覩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懼。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間。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游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徐波石戰沒元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自爲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嘗寄周恭節詩云。蒙蒙烟雨鎖江坡。江上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呼肆湍流和月掇。將來若得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雉兔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赴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近溪謂周恭節曰。山農與相處餘三十年。其心髓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非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戌出。年八十餘。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感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大學道乎。江陵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卻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異日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關谷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

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跟蹤。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楨。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墜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墜於弑君。弑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卽釋氏所謂妙有也。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鄧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內江人。爲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羈衣爲子弟。一旦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崖於秦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侗於黃安。於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衛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

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爲死。罪惡莫贖。今尚在。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因書券給之。時有來大洲問學者。大洲乃令渠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悲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詣乃荒謬至此。大洲入京。渠復遊齊魯間。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見。屬宦蜀者攜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渠自序爲學云。己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雞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卽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入黃安。居楚控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真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雞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被月泉所誤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如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泛泛然如虛舟飄瓦。而無著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爲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誤哉。方與時字湛一。黃陂人也。弱冠爲諸生。一旦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靜久生明。又傳黃白術於方外。乃去而從荊山遊。因得遇龍溪念菴。皆目之爲奇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卿。皆拜下。風然尙玄虛。侈談論。耿楚侗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僞。去之一日。謂念菴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祕訣。得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耶。念菴然之。湛一卽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之。無所得而返。後臺心隱大會。礦山車。

騎雍容。湛一以兩僮舁一籃與往。甫揖。心隱把臂謂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卽千金。唯命。已入京師。欲挾術以干九重。江陵聞之曰：「方生此鼓。從此搗破矣。無何嚴世蕃聞其爐火而黜之。湛一避歸。胡蘆山督楚學。以其昔嘗誑念菴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跳而入新鄭之幕。新鄭敗。走匿太和山。病瘵死。程學顏字二蒲。號後臺。孝感人也。官至太僕寺丞。自以此學不進。背地號泣。其篤志如此。心隱死。其弟學博曰梁。先生以友爲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耳。先生魂魄。應不去吾兄左右。乃開後臺墓合葬焉。錢同文字懷蘇。福之興化人。知祁門縣。入爲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與心隱友善。懷蘇嘗言學道人堆堆。只在兄弟款中。未見有掙。上父母款者。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人。隆慶辛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秉政。東溟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政。無非欲奪其威福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巡方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卽出之。爲廣東僉事。以難之。使之爲法自斂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歷戊申卒。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爲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刪述六經。從遊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爲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尙屬悟門。實之必以

行門六也。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腐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秦州張皇見龍。東溟闢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下人也。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處士王東崖先生駿附樵夫

陶匠

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賢

太學劉冲倩先生槁

秦州學案一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王良字汝止，號心齋，秦州之安豐場人。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從父商於山東，常啣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其父受役天寒起，盥冷水，先生見之，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如此，尙得爲人乎？於是有所事則身代之。先生雖不得專功於學，然默默參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歷，有年所。人莫能窺其際也。一夕夢天墮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記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乃按禮經製五常冠，深衣大帶，笏板服之，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時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願先生僻處，未之聞也。有黃文剛者，吉安人而寓秦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

天以良與王公也。卽日啓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歎曰：「簡易直截，良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釋所聞，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爲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爲斯人動矣。」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已而歎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因問陽明以孔子轅環車制陽明笑而不答。歸家，遂自創蒲輪，招搖道路。將至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當是時，陽明之學，謗議蠡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郝人以恠魁目之。同門之在京者，勸之歸。陽明亦移書責之。先生始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良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陽明方揖之起，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返。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陽明而下，以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唯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卽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御史吳疏山，梯上疏薦舉，不報。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八。先生以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安身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



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謂淮南格物也。劉夫子曰。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第少一註脚。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備矣。然所謂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非區區保此形骸之爲安也。彼居危邦入亂邦。見幾不作者。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文王之美里。夷齊之餓心。安則身亦未嘗不安也。乃先生又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而以緝蠻爲安身之法。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先生以九三見龍爲正位。孔子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故有以伊傅稱先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伊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此終蒲輪轍環意見。陽明之所欲裁抑者。熟慮難忘也。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終隔一塵。先生曰。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故學者所以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依於天地萬物。舍此皆妾婦之道。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心齋語錄

問止至善之旨。曰。明明德以立體。親民以達用。體用一致。先師辨之悉矣。但謂至善爲心之本體。卻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堯舜執中之傳。以至孔子。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獨未知安身一義。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透悟此理。卻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個極來。又說個在止於至善。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也。大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

也。知身之爲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本亂未治。未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卻不會立得天下國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幹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問止至善爲安身。亦何所據乎。曰。以經而知安身之爲止至善也。大學說個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發輝。知止。知安身也。定靜安慮。得安身而止至善也。物有本末。故物格而後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絜度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引詩釋止至善曰。緝蠻黃鳥。止於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歎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要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同一旨也。○問格字之義。曰。格如格式之格。卽絜矩之謂。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卻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便見絜度格字之義。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爲失本。就此失脚。將烹身割股。餓死結纓。且執以爲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本知止也。如是不求於未定也。如是而天地萬物不能撓己。靜也。如是而首出庶物。至尊至貴。

安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入神。止止久遠。變通趨時。慮也。如是而身安。如黃鳥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無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問反己是格物否。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致愛人治人禮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己也。格物然後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後身安也。○有疑安身之說者。曰夷齊雖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矣。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爲之遺末。○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聖人雖時乘六龍。然必當以見龍爲家舍。○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孔子謂三子以我爲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三子是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天性之體。本自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孔子不遇命也。而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大人造命。○一支持

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斲木者示之曰。彼卻不會用功。然亦何嘗廢事。○戒慎恐懼莫離。卻不覩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易失。○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卽事是學。卽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卽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乎。學者初見先生。嘗指之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有疑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者。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不足以爲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以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身在一家人。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於天下。則遺其末矣。皆非也。皆小成也。○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我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我敬我。則吾身保矣。故一家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一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天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明哲保身。

論○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內外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已不仁可知矣不信人已不信可知矣夫愛人者人恒愛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感應之道也於此觀之人不愛我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勉仁方○徐子直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須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狗身天下無道以身狗道必不以道狗乎人有王者必來取法學焉而後臣之然後不勞而王如或不可則去仕止久速精義入神見機而作避世避地避言避色如神龍變化莫之能測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已不能尊信又豈能使人尊信哉○問莊敬持養工夫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現現成成自在在在即此不失便是莊敬即此常存便是持養真不須防檢不識此理莊敬未免著意纒著意便是私心○問常恐失卻本體即是戒慎恐懼否曰且道失卻那裏去子謂王子敬近日工夫如何對曰善念動則充之妄念動則去之問善念不動妄念不動又如何不能對曰此卻是中卻是性戒慎恐懼此而已矣常是此中則善念動自知妄念動自知善念自充妄念自去如此慎獨便是知立大本○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恐誤後學孟子則說性善蓋善固性也惡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善矣清固水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則水清矣故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氣質也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語亦要善看謂氣質雜性故曰氣質之性○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

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與俞純夫。○只當在簡易慎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又何遇境動搖。閒思妄念之有哉。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閒思妄念。此便是告子先我不動心。不知集義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答劉子中。○來書。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知是事。更無事矣。卽見用功精密。子直。○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答林子仁。○先生問在坐曰。天下之學無窮。惟何學可以時習之。江西涂從國對曰。惟天命之性可以時習也。童子周洩對曰。天下之學雖無窮。皆可以時習也。先生曰。如以讀書爲學。有時作文。有時學武。如以事親爲學。有時又事君。如以有事爲學。有時又無事。烏在可以時習乎。童子曰。天命之性卽天德良知也。如讀書時也。依此良知學作文時也。依此良知學事親事君。有事無事。無不依此良知學。乃所謂皆可時習也。先生喟然歎曰。信予者從國也。始可與言專一矣。啓予者童子也。始可與言一貫矣。○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樂學歌。○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行無事多事亦不錯。示學者。○知得良知卻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次先師。○先生擬上世廟書數千言。僉言孝弟也。江陵閱其遺稿。謂人曰。世多稱王心齋。此書數千言。單言孝弟。何迂闊也。羅近溪曰。嘻。孝弟可謂迂闊乎。

處士王東崖先生駁

王幾字宗順，號東崖，泰州人。心齋之仲子也。九歲隨父至會稽，每遇講會，先生以童子歌詩，聲中金石，陽明問之，知爲心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兒也。令其師事龍溪緒山，先後留越中幾二十年。心齋開講淮南，先生又相之心齋後，遂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歸則扁舟於村落之間，歌聲振乎林木，悅然有舞雩氣象。萬曆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七。先生之學，以不犯手爲妙，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今人纔提學字，便起幾層意思，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動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心神震動，血氣靡寧，不知原無一物，原自見成，但不礙其流行之體，真樂自見，學者所以全其樂也。不樂則非學矣。此雖本於心齋樂學之歌，而龍溪之授受，亦不可誣也。白沙云：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蒼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會點見趣，一似說夢。蓋自夫子川上一歎，已將天理流行之體，一口併出，會點見之而爲暮春，康節見之而爲元會運世，故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至明而爲白沙之藤蓑，心齋父子之提唱，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處最難理會，稍差便入狂蕩一路。所以朱子言會點不可學，明道說康節豪傑之士，根本不貼地，白沙亦有說夢之戒。細詳先生之學，未免猶在光景作活計也。

樵夫朱恕 陶匠韓樂吾 田夫夏叟附

朱恕字光信，泰州草偃場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有味，於是每樵必

造墻下聽之。饑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門弟子覷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以數十金貸汝。別尋活計。庶免作苦。且可日夕與吾輩遊也。樵得金俯而思。繼而大恚曰。子非愛我。我且懂懂然經營念起。斷送一生矣。遂擲還之。胡廬山爲學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見廬山。與之成禮而退。

韓貞字以中。號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爲業。慕朱樵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東崖。能識文字。有茅屋三間。以之償債。遂處窳中。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年逾三紀未娶。東崖弟子贖金爲之完姻。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爲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旣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絃誦之聲。洋洋然也。縣令聞而嘉之。遺米二石。金一餞。樂吾受米返金。令問故對曰。儂人無能。補於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頌牒煩公府。此儂之所以報明府也。耿天臺行部泰州。大會心齋祠。偶及故相。喜怒失常。樂吾拊床叫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天臺笑曰。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東崖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一視焉可也。樂吾每遇會講。有譚世事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談耶。或尋章摘句。則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搬弄陳言。此豈學究講肄耶。在座爲之警省。

夏廷美。繁昌田夫也。一日聽張飯山講學。謂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真人。毋爲假人。叟憮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真耶。乃之楚訪天臺。天臺謂汝鄉。蕉弱侯可師也。歸從弱侯游。得自然旨趣。弱侯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叟聞而有省。叟故未嘗讀書。弱侯命之讀四書樂誦久之。喟然曰。吾閱集註不能了了。以本文反身體貼。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



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者。謂其端異也。今人須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令人讀孔孟書。祇爲榮肥計。便是異端。如何又關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皆妾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李士龍爲講經社。供奉一僧。叟至會拂衣而出。謂士龍子曰。汝父以學術殺人。奈何不諍。又謂人曰。都會講學。乃擁一死和尚講佛經乎。作此勾當。成何世界。會中有言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著。無聲無臭是也。叟瞿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會有聲有臭耶。

東崖語錄

學者自學而已。吾性分之外。無容學者也。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一毫不勞。勉強扭捏。而用智者。自多事也。○纔提起一個學字。卻似便要起幾層意思。不知原無一物。原自現成。順明覺自然之應而已。自朝至暮。動作施爲。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與蛇畫足。○意思悠遠。襟懷洒落。興趣深長。非有得於養心之學。未或能然。道本無言。因言而生解。執解以爲道。轉轉分明。翻成迷念。○良知之靈。本然之體也。純粹至精。雜纖毫意見不得。若立意要在天地間出頭做件好事。亦是爲此心之障。王介甫豈不是要做好事。只立意堅持。愈執愈壞了。○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自無不知不能者。是曰天聰明於茲。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真是。謂不智。

而不巧。則其學不過出於念慮億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矣。豈天命之謂乎。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動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據此爲學。百慮交鋼。血氣靡寧。○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目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天地以大其量。山岳以聳其志。冰霜以嚴其操。陽春以和其氣。大凡學者用處皆是。而見處又有未融。及至見處似是。而用處似若不及何也。皆坐見之爲病也。定與勘破。竊以舜之事親。孔之曲當。一皆出於自心之妙用耳。與饑來喫飯。倦來眠。同一妙用也。人無二心。故無二妙用。其不及舜孔之妙用者。特心不空。而存見以障之耳。不務徹其心之障。而徒以聖人圓神之效。畢竭精神。恐其不似也。是有影響之似之說。○問學何以乎。曰。樂再問之。則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有不樂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復其初而已矣。然則必如何而後樂乎。曰。本體未嘗不樂。今日必如何而後能。是欲有加於本體之外也。然則遂無事於學乎。曰。何爲其然也。莫非學也。而皆所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嘗言之也。如是則樂亦有辨乎。曰。有所倚而後樂者。樂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則憊然若不足也。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舒慘欣戚。榮悴得喪。無適而不可也。旣無所倚。則樂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無物故樂。有物則否矣。且樂卽道。樂卽心也。而曰所樂者道。所樂者心。是牀上之牀也。學止於是而已乎。曰。昔孔子之稱顏回。但曰不改其樂。而其自名也。亦曰樂在其中。其所以喟然而與點者。亦以此也。二程夫子之間學於茂叔也。於此蓋終身焉。而豈復有所加也。曰。孔顏之樂。未易識也。吾欲始之以憂。而終之以樂。可乎。曰。孔顏之樂。愚夫愚婦之所同然也。何以曰未易識也。且樂者心之體也。憂者心之障也。欲識其樂而先之以憂。是欲全其體。

而故障之也。然則何以曰憂道。何以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乎。曰所謂憂者。非如是之膠膠役役然。以外物爲戚戚者也。所憂者道也。其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此樂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往不樂。而吾獨否也。是故君子終身憂之也。是其憂也。乃所以爲樂其樂也。則自無庸於憂耳。○人人本有不假外求。故曰易簡。非言語之能述。非思慮之能及。故曰默識。本自見成在我。何須擔荷。本無遠不至。何須充拓。會此言下。便卽了了。○斯道流布。何物非真。眼前卽是。何必等待。略著些意。便是障礙。諸公今日之學。不在世界一切上。不在書冊道理上。不在言語思量上。直從這裏轉機。向自己沒緣沒故。如何能施爲作用。穿衣喫飯。接人待物。分青理白。項項不昧的。參來參去。自有個入處。此非異學語。蓋是爾本有具足的良知也。○先生在憑虛閣會講論。一貫人各出見。先生不應隨。因某語觸發。開堂一笑。先生曰。此卻是一貫。

布政徐波石先生櫛

徐櫛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官部郎。出任臬藩。三十一年。陞雲南左布政使。元江府土舍那鑑弒其知府那憲。攻劫州縣。朝議討之。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會師分五哨進剿。那鑑遣經歷張惟至監軍僉事王養浩僞降。養浩疑不敢往。先生以督餉至軍。慨然請行。至元江府南門外。鑑不出迎。先生呵問。伏兵起而害之。姚安土官高鶴力救。亦戰沒。我兵連歲攻之不克。會鑑死。諸酋願納象贖罪。世宗厭兵。遂允之。時人爲之語曰。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條。傷罪人之不得也。先生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心齋之門。先生操存過苦。常與心齋步月下。刻刻簡點心齋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至小渠。心齋躍過。顧謂先生曰。何多擬議也。先生過渠。頓然若失。旣而歎曰。從前孤負此翁。爲

某費卻許多氣力。先生謂六合也者。心之鄂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此心自朝至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與天同流。一入聲臭。卽是意念。是己私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天者。卽此是真知真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人心之痛癢視聽。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不肖者。未嘗離此爲體。奚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言。以不犯做手爲妙訣者也。心齋管謂先生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卽性善。曰。性卽道乎。曰。然。曰。道與身孰尊。身與道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先生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心齋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狗身。天下無道。以身狗道。若以道狗人。妾婦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豈能使彼尊信哉。先生拜而謝曰。某甚慚於夫子之教。今以受降一事論之。先生職主督餉。受降非其分內。冒昧一往。卽不敢以喜功議先生。其於尊身之道。則有間矣。

波石語錄

夫命一也。自道體之大而無外。曰天。自道體之運而無息。曰命。憲天者不違帝。則知命者自率性真。自盡其道者也。不能自盡其道。則是人也。具形體而已矣。是以有天人之分也。天也命也。豈別爲一體。吾可得追慕而企及之耶。不過自求自得而已矣。既自求自得。而天也命也。又果何所指耶。神之無方。可擬不曰天乎。誠之無間。可息不曰命乎。是曰天命之謂性。○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

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紀綱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往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我何萬物乎哉。二之則有外。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道一則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孟子曰。不慮而知。夫曰不慮而知。若固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卽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道也者。性也。非率性則道其所道者也。先儒輩出。皆知宗性學矣。而知性者或寡矣。則其用工。不能自得。其天命之真。亦性其所性者也。若夫豪傑則立志。直希孔孟。何可竊似。弄影於依稀假借之地。以聞見推測爲知。念慮追責爲學。規矩模倣爲習。是皆外襲者。非性也。孟軻氏沒。而知學者鮮矣。○聖賢教來。學率性而已。人之勳靜。食息仁義禮智。靈明之德。感通皆以時出。而名立焉。無有不感通。無有不停當。自晝而暮。自少而老者也。此天命之性如此。是智之事。智譬則巧。而不能使人者。須自得也。自得之學。於良知之自朝而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是與天同流者。非天命而何。能自信天命之真。而自安其日用之常。是則渾然與天地合德矣。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允執之矣。顏子之學。盡是矣。周子所謂一爲要。程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須防檢。不須思索。孟子曰。性善者皆是也。如此。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夫六合也者。心之鄂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而曰誠神幾。曰性道教。知此曰知止。此知之體。冲虛無朕。曰中。感應中節。曰和。知則率性而已。豈不至易良能而已。豈

不望簡聖人不得而見之。有志者蓋寡矣。○聖學惟無欺。天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子孝耳。聰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即非本然矣。是曰自欺也。先師陽明先生只提致良知爲古今參同。蓋以此也。先生深於自得者也。自信此知卽性也。曰知者自靈明言。曰性者自不息言。妙用無端。條理密察。曰理靈明者此覺也。聲臭俱無。神聖莫測。曰明曰誠。體以知名。有知無體。理本用顯。仁義由名。故曰爲能聰明睿知。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寬裕溫柔。齊莊中正。時出而名之者也。語其體固聰明睿知是已。○疑吾道特足以經世撫時。而不知其定性立命之奧。將謂三氏有密教也。而不知人者天地之心。得其心則天地與我同流。混關之化。相與終始。亦何以感死生乎。易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其說也。謂形有始終耳。而性卽命也。何始終乎。故君子盡性則至命矣。不知求作聖之學。何以望此道之明。而自立人極也哉。○人之所以爲貴者。此性之靈而已矣。惟靈也。故能聽能明。能幾能神。能謙能益。能剛能柔。卷舒變化。溥博高明。出入乎富貴貧賤之境。參酌乎往來消息之時。安然於飲食居處。怡然於孝悌忠信。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而覺天下者。覺此靈明之性而已。必自覺矣。而始可以語得也。孟子指恍惕之心於乍見入井之頃。卽伊尹覺天下之心也。○孔孟之學。堯舜之治。舉求諸心焉而已。心外無事矣。求事也者。或逐事而二心。求心也者。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心也。卽萬化也。自聖人以至愚夫一者也。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是曰知心。知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

之謂也。○告子固有義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爲理，何以異於義外哉？子莫固有執中之陋矣。伊川曰：堂之中爲中國之中，何以異於執一哉？信理在外也，何以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擬而明也，何以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學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無不親聞者，聰明則然也，父子之無不愛親者，慈孝則然也，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然道卽聰明慈孝也，顏子之仰鑽瞻忽，何謂而嘆其難，道信高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後長，何謂而指其近？○問志道懇切如何？又有迫切不中理之病，曰：迫切不中理者，欲速也，意識爲累，故有此病。知學者此知精明，自惺惺地，有蔽卽覺，而惻隱羞惡不能自己者也。未知者，但意識耳，勤懇之念，作疑計功，雜出於思，如何會循循？○問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此理莫不失於大快否？曰：心也，性也，天也，果有二乎？學者無師承，怎便會悟徹，此心旣未徹，種種障蔽，奚止於大快之疑？○問宋朝惡忌伯淳，以其不理會事，只是理會學，如何？曰：知外無學，事外無知，旣曰理會學，則日用皆著察之功，無非事者，安得有事學之分？○問以堯舜事業爲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語適然也，做到時，雍風動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此正是允執厥中。○問氣清則通，清極則神，恐神不可以言氣也，何如？曰：運動者曰氣，虛靈者曰神，皆擬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而未至無欲，則思雜，雜則不清，雜則不神，非二也。○問朱子謂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了三十年科舉，此說如何？曰：謂須得真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來，今日卓越之資，皆溺習於科舉而不知返噫，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問知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何？曰：如認欲作理，則涵養箇甚，講求正精察乎？理欲而存乎？此心者也。這學問中自不能缺一的，莫認講求作談天說

地也。○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口鼻。未嘗可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孰得而二之。而離之者哉。若曰。天地之性。又曰。有氣質之性。則誤矣。○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但無妄。即誠也。知此。則入道有門矣。○問銓司選官。避嫌者。皆是私心。若係其親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虛靈。別嫌明微。乃時措妙用。若此等商量。自著不得。此皆有欲之心。從格套中商量。而求其可。豈義之與比。若此等心。避不避皆私也。○問理性命章。萬一各正。如何謂之各正。曰。各賦此理而生。蠢動與人。靈性各具。是天命無二也。品物之殊。曰。萬均得所。賦曰。各正。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從事心齋。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訓導。轉泰安。陞南豐教諭。所至以講學爲事。先生之學。其大端有二。一則稟師門格物之旨。而洗發之。言格物。乃所以致知。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知。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應時之良知。故致知格物。不可分析。一則不以意爲心之所發。謂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名之曰意耳。昔者先師叢山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故以意爲心之所發。爲非是。而門下亦且斷斷而不信。於是有答董標心意十問。答史孝服商疑。逮夢奠之後。憚日初爲劉子節要。尙將先師言意所在。節去之。真索解人而不得。豈知一菴先



生所論。若合符節。先生曰。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顧當時亦無不疑之。雖其久於門下者。不能以釋然。下士聞道而笑。豈不然而乎。周海門作聖學宗傳。多將先儒宗旨湊合己意。埋沒一菴。又不必論也。

王一菴先生語錄

陽明先生提撥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眞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其知是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良知無時而昧。不必加知。卽明德無時而昏。不必加明也。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非刮去其昏。如後人磨鏡之喻。夫鏡物也。心神也。物滯於有迹。神妙於無方。何可倫比。故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不消更著致字。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先師以安身釋止。至善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必知止吾身於至善之地。然後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故止至善者。安其身之謂也。欲安其身。則不得不自正其身。其有未正。又不容不反求諸身。能反身。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處無不安。而至善在我矣。古今有志於明德親民。而出處失道。身且不保者。不明止至善之學故也。○先師之學。主於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單訓正格。如格式有比。則推度之義。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謂吾身與天下國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爲格。而格度天下國家之人。則所以處之之道。反諸吾身而自足矣。○舊謂意者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竊疑念旣動矣。誠之筭及。蓋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謂心無主宰。賴意

主之。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無時不動。故其生機不息。妙應無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動者。是爲意也。猶俗言主意之意。故意字從心。從立。中間象形。太極圖中點。以主宰乎。其間不著四邊。不賴倚靠。人心所以能應萬變而不失者。只緣立得這主宰於心上。自能不慮而知。不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聖狂之所以分。只爭這主宰誠不誠耳。若以意爲心之發動。情念一動。便屬流行。而曰及其乍動未顯之初。用功防慎。則恐恍惚之際。物化神馳。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聖門誠意之學。先天易簡之訣。安有此作用哉。○誠意工夫。在慎獨。獨卽意之別名。慎卽誠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據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個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意之爲慎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悉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慎。恐懼。慎本嚴敬而不怠之謂。非察私而防雜者也。○慎獨註云。謹之於此。以審其幾。後儒因謂審察心中幾動。辯其善惡而充遏之。如此用功。真難湊泊。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則幾字是交際事。幾上見。非心體上有幾動也。心體上有幾動。則是動於念。楊慈湖所以謂之起意。而非大學中庸所謂獨也。大傳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朱子解云。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以變釋幾。非事幾乎。後又謂於心幾動處。省檢而精察之。以是爲研。謬亦甚矣。○問遺錄一詩。言念頭動處。須當謹。似亦以意爲心之所發。如何。曰。謹念是戒其莫動妄念。非於動後察。

善惡也。亦是立定主意。再不妄動之義。且予所謂意有主意。非自泛然各立一意。便可言誠。蓋自物格知至而來。乃決定是修身立本之主意也。中庸卽曰誠身。孟子卽曰反身而誠。不本諸身。便是妄了。不意爲心之所發。雖是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豈以未嘗聞之先師而避諱之哉。○象山謂在人情事變上用功。正孟子必有事焉之意。必有事焉。非謂必以集義爲事。言吾人無一時一處而非事。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心。無一時一處而非心。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學。故凡日用動靜。云爲一切人情事變。孰非吾心性中所有之事。孰非職分內當爲之事。故謂之必有事焉。猶言須與離事不得。件件隨知順應。而不失其宜。是則所謂集義者也。故孟子以後。能切實用功。而不涉於虛想。虛見。虛坐。虛談者。無如象山。○明翁初講致良知。曰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其解物格知至。曰物格。則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觀此。則所謂致良知者。謂致極吾心之知。俾不欠其本初純粹之體。非於良知上復加致也。後因學者中往往不明致字之義。謂是依著良知。推致於事。誤分良知爲知。致知爲行。而失知行合一之旨。故後只說良知。更不復言致字。今明翁去久。一時親承面命。諸大名賢。皆相繼逝。海內論學者。靡所稽憑。故有虛空冒認良知。以爲易簡超脫。直指知覺。凡情爲性。混入告子釋氏。而不自知。則不言致字。誤之也。二者之間。善學者須會取。○或疑心翁以格物爲反身之學。用於應事接物時甚好。但若平居未與物接。只好說個良知。更有何物可格。曰格物原是致知工夫。作兩件拆開不得。故明翁曰。致知實在於格物。格物乃所以致知。可謂明矣。且先師說物有本末。言吾身是本。天下國家爲末。可見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卽是末應時之良。

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應時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况先師原初主張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專務修身立本，而不責人之意，非專零零碎碎於事物上作商量也。夫何疑哉？○問前輩多言敬，則中心有主。今日誠意，則心有主。將主敬不如主誠乎？曰不然。誠與敬俱是虛字，吾非謂誠能有主，謂誠此修身立本之意，乃有主也。誠字虛，意字實。譬如方士說丹，意是鉛汞，頭誠則所謂文武火候而已。又通考之北宮黝之有主，是主必勝。孟施舍之有主，是主無懼。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是主自反而縮。孟子之異於告子，是主行慊於心，皆必有一件物。事主宰於中，乃有把柄。今只徒言敬，則中心有主，不知主箇甚麼。將以爲主箇敬字，畢竟懸空無附著，何以應變而不動心乎？吾輩今日格物之學，分明是主修身之立本。誠意是所以立之之功，不須說敬而敬在其中。蓋自其真實不妄之謂誠，自其戒慎不怠之謂敬，誠則敬，敬則誠，其功一也。又程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這便是以仁爲主，誠敬是所以存之之功。究竟來，孔之言縮，孟之言懔，程之言仁，皆與大學修身爲本，統脈相承。若舍符節，思之當自躍然。○學者一得良知透露，時時處處，昭朗光耀，諸所動作，皆在知中。故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苟此天性真知，不能徹底皎潔，而藉見聞爲知，則不過知之次者耳。聖人原不藉見聞爲知，故其教人也，雖鄙夫有問，皆可叩兩端而竭焉。○先儒發變化氣質之論於學者，極有益。但若直從氣質偏處矯之，則用功無本，終難責效。故只反身格物，以自認良知，尋樂養心而充滿氣和，則自然剛暴者溫，柔懦者立，驕矜者異，簡傲者謙，鄙吝者寬，惰慢者敬，諸所偏重，咸近於中矣。以是知學必涵養性源爲主本，而以氣質變化爲徵驗。○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

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不是處。不知爲子而見父母不是。子職必不共爲臣。而見君上不是。臣職必不盡他。如處兄弟。交朋友。畜妻子。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疎。動氣作疑。自生障礙。幾何不同歸於不是哉。有志於爲己者。一切不見人之不是。然後能成就一個自家是。○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夫子教人。只在言動事爲上。從實理會。而性天之妙。自在其中。故曰下學而上達。更不懸空說個性與天道。使人求高求遠。學者理會得時。則夫子之文章。何者不是。性天之流行。外文章而別求性天。則妄矣。吾人今日。何可汲汲於談天說性。而失孔門教化之常。○問如何是安靜。以養微陽。曰。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只時謹慎保守。此個靈根。常是閒閒靜靜。欣欣融融。便是得其所養。今人只要向外馳騁。安得陽長陰消。且如人一時收攝精神。略見虛明光景。便將平日才智。襯貼起來。多聞見者。馳騁於聞見。能立事功者。馳騁於事功。善作詩者。馳騁於詩。會寫字者。馳騁於字。以至要立門戶。要取功名等等。恢宏皆作勞攘精神。逐外白日鬼迷。當如陽復何哉。○楊墨之差。易見。故自孟子一辨之後。無人復入其門。鄉愿媚世盜名。雖間有人效之。然亦自省有愧。高明有志之士。自不屑爲。獨告子之學。近似率真。坑陷多少。有志好學人。豪鷁鶴突。撞入其門。恬不爲怪。此其爲害特深。至今不息也。凡今之不肯精細入思。從容中道。而但任氣作用。率意徑情。且侈號於人曰。吾自良知妙用矣。管甚人是人非。吾自性天流行矣。管甚無破無綻。少循規矩。則謂之拘執道理。少盡報施。則謂之陪奉世界。凡若此者。謂非告子不求於心。不求於氣之學乎。嗚呼。安得起孟子於九泉而辨正之也。○一友聞格物之說。喜曰。看來格物二字。只是個致知底致字。曰。然。曰。學旣明白如此。須作第一事。幹。庶不虛負所聞。曰。作第一事。還有第二第三。須是看得事。卽

學。學卽事。日用間一切動靜。云爲。總只是這一個學。方是無間斷無歇手處。友乃躍然。○庸德庸言。是小尋常言行。無甚關係。時節。今人之所忽處。正古人之所謹處。故學必於微小去處。不少放過。方始入精。○一友好直己之是。語之曰。是非之在人心。自明自辨。何須自家理直。子直。其是。誰肯認非。此余少時害過切骨病痛。曾記與林東城論一事於舟中。余明辨自己之是。東城則渾厚莫辨。謂辨得自己極是不難。爲了別人。予執滯不能服。時李天泉在坐。兩解之曰。二公皆是也。渾厚則仁之意多。辨明則義之意多。予曰。巧哉。仁可以該義。義不可以該仁。吾二人之優劣。既較然矣。何得謂皆是乎。東城大笑曰。公依舊又在這裏辨個優劣。要做甚麼。公可謂只是生薑樹上生。但自此吾當進於明辨。公亦當進於渾厚。則彼此俱有益耳。予於是始大悟其差。亟起謝教。自是悔改。數十年來。不敢不渾厚也。○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非教人一切不思慮也。學而不思則罔。心之官則思。慎思研慮。皆學者用功所在。安得糊塗。易傳之意。蓋言天下之理。同歸而塗自殊。一致而慮自百。我這裏真是廓然大公。則自然物來順應。我這裏真是寂然不動。則自然感而遂通。更有何事可思。何物可慮。而有待於計較安排者耶。今不玩本章全文。而截其何思何慮四字。欲人槁木死灰。其心於一切無所思慮之地。豈理也哉。或云。此是聖人地位。亦伊川發得太早之說也。會得時。何思何慮。正吾人爲學切近工夫。蓋必實見得天性良知。果是自能感通。自能順應。果是無絲毫功智。復有待於計較安排。此方是真機妙用。真性流行。而內外兩忘。澄然無事矣。不然終日應酬。都只是懂懂往來。自私用智。何足以言學乎。○不識不知。然後能順帝之則。今人只要多增聞見。以廣知識。撓雜虛靈真體。如何順帝則乎。蓋人有知識。則必添卻安排擺布。用智自私。不能行其所無事矣。故曰。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程子曰：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足，不論資質高下，亦不論知識淺深，信得及，悟得入，則亦明得盡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端有明盡時節。到得明盡，便亦都無渣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緣當時說個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遂使無限英雄，不敢自任質美，從事於渾化之功，但擇取其所謂次者而終身用力焉。所謂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遮蔽處耳。○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事，必著玄微奧鈔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或問本體曰：體用原不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體。孔門論學多就用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後儒病求之者，遂事支離，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虛玄遠之蔽所自起矣。○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別，非安勉生熟之分也。○聖人所以不能，卽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之事。○心不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腔子裏，心苟在腔子裏，則凡腔子之外，可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靜虛無物，則爲不放手，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著，馳於彼，則不存於此，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程子每見人靜坐，便道善學善字，當玩如云魯男善學，柳下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籠心浮氣，用以定氣，凝神可也。周子主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問欲致良知，必須精察，此心有無色貨利名之私夾雜，方是源頭潔淨。曰：此是以良知爲未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有潔淨而無私，不必加

察。但要認得良知真爾。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乎。安望廓清之有日哉。○問。閒思雜慮。何以卻之。曰。聖人之聖。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息。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明不測。自合如此。若一概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卽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閒慮雜。徒自勞攘耳。○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且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見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尙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見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二者相去。不亦遠乎。○自古農工商賈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此指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矣。

### 誠意問答

歲在庚午春王正月。芝蘭獨茂。苔草爭妍。樾偶侍側。一菴夫子起而嘆曰。格物之學。已信於人人矣。誠意以心之主宰言。不猶有疑之者乎。樾曰。豈特他人疑之。雖以樾之久於門下者。亦不能以釋然。蓋以意爲心之所發。則未發爲心之本體。心意有所分別。而後誠正不容混也。先儒謂心如穀種。意其所發之萌芽矣。乎。師曰。子知穀之萌芽已發者爲意。而不知未發之中。生生不息。機莫容遏者。獨不可謂之意乎。○樾曰。已發之和。卽有未發之中者在。亦嘗聞之矣。然大學一書。專在情上理會。故好惡足以括之意之所在。



非好則惡。意不近於情。耶師曰：意近乎志。卽經文之所謂有定也。行者之北之南。必須先有定。主意定而後靜且安。則修身矣。○樾曰：嘗與吳友三江論人之視聽言動。莫非吾意之所運。視聽言動必以禮。則亦莫非吾誠之所在也。故大學誠意。卽中庸誠身。似於師說近之乎。然以意近乎志。古者十五志於大學。豈待格物之後而志始立耶。師曰：志意原不相遠。語錄嘗言之矣。惟學貴知本。誠身誠意固一也。然不知誠意以修身爲國家天下之本。則身不止於至善。而每蹈於危險之地矣。身且不保。而況於保家保國保天下乎。今人知格物反己之學。而猶不免於動氣責人者。只爲修身主意不誠。如果真誠懇惻。凡有逆境。惟知責己而不知責人。是於感應不息上用工。不然。斷港絕河。棄交息遊。而非聖人運世學矣。○樾曰：言之至此。心體洞然。自知格致處事。議事頗有究竟。而不容少有所混然。以之處人亦然。今聞師訓。庶有所悔而改乎。但感應不息上用功。吾儒之所以異於二氏者。正在於此。卻當於心體上著力。豈宜於效驗上較之耶。師曰：心迹一而後知吾儒之妙。非二氏可及也。若人情有感應。必應則恒。人皆能處之矣。惟感之而不應。而吾之所以感之者。惟知自盡其分。而不暇於責人望人。而後謂之學無止法。爲人父止於慈。不當因其子之賢愚而異愛。爲人子止於孝。不當因其父之寬嚴而異敬。君臣朋友皆然。一求諸身。而無責人之妄念。是之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身則此心一而不二。不二非誠乎。樂卽此之謂自謙也。○樾曰：用力之方。指示下愚。當何所先乎。師曰：誠意工夫。全在慎獨。獨卽意也。此惟吾心一點生機。而無一毫見聞情識利害所混。故曰獨。卽中庸之所謂不覩不聞也。慎卽戒謹恐懼。○樾曰：誠意之後。正心之功。亦大段著力不得。譬之行者之南。立定主意。必期至南而止。更無一毫牽引。此誠也。然至中途。或有君上之召。

或有父兄之命，則又當變通而不容泥滯。落於有所正心之功，其不滯而已乎。師曰：不滯亦是，但能決定以修身立本爲主意，則自無念，不必察私防欲，心次自然廣大。傳曰：心廣體胖，其旨深哉。苟不由誠意自慊，而專務強正其心，則是告子之學也。烏足以語此。○榘曰：論至於此，學問雖有所受，而體認則存乎人。何前之苦析經文而不求實用哉。榘之所以疑而信信而疑者，蓋以世之主講者，輒好異說，以新聞見。朱子之學，尤未可以輕議也。常讀章句，因其所發釋明德實其所發釋誠意，又考諸小註，意是主張恁地。然則朱子皆非歟。師曰：朱子所註，未爲不是，但後之學者，遂分所發有善惡二端，殊不知格致之後，有善而無惡，若惡念已發，而後著力，則猶恐有不及者矣。○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發而後禁，則扞格而不勝，用力於未發者，集義之君子自慊者也，用力於已發者，襲取之小人見君子而後厭然之類也。吾人今日願爲君子耶，爲小人耶，當知所以自辯也。但意之所主，果屬將發未發之間乎，未發則不得謂意矣。師曰：未發已發，不以時言，且人心之靈，原無發之時，當其發也，必有寂然不動者以爲之主，乃意也。此吾所以意爲心之主，宰心爲身之主宰也。子姑無言語求之，久之自當有得。門人李榘記。

銓部林東城先生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秦州人家貧。童子時，傭於王氏。王氏見其慧，使與子共學。刻苦自勵。嘉靖壬辰，舉會試第一。除戶部主事。改禮部，又改吏部。請告歸，起補郎中。辛丑卒官。年四十四。先生師心齋而友龍溪，當其始學，日以朱墨點記，其動念臧否醇雜，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盍反其本乎。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雖在吏部，不以熱官避嫌，樓被宿寺觀，與同志終夜刺刺不休。荆川曰：子仁學幾二十年，

其膠解凍釋。未知如何。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之。義觀其論學工夫。綿密不涉安排。不落睹聞。明道之行所無事。慈湖之不起意。庶幾近之心齋之門。未之或先也。

林東城集

自驗接人雖寬大不忙。而中心亦自有梗。自省雖不敢隨俗計較。而功名之念又不能忘。故平時包裹之喻。至此乃見其真。○近覺精神泄漏。夢寐不清。作事應物時。有氣不順暢。辭不合序。人有受之不堪。我亦悔之無及。固知平時工夫。不能實際。以至如此。然少知檢察。則又矜持不泰。無與物同春之意。於心不化。已亦不能容矣。○心齋先生語鄙人云。當官以來。子以爲順事乎。蓋未嘗自以爲過也。子曰。然識有未盡。勢有未能。此則鄙人之過也。夫子曰。非是之謂也。卽舉乾卦六爻。譬作六臣。鄙人者。屬九四。躍龍云也。龍而躍。求自試者也。故有許多責備之意。形見之機。若非自以爲過。而善補之。鮮有不得其禍者。子曰。兢兢業業。不敢放過。惟以正自守。不求人知。不徇人意。以正事之而已。僅足支持。夫子言之於吾心。有感也。夫子曰。是亦足矣。未知合易而坦然行也。使能知合易。道不以爲盡。心不以爲難。處實實落落。以爲補過。更覺精神。予豁然有悟。乃知從仕之難。今始見其易也。○爲己之學。不相假借。無俟旁求。饑食渴飲。由我而已。何嘗與於人。知不知哉。惟其爲己之間。又知己非我所得私。亦有私之不可得者。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之類。乃爲真切。何計人之分耶。○道理無窮。工夫不息。望道未見。聖人之心。其道體本如是也。使真有所得而守之。將無所事於守矣。惟聖人無所事守。吾人尙有待於守也。所謂不俟造作。不必假借者。如目自能視。視之而已。豈待加視而後明耳。自能聽。聽之而已。豈待加聽而後聰。心自能思。思之而已。

豈待加思而後睿哉。神明無待於外求。直養自復其本體。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也。近世學者不信本心。具足。惟於心外尋求。聰明自用者。失其本心。修補粧綴者。滯其實用。久而忘返。習以爲常。反曰學專在是。真有孤聖門精一之旨矣。○靜中體認。吾人日用間。意念起時。無纖毫私見。便是靜。便是制外也。未發氣象。此亦可觀。非養至冥冥。冥冥始可言靜。○明覺。卽戒懼。亦是工夫。亦是本體。初無所異。必戒懼而後明覺。則明覺時。誰明覺也。○環溪主靜。靜而無靜可也。否則打帖久而氣魄弱。某人主動。動而無動可也。否則發散久而神識淺。○人心平日固有紛擾習染。時心少不省察。則逐逐相隨。牽引無已。或茫茫蕩蕩。不知所極。惟著察此念。虛明在中。舉無所著。及事一觸。從而應之。不見其有不以爲功。久則自以爲是者。或自見其非。假之外者。亦自得於內。真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文王望道未見。此正心無私處。苟有見而爲之。不免比合牽引。落於聞見。雖公亦私也。所謂當理者。心外無理。理外無事。事外無仁。卽心是理。卽理是事。卽事是仁。一而已矣。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旣爲一體。則物之是非善惡。如體之疾痛癢癢。無不自知。何理可當。何心可私。一見決矣。○近見此心無一物可見。亦無工夫可著。只如此平等做去。一步一步。一事一事。自有條理。自有不容已處。無許多智識計較。如天之廣大高明。其間之生生化化者。自不費手段也。○心果無事。百體自舒。雖造次顛沛。亦自裕如。不見有事。如此則神完知藏。自能應事。亦自無不照者。故真學不於照上論真。惟於無照上致決。果是無照。卽是真體。耳自能聰。目自能明。心自能照。何假纖毫氣力哉。○今爲學者。但於事事物物上起念。如何作用。乃是工夫。據其自信。亦曰用功。證之於易。亦曰研幾。卽是致知。卽是聖人矣。不知此正生死之關。誠僞之辨。不可不察。道無方體。亦何形象。故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便是道。便是工夫。有不待人之用心而始湊合。以此加彼云也。○求仁之功。非認意見以爲是。則從遷就以爲宜。恐無思無爲之體。未能合一。惟於一體求之。果無見於人過。而恐我愛之未深。果無見於己是。而恐躬行之未當。兢兢業業。日收月化。以求一體之無私。不計衆心之何若。如此而已。○日來工夫。惟於平等上實際做去。更不加減分毫。著纖毫氣力。使精藏氣定。智發心安。若無所事者。蓋無道之可見。亦無學之可名。不求見解。只依本色。人雖不知。吾自知之。人雖不信。吾自信之而已。吾自心自信。當下卽得清明。隨事自能泛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本心俱足。萬化流行也。後世學術。只爲自信不及。苦心小而事大。幾微之善。不足以應之。取益於傳記之言。比擬於變通之跡。事有近似者。引之而強合。道無方體者。執之而等倫。縱能湊合成章。不免神氣消索。物既不親。我亦不化。終與道爲二也。○人心無迹。何處著念。感而遂通。此乃真念。故曰。不必動念也。使有念可動。則未應之先。念在何處。旣應之後。念又何生。寂然不動而已矣。學者習染之深。以著意爲真切。不知自喪其真。以比擬爲用功。不知自迷其性。○道本無體。亦不可見。苟以有心而求。終是有生有死有起有滅。惟悟本來原無一物。凡今日之聞見聰明。皆障蔽之實。況於世情物欲。又其甚者乎。

卷三十三

秦州學案二

文肅趙先生大洲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編修因上惑方術疏請敷求真儒不報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嫚書要貢集百官議闕下日中莫發一論者先生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華亭問何奇畫先生曰爲今之計皇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畫者上卽陞先生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方廷議罷先生盛氣謁相嵩於西苑直中嵩辭不見先生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願謂先生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先生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欲敗其事故不與督戰事權亦不與一護卒先生單騎出城傲民車致銀總兵仇鸞所歷諸營傳諭而返明日復命上怒謂功賞未見措置第爲周尚文沈束懷怨詔錦衣衛逮杖譴廣西荔波縣典史量移徽州通判稍遷南京文選司主事進郎中陞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右通政光祿寺卿戶部右侍郎皆在南京四十年始入爲戶部右侍郎又以忤嵩罷隆慶改元起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幸學暫掌祭酒事出爲南京禮部尚書召入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尋拜文淵閣大學士先生在閣與高文襄共事而議多不合其大者謂御兵分隸五府數變之後至嘉靖庚戌別立戎政廳以十餘萬衆統於一人盡變祖制夫兵權貴於分隸兵亦貴於分此古法也疏下廷臣議行而本兵震冀不悅及給事中楊鏐論冀遂誣先生主使上終直先生而罷冀文襄以徐文貞草世廟遺詔改政改臣爲讎君將欲加罪先生拂衣起曰若是則先帝大禮大獄諸案卽宋之奸黨碑也文襄色變而止文襄

以閣臣兼掌吏部事使先生兼掌都察院事文襄欲修怨廷中之異已者非時考察科道先生執筆文襄終不得志其爭給事中吳時來至於日中於是文襄使其客韓楫勸先生爲庸橫先生言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兢兢唯拱言是聽僅以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之橫也已詔馳驛歸杜門著述擬作二通以括古今之書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內篇又分二門曰史曰業史之爲部四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之爲部四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外篇亦分二門曰說曰宗說之爲部三曰經曰律曰論宗之爲部一曰單傳直指書雖未成而其緒可尋也萬歷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九贈少保諡文肅先生之學李贄謂其得之徐波石按先生之論中也曰世儒解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知言中爲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若以爲物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以爲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爲學問之效豈有三聖心傳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乎波石之論中也亦曰伊川有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若中可擬而明也易不當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矣故知先生有所授受也先生初不自諱其非禪學嘗與徐魯源相遇魯源言學問當有所取有所舍先生厲聲曰吾這裏無取無舍宛然宗門作用也其答友人云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敢欺人哉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先生謂禪不足以害人者亦是有說朱子云佛學至

禪學大壞。蓋至於今。禪學至棒喝而又大壞。棒喝因付屬源流而又大壞。就禪教中分之爲兩。曰如來禪。曰祖師禪。如來禪者。先儒所謂語上而遺下。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是也。祖師禪者。縱橫掉闔。純以機巧小慧牢籠。出沒其間。不啻遠理而失真矣。今之爲釋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師禪勿貴。遞相矚付。聚羣不逞之徒。教之以機械變詐。皇皇求利。其害豈止於洪水猛獸哉。故吾見今之學禪而有得者。求一樸實自好之士而無有。假使達摩復來。必當折棒噤口。塗抹源流。而後佛道可興。先生之所謂不足。以害人者。亦從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學之。古來如大年東坡無垢了翁一輩。皆出於此。若其遠理而失真者。則斷斷無一好人也。先生嘗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德清蔡子木問道。述七圖示之。其一混元圖。○其二出庚圖。○其三浴魄圖。○其四伊字三點之圖。○其五卍字輪相之圖。○其六周子太極圖。其七河圖。謂一以攝六。六以顯一。一者真空也。六者妙有也。世間法與出世法皆備矣。先生蓋見瀉仰山圖相。創立宗旨。與太極圖相似。故扭合爲一。而不顧其理之然否也。夫太極只一圈耳。一圈之外。不可更加一圈也。仰山之圖相。九十七。一圓分主一事。不得謂之混元矣。是故形同而實異也。出庚浴魄。魏伯陽以月象附會。納甲。趙汝楳朱風林皆嘗駁之。與太極益不合矣。英雄欺人。徒自欺耳。

### 大洲雜錄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不欺其心爲忠。能度人之心爲恕。夫不欺自心。與能度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循是義也。堂堂平平。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夕斯也。○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



宋南北之儒。殆遇繹曲防獨守。絳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歎宋儒之太嚴。夫物不通方則用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晦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目爲異端。而權其二言之汚也。顧自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歇吾心。非仁。吾身將恐斲。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吾言非仁。口過。吾動非仁。身過。般般嗚呼。微翳昧睛。則八方易位。一念顛倒。而人已成敵。執迷爲真。賊以代子。四竅塵投。妙覺死。藥出於虛。蒸則成菌。既死之心。不可復振。蝸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二日克己。吾何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己。嗚呼。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不決。小己揭揭。小己既克。大己潑潑。古之善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述。稱四用反。一真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享。少有意必。固我作。類妙用齊滯。具爲痿瘠。比爲不仁。而株檝小己。是故無己爲克。真己爲大。至大爲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性。此曰聖復。此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爲仁由己。克己銘。

10

445-38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儒明

(下)

著義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儒明

(下)

著義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 明儒學案

## 卷三十四

### 秦州學案三

####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諱會鄉約爲治，丁憂起復。江陵間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歷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人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徒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吾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秦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

直截。故子惠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卽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於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著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脚。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恍忽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劬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錮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

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臆。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眼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癡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真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至流行而至畫。一有川流。便有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問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是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愚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學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蚤歲於釋典元宗。無不探討。縉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峯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土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卽宗正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玄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跣趺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

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右。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客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近溪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卻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卽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卻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儼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來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卻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



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問學問有個宗旨。方用好工。請指示。曰。中庸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得。不免而中者也。欲求希聖希天。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卻如何希得他。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然則聖人之爲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見在對同。莫爲莫致的源頭。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卻指著這個愛根。而名爲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曰。卻倒說了。不知吾人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卽如纔歌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此非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毀譽榮枯。卽生死臨前。且結纓易。實曳杖逍遙也。○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安貼。靜定多因。養之未至。故如是耳。曰。此養之不得其法使然。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亦說不動心。曰。心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卻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百千萬年。終是要動也。○問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暴發

不平事已輒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善推車者。輪輻迅飛。則塊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所云雜念忿怒。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恭敬安和。只在專志受教。一毫雜念也不生。曰。吾子旣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處。卻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搖。而王道蕩蕩。平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脈。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路之阨於吾人哉。抑果吾人之自阨也。○問吾人心與天地相通。只因有未會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路之阨於吾人哉。抑果吾人之自阨也。○問吾人心與天地相通。只因有我之私。便不能合。曰。若論天地之德。雖有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卽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會隔斷。得天地生機。則不可。曰。極惡之人。雷霆且擊之。難說與天不隔。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已。○一友每常用工。閉目觀心。羅子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奈何。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且大衆俱在此坐。而中炯炯。至此未之有改也。羅子謂天性之知不容昧。但能盡心求。

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是故聖賢之覺。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若坐下心中炯炯。卻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吾人有生有死。我與老丈存日無多。須知炯炯。非天性而出。自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歿身。不爲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爲明。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陰既久。歿不爲鬼者。亦無幾矣。其友遽然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則夜臥夢魂自在。若日中光顯太盈。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不堪。非遇先生。幾枉此生矣。○問用工思慮起滅。不得寧貼。曰。非思慮之不寧。由心體之未透也。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通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哉。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虛以百言。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渾是妙心。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一友執持懇切。久覺過苦。求一脫洒工夫。曰。汝且莫求工夫。同在講會。隨時臥起。再作商量。旬日其友躍然曰。近覺生意勃勃。雖未用力。而明白可愛。曰。汝信得當下。卽是工夫否。曰。亦能信得。不知何如。可不忘失。曰。忘與助對。汝欲不忘。卽必有忘時。不追心之既往。不逆心之將來。任他寬洪活潑。真是水流物生。充天機之自然。至於恆久不息。而無難矣。○問別後如何用工。曰。學問須要平易近情。不可著手太重。如籠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卻有雋永之味也。○問某用工致知力行。不見有個長進處。曰。子之致知。知個甚的。力行。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理。

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要求此理親切。卻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卻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雖然聽著。汝心炯然想著。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辯到底。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問吾儕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卻是道也。一友率爾曰。豈童子亦能戒慎恐懼耶。羅子曰。茶房到此。幾層廳事。衆曰。三層。曰。童子過許多門限階級。不曾打破一個茶甌。其友省悟曰。如此童子。果知戒懼。只是日用不知。羅子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知有兩樣。童子日用常行。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卻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方。是容以通徹。神明不測也。○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卽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卽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諸友靜坐。寂然無譁。將有欲發問者。羅子止之。良久語之曰。當此靜默之時。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抱一明鏡於懷中。卻請諸子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如冠裳。

濟楚意態自然精明。若念頭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恥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曰：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纖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自己放過。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己乃知也。曰：吾儕工夫，安能使其常不放過耶？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蓬頭垢面，以度朝夕耶？○一廣文自敍平生爲學，已能知性，羅子問君於此時，可與聖人一般否？曰：如此說，則不敢曰：既知是性，豈又與聖人不似一般？曰：吾性與聖一般，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稍有知識，已去聖遠矣。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飲茶，遜讓羅子執茶，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而安得遽論持甌恭敬也？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不能如聖人之恆常不失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卻不即是甌子。甌子則有見，有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有不持，而性則原不待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今云見持不得恆常，則是可以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誰不能知，況用功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心，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知性則知天，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爲知也。君試反而思之前日工夫，果能既竭其心思乎？今時受用，果能知天地之化育乎？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曾知也。廣文沉思未有以應，童子捧茶方至，羅子指而謂一友曰：君自視與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明，無有沾滯，曰：

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今云心中光明又自己翻帳也友遽然曰並無翻帳曰童子見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廣文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卻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從容暇畢童子來接時隨衆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廣文恍然自失○廣文再過訪自述近得個悟頭甚是透徹羅子問其詳對曰向時見未真確每云自己心性時得時失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吾此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自已工夫豈不漸漸純熟日應接事物又誰會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自已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羅子笑曰此悟雖妙恐終久自生疑障廣文不服羅子曰今子悟性固常在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而不善亦性在時爲之也以常在而主張性宗是又安得謂性善耶廣文自失問將奈何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真體而爲善爲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用不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無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一更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廣文曰先生之悟小子也是死而復生之矣○羅子令太湖講性命之學其推官以爲迂也直指慮囚推官與羅子侍推官斲羅子於直指曰羅令道學先生也直指顧羅子曰今看此臨刑之人道學作如何講羅子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直指詰之曰如何不及曰吾輩平時講

學多爲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爲著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爲。到此都用不著。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一心要求保全性命。何等真切。吾輩平日工夫。若肯如此。那有不到聖賢道理。直指不覺嘉歎。推官亦肅然。○羅子行鄉約於海春書院。面臨濱海。青苗滿目。客有指柏林而告曰。前年有司遷學。議伐宮牆樹以充用。羣鳥徙巢而去。分守李同野止勿伐。羣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飛鳴。上下樂意相關。昆陽州守夏魚請曰。恆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求之愈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日用之間。言動事爲。其停當處。卽與聖賢合一也。羅子曰。停當二字。尙恐未是。夏守矍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不爲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若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夏守憬然自省。作而言曰。子在川上。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未嘗一息有間。今當下生意。津津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一片矣。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說以貧自安而不改。淺之乎。窺聖賢矣。○問人欲雜時。作何用藥。曰。言善惡者。必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必先吉而後凶。今盈

宇宙中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昏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癸丑，羅子過臨清，忽遭重病，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心病則復何如？羅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也。羅子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氣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脈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糜，是尙得爲善學者乎？羅子驚起汗下，從是執念潛消，血脈循軌。○問夫子臨終逍遙氣象，曰：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其用圓通。故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尙苦滯礙；況其僵仆而死，耶？心在軀殼，尙能圓通。況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遊六虛，無俟推測。卽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問有人習靜久之，遂能前知者，爲不可及，曰：不及他不妨，只恐及了，倒有妨也。曰：前知如何有妨？曰：正爲他有个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山河，反未獲一覩也已。○萬言策問疾，羅子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謂懷智曰：汝於人物，切不可起揀擇心。須要賢愚善惡一切包容，直到物我兩忘，方是汝成就處。



○智臥病。先生問曰。病中工夫何如。智曰。甚難用工。先生曰。汝能似無病時。便是工夫。○古今學者。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卽是自己。故往往去尋作聖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便去聖萬里矣。○余自始入仕途。今計年歲。將及五十。竊觀五十年來。議律例者。則日密一日。制刑具者。則日嚴一日。任稽察。施拷訊者。則日猛一日。每當堂階之下。牢獄之間。觀其血肉之淋漓。未嘗不鼻酸額蹙。爲之歎曰。此非盡人之子與。非曩昔依依於父母之懷。戀戀於兄妹之旁者乎。夫豈其皆善於初。而不皆善於今哉。及觀其當疾痛。而聲必呼父母。覓相依。而勢必先乎兄弟。則又信其善於初者。而未必皆不善於今也。已故今諦思吾儕。能先明孔孟之說。則必將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靈斯貴矣。貴其靈而軀命斯重矣。茲誠轉移之機。當汲汲也。隆冬冰雪。一綫陽回。消卽俄頃。諸君第目前日用。惟見善良歡欣愛養。則民之頑劣。必思掩藏上之嚴峻。亦必少輕省。謂人情世習。終不可移者。恐亦無是理矣。○向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嘗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國。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大夫。以推之羣黎百姓。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壯盛衰老。孩提少長。皆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也。又時乘閒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窺覷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不能已者。故某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禦魍魎。以至年載多深。經歷久遠。乃歎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元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

命生生不已。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橫巨將去。便作家國天下。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其將中庸大學。已是一句道盡。孟氏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如何觀。曰。子不知如何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有哀樂也無。曰。俱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未發之中。是吾人本性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哉。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卽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淨淨。紅點著便紅。綠點著便綠。其節不爽。其文自著。節文自著。而禮道豈復有餘蘊也哉。○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亦不下百千。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曰。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皆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性。率天性以爲萬善。其爲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問因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之累。羅子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之寧靜作何狀。其生謾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大虛無物。羅子謂此說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寧靜處。曰。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諸士子沉默半晌。適郡邑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略無差僭。羅子目以告生曰。諦觀羣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諸生欣然起曰。羣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可得也。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個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閒平日在慎獨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工。須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卽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三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

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卻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詎置之不問耶？曰：吏胥之在於官府，士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吏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士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士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爾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耳。旣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著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愈遠矣。曰：弟子所用工夫，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是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卽天之明命，而日鑒在茲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爲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獨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

應事或動念。一可以指。是則汝固說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卻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儒謂心體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況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爲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貼體也。乃指著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是妥貼。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卻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卽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卽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夫。卻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問此理在天地間。原是活潑。原是恆久。無欠缺。無間歇。何如。羅子曰。子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間。只等反諸身心。便是茫然。曰。子觀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子之身心。卻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覺

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子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也。何中庸卻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斷喪。若吾人不免氣習染壞。似難並論也。曰：氣習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子應答之時。手便矜然端拱。足便悚然起立。可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了。曰：子於拱立之時。目便炯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曾由得習否。曰：此卻非由習而後能。曰：既子之手也是道。足也是道。耳目也是道。如何卻謂身不及乎。鳶魚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卽一堂上下。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都是伶俐。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詰曰：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道。則中庸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須上下文氣理會。此條首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註謂篤爲加厚。若如舊說。則培是加厚。栽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幬。方見其生生不已之心。蓋天地之視物。猶父母之視子。物之或栽或傾。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母莫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肯復物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藏。南子也。去見佛。階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雖離之也。去尋他。荷蓀雖避之也。去追他。真是個個入於善。而於己更不知一毫吝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推其在在精神。將我天下萬世之人。欲盡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非夫子有求於我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卻真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問：孝弟如何是爲仁的本處。羅子曰：只目下思

父母生我，千萬辛苦，而未能報得分毫。父母望我千萬高遠，而未能做得分毫。自然心中悲愴，情難自己。便自然知疼痛，心上疼痛的人，便會滿腔皆惻隱。遇物遇人，決肯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如此卻恐流於兼愛。曰：子知所恐，卻不會流矣。但或心尙殘忍，無愛可流焉耳。○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中間又有纖毫間隔，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爲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以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以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廉。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某初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卻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病得無奈，卻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謂工夫，每有罣礙，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爲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爲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著累喫苦。在省中逢著大會，師友發揮，卻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卻去東奔西走，而幾至忘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

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卻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卻貫串不來。天幸楚中一友。胡中正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某復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忘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原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會孝弟。以之而學。學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問孔顏樂處。羅子曰。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也。豈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生意活潑。了無滯礙。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卻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柢。於天地之大德。其脈絡分明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爲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真。亦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顏樂處。竭力追尋。顧卻忘於自己身中。討求著落。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問靜工夫。固在心中。體認有要否。羅子曰。無欲爲靜。則無欲爲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俗情受用。然視之冲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羅子曰。心體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身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欣喜爲樂。則必不可。而不樂。



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境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卻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決者。請問其旨，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卽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閒，真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於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旣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暫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卽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卽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卻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旣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卽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之問，而只爲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擾攘以致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卽自澄徹，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羅子曰：仁心體也，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便合著人心體，合著處便是歸此。

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皆歸吾仁。問做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聖賢尤加意焉。蓋人到獨知。縱外邊千萬彌縫。或也好。看中心再躲閃。不過難免慚惶局促。慎獨或可以爲成人切實工夫。曰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爲德。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慈祥過於峻厲也。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總且小功也。況望其能成人而入聖也。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暮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心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將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羅子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己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開善再拜也。而聖人之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活潑潑地。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疏美惡。已自不勝越隔。又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魚。通意思於庭草哉。且出門卽有礙。胸次多冰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

等受用。何等快活也。○問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羅子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卽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時坐中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莫得其實。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羅子因憮然歎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草木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卽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卽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問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說。只靠自信性善便了。況看朋輩。只肯以工夫爲先者。一年一年。更覺進益。空談性地者。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羅子沉默一時。對曰。如子之言。果爲有見。請先以末二句商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卽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尙安閒。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卽己亦無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能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就如子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可去戰慄而漫爲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腳。蓋其言原自不可離來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旣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兢業業。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卽如勸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說壅培之厚。而秀苗纖芽。且將消阻無餘矣。○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羅子浩然歎曰。聖

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卽桎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項。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活動。輒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桎亡之類也。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活動。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曰。方自知學。卽泛觀蟲魚。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途。客旅相見。卽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膚髮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爲急焉。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問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可同於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則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爲學第一要得種子。禮謂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則曰仁者人也。人卽赤子。而心之最先初生者。卽是親愛。故曰親親爲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子果已說定。但今日卻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見聞。務爲執守。久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學者果有作聖真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

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開。活潑潑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則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界。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直是簡易明快。故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問良知卽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是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耶。羅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卻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卽在家。而家院堂堂無不朗朗目中。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卽在國。而朝廷班行無不朗朗目中。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乃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曰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卻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又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力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曰知之爲知之。卽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卽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嘗增減分毫也。○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

知萬物是吾身。其旨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欲豈出天機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潔。若其初志氣在心性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欲。嗜欲莫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殼著脚。雖強從嗜欲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欲矣。○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卻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力。能終日知覺而不忘忽。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卽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擺脫欠精。今乃咎他執處不固。子之心。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照覺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卻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卻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卻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卻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已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卻難用功了。曰。虞廷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則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有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只因此體原極微渺。非如耳目間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古今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問復之時義大矣。尋常言復者。多自天地萬物爲言。今堂額謂復心者。則自吾身而言也。羅子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爲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爲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卽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

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爲復。故言下著一生字。便心與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曰是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卽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子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睹。是則商旅紛行。而後省旁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耶。○問某常反觀胸中。固有靈衷炯炯之時。乃不久而昏惰。固有循循就道之時。乃不久而躁妄。如其不一耶。曰。夫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安能終日而不妄。終日而不散耶。曰。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喜的。胸次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何如。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體合而成。其一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一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爲變者也。精氣之質。涵靈魂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見而屬之於陽。游魂之變。附精氣而歸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少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以心思矣。故愁感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

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淡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應接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爲徒焉已矣。若人以己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於力爲。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歿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爲徒焉已矣。曰如先生之論。是以身爲陽而在所先。以心爲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神並。況可以先之乎。曰子惡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爲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卽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爲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爲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爲。心知之身。形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卽日中之身。但以屬陰。故其氣弱。其象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日中之身。卽夢中之身。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爲。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瀾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爲聖不可知之神人矣。○問中爲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卽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之。何哉。羅子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辯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耳。然自某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之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窺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



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死無所在無所往。○郎中有以明鏡止水以存心。太山喬岳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四句揭於壁者。諸南明指而問曰。那一語尤爲喫緊。廬山曰。只首一明字。時方飲茶。先生手持茶杯指示曰。吾儕說明便向壁間紙上去明了。奈何不卽此處明耶。南明慚然。先生曰。試舉杯。輒解從口。不向鼻上耳邊去飲。已卽置杯盤中。不向盤外。其明如此。天之與我者妙矣哉。○一衲子訪先生。臨別。先生求教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先生頓首以謝。○先生既中式。十年不赴殿試。一旦謁東廓於書院。坐定問曰。十年專工問學。可得聞乎。對曰。只悟得無字東廓曰。如此尙是門外人。時山農在座聞之。出而恚曰。不遠千里到此。何不打點幾句好話。卻倒了門面。聞者爲之失笑。○塘南曰。學以悟性爲宗。願性不易悟也。先生曰。吾向者自以爲悟性。然獨見解耳。今老矣。始識性。曰。識性如何。曰。吾少時多方求好色奉目。今日漸暗。多方求好聲奉耳。今耳漸聾。多方求好味奉齒。今齒漸落。我尙未死。諸根皆不顧我而去。獨此君行住坐臥。從隨不舍。然後覷面相識。非復向日鏡中觀花矣。○耿天臺行部。至寧國。問耆老以前官之賢否。至先生耆老曰。此當別論。其賢加於人數等。曰。吾聞其守時亦要金錢。曰。然。曰。如此惡得賢。曰。他何曾見得金錢是可愛的。但遇朋友親戚。所識窮乏。便隨手散去。○先生與諸公請教一僧。僧曰。諸公皆可入道。惟近溪不可。先生問故。僧曰。載滿了。先生謝之。將別。僧謂諸公曰。此語惟近溪能受。何諸公卻不敢進。○有學於先生者。性行乖戾。動見詞色。飲食供奉。俱曲從之。居一歲將歸。又索行資。先生給之如數。門人問先生。何故不厭苦此人。曰。其人

暴戾必多有受其害者。我轉之之心勝。故不覺厭苦耳。○一隣媪以夫在獄。求解於先生。詞甚哀苦。先生自嫌數干有司。令在座。孝廉解之。售以十金。媪取簪珥爲質。既出獄。媪來哀告。夫咎其行。賄嘗罵不已。先生卽取質還之。自貸十金償孝廉。不使孝廉知也。人謂先生不避干謁。大抵如此。○先生過麻城。民舍失火。見火光中有兒在床。先生拾拳石號於市。出兒者。予金視石。一人受石。石出兒。石重五兩。先生依數予之。其後先生過麻城。人爭視之曰。此救兒羅公也。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歷丁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最後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未上而卒。年五十三。先生之父傳芬。名湛氏之學。故幼而薰染。讀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談學。霍然有省。因問予之學。豈有所授受乎。允儒曰。吾師近溪羅子也。無何。先生在京。而近溪至。先生大喜。遂稱弟子。時江陵不說學。以爲此陷阱。不願也。近溪既歸。先生歎曰。吾師且老。今若不盡其傳。終身之恨也。因訪從姑山房而卒業焉。嘗謂鄒南阜曰。師未語。予亦未嘗置問。但覺會堂長幼畢集。融融魚魚。不啻如春風中也。先生所至。以學淑人。其大指謂明德本體。人人所同。其氣稟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無工夫可做。只要自識之而已。故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便是聖人之道。愚夫愚婦之終於愚。夫愚婦者。只是不安其知能耳。雖然。以夫婦知能言道。不得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卽釋氏作用爲性之說也。先生之事近溪。出入必以其像供養。有事必告。而後行。顧涇陽曰。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其感應之妙。錙銖不爽如此。

楊復所證學編

友人以忘會語爲歎曰。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子夙則興。興則盥。盥則櫛。櫛則衣冠。衣冠則或治事。或見賓。言則言動。則動食則食。嚮晦則息。明發復然。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友人曰。此與會語何與。曰。是不忘斯可矣。又何事會語哉。○人本無心。因家國天下而有心。心本無所。因不識心而妄以爲有所。誠意之極。卽心無其心。渾然以天下國家爲心。是謂正心。以家國天下爲心者。是合家國天下爲一身矣。蓋家本齊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齊。國本治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治。天下本平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平。惟不於彼起見。而第求諸身。無作好。無作惡。保合吾身之太和而已。此之謂真修。○問抑亦先覺曰。卽伊尹所謂先覺也。人人有之。至虛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情識之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覺矣。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每事問。乃先覺也。○格亦有通徹之義。通而謂之格。猶治而謂之亂也。格物者。已與物通。一無二也。如此則無物矣。有則滯。滯則不通。無則虛。虛則通。物本自無人。見其有格物者。除其妄有。而歸其本無也。歸其本無。此謂知本。○體之爲言。禮也。天地萬物一體者。天地萬物一於禮也。仁者以禮爲體。不以形骸爲體。故曰克己復禮爲仁。○天地萬物真機。於一時一事上全體融攝。但應一聲轉一瞬。無不與萬物同體。顧人不善自識取耳。○天下之人性。固已平矣。好智者欲爲之平。適所以亂之也。聖人以常平者視天下。而不敢以有爲亂之。恭之至也。○或問世儒所言聖人之道。是乎非乎。曰。是則不可謂之不是。然非其本也。譬之言曰。自其光景言之。亦不可謂非日也。畢竟非日體。曷若以身爲日。而光景皆自此出哉。問以身爲日。奈何。曰。不識自身原是日體。而欲以身爲

之者。正所謂逐光景者也。○明德之明。一明也。明明德之明。又一明也。明德之明。明之出乎天者也。明明德之明。明之繫乎人者也。繫乎人者。必由學問之力。以求其明。學問一毫之未至。卽其明亦未徹。若其出於天者。則虛靈之體。人人完具。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豈容一毫人力哉。人之有是明德也。猶其有是面貌也。由學問以求明。猶欲自識其面貌者。援鏡以自照也。一照之後。不過自識其面貌而已。不能以分毫加損。然則未識之前。亦豈容以分毫損哉。識與不識。而面貌自如。明與不明。而明德自若。今人不達明字之義。遂疑明德之體。有拘有蔽。有昏。必待人之磨淬洗滌。然後明也。如此則明德乃人造作而成。安得言天哉。是不求自識其面貌。而徒欲以粉澤膏脂。粧點雖粧點妍美。與自己面貌。了不相干。要之皆不達此一明字之誤也。○問明德既本明矣。又欲求明之何也。曰。此聖人修道立教之事也。太古之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其本明者足矣。無事於教也。天下之生久矣。嗜好漸深。智識漸啓。求欲漸廣。而民始苦也。聖人者。思有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又非政刑之所能齊也。於是乎自明其明德。而鼓舞天下。以共明之。然後天下。下知識漸忘。而安於作息耕鑿之常。用其本明者。以自樂。實聖人救之也。然本明之德。實不因明而有所增。如人之有面貌。何以照鏡爲哉。然出入關津。當自圖形相。必假鏡自照。然後圖得其真。其實相貌。不照亦是如此。深山窮谷之中。人民無有鏡者。亦是如此。所以云明德雖不明。亦未嘗不明也。然苦樂關津。吾人何以度越。則明明德之鏡。其可少哉。以俗眼觀世間。則充天塞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之所成。無一是習者。○文必博。則取舍無所措。其意禮必約。則思議無所與其幾。○當下者。學之捷法。無前無後。無善無不善。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古往今來之久。道德功業之崇廣。人

情世態之變幻。皆是矣。非天下之至巧。不足以語此。○承論有本體。有工夫。良知不學不慮。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此殊不然。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陽明之下。此轉語者。實見本體工夫。原是強名求其合一。且不可得。而妄得有二也。試自揆之。吾性果有本體工夫乎哉。盡天地萬物。皆在妙湛靈明之中。就此中間。請剖剝出何者爲本體。離此中間。請擇揀出何者爲工夫。本體中無工夫。工夫中無本體耶。卽相等待。如獨木橋。彼此陵奪。本體中有工夫耶。工夫中有本體耶。卽共淆雜。如冷爐金磊塊。支撐夫良知。既謂之靈根矣。翕聚緝熙。豈其不能哉。旣不能。則不當妄加以靈之名。旣不靈。則又孰有靈之者。以翕聚之緝熙之也。如人眼目久瞪發勞。自知閉瞬。不待詔教。不須起作。形體尙爾。無有工夫。何況良知。瞪勞閉瞬。同歸靈妙。本體工夫。如何分別。夫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豈其不能隨時翕聚之過哉。不見性之過也。不能見性。雖隨時翕聚。卽謂之作。用。卽謂之情識。若見性。雖作用情識。無一而非翕聚也。翕聚亦可。不翕聚亦可。翕聚時如閉目。不翕聚時如開目。同是本體。同是工夫。今不責人學不見性。而責人不隨時翕聚。不知翕聚甚物。又不知道翕聚的如何做主。發散翕聚。總屬前塵。前塵皆客。如之何其主之也。所謂倏忽變化。蕩無所歸者。卽前塵變滅之象也。不歸咎其翕聚之非。而致疑於良知之失。認客爲主。終身不放。豈有寧定之期哉。而以此爲致良知之功。誤矣。○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是天生來真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道理。卻是後來知識意見。過而不化者。不可錯認爲明德也。故大學單提身字。可謂潔淨精微之至矣。學雖極。

於神聖。而理必始於可欲。今吾儕一堂之上。何其可欲如此也。目之所視。因可欲而加明。耳之所聽。因可欲而加聰。聲之所發。因可欲而加暢。心之所思。因可欲而加敏。何善如之。但能信此可欲之善。原有諸己。不待作爲。於是。由可欲而充之。在父母。則以可欲施於父母。而孝行矣。在兄弟。則以可欲施於兄弟。而弟行矣。君臣朋友夫婦皆然。至於待人接物。一切不忘。可欲之念。而仁愛行矣。直至神聖。亦可欲之。至於化而不可知也。舉凡有生之類。同一可欲之機。洋洋在前。優優乎充塞宇宙。雖欲違之。其可得耶。○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卽此是性。卽此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發歡喜心。活潑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氣象。然則結果一著。直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爲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大人通天下爲一身。若分別人我太重。則自己心先不平。何以平天下。所謂修身爲本者。將此分不平心修去之。乃成其大。譬之植樹者。修去旁枝餘蘗。根本便自盛大。而發榮滋長。足以庇蔭千畝矣。○心爲萬物主。其大無對。獨往獨來。無能操者。以下秣陵記聞。○問如何了生死。曰識得原無生死便是了。○問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曰卽汝一言一動。便是變化。汝能識汝言動處。便是知神之所爲。○有僧辨情辨性。曰要曉得情也是性。

卷三十五

泰州學案四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號天臺，楚之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以大理寺丞謫州判，累遷至太僕寺少卿。右僉都御史丁憂，起巡撫福建，又丁憂，起協理僉都御史，晉左副都轉刑部侍郎。陞南京右都御史，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事，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先生所歷首輔，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皆不甚齟齬，而江陵奪情，先生致書比之伊尹，之覺世以天下自任者，不得不冒天下之非議，其諫奪情者，此學不明故耳。雖意在少殺其禍，然亦近於誦六藝以文姦言矣。及掌留院，以御史王藩、臣參三中丞不送揭帖爲蔑視堂官，上疏糾之，清議以爲脅持言官。逢時相之欲，顧涇凡作客問質之先生，先生無以難也。先生之學，不尙玄遠，謂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爲道。故費之卽隱也，常之卽妙也，粗淺之卽精微也。其說未嘗不是，而不見本體，不免打入世情隊中，共行只是人間路，得失誰知天壤之分。此古人所以貴刀鋸鼎鑊學問也。是故以中行爲學，稍一不徹骨髓，其下場不及狂狷多矣。先生因李卓吾鼓倡狂禪學，者靡然從風，故每每以實地爲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帶水，於佛學半信半不信，終無以壓服卓吾。乃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隱之獄，唯先生與江陵厚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又先生之講學友也。斯時救之固不難，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忌。先生以不容己爲宗，斯其可已者耶。先生謂學有三關，一卽心卽道，一卽事卽心，一慎術慎術者，以良知現現成成，無人不具，但用之於此則此，用之於彼則彼，故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必別有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夫良知卽未發之中，有善而無惡，如水之必下，針之必南，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後謂之良知，無待於用，故凡可以之彼之此者，皆情識之知，不可爲良。先生之認良知尙未清楚，雖然亦緣傳習。

後錄記陽明之言者失真。如云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先生爲其所誤也。

天臺論學語

孔子之學。真實費而隱。宋學未脫二氏蹊徑者。以其隱而隱也。嘗謂惠能云。本來無一物。此是又有無一物者。在如孔子云。汎愛衆而親仁。顏子若虛若無。犯而不校。如此方是無一物。此類何等顯。其實何等微。宋儒多只說向入微處。終是未脫見耳。○兄之文似翰卻陽明一著。陽明把筆時。卻是不會要好。兄尙有要好心在也。遷史之文亦是無意要好。班固便要好。浸淫至於六朝。只是要好極耳。與胡廬山。○夫與百姓同然處。吾黨何能加得些子。惟是百姓日用不知耳。日用處。聖人原與百姓同。其所用處。聖人自與百姓異。區區所謂擇術者。非能有加於百姓日用之外也。意於百姓日用者。而辨所用耳。○世之言道。譬之以管窺天者。第知一隙之爲天。不知觸處皆天也。亦有知觸處之皆天者。而執虛執見。不自反身理會。視聽言動之皆天也。或有知視聽言動之皆天者。而乃鹵莽恣睢。不知視聽言動之禮之爲天則也。與魚弱侯。○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滅己處爲宗。吾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己之仁根爲宗耳。聖人之尋常日用。經世宰物。何一非此不容己者爲之乎。然即此不容己之仁根。莫致莫爲。原自虛無中來。不容著見。著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以此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短喪。夫子第卽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薄葬。孟子第原其類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其類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同上。○聖人之道。由無達有。聖人之教。因粗顯精。與周柳塘。○廿年前曾解盡心章云。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了徹。便知性之真體。原是無思無爲。便知上天之載。原是無聲無臭。渾然一貫矣。所謂心體盡頭處者。蓋昔人所謂



思慮未起，鬼神不知，不覩不聞處也。近來自省於人倫日用，多少不盡分處，乃語學者云：吾人能於子臣弟友不輕放過，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真之不容自己也。性真之不容自己，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非情緣也。故實能盡心而知性知天，一齊了徹矣。○近溪安身立命處，是無念。余所謂心體盡頭處是也。其日用受享提掇人處，只是自然生機。余所謂心體不容自己處是也。蓋無念之生機，乃是天體。天體之生機，即是無念。原是一貫說到此處，難著言詮，只好默契靈識耳。○橫渠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是生死無分別也。明道曰：萬物爲一體，是人我無分別也。然夫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曰：親其兄之子，謂若鄰之赤子乎。此則分別而實則不分別也。何者？此則自然之真機，非緣名義道理而生分別者。○知是隨身貨，知尤是行之妙。○柳塘云：念之不動者爲性，蓋旣云念矣，而中又有不動者在，疑二之矣。○來教云：性無得失，無是非，誠然。顧念之萌於欲也，豈無邪正乎？念之生於見也，豈無偏全乎？學者從念上研幾，閑邪祛偏，亦是復性實功。似未可破除。如足下教旨，只從性上辨迷悟，則誠爲直截真詮，得上乘矣。與楊復所。○知至至之，則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者，此其顯現。知終終之，則開物成務，日用云爲者，此其真宰。○定字云：知是知非之知，是以照爲明。誠然。夫照從何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因明生照。由照探明，原是一貫。非判然兩截也。今謂以照爲明，相去千里。提掇似太重矣。與龍溪。○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己者，雖欲堅忍無爲，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爲，若有所制而不敢，是則膚淺之綱領，惟求其不失本心而已矣。與李卓吾。○昔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貴踐履。余則曰：眼孔易開，骨根難換。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學悟主眼，則才識氣魄皆道之用。

主腦未徹。則才識氣魄俱道之障也。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爲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曾有書云。某不遇。某不過一村漢耳。念菴嘗對人言。某四十年前。蓋濫俗人。鄭公初年立朝。風節震耀一時。而自謂一村漢。則其所以求不村不俗者。必有所在矣。與胡相泉。○此學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進而不自知矣。蓋只此肯求。便就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與周少魯。○今之學者。談說在一處。行事在一處。本體工夫在一處。天下國家民物在一處。世道寥寥。更無倚靠。凡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說亂道也。蓋費中隱。常中妙。粗淺中之精微。本是孔孟萬古不易正脈。但非實是撐天拄地。捨身忘家。逼真發學孔子之願者。未易與此。與喬戶部。○三代以降。學術分裂。高者虛無。卑者繁縟。夫子出而單提爲仁之宗。仁者人也。欲人反求而得。其所以爲人者。戰國功利之習。權謀術數。孟子出而又提一義。使知羞惡而有所不爲。六朝以下。清虛任放。決裂名教。宋儒出而提掇主敬之旨。主敬禮也。其後日趨於格式形迹。真機埋沒。陽明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良知智也。由仁而義而禮而智。故舉其重實則一貫也。今爲致知之學者。又以意識見解承當。崇虛就無。思以救之。宜莫如信。引其影響。歸之實地。示諸生古聖賢之悟。只悟得自己不足。是故若無若虛。子臣弟友。悟得不能盡。今世學者所悟。只增得一番虛。知見添得一種浮氣耳。大人通天下爲一身。吾人只苦不識自家這個真身。悽悽而生。卽令百歲枉死耳。聖人苦心破口。說個格物格物卽求仁之別名也。仁者人也。識仁便是識得此身面目。答唐元卿○近溪一日立白。下大中橋。親往過來。續者僂僂洗洗。因指示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來往。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個個分明明。未見跌撞。性體

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有述以問余。余曰。亡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茲來往橋上者。或訪友親師。或貿遷交易。或傍花隨柳。或至淫蕩邪僻者。謾謂一切皆是。此則默識之未真也。此原不論來往之人。只是見吾性體。無往不是。若一分別。便是情識。如鳶飛魚躍。亦可分別否。與同志。○胡清虛。浙之義烏人。初爲陳大參門子。以惡瘡逐出。倚一道人。率之遊匡廬終南。遂有所得。浙中士紳。翕然宗之。陶念齋王龍溪。俱納賢受教。晚與近溪及其二子遊。廣東曹溪。至肇慶。近溪長子病死。次子痛其兄。爇香掌上。灼爛而死。清虛亦死。○鄧豁渠。言常住真心。與後天不相聯屬。此極邪之說。近日談禪者。百般病症。皆由此。蓋心事判內外。歧孟子所云。離明道所云。兩截者是也。與子健以上皆書。○心體廣大。神妙豈可把捉。幽囚於腔子方寸地。其曰求。即求以學也。學覺也。又曰學以聚之。惟學則聚矣。此心之放。以昏昧而放也。一覺焉則觸目而是。何在非心。此心之失。以放逸而失也。一覺焉則隨在皆心。何有於放。○人心未交於感也。湛然虛耳。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悔攻取。憧憧往來。而虛者汨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應。知識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爲洗心也不已妙歟。○吾人合下反身默識。心是何心。惟此視聽言動。所以然處。便是此心發竅處也。此心發竅處。便是天地之心之發竅處也。○知體透露出頭。不爲聲色臭味埋沒。方能率令得耳目口鼻。使視聽言動各循其則。此卽出世而後能經世也。○子游疑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此初悟時語也。子夏以本末原是一貫。卽草木之根與杪。原非兩截。故使從洒掃應對上。收攝精神。漸使自悟。此悟後語也。○反身內觀。一無所有。唯此些子。

炯然在此。始信人之所爲人者。唯此明哲體耳。此體透徹。此身乃爲我有。不然。身且不得而有。保此軀殼何用。○聖人一生。汲汲皇皇。惟求無忝所生。不求出離生死。○楊太宰博謂余曰。吾嘗接遇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礙然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中有闕而施之者。倨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溫焉。徐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者內之符。而人者己之鑑。○孟子所以不動心者。原所由之路。逕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在事功一路。欲建王霸之業。則須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之權也。願心一繫於卿相之位。則得失毀譽交戰於前。雖欲強勉不動。亦不難乎。孟子生平。惟學孔子一路。則不藉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亦可譬之行者。日緩步於康莊。東西南北。惟其所適。卽有颶風巨浪。傾檣摧楫。心何由動哉。○學有三關。近世在聞識上。研窮以爲知。在格式上。修檢以爲行。此不知卽心卽道也。反觀近裏者。又多耽虛執見。此不知卽事卽心也。事故皆心也。願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心。心剖判於此。事亦剖判於此。事剖判於此。人亦剖判於此矣。學孔子之學。猶業巫函之術者也。不必別爲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舍孔子之術以爲學。雖均之爲仁。有不容不墮於矢匠之術者矣。故其究也。慎術。○至善卽本來無物處也。知此乃能親民人之不親。皆由中有物耳。故先知止。○朝紳日趨闕下。不勝疲苦。問節勞之術於方士。方士曰。第時時默識己身如天大。則自不勞矣。○魏中丞與余入朝。余謂之曰。常時入朝。獨行則覺勞。與友同行則勞頓減。與同志同行則勞益減。何以故。中丞曰。人已原是相通。○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非人矣。惡乎成名。謂其無以成人之名也。○溫故知新之故。卽孟子所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之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故溫者反之。

本心而尋繹溫養之謂也。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求之，卽心有餘師。○獨夫夜行空谷中，未免惴惴心動。五尺童子隨其後，則貼然厝一星於寒灰，則滅。羣火在盆中，可以竟夜觀此，則以友輔仁可識矣。○人爲習氣所移，多好放逸，時一自警策，便是禮人爲情慾所牴，多致抑鬱，時一自舒暢，便是樂。○自性之根蒂而言，原無聲臭者，曰命。自命之流行而言，原自不已者，曰性。口味目色耳聲，是人之生機，使口不知味，目不辨色，耳不聞聲，便是死人。安得不謂之性，然則窮到根蒂上，此等俱從無生，故立命處，色聲臭味不能染著，合命處，方是真性也。仁義禮智天道，更何聲臭可言。故謂之曰命，然既落著父子君臣身上來，便已降在衷了。做忠孝之心，自不容已，非無形迹可見，合性處，方是命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恍惕惻隱之心，動處卽是天根。歸原處卽是月窟。纔參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是人根鬼窟矣。吾人應用云爲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懵懵日用不知，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起爐作竈，千條萬緒，頓令此根不得生生。此窟不得潔淨，醒齷幽暗，喫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生之理原是如此。卽欲掙上尋空寂，自是不容已，如何上得去。卽欲退下恣情慾，自是不自安，如何下得來。○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吾人真真切切爲己，雖僕厮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賢人君子皆不免指摘。○不作奸不作惡，平平蕩蕩，觸目皆是此吾人原來本體，與百姓日用同然者也。○只此無聲無臭，是爲真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卒歸消滅。只此不爲不欲，是爲本心。凡務闊大放散者，終墮坑塹。○天地間大之治亂興衰，生死成敗，小之稱譏贊毀，升沉得喪，皆相對待，然有對之中，故有無對者。以主宰其上，吾人若渾在有對。

中未免爲造化輪轉。○人只是換這一副心腸。人情事變。原與俗人一樣。以上皆劉調父述言。○今人到是不爲學的處事到安妥。反是一種爲學的人。纔遇些小事。便處得過當。此何以故。只是著了些意思。不曉得堯舜與人同耳。○問有不善。未嘗不知。這不善處。顏子與吾人還同否。曰不同。如鄉黨自好之人。發言舉事。一不當。也會知得。又如做官的人。在上官處稍失禮。亦會知得。顏子要學舜。有不如舜處。卽算做不善。○問夫子賢於堯舜。曰。試觀吾輩今日友朋。還是享用孔子的。還是享用堯舜的。○精一執中。實是淺近道理。堯舜一心在安天下。如何粗得一些。如何夾雜得一些。此便是堯舜精一。農夫一念在播種。便是有農夫之精。一商買一念在求利。便是有商賈之精。一但其精神安頓處不同。○治天下在用人。然自己眼不明。不會知人。如何能用人。○一友問子儘修行。然畢竟不聞道。曰。修行矣。更聞甚道。孔子所求乎。子臣弟友。咸曰未能。今子能之。又更何學。其友有省。○良知隨事皆然。須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上。則知乃光大。此誤認知識爲良知也。知卽明德。若言明德須用在明德上。無乃牀上之牀乎。

吉水諸公之學。大率不欲享用現成良知。別尋主宰。此亦懲冒認良知猖狂自恣者之過耳。良知若非現成。又豈有造作良知者乎。子嘗謂良知如靈魂然。願投胎何如。如骨根不正。至於猖狂自恣。非良知之罪也。亦如靈魂投胎時。所遇則然耳。○秦和王篤菴問虛字難殺手。曰。吾二十年前。曾作致虛工夫。一起坐。一語默。無不放虛字在胸中。自覺工夫不疎。眼前見人。皆散漫不用工。頗有輕世自賢之心。一日忽省曰。此卻是致實。何曾致虛。因悟顏子之問。寡問不能。舜之好問好察。乃真虛也。以下皆關舟雜述。○問明體難得到手。曰。某爲御史出巡。值天暑。一指揮扶轎。見其不耐勞許之乘馬。其後指揮隨他御史。竟中喝而

死卽此一事觀之。明體一存。可以爲人立命。區區守明覺於一腔。亦復何益。問三自反之學。臨境實難。曰。但看舜爲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數語。是何等志願。所以肯自反。今人身子。願是鄉人。所以要與鄉人相校。○陸五臺問三聖人同處。孟子言之詳矣。至孔子所以異處。畢竟何在。曰。孔子只是見得己與聖人同處。亦與凡人同。故以此學。卽以此教。要使人人皆如此耳。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耿定理字子庸。號楚侗。天臺之仲弟也。少時讀書不成。父督過之。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知所出。問之。則曰。吾奈何不明白。若有眼瞎子。不知其所謂不明白者何也。自是或靜坐一室。終歲不出。或求友訪道。累月忘歸。其始事方湛一。最後於鄧裕渠得一切平實之旨。能收視返聽。於何心隱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充然自足。有問之者。曰。聞子欲作神仙耶。曰。吾作天仙。不作地仙人。曰。天仙云何。曰。直從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天臺聞而呵之。曰。學不向事親從兄實地理會乎。曰。學有原本。堯舜相傳。祇是一中。子思爲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人孰從未發前覩一目哉。曰。中庸亦只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曰。獨不觀其結語爲無聲無臭耶。先生論學。不煩言說。當機指點。使人豁然。卓吾好談說。先生不發一言。臨別謂之曰。如何是自以爲是不可入堯舜之道。卓吾默然。天臺攜之見劉初泉先生云。且勿言我二人是兄弟。時初泉臥病。天臺言吾與一醫者同來。先生榻前。數語。初泉驚起。已知爲天臺之弟。謂天臺曰。慧能和尚。乃是春米漢哉。大開眼人。恐不可以弟畜之。李士龍來訪。先生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恚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躑月不聞一言見教。何外我甚。先生笑而不答。瀕行送之河澗。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

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先生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京師大會舉中義相質。在會各呈所見。先生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因嘆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本上。竟中終生罔矣。在會因有省者。先生機鋒迅利如此。

耿楚侗論學語

廬山駁天臺所性不存語。謂常官盡職。卽爲盡性。不則爲二心爲妄念矣。卽孔子爲委吏。莫非性之所存。楚侗曰。孔子爲委吏而夢周公。卻不爲二心爲妄念乎。○卓吾寓周柳塘湖上。一日論學。柳塘謂天臺重名教。卓吾識真機。楚侗謂柳塘曰。拆籬放犬。○楚侗早歲曾遇異人。質之曰。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不言禮。而直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何也。曰。若愚若虛。此禮之真體也。○問伊尹先覺所覺何事。曰。伊尹之覺。非聞見知解之覺也。卽其若撻之恥。納溝之痛。此其覺也。○胡廬山會天臺。楚侗於漢江之澗。相與訂學宗旨。天臺曰。以常知爲學。廬山曰。吾學以無念爲宗。楚侗曰。吾學以不容己爲宗。不容己者。從無聲無臭。發根從庸言庸行。證果禹稷之猶饑猶溺。伊尹之若撻若溝。視親骸而泚頰。遇噓蹴而不屑。見入井而怵惕。原不知何來。委不知何止。天命之性如此也。故曰於穆不已。如摹擬孔氏之匡廓。非此不容己者。爲之血脈。則捧土揭木爲偶人而已。○孔氏之無聲無臭。亦是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龍溪言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先生曰。否。人試觀當怒時中。更有個全體在。當過時中。更有個一體在。是二本也。卽能之。其怒其過。非真機矣。顏子所好唯學。卽生平之怒。以學而怒。學外無怒也。生平之過。以學而過。學外無過也。可見一生精神。只是此學。更無滲漏處也。○默識識天地。



之化育也。夫囿於造化之中而不自識者，凡夫也。識之而出入造化者，聖人也。是故不藉名位，不矜功能，卽學以誨，卽誨以學，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蓋贊天地之化育於無疆矣。夫贊天地之化育者，非獨上之君相賢聖，卽下之農工商賈，細之蠶蠶，凡寓形宇內而含靈者，皆有以贊天地之化育而不自識也。○克己者無我也，無我則渾然天下一體矣。故曰：天下歸仁，義文周孔四聖人者之於易，亦各言其己也。道雖一致而時位不同，故作用亦自不同。隨時變易以從道，俟之萬世而不惑不謬者，其孔易乎？孔子之於易也，學焉耳。試取大小象傳玩之，卦卦學也，爻爻學也，學不厭，教不倦，立己立人，達己達人，易之生生也如是。○潛見惕躍飛亢，自聖人一身觀之，隨時變易時象之矣。合千聖觀之，與世推移各一象矣。○序卦周易也，首乾坤終未濟，卽周事可觀矣。雜卦序孔易也，上經首乾坤，次比師，次臨觀而終之困，下經首咸恆而終之夬，何以明孔易也。乾剛坤柔，質弗齊也。剛柔善惡均歸之中，孔氏之教也。比以類聚，故樂師任裁成，寧無憂乎？或智臨於上，或相觀以摩，無行不與，有求則應，教乃知困也。感之無心，居之有恆，終以剛決柔，純乎乾矣。是師道也，亦君道也。○天臺因舉扇悟曰：原來通體皆是良知。曰：通天徹地皆是良知。○天臺曰：人言念菴靜坐，曾見光景，遂有所得，曰：只理會當下光景耳。

文端焦澹園先生劄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萬曆己丑進士第一人。京兆欲爲樹棹楔，謝以賑饑。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授翰林修撰。癸巳開史局，南充意在先生。先生條四議以進，史事中止。私成獻徵錄百二十卷。甲午簡爲東宮講讀官，嘗於講時有鳥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先生卽輟講。皇太子改容復聽，然

後開講。取故事可爲勸戒者。繪闕上之。名養正圖解。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點用素。爲新建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成。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甯州同知。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先生積書數萬卷。覽之略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諡德南。渡時。補諡文端。先生師事耿天臺。羅近溪。而又篤信卓吾之學。以爲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人第二席。故以佛學卽爲聖學。而明道關佛之語。皆一一緇之。明道關佛之言。雖有所未盡。大概不出其範圍。如言佛氏直欲和這些乘彝。都消煞得盡。先生曰。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佛之所訶。夫佛氏所云不斷滅者。以天地萬物皆我心之所造。故真空卽妙有。向若爲天地萬物分疏。便是我心之障。何嘗不欲消煞得盡。卽如定性書。情順萬事而無情一語。亦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事也。若是無情。則內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明道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先生曰。眞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夫存心養性。正所以盡心之功。識仁篇所言存久自明是也。若未經存養。其所謂知者。想像焉而已。石火電光而已。終非我有。存養其無翳之本體。無翳乃可謂之存養。安得以存養爲翳乎。明道言傳燈錄。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臨死不能尋一尺布帛裹頭。先生謂是異國土風是也。然此千七百人者。生於中國而習異國土風。胡謂乎無乃服桀之服也。先生又謂明道嘆釋氏三代威儀。非不知其美。而故爲分異。夫明道之嘆。嘆儒者不能執禮。而釋氏猶存其一二也。豈以三代之禮樂歸之哉。朱國楨曰。弱侯自是眞人。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叔臺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

三個人說不聽難相處問爲誰曰孫月峯李九我與汝父也。

### 焦澹園論學語

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爲性命之不知學將安用。○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著心也爲惡不懼有著心乎。以彼所托意出禪宗禪宗無是也。內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爲之中識無爲之本體云爾未嘗謂惡可爲善可去也。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搖云耳未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答耿師。○佛氏所言本來無物者卽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爲未發當喜怒哀樂無喜怒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而直指何思何慮之本體也。程子斥佛其言雖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爲利心夫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真如生滅二門未達真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死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然止亦非殄滅消煞之云也。艮其背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不見其人。不捐事以爲空事卽空滅情以求性情卽性殄滅消煞則二乘之斷見矣。同上。○吾人應事雖屬紛紜乃其樞紐之者卻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者於紛紜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銜勒卽縱橫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是道奚繁且勞之慮焉。原憲不識源頭卻以支派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何者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苟破疑城卽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答陳景湖。○仕而優卽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學而優卽

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齊人問○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糾紛。觸處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於心。而不可以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爲無用之物矣。○禮也者。禮也。天則是禮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強與之一也。學者不知自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爲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己也。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率於己。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止。易之艮。正論此理。非強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旣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問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乃日求聖解。而凡情不盡。奈何。曰語非不佳。第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曰。卽聖解是也。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詩言。徧爲爾德。在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齋。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爲我有者。所以貴知味也。性未易知。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隨事體察之。謂知性。則人偷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檢點。自以爲當。只落世儒義襲窠臼。而於道愈遠矣。○覺字最難說。今人世情略能放下。道理略能分疏。便自謂覺。此猶夢中語耳。若是真覺。無不了了。如睡者醒眼一開。萬象分明。歷歷皆見。何有漸次。○某往日看世人。無一當意。然只是自心未穩。安非干人事。淨名經云。仁者心有高下。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若真能致中和者。豈有不位之天地。不育之萬物。

哉

答友人問釋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個有。但以出離生死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玄。玄修既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卽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正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生死。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常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周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苟能知艮卦。何須佛典。苟能知自性。又何須艮卦。○程伯子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祇是直上去。如何。曰否道無上下。○伯子言佛氏直欲和這些柔彝。都消煞得盡。然以爲道畢。竟消煞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伯子言佛有個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如何。曰覺無內外。○伯子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豈有是也。曰離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卽名上達。學而求達。卽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奚爲。道之弗達。學將安用。○伯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真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卽伯子之言。可以相證。然釋氏亦有保住

之說。是否。曰。古語不云乎。一翳在眼。空華亂墜。○伯子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髮胡服而終。曰。削髮胡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考也。然安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削髮胡服者耶。故老聃至西方。而效彼言。禹入鞮國。忻然而解裳。局曲之人。蓋不可道此。○伯子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伯子嘗見寺僧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顧遏羅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蓋世儒牽於名。而不造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伯子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子未究佛乘。故其培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賊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爲士師者。謂宜平反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爾也。

尙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徽之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司理温州。入爲監察御史。巡視北城。有二奄闌出宮門。調女婦。執之。羣奄奪去。先生移文司禮監。司禮以聞。上怒曰。東廠職何事。而發自外廷耶。命杖三奄。一奄死。奄人由是恨之。因火災。陳言共摘疏。中語爲歸過。竇直。譎廣東。照磨。晉南京吏部主事。改尙寶。司丞。陸少卿卒。年六十四。先生學於天臺卓吾。初至京師。入講學之會。如遠方人。驟聽中華語。錯愕。不知所謂。得友祝延之。世祿時。爲述所聞。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旣覺心懈。輒鞭策之。久之。轉展閉塞。憤

閱日甚。延之曰：「經此一番苦楚，是一生得力。願卻無可得說。一日自西長安街馬上忽省曰：『原來只是如是。何須更索。』」馳質之。延之曰：「近是曰：『戒慎恐懼。如何用功？』」識此渠自會戒慎。自會恐懼。相與撫掌。已相戒曰：「此念最易墮落。須時時提醒。醞釀日深。庶有進步。」出京別天臺。天臺曰：「至淮謁王敬所。入安豐訪王東厓。此老頗奇。卽戲語亦須記過。金陵再叩焦弱侯。只此便是博學之先生。」一如教。始覺宇宙之無窮。從前真陷井之體也。

潘雪松聞然堂日錄

問何當使心在腔子裏。不至出入無時。耿師天臺曰：「心體原是活潑。一出入。神觸神應。生生之機。至妙。今欲其常入無出。是死卻生機矣。」○耿師爲教。不事言詮。只欲於尋常言動。認出真性流行。聚朋談究。不爲要妙之論。要於當下便識本心。自著自察。便是下手用力處。嘗謂朋友之益。但當於其精神觸發。與其用意。懇至處得之。只此便是真性顯行。不在區區同異校勘也。○初謁卓吾。質所見一切掃之。他日友人發四勿之旨。卓吾曰：「只此便是非禮之言。當時心殊不服。後乃知學者非用倒竊法。盡將宿聞宿見平生深閉牢據者。痛加割剝。不留一些在骨髓裏。作梗殆未可與語。至學問已見頭腦。用過工夫。依舊爲我受用。卓吾言讀書。須以我觀之。始得。某曰：「正爲今未有我在。」○愚夫愚婦。可知可能。此皆不由學習。任意觸發。更無遮蓋。矯強最可觀性。只爲尋常不著不察。自己真性不顯。此等皆蒙蔽了。覺百千計較。皆從此生。○須從大處悟入。卻細細從日用瑣屑。一一不放過。三千三百皆仁體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默識二字。終身味之不盡。纔涉擬議。非默識。纔管形迹。非默識。纔一放過。非默識。纔動聲色。非默識。纔以意氣。

承當。非默識終日如愚。參前倚衡。如見如承。亦臨亦保。此默識景象也。○爲善須要直截發揮得出。只從心之不可忍處脫體做去。不必瞻前顧後。凡事無所爲而爲。到底天自有安排恰好處。所以君子修之吉。○此學有日新之機。此機一息。便非天命本體。拈弄得熟。此中如風火輪相似。眼前不愜意處。隨就銷鑠。眼前可意處。不當毫毛。直是歇手不得。○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記云。學然後知困。今人尙未知困。在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立者四無倚附。屹然是非毀譽之中。所謂入風吹不動也。非一點靈明自作主張。鮮不仆矣。○仁不可見。要觀其用處。用之藏卽仁也。○喜怒哀樂。純是天機流行。不著己。不著人。便是達天德。曰天德何處。著得人爲。何處著得己見。○須是酬酢紛紜中。常常提醒收拾。久之自有不存之存。○人身常要豎立得起。少有放鬆。昏怠之氣隨之矣。惟能常常挺然豎立。不令放倒。此凝神馭氣之要訣。○立身自有易簡之道。切弗冀望。只是聽命。切勿觀望。只是信心。程子言敬是惺惺法。惺惺是吾人性根。無有泯昧時。卽天命之不已者也。人從無始劫以來。便受五濁六鑿之累。自性常埋沒不顯。故須識此惺惺之體。以惺惺不昧之功存之。○學者不知一念之差。已爲躓之徒也。故視得志之人。負於國家。往往竊嘆之。豈知己之汲汲營利。是其植根而得志之時。不過成就結果之耳。○吾身喜幾動。而一念和氣充襲於人。人於我了無間隔。覺有忻忻向榮之意。此便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若值怒時。眼前暴氣充塞。父子兄弟情意阻間不通。俱作惡念相向。此便是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不從。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也。少而嗜學。長而彌敦。老而不懈。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諸心。爲諸生祭



酒二十餘年。頷歲薦棄去。從事於講學。見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爲宗。有憂焉。進而證之於古。溯自唐虞及於近世。摘其言之有關於心者。各拈數語。以見不覩不聞之中。有莫見莫顯者。以爲萬象之主。非空然無一物者也。然先生之言。終是有病。夫心體本空。而其中有主宰乎。是者乃天之降衷。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也。渣滓盡化。復其空體。其爲主宰者。卽此空體也。若以爲虛中有實。歧虛實而二之。豈心體之本然哉。故先生以不學不慮。理所固然。欲亦有之。但當求之於理。不當求之於不學不慮。不知良知良能之不學不慮。此繼善之根也。人欲之卒然而發者。是習熟之心爲之。豈不學不慮乎。先生欲辨無善無惡之心之體。而自墮於有善有惡之心之體矣。是皆求實於虛之過也。先生受學於張篋山耿楚侗。在秦州一派。別出一機軸矣。

### 心學宗

人心道心。非謂心有二也。危高大也。人心之量。本自高大。其中道理。則極精微。心危而微。故謂之中。何以執之。必也惟精乎。精於求微。乃充滿其惟危之量。而道始歸於一。一則中矣。此允執厥中之旨也。談道之士。慕高大而忽精微。必至於蕩而多歧矣。此理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顯然共見。無所用隱也。人自弗之顯耳。○文王敬止者。非止以事。止以心也。一心發之爲仁。敬孝慈信。是一止而衆止。五者根於一止。則衆止總一止矣。○理無上下。學乎下。所以達乎上。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謂其悟上於下之內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謂其慕上於下之外也。○陰陽以理言。故謂之道。此道生生。毫無殺機。故曰善。得此而成性。其善可知。此君子之道也。理寓於氣。氣不能不殊。得氣之偏者。所見亦偏。仁者以道爲仁。智者以道爲智。

得氣之濁者。日用乎道。而不知其爲道。故性善之理。不明於天下。而知道者鮮矣。知者德性之知。非見聞之知也。物者吾心所接之物。非泛言天下之物也。格正也。去不正以歸於正也。致知者非可以空虛想像而致。在正其所接之物。使各當於理。而得其宜焉。則致知有實功矣。○上天之載。大德敦化。實有爲之載者。藏於無聲無臭之中。載無聲無臭之爲載也。君子敬信篤恭。實有是德。涵於人所不見之中。非徒不顯而已也。○孟子指理義根於心。而後之人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異說所由起也。或問物理者何。曰物在外物之理在心。提吾心則能物理。是理在心而不在物也。○心出於理則放心入於理則存。求放心者。常存仁義而已。○心外無性。心外無天。一時盡心。則一時見性。天一事盡心。則一事見性。天無時無處不盡心。則無時無處不見性。天存之養之。常盡心而已矣。天壽修身。純於盡心而已矣。此孔門之心法也。○仁義禮智根於心。異端以心爲空。是無根也。○誠者善之本體。幾者誠之發用。本體既善。發用亦善。但既發。則其善有過有不及。就其過不及。名之爲惡。是善本嫡派。惡乃孽支。善本本來。惡則半途而來。非兩物相對而出也。○識仁則見本原。然非一識之後。別無工夫。必勿忘勿助。誠敬存之。則識者永識。實有諸身。不然。此心終奪於物欲。雖一時有識。祇爲虛見。而不能實有諸身矣。○灑掃應對。是下灑掃應對之心。是上。○心要在腔子裏。腔子天理也。○根本是未發之枝葉。枝葉是已發之根本。但見沖漠無朕。不見其中。有萬象之根。是謂根本。無枝葉。後來欲芟枝葉以還根本也。可乎。○張子所謂大其心。卽孟子盡其心也。大者非馳騫空虛。但視天下。無非我而已。盡者非窮極分量。但隨在不有我而已。仲尼之道。盡於忠恕。忠恕則大其心矣。盡其心矣。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而性天現前矣。○性具於心。謂之道心。善學者求道於心。

不求道於事物。善事心者。日用事物皆心也。○此理涵於物先。流於物後。超於物外。貫於物中。自今求之。其在物先。物外者不可測。而在物後。物中者有可見。因其可見。求其不可測。因物後以知物先。因物中以知物外。切實易簡。所謂中庸之學也。今之學者異於是。以物後爲迹。而玄想於物之先。以物中爲粗。而馳騖於物之外。見以爲高也。而日用則疎矣。○主一者主於理也。不主於理。但空其心。以事來不亂。物去不留。爲心之妙境。而揆事應物。不免失則。惡在爲聖人之學乎。○慎獨者。聖學之要。當其燕居獨處之時。內觀本體。湛然惺然。此天理也。存理而欲自退。是第二著工夫。內觀此中。稍有染著。此人欲也。檢察欲念。從何起根。掃而去之。復見本體。退欲以還理。是第二著工夫。兩者交修。乃慎獨之全功也。○流行者。氣也。主宰者。理也。知理之爲主。則知從事於氣者之非學矣。○未萌之先。誰爲防之。方萌之際。誰爲克之。唯天理爲之主。時時提醒。則人欲自去。中庸大學。非有二功。所謂格物者。不過於應物時。戒慎恐懼。求當於天理而已矣。○虛靈中有理。爲事之根。奈何以虛靈爲無乎。集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今學者刪之曰。明德者。虛靈不昧之德也。刪去理字。則無體。刪去事字。則無用。但云虛靈不昧。則混於釋氏靈明之說。而非大學之本旨矣。○理無常形。此心至當處。卽天理也。然有欲中之理。有理中之欲。循理則苦心亦天然。從欲則適情亦安排。非致知者孰能識之。○良知純任天理。世有真實而不盡合於天理者。其真實所發。祇成自私自利。而非天命人心之本然。若夫誠則明。明則誠。良知卽真實。真實卽良知。○聖賢曰。心異端亦曰。心相似而難辨說者。以爲本體同而作用不同。天下豈有一根而穀莠兩出者乎。蓋心一而見殊。學始歧於天下。人之觀心。猶觀天。管窺則天管。牖窺則天牖。登泰山而後

見天之大大不可測。仰而睨之曰：太清太虛，不知清虛天之象也。非天之所以爲天也。唯聖人獨觀清虛之宰，而曰：誠者，天之道。曰於穆不已。曰大哉乾元，夫不已之誠，所稱繼善非乎？是一元之理，百物之所生也。四時之所運也。天之所以爲天也。唯心亦然。觀心於一曲管牖之窺也。其小者也。八荒我闔，泰山之眺乎。眺而不得，八荒之際，還而內顧，莫可端倪，則以爲不觀不聞至矣。夫心之不可觀聞也，從其觀於外也。蓋有莫見莫顯者，藏於不覩不聞之中。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是也。從外而觀，亦淺之乎其觀者。烏觀心之所以爲心哉？彼異端者，雖亦曰明心，不明乎善而空之，則見以爲心者，謬矣。王龍溪天泉證道記，以無善無惡心之體，爲陽明晚年之密傳。陽明大賢也，其於心體之善，見之真，論之確，蓋已素矣。何乃晚年臨別之頃，頓易其素，不顯示而密傳，倘亦有所附會而失真歟。

桐川語錄

南臯輯宗儒語略，欲學者由茲直證本心。夫以諸儒之語證吾心，不若以吾心證吾心之爲真也。以吾心之所發，還而證吾心之所存，以吾心之所存，出而證吾心之所發，乃所爲真也。執隣之影，索隣之神，則眩。執吾之影，索吾之神，則亦眩。況執隣影證吾神而索之乎？君子所以貴自得也。孟子以不慮之知，不學之能，爲良。亦指不學不慮之最善者而言。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卒然而感，自然而應，皆不假於慮。學從理根而發，是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乃其發見之真切者。至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亦非慮而知學而能。但從欲根而發，不得爲良知良能。凡言良者，重於善，非重於不慮不學。卽慮知學能而善，亦謂之良可也。○知其所由，由而能知，乃爲聖學。若求知於所由之外，則墮於虛見，而非知行合一之知矣。○道形上器

形下。謂器不能該乎道者。非也。凡人所學。總屬之下。莫載莫破。皆下也。其理不可見聞。則上也。不徒曰上。而曰形上。形卽器也。安得求道於器之外乎。○天理人欲。原無定名。以其有條理謂之理。條理之自然謂之天。動於情識謂之欲。情識感於物謂之人。故天理而滯焉。卽理爲欲。人欲而安焉。卽欲爲理。凡欲能蔽其心而理。則心之良也。○心者人之神。居中應外。至虛而至實者也。楞嚴七徵歸於無著之地。彼以空立。教巧設辨難。卒歸於空。以爲明心。其實祇見一偏耳。夫心無在而無不在。唯無不在。則七徵莫非心之所在。惟無在。則偏於無著之地。亦非心之所在。○徐令問知行並進。聖人之學也。何獨重良知乎。曰。君侯稱知縣。不稱行縣。何也。易曰。乾以易知。良知乾道也。行特知之實事耳。二氏皆言心也。而所見於心者異。皆言性也。而所見於性者異。皆一也。而所見爲一者異。皆靜也。而靜中所見者異。人心合有無隱顯而一之。儒者見心之全體。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釋氏見心之空。不見空之所有。故於人道一切掃而空之。老氏見心之虛。不見虛之所舍。故推天下國家而外之。譬之天。儒見天之全。空虛是天。四時百物皆是天。釋老但知天爲空虛。遂以四時百物爲幻妄。所見固不同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儒言性善。是見性之本原。性本善。故位育總歸於善。釋以空爲性。雖謂山河大地皆佛性。其意悉歸之空。老氏鍊神還虛。則又以氣之清虛者爲性。見益淺矣。儒所謂一者理也。釋所謂一者空也。老氏守一則守中耳。守一滯於氣。歸一溺於空。總著一偏。孰若一理貫通。萬事變化不測。而無所偏乎。陽明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儒之靜主於理。釋之靜則寂滅而枯槁。老之靜則專氣致柔。反矯天理而去之。然則三家之言。雖均之心性。均之一均之靜。而其旨則霄壤矣。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何祥號克齋。四川內江人。官至正郎。初事南野於太學。大洲謂之曰。如南野。汝當執贄專拜爲師可也。先生如其言。南野笑曰。予官太學卽師也。何更以贄爲先生。謂太學生徒衆矣。非此不足以見親切也。南野乃受之。凡南野犬洲一言一動。先生必籍記之。以爲學的。京師講會。有拈識仁定性者。先生作爲講義。皆以良知之旨通之。大洲有詩贈之云。君辭佳麗地。來補昔巢居。予亦同方侶。高懸合轍車。已指角里訣。新註紫陽書。灼艾消殘病。紉針返太初。忘形非避俗。覲體卽真如。荷蒞種已大。杞苗耘正疏。烟波用無盡。棹笠溪有餘。願附玄真子。扁舟縱所如。先生之學。雖出於大洲。而不失儒者矩矱。耿定力曰。大洲法語危言。起人沉痾。先生溫辭粹論。輸人參苓。其使人反求而自得本心一也。

何克齋講學

爲學在求放心。如思慮過去未來事。都是放心。但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善學了。○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個志。此心推行得去。便是盛德大業。故自古上士。不患不到聖賢。患此心不存。不患做不出功業。患此心不見道耳。○人於良心上用。則聰明日增。於機心上用。則聰明日減。○祥問南野師曰。良知卽是志。若起心動念。卻是妄。曰。志不是。起心動念。志是明之果。確處。○南野師謂祥曰。謂一貫如繩引珠。然繩自繩。珠自珠。是兩物。不足以明一貫。又謂以一貫萬。然一與萬亦有對待。不足以明一貫。夫子蓋言吾道只是一件。曾子以忠恕明之。說者謂忠是一。恕是貫。非也。忠恕只是一心。如冬時思量父母寒。便能度親之心。去做溫的道理。夏熱亦如是。忠恕如何分得而已矣。是貫字之義。凡日用倫物。皆此忠恕。再無他道。

又謂曾子學久然後聞。此亦不然。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九歲。逮孔子卒時。只二十四歲耳。則聞一貫。方在年少之時。蓋此道必體立而後用。行。未有學於用而得之者。學者初學。便當知此一貫。學方得不差。○大洲先生出城過生舍。家兄問養生。先生笑曰。莫怕死。人之壽甚長。時祥聞之。知先生別有所指也。問曰。此道體不息也。工夫如何用。先生曰。適見公聽得分明。只此聽得明底。便是工夫。祥悟曰。道不遠人。聽聰者是工夫。不用安排。自然者是。自此不復騎驢覓驢矣。○大洲先生曰。學者先須識得良知本體。○又曰。能居敬。則舉動自不輕易。而所行自簡矣。

### 通解論學書

昨所解明道先生識仁書。雖章意頗明。然解中未及仁之源頭處。蓋求仁須識得源頭。則發用流行處。自昧不得。所謂源頭。先儒已明言之矣。橫渠張子云。虛者仁之源。康節邵子云。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張子所謂虛。邵子所謂虛明覺處。乃仁之源頭也。欲識此源頭。須端坐澄心。默察此心。虛明本體。識得虛明本體。即是仁體。即是未發之中矣。所謂靜亦定者此也。由此隨感而應。疾痛之事。感而惻隱。生不義之事。感而羞惡。生交際感而恭敬。生善惡感。而是非。生千變萬化。莫非仁之用也。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非仁也。然用未嘗離了虛明本體。如明鑑之應物。妍媸畢見。空體自如。此即動亦定也。故程子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但於靜中識得個源頭動處。方得不迷耳。白沙先生云。學者須於靜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所謂端倪者。非虛明之呈露乎。然須識得心之本體。原自虛明。非是人爲做出來的。靜坐時。只歇下雜念本體。自見。切莫將心作虛明想。若將心作虛明想。卽此想念。反障虛明。

矣。程子因人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答云：「既思卽是已發矣。正謂此也。然欲歇妄念不可強制。但只常常猛著精神。不使昏沉。妄念自歇。何者？真心是主。妄念是客。主常在。客安能久停。故妄念起時。良知自覺。一覺妄息。當體虛明。象山陸子云：「知非則本心自復。又何用強制乎？」古云：「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朱子亦云：「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此則用工之要也。然妄念既覺之時。不當復計前妄。若既覺而計妄。則卽此計念。不離於妄。是以妄追妄。妄念愈不停矣。」古人譬之無風起波。正謂此也。夫既已息妄。又不計妄。此時之心。靜定清明。如太虛一般。既無體質。亦無邊際。此則心之本體。卽當安汝止矣。不當舍此更求真也。若更起心求真。卽起求之心。是又一妄矣。無起求心。當下虛明本體。卽得到此。又不得著此虛明之意象也。若著此意象。亦屬妄想。執此爲工夫。是認賊做子。以病爲藥。何日得見本來面目乎？透此一關。漸識心體。卽此隨處而應。莫非此體。所謂一以貫之也。然於妄念未免乘間而起。比之靜時。尤爲心害。何也？靜坐之時。妄念雖萌。猶未臨境。故雖起易滅。應物之時。念與境交易於染著。故一起難滅。於此尤當加研幾之功。故忿心初起。則必懲。忿心初動。則必窒。見善則必遷。有過則必改。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自慊而後已。如是則克己工夫。無間於動靜。妄念始不能爲心害矣。濂溪周子有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至哉言也。」聖學工夫。不越此矣。舍是則虛談矣。識之。然此學人多不講。縱講之。亦不肯奮然向往。以求自得。蓋緣未辨世間真假。故逐假迷真耳。此正受病之原也。吾將有以明之。孟子不云乎？「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邵子亦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安足言。是知心性也者。體無加損。爲天地根。非至真乎？」孟子又云：「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



昔趙孟能賤之，是知名利也者，予奪山人，等於浮雲，不亦假乎？世人倒見，認假爲真，決性命以赴之，卒老不悔，不知天下有至貴至富，不加不損，無予無奪，而異乎彼者，願舍之不求，不亦可哀耶？汝宜高著明眼，於此真假路頭，明辨決斷，一意惟真是求，不得不止，則真假不惑，念頭自清，前之所謂妄念者，漸消釋矣。妄消真復，便識得仁體，反身可誠，而樂莫大焉矣。便能性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合天地之常矣。至此則天下何以尚之，不此之務，乃悠悠而與世之無志者，耽著眼前虛花，便執以爲究竟之事，豈不可惜？豈不可惜？汝資稟篤實強毅，辨此非難，從此決志未晚也。工夫依此做去，當有悟處，勉之勉之。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祝世祿字延之，號無功，鄱陽人。由進士萬曆乙未考，撰爲南科給事中。當緒山龍溪講學江右，先生與其羣從，祝以直惟敬，祝介卿眉壽爲文麓之會，及天臺倡道東南，海內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則新安潘去華、蕪陰王德孺與先生也。去華初入京師，雖親講會，不知爲學之方，先生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既覺心懈，輒鞭策之，終不爲之道，彼使其自得。先生謂吾人從有生來，習染纏絆，毛髮骨髓，無不受病，縱朋友善攻人過，亦難枚舉，惟是彼此互相虛下，開一條受善之路，此真洗滌腸胃良劑，故終身不離講席。天臺以不容己爲宗，先生從此得力，身在心中，一語實發先儒所未發，至謂主在道義，卽蹈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此非儒者氣象，乃釋氏作用，見性之說也。古今功業如天空鳥影，以機權而幹當功業，所謂以道殉人，遍地皆糞土矣。

祝子小言

學者不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窠臼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輒號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有是處。○患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弛弋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羣疑以亡。諸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元來無窮。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總遊我無窮之中。目終日視萬色。而視不匿。耳終日聽萬聲。而聽不置。口終日言萬緒。而言不置。身終日動萬應。而動不置。是何物者耶。奈何立志不堅。艷體不親。將此無窮者。以瓦礫委之歟。故曰宇宙未嘗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隨不測之淵。履欲墮之崖。此時此心。惺惺翼翼。不著纖毫。入聖徹機。政復如是。不則逐名義。而捉意會。爲力彌勞。去道彌遠。○學人恆言用心。用心實難。祇用耳目爾。日光萬古長圓。月受日光三五缺焉。心與耳目之用似之。○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儒者論是非。不論利害。此言非也。是非利害。自有真。真是而真利。應真非而真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入知縱欲之過。不知執理之過。執理是非種子。是非是利害種子。理本虛圓。執之太堅。翻成理障。不縱欲。亦不執理。恢恢乎虛己。以遊世。世孰能戕之。○謬見流傳。心在身中。身中直一團心耳。原來身在心中。天包地外。身地也。心天也。海起浮漚。身漚也。心海也。未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滅後。妙明不滅。所以孔子許朝聞而夕可。莊生標薪盡而火傳。○天之運。川之流。木之華。鳥之韻。目之盼。鼻之息。疾痛之呻吟。豈因名義爲之。自有不能已也。吾志吾道。乃因人爲起滅。不名爲志。○問內持一念。外修九容。可以爲學乎。曰唯唯否。

否念不可持也。容可修而不可修也。仁守莊蒞。知實先之。弗然者。妄持一念。賈胡襲燕石之珍。徒飾九容。俳優作王公之狀。爲僞而已矣。○德輶如毛。非以毛比德也。知德不徹。有這一絲在。便損全力。須是悟到無聲無臭處。○問所存者神。曰。情誠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者化。曰。雁度長空。影落寒水。雁無留迹。水無留影。○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爲讐。將舉身與世亦相讐。得則俱得。讐則俱讐。讐苦之趣也。得樂之符也。學不二境。乃見學力。肅之乎賓友之念。忽之乎衆庶之臨。得之乎山水之間。失之乎衽席之上。吾甚恥之。○中庸非有二也。識此理而保任之。爲戒慎恐懼之中庸。識此理而玩弄之。爲無忌憚之中庸。○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在學問。有革命之功。蓋支離之說。浸灌入人心。隨久矣。非有開天闢地大神力大光明。必不能爲吾道轉此法輪。○大人無多伎倆。只不失其赤子之心。若曰擴而充之。便蛇足矣。然則本體外更無工夫乎。曰。大人原無本體。赤子自有功夫。○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乍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於石火見處點之。欲人因擊之火。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夫擊之火。火之可見者也。不擊之火。火之不可見者也。見可見之火。不過見火之形。見不可見之火。而後見火之性。○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閒。人心自鬧。○恆言學問。蓋有學。必有問。問由學生也。每見友朋相聚。不切身從自家神理不通功夫。做不去處討求。而低眉絨口。叉手齊足。壇場冷落。於是或拈話柄。或掉書囊。設爲問目。其問不必關於學。其答不必關於問。浪問浪答。徒長一番游談。惡習何益。底裏事。○學者漫自隨人言句轉。且只道本體是什麼物。工夫是如何下。原來本體自不容已。不容已處。是工夫。若以工夫存本體。是猶二之。○權勢之門。其利害入幕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外。見之。仁

義之門。其是非樞衣之士不能定。而百世之下定之。○作用須觀其所主。所主在道義。卽蹈跡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所主在權利。卽依心聖人之名教。祇爲借資矣。○古人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自家如何道。道得出。是名真信真。信者無不信。一信忽斷百疑。道不出。方發真疑。真疑者無乎不疑。百疑當得一信。○學莫病於認識。作知知與識疑。而致相遠。知從性生。識從習起。知渾識別。知化識留。嬰兒視色而不辨爲何色。聞聲而不辨爲何聲。夫知視知聽知也。辨色辨聲識也。非知也。真知之體。卽能辨不加。不能辨不損也。

卷三十六

泰州學案五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周汝登字繼元。別號海門。嶧縣人。萬歷丁丑進士。擢南京工部主事。歷兵吏二部郎官。至南京尙寶司卿。先生有從兄周夢秀。聞道於龍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學。已見近溪。七日無所啓請。偶問如何。是擇善固執。近溪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者也。從此便有悟入。近溪嘗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覽一二葉。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南都講會。先生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許敬菴言。無善無惡不可爲宗。作九諦以難之。先生作九解以伸其說。以爲善且無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惡旣無。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本體著不得纖毫。有著便疑滯而不化。大旨

如是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善。心以氣質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且陽明之必爲是言者，因後世格物窮理之學，先有乎善者而立也。乃先生建立宗旨，竟以性爲無善無惡，失卻陽明之意，而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多費分疏，增此轉轍。善一也，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求直截而反支離矣。先生九解，只解得人爲一邊，善源於性，是有根者也。故雖戕賊之久，而忽然發露，惡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故雖動勝之時，而忽然銷隕，若果無善，是堯不必存，桀亦可亡矣。儒釋之判，端在於此。先生之無善無惡，卽釋氏之所謂空也。後來顧涇陽馮少墟，皆以無善無惡一言，排摘陽明，豈知與陽明絕無干與。故學陽明者，與議陽明者，均失陽明立言之旨，可謂之繭絲牛毛乎。先生教人貴於直下承當，管忽然謂門人劉堉曰：信得當下否。堉曰：信得。先生曰：然則汝是聖人否。堉曰：也是聖人。先生喝之曰：聖人便是聖人，又多一也字，其指點如此甚多，皆宗門作用也。

### 證學錄

王調元述泰州唐先生主會，每言學問，只在求個下落如何。是下落去處，曰：當下自身受用，得著便是。有下落，若止懸空說去，便是無下落。○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迴生之靈丹。○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便疾行，行到必然挽住，此豈待爲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者乎。故有目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只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只疾行，哀此輦獨者，就是只一挽，此非不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卻目前，著意去做事業，做得成。

時亦只是霸功小道。○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賢。○洪舒民間認得心時聖賢與我一般。但今人終身講學到底只做得鄉人何也。曰只是信不及耳。汝且道今日滿堂問答詠歌一種平心實意與杏壇時有二乎。曰無有二也。曰如此則何有鄉人之疑。曰只爲他時便不能如是。曰違則便覺依舊不違。曰常常提起方可。曰違則提起不違提個什麼。○問天根月窟。曰汝身渾是太極念頭初萌纔發此間便是月窟。問處寂然念慮俱忘便是天根。寂而萌萌而寂便是天根。月窟之往來萬事萬化皆不外此。處處皆真。頭頭是道。這便是三十六宮都是春。○熊念塘言世界缺陷吾人當隨分自足。心方寬泰。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足不干世界事。○一物各具一太極者非分而與之之謂。如一室千燈一燈自有一燈之光彼此不相假借是爲各具萬物統體一太極者非還而合之之謂。如千燈雖異共此一燈之光彼此毫無間異是爲統體。○問理氣如何分別。曰理氣雖有二名總之一心心不識不知處便是理。纔動念慮起知識便是氣。雖至塞乎天地之間皆不越一念。曰心何便是理。如視是心而視所當視。有視之理當循聽是心而聽所當聽。有聽之理當循。心豈便是理乎。曰此正學問竅要不可不明。信如所言則是心外有理。理外有心矣。凡人視所不當視聽所不當聽聲色牽引得去皆知識累之也。知識忘而視聽聰明。卽心卽理。豈更有理爲心所循耶。曰理必有氣。心之知識可無耶。曰卽理卽氣。所謂浩然之氣是也。不識知之識知所謂赤子之心是也。非槁木死灰之謂。曰動處是氣。靜處是理否。曰靜與動對靜亦是氣。曰人睡時有何知識。曰無知識。何能做夢。曰不做夢時如何。曰昏沉卽是知識無著便是理。○問此事究竟如何。曰心安穩處是究竟。○問學力只是起倒奈何。曰

但恐全不相干。無有起倒可言。今說有個起。便自保任。有個倒。便好扶植。莫自諉自輕。○問亦偶有所見。而終不能放下者何。曰。汝所見者是知識。不是真體。曰。只此坐飲時。如何是知識。如何是真體。曰。汝且坐飲。切莫較量。一起較量。便落知識。但忘知識。莫問真體。

個事從人妄度量。那知家計本尋常。祇將渴飲饑餐事。說向君前笑一場。寄鄒南阜

論心半月剡江頭。歸去翺翔與未休。來往只應明月伴。孤懸千古不曾收。送醇之

梧桐葉葉動高風。一放豪吟寥廓中。萬疊雲山森滿目。憑誰道取是秋空。秋空

水邊林畔老幽棲。衣補遮寒飯療饑。一種分明眼前事。勞他古聖重提撕。老吟

良宵樽酒故人同。小艇沿洄島嶼空。看月不勞人重指。渾身都在月明中。泛舟石潭

### 九解

南都舊有講學之會。萬歷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會講尤盛。一日拈舉天泉證道一篇。相與闡發。而座上許敬菴公。未之深肯。明日公出九條目。命曰九諦。以示會中。先生爲九解復之。天泉宗旨益明。具述於左云。

諦一云。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書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大學首提三綱。而歸於止至善。夫子告哀公。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深闢之。聖學源流。無不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爲宗。則經傳皆非。

維世絕俗。以爲善去惡爲隄防。而盡性知天。必無善無惡爲究竟。無善無惡。卽爲善去惡而無跡。而爲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真。教本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爲非然者。見爲無善。豈慮入於惡乎。不知善且無。而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爲無惡。豈疑少卻善乎。不知惡既無。而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故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是爲厥中。是爲一貫。是爲至誠。是爲至善。聖學如是而已。經傳中言善字。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於發心性處。善率不與惡對。如中心安仁之仁。不與忍對。主靜立極之靜。不與動對。大學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見。蕩蕩難名爲至治。無得而稱爲至德。他若至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名言擬議。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使對待之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解一。

諦二云。宇宙之內。中正者爲善。偏頗者爲惡。如冰炭黑白。非可以私意增損其間。故天地有貞觀。日月有貞明。星辰有常度。嶽峙川流有常體。人有真心。物有正理。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反是者爲悖逆。爲妖怪。爲不祥。故聖人教人以爲善而去惡。其治天下也。必賞善而罰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及今。未有能違者也。而今曰無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舍者歟。

曰中正。曰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不可增損者。絕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不可以貞觀爲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貞明爲日月之善。星辰有常。



度不可以常度爲星辰之善。嶽不以峙爲善。川不以流爲善。人有真心而莫不飲食者。此心飲食豈以爲善乎。物有正理而鳶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爲善乎。有不孝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孝有不忠而後有忠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忠有孝。便非忠非孝矣。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由之邊事。慶殃之說。猶禪家談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礙。然以此論性宗。則粗悟性宗。則趨舍二字。是學問大病。不可有也。解二。諦三云。人心如大虛。元無一物可著。而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正中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而今曰無善。則將以何者爲天下之大本。爲其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而況於人乎。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下。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大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爲更有一物。而不與大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爲物不貳。失其主矣。解三。

諦四云。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善。然而已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誨迪。使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爲明。歸根爲止。心無邪爲正。意無僞爲誠。知不迷爲致。物不障爲格。此做上做下之語。到等明白簡易。而今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物是無善無惡

之物。則格致誠正工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爲中人以下者設歟。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歟。

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性之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豈更有善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知物。只是一個分別言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是明善明則誠。而格致誠正之功。更無法上中根人。皆如是學。舍是而言正誠格致。頭腦一差。則正亦是邪。誠亦是僞。致亦是迷。格亦是障。非明之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根難拔。豈大學之所以教乎。解四。

諦五云。古之聖賢。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靠這些子秉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有此秉彝之良。不可殘滅。故雖昏愚而可喻。雖強暴而可馴。移風易俗。反薄還純。其操柄端在於此。奈何以爲無善無惡。舉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說倡和流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著善著惡。便作好作惡。非直矣。喻昏愚。馴強暴。移風易俗。須以善養人。以善養人者。無善之善也。有其善者。以善服人。喻之馴之。必不從。如昏愚強暴。何如風俗。何至所謂世道計。則請更詳論之。蓋凡世上學問不立之人。病在有惡而閉藏。學問用力之人。患在有善而執著。閉惡者。教人爲善去惡。使有所持循。以免於過。惟彼著善之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不知本自無善。忘作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一。謂誠意而意實不能誠。謂正心而心實不能正。象山先生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事心。則亦何由誠。何由正也。夫害於其心。則必及於政與事矣。故用之成治。

效止驩虞。而以之撥亂。害有不可言者。後世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激其波。而新法之行。卽君子亦難盡辭其責。其究至於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痛者。豈是少卻善哉。范滂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教汝爲善。則我未嘗爲惡。蓋至於臨刑追考。覺無下落。而天下方且恥不與黨。效尤未休。眞學問不明。而認善字之不徹。其蔽乃一至此。故程子曰。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嗟乎。使諸人而知道。則其所造就所康濟。當更何如。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喚醒之。將如斯世斯民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出無善無惡之體。使之去縛解粘。歸根識止。不以善爲善。而以無善爲善。不以去惡爲究竟。而以無惡證本來。夫然後可言誠正實功。而收治平至效。蓋以成就君子。使盡爲臯夔稷契之佐。轉移世道。使得躋黃虞三代之隆。上有不動聲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力之風者。舍茲道其無由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文成茲旨。豈特不爲世道之病而已乎。解五。

諦六云。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舟楫之利。志道者必竭修爲之力。以孔子之聖。自謂下學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終其身而不能已者焉。其所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藏密。以至於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訓。昭昭洋洋。不一而足也。而今皆以爲未足取法。直欲頓悟無善之宗。立躋聖神之地。豈退之所謂務勝於夫子者邪。在高明循謹之士。著此一見。猶恐其涉於疎略而不情。而況天資魯鈍。根器淺薄者。隨聲附和。則吾不知其可也。

文成何嘗不教人修爲。卽無惡二字。亦足竭力一生。可嫌少乎。旣無惡而又無善。修爲無迹。斯眞修爲也。

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以至原憲克伐怨欲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修爲者。而孔子皆不與其仁。則其所以敏求忘食。與夫復禮而存誠。洗心而藏密者。亦自可思。故知修爲自有真也。陽明使人學孔子之真學。疎略不情之疑過矣。解六。

歸七云。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而有也。先儒亦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粗。言善不可有意而爲也。以善自足。則不宏。而天下之善。種種固在。有意爲善。則不純。而吉人爲善。常惟日不足。古人立言。各有攸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概目之曰無善。然則善果無可爲。爲善亦可已乎。賢者之疑過矣。

有善喪善。與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言。正可證無善之旨。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謂實有種種善在天下。不可也。吉人爲善。爲此不有之善。無意之善而已矣。解七。

歸八云。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門不異。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大學止至善之本旨。亦不覺其矛盾於平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指點下手工夫。亦自平正切實。而今以心意知物。則指善惡可言者。竊恐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惡之旨。豈與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爲良。有善則慮。而不良矣。無善無惡。

心之體一語。既指未發。廓然寂然處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然。已發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而四無之說。一一皆文成之秘密。非文成之秘密。吾之秘密也。何疑之有。於此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工夫不謬。不然。以人作天。認欲爲理。背文成之旨良多矣。夫自生矛盾。以病文成之矛盾。不可也。解八。

歸九云。龍溪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四有之說。判爲兩種法門。當時緒山錢子。已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默成。蓋不在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顏子之終日如愚。曾子之真積尤久。此其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玄言妙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之人。又別有一等說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而龍溪子在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說。龍溪子談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爲誰氏。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爲極則。

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能使之者。蓋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正存乎其人。知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之如愚。曾子之真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己。未可疑人。兼以之疑教。至謂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等語。自覺過高。然要之論學話頭。未足深怪。孟子未必過於顏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絕無遜讓。直曰。姑舍是而學孔子。曹交未足比於萬章輩。而孟

子教以堯舜。不言等待。而直言誦言行行。是堯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說。豈是鑿空自創。究其淵源。實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懷。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而動。程子之無情。無心。盡皆此旨。無有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氏且爲祖述。而況可以龍溪氏常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教。俱是應病設方。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真。言無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礙。而不肖又重以言。或者更增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夫。解九。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也。萬曆己丑。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轉太子中允。右諫德。兼侍講。妖書之役。四明欲以之陷歸德。江夏先生自南中主試。至境。造四明之第。責以大義。聲色俱厲。又謂朱山陰曰。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紹將不得比於人數矣。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手板拜疏。與之同死。皆俛首無以應。故沈郭之得免。巽語者李九我。唐柳所法語者。則先生也。已告歸。踰年起國子祭酒。以母病不出。未幾卒。諡文簡。先生之學。多得之海門。而汎濫於方外。以爲明道。陽明之於佛氏。陽抑而陰扶。蓋得其彌近理者。而不究夫毫釐之辨也。其時湛然澄密雲悟。皆先生引而進之。張皇其教。遂使宗風盛於東浙。其流之弊。則重富貴而輕名節。未必非先生之過也。然先生於妖書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氏舉動。可見禪學亦是清談。無關邪正。蓋其爲學。始基原從儒術。後來雖談玄說妙。及至行事。仍舊用著本等心思。如蘇子瞻。張無垢。皆然。其於禪學皆淺也。若是張天覺。純以機鋒運用。便無所不至矣。

石笈論學語

妄意以隨順真心。任諸緣之並作爲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爲解脫。自覺頗爲省便。○知事理不二。卽易。欲到背塵合覺。常光現前。不爲心意識所使。卽不易。伊川康節。臨命時俱得力。若以見解論。恐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而日逐貪曠。已不免縱任。求生死得力。不亦難乎。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人見性空。以長慾。可嘆已。與焦弱侯。○學求自知而已。儒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不肖雖愚昧。然灼知倫物卽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願先生勿慮也。與徐魯源。○堂皇之雜選簿領之勤勞。時時大用顯行。但少有厭心。忽心固觸而動。恚心因煩而起。躁心卽是習氣萌生處。卽是學不得力處。損之又損。覺袪除稍易時。卽得力時也。與余舜仲。○我朝別無一事。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跼其上者。惟此種學問。出於儒紳中。爲尤奇偉耳。與何越觀。○吾輩心火熠熠。思量分別。殆無間歇。行而不及知。知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奪熟。以真奪妄。非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杯水當與薪之火哉。然所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念放下。放不得。自然須有著到。與弟我明。○百姓日用處。卽聖神地位處。聖神地位處。卽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爲。不容有二也。與幼美。○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琴張曾皙之見談顏氏之學。而人亦窺見行之不揜。以求所謂不貳者。而未盡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責焉。鄧文藻序。○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不可二也。是道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至陽明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微稱乎。詔之以中。而不識何謂中。

詔之以仁而不識何謂仁。故先生不得已曰良知。良知者心之圖繪也。猶不識火而曰炎也。不識水而曰溼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勳賢祠記。○夫自私用智。生民之通蔽也。自私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營。此未達於良知之妙也。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開泯觀。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形累捐矣。明乎良而心害遺矣。陽明祠記。○今之談學者。多以忻厭爲戒。然予以忻厭猶痛癢也。平居無疾。小小痛癢。便非調適。若麻木痿痺之人。正患不知痛癢耳。稍知則醫者相慶矣。書扇

太學劉冲倩先生塋

劉塋字靜主。號冲倩。會稽人。賦性任俠。慨然有四方之志。所至尋師問友。以意氣相激發。人爭歸附之。時周海門許敬菴楊復所講學於南都。先生與焉。周楊學術。同出近溪。敬菴則有異同。無善無惡之說。許作九誦。周作九解。先生合兩家而刻之。以求歸一。而海門契先生特甚。曰吾得冲倩而不孤矣。受教兩年。未稱弟子。一日指點投機。先生曰。尙覺少此。一拜海門。卽起立曰。足下意真。比時輩不同。先生下拜。海門曰。吾期足下者遠。不可答拜。及先生歸。海門授以六字曰。萬金一諾珍重。先生報以詩曰。一笑相逢日。何言可復論。千金唯一諾。珍重自師門。先生雖辦香海門。而一時以理學名家者。鄒南臯李儲山曹眞子焦弱侯趙儕鶴孟連洙丁敬與。無不參請。識解亦日進。海門主盟。越中先生助之。接引後進。學海門之學者甚衆。而以入室推先生。然流俗疾之如讎。亦以信心自得。不加防檢。其學有以致之也。先生由諸生入太學。七試場屋。不售而卒。葉水心曰。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癩疾人矣。不能不致嘆於先生也。



與人露聲色。卽聲色矣。聲色可以化導人乎。臨事動意氣。卽意氣矣。意氣可處分天下事乎。○何者爲害。求利是已。何者爲苦。尋樂是已。何者爲怨。結恩是已。釋氏之火裏開蓮。不過知得是火。便名爲蓮矣。有身在火上。而不猛力避之者乎。其不猛力避者。猶恐認火作土耳。○人只向有光景處認本體。不知本體無光景也。人只向有做作處認工夫。不知工夫無做作也。○當下信得及。更有何事。聖賢說知說行。止不過知此行。此無剩技矣。只因忒庸常。忒平易。轉令人信不及耳。力足舉千鈞之鼎矣。有物焉。其小無內。而轉窘於力之無可用。明足察秋毫之末矣。有物焉。其大無外。而轉束於明之無可入。○名節吾道之藩籬。斯語大須味。舍名節豈更有道。只著名節不可耳。○世極深極險矣。我只淺易。世極奇極怪矣。我只平常。世極濃極醜矣。我只淡泊。世極崎極曲矣。我只率直。允若茲。不推不失我。而世且無奈我何。○問安身立命。畢竟在何處。曰。一眼看去。不見世間有非自家有是。世間有得自家有失。處安立之而已矣。○本來平易。不著些子做手。方可耐久。○揣事情。中毛髮。而不墮機智。通人情。浹骨髓。而不落照沫。此爲何物。○聖人之於世也。宥之而已矣。君子之於俗也。耐之而已矣。○人常逆境時。如犯弱症。纔一舉手。便風寒乘虛而入。保護之功。最重大。卻最輕微。○言尤之媒也。旣已有言矣。自儘可寡尤。而不能無尤。無尤其默乎。行悔之根也。旣已有行矣。自儘可寡悔。而不能無悔。無悔其靜乎。○說易諸家。舊傳心別有門。但看乾動處。總只用純坤。○四大聚散。生死之小者也。一念離合。生死之大者也。忘其大而惜其小。此之謂不知生死。○平平看來。世間何人處不得。何地去不得。只因我自風波。便惹動世間風波。莫錯埋怨世間。○天下無不

可化之人不向人分上求化也。化我而已矣。天下無不可處之事。不向事情上求處也。處我而已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摸虛空。○心到明時。則境亦是心。○與人終日酬酢。全要保得自己一段生意。不然意思綢繆。禮文隆腆。而一語之出。懷許多顧忌。一語之入。起許多猜疑。皆殺機也。

卷三十七

甘泉學案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淵源不可沒也。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侍郎許敬菴先生字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 甘泉學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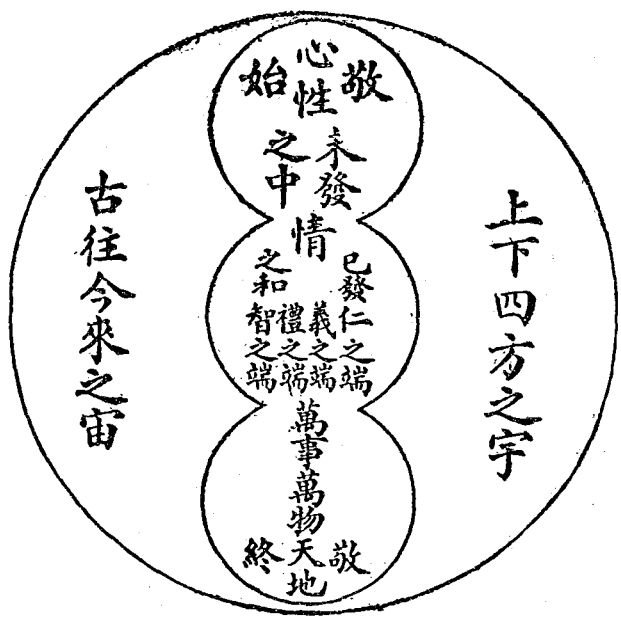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白沙不赴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辟面盎背論奇之登宏治乙丑進士第初楊文忠張東白在閣中得先生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也擢名果然選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在吏部講學先生與呂仲木和之久之使南安册封國王正德丁亥奉母喪歸廬墓三年卜西樵爲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衆嘉靖初入朝陞侍讀尋陞南京祭酒禮部侍郎歷南京禮吏兵三部尙書致仕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者殆徧天下年登九十猶爲南嶽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獻老而不乞言毋輕有所論辨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先生與陽明分主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爲之調停者謂天理卽良知也體認卽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

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爲求之於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謂陽明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不加學問思辨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夫陽明之正念頭。致其知也。非學問思辨行。何以爲致。此不足爲陽明格物之說病。先生以爲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裏以爲心。故有是內而非外之謂。然天地萬物之理。實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爲廣大。則先生仍是舊說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卽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唯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日隨處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

滋甘泉心性圖說附圖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卽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爲本心。而外天地萬事以爲心者。小之爲心也。甚矣。



求放心篇

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之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虛者。心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憤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微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信斯言也。當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爲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祇益亂耳。況能有存耶。夫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

甘泉論學書

格物之義。以物爲心意之所著。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於外。故有是說。不肖則以爲人心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心體物而不遺。認得心體廣大。則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心。又非在外也。於物若以爲心意之著見。恐不免有外物之病。與陽明。○學無難易。要在察見天理。知天之所爲如是。涵養變化氣質。以至光大爾。非杜撰以相罔也。於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說。及易大人者。天地合德。處見之。若非一理同體。何以云然。故見此者。謂之見易。知此者。謂之知道。是皆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流行不息。百姓日用不知。要在學者察識之耳。涵養此知識。要在主敬。無間動靜也。○王純甫。○學者之病。全在三截兩截。不成片段。靜坐時自靜坐。讀書時又自讀書。酬應時又自酬應。如人身血氣不通。安得長進。元來只是

敬上理會未透。故未有得力處。又或以內外爲二而離之。吾人切要。只於執事敬用功。自獨處以至讀書。酬應。無非此意。一以貫之。內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吾儒開物成務之學。異於佛老者此也。答徐日仁。○上下四方之字。古往今來之宙。宇宙間只是一氣充塞流行。與道爲體。何莫非有。何空之云。雖天地弊壞。人物消盡。而此氣此道。亦未嘗亡。則未嘗空也。寄陽明。○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爲言者。以靜爲言者。皆禪也。故孔門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動靜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卽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慎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靜不可見。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矣。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敬立而動靜渾矣。此合內外之道也。答余督學。○從事學問。則心不外馳。卽所以求放心。如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者。非謂學問之外。而別求心於虛無也。答仲騷。○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爲之害矣。大抵至緊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著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冊山水。酬應。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答陳惟浚。○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爲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爲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並在。乃爲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朱元晦初見延平。甚愛程子渾然同體之說。延平語云。要見理一處。却不難。只分殊處却難。又是一場鍛鍊也。愚以爲未知分殊。則亦未知理一也。未知理一。亦未必知分殊也。二者同體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體夫此也。敬義無內外也。皆心也。而云內外者。爲直方言之耳。皆同上。

○執事敬。最是切要。徹上徹下。一了百了。致知涵養。此其地也。所謂致知涵養者。察見天理而存之也。非二事也。答鄭瞻兄弟。○明道所言存久自明。何待窮索。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言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答方西樵。○夫學不過知行。知行不可離。又不可混。說命曰。學於古訓。而後有獲。知之非艱。中庸必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論語先博文而後約禮。孟子知性而後養性。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程子知所有而養所有。先識仁而以誠敬存之。若僕之愚見。則於聖賢常格內。尋下手處。故隨處體認天理。而涵養之。則知行並進矣。答顧箬溪。○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故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外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內外。混動靜。則澄然無事。而後能止。故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止之道也。夫不獲其身。必有獲也。不見其人。必有見也。言有主也。夫然後能止。復王宜學。○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逐外而忘內。謂之支離。是因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乃可免此。答陽明。○夫學以立志爲先。以知本爲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答鄭啓新。○格者至也。卽格於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卽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卽道也。格卽造詣之義。格物者卽



造道也。知行並進。學問思辨行。皆所以造道也。故讀書親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求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誠正修工夫。皆於格物上用。家國天下。皆卽此擴充。無兩段工夫。此卽所謂止至善。嘗謂止至善。則明德親民。皆了者。此也。如是方可講知至。孟子深造以道。卽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卽知至之謂也。居安資深逢原。卽修齊治平之謂也。答陽明。○夫至虛者心也。非心之體也。性無虛實。說甚靈耀。心具生理。故謂之性。性觸物而發。故謂之情。發而中正。故謂之真情。否則僞矣。道也者。中正之理也。其情發於人。倫日用間矣。其中正焉。則道矣。勿忘勿助。其間則中正處也。此正情復性之道也。復鄭啓範。○謹獨格物。其實一也。格物者。至其理也。學問思辨行。所以至之也。是謂以身至之也。所謂窮理者。如是也。近而心身遠而天下。暫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格物云者。體認天理而存之也。答陳宗亨。○所云主一是主一個中。與主一是主天理之說相類。然主一便是無一物。若主中天理。則又多了中與天理。卽是二矣。但主一則中與天理自在其中矣。答鄧格略。○明德新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卽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古之欲明明德二節。反復推到格物上。意心身都來格物上用功。上文知止定安。卽其功也。家國天下。皆在內。元是一段工夫。合外內之道。更無七段八段。格物者。卽至其理也。意心身於家國天下。隨處體認天理也。所謂致者。意心身至之也。世以想像記誦爲窮理者。遠矣。寄陳惟浚。○集者如虛集之集。能主敬則衆善歸焉。勿忘勿助。敬之謂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此卽精一工夫。若尋常所謂集者。乃於事上集。無乃義襲耳。此內外之辨也。然能主敬。則事事無不在矣。今更無別法。只於勿忘勿助之間。調停爲緊要耳。答聞集義。○本末只是一氣。擴充此生意。在心爲明德。在事爲親民。非謂靜坐而

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一日之間，開眼便是應事，卽親民。自宋來，儒者多分兩段，以此多陷支離。自少而長，豈有不應事者？應事而爲枝葉，皆是一氣擴充。答陳康誨：○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可以至靜言。○虛實同體也。佛氏歧而二之，已不識性，且求去根塵，非得真虛也。世儒以佛氏爲虛無，烏足以及此。○格物卽止至善也。聖賢非有二事，自意心身至家國天下，無非隨處禮認天理。體認天理卽格物也。蓋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用力處也。陽明格物之說，以爲正念頭，旣於後面正心之說爲贅，又況如佛老之學，皆自以爲正念頭矣。因無學問思辨行之功，隨處體認之實，遂併與其所謂正者一齊錯了。以上答王宜學。○陽明謂隨處體認天理是求於外，若然，則告子義外之說爲是，而孟子長之者義乎之說爲非。孔子執事敬之教爲欺我矣。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格物是也。更無內外。蓋陽明與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無內外。陽明之所謂心者，指腔子裏而爲言者也。故以吾之說爲外。答楊少默。○以隨處體認爲求之於外者，非也。心與事應，然後天理見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來，隨感而應耳。故事物之來，體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則天理矣。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宇宙內卽與人不是二物。故宇宙內無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云敬者，心在於是而不放之謂。此恐未盡。程子云主一之謂敬，主一者，心中無有一物也。故云一。若有一物，則二矣。勿忘勿助之間，乃是一。今云心在於是而不放，謂之勿忘，則可矣。恐不能不滯於此事，則不能不助也。可謂之敬乎。○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於理，乃格物也。故古本以修身說格物。今云格物者，事當於理之謂也。不若云隨處體認天理之盡也。體認兼知行也。當於理是格物後事，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云敬而後當於理，敬是

格物工夫也。○聖賢之學。元無靜存動察相對。只是一段工夫。凡所用功。皆是動處。蓋動以養其靜。靜處不可著力。才著力便是動矣。至伊川乃有靜坐之說。又別開一個門面。故僕誌先師云。孔孟之後。若更一門。蓋見此也。○勿忘勿助。只是說一個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體。此是心學最精密處。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師又發出自然之說。至矣。來諭忘助二字。乃分開看。區區會程子之意。只作一時一段看。蓋勿忘勿助之間。只是中正處也。學者下手。須要理會自然工夫。不須疑其爲聖人熟後事。而姑爲他求。蓋聖學只此一個路頭。更無別個路頭。若尋別路。終枉了一生也。○答文蔚。○明道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在人情事變上用工夫。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爲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未發已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曰若謂靜未發爲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爲言。恐亦歧而二之也。○答孟津。○石翁名節道之藩籬者。云藩籬耳。非卽道也。若謂卽道。然則東漢之名節。晨門荷蕢之高尙。皆爲得道耶。蓋無其本也。○答王順渠。○天理二字。聖賢大頭腦處。若能隨處體認。眞見得則日用間。參前倚衡。無非此體。在人涵養以有之於己耳。上白沙先生。

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

兩承手教。格物之論。足諗至愛。然僕終有疑者。疑而不辨之。則不可。欲辨之。亦不可。不辨之。則此學終不一。而朋友反見責。王宜學則曰。講求至當之歸。先生責也。方叔賢則亦曰。非先生辨之。其誰也。辨之。則稍以兄喜。同而惡異。是己而忽人。是己而忽人。則己自聖。而人言遠矣。而陽明豈其然乎。乃不自外而僭辨之。蓋兄之格物之說。有不敢信者。四自古聖賢之學。皆以天理爲頭腦。以知行爲工夫。兄之訓格爲正。訓物

爲念頭之發。則下文誠意的意。卽念頭之發也。正心之正。卽格也。於文義不亦重複矣乎。其不可一也。又於上文知止能得爲無承。於古本下節以修身說格致爲無取。其不可二也。冠之格物訓云。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藏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爲正矣。楊墨之時。卽以爲聖矣。豈自以爲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所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聖。乃流於禽獸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爲聖矣。而深於隘與不恭。而異於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其不可者三也。論學之最始者。則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如兄之說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所講所學。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考之本章旣如此。稽之往聖。又如彼。吾兄確然自信。而欲人以必從。且爲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若僕之鄙說。似有可采者。五。訓格物爲至其理始雖自得。然稽之程子之書。爲先得同然。一也。考之章首。止至善卽此也。上文知止能得。爲知行並進至理工夫二也。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爲於學者極有力。三也。大學曰致知在物格。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養知在寡欲。以涵養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爲無疑。四也。以格物兼知行。其於自古聖訓。學問思辨篤行也。精一也。博約也。學古好古信古也。修德講學也。默識學不厭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始終條理也。知言養氣也。千聖千賢之教。爲

不謬五也。五者可信，而吾兄亦不省焉。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僕之所以訓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體認天理也。體認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內外言之也。天理無內外也。陳世傑書報吾兄疑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爲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說乎。求即無內外也。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致知云者，蓋知此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爲氣質所蔽，故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故學問思辨篤行諸訓，所以破其蔽去其蔽，警發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故無所用其絲毫人力也。如人之夢寐，人能喚之醒耳。非有外與之懼也。故格物則無事矣。大學之事畢矣。若徒守其心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恐無所警發。雖似正實邪，下則爲老佛楊墨，上則爲夷惠伊尹是也。何者。昔曾參芸瓜，誤斷其根，父建大杖擊之，死則復甦。曾子以爲無所逃於父爲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乃天理矣。一事出入之間，天人判焉。其可不講學乎。詰之者則曰：孔子又何所學。心焉耳矣。殊不知孔子至聖也。天理之極致也。仁熟義精也。然必七十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不學，則老死於愚耳矣。若兄之聰明，非人所及。固不敢測。然孔子亦嘗以學自力，以不學自變。今吾兄望高位崇，其天下之士所望風而從者也。以故術不可不慎，教不可不中正。兄其圖之。兄其圖之。則斯道可興，此學可明矣。若兄今日之教，僕非不知也。僕乃管迷方之人也。且僕獲交於兄十有七年矣。受愛於兄，亦可謂深矣。嘗愧有懷而不盡吐，將爲老兄之罪人。天下後世之歸咎，乃不自揣其分，傾倒言之。若稍有可采，乞一俯察。若其謬妄，宜擯斥之。吾今可

以默矣。謹啓。

語錄

衝問舜之用中與回之擇乎中庸。莫亦是就自己心上斟酌調停。融合人心天理否。先生曰。用中擇中庸與允執厥中。皆在心上。若外心任。何處討中。事至物來。斟酌調停者。誰耶。事物又不曾帶得中來。故自堯舜至孔顏。皆自心學。○盤問日用切要工夫。道通曰。老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認天理之三言者。最爲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令盤體而熟察之久。而未得。其所以合一之義。敢請明示。先生曰。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大事。更無別事。立志者。志乎此而已。體認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個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願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卽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五十六七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木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苦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心問如何可以達天德。道通云。只體認天理之功。一內外兼動靜。徹始終。一息不容少懈。可以達天德矣。○盤問何謂天德。可謂王道。道通謂君且理會慎獨工夫來。敢問慎獨之與體認天理。果若是同與。先生曰。體認天理與謹獨。其功夫俱同。獨者。獨知之理。若以爲獨知之地。則或有時而非中正矣。故獨者天理也。此理惟己自知之。不但暗室屋漏。日用酬應。皆然。慎者。所以體認乎此而已。若於是有德便是天德。便卽有王道。體用一原也。○一友問何謂天理。衝答曰。能戒慎恐懼者。天理也。友云。戒慎恐懼是工夫。衝曰。不有工夫。如何得見天理。故戒慎恐懼者。工夫也。能戒慎恐懼者。天理之萌動也。循此戒慎。

恐懼之心。勿忘勿助而認之。則天理見矣。熟焉如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翼翼。卽無往而非天理也。故雖謂戒慎恐懼爲天理可也。今或不實下戒慎不懼恐懼不聞之功。而直欲窺見天理。是之謂先獲後難。無事而正。卽此便是私意遮蔽。烏乎得見天理耶。先生曰。戒慎恐懼是工夫。所不覩不聞是天理。工夫所以體認此天理也。無此工夫。焉見天理。○舜臣謂正應事時。操存此心。在身上作主宰。隨處體認吾心。身天理真知。覺得吾心身生之理氣。所以與天地宇宙生之理氣。膈合爲一體者。流動於腔子。形見於四體。被及於人物。遇父子則此生生天理爲親。遇君臣則此生生天理爲義。遇師弟則此生生天理爲敬。遇兄弟則此生生天理爲序。遇夫婦則此生生天理爲別。遇朋友則此生生天理爲信。在處常則此生生天理爲經。在處變則此生生天理爲權。以至家國天下。華彝四表。蒞官行法。班朝治軍。萬事萬物。遠近巨細。無往而非吾心身生之理氣。根本於中。而發見於外。名雖有異。而只是一個生生理氣。隨感隨應。散殊見分焉耳。而實非有二也。卽此便是義以方外之功。卽此便是物來順應之道。而所以行天下之達道者在是焉。愚見如此。未審是否。先生曰。如此推得好。自隨處體認。以下至實。非有二也。皆是可見。未應時。只一理。及應事時。纔萬殊。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正爲此。後儒都不知不信。若大公順應。敬直義方。皆合一道理。宜通上章細玩之。體用一原。○一友問。察見天理。恐言於初學。難爲下手。衝答曰。夫子之設科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天理二字。是就人所元有者指出。以爲學者立的耳。使人誠有志於此。而日加體認之功。便須有見。若其不能見者。不是志欠真切。便是習心障蔽。知是志欠真切。只須責志。知爲習心障蔽。亦只責志。卽習心便消。而天理見矣。○先生曰。天理二字。人人固有。非由外鑠。不爲堯存。不爲

桀立。故人皆可以爲堯舜。途之人可以爲禹者。同有此耳。故途之人之心。卽禹之心。禹之心。卽堯舜之心。總是一心。更無二心。蓋天地一而已矣。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古今宇宙內。只同此一個心。豈有二乎。初學之與聖人。同此心。同此一個天理。雖欲強無之。又不得。有時見孺子入井。見餓殍。過宗廟。到墟墓。見君子與夫夜氣之息。平旦之氣。不知不覺。萌動出來。遏他又遏不得。有時志不立。習心蔽障。又忽不見了。此時節。蓋心不存故也。心若存時。自爾見前。唐人詩亦有理到處終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須要得其門。所謂門者。勿忘勿助之間。便是中門也。得此中門。不患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責志去習心是矣。先須要求此中門。○一友患天理難見。衡對曰。須於心目之間求之。天理有何影形。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不容你增得一毫。減得他。一毫。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亦不得。前一步不得。卻一步亦不得。須是自家理會。先生曰。看得儘好。不增不減。不輕不重。不前不卻。便是中正。心中正時。天理自見。難見者。在於心上功夫未中正也。但謂天理有何影形是矣。又謂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恐便有以心爲天理之患。以知覺爲性之病。不可不仔細察釋氏以心之知覺爲性。故云蠢動含靈。莫非佛性。而不知心之生理。乃性也。平鋪二字無病。○孚先問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敬也。所謂必有事焉者也。勿忘勿助。是調停平等之法。敬之方也。譬之內丹焉。不覩不聞。其丹也。戒慎恐懼。以火養丹也。勿助勿忘。所謂文武火候然否。先生曰。此段看得極好。須要知所謂。其所不覩。其所不聞者。何物事。此卽道家所謂真種子也。故其詩云。鼎內若無真種子。如將水火煮空鑪。試看吾儒真種子。安在尋得見時。便好下文。文武火也。勉之勉之。○衝霄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雞母爲喻。云。雞母抱卵時。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幾卵上。到得精神用足。後自化。



出許多雞雛來。吾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源此心精神之運用何如耳。呂陸以爲然。一友云：說雞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爲兩事也。此又能補衝言所不逮者。先生曰：雞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癩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之，雖勤亦癩了。學者須識種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謂種子？卽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爲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爲障，要空要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無種子雞卵，如何抱得成雛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或人之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衝問儒釋之辨，先生曰：子可謂切問矣。孟子之學，知首養氣，首欲知敲淫邪遜之害心，蓋此事第一步生死路頭也。往年曾與一友辨此，渠云：天理二字，不是校仙勘佛得來。吾自此遂不復講。吾意謂天理，正要在歧路上辨，辨了便可泰然行去，不至差毫釐而謬千里也。儒者在察天理，佛者反以天理爲障。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昨潘稽勳石武選亦嘗問此，吾應之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體，卽以身當天地萬物看，何等廓然大公，焉得一毫私意。凡私皆從一身上起念，聖人自無此，以是無意必固我之私。若佛者，務去六根六塵，根塵指耳目口鼻等爲言，然皆天之所以與我，我不能無者而務去之，卽已一身，亦奈何不得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猶強謂之無我耳。何等私小。二子聞言卽悟。歎今日乃知如此。先生未嘗言到。○或向學貴煎銷習心心之習也，非固有也。形而後有者，也。外鑠而中受之也。如秦人之悍也，楚人之詐也，心之習於風氣者也。處富而鄙吝，與處約而好侈靡者，心之習於居

養者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煎銷也者。煉金之名也。金之精也。有汙於鉛者。有汙於銅者。有汙於糞土之侵蝕者。非鍊之不可去也。故金必百鍊而後精。心必百鍊而後明。先生曰。此說得之。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不是將本體來換了習心。本體元自在。習心蔽之。故若不見耳。不然。見赤子入井。便如何膨發出來。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功夫。到見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如煎銷鉛銅。便是鍊金。然必須就鑪錘。乃得鍊之之功。今之外事以求靜者。如置金於密室。不就鑪錘。雖千萬年也。只依舊是頑雜的金。○衝問未發之中。唯聖人可說得。若是聖人而下。都是致和底工夫。然所謂和者。不戾於中之謂。乃是就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中立而和生也。到得中常在時。雖併謂之致中和亦可也。然否。先生曰。道通所謂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一句。與中立而和生。皆是。其餘未精。致中和。乃修道立教之功用。道至中和極矣。更又何致耶。若以未發之中爲聖人分上。致和工夫爲聖人而下。學者分上則又欠明了。所不睹不聞。卽未發之中也。道之體也。學者須先察識此體。而戒慎恐懼以養之。所謂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若謂自然而中。則惟聖可能也。若功夫則正是學者本源緊要處。動以養其靜。道通徒見戒慎恐懼字。以爲致和耳。○或問認思慮凝靜時爲天理。爲無我。爲天地萬物一體。爲鳶飛魚躍。爲活潑潑地。自以爲灑然者。因言遇動輒不同。何也。衝應之曰。譬之行舟。若這個舟風平浪靜時。或將就行得。若遇狂風逆浪。便去不得。也要去。須得舵柄在手。故學莫先於立主宰。若無主宰。便能胸中無他。閑思雜想。亦只討得個清虛一大氣象。安得爲天理。安可便說鳶飛魚躍。程明道先生嘗言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昔聰明如文公。直到晚年。纔認得明道此意。未知道必有事焉。是何事。先生曰。天理亦不難見。亦

不易見。要須切己實用。必有事焉。而勿正功夫。乃可眞見。都是鳶飛魚躍。不然。亦只是說也。又問曰。銜切謂初學之士。還須令靜坐。息思慮。漸教以立志。體認天理。煎銷習心。及漸令事上磨鍊。銜嘗時歷。以此接引人。多見其益。動靜固宜合一。用工。但靜中爲力較易。蓋人資質不同。及其功用純雜亦異。須是因才成就。隨時點化。不可拘執一方也。然雖千方百計。總是引歸天理上來。此則不可易。正猶母雞抱卵。須是我底精神。合併他底精神。一例用方得。如何。先生曰。靜坐。程門有此傳授。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然此不是常理。日往月來。一寒一暑。都是自然。常理流行。豈分動靜難易。若不察見天理。隨他入關入定。三年九年。與天理何干。若見得天理。則耕田鑿井。百官萬物。金革百萬之衆也。只是自然。天理流行。孔門之教。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黃門毛式之云。此是隨處體認天理。甚看得好。無事時。不得不居處恭。卽是靜坐也。執事與人時。如何。只要靜坐。使此教大行。則天下皆靜坐。如之何其可也。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何等自然。○昨日孚先以長至在邇。作飯會。席間思講復其見天地之心。銜謂諸友云。人心本自坦坦平平。卽所謂天地之心。不待復而後見也。聖人見人多迷而不復。恐其滅絕天理。不得已。又就其復處。指點出來。欲令人便循著擴充將去也。吾輩若能守得平坦之心。常在。卽不消言復。只怕無端又生出別念來耳。故顏子克己。只是不容他軀殼上起念。諸友以爲然。如何。先生曰。冬至一陽初動。所爲來復時也。天地之心。何時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人心一念萌動。卽是初心。無有不善。如孟子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有慌惕惻隱之心。乍見處。亦是初心。復時也。人之良心。何嘗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若到納交要譽。惡其聲時。便不是本來初心了。故孟子欲人。就於初動處擴充涵養。以保四海。若識得此。

一點初心。真心便是天理。由此平平坦坦持養將去可也。若夫不消言復一語。恐未是初學者事。雖顏子亦未知此道。顏子猶不遠復。毋高論。要力行實地有益耳。○潘稽勳講天理。須在體認上求見。舍體認何由得見天理也。衝對曰。然天理固亦常常發見。但人心逐外去了。便不見。所以要體認。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體認是反躬而復也。天地之心。卽我之心。生生不已。更無一毫私意參雜其間。此便是無我。便見於天地萬物共是一體。何等廣大高明。認得這個意思。常見在。而乾乾不息以存之。這纔是櫛柄在手。所謂其幾在我也。到那時。恰所謂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也。宇宙內事。千變萬化。總根源於此。其妙殆有不可言也。然只是一個熟如何。先生曰。此節所問所答皆是。然要用功實見得方有益。中間云。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不若心存得其中。正時便見天理也。如此體認工夫。允便直截。其後云。待見天理後。便見得親切也。○陳子才問先生常言見得天理。方見得人欲如何。衝謂纔體認便見得天理。亦便見得人欲。蓋體認是天理萌動。人心得主宰時也。有主宰便見人欲。文王緝熙。只體認不已。便接續光明去。便容不得一毫人欲。此便是敬止。從此到至善。只一條直路。因竊自歎曰。明見得只一條路在前面。還只不肯走。病果安在耶。願賜鞭策。先生曰。文王緝熙敬止。便是止。至善便是體認天理工夫。若見得時。李延平所謂一毫私意亦退。躄也。豈不便見得人欲乎。若人之酒醒。便知是醉也。若謂明見得這條路在前面。如何不肯走。或是未曾上路也。又何避迴顧慮。無乃見之未明。或有病根。如憂貧之類。在內爲累。故耶。若欲見之明行之果。須是把習心打破兩層三層。乃可向往也。○一友語經哲曰。須無事時敬以直內。遇有事方能義以方外。經哲曰。恐分不得有事無事。聖

人心事內直則外自方。學者恐義以方外事，亦是做敬以直內工夫。與修辭立誠，亦是做忠信進德工夫。纔見得心事合一也。老先生隨處體認天理之訓，盡此二句之意，更見打透明白，不知是否。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兼此二句包了，便是合內外之道。敬以包乎義，義以存乎敬，分明不是兩事。先儒未曾說破，子一向合看，如此見得遺書中謂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有爲決非程子語也。吾子看到此難得。○一友問明道先生言天理二字，卻自家體貼出來，今見朋友中開口便說天理，某卻疑先生教人，要察見天理者，亦是人自家體貼乎此耳，非謂必欲人圖寫個天理與人看也。如何衝對曰：誠然誠然。天理何嘗有定形，只是個未發之中，中亦何嘗有定體，人但常以心求中正爲主意，隨時隨事體認斟酌，調習此心，常合於中正，此便是隨處皆天理也。康誥所謂作稽中德，亦是如此求也。自求見也，自見得也，自得他人不能與其力，便是見得，亦不能圖寫與人看。雖然說工夫處，卻不能求得人也。未知是否。先生曰：天理只是自家體認，說便不濟事。然天理亦從何處說得，可說者路頭耳。若連路頭也不說，便如何去體認，其全不說者，恐是未曾加體認工夫。如未曾行上路的人，更無疑問也。所云心求中正，便是天理。良是然，亦須達得天理，乃可中正，而不達天理者，有之矣。釋氏應所無住而生其心是也。何曾達得天理。○若愚問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章，朱子以存心致知言之，而未及力行者，厥義維何。幸夫子教之，先生曰：後世儒者認行字別了，皆以施爲班布者爲行，殊不知行在一念之間耳。自一念之存存，以至於事爲之施布，皆行也。且事爲施布，豈非一念爲之乎。所謂存心，卽行也。○若愚問天理心之主也，人欲心之賊也，一心之微，衆欲交攻，日侵月蝕，賊漸內據，主反退聽，且晝所爲，時或發見，殆一杯水於輿薪之火耳。如弗勝。

何今欲反其故復其真。主者主之。賊者賊之。如之何其用力也。先生曰：這個天理真主未嘗亡。特爲賊所蔽惑耳。觀其時或發見可知矣。體認天理則真主常在。而賊自退聽。不是外邊旋尋討入室來。又不是逐出賊使主可復也。只頃刻一念正。卽主翁便慳。便不爲賊惑耳。二者常相爲消長。○問：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所以立也。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用之所以行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學者從事於勿助勿忘之間而有得。夫無聲無臭之旨。則日用應酬莫非此中發見流行之妙。不啻執規矩以爲方圓。蓋曲當也。然堯舜允執之中。孟子無權之中。似就事物上說。故後世有求中於外者。不知危微精一皆心上功夫。而權之一字。又人心斟酌運量之妙。以中乎不中者。則旣已反其本矣。舍此不講而徒於事物上。每每尋個恰好底道理。雖其行之無過不及。而固已入於義外之說。恐終亦不免於執一而已矣。臆見如此。未知何故。先生曰：聖人之學。皆是心學。所謂心者。非偏指腔子裏方寸內與事爲對者也。無事而非心也。堯舜允執厥中。非獨以事言。乃心事合一。允執云者。脗合於心。與心爲一。非執之於外也。所謂權者。亦心也。廉伯所云斟酌運量之本是也。若能於事物上察見自然天理。平時涵養由中而出。卽由仁義行之。學何有不可。若平時無存養功夫。只到事來面前。纔思尋討道理。卽是行仁義。必信必果之學。卽是義外。卽是義襲而取之者也。誠僞王伯之分。正在於此。○敢問中庸不覩不聞。與詩無聲無臭之旨。何以異。天理本無形聲。可以擬議。但只恁地看。恐墮於無。若於無中想出一個不覩不聞景象。則亦滯於有矣。無卽佛氏之所謂空。有卽其所謂相也。二者皆非也。然則不無而無。不有而有。其心之本體乎。其在勿助勿忘之間乎。近來見得如是。幸夫子明以教我。先生曰：此事正要理會。廉伯能以疑問知是善理會矣。在人爲

不覩不聞。在天爲無聲無臭。其實一也。如舊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卻墮於虛無而不自知矣。然於不覩不聞而必曰其所是有實體也。於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是有實迹也。何墮於無。這個不覩不聞之實體。程子所謂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乃心之本體。不落有無者也。須於勿忘勿助之間見之。要善體認。吾於中庸測難已說破。惟諸君於心得中正時。識取本體。自然見前。何容想象。○奉謂孟子所謂持其志毋暴其氣者。亦無本末之分。不過欲人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耳。使知合觀並用之功也。公孫丑疑而問者。未達乎此而已矣。先生曰。志氣不是兩物。志卽氣之精靈處。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持志卽無暴氣。都一齊管攝。如志欲手持則持。志欲足行則行。豈不內外一致。存中應外。固是制外之心。非用中乎。不必分內外。○清問昨日坐中一友言夜睡不著。老先生謂其未曾體認天理。故睡不著。清因舉蔡季通先睡心後睡眼。文公以爲古今未發之妙言之。老先生不以爲然者。豈以其歧心目爲二理耶。先生曰。吾意不以爲然者。非以歧心目爲二理也。只先著一個睡字。便是安排。事事亦復如是。所謂體認天理者。亦非想象。想象亦便是安排。心中無事。天理自見。無事便自睡得著。何意何必。○毛式之曰。來功夫儘切。身衝家居。全得此友往來商確耳。但渠銖較寸量。念頭尙未肯放下。多病精神不足。可惜也。願先生療以一言。渠若見得完全。卻會守得牢固。先生曰。毛君素篤信吾學。隨處體認天理。此吾之中和湯也。服得時。卽百病之邪自然立地退聽。常常服之。則百病不生。而滿身氣體中和矣。何待手勞脚攘銖較寸量乎。此心天理譬之衡尺。衡尺不動而銖銖寸寸。自分自付。而衡尺不與焉。舜之所以無爲而天下治者。此也。此劑中和湯。自堯舜以來。治病皆同。天理在心不在事。心兼乎事也。○朱鵬問道通云。隨處體認天理。卽孔門博

約一貫之義者。然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須合作一句看。始明。請示其的。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與博約一貫同。皆本於精一執中之傳。博文約禮。還是二句。然則一段工夫。一齊並用。豈不是同一體認天理。○先生嘗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便是良知。亦便是天理。衝竊以爲是非之心。其在人也。雖私欲亦蒙蔽他不得。譬諸做強盜人。若說他是強盜。他便知怒。又如做官人要錢底。渠亦怕人知覺。及見人說某官何等清廉。渠亦知敬而自愧。可見他本心自是明白。雖其貪利之心。亦蔽他不得。此正是他天理之心。未嘗泯滅處。學者能常常體察乎。此依著自己是非之心。知得真切。處存養擴充。將去此。便是致良知。亦便是隨處體認天理也。然而外間多言先生不欲學者之言。良知者。豈慮其體察未到。將誤認於理欲之間。遂以爲真知也耶。先生曰。如此看得好。吾於大學小人閒居章。測難備言此意。小人至爲不善。見君子卽知掩不善。又知著其善。又知自愧。忤人視己。如見肺肝。又如賊盜。至爲不道。使其乍見孺子。將入井。卽有怵惕惻隱之心。豈不是良知二字。自孟子發之。豈不欲學者言之。但學者往往徒以爲言。又言得別了。皆說心知。是非皆良知。知得是。便行到底。知得非。便去到底。如此是致。恐師心自用。還須學問思辨篤行。乃爲善致。○老先生儒佛之辨。明矣。衝竊以爲論佛氏曰。當先根究其初心。不合從軀殼起念。且緩責其苦根塵。絕倫理之鼻。蓋由其舉足之差。遂使其謬至此極也。故衝每與朋儕言學。須先探訊其志。然後與論工夫。若其志不正。雖與講得極親切。只是替他培養得私己的心。反幫助潤飾。他病痛。後來縱欲敗度。傷殘倫理。或反有甚於佛氏者。孔子於門人。往往誘其言志。孟子欲人察於善利之間者。殆爲是耳。故自學教人。皆宜先正其志。何如。先生曰。佛氏初心。軀殼起念。卽是苦根塵。絕倫理之鼻。是同條共貫事。然



問臯者。先須按其實迹。賊證。乃可誅之也。今只誅其驅殼起念。則彼又有無諸相之說。必不肯服從事聖人之書者。亦有縱欲敗度。傷殘倫理。然不可謂之儒。聖人必不取之。而佛者之教。正欲人人絕滅倫理。如水火之不相同。子比而同之。且抑揚之間。詞氣過矣。正志之說甚好。○衢間先生教人。體認天理。衛只於無事時常明諸心。看認天理萬物一體之義。至有事時。只就此心上體會。體會便應去求。個是便了。不識然否。先生曰。吾所謂天理者。體認於心。卽心學也。有事無事。原是此心。無事時萬物一體。有事時物各付物。皆是天理充塞流行。其實無一事。○經哲向前領師尊教。每令察見天理。哲苦天理難見。正坐失於空中摸索耳。近就實地尋求。始覺日用間一動一止。一事一物。無非這個道理。分明有見。但猶有一等意思牽滯。未肯真實認他做主耳。非難見也。竊以人生天地間。與禽獸異也。人得天地之中耳。中乃人之生理也。卽命根也。卽天理也。不可頃刻間斷也。若不察見。則無所主宰。日用動作。忽入於過不及之地。而不自知矣。過與不及。卽邪惡之去禽獸無幾矣。故千古聖賢授受。只一個中。不過全此天然生理耳。學者講學。不過講求此中。求全此天然生理耳。入中之門。曰勿助勿忘。中法也。以中正之法。體中正之道。成中正之教也。體認天理。卽體認中也。但中字虛。天理字真切。令人可尋求耳。不知是否。先生曰。體認正要如此真切。若不用勿忘勿助之規。是無也。○經哲與一友論擴充之道。經哲以擴充非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終日體認天理。卽此是敬。敬卽擴充之道。非敬之外。又有擴充功夫也。所謂操存涵養。體認擴充之。只是一事。如戒懼慎獨。以養中。立而和。自發無往而非仁。義禮智之發見矣。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重在足字。非必保四海而後爲充也。只是求復吾廣大高明之本體耳。不知是否。先生曰。今之所

謂致良知者。待知得這一是非。便致將去。此所謂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一隨處體認天理。擴充到盡處。卽是保四海。卽是廣大高明之本體。○津問。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學者用功。固不可不識得此體。若一向爲此意擔閣。而不用參前倚衡的功夫。終無實地受用。須是見鳶飛魚躍的意思。而用參前倚衡的功夫。雖用參前倚衡的功夫。而鳶飛魚躍之意自在。非是一邊做參前倚衡的工夫。一邊見鳶飛魚躍的意思。乃是一併交下。惟程明道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人力。最盡。先生曰。鳶飛魚躍。與參前倚衡同一活潑潑地。皆察見天理工夫。識得此意。而涵養之。則日進日新。何擔閣之云。不可分爲二也。所舉明道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之說。最好。勿正。勿忘。勿助中間。未嘗致絲毫人力。乃必有事焉之工夫的當處。朱傳節度二字最好。當此時節。所謂參前倚衡。所謂鳶飛魚躍之體自見矣。○先生曰。陽明謂勿忘勿助之說爲懸虛。而不知此乃所有事之的也。舍此則所有事無的當工夫。而所事者非所事矣。○子嘉問。程子曰。勿助勿忘之間。乃是正當處。正當處卽天理也。故參前倚衡。與所立卓爾。皆見此而已。必見此而後可以語道。或以勿助勿忘之間。乃虛見也。須見天理萬物一體。而後爲實見。審如是。則天地萬物一體。與天理異矣。人惟不能調習此心。使歸正當。是以情流私勝。常自扞格。不能體天理萬物而一之。若能於勿助勿忘之間。真有所見。則物我同體在是矣。或於此分虛實者。獨何與。故圖說曰。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舍勿助勿忘之間。何容力乎。伏惟明示以決所疑。先生曰。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助勿忘爲虛。陽明近有此說。見於與聶文蔚侍御之書。而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工夫也。求方圓者必於規矩。舍規矩則無方圓。舍勿忘勿助則無

所有事。而天理滅矣。下文無若宋人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可見也。不意此公聰明未知此要妙。未見此光景。不能無遺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見矣。至虛至實。須自見得。○子嘉問克己復禮一功也。己克而禮自復。禮復而後己可言克矣。蓋一心之中。理欲不容並立也。或者專言克己。必己私克盡。而後禮可復。則程子生東滅西之語何謂乎。若謂初學之士。習心已久。不免己私之多。故先言克己。以覺之。即先正所謂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之謂也。以此爲講學始終之要。恐非中正也。殊不知言復禮。則克己在其中。言克己。則復禮不外矣。若得其要於勿助勿忘之間。雖言克己亦可也。若不得其要。不知所克者何物。縱云克己。亦不過把持而已。焉能盡克而不生乎。若謂顏子之功。尙亦如此。況其他乎。蓋顏子之姿。生知之亞。故己一克而即去不萌。所謂不貳過是也。非若後世一一而克之之謂也。或以爲存天理無所捉摸。不若克己之爲切。是蓋未得其功於勿助勿忘之間者也。若果能有見於勿助勿忘之間。則己私又何容乎。嘉以爲既真有所見。復於受病深者而克之。則日漸月磨。己不知而自克也。嘉之所見。或亦偏墮而不知伏。惟詳示。先生曰。克己復禮。固不是二事。然所謂克己者。非謂上半下也。去之盡。乃謂之克也。己私纔盡。天禮立復。若其不繼。又復如初。惟隨處體認天理最要緊。能如是。則克復在其中矣。謂體認天理不如克己者。蓋未知此且克己。惟以告顏子。而不以告仲弓諸人。蓋非人人所能也。今人只說克己耳。又何曾克來。若待到知是己私時。其機已往。又安能克。惟是祇悔耳。○子嘉問隱顯無間。動靜一功。子所雅言也。或者不求立其本體。而專磨煉於事。遂詆靜坐者爲非。夫靜坐而不求諸人事。而後可以言偏矣。若專用力於事而不求見本體。則與靜坐之弊均矣。又何諄彼耶。不知所謂磨煉者。又何物耶。況所

謂隨處體認天理。非專於事也。體認也者。知行並進之謂也。識得此天理。隨時隨處。皆知行並進乎此天理也。若曰隨事。則偏於事而非中正矣。毫釐千里之差。所係不細。伏惟垂教。先生曰。體認天理。而云隨處。則動靜心事皆盡之矣。若云隨事。恐有逐外之病也。孔子所謂居處恭。乃無事靜坐時體認也。所謂執事敬。與人忠。乃有事動靜一致時體認也。體認之功。貫通動靜隱顯。只是一段工夫。○問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夫動靜一也。而爲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動靜各自爲一物矣。謂常體不易者。爲靜。妙用不息者。爲動。則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者。不可通矣。夫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其以天地之形體言之乎。抑以其性情言之乎。以其形體言之。則天主動。地主靜。動靜分矣。以其性情言之。則所謂陽變陰合。而生金木水火土者。又何謂也。願示。先生曰。觀天地間。只是一氣。只是一理。豈常有動靜陰陽二物相對。蓋一物而兩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其一動一靜。分陰分陽者。蓋以其消長迭運言之。以其消故謂之靜。謂之陰。以其長故謂之動。謂之陽。亙古亙今。宇宙內只此消長。觀四時之運。與一人一身之氣。可知。何曾有兩物來。古今宇宙。只是一理。生生不息。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見之者謂之見道。○問白沙先生有語云。靜坐久之。然後吾心之體隱顯呈露。常有物觀此。則顏之卓爾。孟之躍如。蓋皆真有所見。而非徒爲形容之辭矣。但先生以靜坐爲言。而今以隨處體認爲教。不知行者之到家。果孰先而孰後乎。明道先生曰。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是其本心之體。亦隱然呈露矣。而十二年之後。復有獵心之萌。何也。意者體貼出來之時。方是尋得入頭去處。譬如仙家之說。雖是見得玄關一竅。更有許多火候。溫養工夫。非止謂略窺得這個景象。便可以

一了百了也。如何如何。先生曰：虛見與實見不同。靜坐久，隱然見吾心之體者，蓋先生爲初學言之。其實何有動靜之間。心熟後，雖終日酬酢萬變，朝廷百官萬象，金革百萬之衆，造次顛沛，而吾心之本體澄然無一物，何往而不呈露耶。蓋不待靜坐而後見也。顏子之瞻前忽後，乃是窺見景象虛見也。至於博約之功，既竭其才之後，其卓爾者乃實見也。隨處體認天理，自初學以上皆然。不分先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卽隨處體認之功，連靜坐亦在內矣。○問：無在無不在，只此五字循而行之，便有無窮難言之妙。白沙先生所謂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不在於人欲也，無不在者，無不在於天理也。羣竊謂此五字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分析則支離矣。既有學問思辨之功，意不向別處走，不必屑屑於天理人欲之分析也。此緊關終身受用之地，更願發揮歸與同志者共之。先生曰：此段看得好，五字不可分看，如勿助勿忘四字一般，皆說一時事。當此時天理見矣，常常如此，恆久不息，所以存之也。白沙先生所謂欄柄在手者如此。此乃聖學千古要訣。近乃聞不用勿助勿忘之說，將孰見之孰存之乎。是無欄柄頭腦，學者不可不知。○問：神易無方體，學者用無在無不在之工夫，當內外動靜渾然之兩忘也。蓋工夫偏於靜，則在於靜矣。工夫偏於動，則在於動矣。工夫偏於內，則在於內矣。工夫偏於外，則在於外矣。非所謂無在無不在也。非所謂無不體也。非所謂活潑潑地也。切料如此，不知其果然否乎。先生曰：神易最可玩。此當以意會，不可以言盡也。當知易是甚，神又是甚，皆是勿忘勿助，無在無不在之間見之。何內外動靜之分，會得時便活潑潑地。○問：天地之心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貫晝夜寒暑古今而無不然也。而此獨以亥子爲然者，必有說矣。願聞所謂亥子中間者。先生曰：動靜之間，卽所謂幾也。顏子知幾，正在此一

著○道通復問惟意必固我故不能貫通心事合之持養否先生曰惟不於心事合一持養心地不能灑然而物來順應則每事擬議商量懂懂憤憤便是意必固我○先生曰先師白沙先生與予題小圓圖屋詩有云至虛玄受道又語予云虛實二字可往來看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予謂太虛中都是實理充塞流行只是虛實同原○先生曰戊子歲除召各部同志諸君飲於新泉共論大道欲畢言曰諸君知忠信爲聖道之至乎學者徒大言誇人而無實德無忠信故也故主忠信忠信所以進德直上達天德以造至誠之道忠信之外無餘事矣旣而語羅民止周克道程子京曰主信者體認天理之功盡在是矣中心爲忠心中故實是謂之信心之不實全是不中之心爲之問如何中心曰勿忘勿助之間則心中矣○孟津問心之本體莫非天理學者終日終身用功只是要循著天理求復本體而已本體何分於動靜乎明道云須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之教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誨學者曰須在人情事變上用功夫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之教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誨學者曰須在人情事變上用功也明道爲學者未識得本體看未發之前氣象正欲體認本體也認得本體方好用功延平亦明道意也象山恐學者未識於實地用功卽墮於空虛濛濛便有歧心事爲二之病人情事變乃日用有實地可據處卽此實地以體認吾心本然之天理卽人情事變無不是天理流行無不是未發前氣象矣若不從實地體認出來竊恐病痛未除猶與本體二也幸賜明教先生曰師云來問亦看得好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爲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吾所謂體認者非分已發未發未分動靜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已發未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如彼明鏡然其明瑩光照者其本體也其照

物與不照物。任物之來去。而本體自若。心之本體。其於未發已發。或動或靜。亦若是而已矣。若謂靜未發爲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爲言。恐亦有歧而二之之弊也。前人多坐此弊。偏內偏外。皆支離而非合內外之道矣。吾心性圖備言此意。幸深體之。○先生曰。主一。主一個天理。陽明常有此言。殊不知無適之謂一。若心主一個天理在內。卽是物。卽非一矣。惟無一物。乃是無適。乃是主一。這時節天理自見前矣。觀此則動容貌。整思慮。未便是敬。乃所以生敬也。○問由求亦要爲邦。曾點要灑然爲樂。其志食不同者。豈聖人以其事迹觀之。願有取於窮居樂善。而不取於用世行志者耶。但其間有大意存焉。謂理之無在無不在也。夫有點之樂。奚必舍去國事。適清閑之地。浴沂詠歌而後樂之乎。爲邦亦是曾點合當爲的。使由求亦得點之意。則何嫌於用世。但三子見得一處。點見得無處。不是此理。若是只認得彼處是樂。亦猶夫三子之屑屑事爲矣。而謂之見大意乎。孔子仕止久速。未嘗留意。孟子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何物也。可因與窺與點之意矣。請問是否。先生曰。曾點正爲不會見得無處。不是此理意思。故須求風浴詠歸始樂。若見得。則隨處體認。天理流行。則爲邦爲政。何往而非風浴之樂。點雖樂優於三子。然究竟言之。過猶不及耳。終是未能一貫。若以此爲堯舜氣象。則又認錯堯舜了也。○問人心與天地萬物同一體。是則然矣。但學者用功。只當於勿忘勿助上著力。則自然見此心虛明之本體。而天地萬物自爲一體耳。故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曰古人見道分明。曰已見大意。曰見其大。皆指見此心本體言之爾。若爲學之始。而遽云要見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胸中添一天地萬物。與所謂守一中字者。不相遠矣。是否。先生曰。吾意正如此。勿忘勿助。心之中正處。這時節天理自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自見。若先要見。是想像。

也。王陽明遂每每欲矯勿忘勿助之說。惑甚矣。○問爲學之始。雖不可遽云要見天地萬物一體。然爲學之初。亦不可不知天地萬物與吾一體。蓋不知此體。則昧於頭腦矣。故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體。先生亦嘗教學先曰。鼎內若無真種子。卻教水火煮空鑊。又曰。須默識一點生意。此乃知而存也。章推官止見得程子所謂存久自明以下意思。乃存而知也。竊疑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曰。固是大頭腦。學者當務之急。然始終也。須於勿忘勿助處見。○先生曰。知崇而禮卑。中之士也。行者中路也。以上便可到聖人地位。狂者有智崇而無禮卑。狷者有禮卑而無智崇。孔子思得狂狷。蓋欲因其一偏之善。抑揚進退之。狂狷交用。則智崇禮卑。天地合德。便是中行。可踐迹而入聖人之室矣。○先生曰。楊慈湖豈是聖賢之學。乃真禪也。蓋學陸象山而又失之者也。聞王陽明謂慈湖遠過於象山。象山過高矣。又安可更過。觀慈湖言人心精神是謂之聖。是以知覺爲道矣。如佛者以運水搬柴無非佛性。又蠢動含靈無非佛性。然則以佛爲聖。可乎。○先生曰。聰明聖知。乃達天德。故入道係乎聰明。然聰明亦有大小遠近深淺。故所見亦復如此。曾記張東海謂定性書。動亦定。動亦是定。有何了期。王陽明近謂勿忘勿助。終不成事。夫動靜皆定。忘助皆無。則本體自然。合道成聖。而天德王道備矣。孔孟之後。自明道之外。誰能到此。可知是未曾經歷。二君亦號聰明。亦止如此。故人之聰明亦有限量。○先生曰。有以知覺之知爲道。是未知所知者何事。孟子言子將以斯道覺斯民。則所覺者道也。儒釋之分正在此。○懷問體認天理最難。天理只是吾心中正之體。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纔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便不是。須是義精仁熟。此心洞然。與之爲體。方是隨處體認天理。或曰。知勿忘勿助之間。則見之。竊謂勿忘勿助。固是中規。然而其間間不容髮。又不是箇有硬



格尺可量定的。只這工夫。何緣便得正當。先生曰。觀此可見吾契。會實心尋求來。所以發此語。天理在心。求則得之。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求之自有方。勿忘勿助是也。千古惟有孟子發揮出來。須不費絲毫人力。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不是。此語最是。只不忘助時。便添減不得。天理自然見。非有難易也。何用硬格尺量耶。孟子曰。物皆然。心爲甚。吾心中規。何用權度。

# 明儒學案

## 卷三十八

### 甘泉學案二

#### 太僕呂石先生懷

呂懷字汝德，號山石，廣信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自庶吉士出爲給事中，復入春坊，以南司業掌翰林院事。遷南太僕寺少卿，致仕。先生受學於甘泉，以爲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學者工夫無有著落，枉自說同說異，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故作心統圖說，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三八爲朋，四九爲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心，屋之有脊，兼統四方，人之心是五十也，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爲氣質所局矣。先生之論極爲切實，可以盡橫渠之蘊，然尙有說，夫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爲理，心不能離身以爲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日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爲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爲歲，未聞氣質之陷溺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先生之失，離性於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先生所著有律呂古義，歷考廟議諸書。

由石論學語

竊謂天道流行，命也。與心俱生，性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實一本耳。前後五者，皆性於己而命於天。世之人但知以前五者爲人性，而不知節之以天理。以後五者爲天命，而不知求之於人心。故孟子謂聲色臭味安佚之欲與心俱生，人之性也。然有本之天理而不可易者，君子固不謂由於人性，恣然自肆而不思所以節之於理也。仁義禮智，天道之懿，一理流行，天之命也。然有根於人心而不容僞者，君子固不謂出於天命，而不思所以性之於己也。夫心卽理，理卽心，人心天理，無非中者。然性本人心，而有不出於理者，是形氣之私而非性之真。命出天理，而有不根於心者，是拘蔽之妄而非命之至。性命合一，天人之間，知而行之，此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答毛介川。○氣之存亡，間不容髮，一念之得，則充塞天地，一念苟失，卽墮落體膚。是故孟子論養氣，必以集義爲事。此氣流行，生生不息，是吾之本心也。義與心俱，何以待集。蓋忘助間之耳。忘助人也，勿忘勿助，則義集。人欲泯而天理流行矣。程子謂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意同。正謂是也。答曾廓齋。○此理此心，流行天地，默而識之，隨處充足。烟花林鳥，異態同情，俯仰之間，萬物一體，不言而喻。若只恁地操持，恐不免只是義襲工夫到底，得聖門所爲難耳。同上。○不觀不聞，卽吾心本來中正之體。無生無弗生，無存無弗存，苟有絲毫人力，便是意必固我，而生存之理息矣。故君子戒謹恐懼，常令惺惺，便是生存之法。答戚南山。○天以生物爲心，生生不息，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聚散隱顯，莫非仁體。性之所以與心俱生也。循是出入，是實有不得已而然者。道之無內外無終始也。直立天地，貫始終內外而一之者，人之所以爲仁也。毫髮與道不相入，便是不仁，便是不貫，便屬滅息。是故君子盡心知性。

知天存心養性事天皆所爲以道仁身俟此命之流行也。答唐一庵○天命之中無不包貫此吾心本體也。此心同此理同其爲包貫亦無弗同。流行神理豈有豐嗇厚薄哉。唯其流行而旣形焉於是二氣分五行判交錯不齊而理之神有不能盡然者矣。非其本體之神有豐嗇厚薄也。蓋陰陽五行適得其初則中則心存心存則本體洞然而無所障礙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神固不改也。陰陽稍偏皆屬障礙偏陰知柔偏陽知剛其障淺薄者易化深長者難化及其化也淺薄者可盡而深長者雖功深力至欲其本體清明瑩然如初畢竟不能譬如濁水昏溷之極雖澄清之久畢竟不如泉流初出山下之體也。謂繫於所稟神理之數不齊雖得理氣合而不分然不免墮於理氣混而無別之弊。與蔣道林○心統鄙說正爲發明性善本於天理其言偏仁偏義氣質等語。緣只事指點病根之所從來蓋性統於心本來無病由有身乃有氣質有氣質乃有病有病乃有修是故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戒懼慎獨所以修道身修道立則靜虛動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非以氣質爲惡性與性善待並出也。同上○靜坐工夫正要天機流行若是把定無念卽此是念窒塞天機竟添一障且如平日好惡與人相近與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盡屬動處何曾把定無念蓋一陰一陽謂道繼善成性乃是天則合下是個聖人之資稟天地至中至和之氣以生性道流行止於至善何動何靜只爲吾人稟氣不免有偏勝去處且晝紛紛客氣浮動念慮相仍盡屬軀殼間有良心透露去處也自混過旋復埋沒故程子靜坐之說正欲和靖於靜中透露天機庶幾指點下手工夫方有著落其說實自孟子夜氣四端發揮出來雖然天德不可強見須涵泳從容不著一物優而游之厭而飲之恍然而悟悠然而得方是實見此則所謂莫見莫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只此

意流行不塞，便是王道。吾輩但得此意常在，不令埋沒，卽就日用感應正處識取，亦得。不必拘拘專任靜坐間耳。與楊朋石○古今天下人才不相上下，譬如倉公之筭，藥食品類，與今天下之醫之筭，不甚相遠也。而其生人殺人之功，頓殊察脈診病，主方用藥，有當有不當耳。居今之時，治天下之事，苟使盡當天下之才，挽回之勢，當必有可觀。未可遂謂今天下盡無人也。與歐陽南野○不肯妄意聖學，嘗從諸賢之教，作大公順應工夫，日用應酬胸中頗覺定靜，久久從容校勘，雖有一二偶合去處，然以揆之聖賢之道，以爲便只如此，則盡未也。因而不能自信，反求其故，又三十餘年，始悟心同形異，知愚賢不肖之所自生，以氣質有蔽之心，只持無念，便作大公順應。此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可以底於道也。答周都峯○昔人謂安士敦仁，天下一人而已。蓋種種病痛，都從自家軀殼上生，試從天下一人上理會，東西南北到處卽家，進退窮通，何往非我。如此省卻多少魔障。答趙雪屨○來諭性無氣質，知有聞見氣質不能累性，良知必藉聞見而後致，愚不敢以爲然。夫聞見者，形氣之所感發也。形氣不偏合下，盡如聖人隨感而應，此雖紛華波蕩之中，猶自無聲無臭。上天之載，於是乎存，而何聞見之與有。若或氣質偏勝，則感應失中，此其軀殼物而不化之氣，暗著心體，所以往往自謂聲臭俱寂，而不知其閉目靜坐，猶自墮落聞見學問思辨，兀兀窮年終日終身，只逐聞見上奔走。良知之致，又將焉藉哉。竊見古來聖賢，求仁集義，戒慎慎獨，格致誠正，千言萬語，除卻變化氣質，更無別勾當也。復黃損齋○易言直內方外，通書言靜虛動直，皆兼舉互言，畢竟是有內有外，有動有靜，欲一之不能。若固備侗不分，以爲一則言靜，不必言動，言內不必言外，言動與外不必又言靜，與內致一之功，要有不在區區分上求同，而有無隱顯通一無二，乃必有道矣。心也者，

陰陽五行之中也。有無隱顯。一以貫之理也。孰非心者。氣質偏駁。則感應失中。內外動靜。不得其理。而一之道病。是故君子隨分致力。直之方之。虛之直之。理得心存。氣變質化。無內外。無動靜。純一不二。而學之能事畢矣。然則存省之旨。亦何病於致一哉。世之學者。不責支離之病於氣質。而求一於虛直直方之間。迺責支離於內外動靜。必求合併於分。以致一。此其所以言愈神而道愈遠。功愈密而幾愈離也。與黃滄溪○方今吾輩學問。不可謂盡無豪傑之才。真切之士。出於其間。只爲學術欠明。往往一出門來。便以見成聖人。認在。身上。卻不去實。反之身心。極深研幾。以求自得。是以自謂物來順應。而不知已離大公之體。自謂感而遂通。而不知非復天下之故。所以中庸卒章。既言學者立心爲己。而必繼之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意。可識矣。答謝顯○近與一學者詩云。直須對境無差錯。方是山中善讀書。仲木究竟此學有年。方今嘗自視對境何如。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今之爲政者。其當官未必盡不如古人。要之其清其慎其勤。緣只是做官。曷嘗有保赤子之心在此。所以雖極力綑把支持。而卒不免於敝也。答沈仲木○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只今吾子。但有好惡念頭。須從父母心中流出。方是實學。答趙敏行○竊嘗以奕喻之。義畫八卦。是棋盤定局。文王八卦。又說出一個行路。車是直行。馬是日行。象是田行之類。周易六十四卦。如對局下棋。又說出一個棋勢變處。是如此時。要如此行。是如彼時。又要如是如彼行。雜卦傳。卻是發明周易卦變。只是一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是故六十四卦者。三十二卦闔關之謂也。有吉有凶。有消有長。有進而存。有退而亡。是故剛柔憂樂。與求見雜起。止盈衰之類。種種不同。而其爲一闔一關。一往一來。無非道之變動。夫子觀時察變。其於

易也。思過半矣。管仲孟仁。○太極之極。卽下文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之極。極處便是生處。此陰陽統會之中。所爲天地之心。不動不靜之間是也。故言易有太極。陽爲陰根。陰爲陽根。一理流行。生生不息。是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言太極本無極也。答葉德和。○種種計較利害得失之私。都向氣質上生。德性用事。百般病痛都消。是故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直則直。讓則讓。只有面前一個道理。曷嘗有個直之不可讓之不可道理。在昔日太王避狄。何曾生著一個讓之不可之心。世守勿去。何須多著一個直之不可之心。讓之不可。直之不可。畢竟是計較利害得失之私。氣質所生也。同上。○古人無入不自得境界。元不是一切丟放度外。只求一快活便了。其曰素位而行。千緒萬端。物各付物。不知有多少條理。在反身循理。莫非天則流行之實。活潑潑地。有絲毫人力。不得而與焉者。此之謂自得。這個境界。若不由戒懼慎獨。格致誠正上得來。恁他說何活潑潑地。若丟放得下。便是強自排遣。同上。○天理良知。本同宗旨。誠得原。因著腳。則千蹊萬徑皆可入國。徒狗意見。不惟二先生之說不能相通。古人千門萬戶。安所適從。今卽使子良知天理之外。更立一方。亦得。然無用如此。故但就中指出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學問不從這上著腳。恁說格致說戒懼說求仁集義與夫致良知體認天理。要之只是虛弄精神。工夫都無著落。同上。○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則也。天則流行。陰陽未有偏勝。闔闔往來。本自生生不息。形聚質成。軀殼氣生。陰陽交駁。志以氣行。而天道或幾於息矣。以故一旦軀殼既敝。積陰不化之氣。不可反升於天。依草附木。爲鬼爲祟。頓令此身飄流散落。弗獲歸根復命。與草木同朽腐而已矣。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繼善成性。不以生存。不以死亡。生生化化。通乎死生。晝

夜而知者。歸根復命之謂也。雖謂之不死可也。釋氏說法度人宗旨。不過以蘊空之說爲根本。聲音之道爲作用。不落鬼道爲法門。今所傳心經。字母其本教也。而其爲未法。又不過窺見世俗積惡任氣。死則物而不化。鬱陰愴悽。游魂如夢。直以鑿鼓聲音散之。是驅之速於滅亡而已。豈有所爲聖賢安身立命之道哉。予昔爲太僕時。直宿隸告以夜中有鬼。投石隸舍。終夜不息。隸舍之西爲亭池空地。直繞衙後。予視之。見有空房。一直幽陰。闕寂。蓋人跡所不臨之地。予問此何房。有老隸密告以故。予曰。噫。嘻。積陰聚而不散。以聲音散之。當止。乃令直夜敲擊梆鈴。叫噪其中。旬日之間。鬼不復投石。予嘗修齋念佛。效法超度。邪聲音散之已焉耳。答祝介癩。○道心惟微。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聲臭皆屬氣質。爲輕躁。爲怠忽。粗率浮動。百孔千瘡。皆從此發。危莫甚焉。是故精者不粗之名。一者不二之名。不粗不二。更無聲臭可言。氣質變化。而天載存矣。執中之道也。答葉德猷。○予年十八九時。切慕聖賢之學。日涉蹊徑。旋開旋塞。一日讀延平語錄。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予竊嘗試之。積日累月。稍覺氣質漸次清明。問學漸次得力。是故喜怒哀樂未發。豈眞冥然無覺之謂也。苟眞冥然無覺。則戒慎恐懼。孰其尸之。白沙曰。戒慎恐懼。閑邪存其誠而已。是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之不可掩也。曲能有誠。推而致之。形著動變。誠斯立焉。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悠遠博厚高明。而一本之道備矣。是故不知反觀。不可與語於閑存。不知閑存。不可與語於戒懼。此吾儒存省思誠之學。與異端枯寂蘊空。毫釐千里之辨。其曰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非可觀者。幾何其不流而爲虛無之續也。李靜齋榮獎序。○一友曰。日用應事。只從心之安處。便是良知。又一友曰。予往於此心之不安處。求而得之。東廓曰。良知者。心之眞知也。天然自有之中也。良知發於心之所安。固也。非其



所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真也。發於心之不安。固也。非其所以不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真也。皆病也。氣質誘之也。是故戒懼慎獨之慎。從真學者。只常常戒慎不離。無分寂感。一以貫之。此其為致良知而已矣。東廓先生文集序。○廣信婁一齋先生。受業康齋之門。歸與其徒論學。饒陽永豐潘夏二先生遊焉。潘德夫方正嚴毅。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夏東巖則性度春和。涵養純粹。人以明道方之。一日謁先生於家。先生飲之。其姪貞獻新釀秫酒。請為令。先生時方督學山東。笑語懷曰。某此去不能為新奇酒令。但循古套。行酒期於浹洽。不亦可乎。先生兩楹對語。有天人一處。須由敬。內外忘時。始是仁之句。先生指謂懷曰。某平生問學。只此二語。是用功最得力處。東巖文集序。○聖人之道。在心。心之道。在天地。天地之道。見於陰陽。陰陽之道。著於易。河圖之數。易數也。而天地聖人之道。存焉。是故易有太極。太極者。天地之心。陰陽所始。實無始也。陰陽所終。實無終也。一理動靜。兩儀肇分。一二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生焉。六七八九。十。水火木金土。成焉。生者為動。為陽。為天。成者為靜。為陰。為地。動陽之陽。一。二。為太陽。陽之陰。三。四。為少陰。靜陰之陰。六。七。為太陰。陰之陽。八。九。為少陽。中分二儀。橫列四象。一變一合。八卦相盪。天。太陽之陽。一。水生象乾。太陽之陰。二。火生象兌。少陰之陽。三。木生象離。少陰之陰。四。金生象震。地。太陰之陰。六。水成象坤。太陰之陽。七。火成象艮。少陽之陰。八。木成象坎。少陽之陽。九。金成象巽。天。卦四。地。卦四。一六同宗。位北。水。二七同道。位南。火。三八為朋。在東。木。四九為友。居西。金。陽極於五。陰極於十。如輪之在心。如屋之在脊。合之有中。分之無迹。兼統四方。有極無極。土之所以成始成終。太極之象也。方其天道流行。動而生陽。一。二。三。四。陽動斯極。太極生陰。造化萬物。陽變為感。應隨陰合。洪纖高下。各肖形色。六七八九。四陰一氣。地。

道終事。陰極陽至。天根動萌。精純粹美。是故心生形成。萬物咸備。少陽木之性。仁。太陽金之性。義。少陰火之性。禮。太陰水之性。智。信。兼四德五性。是其心統性情。道根天地。乾道爲性。坤道爲情。是故仁之端。惻隱。寬裕溫柔。有容。少陽木之應也。義之端。羞惡發強剛毅。有執。太陽金之應也。禮之端。恭敬齊莊。中正有敬。少陰火之應也。智之端。是非文理。密察有別。太陰水之應也。剛柔之中。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人極者心也。是故知覺運動不足。以盡心。陰陽有統。剛柔有中。三極一本。原始要終。心之則也。是故禽獸夷狄。有知覺。亦有運動。生同大原。成襲偏氣。陰塞陽拘。識心私己。草木之無知識。偏塞之極也。人亦物也。動靜變合。周流復始。陰剝陽生。虛含萬理。此其形合神存。靈通知類也。然陽奇陰耦。天清地濁。陽以陰成。天從地作。游氣因依。互有純駁。純者聖。駁者愚。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木多偏仁。金多偏義。火多偏禮。水多偏智。陽多偏剛。陰多偏柔。多微者偏。多甚者惡。五性咸動。弗由於則。人心妄。天理塞。此其所以去禽獸。夷狄不遠也。是故善學者。恆求其端於天。正心正此。修身修此。擇善擇此。固執執此。理得心存。氣變質化。行此四德。徹上徹下。無餘欠。無假借。天人同歸。死生晝夜。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修身。立命。至矣哉。心統圖說。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何遷字益之。號吉陽。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至南刑部侍郎。萬曆甲戌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學於甘泉。京師靈濟之會久虛。先生入。倡同志復之。先生之學。以知止爲要。止者此心感應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藏不密。則真幾不生。天則不見。此與江右主靜歸寂之旨。大

略相同。湛門多講研幾，而先生以止爲幾，更無走作也。其疏通陽明之學，謂舍言行而別求一心，外功力而專任本體，皆非王門種子，亦中流之一壺也。張鹵疏先生撫江右，不滿人望，惜哉。

吉陽論學語

自釋氏出，儒者襲之，相率以虛爲知，而卒無以體物，弊亦久矣。近代致知格物之學復明，學者類知求諸應感之幾，以順性命而成化育，於是天聰明之蘊，庶幾爲天下利，而空寂窠臼，若將推而易之。由孟軻氏以來，未有臻斯旨者。蓋孔門遺意也。此義旣明，誦說漸廣，世之學者，乃或不能究其微，而高明之士，又益過之，承接依稀之見，自信當下，侈然以爲流行，而反之天，則往往疏漏粗浮，將使明明德於天下之學，又復一晦，而彼空寂者流，反將以其所獨至者掩之。此豈致知格物本旨哉！予嘗邇而求之道，有本末，學有先後，大學教人以知止爲先，而後定靜安慮由之。知止而後能定靜安慮者，致知以格物也。定靜安慮而後能得者，物格而後知至也。是故知止之義，雖高明之士，有不能舍之，以徑趨者，甚哉！聖人爲學者慮，至深遠也。止者，此心應感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善而無善，所謂至善也。有所不止焉，思以亂之，非其本體也。是故聖人亟指之，而欲以其知及之，信其本無不止之體，而究其有所不止之由，卽應感之間，察流行之主，使所謂不思而明，有則而不可亂者，卓然見於澄汰廓清之餘，而立於齋莊凝聚之地，是則知止之義。蓋致知格物者，所必先，而聖人之所爲亟指也。由是而定靜安慮，其爲消融長裕，雖甚敦篤精密，思以效與能之才，而不可廢，然非知止，抑孰從而竭之。蓋不知止，則其思不一，其思不一，則其主不藏，其主不藏，則其幾不生，其幾不生，則其則不見。如是而曰安靜定慮，皆誣而已。學焉而不得其旨，其流

未有不至於漫焉以自誣者。夫以枯亡反覆之體，侈然於感應之間，而欲責其當下流行之幾，以充致知格物之量，是索照於塵鑑而計溝澮之必江河也。惡可得哉！彼高明之士，苟能反身而絜比之，亦可自悟矣。贈道守胡子序。○陽明之學，要於心悟，而取撰於致知，將以探言行所本，闢夫滯見聞而習度數者之非，而究其知出於自然，亦以信其所不息，而擴其所必燭，彼舍言行而別求一心，與夫外功力而任本體，皆非其旨也。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即聖，不假學力，內馳見於元漢，而外逃失於躬行，後生不察，遂謂言行不必根心，而聖人之學，不足達於用，由是繼之以畔。夫良知曰致，蓋必舉其靈晰圓神出於自然者，恍然澄定於廓清凝聚之餘，而日見其參立於前，而後養以長裕，漸以銷融，使其精微中庸，皆將畢於竭才，以幾渾合。如是則所謂心悟者，非百倍其功不可入，而至於長裕銷融，固未嘗亡所有事也。此豈無假於學哉！龍岡摘稿序。○理一而分殊，知先後者其庶乎，知止始條理也。立主宰以統流行，非遺外也。先立乎其大者爾，定靜安慮終條理也。流行中精此主宰，非離根也。致其用焉爾，備侗似理一防檢似分殊，遠矣哉。然則奈何曰，由知止焉精之而已矣。○知者行之主，行者知之用，良知良能，其體一也。致知格物，其功夫亦一也。學者能使其明覺之幾歸於精實，則知行一矣。虛見非知也，襲義非行也。二之故也。二之也，離其體之謂也。故立本以利其用，君子務焉。○成己即能成物，非推也。傳有之，有諸己而後求人，無諸己而後非人，奈何曰，物有本末，學有先後，始也盡其性而物體焉，所以道之也。既也察諸物而性盡焉，所以齊之也。齊而不道，謂之無本，霸術是已。道而不齊，謂之遺末。二氏是已。有始有卒，聖學其幾矣乎。○周一己之善，仁歟，贊一世之化，知歟。天地萬物，有根竅焉，往古來今，有宗統焉。君子中天下，定四海，仁知之事也。乃

所性則不與焉。些子頭柄，全其爲人之道而已。故人也者，天地之靈也，萬物之命也。往古之藏，來今之準也。知此謂之知學。信此謂之信道。○學必有見，見不以默，是神識也。非性之明覺也。學必有造，造不以深，是襲取也。非性之真養也。學必有措，措不以時，是力魄也。非性之動以天也。性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見而無見，是爲真知。造而無造，是爲實詣。措而無措，是爲當幾。故習以學者，不離乎節槩名義勸庸藝文之間，而不得夫節槩名義勸庸藝文之迹，此於其質不已化而趨於中乎。○居仁由義，窮居即大行也。視達道何損焉。成器而動，大行即窮居也。視求志何加焉。○夫學性情而已矣。不怨不尤，孔子所以學天也。不遷不貳，顏子所以學聖也。○性天命也。宏之存乎人，不慮而知，其誰命之。故不信天，則學無從。不竭人則道不致知天焉。盡矣。○人我立達，天所爲也。性其仁乎。然立達不先，近無可取，譬能此乃謂求仁。遺己急人，非天所爲爾。故求仁莫先反身。○退藏於密，神智出焉。惟洗心得之，乃見天則。天則無本末，然其主不藏，則其幾不生。退藏其至乎。洗心要矣。○造詣涵養，皆自見始。忘見而修，以身至之日虛日新，不見其止。造詣極矣。涵養奚俟焉。即見爲守，不可語悟，以是爲涵養，未矣。○生之謂性，原無對待。克伐怨欲之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只從不慮出來，則爲性。從軀殼上起，則爲妄。顏子不絕妄念，只妙悟此性。性性生生，則雖習心未淨，自無住脚處。如此乃能立本。經綸知化育也。務絕念，并本來生機一齊滅熄，遂使天地之化，都無從發生，安得爲仁。

甘泉學案三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洪垣字峻之。號覺山。徽之婺源人。嘉靖壬辰進士。以永康知縣入爲御史。轉温州知府。閒住歸。凡四十六年而後卒。年近九十。先生爲弟子時。族叔熿從學。文成歸而述所得。先生頗致疑。與精一博約之說不似。其後執贄甘泉。甘泉曰。是可傳吾釣臺風月者。丁未秋偕同邑方瓊卒業東廣。甘泉建二妙樓居之。庚申甘泉約遊武夷。先生至南安。聞甘泉訃。走其家哭之。越兩月而歸。先生謂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蓋以救師門隨處之失。故其工夫全在幾上用。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以幾爲有無接續之交。此卽不睹不聞爲未動念時。獨爲初動念時之舊說也。不知周子之所爲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以其湛然無物。故謂之無。以其炯然不昧。故謂之有。是以有無合言。不以有無分言也。若自無而至有。則仍是離根之體認矣。先生調停王湛二家之學。以隨處體認。恐求理於善惡是非之端。未免倚之於顯是矣。以致良知似倚於微。知以知此理以無心之知爲真。知不原先天。不順帝則。致此空知何用。夫知主無心。所謂不學不慮。天載也。帝則也。以此知爲不足恃。將必求之學慮。失卻道心之微。則倚之於顯者。可謂得矣。得無自相矛盾乎。方瓊字時素。號明谷。初從甘泉於南都。甘泉卽令其爲諸生。向導甘泉北上。及歸家。皆從之。而往以學爲急。遂不復仕。

覺山理學聞言

學者覺也。夷惠謂之心安則可。謂之悅則不可。盡悅重知不重行。知通平行。故悅行亦悅也。行局乎知。則

所知亦未免爲障耳。白沙之見端倪於悅，近之愛敬，父母根也。根孝弟，是不離根發生處。故生生之謂仁，舍此便是無根之學。仁義禮樂，何實之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非成君子之名也。古人名卽是實。仁是體，名是事。安仁利仁是體，處約處樂是事。○萬殊一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分殊卽在理一中，有感應無分合。內外兼該是貫處，蓋一則內外兼設也。若云以一理貫萬事，是二之矣。○忠是體，恕是用。否曰：不分別用，皆於感應上見之。體則無可言，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行之卽忠也。○天道無名，而忠恕有路。故曰：遠道不遠，然於命脈則一爾。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心一也。在居處爲恭，在執事爲敬，在與人爲忠，日用只此三者中間更無空閒間斷，便是仁體流通。○下學上達，至淡至簡，豈人所可與知。惟自知之，惟天知之。天知卽於自知中見之。天人二途中間更無別路去。人所以還天，人所不知者，卽天知也。○行不貫徹，恐於事上著了脚。故有礙。子張問行，子貢問行，夫子惟告以忠信與忠恕。忠恕流通，卽自無礙脚處。○設無此身，何意之有。爲其有身也。故人已形而好惡之意起焉。是己與人流通之關鍵也。通則格，不通則不格。通則格乎天地，不通則否塞消亡。知者察好惡而開意之金鑰也。知則覺而軀殼忘矣。故意有善惡，知則惟有善而無惡。知善知惡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何曰：知善知惡，真知也。卽真知一路致之以通格乎物。若添爲善去惡二字，似又加一轉身，致與格二矣。○慎獨誠意，皆喜怒哀樂上消磨，不落虛見。○戒慎不睹，不聞，須從大志願上，未接物而本體自在。已接物而本體自如，不涉睹聞，乃戒懼也。能戒懼不睹不聞，猛然一爐真火，自然點雪不容。○喜怒皆天性流行，少離體便是遷，便是出位。遷對止而言，觀於未發之中，不但是怒時忘怒觀理。○從人欲上起念，便蹈危機。從天理上起念，便蹈安機。機動

之初。自以爲細微。可以僥倖無事。故忽忽爲之。遂至於不可止。不知害已在其中。智者只觀理欲於毫芒。而利害不與。利害展轉。則昏塞愈甚。○言願行。行願言。願不在言行。而在體認天理。一願俱得。○經綸大經。其大不在功業。而在此心。心無私。則日用細微皆大經也。○無惡於志。譬如日月著。不得纖翳。故能無聲無臭。○志在幾先。工夫則於幾時。原非起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本體全功。不分動靜。○孟子不動心在集義。有事上告子不動心在不動心上。不得勿求是欲效廓然而實私也。歸之內焉耳矣。彼長我長。彼白我白。是欲效順應而實逆也。成之外焉耳矣。是內便非外。不得勿求。便彼長彼白。一病也。○勿求於氣。是持志。而志與氣二。故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動卽心動矣。孟子之養氣。是志至而氣與志一。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氣安卽心安矣。蓋心志皆氣之所萃。故不動氣者。是不動心之要訣也。○不得勿求。似不動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志氣一舟也。志至氣次。是有舵之舟。運用伸縮。只見舟。不見有舵。氣一動。志斯無舵矣。志一動。氣執舵而用之者。非其人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於天地細縊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孔孟言敬。言集義。言精一博約。皆是渾流片段工夫。不是逐事逐時照管。有時事者。感應耳。常寂常感。○助者無根之謂。集義工夫。止於根上著力。則雖奮迅勇果。亦是生意震發。概謂之助不可。○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此情字。是繼之者。善善字上來。忽然之間。真情發見。卽繼之之意。若施之事。爲離幾已遠。其情不可得而見矣。○平旦未與物接。無好惡可見。而何以曰與人相近。只是其氣清明。無所好惡。便是相近。○舍生取義。以生與義並論。是不得已。喚醒常人語。若在賢者。則真是生順死安。論義理。不論生死。豈有身與義對者。放者意也。非心也。求之者心也。致知之事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以



心使心非矣。○盡性無工夫。工夫在盡心上。○吾人與萬物爲體。身之精靈。萬物之根也。反身而誠。天機流行。發育萬物。故樂仁體也。○行之著。是生機。露習之察。是生機。精到神處。○楊氏爲我。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牛自爲牛。馬自爲馬。而不以我與之。是亦物各付物。而實出於意見。故無情。○子莫執中。是事上求中。事上豈能有中來。嘗記呂涇野馬西田崔後渠過朝廷香案。一曰下馬。一曰虛位。講論未定。其一曰予一脚下馬。一脚不下。如何。可知執中自是無此理。○命之流行。有剛柔純駁。而生生之本。未嘗不在。故剛柔純駁。可以言偏。而不可以言惡。○道無不在。隨位而在。三百八十四爻。總是一個思。不出其位。故曰位當位不當。古人身無間也。○問定性由率性之謂道。率性而行。便不消言定。定亦率也。非率而定。雖定未免有病。○心不入細微。還從聲色利名習見粗處蔽之。○分殊在理。一上流行。如水各滿其器然。○禁止矜持。雖非善學。然亦有可用之時。與截瘡相似。一截則元氣自復。○天地之塞。吾其體無欠缺處。卽是塞。知此則知帥矣。不必更見有塞體段。○風波不起。本體和平自在。○無知而無不知。有無一體。老子恃其所不知以爲知。其知猶有著處。蓋退以爲進也。於寂體不似。○變化氣質。亦須有造命手。從天命上轉透。○思慮不定。何故。曰只爲心中有物在爾。吾人居常有思。做盜者否。以其無此念也。須廓然坦然。強把著。不得。○問視聽爲氣。聰明爲性。何如。曰視聽氣也。亦性也。視聽之聰明。氣之粹而性之正者也。以視聽爲非性。則形色天性非矣。○思從意起。則滯思從心體則通。○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人處大運中。吉凶悔吝。無一息暫停。聖人只隨地去看道理。亦無停息。所行有滯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其智益明。○若要撥開頭上路。先須推倒面前牆。面前何牆。牆在吾心耳。心不蔽。則家國天下皆在吾格致。

中矣。故物格意誠，而心廣體胖。○朱子謂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天理因神識以發，儒豈能外神識以自存者？但我儒理與神識爲一物，而釋之神識，恐理爲之障耳。理豈爲障障之者？意也。○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人只能一心一路，如九河就道，滔滔中行，更無泛思雜念，未應則此知，渾然與物爲體，既應則此知粲然，物各付物。若云意之所在謂之物，似有無知無物之時，其爲物不二，與萬物載焉，只是一物。○五行相資相濟，一時具備，所以純粹中和，而能爲四時之消息流行也。有微著而無彼此，有偏全而無欠缺。若謂春夏秋冬，各以一物自爲生克勝負，謬矣。蓋消息卽是生克也。○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之直截。何如曰：是當下頓悟之說也。人之生質，各有偏重，如造形之器，亦有志至而氣未從者，譬之六月之冰，安得一照而遽融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其變化而至七十，不踰矩。○東郭嘗云：古人情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襲一齋高冠佩劍，所至傾仰，至姑蘇，桑悅來訪，引僻書相難，一齋未答，悅曰：老先生德性工夫，有道問學則未也，一齋遂不與語。○陽明嘗朗誦孟子終篇，學者問之曰：如今方會讀書，一讀書去，能不回頭？尹先生曰：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吾人心地常使有餘裕，地步常使有餘閒，隨吾所性，自然寬博有容，平鋪自在，事變之來，是非亦可照察，不可竭盡心力，彼此俱迫迫窄窄，無展布處。○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爲大常，而爲變則不惟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害。○人之聰明，各有所從發之竅，精於此或暗於彼，故聖學專從全體上，不在聰明。陽明云：果是調羹鼎鼐手段，只將空手去，應副鹽梅汁米之類，不患其不備也。○聖人亦何嘗有過人的念慮，有

過人的事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滿眼生意。竹頭木屑。皆家計也。○被事占地步多。只是心狹。○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於欲。天則自如。止水無波是也。○不以軀殼起念。卽一念天下歸仁。○學者無天下之志。卽是無爲己之志。○念從知轉。則念正。知從念轉。則知忘。○明道獵心。原不成念。故謂之過。吾人有過。便連心撥動。故謂之惡。○此心流行之精。而有條理可見者爲文。威儀動作。猶文之表末耳。故惟精惟幾爲博文。○先輩語言。須虛心細玩。不可輕忽。置去一擔黃連通喫了。方說甜語。○百姓與知。何以謂之日用不知。曰百姓之病。無根之病。百姓之善。亦無根之善。主宰未立。學問未講。故也。○有起念處。卽便有斷念時。○感應是有物時。見不是有物時起。起則有生滅。若真知脫悟。自然必照。○日食之時。以扇作圓圈承之。其地影之圈。亦隨日體盈虧。以爲偏全。可知本體不足。雖垂照廣徧。終是偏也。○自私者必用智。○明道曰。性靜者可以爲學。性靜更近本體。非惡動也。○以公言仁。不足以見仁體。以惺與覺言仁。不足以見仁之全體。惟夫子以愛人言仁。周子以愛言仁。仁之實理自在。不必更說是仁之用。又添出一個心之德愛之理。○心之虛處是性否。曰。惟真虛。斯能與天地萬物同流。虛卽性也。然性無虛實。○天地無心。卽有主宰。在牛生牛。而不生馬。桃生桃。而不生李。要亦天地生生變化。只有此數而已。○真知流行。卽是知行並進。○幾乃生幾。寂體之流行不已者。感而遂通。妙在遂字。易之藏往知來。俱在此中。誠神幾也。生幾須存誠爲主。○工夫不難於有事無事。而難於有無接續之交。於中蓋有訣竅焉。志在幾先。功在幾時。言志則不分有事無事。而真機自貫。如大學所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真機也。善幾著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知幾。先天之學。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爲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

志非志則幾不神。非志非幾。而欲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爲應事主。而應之者無心焉。非影響卽虛見。所謂體天理者。豈是事物上推求。豈是意念上展轉。只從生機上時時照察。幾是則通體皆是。幾非則通體皆非。蓋幾者性情之流行。通乎知行而無息者也。○學者每言無知。知是虛靈。開天闢地。生生不死。底物事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到無聲臭無可言處。未至於此。豈可便說無知。恐不免於信心妄用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類。天無偏而地氣有偏。然天至於生時。卽已入地氣矣。天氣須從未生時觀來。○人之過。各於其黨。黨生於性之偏。豈惟食色。雖佛老楊墨。皆於吾人虛體仁義上偏重之。亦不是。性外突來物事。無形安有影。○道在求自得。爾靜體渾融。虛通無間。原不在喧寂上。故有用博約。如有所立者。有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各隨其姿稟方便。以入其言。靜以養動者。亦默坐澄心法也。不善用之。未免絕念滅性。枯寂強制之弊。故古來無此法門。然則如之何。道以自然爲至。知其自然。動不以我。斯無事矣。故學在知止。不在求靜。○慎獨是靜功。是動功。曰言靜言動。又恐學者於動靜時。便生起滅。惟幾則無間一體故也。○問致知有起處如何。曰知無不在。致之之功。則在於幾時。蓋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夫其所可見。卽其所未見者耳。故致所見。而其所未見者在矣。動靜無有二體。○氣質變化有要否。曰枯槁之發生。以陽氣質之變化。以知知透而行。至渣滓融矣。故曰陽明勝則德性用。乾道也。如雞抱卵。亦然。○人之才智聰慧不同。莫亦繼善。原初帶來否。曰非也。猶之生物。然濃淡華素。色色各別者。地氣耳。天無形。地氣有形。人之質稟。軀殼地氣也。故學求端於天。

論學書

精粗一理。顯微無二。故善學者從粗淺入細微。不善學者從細微成議論。實用功者。從日用察鳶魚。不實用功者。從鳶魚成虛見。此中正之道。所以難也。○甘泉曰。垣竊以爲戒懼事迹之功。易而戒懼念慮之功。難。戒懼念慮之功。易而戒懼本體之功。難。夫戒懼乎本體者。非志之主宰不能也。此處果無隱處。亦無懈時。願在人自作之耳。近時謝惟仁有書論。今人只於義理上論學。不在合下工夫上論學。只於學上論病痛。不於己志真切上論病痛。又竊以爲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爲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所以終未有溘泊處。○東鄉東廓曰。竊念此生。真惟有此一念。可以對越上帝。細細修飾。猶是掩惡著善。地面縱饒。此身全無破綻。畢竟於仁體乾體上無干也。噫。乾道之學。如百年鮮有聞者。自道丈發之。而吾人猶以大人之體。翻爲童觀之窺。乃遂謂之曰。儒其自小也。甚矣。○寄鄒東廓曰。格物卽精一工夫。東黃久菴曰。心齋之學。同志每以空疎爲疑。近得執事所論修道工夫。小物必謹。則發心齋之蘊。非執事而誰。第於不睹不聞。另立見解。尙與區區之意未合。夫不睹不聞。性之體也。惟其不睹不聞。故能體物不遺。卽率性之道也。人惟有此不睹不聞。體物不遺之體。而或不能不以忘助失之。故戒謹恐懼。所以存於此身。猶之曰修身修心。養性云耳。非謂必有一物而後可存養也。今日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睹聞。著何戒懼。故遂謂平時只是率性所行。及時有放逸。不睹不聞。然後戒謹恐懼以修之。夫旣如明珠矣。旣無塵染矣。不待戒懼矣。其所謂放逸者。又何從而而有之。而又知之。所謂率者。又何事守。平時無事。難以言功。止合率性。性本具足。不必語修。則誠似矣。然物交知誘。非有戒懼存於其間。則其所率。所謂道者。果知其爲性道之本否乎。果如此說。非惟工夫間斷不續。待放逸不睹不聞而後修。其幾亦微矣。知及仁守。莊蒞動禮。此夫子

自內達外。示人以性道全體。合下便是合一。用功非謂有知及仁守。而又有莊蒞動禮也。君子終日乾乾。忠信進德。修詞立誠。聖賢以此爲教。吾人尙爾悠悠。動輒見過。若謂只任自然。便謂之道。恐終涉於百姓日用不知。區區爲此說者。非謂率非自然也。慎獨精一。不容意見之爲。自然者自然之至也。答顏鈞○戒懼不睹。不聞。只觀主宰。不論體段。只求致虛。不論著力。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志者主宰也。剛健純粹。通一身動靜隱顯而運用之。若云真爲所見。則影響其將不免矣。炯炯靈靈。中中正正之何物乎。在目乎。在念乎。非目非念。何見乎。此恐未易言也。答徐溫□文清○未感之先。別無可言。惟有一真志在耳。故鄙人嘗謂志在幾先。而功在幾時。志從好學。有之幾從好學得之。故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又曰。知幾其神乎。非志則幾不神也。非志非幾。而欲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爲應事主。而應之者無心焉。非影響卽虛見。與葛洞岡張邨。薛鶴諸友。善學者事從心生。故天下之事。從心轉。不善學者。心從事動。故吾人之心。從事換。只在內外賓主之間。非天然之勇不能也。答謝特舉。○非生機呈露條達。而遽謂之真志。且曰。是能立焉。恐猶之意氣所發。誠僞由分。非可強者。世緣仍仍。機竅便熟。道家所謂今之學道。以天理爲門庭。以人影爲行徑。斯亦對證之劑如何。答程介齊○聖賢之怒。從仁上發。故善善惡惡。皆仁之用。吾人之怒。從己意上發。故忿懣賤惡。皆氣之動。此理欲所由分也。今執事只當理會仁體。理會自己分事。則性靜感寂。相去不遠。若欲怒時觀理。蓋爲未知用功者說。此法門。如知仁體。則已不必言此矣。答謝子錄○昨遽以甘泉翁集序上請。蒙不見卻。復賜教云。當知湛王二公之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吾人又當自知。會於二公異同處用功。孰得孰失。誠爲確語。愚固自審之矣。慨自慎獨之旨。不明於天下。雖曾力行篤信師

法古人猶謂有不得預聞於道者。自二公以所不睹不聞性之體發之。學者曉然知天德王道真從此心。神化相生相感。不復落於事功形迹之末。其有功於後學不淺。此非其所同乎。雖然其所同在此。而其所異。與吾人用功之有得失者。亦在此。何者。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聖人之學脈也。於微顯處用功。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又進而敬信渾然。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復此顯微之體。此聖學工夫也。夫方王夫本體講論大明之時。而猶異同明晦。終有未盡合者。固由於學之不善。其亦救偏補弊之過。有以致之。與陽明公之言曰。獨知之知。至靜而神。無不良者。吾人順其自然之知。知善知惡爲良知。因其所知而爲善以去惡。爲致良知。是於行上有功。而知上無功。蓋其所謂知。自夫先天不雜於欲時言之。是矣。至復語人以不識不知。及楊慈湖之不起意。爲得聖學無聲臭命脈。一時學者喜於徑便。遂概以無心之知爲真知。不原先天不問順帝之則。如尊教所爲任性而非循性者是。過懲意識之故也。故嘗謂陽明公門弟之學。似倚於微而無失之倚。非良矣。愚故尊之喜之。取以爲益。雖嘗學焉而未得也。甘泉公竊爲此懼。乃大揭堯舜授受執中心法。捲捲補以中正之語。故其言曰。獨者本體也。全體也。非但獨知之知爲知。乃獨知之理也。纔知卽有物。物無內外。知體乎物而不遺。是之謂理。卽上文所不睹不聞之所。下文未發已發之中。和末章上天之載是也。中庸不云或學而知之乎之者。達道也。理也。學者致良知也。致知而學。以求知此天理。是乃致知在格物。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謂。若謂學以致此良知。斯無謂矣。後來學者。因有執中之說。亦惑於感應之際。舍初念而逐善惡。是非之端。以求所謂中正者。恐未免涉於安排。而非性體之自然。故嘗謂甘泉公門弟之學。似又倚於顯而有處之倚。非中矣。愚實尊之信之。視以爲法。雖嘗學焉而未至也。顯之

失。尚有規矩可循。微之失。則漸入於放而蕩矣。雖然。微之失。未必無所由起。而顯之失。乃誠吾人之不善爲擇也。忘助俱無。中斯見矣。擇斯得矣。夫忘助俱無者。非心之規矩乎。雖云正心本於誠意。致知。然良知不能爲一身主宰。其所以致知。擇中而爲一身主宰者。在心。故堯舜開心學之源。曰人心道心。夫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謂仁與良知天理。非心不可。然心者。實天理良知之管攝也。求之心。則二公之異同。亦可得其一二矣。其可併以支離病哉。乞訂證數言。以俟百世。答徐存齋問者。○必於未感之先。而求心事相關之處。則已涉於起意。未免反爲心病。明道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能順應處。卽相關處矣。以心應事。猶是心小。答永嘉陳生且。○危大也。人心爲形器。爲費道。心爲義。理爲隱。答白齋弟圭。○時時未發。時時已發之說。似大龐侗。不如還是未感寂然不動。已感油然遂通。寂然不動。無時節內外。感而遂通。有時節而無內外。無時節內外。故流行昭著。不已之本體。不可見而有物。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有時節而無內外。故流行昭著變化之妙用。可見而無因。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答子明叔燭。○動靜體用。緣只是本體流行。如春夏秋冬。非謂必以靜之體而致用也。語默感應。運而不已。何者爲先。何者爲後。若謂之默。以爲語體。當其默時。復何用語。當其語時。於默何功。惟不知周子之所謂主靜云者。實因無極示人以無欲本體。決不爲妄動累耳。答葉生嘉。○泉翁嘗語僕云。有聖學之省察。有賢學之省察。賢學省察。猶去草於地。無由乾淨。聖學之省察。如去草於田。草去而苗物之生意暢然矣。蓋有我與無我。而路徑之有廣狹故也。有我者。意見也。知識也。如原憲由張之類是也。其他私欲種種者。不論矣。然以有我之心。而去其礙我者。終是有我在。其爲路也狹。其轉動也難。及其成也。修念之學是已。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



之物。大心者見大也。見大則全體之真志在。而意見知識廓然矣。日用酬應。由真志不由有我。其爲路也。廣其轉動也易。此顏子所以爲仁。曰由己。聖學也。復趙石梁。○云既知良知爲入道端倪。安得不歸之以寂。似非陽明公本旨。陽明云。蓋謂此知本寂。本感。本密。本神。即天命之性。所不視聞之獨。充塞宇宙。上下古今。橫飛直上。入知出愚。爲道之全體。不但端倪而已。又何寂之歸乎。總之子思只言知。不言良。孟子以後。造端言良。造詣言知。今則自陽明公良知之說起。好徑者不察而競趨之。而後良知與知混雜。而無別而知之德亡矣。知亡而後修德凝道之學晦。答張道亨先達。○天理人欲。從子思中庸看來。只於中與太過不及別之中。是此物。過是此物。不及別是此物。學者只致其中。斯天理自存。豈有中在是。而又有太過不及二者。退於兩旁之理。故曰惡亦不可不謂性。○自天則謂之天命。自人則謂之修道。戒慎恐懼。卽是真心。卽是天命。本體流行。而云戒懼。以養不視不聞之體。自修道者言之。義未盡也。識得只消言修。已以敬言戒。慎恐懼。識不得。則雖云不視不聞。依舊是有視聞之戒懼。故修道原從天來。答祝介卿。○箕子以天道五行之土屬心。然卽不言心。而曰思。曰睿。意亦思類也。如箕子則脾土當屬心。而今論五行者。乃不屬心。而屬之於意。脾土之生意。周貫於視聽言動。心身家國天下。而自以快足於己。其不亦容作聖類乎。蓋有官位。有官職。心官位也。思意官之所以盡職也。官職盡而猶復求官位之事。斯亦無可求矣。寄余孝甫純似。○夫文幾也。當幾之來。黜見聞。忘資稟。泯意識。由乎天衷。而不以有我之私小之。是之謂博。與溥博如天之博意同。故知崇如天。禮卑如地。約禮卽承幾之實體。見之於行者耳。此區區博約之說也。復汪子烈。○自有天地以來。太極兩儀。五行萬物。一氣渾淪。可以言有。而不可以言無。專言無生無滅。則其無

也謂之空。因其有生有息而緣迹於無。則其有也。謂之虛。虛者知之體。仁之原也。劉師泉七十壽序。○盈天地之間。一氣也。其爲形色一體也。一體渾然。孰爲之善。孰爲之惡。自有善惡之說分。而後去取之念起。去取之念起。而後天下之爲學者。日從事於刻覈名實之辨。軀殼一絲。畦徑方丈。忘則弗可見之矣。贈余九陽。○夫理固不在物矣。宇宙渾淪。無間可破。吾渾而合之。非物無以發吾心之精。謂心之理不在於物。不可也。理固在於心矣。虛靈洞徹。無罅可乘。吾類而彰之。非物又無以見斯理之用。謂物之理非吾心之理。不可也。斗山精舍記。○吾心之天本無不正。是故有不正之動。而無不正之知。動而後有善惡。而其幾之者皆善也。幾而後有善惡。而其所以能善於幾而不奪於惡者。皆知也。知則人不知。則鬼。人鬼之分。一知而已。石橋殿天泉書院記。○因吾未形方形天然自有之幾。審其止而出之。勿失者。其根本之學。由善以爲明者也。心與事皆善矣。外吾未形方形天然自有之幾。審其旨於意見尺度而出之。勿失者。離根之學。行善以爲明者也。其事似是而心則非矣。是故猶之天體然。苟得其明。則衆心之燦皆天也。苟得其善。則萬事之察皆心也。不爾。將事事而比之。隨吾子臣弟友之遇而求合。以能至於道。斯亦燭火之明耳。明善堂記。○赤子之欲。未成於意。成意故惡。未成意故善。夫子之所謂習者。習於意。成於意耳。所謂不移者。其亦意之不肯移者耳。故子斷以爲惡起於意。起於外而非起於心。起於知也。○宇宙之內。渾然粹然而已。渾然粹然而猶有所不可入者。人耳。有人斯有己。有己斯有意。己與人對。意與天下萬物對。物感而意發焉。各得其正。無所著於念。而率乎純粹之原者。道也。蓋格於物而誠焉者。是所謂道。吾知於物者也。各得其正。而猶不免有所著焉。不可以化於物者。意也。蓋誠在意而未格於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誠意。其

意小者也。發焉既有所著，著極而轉念焉。乘之以貪戾驕泰，不恕不仁，而不可解者，意之蔽也。蓋塞於意而無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起意者也。夫物非真無也，知在物而物在焉，物與知無不善者，是故在致而格之，其排決疏淪，而所謂咽喉者沛然矣。夫排決疏淪者，水之汚而非水也，去其不誠以歸於誠者，物之意而非物也，故入門之功，其要在意，其本在知，其用力之總會，在格物。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充之足以保四海，親親敬長，達之於天下，皆言格也。格則意化而仁，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真心內徹而意不足言矣，是即所爲萬物一體者也。誠意說答俞仲立。

卷四十

甘泉學案四

主政唐一卷先生樞

唐樞字惟中，號一卷湖，之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罷歸，講學著書，垂四十年。先生初舉於鄉，入南雍，師事甘泉，其後慕陽明之學而不及見也。故於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陽明之致良知，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三字爲的。夫曰真心者，即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即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荀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王湛兩家之學，俱無弊矣。然真心即良知也，討即致也，於王學尤近。第良知爲自然之體，從其自然者而致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後，猶程

子之以誠敬存之也。真心蔽於物欲見聞之中。從而討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先。猶程子之識仁也。陽明常教人於靜中搜尋病根。蓋爲學者胸中有所藏躲。而爲此言以藥之。欲令徹底掃淨。然後可以致此良知云爾。則討真心。陽明已言之矣。在先生不爲創也。

### 禮元剩語

天地從空中生。故生而不有其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大虛者致一之道。故曰不貳。人亦從空中生。非天地所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亦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爲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於心。亦爲萬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擾。而其靈未嘗滅。牽擾者。生於有其生。未嘗滅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真生。有其生。亦生於真生。初無相別。要之萬靈一真一事靈。則萬事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有只靈於一事。以分合爲真假。以存逐爲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邊際。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爲一隅所覆。是以牽擾之生。卽其所在。雖未嘗不生。而終死於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曰非真生。古謂無思無爲不識不知。卽真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卽真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世人之思。患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悟。則有轉向入身來。○感應之理。外悅受而內止。這止處。乃成始成終。玄機命之流行而已也。此實不變真體。故以不變者爲主。則隨應曲當。諸假只是我一事。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一所貫滿。不是一以貫萬。○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滯。故靈通而爲理。不滯則所以爲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爲生。立有生之機。有生負終置之化。然有生之機。卽假終置之化。而見氣外別無情理處。漢

宋諸儒分理氣作二種。不知性卽理。性卽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這裏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覺性。則非德矣。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爲萬物之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卽此。而在蓋理無定體。可通處卽是。若必以能言能行衣冠禮樂爲理。卽是泥於人相。不會推見至理。苟泥於人相。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風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於人物相外。則禽獸之化生。草木之榮瘁。何等聲名文物。各擅通處。若真論到極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特也。○浩浩太虛。無有際住處。其間靈通神妙。徹宇徹宙。亦不見從何處舉起。向何處止者。人氣質之疑。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其氣也無涯。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爲氣。總是浩浩一物。乘不間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毫髮添助。亦未嘗毫髮假借。界限塵根。妄施好惡。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真機。時每流行而不息。乃舍此而他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性無有無空實。幻從空化。迷由無墮。幻則隨處。妄有迷則隨處滯實。性者得於天之生理。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舍生而就死。○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道。亦卽是氣。陰陽所以能繼。乃善之所在。這是命之流行。然非命在於善。陰陽所以各成。乃性之所在。這是心之流行。然非心著於成。性根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在人則寄舍心中一竅。是爲心地。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玄機。豈容著得些子。纔著些子。便是不能繼。不能成的病根。故以善惡體性。卽落意見。以善惡觀心。卽落情欲。情欲從性外覓。心意從命外覓。性皆是

緣物而起。皆爲有倚之學。○自生身以來。通髓徹骨。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視記討論。只培溉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趨峻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誤矣。○本性各各具足。只被信心擔閣。一返卽得一主。卽張一現前卽意流千古。一對境卽智周萬物。若不返不主。一任觀察天地。博通古今。口中歷歷。意中了了。總是傀儡在場上。迷中忽悟此意。算得如此容易。亦被如此錯過。則到這裏。不覺甘心捨放矣。

### 三一測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陽之爲明也。陰之爲濁也。未始異爲兩物。其以互見而察之者也。顯其勝不勝。以別物欲德性。從此則名此。從彼則名彼。或得乎全。或據其偏之不同耳。坤之先迷。迷於陽也。是以謂之陰。乾之知始。始乎陰也。是以謂之陽。惟其迷則一切皆迷。其後之所得。得其所就之偏而已。惟其知則一切皆知。雖未嘗無所被寓。莫非全體之爲用也。故轉識成智。在致其思焉。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陰識。○七情陽也。注而緣物。陽自外流。而內陰滯矣。雲行雨施。春舒夏假。陽注而其虛不損。太虛者。無所有。無所有則無所雜。故不損。此以逐彼有緣之情。敵於無本。所謂無本。敵於其本之有物。聖門立方。不治病。治受病之源。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見人仰。猶天之恆燠。恆寒。陽九百六。立見不遠之復。不變乎其本。則然耳。不然。天下之情如水。能塞其委流。不能保汨汨乎源之不已也。七情。○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其偏者付物。而物束於命。物無立命之性。性無致命之才。氣無造命之具。人則異是。雖縉構滓駁。愚能

明柔能強。故氣不歎於自立。其大敵焉。於習乃資其明。用爲姦。資其強。用爲暴。蓋不善用性也。物氣偏。○氣非虛。不生命。非性不行。性非命不始。虛非性不終。天者虛之所在。而命之所出也。太虛不得不生氣。有無相入。空實相含。於是盪沖漠而滋消息。其爲物無妄。則其生生也不匱。故氣與命一物也。氣不二於命。又何性之二耶。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辭雖析。意實相銜。不得已之言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反之云者。復其初也。能爲反者。氣之終不能勝者。也不能勝者。氣之自具其美不泯滅也。明道曰。二之則不是。所謂論不論。亦不得已之言也。伊川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濂溪性剛柔善惡中。謂至其中爲性真。若五性雜感。則善惡分也。夫氣質之性之說。發於四先正。然而共指有在。非致疑性善。孔子以性爲相近。子思子三知三行。得四先正所同。然其近也。非所以爲兼也。兼則二之矣。其三也。畢可以歸一也。不能歸則二之矣。性無不善。合古今而同之。有所病於氣。而氣負能反之具。則近之者於善之中相近。未全墮於惡也。有所別於今。而氣負能進之機。則三之者。乃追責其本。未便定其品也。蓋論性而及氣質。推其用之所至。自其感物之動。而追原本始。性固未嘗敝也。故勇不決於力者。非才之罪也。辨不定於志者。非明之短也。德不長於事者。非理之衰也。性。

真談

真心圖說云。外一圈。元氣之謂也。次中一圈。人身之謂也。最中一圈。人心之謂也。元氣卽大極也。可見者爲天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心具中理。天地無不包。故居外。萬物各得其偏。惟至真至精者爲人。故居天地之正中。維皇降衷。無少偏倚。退藏於密。心之爲心也。故居最中。夫中無所著。無所著則虛。虛而生靈。

靈能通天地包萬物。心該天地。是故人爲萬物。貴得天地之中也。人爲萬物靈。心具天地之中也。人卽天。天卽心。心無弗有。無弗能。宰制萬物。放諸四海而準。與天地參。不容僞者也。著一物爲塞。爲偏。爲私。爲軀殼之身。是謂失其真心。○真心是人實有之心。實有之心。乃天地生人之根柢。亙古今不變。不著一物。是謂中者。天下大本。人孰無心。只因隨情逐物。生心非天地大中之本心。不得爲事物之主。必尋討精詳。辨其真而用之。不幫補外求。亦不索之玄妙。無影自然。舉念天則。擬議以成變化。其息緩於過。錯假爲真。便一齊倒塌。醉生夢死。此討之之功。所以不可廢也。○今三尺童子。知事由心作。小生初學。知道自心傳。則認心不真。縱而不檢者。以爲隨俗任情。不礙立身。自昧其神明之靈。斲天違天。淺識者以見聞所習信。而爲當然。執以運用。戾人罔人。不力者而深思之。何以迸出原生本體。○天之生人。原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人之爲心。亦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其所爲知。所爲能。又卻停停當當。增不得一些。徹古徹今。隨愚隨聖。無二道。無兩心。私欲起。知能爲物念所蔽。於是昏明強弱。低昂淺深。雜出。然原生之知能。與既壞之知能。總是一知一能。原生者全體定。而正用由此而發。既壞者偏於所便安。而用不得其正。全體定。是謂良。知良能。偏於所便安。是謂識神。小有才。識神與良知。小有才。與良能。苟不自爲主。深加精別。則妄與真混。○不有命。則無以主其生。不有氣。則無以爲生。其爲生心也。而主之者。其真心也。於其生而思。所以主之者。是討也。心無兩心。立乎其心之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從其所令。則爲真心。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被。以生心。則心非其心矣。○宇宙真光景。自古流轉迄今。風日雨雷山川草木。今猶古也。文物聲名衣冠居處。今猶古也。只一念朕兆。乍呈乍滅。斂作斂改。而不著不察。乃其病根。故有初發念。本是真機。外感



乘之而變。竟迷故步。以至愈感愈離。忘其所起。亦有隨常應變。原無關轄。而中靈偶啓。秉彝勃然。肇不知其所因。泯不知其所尼。事非降心。內非襲外。其必賦畀有係於天。而桔蔽亦別於人故也。天理不架漏過。時人心豈牽補度。日能一致留神。則點而化。在當下爲之者。已真心卽是良。良知是活機。活機性之欲也。惟陽能活。惟陰能機。陽者虛之流行。而不滯。陰者物之關轄。而成運。合而發之。是爲天靈。妄以爲動。謂之變詐。此處毫釐千里。學者不致辨其間。總是活潑真體。所以一動便涉私利。善學者須懲根器所限。又念末俗頹習。加心於貨利之交。嚴決取舍。這關隘一透。然後隨所舉動。容易措手。足云命從愛生。愛因欲。有此亦就所生所化而言。正是機之關轄。而成運者。若追求天命原始。則生生化化。流行不滯之妙。只在真實一念上辨別。此一念倘轉動不來。永被穢濁牽縛。及至生盡化還。方信無益其真。○心一也。曷言乎真之與假也。心得其心之體爲真。有所因而動。則受病而爲假。體病則用必不當。然而從其中。以令五官百骸。其爲心。則未始不爲心也。醫家十二經。其一則心包絡。又名心主經。少陰爲真心。經心包絡。乃真心之別脈。不與真心同經。真心爲君火。心主爲相火。二者其脈雖殊。均謂之心。君火爲火之全體。相火一時用事之火。一時用事。雖未嘗離體。而有顧未盡其體耳。真心不病。病者心包絡。與三焦相表裏。三焦氣之父。心包血之母。君火不能自盈之。神明之舍。疑命而立。則三焦之運如度。而心包善輔。否則火不炎。則鬱病由以生。此賓主之義。而養生繕性。當各圖其本也。○或謂性本至虛。執心而以討爲務。不幾於離乎。曰。性立天下之有。其有也。以其無所著也。故謂之虛。易有太極。管建其有極。詩有物有則。莫不有歸的。故初學至聖人。皆不可忘學。或又謂道妙萬物。泥討而盤桓於心。不幾於廢乎。曰。萬物皆備於我。以方寸管攝。

物理約而精之。其道光明，不能外也。或又謂德以自然爲宗，庸心以爲討，不幾於擾乎？曰：討者天功也，非有加於人力，必因天機之動而別。其蔽於人者，不盡人聰明，則天聰明莫能全察，其幾已矣。

### 景行館論

性無本然氣質之別。天地之性，卽在形而後有之中。天之所賦，元是純粹至善，氣質有清濁純駁不同。其清與純，本然不壞，雖濁者駁者，而清純之體未嘗全變。其未全變處，便是本性存焉。此是能善反的丹頭論性。○凡人一言一行外面可見之迹，都是糟粕，彼我相通之機，只在冥冥中不可得見。這點意思，今人只怪人不應我，正不是反己之學。直做到與物大同，七尺之軀，與千人萬人打做得一片，纔是心體逼真處。一有礙置，便是工夫未了當也。論德。○功夫就是本體，不容添得一些，尋見本體，不走作，纔是真功夫。若以去人欲做存天理工夫，便如捕賊保家，所謂克己復禮，惟其禮故己克，所謂閑邪存誠，惟其誠故邪閑。故存天理是去人欲的下手處。荀卿性惡之說，不會教人從惡，只要人反轉克治，這便矯枉過正，不在本體上做工夫，卻從外邊討取，不自信，將誰以爲據乎？論工夫。○陽明先生教致良知，學者昧於致之之義，妄詆良知不足倚靠，錯認工夫爲太容易，殊不知人人自知，乃實有的心，雖被外面見聞牽引，實有的心常在這裏，這便是良知，卽此真察而真行之，便是致。若謂人無實有的心，則非所以爲人。若謂實有的心不足用，便是躡等妄想，若謂實有的心棄而不用，是不尋討之罪也。論教。○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人見聖人，亦曾指一事褒貶，遂不免加情於人所見之地，便泥著格套，要知聖人先得其心，然後因其麓而論之，故能脫然毀譽境外，纔可馳驟世途。雖波濤擾攘中，常得透出頭來，有本故也。論應事。○易不外象占。

聖人因人事幾之動而象其理象乃吾心中之象占是心占之擬議以成其變化作易者無中立有學易者動裏索靜畫以立之占以索之論易○詩之爲經聖人專形容人本等性情學詩之法常想像詩人情性何等氣象務得其天生之本然論詩○春秋是非之書不是賞罰之書聖人不專意褒貶人欲直指人心是非之實以詔於世恐懸空話頭人不解悟故借魯史所載發明某是某非是則天理之正人心之安綱常倫理於是取衷非則人欲之私人之所惡綱常倫理於是滅絕聖學王猷皆不外衆人能知行之本在察其真而已論春秋○禮不取儀禮周禮爲經而以禮記者何經主發明義禮禮記是推出所以爲禮之意論禮○書亦是各代故實其以爲經乃二帝三王順時爲治精要處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整然包括宇宙氣象法在則道在論書○天之生人萬理畢備故萬化從出足周所用有耳可聞有目可視有口可言有手可持有足可行豈有不能自養之理只被人自墮落無所用心五官四肢失其職業乃歸咎天命不知此命自我心中渙汗論養

雜書

崔後渠曰道一不可以二求意有不可以無理之極不可以形氣求曰至一不二真有歸無極理不外氣翁謂圓徹靈覺神明居之則雖欲二而有所不能歧也翁謂康欽齋作赫赫穆穆同體則意意不落意乃其爲未嘗有也翁謂能通者神所通者理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理曾有異義乎渠曰虛之所包無窮形之所納有限道與性與理生於虛心與精與神生於形胡爲乎弗異之曰圖中窻外而爲心以其虛也虛而生神生精圓徹靈明之所具乎謂其方盈寸取其所涵不卽其血肉故心無心心之所以爲心命於性

性無性。性之所以爲性。現於心。心命於性。則清通而爲神。機不容以自滯。性現於心。則密察而爲精。理不能以自昧。背性而馳。心暴氣之徒也。以是小其心。可乎。楊子折衷序。○天地間只一氣。氣得其平之謂虛。平昭其序之謂理。理當其施之謂道。能主其施之謂心。能發其昭之謂性。五者皆天也。明州與王同野談。○人之所以爲人。主之以心。而本之於性。故性是心之所以爲心。性之本體自然。而無聲無臭者。天也。性之生生。而不容自己者。道也。故自性也。無所有而立天下之有。惟無所有。是爲無極之真。視不見。聽不聞。廓然寂然。故曰太虛。惟立天下之有。是謂本然之則。綢繆屈伸。摩盪兼制。日運而不滯。故曰氣化。溫縣講學。○天者性之本。道者性之體。心者性之邪廓。天命之謂性。言其本也。率性之謂道。言其體也。修道而戒懼慎獨。言其守邪廓之功也。同上。○謂良知有聖愚。古今固不敢謂良知下手。卽了手亦不敢問有幫補不。曰無幫補。有造就。無作爲。有體認。不惟自信以致之。又須好學以致之。蓋良知只是個丹頭。真須點化始得。紀客談。

### 一菴語錄

性者萬物之一源。求盡人物之性。纔是盡己性之實。○問知行何以合一。曰主宰處是知。發用處是行。知卽乾知大始。行卽坤作成物。未有離乾以爲坤。亦未有離坤以爲乾者。獨陽舍坤。是落空想像。孤陰舍乾。則不知而作。皆非真乾真坤。故以考索記問爲知者。遂爲知先而行後。其知非允迪之明。以襲取強爲爲行者。遂謂行實而知虛。其行非由衷而出。兩者如形影除一個不得。○儒者之學。只在感應。能將心性感處。研窮事理的當以應之。是爲用世。後世學問多端。不自事物上馳逐。遂其利欲之私。卽落枯寂以求心。

性。卻將天地生生之機。減減分數。良知一拈。萬到本末具舉。致之之功。所宜勉力。○知最活。凝於德。則爲真。知逐於物。則爲識神。故工夫在於止。○齊治平乃修身之所在。心則身之主宰。然心太虛。不能施力。則感應處。可以表見。是爲意。這感應從何來。心虛則生靈曰。知有物一觸。其靈畢照。於是因其物感。以此靈照而應之。則格致之功。盡感應實得其理。而主宰者是正矣。○悟與見。毫釐千里。悟從全體上呈露。見卻透得一路。卽此一路。已謂通髓徹骨。但非寂然本體。與觀會大法。所以不能遂通。不能行其典禮。推原病根。畢竟是心不虛。認得虛爲悟體。乃不落揣摩。又或於悟起病。以儻侗標認大意。於條理處。不照顧。終墮潦草。并無見解之用。故悟亦靠不得。學然後知不足。是認虛之學。方可得真悟。○問理一分殊。曰。一是理真。真是一條路。無雜二三。所以分定。不得不殊。豈容假借增損。若以私智穿鑿。不立純體。便厚薄高下大小倒置。隨在不停常。有謂理雖一。而分實殊者。專重分上。將何處作把柄去。殊得有謂理則一分。則殊者。是兩重臨境。當感如何。互相下手。有謂分雖殊。而理惟一者。專重理上。或墮儻侗虛見。聖人心體純粹至善。所以其幾之動。隨處以時出之。蓋形見處。是分殊。主宰處。是理一。兩者當時同有。○問合著本體。方是工夫。做得工夫。方識本體。如何。曰。兩言亦須善體。天生人心性。有善無惡。乃其大概。中間現在分量器局。又各各不同。能進而求之。日新深造。所以本等體段。原無一物可見。只從實踐。徹悟處。便是。若不用功。本體卽不呈露。若踐不實。悟不徹。雖有浪講虛解。本然之體。亦浪乎無具。故卽人工失所在。這些。纔可名本體。這些。豈得先有本體。將工夫去合。又先有工夫。復去見著一個本體。○問不忍不爲。遂之所忍。所爲。如何。遂曰。學者實落下手。若待推而達之。不幾於勞擾。而纒憑之乎。善學之法。須直截發動真機。就事運誠。

隨事正感。豈可因我明處。豫先作念。推到不明上。或因不明處。追考原初。明的來作樣子。此是孟子指點人身真機。處處完具。只被私欲間隔。有能有不能。若能處處不爲私欲間隔。如明處作爲。無有不能爲者。非謂必待比擬推廣。然後可能。○倭患亟。會城集議。先生曰。今日所以久無成功者。只少一段事。衆問云。何曰。只有不殺倭子的心。便可萬全。衆笑其迂曰。此卻是實理。人生作事。直須從造化算來。今日種種設計。都是無頭勾當。初啓覺端。原因國家德脈不貫通。迄今出戰。亦須潔淨打疊心地。一片不忍生民之意。以爲取勝根基。纔不破綻。若惟以殺爲事。乃是倚靠宇宙間戾氣。縱一時得勝。亦非仁義之師。況不可必乎。卽如天之雷霆。豈脫了大造生生做出來。○先生之姪欲爲賈。困於無資。先生令其訪衆。賈能自具本者。幾何。姪復命曰。十無二三。先生曰。富者藉人以爲賈。其求賈也。甚於賈者之求賈也。而賈者每不稱富者之求。以無信也。子不必憂資。憂不能信耳。○凡人日用云爲。未必無知做出來。只是習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畢竟爲不知而作。從早至晚。如作揖喫飯著衣。七八都由罔味舉動。若真真肚子裏陶鑄無幾。及干涉重務。雖或經心一番。卻又從聞見之知上打發。將平昔與友朋深考力辨的。放在一邊。如此學問。雖萬千也無用。○道理平平妥妥。可知可行。至簡至易。中庸其至矣乎。只是日用常行中。而庸者便爲極至道理。人卻不肯知不肯行。看做天來大海樣深的。殊不知這個天。則昭然自在。乃因驕性起。便飛揚而上。吝心起。便卑墮而下。躁心起。便縱放而前。怠心起。便靡落而後。侵心起。便攘攘而右。怯心起。便委順而左。奇心起。便索隱行怪。巧心起。便機械變詐。所以中庸不可能。若種種心俱泯。卽是平平妥妥的。卽是察乎天地。○耳目口鼻四肢爲形。視聽言動持行爲氣。聰明睿知。恭重爲神。所以運聰明睿知。恭重爲魂。所

以定視聽言動持行爲魄。魂屬陽。魄屬陰。孤陰易敝。有陽魂以載陰魄。然後能勝於用。常人只是魄來載魂。非魂之載魄也。○道理難以名狀。不得已。而強名曰太極。然而未嘗言理爲太極也。亦未嘗言道爲太極也。則所謂太極者。果何物哉。卽兩儀四象男女事物之類之謂也。真至之理。皆著見以日用之間。惟在人自悟。人之所以能悟者。其最靈之爲特乎。以下太極枝辭。○氣只有一氣。陽氣是也。陽息爲陰。故陰者陽之所不足也。女者男之所不足也。惡者善之所不足也。惡亞心也。謂之失其本心。造化凝縮之機。所以流行宇宙者。五行實無後先多寡之異。其各附之以五。而後其資始全。五非土也。卽指五行而言之也。謂雖分定而不離乎本體也。總非截然有此位次。皆借是數以明其意耳。○太極生生之機。無一息不流行。無一息不停止。流行者。造化發育之妙。停止者。實體常住之真。流行而不息。是動而無靜。止息而不流行。是靜而無動。動靜一時。俱有合而言之也。○問幾爲聖人所有。如何又有惡幾。曰。惡豈有幾。如弩然。機發便其直如矢。自然旁行不得。又問如何爲幾分善惡。曰。此對誠無爲而言。謂幾分善惡。蓋有善而無惡也。以下宋學商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兩一字。以言乎等均者也。時陽而陽之時。陰而陰之。不失其太虛之本。明道之所在也。愆陽伏陰。橫於流行而無所主。得爲道耶。不愆不伏。不橫於流行。則爲時。陽時陰陰陽時。則和而無戾。是橫渠之所謂道也。故氣得其正之謂道。不必氣外別尋道。道所運化之爲氣。不必道上更生氣。○問陳龍川論漢唐之治如何。曰。此是論道體。逝者如斯。夫意思。渠謂天下大物。不是本領。宏大開廣。卻擔當不去。蓋雖智力欺假一時。亦不旋踵而定。豈能勉強得三四百年來。這誠有協於人心。可包裹許多品彙處。纔能安於自享。中間偏全純駁。高下淺深。卽在三代。其遞世傳業。猶有不能盡齊者。

若謂架漏牽補度時日，豈維漢祖唐宗，縱到嬴隋操莽，固未嘗漸滅。龍川不是論人品，亦不是論治道。乃直指化機流行，大塊滿眼，皆本相呈露。惟其知之便能體，惟其體之便是道。至其出入大小生熟，以分人品賢愚，而別治道隆污，則三代漢唐，不待智者而後以爲異同也。

###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西浙之德清人。八歲侍父聽講於甘泉座下，輒有解悟。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轉南京刑部員外郎，守歸德衛州。歷江西參政，山東按察使，江西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爲戎政兵部侍郎，改南京工部，卒官。先生初汎濫於詞章，所至與友朋登臨唱和爲樂。衛州始與諸生窮經於石鼓書院，而趙大洲來遊，又爲之開拓，其識見江西以後，親證之東廓念菴，於是平生所授於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始有著落。蓋先生師則甘泉，而友則皆陽明之門下也。

### 端居疑語

舉天下講理講學，俱不甚謬。聖人並無以異人，只到實體之際，便生出支節，有可講者，卽如敬爲聖學之要。內史過亦知敬是德之興，若道如何是敬，便有密密工夫。一日之中，是敬不是敬，感應之際，有將迎無將迎，都不知覺，則只原是認得光影，未嘗知得真切。聖賢修身學問，只是知之真體之密耳。○從頭聖聖人之志道，則問禮問官，不妨漸學，從頭便學問禮問官，恐搜索講求，別成伎倆。○貌言視聽思，天之所以與人者，恭從明聰，容人之所以體天者，若必以爲根塵，則天何爲與此垢累，以感人心乎。象山先生曰：儒者經世釋者出世，公私之辨也。○言者人之發聲，行者人之應迹，聲從何處發，迹從何處應，知得去處下。



得擬議工夫方能成得變化。○知誘物化之後，又驚於口耳光影之學，承虛接響的，然日亡亦是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總於人所不見處，收攝凝定，忽然不及湊泊，不倚記誦，天理自爾呈露，便是日夜生息，雨露滋潤也。○今人於事變順逆，亦每每委之天命，只是朦朧不明，知不分曉，強將此言，聊自支撐，其中實自搖惑，聖人知命，卽是洞徹源頭，賢人卻知有義，便於命上自能分曉，都不是影響說命也。○或疑程子取谷神不死之語，予舉張橫渠曰：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然則儒老之辨，曰：其言雖合，其發言之意則殊。老氏從自己軀殼中發此意，儒者從天地太虛中發此意。孟子辨告子，闢楊墨，卑管晏，斥鄉愿，只因孟子見聖賢一端的確分明，故灼然知異於聖賢之學。今聖賢一端，正未理會，卻據前賢見成言語附和，未嘗不如且尋求自己做聖賢一端之正，此一端既精，異端自不能雜，復何難關之有。○學問各有一處，老氏一此謙柔心，佛氏一此空寂心，楊氏一此爲我心，墨氏一此兼愛心，彭蠡一此養生心，只是不明乎善，不知所止，做入他歧，而爲二三。○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不能必物之成，花之千葉者不實，其最先發者早萎，亦天地自然之力量也。老子退一著，亦識得如此，但質之聖學，知天地之化，與時消息，而無容心，其間則老子毫釐千里之謬矣。故知天理者能善用易。○不獨老子有合於易，參同陰符，時製造化之機，其用處便私已。程子曰：雖公天下之理，以私心爲之，便是私。○問：比物聯類之學，或有不得而湊泊者，則如何？曰：正不欲其聯比湊泊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散殊之中，必欲聯比湊泊，是雕刻之化矣。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謂大同。聖人千言萬語，天地千變萬化，異者必不盡同，只要知同歸一致之處。○聖賢地位，非可想像，只聖賢事合下做得洒掃應對，可精義入神。○文章功名，聞見知解，皆足羈縻豪傑，故銷市

非富貴之習心易。銷文章功名之習心難。銷文章功名之習心易。銷聞見知解之習心難。聖人精進。凡物不能羈絆。只是能放下一切好地位。都住不得也。○老氏以物爲外。故有芻狗之喻。聖人合內外以成仁。本無憧憧之心。實有肫肫之仁。何嘗如此。○莊子將感應爲託不得已。以養自然。豈若將感應爲自不能已。而任自然。故老莊以爲自然者。聖人謂之矯強。○方今人良知天理之學。似說得太易。故人往往作口耳知解。全無實得。聖人發蒙在亨行時中。要之良知天理。可亨之道也。必須童蒙求我。初筮方告。謂之時中。不然。非惟無益於人。抑且有乖於道。○程子曰。坐忘便是坐馳。所以坐馳者。因莊生不知學問。其言本出於老子杳冥恍惚之意。所謂心齋。乃齋其蕩然無主之心。非明善之誠。知止之定。坐而入忘。蓋茫然而不自知耳。○五福六極。氣之不齊也。陰陽變化。其機莫測。聖人之心。真知陰陽消長之故。謂之知命。命不離乎氣也。○胡五峯曰。居敬所以精義。朱子晚年深取其言。可見朱子居敬窮理之說。未嘗分爲二也。孔門以主敬爲求仁。五峯又以居敬爲精義。要之一敬立而四德備矣。○象山先生。每令學者戒勝心。最切病痛。鵝湖之辨。勝心又不知不覺發見出來。後乃每歎鵝湖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各自明。只從知見得及工夫。未懇到處。罅縫中不知不覺而發。平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發露。若用功懇到。雖未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象山勝心之戒。及發而後悔。學者俱宜細看。庶有得力工夫。蓋象山當時。想亦如此用功也。○古人聲律。非止發之詠歌。被之管絃。虛明之體。合乎元聲。凡言皆中律言也。六經之言。雖雖鏘鏘。諸子百家。則沾滯散亂之音作矣。故孟子知言。非知言也。知心聲也。○問樂者心之本體。恐懼悲哀相妨累否。曰。樂者非踴躍歡喜之謂。無不樂之謂也。肫肫皜皜。爲懼爲哀。皆真。

機也。初非一朝之患，加得分毫，何妨累之。有若以物欲之憂爲憂，威武之懼爲懼，及當懼當憂，疑滯留著，則不特哀懼妨樂，而肆樂沉湎，流而不節，亦甚悖馳君子之樂矣。○安土敦仁，中心安仁也，故感發處無非愛人，退之博愛謂仁，止道其用。○古人舉先民詢於芻蕘，蓋天下只有一個是，更不可增有一個是，便有一個非，消滅不得芻蕘之言，是聖人從而是之，聖人之言非，瞭瞽庶人得而非之，若一有勝心，則不特芻蕘必增聖人已是之言，一有狗心，則不特聖人必狗，偏智一隅之見，自此本然是非之度，幾於凌夷，而學問家因之多事矣。○謝上蔡以覺言仁，未爲不是，朱子病其說，又言敬則自能覺，愚意敬卽覺也，但敬覺工夫最精，上蔡言儒之仁佛之覺，則非。○人性全而物性偏，人心智無涯，故反危殆，物心智有限，故反近自然，人要持危而入於自然，只在存之而已，本體常存，私智無自而生，私智不生，便不害性，不害性是養性也，神發智智之鑿處爲知誘，人生而靜，不容說正感發時，常覺得便是主靜路上工夫。○天德王道，王道無期必期，必期便是計功謀利，尹和靖曰：如潦則止，如霽則行，何期必之有。

卷四十一

甘泉學案五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菴，湖之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南工部主事，轉吏部，尋調北大計，與冢宰楊襄毅溥不合，移病歸。起考功主事，高文襄不說，出爲廣東僉事，降海盜李茂，許俊美，移閩臬，考功王篆修怨，復

中計典謫鹽運史判官萬歷二年擢南太僕寺丞遷南文選郎中請告補車駕郎中謁江陵問及馬政先生倉卒對甚詳明江陵深契之欲加大用而王篆自以爲功使親己先生不應出知建昌府給事中鄒南臯薦之遷陝西提學副使擢應天府丞以申救李見羅鵠級歸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入爲右通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日本封貢事起先生疏言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爲中策封貢非策也其後朝廷卒用其中策召爲南大理寺卿晉南兵部右侍郎而罷二十二年七月卒贈南工部尙書先生自少爲諸生時竊慕古聖賢之爲人羞與鄉黨之士相爭逐年二十四薦於鄉退而學於唐一菴之門年二十八釋褐爲進士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尋究爲功居家三載因窮艱厄悅忽略有所悟南粵用兵拚舍身命畢盡心力息墮躁妄之氣煎銷庶幾及過蘭溪徐魯源謂其言動尙有繁處這裏少凝重便與道不相應先生頂門受鍼指水自誓故先生之學以克己爲要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尙在是物也故必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灑灑不掛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此乃格物榜樣先生信良知而惡夫撓良知以入佛者嘗規近溪公爲後生標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爲荒唐無忌憚之說以惑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之士搖首閉目拒此學而不之信可不想其故耶南都講學先生與楊復所周海門爲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先生作九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元與聖門不異故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祇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言始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時在萬歷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

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先生與見羅最善。見羅下獄。拯之無所不至。及見羅戍閩。道上仍用督撫威儀。先生時爲閩撫。出城逐之。相見勞苦涕泣。已而正色曰。公蒙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而鼓吹出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赧然曰。迂闊。先生顏色愈和其交友真至如此。

原學

天然自有之謂性。效性而動之謂學。性者萬物之一原。學者惟人之能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爲其能學也。學然後可以盡性。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而爲三才。故學之係於人者大也。天聰天明。非學不固。威儀動止。非學不端。剛柔善惡之質。非學不化。仁義禮智信之德。非學不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非學不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遇。非學不達。學則智。不學則愚。學則治。不學則亂。自古聖賢盛德大業。未有不由學而成者。故先師孔子特揭學之一言。以詔來世。而其自名。惟曰學而不厭而已。性之理無窮。故學之道無盡。學而不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然而三代以上。道明而學醇。三代以下。道喪而學雜。高之淪於空虛。卑之局於器數。浸淫於聲利。靡盬於詞章。嗚呼。學其所學。而非孔子之所謂學也。其卓然志於孔子之學。不爲他道所惑者。寥寥數千載之間。幾人而已。乃其見有偏全。言有離合。行有至不至。擇有取之則又存乎其人焉。故學以盡性爲極。以孔子爲宗。若射之有的。發而必中。若川之歸海。不至不已矣。夫然後可以語學。學之義大矣哉。原學篇○學者既有志於孔子之學。則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孔子之學。自虞廷精一執中而來。其大旨在爲仁。其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最爲深切著明者也。人心本來具此生理。名之曰仁。此理不屬血氣。不落形骸。故直云克己。已私一克。

天理具存。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故云復禮。一曰克己復禮。則無我無人。平平蕩蕩。萬物一體。故曰天下歸仁。己最難克。仁最難言。因循牽繫。終身陷溺。剛毅深潛。一日可至。故曰爲仁由己。而不由人。出此入彼。卽在身心之間。其機至嚴。其用至博。故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孔門學派也。他如言敬言恕。言忠信言閑邪存誠。言洗心藏密。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無非此理。無非此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矣。是故舍仁而不求者。昧其本心。不可立人道於天地之間。不由克己復禮而言仁者。道不勝欲。公不勝私。而徒以聞見湊泊氣魄承當。無強至於仁之理。知克己者。一私不容。氣質渾化。故功利權謀之說。非所可入。知復禮者。體用俱全。萬理森著。故虛無寂滅之教。非所可同。修此之謂天德。達此之謂王道。此孔子之學。自精一執中而來。爲萬世立人極者也。學者於斯。篤信不惑。而行之不惰。其庶幾乎可以語學也。夫原學篇二。

○學不貴談說。而貴躬行。不尙知解。而尙體驗。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其說也。是故性定者。其言安以舒。養深者。其容靜以肅。內直者。其動簡。盛德者。其心下反之。而躁妄輕浮。繁擾驕汰。生焉。蓋理欲消長之機。志氣清濁之辨。見於動靜。徵於應感。如影隨形。不可掩也。昔者虞舜夔夔濟濟。以格其親。而好問好察。善與人同。乃見其精一之學。文王在宮在廟。雖雖肅肅。而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見其進止之功。孔子溫良恭儉讓。萃至德於其躬。而意必固我。至於盡忘。乃其學而不厭之實。凡古今聖賢所爲師表人倫。信今傳後者。必以躬修道德而致之。斷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也。故學者之學。務實修而已矣。珠藏而淵竭。玉韞而山輝。德聚於其中。而發見於其外。有不修。修之未有無其驗者也。不修而僞爲於外。與夫修之未

至而欲速助長操上入之心者。皆孟子所謂無源之水。易盈易涸。不可長久矣。故曰。君子之道。闢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誠僞虛實。判若霄壤。其理甚明。內辨諸身心。外證諸家國。學之終身。不至不已。斯學之道也。

論學書

中庸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覺照存養而已。但入心道心。元不相離。善與不善。禮與非禮。其間不能以髮。故閑邪一著。乃是聖學喫緊所在。學者苟知得善處親切。方知得不善處分明。譬諸人有至寶。於此愛而藏之。所以妨其損害者。是將無所不至。又譬諸種植嘉禾。無所容其助長之力。惟有時加耘耔。不爲蕪稗所傷而已。答孟我礪。○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敬齋只說存養。曷嘗有看見察見而說。牴牾。蓋中庸首章言不覩不聞。末章言無聲無臭。分明天命之性。不可視聞。不涉聲臭。而夫子告子張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顏淵自敘。如有所立。卓爾。又卻是有所見有所立。此兩者要須默識而神明之道之在人。非優游散漫者所可入。必是凝精聚神。念念不忘。若有參前倚衡之見。及其與道契合處。原來聲臭俱無。若存知見。便非道體。答陸以建。○聲色臭味安佚。自是天性之所不能無。不離乎氣質者也。第是數者爲性之欲。必其順乎天理之當然。性通極於命。而後性不蔽於欲。故曰。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等事。而謂之命者。何言。君臣父子。實主賢否之際。遭遇不齊。天道之升降否泰。消息盈虛。雖聖人有所不能。必是以謂之命也。然仁義禮智。其性在我。隨其時勢所值。而皆有可以自盡之道。命責成於性。而後命不違乎天。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究而言之。命無二性。亦無二。但人於聲色臭味之欲。恆謂之性。

生於君臣父子所處難易順逆之間。多誘之天命。故孟子特伸此抑彼。使學者知所重輕云爾。答朱用  
○所謂天則超絕聲臭。不涉思慮安排。然只在日用動靜之間默識。可見此心一遠天則便有不加  
於人。便有不合。惟其當作而作。當止而止。當語而語。當默而默。一不違於天則而後協乎人心之同。然知  
此則性之面目可得而言矣。答沈實癩。○所謂透性與未透性云者。不知從何處分別。爲是見解虛實耶。  
爲是躬行離合耶。爲是身心枯潤耶。爲是論說高卑耶。易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孟子言根  
心生色。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喩者。此真透性之學。若以知解伶俐談說高妙爲透性。某方恥之而不敢  
翁更何以教之。簡羅近溪。○老丈以毋意爲宗。使人人皆由毋意之學。得無所謂欲速則不達者耶。大學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只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此下學之功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亦誠吾意而已。吾儕之學。焉可以躡等乎。此理纔有悟處。便覺鳶飛魚躍。觸處流行。而不須  
一毫安排強索之力。然到得與自己身心溱泊尙遠。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  
敬存之而已。識者默而識之也。識得便須存得。方爲己有。時時默識。時時存養。真令血氣之私銷鑠殆盡。  
而此理盎然而流行。乃是反身而誠。與鳶飛魚躍同意。不然。饒說得活潑潑地。亦無益也。學者認得容易。  
翻令心中浮泛。不得貼實。此卽誠與不誠之介。不可不察也。凡吾儕平日。覺有胸次洒落時。感應順適時。  
正是誠意端倪。要須存養擴充得去。若作毋意見解。則精神便都散漫矣。與李同野。○吾儕學問。見處俱  
不相遠。只是實有諸己爲難。能於日用工夫。更不疎放。真真切切。實實平平。不容意見盤桓。則此理漸有  
諸己矣。此學無內外相人己相。打得過處。方是德性流行。打不過時。終屬私己。猶爲氣質用事。吾輩進修



得失涵養淺深亦只驗諸此而已。與萬思鳴。○人事自爲簡省未嘗不可若不得省處卽順以應之洗滌精神洒洒落落無揀擇相更覺平鋪實在操舍存亡昏明迷覺總在心而不在事與鄧定宇。○自心妙用卽是涓涓之流亦卽是汪洋浩大之海鄙意則謂須有鑿山濬川掘井九仞而必及泉之功汎流浩海乃其自然不容人力也。○昔人學問失之廣遠故儒者反而約之於此心其實要反約又須博學詳說而得之非謂直信此心便可了當是事也與王東崖。○知止致知俱出大學首尾血脈原是相因致得良知徹透時卽知是止討得至善分明處卽止是知初非有本體工夫亦非有偏全先後之別古今儒者悟入門路容有不同隨時立教因病制方各有攸當政不必以此病彼也。答胡禮神。○格物之說彼謂待有物而後格恐未格時便已離根者此其論似高而實非也若得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洒洒不掛一塵乃是格物實際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容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常在所以誠意工夫透底是一格物孔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胸中一毫渣滓無存陰邪俱盡故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非聖人不足以當格物之至與蔡見麟。○鄙意格物以爲神明之地必不累於一物而後可以合道格致誠正與戒懼慎獨克復敬恕斷無殊旨與鄧定宇。○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己之謂約禮卽在於文之內約卽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爲精也精則一一則中。

與胡廬山先生論心性書

閣中披誦明公與李見羅所論心性兩書見我公誠心直道無少迂曲而見羅丈雄才卓見確有主張此

智斯文之所倚賴。書中大意。公則謂靈覺卽是恆性。不可殄滅。見羅則謂靈覺是心性。非靈覺。從古以來。知性者少。識性者多。二公論旨不合。只在於此。夫心性之難言久矣。混而一之。則其義不明。離而二之。則其體難析。譬諸燈然。心猶火也。性則是火之光明。又譬諸江河然。心猶水也。性則是水之濕潤。然火有體。而光明無體。水有質。而濕潤無質。火有體。故有柔猛。而光明無柔猛。水有質。故有清濁。而濕潤無清濁。火之明。水之濕。非一非二。此心性之喻也。夫率性之爲名。自天之降衷。不雜乎形氣者而言。而心之爲名。合靈與氣而言之者也。性只是一個天命之本體。故爲帝則爲明德。爲至善爲中。爲仁種種皆性之別名也。此未嘗有外於心之靈覺。而靈覺似不足以盡之心者。至虛而靈。天性存焉。然而不免有形氣之雜。故虞廷別之曰。人心道心。後儒亦每稱曰。真心妄心。公心私心。其曰道心。真心。公心。則順性而動者也。心卽性也。其曰人心。妄心。私心。則雜乎形氣而出者也。心不可謂之性也。君子之學。能存其心。便能復其性。蓋心而歸道。是人而還天也。卽靈覺。卽天則。豈有二耶。夫性之在人。原來是不識。不知亦原來是常明。常覺。卽寂而照。卽照而寂。初非有內外先後之可言。若以虛寂爲性體。而明覺爲心用。是判心性爲二物。斷知其有不然也。見羅兄又謂虞廷之相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俱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卻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尊教有云。指體而言。則不識。不知。指用而言。則常明。常覺。此語猶似未盡。蓋常明常覺。卽是不識。不知。本然明覺。不落識知。一有識知。卽非明覺。有明覺之體。斯有明覺之用。恐又不得以不識。不知爲體。而以常明常覺爲用也。萬古此心。萬古此

性。理有固然。不可增減。經傳之中。或言性而不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或必與性並舉而言。究其指歸。各有攸當。混之則兩字不立。析之則本體不二。要在學者善自反求。知所用力。能存其心。能復其性而已矣。斯道無人。我無先後。輒因二公所論。一究言之。惟願高明更賜裁正。若尊刻衡齋所辯宋儒物理之說。其說頗長。姑俟他日。面教盡所欲請也。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陳之長安人。萬歷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疏請朝講。上怒。欲杖之。以長秋節得免。請告歸。尋起原官。又削籍歸。家居講學者十餘年。天啓初。起大理寺少卿。與定熊王之獄。擢副都御史。時黨院爲鄒南阜先生。風期相許。立首善書院於京師。倡明正學。南阜主解悟。先生重工夫。相爲鹽梅。可否。而給事朱童蒙郭允厚不說學。上疏論之。先生言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我三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爲令甲。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已不講。是欺也。倘皇上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講官亦何以置對乎。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爲此也。遂屢疏乞休。又二年。卽家拜工部尙書。尋遭削奪。逆黨王紹徽修怨於先生。及爲冢宰。使喬應甲撫秦。以殺之。先生不勝挫辱而卒。崇禎改元。追復原官。謚恭定。先生受學於許敬菴。故其爲學。全襲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卻要事事點簡。以求合其本體。此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無有二也。其儒佛之辨。以爲佛氏所見之性。在知覺運動之靈。明處是氣質之性。吾儒之所謂性。在知覺運動靈明中之

恰好處。方是義理之性。其論似是而有病。夫耳目口體。質也。視聽言動。流行而不失其則者。性也。流行而不能無過不及。則氣質之偏也。非但不可言性。并不可言氣質也。蓋氣質之偏。大略從習來。非氣質之本然矣。先生之意。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虛位。以道心行之。則義理之性在其中。以人心行之。則氣質之性在其中。若具有兩性對峙者。反將孟子性善之論。墮於人爲一邊。先生救世苦心。太將氣質說壞耳。蓋氣質卽是情才。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情才之善。而因見性善也。若氣質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性惡。不可謂非矣。

### 辨學錄

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卽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概以知覺爲天理爲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便是異端。○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吾儒曰。爲善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爲善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之心可有乎。爲善之心不可有。爲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況喻利乎。爲善之心且不可有。況爲惡乎。如此爲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恐人之非之也。復倡爲一切總歸於無心之說。以爲人之心體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併無喻義心。併無無喻義心。無爲惡心。併無爲善心。併無無爲善心。一切總歸於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高明。莫知其非矣。不知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爲善之心不可有。處。奈何不察而誤信之耶。且義原非外。性原是善。心之本體原是有善。

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爲善之心。而後爲合本體也。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安在其爲合本體耶。況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爲善。猶恐爲惡。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爲本體之累不小也。又況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於義卽入於利。出於善卽入於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於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自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原是善。特自有其善之心不可有。而爲善之心必不可無。總是喻之又喻。以至於化。爲之又爲。以至於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之心。而至於化。有爲善之心。而至於忘。有喻義爲善之心。而無聲臭之可慨。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爲善之心不可有。今云云者。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著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著。故曰性善。不然所命者何物。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閒。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於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個甚麼。便於天命二字說不去矣。○問人心一概說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說不得有矣。無心之說。蓋指本體也。曰不然。論工夫。心原一概說不得有無。還有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者。若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云云。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專指本體而言。誤矣。○問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惡如彗字。妖氛。善法景星。卿雲。無

善之善如太虛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目中不容一屑如何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卻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於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敢抹殺吾儒善字於是不得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專指景星慶雲金玉屑而言也善字就是太虛非太虛爲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爲善之善才見得乃所謂善之善兩個善字原只是一個豈有可以爲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善之善乃無善之善之理哉○一有其善便是不善故曰喪厥善一有意爲善便不是爲善故曰雖善亦私至於喪至於私則善於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三品之說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澄濁求清非義外也慈湖之說是徒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揠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爲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卽道而又以學爲揠苗學果何日而明哉○有意爲善有所爲而爲如以爲利之心爲善爲名之心爲善以以善服人之心爲善之類非以安而行之爲無意爲無所爲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爲有意爲有所爲也今人見人莘莘爲善而概曰有意曰有所爲則阻人爲善之路矣○夫有太極而無思爲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正大議論佛氏丟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爲丟過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爲而併無太極無聲臭而併無物則有是理乎○知覺運動視聽飲食一切情欲之類原是天生來自然的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佛氏窺見這些子遂以此爲真性把吾儒這個理字

以爲出於有思有爲。出於僞。如告子以人性爲仁義。莊子以仁義爲殘生傷性之類。不是天生來自然的。故孟子不得已。指點出乍見孺子而怵惕。親骸而顛泚。不忍殺。斃之牛。不屑噉。蹴之食之類。見得這個理字。也是天生來自然的。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非以人性爲仁義而殘生傷性也。縱是說出多少工夫。說思說爲。只是教人思這個無思的道理。爲這個無爲的道理。非義外。非振苗。非強世也。吾儒宗旨。與佛老全不相干。後世講學不精。誤混爲一。以上達歸佛。以下學歸儒。以頓悟歸佛。以漸修歸儒。以明心見性歸佛。以經世宰物歸儒。諸如此類。名爲關佛。適以崇佛。名爲崇儒。適以小儒。何也。佛氏上達。吾儒下學。佛氏得上一截。少下一截。工夫如此。是夫子下學。儒而上達。佛也是佛。反出其上。可乎。修而不悟。豈曰真修。十五志學。七十從心。漸也。以十五而卽知志學。非頓乎學。而不厭修也。默而識之。非悟乎。此吾儒頓悟漸修之說也。經世宰物。而不出於心性。妄所稱王道。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吾儒之言乎。今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氏。以下以修。以事物歸吾儒。是佛氏居其精。而吾儒居其麓也。有是理哉。不知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經世宰物而言心性。正在所悟所達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漸修而言頓悟。舍下學而言上達也。○或曰。吾道至大。三氏之學。雖甚高遠。總不出吾道之範圍。故二氏偏不能兼吾儒。吾儒全可以兼三氏。曰不然。儒佛既混。談儒者稍求精。便誤入於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操戈於吾儒。是其貽禍者一。儒佛既渾。詆儒者摘一二誤佛氏之語。以爲非毀攻擊之話柄。談佛者借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爲惑世誣民之嚆矢。是其貽禍者二。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爲一。豈有是哉。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兼二氏。以爲大。則又安所稱大耶。況吾儒

正道也。異端邪說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爲正耶。○吾儒之學。以理爲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爲宗。如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真性。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萬劫不磨者此也。悟得這個。便是超悟。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說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則是如是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這個言。故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性。吾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指人心人欲說。與吾儒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智。指道心天理說。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可不辨也。○吾儒曰未發。目雖無視。而天命真觀之理已具。耳雖無聞。而天命真聞之理已具。心雖無知覺。而天命真知真覺之理已具。即發而皆中。即觀以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真觀之理。亦不可得而觀。聞以天下而無不聰。而所以能聽的真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覺以天下而無不審知。而所以能審能知的真知真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沖漠無朕。即萬象森羅。萬象森羅。亦沖漠無朕。未發不爲無。已發不爲有。渾然一理。種種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後來多少工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佛氏覺性本空。以爲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惟無視。故能觀。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目雖能觀。而所以能觀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觀。耳雖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



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能覺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若與未發之中相似。而不知實有大不同者。○或曰性只是一個性。那裏又是兩個。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爲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於別處討義理哉。性原只是一個。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義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關佛之說也。且子旣知性。只是一個性。何不一之於性善之性。而獨一之於生之謂性之性耶。今欲一之於生之謂性。而不一之於性善。此三品之說所由起也。是子自二之三之。以至於倍蓰而無算也。性豈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儒者之旨也。○吾儒說去欲。佛氏卻說欲是去不得的。吾儒說存理。佛氏卻說理是不消存的。甚且併天理人欲四字。都要抹殺。中間雖說欲障。其實是說理障的。客籍畢竟要回護這個欲字。病痛全在誤認生之謂性一句。知覺運動是氣是欲。而知覺運動之恰好處。是理。佛氏原認欲字爲性。不會論理。安得不抹殺理字。回護欲字。○問仁者人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卽仁也。何如曰此惑於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耳目口體爲形。視聽言動爲色。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處。爲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禮。不離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爲仁也。若不論禮不禮。勿勿。而惟以視聽言動爲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墮於情欲矣。○昔人謂佛氏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所以爲異端者。正在不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形而下者爲形而上者。端倪發端之端。異端云者。謂其發端處。與吾儒異也。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別其流弊。彼將曰其所以

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人心之初，惟有此理，故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固容不得一毫殘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納交要譽之念，殘忍刻薄，納交要譽，雖不同，同謂之欲，故謂心之本體，容不得一毫欲，則可謂容不得一毫理，則不可。蓋人心之初，惟有此理，豈可說容不得，或問如何是理？曰：卽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

### 疑思錄

格物卽是講學，不可談玄說空。○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自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慎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又問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有所以知愛敬者在，此蓋是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才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個鄉愿，無惡於志，才是個真君子。○論語一書，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工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覺源頭耳。中庸則直指本體源頭，以泄孔子之秘，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卽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論語論德，曰：據於德，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論德，指見在

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於天載之初而言也。不然聞然知幾。卽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中庸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和者爲君子。而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從心所欲。便不踰矩。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工夫。非論本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爲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源。若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工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爲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體。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工夫。辟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爲明也。以拂拭爲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夫。原非義外耳。○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個樂也。禪學盛行。將此道字掃而去之。只懸空以求此樂。其弊至於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孟子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於心。自不容。不求於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如此真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強制之。豈不謬哉。不得於言。要求於心。就求於心。不得於心。要求於氣。就求於氣。不必去。勿此之謂率性。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該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肯憑著本心行去。使件件慊

於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得統於會子處○己溺己饑若過於自任不知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己溺己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惻隱之心○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耶兩物對則計校生兩念橫則意見生求之爲言不幾於憧憧往來耶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卽是存不能求之心卽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洗心正心存心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爲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存養亦不幾於兩念耶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往來而後爲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問操則存似涉於有舍則亡似淪於無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曰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勢無兩立豈有不操不舍之理此便是要舍的說話問操似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忘勿助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有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有天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爲變以壽爲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爲變以譽爲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失爲變以得爲常以至貧富榮辱皆然常變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羨處那一件不從二字上生來若能勘得破天壽乃人生常事何有於毀譽得失貧富榮辱乎便是不貳便是修身以俟之

語錄

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是有的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故今人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念及於此此心真是一時放下不得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三公相

視而笑。可見二說都是不可執一也。○凡人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瞭焉，精神而明。若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眊焉，神散而昏。○吾儒事業不外齊治均平。若以家道富厚爲齊，天下富強爲平，此五霸之治平，非帝王之治平也。惟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與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之強不強也。以富強爲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問參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精神收斂甯一，便是參前倚衡真境。第恐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張輝問：性有率有不率，故聖人修道以立之教。曰：性無有不率者，人皆率性而盡性者寡耳。性卽良知，良知無人，不有率性無時不然。孩提而知愛，稍長而知敬，率性也。乍見而惻隱，起噉蹴而羞惡，生率性也。率則心有所不及思，明有所不及用，卽率之人不知也。人惟見其方然而復不然，則以爲此率而彼不率矣。然而實非也。如小人閒居爲不善，夫爲不善可矣。如何必於閒居閒居爲不善可矣。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爲處必有羞慚，卽故爲處亦必有遮揜。一語窮而舌遁，一揖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而轉睛顧盼之不能隱，是誰致之而然也。人性本善，則有不善者自無所容，自爲之而自惡之人，亦何時而不率性哉。○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以義理之性爲主，源頭一是，則無所不是。性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若以氣質之性爲主，源頭一差，則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爲恣意縱欲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爲恃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上辨別，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又或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的，皆未流之論也。○動心忍性之性，與性也。

有命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禽獸同。若教他忍。教他不動。則禽獸不能矣。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吾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便不免有旱澇。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善不善矣。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於此。又何旱澇肥磽之足言也。○孟子以情善言性善。辟之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問見孺子而怵惕。見穀觶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有二人於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穀觶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美色而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見孺子而不怵惕。見穀觶而不忍。則謂性有善有不善。則可。今以怵惕不忍之人。一旦見食色而思嗜之好之。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思嗜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穀觶。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問變化氣質。就不好一邊說。所謂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就好一邊說。不知好一邊。便是義理矣。如何尙謂之氣質。曰。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知愛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天真。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愛敬亦氣質耳。蓋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

功是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工夫疏。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伊洛真傳也。而伊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二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概無念。一毫工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工夫。不是面壁絕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是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觀。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工夫。使心常惺惺。念常覺。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節矣。非以一概無念爲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爲起念爲發也。○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工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工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工夫一切抹殺。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言。異處只是些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異端言性。亦不會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個言性。吾儒亦不會直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

能知味爲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之所以能聰。飲食之所以能知味的。這個性體。原は無聲無臭。不觀不聞的。所謂道心。所謂至善。所謂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所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個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觀不聞的。在老子爲天地根。在佛氏爲有物先天地。此欲之根也。何以爲欲之根。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聽飲食的源頭。而不推究。其所以能明能聰。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的源頭。如此。則任視聽。縱耳縱目。適己自便。何所不爲。故曰。此欲之根也。○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皆一時並起。善念與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總一念也。如起一善念。卽當爲善。卻又不肯爲。是初念是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爲之念。遂不爲。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卻置過善念。惡念兩者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好念頭一邊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不比平常轉念起念之有互易也。至於如惡惡身。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於一念。而其念不替。未念止。還其初念。而其念不轉。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爲其所爲。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法哉。○心二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謂之知。意與知同念並起。無等待。無先後。一念發動。有善有惡。而自家就知。孰是善念。孰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善惡。而知純是善。○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卻要還他個誠。心本自正。卻要還他個正。誠意正心是工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以人性爲仁義。○意本自誠。卻要還他個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善。而循之反。



覆竊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念多久之純是惡念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人心道心。不容並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便是人心。喜怒哀樂中節便是道心。不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合禮便是道心。不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也。在人之人心。去之惟恐不盡。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此數者豈可去乎。○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個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爲。自是停當。不然。縱事簡點。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節。可以任意。不必簡點也。○先立乎其大。不是懸空在心上求。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別人心道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爲主。而人心盡化。討得此中。湛然虛明。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耳目口體小者。自不能奪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惻隱。此良知也。率性也。饑之知食。渴之知飲。若曰亦良知也。亦率性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兩項朦朧合說。則君子以循理爲率性。小人亦以縱欲爲率性耳。

論學書

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工夫。率性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於擴充以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知愛知敬爲率性。達之天下爲盡性。不忍穀觶爲率性。愛百姓爲盡性。皆是也。率性無工夫。盡性有工夫。盡性者。卽盡其所率之性。由工夫必合。

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於惻隱見其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得其體則其用自然得力，但不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諄諄言用者，欲人由用以識體耳。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用之非體。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牛斃棘，此時固有慌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於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於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柢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又何爲專以不覩不聞爲性體乎。未見入井而胸中已涵孺子，未見斃棘而眼內已具全牛。先天脈理，旁皇周浹，故曰至善。○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卽在其中。彼丟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耶。若是則工夫專在於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矣。○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於本體工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工夫，則至誠盡性，其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工夫，則不惟其次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夫不得，卽至誠盡性，亦廢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慎恐懼，不得不然者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爲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卽無思無爲，何思何慮，非玄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工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卽聖

人且不能廢矧學者哉。若不分析本體工夫明白，而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卻誤人不淺矣。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才與自然，然而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聖賢相傳之正脈也。若論工夫而不合本體，則汎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工夫，則懸空談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於聖學終隔燕越矣。○吾儒之學，以至善爲本體，以知止爲工夫，而曰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之前工夫，丟過物格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

善利圖說

或問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恆之別，而孟子獨以善利一念分舜瞽兩途，何也。曰：孔子列爲四等，所以示入聖之階基。世之學者，徒知以舜瞽分究竟，不知以善利分舜瞽。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瞽。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瞽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恆，造詣雖殊，總之是善爲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瞽，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分造詣，自善爲善之後論也。且爲善爲舜則爲人，爲利爲瞽則爲禽獸。舜瞽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誘之曰：我不爲聖，亦可誘之曰：我不爲人哉。或曰：學者不幸分辨不早，誤置足於瞽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人性皆善，雖當戕賊之後，而萌蘖尚在。養此幾希之萌蘖，尚可爲堯舜。一時之錯，不能限我也。或曰：學者既在舜路，亦可以自恃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爲善，是爲山而未成一簣也。未成一簣，總謂之半途而廢耳。便是無恆也。或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

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乎。曰。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章功名。益成於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不可不慎也。

## 卷四十二

### 甘泉學案六

####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臺。廣之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知萬年縣。改泰和。陞南京戶部主事。署郎中事。進石經大學。謂得之安福舉人鄒德溥。陽明從祀孔廟。疏言不宜從祀。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守仁言良知新學。惑世誣民。立於不韙。不韙之間。習爲多疑多似之行。招朋聚黨。好爲人師。後人效之。不爲狗成。則從鬼化矣。言官劾其誣毀先儒。降海州判官。移保定。推官。歷禮部主事。尙寶司丞。吏部員外文選郎中。致仕卒。年五十八。先生學於呂巾石。其言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故反身修德。斯爲學之要。而其言性之善也。又在不容說之際。至於有生而後。便是才。說性之性。不能無惡矣。夫不容說之性。語言道斷。思維路絕。何從而知其善也。謂其善者。亦不過稍欲別於荀子耳。孟子之所謂性善。皆在有生以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何一不可說乎。以可說者。謂不能無惡。明己主張夫性惡矣。以性爲惡。無怪乎其惡言心學也。胡廬山作齊辨之。耿天臺謂唐君太和治行爲天下第一。卽其發於政。

便可信其生於心者矣。又何必欲識其心以出政耶。慈湖之割扇訟。象山一語而悟本心。然慈湖未悟之前。其割扇訟。故未嘗別用一心也。唐君以篤修爲學。不必強之使悟。孟我疆問於顧涇陽曰。唐仁卿何如人也。曰。君子也。我疆曰。君子而毀陽明乎。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涇陽過先生述之。先生曰。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賊。還得爲文成諱否。涇陽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賊。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先生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疏。尙合有商量也。

醉經堂集解

性天命也。惟聖人性其心。而心其身。小人不知天命之謂性也。故性爲心。用心爲身。用。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身心性命解。○道無體性。無體仁無體誠。無體總之以物爲體。外物無道無性。不仁不誠。此吾道與異端之辨。道德仁誠解。○魯論記夫子之言。至矣。家語得其十之七。荀子劉向大小戴十之五。莊列十之三。論語解。○論語記言嚴謹。不敢增減一字。惟編次頗雜。其義易晦。使編次皆如鄉黨一篇。則論語可以無解。同上。○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程子曰。充擴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一貫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行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川上解。○用之則行。有是以行。見龍也。舍之則藏。有是以藏。潛龍也。用而無可行。或所行非所用。

舍而無可藏。或所藏非所舍。謂其身行藏則可。謂其道行藏則不可。有是解。○春風沂水。點之誠也。吾斯未信。開之誠也。狂者志有餘而誠不足。聖人欲進其不足而裁其有餘。故一悅進之也。正所以裁之也。惜乎點猶未悟。後來解者。又從爲之詞。聖人之言荒矣。與點解。○仁者以物爲體。安得有己。故曰克己。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由己。知由己。然後能克己。能克己。然後能復禮。夫學至於禮而止矣。克己未足以盡仁。猶無私未足以盡道。知其解者。宋儒惟明道一人。克己由己解。○有道。穀不足恥。九百粟不可辭。怨欲可以爲難。而不可以爲仁。聖人雖因憲而發。實古今賢者之通患。爲其不在中庸也。賢哉回也。陋巷簞瓢。爲其志在擇乎中庸也。問恥解。○仁者怨乎。曰怨己。仁者憂乎。曰憂道。然則如樂何。曰怨己。故不怨天。不怨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憂道故不憂貧。不憂生。以死生爲晝夜。視富貴如浮雲。孔顏樂解。○修己以敬。至於安人。安百姓。皆修己也。易有太極。至於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易也。謂敬在修己之中。太極在易之中。則可謂敬安百姓。太極生兩儀。則不可修己解。○大學中庸。買遼經緯之說是也。而作書之意。又若以易爲經。以詩書爲緯。蓋惟天地爲大。惟學則天。故曰大學。惟中乃大。惟庸乃中。故曰中庸。易曰。大哉乾元。君子行此四德者。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學也。乾之德。莫盡於九二。其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也。此其經也。雜引詩書。互發其緯也。大學中庸解。○大學以規模言。其緒不可紊。中庸以造詣言。其功不可略。同上。○正己而不求於人之謂善。正己而物正之謂至善。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善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至善也。程子曰。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則合而言之也。至善解。○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家語曰。察

一物而貫乎多理一物而萬物不能亂以自身本者也。孟子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格物解。○自知止而後有定，至慮而後能得，始條理也。知至至之也，在止於至善。終條理也。知終終之也。知止能得，則近道。止至善，則道在我。知止，此至善解。○君子時中庸，擇中庸，依中庸者也。小人無忌憚，索隱行怪者也。賢者之過與不及均，而賢者之害尤甚，必至罟擗陷阱乃已。時中解。○中庸其至矣乎！是謂至善。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止於至善。中庸至善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謂儒，正心而無所事焉之謂釋，易曰：終日乾乾，行事也。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鸞飛魚躍解。○道者，治人之道也。以人治人，雖執柯伐柯，未足爲擬。子思之苦心，亦至矣。程子謂制行不以己，而道猶未盡，此之謂也。道不遠人解。○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湯武反之也，易曰：逆數禮曰曲。禮，逆而後順，曲而後直。聖人之教，爲中人設。張子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發而不中，反求諸己，此之謂致曲。致曲解。○大哉！聖人之道，三千三百之謂也。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崇禮。所以尊德性。崇禮解。○凡一代皆有一代之大經。堯舜授禪，禹治水，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孔子作春秋，子思述大學，中庸，孟子距楊墨，韓昌黎程明道，闢佛老，其經綸一也。大經解。○未發之中，不可求，必也格物乎？曰：知本。曰：知止。曰：明善。曰：致曲。旨同而名異。至於反身而誠，然後立天下之大本。大本解。○不覩不聞，卽人所不見，獨也。戒慎恐懼，卽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慎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不慎，獨也。無聲無臭，皆獨之善，或以爲贊道，誤矣。獨解。○於乎不顯，不顯惟德。詩人贊文王至德也。始乎慎獨，終乎慎獨。學者當儀型文王也。儒者旣於不顯爲兩解，無怪乎以慎獨爲漏言，不顯解。○天與鬼神形

而下者也。故言天曰無聲無臭。言鬼神曰不見不聞。道形而上者也。自無聲臭。自莫見聞。豈待贊乎。必以無聲臭不見聞贊道。謂聲臭見聞非道可乎。爲此解者。欲附於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之旨。不知反爲所笑。天鬼神解。○物有本末。身其本也。家國天下皆末也。未有本亂而末治者。物格者。知修身爲本而已。非修身也。知修身爲本。是謂知本。是謂知止。是謂知所先後。是謂物格知至。故務其本則意誠。不然皆僞也。守其本則心正。不然悉邪也。意誠心正。卽可以語修身乎。未也。心雖已正。而身未易修。故無私而不當理者有之。克己而不復禮者有之。知及仁守。莊以蒞而動不以禮者有之。定靜且安。不慮則不得者有之。故格物者。近道而已。卽慮且得。猶難至善。故曰好學力行。知恥則知所以修身。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蓋至於禮。然後修身之能事畢矣。雖然。齊家治國平天下。豈都無事。莫知其子之惡。是縱子。莫知其苗之碩。是貪財。未有貪財縱子。而能齊家者。未有以暴師人。而興仁讓於國者。未有嫉彥聖舉。不肯蓄聚斂。好惡拂人性。而能平天下者。故節節有次第。節節有工夫。然皆必自修身始。欲修其身者。必自格物始。物格而身不修者有矣。示有不格物而能修身者也。格物者。知本也。修身者。立本也。知本智也。立本仁也。智合者。勇也。此合物與修身始終之條理也。然則格物如何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無巨細無精麁。將有行。將有爲。凡有行。凡有爲。或行而不得。或行而不通。一一反己。省己。責己。舍己。不敢一毫求人。責人。然後可以求人。責人。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是謂格物能知此義。然後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格物修己解。○夫子述而不作。弟子不敢著書。夫子浴。七十子喪。去聖日遠。漸生隱怪。子思子憂。其失傳始作太學中。庸至孟軻氏而異端大起。



爭隊者多始作孟子二子皆不得已而著書吾道既明無書可著孟子解○孟子一書首尾照應後先互發凡有注解添足畫蛇同上○孟子闢楊墨一言而有餘闢告子屢言而不足告子之害甚於楊墨至後代始大告子解○孟子論三王五伯諸侯大夫則五霸爲二等論堯舜湯武五伯則五伯爲三等性之上反次之假又次之假或成眞惡知非有舉戰國諸侯而無之是孟子之所思也五伯解下同○夫子論小人中庸擬於時中君子也孟子論五伯假之擬於性之反之聖人也果如註解是僞人不於其倫矣○伯者慕道而讓道於道無損異端賊道而當道諷民已甚故鄉愿楊墨告子聖賢皆闢之不遺餘力獨於五伯雖小之不勝其大之雖斥之不勝其與之斥以正志與以明伐吾儒之道得王而大得伯而貴○博學詳說與博文同將以說約與約禮異說約者要約之約求會通也約體者約束之謂能不畔而已博學詳說則禮在其中約禮與人規矩說約在人解悟說約○好樂與百姓同好貨好色與百姓同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不忍人之政也或謂孟子姑以引君乃自卑以求行其言乎外欲無理外情無性性理不明往往如此好貨好色解○仁人心也本心也不可放也始焉不受嗜獻之食此之謂本心繼焉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此之謂失其本心失其本心者放心也由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此之謂由乎義路由乎義路者求放心也心學之說謂之求心則可謂之求放心則不可李延平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羅文莊曰延平之見卓矣二子可謂有功於孟子求放心解○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既飽以德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立大也陸氏以立大爲立心其流之禍於今爲烈彼不仁不義假仁假義小仁小義孰非立心皆可以爲大乎否立大解○大行不加舜禹有天下

而不與者也。窮居不損，顏子箪瓢不改其樂者也。程子曰：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目，非程子不能及此。近代陳氏始發其義，楊朱二解胥失之矣。大行不加解。○由仁義行仁者安仁，堯舜性之也。居仁由義，知者利仁，湯武反之也。性之者不可見，得見反之者可矣。獨復者不可見，得見頻復者可矣。孟子曰：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能至者也。善夫楊雄氏之記之也。性反解。○太上忘實忘名，其次篤實晦名，其次力實生名，生名者賢，晦名者聖，忘名者天。夷齊讓國，國與名而俱存，燕噲讓國，國與名而俱喪，燕噲非好名者也。若出於好名，必擇其可讓者讓之，不至有子之之亂，固亦名教之所與矣。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貴名也。好名解。○以性之欲爲性，不知天命之性，是世俗之所謂性也。以氣質已定之命爲命，不知受中以生之命，是世俗所謂命也。在世俗則可在，君子則不可。君子者反本窮原，盡性至命者也。故言性曰善，言命曰天。去此取彼，不謂性命解。○惟天生民有欲，欲不必無，亦不能無，爲無欲之說者惑也。聖人中焉，賢者寡焉，寡者擇其中之謂也。至於中則一欲不棄，一欲不留，欲我當欲，與人同欲，是謂中和位育之道。寡欲解。○經者學之具也，學以明道而易具矣，學以理性情化天下而詩具矣，學以爲帝者師爲王者佐而書具矣，學以修身齊家措之天下而禮具矣，學以驗天應人明微維分而春秋具矣，其理相通，其義各別，樂無經非失也，有詩在也，樂章存而器數猶可考也。經解。下並同。○經，聖經也，惟聖解聖，維經解經，義之畫文之象，周公爻辭，孔子十翼是也。惟賢知聖，惟賢知經，子思之大學中庸孟子之七篇，程伯子之語錄，凡所引是也。解字者得少而失亦少，解意者得不償失，今之章句大全是也。擬經者勞且僭，而無益於發明，太玄玄經是也，誣經者淫妖怪誕，侮聖逆天，已易傳習錄

是也。○解經以傳，不如解經以經。合而解則明，拆而解則晦。故經有一事，而前後互發者，有一義而彼此互見者，盡去其傳注，而身體之口擬之，不得則姑置之，而從他處求之，諷詠千過，恍然觸類矣。○無聖人之志，不可解經。讀世俗之書，不可解經。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可爲讀經之法。兩漢近三代，若董仲舒揚雄劉向鄭玄徐邈，皆其傑然者，其緒論往往可采也。○夫子有言：行在孝經，非世所傳孝經也。考儀禮，凡禮有經，有記，有傳，有義。今按小戴內則前一段，當爲孝經，曲禮雜儀當爲記。大戴本孝以下四篇，與世所傳唐明皇御製序者，當爲傳義。合之而後，孝經可考。孝經解下同。○內則自后王命冢宰至賜而後，與之文字宏密精深，與十翼相類。既自別於儀禮，又自別於六經，所以爲夫子之孝經。○六經維易無恙，漢唐千家傳註，多有可考，不得其解，當一以經文爲據。易賡下同。○解經之法，以經不以傳，宜合不宜拆。凡經皆然，而易尤甚。今之讀易者，未解繫辭，先解爻象，未辨枝葉，先認根苗，是孔子誣周文，而周文又誣伏羲氏也。此拆之尤舛，而自以其傳代經也。○易之象辭，象傳爻辭爻傳，不妨合爲一卦。惟大象當自爲一傳，文言又當自爲一傳。大象者，學易用易也。文言豈惟乾坤二卦有之，上經八卦九爻，下經八卦九爻，散在繫辭者，皆是也。合之，共爲一傳，不特文言爲全書，而上下繫亦自朗然。○易有文錯者，如雲行雨施，當在時乘六龍之下，是也。有文不錯，而句讀錯者，如後得主爲主利，是也。有字不錯，而反以爲錯者，蓋言順也，當作慎是也。○天地日月寒暑晝夜水火男女乾坤之可見者也。極而推之，凡超形氣者皆乾，凡涉形氣者皆坤。凡善皆乾，凡不善皆坤。凡中皆乾，凡過不及皆坤。乾之亢與亢首，處卽坤，坤之順且正，處卽乾。易逆坤順，乾之書是故逆數，乾坤解。○易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乾元用九，

與河圖虛中大衍除一意同。蓋一三五七九皆乾，二四六八十皆坤，乾不用一用九，用九所以見一也。一者天則也，五以上始數皆乾，六以下終數皆坤，天一始水，地六終之地，二始火，天七終之天，三始木，地八終之地，四始金，天九終之地，五始土，天十終之坤，用六以大終也，大者乾也，乾之用處即坤，坤之不用處即乾，用九以奇偶數分乾坤，用六以始終數分乾坤，故謂之易九六解。○初卽下，不曰下而曰初，舉初以見終也，上卽終，不曰終而曰上，舉上以見下也，初以明本末，上以別尊卑，亦六九之義，初上解。○乾元資始，始我者生我者也，坤元資生生我者殺我者也，貪生爲凡民，甚則夷狄禽獸，知始者爲君子，合德則聖且神，始生解。○帝王之道，本於道是也，而道何本哉？曰：本於身可也。曰：本於中亦可也，而解者曰：心謂桀紂，非心可乎？帝王之道在執中，而身之中以立本，而身以表則，故曰允執其中，曰慎厥身修，互見也，以心爲中心難中也，以心爲身，民何則矣？開卷之錯，不可不慎，書解下並同。○堯舜皆聖也，堯會生知之至，舜開學知之始，故論道則稱堯舜，論學則斷自舜而不及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後有作者，文王似堯，孔子似舜，顏曾思孟皆舜之徒也。○詩始二南，樂淑女而歸百兩，坤道也，終雅頌，純不顯而躋聖敬，乾道也，詩解下並同。○關雎，秉彝好德，休休，一个臣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德在此，福亦在此，所以爲后妃之德，所以爲南風之始，所以爲中聲之寄，君子得之解慍，小人得之阜財，人而不爲二南，故猶面牆。○豳風，豳雅，豳頌，是周家一代元氣，宇宙間萬古元氣，貴者玉，忽者亡，惟影響。○詩贊文王不顯，與天載同，贊其德也，史稱西伯陰行善，天下諸侯來朝，稱其時也，具於穆不已之德，又當儉德避難之時，所以愈不顯，又所以愈不顯，與大舜元德同。○古之學者，學禮而已矣，古之觀人者，觀禮。

而已矣。三千三百無一非仁。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動作威儀之則曰天地之中。禮解下並同。○恂慄威儀。鳶飛魚躍。○儀禮中有記有傳有義。大小戴記中有經。次其序。比其數。禮之大略。可以概略。詳具禮編。○春秋尊夏尊王尊天尊道。扶天綱立地紀。所以託天子之權。行天子之事。春秋解下並同。○春秋責己謹嚴。待人平恕。○左傳中載冀缺劉子二段。是三代以前聖人相傳格言。失其姓氏。如曲禮序首引毋不敬數語。非臆契伊周之徒。不能道也。○養心莫善於誠。書之作德日休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魯論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儒者非之。正坐此誤。諸子解下並同。○表章大學。自韓退之始。表章中庸。自徐偉長始。合大學中庸爲子思經緯之書。自賈逵始。○關佛老尊孟氏。千百年惟一韓子。其功在吾道。爲漢唐儒者一人。○鄭康成。朱元晦。皆聖門游夏之列。而特起百代之後。事難而功多。鄭師馬。青出於藍。朱去程門未遠。源流各別。○孟子之後一人。非正叔不能言此。然正叔所造。竟讓其兄。夫然後見獨智之難也。張子厚。醇正不減正叔。而才次之。然均之。可以弗畔。周邵則自爲一家。過則陸。甚則楊。吾不欲論之矣。朱子能解正叔。而間雜乎周邵。其去明道則已遠。不可不辨。○楊子雲。美新論。劉靜修。渡江賦。爲千古不白之疑。或曰遜言。或曰僞作。或曰以秦美新而甚之也。渡江時不能違也。要之違心焉耳矣。詳其語氣。大段二子故難語僞。雖然。凡僞僞。未有不假真者。僞乎僞乎。吾以二子之生平信之也。國朝正儒。莫如薛文清。高儒莫如陳白沙。功儒莫如羅文莊。使三子者不生。考亭之後。得遊明道之門。俱未可量。

論學書

伏讀抄中解格物有曰通天地萬物而我爲主。推此義也可以知本。可以格物矣。贈友人曰。自求見本體。

之說與。而忠信篤敬之功。緩遂令正學名實混淆。而弄精魂者。藉爲口實。又曰。今人好高。只不安分。爲斯言也。雖賢聖復起。不可易矣。乃其要歸在明心體。其語心體曰。此心自善。安得有欲。而於程子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言反疑其僞。此混心與性而一之。蓋近代好高者之言。而尊信心學之過也。竊嘗讀大易至咸艮二卦。而見聖人諱言心。讀魯論至子貢贊夫子。而見聖人罕言性命。惟書有之。人心惟危。言心也。既曰危。安得盡善。道心惟微。言性也。既曰微。安得無惡。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危之至也。曰性相近也。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近且幾希。則微之。至性猶未易言。善况心乎。然此心性之說也。而未及道也。心性不可言道。可言乎道。與心性。至孟子言始詳。爲告子也。今之天下不獨一告子矣。惜乎世無孟子也。然不可不爲足下一言之。蓋聞之言學者。惟道。道陰陽而已矣。言道者。惟天。天道陰陽而已矣。陽主始。陰主生。陽多善。陰多惡。天且不遠。人猶有憾。執謂善惡非天理乎。陽必一。陰必二。一則純。二則雜。氤氳蕩焉。人物生焉。孰謂惡不可謂性乎。然則易言繼善。孟子言性善者。何也。其本然也。有始而後有生。有一而後有二。此書所謂維皇降衷。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也。既始矣。焉得不生。有一矣。焉能無二。此書所謂惟天生民有欲。程子所謂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者也。然則學何爲爲善也。陽統陰。陰助陽。則內陽而外陰也。故中故善。陰敵陽。陽陷陰。則內陰而外陽也。故偏故惡。此書所貴精一執中。程子譬之水有清濁。而人當澄治者也。然則惡在其能善也。天地間一切覆載。而必有以處之。以人治人以華治夷。以賢治不肖。以大賢治小賢。天於是爲至教。君子一身萬物咸備。而必有以處之。以己及人以親及疎。以貴及賤。以多及寡。以先知覺後知。以大知覺小知。以有知覺無知。人於是爲法。

天此書所謂天生聰明時又程子所謂天理中物有美惡但當察之不可流於一物者是故惡亦性也是有生之性是才說性之性性之所必有也雖物而無異性必善也是天命之性是不容說之性性之所自來也雖人而難知故孟子曰聲色臭味安佚性也惡可謂無惡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烏得不性善也性所同也君子所獨也學爲君子謀不爲衆人謀衆人待君子而盡性者也君子者天生之以盡人物之性參天地而立三才者也如何而可不知所自也是以不謂性也是以道性善也言性之精莫如孟子繼孟子者程子也吁亦微矣微故難言雖然性猶形而上者形而上者雖善猶微心則形而下矣形而下者敢概之以善乎性具於心而心不皆盡性性達諸天而人不能全天天人合心性二必也大聖入乎故曰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必反而復故曰湯武反之也復必自身始故又曰湯武身之也又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性之者不可得矣得見復焉者可矣復焉者不可得矣得見頻復者可矣位祿壽昌孰不榮羨食名利名孰非斧斤斷之不能中焉不易適而好忘動而多悔條忽晦明毫毛人鬼夫是之謂心明是之謂明其心體答孟吏部叔龍書○元舊有心身性命解大約謂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故自性而心而身所以賢聖自身而心而性所以凡愚是故上智順性其次反身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身之者反之也故又曰湯武反之也反身而誠所以復性夫學爲中人而設非爲上智而設也學修身而已矣然則心居性與身之間顧不可學歟曰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性乾而身坤性陽而身陰性形而上而身形下獨心居其間好則乾陽怒則坤陰忽然而見形上忽然而墮形下順之不可反之不可如之何可學也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鬼雖

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之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知求心與求於心。與求放心之辨。則知心學矣。夫心學者。以心爲學也。彼其言曰。學也者。所以學此心也。求也者。所以求此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無乃爲心障歟。彼其原始於陸氏。誤解仁人心也。一語而陸氏之誤。則從釋氏本心之誤也。足下謂新學誤在知行合一。諸解非也。諸解之誤。皆緣心學之誤。會其全書。則自見耳。然則大學言正心。孟子言存心。何也。曰。此向所謂求放心也。正心在誠意。存心在養性。此向所謂求於心也。心之正不存。從何用力。修之身行之事。然後爲實踐處。而可以竭吾才者也。嗚呼。此子思格物。必以修身爲本。孟子立命。歸於修身。以俟。程子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意同。寥寥千載。得聖人之傳者。三子也。答顧叔時。季時昆仲。○叔時來教曰。墨氏談仁而害仁。仁無罪也。楊氏談義而害義。義無罪也。新學談心而害心。心無罪也。此說似明。不知誤正在此也。仁義與陰陽合德。離之則兩傷。然非仁義之罪也。至於心焉。得無罪。人心惟危。莫知其鄉。此是舜孔名心斷案。足下殆未之思耳。附○程子表章大學。有功聖門固矣。然格物解誤。則是書雖存。反增一障。可省也。亦可無也。程子雖以窮理爲解。而其心不安。是以其說屢變。而往往有得之。言外故。雖可以觀其至。而大義隱矣。自我明高皇帝諭侍臣。謂大學要在修身。而古本以修身釋格致。然後直接數千載不傳之緒。自是孺臣如蔡虛齋。林次崖。蔣道林。羅文恭。王布衣。及先師呂先生。往往能通其義。然徒曰解之云爾。其學教人之旨。不存焉。就中破的者。無如布衣。然不免爲新學所陷。觀其以心齋自號。自命。又烏在



其以修身爲本也。總之張子厚所謂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不免疑冰者，無怪其相率而陷於新學也。近讀孫淮海講章，亦既明乎其解視諸家較備矣。乃其緊要歸明心體是本其所本，而非大學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學又一人也。嗟夫！新學橫正傳息，不肖之身，又岌岌乎不敢當也。當此之時，乃有先生者，不由師授，不由注解，默契遺旨，先得所同，既揭止修，又標性善，其於學問源流，昭昭乎黑白分，而新學不能混矣。而元猶以爲先生設科太廣，門徒太盛，自反自修之實，尙寡，立人達人之意過多，未免以懂懂感人，猶難語知止而定也。易以咸言感，貴其無心，以艮言止，惟止諸身，知止在身，則身以內，身以外，皆無汲汲焉可也。彼謂明明德在親民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既以末而爲本，謂成己成物並切者，方芸己田，遽芸人田，又未免於本末雜施，均之不知本焉耳矣。世未有不知本而能誠其意者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既賦先生以明學之獨智，而今又置之於子子獨處之居，納之於天壽不貳之地，刊其華，剝其銳，使之反初，覲復深根固本，殆夫子所謂尺蠖屈，龍蛇蟄，藏身安身，將駸駸於德盛化神歟。不然，何其遇之窮至此也。答李中丞見羅書。○大教謂格致誠正，總是修身工夫，有一無二是也。但先生之意，猶指格物謂凡物之物，而鄙意則指爲身與家國天下之物也。雖凡物之物，不出身與家國天下，而大學所指，則專以身對家國天下，分本末，而凡物不暇言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格此之謂格物，知此之謂知止。先生所謂萬物皆備一物當幾者是已，所謂知修身爲本，卽知本，卽知止，卽知所先後是已，而止修揭之說，猶二也。格致義中，所謂物者，又不覺其愈遠也。蓋知知本之卽知止，而不知知本，知止之卽物格，知至也。羅布衣反己之說，大與鄙見合，而於先生有功，獨其指物，亦爲舊說所纏，不知本文明甚，先生姑就其是。

者推之可得也。嗟夫。反已至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必如大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而後可言。夫反已者。天必祐之。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又答書。○維卿之且別也。囑曰。共致一束。足下其自名以友弟稱。無不可。曰。我與若皆長也。亦有說乎。曰。有長幼有序。列在大倫。今世不論少長。稱人者。概兄自稱者。概弟。此在泛交。則可在吾黨。則不可。尋常口號。或無妨隨俗。載之書禮。則非所爲訓也。敝鄉會友。此風猶在。惟少者得以自弟。而長者不得也。惟長者曰。兄曰。某字。或曰。某字。兄卽長至二十以上。亦止於稱某字。先生不及少也。至於長者稱少曰。某字。曰。足下。或曰。賢弟。其自畧以名。或曰。僕而已矣。其往來柬上。則無少長。皆得稱友生。維卿曰。子言是也。與顯叔時季時。○吾輩在家在鄉在國。無往無分。分之難盡久矣。不求盡我分內。而反求多於分外。此會講之風。所以盛於今日也。夫分內之與分外。誠僞判然矣。舉世去此。就彼者。何不知本也。未有不知本而能誠者。未有不誠而能動者。然則會講何益於人。徒賊誠損己耳。答原易。○禮有以多爲貴者。祀聖尊賢。敬老恤孤之類是也。禮有以少爲貴者。津要逢迎。酒席濫觴。貨賂公行之類是也。禮有舉之莫敢廢者。或因土俗所宜。如入鄉問俗是也。禮有不近人情。而實爲禮之至者。如舉國之人。皆若狂。而夫子以爲一日之澤是也。凡此處皆有天則。不容以意而輕上下之故。凡爲上官者。御其所屬。有必跪。有必揖。有必拜。有必留茶。有必留飯。皆禮所生也。在賢者固當破格優之。卽庸衆者亦不宜有意裁之。天下賢者少。庸衆者多。若待賢者出於例之外。待庸衆者不及於例之內。不惟庸衆者悲怒愧阻。而賢者亦且懼不敢當。恐養畜人材之方。不如此矣。故爲國者必以禮學道者必愛人。未有不愛人而能化人者。未有不以禮而能愛人者。書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少有忿疾求備之心。則

愛人之心，充拓不去矣。夫忿世之與憂世，忿不能之與於不能，其用心廣狹規模大小何如也。願兄之念之也，與維卿書。○先是拜湖北名賢傳之賜時，知門下獨契蔣先生道林也。蔣先生與先師呂巾石先生并爲漢門高弟，又曾於羅文恭集，卽得見所解格物說而喜之，及讀門下所爲傳，又其行誼純明如此，則蔣先生在楚中學者當爲國朝一人，又以見漢門諸君子，雖其風勳不及姚江，而篤行過之，是亦可以觀二先生然元之置不復論者久矣。夫學誠而已矣，其分數不同而明卽因之。孟氏而後明道誠且明矣，伊川橫渠次之，朱子又次之，江門別傳，蓋出濂溪堯夫之派，然無愧於誠者也。與其明不足也寧誠，則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其修朱子之業，而有功近代者乎。自新學興而學始難言，此元之所以有戒也。答郭夢爾大參書。○物有本末，而身其本也，致知而不以修身爲本，此致知所以遺格物，其去大學遠矣。身是在是而位亦在是，凡思而出位者，不素位而顧外，不正己而求人，皆邪思也。其以求止遠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夙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皆思不出位之說，皆止之說也。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未易言也。能慮能得氣象，故緩理會，且自顧知止入定何如耳。由反己而修身，由修己而忘己，則庶幾哉。管錢侍御。○足下志遠而興高，識端而守介，然默守此，充其未至，何患不及前賢，而猶皇皇於會講一節，何異走日中而避暑也。子曰：爲仁由己，孟子曰：仁者如射，李先生常憂學不傳元，但憂無可傳者耳。與徐客部題和。○往元初至吉州時，曾見廬陵鄉先生張公諱子宏者，論吉州人物，謂聞之故老，叟兒童公論，似求於貧中，若三羅是已。三羅者皆及第也，而能貧，此言庶幾近之。後因登匡山，有詩云：王匡旣仙去，遺跡山之阿。豈無一代雄，千秋名如何。貧人貧不死，富者空金多。吉州今代盛，人物在三羅。鄙意謂禮失而求諸野。

張先生之言或有據也。乃彼時諸公見此詩多不滿。姑以俟百世可也。足下謂必於學中尋人。殆未可草。草吾道自有正氣。世間自有真人。足下平心而徐察之。自見不當以區區一偏之言爲左券也。足下喜釋。釋自不妨。儒各自成家。正不必混而相借耳。白沙有言。儒與釋不同。其無累一也。足下蓋有志於是矣。而必尋人於講學。不但無益於儒。恐并其釋意而失之。況此邦九邑。講學大半就其講者士風。如足下所云。亦可概觀。復可使之轉令盛乎。必以講學尋人。與必以不講學尋人。均之有意。雖然。世必有不講而學不言而信者。雖未之見。不敢誣天下盡無人也。答汪吉州。○大抵一體與過化。實未易言。近世儒者動稱一體而侈慕過化。此不可以欺人。止欺己耳。楊子雲有言。君子思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爲今之學。未有不欺己者。其原生於以本體求道。而陋聞見。拙踐修耳。李卓吾道人名震湖澤之上。頗聞其旨。主不欺志。在救時可爲獨造。獨其人似過於方外。寡淵默之思。露剛狹之象。未言化俗。先礙保身。門下當善成之。幸勿益其僻也。夫儒與釋不同。而吾儒之中庸。與釋家之平等一也。不審道人亦有味其言否。耶。道人因焦太史與門下之雅。謬意不肖。乃不肖亦何敢無以報道人。惟轉致爲幸。蓋因道人既以自省。又恐其反與於今世談學之弊之甚。則關係不細耳。答劉方伯。○邇來士大夫上於速化之術。一以彌縫世情。諂上諛下。爲通才爲遠器。無論道理何如。卽本來稟受偏氣。亦消磨殆盡。猶然世共賢之。而彼亦若自以爲得計者。士風至此。可爲太息。夫理天而氣人。然氣亦所以輔理。自大賢以下。氣不能無偏。氣存而理猶有存者。故理失而求之氣可也。并其氣而喪之。且侈然附於非禮之禮。如世道何。答余司理。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楊時喬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生時父夢至一夾室。有像設揖之。像設舉手答曰。當以某月日降於公家。如期而先生生。他日過學宮。見夾室一像。甚類夢中。則易主所遷之故像也。登嘉靖乙丑進士第。歷禮部主事。員外。尚寶司丞。南尚寶司卿。應天府丞。右通政。太僕寺卿。南太常寺卿。通政使。萬曆癸卯。陸吏部右侍郎。尋轉左。署部事。乙巳。大計京朝官。先生清執不殉奸相。給事錢夢臯御史張似渠皆四明。注意之私人。察疏上。四明以兩人之故。并同察者特旨俱留用。且切責部院。先生累疏求去。己酉三月卒。官贈尚書。諡端潔。先生學於呂巾石。其大旨以天理爲天下所公共。虛靈知覺是一己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以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斯爲儒者之學。若單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窮夫天下公共之理。則入於佛氏窠臼矣。其與羅整菴之言心性無以異也。夫天之生人。除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別物。虛靈知覺之自然。恰好處。便是天理。以其己所自有。無待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無差別。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爲公共。一以爲獨得。析之爲二。以待其拈合。恐終不能拈合也。自其心之主宰。則爲理一。大德敦化也。自其主宰流行於事物之間。則爲分殊。小德川流也。今以理在天地萬物者。謂之理一。將自心之主宰。以其不離形氣。謂之分殊。無乃反言之乎。佛氏唯視理在天地萬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卽理。則自不至爲無星之秤。無界之尺矣。先生欲辨儒釋。而視理與佛氏同。徒以聞見訓詁與之爭勝。豈可得乎。陽明於虛靈。知覺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釋界限。而以禪宗歸之。不幾爲佛氏所笑乎。陽明固未嘗不窮理。第其窮在源頭。不向支流摸索耳。至於敝目反觀。血氣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測之。與陽明無與也。

聖門以盡性爲教。而辨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異。其能盡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繼善成性。理之一也。其不能移者。智愚上下之間。氣質稟賦不齊。形生知發。善惡萬類分之殊也。是故善反其殊。以復乎初。繫於習。馴而習之。則變變而已。則化。氣質變化。乃人欲消息久之無欲而一。斯靜虛動直。而天命之性全盡。乃今之爲道者。祖真覺是性。見解爲病。禪詮日析。自謂至精至妙。藉言致知。而文以窮理窮此。盡性盡此。至命至此。儻侗之說。高標之爲聖學的傳。而冒當乎精一一貫。聞者喜其簡徑。競相崇尚。附和遂置。氣質於不復論。況能進而求所由變化之功哉。諱其行。卒任氣質。而墮於智慧自便。私意自執。猶兀然直。命曰道。呂中石類稿序。○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釋言之物。卽中庸爲物不貳。體物不遺之物。天下公共之理。人所同有者。格者貫徹至極無間之謂。惟其爲公共同有。故格之卽格。知爲人虛靈覺識之知。一己所獨得。人人所同然者。致者推究至極不遺之謂。惟其一己獨得。故致之卽至。故曰致知在格物。在者明知物之一致格之功。相貫亦一也。惟其能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至於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而后者明心物之一格至之驗。相因亦一也。惟其知至。乃知起於意。而后誠意發於心。而后正心。主乎身。而后修則在己者。身處乎家者。而后齊家。近乎國者。而后治國。盡乎天下者。而后平。則在人者。此爲舉綱率目。由己及人。操約該博。謂之一貫。如物未格。知未至。乃其資性明敏。踐履篤實。凡日用所由。恆在乎物之中。未必知能及。亦可謂與知。自此以其所知。意亦誠。心亦正。身亦修。家亦齊。國亦治。天下亦平。究竟其極。如孟子伯夷聖之清。柳下惠

聖之和特不若時中之大成。故曰道體則一。人體道則二。及其歸則一也。近有絕不聞道。祇得禪宗。指人心血氣虛處爲善。靈處爲知識。合名善知識。以善易良知。易知合名。以孟子良知。卽不以虛靈中識覺。推極貫徹乎物。祇斂目反觀。血氣凝聚靈處。生照卽識覺。卽見地。卽徹悟。卽知至。虛中一無所有。靈中知識一無所用。凡生知學。知默識。聞知見知。一無所爲。又見格物二語。爲大學首言不可置。乃以格去物欲。卽物格。全此虛靈。卽知至。凡中庸爲物不貳。生物不測。體物不遺。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皆不相蒙。悉以外物名之。不俟工夫階級。謂萬物盡屏。心知炯然。旣得一萬事畢。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揆其實。乃率意卽誠。任心卽正。從身卽修。家國天下由我操縱。卽齊治平。卽不齊治平。亦不必問於虛靈中。爲物欲潛滋暗長。恣肆妄行。皆直任爲道。不必潛修禁止。一禁止卽遏抑。遏抑卽外求。以此立門戶。聚朋徒。標之不過二語曰。心知卽道。口講卽學。止矣。大學定本古本石經三序。○易言窮理分析乎理之謂。大學致心之知者在格。萬物萬理。本於一物一理者。意相同。故舉以爲釋。未嘗謂隨萬物而一一窮之。今觀傳注。未有此語。新學惟取人心血氣中虛靈知覺者爲立大。爲養端倪。爲體認天理。黠者又取善知識之說。合取大學致知。孟子良知二語爲言。其功卽反目攝神至心。卽知至。亦卽物格。不必別言致言格。乃以大學言格物不可背。不得已。或指爲格欲。爲正事。爲至物。格知物有本末之物。或以明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或以格不生不滅之物。又以先王禮樂名物典章法度爲非作聖之功。增雜霸藩籬。訓詁記誦。聞見。皆致格中事。一切指以爲名。爲博爲侈靡。而文致之。支吾籠罩。轉換備伺。難以測識。自來不師先王非孔子。一見於秦。再見於今。大學曰四體文集註序。○道原於天命之謂性。性則與形俱形。形而

有上下。形者氣質之謂。上者道之謂。一理是也。以其不可見。故謂之上。惟上故難知。下者器之謂。日用萬殊是也。卽一理之所散者也。以其可見。故謂之下。惟下故易。由合上下言。皆心之德。故曰道亦器。器亦道。是故生知者。氣質精粹。天性湛然。默識此道。謂之上智。中人以上。氣質美者。於性明。可以語上。以上使之。卽知之。中人以下。氣質次者。於性蔽。不可以語上。以下使之。卽由之。以上下言。知者道。由者器。以道亦器。器亦道言。則知者固道。由者亦道。如由之中。有學有困。而學則蔽。徹明開。幾疑語上。是卽下學而上達者。惟終身由不學。故不知。民斯下之下。將所由者盡悖而去焉。民斯愚之。故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至下愚。而其初命於天者。則在所謂不以聖豐。不以愚嗇。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斯爲孔門立教之法。周衰。世教微。儒行壞。迨漢武表章六經。儒行以顯。唐宋間。嘗有嗣興。顧崇信不純。權術虛無雜用。而虛無特著。凡事佛老者。爲虛無。事孔子者。爲儒。若鼎立者然。未始混淆強同。亦首孔子次佛老。未始凌駕獨宗。師孔子者。自稱吾儒。宗佛老者。自稱吾玄。吾釋。未始援假遮飾爲名。斯皆昭然易見者。數十年來。忽有爲心學者。於佛氏嘗卽心。而見其血氣凝定。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名之曰善知識。自稱上乘。遂據之爲孔門所語上。而蔑視下學之教。爲外求。又得孟子良知兩字。偶同。遂立爲語柄。以論學。終日言之。不外乎人各有知。知本自良。數言。又以心卽理。而不交於事物。專於在腔子之內。一斂耳目。聚精神於此。卽謂之致。一涉於理。交於事物。謂屬於見聞。而非本來之良。卽謂之不知。致知者。今以佛氏之說。混淆強同。又凌駕獨高。援假遮飾。以爲名。其實非孔門所謂知。非孔門所謂知。則自謂有知。而實不可語知也。乃其立教。亦欲人自謂有知。不必窮經讀書問學。假聞見以遮迷其良。則是舉世皆上達而無下學。民皆可使知。而無復有使由。



者。是爲陽宗孔子實與之悖。而陰用佛老。襲以權術。實與之一矣。且孔門未嘗以知爲道。以知爲道。惟佛氏觀孔子曰知之曰知道。知德知止知天。孟子曰知愛知敬。凡言知卽指心。凡言道言德言止言天言愛敬卽指理。是故知者知此道。道卽理。孟子曰覺。後儒曰悟。亦覺悟此道。析言之。知卽大學之謂致知。覺悟者豁然貫通。卽大學之謂物格。合言之。知覺悟乃明此道而相因之名。其實一也。故曰孔門未嘗以知爲道。乃佛氏卽心而見其血氣凝定。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析言之。虛靈之謂知。生慧之謂覺。洞徹無際之謂悟。合言之。知覺悟者。乃斂耳目聚精神。間所見腔子內一段。瑩然光景之名。其實亦一也。觀其以是卽理而不交於事物。故曰以知爲道。惟佛氏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竊亦曰。今之學者。未嘗知道。以其外之。況孟子言良者。自然之謂。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然。知愛敬仁義之道也。佛氏言善者。神通自在。不可思議。無上至妙之謂也。今不以良爲自然。而以爲神通。又獨挈良知遺良能。則外行。夫知旣與孔孟言良者異。又外行。則行亦異。知行並異。是別爲一端。則又不肯以別爲一端。自居。而曰知行合一。凡物惟二乃合。今以本一者。而曰合。是欲一之而反二之也。又諱言佛。嘗關乎佛。關之。惟以其外人。倫不耕。食自私。自利爲言。此在釋氏誠爲外跡。與其在人倫者小異。而其所論道者大同。今獨據其大同。而獨闢其小異。安可因其小而信其大哉。卽佛者聞之。亦惟以其阿祖罵佛。故智反不之校耳。願此猶前時爲然。今則不惟不諱不關。且直以佛氏之說爲孔子之說。又以佛在孔子之上。倡言自恣。棄行不願。其人在孔門。必揮而斥之。乃其傳聞者。不察其真。遂以爲真。聖學說者。列而進之。與先儒並。令天下後世。謂當世理學。其人若此。深可懼也。孔子像碑。○心性者。佛老皆言之。先生首以思孟。宋儒周程張邵所闡明詳發之。其大

旨以虛靈知覺之謂心者。主於形而囿於形。我所有也。天命之性者。太極一本。萬物一原。敬軒薛子謂天下公共之理。汪子謂天也。理也。天下之公共者是也。氣質之性者。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汪子謂性於形體。乃有我之私者是也。性具於心。心生乎形。形之謂氣質。而亦謂之性者。謂其有則俱有。非二言之。惟變化其有我之私。至公而無我。天性復初。氣質不累。乃性曰天性。而不復以氣質並言也。此謂之儒宗。佛自達摩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卽禪宗。似儒非儒。故闡之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則不識性所從出之天。卽謂之命。曰。只認知覺便做性。則不識心所具之理。卽謂之性。佛氏以心無理。又無蔽。不得不以理爲障。障一去而方寸中空蕩蕩。若無星之秤。無界之尺。事至不能揆。不得不以事爲障。以理爲障。故不言窮理。以事爲障。故不言敬事。而惟此虛靈知覺在腔子內者。炯然灑然。無念無著。其工夫則止觀空悟爲一。悟便是卽爲了當。自此隨意見所起。不分真妄。皆本來面目。執爲欄柄。直豎而往。操縱作用。無不自由。上天下地。惟我獨貴矣。先生以孔門下學而上達爲教人成法。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申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自此辨明教立。學者所得明也。近歲有膏肓。其書旣因養生契禪。悅見此心知覺之妙。遂自稱悟。揭之爲良。曰。道在此不在行。六經不在載籍。妙道自己而發。先聖先儒。弗及傳註。皆差。因取精一博約一貫忠恕格致克復中和盡心知性知天諸訓。一認爲己所有。欲以易天下。見其惟傳註是從。不詆之則己說不伸。乃詆所闡教法爲末務。主敬爲綴。格物窮理爲支離。爲義外。爲俗學。鄙傳註爲訓詁章句。非讀書爲遠人爲道。於是併經書原文各據胸臆立解。不宗本旨。其漸不至於背經棄傳絕篋聖言不止。薛子曰。程朱大有功於萬世。又曰。後人於朱子之書。不能

遍觀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術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朱晦翁碑。○來教以天命之性爲虛靈不昧。譬則日月之貞明。氣質因依假借迷復不常。譬則浮雲之聚散。雲聚而日月昏。雲散而日月炳。於日月貞明之體。未始有所損益者。竊以天氣地質具而後生人。固聖愚賢不肖所同稟。特其中有清濁純漓之異耳。所貴學者澄濁求清。去漓還純。乃所謂變化之功爾。孟子形色天性。惟聖人踐形厥旨深矣。苟以氣質爲浮雲。則是謂其祇有濁漓。而不謂其有清純。然則生知安行之聖。學知利行之賢。其有外於天地氣質而生。而人性上有二物矣。抑別有一種氣質。而非吾之所謂氣質者。又不然是天命自天命。氣質自氣質。而道之形下形上。截然可分爲二。至於指天命之性爲性靈不昧。此近世諸儒同以爲然。似同於佛氏昭昭靈靈見上乘之說。與聖門所指性與天道中庸以來性命皆殊塗異能。非愚生所知。與呂中石。○今學者只以講便爲學。以學便爲道。以道便爲心。故曰心學。今言格物者。以心卽知。以知卽物。一斂視卻聽。便爲心正。心正便爲知致。知致便爲物格。物格便爲道爲學。其詞儻侗不分。空寂難辨。遂使聖門曰心曰道曰學曰正。心致知格物。捏爲一團。其流之弊。令人空寂枯槁。祇成一個頑然之物。謹視來諭。謂統會斯道者。心以心體道。斯善學矣。又謂知非空知。必有一事。事卽是物。知中有物。物見於知。雖有知物二字之名。實爲一齊俱到之妙。可謂辨析至精。與舒隱聲。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王道字純甫。號順渠。山東之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山東盜起。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召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純正。可任官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辭。

歸嘉靖十二年。起南京祭酒。明年回籍。二十五年。起南太常寺卿。尋陞南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又改吏部而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定。先生所論理氣心性。無不諦當。又論人物之別。皆不鋼於先儒之成說。其識見之高明可知。但以孟子執情爲性。不足以服諸子。孟子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卽性也。舍情何從見性。情與性不可離。猶理氣之合一也。情者一氣之流行也。流行而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無殘忍刻薄之夾帶。是性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先生言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不知情之遷。遷於外物耳。當其無物之時而發之。何嘗不仍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乎。其不遷也明矣。今必欲於四端之前。求其不可知。不容說者。以爲性。無乃復鋼於成說乎。先生初學於陽明。陽明以心學語之。故先生從事心體。遠有端緒。其後因衆說之淆亂。遂疑而不信。所疑者大端有二。一謂致知之說。局於方寸。學問思辨之功。一切棄卻。夫陽明之所以致知者。由學問思辨以致之。其萬死一生。皆學問思辨也。先生既知心體之大。而以事心者爲局心。其亦自相矛盾乎。謂良知是情之動。於本然之體已落第二義。夫陽明之所謂良知。不曰未發之中乎。以念頭起處。辨其善惡者。此在門弟子之失。而加以之陽明不受也。先生又從學甘泉。其學亦非師門之旨。今姑附於甘泉之下。

順渠先生文錄

或問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理氣之別何居。曰。奚別之有哉。盈天地間。本一氣而已矣。方其混淪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極。迨夫醞釀既久。升降始分。動而發用者。謂之陽。靜而收斂者。謂之陰。流行往來而已。卽謂之道。因道之脈絡分明而不紊也。則謂之理。數者名雖不同。本一氣而已矣。天道說。○理氣不雜不離。

之說非歟。曰：非也。黑白相入曰雜，彼已相判曰離。二也。氣之脈絡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爲物不二也。雖與離不可得而言矣。同上。○人物之生，孰形之曰氣，爲之形，孰性之曰氣，爲之性。曰：氣爲之性也。理何居耶？曰：理卽氣也，而以爲有二乎哉？天地之氣，一陰一陽而已。陰陽之形而上者謂之道，而人物受之以正其性。陰陽之形而下者謂之器，而人物分之以範其形，道不離於器，而性卽具於形本。一氣而已矣。豈外此更有所謂理而與氣爲偶者耶？然則人物之別何如？曰：陰陽也。運而造化者也，運則不齊，不齊則通塞偏正生焉。通而正者，造人塞而偏者，造物。人性皆善，而有知，愚賢不肖之不同，何也？曰：天地之氣，稠縹停瀆，流行推盪，大而一世之否泰，小而一歲之災祥，上而日月之薄蝕，下而山川之崩竭，皆生於運之不齊也。況人於天地間，以有涯之形，囿有涯之氣，而其資生資始之時，或適感天地，偏陰偏陽，與夫陰陽之乖戾者，則其既生之後，通者有時，而或塞，正者有時，而或偏，偏有輕重，塞有厚薄，而知愚賢不肖之等分矣。性說。○自南宋崇尚道學之後，其學未嘗不行於上也，而卒不能收善治之效，未嘗不傳於下也，而卒不見成命世之才，由今觀之，想望慶歷嘉祐之盛，韓范富歐之風，邈乎不可覩矣。况等而上之乎？道學。○性善之善，不與惡對，與惡對者，情之善也。孟子執情以爲性，故雖竭力道性善，終不足以服諸子之口。子由關之是矣，但欠源頭一句分明耳。蓋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情之善有對，而性之善無對。今概以爲無是無非，是以惡爲亦出於性矣。殊欠分曉。性善之說。○爲仁之本，是仁之本也。孟子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意正如此。本者根也，實亦根也。孝弟爲仁之本。○朱子論性，千言萬語，只是一意，大抵謂人與物所稟之理一般，但人之氣清能推，而物之氣濁不能推耳。敢以一言難

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其氣之清明。視世之常人何如。然常人於四端五典雖不能全。而亦不至盡廢。四物雖靈。曷嘗見有彷彿於人者哉。就此處觀之。可見人與物之情合下不同矣。故孟子闢告子以牛犬之性與人不同。正於此處看得明白耳。性學。○聖人所示學問思辨之功。皆是發明此心。以恢復其廣大高明之本體。所謂如切如磋也。而世儒乃欲以此窮盡天下之理。不知理者吾心之準則。孟子所謂權度。心爲甚者此也。心體苟明。則權度精切。而天下之長短輕重應之而有餘矣。豈待求之於外哉。爲學。○所謂物者。指外物而言。卽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所謂格者。以扞禦爲義。主溫公之說。格物。○孟子後千載無真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戚然。姑就漢一代之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遠在季路冉有之上。而丙又入德行而不優。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而隱居於遼東。一年成邑。陳太邱荀令君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冉閔之次也。其諸表表難以悉數。三國人才尤盛。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真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批林國輔講餘答問。○宋自慶歷以前。英賢彙出。當時治體風俗人才。皆純龐渾厚。於時程朱未生也。亦曷嘗如長夜。直待程朱出而後明哉。○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謂理也。義也是。義理皆在於心矣。皆在於心而有二名。體用之謂也。今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則是用由內出。而體全在外具矣。不知體既在外。用何自出哉。謂之義外之見也。亦宜。二條同上。○天理平鋪於人情物理之間。舜之所以爲聖。不過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所貴乎學問之功。正要在日用應酬人物處。觀其會通。動中肯綮。如庖丁解牛。洞無疑滯。然後爲德。少有扞格齟齬。卽是學力未至。便當反己研求。務要推勘到底。使在我者無

毫髮之不盡而後委外之通塞於所遇焉。答魏莊渠。○陽明先生致知之說大略與孟子察識擴充四端之意相似而實不同。孟子見得道理平實廣大如論愛牛便到制民常產論好色好勇好貨便到古公劉文武之事。句句都是事實所以氣象寬裕意味深長。陽明先生所見固存省之一法然便欲執此以盡蓋爲學工夫大易所謂學問辨中庸所謂學問思辨論語所謂博文約禮好古敏求學詩學禮一切棄卻而曰爲學之道專求之心而已是幾於執一而廢百矣。答朱守中。○若論道之本體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渾然一理何所分別吾心體會盡天下之理亦只是全復吾心之所固有而已。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卻只在盡心焉得之則心體之大可想而知矣。今乃欲以方寸之微念慮之動局而言之不幾於不知心乎。不知心而能盡心不盡心而能知性知天而曰聖人之學吾未之信也。同上。

次陽明詠良知

若把良知當仲尼大清卻被片雲迷。良知止是情之動未動前頭尙屬疑。○獨知還是有知時莫認獨知卽正知尋到無知無物處本來面目卻爲誰。○本來面目卻爲誰絕四宜尼定自知學子欲尋絕四處不先格物更何爲。○孟子良知卽四端乃情之發動處其以孩提言正赤子之心而程子以爲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陽明指此以爲聖人之本體落第二義矣。○格扞格之義禦之於外也物物交物之物凡外物皆是也。格物卽孔子所謂克己孟子所謂寡欲周子所謂無欲也。格物以致知猶刮垢以磨光也。物格知至則垢盡而明見矣。

卷四十三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傳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則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證明此學也。否則爲僞而已。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梟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楨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屨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燾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橋

諸儒學案上一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交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爲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袞。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旣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

百四十七人。南渡謚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友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尙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源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駁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舉咎王室也。况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豈皆已甚之所致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是有定論也。

雜誠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同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

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於心。見於事。出而不置。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執迂也哉。○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警。秦漢之治。其警也。與不師古而警之師。孰謂之非警也。○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爲子孫者。欲其怒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頏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頏者惡之符。○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不作於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

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銜，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鈎撫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詭託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奚由亂。○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債事也。故君子尚樸而不尚華，與其詐也，甯木。○仕之道三，誠以相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狗乎人。狗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

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篲也。故枕由寢苦。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心之不忍於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感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音祭。○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姜里匡人之屍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

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非義之利。脂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王周公而不若商君乎。○人或可以不用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甯死。○尙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蠶盡易盈。以其挾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政之弊也。使天下尙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尙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解者。爲難。○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趙謙字搗謙。初名古則。餘姚人也。秦王廷美之後。降爲農家。就外傳於崇山寺。達旦忘寐。年十七八。東遊。受業天台鄒四表之門。四表學於張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洪武十二年。徵修正韻。已別用爲中都國子典簿。然以其說授之門人宋燧者。多採入於正韻。在中都。又以同官不合而

罷歸築考古臺。讀書其上。謂六經子史。歷代闡發有人。惟音韻之學。世久不明。乃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二十二年。召爲瓊山教諭。黎蛋之人。皆知向化。稱爲海南夫子。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廣城。年四十五。先生清苦自立。雖盛夏。祇穿布衣。躡蹻走百餘里。往來問學。嘗雪夜與門人柴廣敬劇談。既乏酒飲。又無火炙。映雪危坐。以爲清供。其著述甚多。而爲學之要。則在造化經綸一圖。謂其門人王仲迪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又讀武王戒書。而惕然有感。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後世眇末小子。其敢事事不求之心哉。既以古篆隨物而書。又銘無所用器物之末。有銘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也。其時方希直氏亦補註戒書。以爲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蓋從來學聖之的。以主敬爲第一義。先生固與希直善。其講之必有素矣。盧陵解縉嘗銘先生之墓。謂其力學主敬。信不誣也。今大紳文集。既失此文。而先生著述亦多散逸。萬歷間焦弱侯所表章者。僅先生字學之書。某幸得此於其後人。故載之於右。

造化經綸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乾道成矣。靜而生陰。坤道成矣。陽變陰合。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一皆自然之天也。邵子心爲太極。蓋造化之一氣。卽聖人之一心。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矣。故不免由靜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身。安其業。然人不見其迹者。以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不離靜。雖有而不舍無。彼萬物與萬民。齊見役說。戰勞於其間。而不自覺。故曰。帝出乎震。成乎艮。帝者。豈非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乎。夫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者。舍

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性者仁義禮智是也，情者喜怒哀樂是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墜。此心之所主，顧不重乎。學者誠能時時省察，念念不忘，而使道心常爲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寂然不動之時，當與造化同其體，及感而遂通，自然與造化同其用。斯其所以爲三極之道。三極者，三才各一太極也。洪武甲戌秋七月，旣望餘姚趙謙謹識。

〔仁〕愛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元〕

〔孝〕存則承顏養志，愛敬不忘。沒則慎終追遠，繼志述事。慎行其身，不敢以遺體行殆。將爲善，思貽父母功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公〕老幼幼，舉斯加彼。物我不分，窮達一視。克伐怨欲不行，意必固我不立。

〔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所長者病人，不以所能者愧人，不念舊惡。

〔慈〕少者懷之，不獨子其子。

〔愛〕矜孤恤貧，隨力濟物。

〔寬〕納污藏疾，犯而不校。

〔厚〕德必報，怨不讎。故舊不遺，篤序姻親。成人美，掩人過。

〔不仁〕

〔險〕設機穽，包禍心。陷人不義，中人凶禍。



〔忍〕害物傷人，幸災樂禍。

〔忌〕聞人才美而媚疾，見人富貴而熱中，凡以勝己爲不滿者，皆忌也。

〔刻〕督責太苛，自忍中來，措克無艾，自食中來，念怨不忘，敗人之善，成人之惡。

〔薄〕喜聞人過，好言人短，忘恩負德，得新棄舊，輕訾毀，好攻訐。

〔克〕多尙人不遜善，事功欲自己出，議論專好己勝。

〔躁〕不耐激觸，不能容忍，自穉中來。

〔私〕立物我，分町畦，凡事只求自利。

〔褊〕氣宇狹隘，不能容物。

〔暴〕任情恣橫，挾勢馮陵。

〔義〕宜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利〕

〔直〕志氣不屈，不撓，詞色不佞，不諛。

〔弟〕敬兄友弟，恭老尙年。

〔正〕任理而行，不爲阿比，安命守分，不肯苟求，凡出處語默，進退屈伸，剛柔寬嚴，好惡取舍，從違避就。

貴審其宜而不失。

〔自反〕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剛〕乾健篤實，不爲物撓，富貴貧賤，不淫不移，威武不能屈。

〔介〕確然有守。不爲俗變。

〔廉〕見得思義。分無求多。

〔勇〕見善必爲。知過必改。

〔不義〕

〔貪〕貨殖玩物。貪名逐祿。不務自守。動輒有求。

〔吝〕不濟人之財。當予者不予。但有矧忍戀惜之意。不教人以善。所有則隱蔽。惟恐他人知之。

〔憂〕患貧畏禍。昔人謂禍患之來。只有個處置。若過於憂。是無義無命也。

〔佞〕脅肩諂笑。巧言飾語。擊跪曲拳。凡冀以逢迎投合人意。向者皆是。

〔欲〕耳於聲。目於色。口於味。鼻於臭。四肢於安佚。

〔懦〕柔而無立。隨俗浮沈。自守不堅。屈於威勢。

〔偏〕不求中正。好惡任情。

〔鄙〕計瑣屑。甘猥賤。自吝中來。

〔悖〕執己自是。違衆從欲。

〔比〕不顧是非。徇情黨物。

〔怨〕不安義命。不務反躬。一切歸咎於天人。

〔禮〕恭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亨〕

〔敬〕正名辨分。敬老崇賢。居處恭。執事敬。內則攝思慮去知。故凝然主一。而無適。外則正衣冠。瞻視儼然莊重而不慢。

〔謹〕不侈然自放。不軒然自得。言不輕發。事不輕舉。不出位而思。不怨天。不尤人。不居下訕上。務隱惡揚善。避嫌疑。審去就。不許以爲直。不微以爲知。

〔讓〕辭尊居卑。推多取少。慮以下人。善則稱人。

〔謙〕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無禮〕

〔驕〕挾富貴以自恣。恃才美以爲高。常有欲自表意見。便有伐在其中。常有陵壓人意。便有矜在其中。

〔侈〕大室廡。華衣服。盛車馬。美飲食。精器用。越制度。不安分。

〔誕〕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

〔粗厲〕氣象兀突難親。

〔簡〕接物不委曲。與人無恩義。

〔放〕簡賢德。侮老成。自處放肆。待物輕率。

〔智〕別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貞〕

〔窮理〕博覽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凡大而天地之理。微而事物之故。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狀。近而人物賢否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無一不當致知。疑事毋質。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知。

〔待人〕不逆詐，不億不信，又當先覺，不可受人之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親賢人，遠小人。

〔知人〕識別邪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處事〕別是非，辨可否，審利害，計始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知言〕眞僞忠佞，貴於辨察。

〔知命〕貧富貴賤，甘於自然。

〔明〕不讀非僻之書，不爲非禮之視。

〔聽〕不受浸潤之譖，樂聞讜直之言。

〔無智〕

〔昏〕於事不審是非可否，於人不識誠僞善惡，遠賢人，交小人。

〔淺〕以小小得喪爲利害，以小小毀譽爲榮辱，以小小逆順爲恩怨。

〔固〕拘方泥曲，執滯不通。

〔陋〕安於卑陋，不務廣覽博取，以長見識。

〔滿〕器識褊狹，不能自屈，矜驕傲世，侮慢才德。

〔巧〕好穿鑿，微以爲智。

〔不明〕溺亂色，觀非僻之書，視非禮之物。

〔不聰〕諱聞過喜諛佞惡正直。

〔輕〕事不詳審而妄爲言不詳審而妄發。

〔浮〕不敦篤。

〔信〕

〔存心〕眞實無妄。

〔盡己〕言願行行願言。

〔盡人〕循物無違。

〔極誠〕爲人謀而忠與人有終始體道無虛僞。

〔不信〕

〔詐〕虛言罔人置行炫耀。

〔欺〕食言僞言大言行事不確實爲人不親切有失自蓋藏。

〔矯〕心迹不相副沾沾以求名。

〔譎〕多機關挾術數務詭隨易反覆。

已上諸條原在圖內今另書於外以便觀者。

考古續戒書。

有攸爲罔稽乎得失有攸行罔覺乎凶吉惟爾德之至神惟爾道之至一凡民有疑惟爾質著銘。

德惟一動則吉行靡中動乃凶神之敬之伊泰筮之庸習格銘

馨爾德容以塞葦斯革香鼎

山爾立匪岌岌邇余習筆架

昏明之異爾用爾乘永昭爾之德予夜無寐書燈

竊而深藏乃密廓有容隨所出書院

正其心良其背畏無聞慎無視允守茲哲可企蓋銘

大哉聖謨於爾儲奠之粵之匪他圖書府

抒厥衷善則紀乘有恆致敬此笏銘

安毋忘危樂毋忘悲毋曰無知天監於茲毋自欺楹銘

齋爾宿慎爾獨毋安爾寢縱爾欲枕銘

錦爛如災厥軀綈疏温安以存衾銘

簞食豆羹莫之與爭羞珍食玉其或顛覆鼎銘

戒爾盈盈易傾守爾中中有容水注

爾之則符心德長短不齊惟所適度銘

毋苟入毋苟出括汝口時無失齒銘

待時而動隨時而靜動靜惟其時執執其柄扇銘

利若鈍剛而巽。惟所致曷有困。錐銘。

上無諂下無瀆。慎所與乃無辱。名刺。

諸爾鳴。宣乃情。永協韶之成。毋爲鄭之聲。琴銘。

溫而潤。惟爾德之蘊。端而方。惟爾德之誠。虛而質。是以容斯實。觀民。

黑所致白亦緇。欲有所染其慎之。墨銘。

槩而敦。質而文。紀厥善。余所遵。圖書。

方而式。廉而直。覆渠循常。契余德。界方。

藏厥機。勿妄開。彼其不齊。爾乃裁。書剪。

不偏倚。惟爾德之宜。正直如矢。隨所之。筆式。

仰彼則重。俯此則輕。俯仰咸匪常。惟執厥中。乃爾程。權銘。

或欵或盈。罔攸式。哀多益寡。爾作極。量銘。

安爾裘。蓄爾質的。然於外。甯藏於密。筭銘。

坦而夷。無欵無危。習於茲。敬而勿馳。簡版。

疑所決。庸而濶。永丹厥心。毋爲紫奪。朱合。

晨而興。謹斯櫛。毋以養望爲爾逸。櫛銘。

勿爲所染。而自緇。日新又新。當自治。墨池。

毋苟汙難復去點子。

匪欲其華匪逞其奢欲觀古像致厥家畫又。

彼有所染庸爾革彼而不整庸爾澤革如澤如爾之德研高。

夫惟靜動罔不正夫惟重無怠無縱靜兮重兮敬德日躋歷石。

懸爾形著厥名永綱紀吾聖經書鏡。

執斯七毋忘秉耒饁鬻於是以療余餒七銘。

操斯柄亂斯正論銘。

壘寸成尺如彼積德中銘。

觀爾和豫範我規矩趨行抑揚於是度佩銘。

山削爾形惟亂風是屏毋蔽厥明屏風。

視彼壺庶乎屢空視茲矢庶乎直躬心端體正遐不中壺矢。

用則張舍則藏用張舍藏諒比陰陽蓋銘。

毋曰內可闕乎外毋曰外不見其內緊內外無二惟明德之大嚴銘。

柔而平方而正是藉是凭以彰我名印學。

子爾形燭聖經學欲緝熙遵爾高明燭髮。

去茲塵如垢去身如惡去心其日新尾拂。



折旋中矩。處彼得所。印菴。

齒易雪。心難潔。痛刮礪厲工。毋歇。牙刷。

太剛則缺。太銳則折。和爾剛銳。以解余結。銷鋒。

# 明儒學案

## 卷四十四

### 諸儒學案上二

####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澠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大原彭宗古。遠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廻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爲所動。父敬祖。爲善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爲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開邪之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偷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爲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請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邢端修五獄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拜。梓潼神。先生以爲諸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先生感痛以折之。諸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訕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

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以太歲土旺爲言。先生明其謬妄。時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斂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之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爲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爲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爲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沈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沈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曰。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耳。

語錄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心者神也。神無方所。視聽言動。一切感應皆是。○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看此語。便見先生之學。○事心之學。須在萌上着力。所謂萌。卽易之幾。學庸之獨也。○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與學聖之事。主於一心參看。○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先生爲學。嚴密如此。○吾輩做事。事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失。○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儆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非禮勿視。則心自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能真知其義理之味之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有。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學聖希賢。惟在至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無欲便覺自在。○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尙不能成。况可學聖人耶。○受道者以虛心爲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而莫非生道。○得一善。還一善。得一能。還一能。是謂道聽塗說。○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自見也。○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知學則知中節。而動無不善。○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人皆有之。第日用不知不自作主宰耳。非道遠人也。○爲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濫。則

爲人欲。自是克念則爲聖。自是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道。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眞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眞。道眞我所固有者。先生此言。欲毋專泥書冊耳。○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爲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爲可尚也。○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纒觸。卽動。所應。初無蹤跡。可尋捉處。

太極圖說述解序略云。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眞至當歸一之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

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問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撥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太極圖說辨戾文略云。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亦不異焉。又觀語錄。卻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爲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

## 卷四十五

### 諸儒學案上三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約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爲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召爲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劾

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衛在萬山中。歲苦瘴癘。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右遷含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常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爲李文毅時鸞。薛文清。故操行亦相似。

海涵萬象錄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汴爲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道有體用。體卽理。用卽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姻任恤是也。○道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循理行。○在天爲理。與天常存。在人爲性。氣散則亡。○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仁卽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卽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命也。氣數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須考視而知。難意度也。○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爲性。理從氣發爲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天地間生生不息爲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便是不仁。○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

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學者驚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論心論性。卻全不識道。○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能知道。○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兢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盜銓曹。汗蠹民社者。多此途也。爲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爲藩臬。閫司之吏。中等爲各郡吏。下等爲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黠之風矣。○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邵子曰。非道而行。

經書補註

格物格字。當訓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乎身心。物之大者。莫過乎家國。天下人之所學。莫非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然事物莫不有理。而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理具於吾心。學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訓爲至。則爲物至而後知。至不成文義也。大學此說。已在新疏伯之前。○告曾子以道。言一理貫萬事。理卽體事。卽用。告子貢以學。言一心貫萬理。心者氣之靈。理者心之德。以下論語。○一日克己復禮。以一日成功之大綱。言而勿以日日用功之節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寇生發。日日裏當克勝他。及至一日盡克勝了。而復卻好地方。則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卽此一日義同。



○天理寓於人曰性。猶源泉入於川曰流。然理無不善。而人之氣稟有清濁。泉無不潔。而川之泥質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氣之清濁未甚見。及其長而習於善。則清者愈清。習於惡。則濁者愈濁。如川之始達。泥之澄渾未甚分。及其遠也。積於沙者。則澄者愈澄。汨於泥者。則渾者愈渾矣。故性近習遠。○浩氣是心窩中一點虛靈之氣。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則心無愧怍。而天理純全。斯可識浩然之氣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此浩氣塞於天地之間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氣之主也。卽所謂志帥也。道者事理之當然。氣之行也。卽所謂道路也。以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物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處物合宜。卽義也。此之謂體用。○堯典以親九族。卽齊家也。止謂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元。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殺下殺。旁殺而人道竭矣。豈有外姓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天之生人。有是事。則有是理。如視必明。聽必聰。色必溫。貌必恭。言必忠。而有卽必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人之有己行。此常事。故思此常理。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而好卽思也。蓋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體。故孔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爲大宗。其庶子爲小宗。若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祭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儀禮不同。○古者吉服殺縫。向外以便體。後王致飾殺縫。向內爲吉服。以外削外緝者爲凶服。○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几東祭時。佐食取黍稷。祝取鱓祭於直。而祭畢棄之。卽老氏所云芻狗也。今朱子家禮。乃束茅置沙於饌食前。酌酒似與古禮命祝祭酒意同。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今之神有土木偶之遺像。皆古人立尸之遺

意歟。

文毅羅一峰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峰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易多修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左諭德。諡文毅。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輟巽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綈袍。遇道殣。輒解以瘞之。嘗欲做古置義田。以贍族人。邑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嶄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要語

子路論爲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况直居其位而不讓乎。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皆以爲非也。榮以爵而不辭焉。人不以爲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柁可乎。○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爲非。今日使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爲非也。○居喪須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無路分說也。○進善無足處。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雖是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爲僞人所罔。○所以爲聖賢。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折衷羣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之吾心。致敬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五倫日用。以至辭受取舍。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君子視人。猶己以義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流俗雖不美。而天下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一。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爲我者。非人也。天也。○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顛頭顛存。而毛髮去者。何也。○誠曷終乎。土可入。誠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誠曷不息也。所謂生也。守之以死。死則終。誠不可得而息也。○所見專則所守固。○與其以一善成名。甯學聖人而未至。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官黃仲昭莊梟諫。上元燬火。杖闕。

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起吏部。乞休。冢宰尹文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本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弘治中起爲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虛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人人自以爲得師。正德初。致仕。轉南京太常禮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其學確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徹。望之龐樸。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燭照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涑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傳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云。

### 遺事

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耕跪迎。先生官祭酒。其子往省。道逢巡簡。笞之。知而請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太宰唐漁石出入徒步。人以爲言。漁石曰。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自後朴菴。絲竹澗。潘希曾兩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楓山祖居渡瀆。距城十五里。當事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則一飯。鷄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假借於族人。其後遷居城中。小樓二間。卑甚。先生宴坐其間。每作文時。繞行室中。其冠往往觸梁。塾角。先生不知也。○先生田祇二十畝。而家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宅後爲天福山。一日勾人者過其門。其人奔入。取道至山而去。手力疑爲先生家匿之。先生卽令其逼索不得。手力亦從後門去。先生與夫人略不動色。○每歲宴其

門人二次清明冬至祭祀之餽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先生自專一席。若門人續至。專席已罄。則夫人自出益之。朴菴先生之姪也。其質朴略相似。先生聞其歸家。尚有羸俸。卽爲不樂。朴菴亦有慚色。

語要

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心小。則萬理畢晰。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註。只遵聞行知。於其門人語錄。芟繁去蕪可也。○桃符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茶墨衝門庭。○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便自警拔。○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然後庶事可舉。○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下此一泰一否。爲氣運所推盪耳。○窮理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不苟始。○居敬於專一。上見功。○應璋問學。先生曰。勉齋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盡之矣。

原學

人生而靜之謂性。得乎性而無累於欲焉之謂學。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加。不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損。學有純正偏駁。而於性未嘗雜。性本不學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學。性之動於欲也。學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願戕夫性學之失其原也。蓋人之性也。卽天之命也。於穆不顯。命之本體。而四時五行萬化出焉。至靜無感。性之本體。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體藏於寂。妙用通於感。運之於心爲思慮。發之於身爲貌言視聽。施之於家爲父子昆弟。措之於國與天下爲君臣上下禮樂刑政。以性爲有內也。何性非物也。以性爲有

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體。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據此之謂得。履此之謂道。學此之謂學。勉之爲賢。安之爲聖。堯曰。執中。明其體之無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體之無所雜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誠。孟子曰。盡聖學相傳。千古一脈。一性盡而天下無餘事。天下無餘學也。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後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而卒不能勝之者。學之不明。性之未盡也。老氏以無名爲天地之始。無欲觀人心之妙。無爲爲聖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則又生其心於無所住。四大不有。五蘊皆空。其道以性爲心之體。吾惟修吾心。鍊吾性而已。明吾心。見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外也。是以其學陷於自私自利之偏。至以天地萬物爲芻狗。爲幻化。棄人倫。遺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焉。今之學。則又異於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淪浹而不可解。傳訓話以爲名。誇記誦以爲博。侈辭章以爲靡。相矜以智。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身心性命。竟不知爲何物。間有覺其謬妄。卓然自奮。欲以行能功實表見於世。則又致飾於外。無得於內。莫不以爲吾可以修身也。可以齊家也。可以治國平天下也。又莫不以爲吾不學佛老之夢幻。人世遺棄倫理也。然要其所爲。不過爲假仁襲義之事。終不足以勝其功利之心。其去聖學也遠矣。猶幸生於今之世。毋使佛老見之也。使佛老生今世。而見吾人所爲。其不竊笑者幾希。是求免於佛老之不我闕。不可得也。暇闕佛老乎哉。所幸真性之在人心。未嘗一息泯沒。而聖學昭然如日中天。敏求之精察之。篤行之。一切氣稟物欲。俱不能累。必求真靜之體。以立吾心之極。懲忿懲此也。窒慾窒此也。改過改此也。遷善遷此也。不爲佛老之虛無。不爲俗學之卑瑣。斯爲聖學也已。若曰。是性也。吾有自然之體也。不能戒懼謹獨以求必得。而欲以虛悟入。則意見之障。終非自得。縱使談說得盡。

亦與訓詁記誦詞章功利者等爾。而何以爲學也。

郎中莊定山先生景

莊景字孔暘。號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簡討。與同官章楓山黃味軒諫。鯨山杖闕下。謫判桂陽。改南京行人司副。遭喪。服闋不起。垂二十年。弘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瓊山丘濬嫉先生不仕。嘗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景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濬爲大學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長揖冢宰。遂補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尋病。遷延不愈。又明年。告歸。丁巳。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爲之駭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先生以無言自得爲宗。受用於洛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蓋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萬殊之間。煞是仔細。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林緝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卽如出處一節。業已二十年不出。乃爲瓊臺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自取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卽用得孤峯峭壁著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願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霍渭厓謂先生起時。瓊臺已薨。是誣瓊臺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門。九月入京。朝見。瓊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謂起時已卒哉。况是時徐宜興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瓊臺語人。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則其疾之至矣。安得謂誣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見之詩。白沙所謂百鍊不如莊定山是也。唐人白樂天喜談禪。其見之詩者。以禪言禪。無不可厭。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傍花隨柳之間。而氣象躍如。加於

樂天一等。錢牧齋反謂其多用道語入詩。不知定山其自謂知白沙亦未必也。

語要

聖人之道。貴無言而不貴有言。言則影響形迹。而無言則真靜圓融。若憤也而真見。若冥也而真趣。若虛寂也而真樂。彼以天得。而此以天與。極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聖人不貴有言。○吾之此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則有此理。使吾身有一理不盡。吾於父母之形。爲徒受矣。○浙人余中之過溪雲。以皇極經世之學授余。讀其書。至王天悅所謂推以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時日。而後富壽。必以某甲之年月。而後貧賤。以至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精麤巨細之事。無不皆然。而所謂福善禍淫。略無一二。余雖口唯其義。而心實不敢以爲學也。○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爲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瑩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羣妄自然退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用舍各中乎節。○屈原長於騷。董賈長於策。楊雄韓愈長於文。穆伯長李挺之邵堯夫長於數。遷固永叔君實長於史。皆諸儒也。朱子以聖賢之學。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凡四書五經綱目。以及天文地理律呂歷數之學。又皆與張敬夫呂東萊蔡季通者。講明訂正。無一不至。所謂集諸儒之大成也。豈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六經莫大於易。而易有陰陽也。方其無言也。易其於心。渾然無爲。及其有言。則孰爲陰。孰爲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傳之紙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自散也。四書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其於心。噩然無名。及其有名。則孰爲性。孰爲道。孰爲教。而性道教授受者。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自亂也。詩書禮樂春秋論孟。莫不皆然。○心非靜則無所斂。主乎靜者斂此心而不放也。心非敬則無



所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亂也。理非窮則無所窮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往年白沙先生過余定山論及心學先生不以余言爲謬亦不以余言爲是而謂余曰此吾緝熙林光之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世之好事詆陳爲禪者見夫無言之說謂無者無而無然無極而太極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無無也。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滯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實不同矣。○道無不在一大渾淪者散在萬物散在萬物者俱可打成一片而衆人則不知也。○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爲我兼愛虛無寂滅蓋足關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楊墨佛老之所無也。屬聯比對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立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吊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葬卒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也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朱子謂廬山周宜榦有言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蓋已深惡之矣。○天地萬物總吾一體臆草不除皆吾生意元會運世皆我古今伏羲周孔顏曾思孟皆吾人物易書詩禮春秋皆吾六經帝力何有太平無象皆吾化育。○天之生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鴛鴦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楨

張元楨字廷祥別號東白南昌人少爲神童以閩多書父攜之入閩使縱觀焉登天順庚辰進士第入翰

林爲庶吉士。故事教習唐詩晉字韓歐文。而先生不好也。曰。取濼洛關閩之書讀之。授編修。成化初。疎請行三年喪。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人厚俗與當國不合。移病歸。家居二十年。益潛心理學。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陞南京侍講學士。終養九年。召修大明會典。進翰林學士。侍經筵。上注甚。特遷卑座以聽其講。丁憂。喪畢。改太常卿。掌詹事府。以爲治化根源。莫切於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敬齋箴。宜將此書進講。上因索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武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未及上而卒。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先生旣得君。嘗以前言往行。非時封進。不知者以爲私言也。孝宗宴駕。爲人指摘。先生亦不辨。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稟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已先發陽明心卽理也之蘊。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已先發陽明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之蘊。則於此時言學心理爲二動靜交歧者。別出一頭地矣。

### 語要

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蕭宜翀蚤游聘君之門。友克貞公甫居仁諸子。不飾廉隅。於泥坐蛇行。不詭冠服。於呂緇象佩。不縱浮談於太極。○此道自程朱後。所寄不過語言文字。循習既久。只形諸文字。而言語殊不之及。形諸文字。纔能執筆。卽於性命之奧。帝王之略。極力描寫。不以爲異。若言語間有及之聽者。雖面相隆重。退輒號笑之曰。此道學。又或公排擯之曰。此僞學。士風一至於是。然實由言語者所談。非所見。所見非所履。故也。○吾人致力於大本。須灼見外教。同中有大不同處。此理在天地間。如今造版籍糧冊相似。有總有撒。徒知囹圄一大塊。而不知辨析於毫釐。略窺影響。便爾叫噪。不復致

詳致謹。反謂得人所未得之真樂。鄙禮法爲土苴。嗤簡策爲糟粕。卒至顛替老死。大抵實有此者。氣象自別。語言動靜何莫非此。若不養得深厚。皆是徒然。此本不躑蹌。不差異。不高遠。不龐率。不放肆。彼言動之躑蹌差異。或務爲高遠龐率放肆者。則其人之能有此與否。可知已。○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晝夜不息者。其心無他。惟在生物而已。雖其雷霆之震擊。霜雪之凋殘。亦所以破其頑而禁其盛。非心乎殺之也。人卽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續。然實皆得是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則是身無以生矣。是心也。卽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旣獨有諸。由是誘之以聲色之紛華。臭味之甘美。得之不得。而喜怒哀樂之發。遂不能無私焉。身旣有私。則此心或爲之蔽。而天理漸以泯矣。○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陳選字士賢。號克菴。台之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邱文莊得其文曰。古君子也。實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文莊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羅一峯論奪情被謫。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視其品秩。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貪墨望風解綬。已督學南畿。一以德行爲主。試卷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每按部就止學宮。諸生分房誦讀。入夜燈火煒然。先生以兩燭前導。周行學舍。課其勤惰。士風爲之一變。成化初。改中州提學。俸奄汪直巡視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先生曰。提學。愈怒曰。提學

豈大於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學宗主斯文。爲士子表率。不可與都御史比。直旣懾其氣岸。又諸生集門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轉按察使。歸奔母喪。喪畢。除廣東布政使。肇慶大水。先生上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船奄章眷橫甚。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元不敢詰。先生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買貨。詭稱貢使。發其僞。逐之。外使將市。狡狴入貢。又上疏止之。皆眷之所不利者也。眷乃誣先生黨比屬官。上怒。遣邢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共鞠。兩人欲文致之。謂吏張駿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爲證。駿曰。死卽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書入詔。錦衣官逮問。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楨殮以疏綵。或咎其薄。元楨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駿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恨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誘。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罪。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以欺天聽。選剛不受辱。旬日而殞。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死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諡恭愍。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故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而遣。子劉子曰。由張東白之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微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張駿之事觀之。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如是。吾有以見先生存誠之學也。

卷四十六

諸儒學案上四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陳真晟字剩夫。初字晦夫。其後以布衣自號。福之鎮海衛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於俗。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妄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探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奉旨禮部看了來說。署部事侍郎鄒幹寢其事。繼而家居。讀提學頒行勸諭教條。有合於程朱教法。喜曰。此學校正教。

也。然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以告當路。當路亦不省。凡先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具得五金。兄子從行。謂之曰。死則瘞我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慕足矣。行至南昌。張東白止之。宿。扣其所學。大加稱許。曰。楨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不足多也。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耳。遂還鎮海。先生生於鎮海。遷於龍岩。晚定居於漳之玉淵。成化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百尺竿頭。豈無進步。奈何東白以得真一言。遂爲金柅。康齋白沙終成欠事。然先生之學。於康齋似近。於白沙差遠。而白沙言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蕺山劉先生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卽慎獨之說。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慎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是故東白得真之言。亦定論也。

### 心學圖

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

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倒書一復字。靜作黑十六點。動作白十六點。蓋太極生兩儀也。十六點之外。每點各作十點。如旋螺轉而向左。十點之外。又各作十六黑白點。共三十二點。大於前之三百二十點也。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卽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書夏至。升

認爲義曰立秋。成遷曰秋分。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爲中曰立夏。蓋兼太極而一之也。

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

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圖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向上。曰復。靜之左。中分其圈而爲黑。黑外爲白。白外復爲黑。動之右。中分其圈而爲白。白外爲黑。黑外復爲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

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燦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卽復其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輯熙武成周公待旦。孔子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

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遂又多失其真傳焉。

### 學校考德等第式

上上等 卽能主敬窮理修己者。

上中等 卽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者。

中上等 性行端潔。居家孝弟。廉恥禮遜。見善必行。開過必改。

中中等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

下上等 能習經書。

下中等 惟記誦舊文。務口耳之學。

### 考文等等式

上等 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如此則王拱辰夏竦不魁矣。

中等 考德名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考德名在上之上。則考文雖下必取。如此則程正叔

不報罷矣。

考德名在中之中中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如此則王佐不狀元矣。

### 答書

所論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乎道。殆是也。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



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紬繹之者。以爲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紬繹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爲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爲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養其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蘊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釋到八九分。則一二分釋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旣不能釋。則其所釋者。八九分皆其蘊者耳。得其蘊。昧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釋。則物物皆不能釋。譬如印板。但印出一張糊模。則張張皆糊模。心蘊之病。何以異此。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矧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爲一廣大者也。故旣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夫理。又有高明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真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觀奧。皆有明轍。惟此最爲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答周公載。○夫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爲俗學。則俗學卽道學。以利心而爲道學。則道學卽俗學。只在義利之間而已矣。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習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方。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

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同上。○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泛泛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泛泛焉。務多讀書，而無卽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答何叔耶。○蔡九峯之學，未得爲醇，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並言，亦可見矣。若物之表，果有一個獨立者，則是莊列之玄虛。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正亦同此。是皆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旨，見得不透徹故也。同上。○世人言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此言不然。夫所謂古者，卽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於性成者乎？姑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爲禮，今人必以飲酒食肉爲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真有兩個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個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執古辨。

布政張古城先生吉

張吉字克修，別號古城，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謫判廣東。以詩書變其俗，士官陶氏遣子從學，卽能以禮自處。歷肇慶同知、梧州知府、轉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搜賊勦平之。正德初，進正使，轉布政使。歷山東、廣西、忤逆瑾，降兩浙鹽運使，瑾誅更河南、廣西參政。至貴州，左布政使，以疾歸。十三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當有去取耶？遂屏絕人事，窮諸經及宋儒之書，久之見其大意，歎曰：道在是矣。語學者曰：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先生在嶺外，訪白沙問學，白沙以詩示之，滄溟幾

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先生不契也。終以象山爲禪。作陸學訂疑。蓋居業錄之餘論也。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周瑛字梁石。別號翠渠。福之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知州。歷南京禮部郎中。知撫州鎮遠。至四川右布政使。先生以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辨。又以緩葬溺女。著教民雜錄。又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書管鑰。固以博爲事也。蚤年卽有求道之志。與白沙醫閻爲友。與醫閻詩云。黃門僊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然先生以居敬窮理爲鵠。白沙之學有所不契。寓書李大厓以辯之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旣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旣復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之晉江人。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總髮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垞學易。

得其肯綮。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禮部主事。王端毅爲冢宰。改吏部。丁母憂。服除。還。轉南京文選司郎中。以終養歸。起爲江西提學副使。爲寧庶人所不喜。終不肯輕屈。疏乞致仕。逆瑾。政。做蔡京召龜山故事。起南京祭酒。而先生已卒。正德三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六。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蠶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白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觀於此言。知不爲訓詁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下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爲徵。又辨七占古法。皆佳論也。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語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先生極重白沙。而以新學小生自處。諱其終養疏。謂鈔讀之餘。揭蓬一視。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其敬信可謂至矣。而論象山則猶謂未免偏安之業。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傳其學者有同邑陳琛。同安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

### 語要

四肢百體。身之膚殼也。愚惡者所均有也。心術言行。身之精也。思齊賢者所致力也。於此而不致其力。吾是無身也。所存者膚殼焉而已矣。多言何爲。○人之真。常見於飲食言語之末。因仍造次之間。故君子楛獨除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虛而一盡矣。○最要靜。愈靜愈靈。○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洩耳。故仁者靜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至

足無所措。前輩云。臯稷稷契。何書可讀。蓋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吾嘗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不可擇術哉。使臯契生今世。吾知其自不能已於讀書。但讀之得其術耳。○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爲也。然既有是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天地人物。欄柄皆在靜上。○心當靜極。天機見。氣到完時。鬼力隨。○凡能爲百姓立久大之利者。類非作色於旦夕者所能也。○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爲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嘗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色。不然形靜而心驚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閒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道。○某今乞終養者。心有所不安也。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圖得心安之爲利也。昔人所謂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但自身處置得是。卽是爲親也。○來書以有道二字相稱。爲之駭懼。或有誤。以此二字加某者。雖其人甚的。某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褒名飾字以相爲重。便是標門標戶矣。○心固主思。然思之太迫促。亦反爲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瞽亂於眼前矣。○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

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趨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置其身不善者也。○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生之學，則出自慈湖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毫分縷析較便宜，若個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裏事。十分明白十分疑。此先生之學也。正所謂德性工夫居多者也。其論詩曰：詩成正是不因題，看取風人發興時。語到口頭無可奈，未須搜擾若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曰：不爲世態酣滯，不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沒，如朝暉暮雲，使筆下有自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蓋其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有日是以其言論概以六經爲吾心註腳，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無一足嬰其懷者。此可見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使當日得究其用，恐於開物成務之實，終必有疎處。苟其疎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噫！千聖相傳家法，類皆自博至約而一敬以成其終始。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者，而稍墜於徑約，既失之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弊容可遏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集中屢屢以夫子欲無言爲說，因子貢之多言，愚以爲安知非發於子貢多學而識之之後。學將有得之日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真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夫道也者，平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鶩，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爲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間哉。此正統所以獨歸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爲偏安之業也。讀蜀阜存稿私記。

### 省身法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勸君莫著半點私。終無人不  
知。勸君莫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聖賢雖  
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  
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亦孰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畜者危矣。噫。○德之威人  
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  
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毋徒墜墜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身。卽此目前一啓齒一蹙  
足。皆道所存。○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  
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可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  
我而已矣。○莫虛勞著步。莫虛放出聲。久之自閒適。蕩蕩復平平。○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  
言。出於爾。爾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在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  
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肯親嘗爲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  
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砥柱於中流。○胡  
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爾尙敬  
爾心術。慎爾行事。而和厚爾辭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人於明目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嗤議。  
而况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服食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  
百病自遷。○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

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寶。一靜虛動直。○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吁嗟。人心兮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滋味。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今年將暮矣。不及今而畜三年之艾兮。七年之病。竟何時而起矣。○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爲經。○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鐘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不盈。○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澄其心於淵壘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嗚呼。豈不真烈烈然大丈夫哉。○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洒落之趣。真是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危哉。○格天之功。興於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曠。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潘府號南山。浙之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累官至提學副使。終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故太常寺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先生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故事四品



有祭無筮。上以其孝行特給之。戴山先師議以先生配享尹和靖。按先生正當文成講學之時。當有往來問難。而今不可攷見矣。

南山素言

人得天地正氣以生。直養之曰正學。順行之曰正道。養之弗直行之弗順者。邪也。○君子誦聖人之言。愛之如父母。敬之如后王。○好人譽己而忌稱人之善。惡人毀己而樂道人之惡。民俗斯下矣。○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心。亦果有異於古之心乎。○飲食男女入道之門也。故君子謹微。○務禮義以養心者。積久而身潤。務旨甘以養口者。過則疾病生焉。○聖人之道。盈天地皆是也。學者反諸身而求之。可見矣。吾身一天道也。○薦賢惟恐後。論功惟恐先。古之道也。○耽淫樂者必耽色。好善人者必好學。邪正各以類動也。○天下之人。凡孔子所不與者。皆異端也。鄙夫佞人。鄉愿是也。○伊川之學。而有魏公之量。荆公之時。亦可以舉禮樂矣。○明道善處荆公。伊川不善處蘇公。亦可以觀二子矣。○范仲淹司馬光李綱胡寅文天祥。此五人者。三代以下豪傑之才也。充其識量。皆可以與諸葛亮並立矣。○治家亦欲嚴。嚴然後和。和然後久。○邵堯夫蔡元定。皆有廣易自得氣象。蓋務精義之學故爾。○冠婚喪祭。家法之本也。○好閒過。不若好改過。○俗吏。聖門蠹家之賊也。腐儒。聖門敗家之子也。○經筵得真儒。人主無非心。朝廷得賢相。人主無過舉。○君子與時進退。故終身無咎。○心內也。言動衣冠外也。內外交正。然後謂之君子。○君子處事過緩則怠。過速則疎。其損一也。○聖人吾不得見矣。吾見六經矣。因語以求其心。聖人亦可見矣。○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居官

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民生不可一日無穀帛。尤不可斯須無禮義。○學者有繼聖之心。匹夫有顯君之志。皆分內事耳。○學然後知過。學之篤然後能改過。○古者文以載道。宋景濂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五經皆史也。易之史。與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士而樂放佚者。漸與無忌憚近矣。

參政羅東川先生儔

羅僑字惟升。別號東川。豫之吉水人。從學於張東白。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表白沙言行。令邑人誦法之。除大理評事。時逆瑾擅政。劉大夏論戍。先生上言非勸大臣之道。免官歸。瑾誅復官。又以病歸。文成起兵討宸濠。請先生居守吉安事。平擢知合州府。禮布衣張尺。問民疾苦。治行第一。陞廣東左參政。上疏乞骸骨。嘉靖甲午九月卒。先生所學。是靜存動察。切實工夫。未必有自得處。但砥礪頗密。不失儒先軌範。在東白之門。可謂克家矣。

潛心語錄

凡細微曲折之不能謹。惰慢放逸之不能除。只是心生養不熟。持敬工夫尙欠耳。○每於暗室中靜坐。久亦自生明。觸目光輝。豈有此心靜久而不生明者乎。○人心有明暗。何也。明者是原來天理。暗者是後來私欲。○用心專一便是敬。○平日有矜持之工夫。則隨寓有安舒之氣象。○欲求道者。必於心上理會。欲求心者。必於性情上理會。欲求性情者。必於事物上理會。心正則性情正。性情正則事物當。而近道矣。○欲看動時無差。須在靜時無欠。欲看行時無差。須在知處無欠。學者工夫。不過謹於性情。心術念慮之微。

喜怒憂懼愛惡嗜慾視聽言動衣冠寢興食息辭受取予出處進退窮達患難死生之際涵養於平時察識於方動審決於臨事則無適非道而效驗隨之矣○身在此心即在此事在此心即在此精神專一莫非天理流行即敬也愈嚴愈密是之謂篤恭事如是心亦如是表如是裏亦如是純粹真實莫非天理周匝即誠也積中布外是之謂王道然敬則誠矣誠則敬矣○心不能無感未發時寂然爲靜然不妄動亦是靜感而遂通爲動動而內照深沈存神默運於其間亦是靜○所得多在靜中動時所得皆受用乎靜中也而動靜一矣所行多出所知行處有得皆受用乎所知也而知行一矣當知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互見不可截然分先後未發是靜已發是動然靜已涵動之機到已發必以靜爲之根所存主處便是靜所發見處便是動動中有靜也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凡事循理即是敬天蓋天即理也○凡一言一動一語一默一出一處一取一與皆須有當然之則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一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時章楓山先生爲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學一時之盛奉親歸家因疏乞終養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尙書改入禮部丁

父憂服闋。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辭。於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詔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敝揖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恆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玉。無得致疵。先生自敝爲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佛在庭前柏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爲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關。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卽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爲氣者。在人爲心。在天爲理者。在人爲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也。人受天之氣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頭萬緒。膠轕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卽所謂性也。初非別有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爲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旣生之後。明覺

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靜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爲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說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祇有動靜。而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於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性。已發之和爲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性先心後。不得不有罅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卽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觀此。知李見羅道性。獨亦一偏之論。凡人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噉蹴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卽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朱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卽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於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義以爲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辨。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於不知心爾。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嗚呼。先生之功偉矣。

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真。其或認心以爲性。差毫釐而謬千里矣。○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道則然。卽天道也。其在人也。容有二乎。是故至精者性也。至變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貴乎存心者。固將極其深。研其幾。以無失乎性情之正也。若徒有見乎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顧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有是理哉。○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旣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

謂哉。使據其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耳。○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非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卽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格物之格。是通徹無間之意。蓋工夫至到。則通徹無間。物卽我。我卽物。渾然一致。○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爲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關。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幸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義也。惟程伯子言之。

最精。叔子與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說具在。必求所以歸於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學者誠以此言精思潛玩。久久自當有見。所謂叔子小有未合者。劉元承記其語。有云。所以陰陽者道。又云。所以闡闢者道。竊詳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來只此是道觀之。自見渾然之妙。似不須更著所以字也。所謂朱子小有未合者。蓋其言有云。理與氣決是二物。又云。氣強理弱。又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似此類頗多。惟答何國材一書。有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爲截直。深有合於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見。不知以何者爲定論也。○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蓋一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請以從古以來凡言性者明之。若有恆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者。隱然寓乎其間。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知者。百姓者。分之殊也。天命之謂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謂道。分之殊也。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程張本思。孟以言性。既專主乎理。復推氣質之說。則分之殊者。誠亦盡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氣質而言之矣。曰氣質之性。性非天命之謂乎。一性而兩名。且以氣質與天命對言。語終未盡。朱子猶恐人之視爲二物也。乃曰氣質之性。卽太極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夫旣以墮言。理氣不容無罅縫矣。惟以理一



分殊蔽之。自無往而不通。所以天下無性外之物。豈不賈其然乎。○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慎其獨。以此夫。○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蓋形質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爲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爲物之道。鈞是人也。而道又不盡同。仁者見之則謂之仁。知者見之則謂之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於此可見。所云君子之道。鮮者。蓋君子之道。乃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必從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懼慎獨。所以修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懼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弟。其固有自來矣。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旣思卽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循體認。要不出方寸間耳。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

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也矣。塵壘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存養卽不須大段著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而生。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卽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能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思主。省察乃輔佐也。○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卽無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化。則不可。蓋化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極非神也。爲之爲言。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唐宋諸名臣。多尙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旣美。心地復得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爲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爲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象山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爲惡也。夫人之有欲。

固出於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爲惡耳。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蝕。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不謂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常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太極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一氣聚而生。形而爲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個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爲何而發。夫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無用包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耳。心之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耳。物格則無盡矣。無盡卽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爲一矣。如其爲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哉。○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如何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

之精思遠日。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證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長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長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長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百言。而言及於性者絕少。問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誠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卽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

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旣不知性之爲性。舍靈覺卽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復夫何疑。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爲公爲義。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卽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糊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卽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席文同鳴冤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

只到復入身來而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卻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之冤。正恐不免冤屈程子也。○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我誤者也。○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然亦有未合處。所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竊嘗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始終。莫不皆然。胡敬齋窮理。似乎欠透。如云氣乃理之所爲。又云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爲。又云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又云有理而後有氣。又云易卽道之所爲。但熟讀繫辭傳。其說之合否。自見。余子積之性書。則又甚焉。又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胡敬齋力攻禪學。但於禪學本末。未嘗深究。勸以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有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乎判耳。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灑。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

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乎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蓋心性至爲難明。是以多誤。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卻心卽無性。除卻性卽無心。惟就一物中剖分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居業錄云。莫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夫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設使能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必以爲無適而非道。然所搬之木。苟不合義。亦可謂之道乎。愚讀此條。不覺慨然興歎。以爲義理之未易窮也。夫法者道之別名。凡事莫不有法。苟得其法。卽爲合理。是卽道也。搬木者固不知道爲何物。但據此一事。自是暗合道妙。與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能行一也。道固無所不在。若搬木得法。而不謂之道。得無有空缺處邪。木所從來。或有非義。此蓋責在主者。夫豈搬者之過耶。若搬者卽主。則其得此處。自是道。得之非義。自是非道。願可舉一而廢百耶。禪家所言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蓋但以能搬能運者卽爲至道。初不問其得法與否。此其所以與吾儒異也。克貞雖是禪學。然此言卻不差。乃從而譏之過矣。○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見。亦成一偏。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真如瞞肝。佛性大要。以譬夫頑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旣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籠統瞞肝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橛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未乃云。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管理會分殊。而先得此橛柄。愚恐其未免於籠統瞞肝也。況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別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湛元明爲改葬墓碑。并合要

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反於禪家之杖喝何邪？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撥云者？詩云：鑪羅一方，金針誰撥。殆以領悟者之解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別一絕句，其意可見。注乃謂深明正學，以闡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卽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願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王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注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楊方震復余子積書有云：若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若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此言甚當，但亦字稍覺未安。○人呼吸之氣，卽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內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耳。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卽氣卽理皆然。○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



然。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有一個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欲之累。故感應易忒。而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則如是而應。有不容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之則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且吝。故理無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中和之氣。自爲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云。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知覺爲性之謬耳。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卽事卽物之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知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蓋仁智皆吾心之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爲定理。則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爲神。果何別耶。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曾實下工夫體

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掩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天地人物。止是一理。然而語天道則曰陰陽。語地道則曰剛柔。語人道則曰仁義。何也。蓋其分既殊。其爲道也。自不容於無別。然則鳥獸草木之爲物。欲名其道。夫豈可以一言盡乎。大抵性以命同。道以形異。必明乎異同之際。斯可以盡天地人物之性。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聖人強分別也。體之靜正有常。而用之變化不測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所以似是而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耳。慈湖說易。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卽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卽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於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卽其義也。凡篇中曰己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昭昭矣。○愚嘗謂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

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旣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卽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哉。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焉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邪。○因閱慈湖出賦詩三章。斜風細雨。釀輕寒。掩卷長吁百慮攢。不是皇天分付定。中華那復有衣冠。一裝成戲劇。逐番新任逼真時。總不真何事。貪看忘晝夜。只緣聲色解迷人。二鏡中萬象原非實。心上些兒卻是真。須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三程子解道心惟微。曰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解得極明。些兒二字乃俗語。康節詩中嘗用之意。與微字相類。天人物我所以通貫爲一。只是此理而已。如一線之貫萬珠。提起都在掌握。故盡己之性。便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慈湖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是將形影弄精神也。殊不知鏡中之象。與鏡原不相屬。提不起。按不下。收不攏。放不開。安得謂之一貫邪。○慈湖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聖人胸中。固自清明瑩徹。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如水泡乎。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

又何有於安排布置之勞哉。○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卽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間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爲而能復其本體之一邪？曰敬。○書之所謂道心，卽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爲已發，則將何者以爲大本乎？愚於此不能無少異於朱子者。

### 論學書

吾人有此身，與萬物之爲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卽其分之殊，而有以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卽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與王陽明。○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物格之訓也。來教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物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邪？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不能無疑者一也。執事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

君是一物。謂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川上之嘆。鳶飛魚躍之旨。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邪不能無疑者。二也。執事又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矣。且旣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不能無疑者三也。同○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爲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二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者。卽卦爻而窮之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到極處。卻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卽理。而以窮理爲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爲卽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答允恕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高見謂非聖人不能。是以不能無疑於鄙說。愚以爲常人之心。亦有時而寂。但茫無主宰。而大本有所不立。常人之心。亦無時不感。但應物多謬。而達道有所不行。此其所以善惡雜出而常危也。旣是人心。動靜如此。卽不容獨歸之聖人矣。至余所云物格則無物者。誠以其功深力到。而豁然貫通。則凡屈伸消長之變。始終聚散之狀。哀樂好惡之情。雖千緒萬端。而卓然心目間者。無非此理。一切形器之粗迹。舉不能礙吾廓然之本體。

夫是之謂無物。孟子所謂盡心知性而知天，卽斯義也。答黃筠溪。○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爲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爲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知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耳，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經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爲分別事識無疑矣。以下答歐陽少司成。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賢契所得在此數語。夫謂良知卽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真，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爲體也。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卽天性之真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卽明覺之自然也。大傳所謂天下之至精，卽天性之真也。天下之至神，卽明覺之自然也。大雅所謂有物有則，卽天性之真也。好是懿德，卽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孔子嘗言知道知德，曾子嘗言知止，子思嘗言知天知人，孟子嘗言知性知天，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旣判，體用自明，以用爲體，未之前聞也。○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修其實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著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耳。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旣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

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實履，即自頂至踵，豈復少有分別乎？○以良知爲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後則可緩，白沙所謂得此樞柄入手，更有何事，自茲以往，但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是也。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則當急，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俱同上。

讀佛書辨抽因知記中辨佛書者另爲一缺

金剛經心經，可謂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閒言語耳。且多誕說，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大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真非妄，故曰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云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而首尾衡決，真妄不分，真誠淫邪遁之尤者。○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真識，所爲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謂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爲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自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

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會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之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卽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磨弟子婆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卽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卽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卽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鬼怪說話。真是玄妙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道之辭。雖然並與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楞嚴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第一卷。首言諸識有二種。生住滅。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次言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又云界說有三種。識。廣識有八相。何等爲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又云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又云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真實相不滅。非自真實相滅。但業相滅。若是其實相滅者。藏識則滅。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議論。又破外道。斷



見云。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又云。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又云。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又偈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又偈云。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第二卷有云。一切自性習氣。藏意識。習見轉變。名爲涅槃。注云。自性習氣。謂衆生心識。性執熏習氣分。藏意識者。卽藏識與事識。由愛見妄想之所熏。習轉變者。謂轉藏識事識爲自覺聖智境界也。有云。識者。因樂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有云。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有云。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意識俱我。我有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注云。境界分段者。六識從六塵生也。習氣長養者。言六識不離七識八識也。我我所計著者。言七識。我執從思惟。彼因彼緣而生。不壞身相。藏識卽第八識。謂此八識。因於六識能緣還緣。自心所現境界。以計著故。而生六識。能總諸心。故云。心聚生也。展轉相因者。八識轉生諸識。六識起善起惡。七識則傳送其間。海喻八識。浪喻六識。以六塵爲境界。風境界乃自心所現。還吹八識。心海轉生諸識。若生若滅。亦猶依海而有風。因風而鼓浪。風息則浪滅。故云。意識滅。七識亦滅也。又偈云。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注云。現前一念。爲塵境所轉。故有業縛。而本有覺智。亦隨妄而轉。若了妄卽真。離諸有相。及至佛地。則復平等大慧矣。第三卷有云。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又云。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者境界。不出不入。如水中月。

注云根塵及我和合相因而生是識。此不知自性相。故若知性相。則一念不生不滅緣生。故云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相。惟是一而有離不離之異。故云得不得也。又偈云。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注云得無思想法。則轉識爲智。此是菩薩而非聲聞智之始也。寂靜勝進忍。卽如來清淨忍智之終也。第四卷有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與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爲無始虛僞惡習所薰。名爲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惟無垢。畢竟清淨。注云此隨染緣從細至粗也。若能一念迴光。能隨靜緣。則離無常之過。二我之執。自性清淨。所謂性德如來。則究顯矣。有云善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之名。則轉妄識爲則無生滅。注云識藏以名言者。由迷如來藏轉成妄識。無有別體。故但有名。若無識藏之名。則轉妄識爲如來藏也。有云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爲色。耳鼻舌身意識所照名爲聲香味觸法。是名爲相。妄想者。施識衆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滅。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有云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謂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傳相應生利。那時不住。注云不壞者不斷也。攝受意識者。以五根攬五塵。攝歸意識。起善起惡。有云愚夫依七識身起斷滅。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

注云。愚夫所知。極於七識。七識之外。無所知。故因起。斷見而不覺識。藏無盡見。其念念相續。故起常見。由其自妄想。內而不及外。故不能知本際。然妄不自滅。必出慧而滅也。又偈云。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爲說常住。注云。意由八識而起。而八識意之所住。故謂之宅。以是言之。自不容以七識身滅而起。斷見。彼又於意及眼識等。斷滅處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者。此皆凡外自妄想見。故不知本際。如來爲是說常住也。經中言識首尾具於此矣。間有牽涉他文者。不暇盡錄。然已不勝其多。亦無庸盡錄爲也。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卽涅槃。涅槃卽生死。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爲妄。悟之則爲真。苟能滅妄識而契真識。則有以超生死而登涅槃矣。真識卽本覺也。涅槃卽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耶。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藏識爲主。而分爲數類。以盡其義。藏卽所謂如來藏也。以其舍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爲善爲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耳。而有本有末。曰真相。曰真識。曰眞實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海。曰涅槃。曰下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竟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曰樂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藏識。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曰識藏名。曰心意意識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末流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想智隨轉。此爲一類。言乎本末之所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爲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曰見習轉變。各爲涅槃。

曰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無所有及勝。曰遠慮。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言其衛行之法也。欲窮其說者。合此數類而詳玩之。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契真識。誠有以得其要領矣。夫識者人心之神明耳。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真。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卽真。又混真妄爲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顧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只就此四件說。取簡而易見耳。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真。半爲妄哉。若夫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卽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將非幸歟。○達摩告梁武帝。

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真空卽清淨涅槃。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始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卽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亦識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固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旣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知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

天地也。湛然虛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生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章義。無甚異同。所當辨者三字耳。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卽萬法耳。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天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耳。余於前記嘗有一說。正爲此等處。請復詳之。所謂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此言殊不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靜。靜而能動者也。以此分明。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爲一。故繫辭傳。旣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爲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偏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耳。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卽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相爲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尙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

之知見邪。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大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考其言。此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邪。蓋無業是本分。又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倆伎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知覺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嘗見金剛經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卽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經有兩段話。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道。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爲一異。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耳。○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自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翠竹旣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旣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

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設，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宗果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個主張底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鶩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白道是亦得，即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即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鶩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誠以鶩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華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鶩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鶩魚有，華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華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成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豈無具眼者乎？○宗杲謂鄮向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恁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犬。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犬。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是實是，虛妄。臨濟亦嘗語其



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真邪。○杲答曾夫游侍郎書曰。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卻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腳踏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卻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齊壽。只這太虛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個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腳踏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說。○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此頌第三句。卽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無適無莫。若非義之與比。何以異於水上葫蘆哉。○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耳。

卷四十八

諸儒學案中二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汪俊字折之，號石潭，弋陽人也。弘治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正德初，忤逆瑾，調南工部員外郎。瑾誅，復還翰林。歷侍讀學士，嘉靖初，晉吏禮二部侍郎。禮部尚書兼國史副總裁，大禮議起，先生力主宋儒之議，上爲遷延者二年。先生終不變，於是上怒甚，罷其官。久之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以陽動陰靜流行而不息者爲心，而其不易之常體則性也。性雖空無一物，而萬化皆從此出，故性體也，心用也。渾然不可分析，以造化言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處非氣之充塞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巨萬古而不易，卽是理也。亦渾然不可分析也。乃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若是乎心爲車也，性爲車所載之物也，歧心性而二之，猶之歧理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苟同如此。先生既知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則陽明之以心卽理，若合符契矣。而謂陽明學不從窮事物之理守吾此心，未有能中於理者，無乃自背其說乎。楊止菴言先生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說非之。陽明過弋陽，寄四絕以示絕交。按陽明所寄二絕，非四絕也。序云：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與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散，何事深林尙闕關。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卻有關。此正朋友相愛之情，見之於辭，以是爲絕交，則又何說。

濯舊

孟子道性善論者猶紛紛也。至宋程張闡明之。而孟子之說始白於天下。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所謂性卽理也者。必先有見於性之爲體。而後理可言也。猶曰天卽道也。亦必有見於天之爲體。而後可言其爲道也。二子之論。蓋皆卽氣而指其本體。未涉於有者爲言。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則涉於有矣。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可說則涉於有矣。又有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其初則性也。朱子宗二子立說。似有未同者。性說下四條同。○陽伸陰屈。發而爲春夏。動也。陽屈陰伸。斂而爲秋冬。靜也。此天地之化。運行而已也。若天地之心。則所以主乎是者。不可以動靜言。邵子曰。動靜之間。於復言之。於姤亦言之。蓋謂於此可見。非以復姤爲天地之心也。曰天心無改移。曰太極不動性也。其指微矣。知此則程門所論未發之中。及所謂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心自若。皆在是矣。○好惡情也。情有所自。出於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卽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也。好惡未形。而其理已具。故曰性卽理也。○孟子論性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而又曰求則得之。性待求而後得耶。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洋洋如在。神何嘗無。無之者人耳。○有理有氣。氣形而理性。朱子之說也。程張之論。蓋不如此。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性卽理也。此程子之說也。朱子論性。自謂宗程張立說。似非程張本旨。○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至誠盡其性。聖人事也。盡人物之性。不過因其氣質而裁成輔相之耳。曰其性曰人。

之性。曰物之性。未可以一律言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心能思。皆氣也。而心爲之主。性則心之體。有不涉於氣者。程子曰。性卽理也。張子曰。性立乎氣之外。然實不外於心也。世人以聞見爲心。但知固於形氣者耳。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乃無外之天心也。朱子分理氣兩言之。曰得氣以成形。得理以爲性。恐非程張本旨。程子有言。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求。又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程子蓋以心性合言之。若張子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蓋分言之。學者究二說而能通之。則可以言性矣。心性說。下五條同。○心性一物也。不可分分而言之可也。○虛靈應物者。心也。其所以爲心者。卽性也。性者。心之實。心者。性之地也。聖人之心。仁義而已矣。由仁義所散爲萬事。皆道也。仁義之心。乃其性也。得於天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性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性卽理也。若心則涉於有象。而可言矣。程子有言。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能動者。謂之情。其旨微矣。○心有動靜。一語一默。一寐一寤。動而陽。靜而陰。若流行之用。而本體則性也。無聲無臭。寂然不動。無語默寐寤之間者也。程子論中庸。有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蓋謂此也。既又自以爲未常。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自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自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蓋合心性而一言之。與前說初不相戾也。正蒙。性者。感之體。感者。性之神。以感言。心與程子一說。朱子謂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其言是已。而繼之。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恐非程張之旨。○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程子蓋爲心無形體。操存舍亡。猶言用行舍藏云耳。存亡猶隱顯也。此正孟子善論心處。言范女識心不識孟子。蓋謂此也。又曰。

放心是心本善而流於不善也。言放心不足以言心，非心之本體也。他錄有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者是欲合而究之，則程子示人明且切之意彰矣。或曰：子謂心無形體，乃其本體，則是所謂無體之體，亦可得而見乎？程子有言：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云：性卽心之所具之理也。知性則物格之謂。於學者亦自有實地可據，然性之爲義則隱矣。○好惡情也，好善而惡惡性也，好之惡之者心也，物至知之好惡形焉。心之動而應乎外也，事物未至，好惡未形，心之靜而專於內也。若性者，則其不易之常體，不可以動靜內外言矣。心性情說。○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此程子之說也。蓋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有跡可指者皆器也。卽道也。天不得不高地，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則親上，本乎地者則親下，亘萬古而不易，理定故也。器有成毀，而道則常在。以人事言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皆器也。卽道也。政有舉息，而道則常在。程子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道器說，下二條同。○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明之，散殊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此張子之說也。蓋謂大虛者，氣之本體，爲性爲神，是謂形而上者，其聚而爲物，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是謂形而下者。與程子之說異。朱子宗程子立說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也。人之生，得理以爲性，得氣以成形，其推於人事，以事爲形而下之器，事之理乃道也。事不合理，則是有器而無道，蓋岐而二之。入非程子之說矣。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所謂器亦道也。但要識真妄，妄則不誠無物，何器之云。○程子言凡事有本末，不可以本末爲兩段事。本道也，末器也。卽道也。朱子解之曰：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

而本便在此竊以爲是。乃程子之本旨也。○心體也。事用也。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跡未嘗判。此程子一原之旨也。皆善事也。或主於立名。或主於爲利。無是二者。而或但出於一時之意氣。其用雖是。而其體非也。若主於義。曰此吾之所當爲也。則體用合矣。滯於用而不知養其所自出之原。俗學也。外於用以求真體之所在。異學也。無是二者之蔽。則得之矣。一原說○原始以未生之前言。反終以既死之後言。終者復其始者也。始未嘗有。則終亦無有。始未嘗無。則終亦無無。以爲未嘗有者。未嘗有我。復其始則無我矣。以爲未嘗無者。其所以爲我者。未嘗無也。安得隨死而亡乎。易說下二條同○靜變而爲動。動變而爲靜。兩也。易也。道也。時動而動。初未嘗有動也。時靜而靜。初未嘗有靜也。動靜合一。存夫精神一而已。兩可言也。一不可言也。故曰易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知事卽理。則無事矣。外不見物也。知理卽心。則無心矣。內不見己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止於理而已。○今學者喜言正心。而不言誠意。喜言致知。而不言格物。汨於異學。故耳誠意所以正心。格物所以致知。內外一理。此乃大學之道也。大學說○人之爲學。一心而已。蓋心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故學貴於知。要求諸一心而已。學之道奈何。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而心之體用全矣。他日語門人曰。主敬所以存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乃定論也。劉朱子或問○道散於天下。而具於人之一心。所謂性也。性非他。天命是矣。所謂天命。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命之流行也。五殊二實。其本則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所謂在天爲命也。受生於天。因各得是以爲性。所謂在人爲性也。循性而出。散爲萬事。皆道也。修道以立法於天下。則教也。道

形於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不可離也。而其實體在我一性而已。是故君子之體道也。不求道於事。而嚴諸一心。戒慎恐懼。乎其所不覩。所以存天理之本然。無動靜之間者也。不睹不聞。隱且微矣。而至著存焉。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體道之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蓋重言之。非二事也。喜怒哀樂情也。四者形而天下之事具。發而中節則道也。和所以狀情之德。道就事而言。四者未發則性也。謂之中。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道不出於一中。而實性之德。故曰大本。君子嚴諸一心。而性得所養。則大本立矣。本立道行。所謂致中和也。程子曰。致如致卻。太平之致。蓋中和不可以力取。其要在慎獨而已。天地於此乎位。萬物於此乎育。此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而豈外於一心之妙用乎。中庸說下七條同○或曰。子亦求異於朱子乎。曰。非敢爲異也。將求同於程子耳。中和之說。程門論說甚詳。似皆未領其旨。定性書言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蓋自其不繫於心而言。則未發之中。自其因物喜怒而言。則已發之和。不可析爲二處也。若以動靜之時分體用。而以靜存爲致中。動察爲致和。非程子之本旨矣。豈以其近於佛氏止觀空覺爲一之論。遂寧過於分析乎。程子云。吾儒與釋氏。句句合。事事同。然而不同。其謂此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指心之本體而言。大學言正心曰。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一物存焉。則累其空明之本體矣。名其無倚曰中。名其無妄曰誠。名其無私曰仁。一物也。是謂天命之謂性。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指心之流行而言。是謂率性之謂道。忠恕一以貫之。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程子之本旨也。○常人有欲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怒。失其欲則哀。得其欲則樂。其所以

爲心者。非喜則怒。非哀則樂。情而已。聖人無欲。渾然一性。何喜何怒。何哀何樂。故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由是言之。大人之心。未發之中也。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也。衆人之心。則皆已發者也。然則聖人無發。子曰。發而中節。物各付物。是皆未發者之所形。而其未發者。固自若也。故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中以無過不及爲義。過非道。不及非道。道者中而已。以事言。則各有中。以道言。則一中以蔽之矣。中者大本。言道之體也。安得謂有二義乎。如言心正。則百事皆正。若中有二義。則心亦有二義乎。○或曰。朱子論中和。其書成卷子。復有二論乎。曰。竊求諸程子。而有疑焉。蓋程門指此爲傳授心法。故其門人論說最詳。龜山之南也。羅仲素李延平實世守之。至朱子始自立說。以未發已發分屬動靜之時。學者但當因其時而各致其力。非復程子之說矣。周子圖說之主靜。自註無欲故靜。通書曰。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則是主靜之靜。乃所謂一者。而非陽動陰靜之靜也。伊洛源流。疑出於此。若張子之天德。邵子之天心。皆指是爲說也。○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語大語小。在上在下。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道是也。不可得而見也。以聖人言之。動爲道。言爲法。行爲則。三千三百。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心是也。不可得而見也。鳶飛魚躍。上下察也。明隱之不可揜也。猶贊鬼神之德。曰。微之顯云耳。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卽其旨也。○君子喻於義。義其心也。小人喻於利。利其心也。方其未形於事。初未有義利之可言。而其爲體。固已判矣。義心天下之公。本於性者也。天也。利心一人之私。生於形者也。人也。故君子從天不從人。論語說下條同。○下學以所行言。上達以所見言。



非二事也。下學而不能上達，由之而不知者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下學而上達也。○必有事焉，以持志言勿正者，猶言有事而未嘗有事云耳。勿忘即是有事，勿助即是勿正。故程子以鳶飛魚躍言之。孟子說：○仁者何人之本心是也。求即其本心之安，是爲仁也。然則求仁之方，但嘿以守吾此心可乎。曰：非也。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與人，以至事賢友仁，學問思辨，皆爲仁之地也。近世右象山而左朱子曰：吾心學也。好異者靡然趨之，感世誣民，其罪大矣。仁哉。○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一貫是矣。以學言之，則必有事於萬殊，而後一者可幾也。曾子之隨事力行，子貢之多學而識，皆親受業於夫子之門者也。顏子之博文約禮，而後如有所立，易之知崇禮卑，而後成性存存，皆一說也。程子論學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申明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可謂盡矣。陸氏之學，蓋略有見於道體，遂欲單刀直入，以徑造夫所謂一者，又自以爲至簡至易，立躋聖域。故世之好異者，靡然趨之，而不知其相率而陷於異端之說也。張子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釋氏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程子有言：自物格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物格而先欲意誠心正者，未有能中於理者。據此可以斷陸氏之學。學說下六條同。○氣質之性，生於形者也。心爲形役，故惟氣質用事。天地之性，言性之本然，初不外於一心也。生乎形而不役於形，超然獨立，物我並照，則本性見矣。學者知求復性，而不知卽心以求，則未嘗讀孟子者也。性卽理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以格物窮理爲外，爲末，而非之者，則未嘗讀程子也。○聖人之心，道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六經之爲教，皆出於聖人之心。故曰：心道也。常人之心，去道遠矣。於是乎有學必窮理，讀書廣聞見，而後理可明，必克己治心，強恕而後性。

可復學而至於成性。而後聖人之心可言也。今始學者知習靜以入德。亦一門徑。而遂曰道在是。不假外求。則妄說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所謂在物爲理也。而其實體在我。何事何物不出此心。所謂處物爲義也。故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聞樂而樂。食旨而甘。居處而安。人之情也。理也。其居喪也。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居處不安。亦人之情也。理也。故君子之學。求不失其本心而已。○自誠明謂之性。誠則無不明矣。中庸論性。而曰慎獨。曰篤恭。所以存誠也。自明誠謂之教。未至於誠者。必由明而後至。大學論學。而首曰格物致知。所以求明也。程子論天論仁諸說。卽中庸首章之旨。論窮理進學諸說。卽大學首章之旨。皆本乎一心而爲言也。○儒釋皆從心地上做工夫。故有相似處。所謂以心役物。不以物役心。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夫豈不同。本末一貫。心跡合一。儒者之公。而大也。釋氏離本末。判心跡。求以自私自利而已。○動而陽。靜而陰。相循於無窮者。是皆太極流行之用。而其體初未嘗動也。體用既。○通宇宙一氣也。氣之實。陰陽是已。自其未成形者而言。網繆糅錯。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虛也。自其成形者而言。天地法象。萬物形色。剛柔男女。粲然有分。實也。實者虛之所爲。形亦氣也。是皆可名之象耳。又自其本而言。未嘗有體。曰太虛。虛而妙。應曰神。神而有常。曰天曰性。一物也。有天則有道。神天德。化天道。一於氣而已。自其存主而言曰德。自其流行而言曰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正蒙說下三條同。○耳目口體。氣之聖而成形者也。視聽言動。氣之虛而爲用者也。曰陰曰陽。可分屬也。而皆統於一心。則不可分矣。氣之神也。合一。不測之謂也。由此而通於性與天道。君子之上達也。由此而格於聞見。溺於物欲。小人之下達也。○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卽程子道亦器器亦道之說。○知

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陰陽晝夜。屈伸相感於無窮。所謂天所不能自己者。謂命。而感之體。卽性也。故曰一性命。聖人之至誠無息。誠其性。不息其命也。鬼神常不死。誠而已。故曰誠不可掩。此之謂知性命。則知聖人知鬼神。○歷家以日月星辰爲天體。其度數有可紀者。皆以地而言耳。地有形質。則有四極。天之大也。莫禦。而其與地相爲依附而旋轉者。則猶可量也。是故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若形影然。○釋程語。○儒者言性。釋氏亦言性。彼但認爲己有。所謂本以利心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向之。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性。蓋關佛老而爲言也。雜說下二條同○朱子之後。學者知以理言性。不墮於釋氏之虛空矣。而未能識性者爲體。則立言者之過也。○禪學直截心地上用功。卻緣何用心粗。彼蓋自以爲道由我立。命由我出。其涉於跡者。可勿深較。程子不判心跡。朱子不向用時勤猛。省更於何處味真腴。此儒釋異處。學者要識此。

詩

心非目不見。目自見之體。須知瞑目前。明明有先視。以下論性○治心如治目。刮去膜與翳。目淨視能傳。心清性無際。○胸中欲無事。須是必有事。敬則心自虛。乃照無物地。○無物是何地。萬化從此出。程門費講論。此之謂未發。○天理在何處。本心原不昧。乃知堯舜心。千年至今在。○萬法總歸一。一復何所歸。太極本無極。天心無改移。文中子意○釋氏談實際。省心亦省事。聖人亦何心。萬事一天理。以下述程語○釋言理是障。錯認此理字。理卽是吾心。無生亦無死。○管窺亦見天。只是不廣大。盡心而知天。乃見天無外。○靜中須有物。莫若理會敬。能敬則知此。此是天命性。○戒懼一生成。卽此是慎獨。物欲遏將萌。乃是

敬未足。○閑邪則固一，主一不須閑，敬則自無已。天理本完全。○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一則無二三，何復言欲萌。○此理最爲約，但恐不持久，既能體而樂，不患不能守。○心懈則有防，敬則無間斷，有久體自明。天理一以貫。○只要立個心，心卽是天理，此上有商量，應不出敬字。○此心卽性，天京師是長安，當下便認取，須知未發前。○言止不言定，須是止於事，和則中在焉。此理嘿而識。○坐井而觀天，所見終不大，試出井欄行，卻入井欄坐。○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道是堯舜心，何嘗見道壞。○萬象無所隱，向明乃天理，如顧影壁間，區區一物耳。邵子之旨。○湛一氣之本，感生方有象，愛惡出太虛，未勝則本喪。張子之旨。○性是無物地，存心卽養性，何者是存心，不出誠與敬。以下沒透。○道心心是道，惟微道之體，人心乃私欲，已涉形與氣。

###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馬理、呂柟、寇天敘輩相期許。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逆瑾竊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先生與何塘長揖而已。瑾怒其輕薄，張綵曰：「此人有虛名，未可驟加之罪。」終出爲南京稽勳主事。瑾誅，召還翰林。時西涯以文藝籠絡天下，先生以爲非宰相所急，上書規之。侍講經筵，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磨切武宗、指錢甯、廖鵬而言也。小人皆欲甘心之。晉侍讀，遂告歸。嘉靖改元，起原官，尋擢南京祭酒。大禮議起，上疏勸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上以爲刺己也，勒令致仕。家居十六年，以皇太子立，選宮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轉南禮部右侍郎，入賀聖節，過家，疾作而卒。辛丑歲也。年六十四。贈禮部尙書，諡文敏。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於程子之言，心

學者則又刪之。以爲涉於高虛。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真得。不隨朱子脚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爲霸儒。孫鍾元曰。文敏議象山陽明爲禪學爲異說。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甯藩之事。拚九死而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旣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說。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此是以心爲知覺。以性爲理。不可以知覺卽是理之成說。頗與先生氣卽理之論自相反耳。先生旣言本諸天。故曰良。孟子謂知能爲良。則知能本諸天者。卽是以愛敬之理。決不僅以此知覺本諸天也。陽明單提良知而不及愛敬。其非懸空之知覺明矣。孟子上節。知能並舉。下言無不知愛其親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能字皆歸併知內。蓋知是性也。能是才也。言性則才自在其中矣。

士翼

造化流行。明時者氣乎。春當溫。秋當涼者理乎。理乃氣之條段。雖紛紜而不可亂者。溫涼以時。聖人也。冬過寒。則春行其餘。冽夏過炎。則秋冒其餘。熾氣偏理亦滯。中人之性也。春必溫。秋必涼。性善之譬也。故學修而性可返。若夫酷烈載沉。七年固旱。其下愚哉。非用湯之精誠弗回。○自求心習靜之論。與竊見孔經之在世。猶平獻之王周漢也。方伯連帥。雖曰同獎王室。然別出教令。自立社稷矣。夫心卽事也。事卽道也。事合於道。則心存矣。事戾於道。則心放矣。故動之不能亡靜。猶靜之不能亡動。各值其遇而已矣。靜而亡事。勿生妄念。勿從墮容。動而酬用。勿昧本心。勿殉外欲。動而殉欲。難以求靜。靜而雜念。胡以制動。今求靜曰真空真識。失之偏矣。○問伊川曰。性卽理也。然乎。曰。然。性者仁義而已。曾謂仁義非理乎。仁義有不善

歟。問孔子何謂相近也。曰：別其所賦之等也。問性何以有等。曰：氣也。然則氣卽理乎。曰：然。何以明之。今夫孩提知愛其親，仁也。知敬其長，義也。卽其喜笑慕念，謂之愛。卽其恭敬推遜，謂之敬。是非氣乎。發於外卽其在於中者也。理者氣之道。善者氣之德。豈伊二物哉。問氣有原乎。曰：有之。繫辭易有太極。詩曰：有物有則。夫極者易之翕。則者物之能。故曰純粹精也。舍是而談理氣，支矣夫。○陽有知而陰無知。是故質受神以爲運。魄資魂以爲識。陽有去而陰常居。是故炎火熄。心灰存。花色落而朽。在人生爲陽。志則宰而氣則從。質爲陽中之陰。人死爲陰。氣則升而魄則止。氣爲陰中之陽。○朱子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竊所未詳。蓋造化之原。理常聚而氣亦聚。人物之生。氣若散而理亦散。氣旣散矣。理安所附。是故天地寒暑也。人物禾稼也。暑來禾生。寒來禾死。盡矣。明年又蕃其鮮者。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天命之謂性。故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也。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見天下之物。各有則而不可易。卽此則以應之。故時措之宜矣。曰窮理則隱而難求。曰格物則顯而可據。格物者。修治其後人倫其先也。若泛乎其務。則荒而靡節。故博非顏子之文。則約非夫子之道。○亡氣外之形。亡神外之質。亡理外之神。亡命外之理。亡心外之命。亡意外之心。心者具萬理而出命也。○問古之祭天地山川不屋。謂棟宇不能圍其形也。乃以人之飲食薦之。夫豈知神之所嗜乎。曰：祭也者。致其敬與禮也。故以人道之所重者奉之。盡其報本之誠。已耳。若神之所嗜。夫惡知之。豹之祭獸。獺之祭魚。亦就其性之所能也。夫○覺心之放卽求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己之是卽非也。妬人之長卽短也。○性之所寓曰心。心之所具曰性。性者理也。心乃發用斯理者。孟子以四端驗之。夫自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斯謂盡心盡性也。精一道心者。用之執中也。中者。道心之極也。宋人以異

端附會之曰道卽心也。則人非心歟。○問性卽理也。有氣乎否。曰氣也。惟其爲理。斯謂之性。猶夫純潔而溫者。不謂之石。而謂之玉也。理之訓有條也。古用以言一事。至宋儒而言道體也。○程子云。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天言其理也。心兼乎血氣也。釋氏以精靈知覺爲主。故迷則皆妄。悟則皆真。故曰心。聖人以仁義禮智爲主。故經綸大經。裁成大化。與物同體。故曰天。○心性固不離。亦非雜。知能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也。好利惡害心之覺也。生可舍。死可取。性也。譬之物焉。生生氣也。穀之甘。杏之酸。桂之辣。性也。心靈而性活也。心移而性宰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乃言所主也。非用爲訓也。心性之辨。一言而決之矣。○陽剛也。生也。陰柔也。成也。皆氣也。卽其理也。仁陽也。愛也。義陰也。敬也。皆氣也。卽其理也。古人曰陰陽。曰仁義。一而已。後人和合孔孟之言性。乃立理氣之名。學者勿泥其詞。而析其源。不可廢理而存氣也。○常人無中。小人無靜。○朱子論宋祧主。取諸商周。夫湯文與自諸侯。契稷始封之君也。宗之固當布衣而有天下。如宋太祖除亂救民。創業垂統。宜正東向之位。爲百代之祖。自宣宗而上。悉以親盡而祧。天子崩。臣子稱天以誅之。其祭也。奉天以配之。若曰先世積德而致。則大賢之後多湮。如乃棄赫赫之功。而求冥冥之報。若曰子孫不當自擇其先。則自一世二世以至百世。皆不遷可也。○顏子之學。克己復禮。治怒改過。莊周謂之黜聰明。墮肢體。蓋肆爲靈言。以譏孔氏之致知謹禮也。宋劉彥冲諸人。祖述爲文。則顏子乃孔門之達磨矣。○曾點言志。朱子許其天理流行。夫遇一事。必有一則處之當。而熟則聖人矣。一以貫之也。豈有物見目前。而可玩哉。水之流。鳶之飛。魚之躍。皆實體也。猶父之慈。子之孝。皆天命之性。人不率之。愧於物矣。豈若黃華般若爲禪機哉。○不格物。而曰致知者。妄也。不履事。而曰存心者。偷也。夫人不食。而謂飽。卽空

而見華非實也。乃病也。○觀諸造化，靜多於動。雖陽氣畢達，萬有並作，本體固凝也。可以知德矣。○觀諸造化，動而無息。是故絕澗石壁草薜之生，冬冽地拆，蒼麥之青，可以知仁矣。○大學一篇，皆明明德而已。仁者與物同體，遺一物，塗一民，非仁也。故新民即明明德。○中庸不指仁義爲性，而曰喜怒哀樂，蓋二者皆微而難言。四者常發而易見。夫仁義之訓，至宋而明。今即田父市人而語之曰：汝喜汝怒，性也。皆曉然而領。四者即仁義之用。考孟子之四端，則參得之矣。戒懼以體驗此中，使勿有所係而偏。大學所謂正心慎獨，以儆省此和，使勿有所逐而流。大學所謂修身，靜立動之本。動達靜之具，交養互發，非二事也。○其世治者，其論公於衆。其世興者，其論公於朝。其世衰者，其論公於野。上下不公，其世不可爲已。故黨錮息而漢亡，朋黨盡而宋亂。夫公論弗可一日而廢也。○關雎咏淑女以配君子，閨關思德音以括其上。蓋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人冀其改德，以親賢女爾。○心存則鑒物之理，氣和則識仁之象。○不言常而言變，異端皆然。申韓之法，皆防人之欺，疑人之叛。夫將置乘彘於何地耶。

### 松牕寤言

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別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目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耜而言耕也。○問程子有遺書矣。子述程



志也何居曰。伐僞存真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向使二夫子之道消。其游謝之罪歟。鮑氏而下無譏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

卷四十九

諸儒學案中三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何塘字粹夫。號柏齋。懷慶武涉人。生而端重。不事嬉戲。人以爲呆。七歲時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及爲諸生。慨然慕許文正。薛文清之爲人。索其遺書讀之。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歷編修。修撰。逆瑾召諸翰林各贈川扇。翰林入見而跪。先生獨長揖。瑾怒。贈不及之。翰林謝扇復跪。先生從旁曰。嘻。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先生前對曰。修撰何塘。知不爲瑾所容。累疏謝病。致仕歸。瑾誅。復職。無何。以經筵觸忌。諱。謫同知開州。量移同知東昌府。又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丁憂。改浙江。進南京太常少卿。本寺正卿。歷工戶禮三部侍郎。謝病。陞右都御史。掌留堂。不就。家居十餘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贈禮部尙書。諡文定。先生以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究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日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

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先生此論，爲陽明而發也。蓋力主在心爲知覺，在物爲理之說，固無足怪。獨是以本原性命非當務之急，若無與乎修齊之事者，則與清談何異。修齊之事，無乃專靠言語威儀禮樂刑政歟。真可謂本末倒置矣。先生與王浚川許函谷辯論陰陽數千言，爲浚川所破者不一。其大指之差，在以神爲無，以形爲有。有無豈能相合，則神形已離爲二。神形既二，又豈待人死而後無知哉。

### 儒學管見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請問其旨，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修齊治平，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爲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爲用，而實本於明德之體。蓋內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於後。故有知止能得之訓焉。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爲此身之主。恐懼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於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修身章內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

謂已發而爲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內不得其正，卽指已發，則修身傳內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稟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焉。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修身齊家傳內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格物致知云者，格修齊治平之道，而真知執善執惡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於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爲犬，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平天下之用人，吏兵之政也。理財戶工之政也。治國與仁讓之善，則禮之政也。禁貪戾之惡，則刑之政也。吏兵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徇一己之偏。戶工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爲聚斂之計。禮刑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爲政之道，思過半矣。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舍而不求，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旣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及存心養性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嘆者多矣。

語錄

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卽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爲初學口耳，此道聽塗

說之最可惡者。○門人請梓文集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先之論。正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有言先生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老莊芻狗飄瓦。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 陰陽管見

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而未知其實。反覆乎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者。將二十年。至三十八歲。玩伏羲卦象。而驗之以造化之道。迺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其真也。欲著述以明之。以其非日用所急。且恐啓爭端也。藏之中心。蓋十五年於今矣。間與一二知己談之。而鄒東郭先生屬予筆之成書。因略書數條。告之王浚川許函谷。復有所疑。且予著述之本旨。亦未明也。迺補書三條於內。嗚呼。性命之難言也。尙矣。一己之見。安敢必他人之皆我從哉。引伸觸類。正誤糾失。蓋有待乎世之君子焉。嘉靖五年九月朔日。敍。○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陰有形。陽無形。陽無體。以陰爲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物。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一草。○天爲陽。地爲陰。火爲陽。水爲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終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爲風。地變而爲山。火變而爲雷。水變而爲澤。雨雪霜露。皆澤之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二章。○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何以明之。日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日近則

爲溫爲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爲涼爲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於是乎生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爲溫暑。天雖有水而不能爲寒涼。故曰其盛各有在也。三章。○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爲靜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體疑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爲陰樞。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爲動。悞矣。何以明之。水氣爲寒。寒甚則水。非有待於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之爲靜也。昭昭矣。四章。○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旣天有定形。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於天而不爲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太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於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星宿。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小大。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少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如此則謂天有定形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五章。○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統之。予竊以爲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爲水。而不知寒涼潤澤。皆水也。人知火之爲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於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死。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有餘蘊乎。六章。○或曰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易大傳也。今謂天專爲動。地專爲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爲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受乾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七章。○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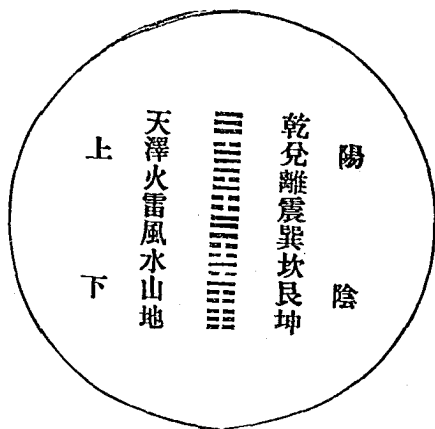
今謂天爲陽。地爲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爲天。坤陰物也。其象爲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默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八章。○或曰。周子之大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廼謂陰陽相生。不亦悞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而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混而無別。愚竊以爲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九章。○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周子之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水。水也。火。火也。金。木。水。火。土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之全可乎。或曰。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以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則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爲太極之全體。而地爲天之分體。豈不悞甚矣哉。太極圖爲性理之首。而其失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十章。○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卽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不可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爲諸子之陋。此其書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爲神。陰爲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不可見。今夫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爲也。

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十一章○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今不贅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爲暑寒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爲雨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於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爲天所變，雷爲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少思則得之矣。火爲風石爲雷，土爲露，豈不牽強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爲天而爲日，離不爲日而爲星，坤反爲水，坎反爲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迺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十二章○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爲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爲陰。乾變其初九爲初六，則爲巽。故謂風爲天之變。蓋天下交於陰也。坤變其六三爲九三，則爲艮。故謂山爲地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爲六三，則爲震。火爲陰伏，則奮擊而爲雷。故謂雷爲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爲初九，則爲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爲澤。故謂澤爲水之變。坤艮離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無乃以震爲陽，可下行於地之分。坎爲陰之陽，亦能上入於天之分。故兩儀其位耶。若以兌爲巽，以巽爲兌，則陰陽之分尤爲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十三

陰陽管見後語

造化之妙，先聖已有論者。見於易象及禮祭義春秋左傳諸篇可考也。但所言簡略耳。蓋以其理微妙難明，恐學者知未及此，驟而語之，反滋其惑。故等閒不論。所謂子罕言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以伏羲之  
 橫圖豎起  
 觀之，則造  
 化在目中  
 矣。此易之  
 太極圖也。



可得而聞是也。但近世儒者不察先聖之指，未明造化之妙，輒以見立論，其說傳於天下後世。學者習於耳目之聞見，遂以為理實止此，而不知其謬也。予惜其失，故著管見以救之，而爭辯紛然而起。蓋為先入之言所梏耳，予不得已，乃著管見後語以發之。學者熟玩而細察焉可也。嘉靖甲午冬至後二日序。○造化之道，合言之則為太極，分言之則為陰陽，謂之兩儀。陰陽又分之，則為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謂之四象。



四象又分之。則爲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謂之八卦。天地水火常在。故爲體。雷風山澤。或有或無。故謂之變。此皆在造化之中。而未生物也。其既合。則物生矣。一章。○陰形陽神。合則生人。所謂精氣爲物也。離則人死。所謂游魂爲變也。方其生也。形神爲一。未易察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而去者。初無形可見。形雖尚在。然已無所知矣。陽有知而無形。陰有形而無知。豈不昭然而易察哉。二章。○天動而無形。風亦動而無形。天不息。風有時而息。下交於陰。爲陰所滯也。高山之顛。風猛。蓋去陰稍遠。不大爲所滯也。雲霄之上。風愈猛。蓋將純乎天也。然則天變而爲風也。明矣。春夏日近火。氣盛。則雷迺發。秋冬日遠火。氣微。則雷乃收。雷有電。火光也。雷所擊。有燒痕。火所燎也。然則火變而爲雷也。明矣。若地水之變。則有形易見。不待論也。周易謂停水爲澤。管見則以水之化而散者爲澤。蓋停水與流行無異。而水之化爲雨雪霜露者。於八卦。遂無所歸。且澤有散義。先聖亦有雨澤之說。故不從周易所取之象。蓋於造化之道不合。雖文王之象。亦不敢從也。三章。○世儒論天道之陰陽。多指四時之變而言。而四時之變。陰陽消長。實指水火而言。而天之本體。則運行水火。在四時之外。無消長也。地道之柔剛。則以形論。地水相結。爲火所煨者。則剛。而火氣行於地者。人不敢犯。亦謂之剛。至於地水本體。至靜而無爲。則謂之柔。此所謂地有柔剛。亦自水火而來也。四章。○周子所謂太極。指神而言。神無所不統。故謂太極。神無形。故謂無極。而太極。朱子所註。亦得其意。但不言神而言理。故讀者未卽悟。朱註上天之載。蓋指神而言也。殊不知太極。乃陰陽合而未分者也。陰形陽神皆在其中。及分爲陰陽。則陽爲天火。依舊爲神。陰爲地水。依舊爲形。若太極本體。止有神而無形。則分後地水之形。何從而來哉。由此化生人物。其心性之神。則皆天火之神所爲也。其血肉之形。則

皆地水之形所爲也。此理先聖屢有言者。但學者忽而不察耳。蓋有形易見。而無形難見。因無怪其然也。五章。○橫渠論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氣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故不可見。夫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此儒者之所共言。亦橫渠之所知也。盈虛空處。皆天氣。可謂聚矣。是果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亦可謂氣聚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神與聚散之迹。張子窺測而未至也。六章。○老子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太極而生。陰陽五行。張子謂太虛無形。而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略相同。但老子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至張子。則直謂虛無形。止爲氣之聚散。不復知有神形之分。此則又不同也。學者詳之可也。七章。○浚川謂鬼神無知覺靈應。凡經訓禍福祭享之類。皆謂止是聖人以神道設教。實無此理。此大悞也。人血肉之軀爾。其知覺感應。孰爲之哉。蓋人心之神也。心之神。何自而來哉。蓋出於造化之神也。人有形聲。可驗。則謂之有神。無形聲。可驗。則謂之無淺矣。八章。

### 陰陽管見辯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太極者陰陽合一而未分者也。陰有陽無。陰形陽神。固皆在其中矣。故分爲兩儀。則亦不過分其本有者。若謂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則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也。○柏齋謂神爲陽。形爲陰。又謂陽無形。陰有形矣。今卻云分爲兩儀。亦不過分其本有者。既稱無形。將何以分。止分陰形。是無陽矣。謂分兩儀。豈不自相矛盾。使愚終年思之。而不得其說。望將陰陽有無分離之實。再爲教之。柏齋又謂以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嗟乎。此柏齋以氣爲獨陽之誤也。不思元氣之中。萬有俱備。以其氣本言之。有蒸有濕。蒸者能運動。爲陽。爲火。濕者常潤靜。爲陰。爲水。無濕則

蒸騰附。無蒸則濕不化。始雖清微。鬱則妙合而凝。神乃生焉。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皆氣也。神者形氣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貫之道也。今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皆出自釋氏仙佛之論。誤矣。夫神必藉形氣而有者。無形氣則神滅矣。縱有之。亦乘夫未散之氣。而顯者如火光之必附於物。而後見。無物則火尙何在。乎仲尼之門。論陰陽必以氣論。神必不離陰陽。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愚以爲異端之見矣。○道體兼有無。陰爲形。陽爲神。神而無形者。其本體蓋未嘗相混也。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浚川此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無而生有者無異也。釋氏則實以有無並論。與老氏不同。此不可不知也。所未精者。論真性與運動之風爲二。及以風火爲形耳。陰陽管見中。略具此意。有志於道者。詳之可也。浚川所見。出於橫渠。其文亦相似。○柏齋言道體兼有無。亦自神無形有來。此不須再辨。愚謂道體本有本實。以元氣而言也。元氣之上無物。故曰太極。言推究於至極。不可得而知。故論道體必以元氣爲始。故曰有虛卽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氣爲造化之宗樞。安得不謂之有。執事曰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又謂余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合。橫渠之論。與愚見同否。且未暇辨。但老氏之所謂虛。其旨本虛無也。非愚以元氣爲道之本體者。此不可以同論也。望再思之。○日陽精。蓋火之精也。星雖火餘。然亦有其體矣。陰止受火光以爲光者。如水與水精之類也。猶月之小者也。風雷雖皆屬陽。然風屬天之陽。雷屬火之陽。亦不可混。至於雲則屬陰水。今獨不可謂之陽也。○陰陽卽元氣。其體之始。本自相渾。不可離析。故所生化之物。有陰有陽。亦不能相離。但氣有偏盛。遂爲物主耳。星隕皆火。能焚物。故謂星爲陽餘。柏齋謂雲爲獨陰矣。愚則謂陰乘陽耳。其有象

可見者陰也。自地如縷而出，能運動飛揚者乃陽也。謂水爲純陰矣。愚則謂陰挾陽耳。其有質而就下者陰也。其得日光而散爲氣者則陽也。但陰盛於陽，故屬陰類矣。○天陽爲氣，地陰爲形，男女牝牡皆陰陽之合也。特以氣類分屬陰陽耳。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也。寒暑晝夜，管見有論。至於呼吸，則陽氣之行不能直遂，蓋爲陰所滯而相戰耳。此屈伸之道也。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此數語甚真。然謂之氣則猶有象，不如以神字易之。蓋神卽氣之靈，尤妙也。愚嘗驗經星河漢位次景象，終古不移。謂天有定體，氣則虛浮。虛浮則動蕩，動蕩則有錯亂。安能終古如是。自來儒者謂天爲輕清之氣，恐未然。且包天地外，果爾輕清之氣，何以乘載地水氣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轉。漢邠萌曰：天體確然在上，此真至論。智者可以思矣。柏齋惑於釋氏地水火風之說，遂謂風爲天類，以附成天地水火之論。其實不然。先儒謂風爲天體，旋轉蕩激而然，亦或可通。今云風卽天類，誤矣。男女牝牡，專以體質言，氣爲陽而形爲陰，男女牝牡皆然也。卽愚所謂陰陽有偏盛，卽盛者恆主之也。柏齋謂男女牝牡皆陰陽相合是也。又謂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豈不自相背馳。寒暑晝夜以氣言，蓋謂屈伸往來之異，非專陰專陽之說。愚於董子陽月陰月辨之詳矣。呼吸者氣機之不容已者。呼則氣出，出則中虛。虛則受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溢氣，故氣出。此乃天然之妙，非人力可以強而爲之者。柏齋謂陽爲陰滯而相戰，恐無是及象。當再體驗之何如。柏齋又謂愚之所言，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以下數語甚真。此愚推究陰陽之極言之。雖葱蒼之象亦陰，飛動之象亦陽。蓋謂二氣相待，有離其一不得者。况神者生之靈，皆氣所固有者也。無氣則神何從而生。柏齋欲以神字代氣，恐非精當之見。○土卽地也。四時無不在，故配四季。

水溫爲火熱之漸。金涼爲水寒之漸。故配四時。特生之序不然耳。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之辨也。火旺於夏。水旺於冬。亦是正理。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冰爲水之休囚。而不知冰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也。誤矣。○柏齋曰。土卽地。四時無不在。愚謂金木水火無氣則已。有則四時日月皆在。何止四季之月。今土配四季。金木水火配四時。其餘無配。時月五行之氣。不知各相退避乎。卽爲消滅乎。突然而來。抑候次於何所乎。此假象配合。穿鑿無理。甚較然者。世儒惑於邪妄而不能辨。豈不可哀。柏齋又曰。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辨。愚謂學孔子者。當推明其道。以息邪說。庶天下後世崇正論。行正道。而不至陷於異端可也。何可謂自是一端。不必與辨。然則造化真實之理。聖人雅正之道。因而蒙蔽晦蝕。是誰之咎。其謂水旺於冬。猶爲痼疾。夫夏秋之時。膚寸雲霓。大雨時行。萬流湧溢。百川灌河。海潮爲之嘯逆。不於此時而論水旺。乃於水泉閉涸之時。而強配以爲旺。豈不大謬。又謂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冰爲水之休囚。而不知冰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嗟乎。此尤不通之說。夫水之始化也。冰乎水乎。使始於冰。雖謂冰爲水之本體。固無不可矣。然果始於冰乎水乎。此有識者之所能辨也。夫水之始氣化也。陽火在內。故有氣能動。冰雪者。雨水之變。非始化之體也。安可謂之本。裂膚墮指而江海不冰。謂流動爲天火之化。得乎哉。○人之神與造化之神一也。故能相動。師巫之類。不可謂無。浚川舊論。天地無知。鬼神無靈。無師巫之術。今天地鬼神之說。變矣。而師巫猶謂之無如舊也。何哉。此三事一理也。特未思耳。神能御氣。氣能御形。造化人物無異。但有大小之分耳。造化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也。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行事。此師巫之比也。行禱則

求於造化之神也。設位請客，客有至不至，設主求神，神有應不應。然客有形，人見之，神無形，人不能見也。以目不能見，遂謂之無，淺矣。此木主土偶之比也。蒸水爲雲，灑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皆人之所爲也。皆人之所共知也。此雖形用主之者，亦神氣也。師巫則專用神氣，而不假於形者也。通此則邪術之有無可知矣。浚川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耳。蓋其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己，故謂己見不可易耳。吾幼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常有時而自知其非也。慎言此條，乃爲師巫能致風雲雷雨而言。故曰雨暘風霆，天地之德化，而師巫之鬼不能致耳。或能致者，偶遇之也。至於邪術，亦未嘗謂世間無此，但有之者，亦是得人物之氣質而成，非虛無杳冥所憑藉而能之也。如採生折割，如滌目幻視等類，與師巫之虛無杳冥能致風雨不同，皆藉人物之實氣。柏齋又謂造化之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矣。愚則謂天所能爲者，人不能爲；人所能爲者，天亦不能爲之。師巫若能呼風喚雨，何不如世俗所謂吹氣成雲，噴唾成雨，握手成雷，拂袖成風，頃刻之間，靈異交至，又何必築壇勅將，祭禱旬朔，以待其自來，豈非誑惑耶？俗士乃爲信之悲哉！柏齋又謂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爲師巫能竊天神之權，愚以謂過矣。小吏人主皆人也，所竊皆人事也，故可能師巫人也。風雨，天也；天之神化，師巫安能之？投鐵於淵，龍起而雨，此乃正術，亦非冥祈，不可同也。又謂設主請客，有至不至，如師巫求神，有應不應，此皆爲師巫出脫之計。請客不至，或有他故，求神不應，神亦有他故邪？此可以發笑。又謂蒸水爲雲，灑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爲人神氣所爲，不知此等雲雨風雷，真邪假邪？若非天道之真，不過物象之似耳。與師巫以人求天，有何相類？且師巫專用神氣，而不假之以形，不知是何神。

靈聽師巫之所使。抑師巫之精神耶。此類說夢。愚不得而知之。其謂愚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益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執已見不可易。又謂向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常有時自知其非。此數言教愚多矣。但謂自處太高。謂人不及已。此則失愚之心也。夫得其實理則信。不得其理。此心扞格不契。何以相信。使芻蕘之言。會於愚心。卽躍然領受。况大賢乎。謂人不及已。執所見而不易。此人爲高下。而不據理之是非者之爲也。愚豈如是乎。柏齋又云。神能御氣。氣能御形。以神自外來。不從形氣而有。遂謂天地太虛之中。無非鬼神。能聽人役使。亦能爲人禍福。愚則謂神必待形氣而有。如母能生子。子能爲母主耳。至於天地之間。二氣交感。百靈雜出。風靈流行。山川冥漠。氣之變化。何物不有。欲氣而爲神。恐不可得。縱如神仙尸解。亦人之神乘氣而去矣。安能脫然神自神而氣自氣乎。由是言之。兩間神鬼百靈顯著。但恐不能爲人役使。亦不能爲人禍福耳。亦有類之者。人死而氣未散。乃憑物以崇人。若夫罔兩罔象山魃水魘之怪。來遊人間。皆非所謂神也。此終古不易之論。望智者再思之。何如。○讀禍福祭祀之論。意猶爲鬼神無知覺作爲。此大惑也。人血肉之軀耳。其有知覺作爲。誰主之哉。蓋人心之神也。人心之神。何從而來哉。蓋得於造化之神也。故人有知覺作爲。鬼神亦有知覺作爲。謂鬼神無知覺作爲。異於人者。楛於耳目聞見之驗。而不通之以理。儒之淺者也。程張不免有此失。先聖論鬼神者多矣。乃一切不信。而信淺儒之說。何也。豈楛於耳目聞見之迹。而不能通之以理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人之爲善爲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取程子答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柏齋以禍福必曰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者

乃得福。鬼神亦謬惡不仁矣。有是乎。且夫天地之間。何虛非氣。何氣不化。何化非神。安得謂無靈。又安可謂無知。但亦皆冥恍惚。非必在在可求。人人得而攝之。何也。人物巨細亦夥矣。攝人必攝物。強食弱。智戕愚。衆暴寡。物殘人。人殺物。皆非天道之常性命之正。世人與物相戕相殺。無處無之。而鬼神之力不能報其冤。是鬼神亦昧劣而不義矣。何足以爲靈異。故愚直以仲尼敬鬼神而遠之。以爲主論。而祭祀之道以爲設教。非謂其無知無覺而不神也。大抵造化鬼神之迹。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非出於有意也。非以之爲人也。其本體自如是耳。於此而不知。皆淺儒誣妄。惑於世俗之見。而不能達乎至理者矣。此又何足與辨。○先聖作易。見造化之妙。有有形無形之兩體。故畫奇耦以象之。謂之兩儀。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者。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是畫易之次第。卽造化之實也。乃謂其局而謬悞矣。○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聖人推論畫易之原。非論天地造化本然之妙用也。函谷當時。往往準易以論造化。愚嘗辭而病之。柏齋前謂太極爲陰陽未分。兩儀謂陰陽已分。似也。今生於四象。又謂聖人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嗟乎。此論爲蛇添足。又豈自然而然之道哉。先儒謂四象爲陰陽剛柔。四少乃本易中之所有者。後人猶議其無據。今乃突然以形氣水火名之。於易戾矣。形氣。易卦未嘗具論。水火卦有坎離。此而名之。豈不相犯。求諸要歸。大抵柏齋欲以易卦之象。附會於造化。故不覺其牽合穿鑿至此耳。嗟乎。易自邵朱以來。如先天後天。河圖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諸六十四卦。何曾具此。後學自少至老。讀其遺文。迷而不省。又爲衍其餘說。日膠月固。而不可解。



使四聖之易。難以異端之說。悲哉。○天地未生。蓋混沌未分之時也。所謂太極也。天神地形。雖曰未分。實則並存而未嘗缺一也。太虛之氣。天也。神也。以形論之則無也。地則形也。非太虛之氣也。以形論之則有也。分爲天地。與未分之時無異也。謂儒者之道。無無無空者非也。神與形合則物生。所謂精氣爲物也。神去形離則物死。所謂游魂爲變也。神在人心。性是也。無形也。形在人血肉是也。無知也。方其生也。形神混合。未易辨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去者固無形也。形雖尚在。固已無知而不神矣。此理之易見者也。乃謂儒道無無無空何也。此說出於橫渠。不足爲據。蓋橫渠見道亦未真也。老氏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悞矣。橫渠力辨其失。及自爲說。則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客形有也。生於無形。此與老氏有生於無者何異。是無異同。浴而譏裸裎也。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過於橫渠。特未精耳。○太虛太極陰陽有無之義。已具於前。不復再論。但源頭所見各異。故其說遂不相入耳。愚以元氣未分之前。形氣神冲然皆具。且以天有定體。安得不謂之有。不謂之實。柏齋以天爲神。爲風。皆不可見。安得不謂之無。不謂之空。今以其實言之。天果有體邪。果止於清氣邪。遠不可見。故無所取證耳。若謂天地水火本然之體。皆自太虛種子而出。道體豈不實乎。豈不有乎。柏齋謂儒道有無有空。不可以天爲神。遂因而誤之。如此。且夫天包地外。二氣洞徹。萬有莫不藉之以生。藉之以神。藉之以性。及其形壞氣散。而神性乃滅。豈非生於本有乎。柏齋以愚之論出於橫渠。與老氏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不異。不惟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謂萬物生於有。謂形氣相禪者。有生於無。謂形氣之始本無也。愚則以爲萬有皆具於元氣之始。故曰儒之道本實。本有無無也。無空也。柏齋乃取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愚以爲柏齋嗜嗜仙佛。受

病之源矣。○五行生成之數誠妄矣。有水火而後有土之說。則亦未也。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也。木金則生於水火土相交之後。正蒙一段論此甚好。但中間各有天機存焉。天神無形。人不能見。故論者皆遺之。此可笑也。浚川所見。高過於函谷。函谷所見。多無一定。細觀之。自見。今不暇與辨也。嘉靖甲午十月晦日。書於柏齋私居。○柏齋謂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愚則以爲四者皆自元氣變化出來。未嘗無所待者也。天者氣化之總物。包羅萬有而神者也。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故日月之精。交相變化。而水火生矣。觀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可測矣。土者水之浮萍。得火而結凝者。觀海中浮沫。久而爲石。可測矣。金石草木水火土之化也。雖有精粗先後之殊。皆出自元氣之種。謂地與天與水火。一時並生。均爲造化本體。愚竊以爲非然矣。老氏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橫渠謂太虛無形。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略相同。但老氏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橫渠則謂虛與形。止由氣之聚散。無神形有無之分。又不同也。子竊謂論道體者。易象爲至。老子周子次之。橫渠爲下。蓋以其不知神形之分也。○神形之分。魂升而魄降也。古今儒者。孰不知之。今謂老子周子知之。橫渠不知。豈不冤哉。大抵老氏周子不以氣爲主。誠以爲無矣。與柏齋以神爲無同義。與橫渠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大相懸絕。夫同道相賢。殊軌異趨。柏齋又安能以橫渠爲然。嗟乎。以造化本體爲空爲無。此古今之大迷。雖後儒扶正濂溪無極之旨。曰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亦不明言何物主之。豈非談虛說空乎。但形神之分。能知陰陽果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爲神。爲生。爲明靈。跡則爲形。爲死。爲糟粕。神之氣終散歸於太虛。不滅息也。形之氣亦化歸於太虛。爲腐臭也。則

造化本體。安得不謂之有。安得不謂之實。老釋之所謂有無有空者。可以不攻而自破。世儒謂理能生氣。者可以三思而自得矣。望柏齋以意逆志。除去葛藤。舊見當自契合。○地上虛空處皆天。天氣可謂聚矣。是豈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氣之聚益顯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陽爲神。無聚散之迹。終不可見。而張子之論未至也。子初著管見。多引而不發。蓋望同志深思而自得之也。忽而不察者皆是矣。因復引而伸之。然不能盡言也。其餘則尙有望於世之君子焉。甲午冬至前三日書。○地上虛空謂之皆氣。則可謂之皆天。則不可。天自有體。觀星象河漢。確然不移。可以測知。且天運於外。無一息停。虛空之氣。未嘗隨轉。謂地上皆天。恐非至論矣。風之猛者。排山倒海。謂氣之動。則可。謂氣之聚。則不可。夫氣之動。由力排之也。力之排。由激致之也。激之所自。天機運之也。此可以論風矣。謂天運成風。則可。謂天卽風。則不可。氣雖無形。可見。卻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搖而得。非虛寂空冥無所索取者。世儒類以氣體爲無。悞矣。愚謂學者必識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既差。難與論其餘矣。○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邪。若謂地之靈變。此是天之藏於地者耳。非地之本體也。○柏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愚則以爲後坤發育。羣品載生。山川蘊靈。雷雨交作。謂地不神。恐不可得。又曰。地有靈變。此天藏於地者。非地本體。若然。則地特一大死物矣。可乎。愚則以爲萬物各有稟受。各正性命。其氣雖出於天。其神卽爲己有。地有地之神。人有人之神。物有物之神。謂地不神。則人物之氣亦天之氣。謂人物不能自神。可乎。此當再論。○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形生於無形。此與老子有生於無之說。何異。其實造化之妙。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不可混

也。嗚呼。世儒惑於耳目之習熟久矣。又何可以獨得之意強之哉。後世有楊子者。自相信矣。○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從元氣而化。蓋由元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化出天地水火萬物。如氣中有蒸而能動者。卽陽卽火。有濕而能靜者。卽陰卽水。道體安得不謂之有。且非濕則蒸無附。非蒸則濕不化。二者相須而有。欲離之不可得者。但變化所得。有偏盛而盛者。嘗主之。其實陰陽未嘗相離也。其在萬物之生。亦未嘗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觀水火陰陽未嘗相離可知矣。故愚謂天地水火萬物皆生於有。無無也。無空也。其無而空者。卽橫渠之所謂客形耳。非元氣本體之妙也。今柏齋謂神爲無形。爲有。且云。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所見從頭差異。如此安得強而同之。柏齋又云。後世有楊子雲。自能相信。愚亦以爲俟諸後聖。必能辨之。

# 明儒學案

## 卷五十

### 諸儒學案中四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河南儀封人。宏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德戊辰，謫爲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爲御史。出按陝西鎮守，奄人廖鵬虐民，先生繩之以法，鵬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奄干請先生焚其書，兩奄亦恨，未有以發也。鵬因上書構之，兩奄從中主其奏，逮入詔獄，又謫爲縣丞，稍遷知縣，同知擢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兼掌院事，加太子太保。辛丑罷，又三年而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諡肅敏。先生主張橫渠之論，理氣以爲氣外無性，此定論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則先生仍未知性也。蓋天地之氣，有過有不及，而有愆陽伏陰，豈可遂疑天地之氣有不善乎？夫其一時雖有過不及，而萬古之中氣自如也。此卽理之不易者，人之氣稟雖有清濁強弱之不齊，而滿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人所同也。此所謂性，卽在清濁強弱之中，豈可謂不善乎？若執清濁強弱，遂謂性有善有不善，是但見一時之愆陽伏陰，不識萬古常存之中氣也。先生受病之原，在理字不甚分明，但知無氣外之理，以爲氣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氣聚則理聚，氣散則

理散。畢竟視理若一物。與氣相附。爲有無。不知天地之間。只有氣。更無理。所謂理者。以氣自有條理。故此名耳。亦以人之氣本善。故加以性之名耳。如人有惻隱之心。亦只是氣。因其善也。而謂之性。人死則其氣散。更何性之可言。然天下之人。各有惻隱。氣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故氣有萬氣。理只一理。以理本無物也。宋儒言理能生氣。亦只誤認理爲一物。先生非之。乃仍蹈其失乎。

雅述

學者始而用功。必須主敬存誠。以持其志。而後有進。久而純熟。動靜與道爲一。則誠敬不待養而自存。志不待持而自定矣。程子論持志曰。只此便是私。此言亦過高。儒者遂以主敬存誠。以持志爲有意。而不務。殊失下學上達之意。近禪氏之虛靜矣。○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靜而未感也。人心與造化之體。皆然。使無外感。何有於動。故動者緣外而起者也。應在靜也。機在外也。已應矣。靜自如。故謂動以擾靜。則可謂動生於靜。則不可。而況靜生於動乎。○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觀天。動作行。事可以觀聖人。內蘊不可知。而發外者。可以概觀。天除卻四時百物。聖人除卻動作行。事。則其道隱矣。將何以爲知天知聖之具。儒者好高。乃謂以動作言語求聖人爲未過矣。推此意也。直欲枯禪白坐。以見性乎。○世變有漸。若寒暑然。非寒而突暑。暑而突寒也。聖人拯變於未然。在平其勢而已矣。平其勢。在理其人情而已矣。故將怨者。則德之將渙者。則萃之。將昂者。則抑之。此聖人先幾之神也。悠悠坐視。養亂焉耳矣。○天地之先。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爲道之本。○薛文清云。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卽性也。愚謂性道有善有不善。故用明。使皆善而無惡。何用明爲。聖人又何用強爲。修道以立教哉。自世之人。觀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

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者常千百。昭昭雖勉於德行。而惰於冥冥者。不可勝計。猶賴讀書以維持之。故謂人心皆善者。非聖人大觀真實之論也。○聖賢之所以爲知者。不過思慮見聞之會而已。世之儒者。乃曰思慮見聞爲有知。不足爲知之至。別出德性之知爲無知。以爲大知。嗟乎。其禪乎。不思甚矣。殊不知思與見聞。必由於吾心之神。此內外相須之自然也。○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何以故。使父母生之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而惟知所養者爲親耳。塗而遇諸父母。視之則常人焉耳。此可謂天性之知乎。由父子之親觀之。則凡萬物萬事之知。皆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近儒好高之論。別出德性之知。以爲知之至。而舉學問思辨之知爲不足。而不知聖人雖生知。惟性善達道二者而已。其因習因悟。因過因疑之知。與人大同。況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學而後知者哉。○博籠而約精。博無定。而約執其要。博有過不及。而約適中也。此爲學心法。世儒乃曰。在約而不在博。嗟乎。博惡乎雜者。斯可矣。約不自博而出。則單寡而不能以折中。執一而不能以時措。其不遠於聖者幾希。○性生於氣。萬物皆然。宋儒只爲強成孟子性善之說。故離氣而論性。使性之實不明於後世。明道曰。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三言者。於性極爲明盡。後之學者。稽於朱子本然氣質二性之說。而不致思。悲哉。○諸儒於體魄魂氣。皆云兩物。又謂魄附於體。魂附於氣。此卽氣外有神。氣外有性之說。殊不然。體魄魂氣。一貫之道也。體之靈爲魄。氣之靈爲魂。有體卽有魄。有氣卽有魂。非氣體之外。別有魂魄來附之也。氣在則生而

有神。故體之魄亦靈。氣散則神去。體雖在而魄亦不靈矣。是神氣者。又體魄之主。豈非一貫之道乎。知魂魄之道。則神與性可知矣。○格物之訓。程朱皆訓至字。程子曰。格物而至於物。此重疊不成文義。朱子曰。窮至事物之理。是至字上又添出一窮字。聖人之言直截。決不如此。不如訓以正字。直截明當。義亦疏通。○天之氣有善有惡。觀四時風雲霾霧霜雹之會。與夫寒暑毒癘瘴疫之偏。可觀矣。况人之生。本於父母精血之湊。與天地之氣又隔一層。世儒曰。人稟天氣。故有善而無惡。幾於不知本始。○老莊謂道生天地。宋儒謂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愚謂天地未生。只有元氣。元氣具則造化人物之道理。卽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理。○易雖有數。聖人不論數而論理。要諸盡人事耳。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自邵子以數論天地人物之變。棄人爲而尙定命。以故後學論數紛紜。廢置人事。別爲異端。害道甚矣。○靜寂而未感也。動感而遂通也。皆性之體也。聖人養靜以虛。故中心無物。聖人慎動以直。故順理而應。此皆性學之不得已者。後儒獨言主靜以立本。而略於慎動。遂使克己復禮之學不行。而後生小子。以靜爲性真。動爲性妄。流於禪靜空虛矣。○人之生也。使無聖人修道之教。君子變質之學。而惟循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聞。倫義之宜罔知。雖稟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况其下者乎。○文中子曰。性者五常之本。蓋性一也。因感而動爲五。是五常皆性爲之也。若曰性卽是理。則無感無動無應。一死局耳。文中子之見爲優。荀悅曰。情意心志。皆性動之別名。言動則性有機發之義。若曰理安能動乎。○或謂氣有變。道一而不變。是道自道。氣自氣。歧然二物。道一貫之妙也。道莫大於天地之化。日月星辰。有薄食彗孛。雷霆風雨。有震擊擊。忽山川海濱。有崩腐竭溢。草木昆蟲。有榮枯生化。羣然



變而不常矣。况人事之盛衰得喪，杳無定端，乃謂道一而不變得乎？氣有常有不常，則道有變有不變，一而不變，不足以該之也。○孟子之言性善，乃性之正者也，而不正之性，未嘗不在，其言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豈非不正之性乎？是性之善與不善，人皆具之矣。宋儒乃直以性善立論，而遺其所謂不正者，豈非惑乎？○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卽此數言，猶是二之也。夫人具形氣，而後性出焉。今日性與氣合，是性別是一物，不從氣出，有生之後，相來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氣，則性存，無生氣，則性滅，不可離而論者也。如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心之能思，皆耳目心之固有者，無耳目心，則視聽與思，尙能存乎？聖人之性，亦自形氣而出，但以聖人之形氣純粹，故其性無不善，衆人形氣駁雜，故其性多不善耳。○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非聖人語，靜屬天性，動亦天性，但常人之性，動以物者多，不能盡皆天耳。性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動以天理者，靜必有理以主之，動以人欲者，靜必有欲以基之。靜爲天性，而動卽逐於人欲，是內外心迹，不相合一矣。○佛氏教人，在持自性，持自性者，執自己之本性也。言一切衆生，皆有本覺，謂本性之靈覺處，雖流轉六道，受種種身，而此覺性，不會失滅，故以此爲真性。儒者不達性氣一貫之道，無不浸浸然入於其中。朱子謂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其實自佛氏本性靈覺而來，謂非依傍異端得乎。大抵性生氣，離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養修真氣，雖離形而不散，故其性亦離形而不滅，以有氣卽有性耳。佛氏既不達此，儒者遂以性氣分而爲二，誤後世之學甚矣。

慎言

有形亦是氣。無形亦是氣。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氣也。無形元氣也。元氣無息。故道亦無息。是故無形者。道之極也。有形者。道之顯也。○天內外皆氣。地中亦氣。物虛實皆氣。通極上下造化之實體也。是故虛受乎氣。非能生氣也。理載於氣。非能始氣也。世儒謂理能生氣。卽老子道生天地矣。謂理可離氣而論。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卽佛氏以山河大地爲病。而別有所謂真性矣。可乎不可乎。○萬物巨細柔剛。各異其材。聲色臭味。各殊其性。閱千古而不變者。氣種之有定也。人不肖其父。則肖其母。數世之後。必有與祖同其體貌者。氣種之復其本也。

橫渠理氣辯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忘者。可與言性矣。橫渠此論。闡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開示後學之功大矣。而朱子獨不以爲然。乃論而非之。今請辯其惑。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由是言之。則性與氣原是二物。氣雖有存亡。而性之在氣外者。卓然自立。不以氣之聚散而爲存亡也。嗟乎。其不然也甚矣。且夫仁義禮智。儒者之所謂性也。自今論之。如出於心之愛爲仁。出於心之宜爲義。出於心之敬爲禮。出於心之知爲智。皆人之知覺運動。爲之而後成也。苟無人焉。則無心矣。無心則仁義禮智。出於何所乎。故有生則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安得取而言之。是性之有無。緣於氣之聚散。若曰超然於形氣之外。不以聚散而爲有無。卽佛氏所謂四

大之外。別有真性矣。豈非謬悠之論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精神魂魄。氣也。人之生也。仁義禮智。性也。生之理也。知覺運動。靈也。性之才也。三物者。一貫之道也。故論性也。不可以離氣。論氣也。不得以遺性。此仲尼相近習遠之大旨也。又曰。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言也。窺測造化之不盡者矣。何以言之。氣游於虛者也。理生於氣者也。氣雖有散。仍在兩間。不能滅也。故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理根於氣。不能獨存也。故曰。神與性皆氣所固有。若曰。氣根於理而生。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種子。便能生氣。不然。不幾於談虛駕空之論乎。今爲之改曰。氣之已散者。既歸於太虛之體矣。其氤氳相感。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張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如此。造化之生息。人性之有無。又何以外於是。而他求也哉。

性辯

性之體何如。王子曰。靈而覺。性之始也。能而成。性之終也。皆人心主之。形諸所見。根諸所不可見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何不同若是乎。曰。此儒者之大惑也。吾惡能辯之。雖然。嘗試論之矣。人有生。斯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惡乎取而言之。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論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塗。是性之與氣。可以相有。而不可相離之道也。是故天下之性。莫不於氣焉。載之。今夫性之盡善者。莫有過於聖人也。聖人之性。皆此心虛靈所具。而爲七情所自發。則聖人之性。亦不離乎氣而已。性至聖人而極。聖人之性。既不出乎氣質。况餘人乎。所謂超然形氣之外。復有所謂本然之性者。支離虛無之見。與佛氏均也。可乎哉。敢問何謂人性皆善。曰。善固性也。惡亦人心所出。非有二本。善者足以治

世惡者足以亂世。聖人懼世紀弛而民循其惡也。乃取其性之足以治世者而定之曰仁義中正。而立教焉。使天下後世由是而行則爲善。畔於此則爲惡。出乎心而發乎情。其道一而已矣。

答薛君采論性書

君采之談性也。一惟主於伊川。豈以先生之論。盡合道妙。皆當守而信之乎。愚則反求吾心。實有一二不可強同者。故別加論列。以求吾道之是。伊川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卽以理爲氣。嗟乎。此大節之不合者也。余嘗以爲元氣之上無物。有元氣卽有元神。卽能運行而爲陰陽。有陰陽則天地萬物之性理備矣。非元氣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今日所以陰陽者。道也。夫道也者。空虛無著之名也。何以能動靜而爲陰陽。又曰。氣化終古不忒。必有主宰其閒者。不知所謂主宰者。是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機軸耶。抑緯書所云十二神人弄丸耶。不然。幾於談虛駕空無著之論矣。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論。皆過矣。皆過矣。又曰。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說。嗟乎。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也。夫性生之理也。明道先生亦有定性之旨矣。蓋謂心性靜定。而後能應事耳。若只以理爲性。則謂之定理矣。可乎哉。余以爲人物之性。無非氣質所爲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言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途。是性與氣相資。而有不得相離者也。但主於氣質。則性必有惡。而孟子性善之說不通矣。故又強出本然之性之論。超乎形氣之外。而不雜以傅會於性善之旨。使孔子之論。反爲下乘。可乎哉。不思性之善者。莫有過於聖人。而其性亦惟具於氣質之中。但其氣之所稟。清明純粹。與衆人異。故其性之所成。純善而無惡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聖人之性。既不離乎氣質。衆人可

知矣。氣有清濁粹駁，則性安得無善惡之雜。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性也者，乃氣之生理。一本之道也。信如諸儒之論，則氣自爲氣，性自爲性，形性二本，不相待而立矣。韓子所謂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者是也。程子以性爲理，余思之累年，不相契入。故書以大易窮理盡性證性理之不可以爲一。孝經毀不滅性，以見古人論性類出於氣，固不敢以己私意自別於先儒矣。嘗試擬議言性不得離氣，言善惡不得離道。故曰：性與道合，則爲善性；與道乖，則爲惡性。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此余自以爲的然之理也。仲尼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是善惡皆性爲之矣。古聖會通之見，自是至理矣。

## 卷五十一

### 諸儒學案中五

####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黃佐字才伯，號泰泉，廣之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爲江西提學僉事，棄官歸養。久之起右春坊右諭德，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先生以博約爲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概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彝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蓋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詞章，無不該通。故卽以此爲教。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

陽明亦何嘗教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尙拘牽於舊論耳。羲幼時喜博覽。每舉楊用修集。韓孟郁上桂謂余曰。吾鄉黃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讀其集乎。今爲秦泉學案。念亡友之言。爲之潛然。

論學書

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然夫子之教。必致知而力行。守約而施博。於達道達德。一則曰未能一焉。二則曰我無能焉。未嘗言知而廢能也。程子曰。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又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大學言致知。繫於人之問學者也。孟子言良知。必兼良能。本於天命之德性者也。惟宋呂希哲氏。獨以致知爲致良知。而廢良能。則是釋氏以心之覺悟爲性矣。圓覺經以事理爲二障。必除而空之。則理不具於心。心不見於事。惟神識光明而已。反身而誠。似不如是。復林見素書。○昨承教中和之說。謂陽明傳習錄云。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之。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是用。今人用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則知其體亦未能得未發之中。執事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無有不善。若無未發之中。則人皆可爲堯舜。豈謬語哉。蓋陽明之學。本於心之知覺。實由佛氏。其曰只是一念良知。徹首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此乃金剛經不生不滅。入涅槃覺。安知所謂中和也。又曰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卽吾所謂良知。又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又畔孟子性善之說矣。旣曰無善安得。又曰是謂至善。是自相矛盾也。又曰吾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旣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

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悔悟。錯用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執事謂其與佛老汨沒俱化。未嘗悔悟。但借良知以文飾之耳。誠然誠然。生謂中庸者作聖之樞要。而精一執中之疏義也。明乎此。則佛老之說。祇覺其高虛而無實。避去不暇。又何汨沒之有哉。夫堯舜始言中。孔子始言中庸之爲德。中不啻足矣。而言庸何也。蓋慮人以中難知難行。而不知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又以庸言之。蓋謂無過不及之中。乃平常應用之理。降衷秉彝。人人所同也。故子思述孔子之意。以爲此篇。凡言及品節限制而操存於內者。皆以坊人心之危也。言及天地民物。皆以廓道心之微也。然道心之發。恆與人心相參。則察之不容以不精。守之不容以不一。必精而至一。則中可用於民。推之天下國家。而天地位。萬物育矣。其用功以致中和也。俗儒皆以戒懼爲靜。而存養。慎獨爲動。而省察。然章句或問。惟言存養省察。未嘗分言動靜也。生愚以爲此乃默識天性。而操存涵養之爲學。以此訓人。以此修道立教。無非中庸之爲德。合內外之道。卽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性既存於心。心自見於事。聖神功化之極。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昨談及此。猶未之詳也。試更詳一得之愚可乎。蓋首章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與末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是相應。聖學相傳。洪範五事。孔門四勿。皆從此用功。雖稠人廣坐之中。從事於此。惟恐少怠。記所云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豈待感物而動哉。故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默識天性之中。庶乎情發而皆中節。由此推極。則中和致矣。若待靜時存養。則無有所謂不睹不聞不動不言之時矣。嘗當中夜不接物時。驗之。目睹隙光。耳聞更漏。或擁衣而動。呼童而言。未有無思無慮如槁木者。故曰。纔思卽是已發。惟內視返觀。則性如皎日。有過卽知。是謂明德。

好惡本無一偏。豈非未發之中乎。若對客應酬亦然。一有偏處。卽靜以待之。則喜怒哀樂之發。無不中節。而和自中出矣。涵養日久。便是默而成之。篤恭而天下平。不獨成己而已。若曉曉講學。各執一端。則自相乖戾。去中和遠矣。與徐養齋書。○箋詁者。聖經之翼也。諸子者。微言之遺也。史牒者。來今之準也。雜文者。蘊積之葉也。世之談道者。每謂心苟能明。何必讀書。吾夫子既斥由之佞矣。又謂臯夔稷契。何書可讀。然則三墳五典之書。傳自上古者。胡爲誦法於刪述之前耶。十三經註疏中。多有可取者。如鄭氏釋道。不可離。曰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其言似籠而實切。苟謂真儒不是。康成而顯。求明心見性。則又入禪矣。苟揚雖大醇小疵。而不敢擬經。其言亦有所見。近世乃有取於文中子。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謂之何哉。執事曰。二程謂老氏之言。無可闕者。惟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故宋儒多取道家言。如周茂叔自無而有。自有歸無。乃李荃之陰符也。張子厚清虛一大。乃莊周之太虛也。朱子之調息箴。乃老聃之元牝也。矧又註參同契。陰符經。盛傳於世。邪蓋去。聖日遠。而內聖外王之學。老莊頗合。吾儒遂至此爾。近日金剛圓覺。及六祖壇經。爲講道學者所宗。陽儒陰釋。自謂易簡。不涉支離。如降伏其心。見自本性。有大定力者。謂之金剛。統衆德而大備。燦羣昏而獨照者。謂之圓覺。不思善。不思惡。時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則又壇經兼定力。獨照之蘊者也。佐嘗取圓覺經觀之。其圓攝所歸。循性差別。有三種焉。一曰奢摩他。謂寂靜輕安。於中顯現。如鏡中像。二曰三摩鉢提。謂除去根塵幻化。漸次增進。如土長苗。三曰禪那。謂妙覺隨順寂滅。不起浮想。此三種靜觀。隨學一事。故有單修齊修。前後修之等。有二十五輪。是其支離。反不如老氏之簡易矣。與崔垣野書。○所示卓小仙事。乃生所欲聞者。大抵人者。鬼神之會也。人道盛



則鬼道衰。亦理也。辯論之詳。可以正人心。息邪說矣。向者項甄東來言。曾會小仙。述其形貌之詳。與其作詩報人禍福。竊疑其爲物鬼耳。暫時爲人。忽又化去。如貴郡九鯉湖何仙。亦其比也。人心趨向。務爲崇飾。則建祠祀之。遂傳於世。如葛洪神仙傳。祖劉向列仙傳。而附益之久。則人不復信。如九鯉湖祈夢所得吉凶。多不可明者。但人臆度。或有偶合者。周翠渠公昔守廣德。觀所紀祠山。其謬妄亦可見矣。周公作金縢。自謂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蓋陰陽二氣。屈伸往來於天地之間。無非鬼神也。而周公所謂鬼神。卽指三王以魂魄言。詩曰。三后在天。又曰。文王在上。蓋沒爲明神。上與天合。非但爲人鬼而已也。易象傳文言亦同。此義而豐象尤明白。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盈虛消息。乃造化之迹。而鬼神則人之魂魄也。合大傳祭義。而觀之。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神合精氣爲物。既沒猶如生時。若魄雖降而游魂不散。則爲變矣。變則滯而不化。出爲妖怪。如伯有爲厲是已。故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夫匹夫匹婦。強死與殤者。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乎。僧道之爲仙佛。魄降魂游。亦猶是也。周公制禮。大宗伯既興神鬼示之禮矣。末又曰。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地示物鬼。辰者。日月星斗。各至於辰。躔次而畢見也。猶者。圖像也。居者。坐位也。報天主日及四望。其氣常伸。故謂之天神。而位於上。禮月及四瀆山川。顯以示人。其氣二而小。故謂之地示。而位於下。享五帝祖禰在陰陽之間。故謂之人鬼。名物則禮樂之器也。天神人鬼。以冬至致之。應陽氣也。人鬼魂氣歸天。昭明於上。與天神爲類。地示物鬼。以夏至致之。應陰氣也。物鬼則百物。

之精。如山林川澤諸節。在幽陰者是也。豈非大合樂。分而序之。以降天神。出地示。格人鬼爲成者與。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者此也。小仙殆亦百物之精。使貴邑人或祠之。則與何仙類矣。老聃得長生久視之道。百有餘歲。朱子謂莊周明言老聃死。則人鬼爾。道家列爲三清。位於昊天上帝之上。何哉。據程子謂道家之說。無可闢者。以文王於昭於天例之。雖位於天神地示之中。可也。生愚素不喜佛書。如姚秦時。五胡十六國。稱帝稱王。迭興迭滅。梵僧鳩摩羅什。從而附會之。其所譯法華經。謂佛說法時。來聽受者菩薩八萬人。天子七萬二千人。其餘天王鬼神之類。不可勝紀。又文殊師利於海中宣說。是經。婆竭龍女。忽現於前。禮敬獻一寶珠。受之。卽變成男子。又觀世音。普門品。復有十數變現。此則妄爲夸大。無從而猶其居。又與道家異矣。邇來學術分裂。立門戶。尊德性者。厭棄聖經。而喜誦佛書。如曰佛氏之學。亦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又曰心隨法華轉。非是轉法華。謂之何哉。謂之何哉。生今與後進講學。只博約二語而已。讀書以明之。聞見之知。研究此理。博文也。反身以誠之。德性之知。惇庸此理。約禮也。自媿淺薄。未見有謹信者爾。不能談禪。以應變現。奈何奈何。與鄒印齋書。○羅整菴云。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關。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因思孔子繫易。言性與天道。有統言天命。率性之理。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釋之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嘗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又曰人

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旣以爲一矣。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此言理在氣先也。註中庸則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理又在氣後矣。是判理氣而爲二。乃未定之論也。然道之大原出於天。旣曰天積氣也。又曰天者理而已矣。理氣判而爲二。豈天兼之與。抑理氣各有一天。與易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土在其中。則爲五行。自此化生萬物。飛潛動植。皆人以文字名之爾。是則理由義畫始也。而文字生焉。豈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氣以行。如人乘馬者哉。由此辨之。氣之有條不可紊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天生人物。靈蠢不同。實有主宰之者。惟得天命之正。而能存存無息。則可以配命。同天。故詩書言天。又言帝。如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敬而正之也。無一時無一事。而不敬慎以存養省察者。卽中庸所云也。如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不言天而言帝者。有主宰於其間。使靈而爲人者。其性異於蠢物。與牛犬之性不同。卽孟子所言也。說者謂心中之氣。寓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故紫微有星謂之帝。人能學問涵養。充實其得。而有光輝。卽天也已。上下通徹。無有間隔。是故以性情謂之乾。以妙用謂之神。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苟棄天焉。天亦棄人矣。書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之謂也。乃若形而上者。謂之道。則以爻象所形而言。世儒一概論之。誤矣。與林兆泉上元書。○試其分源論之。孔子翼易。言心性天道。有自卦爻取象言者。亦有自天人統言者。如習坎有孚。維心亨。此所謂心乃剛中之象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所謂心乃聖人之心也。乾之利貞曰。性情復之見。天地之心。皆象焉耳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統言天人。之理。所謂陰陽。

乃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何與於取象哉。其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對。此則論卦爻陰陽而立是名也。後儒概以統言者混論之。則誤矣。程子曰。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亦是象言也。蓋道非無形也。無形則與器離而不合。豈非窈冥昏默之說乎。夫卦爻陰陽之見於奇偶。猶有生之類。肖形於天地者也。凡物象可見者。皆謂之形。然形非道也。自形以上。卽謂之道矣。蓋其一陰一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乎形。而亦不雜乎形者也。道非器也。自形以下。卽謂之器矣。蓋其囿於陰陽。靜而無動。動而無靜。所象之物成形。而滯於形者矣。不分道器。則混精釐於一矣。不知上下。則歧有無而二之矣。故曰道亦器。器亦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今分源體要中發明。偶亦相合。與王分源在用費。○生惟安於命而無欲速。蓋成周以詩書造士。以三物賓興。自一年離經辨志。迨九年大成。而猶待強乃仕。若此其久者何也。欲其多識而貫之。以一博文而約之以禮。畜德以潤身。而後能從政以澤民故也。三物者。其明明德於天下。本始於格致者乎。六德之先知仁也。六行之先孝友也。六藝之先禮樂也。知本也。其本治而末從之矣。是雖成而上下。然理一分殊。非聖言末由漸悟。盡觀於植乎。既其根者博也。歸其根者約也。千莖萬穗。自根而出。食其實。散其贏。器其蓄翳。緝其絲麻。日滋歲懋。用足而施普矣。不殖則將落。而奚普之能施。此生之所以安於命。而無欲速者也。與張敬溪書。○孔子之教人。博約而已矣。博文而約之以禮。卽多學而貫之以一者也。昔嘗談及尋樂。朱子曰。不用思量。顏子惟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爲欲撓。自爾快樂。以佐觀之。論語言博約者。凡三見。蓋從事經書。質問師友。反身而誠。服膺勿失。則此樂得諸心矣。樂善不倦。絕無私欲。天爵在我。不爲人爵所困役。天地萬物。與吾同體。更無窒礙。隨時隨處。無入而不自

得。然則寓形宇宙之內。更有何樂。可以代此哉。莊誦執事餘冬序錄終篇。啓發滋多。與向日京邸共談時樂。無以異。然則執事殆真得孔顏之樂者哉。夫庖羲始造書契。治官察民。墳典興焉。臯夔稷契。既讀其書矣。是卽博文也。得之於心。則天之攸秩我者。我得而惇庸之。同寅協恭和衷。如臯陶所云者。而能有行焉。是卽約禮也。今之道學。未嘗讀書。而索之空寂杳冥。無由貫徹物理。而徒曰致知。則物既弗格矣。無由反身而誠。則樂處於何而得哉。善乎執事之論學也。其曰孔子後。斯道至宋儒復明。而濂溪實唱之。先生令彬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此可見學必讀書。然後爲學。問必聽受師友。然後爲問。駕言浮談。但曰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脚。則自索之覺悟。正執事所謂野狐禪耳。呂希哲解大學曰。致知。致良知也。物格則知自至。堯舜與人同者。忽然自見。又作詩。癘元凱而俳相如。以莊周所言。顏子心齋爲至。嗟乎。莊周不讀孔子魯論之書文。安知心齋由於博而後得於約邪。謝顯道見明道誦讀書史。明道稱顯道能多識。伊川見人靜坐以爲知學。蓋聖賢修習。必反觀內省。若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又執事所謂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益哉。此周濂溪教二程尋樂之宗旨也。然世俗相傳。謂先生太極圖說。得諸潤州鶴林寺僧壽涯者。其誣固不必辨。但此圖與通書相爲表裏。先生蓋讀書深造而自得。非索之空寂杳冥者。圖首曰無極而太極。蓋無聲無臭之中。而實理存焉。天地人物。一以貫之道。爲太極。心爲太極。其實理同也。卽書誠者。聖人之本也。其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書誠源誠復也。其言聖人主靜。立人極。卽書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無欲故靜也。靜則至無之中。至有存焉。其渾然太極矣乎。徵諸易與中庸。則易無思也。

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本也。不言四象而言五行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皆以土生數五。居中而四象成焉。亦中正仁義之所由定也。至聖之德。本得諸至誠之道。蓋如此。至誠無息。至聖有臨。則天地合德矣。既與天地合德。則與日月合明。四時合序可知。故言孔子立人極。傳自堯舜文武。及與上律下襲。必譬諸四時日月焉。天地之大德曰生。若或濬之。而小德分殊。四時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明。萬物各一其性。如所濬之川。東則不入於西南。南則不入於北。而往過來續。不舍晝夜。故曰小德川流。萬物之所以並育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也。四時日月之所以並行者。五氣順布。四時行也。孰綱維是。孰主張是。若有宰之。而特不得其朕者矣。故曰大德敦化。此則書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也。先生真積力久。融會貫徹。乃爲圖又爲之說。自博而約。雖書不盡言。圖不盡意。豈非聞孔子之道而知之者哉。與何澹泉書。○指摘傳習錄九條。如曰心之體性也。性則理也。故有孝親忠君之心。卽有忠孝之理。無忠孝之心。卽無忠孝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此義外之說。蓋朱子旣謂理不外心。正自本體言。其格物傳卽物而窮其理。卽是我心卽之也。非義外也。書曰以義制事。語曰聞義不能徙。以與聞皆自心言。卽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理義不根於心。又何悅哉。然錄中亦有嘉言。如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

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是發明中庸合內外之道也。其辯人謂晦菴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居敬窮理。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盡。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又恐學者之躡等。或失之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自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認。世之學者。苦其難。而無所入。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此其最得者也。又曰。聖人述六經。惟是存天理。去人欲。道問學時。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至善。如事親溫清。必盡此心之孝。惟恐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自然思量。父母寒熱。求盡溫清道理。此亦其最得者也。然亦有大弊。與孔孟相反者。如曰親民。從舊本作親民。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此則弊流於兼愛。而不自知矣。如曰今人知當孝弟。而不能孝弟。此已被私欲隔斷。非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此則是矣。然講求既明。又焉肯爲不孝不弟之人乎。乃曰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人喜其直截。遂以知爲行。而無復存養省察之功。資質高者。又出妙論。以助其空疏。而不復談書以求經濟。此則弊流於爲我。而不自知矣。吾不知其於楊墨爲何如也。執事所指摘者。謂陽明陷溺於佛氏三十年。然後以致良知爲學。本不過一圓覺耳。如曰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此則佛氏不可思議之說也。吾儒下學而上達。惟一理耳。豈可歧而二之哉。旣以親親卽爲仁民。又以良知卽爲良能。至此則又不合而爲一口給禦人。陽儒陰釋。誤人深矣。嘗汪方塘思書。○講學之徒。惟主

覺悟而斥絕經書。自附會大學致知之外。不復聞見古今。連宇宙字義。亦所不識。蓋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乃性分內事。必貫徹之。方可謂物格而後知至。羅念菴昔與唐趙各疏。請東駕臨朝。幾陷大僂。後得免歸。亦主覺悟而不讀書之所致也。今觀其集首答蔣道林書。不展卷三閱月。而後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大海。魚龍變化。豈非執靈明以爲用者邪。昔六祖聞師說法。悟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楊慈湖傲之曰。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可謂蹈襲舊套矣。然旣曰無物。又有魚龍。而宇宙渾成一片。此卽野狐禪。所謂圓陀光燦燦也。其與舊日冬遊等記。更無二致。復何賞嚴錄書。

論說

求仁者。求全其本心之天理也。得仁則本心之天理全矣。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猶園有桃焉。桃之所以爲桃者。根幹枝葉華實。生理皆藏於核而爲仁。亦猶人之所以爲人者。親親愛人及物。生理皆具於心而爲仁也。核破於斲。傷於蛀。則生理不全。天理爲人欲所間。則惻隱之心。所以生者。亦無復全矣。故桃必栽培。去其害核者以全其仁。亦猶人必存養克治。然後天理渾然而無間也。今匹婦匹婦。斥人之不仁者。必曰非人。必曰汝何其無人心也。與訓釋如出一口。然則天理少有不全。雖爲君子而未仁。亦明矣哉。古之聖賢。憂勤惕厲。而後人心不死。一息不仁。斲之蛀之者至矣。奚其生。夫氣必充實。而後桃仁成焉。否則不空卽朽。人之自養仁或不仁。亦何異哉。其生也。自萌芽至於結實。秩然不紊。雖大小參差不齊。然其爲桃。則舉相似也。此又可見理氣無二。而性之相近也。至於核合皮肉而後爲果。猶心必有身。



以行仁而後爲道。故孟子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嘗觀於易，惟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卽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承乎剝也。仁於五行爲木，而乾爲木果。在春爲仁發生也。在冬爲幹歸根也。生生不已，終而復始。其天地之心乎？問學一息少懈，則與天地不相似。是乾道也。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仁主於行，子貢之問，乃其極功。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何哉？蓋博施濟衆，夫人之所不能也。求在外者也。己欲立達，夫人之所能也。求在我者也。在我則心之德愛之理焉耳。非必人人而立之也。己欲卓立，此心卽及於人。亦欲其卓立而不忍其傾頹。雖力不能周，然扶植之心，自不能已也。非必人人而達之也。己欲通達，此心卽及於人。亦欲其通達而不忍其抑塞。雖澤不能徧，然利濟之心，自不能已也。立如爲山，卓然不移。達如導水，沛然莫禦。試登高山而望遠海，岡阜邱陵，必聯其軸。無大無小，如聳如峙。立必俱立之象也。溝洫畎澮，必入於川。無小無大，如躍如鶩。達必俱達之象也。是故山之性立，水之性達，人之性仁。觀此則堯舜性之之聖，亦體仁於心而已矣。學以入堯舜之道者，行仁必自恕始。能近取譬，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大學絜矩以平天下者，不待博施，自能濟衆。豈非要道哉？故孟子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或問曰：顏子之學，體在爲仁，用在爲邦，用舍行藏之道俱矣。然仁人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無乃二之與？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生理存焉耳。心放而不知求，則生理日絕。其形雖在，其心已死。故心者，函此生理者也。仁者發此生理者也。五穀之種播於田，生生不已，是廩是養，少有間焉，飄場侵而生理遏矣。詩曰：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廩。此之謂也。仁根於天，夫猶是也。心一息少放，則生理亦一息間歇，而不相依矣。仁本與心一，而人自二之是。

故服膺勿失。則相依之謂也。心惟仁是依。故不違仁。農惟稼是依。故不失稼。放其心而不求。亦猶舍其田而不芸也。夫求仁說。○物理曷謂之天理也。本於賦予稟受。自然明覺。莫之爲而爲者也。如惻隱之心。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是也。物欲曷謂之人欲也。不安於節節限制。而鑿以私知。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如子貢貨殖。而必先言其不受命。是也。去其所本無。而復其所固有。則萬物皆備於我矣。夫理雖可以觸類而長。而其出於天者。物物各有當然不易之則。自私用智。則違天而自賊。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周禮曰。則以觀德。毀則爲賊。是也。則者法也。自貌言視聽而達諸人倫。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恭從明聽。以及親義序別信之類。是也。推之盈天地間。無一物而無理可法者。違其理。則非天之法矣。易所謂天則。正以其出於天。當然不易者也。孟子亦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豈敢毀之。而自賊哉。將欲行之。必自致知始。致知雖有推極之義。而說文原訓。則曰送詣也。其文爲久。至觸類而推極之久。則天厲帝迪。送詣而至。性之本善。吾所固有者。明而通於心中矣。是故格物所以明善也。誠意所以誠身也。身主於心。心發於意。意萌於知。知起於物。曰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者。知與意雖有先後。其實非二事也。知之不至。則意不誠。而無物記曰。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者。好善惡惡。感於物理者也。好妍惡媸。好富惡貧。感於物欲者也。道不離物。物不離事。盈天地間。物物各有一理存焉。去欲求理。豈以空談悟哉。不曰理而曰物者。踐其實耳。鄭元曰。格來也。物猶事也。程子因言物來知起。象山曰。格至也。研磨考索以求其至。朱子因言窮至事物之理。溫公曰。扞格外物。以物至爲外。非合內外之道。黃潤玉曰。格正也。義取格其非心。心正矣。奚用誠意致知爲哉。是數說皆因記而億者也。惟說文曰。格。木長貌。從木各聲。

取義於木，聲以諧之，其訓精矣。今夫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匯萃鎔合，皆可爲一。惟木不然，揆接斬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正如桃李荆棘，共陷連根，始若相似，及至條長之時，形色別矣。荆棘必剪，猶惡之，菑逮夫身者也。桃李必培，猶善之，欲有諸己也。培其根而達其枝，則木各滋息而長矣。修其木而達其末，則物各觸類而長矣。是故耳目口體物也，心爲本而視聽食息其末也。喜怒哀懼無節於內，胡爲物交物引之而去乎？必使心能爲身之本，明於無物而後已。父子兄弟物也，自孝弟慈推之，則身爲本而絜矩其末也。好惡胡爲而偏乎？必使身能爲家國之本，至誠動物而後已。天下大矣，始於格物，先事者也。理自理，欲自欲，則本根各異，物既格矣。至於天下平，後得者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物各付物，則枝葉亦各不同焉。惟明也，辨物之理，欲而至善存，惟誠也，成物之始，終而大道得。孔子之誠身，不過乎物。孟子之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反本之謂也。或曰：禮樂刑政之道，鳥獸草木之名，莫非物也。汎而格諸，曰：否否。本則身厚，則倫經不云乎？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格物論。○道也者，無有精麤大小遠邇微顯，格天地，濟民物，日費而用之，不可得而盡也。正萬目以視之，而莫知其所繇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得之者蓋或寡矣。必也敬乎？易以衣枷言戒，履霜言慎，目睹者也。以洊雷言恐，懼耳聞者也。不睹而亦戒懼焉，不聞而亦恐懼焉。雖青天白日之下，稠人廣坐之中，其暗處細事，必自知之。及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於未發之中，得無已有倚乎？倚於感則爲逐外，倚於寂則爲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於本性均也。○來教謂良知是，人生一個真種子，本無是非，可否相對而言，是非可否相對，此知之屬氣者，不知精明真純，無非無否處，將不屬氣否？答雙江。○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卻見在。

工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疏。此心無安頓處。佛家謂之胡孫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閑功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容容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工程。毫釐千里。答漢致昭。○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子別矣。盡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矣。青原贈與。○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修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胸中。一有所不安。自戒自懼。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只是一矩。

東廓語錄

問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吾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拳身之物。爭事整飾。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性字從心。從生。這心之生理。精明真純。是發育峻極的根。本戒慎恐懼。養此生理。從君臣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出。無須臾虧損。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古人發育峻極。只在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簡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中和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業不肯放過。如織

發育峻極之分乎。子思子論至誠無息。而及天地山川生物無窮。可謂聞道者矣。是故夫子之文章。鳶飛魚躍。顯焉者也。顯則聖人不得而隱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無聲無臭。隱焉者也。隱則聖人不得而顯之也。子思之聞。其猶子貢之聞乎。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豈外性而有聞乎哉。不睹不聞。人之所不見。隱也。性也。參贊化育。察乎天地。顯也。道也。故費隱以前。言學則用在其中。費隱以後。言用則學在其中。大舜文武周公。文章功業。豈在性與天道外哉。性外求道。道外求天。雖聞善言。不爲己有。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吾能屏絕利欲。一於理義。自費而隱。不須臾離。則德性完備。隨在發見。譬則持壺深汲。水漸充滿。滋溉取足。在吾壺矣。至德之凝。至道。何以異此。道之在天地也。猶水之在海也。口耳之徒。亡得於心。則亦五石之瓠。泛泛焉者耳。其何疑之有。是故流水之瀾。卽在源中。日月容光。卽在明中。天地之德。川流卽在教化之中。聖人之德。達道卽在大本之中。堯明卽在欽中。舜哲卽在濬中。故子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天道與人理一分殊。苟截本末而二之。斯支離矣。故子程子又曰。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已應不是先。未應不是後。凝道既。○理一而分殊。統之在道者也。夫子贊易。始言窮理。理不可見也。於氣見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確哉言乎。理卽氣也。氣之有條。不可離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蓋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分陰分陽。則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關。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由。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大極一言。乃疑陰陽之

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幸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自心之所同然者窮之。存乎人爾。周子爲圖以明易。與川上之歎。一貫之旨。同條共貫。蓋理卽氣也。一氣渾淪。名爲太極。二氣分判。名爲陰陽。陰陽分老少。四象非土不成。又名爲五氣。皆自吾心名之。所謂窮理也。非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而理在氣先。亦非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理在氣後。嘗近取諸身。則耳目視聽有聰明之理。自吾心名之也。非聰明之理。在未有耳目之先。出於視聽之後也。口體言貌之恭從。以至萬理皆然。此天地人物之各具者。雖欲紊之。吾心自能窮究。惡得而紊。諸說文原訓曰。理。治玉也。治玉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研。則玉之渾然者。粲然可見。得其理以修身而無欲。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皆在於我。何則。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地順承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守之則德可久。行之則業可大。廓之則配天地。未有難且繁者。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彼以覺悟爲道者。豈夫子窮理之旨哉。祇見其支離爾。斯論也。吾聞諸羅整菴氏。而益明云。原理。○天命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生無窮。可謂仁矣。其本則藏諸用焉。蓋人自有生。卽有知覺。事物交接。念念遷革。失其恆性。則反中庸矣。故君子必自未發之中而豫養之。夫未發云者。非燕居休息。夙興夜寐。絕無聞見之謂也。日用常行。事物在前。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聞見不及。而有渾然全體。應物不窮者在焉。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也。但喜怒哀樂之情。則未動耳。於此而戒懼以存其心。常爲動靜語默之主。則物至能知。自敬身。倬倫。尊師。取友。以至酬酢萬變。情雖迭用。而發皆中節。一日之間。雖萬起

萬滅而其大本未嘗不寂也。是故寂而未嘗不感。感則必顯諸仁。仁始於親親。自孝友睦嫺之殺。以至匪親。義始於尊賢。自賢德忠良之等。以至匪賢。等殺章而爲鉞秩命討。則經綸自立本出矣。問學以明之。是謂知天。蓋人心之虛靈知覺。主乎理義。而無一息之不察也。非粲然者達渾然者於外乎。感而未嘗不寂。寂則復藏。諸用。用則德性常爲中節之本。必也涵泳其良知。知日空則義日精。以川流栽培其良能。禮日崇則仁日熟。以敦化經曲。合而爲發育峻極。則大本與化育一矣。問學以誠之。是謂事天。蓋此心之周流貫徹。絕乎利欲。而無一息之不仁也。非渾然者函粲然者於中乎。故堯舜禹臯陶。所以必言天者。大本即天也。人自違之。則亦恭敬之不篤焉耳。嗟乎。天命流行之禮。何時不在吾身哉。未發之前。已發之際。一念不善。覺其非禮。恭敬自持。私意立消。真積功深。中和不難致矣。是故恭敬則心主乎動靜語默。而自不放。此知與禮相爲用。而後仁始成也。仁之爲道大矣。其盡性至命之樞要乎。中庸原道於天。而析諸聖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道固天下之大經也。誠能修之以成仁。則性盡。性盡則命斯至矣。故又終之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雖然。仁固難能也。人得之以爲心。則天地之大德存焉。但放其心而不知求爾。求則得之。欲盡理還藏。而必顯。人皆見之。見諸其行也。故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其贊易也。惟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反對則剝之終也。碩果不食。乾元生意存焉。顏淵博文。學以聚之。既能且多。而又問於不能與寡。則辨之至明矣。有若無實。若虛寬以居之。犯而不校。不遷怒。不貳過。則行之至健矣。此所以不遠復。而能不違仁與。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幾由己。其惟獨乎。慎獨則能敬。以入誠。誠無不敬。乾健故也。未誠者必敬。而後誠。坤順故也。安焉之謂聖。其學一一則誠。勉焉之謂賢。其學二。

主乎一則敬。顏淵幾於安焉者乎。大體具矣。辟如碩果。解其蔓藤。而生意復。其爲仁也。得乾道焉。克己復禮。猶之閑邪存誠也。仲弓則下顏淵矣。其勉焉者乎。具體而微。方培灌敏樹者也。其爲仁也。得坤道焉。主敬行恕。猶之直內方外也。合內外而一焉。則亦誠也矣。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司馬牛諸弟子。各因其材而篤。樊遲三問而所告三不同者。隨日月至焉。而發育以成其材。何往而非生之道哉。故曰。聖人如天覆萬物。原仁。○堯舜之世。道德事功。見於典謨者。無非學也。雖不言學。而其言皆知本。此其所以爲萬世法。與。自成湯言性後。傳說始言學。說命之告王也。始之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求多聞。式古訓。則理日明。苟無言語文字。以爲學。則非吾之所謂學矣。次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蓋遜其志敏於學。則道日積。苟不勉強學問。以爲道。則非吾之所謂道矣。終之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蓋教學兼全。終始克念。則德日修。苟執圓明覺悟。以爲德。則非吾之所謂德矣。自有書契。治百官。察萬民。以來。不可一日廢也。雖言語文字日繁。仲尼刪述六經。則已簡易矣。是故古之王者。取士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士之待聘者。博學而不可不有。篤行而不倦。聞識雖多。而貫諸一心。則道明德立。丕建事功。而堯舜之治。有不復者哉。然好高欲速。厭常喜新。是已非人。黨同伐異。學者之通患也。雖堯舜在上。文章煥然而言。由其心。文見於行。命德亮工之外。蓋鮮見焉。故驩兜黨共工之象恭也。靖言庸違。反以爲功。有苗效伯鯨之方命也。昏迷侮慢。自以爲賢。而况孔子春秋之時乎。蓋道家者流。起自黃帝。伊呂歷記成敗之道。而書成於管仲。惟守清虛。持卑弱。以用兵權。孔門弟子。蓋有感於異端。遠離道本。而畔博約之教者。雖子路之勇。猶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故教人。一則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二則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時則老子之學，無欲無爲，自然而民化。其要存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守中保盈。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以禮文爲亂之首，道之華，則是執三皇之治，以御季世也。孔子嘗問禮而知其意，夫道德仁義既失，則禮無本矣。此所以從先進與及蕩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析衡，而民不爭。莊周之言也。豈老氏以正治國之意哉？時至孟子，楊朱墨翟興焉。朱有言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其爲我也，有類於不敢爲天下先。翟之言，其節用非儒，述晏嬰之毀孔子曰：盛容修飾，以盡世絃歌鼓舞，以聚徒。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其兼愛上同，則有類於慈儉者焉。然未嘗一言及於老氏以爲宗也。司馬遷引墨護儒，崇黃老而薄六經，謂經傳以千萬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殊不知吾儒之學，自本貫末。雖孔子之聖，猶資聞見，以次德性之知，而擴充之。詩書執禮，皆其雅言，而欲卒以學易，可謂念終始典於學者矣。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觀於攝相事，得邦家綏來動和之化，則其所擴充者，莫非道德事功。彼老氏焉，能有爲致此哉？况六經藉孔子刪述，要而不繁。漢文帝旁求治之者，田何伏生，孟喜僅數人爾。迄武帝時，安得有千萬數哉？是遷之誣也。自是黃老大行於漢矣。佛躡與於晉宋齊梁之間，然六經猶未泯也。自晚宋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之言，出禪學大昌，其徒心狹而險行，僞而矜，言妄而誑，氣暴而餒，則六經之道晦矣。嗟乎！傳說之言，學之原也。士之志於道，積厥躬，德修罔覺者，當何如？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此其教學兼全，終始克念，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一日廢者也。後世學尙超異，凡經傳

皆以爲古人糟粕。一切屏之。惟讀佛老書。雖數千卷。則未嘗厭。故子詳說而贊爲之辭。原學。

卷五十二

諸儒學案中六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浙之鄞人也。宏治中舉進士高第。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逆瑾竊政。先生著張鷟乘槎賦。以瑾喻西域。鷟喻附瑾者。乞便地以養親。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尋乞致仕。嘉靖初起。提學歷四川福建。召還爲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吏部右侍郎。丁外艱。終喪。起吏部右侍郎。轉左。時太宰汪鋌與霍兀厓相訐。先生以和衷解之。不得。因不欲居要地。乃徙翰林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陞禮部尙書。以母老上書乞骸骨。弗允。改南京吏部。以便養。又改南兵部。而卒。甲辰歲也。年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陽明贈先生序云。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則先生當日。固汎濫於詞章之學者也。後來知爲己之功。以涵養爲事。其受陽明之益多矣。謂載道之文。始於六書。大明於周程朱子之書。莫非是道之生生而已也。由博文之學。將遡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焉適哉。今之爲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用。猶欲其通而窒之。窳也。所謂異論者。指陽明而言也。夫窮經者窮其理也。世人之窮經。守一先生之言。未嘗會通之以理。則所窮者一先生之言耳。因陽明於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便謂其糟粕六經。不亦冤乎。此先生爲時論所陷也。

語要

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尸居儻如也。而不知其  
所如之謂放心。放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  
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斂之而已矣。  
於其儻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斂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  
其中。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明剛之至也。故夫不精則不免於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以得  
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求放心說。○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未發謂  
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恟慄  
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於石。曰  
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  
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  
吾何敢言知乎哉。至神者天也。至明者人也。至微者心也。吾皆未得而知之。夫天之道。明善天下而無視。  
聰善天下而無聽。是故天之道。微顯而闡幽。非微顯而闡幽也。天於天下。無顯無幽也。有聲天聞之矣。無  
聲天聞之矣。有形天見之矣。無形天見之矣。其何顯微之間之。有人之限於耳目者。自其所不見聞而謂  
之幽。天惡其若此也。故從而闡之而微之。斯其損益盈虛之理也。何謂至明者人曰。其以耳目見聞者。愚

人也。達者之見開，則同乎天矣。是故是非善惡，愚者疑而達者覺矣。覺者辨而疑者釋矣。疑者釋而天下皆覺矣。是故天下之事，久而無不定。何謂至微者心？曰慮萌乎中，非至精者弗察也。弗察則不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則不能知人，不能知人，則不能以知天。不知天，則不知所以畏天。不知人，則不知所以畏人。不知心，則不知所以畏心。心吾之心也，而畏之猶未也。况又不知所以畏吾，何敢不知乎哉？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其自知若是之明也。唯孔子知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知人若是之微也。古之君子，曷爲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答陽明。○中庸一書，子思反復推明許多道理，只說得不知不懼四字，觀其由尙綱之心，推而至於無聲無臭可見矣，而其要只在於時習而已，便可到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事也。○宋儒苦仁之難識，悉錄論語所言仁者，時誦而思之，然或以公言仁，或以愛言仁，或以覺言仁，雖各見其一隅，亦足以互相發也。孝弟爲仁之本，孝弟立而仁道自生，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以貫之者也。且以公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不免於形骸之隔，甚則至於好貨財，私妻子，則至近且不能公，而况能擴其民胞物與之心乎？以愛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致其親愛之情，甚則至於一言不合，怨懟生焉，則至近且不能愛，而况能以一身體天下之休戚乎？以覺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盡其察識之心，甚則至於私欲固蔽，如槁木頑石，痾養疾痛，漠然若不相聞，而况能於天下之怨愁呻吟之聲，感之卽應觸之卽動乎？是爲仁之根，不能立於至近之地，其道何由而充大也。○物理自然，人不得以一毫私智容乎其間，易曰：「易簡，中庸曰篤恭。」周子曰：「誠無爲，皆是此意。」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私智是也。○行者剛酢克

中人心行將去。更無違拂之謂。然不可求之於人。但當反之於己。言行者。君子立世之樞機也。一言或不忠信。便起人疑。一行或不篤敬。便起人慢。疑我慢我。怎生行得去。蓋人之見信。由我之自信也。人之見敬。由我之自敬也。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諸己而已矣。○人之心志。得於天者。本自精明。本自純粹。何有疾病。但鄙詐之念一萌。卽乖戾之私。戕其和粹之氣。便有疾病。既有疾病。則必歎焉而不自安。愆焉而畏人。知便是有惡於志。○天地之間。雨暘寒燠。少乖於度。則災沴見。人之身。榮衛脈理。少失其平。則疾病作。是故剛柔緩急。或過。而行必疚焉。寬猛弛張稍愆。而物必病焉。夫是以有執中之允。而後有協和之績。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夫所謂達道者。萬化不中不行。萬物不中不生。萬事不中不成。禮不立。則樂不興。易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中焉止矣。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張岳字維喬。號淨峯。福之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邸寓僧舍。與陳琛林希元閉戶讀書。出則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狂。武宗寢疾。豹房上書請內閣九卿輪直嘗藥。不報。已諫南巡。罰跪五日。杖闕下。謫官。世宗卽位。復行人。歷南武選員外。祠祭主客郎中。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調江西。尋謫廣東提舉。先生爲郎時。上議禘祭。推求所自出之帝。中允廖道南議禘顛項。永嘉議禘德祖。貴溪謂德祖在大貽。已爲始祖。不宜又爲始祖之所自出。當設虛位南向。而以太祖配享。第未知虛位之書法。宗伯李時以問先生。先生請書皇初祖位。議上。而上從之。永嘉因忌而出之外。又坐以選貢非其人。謫之轉守廉州。時方有征交之議。廉相隔一水。先生言其六不可。上遣毛伯溫視師。先生以撫處之策語伯溫。伯溫旣用其言。交人莫登。

庸亦信向先生事未畢而陞浙江提學副使參政登庸將降問廉州太守安在於是以前官分守欽廉始受其降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轉江西巡撫以副都御史督撫兩廣討封川賊平之加兵部右侍郎再征柳州破其巢又平連山賀縣諸賊召爲兵部左侍郎陞右都御史掌院事先生在邊不通相府一幣故不爲分宜所喜湖廣苗亂初設總督以先生當之至則斬捕略盡宣慰冉元陰爲苗主苗平擢誅乃賊龍許保吳黑苗掠恩州行金嚴世蕃使罷先生華亭執不可止降兵部侍郎已而生擒龍許保而黑苗尙匿元所先生劾元發其通賄事世蕃益怒然而無以難也未幾黑苗就擒三省底定先生亦卒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先生曾謁陽明於紹興與語多不契陽明謂公只爲舊說纏繞非全放下終難溘泊先生終執先入之言往往攻擊良知其言學者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是矣而又曰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誤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不知理義只在虛靈之內以虛靈爲未足而別尋理義分明是義外也學問思辨行正是虛靈用處舍學問思辨行亦無以爲虛靈矣

論學書

良知之言發於孟子而陽明先生述之謂孝弟之外無良知前無是言也殆雙江以其心所獨得者創言之於蕙心不能無疑亦嘗面質雙江矣尙未盡也子思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又申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以性道之廣矣大矣無不備也而指其親切下手處示人不越乎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所謂戒懼者戒懼乎此而已所謂謹獨者謹獨乎此而已至孟子又發出四端之旨而特舉夫赤子入井噉爾蹴爾睨視頽泚以驗良心之不容泯滅者亦可謂深切

痛快無餘蘊矣。學者只依此本子做去。自有無限工夫。無限道理。固不必別尋一二字。以籠絡遮蓋之也。明德新民之說。往歲謁陽明先生於紹興。如知行博約精一等語。俱蒙開示。反之愚心。尙未釋然。最後先生忽語曰。古人只是一個學問。至如明明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爲兩事。亦失之。懔然請問。先生曰。民字通乎上下而言。欲明孝之德。必親吾之父。欲明忠之德。必親吾之君。欲明弟之德。必親吾之長。親民工夫。做得透徹。則己之德自明。非親民之外。別有一段明德工夫也。岳又起請曰。如此則學者固有身不與物接時節。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又如禮記九容之類。皆在吾身。不可須臾離者。不待親民。而此功已先用矣。先生謂明德功夫。只在親民。不能無疑。先生曰。是數節。雖不待親民時。已有此。然其實所以爲親民之本者在是。岳又請曰。不知學者當其不睹不聞之必戒。謹恐懼屋漏之必不愧於天。手容之必恭。足容之必重。頭容之必直等事。是著實見得自己分上。道理合是如此。工夫合當如此。則所以反求諸身者。極於幽顯微細。而不敢有毫髮之曠闕焉。是皆自明己德之事。非爲欲親民而先此以爲之本也。如其欲親民而先此以爲之本。則是一心兩用。所以反身者。必不誠切矣。故事父而孝。事君而忠。事長而弟。此皆自明己德之事也。必至己孝矣。忠矣。弟矣。而推之以教家。斯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者。莫不然矣。然後爲新民之事。己德有一毫未明。固不可推以新民。苟新民工夫。有毫髮未盡。是亦自己分上自有欠缺。故必皆止於至善。而後謂之大學之道。非謂明德工夫。只在新民。必如老先生之言。則遺卻未與民親時節一段工夫。又須言所以爲親民之本。以補之。但見崎嶇費力。聖賢平易教人之意。恐不如是也。先生再三鐫誨曰。此處切要尋思。公只爲舊說纏繞耳。非全放下終難。

溲泊。夫以陽明先生之高明特達。天下所共信服者。岳之淺陋。豈敢致疑於說。願以心之所不安者。又次爲書於名公。而不明辨以求通焉。則爲蔽也滋甚矣。與郭淺齋。○格物之說。古人屢言之。及陽明而益詳。然鄙滯終不能釋然者。蓋古人學問。只就日用行事上實下功夫。所謂物格者。只事理交接。念慮發動處。便就辨別公私義利。使纖悉曲折昭晰明白。足以自信不疑。然後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不然一念私見。橫據於中。縱使發得十分懇到。如適越北轅。愈驚愈遠。自古許多好姿質。志向甚正。只爲擇義不精。以陷於過差。而不自知者有矣。如楊墨釋氏。豈有邪心哉。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此其病根所在。不可不深究也。來教云。格物者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岳爲一部大學。皆是欲人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但必先辨乎公私之所在。然後有以克而復之。此其節級相承。脈絡相因。吾學之所定。疊切實異於異教之張皇作用者。只這些子。且如讀書講明義理。亦是吾心下元有此理。知識一時未開。須讀古人書以開之。然必急其當讀。沉潛反覆。使其滋味浹洽。不但理明。卽此就是存養之功。與俗學之支離浮誕者全不同。豈有使之舍己工夫。而終日勞於天文地理。與夫名物度數以爲知哉。無是事也。數年來朋友見教者甚多。終是胸中舊根。卒難掃除。而私心習之既久。又不忍遽除之也。與蕘雙江書下二條同。○今之論文章者。必曰秦漢。蓋以近時之軟熟。餽釘爲可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注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篇累牘。而於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况所謂秦漢者。乃不出晚宋之尖新。稍有異於今之軟熟者爾。實亦無以異也。暗鬱而不章。煩複而無體。奔走學者於譎誕險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功之爲愈。



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事。詭誕乎哉。今之自託爲秦漢者。恐未必於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於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累。自然有得爾。夫豈必於排擯舊說。直任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爲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略。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略之所存。意有未安。姑出己見爲之說。期於明是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又未或當。其自蔽也甚矣。嗚呼。學之不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爲先也。今也窮日力以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況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本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小生。心目譾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爲京師好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詭經叛聖。大爲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防者。故一伸其拳拳之喙。○出院習禮。蓋將使學者知舉業之外。有此一段本領工夫。若於此信得及。做得是。日積月累。滋味深長。外面許多淺俗見解。自然漸覺輕小矣。此學不講已久。今聚八郡之士。終日羣居。若不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下手工夫。使之有所持循。據守。以交相勸勉。漸次有得。而但務爲渾淪籠統之語。以詔之。則恐聽者未悉吾意。其材質高者。未必實用其力。先已啓其好高助長之心。其下者。又隨語生解。借存養之目。以爲談說之資。此其病痛。面目證候。雖與俗學不同。而其根於心術隱微。反有甚焉者。不可不察也。昔夫子之教。以求仁爲先。仁卽心也。心卽理也。此心所存。莫非天理。默而成之。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數言者。以夫子之聖。七十子之賢。提耳而數之。可以不終食而頓悟者。而夫子則

不然也。顏淵問仁，告之以克己復禮，而其自在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告之以其言也訥而已。顏子所問者，仲弓不得而與聞也。仲弓所問者，樊遲不得而與聞也。至樊遲所問者，司馬牛又不得而與聞也。聖門之教，因人成就如此。其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事與人，皆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人下手工夫。故曰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曰恭曰敬，曰忠，曰訥，真如漢廷之法，較若畫一，使人卽此目下便有持循據守，才質高者不得躐此而不及者，亦可以企此以有爲。所謂非僻之心，惰慢之氣，自將日銷，月化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此所謂聖門之學也。無他，只是有此實事實功而已矣。夫豈在別尋一個渾淪之體，以爲貫內外，徹幽顯，合天人，使人愛慕玩弄，而後謂之心學也哉。且就講禮一節言之，如士相見，冠昏鄉射，飲酒之禮之類，不講之則已。如欲學者之講之也，則不但告之曰禮者理也，理者性也，性者心也，心存則性存，而禮在其中矣。必使治其文也，習其節也，而又求之其義也，則必據經傳，質師友，而反求於心。然後有以得其節文意義之不可苟者，而敬從之。夫然後謂之善學。願其中間自始至終，皆以實欲行禮之心主之，爲有異於剽竊徇外以欺人者爾。易曰：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言理本自然，人不可私意求之爾。既曰殊途，曰百慮，不可謂全無分別也。故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然至論心自是心，性自是性，天自是天。如人之父子祖孫，本同一氣，豈可便以子爲父，而祖爲孫哉。昔之失之者，旣以辨析太精，而離之使異，今欲矯其失，必欲紐捏附會而強之使同，可謂均亡其羊矣。不如且釋同異之論，令學者且就日用切己實下功夫。如讀書不必泛觀博覽，先將學庸語孟，端坐疊足，澄心易氣，字字句句，反覆涵泳，務使意

思昭晰。滋味泛溢。反之吾心。實有與之相契合處。如習禮則冠射相見等。用之有時。日識其節文大義。亦當必求其所謂不可須臾去身者。如曲禮少儀玉藻中所記動容威儀之節。逐條掇出。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坐時。行時。立時。拜跪時。獨處時。至應事接物時。提掇精神。常常照管。使其容色無時而不莊敬。動作無事而不節守。少有放肆。失禮。則朋友又得指其失。而箴規之。如是雖於學問之淵源統紀。未能深造。然就此著實規矩。安頓身心。資質高者。自能循此上達。其下者。亦有以養其端。懃醇篤之性。不至於道聽塗說。揣摩作用。重爲本體之害矣。○所喻物則云云。此是文公教人下手窮理工夫。十分親切處。真能見得事物物上。各有義理。精微不差。則所謂人心道心。氣質天性。亦各有著落。以爲省察存養之端。今之學者。差處。正是認物爲理。以人心爲道心。以氣質爲天性。生心發事。縱橫作用。而以良知二字飾之。此所以人欲橫流。其禍不減於洪水猛獸者此也。若老釋外事物以求理。其學雖差。要於虛空中實有所見。豈若今人之恫疑虛喝。其高者入於奸雄。以下殆類俳優。此風不息。不知將何止極也。與黃泰泉○爲學之道。以心地爲本。若真見所謂心者。而存養之。則其本體固自正。然非體察精密。義理明晰。有以備天下之故。於寂然不動之中。而曰心得其正者。未之有也。近時不察乎此。紐捏附會。恫疑虛喝。旣不知有義理工夫之實。而亦安識所謂心體也。失其團合知行。混誠正於修齊治平。而以心字籠罩之。皆謾爲大言者也。岳之疑此久矣。朋友間一二有志者。皆相率而入於此。無可與開口者。又恐徒爲論辨。而未必有益。故於門下每傾心焉。又思近時所以合知行於一者。若曰必行之。至然後爲真。知此語出於前輩。自是無弊。其曰知之真切處。卽是行。此分明是以知爲行。其弊將使人張皇其虛空見解。不復知有踐履。凡精神之所運用。

機械之所橫發。不論是非可否。皆自謂本心天理。而居之不疑。其相唱和而爲此者。皆氣力足以濟邪說者也。則亦何所不至哉。此事自關世運。不但講論之異同而已。答張禹川。

草堂學則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所以立教之法。則內自一心。以至身之動作威儀。莫不各有其養焉。聖賢教人之目多矣。未有不先得於此。而能進乎其餘者也。後世家塾之法。既壞。父兄所以教子弟者。不過責以記覽之富。綴述之工。以爲足以應有司之求。則亦已矣。然學者材質不同。亦有終身不得至者焉。方且佗佗焉爲之不厭。若反其本而責之身心之間。則其心固能思。耳目口鼻四肢固能視聽而運動。特因其思而使之存之。因其視聽運動而約之。使入規矩。非有品節分限。不可必至者。學者顧乃爲彼而不爲此。其亦無以是語之而弗思耶。今故掇取孟子所論存養之功。與夫動作威儀之則。見於曲禮少儀諸篇。尤近而易守者數條。列於草堂北壁。使諸弟子輩。朝夕觀誦。深體而服行之。雖其規模條理。不若古人廣大詳密。然以存其良心。伐其邪氣。收斂端嚴。培植深厚。由是而讀書窮理。以充拓其體。應事接物。以發揮諸用。隨其材質分量之所及以進之。亦不患於無其本矣。不知務此。徒以記問綴述爲事。雖使聖賢訓典。充腹盈紙。猶不得謂之善學。而況今人無用之空言邪。嗚呼。小子念之。斯古人切己之實學也。由此而學之。則爲君子。背此而學之。雖有學焉。猶不學也。亦陷於小人而已矣。汝不欲爲君子。則已。如其欲爲君子。舍是。吾無以教汝矣。念之哉。

孟子 仁人心也章 牛山之木章

鈞是人也章。養心寡欲章。

右存養之要凡四條

仁者此心之本體也。心而無仁。則非心矣。故孟子以人心目之。然心之所以放者。且晝之爲有以害之也。且晝之害。莫甚於耳目之欲。先立乎其長者。不爲耳目之欲所奪。則心於是乎得所養矣。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大抵孟子發此數章示人。語意既明白而痛快。工夫亦直截而易簡。而其言之先後。互相發明。有不假訓說而自解者。學者誠反覆玩味。而有得乎其言焉。則所謂立其長者。所謂操存。所謂求放心。皆有以實用其力。非強爲揣摩把捉。以蕪此心之或存矣。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慤。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與得通謂立。則聲折。如人援物。予己。已受得之形也。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齋。燕居告溫溫。燕居謂私居。告謂教使。凡行容惕惕。凡行謂道路也。惕惕。決直貌。

立容辨卑無調。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辨讀爲。既。既卑謂聲折也。顧讀爲。闐。揚讀爲。陽。休讀爲。煦。心無愧怍。則氣盛不餒。而常脚。滿塞實。如陽之蒸煦乎物也。玉色。謂澤潤不變。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傾邪視也。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右佩陰也。左佩陽也。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門內謂之行齊當爲齊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圍折還曲行也。宜方折之謂小僂見於前也。攝之謂小仰見於後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行而張足曰趨。行而端拱曰翔。武跡也。中人之跡尺二尺。接武謂每移足半踞之。布武各自成跡不相踞也。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無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褻裳。凡人宜正立不得傾欹側聽人之語噉謂響聲高急如噉之號呼也。淫視課洩移邪盼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鬢髮也。謂垂餘髮也。免去也。鬢祛也。以上皆言其不敬也。

將上堂聲必揚。將入門問孰存。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局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履。毋踏席。樞衣趨隅必慎。唯諾聲必揚。至不久皆不欲。干人之私也。扇閉戶外之木當入戶之時必兩手向扇而奉之。令入戶雖不奉扇在手對戶若奉扇然言恭敬也。開闔不以後來變先勿送。示不拒人踐踏也。踏躐也。趨猶向也。隅角也。既不踏席當兩手提鑿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而升。

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樞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

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此謂弟子請問之法。表襪之擷足之搖動。皆失容也。坐亦跪也。虛坐非飲食也。盡後讓也。盡前恐汗席也。僂僂先也。勦者取人之說以爲說。雷者聞人之說而和之。則者有所依據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執事將敬之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往。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幣。隱處也不窺密。嫌聞人之私也。旁泛及也。泛與入狎。不恭敬也。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幣猶計度也。

容經曰。周頤正視。平肩正背。譬如抱鼓。足間二寸。端而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沃。古滂字。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條。其因復也。旋如濯絳。跽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微磬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頂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元。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若夫立而跋。坐而躡。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右威儀動作之節凡十七條

古人自起居飲食事親敬長。以至應事接物。莫不各有其法。然隨事著見。應用有時。惟動作威儀之節之在人。身有不可以須臾離者。故學者內既知所存心矣。又必致謹乎此。使一身之動。咸中節文。則心體之存乎內者。益以純固矣。此內外交相養之法。惟實用其力。漸見功效者。然後有以深信其必然。非空言所能喻也。

雜言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此二句於先天圖求之。上下四方以對待之體言。所謂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也。往古來今以流行之用言。自震至乾。易中謂之數往。往者往古之謂也。自巽至坤。易中謂之知來。來者來今之謂也。然則古之言宇宙者。其義如此。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無以見易。宇宙之義深矣。○邵子曰。先天之學。心學也。陰陽消長之理。吾心寂感之機。妙哉妙哉。胸中須是光光靜靜。流動圓轉。無一毫私意障礙。方與天地合一。萬事萬理。只要就心上體驗。○心之體固該動靜。而靜其本體也。至靜之中。而動之理具焉。所謂體用一源者也。先儒每教人主靜。靜中須一個主始得。○心纔定。便覺清明。須是靜時多。動時少。雖動也。而心未嘗不靜焉。方是長進。○喜怒哀樂未發時。最好體驗。見得天下之大本。真個在此。便須莊敬持養。然必格物窮理以充之。然後心體愈明。應事接物。毫髮不差。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誤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此聖賢之教格物致知。所以誠正之先。而小學之教。又在格致之先也。○虛靈知覺。則心也。性則心之理也。學者須先識性。然後可以言存心。不然。只認昭昭虛靈者為性。而不知自然之理。此所以陷於作用之非。而不自覺也。○黃後



峯書室對誠自不妄語始學從求放心來○凡學莫先辨其誠僞之分所謂誠者無他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功夫專一積久自然成熟與夫鹵莽作輟務外自欺者大有間矣○一念到時鬼神皆通○聖賢千言萬語無他只教人求其放心而已心纔收斂便覺定靜清明然後讀書講明義理方有頓放處既知此而猶以格物窮理在誠意之先何也心不放便是誠意若此心已先馳騫飛揚不能自制而血氣乘之以動乍盈乍怯乍作乍止凡百所爲卒皆無成其患有不可究言者已○聖賢所以教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平居暇日常操存體驗使此心之體常清明定靜至於講學窮理皆所以培養此心講學之功讀書爲要而所讀之書又必先經後史熟讀精思掃去世俗無用之文不使一字入於胸中然後意味深遠義理浹洽而所得益固矣○客慮不必純是人欲凡泛思皆客慮也天下之理有精麁本末之殊吾身之應事接物亦有緩急先後之序要擇其最切己者而精思之漸次積累久後心體自明應接自無礙矣若舍近思遠舍卑思高非惟不得其理適所以汨亂其心體之真而深有害又不若不思之爲愈也○見處貴透徹行處貴著實知崇禮卑是○聖賢教人爲學緊關在一敬字至程朱發明之可謂極其親切矣今考其言既曰主一無適又必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曰只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曰未有貌箕倨而心敬者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蓋心體難存易放初學功夫茫然未有下手處只就此威儀容貌心體發用最親切處於持收斂令其節節入於規矩則此心自無毫髮頃刻得以走作間斷不期存而無不存矣近時學者動言本原頭腦而忘夫檢身密切之功至其所謂頭腦者往往錯認別有一物流行活動可以把持玩弄爲貫通萬事之實體其於敬之一

字。盡有視若微纒桎梏。不肯一用功者。不知許多道理。皆凝聚於此。舍此而別求本原頭腦。其不爲精神作用。而流入於狂譎也者。幾希。○自古聖賢教人。不過使之致謹於言語動靜。事親從兄。隆師親友之間。養其恭敬惻隱之心。以爲田地根本。而時將聖賢言語反覆詳讀。切己體認。使其行著習察。不昧所向而已。初未有簡徑捷法。可以直下頓悟。亦未嘗使人安於支離淺陋。如俗學之無用也。○百物所需。皆天理也。只不可分一片心去。那上頭計較。人之一心。所蘊畜關係者何事。而令此區區者。役使不得少休。哀哉。○凡事物未至。而立個心以預待之。此便是逆詐。鮮有不差者。故心不可以無主。尤不可以有私主。天理自然。何容私之有。須是虛心以待事物之來。敬便一一便虛。有時心不如此。而發言之際。不覺如此者。是此心不宰。而氣反挾之以動也。○凡與人議論。務要色和詞暢。非臨時可勉強。大抵養定者。色自和。理定者。詞自暢。義理雖是。而誠意未著。亦未能動人。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徐問。字用中。號養齋。常之武進人。宏治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召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調臨江。二州多盜。擒獲略盡。築江堤七十二處。以才略見稱。積官至廣東布政司。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平蒙賊之亂。召用兵部侍郎。謝病歸。起南京禮部。進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裕。先生爲舊論纏繞。故於存養省察。居敬窮理。直內方外。知行無不析之爲二矣。其讀書劄記第二冊。單陽明。廣中黃才伯。促而成之。嗚呼。其何損於陽明哉。

讀書劄記

孟子茅塞之論。深切學者病痛。天理良心。虛明自在。坦然平道。若大路然。人心一動。七情交雜。遂芽如也。充塞既久。些子虛明。透露不出。與茅塞何異。則所發動流行。皆爲形氣物欲所使。真無別於禽獸矣。極力芟夷。開除荆棘。以還大路。學者宜自勉哉。○閒思妄想。客感得以乘隙而入。病在中養不固。而門戶闔疎。斜徑滑習耳。其原又在好善惡惡。未能真切。故坐悠悠。養成此患。而不自知也。若欲去之。其幾只要誠意。誠意卽慎獨。慎獨卽是敬。○端居無事時。且不要留心世事。遇不平有動於中。則失了自家中和氣象。此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也。○人爲心害者。不獨富貴飲食男女之欲。凡山水書畫古今事蹟。與夫將迎顧慮。往來於懷。未能遣去。其爲害一也。大抵廣大寬裕。盡置外境。而休心自如。方見本性。○草木有氣質而無知。鳥獸有知而無覺。覺乃聰明穎悟處。知其當然之理。幾微畢見者也。故伊尹以先覺自任。而孔子亦以先覺爲賢。可見若但知飲食男女富貴。求遂其欲。而不覺其當然。則孟子所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萬物形於有而生乎無。成於實而本乎虛。故制器者尙其象。崇其虛。所以制用也。人之於物也。耳遇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雖聖賢猶夫人之耳目也。其所默會心通。窮神知化。固不在於形聲也。詩無聲無臭。蓋言形而上之道。天德至矣。○近世言大學格物義。議論尤多。或以格爲正。如孟子格君心之非之格。正與非對。下云一正君而國定。彼以爲正是也。此於正物無義意。或以爲如云。正是義。正當也。又於物字不照應。或以爲格者揆正之也。格物知本也。如孟子言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又如大學絜矩之義。且謂朱註以格物而謂之窮理。古未之聞也。如此言。意雖近。而於本文義。恐未盡會通。終有支節窒礙處。愚觀書贊堯敬德之光。曰格於上下。舜典言巡狩。至於北岱。歸格於文祖。又禹征有苗。三句逆命。舜乃誕

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詩言魯侯允文允武。昭假烈祖。皆有誠意感通之義。夫我格人。人之格我。皆以理通。其實一也。朱註謂窮至事物之理。與易知至至之義同。本亦無害。但於感通之義稍殊。故至後議。日紛如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彼固聖人之事。而學未有不由是而得也。原格字義本扞格。有未通求通之義。猶古治爲亂。以治亂而曰亂也。蓋萬事萬物。盈於宇宙。而備於人。原於天而具於吾之心。惟於氣稟物欲。或有偏蔽。扞格。故於明處無由可通。只以吾心當然之理。精思熟玩。引伸觸類。活潑潑然而來。種種皆化。物物皆理。萬物皆歸一太極也。知豈有不致。意豈有不誠者乎。○非禮勿言。之訓。程子之箴確矣。大抵中守義理。自不至於妄言。言行相顧。自不敢爲多言。况有悖入與戎損氣之爲害哉。抑嘗驗之。人有喜怒意向。則其言易乘之而出。故制情乃所以謹言也。○爲學作事。忌求近功。一求近功。則自畫氣阻。淵源莫極。楊墨告子之徒。霸者之功業是也。聖人無近功。故至誠無息。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若顏子未見其止。孟子深造之以道。是不求近功。法則參前倚衡。而勿忘勿助。諸篇則又其步級也。○程子論易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謂天命流行而生人物。始有性。人生而靜。道理蘊而未感。故爲天之性。感於物而動。爲性之欲。欲即喜怒哀樂之情也。若以靜推而上之。則爲造化未形時。只是一團氣。涵理在。故不可言性。言性即墮形氣中。非復性之本體矣。○孟子謂存心養性四字精密。二者雖開說而義實相因。性本天賦。仁義禮智信純粹真實的道理。而寓於心。有感則情動。隨物而遷。心有存焉者寡矣。心既不存。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故存心所以養性。養性所以奉若乎天之所以與我之理。卽子

思子所謂尊德性。易所謂成性存存是也。良心既存。物不擾動。大學之有定。易之良。其背不獲其身也。定而虛。虛而明。一真自如。中庸之謂中。大學之謂靜。易敬以直內也。由感而動。出皆當理。易動以天爲無妄。中庸之謂和也。由是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五常百行。及於仁民愛物。而萬物各得其所。孔子所謂一以貫之也。故存心養性工夫。其效甚大。○性字訓義心生。以人心具此生理。而實不外乎氣也。程子以爲性出於天。才出於氣。然才亦根於性之理。必於氣以發之。故高辛子八元之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蓋以德性用事。是何等才也。若專以氣用事。則關於理義。爲剛狠給慧。而非所謂稟受之才矣。孟子所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言不能盡其才者也可見。○明道答橫渠定性書。大意動靜皆定。不留將迎。不係內外。此性所以恆定也。次言無情者定之本。順應者定之用。旣無情。順應自不須除外。誘除則增一套事。易所謂至賾而不可惡也。引易艮止爲內定。孟語不鑿爲外定。故兩忘無事。靜而明通。如聖人順應喜怒之當在於物。而中無所繫也。後言忘怒觀理。乃學者求定工夫。而用力之要。莫切於此。○或謂人心本無靜。氣化流行。亦無靜時。愚觀易繫辭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非靜無翕。其動非動。無闕其靜。乾爲至健。而有動靜。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爲無靜。非也。○人心存養不厚。則德不聚。出皆支離。未能順理。易以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皆自外而內。退藏於密之事。下言精義入神。窮理入於微妙。如中庸之盡精微。乃爲致用之本。利用安身。順而利往。如易義以方外。乃爲崇德之資。此正是內外交相養之道。○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程子曰。不可求。求即是思。思卽已發。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之於喜怒哀樂之前。何如。曰。不可。旣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後

來羅豫章師龜山李延平師豫章皆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想其觀字亦如言聖人之能反觀非費思求索之謂必有默會自得處孟子言平旦好惡雖是動亦於本心未措之際觀之學者於此二者交用其功則天理常存善端呈見日用動靜蓋有渾合自得而不自知矣○易無妄心有天人兩端而已天理渾然處自有泛應端緒出來無思無爲所謂道心也若感物而動爲性之欲旣言物涉便有計較安排雖善惡不同均爲人心也道心動皆天理真實故爲无妄人心稍涉計較安排雖善亦妄矣察則決之方敬則守之法也○程子謂良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愚謂如人欲立功業便有功業事出來欲求名譽便有名譽事出來至於出處顯晦皆然心逐事亂也聖人不逐事故出處久速皆止其所矣何動之有○世俗上下相接之間一套儀文皆所謂非禮之禮矣蓋其中無主只管從時徇俗又爲利害誘奪不能自信隨氣盈歉遂以成習所以中間尋不出真實辭讓禮來○程子謂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若主於敬又焉有紛擾之患乎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矣○主一無適之謂敬學者涵泳其義泥爲專主故好事者從而議之若與六經所載敬義迥別蓋道心本純一不雜中無妄動則不歧雜於二三心要在腔子裏畏懼收斂則不放逐於物欲故無妄動斯一矣有畏懼斯不妄適矣人所以易動而恆不得制其欲者只緣無有畏心能內尊天命之性而不敢放失外懼物欲之患而先意防閑則敬自從此起矣敬則私欲退聽而天理之心常存是謂涵養涵養之義我程子所謂菜子中許多生意只須培養澆灌方才得成所以成之者敬也故兢兢業業小

心翼翼。嚴恭寅畏。克自抑畏。瑟兮僩兮。與戒慎恐懼。同是一個意。學者要以畏爲主。畏字有分別。常人之畏。只是畏事。便差千里。○孔子答子張問行。以言忠信。行篤敬。蓋忠敬本心上工夫。而欲於言行上求之。恐其僞爲於外。而不由夫心之實也。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爲仁。而其目乃在於視聽言動。蓋心本無私。恐爲物欲牽引而蔽之也。故須以志克制。如戰而勝。人欲負而退聽。所以全夫中之理也。意亦略同。忠信篤敬。則言行自出於本心。○學者知心上公私。便知事上有義利。張南軒許魯齋謂學莫先乎義利之辨。比之程朱論學。已是第二件工夫。然於世態沉冥中。要識此。便能卓然有立。○朱子答張南軒書曰。以天理觀之。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以見天地之心者。先王以至日閉關。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伊川於已發之際。觀之。正謂未發。則有存養而已。發則有可觀也。此語甚精確。而猶不安於靜觀未發之論。愚恐終不能遺於反觀也。○孟子謂氣動志。如蹶者趨者。蓋顛越急趨。在氣而欲速。則亦由乎心。又如人鬪。狠是氣。然忿愧則發於心。驅僕鬪狠。僕固爲氣。然其主翁爲心。若心操得其中。則氣自平。主得其理。則僕不亂。故曰志動氣者十九。言其時常多。氣動志者十一。言其少也。○心具性。先儒以爲鄗鄗。於人雖資環衛。而終爲二物。惟穀種之譬爲得之。蓋其渾一之妙。難以言語形容。只得如此名狀。欲人之易曉耳。夫水本淡。濟之五味而後和。然其相投之分。不可離也。故孟子以爲良心。又曰良知良能。正以其有性之德。渾合得在。○孔子以不爲周南召南爲面牆。蓋不務

本原尋路頭而欲施之國家天下。自是通透推行不去。○或謂知行。只是一個工夫。不可分作兩段事。與易知至至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孔子知之不如好之意相背。又曰敬即無事時義。義即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相背。大抵聖賢說道理。有本原有作用。理無二致。而用工則有先後。故其次序如此。如四時之不可易。若欲打滾一處。或倒做了工夫。恐於道難入也。○或謂居敬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是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頭緒。混爲一處。又謂戒懼慎獨。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若意念未萌。善惡之幾未兆。原無照慮。須安靜以存養之。何用省察。及其感而幾動。則宜省察。以決之。何用存養。人心動靜。隨處可以用工。若打混一處。尤難得力也。○世學或謂心中不須用一個敬字。且病宋儒程朱主敬及主一之說。不知敬非別物。只在尊德性。常以心爲天。爲君爲嚴師。翼若有臨而不敢怠放。聖人純一無僞。有自然之敬。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齋莊中正是也。賢人嚴恭寅畏。有固守之功。操存涵養。不敢放置。所謂整齊嚴肅是也。其用功則不妄動之謂誠。弗歧二之謂一。不偏倚之謂中。止紛撓之謂靜。無邪曲之謂直。中有主之謂實。去物欲之謂虛。其實一也。外則踐履。執事使民。常整思慮。斯須不忘。正衣冠。尊瞻視。非禮不動是也。舍此則靈扁無主。人心客氣。交病於內。耳目口鼻四肢富貴利達諸欲。攻奪於外。譬如所居藩籬不固。中之所藏。寇竊得與我共之。我方在外奔走。救急不暇。雖有良知。亦將爲所昏塞。而無所用其明矣。考易詩書所稱曰敬直曰敬德曰聖敬曰敬止曰毋不敬曰修己以敬。聖人以此洗心。其言若出一口。而謂盡非乎哉。○商書咸有二德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舜察邇言。詩詢芻蕘。孔



子問禮問官是也。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又曰一哉。王心舜之執中惟一。孔子之一貫是也。尹湯一德。其傳尙矣。程子以敬爲主一。一蓋天理。渾具於良心。不爲物欲之雜。可以統會萬殊。而貞天下之動。以歸於一。而或謂主一之非。至謂一心在好貨好色上。亦可以爲主一。不知要誠意之功何用。夫乃未之思乎。

### 答人書

所諭靜專靜翁之功。真畜德養身之切務。卽老子所謂專氣致柔。道流之所謂修養。吾儒之所謂靜存。同旨異趨者也。蓋吉凶悔吝生乎動。而氣勝亦能動志。志動氣交。始有不得其理者。故志定而氣順。心一而神安。樞紐開闔。以役百體。制羣動。易所謂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天下之動。真夫二者也。一者不二。不雜。敬之本也。中年以來。平居及多病中。時亦見得此氣象。但或爲事勝不能守。守而不能常耳。執事親得其味。後以見諭。敢不祇領。以無忘規切乎。答黃才伯。○嘗與諸生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易以發明坤道大段。是聖賢見成工夫。至於學者用工入道。則當如大學次第規模。所謂先正其心。存養主敬之事也。先誠其意。省察克治之事也。先致其知。致知格物。盡心窮理之事也。若徒知有敬而不先之窮理。則於天下萬事萬物。不能灼知其所以然。心之知識。容有未盡。而孔子所謂罔殆之蔽。必將扞格於其間。心之所發。爲公私邪正。恐不能自別其誠與否。而決幾於取舍之際。又安知義之所在。而使泛應各得其宜哉。答毛式之書。○前日偶諭及文王不識不知。與易何思何慮義同。蓋以天地間事物。皆有定理。一毫思慮著不得。故引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以見其自然。人受賦於天。具於心。一樣自然實理。停停當當。稍著思慮。便出安排。翻覆橫生。態度雜出。如榱桷大木。加以匠人雕琢繪畫之巧。非吾性本智之罪也。用私智之過也。聖人渾

成德性。靜與天合。動與天行。何知識之有。非惟不假知。亦無所用其知矣。易思慮卽是知識字。皆出人心而非動以天者也。若夫意必固我。門人見得聖人無此四字。不知聖人無意。則必固我三者自然不萌。若常人有意。則三者自然不斷。愚謂無意二字。足以盡之。卽文王之不識不知。易之何思何慮。亦豈易能乎哉。先儒謂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難。過卽有意之私。其害不小。人心萌動。客感物欲。便來乘之。沈冥固蔽。些子虛明。透露不出。吾人苟知性分爲吾物。百年易過。天理當還。如老將磨兵。三軍克敵。力求蕩掃盡去。或未盡。而後來者逐漸去之。去盡爲大賢。大半盡爲君子。全不去則爲小人。可不懼哉。與吳亞父論學。○王氏之學。本諸象山緒餘。至今眩惑人聽。雖有高才。亦溺於此。借如所稱致良知一句。亦只是大學致知二字。又上遺了格物工夫。則所致者。或流於佛老之空寂。而於事物全不相干。故其師友相承。率多夸大浮漫。而闊略於躬行之實力。且號於人曰。是能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嗚呼。其可以欺天下後世哉。此意甚不難知。尙有聰明堅持而不解者。抑亦道心不明。仁義否塞。而世道污隆之幾也。生竊憂之。而讀書劄記第二册前。實闢其說。蓋以廣中侍讀黃才伯促而成之。其人持守端慤。蓋士林不易得者。答羅整菴。○大抵吾人所以少能自立者。患在中養不定。而處世實難。中定則無難處矣。故敬以直內。則便義以方外。內外照應。如影隨形。非有異也。若根基不固。則世間萬事。一切利害。皆能震撼搖奪其中。願吾無以處之。如蘇氏所謂隙中之觀鬪者也。答熊南沙別駕。○程朱論議。本諸六經四書緒餘。未敢謂其盡得先聖賢心術精微。如出一口。而路徑步驟。亦自不差。學者能會通於博約之中。循途以進。終無所失。近學謂其凡近未足以動人也。立爲高闊汗漫之談。以震眩人耳目。天下聰明之士。靡然聽之。師友相

承自謂前無古人矣。不知內少忠信之基，中虧踐履之實，則所謂下稍頭無著落者也。向與黃司成泰泉近得羅整菴先生書，每念及此，而執事又秉衡軸，當世道學術之機，轉運於上，若於此而明示之以好惡，天下士習有不翕然不變者乎？答熊太宰比原公。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李經綸字大經，建昌南豐人。生而有文在手，墳起如方印，讀書好深湛之思，以理學自負，爲諸生值鄉舉。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革懷挾之弊，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者，睥睨其間，避匿而不肯出，無寧疎於防檢，使志行士或由以進也。當道得其言而聽之，久之，棄舉子業，精心著述，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以禮有三曰儀，曰曲，曰官，見諸動止，食息日用，倫常者謂之曲，行之吉凶，軍賓嘉者謂之儀，朝廷之制度，謂之官。三禮考註，昧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爲一，今爲之分別，作禮經類編。王湛二家之學盛行，先生弗以爲是，作衛道錄，作大學稽中傳，念時無知者，聞羅整菴著困知記，辨心性之異，以關王湛大喜，上書以質所學，整菴方自貴重，懲兩家之聚生，徒各立門戶，故少所容接，而先生之辭又過侈，遂沮抑之。先生乃大失望，走南都，謁祭酒黃泰泉，泰泉深契之，而與之講樂律，然亦未遑張其學術也。其後東南中倭天下頗洶洶，先生以爲是司兵者不知兵也，條時務七事，詣撫按藩臬獻之，竟不遇。中喝卒於越道。先生與王湛異者，大旨只在窮理二字，然先生之所謂理者，制度文爲，禮樂刑政，皆是枝葉邊事，而王湛之所謂理，則是根本，根本不出一心，由一心以措天地萬物，則無所不貫，由天地萬物以補湊此心，乃是眼中。

之金屑也。先生之誠意，原以意非心之發也。是主宰乎知覺之中者也。頗與子劉子之言意相合。第與劉子之所謂主宰者，知覺中自有主宰。先生謂主宰乎知覺之中者，則又立意以爲之，仍是困知之餘論也。

辨學

聖賢之學，其主曰思誠，其志可立也。其道不可強也。命齊而氣五，性齊而質五，盈虧相形，而質之強弱生焉。虛實相乘，而氣之昏明異焉。故學先之於窮理，而後性可得而盡也。如謂心之靜定虛靈，卽道，謂身造物理爲格物，謂致吾良知，正天下之事物爲格物，信心任情，無庸積漸，陰宗禪說，以陷溺高明，援儒入墨，以蔑棄經典，是天下之罪人，不知先王之教盡人道而已矣。意心身家國天下者，物之名。其誠正修齊治平者，物之理。物有本末者是物也。窮理者窮是物之理也。行主知資者學之本。知漸行漸者學之法。行熟知精，知明行至者學之效。是故意物也。窮乎其所以誠之者，而意之物格矣。心物也。窮乎其所以正之者，而心之物格矣。身物也。窮乎其所以修之者，而身之物格矣。家國天下物也。窮乎以齊治平者，而家國天下之物格矣。物格而知至矣。故聖人之立教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學。君子之致知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格。其理盡於禮樂詩書，其用通乎中才上下。蓋上之而幽明，今古靈蠢動植之神窮，則上智之能，而先王之所不貴。下之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缺，則下愚之陋，而先王之所不齒。逃焉去之，爲左道怪行，以譏張民聽，則先王之所必誅者也。是天下之中學也。今晦菴之論格物也，似見條目知行之分，而不見綱領知行之合也。經文不言敬，而敬之理備焉。主一無適之謂敬，其好惡之誠一者乎。常惺惺法之謂敬，其心之靜正者乎。整齊嚴肅之敬，其修身之始事乎。以斂天人，以攝動靜，以篤倫理，其修身之終事。

乎。合之以敬。是徒知主敬之先於致知。而不知誠正修之卽敬也。然其主之以敬也。立本者也。其言窮理者。致精者也。謂非孔孟中學之正傳不可也。乃若象山之學。則不然。謂求放心。卽可以擴充知識。則信已不求中庸之病根也。猶未以明善爲非也。再傳而爲白沙。則知一已矣。守一已矣。聖人之教。事物之理。不言明矣。三傳而爲陽明子。甘泉子也。則趨中而未盡者也。陽明子曰。知行合一者也。推吾心之良知。以正事物。良知卽明德。正物卽親民也。是知致力於實用矣。然信心而不求中。甘泉子曰。格物者至其理也。知行並進。隨處體認。天理至之而已矣。是知言明善矣。知求中而不信心矣。然不以至善爲事理之極。而謂爲吾心中正之體。人心未必皆中正也。亦歸於信心而已矣。蓋昔者聖人既竭目力焉。制宮室以奠民居。制冠裳以文人體。制稼穡以養人腹。制舟車以利人行。制干支歷法以經天。導川畫野以緯地。範金合土。斷木以利器。嘗草木金石之劑以制醫。而天下之民用備矣。是聖人之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其事謂之學。其能傳能學也。固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則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既竭耳力焉。審清濁以辨五聲。定高下以制十二律。備八音以極旋宮之變。而天下之和氣宣矣。是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人以覺其事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又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又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既竭心思焉。通乎天人之故。而知曰命曰性。至精而不可遁也。曰道曰德。至純而不可瑕也。其設中於心也。則定靜虛明以立性之體。其執中於事也。則盡己盡人盡物以達性之用。是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於是乎造爲典謨爲訓誥爲禮樂文章。以化成天下。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由是取法焉。若是者。尤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

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其道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亦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不窮理而可以自能。尤天下之妄言也。夫人心之良。孰不有知。但所謂良知者。不中而不全耳。夷惠雖聖。君子不由。揚墨雖賢。君子所惡。謂其不中也。仲子知廉而不知孝。王祥知孝而不知忠。謂其不全也。今日良知卽聖也。吾心之中正。卽天理也。徒使人猖狂妄誕。亂德迷心而已耳。且夫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而言知行者。亦自說命始。傳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夫求多聞者。於古訓而學之也。以建事而有獲者。得至善之理也。則多聞在建事之先矣。又曰。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言君子行之爲貴。而徒知不足以爲行也。知行雖有輕重。而先後之分又明矣。故大舜之言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而必察衆。必舍己。必不可以弗稽弗詢者。誠不敢信一己之聰明。而壞天下之中正也。夫然後道備全美。允執厥中。而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今之言曰。人心自有良知也。聞見知之次也。求理於萬物是義外也。是蹈襲也。則堯舜之稽詢傳說之多聞學古。非歟。大學稱中傳。○意非心之發也。心之發則情也。意從立從曰從心。心立欲爲之意。而非爲虛意。而必爲之主宰乎知覺之中也。寂者心之體。而主忠以爲之根。知天之德。卽我之德。而意專主乎天德。立心以之。閑邪以存之。是寧靜之中。而精神之有所注者也。感者心之用。則主信以爲之幹。知人之道。卽我之道。而意專主乎人道。定其向決其趨。蓋攻取之中。而精神之有所守者也。無事而靈根植焉。畫一無二。而好色惡臭之幾明。有事而美幹達焉。致命遂志。而好色惡臭之幾決。故不知意爲身心之幹。則視之也輕。不知幾爲萬事之本。則其功也略。我圖聖功。莫先誠意。作誠意原。誠意原。○心也者。神明之舍。心不可以專神。而

神則寓宅於心者也。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立。神貴明。明則思睿。而仁義之用行。曰寂曰明。而心之本體正矣。欲多則蕩動極。則昏。事物無形。虛靜以養中可也。而常情有無故之感。事爲之著安而利行可也。而常情有物勝之動。於是乎昏蕩生。而寂明者失矣。此固無主之心。而心失其正者也。若夫意存於天理。而私妄難以絕其根。意存乎天道。而利害得以衝其志。其爲昏蕩一也。邪妄絕矣。而可爲之事。不益生心以繫事。利害忘矣。而欲爲之事。不免持心以必爲。非邪妄利害之私。而終留喜怒之形聲。亦不可得而寂明也。然則寂明無累者。其惟聖人之心正乎。方其靜也。物之未感。我之無情。至虛獨覺。而影響俱無也。及其動也。妍媸在物。精凝在我。至靈常止。而好惡不作也。其復而之靜也。與化俱往。賓去主存。而又影響之俱無也。是正心之義也。或曰。何思何慮。聖人無故而感。忘食以思。豈有故之感乎。寂然不動。聖人有心而無爲。不思則罔。豈無爲之心乎。聖人之心。所不累者。身之情。所欲察者。天之理。無思無爲者。洗心以神德。思睿作聖者。精義以窮神。累情之心。爲意必。意必則私。私則動。精義之心。爲性命。性命則公。公則平。何動之有哉。朱子曰。靜而當覺。動而常止。此人心之妙。明道曰。所謂定者。靜亦定。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正心之謂也。心與意誠。與正相似。而難辨也。作正心原。正心原。○君子之動也。通萬物於一身。則理一而仁存。散一理於萬物。則分殊而義盡。是故恩者當親。而美者可愛也。下者當賤。而惡者可惡也。貴者當畏。而尊者當敬也。死者可哀。而窮者可矜也。橫者當敖。而卑者可惰也。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情。而行乎五事之中。修其辭。則有溫有厲。有緩有速。有語有嘿。有予有奪。而謂之仁義之聲。動其儀。則有嚴有泰。有張有弛。有止有作。有操有縱。而謂之仁義之形。八聲八形之用。行乎五事之中。有輕重長短。兼施並用。

之妙。不是之察。有任情任氣而失之者矣。故度乎輕重長短之則。有本然之權度焉。恩以爲主者必義以裁之。而後止。義以爲主者必仁以和之。而後行。是修身之義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此之謂也。故致知誠意正心特傳者。見工夫之並用。修身齊家治國繫傳者。見功用之相因。修身以上。聖人之學。猶可傳也。齊家以下。聖人之道。不可行也。學可傳。故道明可冀。道不行。故善治無由舉。而措之存乎人耳。是故興孝與弟之心。今之民。猶古之民也。絜矩公平之道。古之法。獨非今之法乎。禮樂教化治之具也。賢才治之榦也。生養治之基也。有凍餒之民。治具無所措。何以爲基。有愷王之士。治具不可張。何以爲榦。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嗚呼。知人則哲。而九德之旁求。務莫先焉者也。安民則惠。而府事之修和。用莫急焉者也。傳大學者。先之以仁讓孝敬。終之以用人理財。其旨深乎。修身。

卷五十三

諸儒學案下一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谷平。其所居里名也。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上疏諫武宗。西僧出入禁內。宦官用事。請通衢驛。丞文成起兵。誅濠使參軍事。擢廣東僉事。轉廣西左參議。尋以副使提督其省學校。丁內艱。再任陞浙江右參政。廣東按察使。外艱起復。轉右布政使。不肯逢迎撫按。降四川右參政。移浙江按察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先謁闕里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至。先生始給之。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



庶其與乎。晉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嘉靖壬寅十一月卒官年六十五。先生受學於楊玉齋之門。玉齋名珠其學自傳註以遡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弟子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學其有傳人乎。吾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先主資質清苦入仕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饜家具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故其所言皆是得力處以爲學只有存養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未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若非功夫親切不敢如此道也。夫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言也。蓋延平以救備侗之失而先生反之者欲其事事從源頭而出以救零星義襲之非兩家各有攸當非與先儒爲翻案耳。

### 谷平日錄

古之學者只是誠實。今之學者只是遷就。○存天理只爲始學者論語其極則心卽理理卽心何以言存天理哉。止言存天理心尙與理爲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得是心以爲心。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但私則與天地不相似。一去其私則我之心卽天地之心。聖人之爲聖人全此心而已。○識得此心則真是天下之廣居非形容之言。○薛文清公言人與天地本與二理惟無私賁之此真見得。又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爲善爲學皆貴乎熟不獨仁也。此語又差卻聖人之學爲仁而已爲仁之外又何爲學爲善乎。學必見得到一處方是真見。○下學而上達。蓋下學者事上達者理。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學者要思得之。○人須是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底心。到此地位道在我矣。學者須自考若有些子悶底

意思在。卽是有我。便與天地不相似。○人之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氣自如此。吾人之學。只是約之於中正。不大段費力。到視明聽聰手恭足重。卽仁也。○先儒曰。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賢者求之有道。得之有義。不必言命。是固然矣。然命字。亦不可輕看。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亦曰。有命。孟子因臧倉之沮。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推而言之。堯舜之禪。湯武之征伐。皆命也。但不肆縱欲之心。只是處貧賤。安於貧賤。處富貴。安於富貴。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到安命處。便是道義。非有二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安命也。若待不得已。然後言命。非安命也。○或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在人心如何看。曰。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或問程子謂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是否。曰。然。曰。夫子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如何。曰。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就如教此。卓隸不可嚇人取錢。不可過重打人。此便是仁恕之理。若教知學之人。便只論仁恕之理。語上語下。要之無二理。○思慮紛擾。是何勞擾。必除去之。才知天理真樂。世人役於富貴聲色之間。怪他不得。舍此無可樂。果能閑邪。則天理之樂在我。其妙有難以語人。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近略見得。○伊川先生曰。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此亦可見理一分殊。莫非自然也。○知覺之外。無心焉。有死灰槁木之理。只是知覺常存乎正。卽是敬。以直內工夫。○寂然不動。只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非謂無知覺也。若無知覺。如何曉得是天理無人欲。○不知

心之貴者。未必不樂於涉獵汗漫。博學者亦是多欲。天下之道。公而已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獲其身。無我也。不見其人。無人也。如是則全體是道。無他公而已。若有一毫有我有人之意。在。卽是私。已便與道不相似。○聖學之功。只是一個存養爲本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常時存此本心不失。便是存養。或有一念之動。少有非僻。省察之。卽與克去。此本心依舊存而不失。聖學之功。存養爲本。思無邪者。存養之全功也。○往歲去何處。起身時便有速到之心。近時此念絕無。○作善獲福。作惡獲禍。此理自然如此。要人自理會。人之由大路。泰然行將去。何利如之。若由曲徑穿林莽。未有無所損傷。此自可見。若求之報應之說。惑之甚矣。其亦怠於善也夫。其亦流於惡也夫。○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此仁也。○聽言可以觀人。小人當未遇之時。見君子所爲。亦有尊重興起之意。是尙無利祿之深迷。而本心之明。有不可掩者。及稍得利祿之謀。便志得意滿。雖明知君子所爲之是。恐其不便於己。必作爲一種說話。以寓沮抑之意。寧欺己欺人。不顧此之謂失其本心。○後世論學論人物者。多無實見。或有依阿說者。只是憑藉古人先儒力爭頓悟之說。以我夫子我欲仁。斯仁至矣。說證之。恐亦是如此。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此本心也。放而不求。則若失之一操之。便存而不失。要之。不從外得。此分明是頓悟。但是無間斷爲難。所以君子之學。自強不息。聖人之學。純亦不已。○薛文清謂孟子之後。學不傳。只是性不明。此亦是想像之言。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其語道也明矣。中亦曰。動而正曰仁。○人處於天地之間。其所行處皆權也。小人流於遷就。而權之用失之。君子未免執滯。而權之用未盡。惟學聖人周旋中禮。泛應曲當。而權之用始盡。○晦翁謂象山常說宇宙。但他說便只是這個。又不用裏面許多節。

拍。卻只守得個空蕩蕩底中。以爲道體本是空蕩蕩底。○某曰。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常人皆可能也。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聖人不能也。儒者之學。所以明理一以希聖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則易不可專指卜筮言明矣。坤卦主利。必以伊川利萬物則主於坤之說爲千古不易之定論。若曰陽主義陰主利。是導人於利矣。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何等時耶。豈聖人開物成務之意也耶。當以道觀易可也。○聖人之道。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明夫理一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教子貢推行乎理一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明乎理一也。大學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教平天下推行乎理一也。宇宙只一理。本公也。人之有身。則有自私之蔽。聖人之教。所以去天下後世自私之蔽也。自私之蔽一去。則廓然大公。則理一無間矣。是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陳北溪曰。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此語未有見於道。日用常道之外。又豈別有所謂易哉。○文公云。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間。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也好。也有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而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某以爲天之生人人之有生。只是一個明德而已。明德卽仁也。聖人之學。只是明此理以全之而已。學者苟於大學西銘之旨而有得焉。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文公之言。或早年未定之見。○人胸中除去一切閑思量。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自安命上。便可到天下何思何慮。○學之得與不得。亦易見。此心灑然而勢利出脫了。無所係。此實得也。

雖曰講學而勢利纏繞。瞻前顧後。此無所得。只是說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爲己而已。何處著得絲髮爲人之意哉。○袁燮曰。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可謂得象山之意矣。○此心平平時。可以默觀道理。○或曰。理統於一心。散於萬事。此非眞見。論其極。只是理無外。爲學要以心爲本。涵養須用敬。所以養此心也。進學在致知。所以明此心也。○凡看經傳。皆以明此爲務。觀一物處一事。皆有以驗此心之所形。則無往而非養心之學矣。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心無內外也。要人自理會。○范氏謂守約則足以盡博。此語亦獨見也。○廣大寬平胸中。常覺有此氣象。是什麼快活。○尋常間只從容自在。便是坦蕩蕩氣象。○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於此可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萬古聖人之正學。昭灼平實。無有餘說。○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念之妄。純乎道矣。○歷觀往古來今。天下有一定之命。只是人自勞攘。○學者至約工夫。只是常常提醒此心。○學者遇事。一以天理處之。不可少有顧忌。而存恐懼之心。一有恐懼之心。非知命也。○呂東萊曰。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放下政非易事也。○生生之謂仁。存存之謂學。○本心卻是天下之大本。動皆從心中流出。卽爲達道。一不從本心所發。便是私意。非道也。○不見不聞。只是虛虛者。心之本。實者心之質。可見者也。心也者。虛而實。君子之道。費而隱。○四端在人。本無增添。孟子所謂擴充者。只是無間斷耳。○聖人用功。與學者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謂聖人不用功者。非也。蓋人之心。猶舟之有舵。心一不存。則惡生。舵一不持。則舟覆。聖人卽老於行船者。進退推移。出於自然。而舵亦未嘗離也。學者卽學行船者。未免有把持著力之功。非自然而然也。一生熟之異。卽盡聖人學者用功之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惕憫隱之心。此便是善端發見處。人人皆有。但有間斷。則若存若亡。不爲己有。學者有此心。須充之。到淵深塞實。方是有諸己。譬如栽一小樹。恐牛羊牧之。大風搖之。須從四圍作牆垣。以防牛羊。又時培土灌水。以備風日。則此樹漸大。根漸深。且實。雖無牆垣。牛羊風日。且如之何。如人善端發見。欲使之常存。必要去閑邪。邪閑則天理自存。存之久。便到淵深塞實處。到此地位。則本體已復。實有諸己。彼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得喪。夷狄患難。若無與於己。豈能有以介吾意乎。學者須如此用力。方可閑邪。非如何去閑。只是心正。則邪自閑了。邪閑則誠存矣。閑邪誠存。是一件。非有二也。門人王龜年記。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只說明明德的明字。中庸明善誠身擇善固執。只說得誠之者的誠字。元來誠則明明則誠。非有二也。故論學拘泥字不得。會得時。橫來豎說。只是此理。○人得天地之心爲心。仁也。其用則義也。孔子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終之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求仁之說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立其體則寂然不動。渾然天理。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致用各異。所謂義也。聖賢之正脈。其在是乎。○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方也。大學絜矩。亦是此義。若此義便圓神。只從此心所欲。行出事去。自是方了。蓋此心固無方無體。到外方有體。門人羅洪先記。

問嘗讀明道行狀曰。聞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佛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晦翁解太極。謂周子手是圖。以授之。此可謂要矣。不知其所謂未知要者何事。而又汎濫諸家。出入老佛。直待反求六經。而後得之。以爲伊川尊明道之言乎。伊川恐非苟言也。宋史載明道與伊川入成都。聞箍桶者說易。兄弟渙然有所省。後門人問易。伊川曰。易學在蜀。至著易傳。必曰斯。

義聞之成都隱者。每讀至此。嘆曰。此聖賢至公至平之心。無一毫自廣狹人之念。此所以繼千載之絕學也。於籀桶者。有一論。尙欲表顯之。况於其師乎。此深可疑也。南軒與晦翁書。謂程先生與門人講論。未嘗一言及太極圖。晦翁謂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驟而語者。中思之。門人固有不可驟而語者。若伊川易傳之言。以教萬世。胡安定有言。則引之。籀桶者有言。則引之。何於周之圖。素未嘗一語及之乎。此深可疑也。晦翁與象山論無極太極。往復爭辨。其書有曰。周子灼見道體。又曰。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至序大學。以二程接孟子之傳。序中庸。又曰。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信斯言也。則二程之學。似無與於周子矣。此深可疑也。夫宇宙間。只有一個理。在易曰太極。在大學曰明德。在中庸曰中也。論太極。既以周子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而序大學中庸。又以二程續千載不傳之緒。此深可疑也。復滿甘泉芻。○佛氏曰。定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蔡亦曰。惺惺。何也。忘己耳。若灼然有以實見得吾心之體。有在於此。設以佛氏所嘗語。反規規然而避之。是反涉於較計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量。其於斯道。無我無物之體。不無有害。同上。○今之以學自命者。人皆議其行事之謬。謂平日講道學而行事如此。其僞也。愚以爲不然。平日講學。只成一個自私。而自以爲天理。故其行事之謬者。非僞也。學術之差也。答羅達夫。○大學孔氏之訓。明道先生兄弟表顯之。以覺後學者也。慈湖一切掃之。如定靜安慮。彼則曰。此膏肓之病也。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彼則曰。何其支也。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爲壽。信斯言也。則大學在所屏絕矣。其可乎。開口說。毋意。毋意是也。然有取乎主忠信。而以一爲未離乎意。

此爲毋意乎。有意乎。不可不察也。聖功之要。曰存曰思。任意削去。當時象山先生。已見其微。故戒之曰。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信然矣。其蔽之本指。其於心不在焉。則以爲心如何。曰在正舍之則亡。則以爲聖人未嘗貴操而賤舍。此說若行。是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不至於槁木死灰不已也。其爲學術之害。可勝言哉。何也。○嘉靖甲午。夏五月。予臥病隨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曰。朱子之學何學也。予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朱子詩云。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毘子。咕囁徒啾喧。但聘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味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曰。神鑒曰一原。朱子之學旨可知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曰。此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靈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工夫至簡易也。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此不得朱子之精也。朱子曰。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甚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蓋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此朱子之精。孔門求仁之法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曰。然。遂記之。朱學問答。○嘉靖甲午。秋七月。予遊大洪山。張子叔平從焉。張叔平子問學。予曰。求仁問仁。曰。主一。曰。孔子之學。以求仁爲訓。何也。曰。天地之一動一靜。人心之一動一靜。一本也。仁也。求仁之學。萬古聖賢之正脈也。曰。仁之體何如。曰。仁道至大。不可求之言語。不可求之訓詁。吾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仁之體也。蓋一動一靜。天命之流行也。惟



其動靜。此所以不窮。顏子之見卓爾。孟子之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是皆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孟氏之後。千有餘歲。惟伊洛得聞之。此道明之會也。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又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也。伊川先生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程夫子兄弟所謂感應。亦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一動一靜。生不已。仁之體在我矣。張子曰。唯乃書以授之。求仁問答。

### 文敏霍渭厓先生籍

霍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人。目有重瞳。始就小學。卽揭居處恭三字於壁。力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歲間。諸經皆遍。登正德甲戌進士第。告歸讀書西樵山中。無仕進意。嘉靖初。起爲兵部職方主事。仍謝病歸山。丙戌。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丁亥。進詹事。戊子。陞禮部右侍郎。禮部尙書皆辭免。庚寅。丁母憂。服闋。起吏部侍郎。丙申。出爲南京禮部尙書。己亥。改禮部尙書。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事。庚子十月卒於位。年五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俱爲上所寵眷。然張桂賦性傾險。旣獵取大位。而仇視不同議之人。先生舉動光明。於不同議之人。如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陸象。皆極力薦舉。有所論列。動關安危大計。在吏部。則銓政爲之一清。在禮部。則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爲之一變。爲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喜治生。直行其道。不顧是非恩怨。魏莊渠曰。兀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非虛語也。今以先生與張桂同類並稱。是先生爲張桂所掩也。獨是與遂菴桂洲相訐。皆以意氣用事。乏和衷之義。所謂

豪傑而不聖賢者也。先生薦文成，謂臣不如也。而於文成之學，不能契大意，以知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聖人之知，則可致，下愚之知，則無所不至矣。夫文成之所謂良知，卽人人所同賦之性也。性之靈處，卽是良知之不息處，卽是性，非因下愚而獨無也。致者，推致也。先生之所謂知，乃習染聞見之知也。惡得良乎。聖人與下愚，相去倍蓰，無算，如何致之哉。此真千里之謬矣。

文啟粹言

嚴威儼格不懈，則不言敬而敬在其中矣。○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此道學正路。世之淫於老佛，謂老佛上一截與吾儒同，又謂佛與聖只差毫釐。此千古名教之罪人也。○人於食息之間，放過多少。○初學刻勵工夫，安得便自在快活。亦須勉強持守，習熟自別。○初學勿憂助長，只憂忘了。到有助長之病，又自有藥。○學知爲己真味，則知接人處事，有一毫不盡其心者，皆切己實病。○今人說操心，只是懸空捕影。○思不在於私，便是天理。從天理上思，便是窮理。盡心知性，再不消說。主一不消說，涵養，但不可太急，迫爲心病。○說能存心，而容貌詞氣不管，乃自欺爾。○只中無主而靜坐，且認靜坐作工夫，便有許多病痛。○須知窮理，卽所以養心。○吾人有一息天理，純全處，亦天道流行也。豈惟吾人，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世有苟賤無恥之流，多借忍耐之說，以自蒙良惡，可憐也。乃且曰：道學如是。○丙中秋，某與致齋、甬川、日集、侗朝所，致齋講陽明之學，曰：致良知，曰：知行合一。與甬川異，辨說，勢擎莫相一也。某曰：聖人位育，皆心性事，謂良知非與聖，非也。然而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率下愚之知，認欲爲理，認利爲義，曰：吾良知，吾致吾良知，是聖跡混。故人心道心之辨，貴精一也。知行合一，矯學者

口耳之蔽也。要之知行亦自有辨。過矯反蔽。君子自立。不求同於時。姑俟後世耳。○惟日孜孜。不敢少懈。只求不得罪天理而已。○居處恭之目何如。曰。非禮勿視也。非禮勿聽也。非禮勿言也。非禮勿動也。四者居處恭之目也。聖賢實學。淺深高下。一以貫之者也。世儒不實用力。以居處恭爲粗淺。不屑言。以四勿爲精深。不敢言。求所謂主敬之說。求所謂格致之說。求所謂戒慎之說。惟費口耳。全無實力。○今之人耳目口鼻。猶夫古之人也。聲音笑貌。猶夫古之人也。何獨於心而疑之。堯舜所以聖。純天理絕人欲而已矣。學者希聖。擴天理遏人欲而已矣。擴天理遏人欲。不在乎他。覺悟之閒而已矣。○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清而上升。天由生焉。凝而下奠。地由生焉。一翕一闢。氣化流行焉。時其翕也。秋冬生焉。時其闢也。春夏生焉。譬諸人焉。吹氣而寒。唇所翕也。呵氣而暖。唇所闢也。一氣而已矣。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神之機息矣。○君子之於學也。太和元氣。灌注一身。斯其學之醇。君子之於治也。太和元氣。灌注天下。斯其治之極。○有袂交者。其辭情道義交者。其辭理。其辭情者損。其辭理者益。○天下一氣也。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所覆載。日月霜露所照墜。高極無極。深極無極。太極無極。一氣也。然而有山谿之險。內外之限。焉。何也。地之形爲之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所以贊天之能。理地之紀。完全宇宙於一氣者也。仁也者。人也。合宇宙爲一氣者也。○陽明之學。一言蔽之曰。致良知。析曰格物。曰知行合一。均之致良知也。然有聖賢之知焉。有下愚之知焉。聖賢之知致焉。位育參贊良知也。下愚之知致焉。飲食男女。亦良知也。今夫犬之狎狎。狐之綏綏。鶻之撲撲。良知也。下愚奚擇焉。致下愚之知。禽獸差伍。是故修道之

教不可已也。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薛蕙字君采，號西原，鳳陽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武廟南巡，抗疏諫，已調吏部。大禮之議起，先生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尋復官。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嘉靖辛丑正月卒，年五十三。初好養生，家言於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間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佛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其與谷仰之書曰：昨於七月二十六日夜，敝爾頓悟往事，於頓悟一事，雖深信之，亦未免有疑。若一生不悟，真是誤卻一生。今乃知古人不我欺也。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自有二氏以來，未有明目張膽，謂與吾孔氏爲一者，亦未有由三氏之一而能通一乎死生者。先生敢言之矣。通一之矣，由是以推先生所主未發之中，與心有動靜之說，猶有餘論焉。何也？此心之體，本不可以名狀也。古聖人於此，皆難下詞，不得已，率藉其近似以爲形容，實不容有所著也。孔子寂然不動，良以所可言者不過若是，而先生以未發指之，似亦孔子之意，而必曰中焉，中焉，中豈斯體中所有乎？堯舜言中，蓋合發未發而一之也。今乃以一中屬之未發，豈得謂之無著乎？豈可謂之心體乎？上古聖人，以至於孔子，未嘗言動靜也。言動靜者，自後儒始。周子一言主靜，而卽自註曰：無欲，急急以自救也。陽明先生曰：心之本體，無分動靜，此以救後儒之誤，不可爲非也。而先生又曰：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乃得末而遺本。夫良知者，孟子之言也。孟子曰：所以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夫不慮者，一無所知之本體也。不慮而知，可專以爲事物而非體乎？冥

乎以爲人倫之外，更有妙道。孔氏門中，難著此語。

約言

太虛之中，一理旁薄，豈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爲茫昧，放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不然，億兆至衆，天將謁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寂然不動，本一理耳，感而遂通，乃散爲萬事，雖散爲萬事，止是一理，因物感之者不同，故應之不同，千變萬化，皆是物也。○卜筮之感應，理也，理卽神也，非二物也，感則以類而應之，未感則隱而不可見，天之道一也。○觀人心之同，可以知天矣；觀人心之感應，可以知神矣。○吾心之理與宇宙之理，非有二也。知此者，宇宙非大，吾心非小，由人自小，故聖人示此引諸廣大之域，其實此理非大非小，若厭小欣大，則又失之矣。○人心之神與天之神，非有二也。天之神盈乎天地，吾心之神盈乎天地，非潛於塊然之軀而已。故人能格於天地者，以此理本同一體，充塞而無不在也。若心專滯在形體，何由格於天地乎？亦非心往，至於天地，心未嘗動也。蓋天地之間，心無不在。○論見聞之知，則今有而昔無，論知覺之本體，則今非益而昔非損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者，以此夫能知者，心也，其所知者，物交而知爾，心無所不知，物交之知，必有窮也。學者，狗物以爲知，方自多其博也，執知以爲心，方自是其智也，何異窺葑屋之容光而不覩日月之大明者乎？○寂感者，心之理也，惟聖人能盡其理，寂多於感，亦其理然也。衆人亂於嗜欲，故私感不息，幾於無寂，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謂之爾思出於私已，非感應之正理也。○

知止而後有定。用心不一者，未知止也。○未發之中，卽性善也。發而有不善，感於物而遷其性耳。知其性而不累於物，則其情無有不善者。然情之不善者，其性善亦豈遂亡哉。物往而情息，其本無不善者。復自若也。世儒因人之不善，而謂性有不善，是不知未發之性，乃以情而言性也。欲其不謬，可得乎。○君子所寓在是，所樂在是，何寓而無樂，是以不願乎其外也。有願乎外，由所寓之內無樂耳。辟之居齊不樂，思楚之樂，其何與之有。由如是也。終身居可樂之位，而其心戚戚焉。此夫子所以與點也。○君子以誠身爲貴，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爲然。由其爲固有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得而有之耶。學非主於誠身，雖博學多能，卒非己有，所謂不誠無物也。○涵養本原，窮理在其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也。○學貴守約，約必無所不通，有不通者，非約也。○寂然不動，萬物本不相礙，及其感也，物各付物，而於己無與焉。誠如是也。從容萬物之間，夫何爲哉。若無事時，不免將迎之病。臨事則以己而執滯焉。此所以患其多事，而不知所以致是者，皆私欲累之，而非事累之也。○靜中有物，指主宰而言也。又曰靜中無物，指私欲而言。○朱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愚謂程子之說，蓋謂凡言心者，有主性而言，此則主體而言也。有主情而言，此則指用而言也。主性而言，此心字卽是性。主情而言，此心字卽是情。非謂性情之外，復有所謂心者。而統乎性情也。故謂性統動靜，則可謂心統性情，則不可。性卽太極也。太極之上，不常復有物。五峯心妙性情之德，與橫渠之失同。朱子極稱此二言，殆未然也。○言理者，率以大言之，而遺其小。如是則理有所偏，非也。理包大小而不遺，此其所以爲大也。○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養生之道，不越

乎性命。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生，即養性命之道而奪亡。老子集解序。○昔程子謂司馬溫公曰：坐忘即坐馳，其言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也。坐忘是爲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曰：程子之言固如此，第其議子微者，殆不然也。夫無思者，無忘者也。惟智者能明之，非夫學者之事也。凡學者不始於思，而終於無忘，漸習則可致，欲速則不達。雖大賢大智，未有越操心而至無忘也。天下之理，本同未異，所以異者，由人之用心不一也。二家之學，皆以無私心爲極，苟無私心，異安從出。人生而靜，是謂一體。先聖後聖，同復其初而已矣。奚道宗儒學之辨乎。今儒學即事以治心，其蔽也流蕩而忘本，道宗屏事以安心，其蔽也固滯而不該於用，非二宗之學本然也。坐忘論序。

### 遺書

靜也者，在我常然之體，動也者，應事俄頃之跡。今習動爲終身之蔽，而主靜無一日之功，不知動爲大累。顧曰：主靜之蒙偏，不亦過乎。○良知之學，學者既以此爲本，宜必以靜與無欲爲助，不然恐徒爲空言，而終無實學矣。蓋非靜以體認之，則得之者淺，必不能的見而不惑，非無欲以存養之，則害之者衆，必不能固守而不變。○未發者以言乎心之靜也，所謂性也，發也者以言乎心之動也，所謂情也。古之聖人，明乎性情之德，時止時行，則行則行，靜慮動直，各臻其極，所謂致中和也。然此二者，復以主靜爲本，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體，心之常也，感而遂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非特心之體用之變，宜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事本不多，其時本有限，未感之間，皆退藏於密之時也。○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爲至矣，未知性與天道，雖可以貫人物而庶物人倫不可盡性與天道也。夫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若夫庶物人倫，固諄諄

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遑及其他。則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無妙道。豈惟不知佛老。亦不知孔子也。○夫所謂真如不滅者。實有是事。而世莫之求也。子路問死。程子以爲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以知死爲答矣。朱子躬行博學。今人莫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顛死安也。由未曾實透得此關。故理會參同契。平生於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註解得盛水不漏。晚節末路。卻索之於方士之術。不亦情乎。○或曰。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之體。湛然常存。何空寂之有。○攝心與無念。只是有生熟頃久之不同。其實一也。蓋攝心之初。便是欲無念。但未免時有念起。則復收攝之。令歸於無念耳。○求放心。卽是敬心。居存而不放。○常存此心。而不使放逸者。敬也。然未能久而不怠也。此之謂思誠。心常不放。而不待存者。敬之成也。純亦不已者也。此之謂誠。敬屬人爲。誠則無爲而天矣。○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有無並是情見。情見未生。有無安在。○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如此只是致良知之用。卻不曾先推窮良知本體是如何。豈非得末而遺本。大本苟未理會得。末亦安得不差。○可謂陰陽卽太極。不可謂太極卽陰陽。○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說。只是理會得貫。原不曾理會得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知之體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爲道者且當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爲是。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舒芬字國裳。號梓溪。江西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孝貞太皇太后崩。上假視山陵之名。將徵行宣府。先生上疏。謂諒闇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孝貞主入。先生又言。當從午門。不當從長



安門以春秋公莖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孝貞有不得正終之疑矣己卯上欲南巡先生率同院諸公連名入諫上怒命跪門五日杖三十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嘉靖初復原官大禮議起先生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三疏爭之不得乃偕同諫者哭於武廟上震怒杖如前明年母喪歸丁亥三月卒年四十四萬曆中贈左諭德諡文節先生以濂溪得斯道之正脈故於太極圖說爲之釋義然視太極若爲一物歧陰陽而二之所以有天之太極人之太極物之太極蓋不勝其支離矣於是將夫子之所謂習相遠者俱誤認作性以爲韓子三品之論言性庶爲近之是未窺濂溪之室者也先生曾請文成書拱把桐梓一章文成書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先生而笑曰國蒙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讀此乎

周海門遂言庚辰先生見文成於南昌與論樂之元聲躍然起拜稱弟子按先生答周汝和書云陽明盛心欲稍進生高明之域固所率願第今爲罪斥人而千里往返無忌似忘悔懼在生雖滿朝聞之願而或累於陽明則不能不慮及也此是先生官市舶閩中書也先生以己卯入閩至次年九月以父憂始歸計庚辰卒歲在哀毀之中無見文成之理若九月以前則先生之書可據庚辰之見眞爲烏有逮至辛己秋文成歸越隨即居憂丁亥九月文成出山而先生已於三月不祿矣其非弟子可知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一狀元何足以重文成而必欲牽引之乎

太極釋義

濂溪考亭皆吾道正統而爲天地之心者病儒者不知明體適用爲聖賢之學故濂溪建圖發主靜之說

而考亭於圖解亦便以陰陽動靜分體用。蓋亦本乎主靜之說。欲人求之未發之中。以立太極之體耳。試以吾儒體用論之。正心誠意所以立極。治國平天下所以致用。王道之大一天德之純也。伊尹之事業本顏淵之學問也。方其本體時亦必讀書窮理致知格物孜孜焉而有所事。非一於默坐靜齋也。然自是靜底事及其致用時亦必篤恭莊莊論道經邦休休焉而無所事。非一於執掌奔走也。然自是動底事。由是言體無不靜。用無不動。而陰靜爲太極之體。陽動爲太極之用。昭昭矣。若不以太極言則動爲陽之體。靜爲陰之體。如論語知者動仁者靜。註云動靜以體言是也。若并以五行言則動爲陽之用。靜爲陰之用。如圖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故曰動靜無端。又曰體用一原。學者不可不察。○夫太極不離乎陰陽五行之中。則亦有質有氣之可接矣。窮其本原所以妙二五而無不在者。乃天道之至微。而氣泯於質。雖聲臭亦不可得而接也。豈非性之本體哉。○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四者而已。性之善惡出乎理。神之清濁出乎氣。才之優劣出乎質。壽之短長出乎數。四者同出於太極。若未始有四也。然相爲乘除而推盪不齊。人之生遂因以異。是又未始無四也。理出於無極。理無不善。氣動於陰陽。則陽一氣而陰二氣也。二氣以奇耦言。○此氣有正偏。而理因之有全缺。生之所受有不同也。是何也以形相禪也。故子之子不必肖父。女之女不必肖母。誠以陽同而陰不同也。子必感於婦。女必應於壻。子感於婦則甥爲必。其如舅。孫爲必。其如祖哉。○自太極而論人。則人性宜無不善。自乾坤女而論太極。則太極萬有不同。又自物而論太極。則與人大極。又相遠矣。是何也太極形而上者。人物形而下者也。人又人物。所謂源遠而未益分。其終爲不得不稍異哉。譬之嘉穀之爲種也。一歲而有秕粒焉。再歲而色粟異焉。三歲而形

味或且異焉。雖其中之美者，固自若也。執其糝粒白種赤粟，告人曰：是非此種也。孰信之哉？則知始同終異。雖以造化之工，其勢亦必至此。况乎男女之形化，信其理氣之自成者哉？○問：水生木而水無所減，木生火而木隨以滅，曰：水之生木以氣，氣則屈伸往來之無窮，故氣至而木榮，氣返而木枯。木之生火以體，體則一定而不可損益，故體盛而火亦盛，體微而火亦微。體燥則近於火性，故其燄燃，體溼則猶存水性，故其燄鬱。體存而火存，體滅而火滅矣。或曰：水智也，智者行其所無事，木仁也，仁者不自私己，故能殺身以成天下之事。或曰：水假土以生，木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木不假物而自用，是以勞身焦思而至於斃也。故孔子以木爲近仁，必示以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則天下之善事，豈一人之力所能辦哉？知乎此則知所以主靜立極矣。○問：儒者皆言火生土，土生金，曰：土之體博厚無疆，非火所能生。今湖蕩之中，或浮沙成洲，平地之上，或積壤成邱，火何所用其力耶？但火之精氣行於地中，土因是而成金，故金之明在內，則金乃火之所生，土之所成也。○孟子之言性善，指仁義禮智而言者也，仁義禮智，烏有不善？但以人之稟受言之，則或全或缺，或有此而無彼。如仁者見之謂之二，知者見之謂之類，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優於荀揚。然自予言之，雖謂性有萬品可也，豈特三品而已哉？○以五行之生言之，則金生於火也，火性烈而金性剛，木生於水也，水性緩而木性柔，此則一理之賦，所謂性相近也。然水之行也，而向於下，木止也，而向於上，火散也，而向於無，金遁也，而向於有，此則土之所爲，所謂氣稟之物也。○氣以理行，故理之在天者，若有知覺，在人爲此心之靈也。聖人有教，以覺庸愚，謂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以此。○人心最靈，是心卽太極也。心之動，便有善惡萬殊，則太極之流行，賦予於人者，又安得而盡同耶？○天之

太極主乎動。聖人之太極主乎靜。所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蓋復者還其舊之謂也。以見太極原只是動。又謂陽變陰合。又謂五氣布。四時行。曰變曰合曰布曰行。皆是動。故考亭之解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也。蓋亦有以識之矣。易曰。天行健。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是陰陽之運。豈有一息之停哉。雖曰動極而靜。亦不過如程子所言翕聚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旨深哉。○問小人悖之。是庶民乎。是學者乎。曰。是學者。如孔子之所謂佞人。孟子所謂鄉愿。大學之閒居。中庸之無忌憚。皆是也。若乎庶民。盜賊之遠理犯義。則非其性之滋僞。由於上之人不能立極。使之無道。而教之無素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荀卿子曰。天下有道。盜賊其先變乎。由是推之。則知庶民之違禮。盜賊之犯義。特以極之不立耳。非庶民盜賊之罪也。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來知德字矣鮮。號瞿塘。川之梁山人。十歲通舉子業。舉嘉靖壬子鄉試。以終養不上公車。親歿。廬墓六年。遂無宦情。至萬縣山中。潛心三十年。以求易象。著錯綜圖。一左一右曰錯。六爻相反。如乾坤是也。一上一下曰綜。反對如屯蒙是也。以觀陰陽之變化。著黑白圖。以驗理欲之消長。萬曆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除授翰林院待詔。疏辭。令以原銜致仕。年八十卒。先生之學。與程子陽明有異同者。二端。謂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後知。至克己復禮爲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陽明是說後一步工夫。謂明德卽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謂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達。自其昭於

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卽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綰結於此二字。不言道而言德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皇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爲明德，則尙未見之施爲，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哉。謹按以物爲欲，或問中孔周翰已有是說，但孔以爲外物之誘，先生以爲有我之私，雖稍不同，然有我之私，未有不從外誘者也。夫格物爲初下手工夫，學者未識本體，而先事於防欲，猶無主人而逐賊也。克己之主腦在復禮，寡欲之主腦在養心，格物卽識仁也。卽是主腦，不可與克己寡欲相例耳。明德爲虛靈不昧，無一象之可言，而萬象森然，此體不失，而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自無隔闕，乃謂之達，故謂五達道在明德中，則可謂明德卽五達道，則體用倒置矣。其論心學晦明，天實囿之，若是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未必善矣。嗚呼！人自囿之，而歸咎於天可乎。○又曰：先生之學，以本體上用不得工夫，凡涵養未發持敬，一切抹殺，止於念之動處，分別其善惡而爲之去之，其所謂格物者，乃是克伐怨欲之不行，所謂明明德者，乃事爲之末務，無不入於粗糲，將虛靈之本體，讓於佛氏，可謂懲咽而廢食，終其爲無頭之學問而已。且陽明之學失傳，其門人無不以知善知惡，從已發處下手，識者方欲挽歸未發，先生未必有所蹈襲，不知已流入其窠臼也。數十載空山獨學無朋，師心自智，無乃可惜乎。

語錄

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天命而言，謂之性；自率性而言，謂之道；自物則而言，謂之理；自無偏倚過不及

而言謂之中自有諸己而言謂之德自極至而言謂之太極譬如起屋相似性字自根基上說道字自道路上說理字自尺寸不可易上說中字自規矩上說德字自畜積上說極字自關門一掃統括微妙上說○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略通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凶悔吝都在此上而生○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朱子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說得不是有物方有理程子說在物爲理說得是○學聖工夫要下得手凡人見火而不入於火者知火之能焚也見水而不入於水者知水之能溺也見米飯而必食者知其能養人也學者學聖必見惡如見水火見善如見米麵飯如此則天理人欲判然分明若只講敬說識仁體說致良知恐止把做一場話說終下不得手○作聖之功不外於格物而格物必先於三大欲好色好貨好勇學者做工夫先遏三欲去行四勿即容易了不過時時覺照而已若被三欲牽纏出不得世隨人講性命之學千講萬講終是葛藤○五性無聲無臭何處下手惟格形氣上物欲則五性自呈露矣○程子說主一無適之謂敬謂此心不之東之西也殊不知此心之東之西者何也乃妄想心也即有所好樂忿懣等心也即格物之物也今既知格物工夫則此心自然不之東西不消下一敬字矣○靜坐之時如心思道理此之謂靜亦動如禪家靜坐之時不敢開關思道理謂之理障是靜而不能動也行事之時全在天然此之謂動亦靜如富貴利達之學是動而不能靜也○程子不知格物是聖學頭腦工夫故於心之未發上用功不知儒釋之分正在於此○德者得也以五倫體之於身躬行心得也即下文言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若依註中虛靈不昧明德全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爲乃何以明明

德於天下哉。○聖學在心之意念上用工夫。禪學在心之未發上用工夫。○良知乃天理。做不得工夫。○堯舜傳道。說人心道心。通就心之發動上說。孔門說誠意者此也。所以某說戒慎恐懼非存養。以此堯舜原不說存養存養之說。蓋因佛氏而起也。何也。道心乃與生俱生。我之固有未動之時。純是人心。所以當戒懼慎獨。○人欲必從喜怒哀樂。以發於視聽言動。方成人欲。未有窅冥空寂。而成人欲者。○天道之誠。卽太極之實理。理無聲無臭。何處見其誠。以氣候論。春生秋殺。以動物論。春來便鱣祭魚。雁北來。秋來便豺祭獸。寒蟬鳴。以植物論。春來便草木萌動。秋來便草木黃落。今年如是。明年如是。千萬年也。如是。若以一物論。黍千年是黍。不變而爲稻。稻千年是稻。不變而爲粱。此便是天之誠。

副使顏冲宇先生跋

顏鯨字應雷。號冲宇。寧之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選爲御史。巡按河南。華亭以伊庶人事囑之。先生不動聲色。卒定其亂。海忠介下獄。特疏救之。沈青霞冤死。拔其子襄於太學。出提學政。先風化而後文藝。在楚則忤江陵。在中州則忤新鄭。其守正如此。鄒南泉曰。予讀先生所論孔孟顏曾。及原人原性諸語。其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妙於慎獨。極於默識。旣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爲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周直。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者。先師戴山曰。先生於學問頭腦。已窺見大意。故所至樹立磊落。先生與許敬菴。皆談格物之學。敬菴有見於一物不容之體。先生有見於萬物皆備之體。蓋相反而相成者。總之不落訓詁窠臼者也。

卷五十四

諸儒學案下二

盧冠巖先生寧忠

盧寧忠字獻甫，號冠巖，嶺南人也。曾守東牟，不詳其所至官。先生受學於黃秦泉、秦泉、譚王湛之學，而先生以不得及陽明之門爲憾。於甘泉則書札往來，求教不一也。先生謂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性；性爲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是矣。然不知此綱維者，卽氣之自爲綱維，因而名之曰性也。若別有一物以爲綱維，則理氣二矣。又以誠意之意，是生理之初萌，純粹至精，卽周子誠神幾之幾也。其視意爲有善有惡者，加功密矣。頗與子劉子之言意同。然子劉子以意蘊於心，知藏於心意中最初之機，則知善知惡之知，是意爲存主，知爲初萌。先生之所謂意，乃子劉子之所謂知也。雖同在未發之中，而其先後之序，有不容紊亂者。

獻子講存

夫物猶事也。事在心不在外，凡吾心所著之事，卽是物。格者，隨此心所著之事，而格其善惡一定之理也。夫事之在心，是非善惡，必有當然一定之則。於是以吾心本然之明覺，而是正之。則何者爲善而當爲，何者爲惡而當去，舉不能外吾心之聰明與吾身之踐履矣。是能格物。○陽明子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發，知善知惡者，知之良，爲善去惡者，物之格。蓋學求知孰善孰惡，必不能爲善而去惡，如所云是先爲善去惡，而後求知善惡。大學當以誠正居先，而格物在知至之後矣。此所以起學者之疑也。陽明之學，主致良知，故只格物便一了百當。然此上智之事，非可概中才以下也。後學推演其義者，則曰



知良知也。虛靈不昧。天之性也。致者充極其虛靈之本體。不以一毫意欲自蔽。而明德在我也。物格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明明德於天下也。是以致知爲體。格物爲用。致知在先。格物反居後。未免於大學條次不倫。且既無一毫意欲之蔽。而充極乎天命之性。卽無事矣。又何勞誠意於好善惡惡也耶。至以鏡譬之。謂知如鏡之明。致則磨鏡。格則鏡之照物。夫鏡必磨而後照。今格以照之。而後致以磨之。是先用之照而後磨也。大學曷不言致知而後格物耶。○性者天之命。心者性之宅。性只是天地之性。然所謂氣質之性。性無不善。其爲不善。氣雜之也。心只義理之心。無所謂利欲之心。心無不正。其爲不正。習移之也。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是性。性爲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氣或時得而拘之。不可得而泯之。氣有不美。性固能轉移之也。人之所不虛而知者。是爲良知。卽性也。良知之發。無有不善。或流爲邪妄。心亦無不自知之。但習於利欲。而不能反正耳。而謂其本心之不正者。否也。○常戒慎則心體自明。務平恕則物宜自順。○問生之謂性。曰。此古語也。非始於告子也。此語說得最是。蓋生卽氣。氣卽性。孟子道性善。以生爲氣。而深闢之。是氣之外。又別有所謂理者。不分理氣爲二乎。至宋儒又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遂使性亦有二。而萬物無復統體一太極矣。夫理者氣之綱。氣者理之迹。氣卽寓理。古未有以理氣並言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釋之曰。陰陽迷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理氣並言。蓋防諸此。夫陰陽五行萬物。氣也。而各一其性。理也。在人則耳目手足。氣也。而聰明持行。理也。程子曰。性卽氣。氣卽性。蓋懼人二之也。性卽太極。氣只是氣。不可復言有氣質之性。說著個性。卽無不善。其爲不善。氣有雜糅。而性爲所累耳。氣之付畀。得其貴者爲人。得其賤者爲物。得其清而純者爲賢。爲智。得其濁而駁者爲愚。爲不肖。

曷能齊一。而性則未嘗不一也。孟子始終不能服告子之心。爲其論未及此。○問中庸說天命之性。又說未發之中。卽孟子言性善。不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性無不善。而偏者非性也。易稱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而曰善。則成其有不善乎。若乃陰陽變合。而氣之流布。不無清濁純駁之異。故物之遇之。自有通蔽邪正之殊。其在天日月星辰。已不無明暗。其在地山川土石。已不無柔剛。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而其本然之性。則未嘗不善也。是故學問之道。惟在變化氣質。易其惡。而致其中。所謂未發之中。非以日用應務者爲已發。至日暮退然休息。未與事接時爲未發也。蓋事物未來。念慮未起之時。必有主宰於其內。渾然全體。至靈而至寂。不測而不倚。是以虛無不受。感之卽通。雖紛華盛麗。萬變起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無時不寂然焉。所謂未發之中。非是之謂乎。於此而得養。則物欲無所蔽。而發皆中節。大本達道。貫通流行。此盛德之所以日新。天命之所以不已也。○致良知之旨。非始於陽明也。朱子謂康炳道曰。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本然之知。非良知乎。心不爲物欲所陷溺。不可入聖乎。但朱子止就一義說。陽明認得十分端的。故執此一說。左來右去。直窮到底。累千萬而不離。道心者。天然自有之義理。而非出於人心之外也。人心者。天然自有之情才。而道心之用。所以顯行也。寂感之際。茫然不知體察。則其流而爲邪妄。直易然耳。所謂危也。然雖蔽於物欲。流於邪僻。而其本然之良。隨處發見。能察識而操存之。固不危而甚安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不可得而言也。故以仁義禮智明之。而性之本體。因之可見。所謂因用以明體也。○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當先辯於知也。夫知有知覺之知。有意見之知。有本然之知。昧者均以爲良知。夫知覺之知。人與物一也。有真率無節制。意見之知。萌於念慮。善惡幾焉。惟本然之知。出

於性天之靈覺。不待學習。童而知愛親。長而知敬兄。感觸而應。孺子入井而怵惕。見啜臠之食。無禮義之萬鍾。而辭讓。此謂本然之良知。所當致焉者也。致吾愛與不忍之知。卽無一念一事之非仁。而萬物育矣。致吾敬與辭讓之知。卽無一念一事之非義。而萬民正矣。○知行一。中人以上事也。知而行。中人以下事也。○君子之道。雖費而實隱。以見求道者。但當於隱求之。正不必泛求於費。使有遠人爲道之過也。隱者無聲無臭之謂。卽莫見乎隱。言道之本體也。道之本體。不睹不聞。卽之無朕。而萬物萬事。萬象隨在各足。○伐柯之遠。無他二故也。二則徒費瞻忽。無益於求也。乃若反而求之。則吾心自有一箇天。則不落格式。不煩比度。所謂一也。心外無道道不遠人也。人之爲道而遠人。是遠心以爲之。故失之逾遠也。丘未能一焉。謂未能以心之所以教人致一也。求事父之理於其子。求事君之理於其臣。求朋友之理於其先施之友。求在外者也。執柯以伐柯者。是二之也。乃若心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其一念至誠惻隱之意。常一乎子。臣。弟。友之間。卽忠。恕也。以此事父。則夔。夔。齋。慄。者在我。不必求事之之則於舜也。以此心事君。則周之至德者在我。不必求事之之則於文王也。以此心施之友。則惠及朋友者在我。不必求先施之則於武公也。所謂一也。○心之本體。渾然中涵。不落方體。若虛而甚實。似寂而甚神。纔放下。便沉滅昏雜。纔提起。便知覺靈明。自非私欲蔽翳。梏之反覆。其真體固在也。此處正要體認。不知體認。卻無倚著。便落想像。遇事感應。愈加昏雜。然則何妨於炯炯。而欲常止止也。但既體認得真。卻要存養得密。常令在中。勿致放失。庶幾全體呈露。大用顯行耳。其謂知覺常止常定。不可落念者。爲意必。固我之私也。其謂感應常運常化。不可成念者。爲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也。○語其本體。謂之未發語。其感通。謂之發。若此心之靈。則非

待有所感發而後有知也。○學者涵養，須於靜中屬得有物，動時卻自無事，乃不偏著。○悟非意見想像之謂，此心生機也。生機發動，則有自然之明覺，惟澄心凝慮，生機潛通，是自然有得，自然有得，然後無思而無不通。○問大學於誠意以下皆有傳，獨格致之義闕焉，何也？曰物也，知也，意也，一物也，格也，致也，誠也，一事也，由心之感，曰物，由心之靈，曰知，由心之萌，曰意，非異也，蓋心一也，卽其感通之物而格之，以致吾本然之知，就吾意所知之物而好惡之，必無自欺之蔽，是謂格物致知誠意耳。聖門之學內求，故三者爲一，後人之學外求，故三者支焉，以三者各自爲義，則其以爲闕也固宜。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然後好惡形焉。釋者以爲心之知，因物生意，從知起，無內外，無先後，其致一焉者也。記之物至，非大學所謂物乎？記之知知，非大學所謂知乎？記之好惡，非大學所謂意乎？可好可惡，物也，識其可好可惡，知也，好之惡之意也，今如人之心，其卒然以可好之物感也，則心之靈雖不與物謀，則卽知其可好矣，何者，心之好之之理，與物之可好者遇也，如此則所以好之者，當盡其知而止也，而好之不如好，好色是謂不致好之知，不致好之知，是謂不格物之善矣，今如人之心，其卒然以可惡之物感也，則心之靈雖不與物謀，而卽知其可惡矣，何者，心之惡之之理，與物之可惡者遇也，如此則所以惡之者，當盡其知而止也，而惡之不如惡，惡臭是謂不致惡之知，不致惡之知，是謂不格物之惡矣，故格物非他也，格吾知之物也，格吾意之物也，致知非他也，致吾物之知也，致吾意之知也，誠意非他也，誠吾物之意也，誠吾知之意也，雖然，要之在於此心欺否之間耳。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無自欺，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謂之自慊矣，夫是之謂物格，夫如是之謂知致，夫如是之謂意誠。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

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惟萬物之理，備於吾心。故德性之知，周於萬物。反身而誠，則萬物之備於我者，格而德性之知致矣。此之謂自慊。蓋言樂也。然則如之何，亦於獨知之地，謹之而已。蓋德性之知，我自有之。有感之頃，我自知之。於此不用其謹，惡乎用其謹哉。○問意者云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心則其生之理也。意則其生理之初萌也。天性純粹，中此爲最先端倪，絕無一毫夾雜。少頃卽有許多計較遷就之私矣。少有計較遷就，卽純粹端倪，便不能直遂矣。故大學教人誠意，只是要人實養得端倪，在隨地生幹生枝，吐華吐實，無非此一生理貫徹耳。故身心國家天下者，非他也。誠意之枝幹花實也。○天地雖閉塞，而未嘗息。日月雖沉晦，而明未嘗息。江河雖隱伏，而流未嘗息。故人心不可以動靜言，纔說靜，已是動。○喜怒哀樂，率吾性曰道。視聽言動，行吾敬曰德。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者，道心也。欲生惡死者，人心也。欲惡有甚於生死而不爲苟得者，道心也。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呂坤字叔簡，號心吾，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授襄垣知縣，調大同。有人命坐抵，王山陰家，并欲緩其獄，不聽。山陰入爲吏部，語人曰：「天下第一不受請托者，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之。陞吏部主事，轉至郎中，出爲山東參政。歷山西按察使、陝西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入協理院事。陞刑部右侍郎，轉左。每遇國家大議，先生持正，不爲首鼠。以是小人不悅。先生嘗爲閩範圖說行之坊間，神宗頗喜小說院本及圖像諸書。內侍陳矩因以閩範進覽，神宗隨賜皇貴妃鄭氏、貴妃侈上之賜，製序重刊，頒之中外。時國本未定，舉朝方集矢於鄭氏，而不悅先生者，謂可藉手中以奇禍。給事中戴士衡劾先生假托閩範圖說。

包藏禍心好事者又爲憂危竑議言先生以此書私進貴妃貴妃答以寶鑑五十采幣四端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戚臣鄭承恩上疏辯寃戊午衡先生亦致仕不起家居四十年年八十三卒贈刑部尙書先生資質魯鈍少時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悟入目即不忘年五十讀性理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一生孜孜講學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蓋從憂患中歷過故不敢任情如此

坤吟語

乾坤是毀底故開闢後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毀底故混沌還成開闢主宰者何元氣是已元氣巨萬億歲年終不磨滅是形化氣化之祖也天地○先天之氣發洩處不過毫釐後天之氣擴充之必極分量其實分量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底若毫釐中合下原無便一些增不去萬物之形色才情種種可驗也形氣○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嘿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膺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道體下四段並同○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玄至妙之理余嘆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爲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飲食之中這說話不緘嘿不狂說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就是一事的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的堯舜○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言

精粗者妄也。因指案上樽俎言其位置恰好處。皆是天然自有的道理。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卻在何處。若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個工夫還欠缺否。推之耕耘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學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玄。把日月事物看得太粗。只因不會理會。理會得橫豎推行。撲頭蓋面。腳踏身坐的。都是神化性命。○無萬則一。何處著落。無一則萬。誰爲主張。此二字一時離不得。得一只在萬中。是故有正一無邪。萬有治一無亂。萬有中一無偏。萬有活一無死。萬○或問子之道何如。曰。饑食渴飲。倦眠醒起。冬爐春扇。喜歌悲哭。如此而已矣。曰。如此之道。其誰不能。曰。我有終身不能者在。○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學無識。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纔正大纔中平。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抵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况將眼前聞見。自己聰明。翹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問學。下二段並同。○今人無事不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咀嚼真味。○不從學問中來。縱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攢零合整。融化貫串。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於攷古。恥於問人。聰明自己出。可憐可笑。不知怎麼叫做學者。○無所爲而爲。五字是聖學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爲上。只爲毀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人才不甚相遠。只看好學不好學。用心不用心耳。○以粗疏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汎心看古人玄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字意未解。句讀未真。便加評騭。真孟浪人也。○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

予曰。此等語。子亦能勦先儒之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日一段言語。講學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個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天平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那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憤發不自由之熟病。要在有痛恨之志。密時檢之功。總來不如沉潛涵養。病根久自消磨。然涵養中須防一件。久久收斂衰歇之意多。發強之意少。視天下無一可爲之事。無一可思之惡德。量日以寬。洪志節日以摧折。沒有這個。便是聖賢涵養。著了這個。便是釋道涵養。○涵養不定的。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卽知識已到。尙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卽有難料理處。亦能把持。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個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著難者大者。知成個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涵養要九分。省察只消一分。若沒涵養。就省察得。也沒力量降伏那私欲。○平居時。有心勸言還容易。只是當喜怒哀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心要有個著落。不著落到好處。便向不好處。與慶陽李克菴通宵談。非天德則王道。因相謂曰。卽此便是不放心。存心。下五段並同。○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個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



之學。○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住。此萬善之囿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此心如驛傳然，終身無主人住矣。○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一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裏，便是空軀殼。○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個工夫便密了。修身。下二段並同。○此身要與世融液，不見有萬物形迹。六合界限，此之謂化。然中間卻不模糊，自有各正的道理。此之謂精。○天地人物原來只是一個身體，一個心腸，同了便是一家，異了便是萬類。而今看著風雲雷雨，都是我胸中發出。虎豹蛇蝎，都是我身上分來。那個是天地，那個是萬物。○或問敬之道。曰：外面整齊嚴肅，內面齋莊中正，是靜時涵養的敬。讀書則心在於讀，治事則心在於所治，是主一無適的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隨事小心的敬。或曰：若笑談歌詠，宴息造次之時，恐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曰：敬以端嚴爲體，以虛活爲用，以不離於正爲主。齋日衣冠而寢，夢寐乎所祭者也。不齋之寢，則解衣脫冕矣。未有無衣冕而持敬者也。然而心不流於邪僻事，不詭於道義，則不害其爲敬矣。若專去端嚴上求敬，則荷鋤負舂，執轡御車，鄙事賤役，古聖賢皆爲之矣。豈皆日日手容恭，足容重耶。大端心與正依事與道合，雖不拘拘於端嚴，不害其爲敬。苟心遊千里，逐百欲，而此身却兀然端嚴在此，這是敬否。居敬。下二段並同。○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靜中看天地萬物，都無些子主靜。下段同。○學者萬病，只一個靜字治得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個事物纔問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千紛百擾中，此心不亂，千撓百逆中，此氣不動，此之謂至靜。○喜來

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到。顧不得。一  
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省察下段同○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兩字。○天  
下難降伏難管攝的古今人都做得來不爲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克治。○  
天德之良知是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坐斗室而通於六合的纔落聞見便有偏倚。厥難世俗氣味矣。是以  
聖賢將聞見來證心不以心狗聞見。教知○字到不擇筆處。文到不修句處。話到不檢口處。事到不苦心  
處。皆謂之自得者與天遇。力行○夫一言之發四面皆淵阱也。喜言之則以爲矯。威言之則以爲懦。謙言  
之則以爲詔。直言之則以爲陵。微言之則以爲險。明言之則以爲浮。無心犯諱則謂有心之機。無爲發端  
則疑有爲之說。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修  
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慎言下五段並同○世以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  
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  
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  
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故  
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對左右言四顧無愧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異之有。○在  
邪人前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故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  
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箝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亦當諱者。○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預道之。已定矣。臨  
時還有變更。况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近世料度人意。常向不好邊說去。固是衰

世人心無忠厚之意。然士君子不可不自責。若是素行孚人。便是別念頭。人亦向好邊料度。何者。所以自立者。足信也。反己。下三段並同。○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便有長進。○胸中情景。要看得春不是繁華。夏不是發揚。秋不是寥落。冬不是枯槁。方爲我境。○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此天欲也。天欲不可無。無則寂。人欲不可有。有則穢。天欲即好的人欲。人欲即不好的天欲。理欲。下二段並同。○愈進修。愈覺不長。愈點檢。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作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一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著色喫力過失。走出這個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爲善去惡。便是趨吉避凶。感矣。陰陽異端之說也。祀非類之鬼。釀自致之災。祈難得之福。泥無損益之時。日宗趨避之邪術。悲夫。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卽悟之者。亦狃於天下皆然而不敢異。至有名公大人。猶極信尙。反經以正邪。惡復誰望哉。善惡。下二段並同。○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士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愚也。

### 別錄

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個氣質之性。省多少口吻。不動氣。事事好。○每日點檢。要見這願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孝子之於親。

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嘿識得。○泰山喬嶽之身。海闊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此男兒八景也。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岳。北之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遼左缺餉。請帑。疏皆不行。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先生與司農議。劄納太倉。轉發遼左。而後上聞。上怒。降級調外任。先生因移疾去。金花銀者。國初以備各邊之緩急。俱解太倉。其後改解內府。宮中視爲私錢矣。光廟御極。復官。改兵部主事。司馬王象乾行邊。請用廢弁。之以贓敗者。耿職方不覆。司馬又請旨。命司官不得遠阻。先生寓書福清。爭之。無以奪也。高陽以開臣督師。先生轉員外郎。中皆在幕府。高陽解兵柄。先生亦罷歸。家居四年。崇禎初。起爲尙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復請告。九年七月。先生城守定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卿。諡忠節。先生讀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隔礙也。故人問其何所授受。曰。卽謂得之於陽明可也。先生與孫奇逢爲友。定交楊忠愍祠下。皆慨然有殺身不悔之志。嘗寄周忠介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首善書院之會。先生將入。聞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是故先生之學。頗近東林諸子。一無撓和夾雜。其斯謂之狂狷歟。

論學語

吾輩讀有字之書。卻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強爲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爲人覲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玄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爲生。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俯仰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此理不是涉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故學以爲己也。而說個己。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爲枯禪矣。○天地萬殊。總是一本。○識得把柄。纔好下手。而形與性分不得。仁與人分不得。忠恕一貫。原非借言。敦化川流。豈容分指。學須是莫知。下學上達。分不得。教何嘗有隱。文章性道。分不得。看來爲學。只在當下學術事功。亦分不得也。○從來文人。概稱學者。識得孔子之意。誦詩則乍歌乍哭。欲鼓欲舞。詩亦是學。讀史則其事皆親。其人若生。史亦是學。屬辭則行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文亦是學。總之天地萬物。皆此生意。生意在我。法象俱靈。吟風弄月。從容自得。孔顏樂處。意在斯乎。○禮樂不是鐘鼓玉帛。節文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節。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兩個字。又卻是一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細

體之自見。

臺長曹貞子先生于汴

曹子汴字自梁號貞子平陽安邑人登進士第授淮安府推官擢給事中萬曆辛亥京察先生以吏科都給事中與太宰孫丕揚主其事是時峴宣傳四明之衣鉢收召黨與皆以不謹坐罷其黨金明時秦聚奎起而訐之先生與太宰皆去而朝中之朋黨遂興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屢遷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其推少宰也先生陪馮恭定以上而點用先生蓋小人知君子難進易退一顛倒而兩賢俱不安其位矣崇禎初召爲左都御史庚午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七先生與馮應京爲友以聖賢之學相砥礪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其條目大概見之實用編所言仁體則是西銘之註疏也木則不仁不木則仁卽上蔡之以覺言仁也以覺言仁本是不差朱子却以爲非謂知覺不可以求仁仁然後有知覺夫知覺猶喜怒哀樂也人心可指只此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之不隨物而遷者便是仁體仁是後起之名如何有仁方有知覺耶且上蔡之言知覺覺其天地萬物同體之原也見得親切故又以痛痒言之朱子強坐以血氣之性血氣之性則自私自利矣恐非上蔡之所指也

書

夫道無之非是無人非足講學以明道士農工賈皆學道之人漁牧耕讀皆學道之事隆古無講學之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也國家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章縫之士無慮萬億蓋令其日講所謂時習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用也乃人心不古遂有口耳活套撥拾粉飾以爲出身

之媒。師以是教。上以是取。曾不爲異。非其質矣。而於立身行政。毫無干涉。於是君子厭薄其所爲。而聚徒講道。人遂以道學目之。若以爲另是一種。豈不感哉。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言然而行不然。而藉是以干貴人。捷徑徑者。而其名爲道學也。是有口耳活套之實。而更美其名。人誰甘之。則羣起而相攻。而護者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學出於實。則必開然自修。不論大節細行。一不肯放過。雖力量不同。未必盡無疵。而不自文以誤人也。所學出於名。則有張大其門面。而於其生平未純處。亦曲爲言說。而謂其爲道。夫夷之隘。不害其清。惠之不恭。不害其和。然亦何必曰此隘。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陋孔子於下風乎。羅近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尙。而闊略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闊略。以爲可便其私也。而或多不羈。誠有如止菴疏所謂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等說。是其坐女子於懷。而亂之。而猶侈然薄魯男子不爲也。而可乎。但今因止菴之疏。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食。夫此學乃乾坤所由不毀。何可一日廢也。似更當推廣。而俾千百學校。億萬章纒。無不講。以及農工商賈。無不講。才是而其機。則自上鼓之。若得復辟召之典。羅致四方道學。做程子學校之議。布之天下。以主道教。於一切鄉學社學之衆。漸次開發。而申飭有道之士。以興學明道爲先圖。其學則以躬行實踐爲主。隨其人之根基引之入道。或直與天通。或以人合天。或直臻悟境。或以修求悟。夫天人合一。修悟非二。舍天而言人。舍悟而言修。則淺矣。近時學者。知皆及此。然言天矣。而人尙未盡言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能正心而不修身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天。則必益盡其人事。果能真悟。則必益盡其真修。堯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望道未見。徒義改過。沒齒以之也。再答李贊守書。○仁人之用仁。舉諸我以加諸彼乎。曰。非然也。有彼我。則有封

域有封域。則有急緩。有緩急。則有校量。其卑者。易入於納交聲譽之僞。其高者。亦回而不直。滓而不粹。暫而不恆。虧而不滿。夫湛然而仁。具油然而仁。奚暇校量哉。昔先哲之談仁也。曰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於心之內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於仁之內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嘻至矣。若理若氣。若形若性。若身若心。貫通矣。渾合矣。天地也。萬有不齊之物也。我也。其生之所自一也。鴻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故靈明各具。天下獨豐。人不獨當。人不獨得。物不獨關。其中通也。一陰乍動。一陽來復。倏忽彌漫。周於天地。貫於萬物。亦其中通也。疾疴痛癢。相連相關。不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亦以其中通也。而或者乃曰。母齧子痛。則常聞之。焉有物痛而亦痛。嗟乎。母齧子痛。世未必皆其人也。然則父母非一體耶。此其體之木也。木則無不木也。不木則無所木也。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暱也。出而遊園闌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暱之。之郡城焉。遇其邑人之入。則暱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暱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暱之。之墟洋之水。木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暱之矣。方其未暱也。木也。及其既暱也。不木也。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颺陰靈。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頽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奈何日日周遊。時時茂對。人忻亦忻。人慘亦慘。以目爲賞。以目爲惜。語云。我乃行之。不得我心。不自察耳。察則不木。不察則木。願華裔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未嘗無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華得其所。裔亦得其所也。盡人之理。亦盡物之理也。分殊者。脈絡之



分也。理一者公溥之量也。然征伐可廢乎。刑誅可弛乎。仁人未嘗不嚴此。以嚴之者體之也。仁與不仁。辨之以心。不辯之以迹。除莠剔蠹。以殺機爲生。織花鍛鶴。以生機爲殺。故砭灼不廢於肌膚。夏楚不斬於愛。子虞廷四罪。魯國肆眚。周王一怒。宋公不阨。孰一體。孰非一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爲體。則體大。以四體爲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爲人。則人大。以四體之體爲人。則人小。大體者能卷能放。流行於衆小體之中。而衆小體不能隔也。四體之木。則知療之。天地萬物之體之木。則不知療。弗思故也。夫千萬世之上。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天道無窮。地道無窮。物生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絕學。未輟於今。而萬世之太平。輒營於中。仲尼之生。千古不疚。堯舜之心。至今猶存。卽其體存也。故曰。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區區補葺於百年之間。君子以爲猶木也。故仁以爲己任。古之成仁者如此。仁體策。

### 曹門學則

無我方爲真我。○夫學隨事可盡。隨時可盡。隨地可盡。隨分可盡。外無待越。內無容減。當其現在。不之辜。蓋○講學愈精。則愈旣。愈高。則愈卑。故聖學爲庸行。如赤子而止。○遭人之唾罵斥辱。皆我大得益處。○心之在人。雖夢寢而未嘗斷息。常動故也。雖應酬而不可朕兆。常靜故也。○晝游雖樂。不聞遇宵而悲。春景而嬉。豈至逢冬而惡。何者。安於時也。時有順逆。何異晝夜。春冬而情逐。景遷。乃致愁苦。亦感矣。○惟知故止。惟止故知。然知則六合內外。瑩瑩一片。止在何處。○聖人能從心所欲。故不踰矩。世人大概遠心耳。○如何存養此心。曰。識得此心。方好存養。如何識心。曰。心體時時呈露。勿令聞見遮迷。○仁心之德也。而

泥之者。乃於心之內。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泥之者。乃於人之內。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人也。言人而不言心。○洪濼未開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暱也。出而遊。閭閻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暱之。之郡城焉。遇其鄉之人。則暱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暱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暱之。之曠洋之水。木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暱之矣。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飈陰霾。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頽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談風水者。專言鬼蔭。故欲安其枯骨。至於祖父生前。或置之不得其所。豈其爲蔭生祖父。不及死祖父乎。此大惑也。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呂維祺字介搗。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除竟州推官。入爲吏部主事。光熹之際。上疏請慎起居。擇近侍。防微杜漸。與楊左相唱和也。累轉至郎中。告歸。崇禎初。起尙寶卿。再轉太常卿。庚午。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時邊餉旣借支。而納戶逋欠。又多積弊難清。上特勅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先生悉心籌畫。解支有序。乃曰。昔人有言。人至察則無徒。第思國家多故。君父焦勞。爲臣子者。豈能自己。陞南京兵部尙書。賊犯鳳陵。南京大震。先生尋以臺省拾遺。落職爲民。辛巳正月。雒陽陷。先生爲賊所執。道遇福王。昂首謂王曰。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已。而賊害王。酌其血。雞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先生大罵。死之。贈太子少保。諡忠節。逆奄之時。折天下書院。以學爲諱。先生與張抱初方講於

芝泉書院。幾中危瀕。在南都立豐苞大社。歸又立伊雜社。修復孟雲浦講會。中州學者多從之。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曾子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也。若先生者。其見道未可知。庶幾講學而不僞者歟。

堂

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夫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息也久矣。人人之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擔任。將一副精神。盡用之於此道。而卑者祇役於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耽入於懸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卽是。轉換卽非。卽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入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僞之爲也。入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年兄云。自今亦自可學。誠哉。卽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聖賢。何人不得學問涵養。而必曰。主知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卽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泆趾者。豈人哉。然年兄之所以遲疑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於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眞者必於此出。以其僞而廢眞。何異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暴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在此。世自有世之講學。

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原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世間一塵。近日敵邑及隣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學做起。可惜終身。撞撞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哉。而真者固自真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與友人○弟維祐問講學爲人所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爲隱怪。講學不大倡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爲法。可傳自勵。是爲半途之廢。問答一條。

# 明儒學案

## 卷五十五

### 諸儒學案下三

####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楚之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知縉雲縣，調永嘉，入爲禮科給事中，改戶科。上開礦稅，奄人陳增陷益都，知縣吳宗堯逮問。先生劾增申救宗堯，稅奄魯保李道請節制地方，有司先生言：「地方有司，皇上所設以牧民者也。中使皇上所遣以取民者也。今既不能使牧民者禁禦其取民者，已爲厲矣。而更使取民者箝制其牧民者，豈非縱虎狼入牢，而恣其搏噬哉？」又劾輔臣趙志臯力主封貢，事敗而不坐。鼠首觀望，謀國不忠。於是內外皆怨己亥。大計京朝官以浮躁降宜興縣丞，量移江陰，知縣不爲要人所喜。考下下再降，遂挂冠而歸，築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著爲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明代窮經之士，先生實爲巨擘。先生以淳于髡先名實者爲人，是墨氏兼愛之言。後名實者自爲，是楊氏爲我之言。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皆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不得不拒之。若二子徒有空言，無關世道，孟子亦不如此之深切也。此論實發先儒所未發，然以某論之，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夫無所爲而爲之，之爲仁義，佛老從死生起念，只是一個自爲，其發願

度衆生亦只是一個爲人。恁他說玄說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爲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與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仁義之道，所以滅盡，某以爲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楊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豈非夢語。今人不識佛氏底蘊，將楊墨置之不道，故其關佛氏亦無關治亂之數。但從門面起見耳。彼單守精魂者，不過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龍蛇，無容關之。其純任作用，一切流爲機械變詐者，方今彌天漫地。楊墨之道，方張而未艾也。嗚呼！先生之學，以下學上達爲的，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真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下學者行也，上達者知也。故於宋儒主靜窮理之學，皆以爲懸空著想。與佛氏之虛無，其間不能以寸。然按先生之下學，卽先生所言之格物也。而先生於格物之前，又有一段知止功夫，亦只在念頭上，未著於事爲。此處如何下學，不得不謂之支離矣。

知言

學以性善爲宗，以養氣爲入門，以不動心爲實地，以時中爲妙用。○性卽至善，不待養而其體常定，不定者氣動之也。故其要只在養氣。○性者靜也，無爲之先，本無不善，桀紂幽厲有爲之後也。氣習勝也。天道於穆，本無不善，災疹乖戾，毒草猛獸有爲之後也。氣化勝也。○志，氣之帥也。此乃天然妙用，人心起一念，氣卽隨念而動，真宰凝定，氣自蟄伏，中心坦坦，氣自舒暢，所以養氣又在調心。○浩然之氣，與呼吸之氣，只是一氣。○一點虛靈內照，自然渣滓銷鎔，以是益信人性本善，若非性善，何以性現。衆欲便消，令人疑

性有不善。蓋認情識爲元神耳。不是性之本體。何怪乎不善。○一點靈知。時時刻刻。事事物物。寂然不昧。便是有事的。的真功。行時知行。坐時知坐。呼吸語嘿。細微無不了。了自知。自然性常見。而氣聽命。此謂性善。此謂知止。此謂止於至善。○日間寧靜時多。則性見。鬧攘時多。則氣雜。要如塵勞喧譁中。自有安身立命處。氣常運。性常定。何動不靜。○末慧人。念頭常方方硬硬。以此認不動非也。念頭若不圓活。觸著便惱。碰著便搖。須放教平和。滿腔春意。則氣不調。而自調。心不定。而自定。○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逼。此心何時安寧。須猛力幹轉習氣。勿任自便。機括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卽返觀自性。覺取未怒時景象。須臾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卽反觀自性。覺取未喜時景象。須臾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慎之未萌。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喜怒哀懼。大賢亦不免。但能不過其則耳。若順亦不喜。拂亦不怒。則是性死。情灰。感之不應。觸之不動。木石牆壁。皆聖賢矣。○有事只是。一箇乾知。○心所以大者。以其虛也。若滯在一處。只與司視司聽者無別。有礙則小。無礙則大。○但得閒時。則正襟嘿坐。體取未發氣象。事至物來。從容順應。塵勞旁午。心氣愈加和平。不必臨事另覺主宰。但能平心定慮。從容順應。卽凡順應者。卽是主宰。多一層計較。多一番勞擾。○性體至靜。而明靜故寂。寂明故生。生顯微無間。仁智一體。動靜一源。此天命之本然也。天命不已處。卽是於穆處。盈兩間。四時日月。寒暑晝夜。來而往。往而來。草木苗而秀。秀而實。人物幼而壯。壯而老。刻刻流行。時時變易。俄頃停滯。卽不成造化矣。人性若斷滅枯槁。豈是天命之本然。故曰。慊慊非性。厭動非學。○無事端。嘿疑神。內外根境。一齊放下。有事儘去。思量儘去。動作。只要傀儡。一線不放。

根蒂在手。手舞足蹈。何處不是性天。○約禮只是主敬。以敬履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近。其實欄柄只一點靈性。惺惺歷歷。便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日用倫物。盡是真詮。但聖人下學上達。不如此說。得玄虛子思後來提出未發之中。教人戒懼慎獨。直從無始窟中。倒底打迸出來。刀刀見血矣。○乾元資始。萬物化育。流行窮歷不變。只緣太虛中有一個貞觀作主。自屈自伸。自往自來。無心而成化。故曰乾以易知。曰健。曰專。曰直。皆易知之妙用也。人心一念虛靈。惺惺內照。自與天道同運。並行。令人念頭無主。膠膠擾擾。精明日消。乃禽乃獸。是謂背天。○論語思無邪。禮記儼若思。二語爲聖功之本。不思之思。爲儼若思。不偏之思。爲正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一片虛靈。靜而常照。與宇宙同體。萬象森羅。故曰大。非計較分別之思。謂之大也。計較分別之思。皆謂之邪。一有所著。卽非中體。非必放縱而後謂之邪也。○不學則殆之思。終日終夜。無益之思。皆是揣摩妄想。非儼若無邪之本體。若是真思。卽是真學。豈得殆而無益。○養心先要識端倪。此之謂也。吾儒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長先儒謂先有個物方去養。方會長。白沙詩云。存心先要識端倪。此之謂也。吾儒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禪門謂之本來面目。玄門謂之五行不到處。白沙詩須臾身境俱忘卻。一片圓融大可知。卽此境界。是萬物皆備。仁之全體也。便是端倪。識此方去日用上護持工夫。纔有下落。先輩謂如雞伏卵。如龍養珠。先要有珠有卵。方去抱養。非茫茫泛用其心也。○日用咸遇情識牽纏。千頭萬緒。如理亂絲。昔人有環中弄丸之喻。胸次何灑然也。環中者。於此去彼來。交纏之間。圓轉平等。無牽強湊合之迹也。弄丸者。因一彼一此各正之理。隨物應化。無凝滯留難之苦也。上士以應用爲樂。下學以酬酢爲苦。但十分苦中得一二分。



輕省。卽是討著把柄。直到無意必固我。從心所欲。發而中節地位。方是最上頭。○爲仁在養氣。心氣和平。自然與萬物相親。○今人血氣運動。卽謂之生。都不知自己性命安頓何處。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天道只一個乾知作主。更無第二知。所以巨元會運世時。行物生。貞常不變。若有第二知。便費搬弄安排。必然生出許多怪異。時序都要顛倒錯亂。人心多一個念頭。便多一番經營。○大道不分體用。治人卽是修己。士君子待人接物處事。一有差謬。卽是心性上欠圓融。試隨處返照。自當承認。○萬物若非一體。天下無感應矣。○爲人子弟。日用問安視膳。溫清定省。唯諾進趨。隅坐徐行。奉杖進履。種種小節。在家庭父母兄長之前行之。絲絲都是性命精髓。流洩出來。所以爲至德要道。○有目能見。無目卽無見。有耳能聞。無耳卽無聞。有血肉軀。便有我。無血肉軀。卽無我。有計較思量。便有心。無計較思量。卽無心。此凡夫局於形氣。所謂顛倒迷惑。沉淪生死。爲可悲憫者也。悟中人。須不假五官四肢。閉明塞聰。兀然枯朽。而光煒朗。鑑到處空明。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羅。方爲知者。○形氣有生。死性無生。死性自太虛來。與太虛同體。附形氣而爲性。形從太虛中結聚。故不離太虛之本然。譬如冰從水生。所以性體與虛合也。形毀氣散之後。一點虛明。不被情識牽纏。復還太虛去。若被情識牽纏。展轉汨沒。依舊化形。化氣少不得太虛本然。仍在如金雜銅中。百劫不壞。直待銅質銷盡。金體復現。○今人病痛。只爲心不在軀殼內。所以形空氣散。日趨朽敗。若心在身中。食知食。視知視。聽知聽。一切運動喘息。無不了了。自知則神常凝。氣常聚。精常固。昔賢所以言心要在腔子內也。○天地元氣。只在兩間內運用。保合不泄。所以天長地久。日月只在兩間內代明。所以久照。今人精氣神識。渾在外面發洩無餘。安得不敗漏銷竭。以至死亡。○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

離乎營義訓明亦訓動卽魂也動而明者爲魂淮南子曰火氣爲魂地氣爲魄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具而成人二者相守魂日也魄月也天道日月相推而明生人身魂魄相守而靈發月附日而星光魄附魂而生靈晝陽勝白日動作魂用事也魄卽伏其間陰不離陽也夜陰勝向晦安息魄用事也魂卽守其宅陽不離陰也魄精重濁離魂則沉在夜則爲厭寐在晝則爲昏惰頑冥一切貪著不仁之患魂神輕清離魄則浮在晝則爲散亂馳逐在夜則爲驚悸狂呼展轉不寧之患故攝生者以魂爲主魂勝而魄受制則志氣清明神宇光朗爲賢爲聖魄勝而魂受制則私欲橫行邪暗蔽塞爲狂爲愚魂不守魄則官曠宅空神外馳而形無檢破耗銷竭爲病爲死故曰戴營魄抱一載者並畜同處之意抱二者渾合不離之法也

四書攝提

凡事君者盡忠謀國以求必濟不可輕棄其身處困者畏天凝命以求遂志不可輕棄其命如是則君事無不終而已志無不遂至於萬不可已舍身殞命良非得已豈謂凡事君者先意其必亡遂委身棄之乎世儒不達於爲臣輒云不有其身於處困輒云不有其命但求塞責不願委托無濟困之才適以自喪其軀豈聖人教人之本意哉夫道貴通變易戒用剛儒者固執用剛舉天下國家之重祇以供吾身之一擲經術不明身世兩誤可不慎歟○不求安飽朱註志有在而不暇及所以敏於事其實飲食居處亦便是事恆情食輒求飽居輒求安所謂有事而正也見小欲速僭父習氣學道者逞一毫習氣不得著一毫私意不得穿衣喫飯都是事○博士家終日尋行數墨靈知蒙閉沒齒無聞皆沿習格物窮理先知後行捕

風捉影。空談無實。學者求真知。須躬行實體。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向日用常行處參證。自然契合。○人情所謂好惡者。好他人。惡他人。耳。聖人所謂好仁惡不仁者。自好自惡也。世所謂好仁惡不仁。見可好之在仁。可惡之在不仁耳。聖人所謂好仁。卽是爲仁。所謂惡不仁。卽是去不仁。○論語無空虛之談。無隱僻之教。言性卽言習。言命卽言生死興廢。言天卽言時行物生。言仁卽言工夫効驗。言學卽言諸事條目。意不離物。心不離境。理不離事。學不離文。道不離世。天不離人。性不離文章。故曰下學而上達。高卑一也。遠邇一也。道器一也。形性一也。理氣博約知行皆一也。一卽貫。貫卽一。故曰一以貫之。後儒事事物物分作兩段。及其蔽也。遂認指爲月。畫地爲餅。臆虛爲實。貴無而賤有。離象而索意。厭動而貪靜。遠人而爲道。絕俗以求真。清虛寂滅之教盛。而規矩名法蕩然矣。○人性雖善。必學習而後成。聖賢赤子雖良。養之道絕中。長大不能名六畜。雖有忠信之資。不學不成。令器苟卿疑人性爲惡。以此夫性本虛。人之生理。何有不善。如五穀果實。待人栽培。委之間曠。其窳腐敗耳。可謂五穀果實本無生理乎。浮屠稱無學以求見性。所以荒宕馳騁。敗常亂俗也。○聖人於道。但教人行。不急責人。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使民由之而已。知則存乎賢者。縱不知能由。亦有所範圍。而不及於亂。如天下仁人孝子少。養生喪祭之禮不廢。卽賊子亦少。必若責養生者以深愛和氣。責居喪者以三年不言。責祭祀者以七日戒。三日齋。洋洋如在。不惟孝子慈孫不多得。將并奉養衰麻祭享以爲難行。故聖人制禮。因人情而節文。小大由之。正以此。二氏執途之人。責以明心見性。致虛守靜。未可得。反使世人迷謬。不知所趨。故道者卑。近平常人情而已。○道不離宇宙民物。二氏言道。出宇宙民物之外。理學言道。藏宇宙民物之中。聖人禮樂卽道。四科卽學。二氏以

民物爲幻。以空寂爲真。故道出於世外。理學以有形爲氣。以無形爲理。故道藏於世中。二氏不足論。儒者學爲聖人。分理氣爲二。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別求主靜窮理。豈下學而上達之本教。○養身者將天地萬物。無邊光彩。一齊收攝。向身來醞釀停毓。然後發生。有身而後有天地萬物。無己是無天地萬物也。故己重於天地萬物。尋常行處。常知有己。卽是放其心而求知。○下學而上達。一語爲學的。世儒與二氏教人先知。聖人教人先行。故學習爲開卷第一義。學習卽行也。悅則自然上達。悅卽知。知卽好。且樂。故悅蓋由之而後知之也。孟子謂行不著。習不察者。彼爲終身由之而不知者。發也。終身由之而不知。猶然不行。不習不由也。真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故道以行爲本。聖人教諸子。不過尋常踐履躬行實地。其所謂正心誠意盡性知命者。已卽在其中矣。○知與識異。知者太虛之元神。卽明德之真體。太極初分。陽明爲知。陰暗爲識。暗中亦有明。浮屠謂之陰識。在天日爲陽魂。猶知也。月爲陰魄。猶識也。在人。旦晝魂用事。爲知。昏夜魄用事。爲識。識附知生。還能蔽知。知緣識掩。還以宰識。故旦晝亦不能離識。夢寐亦不能離知。知爲主。勿爲識奪。卽知卽止也。知不能爲主。隨識轉移。雖知不能自止。學者但使明德常主。便是知止。○自欺最是雜念妄想爲甚。未有可好可惡之物。空想過去未來。此是念頭上虛妄。未見施行。不爲欺人。祇自欺也。及事物到前。蒙蔽苟且。不能致知及物。惡惡不能如惡臭。好善不能如好色。自家本念。終成欠缺。是謂不自慊。較自欺加顯矣。自欺在未有好惡前。不止不定。不靜不安。不可與慮。而戒之之法。全在知止。自慊在既有好惡後。能絜矩。能忠信。加諸家國天下。身心無欺。而求慊之功。在致知格物。故中庸言誠必兼物我。始終純一。乃爲至誠。與大學誠意在致知格物。正同。大抵恆人意不誠。由妄念多。所以勿自欺爲始。

始於知止有定也。欲意誠必待擴充。所以自憐爲終。終於物格知至也。○宇宙間惟物與我。意在我。物在天下。往來應感交涉之端。在知致吾知。往及物。謂之格。格至也。推吾之知至彼物邊。攝天下之物歸吾意邊。故曰致知在格物。○意惟惡念知其非而任之。是自欺。若善念何嫌往來。禪家并善念攝除。乃至夢寐亦欲自主。與覺時同。如夢覺可一。則晝夜亦可一。生死亦可一。其實晝夜生死焉可一。惟生順死安。便是生死一晝作夜息。便是晝夜一善則思行。惡則思止。便是行止一意。苟無邪。便是有意無意。一勿自欺者。不專在止念。在知是知非。知其所當止而止之。止固不自欺也。知其所不必止而不止。亦非自欺也。蓋思者心之官。聖功之本。禪家必以不起念爲無礙。儒者襲其旨。刻厲操心。乃至旋操旋舍。忽存忽亡。反以知止爲難。失之遠矣。禪寂無念。但念起不分善惡。皆自欺。聖教善是善。惡是惡。覺是覺。夢是夢。苟夢覺不一。任人卽爲自欺。將晝夜不同。在天地亦是自欺乎。不通之論也。○近代致良知之學。祇爲救窮理支離之病。然矯枉過直。欲逃墨而反歸楊。孟子言良知謂性善耳。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自明自誠。先知先覺者少。若不從意上尋討。擇善固執。但渾淪致良知。突然從正心起。則誠意一關虛設矣。致知者。致意中之知。無意則知爲虛影。而所致無把鼻。須意萌然後知。可致人莫不有良心。邪動膠擾於自欺。必先知止定靜。禁止其妄念。以達於好惡。然後物可格。知可致。意可誠。若不從知止。勿自欺起。胡亂教人致良知。妄念未除。自欺不止。鶴突做起。卽禪家不起念無緣之知。隨感敵應。不管好醜。一起直入。與中庸擇執正相反。既有誠意工夫。何須另外致良知。不先知止。勿自欺。以求定靜安慮。那得良知呈現。致之以格物乎。○中之一字。自堯舜開之。曰允執厥中。然未明言其所謂中也。夫子始言中庸。中庸也。庸之言用也。百姓

日用卽中也。大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兩端卽執中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兩端也。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卽兩端，兩端者，執而無執，是謂允執。後儒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間爲中，是執一也。中有過時，自有不及時，過與不及，皆有中在。如冬有大寒，亦有熱，夏有大暑，亦有涼，不可以其不及而謂之非，冬夏不可以其太過而謂之非，寒暑也。○中卽性也，性含舒慘，喜怒哀樂，未發混同，所以爲不測之神，發皆中節，植本於此。若但有喜樂，無哀怒，有哀怒，無喜樂，則偏方一隅，不活潑，必以中節爲和者，中不可見聞，和卽可見聞之中，中無思爲，和卽思爲之中，無和則中爲浮屠之空寂耳。聖人言中，向用處顯，所以爲中庸，教人下學而上達，微之顯，隱之見，誠之爲貴也。○未發在未有物之先，所謂一也，神也，形而上也，無過不及，在既有爲之後，器也，形而下也，無過不及者，形象之迹，未發者不睹聞之神，不可相擬。○有圓融不測之神，而後可損益變通，以用中未用，只是兩端，兩端者，無在無不在，所謂圓者也。一而非一，二而非二，故曰兩端，合虛實有無而一。○不論已發未發，但氣質不用事，都是未發之中。○知行合一，離行言知，知卽記聞，離知言行，行皆習氣。○道由路也，共由爲路，日用常行，實在現成，無論微顯內外，但切身身心人物事理，可通行者皆道，是謂之誠，無當於身心人物事理，雖玄妙無用不可行，皆是虛浮，不可以爲道。卽切身心事物人苟昏迷，放佚氣質用事，雖實亦虛也。故聖人教人擇善固執，只在人倫庶物間，神明失照，則荆棘迷路，神明作主，則到處亨通。舍此談玄說妙，捕風捉影，盡屬虛浮。故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著實便是誠，惺覺便是明，誠明而能事畢矣。○問天地不二，不測曰太極未判，渾渾沌沌，太極初判，一生兩分，兩抱一立，以爲一，而兩已形，以爲兩，而一方函不可謂一，不可謂二，第曰不二，二者非一，非二。

之名。陽動陰靜。翕闔相禪。一以貫之。是曰不測。在人心推已發之和。與未發之中。交致而萬感萬應。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譬如作樂。樂器是一。中間容曩擊搏拊。連器成兩。音是一。中間有輕重緩急曲折空歇處。連音成兩。此一陰一陽之道。參天兩地之數。事物巨細皆然。是謂不測。朱子以存心爲尊德性。以致知爲道問學。存心者操存靜養之謂。致知者格物窮理之謂。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德性原不主空寂。今以存心常尊德性。則墮空寂矣。問學原不止窮理。今以致知當道問學。則遺躬行矣。德性實落全仗問學。離問學而尊德性。明心見性。爲浮屠耳。離德性而道問學。尋枝摘葉。爲技藝耳。除卻人倫日用。別無德性。一味致知窮理。不是實學。學效也。其要在篤行道由也。道問學者。率由之。非記聞之也。○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德性之虛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問學之實地也。論感應之迹。人心一日之間。無思無爲者不能斯須。而論存主之神。自幼至老。其寂然不動者。百年常住。故曰不睹不聞。莫見莫顯。豈徒操存靜養。無思無爲。謂之尊德性乎哉。若是則所謂道問學者。亦風影耳。○身無邪動。卽心正。心無欺詐。卽意誠。意無曖昧。卽知至。事事物物。知明處常。卽物格。○世教衰。道術裂。日事浮華。粉飾鋪張。不識道體。本初。故子思微顯闡幽。示人以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真。使人斂華就實。返本歸元。非專教人遺事物。靜坐觀空。如禪寂也。且如論語言敬。只是謹慎無傲慢之意。不外修己事上。而理學家必曰主一無適。乃爲敬。使學人終日正襟危坐。束縛桎梏。胸臆以爲操心。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君子慎獨。當如此。畢竟張皇阻杌。如捕風繫影。徒費商量。終無所得。何如卽事就境。隨處隨時。恂恂規矩。從容和順。自然內外渾融矣。○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知與氣非二。知卽氣也。無氣卽無知。太虛渾是氣。所以能神。○氣卽理之實處。○

剛大充塞者。氣之分量。所以稱浩然者也。要其善養不在剛大充塞處。只在幾微存主中。集義自然氣和。心廣體胖。上下同流。世儒錯向剛大充塞處求。謂易道貴剛。與時中妙用迥隔。大抵氣質不用事。卽是養氣。德性常主。卽是集義。○學養氣卽氣是事。但不著於氣。平常執事。凡事皆事。但不著於事。著事便是勿求於心。事在卽心在。心爲主。事不得爲正。便是心勿忘。心勿忘。則卽事是心。不必更於事外求心。如心上添心。卽是助長。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事理圓通。心境不二。求放心之要領也。○養氣是徹上下。合內外之道。天地時行物生。人身動作威儀皆氣也。天命無聲無臭。於四時百物上調停。人心不暗不聞。於動作威儀上培養。偏外則支離。偏內則空寂。聖學所以養未發之中。於已發之和也。○儀禮親喪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厥明日必往拜。惟喪禮孝子不忍死其親。棺中之賜衣衾含穵之類。拜於旣葬之後。孟子爲齊卿。母卒。王以卿禮賻之。臧倉所謂後喪踰前喪。衣衾棺槨之美。皆王之賜。路中論棺槨之美。其故可知。反於齊。拜王賜也。止於羸。止境上不入國也。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於境爲壇位而哭親。至齊境拜賜。卽返魯終喪也。俗儒譏孟子不終母喪。不考禮文之故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假使人性本無此道。雖學亦不能。洪荒至今。不知幾億萬載。習俗緣染。斧斤戕伐。此理常新。苟非性善絕學無傳久矣。豈書冊所得而留哉。由學而能者。萬不敵天生之一。由不學而壞者。一喪其天生之萬。故學爲要。○七篇大抵與楊墨辯。然七國時。二子死久矣。當世爲害者。非盡楊墨。二子亦未嘗教人無父無君也。要之楊子爲我。墨子爲人。當時遊士。無父無君。皆起於自爲爲人。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墨氏兼愛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楊氏爲我之言也。千萬世功利之



媒不出此兩途。皆是無君父害仁義者也。仁義者立人之道。人知孟子爲楊墨辯。不知爲當世不仁不義者辯也。○孔子之道。時中而已。隨處適中。包三才。貫古今。化育所以流行。人物所以生成。千變萬化。所謂滄海之瀾。日月之光。觀波瀾浩蕩。然後知天下莫大於水。觀光輝普照。然後知明莫大於日月。若但窮源於山下。涓涓耳。仰觀懸象。規規耳。求本於聖心。幾希耳。故善觀水者。於波瀾洶湧處。善觀日月者。於光明普照處。善觀聖道者。於萬象森羅處。說者顧謂觀瀾。知水之本。觀容光。知明之本。夫水之本。天一也。日月之本。二氣也。觀者不於實而於虛。不於顯而於微。不於費而於隱。何以觀。何以見。夫觀天載於無聲無臭。不於時行物生。觀聖人於不睹不聞。不於經綸變化。所以世之學道者。澄心默坐。不於人倫庶物。躬行實踐。則二氏之觀空無相。爲無量大千者而已。以此言道。豈孔子下學上達之旨。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吳執御字朗公。台州人也。崇禎間。由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初入考選。宜與令。其私人李元功。邀致之。先生不往。御史袁宏勳。金吾張道濬。搏擊善類。太宰王永光。主之。先生劾其誨貪崇墨。宜避賢路。永光尋罷。上憂兵餉缺額。先生言。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誠令北直山西陝西。凡近邊州縣。罷去遺茸之輩。勅吏部精擇進士。盡行改選。畀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長。撫吾民。練士兵。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撥於戍卒。計無便於此。不聽。又劾宜興塘報奏章。一字涉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長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按也。詞臣黃道周。清廉不阿。欲借試錄處之。未遂。其私。則遷怒儀部黃景昉。楚錄。箴砭異同。必欲斥之。李元功。蔣福昌等。夙夜入幕。私人如市。此豈大臣壁立千仞。不遷。

羣小之所爲哉。奏上。上切責之。先生再劾三劾。俱留中。凡先生所言。皆時局小人之深忌。已而先生奏薦劉忠端曹于汴。并及御史邇大成所舉之姜曰廣文震孟。中允倪元璐所舉之黃道周。上責其狗彘御史吳彥芳言正人。變伏尙多。邪類鴆班半據。薦曹于汴。李邦華。李瑾。劾呂純如。章光岳。上以朋比。下先生與彥芳於刑部。坐奏事上。書詐不以實律杖徒三年。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劾溫體仁與閔洪學同邑相依。驅除異己。而吳執御之處分。遂不可解矣。未幾先生亦卒。有江廬獨講一編。其學大都以立誠爲本。而以坤二爻爲入門。因合之乾三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至海門言求己處。亦篤信不疑。故於克己閑邪。謂不當作去私說。雖未洞見道體。獨契往聖。而一種磨當近理之識。卓然躬行君子也。

江廬獨講

克復工夫。是一了百當。其餘出門使民。都是逐件做工夫。假如出門時。聚起精神。這出門時便是仁。使民時。聚起精神。這使民時便是仁。劉夫子曰。精神只是一個道。能出門的精神。便是能使民的精神。此理月落萬川。不分江河沼沚。只人所見有不同。然此語自是從親切體貼來者。○祭祀感格。乃生者之氣。非死者之氣。朱子人死未盡散之說。尙從佛學來。然難說只是生者之氣。氣本無間。屈伸有無。皆氣也。雖散而盡。仍是死者之氣。故曰。反而歸者爲鬼。○天無時不動。而天樞則不動。劉夫子曰。是動靜判然二物也。天樞之動甚微。如紡車。繞一線極渺忽處。其動安可見。故謂之居其所。其實一線之微。與四面車輪。同一運轉。無一息之停。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以悟心體之妙。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學不明。遂令靈真千載沉鋼。而二氏之說。得以亂之。○兩間可求。惟己。七尺可問。惟心。○喜怒哀樂。稍有盈溢。

便是氣。○當存此心，不爲氣動，卽是無終食之間違仁。

卷五十六

諸儒學案下四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黃道周字幼元，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家。貧時，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墮澗中，溯流而入，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登天啓壬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卽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丙舍崇禎庚午，起原官。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逆案，借袁崇煥邊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先生抗疏頌冤，詔鑄三級陛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常師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溫體仁，削籍爲民。丙子起，右中允。上言慎喜怒，省刑罰。卽如鄭鄮杖母之獄，事屬曖昧，法不宜坐。奉旨切責。丁丑進左春坊左諭德。大學士張至發選東宮官屬，不及先生。楊廷麟等之直講讀者，以讓先生。至發曰：道周意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恥，七不如。有不如鄭鄮之語，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鄭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給事中馮元飏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上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先生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須深加培養。上又問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講形勢，要害浪言勦撫，隨寇圍走，事旣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

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兵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勦寇之用也。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議和。先生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七月己巳。上召先生至平臺。問曰。朕自經筵。略知學問。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疏適當枚卜之後。果無所爲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劾疏。以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矣。臣所惜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知爾素有清名。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爲廉。未可爲清也。對曰。伯夷全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以爲強說。嗣昌出辯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常再辭。而明旨敦迫甚至。臣父而在。且不敢自有其身。况敢有其子乎。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仰企之。今乃謂不如鄭鄞。臣始太息絕望。鄞之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鄞。何言綱常耶。先生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鄞。上責其朋比。對曰。衆惡必察。豈得爲比。先生又曰。古人對仗。讀彈文。嗣昌身爲大臣。理宜待罪。豈得出而角口。於是嗣昌引退。上曰。爾不宜誹謗大臣。對曰。臣與嗣昌。比肩事主。何嫌何忌。而不盡言。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唯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願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率多類此。對曰。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之心。在明倫篤行。上以褊激恣口。叱之去。先生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適爲佞口。先生又爲上辯。忠佞者久之。上怒甚。然亦奪於公議。止謫江西布政司知事。蓋上素知先生清苦無私。第三疏在枚卜之後。小人中之者。謂當枚卜之時。隱忍不言。睥睨宣麻。宣麻不得。由是發憤。上入此。

間亦遂疑先生平生言行之出於僞也。先是五月間，先生草劾一藻、新甲二疏，俾長班投會極門。長班恐疏上必敗，故下乃駕言會極門中官索錢。先生無以應，至會推旨下。長班絕望，始並投三疏。故小人有此揣摩，彼小人之識見亦猶夫長班之識見也。庚辰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先生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先生及解無挺杖之下刑部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上書頌先生，皆廷杖。先生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偵事者上聞，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上使鎮撫司雜治之。連及者既不承，至有戟手而罵者。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改下北寺。常是時，告許公行，小人創爲福黨之說，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澤深擬煙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興出山，天下皇皇，以出先生望之。辛巳十二月戊辰，州衛一日上御經筵，嘆講官不學，宜興進曰：「惟黃道周識雖偏而學則長，次輔蔣八公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戍，宜興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笑而不言。既退，即御書原官起用。未上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棲遲浙水。國亡之後，奉思文入福，遂首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鄭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氏殊無經略之志，自請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揭竿雲集。先生親書告身，焚語給爲公賞，得之者榮於誥敕。從廣信抵衢州，爲其門人所紿，至婺源明堂里見執，繫尙膳監，絕粒十四日不死。引磬又不死。丙戌三月七日兵解，年六十二。先生深辯宋儒氣質之性之非，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極處見不動，於不睹不聞處見睹聞，著不得纖毫氣質。宋儒雖言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畢竟從夾雜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帶水去也。故知先生之說爲長。然離心之知覺。無所爲性。離氣質亦無所爲知覺。如此以求盡性。未免易落懸想。有先生之學。則可無先生之學。尙須商量也。

榕壇問業

千古聖賢學問。只是致知。此知字。只是知止。試問止字的是何物。象山諸家說向空去。從不聞空中有個止宿。考亭諸家說逐物去。從不見卽事卽物止宿得來。此止字。只是至善。至善說不得物。畢竟在人身中。然繼天成性。包裹天下。共明共性。不說物不得。此物粹精周流時乘。在吾身中。獨覺獨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對照過。共知其覺。是家國天下。世人只於此處不明。看得吾身內外有幾種事物。著有著無。愈去愈遠。聖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極明極親。無一毫障礙。以此心意澈地光明。纔有動處。更無邪曲。如日月一般。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學問到此處。天地皇王都於此處受名受象。不消走作。亦更無復走作。那移去處。故謂之止。自宇宙內外。有形有聲。至聲臭斷處。都是此物貫澈。如南北極。作定盤針。不由人安排得住。繼之成之。誠之。明之。擇之。執之。都是此物指明出來。則直曰性。細貼出來。則爲心。爲意。爲才。爲情。從未有此物不明。可經理世界。可通透照耀。試問諸賢家國天下。與吾一身。可是一物。可是兩物。又問吾身有心有意。有知。夢覺形神。可是一物。兩物。自然豁然摸索未明。只此是萬物同原。推格不透。格得透時。鱗鳳蟲魚。一齊拜舞。格不透時。四面牆壁。無處藏身。此是古今第一本義。舍是本義。更無要說。亦更不消讀書做文章也。○問前說萬物一體。未免是備統說話。周程說敬。延平說靜。唐虞說中。此中皆不著一事一物。如要

靜觀未發氣象，又放不得。胞與源頭，某云：賢說極好，未發前，不看得天地萬物，已發後，必爲天地萬物所倒。此處格透，縱有蔽虧，是天地萬物，影光相射。○問：時時守中，與時措之宜，是一是二？某云：聖門喫緊入手處，只在慎獨，自不親聞，自未發，以至已發，隱微顯見，何時離得中字，何時分破得中字，聖門不把和字硬對，正是聖門明眼明手。如小人便要通方，隨時變化，以此於中庸上看粗了。○大抵戒慎則時時做得，不戒慎則時時做不得。擇乎中庸，不能期月者，畢竟於隱微去處工夫不到，隨他說時中變化。我只管是刻刻獨知，再勿隨他橫生手脚。○人心頭學地，須積精而成，如一片日頭，晃赤赤無一點昏昧，團團天中，只一片日子，日北則晝長氣熱，萬物皆生；日南則晝短氣寒，萬物皆死。觸而出，則爲雷霆，迫氣而行，則爲風雨，餘光所照，以爲星辰，餘威所薄，以爲潮水，爆石爲文，融金爲液，出入頂踵，照於心繫。如此世間無一物一事，不是日頭串透。人生學問精誠，常如此日，然後能貫串六虛，透徹上下千里萬里，無有障礙。如此便到十世百世，更無芥礙。不如此，雖杵針鐵線穿鑽不來，何況銅城千重內外。○問：上下四方，覆仰圓成，如何說一矩字？既是矩字，如何貫去？某云：此事只有管仲曉得。曾參用得，管子云：大圓生大方，大方生規，規生矩，矩自四方。從大圓中五變出來，生人生物，生四肢百節，禮樂疇象，無人曉得。顏子問：目夫子把四勿與他，板板整齊，他人一毫用不得。曾子以忠恕兩字代之。漢初儒者，把大學中庸，置禮書中，是聖門奧義。今人抽出，以爲心學，如一方磨，磨作圓錢，又於矩中再變回去，是樂律中，自黃鐘子聲五變之後，再起清音也。古人爲學，立一字有千種奧義，追尋將來，所以發憤爲得不厭。今人爲學，極好是賣弄得去，所以自家亦厭薄了。今如賢看到矩字，此是管子所謂大圓初生時，如一印璽，千聖相傳，尙有手法。孟子所

謂巧力。一聖難傳。譬如一物渾圓。勾而股之。此之謂絜。絜是絜而使方。一物四方。率而圓之。此之謂率。率是率而得圓。一物方圓。徑而通之。此之謂貫。貫是貫而得一。聖人只此三法。提挈天地。裁成萬物。舉其形迹。似云準繩規矩。推其巧力。便是撓搏兩造。創立精光。三千年來。無人解得。但恐言之。又生許多口涎。費人砭剝。不如溷溷。大家看四書去也。○問性體穆然。無思無爲。中庸便說戒慎恐懼。此是後天存省之功。是先天流行之體。某云。人須曉得人不是天。性不是道人。若是天。便亦蒼蒼茫茫。遠無紀極。性若是道。便亦隨人函裹。宏闊不來。所賴聖人居敬存誠。時時看得人。即是天性。卽是道。所以禮樂文章。節次生來。成個變化昭明。外道大錯。只說天字。更不看他。更不知天上日月星辰。如何安頓。天上有個日月星辰。人面上有個耳目口鼻。只此便須戒慎。豈得無思無爲。如是未生以前。何消探討。程伯子所云。極上更不須說也。成周盛時。公卿士夫。個個知學。如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雅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乃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吾儒著眼。只在各正不已。中間未到於穆變化上去。切勿云。毛髮骨節。俱是虛空也。○問中庸以性明道。揭一誠字。卽如老氏所謂。其中有物者。窈冥之內。信有此物。則元素所求。差別不遠。如何刊落兩家。且如所論。退藏寂感。何思何慮。難道無存省流行之別。某云。洗心退藏。此中更爲何物。寂感遂通。此外亦有何物。只如憧憧往來。此時戒懼。已爲晚矣。人身自牀几上下。何處不空。頂踵豎來。何處不實。空實兩事。切不須說。只看日方出地上。萬象昭明。雷在澤中。萬物冥息。泛泛說虛中寶藏。猶入古廟中。見鳴蛙以爲精怪也。如是至誠人。只管肅衣冠。一揖而退耳。○讀書人。莫苦紛囂。莫喜空寂。只是不驕不諂。不淫不濫。如駕安車。導坎過橋。常覺六轡在手。雞犬放時。亦在家園。何須建鼓。○



問聖門之學，不過博文約禮。如是三千三百之禮，包舉詩書。夫子自少到老，定奪不盡。如是無文之禮，此是入手，便當尋求。豈容留爲後著。某云：寬看一部禮記，纔信得儼若思，抑先信得儼若思，然後去看一部禮記。耶。眞讀書人，目光常出紙背，往復循環，都有放光所在。若初入手，便求要約，如行道人不睹宮牆，妄意室中，是亦穿窬之類也。○聖門體道，在鄙夫面前說孝說弟說敬說誠說仁說義，得了一個，個個貫得。只是學便不同也。如要學孝，學弟，學敬，學誠，學仁，學義，亦何處貫串不得。試問諸賢，周公仰思待旦，夫子發憤忘食，此豈謂恕字擬議不透耶。讀書人再不要傍聲起影，如夢蕉鹿，無一是處。○問一是何物，多是何物，多一相生，又是何物。易曰：動貞夫一。此一，與貞觀貞明何處貫串。某云：凡天地貞觀，此是氣象凝成。在學識中做體幹自在。日月貞明，此是精神所結。在學識中做意思回環。有此兩樣理氣萬千。費千古聖賢多少言論，唯曉得兩極貫串，貞一而動，天地日月東西循環，總此一條走閃不得。四顧星河煙雲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是要約。問如此體會，猶在太虛空際，如何探討自家消息。如要事事物物，求過太極，雖吾敝齒落，做不得學識漢子，如何會到一貫田地。某云：賢看兩極果落空虛，天地日月，何由不能傾倒，須信兩極只是一條，控持天地，轆轤日月，觀是此觀，明是此明，不須就他顯求形象，細認聲音，問如此看一貫，到有一物貫串，中間如轂之與輻，四旁中央等是一物，何由能得終古無敝萬物同原。某云：吾生在天地中間，盡天地中事，何須怪天地有物也。問陰陽變化，離不得多，二五綱縕，說不得一生，初既不須說復命，又不容談何苦於一多上往反辨折。譬如西銘數行，該括許大曉得此意，亦省多少言語。豈有聖門諸賢，當日未解西銘意思也。某云：西銘極好，然如一詩六義，春秋三微，禮樂五起，中間變現千

儼無涯。如何包裹得住。籠統話再勿說。如且學識。看他後來。終是緩綆穿石。如要把柄。體會詩書。終是傀儡線子也。○問此道只須靜觀。久當自徹。古人嘗說外照終年。不見一身。內照移時。能見天下。聖人學問。只是致知。致知前頭。又要格物。如看萬物。果是萬物。此與未嘗格物。有何分別。如看萬物。不殊一物。此知豈復萬物所量。譬如鏡子。十分光明。自然老來。少來。少照。豈必豫先料理。面孔耶。某云。從來論說。唯有此徹。聖人一貫。只是養得靈湛。看得無限名象。從此歸游。首尾中間。同是此路。如信得盤古世界。便有詩書。亦信得周公制作。初無文字也。只爲此處浩瀚落空。要原本擇執。與人持循。便說天下言無多子。行無多子。使天下文人。回頭捫心。與初讀書人。了無分別耳。○問學識原頭。果是格物。此物條貫。初甚分明。聖人教人。先知後慮。如此知字。定是不慮之知。若知便有慮。便膠擾一番。何由靜定得來。想此止字。即是靜定本領。知字。即是靜定法門。靜定生安。靈晃自出。百千學識。俱從此處發亮銷光也。某云。累日來說此。唯此說得透。一貫如大發樹。萬葉千枝。不離此樹。學識如花葉。隨風映日。不離初根。卽此是本末一貫。不爲鳥語蟬啼所亂。問此一貫處。初不說出本末。既有本末。是一樹身。如何貫得萬樹。且如格物。物格。可是就身心意知。看出家國天下。纔有下手。抑是把情性形體。與飛走草木。揉做一團。纔有識路也。某云。只要知至。知至者。物不役心。知不至者。以心役物。貫不貫在此。○問教卽學識。性卽一貫。教不過明性。學識亦不過明一貫而已。中庸稱誠明合體。此明字。與博聞強記殊科。何不直就誠處。教人下手。翻說學識。令人終身在言語文字上推求。某云。不說言語文字。安得到無言語文字上去。譬如一性。便有二五。氤氳健順保合。千聖萬賢。詮譯不透。莫說無妄兩字。空空貫串。便與天命相通也。○某少時初到郡中。在張汰沃齋。

頭蔣先輩以册使抵家。一日過訪，便問山下有天，取象大畜如何講論。某時空疏，但以臆對云：山下有天，想是空洞。如乾與咸合成元谷，以此與得寶藏，應出神聲。如是實然，亦生成一物不來，把前言往行，藏在何處。先生亦謂有理，及後歸家，見輔嗣舊說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便是大畜之象。爲此慚愧。至於累日，今見人講論，輒想此語。見有學問處，便想此事。如精氣自是山川，游魂自是雲雨，山川不變，雲雨時與人與鬼神，同是一物。夢寐云爲，同是一變。邈他原頭，精游之際，學識同歸。若條段看去，精氣亦貫得游魂也。易說尺蠖龍蛇，同是精義，莫於此處分人分鬼。曹秋水說鬼神聽人，猶人聽鳥，只此兩語，十倍分明。○吾人本來是本精微而來，不是本混沌而來。如本混沌而來，只是一塊血肉，豈有聰明官竅。如本精微而來，任是死去生還，也要窮理讀書。夫子自家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說不知老之將至，一語下頭，有此三轉。如是爲人，自然要盡人道。如是好學，自然要盡學理。孟子說盡其心者，只是此心難盡，每事只領三分，知不到好，好不到樂，雖有十分意量，亦只是二三分精神。精神不到，滿天明月，亦是樓被身意量，欲窮四處雷霆，自有一天風雨，切勿說雲散家家。春來樹樹也。○性道與仁，如何言說鼓舞不倦，只是文章。孟子亦說樂善不倦，古今多少聖賢，不敢於江漢源頭，酣歌鼓掌，奈何動指蚤虱，以爲車輪也。○諸賢都問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中間實指何物。某亦未嘗分註。子貢有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有好古敏求四字，豈患空歧，錯下心目。○問孔顏得力發憤忘食，是何事。欲罷不能，又是何事。不過此一時知光包天括地，自家本性與萬物相盪，併力踴上，教休不休工夫淨時，覺日朗天空，任飛任躍，無論敏求博約，俱著不得。自有一段活潑的地。孟子說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正是知至的光景。今人不識。

致知入門。空把孔顏樂處。虛貼商量。無論拾級循途不得。卽兀坐靜參不得也。某云。如賢說都不須疑難。昔湖州問程叔子。直以誠正立論。於此知字尙隔一層。伯子見濂溪重證所學。亦未嘗一口道破。今日說是性光無量。與萬物相映。從此更尋實義。不落懸空。始信曲肱蔬食。不是黃蘗數根。弄月吟風。亦不在頭巾話下也。○天命兩字。如何是命之於天。率性兩字。如何是率之於人。天人中間。承接一路。有覺有知。果是何物。從此推求。覺造化之跡。二氣良能。皆是誤認了。○問齋明盛服。算得未發大本。抑看作已發達道耶。某云。此處喜怒哀樂。都無著處。直是捋搏天地。屈伸萬物。宇宙形聲。一出一歸了。無覓處。算作陰陽頭腦。極處藏身。○上知下愚。俱是積習所成。積習旣成。遷改不動。如他性初。何曾有上知下愚之別。○問致知格物。物不曲不直。易稱龍蛇之屈。精義入神。禮稱物曲。本天殺地。鬼神體物。聖人曲成。正在此勾萌處。實實致力。此處隱微。未顯未見。然到顯見。却無復致力之處。正在獨知處。衷曲自語。事事見得自己不是。有一難處。鬱翠未達。盡力托出。便是誠明路頭。○克治與存養。非有兩樣工夫。○此道初無繆巧。但就日用平實細心。今看夫子言終日言造次顛沛。富貴貧賤。是何等平實。何等綿細。更要想他前頭。便是懸空理會也。○問陽明先生云。致知各隨分量所及。如樹有些小萌芽。只把些水灌溉。不要浸壞了他。論此良知根芽與草樹不同。落地光明。貫天徹地。墜愚之分。只有保喪而無增減。豈有只此端倪。怕人浸灌的道理。某云。說則如此說。何嘗見有良知落地光明。陀陀爍爍也。學者如提燈。燈亮時。自謂眼力甚明。燈滅時。雖一身手足。亦不能自信也。要須學得此光。與日月同體。低頭內照。不失眉毛。○黃者仁之色。素者仁之地也。有此素地。隨他繪出富貴貧賤。患難造次。顛沛如一大副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屈折動靜。姿態橫生。

只見可樂不見離異耳。學人無此素心，便每每出位。出位者如借人情勝，作我笑目，纔動此想，便是哇淫。○問性從心生，庸言性不言心，此何以故？人身中靈覺便是天，又說知性了，纔知天，此中豈有分別乎？某云：盡處則無分別，若不盡者，勺水海性，隙照天光，終難說得分明也。有意思人，再勿傍影起形，牽扯字義。○問紫陽云：知性卽窮理之事，窮理便向外去，知性祇中尋，此理如何理會？某云：紫陽學問得力在此，自濂溪以來，都說性是虛空，人受以生耳。紫陽始於此處，討出二五合撰事事物物，皆從此出。如曉得事事物物，皆稟於天，自然盡得心量，盡得心量，自然性靈無遺。○問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水，此語如何？某云：橫渠不作此說，作此說者，猶程門氣質之論耳。橫渠云：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又云海結爲冰冰散爲水，水泡聚散而海不與焉。此處說冰才水性，亦猶外道說鐵火電光，非實論才性也。又問五行於陰陽各有偏屬，則稟受不同，自有善惡，何謂無耶？某云：如此五吏之才，何關帝天之命。○問如文箕之蒙難，孔顏之厄窮，似皆理不勝數，不知兩者孰爲有權，抑豈並行不得軒輊與？某云：吉凶生大業，陰陽奇偶窮達，壽夭總是德業必經之路。如使聖賢都要富貴，都要壽考，則爻象無陰，蓍筮無奇也。夷齊顏冉龍比由賜，八人生死，天下窮奇，然無八人盜跖彭錢，比屋而是也。吾門以數明理，以理明數，除却理數，性地自明，不干管郭之事。○約到不二，約到不遷，便把一生博文工夫，納於無文上去。吾輩過失不多，只在浩博一路，收拾不下。如實見不貳不遷，卓可藏神立命，雖百國寶書，九千絃誦，何能澤人見聞？顏子屢空，又問爲邦直要何物？夫子無知說，出夏時四事，淫佞二端，直是何故？以此認聖賢，實有不空不竭所在。纔有學誨默識來往路頭，譬如虛寂不動，感而遂通，又有應問如響，疊疊變化，豈可說天生神物，亦有虛問，不干人事。

耶。易本虛寂。說出吉凶同患。孔子禹稷。本是空洞說出。飢溺由己。此是空中所藏。竭復歸空。○某少時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凡人人自是聖賢。自有意思。只要致思。學者如鑿井。美泉難遇。見人讀書。長年啖土。若不致思。泉脈何來。○命中不著一物。本來自足。初無空殖可言。無空殖。故無得失。無得失。故無億無忘。只是清虛澹薄。則與命較親。卜度經營。則與貨較親。耳。世人言命。都在得失一邊。所以有殖有億。有氣數人事之差。哲人言命。在清虛一邊。所以無殖無億。無得失。當否之慮。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明推歲成。此卽是天之命。○受天之命。便有心。有性。有意。有知。有物。難格。有知難至。物理未窮。性知難致。定後之慮。去億一丈。去空一尺。空是物。格無物。天命以前上事。億是因意生知。人生以後下事。屢空。是天人隔照之間。屢中。是物理隔照之間。譬如一事當前。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屢空。人只說我生以來。與物平等。初無是非。初無得失。屢中。人便說某處是非。某處得失。至人看來。安慮之中。萬物畢現。空亦不空中。有中。是非得失。如天命然。一絲一毫。洞見難逃。如此便說屢字不得。說無不中不得。無不空不得。所以說空。○問先正嘗言道如覆盂。本空無有。射者卽言無有。未嘗不中。然却多一射。某云。此言近似。却不是也。豈是顏子射覆。自一至十。常說出空。子貢射覆。自二至一。常無不中。耶。道該萬有。還未嘗有空者。得他還元一路。十中八九。億者得他發生一路。十中二三。子貢於萬有路上。見得七八。只是格物。物還未格。顏子於元無路上。見得八九。已是物格。與知至爲隣耳。他們常說世儒只曉得格物。不曉得物格。正是此樣。又問億爲格物。空爲物格。則格物物格。中間亦距千里耶。某云。箭開時。萬里同

觀箭到時，只一鏃地，巧箭莫射，高基莫著，射是巧力所生，億是明聰隙現，難道靜觀動照，不是一樣神靈，只是靜觀無礙，動照易窮耳。○命之有理與氣，如人之有形與神，合下併受，無有分層，順則都順，逆則都逆，善作家人，說他餓死，他亦要仰拾俯掇，善讀書人，縱是頑鈍，他亦要旁稽博覽，有此一途，纔見工夫，爲道教之本，如論天命原始，則只是饑食渴飲，不學不慮，清明在躬，志氣若神，人如看得名利亦澹，才情亦澹，自是理氣兩路俱清，如看得名利亦不澹，才情亦不澹，自是理氣兩路俱濁也。○人生只此精神，先要拿得堅定，在堅定裏，充拓得鬆，便是得力受用，只是點點滴滴，在聖賢理路辨其生熟耳，一日之間，心眼拿定，不走錯路，不放工夫，不題枝葉，又不枯寂作事，使他精神在在灌注，隨其所見，在在會心，便是絕大成就。○人有己便不仁，有己便傲，傲便無禮，無禮便與天下間隔，無己便細，細便盡禮，盡禮便與天下通，克己者，只把己聰明才智，一一竭盡，精神力量，一一抖擻，要到極細極微所在，事事物物，俱從理路鍊得清明，視聽言動，無一是我自家氣質，如此便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至耳，所以天下更無間隔，更無人說我無禮，便是天下歸仁。○天下事物，稍稍著色，便行不去，只是白地，受采受裁，如水一般，色味聲文，一毫不著，隨地行去，無復險阻江河之礙，富貴貧賤患難，一毫著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素字只是平常戒慎恐懼，喜怒哀樂，一切安和，常有處澹處簡之意，凡意不誠，總由他不格物，不格物，所以不格理，謂萬物可以意造，萬理可以知破，如到不造不破去處，生成一個龍蟠虎踞，不得支離，漸漸自露性地，所以說是物格知至。○濂溪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如濂溪此語，猶是未嘗格物，天下無無動無靜之物，有常動常靜之神，中庸一部，說天地夫婦鬼神，通是此物，知獨者該

萬知萬者遠獨知一者該兩知兩者遠一如是格物工夫只從兩端細別立剛與柔立仁與義原始要終知終知至只此知能便是聖人之所斂衽鬼神之所彈指矣○性涵動靜只是中和和他萬物無情無識有氣有知都是中和生聚得來蕃變得去中和藏處只是一獨如萬物歸根熟伏時候個個有戒慎恐懼的意思中和顯處只是一節如萬物敷條生育時候個個有議度數制德行的意思無過不及不驚不怪雖虎兇龍蛇蜂蟻鬼蜮於君子性上有何隔礙此理極是尋常只自家性地看不明白耳自家性地看得明白比人照物動靜一般自然喜怒不傷哀樂得度萬物伏藏與他共獨萬物蕃變與他同節雖有氣質情識種種不齊都爲性光收攝得盡○作用是性光包羅是性體如說中和則無復體用分處○問萬物看來只是好生惡死天地亦是生物之性孟子說盡心知性想此好生之心充拓得盡便是性體與天地一般某云此處極是但有不同凡物有性有情有命好生惡死是萬物之情方生方死是萬物之命或得偏而生或得偏而死是萬物之性虎豹之有慈仁蜂蟻之有禮義魚鼈草木之有信智具種種性與人一般只是包羅充拓全藉吾人大壯說天地之性無妄說萬物之性天地乘時無一非禮之動萬物純質無一詐僞之萌人能盡此兩端便是參贊手段○情是性之所分性是情之所合情自歸萬性自歸一○古今唯有周孔思孟識性字楊荀周程只識得質字告子亦錯認質字耳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善繼天地性成萬物繼天立極是性根上事範圍曲成是性量上事善是萬物所得以生性是萬物所得以成猿靜狙躁貓義鼠貪豸直羔馴雁亭雉介此皆是質上事不關性事如性者自是伊得以生伊得以成入水入林能飛能躍的道理此是天地主張不關品彙能盡得天地主張道理何患萬物陶鑄不成○問未發



以前性在天地之心已發以後性在萬物身上自家胸中有何生成安頓天地萬物去處某云未發前性亦不落天地已發後性亦不落萬物只是自家看得天地缺陷萬物顛踣便惕然如墜性傷生一樣此是我自家繼成本色問如此則是心也云何是性某云若無心如何認性得出問性得天地之始不假思慮纔會中和如心動便著物便費操存猶之分畫便有陰陽如何更以太極陶鑄萬象某云意自分陰陽心以包太極情是交象全圖從心起手從意分義耳○身心原無兩物著物便是妄意意之與識識之與情情之與欲此類皆附身而起誤認爲心則心無正面亦無正位都爲意識情欲誘向外去若論格致源頭要曉得意識情欲俱是物上精魄不是性地靈光也○天備二氣五行留不得一點雲霧雲霧盡淨經緯盡呈纔見天之正面風雨晦冥日光常在入夷出晉明體自存此便是盡存正在的消息人曉得天之與日纔曉得性之與心曉得盡存正在纔曉得本體工夫不已無息格得此物十倍分明始信得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初不是心風雨雲雷是日邊物初不是日性之與天皆備萬物不著一物心之與日不著一物乃照萬物只此兩物原無二物只此一事更無他知○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字說文反正爲乏篆書正與已相近當是乏與已之誤也有事勿乏如不乏祀之乏有事勿已如純亦不已之已則義暢而語順矣○問忿懣等項皆由身起則是正心又先要修身了如何是正心要著某云如從心起則是要著如從身起則是後著也知見覺聞皆從心起情欲畏惡皆從身起人從此處看不分明所以顛倒如看得分明則腑臟官骸個個是性光所攝身心修正豈有兩路工夫○人從身上求心如向國中覓王終爲權貴所亂從心上求身如坐王位覓國只覺殿宇隨身忿懣等項不得其正者只是從身覓心修簡不上戒慎恐懼能

得其正者。只是從心覓身。隱顯分明也。外道七處徵心。只說得意邊諸路。未曾就心中看得。入夷出晉。赫赫如常。○須就夢寐中間。認出神之非形。情之非識。情形動處。其實非心。神識靜中。未必是性。再破神識。以納心端。重合形情。以歸性始。如此十年。洞見天地日月星辰。纔有定靜田地。聖人仰觀俯察。遠近類物。都是坤道。所以必用坤道者。人生託足。便在裏面開口。便是學習。只有敬義直方。不消學習。亦要從靜辨中來。不從靜辨中來。便有無數風霧。遮蓋上面。冰霜之禍。都由學者自爲。豪傑處心不學。積漸所成。有此不屑下學一念。直至亂臣賊子。亦做得去。有此專意下學一念。直至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做得去。草木託根於地。一曲一直。禽鳥孚化於穀。載飛載翔。當其用力。只是本色。一日變化。皆不自知。江水就下。河源出山。匹夫厲志。星蜺變天。此事豈人思想所到。○釋老只是不學。無尊道工夫。便使後來譁張爲幻。如當時肯學。踐迹入室。豈能貽害。至於今日。○問不知人在教化中間。抑在川流裏去。某云。如此問。亦希有。察天察地。不礙飛躍。是教化上事。鳥以空爲實。魚以水爲空。是川流上事也。聖人以天地觀身。以事業觀天地作用。凡世間有形象者。都是吾身文字。有文字者。都是吾身文字。註腳過此以往。只是魚鳥事業。○太極與陰陽。總是一個動極處。正是不動所在。曉得此理。所以隨寓能安。入羣不亂。不要光光在靜坐處。尋起生義。問人不能如仲尼。都在小德中沿流赴海而已。西漢以來。文章人才。各不相似。恐別有氣化在裏面。吾輩困之而不知耳。某云。氣化山川。皆能困人。只有心思通徹天地。仲尼在未學前。只是忠信美質。加五十年學問。便在堯舜文武前頭。只恐忠信無基。爲有無約泰盈虛所蕩耳。○問認得初體分明。只一主靜便了。如何又著敬字。某云。純公亦言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人都於靜處著動。天都於動處

見靜。除是木石，纔得以靜爲體。問若看誠字，直於靜中看得分明。某云：不是敬了，那看得出。上下鳥獸，蟲魚草木，個個是誠。個個與鬼神同體。要就靜中看他根胎，只得百分之一。問如是敬者，卻把上下鳥獸，蟲魚草木，都作天地鬼神看耶？某云：自然是如此。問釋家可有此意思否？某云：他看作石火電光，那得有此意思。○鬼神兩字，只是不睹不聞。中有睹聞，只此便是致知。便是格物，卻借祭祀來說耳。大學首傳，便說此謂誠於中，形於外。這個鬼神，去剔小人之肺肝。中庸下段，又說誠則形，形則著。這個鬼神，去贊聖賢之功德。世間只此兩種鬼神，皆在不睹不聞。有共睹共聞之妙，在與知與能。有不可知不可能之祕。算來只是人心實有此理，動而爲意。此意不誠，便有許多邪魔陰隱，變現手目。此意一誠，便有許多神明聖賢，當身顯現。知之者以爲天命，人性不知者以爲精氣游魂。○問中庸不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言誠，不於天地鳶魚言誠，獨於鬼神言誠，果如程子所謂天地功用造化之迹乎？某云：程張所說鬼神是天地以上事。中庸所說鬼神是人身以上事。心如火也，火輒有形。天地以生物爲心，生便有屈伸，人身以交物爲心，物交便有隱見，都是實形取影。或正或倒，或遠或近。在天爲災祥，在人爲寤寐。在日用爲聽睹形聲，極奇極怪，極平極常。心力大者看鬼神亦大，心力小者看鬼神亦小。精者看精，粗者看粗。善言鬼神者，莫過於易。括之一言曰：以齋戒神明其德，其實只是誠字。不誠的人，看子弟臣友、天地鳶魚，亦無一物誠者。看天下無形無聲無手目無肺肝所在，個個是我心光所照，所以能酬酢一世，變化天下。問如此看來，祭祀之鬼神是爲人心寫照，卜筮之鬼神是爲人心傳響，有形寫照者，見之於祭祀，有聲傳響者，見之於著龜。何處是性命所在？某云：此無形聲者，便是性命所在。問若此者，都是意，意生思想，生妄，如何得道？至誠所

在某云。如此纔要誠。誠意只是慎獨。慎獨者。自一物看到百萬物。現來承受。只如好色惡臭。感目觸鼻。自然曉會。不假推求。所謂知至。知至便是明誠。○問易稱何思何慮。聖人不慮而知。要此能慮何用。某云。極星不動處。纔能轉。爲他能轉。使天下星辰河嶽。都有奠麗。如不能轉。日月經緯。如發車釘。何處得明亮來。○人都說獨中無物。曾子說獨中有十目十手。人都說皮面相覷。夫子獨說肺肝如見。以此見肚皮蓋屋。都是晶亮東西。容隱不得一物半物。好色惡臭。自是人間第一大件。物知相觸。萬法緣由俱從此起。人如曉得竣血交心。聞香捫鼻。便曉得四體百骸。個個有知。不從物來。不從意起。如曉得屋漏透光。肝腸掛面。便曉得瓦礫皮膚。更無一物細不能掩。大不能藏。只此誠意一章。更無餘義。○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如火以炎上爲性。光者是氣。其麗於木而有明暗。有青赤有燥濕。是質。豈是性。水以潤下爲性。流者是氣。其麗於土而有輕重。有晶淖。有甘苦。是質。豈是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之性。亦就理上看來。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會以二氣交感者稱性也。就形色看出天性。是聖人盡性之妙。看天下山川草木。飛潛動植。無一不與吾身相似。此從窮理格物來。○問天之有氣數。亦猶人之有氣質。性無所麗。麗於氣質。命無可見。見於氣數。故言氣質而心性。卽在其中。言氣數而天命。卽在其中。不可分天命爲理。氣數爲數。猶不可分性爲理。氣質爲質也。某云。說合一處。何嘗不合。說精微處。自然要條段分明。說氣數。則有災沴之不同。說天命。則以各正爲體。說氣質。則有智愚之異等。說人性。則以至善爲宗。氣數猶五行之束。分布九野。與晝夜循環。猶人身之有脈絡消息。天命猶不動之極。向離出治。不與斗柄俱旋。卽人身之心性是也。心性不與四肢分咎。天命不與氣數分功。天有福善禍淫。人

有好善惡。中間寂然。感而遂通。在著不得一毫氣質氣數。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只是性命宅子。於不睹聞處見。睹聞於無聲臭處。斷聲臭。纔是宅子上。認著主翁。凡說性命。只要盡心者不欺本心。事事物物。當空照過。撞破琉璃。與天同道。四圍萬里。不見浮雲。○萬物都有個真源。知所由起。知所由止。知擴知充。此一路火光。如從電來。則是隔山雷影。不是本光。如從燈來。則是竈下吹灰。不成獨照。只此一物。通透萬物。要在意識情欲邊。頭認他。如備電燈。以準刻漏也。○天下只是一物。更無兩物。日月四時鬼神天地。亦只是一物。更無兩物。說是兩物者。人所不知。龜亦不知。蒼亦不知了。說是一物者。何以人所不知。龜又能知。蒼又能知。只是人多思慮。如泛海洋。泛看流星。無復南北。到有一定東西。範圍不過。曲成不遺。兩膝貼地。一日一夜。周行十三萬里。若竟此言。只恐世人吐舌也。要知天地只是殼子。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只是脈絡周行丈數。無數聖賢。只爲天地療得心痛。○問物來觸心。知以虛應。知往接物。意緣觸生。虛觸之間。依然無物。豈應心裏有物。癡知某云。如此則天地間盡數是物。何獨爾心無意。無知。須知爾身的有自來。又知爾心的有自受。止涵萬物。動發萬知。函蓋之間。若無此物。日月星辰。一齊墜落。譬如泓水。仰照碧落。上面亦有星光。下面亦有星光。照爾眼中。亦有星光。若無此心。伊誰別察。又如璇臺。四臨曠野。中置安牀。日起此亦不起。月落此亦不落。漢轉斗迴。此不轉迴。依然自在。打破大地二萬一千里。這個心血正在中間。爲他發光。浮在地面。要與山川動植。日月星辰。思量正法也。此處看不明白。禮樂詩書都不消說。○知意心身生千萬物。此千萬物各印爾。如此是博約路頭。通天徹地。○月自不殊。因限異色。既有異眼。亦生異香。孟子說不動心。告子亦說不動心。同一輪車。有生有死。詩說皇皇后帝。佛說衆鬼夜叉。同一空中。有精

有怪。吾儒戒懼。只是仁人孝子。事親事天之常。如無此心。只是鬼奴風犢之具。畏敬有所恐懼。正是明淨。天中辨出雷根。覺子如是無風無雨。何人不說天晴。○或問云。虞廷說人心道心。已犯兩路。何處是太極。定針。某云。人心道心。猶之天道人道。天道極微。難得不思不勉。只要人涵養。漸到從容田地。使微者自宏。人道極危。難得便精便一。只要人擇執。漸到誠明去處。使危者自平。不是此一心。便有理欲善惡。俱出性地也。或問云。如此中原無兩路。何爲又著擇執。費許多圖。惟某云。都是向善一路。但須擇執。乃中中乃精。精乃一。如不到精一執中。猶近遠路頭。如何立命立教。或問云。如夫子說性相近。便還有周程意思。某云。不然。譬如桀紂。無羣小青藍。其初亦近於堯舜。此處便是性善。決說不得堯舜無禹臯。護持必至於桀紂也。繼善成性。是天命合人的道理。繼志述事。是人道合天的道理。譬如祖父遺下產業。此都是極好意思。到其間。田土佳惡。物產精粗。便是肥磽氣質上事。如何說祖父意有善惡也。大濼問樂下段同。○劉器之嘗說格物。反覆其手。曰。只是此處看不透。故須格物。此是從克己處入手。於形色看到天性上。是直捷路頭。邵伯溫亦說格物云。先子內外篇。只是萬物皆備於我。學者格物。只看易詩書春秋。此是從博文處入手。於理義看到至命上。是漸次路頭。古今學者。只是此兩路。顏子喟然之時。才情未竭。夫子誘他於文禮。上作工夫。及至才情竭後。鑽仰莫從。仁義禮樂。漸成墮黜。看一身聰明。都無著處。此是復見天心時候。學者須兼此兩路工夫。莫作南頓北漸。誤墮禪門也。

諸儒學案下五

忠節金伯玉先生銘

金鉉字伯玉。其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崇禎戊辰進士。就揚州教職。轉國子博士。陞工部主事。奄人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欲以屬禮待司官。先生累疏爭之。遂引疾歸。彝憲奏彈落職。讀書十二年。甲申二月。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賊陷大同。先生請徹宣府。監視中官。恐於中掣肘。不無僨事之虞。崑任撫臣。賊騎未便窺宣也。不報。已而宣之迎賊者。果中官杜勳也。京城失守。先生朝服拜母而哭。曰。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至御河投水而死。年三十五。母夫人章氏亦投井死。初先生巡視。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嘗歸以語弟。至是而驗。先生卒後。家人簡其書籍。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先生未必前知。然真識所至。自能冥契。從來不足異也。先生曾問學於戴山先師。某過其家。門巷蕭然。殘杯冷炙。都中縉紳之士。清修如先生者。蓋僅見耳。

語錄

言動便要濟人利物。靜中中正和平之意爲之根。不得自淪枯寂。○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懼於不睹聞。靜而無靜也。言行之謹慎。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慎恐懼也。謹信也。其皆神之所爲乎。其卽所謂天理乎。○敬之至。便是仁。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卽萬物皆備於是矣。存養省察四字。盡了聖學。致知力行。總在此四字中矣。外

此而他求。不支離。便懸遠。○湛然無一物時。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勿失。萬物各得其所時。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著。所謂一以貫之者也。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此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此便是憧憧往來。○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贊地之事。咸是己私。不必功名色貨。有一毫物我隔膜。卽知玄妙之胸。亦錯認本體。馴致害物傷人。○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不爲他物所勝。此處工夫較之平常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妥貼處。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金聲字正希。徽之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己巳十一月。京師戒嚴。上焦勞失措。先生新被知遇。不忍坐視。因言通州昌平爲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倚賴。天津漕糧湊集。防禦尤急。未敢謂見將足任也。草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屢薦未用。願仗陛下威靈。用申甫練敢戰之士。以爲披亢擣虛之舉。疏入。立召申甫。授都指揮僉書副總兵。以先生兼山東道御史。監其軍。申甫本遊僧。嘗夜觀乾象。語朝士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患在躡旬。未幾而兵動。故先生信之。申甫造戰車。旣倉卒取辦。而所給軍士又多募自街兒丐戶。十二月丁卯。以七千人戰於蘆溝橋。大師繞出車後。車不得轉。全軍覆沒。先生亦遂謝歸。流賊震驚。先生團練義勇。以保鄉邦。癸未春。鳳督馬士英調黔兵勦寇。肆掠新安。先生率鄉勇盡殲之。士英劾奏。有旨逮問。先生於道上疏言。士英不能節制兵卒。上直先生召復原官。會母卒。未上而國變。南渡。隍右僉都御史。先生不出。士英深忌之。凡馬阮所仇之君子。多避地焉。國亡後。先生城守如故。及新安破。執



至白下及之。賦詩云：九死靡他悲烈廟。一師無濟負南陽。讀者悲之。南陽乃思文初封地也。先生精於佛學。以無心爲至。其餘欲力行。無非欲至於無心也。充無心之所至。則當先生所遇之境。隨順萬事而無情。皆可以無心了之。而先生起爐作竈。受事慷慨。無乃所行非所學歟。先生有言。不問動靜。期於循理。此是儒家本領。先生雜之佛學中。穿透而出。便不可謂先生事業純是佛家種草耳。然先生畢竟有葱嶺習氣者。其言逆境之來。非我自招。亦是天心仁愛之至。未嘗不順之。而順乃不過爲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作一註解。聖門之學。但見一義字。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初不見有生死順逆也。

### 天命解

譬之水焉。性猶水也。道猶江河也。性之於道。猶水之必就下而行。地中爲江河也。言本天命。猶歸大海也。無以壅水而自行。地非率性之道乎。有以濬地而後達水。非修道之教乎。功績爲水。而用力在治地。教指爲性。而用力乃在修道。○天命也。性也。道也。一而已矣。不能必天下無不離道之人。而能定天下有必不可離之道。道有時而可離。則性有時而可不率也。性有時而可不率。則天有時而不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有時而不命。則萬物或幾乎息矣。然則中庸曷不曰性也者。不可須臾不率也。可不率。非性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天命之性。人所不覩。所不聞也。立乎所睹。所聞之地。而達於所不睹。所不聞之天者。則爲道衡之乎此。而後其離合之故。可得而自見也。其於天命順逆之故。可得而自明也。其言亦猶之曰。天命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云爾。○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蓋爲虛位。非有實體也。道之爲言。猶云萬物各得其所焉。爾。物有萬變。而必隨時變易。以成若吾天命之性。此卽不變之道也。水

無分於東西以及萬方。而必不能無分於上下。其所謂下。必至於海而後息。物無分於剛柔陰陽仁義。竊兩端以及萬變。而必不能無分於道與非道。其所謂道。必至於天命而後已。人可須臾離道。是水亦可須臾而不行於地中也。須臾離道。是則須臾而自絕於天。自隕厥命也。而安得不戒慎恐懼。○此所不視所不聞。人以爲隱微耳。不知天下固莫有見於斯。顯於斯者也。惟此隱微爲至顯至見也。且自此隱微而外。無復有見焉。顯焉者也。惟此隱微爲獨顯獨見也。如鏡現象全體一鏡。離鏡體別無影象可得。故君子慎之。慎之何也。人之於天命。有若無視焉者矣。若無聞焉者矣。進而求之。戒慎焉。其將視所未視。恐慎焉。其將聞所未聞。而未也。惟此一實。餘二非真。瞪目而視之。無非是也。傾耳而聞之。無非是也。無別觀也。無別聞也。有別觀焉。有別聞焉。卽謂悖天而褻命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以此爲慎其獨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至於四而大變備矣。寒熱燥濕。物之情也。春夏秋冬。天之時也。人具一天命之性。而感於物。有受有不受。受之爲好。不受爲惡。故大學舉好惡。繇是而析焉。喜者好之初也。樂者好之竟也。怒者惡之初也。哀者惡之竟也。於是四性舉而性之大變亦備矣。故中庸舉喜怒哀樂。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其喜怒哀樂之性。能自主而自繇也。其所不受物。莫能強納。其所受物。莫能強奪也。所喜所怒。所哀所樂之事。雖因乎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之具。實係乎我。忽喜忽怒。忽哀忽樂之態。雖存乎人。而應喜應怒。應哀應樂之則。實本乎天。本乎天者。惟其本無喜。本無怒。本無哀。本無樂。是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故其於未發也。則謂之中。而於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喜怒哀樂之用於天下也。大之爲生殺。次之爲予奪。又其下者爲趨避。蓋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大小不同。無不皆有以用之也。喜天下之

所喜。怒天下之所怒。哀天下之所哀。樂天下之所樂。如此則其所喜樂。必其有便於天下者也。其所哀怒。必其有害於天下者也。而天地位矣。萬物育矣。○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故其神明之屬。求其所自。則舉而名之爲天。體質之屬。原其所自。則總而名之爲地。故夫可觀可聞者。皆地之屬也。其所不觀所不聞。而爲睹聞者。則曰天也。人之生也。稱受命於天。而不稱受命於地。極德之至也。稱上天之載。而不并稱天地之覆載。命無二受。尊無二上也。論量陽全而陰半。易稱坤元。統於乾元。朱子曰。天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乎地之中。天不獨職覆。亦具兼載。論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惟乾道變化。首出庶物。至於坤厚。雖德合無疆。不過順承而已。先則迷矣。後則得主而利矣。此謂定位。故以地從天。則治。以天從地。則亂。

證心

古人云。無一法可當情。又云。擬心爲犯戒。得味爲破齋。信知此事。真容纖毫不得。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才有一法當情。須知此心全體已被障却。故知諸法。無論細大精粗。究其極處。無一而不爲心害者也。故事心者。必須見心。見心者。亦初不必別求。心見。去其害心者而已。○才見有心。便非心。盡處。心體露。故往往曰。盡其心。今學者。每曰。學道學無心。無心境界。豈是如今掩耳偷鈴。死兜兜地。百不思。百不想。百不知。百不會。而自以爲無心耶。會須此心實盡。盡却。欲覓一心。了不可得耳。今人誰不曰。我學無心。我今百思想不起矣。但一遇緣。千種萬狀。殊形異體。紛紜而來。莫知其所自。豈能望古人之反欲覓一心。而了不可得者耶。○心既以一無愛憎爲盡矣。爲無心矣。然則遇境逢緣。一無鑑別。而與爲模稜。與爲浮沉。夢夢以終其身乎。曰。是不然。惟真無愛憎之人。而後可以鑑別天下之法。而用其愛憎。雖終日熾。然用其愛憎。而

實無所愛憎。蓋惟無心而後可以爲萬物立心。惟無心而後可以見萬物之心。故也。見萬物之心。而後可以爲自見其心。見萬物之心爲見心。但自見其心。不可以爲見心也。故必至於不自見其心。而後爲見心。故覓心了不可得。至哉。弗以易矣。○應須打疊。教此心淨盡。無往不利。無處不得用。只爲此心不淨盡。向來及今。空過了許多好時光。錯了許多好事件。動靜者物也。心不屬動靜。雖不屬動靜。而未嘗不動。未嘗不靜。役其心於芸芸。而不知此心行所無事之常住也。灰其心於寂寂。而不知此心周旋萬變之如珠走盤也。有曰。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斂。又有曰。流水不盡。戶樞不朽。大抵心法無所不有。於天下之物。雖至粗至惡。無不可以喻心者。於天下之物。雖至精至美。無一可以盡喻此心者。

應事

問曰。愚今時學問。大約只是讀書窮理。靜坐居敬。逼迫得心路稍覺開通。神氣稍覺清明。於此等時。遇事當前。平日所棘手疑難者。爾時殊有歷歷楚楚。清順安適之意。然事務之來。與讀書靜坐之時相稱。則所獲足供所用。有如紛紜沓至。又不支矣。爲之奈何。或曰。功夫無間於動靜。陽明先生有言。不問有事無事。總是幹辦此一件事。不可以靜坐讀書時。作精神之獲入來。應事作務時。爲精神之用出去。若誠如陽明先生所云。則於應事作務。盡算得收拾整頓精神進入之時矣。又何供應不支之足云。請得更疏暢其說。曰。人情莫不違苦而就樂。故樂則生矣。樂之所在。不問動靜。期於循理。雖日在嘈雜場中。油油然也。雖境有順逆。事有難易。而吾所以待之者。順亦如是。逆亦如是。難亦如是。易亦如是。安如貼如。未嘗有變易也。精神以樂且日生。而更不支之是患。與問曰。順逆難易。空談道理。誠哉如所言矣。請一驗之事乎。先以順

逆境言之。所云逆境。如恥辱在於幾微。可以不顧。進之唾罵惡聲。入於吾耳。可以不聽。又進之而饑寒迫於肌膚。又進之而箠杖及於體骨。又進之而刀鋸絕命。又進之而鼎鑊糜沸。令之必死。而又不令即死。當恁麼時。此心能道一句順之則順乎否。至於事之難易。其最難者。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事在旦夕。危於呼吸。君父簡命。諠不得辭。當恁麼時。又能道一句易之則易乎否。或曰。此處正所謂順之則順。易之則易者也。凡順逆境之來。必有所自。萬無無因而至者。且如我行一事。本無大過。且是善行。而卽此一事。遂以得禍。此似無因。殊不知我此事。縱不相招。我生平豈遂無一念一事。足以相招者。苟我生平有一事一念。此我自知此一禍。正適應此一事一念。則此一禍。正我此一事一念之藥石矣。卽我生平果潔淨之至。無一事一念。足以招此禍者。則必我此一事。或可謂善。而實未必盡善。或事善。此中未必純善。如精金一塊。內尙微雜礮氣。則此一禍者。又適爲我一爐精金之猛火矣。故逆境之來。庸俗人盡以爲適然。而知者莫不以爲固然也。且不但以爲固然。而實見其有所由然。不但以爲有所由然。而實見其爲天心仁愛之至。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當恁麼時。夫安得而不順以實順。若乃事勢之難。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時。若我平時曾膺此任。則定思患預防爲先事之計。所不必言。若壞於前人。則必先外度其敵。內度其國。上度其君。下度其身。實據已見所及。告人以今日所當爲者。而又實據己力所能。告人以今日所必不可爲者。可以辭。則推舉所知之賢能。實勝己者。以濟國家之事。不可辭。而後以身當之。其當事也。不可以自用。自用則孤。不可以任人。任人則危。不問其見出於人。見出於己。見出於智。見出於愚。而要其事情之確然有據。可以信心而不疑者。則斷而行之。不俟終日。疑則闕焉。若其疑而不決。而其事又不可以闕焉。置之。

者。則姑權於利害輕重大小之間。以爲行止焉。其亦庶乎其不至於大失矣。若其事有萬不可知。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古之君子。嘗言之矣。其極不過如前所云逆境之至。至於絕命而止也。天下事雖至重至大。至深至遠。其必以次第而見。次第而成。如持斧析薪。熟火熟食。循理則治。燦然指掌。輕若反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將此身交付造物。大光明海中。任他安置。聽他成就。不留絲毫牽枝蔓葉。拖泥帶水。夫又安得而不易乎。問者曰。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害者逆之也。難之也。直養者。順而易也。非曰能之。敬識其意。願從事以終身焉。後半段乃先生致命遂志之本。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朱天麟字震青。吳之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其鄉試出先忠端之門。授饒州府推官。選爲翰林院編修。從亡司票擬。罷官而卒。先生端志讀書。好深湛之思。以僻書怪事。子虛烏有。詮易讀之。汗漫恍惚。而實以寓其胸中所得。有蒙莊之風焉。與人言。蟬聯不自休。未嘗一及世事。明末士大夫之學道者。類入宗門。如黃端伯。蔡懋德。馬世奇。金聲。錢啟忠。皆是也。先生則出入儒釋之間。諸公皆以忠義垂名。天壤夫宗門無善無惡。事理雙遺。有無不著。故萬事瓦裂。惡名埋沒之夫。一入其中。逍遙而便無愧怍。諸公之忠義。總是血心。未能融化。宗風未許謂之知性。後人見學佛之徒。忠義出焉。遂以此爲佛學中所有。儒者亦遂謂佛學無礙於忠孝。不知此血性不可埋沒之處。誠之不可掩。吾儒真種子。切勿因諸公而誤認也。

與金正希書

盡心存心兩語。尊旨劈提盡心一句。撇倒存心下截。弟瞿然疑之。鄙見心只是一若處。豈不雜。居靜不枯。

作止垢淨。有無斷常。泯然消化者。卽西竺古先生。涅不生。槃不滅之妙心也。在我夫子。卽意必固我四絕者。是猶龍氏亦云。眞常應物。常應常靜。此不待擬議。不假思惟。如如不動。一了百了。所謂能盡其心者。與大資性人。一喝放下。直見本來。朝聞道。夕死可矣。凡夫肉團。未遽能爾。所以上士教之曰。曉得起滅去處。生死大事。方決又轉。一語曰。果見得起滅的是誰。滅亦由汝。不滅亦由汝。或卽盡其心。不必存其心之意。與弟又以見得起滅的是誰。仍是不起不滅者。然一時偶識得。而隨緣放曠。恐錯認本來。或逐處發憤。尋求。又虞非觀自在法門。故鄙見亟欲以存心爲渡筏。適尊旨又以著一存心。便同存意。譬之水上削波。波何能平。說得極切隱病。然顧其存心何如。若把一心去存。屬言何辯。卽曰。我存心在這裏。執著還類放馳。皆由未識其心耳。所云其心者。意生不順生意。滅不隨滅。一切聲塵感觸。遞有去來。此心初何去來。祇緣結習之久。染著意念。聲塵汨汨。與波波搖水動。漸失妙明。是以學者要當去來現在心。不可得時。認出元本眞靈。存存又存。不在內外中間。一毫無起滅來去。先儒強名之曰。湛然虛明氣象。雖然隔境想及。信口說到易耳。試參十二時中。稍得一刻平衡。不失昏散而冷。便失拘檢而燥。所以存心比之養火。溫溫得中。良非易易。若念起卽除。又存心中。照了消磨緊著。非一味向意根上扒平。如以掌按波之謂也。至於未發不爽其惺。已發不遷其寂。頭頭現成。處處灑脫。則又知性天動靜不失其時。本等頑鈍如弟。雖遇上智。伸拳樹拂。不啻隔靴卽一棒。非關眞痛。故欲從存其心上。勉強從事。殊見爲難。若直揭盡心一句。固是頂門一針。然謂事理二障。種種難盡。何以一識認其心。便能了當。且其心何以當下便識認得。噫。中庸不可能也。門人金夢文識。

虔中偶言

山川草木皆有明神。若將我殼子罩他頭上，依舊是人。○外邊色響投胸，皮肉闌之不住，內裏情思赴物，門壁隔之不能。凡夫內外尚合，而况聖心。○痛癢卽知，知實不曾痛癢。○當念起時，憬然無起，於不起處，亦不求滅，其唯靜照有恆乎。○鬼神不瞰人之形，專測人之意，毋意則鬼神莫知，陰陽能束我以氣，難縛我於虛，致虛則陰陽莫治。○問身當天崩地坼，我在何處，曰：今天地完好時，那便是汝。每日事事相乘，一事偶歇，旋又無事討事做矣。此際須要常省，便不多事，不失事，纔得事事見個性靈耳。○事到頭來，拚將頭頂著做去，反得自由。○我欲築室深山，視花木開謝爲春秋，不問甲子，或曰：每年一本歷書，何嘗擾汝。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之容城人。舉鄉書，初尙節俠，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之獄，先後爲之頓舍。其子弟與鹿忠節之父舉旆擊鼓，斂義士之錢以救之，不足則使其弟啓美、匹馬走塞外，求援於高陽，逆奄之焰如火之燎原，先生焦頭爛額，赴之不顧也。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家有北海亭，名稱其實焉。其後一變而爲理學，卜居百原山，康節之遺址也。其鄉人皆從而化之。先生家貧，遇有宴會，先時蕭然一榻耳。至期則倚卓瓶罍，不戒而集。北方之學者，大槩出於其門。先生之所至，雖不知其淺深，使喪亂之餘，猶知有講學一脈者，要不可泯也。所著大者有理學宗傳，特表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張明公、邵康節、朱文公、陸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羅文恭、顧端文十一子爲宗，以嗣孟子之後。諸儒別爲考以次之，可謂別出手眼者矣。歲癸丑，作詩寄義，勉以叢山薪傳，讀而愧之。時年九十矣，又二年卒。



歲寒集

自渾朴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冶鑄之手。○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目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侵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問陽明無善無惡之心之體，曰：陽明初亦言至善，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之可言，亦猶之乎至善也，非告子之所謂無善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爲人，而天地何以清寧，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爲理，其運旋處爲氣，指爲二，不可渾爲一，不可。○問性也有命，命也有性，性命是一是二，曰：性也有命，是就見在去尋源頭，不得認形骸爲塊然之物，命也有性，是就源頭還他見在，不得以於穆爲窈然之精，盡性立命，不容混而爲一，亦不容截而爲二。○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

○五十守貧卽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邇聞志是其命。甚覺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堯舜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於天。○念菴云。戒慎不觀。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工口訣也。白沙云。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爲害也。白沙是對積學之人說。念菴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飾於其見其聞之際。而隱微未懷。祇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目十手之嚴。而跼蹐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症之藥。○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卽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人生在世。逐日擾攘。全無自得。尋其根源。除怨天尤人。別無甚事。○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辭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卷五十八

東林學案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旣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卽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黨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

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臯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眞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閹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虜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楫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東林學案一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常之無錫人。父學四子，先生次三。其季允成也。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然不樂。父謂之曰：昔韓戚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爲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

禱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卻一問。夫子不知禱之說，何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蓋問道於方山。薛先生乎？方山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萬歷丙子，舉鄉試第一。庚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時江陵當國，先生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風期相許，時稱爲三解元。上書吳縣言時政得失，無所隱避。江陵謂吳縣曰：聞有三元會，皆貴門生，公知之乎？吳縣以不知對。江陵病，百官爲之齋醮。同官署先生名。先生聞之，馳往削去。壬午轉吏部，尋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大計京朝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剛方爲婁江所忌，工部尙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或甚之曰：公何不許辛，與之同罷。相君且德公矣。起鳴如其甚，給事竝論辛何，辛何果同罷。先生上疏分別君子小人，刺及執政。謫桂陽州判官。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曾謫桂陽，先生以前賢過化之地，扁所居曰愧軒。戊子移理處州。明年丁憂，辛卯補泉州，尋擢考功司主事。三王竝封詔下，先生率四司爭之，疏九不可得止。癸巳內計，太宰孫清簡考功郎趙忠毅，盡斥小人，朝署爲之一清。政府大悲，忠毅降調外任。先生言臣與南星同事，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不報。轉稽勛司，適鄒忠介請去。婁江言文書房傳旨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婁江語塞，自嚴嵩以來，內閣合六部之權而攬之。吏部至王國光、楊巍，指使若奴婢。陸五臺始正統均之體，孫清簡守而不變。婁江於是欲用羅萬化爲冢宰。先生不可。卒用陳恭介。婁江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爲非。外

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相與笑而罷陸文選司郎中當是時推用君子多不得志婁江一切歸過於先生乘婁江假沐之間悉推君子之久誦者奏輒得可婁江無以難也會推閣員婁江復欲用羅萬化先生又不可與太宰各疏所知七人無不合者太宰大喜上之七人者多不爲時論所喜而召舊輔王山陰尤婁江之所不便也遂削先生籍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毗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先生之蒞焉先生論學與世爲體嘗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營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爲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山陰山陰儒且老不爲衆所憚於是小人謀召婁江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爲文二篇號夢語寐語譏切之江西參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偏復忌刻摧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拜官之日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於舊相特爲東林所期許得入戊申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考選命下新資臺諫附和東林者十八九益相與咀嚼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三才以豪傑自許一時君子所屬望爲冢宰總憲者也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富平復起爲太宰富平前與沈嘉禾爭丁右武計事

分爲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洒濯嘉禾。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淮撫。勿墮壬人計。富平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爲怨府。辛亥內訌。富平斥崑宣黨魁七人。小人喧喧而起。儀部丁長孺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十三。先生卒後。福清亦罷相。德清用事。臺諫右東林者竝出。他傍附者皆以爲法。譎向之罪。申王沈朱者不復口及。而東林獨爲天下大忌諱矣。天啓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郝忠介請錄遺賢。贈太常寺卿。逆奄之亂。小人作東林點將錄。天監錄。同志錄。以導之。凡海內君子。不論有無干涉。一切指爲東林黨人。以御史石三畏言。削奪先生崇禎二年。贈吏部右侍郎。諡曰端文。先生深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卽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勸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於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辯難不遺餘力。以爲壞天下之法。自斯言始。按陽明先生教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有善有惡之意。以念爲意也。知善知惡。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卽性也。陽明於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爲善去惡。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良知是本體。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蓋上二句淺言之。下二句深言之。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今錯會陽明之立論。將謂心之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使善惡相爲對待。無善無惡一語。不能自別於告子矣。陽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其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乃復以

性無善無不善。自墮其說乎。且旣以無善無惡爲性體。則知善知惡之知。流爲籠幾。陽明何以又言良知是未發之中乎。是故心無善念無惡念。而不昧善惡之知。未嘗不在此至善也。錢啓新曰。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爲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已不至蔓延爲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爲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嗚呼。天泉證道。龍谿之累。陽明多矣。

小心齋劄記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參合之。始得。○識仁說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及觀世之號爲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誰已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然後知程子之意遠矣。○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性卽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卽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爲心也。皆喫緊爲人語。○或問致良知之說。何如。曰。今之談良知者。盈天下。猶似在離合之間也。蓋徵諸孟子之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竊爲仁義爲性。愛敬爲情。知愛知敬爲才。良知二字。蓋通性情才而言之者也。乃主良知者。旣曰吾所謂知。是體而非用。馭良知者。又曰彼所謂知。是用而非體。恐不免各墮一邊見矣。曰。有言良知卽仁義禮智之智。又有言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孰當曰似也。而未盡也。夫良知一也。在惻隱爲仁。在羞惡爲義。在辭讓爲禮。在分別爲智。非可定以何德名之也。只因知字與智字通。故認知爲用者。旣專以分別屬之。認知爲



體者。又專以智屬之。恐亦不免各墮邊見矣。性體也。情用也。曰知曰能。才也。體用之間也。是故性無爲而才有爲。情有專屬。而才無專屬。惟有爲則仁義禮智。一切憑其發揮。有似乎用。所以說者謂之用也。惟無專屬。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切歸其統率。有似乎體。所以說者謂之體也。陽明先生揭致知特點出一個良字。又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其言殊有斟酌。○性太極也。知曰良知。所謂乾元也。能曰良能。所謂坤元也。不慮言易也。不學言簡也。故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卻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妄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氣。告子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個空。求字打破。工夫也。只是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許行何如。曰其竝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高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個空。與告子一般意思。但告子深許行淺。許行空卻外面的。告子空卻裏面的。○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耳。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告子之旨蓋如此。○訟卦義。有君子之訟。有小人之訟。君子之訟。主於自訟。九五是也。小人

之訟。主於訟人。餘五爻是也。○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段心事。個個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忸怩。自然不肯齒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爲家當。○丙戌。余晤孟我疆。我疆問曰。唐仁卿魚元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遂得爲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周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愚不能釋然耳。仁卿曰。善早聞足下之言。向者從祀一疏。尙合有商量也。○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言空者。以似亂真。○人須是一個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真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問。又於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無所不至矣。○異教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不如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爲親切。於此體貼。未生前都在其中矣。○一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道。余謂季時曰。卽此可以辯儒佛。凡諸所以爲此者。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爲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真精神。迥然不同處。季時曰。此特愚夫。

愚婦之所爲耳。有識者必不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感也真。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應也真。真之爲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個悟字。蓋有懲於禪門耳。到這裏，又未嘗諱言悟也。○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無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或問魯齋草廬之出仕，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於其地，而草廬故國人嘗舉進士歟？曰：固是，亦尙有說。考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令子孫識其處足矣。此分明表所仕之非得已，又分明認所仕爲非，愧恨之意，溢於言表。絕不一毫文飾也。乃草廬居之不疑，以爲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爲不可者，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自其心論之也。唐仁卿痛疾心學之說，予曰：墨子言仁而賊仁，仁無罪也。楊子言義而賊義，義無罪也。世儒言心而賊心，心無罪也。仁卿曰：楊墨之於仁義，只在跡上模擬，其得其失人皆見之。而今一切托之於心，無形無影，何處究詰二者之流害？孰大孰小？吾安得不惡言心乎？予曰：只提出性字作主，這心便有管束。孔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卽性也。季時曰：性字大，矩字嚴。尤見聖人用意之密。仁卿曰：然。○佛法至釋迦一變，蓋迦葉以上有人倫，釋迦棄人倫矣。至達磨再變，釋迦之教圓達磨之教主頓矣。至五宗三變，黃梅以前猶有含蓄，以後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看矣。此雲門所以無可奈何，而有一拳打殺，喂卻狗子之說也。或曰：何爲爾爾？由他門畢竟呈出個伎倆來，便不免落窠臼。任是千般播弄，會須有盡。○孔孟之言，看生死甚輕，以生死爲輕，則情累不干，爲能全其所以生，所以死。

以生死爲重。則惟規規焉。軀殼之知。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佛氏之謂生死事大。正不知其所以大也。○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衆人見有形之生死。不見無形之生死。故常以有形者爲主。聖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爲主。○邇來講識仁說孝。多失其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於渾然與物同體。則恣意舉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恣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既於義禮智信放過。卽所謂渾然與物同體者。亦只窺見備統意思而已。既於誠敬存之放過。卽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亦只窺見脫洒意思而已。是并其半而失之也。○康齋曰。錄有曰。君子常常喫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朱子之釋格物。其義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一原。語格則約之以四言。或者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筭。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如此收得盡耳。議者獨執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則過矣。○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爲上格。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弗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卽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徹上徹下語也。○不學不慮。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此猶就聖人孩提分

上說若就性上看。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個。沒些子界限。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日性也有命焉。是推到人生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卻源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竊然而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卻見在。認於穆爲竊然之物也。○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孟子之論性命。備發其旨。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爲合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爲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此。○道者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夙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福。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然無所憑依。而法窮矣。○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教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

是卽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二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季時謂添一語。衆人本形。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予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爲世詬也。○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求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思。○有駁良知之說者曰。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余曰。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爲知。何啻千里。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如何靠得。他作主。余曰。知善知惡。是曰良知。假令善惡雜出。分別何在。曰。所求者。既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余曰。卽本體爲工夫。何能非所卽工夫爲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之言操心也。孰爲操之。孟子之言存心也。孰爲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曰。傳習錄中一段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耳。陽明言良知卽天理。若二子窺見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栖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接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盾也。余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良知。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見。恨無從就正耳。按。樵秦一段。係記者之誤。故劉先生將此刪去。○問孟子道性善。更不說性如何樣善。只道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可謂善也。可見性中原無處著個善。卽令反觀善在何處。

曰。我且問。卽今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何拈出。曰。如此我且不問性在何處。但問性與善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卻說。恁著不著。○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爲聖人。○何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人者。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耿司農擇家僮四人。每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內一人從心隱問計。心隱授以六字。曰。一分買一分賣。又益以四字。曰。頓買零賣。其人用之起家。至數萬試思兩言。至平易至巧妙。以此處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其心術正固。是有用才也。○喫緊只在識性。識得時。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識不得時。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總與自性無干。○謂之善。定是不思不勉。謂之不思不勉。尙未必便是善。○伍容菴曰。心旣無善。知安得良。其言自相悖。○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只此一語。五宗俱應下拜。發謂至棒喝而禪學又大壞。○余弱冠時。好言禪。久之意頗厭。而不言。又久之恥而不言。至於今。乃畏而不言。羅近溪於此最深。及見其子讀大慧語錄。輒呵之。卽管東溟亦曰。吾於子弟。竝未曾與語。及此。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覺爲性。語理則無不同。自人而禽獸。而草木。而瓦石。一也。雖欲二之。而不可得也。語覺則有不同矣。是故瓦石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草木之覺。草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禽獸之覺。禽獸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人之覺。雖欲一之。而不可得也。今將以無不同者爲性乎。以有不同者爲性乎。○史際明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幾謂常人附於君子。亦君子之窮也。常人未必眞能爲君子。則小人并疑君子爲常人。而得以藉口矣。此東林君子。

往往爲依附者所累也。○玉池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於其未發求之。何如。曰。陽明之於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之所最喫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遺未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竝舉心意知物。自不得不以心爲本體。既以心爲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屬心。既以無善無惡屬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屬良知。參互觀之。原自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爲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於良知竝有發明。而於陽明全提之旨。似均之契悟未盡也。○近世喜言無善無惡。就而卽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真無善也。只是不著於善耳。予竊以爲經言無方無體。是恐著了方體也。言無聲無臭。是恐著了聲臭也。言不識不知。是恐著了識知也。何者。吾之心。原是超出方體聲臭識知之外也。至於善。卽是心之本色。說恁著不著。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聰否。又如孝子。還可說莫著於孝否。如忠臣。還可說莫著於忠否。昔陽明遭寧藩之變。日夕念其親不置。門人問曰。得無著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著。斯言足以破之矣。○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是无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個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綠塵。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



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閤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舍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安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卽孔孟復作。其奈之何哉。問本朝之學。惟白沙陽明爲透。悟陽明不及見白沙。而與其高弟張東所。湛甘泉相往復。白沙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居夷處困。悟出良知。良知似卽端倪。何以他日又關其勿忘勿助。曰。陽明目空千古。直是不數白沙。故生平竝無一語及之。至勿忘勿助之關。乃是平地生波。白沙曷嘗丟卻有事。只言勿忘勿助。非惟白沙。從來亦無此等呆議論也。○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商語

丁長孺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猶妄意插脚道中。此討便宜的學問也。○博文是開拓工夫。約禮是收斂工夫。○乾坤一闢一闢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王龍谿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於陽明。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谿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又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予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景逸所云不做功夫的本體也。今日戒慎恐懼是本體。卽不睹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此矣。凡說工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

景逸所云不識本體的功夫也。今日不睹不聞是功夫。卽戒慎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此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床下之床也。○金玉瓦礫之喻。殊覺不倫。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若判然。若就眼上看金玉瓦礫均之爲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爲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體以知用也。○或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淺之乎。其視性矣。竊意善者萬德之總名。虛明湛寂皆善之別名也。名曰清虛湛一則得名曰善。則不得十與二五。有以異乎。將無淺之乎其視善也。○孟子不特道情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情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都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眼觀通身皆道也。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然費個轉語便不自然。假如有人於此。揭兼愛爲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也。不同。揭爲我爲義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不同也。人還肯之否。○古之言性者出於一。今之言性者出於二。出於一統乎太極而爲言也。出於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賦於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

云是用非體。卽以明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其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形有方所。是極實的物事。易於凝滯。要其所以爲形。本之天命之散而成用也。其亦何嘗不虛也。耳順則有方所者。悉歸融化。實而能虛。不局於有矣。心無方所。是極虛的物事。易於走作。乃其所以爲心。本之天命之聚而成體也。其亦何嘗不實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方所者。悉歸調伏。虛而能實。不蕩於無矣。○鄧定宇秋游記。有天也不做他地。地也不做他聖人。聖人也不做他龍溪極賞之。新本刪去此三語。是此老百尺竿頭進步。惟恐發人之狂。預爲掃蕩也。○高景逸曰。果是透性之人。卽言收攝。不會加得些子。若未透性。卽言自然。不免加了自然底意思。況借自然。易流懶散。借收攝。可討入頭。故聖賢立教。必通上下。照古今。若以今日禪家的話頭。去駁孔子語。語是病。不知聖賢所以至今無病者。正在此也。陽明之良知至矣。暨其末流。上者益上。下者益下。則非陽明本旨也。江右先達。如羅念菴。於此每有教正。王塘南於此每有調停。便俱受不透性之譏矣。心之所以爲心。非血肉之謂也。應有個根。根處。性是已。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墮在情識之內。籠而不精。天之所以爲天。非窈冥之謂也。應有個著落處。性是已。舍性言天。其究也。必且求諸常人之外。虛而不實。

### 論學書

陽明先生曰。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是也。此兩言者。某竊疑之。夫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幾何。惟聖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或駁。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

真吾見其難也。故此兩言者，其爲聖人設乎？則聖人之心，雖千百載，而上下冥合符契，可以考不謬。侯不惑，無有求之而不得者，其爲學者設乎？則學者之去聖人遠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於此正應沈潛玩味，虛衷以俟，更爲質諸先覺，考諸古訓，退而益加培養，洗心宥密，俾其渾然者，果無媿於聖人如是，而猶不得，然後徐斷，其是非未晚也。苟不能然而徒以兩言橫於胸中，得則是，不得則非，其勢必至自尊自用，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脚六經，無復忌憚，不亦誤乎？陽明嘗曰：心卽理也，某何敢非之，然而談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可以言心卽理。七十以前，尚不知如何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卽理。三月以後，尚不知如何也。若漫曰：心卽理也，吾問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顛倒而失措哉！與李見羅○心在人欲上，便是放在天理上，便是收。天理本內也，因而象之曰：在內。人欲本外也，因而象之曰：在外。非有方所可求，知此則知把舵之所在矣。今日著意收他，恐收卽成礙，任其走作。腔子裏何物把舵，似只在方所上揣摩，而不於理欲關頭討個分曉，將來恰成一弄精魂漢，乃放心非求放心也。復唐大光○南昌有朱以功布衣，行修言道，慥慥君子也。足與章本清布衣頡頏。後先暇中可物色之，與孟白○以功有朱布衣集，多所發明，向嘗見之，今失其本，容當訪問。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第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籠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夫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然旣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其下一語。

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卻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個虛寂。又恐人養成一個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屬咐。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撓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菴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使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鳩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同上。

### 當下釋

當下者卽當時也。此是各人日用間。現現成成一條大路。但要知有個源頭在何也。吾性合下具足。所以當下卽是合下。以本體言。通攝見在過去未來。最爲圓滿。當下以對境言。論見在不論過去未來。最爲的切。究而言之。所謂本體。原非於對境之外。另有一物。而所謂過去未來。要亦不離於見在也。特具足者。委是人人具足。而卽是者。尙未必一一皆是耳。是故認得合下明白。乃能識得當下。認得當下明白。乃能完得合下。此須細細參求。未可率爾也。○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嘖。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卽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爲之充詘矣。遇貧賤。鮮不爲之隕穫矣。遇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遇顛沛。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關也。到此眞令人肝腑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耳。○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亦與聖人同。大概言之耳。究其所以卻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眞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是爲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之眞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昔李襄敏講學。諸友競辨良知。發一問曰。堯舜孔子。豈不同爲萬世之師。今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個良知。就不下車堯舜廟而觀。則安於堯舜廟者。固是個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個習心耳。良知何在。衆皆茫然無對。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時四川僉事張世則上疏，謂程朱之學不能誠意，壞宋一代之風俗。進所著《大學古本初義》，欲施行天下。一改革句之舊。先生上疏駁之，寢其進書。婁江再入輔政，驅除異己六十餘人。以趙用賢望重，示意鄭材楊應宿託其絕婚去之。先生劾錫爵聲言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微，不勝作好作惡之私。譎揭陽，添註典史半載而歸。遂與顧涇陽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爲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一正事，發一正論，俱目之爲東林黨人。天啓改元，先生在林下已二十八年。起爲光祿寺丞，陞少卿，署寺事。孫宗伯明春秋之義，劾舊輔方從哲。先生會議持之益力。輔太常大理，晉太僕卿，乞差還里。甲子卽家，起刑部侍郎，逆奄魏忠賢亂政，先生謂同志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倒倉之法，惟有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其論與先忠端公相合。總憲缺，先忠端公上速推憲臣，慎簡名賢，疏意在先生也。陞左都御史，糾大貪御史崔呈秀，依律遣戍。亡何逆奄與魏廣徵合謀，借會推晉撫一事，蠱空朝署。先生遂歸。明年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削籍爲民。毀其東林書院。丙寅又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及忠端公七人。緹帥將至，先生夜半書遺疏自沈。止水三月十七也。年六十有五。疏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崇禎初，逆奄呈秀伏誅，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陰子諡忠憲，其自序爲學之次第云：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名，復陽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

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在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名懋忠來講。李見羅修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略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明、吳子往名志遠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勘酬。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舞。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心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蓆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



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卽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練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質，卽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人。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瀾漫布護，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學問。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卽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

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常常。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常。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劉先生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先生之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爲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並進。先生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爲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先生又曰。人心明卽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謂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夫善豈有形象。亦非有一善從而知之。知之推極處。卽至善也。致良知正是止至善。安得謂其相遠。總之致知格物無先後之可言。格物者。申明致之一字。格物卽在致之中。未有能致而不謂之格物者。先生謂有不格物之致知。則其所致者何事。故必以外窮事物之理爲格物。則可言陽明之致知。不在於格物。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卽是天理。則陽明之致知。卽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於陽明。反覺多所扞格耳。

語

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窮之。至乎其極。致良知也。○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

○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學者以知至爲悟，不悟不足以爲學，故格物爲要。○無工夫則爲私欲牽引於外，有工夫則爲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卽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卽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心無一事之爲敬。○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不知敬之卽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心如何能無適，故須窮理。識其本體所以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故居敬窮理，只是一事。○朱子立主敬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敬者，總不出此。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一著意便不是。蓋此心神明難犯，手勢惟整齊嚴肅，有妙存焉。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絕不犯手也。○人心放他自由不得。○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爲法，以寄其心者，皆害心者也。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深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故如履如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則形容坦坦蕩蕩，澄然無事之象也。○真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心卽精神，不外馳卽內凝，有意疑之反梧之矣。○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蓋天地之

心充塞於人身者爲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卽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卽大腔子也。○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虛靈不昧之謂。思是心之容。於心爲用。著事之思。又是思之用也。○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卽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何以謂心本仁。仁者生生之謂。天只是一箇生。故仁卽天也。天在人身爲心。故本心爲仁。其不仁者。心蔽於私。非其本然也。○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轉輸。其死也。特脫其閹關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理亦靜。兩者交資互益。以理氣本非二。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延平門下至教也。若徒以氣而已。動卽失之。何益哉。○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朱子曰。必因其已發而遂明之。省察之法也。吾則曰。必因其未發而遂明之。體認之法也。其體明。其用益明矣。○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其實無一事。不要惹事。○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命也。在易則爲中正。聖人卦卦拈出。示人。此處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人心明卽是天理。○旣得後須放開。蓋性體廣大。有得者。自能放開。不然。還只是守。不是得。蓋非有意放開也。○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以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事者。不可曰明善。○龜山門下相傳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是靜中見性之法。靜中觀者。卽是未發者也。觀不是思。思則發矣。此爲初

學者引而至之之善誘也。○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大易教人。息息造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來者漸也。既已來矣。豈可逃乎。辨之於蚤。如地中無此種子。秧從何來。○繼之者善。是萬物資始。成之者性。是各正性命。元特爲善之長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繼之者皆此善也。○利貞者性情也。成這物。方有這性。故至利貞。始言性情。○伊川說游魂爲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游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卽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況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天地間感應二者。循還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聖人祈天永命。皆造命也。我由命造。命由我造。但知委順。而不知順道。非知命者也。○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撒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繫累也。○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拚。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真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弑父與君。無所不至。○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

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劄記

心無出入所持者志也。○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人心纔覺。便在腔子裏。不可著意。○有憤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無憤無樂。只是悠悠。○天然一念現前。能爲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當下卽是此默識要法也。然安知其當下果何如。朱子曰。提醒處卽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此方是真當下。○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工夫。只是一懼字。○窮至無妄處方是理。

說類

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疑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靜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靜坐說。○前靜坐說。觀之猶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

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卽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靜坐說後。○凡人之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現。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雜念。只是一念。所謂主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示學○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爲自家本色。原來冰清玉潔。著不得些子汙穢。纔些子汙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所謂道也。同上。○爲善必須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既是添來。今宜減去。減之又減。以至於滅。無可滅。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爲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爲善說。○今人所謂天。以爲蒼蒼在上者云耳。不知九天而上。九地而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何以謂之天。何以爲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爲天也。所以爲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知天說。○昔朱子初年。以人自有生。卽有知識。念念遷革。初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卽萬起萬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未發者。卽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爲

心中者。心之所以爲體。寂然不動者也。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爲喻。謂未叩時。原是驚天動地。已叩時。原自寂天寞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說微矣。而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爲天命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於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爲無未發時者。失其義矣。去發說。○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鍼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異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簣意同。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心性說。○老氏氣也。佛氏心也。聖人之學。乃所謂性學。老氏之所謂心。所謂性。則氣而已。佛氏之所謂性。則心而已。非氣心性有二。其習異也。性者天理也。外此以爲氣。故氣爲老氏之氣。外此以爲心。故心爲佛氏之心。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心亦性也。或者以二氏言虛無。遂諱虛無。非也。虛之與實。有之與無。同義而異名。至慮



乃至質。至無乃至有二氏之異。非異於此也。性形而上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老氏之氣極於不可名。不可道。佛氏之心極於不可思。不可議。皆形而上者也。二氏之異。又非異於道器也。其端緒之異。天理而已。氣心性說。○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二語關涉不小。了此卽聖人良止心法。胡廬山以爲心卽理也。舍心而求諸物。遺內而徇外。舍本而逐末也。嗚呼。天下豈有心外之物哉。當其寂也。心爲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爲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心爲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皆與物爲體。心爲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物皆與心爲用。體用一源。不可得而二也。物顯乎心。心妙乎物。妙物之心。無物於心。無物於心而後能物物。故君子不從心以爲理。但循物而爲義。不從心爲理者公也。循物爲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己。八元當舉。當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良背行庭。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也。彼徒知昭昭靈靈者爲心。而外天下之物。是心爲無矩之心。以應天下之物。師心自用而已。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理義說。○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天地間性有萬殊者。形而已矣。以人物言之。人形直而靈。獸形橫而蠢。以人言之。形清而靈。形濁而蠢。故史傳所載商臣伯石之類。皆形也。形異而氣亦異。氣異而性亦異。非性異也。弗虛弗靈。性弗著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染未深之時。未始不可爲善。故曰相近。然而質美者習於善。易習於惡。難質惡者習於惡。易習於善。難上智下愚。則氣質美惡之極。有必不肯習於善。必不肯習於惡也。故有形以後。皆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非學不復。故曰學以變化氣質爲主。或疑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不可分性爲二者。非也。論性於成形之後。猶論水於淨垢器中。道著性字。只

是此性道著水字。只是此水豈有二耶。或又疑性自性。氣質自氣質。不可混而一之者。亦非也。天地之道。爲物不貳。故性卽是氣。氣卽成質。惡人之性。如垢器盛水。清者已垢。垢者亦水也。明乎氣質之性。而後知天下有自幼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說。○凡了悟者。皆乾也。修持者皆坤也。人從迷中。忽覺其非。此屬乾知。一覺之後。遵道而行。此屬坤能。皆乾坤端倪。而非其體。乍悟復迷。乍作復止。未足據也。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畜之上九。畜極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開。方是乾知。知之既真。故守之必力。細行克矜。小物克謹。視聽言動。防如關津。鎮如山岳。方是坤能。譬之於穀。乾者陽。發生耳。根苗花實皆坤也。蓋乾知其始。坤成其終。無坤不成物也。故學者了悟。在片時。修持在畢世。若曰悟矣。一切冒嫌疑。毀藩籬。曰吾道甚大。奈何爲此拘拘者。則有生無成。苗不秀。秀不實。惜哉。乾坤說。○真放下。乃真操存。真操存。乃真放下。心存誠敬。至於死生不動。更有何物不放下。耶。若謂心存誠敬。胸中有誠敬。則拳拳服膺。胸中有一善乎。本體本無可指。聖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極有多方。聖人爲拈一敬字。都願請益。

辨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誠心正。而後格物也。陽明辨。○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

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而爲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同上。

### 論學書

平昔自認，以此心惺然常明者爲道心，惟知學者有之，蚩蚩之氓無有也。卽其平旦幾希，因物感觸，倏明倏晦，如金在鑛，但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如水凝冰，但可謂之冰，不可謂之水。而先生乃曰：僮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初甚疑之，已而體認，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乃是把握之意，而蚩蚩之民，有如鳶飛魚躍，出於任天之便者，反有合於不識不知之帝則，特彼日用不知耳。然則無覺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自然者爲真，稍涉安排，卽非本色矣。與許敬菴○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荅顧涇陽○格物之功，非一，其要歸於知本。知修身爲本，而本之天下，無餘事矣。蓋格來格去，知得世間總無身外之理，總無修外之工，正其本，萬事理更不向外著一念。如此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豈不是止至善也。程朱錯認，此謂知本是闕文，而謂格致別有傳，遂令修身爲本二節無歸著。後世知得此，謂知本是原文，而謂格物只格本末，又令格物致知之工，無下手假令一無知識之人，不使讀書講論，如朱子四格法，而專令格本末，其有入乎同上。○諸老之中，塘南可謂洞澈心意者矣。然以愚見窺之，尙有未究竟在何則。聖人之學，上下一貫，故其表裏精蘊，無不兼到。舉要而言，循理而已。循理使無事，卽無思無爲之謂也。今徒曰無思無爲，得手者自不至遺棄事物，然已啓遺棄事物之弊矣。如曰止於至善，有何名相倚著。

之可言。至矣極矣。今必曰無善無惡。又須下轉語曰無善無惡。乃所以爲至善也。明者自可會通。然而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墮行檢者十之九矣。無思無爲者。卽無善無惡之謂也。未離知解。則未離門戶。未離門戶。則未離倚著倚著易知。而無倚著之倚著難知也。故曰尙有未究竟在聖人之道。至易至簡。無可名言。故曰予欲無言。惟其無可言。故其可言者。人倫日用之常而已。所以愈淺而愈深。愈卑而愈高。愈顯而愈微。然而如之何。而可使人見本體也。曰此在人之信。而非可以無思無爲。無善無惡。轉令人走向別處去也。如易曰乾元亨利貞。如言人仁義禮智之謂也。停停常常。本體如是而已。信得及者。別無一事。日用常行人倫事物。無令少有汙壞而已。此所以爲至易至簡也。同上。○善卽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也。夫善洋洋乎盈眸而是矣。不明此則耳目心志。一無著落處。其所學者。僞而已矣。然其機竅在於心。人心反復入身來。故能向上尋去。下學而上達也。答馮少墟。○方寸卽宇宙也。世人漫視爲方寸耳。顧非窮究到名言不立之地。爲名言而已。非存養於思慮未發之先。爲思慮而已。名言思慮。爲憧憧之朋。從而已。答劉念菴。○理者心也。窮之者亦心也。但未窮之心。不可爲理。未窮之理。不可爲心。此處非窮參妙悟不可。悟則物物有天然之則。日用之間。物還其則而已。無與焉。如是而已。同上。○心一也。黏於軀殼者爲人心。卽爲識發於義理者爲道心。卽爲覺。非果有兩心。然一轉則天地懸隔。謂之覺矣。猶以爲形而下者。乘於氣機也。視聽持行皆物也。其則乃性也。佛氏以擎拳豎拂。連水搬柴。總是神通妙用。蓋以縱橫豎直。無非是性。而毫釐之差。則於則上辨之。凡事稍不合。則必有不安。此見天然自有之中。毫髮差池。不得若觀佛氏於彝倫之際。多所未安。彼卻不顧也。同上。○敬者絕無之盡也。有毫釐絲

忽在。便不是。有敬字在。亦不是。同上。○存養此心純熟。至精微純一之地。則卽心卽性。不必言合。如其未也。則如朱子曰。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不嫌於分割也。與錢啓新。○貨色二字。落脚便成禽獸。與揭陽先生。○自昔聖賢。兢兢業業。不敢縱口說一句大膽話。今卻不然。天下人不敢說底話。但是學問中人。說以心性之虛。見爲名教罪人者多矣。與管東溥。○某洗心待益。但見本性。本無常變。變動他不得。一切變幻。皆銷歸於此。候趙儔鶴。○嘗妄意以爲今日之學。甯守先儒之說。拘拘爲尋行數墨。而不敢談玄說妙。自陷於不知之妄作。甯稟前哲之矩。徑徑爲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於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倘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悅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踏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答葉蚤。○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不得。與羅匡湖。○戒懼慎獨。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著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於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不爲我有。試體行不懼心時。還是此件否耶。答秋庭。○不患本體不明。只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處不合。惟患分殊處有差。必做處十分酸澀。得處方能十分通透。復錢漸菴。○知危者便是道心。同上。○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處。此體一顯卽顯。無漸次可待。澈此則爲明心。一點至善。是真宰處。此體愈窮愈微。有層級可言。澈此方爲知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何層級。曰所謂層級。就人見處言。身到此處。見到此處。進一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常常處。方是天則。此卽窮理之謂也。或曰虛到極處。便見至善。豈虛是虛。善是善。曰只看人入處。何如從窮理入者。卽虛是理。虛是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者。卽氣是虛。仁義

禮智只是虛靈知覺。緣心性非一非二。只在毫芒眇忽間故也。同上。○某與李先生見羅稍異者。以格物致知而知本。以知本爲物格。知至耳。至於主意。則在知止工夫。則在知本一也。吾人日用。何曾頃刻離著格物。開眼便是開口。便是動念。便是善格物者。時時知本善知本者。時時格物。格透一分。則本地透一分。止地透一分耳。與徐國禹。○復元聖賢也。見在已是康齋等輩矣。說者謂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修。心境靜樂。如享現成家當者然。其日漸月摩。私欲淨盡。原與豁然者一般。卽敬軒亦不見作此樣工夫。至其易簣之詩。此心惟覺性天通。則是豁然境界。不可謂其不悟。復元再肯進此一步。則幾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心已定。疊得去。日用已洒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卽樂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卽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內。便不是直也。論辛復元。○辛全字復元。家貧。十七八。纔知讀書。卽有志聖學。三十不娶。友人勸之始娶室。不赴試。當事挽之。屢於學宮崇禎時。以薦舉入朝。所著有樂天集。養心錄。然其人胸中憤憤。急欲自見。劉先生曰。辛復元儒而僞者也。馮君諷禪而僞者也。君諷衙州人林增志。師之。○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答吳安節。○人生處順境好過。卻險。處逆境難過。卻穩。世味一些靠不著。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著。只是世味插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過矣。同上。○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與吳子徵。○心體無有形體。無有邊際。無有內外。無有出入。停停當當。直下直上。不容絲毫人力。但昏雜時。略綽喚醒。一醒卽是本體。

昭然現前更不待認而後合。待認而合。則與道爲二。反戾急迫躁擾矣。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鬯。○此道既爾充塞。形色卽是天性。但隨有所在。一切整齊嚴肅。許大乾坤樞紐在此。總無餘事矣。俱同上。○居平日取聖賢書。循循而讀之。內體諸身而合。外應之事而順。自不覺其篤信而深好之。故自學庸語孟周程張朱諸書而外。不敢泛有所讀。確守師說。亦不敢自立所見。出而應世。一秉其所信。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濟於其間。答史玉池。○爲己之根未深。怒於毀者必喜於譽。卽是平日所爲好事。不過欲入道得一個好於自己的性分。都無干涉。同上。○躬行君子。聖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爲律。身爲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爲未得。故不悟之修。止是粧飾。不修之悟。止是見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文而已。豈躬行之謂哉。答廬康候。○某自甲午年赴謫所。從萬山中磐石上。露出本來面目。修持十五年。祇覺一毛尚在。去年一化。方知水窮山盡處耳。雖然。聖解一破立盡。凡情萬疊難銷。古德收之爲牛。某則小之爲君。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答盟洞觀。○廊廟山林。俱各有事。在山林者。一念不空。卽非真體。有民社者。一念不實。亦非真空。同上。○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個念頭。卽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與丁子行。○足下契禪獨深。而好觀程子遺書。先入之言。主張於內。爲力甚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崇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大熾足下才高力強。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真。則不若靜守禪宗。答劉直州。○李先生獨揭止修之旨。自頂至踵。皆爲實地頭。無動無靜。皆爲實工夫。其意徹矣。其功大矣。善學者得之。則此聖賢之言。皆見下落。如五味

之相濟而不相爲病。不善學者舉一廢百，亦有不覺其相爲抵牾者何也。聖人之言寬而不迫，雖至於千變萬化，而道則一也。李先生提綱挈領之教，說近於執，執則迫矣。故某以爲既得其大本，則宜益涵泳聖賢之言，而寬以居之，斯爲不失李先生之意也。與羅止菴○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語而儒禪判矣。答汪儀賓○陽明先生於朱子格物，若未嘗涉其藩者，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而不本於格物，遂認明德爲無善無惡，故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學實其明也。卽心卽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學虛其明也。是心非性，心性豈有二哉。則所從入者，有毫釐之辨也。答方本菴○體卽是用，用卽是體，雖不容分，然用寂是體，體發是用，亦不容混。一觀而用寂矣。所謂觀未發者如是，若徒觀其氣象，何啻千里人能知用寂之體，只於此立本乃真復也。與吳觀寧○寂卽是易發卽是爻同上○此事疑之甚難，散之甚易，道豈有聚散乎。正欲疑此無聚散者，故本體本無散，工夫只是疑。與周季純○學問只要一絲不掛其體方真，體旣真，用自裕，到真用工夫時，卽工夫一切放下，方是工夫同上○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與李子靜○學問在知性而已，知性者明善也。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言上會者淺，象上會者深。此象在心，得其正時識取，心得其正，心中無事時也。與陳似水○於穆之真，絕無聲臭，安得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是刀鋸鼎鑊之所不能及，安得有死生。但在日用煉習，純是此件，卽真無死生耳。與孫祺○都下近傳姑蘇詞林作六君子弔忠文，想如丈教正實其說矣。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著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與劉念庵。

雜著

默而識之曰悟。循而體之曰修。修之則彝倫日用也。悟之則神化性命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與天地同流。如此而已矣。今之爲悟者。或攝心而乍見心境之開明。或專氣而乍得氣機之宣暢。以是爲悟。遂欲舉吾聖人明善誠身之教。一掃而無之。決隄防以自恣。滅是非而安心。謂可以了生死。嗚呼。其不至於率禽獸食人而人相食不止矣。近思錄序。○聖人言道。未嘗諱言無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無臭者。不可言。言人倫庶物而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是之謂天則。聖人之學。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萬變在人。實無一事。無之極也。是故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勳。而不可亂也。彼外善以爲性。故物曰外物。窮事物之理曰徇外。直欲一掃而無之。不知心有未盡。不可得而無也。理有未窮。心不可得而盡也。今以私欲未淨之心。遽遣之使無。其勢必有所不能。則不得不別爲攝心之法。外人倫庶物而用其心。至於倫物之間。知之不明。處之不當。居之不安。將紛擾滋甚。而欲其無也。愈不可得矣。是故以理爲主。順而因之。而不有者。吾之所謂無也。以理爲障。逆而掃之。而不有者。彼之所謂無也。許敬菴語要序。○陽明先生所謂善。非性善之善也。何也。彼所謂有善有惡者。意之勳。則是以善屬之意也。其所謂善。第曰善念云爾。所謂無善。第曰無念云爾。吾以善爲性。彼以善爲念也。

吾以善自人生而靜以上。彼以善自吾性感動而後也。故曰非吾所謂性善之善也。吾所謂善元也。萬物之所資始而資生也。烏得而無之。故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元。萬之而萬行。爲物不二者也。天下無無念之心。患其不一於善耳。一於善卽性也。今不念於善而念於無。無一念也。若曰患其著焉。著於善。著於無。一著也。著善則拘著無則蕩。拘與蕩之患。倍蓰無算。故聖人之教。必使人格物。以格而善明。則有善而無著。今懼其著。至夷善於惡而無之人。遂將視善如惡而去之。大亂之道也。故曰足以亂教。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善。蓋懇懇焉。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爲善也。旣無之矣。又使爲之。是無食而使食也。方本莊性善釋序。○至日閉關。關心關也。其紛念爲商旅。其真宰爲后。商旅不行則內固。后而省方則外馳。闔乾坤之門。而爲關。斯爲闔乾坤之戶。而爲盛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一畫縮之。點朱吟序。○諸賢之登斯堂也。有不離雖肅肅者乎。此雖離肅肅之時。有喜乎。有怒乎。有哀樂乎。抑有思慮乎。無有也。所謂未發也。善之體也。一反觀而明矣。此反觀者何物也。心也。明德也。性寂而靜。心能觀之情發而動。心能節之。此心之所以純乎性情而明德之所以體用乎。至善也。格致之法也。桐川會巖記序。○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崇文會語序。○論語二十篇不言心。第兩言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則固有遠仁踰矩之心矣。自致良知之宗。揭學者遂認知爲性。一切隨知流轉。張皇恍惚。其以恣情任欲亦附於作用變化之妙。而迷復久矣。尊聞錄序。○耳目手足者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者性也。本來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

工夫也。修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徹者，認物以爲則，不知欲修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須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無本體也。馮少塘集序。○感應所以爲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應，聖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所以爲義。佛氏以因果如是，儒人以果報之說，所以爲利。感應精序。○今人欽欽焉，目明耳聰，手恭足重，心空空而無適於斯時也，徹內外非天乎？天非性乎？性非善乎？以其爲人之本色，無纖毫欠缺，無纖毫汗染，而謂之善也，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謂道。故學莫難於見其本色，見本色斯見性矣。程子以學者須先識仁，而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夫學豈可廢防檢窮索？欲人識防檢窮索之非本色，辨其非本色者，卽知其本色，知其本色，則防檢窮索皆本色也。曹真字集序。○學欲其得之心而已，無所得，諸其心，則物也；物也，有所得，諸其心，則物也；物自爲物，故物不關於性，物融爲知，則性不累於物，如此而已矣。敦則韻律序。○古之至人，以變易成其不易，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自少壯而老，身體髮膚日遷日謝，變易矣，而心不易也；夫人之心，思營爲萬起萬滅，變易矣，而性不易也。吾萬起萬滅者，注之於是而不二焉，是爲以變易成其不易，久之而熟，道義成性，向之萬起萬滅者，轉而爲萬變萬化之妙，是爲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之夢也，其遊魂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無質無體，與有質有體者不異，然遊魂爲變，變而不可知者，以其昧而不靈，至成性而遊魂始靈，故大人通晝夜而知守其不易也。王應學齋序。○人之率然而動，皆欲也，惕然而慮，皆理也，欲動而慮止，則得天之分，而安危存亡治亂之機也。應得集序。○太極者，理之極至處也，其在人心，湛然無欲，卽其體也。先儒云：心卽太極。此語須善會，無欲之心，乃真心，真心斯太極矣。若但見其無形，無方無際而已，是見也，有所見，便是妄。善悟易篇。○凡大面

可至於聖人者。只在慎獨。獨者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是卽知其爲是。非卽知其爲非。非由思而得。非由慮而知。卽此是天。卽此是地。卽此是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個。知得這個可畏。卽便是敬。不欺瞞。這個卽便是誠。一一依這本色。卽便是明。帝帝。○覺者心也。敬者身也。今人四體不端。見君子而後肅焉。端焉。所以不安者。非由見君子而然。其性然也。見君子而性斯顯耳。故心覺而身敬者。坤承乾也。乾坤合德。則形性渾融。久而熟。凡而聖矣。同上。○陸古樵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此下皆三時記。○陸粹明。韓古樵。廣東新會人。從潮陽蕭自龍學。以主靜爲宗。余深喜其言。聞其謂子微曰。靜後覺真氣。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誤認主靜之旨也。○明月臨江。不能飲酒。亦覺幽蘊內攻。不暢諸外。蓬牕隱坐。深自克省。知前功之不切。手勢一轉。○李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又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照管提撕。使之常止。常止則身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余則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割爲己爲人之介。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身修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修身爲本。聖訓昭然千古。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且晝必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

至。此工夫喫緊沈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個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儂倒。此不過先儒舊說，見羅則自謂孔曾的傳，恐決不入也。○余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齋與言格物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說，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之，而於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澄默，功倍尋常，故胸中益洒洒，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學之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必欲篡位於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知，又粧上格物，極費工力，所以左籠右罩，顛倒重複，定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鍼，而欲強繙其鴛鴦，其亦誤矣。○蕭自麓臨別謂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余深然之。○或曰：至善自性體，宋儒如何認作極功。余曰：公自認作極功，朱子未嘗如此說。門人問曰：至善是各造其極，然後爲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又曰：至善是些子恰好處。天理人心之極致也。公且看人心，若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何等境界，還算不得性體否。曰：一草一木皆要格，如何。余曰：公看上下文否。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欲專求性情，故推而廣之曰：性情固切，草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人欲泛觀物理，則又曰：致知當知至善所在，若徒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一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草木。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問者疑一物格則萬物皆通，故云。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明日又格，積習多，然後有貫通處耳。此於道理何

疑。豈曾限定公一日只格得一物耶。○許敬菴先生之學。以無欲爲主。自是迥別世儒。不必以大學論難。合也。當時濂溪無欲之學。大學未經表章。反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爲大學。執此病彼。氣象局促耳。

講義

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只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不論矩章。○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約也處不得。樂也處不得。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不仁者。愈約愈局。更無過活處。愈樂愈放。更無收斂處。約樂章。○所謂一。不是只說一個心。是說這個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貫章。○人果能見得天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一動於欲。便礙於理。如兩造然。遂內自訟。一訟則天理常伸。人欲消屈。而過不形於外矣。故曰見性斯能見過。見過斯能復性。見過章。○忠信是天生人的原來本色。聖賢好學。不過是還他本色。若不學。便逐日澆散。非是把忠信做個基本。忠信之外。又有甚學問也。十室之邑章。○人生何處有一毫不停當。何處有一毫不圓滿。自家做得不停當。覺得不圓滿。皆是有生以後。添出來勾當。添出來念頭。原初本色。何曾有此。但一直照他本色。終日欽欽。不迷失了。故物便到聖人地位也。只如此人之生也。直章。○中卽吾之身心是也。庸卽吾之日用是也。身心何以爲中。只潔潔淨淨。廓然大公。便是身心。不是中能廓然無物。卽身心是中也。日用何以謂之庸。只平平常常物來順應。便是日用。不是庸能順事無情。卽日用是庸也。到這裏一絲不掛。是個極。

至處。上面更無去處也。中庸共至章。○仁是生生之理。充塞天地。人身道體都是。何曾有去來。有內外。自  
入生而靜以後。誘物爲欲。遂認欲爲心。迷不知反耳。若一念反求。此反求者卽仁也。別尋個仁。卽誤矣。曰  
如此不疑認心爲性乎。何以言心不違仁。曰心性不是兩個。程子謂人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  
學而上達也。心是形而下者。仁是形而上者。達則卽心卽仁。不達則心只是心。看人自得何如。仁道章。○  
孔門心法極難看。不是懸空守這一個心。只隨時隨處隨事隨物。各當其則。蓋心不是別物。就是大化流  
行。與萬物爲體的。若事物上差失。就是這個差失。學者不知本領。只去事物上求。卻離了本知。是本領要  
守住。這個心又礙了物。皆謂之不仁。學如不及章。○生生之謂易。無刻不生。則無刻不易。無刻不易。則無  
刻不逝。但不可得而見。可見者無如川流。此是人的性體。若有生以來。此個真體變做憧憧妄念。一般流  
行運用。不舍晝夜。遂沈迷不反學。者但猛自反觀。此憧憧者在何處了。不可得妄不可得。卽是真也。緣真  
變妄。故轉妄卽真。如掌反覆。朱子欲學者時時省察。不使毫髮間斷。不是教人將省察念頭。接續不間斷。  
此真體原自不舍晝夜。人間斷他不得。但有轉變耳。時時省察。不令轉變。久之而熟。乃爲成德也。川上章。  
○今人錯認敬字。謂纔說敬。便著在敬上了。此正不是敬。凡人心下膠膠擾擾。只緣不敬。若敬便豁然無  
事了。豈有敬而著個敬在胸中爲障礙之理。修己以敬章。○除卻聖人全知。一徹俱徹。以下便分兩路。一  
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一者在靈明知覺。默識默成去。此兩者之分。孟子於夫子微見。陰兆。陸子於  
朱子遂成異同。本朝文清文成。便是兩樣。字內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兩者遞傳之後。  
各有所弊。知及之章。○人只有這一點明察。是異於禽獸處。明察者何也。乃知覺運動中之天。則仁義禮

智中之靈竅。然這個明察。人人具足。知誘物化以後。都變作私智小慧。在世情俗見中。全不向人倫庶物上來。所以不著不察。然一轉頭。私智小慧。又都作真明真察。這一轉亦惟人能之。禽獸不能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孟子拈出情字才字。證性之善。然人之爲不善。畢竟從何而來。爲卽才也。非才之罪。是誰之罪。歟。曰。不思之罪也。思非今人泛然思慮之思。是反觀也。吾輩試自反觀。此中空空洞洞。不見一物。卽性體也。告子便認作無善無不善。不知此乃仁義禮智也。何者。當無感時。故見其無及感物而動。便有惻隱四者出來。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隨順他天然本色。應付而去。是可以爲善者。乃才也。若不思。則是蠢然一物。信著耳目口鼻四肢逐物而去。仁義禮智之才。皆爲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才非性之才矣。然則爲不善。豈才之罪。乃若其情。○心之所同然。不是輕易說得的。只看口之於味。必須易牙之味。天下方同。耳之於聲。必須師曠之音。天下方同。目之於色。必須子都之姣。天下方同。不然。畢竟有然有不然者。說不得同嗜同聽同美也。心之理義。何以見得天下同然。須是悅心者方是。卽如今人說一句話。處一件事。到十分妥當的方。人人同然。稍有不到。便不盡同。所以理必曰窮理。義必曰精義。不到至處。喚不得理。義不足以悅心。不足以同於天下。○子弟章。○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空。卽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卽爲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卽爲性。澄之則清。便爲理。清之則濁。便爲欲。理是存主於中。欲是枯亡於外。如何能澄之使清。一是天道自然之養。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然之養。操存是也。牛山之木章。○氣之精靈爲心。心之充塞爲氣。非有二也。心正則氣清。氣清則心正。亦非有二也。養氣工夫在持志。持其志。便不措於物。是終日常息也。息者止息也。萬念營營。一齊止息。



胸中不著絲毫。是之謂息。今人以呼吸爲息。謬矣。同上。○放如流放竄殪之放。必有個安置所在。或在聲色。或在名利。才知得放便在這裏。放心章。

會語

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卽是格物。○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著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踉過。便是困而不學。○聖學正脈。只以窮理爲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棹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污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卽躲藏一賊。不知也。○問靜中何以格物。曰。格物不是尋一個物來格。但看身心安妥。稍不安妥。格其因甚不安妥是也。問既安妥。如何。曰。體認此安妥。亦格物也。○學問先要知性。性上不容一物。無欲便是性。○無爲其所不爲。是孟子道性善處。性中原無物。因其所本無。故不爲不欲。若只在不爲不欲上求。吾人終日除不爲不欲之時。須有空缺。此空缺時。作何工夫。○問言性。則故而已矣。之故。曰。故者。所謂原來頭也。只看赤子。他只是原來本色。何嘗有許多造作。○心氣分別。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學者於理氣心性。須要分析明白。延平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認天理。便明理性。○問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天只是天。一落人身。故喚做命。命字卽天字也。○易言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吾輩一語一默。一作一息。何等神妙。凡民不知。胡亂把這神都做壞了。學者便須時時照管。胸中無事。則真氣充溢於中。而諸邪不能入。○整菴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如人身爲一物。物便有境。只在萬殊上論。

本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敬字只是個正字。伊川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個正字。顯諸仁。卽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風一動。枝葉蔚然。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卽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腳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而言也。氣節而不問學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淺。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徹。胡敬齋如何。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陽明象山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籠於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敬齋康齋與尹和靖子夏一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問告子是強持否。曰。他到是自然的。問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阿者也。謂之自然外道。問整菴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曰。學問俱有一個脈絡。宋之朱陸亦然。陸子之學。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略處。朱子卻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爲教。使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太能包得陸子。陸子籠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通書及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籠處。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體貼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卽我之言行矣。曹月川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略闡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問劉誠意先曾出仕。而後佐太祖。何如。曰。焉有天生真主。爲天下掃除禍亂。旣抱大才。而不

輔之者乎。誠意之差，差在前此之輕出。○問王龍溪辭受不明，必良知之學誤之也。曰：良知何嘗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又問龍溪之差，恐亦陽明教處。未加謹嚴，曰：陽明未免有放鬆處。○一向不知象山陽明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敬義原非二物，假如外面正衣冠，尊瞻視，而心裏不敬，久則便傾倚了。假如內面主敬，而威儀不整，久則便放倒了。所以聖人說敬義立而德不孤，難久者只是德孤。德孤者內外不相養，身心不相攝也。

## 卷五十九

### 東林學案二

####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錢一本字國端，別號啓新，常州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授廬陵知縣。入爲福建道御史，劾江西巡按祝大舟逮之。貪風始衰，又劾時相假明旨以塞言語，請崇祀羅文毅、羅文恭、陳布衣、曹學正，已而巡按廣西皇太子册立改期，上言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卽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又有二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曾不顧國本動搖，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視。疏留中。踰四月，給事孟養浩亦以國本爲言，內批廷杖，并削先生籍。歸築經正堂以講學。東林書院成，與顧端文分主講席。黨禍起，小人以東

林爲正鶴。端文謠詠無虛日。而先生不爲弋者所慕。先生之將歿也。豫營窆窆。掘地得錢。兆在庚戌。賦詩曰。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夬行應不再次且。如期而逝。蓋丁巳九月。月建爲庚戌也。天啓二年壬戌。贈太僕寺少卿。予祭一壇。先生之學。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故以工夫爲主。一粒穀種。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終是死粒。人卽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儻也。此言深中學者之病。至謂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夫性爲自然之生理。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聖不能成。愚不能虧。以成虧論性。失之矣。先生深於易學。所著有像象管見。象鈔續鈔。演九疇爲四千六百八爻。有辭有象。占驗吉凶。名範衍類。儒學正脈。名源編匯。編錄時政名邸鈔。語錄名臆語。

臆語

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卻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稜角多。全無渾涵氣象。何以學爲。○毋信俗耳庸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卽高明廣大氣象。朱子曰。人之情僞。固有不得不察。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也。○在聖人分上說。無二而非一。在凡人分上說。無一而非二。時時處處。因二以求其一。便是學的頭面。○性體不現。總是血氣用事之夫。○聖人所謂無聲臭耳。非無天載也。無思無爲耳。非無易也。無伐無施耳。非無善勞也。○操有破有載之心。以立於世。何時滾出太極圈來。○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不是未形與形交界處。亦不是有無過接處。動之著爲已形。爲念爲慮。動之微爲未形。爲意爲幾。誠意研幾。慎獨。異名而一。

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事無兩。不於事外正心。不於心外有事。心事打成一片。此所以爲集義。必有事焉。而又正心。必有事焉。而唯正心。皆襲皆取。○心者三才主宰之總名。天地之心。天地之主宰。人心人之道心。只單以人言心。一而不三通。天地人以言心。一而三。三而一。別無兩心。謂人心道心。八字打開。謂道心爲主。人心聽命。謂性是先天太極之理。心兼後天妙氣。性是合虛與氣。心是合性與知覺。俱要理會通透。○以三才言生理性也。以三才言主宰心也。一而不三。無主心。非其心矣。一而不三。不生性。非其性矣。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心性不合。一都無根。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與仁不合。一都是違。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心矩不合。一都是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則心存。不仁則亡。禮則心存。無禮則亡。若曰存之於心。而不忘仁禮。皆心中之魄。魄物矣。○同此一息之時。同此一息之氣。有以之生。有以之死。有以之存。有以之亡。便見生死存亡。只一氣恁地滾出。不窮底。又見物各一極。斷然不相假借底。○聖學率性禪學除情。此毫釐千里之辨。○聖賢教人下手。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異端教人下手。芟柞蕘稗。謂了妄卽真。恐天下並無蕘稗。去就有五穀熟之理。○卦必三畫。見得戴天履地者人。非是以一人爲人。必聯合天地而後爲人。○迦文丐首也。坐談虛空。誰爲生養。只得乞以乞率人。廉恥喪盡。是以凡涉足釋途者。廉隅都無可觀。○不可以知爲識。亦不可以徧物之知爲格物。○告子曰。生之謂性。全不消爲。故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柶捲。此卽禪宗無修證之說。不知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存。世儒有專談本體。而不說工夫者。其誤原於告子。○萬物皆備。我也。體物不遺。心也。離物言我。失我遺物。認心失心。單言致知。亦是無頭學問。須從格物起手。○不見頭腦之人。儘饒有定靜工夫。

如池沼之水澄靜無汨。豈不亦號爲清泉。然終不稱活水。○朱子於四書集註。悔其誤已。誤人不小。又欲更定本義。而未能。後人以信守朱說爲崇事朱子。此徒以小人之心事朱子耳。○孟子說求放心。求仁也。不仁則心放。仁則心存。後學忘源失委。以心爲心。而不以仁爲心。知所以求心。而不知所以求仁。卽念念操存。頃刻不違。祇存得一個虛腔子耳。豈所以爲心耶。○本物於身之謂格。性地有覺之謂學。○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不在踐履處求。悉空談也。○如不長以天下國家爲一物。卽此混然中處之身。皆絕頭截尾之朽株。斷枝殘柯之末枯已。安得謂之有本。而能以自立。○寂然之先。陰含陽意。與知爲一。感物之後。陽分陰意。與知爲二。若是真意運行。卽意卽知。卽運卽行。卽明卽照。若是妄意錯雜。意自意。知自知。意雖有妄。知定不昧。意屬陰。知屬陽。陽主得陰。知主得意。此欲誠其意。所以必先致其知。○先須開闢得一個宇宙匡廓。然後可望日月。代明四時。錯行於其中。故不格物而求致知。意誠者無之。○心意纒暴戾。便是於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於父母忤逆了一番。卽此便是莫大罪惡也。○全其生理之謂生。戕其生理之爲死人。實有生。死不得謂之無生。死。○際天輻地。皆人道也。特分幽明而謂之人。與鬼神耳。○擊而火出。見而慟生。皆凡庸耳。非所以論君子。○喜怒哀樂。平常只從情上生來。底卽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全是偏全。是倚。不得謂之中。此處切須體究明白。○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直須忘年下交。以致誘掖獎與之意。若要羅致門下。便屬私心。不足道也。○四端只是萌芽。若不充長。立地成朽。○常人耳目汨於賭博。性體汨於情識。如病瘡。只爲未發是病。故發時皆病。○凡任情徇情之夫。別無所謂未發之中。以喜言。如喜在功名。眠裏夢裏俱功名。如喜在富貴。眠裏夢裏俱富貴。卽寂然泯然之中。固不勝其偏於喜。倚於喜。安

脊所謂喜之未發乎。喜怒哀樂之未發。太虛之天體也。學者殊未易有之於己。○不知性無心可盡。不養性無心可存。○養得血氣極和極平。終血氣也。除是重新鑄造一過。○把陰陽五行俱抹殺。光要尋得太極出來。天下無如此學問。徒逞欲。非所以存理。長存理。乃所以遏欲。○不從格上起程。俱歧路也。種樹尋根。疏水尋源。其格乎。○思慮未起。鬼神莫覩。與天下莫破同意。有可破。前有可覩。而鬼神之所不佑。已在此矣。○有涵養未發工夫。立脚在太極上。未發已發。雖千路萬路。只在一路。故曰獨。無涵養未發工夫。立脚在二五上。未發已發。俱不是一路了。未發陰陽雜揉。已發善惡混淆。已不得謂之獨矣。又安所致其慎乎。○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簡點不放過。便見功力。○古人爲宗廟以收魂氣。死亡且然矧於生存。一無所收。則放逸奔瀆。釋收於空。老收於虛。與博奕類。聖人奉天。天覆地載。天地生心之所也。學以聚之。收於學也。故曰悠久無疆。○外面只管要粧點得好看。便是的。然而亡底路頭。○仁義禮智德性渾全。孤行偏廢。皆屬氣質。君子有弗性焉。○主宰心也。道理性也。主宰無非道理。道理以爲主宰。言心更不消言性。言性亦不必言心。若能爲主宰而非其道理。何可以爲心。此聖賢心性雙提。言性必根心。言心必合性之大旨。人知山男女構精而生。不知由天地網縊而生。是以多以人爲心。而不克以天地爲心。所謂人心道心者。人心以人爲心也。道心以天地爲心也。天人無二。不學便都歧而二之。○開關得一個天覆地載規模。心量方現。充拓得一個天施地生氣象。性量方現。○程朱一脈相承。在居敬窮理。居敬本中庸之戒慎恐懼。爲始窮理。本大學之格物致知爲先。○識者坤藏之記性。坤畫一。知者乾君之靈性。乾畫一。人皆有識。有知識。以知爲主。如坤必以乾爲主。識從知。坤從乾。此卽一之頭面。識不從知。坤不

從乾。此卽不一之頭面。異教轉識成智說。無了坤。但有了乾。宇宙無此造化。人亦自無此心體。○就一人言。心都喚做人心。就一人言。性都喚做氣質之性。以其只知有一己者。爲心爲性。而不知有天下之公共者。爲心爲性也。惟合宇宙言心。方是道心。合宇宙言性。方是天地之性。○虛知都無用。惟致乃實。○怠惰放肆。心卽人欲。多端多歧。戒慎恐懼。心卽天理。只一路。謂卽慎爲獨。可所謂做得工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工夫。○朱以功曰。事事肯放過他人。則德日宏。時時不肯放過自己。則學日密。○盈天地間。皆化育流行。人試自省。化不化。育不育。但有不化。直是頑礫。有不育。直是僵塊。於此不知。知於何致。○仁義禮智。人所固有。只不曾根之於心。便不生色者。心符故曰生色。今人乍見惻生。但是端不是根。譬如五穀。豈不是美種。謂人無是種不得。然同有是種。不會種去。只喚做死粒。不喚做生粒。株守這幾粒。一人生育不來。况推之天下國家。○後世小人。動以黨字傾君子。傾人國。不過小人成羣。而欲君子孤立耳。或有名爲君子。好孤行其意。而以無黨自命者。其中小人之毒亦深。○仁人心。卽本體。義人路。卽工夫。故舍其路而不由。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章本清曰。世之求心者。止欲守其默照之體。存其圓虛之神。好靜惡動。而於日用間。親疎厚薄。是非可否。一切失其宰制化裁之宜。縱使恩怨平等。而於親親仁民愛物。混然無別。謂之爲仁。可乎。謂爲心不放。可乎。可見由義正以居仁。充類至義之盡。卽所以爲仁之至也。○面孔上常要有血。○只看當下一念。稍任耳目。役聰明。不從天命赫赫。中流出。便不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雖如此密。修這一念發來。稍浮不隱。稍籠不徹。稍二三不一路。亦無獨可慎。而萬有之綱柄。卒難湊手。只要安頓這一個形軀之身。在好處。早已不是士的路口了。故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近有石經大學。虎山瞿元立考。



辨至爲精核。其爲僞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颯強不服。真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禮生自仁。如枝生自根。若以禮爲仁。如以枝爲根。便與復義無交涉。○放其心。謂失其仁義之良心也。是個仁義之心。卽常遊於千里之外。正謂之存。不謂之放。不然。卽常斂於徑寸之內。正謂之放。不謂之存。○硜硜然小人哉。爲庶民百姓等。以分位言。謂之小人。如庶民百姓。而信果硜硜然。庶民百姓哉。亦可以稱士。若今之從政者。寧不軒然以大人君子自命。求小人之信果。反無有不可以其分位而算之爲士。○乍見恍惚。噓蹴弗屑。弗受此人人之真心。非誠而何。這點真心。分分明明。當恍恍自恍。當羞惡自羞惡。一毫瞞昧他不得。互混他不得。非明而何。自誠明謂之性。謂此他無謂也。就這分分明明。一點真心。擴充以滿其量。何人不做至誠至聖。自明誠謂之教。謂此他無謂也。○有性無教。有天無人。如穀不苗。如苗不秀。如秀不實。不是有一般天道。又有一般人道。有一般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之聖人。又有一般擇善而固執之賢人。如無人道之擇執。其所中所得。不過電光石火之消息。天道且茫如。而唯聖罔念亦狂矣。○孟子據才以論性。人所爲才。旣兼三才。又靈萬物。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以體謂之才性。以用謂之才情。以各盡其才。各成其才。其全謂之才德。才賢。才品。才能。其偏亦謂之才質。才氣。才智。才技。才調。並無有不可爲善之才。告子不知有所謂才。故其論性。或等之梗直之杞柳。或比之無定之湍水。或以爲不過食色。而夷之物。欲之中。或并欲掃除仁義。而空之天理之外。但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成之爲性。卽同人道於犬牛。而有所弗顧。孟子辭而闕之。與孔子繼善成性之旨。一線不移。宋儒小異。或遂認才稟於氣。又另認有一個氣質之性。安知不墮必爲堯舜之志。此愛世君子不容不辨。○周子太極圖說。於孔子易有太極之旨。微差一線。

程張氣質之性之說。於孟子性善之旨。亦差一線。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亦千古眼也。○率從誠始。修從明始。自誠明。人人本體之明。故曰性自明誠。人人工夫之誠。故曰教。愚不肯與知能行。見在。都有下手處。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到底都無歇手處。○習性習慣成自然。以習爲性。原非性也。氣質之性。一向使氣任質。慣了。誤認以爲性。原非性也。○孔子四十而不惑。心理一。孟子四十不動心。心氣一。志一。則動氣。氣豈則動志。不特氣豈動志。爲動心。志豈動氣。亦總是動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心氣工夫。體成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氣動卽心動也。○生知之生字。人人本體。學知之學字。人人工夫。謂生自足而無待於學。古來無如此聖人。○鋪天徹地。橫來豎去。無非天命。散見流行。卽此是性。別無性也。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譬如親造子命。喜怒惟親。而喜不忘。怒不怨。則子之順受其正。君造臣命。進退惟君。而進以禮。退以義。則臣之順受其正。天造人命。順逆惟天。生死惟天。廢興修短。惟天。而修身以俟。則人之順受其正。天無妄命。卽氣數。卽義理。無氣數之非義理。中庸天命之謂性。亦如此。○道之廢行。皆命。譬時之晝夜。皆天要有行。無廢是有晝而無夜也。只晝裏也是這個天。而處晝底道理。不同於夜。夜裏也是這個天。而處夜底道理。不同於晝。晝應有爲。宵應有得。日出宜作。嚮晦宜息。今或晝裏要做夜裏事。夜裏要做晝裏事。小人不拘天命者便如此。○中庸其爲物不貳。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天地人物。總爲一物。卽物卽理。大學格物如此。○只是這個身子。頓放得下。是謂克己。提掇得起。又謂山已。太極性也。兩儀贊也。形色天性。聖人踐形。性質合而爲道也。性質略有纖毫縫。纔斯謂之離。子思發明率性修道兩項工夫。一在耳目視聞上。較勘離與不離。一在心術隱微上。較勘離與不離。到渾融合一而獨體露。斯卽情卽性。

卽吾身卽天地萬物卽中和卽位育。○求在我者天不在心外求命不在身外求求在外者求天於心之外求命於身之外。○隱微二字朱子訓作幾字本易傳知幾孟子幾希來譬如一粒穀種人人所有只難得萌芽旣萌芽又須萬分保護培養到苗而秀秀而實方有收成君子慎獨慎此。○性靈明也慎真誠也率以誠落脈修以明入門。○禪本殺機故多好爲鬪口語儒者每染其毒而不自覺何哉。

###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孫慎行字聞斯號淇澳常之武進人萬歷乙未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四明挾妖書起大獄先生以國體爭之累遷至禮部侍郎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然神宗故難有司莊田給四萬頃先生謂祖宗朝未有過千頃者且潞王爲皇上之弟豈可使子加於其弟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於是上傳改期路人皆知福王必不肯行但多爲題目以塞言者之口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拚一死福清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卿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泪俱迸達於大內福清亦封還內降神宗爲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索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至酉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割臂而盟者也至是焚於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代藩廢長立少條奏改定庚戌科場之弊題覆湯賓尹南師仲韻處宋儒羅豫章李延平從祀孔廟釋楚宗高禱二十三人閑宅三十二人皆先生署事所行也甲寅八月回籍小入中以京察天啓初召爲禮部尙書先生入朝首論紅丸事劾奸相方從哲下九卿科道議議上奪從哲官而戊李可灼未幾告歸逆奄起大獄以三案爲刑書梃擊以王侍郎爲首移宮以楊忠烈左忠

毅爲首。紅丸則以先生爲首。兩案皆逮死。先生方戍寧夏。烈皇立。得不行。崇禎改元。用原官協理詹事府。未上。後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闈員者。先生與劉山陰。林鶴胎。同召。至京。而卒。年七十一。賜諡文介。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爲得。謂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凡有數端。世說天命者。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先生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願有不齊乎哉。蓋一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故寒暑不能不錯。難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人世畔援。歆羨之心。常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唯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終古如是。不然。則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真主宰。先生之所謂齊也。先生謂性善。氣質亦善。以麤麥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蓋氣稟實有不齊。生而愚智清濁較然分途。如何說得氣質皆善。然極愚極濁之人。未嘗不知愛親敬長。此繼善之體。不以愚濁而不存。則氣質之非不善可知。先生之所以爲善也。先生謂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爲人者。心。心之爲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這一些理義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心也。蓋後人既有氣質之性。遂以發於氣質者爲形氣之心。以爲心之所具者。止此知覺。以理義實之。而

後謂之道心。故須窮天地萬物之理。不可純是己之心也。若然則人生本來祇有知覺。更無理義。只有人心。更無道心。卽不然亦是兩心夾雜而生也。此先生之說長也。三者之說。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雲霧爲之一開。真有功於孟子者也。陽明門下。自雙江念菴以外。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謂工夫只在致和上。卻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上一層。喚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和著力後。自然黑宰撞著也。先生乃謂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人自用間。豈必皆喜怒哀樂。卽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心體截得清楚。工夫始有著落。自來皆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李見羅道性編。欲從已發推原未發。不可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昧性自謂提得頭腦。不知有惻隱而始有仁之名。有羞惡而始有義之名。有辭讓而始有禮之名。有是非而始有智之名。離卻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心行路絕。亦無從覓性矣。先生乃謂孟子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摘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如此則見羅之說。不辨而知其非矣。劉夫子曰。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於義。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是故東林之學。涇陽導其源。景逸始入細。至先生而另闢一見解矣。

### 困思抄

止卽仁。敬孝慈信。是至善也。豈唯道當止。抑亦人不能不止處。人不能舍倫之外。別爲人。亦不能舍倫之外。別爲學。日用人倫。循循用力。乃所謂實學。故特稱止。學者誰不識有人倫。但覺人倫外。尙復有道。盡倫外。尙復有學。卽不可謂知止。卽一出。入精神終不歸歇。思致終不精詳。擾擾茫茫。如何有得止時。三代

以下道術不明久矣。只節義一途。尚在人倫內。然已多不合道者。至說道德。卽未免悠悠空曠。若功利辭章。更夢想不到人倫地位。嗚呼。何不於知止求之。知止。○獨非獨處也。對面同堂。人見吾言。而不見吾所以言。人見吾行。而不見吾所以行。此真獨也。且慎獨亦不以念初發論。做盡萬般事業。豪無務外。爲人夾雜。便是獨的境界。斂盡一世心思。不致東馳西騖。走作便是慎獨的精神。自據。○夫以天之浩蕩。竟不知何處津涯。何從溲泊。直揭之斯昭昭。而天可括。且天道無窮。而曰及其無窮。皆斯昭昭也。所謂爲物不二著也。夫吾之心。不有昭昭存耶。一念如是。萬念如一。一息如是。終古如是。蓋不盈寸而握天地之樞焉。昭昭。○余嘗驗之。若思嗜欲。未思而中若燔矣。思詞章。久之亦有忡忡動者。倘思道理。便此心肅然不搖。亂若思道理。到不思而得處。轉自水止。淵澄神清。體泰終日。終夜更不疲勞。不知何以故。且思到得來。又不盡思的時節。不必思的境路。儘有靜坐之中。夢寐之際。遊覽之間。立談之頃。忽然心目開豁。覺得率性之道。本來原是平直。自家苦向煩難搜索。是亦不思而得一實證。慎思。○人徒說戒慎恐懼。是工夫。不知卽此便是真性。去卻性別。尋一性。如何有知性時。謂所不覩所不聞。是天命。我要戒慎恐懼他。是天命與我身終粘連不上。一生操修。徒屬人爲。又如何有至於命時。慎獨。○朱子云。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天理天命之性也。卽是戒慎恐懼。君子戒慎恐懼。便爲存。非是別有他物。而將此存之也。同上。○告子以生言性。執已發而遺未發。便是無頭學問。且以天命言性。正所謂凡聖同然。理義悅心。而形體不與焉。言生則未免涉形體矣。烏可爲性。夫人之與禽獸異也。以形體觀。不啻相千萬矣。而孟子特謂之幾希。可見形體之異。聖賢不謂之異也。惟是理義之說。惟人有之。而禽獸不能。所謂幾希者也。今若以形體言性。則犬牛人同。

有生便同有性。正如以色言白之謂白。只一白。白羽白。雪白。玉亦同一白。而所謂幾希者。惡從見之。說者謂生非形體。特生機。夫既有生機。非無可指。既有可指。便非未發。正白之謂白之說也。然則生終不可言。歟。曰。性未嘗不生也。而實不可以生言也。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與性固有辨。曰大生曰廣生。皆天地之用。用即已發。不可偏執爲性也。且時行物生。天地位萬物育。聖賢亦何嘗不言生。但從生言性。雖性亦生。從性言生。雖生亦性。雖性亦生。必至混。人性於犬牛。雖生亦性。方能別。幾希於禽獸。生說。

言性圖

孟子性善。○可使爲不善。○上罔卽性相近。下罔乃習相遠。

告子無分善。○不善。○兩者不存。并性亦不立。

宋儒○性卽理。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清賢濁愚。

如此並衡。便把真性來做兩件。孟子說性善。卽習有不善。不害其爲性善。後人旣宗性善。又將理義氣質並衡。是明墮有性善。有性不善。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矣。且告子說無分。雖不明指性體。而性尙在後。人將性參和作兩件。卽宗性善而性亡。

孟子謂形色天性也。而後儒有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氣質獨非天賦乎。若天賦而可以弗性。是天命之性。可得而易也。孟子謂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而後儒有謂論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夫使才而果有下愚。是有性不善。與可以爲不善之說是。而孟子之言善非也。孟子謂故者以利爲本。而荀子直謂逆而矯之。而後可以爲善。此其非人人共知。但荀子以爲人盡不善。若謂清賢濁愚。亦此善彼不善者也。

荀子以爲本來固不善。若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亦初善中不善者也。夫此既善，則彼何以獨不善？初既善，則中何以忽不善？明知善既是性，則不善何以復繫之性？然則二說又未免出入。孟荀間者也。荀子矯性爲善最深最辨。唐人雖未嘗明述，而變化氣質之說頗陰類之。氣質辨下三條同。○今若說富歲凶歲子弟降才有殊，說肥磽雨露人事不齊，而謂麩麥性不同，人誰肯信。至所謂氣質之性，不過就形生後說。若稟氣於天成形於地，受變於俗，正肥磽雨露人事類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謂習耳。今不知其爲習，而強繫之性，又不敢明說性，而特創氣質之性之說。此吾所不知也。如將一粒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像，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故所謂善反者，只見吾性之爲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氣質之不善，而復還夫理義之善，則是人有二性也。二之果可謂性否？○孟子諄諄性善，爲當時三說亂吾性也。又諄諄才無不善，恐後世氣質之說雜吾性也。夫氣質既性生，即不可變化，與性一，亦無待變化。若有待變化，則必有不善，有不善則已自迷於性善。其說可無論矣。獨無善無不善，今人尙宗述之，而以出自告子。又小變其說，以爲必超善不善，乃爲善。嗚呼！此亦非孟子所謂善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夫不待超而無不善。此則孟子所謂善也。易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則孟子所道性善也。○或疑：既性善，氣質又同是善，下愚何以獨不移？曰：此自賊自暴自棄之過，非氣質之過也。然則生知學知困知，又何不同？曰：此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也。相近，便同是善中，亦不可一律而齊。然則性之反之，可謂同乎？曰：孟子蓋以湯武合堯舜，非以堯舜劣湯武也。正所謂同是善中，不可一律齊者也。終不害爲知之。一辟如水有萬派，流性終同，山形萬狀，止



性終同。故人人可爲堯舜。同故也。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盡其才。此則異耳。聖賢見其異而知其同。諸說迷其同而執其異。後儒旣信其同。又疑其異。故其言性也多不合。○告子言性曰。杞柳。柳最易長。曰。湍水最易動。曰。生之爲性。生其活機。曰。食色性也。食色其實用。而合之無善。無不善。益不可指著。使庸常者由之。而日見吾心之感應。其宜人情者此言。使賢智者知之。而默見吾性之流行。其超人情者亦此言。蓋以圓活教人。自謂見性極真。不知誤天下愈甚。流俗旣以濟其私。迷不知檢防。高明益以神其見。蕩無所歸。著嗚呼。舍善無性。舍明善無率性。宋儒之直提此者。吾得立本之說焉。明儒之直提此者。吾得良知之說焉。告子下條同。○告子之兩不得。勿求非真任之不得也。其宗旨當在不得之先。不使至於不得耳。只是聖賢之道。存心兢業。當在預養。惟恐一不得也。及其不得。則皇皇焉困心衡慮。而亟爲自反之圖。夫其皇皇焉困心而衡慮者。正告子之所謂動心而深弗欲者也。不知唯動於不得。而後不動於其無不得者。真。○孟子只非義外。並不會說義內。何則。義原不專內也。告子旣墮外一邊。我若專墮內一邊。二者均屬偏見。義外。○必有事而正。此徒正事耳。心懷則行事自能合義。若止正事。補東缺西。得此失彼。恐非集義之道。且心不先懷。縱外事雖正。中可勿餒乎。恐亦非浩然之路。勿正。○中和尙可分說。致中和之功。必無兩用。未發一致中和。已發一致中和。辟如天平有針爲中。兩頭輕重鈞爲和。當其取鈞。非不時有斟酌。到得針對來。煞一時事。且鈞而相對。是已發時象。如兩頭無物。針元無不相對。更是未發時象。看到此。孰致中。孰致和。何時是致中。何時是致和。君子只一戒懼不忘。便中和。默默在我。便是致字。無兩條心路。致中和。○凡學問最怕拘板。必有一種活動自得處。方能上達天地間之理。到處流行。有可見有不可見。有所

言有所不能言。不是以心時時體會。有活動機括。焉能日進日新。故須時習。若止認作服習重習。專有人工。絕無天趣。卽終身從事。轉入拘板。時習。○格字諸家訓釋頗異。若以爲格非心。則侵誠。且不知如何辨得非心出。若以爲格式。則侵正修。且不知如何認何者是格式。若以爲感格。則侵齊治平。且不知如何能念得。我所以感格。人人所以感格。於我的道理。故知格物。是大學實功。窮理是格物定論。易曰。君子窮理盡性。窮理卽窮吾性之理也。陽明說致良知。纔是真窮理。格物。○利善如何辨。曰。不爲不欲。此義之善也。反是卽利。不爲不欲。又如何辨。曰。無爲元吾所不爲。無欲元吾所不欲。此所謂性善也。吾人只有這一些。可以自靠。反求而卽得。義利。○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欲心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孟子又說仁義禮智根於心。若仁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心根於德。不應言德根於心也。若心根於德。則百方求德。心恐有不真之時。唯德根於心。則一味求心。德自無不真之處。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一書。專爲性善說也。然則仁義禮智。可謂非性乎。曰。中庸言性之德也。謂之德。則可。謂之卽性。則不可。於文生心。爲性。惟性善。故心善。心善。故隨所發。無不善。而有四端。端者倪也。有端倪。不可不窮分量。故須擴充。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知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便是知性。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反求。不應言擴充也。四端。○天理之流行。卽氣數。元無二也。故善降祥。不善降殃。正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若小人不知天命。則妄意爲之。而未必爲。妄意致之。而未必至。而不免行險以僥倖。知命。○萬有不齊之內。終有安定不移之天。天無不賞善者也。無不罰惡者也。人無不好善惡惡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同上。○常人不知禍福。只爲

見善不明。至誠既明善。辟如天下百工技藝。有一造其至。卽成敗得失分數。便可以逆計。無不審。至誠盡民物窮古今。貫幽明洞天地。不過若民情日用之在目前。最是了了。又何不先知。先覺辨。○道者至誠知之。人人亦可以與知之者也。非知人。所不能知。而以爲異也。人不共知。便知到極頭。終是有隔礙處。同上。○與知之知。卽聖人之知。能行之行。卽聖人之行。特言愚不肖者。見人人皆可以爲聖也。大約聖賢所謂知能。從本根上論。不從枝葉上論。若以枝葉論。而愚不肖有時窮矣。唯以本根論。而率性固未嘗不同也。與知。○昔人言中第。以爲空洞無物而已。頗涉元虛。但言未發。不及喜怒哀樂。卽所謂未發者。亦風影響。至謂人無未發之時。纔思便屬已發。以予觀之。殊不然。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哀樂。卽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若今人物交私。卽發之時少。未發而若發之時多矣。然謂人無未發。則終不可。今無論日用間。卽終日默坐清明。無一端之倚著。有萬端之籌度。亦便不可謂之發也。但所謂未發者。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天地寥廓。萬物衆多。所以感通其間。而妙鼓舞之神者。惟喜怒哀樂。如風雨露雷。造化所以鼓舞物而成歲。慶賞刑威。人主所以鼓舞民而成化也。造化豈必皆風雨露雷之時。人主亦豈必皆慶賞刑威之日。故說有未發之中。正見性之實存主處。今若以爲空洞無物而已。是將以何者爲未發。又將以何者爲中。而天地萬物之感通。其真脈不幾杳然無朕耶。且所以致中者。又從何著力。毋乃兀坐閉目。以求元妙。如世之學習靜者。乃可耶。夫唯君子。知未發之非空虛。方見性之實。知人生未發之時多。而所爲慎。獨立本者。無時無處不可致力。方見盡性之爲實。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但入門一法。非慎獨本旨也。慎獨者。居處應酬。日用間。無在非是。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若靜坐觀中。止是居處一義。未發解。○

古來未有實言性者。中和是實言性處。後人求之不得。往往虛言性。以爲無可名。獨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曰。儒者多宗之。周子作太極圖。以爲聖人主靜。立人極。至豫章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看未發氣象。予用工久之。覺得未發之中。是至誠立大本真學問要領。然將一靜字替中字。恐聖賢與儒學。便未免於此分別。宋儒只爲講一靜字。恐偏著靜。故云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若費分疏幫補。聖學說中。便無偏靜氣象。不必用動字幫補。凡學問一有幫補。則心思便有一半不滿處。費了籌度。躬行便有一半不穩處。費了調停。聖賢只率性而行。便爲道。故云致中和。不於中處調和。亦不於和處還中。做始做終。要在慎獨性說。○平旦之氣。夜氣二者。皆就常人身上說。聖賢便善養浩然之氣。何止平旦與夜。卽日夜之所息。亦就常人說。君子便自強不息。且平旦之氣。與夜氣尙有辨。平旦是人已覺之時。自家做得一半主了。至夜氣乃沉沉熟睡之時。自家做不得主。全是靠天的。故有平旦之氣。尙是清明一邊人。至無平旦之氣。方纔說夜氣。可見人縱自絕。而天尙未嘗深絕之也。若夜氣足以存。猶不失爲可與爲善的。可見氣善是才善處。氣說。○所不睹。所不聞者。終日。未嘗睹聞。終身。未嘗睹聞。無可睹聞。此是心體未是獨也。唯君子戒慎恐懼。一於是。獨絕無他馳。一敬爲主。百邪不生。一念常操。萬用畢集。真覺有隱。時時保聚。有莫見。有莫顯。種種包涵。繼善成性之所。正富有日新之所。乃名爲君子慎獨。不睹不聞。○有千萬其心思。而不失爲獨。有孤寂其念慮。而不名爲獨。是在戒慎不戒慎之間。不問其應酬與靜居也。蓋人一心之隱見。微顯。便是萬事之隱見。微顯。並從所不睹。所不聞。中流注獨也。若不識戒慎恐懼。真脈者。則何知有隱。有見。有微。有顯。萬事萬物。都無歸著。我心亦總無歸著已矣。○中和之名。可分也。中和之實。不可分也。卽

致中和之功更無可分也。總歸之一戒懼慎獨。惟戒懼則不睹不聞之所。而天地爲昭。萬物同體。隱見微顯之獨爲主持者。明明矣。此中和所爲致也。夫君子之喜以天下。怒以天下。哀以天下。樂以天下。豈虛爲見而已哉。吾中心常有嚶覺。其然而覺。民之無不共此同然者。是之爲大本達道。是之謂慎獨。中則○仰之彌高。蓋言天也。鑽之彌堅。蓋言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蓋言四方也。求之於天地四方而不得。則所爲握天地四方之極者。何中也。此所謂擇乎中庸。不睹不聞之所以爲戒懼也。得一善。博文約禮也。常人多以無形無象索中。顏子并以有形有象觀中。故於高堅前後中。指出文禮。回之爲人。○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此以道爲懸。其身趨之。如不及者也。的然而日亡。此以己爲懸。而欲人趨之。如不及者也。天命之中。有常。卽吾率性之正鵠。庸庸言。素位昭然。分寸不可踰越。君子戒慎恐懼。不敢妄發。彼行險之小人。蓋妄發而自命秋毫之中者也。正鵠○戒慎恐懼。齋也不睹不聞。而洞隱見微顯之幾。明也。齋明者。一而無他雜者也。齊明○中庸工夫。只學問思辨行。用力首戒慎恐懼。慎獨。只要操此一心。時時用力。時時操心。原非空虛無實。如世說戒懼是靜而不動。慎獨是未動而將動。遂若學問思辨行外。另有一段靜存。動察工夫。方養得中和。不知是何時節。又不知是何境界。只緣看未發與發。都在心上。以爲有漠然無心時。方是未發。一覺纖毫有心。便是發。曾不於喜怒哀樂上。指著實。不知人生決未有漠然無心之時。而卻有未喜怒哀樂之時。如正當學問時。可喜。怒。可哀。樂者。未交。而吾之情未動。便可謂之發否。是則未發時多。發時少。君子戒懼慎獨。惟恐學問少有差遲。便於心體大有缺失。決是未發。而兢業時多。發而兢業於中節。不中節時少。如此看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問求一漠然無心。

光景。夫中和爲大本。達道並稱天下。正欲以天下爲一身。不欲外一身於天下也。博學。○洗心者。戒慎恐懼也。心本純一。愈戒懼則愈無疵者也。退藏者。所不睹不聞也。心本內斂。愈戒慎則愈不放者也。如神。○今人說天命者。多以理義氣數並言。夫首言天命。而繼以率性修道。謂理義也。俟命受命。疑兼氣數。乃俟必居易受。必大德成德。謂理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疑理義氣數渾言。而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則亦專言理義。而未嘗兼氣數也。夫所謂不已者何也。理義立。而古今旦暮相推相盪其間。而莫之壅闕者。氣也。理義行。而高下長短日乘日除其間。而莫之淆混者。數也。故曰至誠無息。謂理義之純。而無息。而氣數爲之用也。君子爲善。稟授如是。受成亦必如是。是謂戒慎恐懼。而不然者。初以雜揉誣性。而理義不能主持。繼以參錯誣命。而氣數得爲推諉。真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於穆不已。○人何嘗不望新知。但不識吾故。引水不導其源。則必塞。植木不沃其根。則必斲。培造化生機。祇有一溫。暢人心生理。祇有一知。溫故。○乾動坤靜。而易言乾之靜。專動直。坤之靜。翕動關。動靜合言者何。說者以爲北辰居所。是天之靜。予以爲主宰之靜。非運行之靜也。中庸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運行之靜。所以合主宰之靜也。說者以爲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地之動。予以爲運行之動。非主宰之動也。中庸曰。地道敏樹。是運行之動。所以合主宰之動也。天地之德。不分動靜。君子戒慎恐懼。原未嘗分動靜。天地。○不睹不聞。隱也。隱而有見。見而有微。微而有顯。乃心路中遞相次第。萬物未生爲隱。初出爲見。端倪爲微。盛大爲顯。實不睹聞爲骨子。故總謂之獨。君子慎獨。如物栽根時。生意潛藏。後來包畜無窮景象。闡發。

傳云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則是恃鬼神之道反不免廢人之道唯盡人之道便可合鬼神之道人之道廢鬼神未有應者也人之道盡鬼神未有不應者也其有爲處卽鬼神之爲其才能處實鬼神屬之才能在在事事各有檢防各有靈鸞鬼神詩○易云利貞者性情也又云各正性命夫性其命者所以合天性其情者所以坊人其本則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而世說天命者若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者然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總之不過爲爲不善者作推解說夫世之爲善者少而不爲善者多則是天之生善人也少而生不善人也多人之得性情之善於天也少而得性情之不善於天也多諉天誣人莫此爲甚以是有變化氣質之說夫氣質善而人順之使善是以人合天何極易簡若氣質本有不善而人欲變化之使善是以人勝天何極艱難且使天而可勝卽荀子矯性爲善其言不謬而世非之何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顯有不齊乎哉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使天果不齊是純獨文之所有而舉世性情之所無也又非獨世性情之所無而亦天命之所本無也將所謂純粹精者何在乎命說○心盡則心正心正則道明若祇論道之明不明不論心之盡不盡而旁皇出入問毋乃反鏡索照論楊墨○學問思辨行時時用力一而有密密而不疎是所以爲戒懼慎獨所以爲居敬決無抱一空虛無著之心爲常惺事仁屬愛愛卽煦煦姑息之見未免乘焉而溺一切妻妾宮室得我之私心爲之惑亂其所以自愛適所以自戕賊何況愛人孟子故將舍生取義決斷關頭而求放心之一脈始清讀語錄○夫吾之喜以天下喜怒以天下怒哀樂以

天下哀樂直與天地同流。萬物同趣者。此真性也。卽未發時。常薰然盎然。有一段懇至不容已處。中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卽肫肫淵淵浩浩。在至誠功用之極固然。而凡民稟賦之初。亦未有不然者也。卽今人陷溺之後。亦未有不可還其固然者也。同上。○伊川論性。謂惡亦性中所有。其害不淺。論莊。



# 明儒學案

卷六十

## 東林學案三

###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兄則涇陽先生也。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萬歷癸未，舉禮部。丙戌廷對，指切時事，以寵鄭貴妃，任奄寺爲言。讀卷官大理何源曰：此生作何語，真堪鎖榜矣。御史房寰勸海忠介先生與諸壽賢彭遵古合疏，數寰七罪，奉旨削籍。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丁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歷國子監博士、禮部主事。詔皇太子與兩皇子並封爲王，先生又與岳元聲、張納、陸上疏極諫，責備婁東，已而趙忠毅掌計，盡黜政府之私人。婁東欲去忠毅，授意給事中劉道隆，謂拾遺司屬不宜留用，因而忠毅革籍。太宰求去，先生又與于孔兼、賈巖、薛敷、教、張納、陸抗疏，犯政府，皆譴外任。先生判光州，是時政府大意在遏抑建言諸臣，尤遏抑非臺省而建言者。先生上書座師許國，反覆當世，但阿諛熟軟，奔兢交結之爲務，不知名節行簡之可貴。聖怒可撓，宰執難犯，言路之人，夔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以是而禁人之言，猶爲言路不塞哉。布衣翟從先爲李見羅誦冤，進唐曙臺禮經，先生皆代爲疏草，惟恐其不成人之美也。光州告假歸，十有四年，所積俸近千金，巡撫檄致之，先生不受。丁未五月卒，年五十四。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

從中行歇腳。近日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倣歇腳事也。鄒忠介晚年論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一日喟然而歎，涇陽曰：何歎也？曰：吾歎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涇陽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尙是硜硜窠臼。情又近狷，竊恐兩頭不著。涇陽曰：如此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簡點病痛，只是一個籠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籠是眞色，狂狷原是籠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練籠入細，細亦眞矣。先生曰：籠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今但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曰：尙有說在。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眞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先生遲疑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適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且以爲舟楫輿馬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豈不大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著腳。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故先生見義必爲，皆

從性命流出。沈繼山稱爲義理中之鎮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虛也。

### 小辨齋劄記

學者須在暗地裏守介限。不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逆詐僨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僨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僨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己多矣。○人心惟危。王少湖曰。危之一字。是常明燈。一息不危。卽墮落矣。○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乎弑君弑父。而自爲忒重。實埋下弑君弑父種子。○無善無惡本病。只是一個空字。末病。只是一個混字。故始也。見爲無一之可有。究也。且無一不可有。始也。等善於惡。究也。且混惡於善。其至善也。乃其所以爲至惡也。○離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爲樂生者也。嗟爲憂生者也。言人情憂樂。只在軀殼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知人生世間。如日昃之離。有幾多時。卽何爲靠這裏尋個憂樂。凶之道也。○自三代以後。其爲中國財用之蠶者。莫甚於佛老。莫甚於黃河。一則以有用之金塗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財填無限之壑。此所謂殺機也。○發與未發。就喜怒哀樂說。道不可須臾離。何言發未發也。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物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最爲的當。○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審如其言。則將曰。比于激而

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以下論學書。○南皋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理義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理義之氣節。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消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心學之弊。固莫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所謂如見肺肝者也。何嘗欺得人來。卻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蘊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是輕以心學與小人也。成九四不言心。而象曰。感人心。則成其心之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義也。其曰貞吉。則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揭修身。蓋心在其中矣。何諱言心之有。乃曰心意可匿。身則難藏。其不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矣。○足下近言調攝血氣。喜怒不著。自有條理。此知足下心得之深。直透未發前氣象。卽六經且爲註腳矣。但恐此意習慣。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人心不可任也。道心難明。人心易惑。弟近來只信得六經義理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句句是喚醒我人心處。學問不從此入。斷非真學問。經濟不從此出。斷非真經濟。與彭且陽。○陽明提良知。是虛而實見。羅提修身。是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昔之爲小人者。口堯舜而身盜跖。今之爲小人者。身盜跖而罵堯舜。○名根二字。真學者痛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個題目。光光抹殺。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根原枝委。總

是一般。大趨既正，起處既真，信目所視，信口所哦，頭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爲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從中行歇腳。凡近世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歇腳事也。

###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史孟麟字際明，號玉池，常州宜興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三王並封，旨下，先生作問答上奏。乙卯，張差之變，請立皇太孫，詔降五級，調外任。先生師事涇陽，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卽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真本體也。卽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陽明言無善無惡之心之體，先生作性善說，謂之夫無善無惡之心之體，原與性無善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其時楊晉菴頗得其解，移書先生，謂錯會陽明之意是也。獨怪陽明門下解之者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亦竟以無善無惡屬之於性，真索解人而不得矣。

### 史玉池論學

今時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是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卻說饑來喫飯，困來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見學者用功夫，便說本體原不如此，卻一味任其自然，任情從欲去了，是當下反是陷人的深坑，不知本體工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卽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卻教他做工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是人於日用間，那個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故居

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即功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此工夫即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真當下。方是真自然。若饑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爲當下。卻便同於禽獸。這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的關頭。榮辱的關頭。毀譽的關頭。生死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不是真工夫。不用真工夫。卻沒有真本體。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卻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卻從得失死關頭。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時的當下。此時能不走作。纔是真工夫。纔是真本體。纔是真自然。纔是真當下。往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個個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間有忠節孝義之人。卻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腳亂。卻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自家且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工夫。差認了。卻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言心學者。率以何思何慮爲悟境。蓋以孩提知能。不學不慮。聖人中得。不思不勉。一落思慮。便非本體。豈不是做上語。不知人心有見成的良知。天下無見成的聖人。聖人中得。原是孩提愛敬。孩提知能。到不得聖人中。得。故孩提知能。譬如礦金。聖人中得。譬如精金。這精金何嘗有分毫加於礦金之初。那礦金要到那精金。須用許多淘洗鍛鍊工夫。不然。脫不得泥沙土石。故不思不勉。只說個見成聖人。非所以爲聖人也。○問告子之勿求。亦有根歟。曰。有。外義故也。夫義與氣一流而出。求氣即集義也。告子外視乎義。夫且以義爲

障矣。何求焉。○理氣合而爲心。孟子以義爲心。集義而氣自充。氣充而心自慊。則心以自慊而不動。告子第以氣爲心。而離義以守氣。則定氣所以定心。心亦以能定而不動。○夫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天下有性外之氣乎。故浩然之氣。卽吾心之道義。不可得而二之也。吾身體充之氣。卽塞天地之氣。亦不可得而二之也。故行有不得之心。告子不能異孟子焉。天命之性也。孟直以養之。則不愧不忤之真。卽高明博厚之體。而體充之氣。浩然塞天地之氣矣。告子逆而制之。固不以驟趨之氣動心。亦不以道義之氣慊心。則氣非塞天地之氣。而體充之氣矣。故告子守在氣者也。孟子守在義者也。孟子之於義。根心而生。是以心爲主者也。告子之於義。緣物而見。是以物爲主者也。義無內外。緣物以爲義。則內外分爲兩截。義自義。心自心。始猶覺其遺用。而得體。究則併其體而忘之矣。譬之水然。孟子之心。若清水之常流。而告子之心。則止水之能清耳。始而澄之。止水之清易。而流水之清難。至於後而流水之清者常清。止水之清者臭敗矣。○釋氏不思善。不思惡。是汝本來面目。則告子性無善。外義之根宗也。其曰心生。心死。心死。心生。死心之法。則告子之勿求也。其曰一超直入。如來地。超入之頓。則告子之助長也。○問格物。曰。各人眞實用功。便見。○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古人以心爲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爲大戒。於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劉永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卽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飲酒有妓不往。登萬曆辛丑進士第。授順天學教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疏。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懋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譎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尙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歎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况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壬子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端曰。靜之尙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簡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簡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概先生天性過於學問。故其疾惡之嚴。真如以利刃齒腐朽也。

劉靜之緒言

今有人焉。矜矜於簞食豆羹之義。木頭竹屑之能。至於擷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綱。而上關國是。下關清議者。則唯恐犯手擦鬚。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體。此其意何爲哉。得失之念重耳。○巧宦之法。大率趨承當路。不可稍失其意。雖己之吏胥。亦不肯稍失其意。蓋知吏胥亦能操吾之長短也。清夜自思。此一種是何等心事。豈可使人知。○物來順應。順者順乎天理也。非順乎人情也。○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後世以是爲非。指醉爲醒。倒置已極。君子欲救其



弊。不得不矯枉。蓋以不平求平。正深於平者也。○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著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此居鄉之利也。耳習瓊尾之談。目習微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遺者細。世人只檢點細處。故多疵耳。小人所遺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恕耳。○愛人則加諸膝。惡人則隕諸淵。此譏刺語。其實愛惡之道無如此。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心。何曾加膝乎。惡惡臭之心。何曾隕淵乎。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慮好惡未必的當。好不敢到十分好。惡不敢到十分惡。則子莫之中。鄉愿之善耳。○與君子交者君子也。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李卓吾曰。有利於己。而欲時時囑托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於己。而欲遠怨避嫌。則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託。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如愛己之心。愛人。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說心說性說元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一日

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於心處。事事檢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薛敷教字以身號元臺。常之武進人。方山薛應旂之孫也。年十五爲諸生。海忠介以忠義許之。登萬曆己丑進士第。南道御史王藩臣。勅巡撫周繼。繼不白掌憲耿廷。向吳時來相繼論列。先生言是欲爲執政。箝天下也。言官風聞言事。從古皆然。若必關白長官。設使彈劾長官。更須關白乎。二三輔臣。故峻諸司。共繩庶采。憲臣輒爲逢迎。自喪生平。竊所不取。疏奏當路大憲。主考許國。以貢舉非人。自劾奉旨。回籍省過。壬辰起鳳翔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三王。上疏力爭。又寓書責備婁江。事遂得寢。未幾趙忠毅佐孫清簡。京察盡出當路之私人。內閣張洪陽。王元馥。憤甚。給事中劉道隆。承風旨以爭拾遺。鐫忠毅三秩。先生復與于孔兼。陳泰來。賈巖。顧允成。張納陞。合疏言考功無罪。內閣益憤。盡奪六君子官。而先生得光州學正。丁母憂。遂不復出。甲辰。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聚徒講學。先生實左右之。作真正銘。以勉同志。曰。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視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元極趣。智識寡昧。秉哲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用我。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年五十九而卒。先生持身孤峻。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處之泰然。舍車而徒。隨行一蒼頭而已。執

輿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故其言曰。腳根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正人鬼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汗。終歸一節。但此風衰微。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把天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其自待不薄如此。賦性慈祥。蠕動不忍。傷害俗客。僧父亦無厭色。然疾惡甚嚴。有毀其知交。葉園適者。先生從稠人中奮臂而起。自後其人所在。先生必避去。終身不與一見也。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號園適。無錫人也。萬歷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權稅蕪關。除雙港之禁。商人德之。歷吏禮二部。尚寶司丞。少卿。南大理寺丞。臥病居半。壬子陞南太僕寺少卿。黨論方興。抗疏以劾。四明崑宜。小人遂集矢於先生。先生言。臣慙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雞肋一官。何難勇退。遂歸。天啓初。起用。遷太僕寺卿。甲子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月。先幾引去。故免遭削奪。崇禎辛未卒。年七十二。先生在東林會中。于喁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肯作一違心語。忠憲歿。先生狀之。其學之深微。使讀者恍然有入頭處。又喜爲詩。以寓時事。云。還宣侍講王昭素。執易螭頭取象拈。傷經筵之不舉也。云。三黨存亡宗社計。另言曲直咎休占。刺門戶也。云。乾坤不毀只吾心。哀毀書院也。老屋布衣。儻若寒酸。於忠憲何愧焉。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許世卿字伯勳。號靜餘。常州人。萬歷乙酉舉於鄉。放榜日。與同志清談竟夕。未嘗見其有喜色也。揭安貧。

五戒曰。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有強之者。輒指其壁曰。此吾之息壤也。一日親串急贖金。求援於先生。先生嚮婢應之。終不破干謁戒也。守令罕見其面。歐陽東鳳請修郡志。先生曰。歐公端人也。爲之一出。東林之會。高忠憲以前輩事之。飲酒吟詩。終日不倦。門屏落然。不容一俗客。嘗曰。和風未學。汕汕惠清。節甯希望。望夷。敕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耳。疾革。謂某通未償。某施未報。某券未還。言畢而逝。

耿庭懷先生橋

耿橋字庭懷。北直河間人。不詳其所至官。知常熟時。值東林講席方盛。復虞山書院。請涇陽主教。太守李右諫。御史左宗。鄧先後聚講於書院。太守言大德小德俱在主宰處。看天地間只有一個主宰。元神渾淪大德也。五官百體無一不在渾淪之內。無一不有條理之殊。小德也。小德卽渾淪之條理。大德卽條理之渾淪。不可分析。御史言從來爲學。無一定的方子。但要各人自用得著的。便是學問。只在人自肯尋求。求來求去。必有入處。須是自求得的。方謂之自得。自得的方受用得。當時皆以爲名言。涇陽旣去。先生身自主之。先生之學。頗近近溪。與東林微有不同。其送方鳴秋謁周海門詩云。孔宗曾派亦難窮。未悟如何轉得同。慎獨其嚴四個字。長途萬里視君蹤。人傳有道在東揚。我意云何喜欲狂。一葉扁舟二千里。幾聲嚶鳥在垂楊。亦一證也。

耿庭懷論學

賢友不求所以生死之道，而徒辨所以生死之由，不於見在當生求了畢，欲於死後再生尋究竟，千言萬語，只是落在一箇輪迴深坑裏，不見有超出底意思。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第決當下若云姑待，是誣豪傑賢友謂人生顛異，必其前生參悟之力，結爲慧根，又輕看了那生萬物的，他既會生萬物，便不會生一個顛異的人。有一箇顛異的人，便是前生參悟來者，則自古及今，只生了些愚癡鈍根而已。是誣天地，若謂自古及今，只是這些愚智在天地旋轉，則初生愚智時，是誰來者？况旋轉來，智者必益智，愚者亦漸智，何乃今人不及古人遠甚，是誣聖賢。賢友又問死後光景作何狀，死後必有一著落處爲家，余卻問賢友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著落豈無家，如徒以耳目手足飲食男女，喚作生時光景，宜乎其復求死後之光景也。况以生爲客爲寄，而以死爲歸爲家，則生不如死矣。是誣生死，蓋佛氏輪迴之教，原爲超出生死而設，再生之說，乃其徒敗壞家風的說話。何故信之深，勿論儒道禪已荒矣，答邵濂輪迴生死問，下二條同。○夫所謂漫天漫地，亘古亘今者，是何物？天地古今，尙在此內，而此必欲附麗一物乎？所謂神理綿綿與天地同久者，亦必有神理之真體，而曰附麗，則獨往獨來者，果安在也？不隨生存，果附麗於生乎？不隨死亡，猶有所附麗乎？生而附麗於生，是待生而存也；死而必再生以求所附麗，是隨死而亡也；待生而存，生已死矣；隨死而亡，焉能再生？○今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而具者，是生耶？生者活也，喜笑嗔然，啼哭愴然，周旋運轉惓惓，而有覺者，乃謂之生。一旦喜泯啼銷，運止覺滅，雖頭腹手足，耳目鼻口之仍在，則謂之死。故生死形也，形生形死，總謂之形，而形豈道乎哉？道也者，形而上之物也；形而上也者，超乎生死之外之謂也。生是形，不是道；道非形，即非生死。既已非生死矣，果且有生死乎哉？既已無生死矣，果且有附

屬乎哉。既已無附麗矣。果不可朝聞而夕死乎哉。生死不相干。朝夕於我何與。味賢友所謂附麗云者。似指今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之物。所謂漫天漫地。亘古亘今。神理綿綿不隨生存死亡云者。似指今之瓌然愴然惺然之物。徇生而爲生。執有而爲知。何謂知生。生之不知。何謂知死。死之不知。何謂知道。正恐賢友所以發願再生者。亦不在了此公案。而在貪此形生也。欲不貪生。非知生不可。欲知生。非知道不可。知道則知吾與賢友今日雖生。而實有一箇未嘗生者。在這裏。這裏方喚做漫天漫地。亘古亘今。神理綿綿不隨生存死亡的真體也。○自其未發者而觀之行於喜怒哀樂之中。而超於喜怒哀樂之外。獨往獨來不可名狀。強名曰中。明道曰且喚做中是也。自其發而中節也。觀之混乎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場。而合乎共喜共怒共哀共樂之心。應用無滯。如水通流。故謂之和也。中庸大段只是費隱顯微有無六字。六字根抵。只一性字。費可見而隱不可見。顯可見而微不可見。有可見而無不可見。隱微無未發也。費顯有發而中節也。隱卽之費中而在。微卽之顯時而在。無卽之有者而在。未發卽之發而中節者而在。體用一原也。非隱孰爲費。非微孰爲顯。非無孰爲有。非未發而孰爲發。而中節一以貫之也。費卽是隱。顯卽是微。有卽是無。發而中節卽是未發。下學上達也。學者徒於喜怒哀樂上求和。而不於喜怒哀樂上求中。徇迹遺心矣。不於有喜有怒有哀有樂時。認未發之真體。欲於無喜無怒無哀無樂時。觀未發之氣象。離形求神矣。吾故曰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費隱顯微有無一性也。答中和問。○獨無色故觀不得。無聲故聞不得。睹不得聞不得。卻有一個獨體在。非謂不覩不聞之時。是獨也。獨體本自惺惺。本自寂寂。而卻有不惺惺不寂寂之物。欲獨體本自無起。本自無滅。而卻有常起常滅之心。這裏所以用著戒慎恐

懼四箇字。能於惺惺寂寂中。持此四箇字。而後不惺惺不寂寂之物。欲可滅。能於無起無滅中。持此四箇字。而後常起常滅之人心可除。此是有著落的工夫。所謂本體上作工夫者是也。答陽銜。○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子曰。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到得心不用養處。方是誠。答韓紹隆。○下學上達。原是一理。天地間無不下。即無不上。若以親親長長爲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爲上。則不可。天下平亦是下。親親長長亦是上。只在悟不悟之間。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二條同上。○這箇德性。卻莫於杳冥恍惚裏覓。就是這箇禮而已。中庸一書。全於費處見隱。○求心所在。不若求心所不在。大學心不在焉。此四字。是點化學人的靈丹。身有所忿懣。四句。是鍛鍊學人的鼎鑊。蓋四者實生於身。而役乎心。心何以有不在。在乎四者之中。爲形骸所役。而不自知爾。如今日口受味。目受色。耳受聲。鼻受臭。四肢受安逸。欣羨求取。能盡無乎。但有一絲心便不在。不在者。非不在腔子裏之謂也。倒是這腔子裏。成了一塊味色聲臭安逸美衣廣屋肥田佳園貴顯世路名高的鬧場。此心受役於鬧場之內。而不自知。故曰不在也。答童子徐麟問。心在何處。○自性是頭腦。自性上起念。是真念。念上改過。是真改過。但要賢友認得自性而已。一切言行。無差無錯處。皆性之用也。而必其有體。假若散而無體。則亦蕩而無用矣。認得此體。自然認得此用。念亦用也。而於體爲近。從本體上發念。從念上省改。少有差錯。即便轉來。總是本體上工夫。從本體發念。即是本體。從念上轉來。即轉即是本體。一念離了本體。一念即成差錯。一轉不到本體。即千轉初無實益。文過怙終。遂成大錯。皆起於轉之遠也。此無他。故了本體。便屬形體。一著形體。便落惡道。毫釐千里。端在於此。答葉文蚤。○秋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何如。師反詰之。對曰。衆人之情。憧憧擾擾安。

得未發。意者養成之後乎。師曰：中卽性也。必待養成而後爲中。然則衆人無中乎。無性乎。秋以至善爲對。師曰：喜怒哀樂終日離他不得。豈爾終日間通無此中。不自反求。牽合附會。益見支離。秋被逼迫。通身流汗。忽聞蟬聲。因省曰：此聲之入吾。何以受之。而知爲蟬也。聲寂矣。知何以不隨之而去也。乃對曰：意者吾身中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其中有主之而不著於此者。是謂中乎。師首肯曰：近之矣。從此體驗。亦得。秋又曰：意者君子而時中。無時不有。無方可執。無處不滿。見得此中。則天地位。萬物育。天下歸仁。正在眼前乎。師舉手曰：可矣。可矣。由此以進。聖人不難學矣。曰：然則可以把持乎。師曰：爾不把持。彼從何處去。秋曰：然則何以用功。師曰：離天地萬物不得。日從此處用功。而位育自在其中。最要緊處。在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秋於是怡然順適。判然冰解。方鳴秋問答。○立教須名至善。修學本自無爲。要知真性是我。明天命爲誰。不離喜怒哀樂。超然獨抱圓規。有耳誰能聽得。有眼窺焉難窺。本來巍巍堂堂。古今一毫無虧。動中漠然不動。生生化化無遺。謾道一切中節。一切本無。追隨但要自明。自覺三德五道。不回三德五道。由一從君。開眼伸眉。但能此中不疚。天地萬物皆歸。助方鳴秋。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劉元珍字伯先。別號本儒。武進人。萬歷乙未進士。歷官禮部兵部郎。乙巳大計。四明庇其私人。盡復臺省之黜者。察疏留中。人心憤甚。不敢發。先生抗疏刺其奸。削籍歸。而四明亦罷。庚申。起光祿寺少卿。時遼藩初沒。贊畫劉國縉。擁衆欲徙登萊濟南。先生謂國縉爲甯遠義兒。扶同賣國。今又竄處內地。意欲何爲。國縉遂以不振。未幾卒官。年五十一。先生家居講學。錢啓新爲同善會。表章節義。憂恤鰥寡。以先生爲主。有



昔非林下人所宜者。先生痼瘵一體。如救頭目。惡問其宜不宜也。先生每以子路自任。不使惡言入於東林。講論稍涉附會。輒正色斥之曰。毋亂我宗旨。聞謗講學者曰。彼嘗吾黨好名。以爲口實。其實彼之不好名。乃專爲決裂名教地也。疾小人不欲見。苟其在側。喉間輒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爲天下彈射。先生謂高忠憲曰。此吾輩入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斯可矣。

### 卷六十一

#### 東林學案四

#####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黃諱尊素。字眞長。號白安。越之餘姚人。萬歷丙辰進士。授甯國府推官。強宗斂手。避其風裁。時崑宜之饑。足以奔走天下。先生未嘗稍假借也。入爲山東道御史。神宗以來。朝中分爲兩黨。君子小人。遞爲勝負。無已時。天啓初政。小人之勢稍絀。會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相結。以制冲主。盡收宮中之權。思得外庭以助己。小人亦欲乘此。以一網天下之君子。勢相求而未合也。先生惕然。謂同志曰。兄弟閱於牆外。觀其侮吾儕。其毋閱牆以召外侮乎。無何。阮大鍼長吏垣。與桐城嘉善不睦。借一去以發難。先生挽大鍼使毋去。大鍼意亦稍轉。而無奈桐城之疎。彼也。趙太宰不由咨訪。改鄒新昌於銓部。同鄉臺省。起爭事權。先生爲之調人。江右遂謂新昌之見知於太宰。由先生二憾交作。而給事中傅魁。故與逆奄養子傅應星。稱兄弟。私懼爲清議所不容。挺險者乃道之以首功。借中書汪文言。以劾桐城嘉善。逆奄主之。以興大獄。先生授謀。

於鎮撫劉僑獄得解。於是而有楊副院二十四大罪之疏。疏之將上。副院謂同志曰。魏忠賢者。小人之城社也。塞穴薰鼠。固不如墮城變社耳。先生曰。不然。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一擊不中。凶復參會矣。疏入。副院既受詰責。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先生謂副院曰。公一日在朝。則忠賢一日不安。國事愈決裂矣。不如去。以少衰其禍。副院以爲然。而遷延不能決也。南樂由逆奄入相。然惟恐人知。燕趙士大夫以魏氏爲愧。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刺之。先生曰。不可。今大勢已去。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則小人尙有牽顧。猶有一二分之救也。嘉善銳意欲以擊外魏。與楊副院擊內魏。爲對股文字。不深惟先生之言。南樂喟然歎曰。諸公薄人於險。吾能操刀而不割哉。遂甲乙其姓名於宦籍之上。甚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皆與公爲難者也。逆奄奉爲聖書。終熹宗之世。其竄殺不出於此。晉人爭巡撫。先生語太宰曰。秦晉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變。參卹典而關中之人心變。再使晉人心變。是一闕而散之局也。陳御史果劾嘉善。以會推徇其座主。中旨一出。在朝無留賢矣。凡先生憂深慮遠。彌縫於機失謀乖之際。皆先事之左券也。先生三疏劾奄。第一疏在副院之先。第二疏繼副院而上。第三疏萬郎中杖後。清言勁論。奄人髮指。則曰。此諫官職分事。不以爲名高也。乙丑。出都門。曹欽臣論之。削籍。其冬。詆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先生用李實爲張永授。以秘計。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沈司寇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曰。譙訶李實。取其本去。而七君子被逮。蓋汪文言初番之獄。羣邪定計。卽欲牽連左魏二公。相隨入獄。不意先生能使出之。故於諸君子中。意思惟先生以爲必爲吾儕患。詆言之興。亦以是也。丙寅閏六月朔。賦詩而卒。年四十三。先生未嘗臨講席。首善

之會。謂南泉曰。賢奸雜沓。未必有益於治道。其風節相許者。則戴山忠憲。忠節萬里投獄。戴山慟哭而送之。先生猶以不能濟時爲恨。先生以開物成務爲學。視天下之安危爲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宏濟艱難。沾沾自願。揀擇題目。以賣聲名。則直鄙之爲硜硜之小人耳。其時朝士空疎。以通記爲粉本。不復留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繞朝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爲問。先生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先生卽口誦傳疏。瀾倒水決類如此。

懷謝軒講義

格物是格出至善所在。若作名物象數。則是借外以廓內。睿原是性中一點蟬體。但因格物而開拓融化。無有纖毫遮塞處便是。○天豈有命。生而炯炯不昧者。是合下生來箇箇是聖賢。再沒有命之以凡庸者。從此率之。不加不損。只依他出來。蓋天命之體。貞而靜。率者不起。知故不生。紛擾這便是貞靜之妙。戒懼慎獨。便著主靜率性之工夫也。修者就自家做出來的。將來做法程。非另有修也。○未發之中。渾淪無際。停鏡無窮。此卽水涸木落。無聲無臭之地。神明變化。都不外此。囊籥已發者。天下同此一性。天下同此一率。夫婦猶是聖人。猶是更無假詭變幻於其間。豈不謂達道中者。未發之性。和者已發之性。性無動靜。中和之名。因動靜而分。若言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分明性有動靜矣。○世風日下。如江河競注。而自古至今。此理猶在人心。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謂此也。○問天地位。萬物育。曰天地無日不位。萬物無日不育。只爲人心失卻中和之體。天地雖大。若容不得我。萬物雖衆。只覺多我一人。知此則知位育。○不是欺人。方是僞。凡所行而胸中自不能妥貼。人不見其破綻處。豈不是僞。○一貫不必說得元遠。淺言之如世之機。

械變詐。亦有時節通行得去。便有時節不可通行得去。如何貫得。是故一貫者。其唯誠乎。○觀過知仁。故知其不善。所以明善。○孟子知言。全將自己心源印證羣迷。吾心止有一常人。自去分門立戶。分蹊別徑。都從常心中變出許多鬼魅魍魎相。知言者。但把常心照證。變態無不剖露。知得人心。亦止知得自己心。知得羣心之變。亦止養得吾心之常。○心不受變。而術則變。如學術流爲申韓。此心不得不歸於慘酷。治術流爲雜伯。此心不得不向於殺伐。戰國時人。學皆刑名治。皆誅殺。都被術所弄壞。乃轉而歸咎仁之。不若人。故孟子特地拈出。本來此心。人人圓滿。但是一日之造端。便判終身之趨向。即夫子習相遠之說也。○說個信果。定是未言未行之先。先著一番心了。大人未言。那見有當信之理。未行。那見有當果之事。任他危言遜言。旁行正行。再沒有不中於則者。義有准而心無著也。○感遇聚散。佛氏視之。皆太虛中遊氣。紛擾與性體一毫不相妨礙。儒者則皆是我本根發出枝葉。無一件是假。○心體無盡。凡天地間所有之事。古今來所有之功。聖賢接續盡之。豈能盡得。○陽明先生答陸元靜。無妄無照之論。蓋本之佛書。佛書言妄心。卽真心影像。妄本無妄。以有感故。感亦無感。以能照故。若是則照妄之心。卽是無妄之心。云何復得有妄心。心本無妄。以無照故。謂之妄。今指爲真心之影像。畢竟影是形生。像隨鏡見。推不得是鏡以外事。今欲卻妄而完真。安得逃影而滅像乎。○佛氏言心無常爲無所住而生其心。念念生滅不停也。此儒者之所謂妄心也。而佛氏正以顯此心之性空。妙理卽謂之真。如不動。此蓋有見於流行。無見於主宰。以其常動而謂之不動。非真不動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佛氏所缺者至德也。公都子所言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總是一說。不觀之佛書。云性無善惡。能生善。

惡。又云善惡同以心性爲主。若斷性惡。則斷心性。性不可斷。故性善性惡。皆不可斷。旣不可斷。則是性有善惡也。若云性本無性。性亦非性。畢竟有個生善生惡者在。則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佛法先要人信。蓋佛法示人。本是種種可疑。於此教人盡行奪下。整身跳入其中。豈不立地成佛。何須更假修爲。若吾儒亦是穿衣喫飯。夏葛冬裘。見成道理。伸手便見。率之卽是體之卽存。故不必言信。無疑非信。不必言悟。無修非悟。○釋氏言宗心言安心。謂常住不動之真心爲宗。緣者爲妄。其實所謂常住不動者。空而已矣。緣起而流行者。天地萬物。皆野馬塵埃也。但不足以礙我空體。與空體截然不相粘合。吾儒則就此野馬塵埃之中。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乃見常住不動之真心。故其名則同。而所指實異也。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武進人也。崇禎甲戌進士。先生弱冠爲諸生。出入文社。講會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爲名宿。以貢教諭光州學。從河南鄉舉登第。時年已五十八矣。授長興知縣。閩人崔嶙。權嚙以屬禮待郡縣。先生不往。降紹興。照磨。量移桂林。推官。南渡。陞禮部主事。未上而國亡。閩中以原官召之。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先生曰。今日何等時。如某者更說一句不得耶。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而國又亡。遁跡海濱。是時自浙至中左。建國以一旅奉之。二三人望。皆觀望不出。先生曰。吾等之出。未必有濟。然因吾等之不出。而人心解體。何以見魯衛之士。亦惟以死繼之而已。起爲通政使。駕返浙海。先生以禮部尚書扈蹕。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爲弟子員。率之見於行朝。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先生曰。此與陸君實舟中講大學正心章。一例耳。駕在滄洲。先生退處補陀。及事亟。先生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奄禍。吾尙爲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

君常死國難。吾爲遠臣。不得從死。閩事之壞。吾已辭行在。不得驟死。吾老矣。不及此時此地。死得明白乾淨。卽一旦疾病死。何以謝吾友。見先帝於地下哉。復渡海入滄洲。辛卯八月末。於聖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舉火而卒。年七十五。先生受業於涇陽。而於景逸元室季思。皆爲深交。所奉以爲守身法者。則淇澳困思抄也。在長興五載。以爲差足自喜者三事。一爲劉夫子弔丁長儒至。卽得侍杖履。一爲九日登烏膽山。一爲分房得錢希聲。所謂道德文章山水兼而用之矣。先生嘗選時文名士品。擇一時之有品行者。不滿二十人。而義與焉。其後同處圍城。執手慟哭。義別先生行三十里。先生復掉三板追送。其語絕痛。薛諸孟傳先生所謂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嗚呼。先生之知義如此。今抄先生學案。去之三十年。嚴毅之氣。尙浮動目中。

霞舟隨筆

人生只君親兩大本。凡日用應酬宗族眷屬。無不本於親。本此之謂仁。凡踐土食毛。事上臨下。無不本於君。本此之謂義。○人只除了利根。便爲聖賢。故喻利喻義。分別君子小人。小人所以喻利。只爲遂耳目口體之欲。孟子所以說養其小體爲小人。試想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八字。直將此身立在千仞岡上。下視養口體物交物一班人。渺乎小哉。真蟻螻一世矣。○有伊尹之志。則可仕。不則貪位慕祿之鄙夫而已矣。不可與事君也。有顏子之樂。則可處。不則飽食閒居之小人而已矣。未足與議道也。○士大夫爲盜賊關說者。是卽盜賊。爲倡優關說者。卽是倡優。○或問當此之時。何以自處。答云。見危臨難。大節所在。惟有一死。其他隨緣俟命。不榮通。不醜窮。常養喜神。獨尋樂處。天下自亂。吾身自治。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玩之可得守身法。○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微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道也。○錢啓新先生云。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須忘年以交接。引人道。不必羅致門下。○張二無至京師。宜興餽以人參。不受。宜興不悅。二無告以籌邊禦寇。宜興諧之曰。但主心一轉。天下自治。他可置勿道也。二無遂力求去。○顏壯其爲孝廉時。里人有跪訴者。既去。移晷追還。爲下一跪。里人駭問。何故。曰。頃汝下跪。我立而扶之。思此終覺不安。故跪還汝耳。○友云。求長生當除妄想。曰。求長生獨非妄想耶。○君子小人之辨。在人臣當泯其圭角。在人主當見得分明。○天地之間。只有陰陽二氣。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天地間一切目可得見。耳可得聞。言可得傳。躬可得行者。皆道之用也。皆象也。數也。故聖人立象以盡意。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不可得而見者。道之體也。立象而意盡於其中。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者用也。隱者體也。聖人惟忍人索之於隱。只言用不言體。易之六爻皆用也。故曰用九。曰用六。用九而六其體。故曰見羣龍無首。天德不可爲首。用六而九其體。故曰利永貞。以大終。○天地只有一乾。伏羲原初只有一畫。坤之偶。卽一畫而分之。非另有第二畫也。○坤之中斷處。正是坤之虛處。所以順承天也。乾貫乎中矣。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直撐天拄地。一方周遍四隅。中字從直從方。口可兼內外二義。○他卦之上。爲極爲變。惟鼎與井中爲成功。井以養民。鼎以養賢。井以水。鼎以火。水火飲食之道也。○欲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須將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處。克盡纔觀得。○子貢問道。顏子以下一人。只文章性道二語。括盡中庸費隱之旨。○問朝問道。所問何道。答云。

須看下句。○入道者當於天親一脈不可僞爲處竭情。此文介真實見道語。人情之同處。卽本心。人謂隨處體認天理。愚謂隨處體貼人情。靜虛二字上。不容加一道字。一念不起時。一物不著處。參得消息。當是朝聞。○人身常定常靜常安。氣息自調。每有意調息。反覺氣息轉籠。可見正助之害。○見危受命。不要害怕。見利思義。卻要害羞。○事父母能竭其力。一生之力。無一毫不爲父母用者。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力纔竭。○君子一生。汲汲皇皇。只這一件事。故曰好學。○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仍不是不動。只動處還在原處。○今日會講各人。須細細密察。爲文學而來乎。爲理學而來乎。爲道學而來乎。爲文學來。不過學業止討些悟頭。這不中用。爲理學來。研窮意義。亦是訓詁學究伎倆。也不中用。爲道學來。實踐躬行。纔有中用。這便是所安。又爲先生而來乎。爲聖賢而來乎。爲自己而來乎。爲先生而來。先生有出山時節。這靠不得。爲聖賢而來。聖像有不懸時節。聖人之書。有不對面時節。亦靠不得。爲自己而來。立志在身心性命。這纔靠得。這便是所安。此是君子小人親筆供狀。○言願行。行願言。今人之言。大抵勦襲之言。今人之行。大抵趨逐之行。自己一毫不與其間。此之謂不相顧。○知只在心地上明白。不在義理見聞上誇張。○張二無云。無諂無驕。未必在境上打點。自己未有實受用。在一經夫子指點。便覺本地風光。時時現前。非心地上打掃十分潔淨。何以有此切要工夫。正是樂與好禮得力處。子貢見得此。直能因苗辨種。飲水知源。三百篇皆無字之經矣。故夫子許以言詩。告往知來。正與大易數往知來。不隔一線。○二無云。詩之爲用。自閨房靜好。以至郊廟登歌。其人自耕夫遊女。以至蠶臣哲后。其事自隳括蟲魚草木。以至感格天地神明。真是無隱不披。無遠不屆。卻只人人一點不容己之思耳。思起處。原無那緣染而後有那。只



用此無緣染之思，抽引不盡，何止充天塞地。○心本是仁，非是三物，私欲引去，心便違仁，私欲既無，心原是仁。

郎中華鳳超先生允誠

華允誠字汝立，別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告歸。崇禎己巳，補任轉員外郎，調兵部。上疏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溫體仁，冢臣閔洪學，同邑朋比，驅除異己，閣臣操吏部之權，吏部阿閣臣之意，庇同鄉，則保舉逆案，排正類，則逼逐講官，奉旨回話，因極言其罪狀。又言王化貞、宣正法，余大成在可矜，上多用其言，體仁洪學雖疏辨，無以難也。尋以終養歸。南渡起補吏部，署選司事，隨謝去。在朝不滿一月，改革後，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告其不削髮者，執至金陵，不屈而死。先生師事高忠憲，忠憲殉節，示先生以末後語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故其師弟子之死，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所以云本無生死。若佛氏雖義而言無生死，則生也爲罔生，死也爲徒死，縱能坐脫立亡，亦是弄精魂而已。先生居恆未嘗作詩，蒙難之春，爲二律云：緬思古則企賢豪，海外孤臣嘯雪毛。眼底兵戈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默無一事陰逾惜，思有千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數卻勞勞。振衣千仞碧雲端，壽域由來不二看。日光華宵又旦，春秋遷革歲方寒。每爭毛髮留詩禮，肯逐波流倒履冠。應盡只今祈便盡，不堪回首問長安。是亦知死之一證也。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陳龍正字惕龍，號幾亭，浙之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戊寅，焚惑守心，先生一言民間死罪，細

求疑情。一言輔臣不專票擬。居恆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己卯十月。彗星見。先生進言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更進之曰。事天以恆不以暫。何爲實。今日求言恤刑之實是也。何言恆。自今以後弗忘此求言恤刑之心也。其年十一月。上將郊天。先生謂正郊期。古帝王郊天不用至日。家語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以上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也。用辛日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臣謹按上辛。謂日至之月。第一辛日。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仲辛。冬至在十一月初旬。本月無辛。則用十月下旬。如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巳冬至。宜十八日辛未郊也。上命諸臣議。先生又上郊祀考辨。上從之。以辛巳南郊。明年乞休。不允。壬午上言勦寇不在兵多期於簡練。殲渠非專恃勇。藉於善謀。所云招撫之道。則更有說。曰解散。曰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安插之法。專委有司。賊初淫殺。小民苦賊而望兵。兵旣無律。民反畏兵而從賊。至於民之望賊。而中原不可收拾矣。及墾荒之議起。先生曰。金非財。唯五穀爲財。輿屯不足以生穀。唯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唯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上以先生疏付金之俊議之。甲申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國變後。杜門著書。未幾卒。先生師事吳子往。志遠高忠憲。留心當世之務。故以萬物一體爲宗。其後始湛心於性命。然師門之旨。又一轉矣。

學言

最初最簡最盡。一盡於太極。再盡於陰陽。三以下不能無遺矣。義盡最盡。發揮其最初也。後聖有言。皆發揮於圖畫之後者也。故曰言不盡意。聖人欲使反其初。觀其盡者。又曰予欲無言。人心惟寂。然不動。斯太

極矣乎。寂無不藏。感無不通。彼空虛者。其以爲有。不能生陰陽萬物之太極也。質無常存。氣無常分。開非始有。混非終無。有無從不相離。故不言二之。是以言之有無二。視天下之物無不二。人我二矣。心迹二矣。體用二矣。切而生死亦二。浮而得喪毀譽亦二。二之所從來遠矣。○日無定中。月無定滿。人無定強。方至卽行。長極卽消。斯須不得留。留則有息矣。人形氣不得不衰也。心不得不自強也。形氣似月。心似日。○天地自不滿。生天地之中者。疇能滿。諸山川無全吉。人形無全美。世福無全享。極之唐虞。不能使朝無孔壬。野無矜人。古今亦無全治。惟堯孔心德居其全爾。不可全者物而衆求之。可全者德而莫之求。惑矣夫。○天授人性。其有形以後。天人疏而親隔。而通之際乎。天主上也。人臣庶也。性職事也。奉職循理。謂之忠良。曠厥職而朝夕致禮焉。明主聞之。以爲忠乎。媚乎。○止者心之常。良背亦止。行庭亦止。靜者太極之常。生陰亦靜。生陽亦靜。主靜者良止之義乎。心合於良之謂太極矣。心載性而宰身。然性視心。則心奇矣。惟性最庸。故學不從心而從性。身視心。則心微矣。惟身斯顯。故學不本正而本修。其從性也。照異端之病也。其本修也。坊百世之逃也。○返百慮於何慮。學問之道。不知其道。反益其慮。化有事爲無事。經濟之道。不知其道。反生其事。○問道以無妄念爲候。妄念因於嗜慾。嗜慾因於有身。嗜慾無味。無足想矣。物物自然。無容想矣。忽若有見。而念起不禁者。悟與思誠者。自反之謂也。主於自得。不期誠而誠。主於得名。不期僞而僞。○不信天。則學無柄。小毀小譽。小得小失。目前相遇。莫不徬徨矣。學至於惟有天知。則陟降於帝庭。與太極存矣。功至於惟有天知。則朝市屢變。傳家之事不變矣。一得焉。恐人不知。微勞焉。恐人不感。是誠何心哉。○凡人者。自爲一人而已矣。仁人者。天下之心。心覺一身之疴癢。仁人覺天下之疴癢。覺之故安之。

未能安天下。且安目前。無安之之權。且使有權者。動念於求安。安之心。不可不自我存。安之績。不必自我成。○法今傳後。其與人爲善之心乎。天下法之。天下皆善人矣。後世傳之。後世皆善人矣。舜之所樂。其在茲乎。我可法。我可傳。則品存而名貴。是雖有懿行。猶己私也。去鄉人幾何。憂不如舜。憂不能使天下後世同歸於善也。詎憂無舜之令名。○司馬徽有言。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天下先務時時各異。孰爲大本。孰爲大端。遡觀往事。人所旣爲。我則瞭焉。方當吾世。從何入手。而茫然不識者。皆是也。○取四三年來之治機。治今之天下。未必合者。而况遠昔哉。成心之去難矣哉。成心之害深矣哉。一懷成心。所觀得失。皆不復中。非必愛之憎之也。力除愛憎。設爲虛衷。而成心隱隱據其中而主之。我自以不關成心也。其實推之。不能去也。○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於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襲言。非力所及。勿輕言。○我與天下後世之感通。猶兩人相覲爾。我愛彼。彼亦愛我。否耶。覲面交疏。我惟見有身。天下亦烏知有我。鄉人之所以草木同腐也。我孜孜爲後世計。後世孰能忘之。聖賢之所以長生於人心也。○有明之盛。道至醇深者。薛高二子而已。薛子危而免。高子遂及。不以爵耶。宋六子。其一不受爵。其五不居高爵。○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下。無若楊忠愍。養其身以有爲六律。可明可制。○問三楊曰。文貞德業最盛。孳孳爲民。無赫赫功。是足貴也。宏治三臣曰。弇州記。允矣。周忠介曰。介矣哉。手綰銜。衛居不蔽風雨。田數十畝。其死也。則幾傷勇乎。其有恥不與黨之心乎。規免而忠介不免。命也。夫問楊忠烈曰。烈矣哉。然激寺禍者。夫夫也。自昔狐鼠以格主去。以慧術去。有一疏顯攻之而去者乎。不去禍斯烈矣。○上士貞其身。移風易俗。中士自固焉爾矣。下士每遇風俗。則身爲之移。○堯舜以來。只說教字。從不曾

說著學。至傳說乃極說個學之益出來。尼思以前只說性字。從不曾說著理。至孔子方言窮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說個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爲千萬世宗主。○言生生可以該冲漠無朕。言冲漠無朕。或反以晦生生。儘有澹靜之士。談及民生利病。輒悄然不顧。非惟不顧。且將阻人。蓋其澹靜中。與世間痛癢全相隔斷。豈知所謂冲漠無朕。正欲於一相不立之處。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耳。若人我隔絕。則其養高習靜。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古來那有此胡越學問。今日言學。只提個生字。○學者須得爲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是隱居工夫。不然。一生巖居川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絕。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業。但日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是堯舜仲尼意思。大行窮居。當時事業。略有分別。久久決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短。無分別之運長。念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學大原。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明明德許多條目。然只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已將念頭工夫。合總說完。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許多清高靜寂。長厚儉樸。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一身上起。總做得完完全全。無些子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起於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顛倒了。○一部論語。皆說學問事。惟是知也。直指出心體來。皆說做工夫事。惟天何言哉。直指出道體來。皆說生前事。惟朝聞夕死。直指出到頭結果處來。說心體。明是不倚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說道體。明是節節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說到頭結果。明是心同太虛。事業皆浮雲矣。終不教人虛想像死後光景。步步踏實。乃得絕塵而奔。斯人爲徒。乃得侔天而遊。味此三則。任是特地靈慧。無礙辯才。劈空提醒。未有出於其外者也。異端拈出神奇妙理。在聖人止是平常。異端喝出驚

樞大事。在聖人止是作息。故使驚者不解。解者不驚。○在人身如何是天載。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人  
 身中無聲無臭處也。但於義理熟之，莫從天載上虛想。要犯好知不好學之蔽。○所性分定，人人盡然。仁  
 義禮智根於心。唯君子能之。栽植非一日矣。若以不加損獨歸君子，便不識所性。○曾子傳一貫，不言一  
 貫而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此矩即從心所欲之矩。聖人不必言絜絜之則  
 是忠恕。其於學者最有把握。湯武反之，亦是絜矩。○道一而已矣。中一而已矣。中不可見，見之於和。自昔  
 聖人之作用，舉八元，屏四凶，皆和也。何事是中。惟和則發揮出中字來。中無可言，言之以庸。自昔聖人之  
 日用，勉不足，慎有餘，皆庸也。何物是中。惟庸則形狀出中字來。博厚高明，結以天之所以爲天，不及地也。  
 溥博淵泉，結以配天，不及地也。知化育，結以浩浩，其天不及地也。無他，天一而已矣。地止是天中之凝聚  
 處。在彼則觀利與庸而中見。在此則言天而地見。指點之法，相反而通。○大舜所至成都，孔孟育英才，大  
 邱幼安之徒，鄉里薰其德，士善其身，未有以獨善終者也。對天下而云耳。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  
 我，必有以成人。○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似多卻推駁象山一番，然非無爲。爲後世也。象山立  
 身，實無可議。陽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卻推駁朱子一番。顏曾木卜同在聖門，親領德旨，其用功  
 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入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  
 宿，必同用力不妨異。設誠致行，起念必同。○問聖賢效法天地，亦有時拘過天地否。曰：夷齊不食周粟，當  
 時天運悉已歸周，兩人欲以變身撐住乾坤。元時上天命之入主天下，而金華四子沒身泉壤，一則拘之  
 於天運之初遷，一則拘之於天運之久定。此太極之不隨陰陽者。故人心爲太極。○孔子憂學之不講，不

知是如何講法。孟子直發揮出來。有個詳說。有個反說。詳卽如今辯論。反則是體認天理。躬行亦反說也。默識亦反說也。古人辯論。惟恐體認或誤。故須辯之。今人雖反說到至精至微處。只是說話。然則且莫講學。先體貼孔孟講說二字。○理欲並竅於人心。饑食渴飲。非其一端乎。知味得正。斯理矣。甘而失正。或醉飽溢量。斯私欲矣。一事一念。莫不有利善介於其間。危如之何。凡言危者。得失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爲人心。則已失。已亡。豈直危而已哉。道心卽人心之得其正者。與不正止爭些子。非必如一黑一白相反而易辯也。故曰惟微。

## 卷六十二

### 蕺山學案

今日知學者。大概以高劉二先生。並稱爲大儒。可以無疑矣。然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義侍先師於舟中。自禾水至省下。盡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闌入釋氏者。以示義。後讀先師論學書。有答韓位者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又讀忠憲三時記。謂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俱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其意似主於無。此釋氏之所以爲釋氏也。卽如忠憲正命之語。本無生死。亦是佛語。故先師救正之曰。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固非佛學。然不能不入其間。所謂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師。則醇乎其醇矣。後世必有能辨之者。戊申歲。義與惲日初同在越城半年。日初先師高第弟子。其時爲劉子節要。臨

別拜於河濟。日初執手謂羲曰。知先師之學者。今無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於先師言意所在。當稍渾融耳。羲蓋未之答也。及節要刻成。緘書寄羲。曰。子知先師之學者。不可不序。嗟乎。羲豈能知先師之學者。然觀日初高劉兩先生正學說云。忠憲得之悟。其畢生黽勉。祇重修持。是以乾知統攝。坤能先師得之修。其末後歸趣。亟稱解悟。是以坤能證入乾知。夫天氣之謂乾。地質之謂坤。氣不得不凝爲質。質不得不散爲氣。兩者同一物也。乾知而無坤能。則爲狂慧。坤能而無乾知。則爲盲修。豈有先後。彼徒見忠憲旅店之悟。以爲得之悟。此是禪門路徑。與聖學無當也。先師之慎獨。非性體分明。慎是慎個。慙慙以此觀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羲不序節要之意也。惜當時不及細論。負此良友。今所錄一依原書次第。先師著述雖多。其大概具是。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劉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越之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授行人。上疏言國本。言東林多君子。不宜彈射。請告歸。起禮部主事。劾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轉光祿寺丞。尋陞尙寶少卿。太僕少卿。疏辭不允。告病回籍。起右通政。又固辭。內批其矯情厭世。革職爲民。崇禎己巳。起順天府尹。上方綜核名實。羣臣救過不遑。先生以爲此刑名之術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上迂闊之。京師戒嚴。上疑廷臣謀國不忠。稍稍親向奄人。先生謂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當是時。小人乘時。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牽連入之東林。先生曰。自東林之。以忠義著。是非定矣。奈何復起波瀾。用賢之路。從此而窮。解嚴後。上祈天永命疏。上天重民命。則刑罰宜



省請除詔獄。上天厚民生，則賦斂宜緩，請除新餉。相臣勿與大獄，勿贊富強，與有祈天永命之責焉。上詰以軍需所出，先生對曰：有原設之兵，原設之餉，在上終以爲迂闊也。請告歸。上復思之，因推閣員降詔召先生入對文華殿。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參罰嚴，吏治日壞，民生不得其所，胥化爲盜賊，餉無從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方，盜賊還爲吾民也。上又問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劉某之言也。用爲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覆言之。謂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賈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聽其窮而自解歸來，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也。上見之大怒，久之而意解。諭以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耳。先生復言：皇上已具堯舜之心，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有過不及者，授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害治者有之。惟皇上深致意焉。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州，上疏曰：今日之禍，己已以來釀成之也。後日之禍，今日又釀之矣。己已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異己，不難爲法受惡果，實之重典。丙子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私人，不難上下蒙蔽，使處分之頓異。自古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有旨革職爲民。然上終不忘先生臨朝而嘆，謂大臣如劉宗周，清執敢言，廷臣莫及也。壬午起吏部左侍郎，先生以爲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別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爲苟且。途中上書以明

聖學未至。陞左都御史。召對。上問職掌安在。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官。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至於肅政。總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矣。已又戒殿。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鎮靜以立。太安詳以應。變此第一義也。其施行次第。雖蘆象昇。戮楊嗣昌。上曰。責重朕心是也。請卹追戮。何與兵機事。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僑言。火器先生劾之曰。御吏之言非也。邇來邊臣於安撫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講。以火器爲師命。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上議督撫去留。先生對。請自督師范志完始。至完身任三協。平時無備。聽其闌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從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上曰。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對。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移易。緣欲以一切苟且之政。牽補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斷疑關。公天下以爲好惡。則思過半矣。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卽如范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始色解。先生更端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給事。中姜琛。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詔獄。皇上度薑卓犖。如臣某。某多狂妄。幸竟斧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臆直獲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此。先生對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卽有應得之罪。亦當敕下法司定之。違實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庶

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賊壞法。欺君罔上。俱可不問乎。先生對。卽皇上欲問貪賊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遂革職歸南。渡起原官。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一時亂政。先生無不危言。開臣則劾馬士英。勳臣則劾劉孔昭。四鎮則劾劉澤清。高傑。先生本無意於出謂中朝之黨論。方與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略。常是時。姦人雖不利先生。然恥不能致先生。反急先生之一出。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以不臣也。朱統纘言。先生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四鎮皆言。先生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僧舍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迹之。先生危坐終日。無惰容。客亦心折而去。詔書敦迫再三。先生始受命。尋以阮大鍼爲兵部侍郎。先生曰。大鍼之進退。江左之興衰繫焉。內批是否確論。先生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先生出國門。黃童白叟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浙省降。先生慟哭曰。此余正命時也。門人以文山壘山袁闥故事言者。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吳越又降。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命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爲近。

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絕食二十日而卒。乙酉閏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先生起自孤童。始從外祖章穎學。長師許敬菴。而砥礪性命之友。則劉靜之于長孺。周甯宇。應中先。忠端公。高忠憲。晚雖與陶石梁同講席。爲證人之會。而學不同。石梁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因果。分會於白馬山。羲嘗聽講。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爲馬。引其疾姑證之。義甚不然。其言退而與王業洵。王毓蒼。推擇一輩。時名之士四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此四十餘人者。皆喜關佛。然而無有根柢。於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資學佛者之口實。先生有憂之。兩者交譏。故傅先生之學者未易一二也。先生之學。以慎獨爲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復。自然分爲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能不過其則。卽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卽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卽是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卽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離氣無所爲理。離心無所爲性。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他真賊實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分別。其不爲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如此指出。真是南轅北轍。界限清楚。有宋以來。所未有也。識者謂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湛然寂靜中。當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簿書執掌。金革倥偬。一齊俱了。此靜中真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即豎得許多功能。亦是沙水不成團。如喫飯穿衣。有甚奇事。纔忙亂已從脊梁過。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總無益也。以下庚申前錄。○知行自有次第。但知先而行。即從之。無間可截。故云。一後儒喜以覺言性。謂一覺無餘事。即知即行。其要歸於無知。知既不立。一亦難言。噫。是率天下而禪也。○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謂良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謂致知。○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即爲惡事。則念之有倚著處。即爲惡念。擇善非擇在事上。直證本心。始得識仁一篇。總是狀仁體合下如此。當下認取活潑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力處。蓋把持之存。終屬人爲。誠敬之存。乃爲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之存。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感。○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以下癸亥。○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闌房。或應接賓客。或散步迴廊。或靜窺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過去未來。或料理藥餌。或揀擇衣飲。或詰童僕。或量米鹽。恁地捱排。莫可適莫。自謂頗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改。一朝患作。追尋來歷。多坐前日無事甲裏。如前日安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前日誤讀一冊。此一冊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閒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此心放逸已久。纔向內則苦而不甘。忽復去之。總之。未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即天理也。先生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以下乙丑丙寅。○釋氏之學。

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工夫實地。卻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道。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遺卻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覺。亦只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體物之知不同。其所謂心。亦只是虛空圓寂之心。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象山言心。本未嘗差。到慈湖言無意。分明是禪家機軸。一盤托出。○道本無一物可言。若有一物可言。便是礙膺之物。學本無一事可著。纔有一事可著。便是賊心之事。如學仁便非仁。學義便非義。學中便非中學。靜便非靜。止有誠敬一門。頗無破綻。然認定誠敬。執著不化。則其爲不誠不敬也。亦已多矣。夫道卽其人而已矣。學如其心而已矣。○此心絕無滂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絕。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真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心無物累。便是道。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爲妄。見思爲妄。思有見與思。卽與消融去。卽此是善學。○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來橫決。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如貫虱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以下戊辰。○問未發氣象。從何處看入。曰。從發處看入。如何用工夫。曰。其要只在慎獨。問兼動靜否。曰。工夫只在靜。故云主靜立人極。非偏言之也。然則何以從發處看入。曰。動中求靜。是真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真動之用。體用一原。動靜無端。心體本是如此。○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者。天理之所以妙合而無間也。靜以宰動。動復歸靜者。人心之所以有主而常一也。故天理無動無靜。而人心惟以靜爲主。以靜爲主。則時靜而靜。時動而動。卽靜卽動。無靜無動。君子盡性。至命之極則也。以下甲戌。○

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及一切游思妄想。卽這裏處不無間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爲擾擾矣。此主客之勢也。○正諦當時。切忌又起爐竈。以下丙子京邸錄。○無事時得一偷字。有事時得一亂字。○程子曰。無妄之謂誠。無妄亦無誠。○心以物爲體。離物無知。今欲離物以求知。是張子所謂反鏡索照也。然則物有時而離心乎。曰。無時非物。心在外乎。曰。惟心無外。○獨字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是思慮既起。吾心獨知時也。然性體卽在心體中看出。○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性之德。曰誠。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心性之辨也。故學始於思。達於不思而得。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致知在格物。中庸明有疏義。曰明善是也。然中庸言五者之目。而大學止言格致。不言所以格且致者何也。曰。此五者之目。已括大學二字內。此直言其所謂道耳。故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此格物之功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中卽在人心中看出。始見得心性一而二。二而一。然學者工夫。不得不向危處做起。是就至粗處求精。至粉處求一至。偏倚處求中也。擇善固執。正是從氣質上揀擇德性來。所以至精。○纔認己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己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獨體只是個微字。慎獨之功。亦只在於微處。下一著子。故曰。道心惟微。心一也。合性而言。則曰仁。離性而言。則曰覺。覺則仁之親切痛癢處。然不可以覺爲仁。正謂不可以心爲性也。又統而言之。則曰心。析而言之。則曰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粗之合天下國家與身。而後成其爲覺。若單言心。則心亦一物而已。凡賢聖言心。皆合八條目而言者也。或止合意知物言。

惟大學列在八目之中，而血脈仍是一貫。正是此心之全譜。又特表之曰明德。○大學之言心也，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已。此四者心之體也。其言意也，則曰好好色、惡惡臭、好惡者，此心最初之機。即四者之所自來，故意蘊於心，非心之所發也。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知善知惡之知而已。此即意之不可欺者也。故知藏於意，非意之所起也。又就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體物不遺之物而已。此所謂獨也。故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也。大學之教，一層切一層真。是水窮山盡學問，原不以誠意為主，以致良知爲用神者。○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好善惡惡者意之靜。知善知惡者是良知，有善無惡者是物則。○一性也。自理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氣而言，則曰喜怒哀樂一理也。自性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心而言，則曰喜怒哀樂。○或曰：君子既常戒懼於睹聞矣，又必及其所不睹聞，方是須臾不離道否？曰：如此則是判成兩片矣。且人自朝至夕，終無睹聞不著時。即後世學者有一種瞑目杜聰工夫，亦是禪門流弊。聖學原無此教法。○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動而生陽，即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靜而生陰，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纔動於中，即發於外。發於外，則無事矣。是謂動極復靜，纔發於外，即止於中。止於中，則有本矣。是謂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滅矣。蓋時位不能無動靜，而性體不與時位爲推遷。故君子戒懼於不睹不聞，何時位動靜之有。○問人心既無喜怒哀樂時，而藏發總一機矣。若夫氣機之屈伸，畢竟有寂感之時。寂然之時，四者終當冥於無端，感通之時，四者終當造於有象。則又安得以未發爲動，而已發反爲靜乎？曰：性無動靜者也。而心有寂感。當其寂然不動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於無，及其感而遂通之際，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以其



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及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性之所以爲性也。動中有動。靜中有靜。物也。心之所以爲心也。

體認親切法

- ◎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
- ◎心在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圍。
- ◎通天地萬物爲一心。更無中外可言。
- ◎體天地萬物爲一本。更無本心可覓。

先生有詩云。只圈圓相形容似。纔點些兒面目肥。卽此可以辨儒釋。

或曰。慎獨是第二義。學者須先識天命之性否。曰。不慎獨。又如何識得天命之性。以下兩子獨證。獨。○只此喜怒哀樂而達乎天地。卽天地之寒暑災祥。達乎萬物。卽萬物之疾痛疴癢。○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慎恐懼來。然敬字只是死工力。不若中庸說得有著落。以戒慎屬不睹。以恐懼屬不聞。總只爲這些子討消息。胸中實無個敬字也。故主靜立極之說。最爲無弊。○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閒居爲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陽明先生言良知。卽物以言知也。若早知有格物義在。卽止言致知亦得。朱子言獨知對。睹聞以言獨也。若早知有不睹不聞義在。卽止言慎獨亦得。○雖獨一步。便是人僞。○主靜之說。大要主於循理。然昔賢云。道德言動皆翕聚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天地萬物皆然。則亦意有專屬。正黃葉止兒。

嗜是方便法也。○喜怒哀樂雖錯綜其文實以氣序而言。至殺而爲七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是則性情之變。離乎天而出乎人者。故紛然錯出而不齊。所爲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七者合而言之皆欲也。君子存理遏欲之功。正用之於此。若喜怒哀樂四者其發與未發更無人力可施也。後人解中相誤認是七情。故經旨隱晦至今。○古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九容分明畫出有道形容氣象。然學者一味學不得吾病其徇外而爲人也。○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既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有氣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有象斯有名。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性。有性斯有道。故道其後起也。而求道者輒求之未始有氣之先。以爲道生氣。則道亦何物也。而能遂生氣乎。以下丁丑。○或曰虛生氣。夫虛卽氣也。何生之有。吾邇之未始有氣之先亦無往而非氣也。當其風也。自無而之有。有而未始有。及其伸也。自有而之無。無而未始無也。非有非無之間。而卽有卽無。是謂太虛。是謂太極。○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一心也。而在天謂之誠。人之本也。在人謂之明。天之本也。故人本天天亦本人。離器而道不可見。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後言。有物先天地。異端千差萬錯。從此句來。一氣之變。雜然流行。類萬物而觀人。亦物也。而靈者不得不靈。靈無以異於蠢也。故靈含蠢。蠢亦含靈。類萬體而觀心。亦體也。而大者不得不大。大無以分於小也。故大統小。小亦統大。○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大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覺有主是藥。則見

○天樞轉於於穆地軸巨於中央人心藏於獨覺○理卽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之外知此則知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人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言實有此流行之命而物物伸畀之非流行之外另有個無妄之理○乾坤合德而無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迭運之謂也至化育之功實始乎纏體之長子而長女配之成乎少男而少女配之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今日繼靜而動亦非也以斯知人心之獨體不可以動靜言而動靜者其所乘之位也分明是造化之理○心無善惡而一點獨知知善知惡知善知惡之知卽是好善惡惡之意好善惡惡之意卽是無善無惡之體此之謂無極而太極意者心之所存亦所發也或曰好善惡惡非所發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起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啻千里○自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爲單提口訣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卽是獨中真消息但說不得前後際耳蓋獨不離中和延平姑卽中以求獨體而和在其中此慎獨真方便門也後儒不察謂未發以前專是靜寂一機直欲求之思慮未起之先而曰旣思卽是已發果然心行路絕語言道斷矣故朱子終不取延平之說遂專守程門主敬之法以教學者特其以獨爲動念邊事不爲無弊至湖南中和問答轉折發明內有以心爲主則性情各有統理而敬之一字又所以流貫乎動靜之間庶幾不謬於慎獨之說最後更以察識端倪爲第一義爲誤而仍歸之涵養一路可爲善學延平者然終未得中庸本旨○陽明子言良知每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至於中和二字則反不能信謂必慎獨之後方有此氣象豈知中

和若不是生而有之。又如何養成。中只是四時之中氣。和只是中氣流露處。天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時之氣相禪不窮。人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端之情相生不已。故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戒懼於所不睹聞。其旨一也。○性情之德。有卽心而見者。有離心而見者。卽心而言。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哀樂亦然。由中道和有前後際。而實非判然分爲二時。離心而言。則維天於穆。一氣流行。自喜而樂。自怒而哀。自哀而復喜。由中道和有顯微際。而亦非截然分爲兩在。然卽心離心。總見此心之妙。而心之與性。不可以分合言也。故寂然不動之中。四氣實相爲循環。而感而遂通之際。四氣又迭以時出。卽喜怒哀樂之中。各有喜怒哀樂焉。如初喜屬喜。喜之暢屬樂。喜之歛屬怒。喜之藏屬哀。餘倣此是也。又有逐感而見者。如喜也。而溢爲好樂也。而溢爲樂。怒也。而積爲忿懣。一哀也。而分爲恐爲懼。爲憂爲患。非樂而淫。卽哀而傷。且陽德衰而陰慘用事。喜與樂之分數減。而忿懣恐懼憂患之分數。居其偏勝。則去天愈遠。心非其心矣。○陽明子曰。語言正到快意時。便翕然能止。截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肅然能收。斂得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得良知親切工夫。亦自不難。愚謂語言既到快意時。自能繼以止截。意氣既到發揚時。自能繼以收斂。嗜欲既到沸騰時。自能繼以消化。此正一氣之自通自復。分明喜怒哀樂相爲循環之妙。有不待品節限制而然。卽其間非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則雖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而於所謂良知之見。亦莫親切於此矣。若必借良知爲監察官。欲就其一往不返之勢。皆一一逆收之。以還之天理之正。則心之與性。先自相離。而

杞柳栝樛之說。有時而伸也必矣。○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所謂中。卽信之德也。故自四者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四者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卽微卽顯。卽隱卽見。卽慎獨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脈也。○心意知物是一路。不知此外何以又容一念字。今心爲念。蓋心之餘氣也。餘氣也者。動氣也。動而遠乎天。故念起念滅。爲厥心病。還爲意病。爲知病。爲物病。故念有善惡。而物卽與之爲善惡。物本無善惡也。念有昏明。而知卽與之爲昏明。知本無昏明也。念有真妄。而意卽與之爲真妄。意本無真妄也。念有起滅。而心卽與之爲起滅。心本無起滅也。故聖人化念還心。要於主靜。○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不思。絕無所爲。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爲之動。則思爲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爲憧憧往來之思矣。如官犯賊。乃溺職也。○思卽是良知之柄。○知無不良。只是獨知一點。○朱子以未發言性。仍是逃空墮幻之見。性者生而有之之理。無處無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聽。耳之性也。目能視。目之性也。未發謂之中。未發之性也。已發謂之和。已發之性也。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勢之性也。○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麟鳳梟獍。其性之仁暴皆生而有之。假令易梟獍而仁。易麟鳳而暴。則非其性矣。水清則明。清之性也。水濁則暗。濁

之性也。千古性學不明，則是將做一好題目看，故或拘於一處，或限於一時，而不能相通以類萬物之情。使性善之旨反晦。○性卽理也，理無定理，理亦無理。○張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性，與氣分明兩事矣。卽程子之見亦近蘊洞。凡言性者皆指氣質而言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如曰氣質之理卽是，豈可曰義理之理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曰一歲。周天而天以行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其間亦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此所謂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鐘虛則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以爲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非也。盈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正爲虛而能應之理，物物皆然，非鐘所得而私也。此可以明性體矣。○古今性學不明，只是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大抵感三耳之說。佛氏曰：性空也。空與色對，空一物也。老氏曰：性玄也。玄與白對，玄一物也。吾儒曰：性理也。理與氣對，理一物也。佛老判理而吾儒障於理，幾何而勝之。○朱子於獨字下補一知字，可謂擴前聖所未發，然專以屬之動念邊事，何耶。豈靜中無知乎，使知有間於動靜，則不得謂之知矣。○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亡。○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以人身入萬四千毫竅，在在靈通，知痛癢也。只此知痛癢心便是惻隱之心。凡乍見孺子感動之心，皆從知痛癢心一體分出來。朱子云：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太分析，惻隱是知痛表德。○慈湖宗無意亦以念爲障也，只是死念法。若意則何可無者，無意則無心矣。龍溪有無心之心，則體寂無意之意，則應玄。此的傳慈湖衣鉢也。文成云：慈湖不免著在無意上，則龍溪之說非師門定本可知。若夫子之毋意，正可與誠意之說相發明。誠意乃所以毋意也，毋意者毋自

欺也。○子絕四，毋意，聖人心同天虛，一些不存了，無端倪可窺，卽就其存主處，亦化而不有，夫抵歸之神，明不測而已，自意而積成爲我，纔說得是私意，若竟以意爲私，是認念爲意也，日用之間，動靜云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苟能順以應之，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不起一見，則亦無往而非道矣，纔起一見，便屬我見，強我合道，動成兩件，以下戊寅。○格物是格，其有善無惡之物，○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養本，是一個工夫，卻須兩句說，正如朱儒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已。○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欲鋼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觀矣，是爲喪心之人，君子惓惓於謹獨，以此，以下庚辰。○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於欲，便就此念體察，體得委是欲，立與消融而後已。○聖人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矣，盈天地間皆性也，性一命也，命一天也，天卽心，卽理，卽事，卽物，而渾然一致，無有乎上下精粗之歧，所以謂中庸之道也，後之言道者，妄意所謂形而上者而求之，虛無既遁，有而入無，又遁無而入有，有無兩遣，善惡不立，其究也，歸之斷滅性種，而猶謂之見性，何哉。○身無妄動，可乎，曰無妄動，易無妄念，難無妄念，可乎，曰無妄念，易無妄心，難以下壬子。准上。○心是鑒察，官謂之良知，最有權，觸著便碎，人但隨俗習非，因而行有不慊，此時鑒察，仍是井井，卽已做主不得，鑒察無主，則血氣用事，何所不至，一事不做主，事不做主，隱隱一竅，托在恍惚間，擁虛器而已。○語次多詭隨，亦見主心之不一。○小人閒居爲不善，只爲惹卻些子，聖人勸之曰無所不至。○主靜敬也，若言主敬，便贅此主字。○如在性情上理會，但有過更無

不及可商。如出手太粗，應手太急，便是過，不必到分數上爭饒減也。然間有太軟太弱時，總向廓然處討消息。○人心一氣而已矣，而樞紐至微，纜入粗一二，則樞紐之地霍然散矣。散則浮有浮氣，因以有浮質。有浮質，因以有浮性；有浮性，因以有浮想。爲此四浮，合成妄根。爲此一妄，種成萬惡。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本心湛然，無思無爲，爲天下主。過此一步，便爲安排。心有安排，因以有倚著。有倚著，因以有方。所有方，所以有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換。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莫非命也，順而受之，正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如斯而已矣。受制焉，僥倖苟免焉，一爲桎梏，一爲巖窟矣。莫非性也，率而由之，真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安排焉，知過造作焉，一爲湍水，一爲杞柳矣。以下壬午京邸。○人有極言曰：性命由一念之起滅，一息之呼吸，一日之晝夜，推之以至百年之生死時，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莫非性也，則莫非命也。今人專以生死言性命，蓋指其盡處言也。而漸易以七尺之成毀，則性命之說，有時而晦矣。○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後之學者，每於道理三分之，推一分於在天，以爲天命之性，推一分於萬物，以爲在物之理，又推一分於古今典籍，以爲耳目之用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之子，一無所有，乃日夕乞哀於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客子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疎者續之不堅也。當是時，主人貧甚，尚有一點靈明，可恃爲續命之膏，又被佛氏先得之，則益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爲？并其靈明而棄之，於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闕亡而返，求其一宿而不可得，終望門持鉢以死。甯爲牛後，無爲雞口。悲夫！○或問孰有以一念爲萬年者乎？曰：無以爲也。往者過，來者續。今日之日，豈非昨日之日乎？學貴日新，日日取生手。一日剝換，一日方不犯人。問煙火氣。○大學首言明德，又繼之曰：止於



至善。蓋就明德中指出主宰。有所謂至善者。而求以止之。止之所以明之也。然則學問工夫固不止就一靈明處結果可知。以下發未名存疑雜著。○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理無動靜。氣有寂感。離氣無理。動靜有無通一無二。以理爲靜。以氣爲動。言有言無。則善惡之辨。轉展悠謬矣。○心且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爲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爲善者。孟子性善之說。本此。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此性善第一義也。大學之好惡。正指平旦之好惡而言。故欺曰自欺。慊曰自慊。自之爲言。由也。自之爲言。獨也。○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自此而一。致之於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致之於中。不是知處異。乃是致處異。○大學言明德。則不必更言良知。知無不良。卽就明德中看出。陽明特指點出來。蓋就工夫參本體。非全以本體言也。又曰。良知卽天理。卽未發之中。則全以本體言矣。將置明德於何地。至後人益張大之。搬弄此二字。愈晦原初立言之旨。○佛氏之學。只主靈明。而抹去善惡二義。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本來面目。仍只是一點靈明而已。後之言大學者。本之。豈大學之義乎。○胡敬齋曰。心有端主之謂意。朱子釋訓蒙詩曰。意是情專所主時。近之。大學章句。以心之所發言。恐未然。愚謂敬齋亦近之。而未盡也。心有專主。蓋言有所專主也。有所專主。仍是逐物心。卽朱子情專所主之說。然讀大學本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方見得他專主精神。只是善也。意本如是。非誠之而後如是。意還其意之謂誠。乃知意者。心之主宰。非徒以專主言也。○天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心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意。天有五帝而分之。爲八節十二辰。故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卽主宰。

卽流行也。此正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今言意爲心之所發，亦無不可。言所發而所存在其中，終不可以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意者心之所發，發則有善有惡。陽明之說有自來矣。抑善惡者，意乎？好善惡惡者，意乎？若果以好善惡惡者爲意，則意之有善而無惡也明矣。然則誠意一關，其止至善之極則乎？○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蓋言獨體之好惡也。元來只是自好自惡，故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既是自好自惡，則好在善，卽是惡在不善，惡在不善，卽是好在善。故好惡雖兩意而一幾，若以所感時言，則感之以可好而好，感之以可惡而惡，方有分用之機。然所好在此，所惡在彼，心體仍只是一個。一者誠也，意本一故以誠還之，非意本有兩，而吾以誠之者一之也。○古本聖經而後首傳誠意，前不及先致知，後不及欲正心，直是單提直指，以一義總攝諸義。至末又云：故君子必誠其意，何等鄭重。故陽明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豈非言誠意而格致包舉其中，言誠意而正心以下更無餘事乎？乃陽明宛轉歸到致良知爲大學宗旨，大抵以誠意爲主意，以致良知爲工夫之則。蓋曰誠意無工夫，工夫只在致知，以合於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豈不直截簡要，乃質之誠意本傳終不打合及考之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只此便是良知。然則致知工夫不是另一項，仍只就誠意中看出。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知致可言。余嘗謂好善惡惡是良知，舍好善惡惡無所謂知善知惡者，好卽是知好，惡卽是知惡，非謂既知了善方去好，善既知了惡方去惡。惡審如此，亦安見所謂良者乃知之與意，只是一合相分不得。精粗動靜，且陽明既以誠意配誠身約禮，惟一則莫一於意，莫約於誠意一關。今云有善有惡意之，動善惡雜糅，向何處討歸宿，抑豈大學知本之謂乎？如謂誠意卽誠，其有善有惡之意，誠其有善，固可斷

然爲君子。誠其有惡。豈有不斷然爲小人。吾不意爲良知既致之後。只落得做半個小人。若云致知之始。有善有惡。致知之終。無善無惡。則云大學之道。正心而已矣。始得前之既欲提宗於致知。後之又欲收功於正心。視誠意之關。直是過路斷橋。使人放步不得。主意在何處。○濂溪曰。幾善惡。卽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於中正。卽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知之良。二語決不能相入。則知與意分明是兩事矣。將意先動而知隨之耶。抑知先主而意繼之耶。如意先動而知隨之。則知落後著。不得謂良。如知先主而意繼之。則離照之下。安得更留鬼魅。若或驅意於心之外。獨與知與心。則法惟有除意。不當誠意矣。且自來經傳。無有以意爲心外者。求其說而不得。無乃卽知卽意乎。果卽知卽意。則知良意亦良。更不待言。○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個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著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者。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港。安得打合一貫。余嘗謂周子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大學止辨公私義利。而不分理欲天人。中庸只指隱微顯見。而不分前後動靜。此是儒門極大公案。後人憤憤千載於今。○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全是指點微體。過此一關微而著矣。好而流爲好樂。惡而流爲忿懣。又再流而爲親愛之僻。爲賤惡之僻。又再流而爲民好之僻。民惡之僻。濫觴之弊。一至於此。總爲不誠意故。然則以正心章視誠意。徹著之辨彰彰。而世儒反以意爲粗根。以心爲妙體。○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曰。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予請申之。曰。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齊治平之爲末。陽明云。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只意在於事親。便把個私意了。當晨昏則

定省。當冬夏則溫清。何處容得意在於事親耶。○朱子表章大學於格致之說。最爲喫緊。而於誠意反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簣乃定爲今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不過是就事盟心。伎倆於法已疎矣。至慎獨二字。明是盡性喫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亦以心之所發言。不更疏乎。朱子一生學問。半得力於主敬。今不從慎獨二字認取。而欲掇敬於格物之前。真所謂握燈而索照也。○予嘗謂學術不明。只是大學之教不明。大學之教不明。不爭格致之辨。而實在誠正之辨。蓋良知與聞見之知。總是一知。良知何嘗離得聞見。聞見何嘗遺得心靈。水窮山盡。都到這裏。誠正之辨。所關甚大。辨意不清。則以起滅爲情緣。辨心不清。則以虛無落幻相。兩者相爲表裏。言有言無。不可方物。卽區區一點良知。亦終日受其顛倒播弄。而不自知。適以爲濟惡之具而已。視聞見文離之病。何啻霄壤。一誠貫所性之全。而工夫則自明而入。故中庸曰。誠身曰明善。大學曰。誠意曰致知。其旨一也。要之明善之善。不外一誠。明之所以誠之也。致知之知。不離此意。致之所以誠之也。本體工夫。委是打合。○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其真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之。得無所得。乃爲真得。禪家所謂向一毛孔立脚是也。此處圓滿。無處不圓滿。此處虧欠。無處不虧欠。故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天心焉。欺之爲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處一動。便有夾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倪在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惡必惡。破此兩關。乃呈至善。故謂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渾然天體用事。不著人力絲毫。於此尋個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還他本位。曰獨。仍不許亂動手脚一毫。所謂誠之者也。此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學者勿得草草放過。○心體本無動靜。性體亦無動靜。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尤屬後人附會。喜怒哀樂。人心之

全體自其所存者謂之未發。自其形之外者謂之已發。寂然之時亦有未發已發。感通之時亦有未發已發。中外一機中和一理也。若徒以七情言如笑啼怒罵之類畢竟有喜時有不喜時有怒時有不怒時以是分配性情勢不得不以斷滅者爲性種而以紛然雜出者爲情緣。分明有動有靜矣。○周子主靜之靜與動靜之靜迥然不同。蓋動靜生陰陽兩者缺一不得。若於其中偏處一焉則將何以爲生生造化之本乎。然則周子何以又下個靜字曰只爲主宰處著不得註脚只得就流行處討消息亦以見動靜只是一理而陰陽太極只是一事也。○先儒之爲大學者以意爲心之所發而以所發先所存故於中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近時鄒吉水有曰舍已發之和而欲求未發之中雖孔子不能總爲不能出脫一意字故其說種種悠謬信如此只合和爲天下之大本矣。○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如何曰此除是閉耳合眼也心不在焉始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時若靜中工夫愈得力則耳目聰明亦愈加分曉可見人生并無不睹不聞時也若謂戒懼工夫不向睹聞處著力則可。○知在善不善之先故能使善端充長而惡自不起若知在善不善之後無論知不善無救於短長勢必至遂非文過卽知善反多此一知雖善亦惡今人非全不知只是稍後耳視聖人霄壤知只是良知而先後之間所爭致與不致也。○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著頓放不妥吾慮其剝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爲多此一起纔有起處雖善亦惡轉爲多此一念纔屬念緣無滅非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興亡之先兆也蓋人心亦有兆焉方一念未起之先而時操之以戒懼卽與之一立立定不至有歧路相疑之地則此心有善而無惡卽

有介不善於善中而吾且擇之精有守之一若明鏡當空不能眩我以妍媸此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之言致知之學者如是○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消滌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即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即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著事○知無先後但自誠而明便占先手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若自明而誠尙得急著離誠言明終落後著即明盡天下之理都收拾不到這裏來總屬狂慧○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見即就喜怒哀樂求之猶以爲粗糲不足據也故又就喜怒哀樂一氣流行之間而誠通誠復有所謂鬼神之德者言之德即人心之德即天命之性故不睹不聞之中而莫見莫顯者存焉是以君子之戒慎恐懼真若或使之如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者故特以祭法推明之一切工夫總是一誠乃信陽明先生戒慎恐懼是本體之說非虛語也本體此誠工夫亦此誠相逼成象洋洋復洋洋凡以見鬼神之爲德如此○本心之學聖學也而佛氏張大之諱虛而言空空故無所不攝攝一切有無而皆空一切有無不受也又雖一切有無而不空其所空自在也看來只是弄精魄語下而遺上者歟○誠者不思而得良知不慮而知良知一誠也致知誠之者也此文成祕旨○太極本無極是直截語如後人參解乃曰太極本於無極耳信如此豈不加一重障礙宜象山之听听而訟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故避性字不言只爲性不可指言也蓋曰吾就性中之情蘊而言分明見得是善今卽如此解尙失孟子本色況可云以情驗性乎何言乎情之善也孟子言這惻隱心就是仁何善如之仁義禮智皆生而有之所謂性也乃所以爲善也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後之解者曰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

所性之善，豈不毫釐而千里乎？○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決不得心與性對。所云情，可云性之情，決不得性與情對。○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見外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說，得最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評仁也。因以孟子諷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長三尺，向誰說？○自之於味一章，最費解說。今略爲拈出。蓋曰：耳目口鼻之欲，雖生而有之之性乎？然獨無所以宰制之乎？是卽所謂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致遏欲存理之功。綱常倫物之則，有至有不至，雖生而若限之命乎？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是則所謂性也。故君子言性不言命，以致盡人達天之學。蓋性命本無定名，合而言之，皆心也。自其權籍而言，則曰命。故嘗能爲耳目口鼻君，自其體蘊而言，則曰性。故可合天人齊聖凡而歸於一。總許人在心上用功，就氣中參出理來。故兩下分疏如此。若謂命有不齊，惟聖人全處，其豐豈耳目口鼻之欲，聖人亦處其豐乎？性有不一，惟聖人全出乎理，豈耳目口鼻之性，獨非天道之流行乎？審若此，既有二性，又有二命矣。惟提起心字，則性命各有條理。令人一一推諉不得。此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後之言性者，離心而言之，離之弗能離，則曰一而二，二而一，愈玄愈遠。離性言命亦然。竊以爲性命之辨，莫明於此。耳目口鼻是氣之流行者，離氣無所爲理。故曰性也。然卽謂是爲性，則理氣渾矣。乃就氣中措出其主宰之命，這方是性。故於耳目口鼻之流行者，不竟謂之爲性也。綱常倫物之則，世人以此爲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用之範圍世教。故曰命也。所以後之學者窮理之學，必從公共處窮之，而我之所有者，唯知覺耳。孟子言此理，自人所固有，指出性真，不向天地萬物上求，故不謂之命也。宋儒以上段是氣質之

性下段是義理之性豈不顯哉。

勿忘勿助問適合其宜。卽義非以勿忘勿助去集那義也。如此正是義襲了。知言之學只是從未發之中看得透。故早破了偏見。此處差之毫釐。氣便於此而受過。過則暴也。此孟子得統於子思處。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敬字。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卽喜怒哀樂之別名。剛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於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於柔。一味優柔之氣矣。中便是善。言於剛柔之間。認個中。非是於善惡之間。認個中。又非是於剛善柔善之外。另認個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卽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立極是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卽剛柔之別名。中正卽中和之別解。皆爲中庸註疏。後人不解中庸。并不解圖說通書矣。○周子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吉凶之幾。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於彼。而爲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於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機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善不善之幾。中於感應者。止有過不及之差。而乘於念慮者。則謂之惡。然過而不及。念慮乘之。亦鮮不爲大惡矣。○君子知幾端。在感應上控持得力。若念慮之惡。君子早已絕之矣。○程子以水喻性。其初皆清也。而其後漸流而至於濁。則受水之地異也。如此分義理與氣質。似甚明。但易稱各正性命。乃利貞。又稱成之者性也。亦以誠復言。則古人言性。皆主後天。而至於人生而靜以上。所謂不容說者也。卽繼之者善。已落一班。畢竟離氣質無所謂性者。生而濁。



則濁。生而清則清。非水本清而受制於質故濁也。如此則水與受水者終是兩事。性與心可分兩事乎。余謂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時而濁。未離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終錮於濁則習之罪也。○性本虛位。心有定理。○敬齋云。敬無間斷。便是誠。予謂心有間斷。只爲不敬。故若敬。則自無間斷。敬則所以誠之也。此所謂自明而誠也。非敬卽是誠。敬齋尙未及和靖。敬齋只持守可觀。而和靖於涵養分上大是得力。

### 會語

問未發之中。難以摸索。曰中體整然。何勞摸索。纔摸索便不是中。○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祁世培問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尙有未淨處。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只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問生死。陶石梁以臘月三十日言之。先生曰。臘月三十日。謂一年之事。以此日終。而一年之事。不自此日始。須從正月初一日做起也。○問格物當主何說。有言聖賢道理圓通。門門可入。不必限定一路。先生曰。畢竟只有慎獨二字。足以蔽之。別無門路多端。可放步也。○問三教同源否。曰。莫懸虛勘。三教異同。且當下辨人禽兩路。○古人成說如琴譜。要合拍須自家彈。○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陶石梁每提識認二字。果未經識。如何討下手。乃門下便欲識認。個甚麼。轉落影響邊事。愈求愈遠。墮入坑塹中。庸言道不遠人。其要歸之子。臣。弟。友。學者。乃欲遠人。以爲道乎。○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彼不自覺。不堪當道眼觀。并不堪當冷眼觀。今以市井人觀市井人。彼此不覺耳。○問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奈何。曰。待他供狀自招也好。不然。且無從見矣。此有根株在。如何一旦丟得不靜坐。

他何嘗無只是不覺耳○吾輩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假如科舉的人只著在科舉上仕途的人只著在仕途上卽不專爲此總是此榜校生來所以濼溪教的人只把無欲兩字作丹頭○先生嘆曰人謂爲人不如爲己故不想看來忠於己謀者亦少如機變如蠢愚如欺世盜名日日戕賊此身誤認是佔便宜事有友問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壞王金如云這是先儒有激之言若論一名字貽禍不是小小友謂卽如今日之會與來聽者亦爲有好名之心耳卽此一念便亦足取先生曰此語尤有病這會若爲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皆吾輩倡之也諸友嘆足而不可入斯門矣友又謂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則從勳名起見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問無欲而後可言良知否曰只一致知便了若言致知又言無欲則致知之上又須添一頭腦所謂無欲只是此心之明所言有欲只是此心之昧有欲無欲止爭明昧相去不遠但能常明不必更言無欲○習染日降而人心萬古如一日○敬則心中無一事○舉飯蔬章先生曰浮雲不礙太虛聖人之心亦然真是空洞無一物今且問如何是太虛之體或曰一念不起時先生曰心無時而不起試看天行健何嘗一息之停所謂不起念只是不起妄念耳○性無性道無道理無理何也蓋有心而後有性有氣而後有道有事而後有理故性者心之性道者氣之道理者事之理也○無形之名從有形而起如曰性曰仁義禮智信皆無形之名也然必有心而後有性之名有父子而後有仁之名有君臣而後有義之名推之禮智信皆然故曰形色天性也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先生傲諸生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著。又曰：爲不善，卻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尙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尙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肯學聖人而未至，無以一善成名者，士君子立志之說也。肯以一善成名，無學聖人而未至者，士君子返躬之義也。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古今之常理，乃舍見在之常爲，而曰吾不欲以一善成名，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學者或云於靜中見得道理如此，而動時又復忙亂，或云於動時頗近於道，而靜中又復紛擾，症雖二見，其實一病也。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有讀人譜，疑無善二字者，先生曰：人心止有好惡一機，好便好善，惡便惡不善，正見人性之善。若說心有個善，吾從而好之，有個不善，吾從而惡之，則千頭萬緒，其爲矯揉也多矣。且謂好惡者心乎，善惡者心乎，識者當辨之。人譜謂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與陽明先生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不同。陽明但言寂然不動之時，故下卽言有善有惡意之動矣。先生此語，卽周子無極而太極也。以至善換太極二字，更覺親切。人心無善，正言至善之不落迹象，無聲無臭也。先生從至善看到無善，善爲主也。周海門言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從無強名之善，無爲主也。儘釋分途於此。

大學所謂格物，孟子所謂集義，一事也不放過，一時也不放鬆。無事時惺惺不寐，有事時一真自如，不動些子。○無事時只居處恭便了。○天理一點微妙處，提醒工夫，在有意無意之間。○省察是存養之精明。

處。○靜中養出端倪。端倪卽意。卽獨。卽天。○佛氏心無其心。不得不以天地萬物爲心。物無其物。不得不以心爲天地萬物。正如鏡中花。用無其用。體非其體。○性卽理也。理無往而不在。則性亦無往而不在。○心中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觀春夏秋冬。而知天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觀喜怒哀樂。而知人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爲學亦養此一元生生之氣而已。或曰未免間斷耳。先生曰。有三說足以盡之。一。本來原無間斷。二。知間斷卽禪續。三。此間斷又從何來。學者但從第三句做工夫。方有進步。○學不外日用動靜之間。但辨真與妄耳。或問如何爲真。先生曰。對妻子如此說。對外人卻不如此說。對同輩如此說。對僕隸卻不如此說。卽所謂不誠無物。不可以言學。○世之遠人。以爲道者。以道爲一物。必用吾力求之。故愈求愈遠。其實揖讓進退之間。作止語默之際。無非道體之流行。反之卽是。又多乎哉。○問所存自謂不差。而發之不能無過。何也。曰。仍是靜存之中差耳。此中先有罅隙。而後發之日用之間。始有過不及之事。事豈離心而造者。故學者不必求之行事之著。而止求之念慮之微。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心只有人心。而道心者。人之所以爲心也。性只有氣質之性。而義理之性者。氣質之所以爲性也。○問萬物皆備之義。曰。纔見得有個萬物。便不親切。須知盈天地間。無所謂萬物者。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類之五倫以往。莫不皆然。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君。此所謂反身而誠。至此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然一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義問孔明敬與希文君實。其立心制行。儒者未必能過之。今一切溝而出之於外。無乃隘乎。先生曰。千聖相傳。止此一綫。學者視此一綫爲離合。所謂道心惟微也。如諸公豈非千古豪傑。但於

此一綫不能無出入於此而放一頭地。則雜矣。與其雜也甯隘。○先生題魏忠節公主。義侍先生於舟中。陳幾亭以與紹守書呈先生。先生覽畢付義。其大意謂天下之治亂在六部。六部之胥吏。盡紹興胥吏。在京師。其父兄弟。盡在紹興。爲太守者。苟能化其父兄弟。則胥吏亦從之而化矣。故紹興者。天下治亂之根本也。義一笑而置之。曰迂腐。先生久之曰。天下誰肯爲迂腐者。義惕然無以自容。○心須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處打出。○道非有一物可名。只在行處圓滿。○張二無從事主靜之學。請正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若端求靜。便坐喜靜。惡動之病。非體用一原之學也。二無曰。讀先生人譜。而知損益二卦。學者終身用之不盡。先生曰。不然。要識乾元。不識乾元。則心無主宰。卽慾望遷改。未免以後起爲功。豈能直達本原乎。二無竦然曰。此元公以後久默之旨。○祝淵苦遊思雜念。先生曰。學者養心之法。必先養氣。養氣之功。莫如集義。自今以往。只事事求慊於心。凡間勾當。問話說。槩與截斷。歸併一路。游思雜念。何處可容。○今人讀書。只爲句句明白。所以無法可處。若有不明白處。便好商量也。然徐而叩之。其實字字不明白。○世言上等資質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質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不然。惟上等資質。然後可學朱子。以其胸中已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質。必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有了本領。方去爲學。不然。只是向外馳求。誤卻一生矣。○祝淵言立志之難。先生曰。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魚終日在水。忽然念曰。吾當入水。躍起就水。勢必反在水外。今人何嘗不在道中。更要立志往那處求道。若便如此。知得連立志二字。也是贅。○先生語葉敦良曰。學者立身不可自放一毫出路。○問改過先改心過否。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吾人只率初念去。便是孟子。

所以言本心也。初念如此，當轉念時，復轉一念，仍與初念合，是非之心仍在也。若轉轉不已，必至遂其私而後已，便不可救藥。○知行兩字，總是此心中做主，名目學以求此心，更無知行可說。○先生謂祝淵曰：人生末後一著，極是要緊，儘有平日高談性命，臨歧往往失之，其受病有二：一是偽學，飾名欺世，原無必爲聖賢之志，利害當前，全體盡露，又有一種是禪學，禪家以無善無惡爲宗旨，凡綱常名教，忠孝節義，都屬善一邊，指爲事障，理障，一切掃除而歸之空，故惑世障道，莫甚於禪。昔人云：能盡飲食之道，卽能盡生死之道。驗之日用之間，順逆之來，夢寐之際，是心屹然不動，自然不爲利害所奪矣。惟其平日無終日之間，違仁，故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工夫全在平日，不可不兢兢也。

易寶語

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日來靜坐小菴，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不覺精神困憊，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所無事，則人而天矣。○王毓芝侍先生曰：吾今日自處無錯，誤否？對曰：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

來學問答

王嗣爽問晦菴亦從禪學勘過來，其精處未嘗不採取，而不講，故妙。所謂知者不言也。象山陽明不出其範圍，晚年定論可見。曰：宋儒自程門而後，游揚之徒，浸深禪趣。朱子豈能不感其說？故其言曰：佛法煞有高處，而第謂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天下國家，遂辭而闕之。將吾道中靜定虛無之說，一併歸之禪關，惟恐

一托足焉。因讀大學而有得。謂必於天下事物之理。件件格過。以幾一旦豁然貫通之地。而求之誠正。故一面有存心之說。一面有致知之說。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不可以不致知。兩事遞相君臣。迄無一手握定把柄之勢。既以失之支離矣。至於存心之中。分爲兩條。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致知之中。又復歧爲兩途。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是非之實。安往而不支離也。蓋亦禪學有以誤之也。象山直信本心。謂一心可以了當天下國家。庶幾提綱挈領之見。而猶未知心之所以爲心也。故其於窮理一路。姑置第二義。雖嘗議朱子之支離。而亦不非朱子之格致。格致自格致耳。惟其學不本於窮理。而驟言本心。是以知有本心。不知有習心。卽古人正心洗心。皆信不過。窺其意。言屢犯朱子心行路絕。語言道斷之譏。文成篤信象山。又於本中指出良知二字。謂爲千聖滴骨血。亦既知心之所以爲心矣。天下無心外之理。故無心外之知。而其教人倦倦於去人欲存天理。以爲致良知之實功。凡以發明象山未盡之意。特其說得良知高妙。有安心亦照無照無妄等語。頗近於不思善不思惡之語。畢竟以自私自利爲彼家斷案。可爲卓見矣。合而觀之。朱子惑於禪而闢禪。故其失也支。陸子出入於禪而避禪。故其失也粗。文成似禪而非禪。故不妨用禪。其失也玄。○問下學而上達自在。聖人不言待人自悟。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原不相離。故學卽是學其所達。達卽是達其所學。若不學其所達。幾一朝之達。其道無由譬之適京師者。起脚便是長安道。不必到長安方是長安。不然南轅而北轍矣。悟此之謂自悟。言此之謂不言之言。答王嗣與字右仲。四明人。○葉廷秀問。董子曰道之原出於天。乃天命謂性。說者以孔孟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愚意性本從心。學者不先治心。是起念已差。路

頭纔欲治心，又墮於虛寂無用之歸。今欲講心學，其何道之從？曰：學莫先於知性，只爲天命之謂性一句，早已看錯了。天人杳不相屬，性命仍是二理。今日天命謂性，而不曰天命之爲性，斷然是一不是。二然則天豈外人乎？而命豈外於吾心乎？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中庸無聲無臭，正不諱言空寂也。而學者以爲佛氏也者，而去之曰：吾欲舍是而求心焉，何異舍京師別求長安，斷無適從之路矣。○問某嘗謂明體適用，如車二輪，鳥二翼，必不可離者也。然於道理重一分，定於功名輕一分，何況世路齟齬，一甘道世，大川曷濟？其何道之從？曰：大學言明德親民，其要歸於止至善。善卽天命之性是也。陽明先生曰：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原來體用只是一個一者何也？卽至善之所在也。學不見性，徒求之一體一用之間。曰：車兩輪，鳥雙翼，不問所以轉是輪，鼓是翼者，將身世內外判然兩途。旣宜此，又欲宜彼，不亦顧此而失彼乎？所以然者，止因見得學問一事是義理路頭，用世一事是功名路頭，觴輕觴重，世無此等性命。僕請更其辭曰：於明德明一分，自於親民親一分，所謂至善之止，亦不外此而得之矣。○問竊以讀書窮理，乃俗學對證之藥，而辨義利尤爲藥中鍼石，不從此處理會，恐腳根不定。未有不東西易向者。曰：學者須從闡然處做工夫起，從此浸假而上，倫類聲塵俱無托足，方與天體相當。此之謂無欲。故靜靜中自有一團生意不容已處，卽仁體也。窮此之謂窮理，而書非理也。集此之謂集義，而義非外也。今但以辨晰義理爲燕越分途，而又必假讀書以致其知，安知不墮於義外乎？答葉廷秀。○戰國諸子紛紛言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斷之曰：性善。豈徒曰可以爲善而已乎？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可見此性見見成成，停停當當，不煩一毫安排造作，這便是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本體。



亦卽此是無聲無臭。渾然至善之別名。非無善無惡也。告子專在無處立脚。與天命之性。尚隔幾重公案。孟子姑不與之深言。而急急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出個善字。猶然落在第二義耳。性既落於四端。則義理之外。便有氣質。紛紜雜糅。時與物構。而善不善之差數觀。故宋儒氣質之說。亦義理之說。有以啟之也。要而論之。氣質之性。卽義理之性。義理之性。卽天命之性。善則俱善。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氣質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過只是樂而淫。哀而傷。其間差之毫釐。與差之尋丈。同是一個過不及。則皆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過不及之分數。則積此以往。容有千百千萬倍。從而無算者。此則習之爲善。而非其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故性無不善。而心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卽心亦本無不善。而習則有善有不善。種種對待之相。總從後天而起。諸子不察。而槩坐之以性。不已冤乎。爲善爲不善。只爲處便非性。有善有不善。只有處便非性。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本是虛。其初誰爲合他來。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彼家亦恐人逐在二五形氣上討頭面。故發此論。後人死在言下。又舍已生後。分外求個未生前。不免當面錯過。總之太極陰陽。只是一個。但不指點頭腦。則來路不清。故中庸亦每言前定。前知。只是此理。無我無物。此理只是一個。我立而物備。物立而我備。恁天地間。一物爲主。我與天地萬物。皆備其中。故言萬物則天地在其中。天亦一物也。西銘之意。就本身推到父母。又由父母以推到兄弟。方見得同體氣象。早已是肝膽楚越矣。陶先生謂我所自有。不受於天。只恐靈明者。亦是一物。而更有不物於物者。以爲之主。物無不壞。而不物於物者。終不壞。鄙意與陶先生不無異同耳。禪家以了生死爲第一義。故

自私自利，留住靈明，不還造化。看來只是弄精魂伎倆。吾儒既云萬物皆備於我，如何自私自利得。生既私不得，死如何私得。夕死可矣，分明放下了也。答王嗣與。○昨言學當求之於靜，其說終謬。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動靜，則學亦無分於動靜。可知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事。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卽所謂獨體也。今若以獨爲至靜之體，又將以何者爲動用乎。藏而後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亦誤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隨動靜以施其功，亦誤也。總在二五邊生活做耳。故曰君子之學，慎獨而已矣。○無事，此慎獨卽是存養之要。有事，此性獨卽是省察之功。獨外無理，窮此之謂窮理，而讀書以體驗之。獨外無身，修此之爲修身，而言行以踐履之。其實一事而已。知乎此者，謂復性之學，答門人。

○獨體卽天體。○常人之心，其動也衆，欲交馳，其止也物而不化，合之曰昏昧放逸。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之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卻無一隙縫子，是其止處。其下一圈，便是小人閒居之象。

◎靜存動察之象。◎靜存動察之說。◎看未發氣象之說。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一語須看得破。乃是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若人與天地萬物，本是二體，卻借個仁者意思，打合著天地萬物，與之爲一體，早已成隔膜之見矣。人合天地萬物以爲人，猶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爲心。今人以七尺言人，而遺其天地萬物皆備之人者，卽

不知人者也。今人以一膜言心，而遺其耳目口鼻四肢皆備之心者，不知心者也。證人之意，其在斯乎。學者若於此信得及，見得破，天地萬物本無間隔，即欲容其自私自利之見，以自絕於天而不可得也，不須推致，不須比擬，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禮智信一齊俱到，此所以爲性學也。然識破此理，亦不容易，誠敬存之一語，直是徹首徹尾工夫。若不用誠敬存之之功，又如何能識破至此，以爲既識破後，又須誠敬工夫，作兩截見者，亦非也。大要只是慎獨，慎獨卽是致中和，致中和卽是位育，此是仁者一體實落處，不是懸空識想也。○所列廣利濟一格，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書之無消煞處，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卽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愚意但欲以改過爲善，而置之焚香靜坐下，頗爲有見。今善惡並出，但准多少以爲銷折，則過終無改時，而善之所列，亦與過同歸而已。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於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今但除入刑者不載，則過端皆可前除，但有過而不改，轉入於文，直須紀千萬過耳。諸君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設爲善冊以勸人，落在公利一路，若爲下下人說法，尤不宜如此。僕以爲論本體，決其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答秦宏祐。○學者只有工夫可說，其本體處，直是著不得一語，纔著一語，便是工夫邊事。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中矣。大抵學者肯用工夫處，卽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卽是本體正當處。非工夫之外，別有本體，可以兩相湊泊也。若謂兩相湊泊，則亦外物而非道矣。董黃庭言爲善去惡，未嘗不是工夫。陶先生切切以本體教之，謂黃庭身上本是聖人，何善可爲，何惡可去，然終不能無疑於此也。旣無善可爲，則亦無所事於爲善矣。無惡可去，則亦無所事於去惡矣。旣無

本體并無工夫。將率天下爲猖狂自恣。流於佛老矣。故某於此只揭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就良知言本體。則本體絕非虛無。就良知言工夫。則工夫絕非枝葉。庶幾去短取長之意。昔者季路一日有事鬼神之間。不得於鬼神。又有知死之間。總向無處立脚。若於此進一解。便是無善無惡一路。夫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死。一一從有處轉之。乃知孔門授受。只在彝倫日用討歸宿。絕不於此外交談本體。滋高明之感。只此是性學所云知生便是知性處。所云事人便是盡性處。孟子言良知。只從知愛知敬處指點。亦是此意。知愛知敬。正是本體流露正當處。從此爲善。方是真爲善。從此去惡。方是真去惡。則無善無惡之體。不必言矣。今人喜言性學。只說得無善無惡心之體。不免犯卻季路兩問之意。浸淫不已。遂有四無之說。於良知字全沒交涉。其爲壞師門教法。當何如者。同上。○聖誠而已。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者。思誠而已矣。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所以精義也。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出乎誰。所以立命也。心之官思也。而曰未起無起而無不起也。隨用而見。非待用而起也。有用有不用。有起有不起者。非思也。念也。以念爲思。是認賊做子也。人以無念爲思。是認子作賊也。蓋念之有起有滅者。動靜所乘之幾。而心官之無起無不起者。太極本然之妙也。此可以觀思誠之說矣。謂思即誠。可謂誠即思。亦可。故曰誠之。又曰何思。至哉元公之學乎。答文德翼。○學問者。致知之路也。心外無知。故曰良知。知外無學。故曰致知。又曰思則得之。即致知之別名。元來即本體。即工夫也。又曰慎思。懼其放也。又曰近思。懼其放而外也。古人立言。字字鞭入底裏。其要歸於知止耳。知運於事物。於想像則不止。不止即放。所謂思則得之也。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氣言。而性其條理也。雖心無性。雖氣無理。雖謂氣即性。性即氣。猶二之也。惻隱

差惡辭讓是非皆指一氣流行之機。呈於有知有覺之頃。其理有如此。而非於所知覺之外。另有四端名色也。卽謂知此理。覺此理。猶二知也。良知無知。而無乎不知。致知無思。而無乎不思。不可以內外言。不可以寂感界。收動歸靜。取物證我。猶二之也。告子不得於心。不致知故也。故孟子反之以知言。不求於氣。不識性故也。故孟子反之以養氣。養氣卽養其性之別名。總之一心耳。心一知耳。許多名色皆隨指而異。只一言以蔽之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答沈中桂。○陽明先生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只教人在念起念滅時。用個爲善去惡之力。終非究竟一著。所謂只於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不免自相矛盾。故其答門人有卽用求體之說。又有致和乃以致中之說。何其與龜山門下一派相背馳乎。然則陽明之學。謂其失之粗淺不見道則有之。未可病其爲禪也。陽明而禪。何以處豫章延平乎。只爲後人將無善無惡四字。播弄得天花亂墜。一頓捨入禪乘。於平日所謂良知卽天理。良知卽至善等處。全然抹殺。安得起後世之惑乎。陽明不幸而有龍溪。猶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之厄也。大抵讀古人書。全在以意逆志。披牝牡驪黃。而直窺其神駿。則其分合異同之際。無不足以備尙論之資。而一脈大中至正。純粹不雜之聖真。必有恍然自得於深造之餘者。若或界限太嚴。拘泥太甚。至於因噎而廢食。則斯道終無可明之日矣。僕願參夫。且擴開心胸。高擡眼鏡。上下今古。一齊貫穿。直勘到此心此理。吾性吾命。纔無躲閃處。必有進步也。總之禪之一字。中人日久。以故逃之者。旣明以佛氏之說。納之吾儒之中。而攻之者。轉又明以聖人之精微處。推而讓之佛氏之地。亦安見其有以相勝。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故其說往往支離。或深奧。又向何處開攻禪之口乎。嗚呼。吾道日晦矣。答韓位。○盈天地間。凡道理皆從形器而立。

絕不是理生氣也。於人身何獨不然。大易形上形下之說。截得理氣最分明。而解者往往失之。後儒專喜言形而上者。作推高一層之見。而於其所謂形而下者。忽一忽萬。兩無依據。轉爲釋氏所藉口。眞開門而揖盜也。答劉鱗長。○葉廷秀問。體用一原。曰。體用一原之說。乃先儒卓見道體。而後有是言。只今以讀書爲一項事。做官爲一項事。豈得成體用。更復何一何原。須知此理流行。心目之前。無用非體。無體非用。蓋自其可見者而言。則謂之用。自其不可見者而言。則謂之體。非截然有兩事也。日用之間。持而循之。便是下學。反身之地。嘿而成之。卽是悟機。此所謂卽學卽達。非別有一不可思議之境界也。故知道者。疏水曲肱。與金革百萬。用則同。是用體則同。是體也。善乎如此之說。其入道之門乎。良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者。心腎之間。天理正當之位也。此位運量無方。一掬不謂小。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不爲大。又有於外境乎。知乎此者。謂之知微。惟其無微非顯。是以無體非用。惟其顯微無間。是以體用一原。然則吾儕學道。只從微字討消息。可乎。○問。意者心之所發。註蓋因誠意傳中有好惡字面。當屬動一邊。若以謂心之所存。豈卽未發之中乎。格物所以致知。此本末一貫學問。先生以爲向末一邊。而必歸之所存。博約互用。歟。此不得不再請益也。曰。意爲心之所存。正從中庸以未發爲天下之大本。不聞以發爲本也。大學之教。只是知本身。既本於心。心安得不本於意。乃先儒既以意爲心之所發矣。而陽明又有正心之說。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觀此則欲正其未發之心。在先誠其已發之意矣。通乎不通乎。然則好惡者。正指心之所存言也。此心之存主。原有善而無惡。何以見其心有善而無惡也。以好必於善。惡必於惡。好必於善。如好好色。斷斷乎必於此。惡必於惡。如惡惡臭。斷斷乎必不於彼。必如此。而必不於彼。正見其存主之誠處。故好惡相

反而相成。雖兩用而止一幾。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盡此之好惡。原不到作用上看。雖能好能惡。民好民惡。總向此中流出。而但就意中。則只指其必於此。必不於彼者。七情之好惡也。意字看得清。則幾字纔分曉。幾字看得清。則獨字纔分曉。孟子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此之謂也。難道平旦之時。未與物接。便是好人。惡人。民好民惡之謂乎。大學以好惡解誠意。分明是微幾。以忿懣憂患恐懼好樂解正心。分明是發幾故也。卽以誠正二字言之。誠之理微。無思爲是也。正之理著。有倫有脊之謂也。此可以得誠意正心。先後本末之辨也。陽明先生。惟於此錯解。所以只得提出良知二字爲主柄。以壓倒前人。至解中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兩相遷就。以晦經旨。而聖學不明於天下矣。數年來。每於朋友聚訟不已。僕反復之。而終不能強從相沿之說。門下姑留此一段話柄。徐而思之。他日有以解我之固見乎。至於本末一貫之說。先儒謂本末只是一物。蓋言物則無所不該。盈天地間。惟萬物。而必有一者以爲之主。故格物之始。在萬上用功。而格物之極。在一上得力。所謂卽博卽約者也。博而反約。則知本矣。本者止之地。知本則知至而知止。故授之以意誠。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故意以所存言。非以所發言也。止善之量。雖通乎心身家國天下。而根柢處。只主在意上。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非敢謂學問真可廢省察。正爲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爲常惺惺者。存又存個恁。養又養個恁。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爲三乎。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此其歸也。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不睹不聞。非乎。曰。先儒以不睹

不聞爲己所不睹不聞。果如此。除是死時。方有此耳。然則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之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個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說也。惟易有寂然不動之說。然卻以感而遂通作一句看。非截然兩事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心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於斯而爲至也。答葉廷秀。○董標心問有意之意與無意之意同否。曰。人心之有意也。卽虞庭所謂道心惟微也。惟微云者。有而未始滯於有。無而未始淪於無。蓋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也。以爲無則墮於空寂。以爲有則流於智故。又何以語心體之本然乎。則是同是別之疑。可釋也已。○問有意之時與無意之時礙否。曰。意旣不可以有無言。則併不可以有無之時言矣。有時而有。則有時而無。有無旣判爲兩意。有無又分爲兩時。甚矣其支也。時乎時乎。造物所謂逝者如斯乎。而何獨疑於人心乎。○問心有無意時否。曰。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止言心。則心只是徑寸虛體耳。著個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針。有子午可指。然定盤針與盤子。終是兩物。意之於心。只是虛體中一點精神。仍只是一個心。本非滯於有也。安得云無。○問意與心分本體流行否。曰。來教似疑心爲體。意爲流行。愚則以爲意是心之體。而流行其用也。但不可以意爲體。心爲用耳。程子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旣而自謂不然。愚謂此說雖非通論。實亦有見。蓋心雖不可以已發言。而大學之言心也。則多從已發。不觀正心章專以忿懣好樂恐懼憂患言乎。分明從發見處指點耳。且正之爲義。如云方方正正。有倫有脊之謂易。所謂效



法之謂坤也。與誠意字不同。誠以體言。正以用言。故正心先誠意。由末以之本也。中庸言中和。中卽誠。和卽正。中爲天下之大本。誠爲正本也。凡書之言心也。皆合意知而言者也。獨大學分意知而言之一節。推進一節。故卽謂心爲用意。爲體亦得。○問意屬已發。心屬未發否。曰。人心之體。存發一機也。心無存發。意無存發也。蓋此心中一點虛靈不昧之主宰。常常存。亦常常發。○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曰。一念不起時。意恰在正當處也。念有起滅。意無起滅也。今人鮮不以念爲意者。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問事過應寂後。意歸何處。曰。意淵然在中。動而未嘗動。所以靜而未嘗靜也。本無來處。亦無歸處。○問百姓日用不知之意。與聖人不想勉之意。有分別否。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定盤針時。時做得主。所以日用得著。不知之知。恍然誠體流露。聖人知之。而與百姓同日用。則意於是乎誠矣。誠無爲。纔著思勉。則不誠。不誠便非意之本體矣。觀誠之爲義。益知意爲心之主宰。不屬動念矣。○問學問思辨工夫。與從容中道之天道。是一是二。曰。學問思辨。而不本之從容中道。則事事入於人僞。學不是學。問不是問。思不是思。辨不是辨。行不是行。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誠意云者。卽思誠一點歸宿精神。所謂知至而後意誠也。○問從心不踰。此時屬心用事。還屬意用事。曰。此個機緣。正是意中真消息。如定盤針在盤子中。隨盤子東西南北。此針子只是向南也。聖人學問到此。得淨淨地。并將盤子打碎。針子拋棄。所以平日用毋意工夫。方是至誠如神也。無聲無臭。至矣哉。○此個主宰。要他有。又要他無。惟聖人爲能有。亦惟聖人爲能無。惟從有處無。所以無處有。有而無。無而有。方見人心至妙。至妙處。答董樸心十問。○史孝復疑大學於誠意後。復推先致知一著。而實其功於格物者。誠恐拋卻良知。單提誠意。必有誠非所誠者。涑水元城。只作得九分人物。以

此曰格致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其旨一也。蓋以誠意爲主意。格致爲工夫。工夫結在主意中。并無先後可言。若不提起主意。而漫言工夫。將必有知非所知之病矣。○疑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心也是道心。惟微也。而以意當之。不啻霄壤矣。曰心則是個渾然之體。就中指出端倪來。曰意。即惟微之體也。人心惟危。心也。而道心者。心之所以爲心也。非以人欲爲人心。天理爲道心也。正心之心。人心也。而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非以所存爲心。所發謂意也。微之爲言。幾也。幾卽意也。○疑怵惕惻隱之心。未起是無意之時。既起是有意之時。納交要譽惡聲之心亦然。曰怵惕惻隱之心。隨感而見。非因感始有。當其未感之先。一團生意。原是活潑地。至三者之心初來。原不曾有。亦可見意之有善而無惡矣。不幸而夾帶三者之心。正因此心無主。不免轉念相生。全坐不誠之病耳。今以時起者爲意。又以轉念而起者爲意。豈意有時而怵惕惻隱。有時而納交要譽惡聲。善惡無常。是不特無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并無怵惕惻隱之心。宛轉歸到無善無惡心之體耶。○疑復之所謂意者。蓋言知也。心體渾然。說個知字。方見有定盤針。若以意充之。則適莫信果無所不至。曰心體只是一個光明藏。謂之明德。就光明藏中。討出個子午。見此一點光明。原不是蕩而無歸者。愚獨以意字當之。子午是活適莫。適莫是死子午。其實活者是意。死者非意。總之一心也。賢以爲知者。卽是意中之知。而僕之以爲意者。卽是知中之意也。○疑說文。意志也。增韻心所向也。說文於志字下。志意也。又曰心之所之也。未有以意爲心者。曰心所向曰意。正是盤針之必向南也。只向南非起身至南也。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離定字便無向字。可下可知意爲心之主宰矣。心所之曰志。如云志道志學。皆言必爲聖賢的心。仍以主宰言也。心所之與心所往異。若以往而行路時。

訓之字。則拋卻脚根。立定一步矣。然說文之說。尙有可商者。按五臟。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肝藏魂。肺藏魄。合之皆心之神也。而惟脾腎一直上。中下。通心爲一體。故意志字。皆不離心字。意者心之中氣。志者心之根氣。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靜深而有本。曰志。今日意志也。志意也。豈誠意之說。卽是立志持志之說乎。夫志與意且不可相混。況心與意又相混乎。心自心。意自意。原不可以意爲心。但不可離意求心耳。○疑朱子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亦無甚謬。曰。古人言情者。曰利貞者性情也。卽性言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乃若其情。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如得其情。皆指情蘊情實而言。卽情卽性也。並未嘗以已發爲情。與性字對也。乃若其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孟子言這惻隱心就是仁。非因惻隱之發而見所存之仁也。○疑念無主。意有主。心有主而無主。固不可以念爲意。尤不可以意爲心。曰。心既有主而無主。正是主宰之妙處。決不是離卻意之有主。又有個心之有主而無主。果有二主。是有二心也。○疑大學誠意後。尙有正心工夫。曰。誠意一關。是學問立命靈符。雖其間工夫有生熟。然到頭只了得誠意本分。故誠意之後。更無正心工夫。○疑毋意解。恐當從朱子說。曰。聖人毋意。所謂有主而無主也。朱子曰。私意也。必下個私字。語意方完。畢竟意中本非有私也。有意而無意。有主而無主也。○疑竊觀前後宗旨。總不出以意爲心之主宰。然必舍良知而言意者。緣陽明以後諸儒。談良知之妙。而考其致處。全不相掩。因疑良知終無憑據。不如意字確有可依耳。曰。鄙意則謂良知原有依據。依據處卽是意。故提起誠意而用。致知工夫。庶幾所知不至蕩而無歸也。已上俱答史孝復。○古人學問。全副向靜存處用。更無一點在所發處用。并無一點在將發處用。蓋用在將發處。便著後著也。且將發又如何有功。則必爲將爲迎爲憧憧而後可耳。

若云慎於所發，依舊是存處工夫。答史學成。

三原

盈天地間，皆萬物也。人，其生而最靈者也。生氣宅於虛，故靈而心其統也。生生之主也。其常醒而不昧者，思也。心之官也。致思而得者，慮也。慮之盡，覺也。思而有見焉，識也。注識而流，想也。因感而動，念也。動之微而有主者，意也。心官之真宅也。主而不遷，志也。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而縱過也，甚焉。惡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其理則謂之性，謂之命，謂之天也。其著於欲者，謂之情，交而不可窮也。其負情而出，充周而不窮者，才也。或相十百氣與質也。而其爲虛而靈者，萬古一日也。效靈於氣者，神也。效靈於質者，鬼也。又合言之，來而伸者，神也。往而屈者，鬼也。心主神，其爲是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此夫子統言心也。而言豈一端已乎。約言之，則曰：心之官則思也。故善求心者，莫先於識官。官在則理明，氣治而神乃尊。自心學不明，學者往往以想爲思，因以念爲意，及其變也，以欲拒理，以情偶性，以性偶心，以氣質之性，分義理之性，而方寸爲之四裂。審如是，則心亦出入諸緣之幻物而已。烏乎神物以相物，烏乎人。烏乎人。厥心。○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言似之而非也。夫性無性也。況可以善惡言。自學術不明，戰國諸人始紛紛言性。立一說復矯一說，宜有當時三者之論。故孟子不得已而標一善字，以明宗。後之人猶或不能無疑焉。於是又導而爲荀、楊、韓。下至宋儒之說，益支然。則性果無性乎。夫性因心而名者也。盈天地間，一性也。而在人則專以心言。性者，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謂性。非性爲心之理也。如謂心但一物而已，得性之理以儲之，而後靈，則心之與性，斷不能爲一物矣。盈天地間，一氣而已。

矣。氣聚而有形，形載而有質，質具有體，體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名，仁非他也，即惻隱之心是，義非他也，即羞惡之心是，禮非他也，即辭讓之心是，智非他也，即是非之心是也。是孟子明以心言性也。而後之人必曰：心自心，性自性，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至中庸則直以喜怒哀樂逗出中和之名，言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也。此非有異指也。惻隱之心，喜之變也，羞惡之心，怒之變也，辭讓之心，樂之變也，是非之心，哀之變也。是子思子又明以心之氣言性也。子曰：性相近也，此其所本也；而後之人必曰：理自理，氣自氣，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嗚乎！此性學之所以晦也。然則尊心而賤性可乎？夫心囿於形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上與下一體兩分，而性若踞於形骸之表，則已分有常尊矣。故將自其分者而觀之，燦然四端，物物一太極，又將自其合者而觀之，渾然一理，統體一太極。此性之所以爲上，而心其形之者與，卽形而觀，無不上也。離心而觀，上在何處？懸想而已。我故曰：告子不知性，以其外心也。先儒之言曰：孟子以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又曰：明此性，行此性，夫性何物也，而可以明之？只恐明得盡時，卻已不是性矣。爲此說者，皆外心言性者也。外心言性，非徒病在性，并病在心。心與性兩病，而吾道始爲天下裂。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謂之性本無性焉，亦可。雖然，吾固將以存性也。原性。○極天下之尊，而無以尙，享天下之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撓者，其惟人心乎？向也委其道而去之，歸之曰：性，人乃眩驚於性之說，而佞俚以從事焉。至畢世而不可遇，終坐此不解之惑，以死，可不謂之大哀乎？自良知之說倡，而人皆知此心此理之可貴，約言之曰：天下無心外之理。舉數千年以來晦昧之本心，一朝而恢復之，可

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然於性猶未辨也。予請一言以進之曰。天下無心外之性。惟天下無心外之性。所以天下無心外之理也。惟天下無心外之理。所以天下無心外之學也。而千古傳心之統。可歸於一。於是天下有還心之人矣。向之妄意以爲性者。元來卽此心是。而其認定以爲心者。非心也。氣血之屬也。向也以氣血爲心。幾至仇視其心而不可邇。今也以性爲心。又以非心者分之爲氣血之屬。而心之體乃見其至尊而無以尙。且如是之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撓也。惟其至尊而無以尙。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惟心之所位置而已矣。惟其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撓。故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惟心之所統體而已矣。此良知之蘊也。然而不能不囿於氣血之中。而其爲幾希之呈露。有時而虧欠焉。或相十百。或相千萬。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致其知者也。是以君子貴學也。學維何。亦曰與心以權而反之知。則氣血不足治也。於是順致之以治情。而其爲感應酬酢之交。可得而順也。於是逆致之以治欲。而其爲天人貞勝之幾。可得而決也。於是精致之以治識。而其爲耳目見聞之地。可得而清也。於是雜致之以治形治器。而其爲吉凶修悖之途。可得而準也。凡此皆氣血之屬。而吾旣事。事有以治之。則氣血皆化爲性矣。性化而知之良。乃致心愈尊。此學之所以爲至也。與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古人全舉之。而陽明子專舉之也。原學。

證學雜解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此處并難著誠字。或妄焉。亦不容說。妄者真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徹者也。道心惟微。妄卽依焉。依真而立。卽托真而行。官骸性命之地。猶是

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人非人之間。不可方物。強名之曰妄。有妄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識。妄名理。妄言說。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一切妄也。則亦謂之妄人。已矣。妄者亡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生一死。真妄乃見。是故君子欲辨之早也。一念未起之先。生死關頭。最爲喫緊。於此合下清楚。則一真既立。羣妄皆消。卽妄求真。無妄非真。以心還心。以聰明還耳目。以恭敬還四體。以道德性命。還其固然。以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還宇宙。而吾乃儼然人還其人。自此一了百當。日用間更有何事。通身仍得個靜氣而已。○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著。益增洩漏。遂受之以欺。欺與慊對言。虧欠也。大學首嚴自欺。自欺猶云虧心。心體本是圓滿。忽有物以撓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提。江河可決。故君子慎獨之功。只向本心呈露時。隨處體認去。便得全體煥然。與天地合德。何慊如之。慊則誠。閒居之小人。揜不善而著善。亦儘見苦心。雖敗缺盡彰。自供已確。誠則從此便誠。僞則從此滋僞。凜乎凜乎。復云不遠何祇於悔。○自欺受病。已是出人入獸關頭。更不加慎。獨之功。轉入人僞。自此卽見君子亦不復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取仁而行遠。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爲鄉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爲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弑父與君。皆繇此出。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不可一律論。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後人呼之曰假道學。求其止犯欺者。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劉器之學立誠。自不妄語始。至七年乃成。然則從前語亦妄。不語亦妄。卽七年以後。猶有不可問者。不觀程伯子喜獵之說乎。自非妄根一路火盡煙消。安能并卻喉子。默默地不動一塵。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如洪鐘大扣大鳴。是爲適還本分。此中仍是不出來也。如同是一語。多溢一字。輕一

字都是妄。故云戲言出於思。七年之功。談何容易。不妄語。方不妄動。凡口中道不出者。足下自移不去。故君子之學。置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戒欺求慊之功。於斯爲要。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嗚呼。善不善之辨。微矣哉。○心者。凡聖之合也。而終不能無真妄之殊。則或存或亡之辨耳。存則聖。亡則狂。故曰。克念作聖。妄念作狂。後儒喜言心學。每深求一步。遂有識心之說。又曰。人須自識其真心。或駁之曰。心能自識。誰爲識之者。余謂心自能識。而真處不易識。真妄雜揉處。尤不易識。正須操而存之耳。所云存久自明是也。若存外求識。當其識時。而心已亡矣。故識不待求。反之卽是。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人自放之耳。乃夫子則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須知此心原自存。操則存。又何曾加存得些子。存無可存。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至此方見此心之不易存。所以孟子又言養心。知存養之說者。可與識心矣。○良心之放也。亦旣知所以求之矣。初求之事成之交。而得營構心。其爲營與構。日不知凡幾。繼求之感之際。而得緣著心。其爲緣與著。日不知凡幾。又求之念慮之隱。而得起滅心。其爲起與滅。日不知凡幾。又進求之靈覺之地。而得通塞心。其通與塞。日不知凡幾。又求之虛空之玄漠。而得欣厭心。欣與厭。又日不知凡幾。以是五者徵心。了不可得。吾將縱求之天地萬物。而得心體焉。其惟天理二字乎。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吾安得操功自然者。而與之語心學也哉。○甚矣。事心之難也。開嘗求之一覺之頃。而得湛然之道心焉。然未可爲據也。俄而恍忽焉。俄而紛紜焉。俄而雜揉焉。向之湛然覺者。有時而迷矣。請以覺覺之。於是。有喚醒法。朱子所謂略綽提撕是也。然已不勝其勞矣。必也求之本覺乎。本覺



之覺無所緣而覺無所起而自覺。要之不離獨位者近是。故曰闔然而日章。開則通微。通微則達性。性則誠。誠則真。真則常。故君子慎獨。緣知覺有心之名。心本不諱言覺。但一忌莽蕩。一忌備備。備備則無體。莽蕩則無用。斯二者皆求覺於覺而未嘗好學以誠之。容有或失之似者。仍歸之不覺而已。學以明理而去其蔽。則體物不遺。物各付物。物物得所有。何二者之病。故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古人只言個學字。又與思互言。又與問並言。又兼辨與行。則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如此。下工夫儘見精實。徹內徹外。無一毫滲漏。陽明子云。學便是行。未有學而不行者。如學書必須把筆伸紙。學射必須操弓挾矢。篤行之。只是行之不已耳。且知五者總是一個工夫。然所謂學書學射。亦不是恁地便了。書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爲程。以前言往行爲則。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者斯篤。乃臻覺地焉。世未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焉而不覺。則問問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不覺。則行。凡以求覺斯理也。○形而下者謂之氣。形而上者謂之性。故曰性卽氣。氣卽性。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學者姑就形下處討個主宰。則形上之理。卽此而在。孟夫子特鄭重言之曰善養浩然之氣是也。然其工夫實從知言來。知言知之至者也。知至則心有所主。而志常足以帥氣。故道義配焉。今之爲暴氣者。種種蹶趨之狀。還中於心。爲妄念。爲朋思。爲任情。爲多慾。總緣神明無主。如御馬者失其御轡。馳驟四出。非馬之罪也。御馬者之罪也。天道卽積氣耳。而樞紐之地。乃在北辰。故其運爲一元之妙。五行順布。無愆陽伏陰。以干之。向微天樞不動者。以爲之主。則滿虛空只是一團游氣。頃刻而散。豈不人消物盡。今學者動爲暴氣所中。苦無法以治之。幾欲仇視其心。一切歸之斷滅。殊不知暴氣亦浩然之氣所化。只爭有主。

無主問。今若提起主人翁。一一還他調理。調理處便是義。凡過處是助。不及處是忘。忘助兩指。一操一縱。適當其宜。義於我出。萬理無不歸根。生氣滿腔。流露何不浩然。夫浩然。仍只是澄然。湛然。此中元不動些子。是以謂之氣。卽性。卽此是盡性工夫。更無餘事。○程子曰。人無所謂惡者。只有過不及。此知道之言也。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此是天命之性。故謂天下之大本。纔有過不及。則偏至之氣。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性種遂已斷滅。如喜之過。便是淫。又進之以樂。而益淫。淫之流。爲貪財。爲好色。貪財好色。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怒之過。便是傷。又進之以哀。而益傷。傷之流。爲賊人。爲害物。賊人害物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兼以惡言。始乎善。常卒乎惡也。易其惡而至於善。歸之中焉。則已矣。如財色兩關。是學人最峻絕處。於此跌足。更無進步可言。然使一向在財色上止截。反有不勝其扞格者。以其未嘗非性也。卽使斷然止截得住。纔絕得淫心。已中乖戾心。便是傷。學者誠欲拔去病根。只教此心有主。使一元生意。周流而不息。則偏至之氣。自然消融。隨其所感而順應之。凡爲人心之所有。總是天理流行。如此則一病除。百病除。除卻貪財心。便除卻好色心。除卻貪財好色心。便除卻賊人害物心。除其心而事自隨之。卽是不頓除。已有日消日滅之勢。此是學者入細工夫。非平日戒慎恐懼之極。時時見吾未發之中者。不足以語此。然則爲善去惡之說。非乎。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子思子從喜怒哀樂之中和。指點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卽在其中。分明天地一元流行氣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全不涉人分上。此言性第一義也。至孟子因當時言性紛紛。不得不以善字標宗旨。單向心地覺處。指點出

粹然至善之理。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全是人道邊事。最有功於學者。雖四者之心。未始非喜怒哀樂所化。然已落面目一班。直指之爲仁義禮智名色。去人生而靜之體遠矣。學者從孟子之教。盡其心以知性。而知天。庶於未發時氣象。少有承當。今乃謂喜怒哀樂爲筮幾。而必求之義禮之性。豈知性者乎。○孟子言養心。又言養性。又言養氣。至程子又言養知。又每謂學者曰。且更涵養。養之時義大矣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涵養之功。只在日用動靜語默衣食之間。就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衣一飲理會。則謂之養心。就時動時靜時語時默時衣時飲理會。則曰養氣。就即動即靜即語即默即衣即飲理會。則曰養性。就知動知靜知語知默知衣知飲理會。則曰養知。其實一也。就其中分個真與罔。去其不善而之於善。卽是省察之說。○進學有程乎。曰。未事於學。茫乎如泛海之舟。不辨南北。已事於學。而涯涘見焉。始學之汨汨流俗之中。悅若有見焉。得道之大端也。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此立志之說也。程曰。志立而學半。君子早已要厥終矣。第慮其銳而易挫也。乃進而言所守。擇地而蹈。無尺寸或踰也。守經而行。無往來或叛也。卽有語之以圓通徑捷之說。可一日而至千里。弗屑也。學至此有成行也。乃進而程所安。卽事而理存。外不膠於應也。卽心而理得。內不執於解也。以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凍解於春融。而捷得於指掌也。學至此有真悟也。乃進而程所至。優焉游焉。弗勞以擾也。厭焉飲焉。弗艱以苦也。瞬存而息。養人盡而天隨。日有孳孳。不知年歲之不足也。庶幾滿吾初志焉。則學之成也。流水之爲物也。盈科而後進。折而愈東。必放之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要矣乎。○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而仁者曰壽。然有生必有死。仍是天地間生生不已之運。卽天地亦在囿。而況於人乎。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果能大小一例看則一。

身之成毀。何啻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已乎。而人每不勝自私之爲見。將生死二字。看作極大。卻反其道而言之。曰無生。蓋曰以無生爲生。而後能以無死爲生。是謂空體不壞。是謂常住真心。然究竟去住不能自繇。成毀依然任運。徒作此可憐想。且死則死耳。卻欲預先守住精魂。使死後有知。生則生耳。又追數胞胎前事。向無是公討來。歷豈不擔誤一生。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都教人向生處理會。並未嘗攪攪前後際。而後人曲加附會。以自伸其生死之說。枉矣。嗚呼。豈徒知生而已乎。生生焉可也。○吾學亦何爲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彼天民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請學之爲後覺焉。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爲之也。堯舜之心。卽吾人之心。同此心。同此覺也。吾亦覺其同者而已矣。凡夫而立地聖域。一時而遠契千秋。同故也。今之言覺者。或異焉。理不必分真妄。而全遁於空。事不必設取舍。而冥求其炤。至曰空生大覺。如海發瀛。安往而不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又曰學者之病。莫大乎自私。而用智。今之言覺者。鑿焉而已矣。人之生也。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夫人而知之也。而其爲饑渴寒暑之道。又夫人而覺之也。其有不知者。非愚不肖之不及。則賢智之過者也。而過之害道彌甚。彼以爲道不在是也。去飲衣而求口體之正。去口體而求性命之常。則亦豈有覺地乎。嗟乎。人心之晦也。我思先覺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隱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時弑父與君之禍息。則吾道之一大覺也。歷春秋而戰國。楊墨橫議。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勝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者之非性。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於天壤。則吾道之一大覺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淫於名理。遂有明心見性之說。夫性可得而

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於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註脚。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便辨說日煩。支離轉甚。浸流而爲詞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沈迷。如長夜之旦。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於賊。亦用知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離。姑借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覺。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龐。卒無以救詞章訓詁之錮習。而反之正乎。時節因緣。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爭之者曰。意稗種也。余曰。嘉穀又曰。意萌芽也。余曰。根莖是故知本所以知至也。知至所以知止也。知止之謂致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玄虛。皆坐不誠之病。而求於意根者疏也。故學以誠意爲極則。而不慮之良於此起。照後覺之任。其在斯乎。孟子云。我亦欲正人心。辟邪說。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又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諸說

朱夫子答梁文叔書曰。近看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過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此朱子晚年見道語也。學者須占定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脚便是長安道。不患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爲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真

是十分看透。遂將本來面目盡或埋沒。驟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卻從何處下手來。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初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即時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處用也。孟子他日又說個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則爲桀紂。中間更無一髮可容混處。若學者上之不敢爲堯舜。下之不屑爲桀紂。卻於兩下中。擇箇庸謹自便之途。以爲至當。豈知此身早已落桀紂一途矣。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學者惟有中立病難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在。便合信手下藥。學者從成。顏淵公明儀說話。激發不起。且急推向桀紂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認否。若供認時。便是瞑眩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爲此等人說法。倘下之苟不爲桀紂上之。又安得不爲堯舜。第一義說。○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則人心果時放外耶。卽放外果在何處。因讀孟子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不居也。故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謂腔子。亦卽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又曰。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卽是自家體認出來。夫旣從自家體認而出。則非由名相湊泊可知。凡仁與義。皆天理之名相。而不可卽以名相爲天理。謂其不屬自家故也。試問學者何處是自家一路。須切己反觀。推究到至隱至微處。方有著落。此中無一切名相。亦並無聲臭可窺。只是箇維玄維默而已。雖維玄維默。而實無一物不體備其中。所謂天也。故理曰天理。纔著人分。便落他家。一屬他家。便無歸宿。仔細簡點。或以思維放。或以卜度放。或以安排放。或以智故放。或以虛空放。只此心動於中。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從此而橫流。其究甚大。蓋此心旣離自家。便有無所不至者。心齋云。凡有所向。有所見。皆

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卽自家真底蘊處。學者只向自家尋底蘊。常做個體認工夫。放亦只放在這裏。求亦只求在這裏。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三字。是學人單提口訣。下士得之爲入道之門。上根得之卽達天之路。求放心說○人生終日擾擾也。一著歸根復命處。乃在向晦時。卽天地萬物不外此理。於此可悟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爲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踟躕。不數息。不參話頭。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作坐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善學云者。只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卻從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是狂馳了。更無別法可入。不會靜坐。且學坐而已。學坐不成。更說恁學坐。如尸坐時。習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於自然。詩云。相在爾室。尙不媿於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靜坐說。○學者靜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若靜中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練去。自尋常衣食以外。感應酬酢。莫非事也。其間千變萬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於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於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個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於其中條分縷析。銖銖兩兩辨箇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

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著。當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有要著。一著勝人千萬著。失此不著。滿盤敗局。又有先後著。如低棋以後著爲先著。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了著。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居恆談道理。非井纔與言世務。便疏。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這疏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無事。應事說。○應事接物。相爲表裏。學者於天下不能遺一事。便於天下不能遺一人。自落地一聲。此身已屬之父母。及其稍長。便有兄弟與之比肩。長而有室。又有妻子與之室家。至於食毛踐土。君臣之義。無所不在。惟朋友聯合於稠人廣衆之中。似屬疏闊。而人生實賴以有覺。合之稱五倫。人道之經綸。管於此也。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於親。末有不忠於事君與友於兄弟者。信於朋友者。宜於室家者。夫妻一倫。尤屬化原。古來大聖大賢。又多從此處發軔來。故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蓋居室之間。其事最微。涉而易忽。其惡爲淫僻。學者從此關打破。便是真道德。真性命。真學問文章。不然。只是僞也。自有五倫。而舉天下之人。皆經緯聯絡其中。一盡一切盡。一虧一切虧。第一要時時體認出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卽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纔有絲毫隔絕。便是斷滅性種。至於知之之明。與處之之當。皆一體中自作用。非關權術。人第欲以術勝之。未有不墮其彀中者。然此際煞合理會。陸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無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處。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只理會個人情事變。



仍不是工夫。學者知之。處入說。○今爲學者下一頂門鍼。卽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儕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浹者。凡人自有生以後。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物作緣。以是營營。遂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外。其來舊矣。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將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復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卽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積習既久。如浪子亡家。失其歸路。卽一面回頭。一面仍住舊時緣。終不知在我爲何物。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身矣。不知其爲軀殼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爲口耳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爲名物象數也。求之於軀殼外矣。求之於耳目愈外矣。求之於名物象數外之外矣。所爲一路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一飲食焉外。一動靜語默焉外。時而存養焉外。時而省察焉外。時而遷善改過焉外。此又與於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仕宦則以肥身家。勲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激聲譽。文章則以諛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真實爲我心。每日孜孜急急。只幹辨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非惟人不可得而見聞。雖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於此體認親切。自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我有。絕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內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所向在內。愈尋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然而日亡。學者幸早辨諸向外馳求說。○朱夫子嘗言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三五年。必有進步可觀。今當取以爲法。然除卻靜坐工夫。亦無以爲讀書地。則其實

亦非有兩程候也。學者誠於靜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真在目前。一切引惹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於我，而其爲讀書之益，有不可勝言者矣。昔賢詩云：萬徑千蹊，吾道書。四書六籍，聖賢心學。學者欲窺聖賢之心，尊吾道之正，舍四書六籍，無由而入矣。蓋聖賢之心，卽吾心也。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卽千言萬語，無有是處。陽明先生不喜人讀書，令學者直證本心，正爲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無益貧兒，非謂讀書果可廢也。先生又謂博學只是學此理，審問只是問此理，慎思只是思此理，明辨只是辨此理，篤行只是行此理，而曰心卽理也。若是乎此心此理之難明，而必假途於學問思辨，則又將何以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且行之乎？曰：古人詔我矣，讀書一事，非其導師乎？卽世有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而有得也，亦何惜不爲貧兒？昔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卽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彼求之聞見者，猶然，况有進於此者乎？惟爲舉業而讀書，不免病道。然有志之士，卒不能舍此以用世，何可廢也。吾更惡夫業舉子而不讀書者，讀書說。○聖賢教人，只指點上一截事，而不及下截。觀中庸一書可見。蓋提起上截，則其下者不勞而自理。纔說下截事，如堂下人斷曲直，莫適爲主，誰其信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氣質，就中一點真性命，是形而上者，惟形上不離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塊學者，開口說變化氣質，卻從何處討主腦來？通書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中便是變化氣質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卻又無可著力處。從無可著力處，用得工夫，正是性體流露時。此時剛柔善惡果立，在何處？少間便是個中節之和。這方是變化氣質工夫。若已落在剛柔善惡上，欲自剛而克柔，自柔而

克剛自惡而之於善。已善而終不之於惡。便落堂下人伎倆矣。或問孟子說善養浩然之氣如何。曰。纔提起浩然之氣。便屬性命邊事。若孟施舍。北宮黝。告子之徒。只是養個蠢然之氣。正是氣質用事處。所以與孟子差別。氣質說。○或有言學問之功。在慎所習者。予曰。何謂也。曰。人生而有習矣。一語言焉。習一嗜欲焉。習一起居焉。習一酬酢焉。習有習境。因有習聞。有習見。有習聞。因有習見。有習見。因行習心。有習心。因有習性。故曰。少成若性。并其性而爲習焉。習可不慎乎。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猶生長於齊楚。不能不齊楚也。習可不慎乎。曰。審如是。又誰爲專習之權者而慎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在復性。不在慎習。或曰。何謂也。予乃告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渾然至善者也。感於物而動。乃遷於習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斯曰遠於性矣。無論習於惡者非性。卽習於善者亦豈性善之善乎。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蓋教人尊性也。然學以復性也。如之何。曰。性不假復也。復性者復其權而已矣。請卽以習證。習於善則善。未有不知其爲善者。習於惡則惡。未有不知其爲惡者。此知善而知惡者誰乎。此性權也。故易曰。復以自知。旣已知其爲善矣。且得不爲善乎。旣已知其爲惡矣。且得不去惡乎。知其爲善而爲之。爲之也必盡。則亦無善可習矣。無善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善可習也。知其爲惡而去之。去之也必盡。則亦無惡可習矣。無惡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惡可習也。此之謂渾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復性之能事畢矣。然則習亦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爲之語言以習之。則知其語言以慎之。爲之嗜欲以習之。則知其嗜欲以慎之。爲之起居以習之。則知其起居以慎之。爲之酬酢以習之。則知其酬酢以慎之。如是則卽習卽性矣。凡境卽是性境。凡聞卽是性聞。凡見卽是性見。無心非性。無性非習。大抵不離獨知者。近是知之爲言也。獨而無偶。先天下而



質而遺義理。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信矣。又或遺氣質而求義理。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信矣。又或衡氣質義理而並重。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信矣。三者之說信。而性善之旨復晦。此孟氏之所憂也。須知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爲性也。性則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爲心也。人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慎獨之說也。而後之解者。往往失之。昔周元公著太極圖說。實本之中庸。至主靜立人極一語。尤爲慎獨兩字傳神。其後龜山門下一派。羅李二先生相傳口訣。專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親受業於延平。固嘗聞此。而程子則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又以敬字未盡。益之於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從而信之。初學爲之少。變遂以之解大中。謂慎獨之外。另有窮理工夫。以合於格致誠正之說。仍以慎獨爲動。屬省察邊事。前此另有一項靜存工夫。近日陽明先生始目之爲支離。專提致良知三字爲教法。而曰良知只是獨知時。又曰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致知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可謂心學獨窺一源。至他日答門人慎獨是致知工夫。而以中庸本體無可著力。此卻疑是權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從事於性道者。工夫用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真工夫。故曰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非真用力於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諸儒之見。或同或異。多係轉相偏矯。因病立方。盡是權教。至於反身力踐之間。未嘗不同歸一路。不謬於慎獨之旨。後之學者。無徒向語言文字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著。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學不知本。卽動言本體。終無著落。學者但知卽物窮理爲支離。而不知同一心耳。

舍淵淵靜深之地而從事思慮紛起之後。泛應曲當之間。正是尋枝摘葉之大者。其爲支離之病。亦一而已。將持此爲學。又何成乎。又何成乎。天命章說。○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人得之以爲心。是謂本心。人心無一妄而已。忽焉有妄。希乎微乎。其不得而端倪乎。是謂微過。獨主之。有微過是以有隱過。七情主之。有隱過是以有顯過。九容主之。有顯過是以有大過。五倫主之。有大過是以有叢過。百行主之。總之。妄也。譬之木。自本而根而榦而標。水自源而及於流。盈科而至於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貴防之早也。其惟慎獨乎。慎獨則時時知改。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不改成過。且得無改乎。總之。皆祛妄還真之學。而工夫次第如此。譬之擒賊者。擒之於室甚善。不於室而於堂。不於堂而於外門。於衢於境上。必成擒而後已。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真能慎獨者也。其次則克伐怨欲不行焉。爾宋人之言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而顯矣。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那恕之一日三簡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真能慎獨者。無之非獨。卽那恕學問。孔子亦用得著。故曰不爲酒困。不然。自原憲而下。總是箇間居。小人爲不善而已。善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只於意根上止截一下。便千了百當。總當必固。我已漸成決裂。幸於我處止截得。猶不失爲顏子。克己過。此無可商量矣。落一格。籠一格。工夫轉愈難一格。故曰可爲難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易。改過說下條同。○人之言曰。有心爲惡。無心爲過。則過容有不及知者。因有不及改過。是大不然。夫心不受過者也。纔有一點過。便屬礙膺之物。必一決之而後快。故人未有有過而不自知者。

只不肯自認爲知爾。然則過又安從生。曰：「不肯自認爲知處，其受蔽處良多。以此造過遂多，仍坐個不知而已。」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見人心只是一團靈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即是過。暗中之明，即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常人之心，忽明忽暗，展轉出沒，終不能還得明明之體。不歸薄蝕，何疑君子則以暗中之明，用箇致曲工夫，漸以與他擴去。在論語則曰：「訟過如兩造當庭，抵死仇對，不至十分明白不已。」纔明白，便無事。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如何。如此反覆推勘，更無躲閃。雖一塵亦駐足不得。此所謂致曲工夫也。大易則言「補過」，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圓滿。那靈明爾，若只是小小補綴，頭痛救頭，腳痛救腳，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猶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所不逮，有不容緩者。○陽明子言良知最有功於後學，然只傳孟子教法。於大學之說，終有分合。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良知而已矣。」宛轉說來，頗傷氣脈。至龍溪所傳天泉問答，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益增割裂矣。」卽所云良知，亦非究竟義也。知善知惡與知愛知敬相似，而實不同。知愛知敬，知在愛敬之中。知善知惡，知在善惡之外。知在愛敬中，更無不愛不敬者以參之。是以謂之良知，知在善惡外，第取分別見，謂之良知所發則可。而已落第二義矣。且所謂知善知惡，蓋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祟也。良在何處，且大學所謂致知，亦只是教其知止之。

知。知止之知。卽知先之知。知先之知。卽是知本之知。惟其知止。知先知本也。則謂之良知。亦得知在止中。良因止見。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又以良知之知知先。而知本。豈不架屋疊床之甚乎。且大學明言止於至善矣。則惡又從何處來。心意知物。總是至善中全副家當。而必事事以善惡兩糾之。若曰去其惡而善乃至。姑爲下根人設法。如此則又不當有無善無惡之說矣。有則一齊俱有。旣以惡而疑善。無則一齊俱無。且將以善而疑惡。更從何處討知善知惡之分曉。止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乃將知字認窳。又不得不退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固已不待龍溪駁正。而知其非大學之本旨矣。大學開口言明德。因明起炤。良知自不待言。而又曰良知卽至善。卽未發之中。亦旣恍然有見於知之消息。惜轉多此良字耳。然則良知何知乎。知愛敬而已矣。知皆擴而充之。達之天下而已矣。格此之謂格物。誠此之謂誠意。正此之謂正心。舉而措之謂之平天下。陽明曰。致知焉盡之矣。余亦曰。致知焉盡之矣。良知說。

讀易圖說

○圖中有一點。變化無窮。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淪於無矣。解無極者。曰。無形有理。益滯於無無矣。今請爲太極起廢而表是圖。其爲象曰。有卽未必周子之旨也。抑亦孔門之說歟。雖然。滯於有矣。夫圖其似之者也。佛氏亦有此圖。然其中一點。仍作空解。意實不同。○天有四時。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中氣行焉。地有四方。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中央建焉。人有四氣。喜怒哀樂。中和出焉。其德則謂之仁義禮智。信是也。是故元亨利貞。卽春夏秋冬之表義。非元亨利貞。生春夏秋冬也。左右前後。卽東西南北之表義。



非左右前後。生東西南北也。仁義禮智。卽喜怒哀樂之表義。非仁義禮智。生喜怒哀樂也。又非仁義禮智。爲性。喜怒哀樂爲情也。又非未發爲性。已發爲情也。後儒之言曰。理生氣。性生情。又曰。心統性情。其然。豈其然乎。○造化之理。新新故故。相推而不窮。如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墊。日月之晦明。四時之盛衰。氣運之往來。陵谷之遷徙。莫不皆然。人固於大化之中。與萬物同體。自一日以往。自少而壯。而老而死。無不變也。有之。其惟積氣。積習乎。油入於麵。不可復出。此其不變者也。就知去滋遠。反常滋甚乎。○君子仰觀於天。而得先天之易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故君子戒懼於所不視。聞此慎獨之說也。至哉獨乎。微乎微乎。穆穆乎不已者乎。蓋曰心之所以爲心也。則心一天也。獨體不息之中。而一元常運。喜怒哀樂。四氣周流。存此之謂中。發此之謂和。陰陽之象也。四氣一陰陽也。陰陽一獨也。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也。故其中爲天下之大本。而和爲天下之達道。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至隱至微。至顯至見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此性宗也。○君子俯察於地。而得後天之易焉。夫性本天者也。心本人者也。天非人不盡。性非心不體也。心也者。覺而已矣。覺故能照。照心常寂而常感。感之以可喜。而喜感之以可怒。而怒其大端也。喜之變爲欲。爲愛。怒之變爲惡。爲哀。爲懼。則立於四者之中。喜得之。而不至於淫。怒得之。而不至於傷者。合而觀之。卽人心之七政也。七者皆照心所發也。發則馳矣。衆人溺焉。惟君子時發而時止。時返其照心。而不逐於感。得易之逆數焉。此之謂後天而奉天時。蓋慎獨之實功也。

● 聖學喫緊三關

學莫先於問途。則人已辨焉。此處不差。後來方有進步可觀。不然。只是終身擾擾而已。○爲己爲人。只開達之辨。說得大概已盡。後儒又就問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以義利兩言。除卻利。便是義。除卻功名富貴。便是道。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未開眼孔。只爲己不足。故求助於人。豈知愈求助於人。愈不足於己乎。己上人已闕。○學以爲己。己以內又有己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此所謂真己也。必也敬乎敬肆。○由主敬而入。方能觀體承當。要其歸於覺地。故終言迷悟。○工夫卻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控。索之象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或曰格物致知。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爲終事。何也。曰格致工夫。自判斷人己一關時。已用得著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一無礙。方謂之了悟。悟豈易言乎。若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間已不可復恃。已上迷悟關。

大學雜辨

夫大學之所謂主腦者。止至善而已矣。致知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要。誠正以修身而已矣。盈天地間皆物也。自其分者而觀之。天地萬物各一物也。自其合者而觀之。天地萬物一物也。一物本無物也。無物者。理之。不物於物。爲至善之體。而統於吾心者也。雖不物於物。而不能不顯於物。耳得之而成聲。目寓之而成色。莫非物也。則莫非心也。耳能辨天下之聲。而不可欺以清濁。吾因而致焉。并不可欺以一切清濁。所以致吾心之聰也。目能辨天下之色。而不可欺以縑素。吾因而致焉。并不可欺以一切縑素。所以致吾心之明也。致吾心之聰明者。致吾之良知也。良知之於物。如鑑之於妍媸。衡之於高下。而規矩之於方圓。

也。鏗不離物而定妍媸。衡不離物而取高下。規矩不離物而辨是非。一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然而致吾心之聰。非無不聞之謂也。聞吾至善而已矣。致吾心之明。非無不見之謂也。見吾至善而已矣。聞吾至善。返於無聞矣。見吾至善。返於無見矣。知無知矣。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要歸於慎獨。此格物真下手處。故格物卽格其反身之物。不離修者是。而致知卽致其所性之知。不離止者是。孔門之學。無往而不以格致爲第一義。博文約禮。其定本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心非本也。耳目非外也。物非麓也。無物之物非精也。卽心卽物。非心非物。此謂一以貫之。自格致之旨晦。而聖學淪於多歧。滯耳目而言知者。徇物者也。離耳目而言知者。遺物者也。徇物者弊之於一草一木。亦用卻工夫。而遺物求心。又逃之無善無惡。均失也。格至。○君子之學。先天下而本之國。先國而本之家。與身亦屬之己矣。又自身而本之心。本之意。本之知。本至此無可推求。無可揣控。而其爲己也。隱且微矣。隱微之地。是名曰獨。其爲何物乎。本無一物之中。而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統會也。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物之始事也。君子之爲學也。非能藏身而不動。杜口而不言。絕天下之耳目而不與交也。終日言而其所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自聞而已矣。終日動而之所以動者。人不得而見也。自見而已矣。自聞自見者。自知者也。吾求之自焉。使此心常止而定。靜安慮得。慎之至也。慎獨也者。人以爲誠意之功。而不知卽格致之功也。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獨而已矣。自虞廷執中以來。無非此意。故伊洛以一爲入道之門。朱子析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故於大學分格致誠正爲兩事。至解慎獨。又以爲動而省察邊事。先此更有一段靜存工夫。則愈折而愈支矣。陽明子反之。

曰慎獨卽是致良知卽知卽行卽動卽靜庶幾心學獨窺一源總之獨無動靜也其有時而動靜焉動亦慎靜亦慎也而靜爲主使非靜時做得主張則動而馳矣如挽逝波其可及乎動而常知常止焉則常靜矣周子曰主靜立人極是也慎獨○天圓地方規矩之至也人心一天地也其體動而圓故資始不窮有天道焉其用靜而方故賦形有定有地道焉君子之學圓效天方法地也其獨知之地不可得而視聞者效天者也由不視而之於無所不視由不聞而之於無所不聞地道之善承天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規矩之至也累矩○人心終日如馬足車輪奔馳無止果係何物受累苟能去所累心者而於止也幾矣知此之謂知止止此之謂至善問大學要義曰言本體喫緊得個善字言工夫喫緊得個止字言本體工夫一齊俱到處喫緊得個知字言本體工夫一齊歸管處喫緊得個身字首章○致知者致吾知止之知也收攝到極處卽是推致到極處逮止於至善則知至善矣至善○格物不妨訓窮理只是反躬窮理則知本之意自在其中只是一個良知正須從意根查考心源體認身上檢點家庭印證國與天下推廣這便是格物工夫便是致知工夫朱子云格物須提起第一義便是極至道理如在朝便須進君子退小人決無小人可用之理這便是第一義若見不破便謂小人可用予謂進君子退小人根吾好惡來其能好能惡是第一義好人惡人是第二義知進退人又是第三四義了知此方是知本知本○矩是至善之式所以安頓此心恰好處夫子之不踰矩是也釋矩○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總爲誠意而設亦總爲慎獨而設也非誠意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

在格物。後此不必在於正心也。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并無修治平之功也。後之解誠意者。吾惑焉。曰。意者心之所發。則誰爲所存乎。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誰爲好之惡之者乎。誠意。○幾者。動之微。則前此更有靜者。幾乎曰。非然也。動之微。則動而無動矣。動而無動。所以靜而無靜也。此心體主宰之妙也。故名之曰意。同上。○章句云。實其心之所發。不知實字。代得誠字否。又不知是發前求實。抑是發後求實。若是發前求實。則工夫仍在所存時。然章句又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似言凡於意之所發。皆務求所以實之。則誠之功。已落在意後矣。落在意後。則必就其事而實之。而自欺仍只是自欺。其意是看意字尙精。而看誠字轉籠也。所以轉下慎獨。方打入裏面。有審幾之說。不免就誠意推先一層矣。夫既以獨知爲獨。而以慎獨推先於意誠。明是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之註疏。既有獨知之致知。又有補傳窮理之致知。頭緒何所適從乎。同上。○聖學本心。維心本天。維元維嚳。體乎太虛。因所不見。是名曰獨。獨本無知。因物有知。物體於知。好惡立焉。好惡一機。藏於至靜。感物而動。七情著焉。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國而天下。慶賞刑威。惟所措焉。是爲心量。其大無外。故名曰天。天命何命。卽吾獨知。一氣流行。分陰分陽。運爲四氣。性體乃脫。率爲五常。殊爲萬事。反乎獨知。常止全體。俱知本無明暗。常止則明。紛馳乃暗。故曰。開然日章。的然日亡。君子知之。凜乎淵冰。於所不覩。於所不聞。日夕兢兢。道念乃凝。萬法歸一。不盈此知。配天塞地。盡性至命。此知無始。是爲原始。此知無終。是爲反終。死生之說。晝夜之常。吾生與生。吾死與死。視彼萬形。非吾得私。猥云不死。狂馳何異。獨幾。

論語學案

君子學以慎獨。直從聲臭外立根基。一切言動事爲。慶賞形威。無不日見於天下。而問其所從出之地。巖然不動些子。只有一個淵然之象。爲天下立皇極而已。衆星晝夜旋轉。天樞不動。其不動處。是天心。這便是道心。惟徹其運旋處。便是人心。惟危。其常運而常靜處。便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人之學也。爲政以尊。○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思本無邪。其卒流於邪者。勿思耳。以爲思欲無邪。非也。思無邪者。閑邪之學也。詩以理性情。人心之情本正。何邪之有。詩三百。○孟武伯問孝。是人子身上事。父母惟其疾之憂。是父母身上事。問是孝。答是慈。有何關涉。豈知人子於父母。其初只是一人之身。父母的痛癢。便是人子的痛癢。若於此漠不相關。更有何孝可言。若於此認得親切。亦更有何孝可言。惟疾之憂。非徒以慰親之爲孝也。知乎此者。必能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以其心爲父母之心。而終身孺慕之情。有無所不至者矣。孟武伯。○知則全體皆知。不知則全體皆不知。更無半明半暗。分數但私意蔽錮。亦有去來。則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耳。夫既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則并其知而非知。能知己之不知。正是無所不知的本體。呈露時。金鍼一撥。宿障全消。婦女知之。○信是本之真心。而見之然諾之際者。是身世作合關鍵。猶車之輓軌。然舉世尙狙詐。人而無信。一味心口相違。千蹊萬徑。用得熟時。若以爲非此不可持身。不可御世。豈知其斷斷乎不可者。不可只衡在是非上。而行不行。方格到利害上也。無信。○君子之於仁。惟有貧賤一途。是終身得力地。雖終食之頃。未始無去處交乘之隙。使終食而爲貧賤之終食。則蔬食飲水樂也。極貧賤之途。雖造次仁也。顛沛仁也。苟舍此而欲處以非道之富貴。有斷斷乎不可者。君子所以練此心之仁。不容躲閃。不容方便。纔是中心安仁也。富與貴。○孔子圍匡。七日。子路曰。吾聞仁者必容。知者必用。如此說。

則天下更無非道之貧賤可處。豈知自人分上看貧賤。則非道。自君子身上看。未嘗非道也。世人只爲見得有非道之貧賤。所以怨天尤人。無所不至。同上。○盈天地間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其條理貫通處。渾無內外人已感應之跡。亦無精麤大小之殊。所謂一以貫之也。一本無體。就至不一會得無二無雜之體。從此手提線索。一一貫通。纔有壅淤。便與消融。纔有偏枯。便與圓滿。時時澄徹。處處流行。直將天地萬物之理。打合一處。亦更無以我合彼之勞。方是聖學分量。此孔門求仁之旨也。○聖人從自己身上言。心無死地。則曰貫。無所不貫。則曰一。以貫之。非以一貫萬也。一以貫之。還他天地自然本色。一貫。○仁者渾然全體。而無息。就全體中露出個治賦。爲宰。爲擯。相才具。便是大海中一漚。發現且有待而然。有時豎起。有時放下。非不息之體。故卽三子之才。而其未仁。亦自可見。可使治賦。○鄧定宇曰。此非閔憲以下學問。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予謂心本常止。而不能不動。以怒。故就怒時求止。法曰不遷。心本常一。而不能不貳於過。故就過時求一。法曰不二。此正復性之功。先得此心之止。與一者。以立本。而後遇怒。能不遷。遇過。能不貳。則是止者一心。而不遷者又一心也。一者一心。而不貳者又一心也。將孔門一切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學。都無用處。所謂復性之功者。不幾求之虛無寂滅之歸乎。不遷怒。○此道身有之。則不言而信。以歸於慥慥之地。所謂躬行君子也。故云默識。識如字。謂信諸心也。默識之學。精神毫不滲漏。徹首徹尾。以此學卽以此教。何厭倦之有。自默字訛解。而學者遂以言語道斷。當之謂聖學入手。只在妙悟。學都從悟中來。聖學豈有墮於杳冥元默之見乎。默而識之。○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子謂聰明睿知。非恃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竅於聰明。而聞見啓焉。性亦聞見也。效性而動者學也。今必以聞見。

爲外。而欲墮體黜聰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墮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張子曰。非天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耳。天聰天明耳。辨聞目辨見是也。天聰明之盡。則夫子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也。曰知次者。人次於天。以見天非人不盡也。知之次。○常人之過。人知處得九分。已知處得一分。聖人之過。人知處得一分。已知處得九分。說聖人有過。已是駭人。今說聖人猶有不知之過。至爲人所知。益奇。此意最宜理會。學者便當長一格。陳司敗。○曾子學問。都是軀殼上討得。最有持循。一則一二則二。有疾。○古人濟大事。全靠腳跟定。只是不從身家名位起念。便是。凡可奪處。皆此等作祟也。誠極則精。精極則變。一切作用。皆從此出。誠中之識見。是大識見。誠中之擔當。是大擔當。故君子非有才之難。而誠之難。可以託六尺。○人之氣質。不失之高。明則失之卑。暗而氣質之性。終不鋼。其義理之性。狂者必直。侗者必愚。恇恇者必信。自習染勝而三者并濟。人心之變。可勝窮乎。狂而不直。○天下一物也。聖人視外物。無大小都作等閒看。打過得。筲食豆羹。關便打得天下關。舜禹之有天下。○子絕四。聖人之心。置在何處。曰絕四之外。更無心問意。必因我。與聲色貨利。有淺深否。曰看他四者之心。從何處起。子絕四。○顏子之學。纔動輒便可到頭。爲從文禮處得力來。後人欲一齊放過。謂文既足以溺心。禮亦不免於執著。絕意去智。專用力於末由之境。微者墮於空寂。放者入於猖狂。佛老之教。行而聖道裂矣。顏淵喟然。○權者道之體也。道體千變萬化。而不離於中。非權而何。易曰巽以行權。言入道之微也。權居無事。因物付物。而輕重準焉。言天下之至靜而不可測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離也。權之理主常。而準諸事主變。理即事。事即理。其常也。乃所以爲變也。漢儒反經合道之說。誠非朱子謂權之與經亦須有辨。亦非也。天下有



二道乎。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正是道理合當如此。乃所爲經也。故權非反經而爲言也。然則經何辨乎。曰。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合而言之。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經也。神而明之。妙用出焉。權也。二而一者也。未可與極。○吳康齋夜半思處貧策。至日中始決。如此計較。便是貨殖。故魯齋治生之言。亦病如拚一餓死。更有甚計較。然則聖學有死地乎。曰。義不食粟。則亦有死而已。古今處君臣之義。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倘終不謝。便當一死。聖人於辭受取與。一繼以義。無纖毫擬議。方便法門。實有。○道體大段易見得。只是微處難窺。才著小心。便有湊泊處。聞斯。○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受病。皆妄矣。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支離。○問。仁是如何名狀。曰。先儒言。公言覺。言生言愛。亦僅舉其動機言。尙遺卻靜中體段。故不若孟子曰。仁者人也。試觀人目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聽。口何以能言。四肢何以能動。非仁而何。易曰。乾元統天。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仁者人也。蓋曰。人之所以爲人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仁也。萬物資生。人與萬物皆生於仁。本是一體。故人合下生來。便能愛。便是親親。由親親而推之。便能仁民。便能愛物。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亦以生物爲心。本來之心。便是仁。本來的人。便是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問。已如何克將去。曰。只是不從己起見。便是克。○問。克勝也是以仁勝。不仁否。曰。非先有個仁。去勝不仁。只勝不仁處。便是仁也。曰。畢竟有主人翁。方勝盜賊。曰。頭上安頭之見也。仁體湛然。不容一物。纔有物。不論善惡。是非。都是不仁。爲仁者。正就此處銷鎔。還他個滿然本體。此克己正當時也。若先據個主人在。便是物欲。所謂認賊作主也。若主人翁在。則亦無盜賊可逐。能逐盜賊。便是主人。不必另尋主人。克復。○道體渾然。無可持循。故聖人就分見處。示人以入德之地。延

平曰。理一而分殊。理不患不一。所難者分之殊也。聖人之言四勿。言居處三者。皆分殊以見理一也。居處  
恭。○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亦不行也。然顏子不善。只是一念絕續之間。就仁中揀出  
不仁來。故爲不遠之復。原憲不行。則已成此四等症候。旋潰旋制。終不能奏廓如之效。則不行之心。猶然  
人僞而已。於仁體何當。○予始與陸以建論學。謂克伐怨欲不行。正是克己工夫。子曰。可以爲難者。欲其  
先難而後獲也。以建甚不然之。看來不行之心。早是個己也。然學者根器淺。不恁地不得。由此進之。扶得  
個不行心。常做主。便是克己力量也。克伐怨欲。○鄧定宇晚年學問有得。其兄問之曰。弟近日只查己過。  
病革謂子弟曰。萬事萬念皆善。都不算。只一事一念不善。便算辜過。○問出位之思。曰。孟子言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出位非思也。念也。炯然有覺者。思之體。倏然無根者。念之動。思不出位。○問不億逆矣。容  
有不先覺者否。曰。先覺非用察識之謂。只良知不蔽而已。如子產受欺於校人。舜受欺於象。正不失爲先  
覺逆料。○古來無偷惰放逸的學問。故下一敬字。攝入諸義。就中大題目。是克己復禮。忠恕一貫。擇善固  
執。慎獨求放心。便是後儒將敬死看。轉入註腳去。便是矜持把摸。反爲道病。修己。○春秋去先王之世未  
遠。始生老氏爲惑世誣民之祖。當時一種好異之民起而應之。如原壤者不少。轉相祖述。逾流逾遠。一變  
而爲楊墨。再變而爲申韓。三變而爲蘇張。終變而爲佛氏之學。以返老氏清淨易簡之初旨。嗣後士夫往  
往以佛氏之說。文老氏之奸精者。竊道德之唾餘。以學佛。籠者拾翕。張之機鋒。以學禪。而楊墨申韓蘇張  
之學。時時出沒其間。終宇宙世界。學道人只是此局。原壤。○後儒之學。多教人理會個一。便未必多學。聖  
門不如此。以子貢之穎悟。猶不輕示。必俟其學有得。方道破。若先道破。便無持循處。不若且從多學而識。

自尋來路。久之須有水窮山盡時。所見無非一者。是一乃從多處來。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授受。如印板。顏曾賜皆一樣多學。多學而識。○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爲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說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之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性相近。○鄙夫正後世所謂好人。便是鄙夫。○心一也。形而下者。謂之人形。而上者。謂之道。人心易溺。故惟危。道心難著。故惟微。道器原不相離。危者合於微而危。微者合於危而微。兩物一體。合人與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見。其蘊始盡。所以聖賢千言萬語。闡發無盡。事心之功亦無盡。乃其要只在精與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幾。而一則以致其精也。兩心糅雜處。正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則人心道心。妙合無間。而心性流行之妙。無往而非中矣。○

跋

先王父所著明儒學案一書。甬上萬管村先生宰五河時。捐俸刻之。未及半而去官。遂輟其稿本。歸句章鄭義門。吾姚胡泮英言廣撫楊公文。乾令子某欲刻之。屬千秋力求之。鄭氏書往而泮英歿。千秋與義門不勝歎惋。以爲必浮沉於蠻溪瘴嶺間。不可得還矣。越數年而泮英之甥景鳴鹿。賚原本至。謂泮英歿時。屬鳴鹿曰。黃子明儒學案一書。未刻。并未取還。此我所死不瞑目者也。汝能爲我周旋。則九原感且不朽矣。鳴鹿不負所託。遠索之歸。復還鄭氏。義門鼓掌狂喜。慶完璧之復歸於趙也。於是慨然捐貲續刻。始於雍正乙卯。至乾隆己未而竣。是書不終於泯沒矣。第三孫千秋謹識。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

(一〇五二七)

國學基本叢書  
明儒學案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黃宗羲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10  
4480-8  
x

